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四・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道光卷一至卷三十五)

〔清〕文慶 賈楨寶 鑿等纂輯

2135/04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文慶等跪

奏為纂輯籌辦夷務始末完竣恭摺進

呈仰祈

聖鑒事竊臣館總裁官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面奉

諭旨纂輯籌辦夷務始末一書臣等會同編校各官慎司編輯

細心校勘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至二十九年噴

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止先後十四年間恭奉

上諭

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摺奏下至華夷往來之照會書札凡

有涉於夷務而未盡載入

實錄者編年紀月按日詳載期於無冗無遺欽惟我

宣宗成皇帝如天之度不冒海隅犯順則赫濯有加乞撫則羈縻

弗絕

雷霆雨露無非

愛育黎元終至

化被重洋蒼生胥登衽席

德威之盛周浹寰區而

宵旰憂勤柔遠保民之念洵足以昭垂萬古矣

皇上特命館臣纂輯成書所以誌

聖謨之默運期海宇之久安遠略宏規至賅且備臣等編摩幸與

聖謨之默運期海宇之久安遠略宏規至賅且備臣等編摩幸與

聖謨之默運期海宇之久安遠略宏規至賅且備臣等編摩幸與

感服彌深仰

乾坤燾載之仁包函無外欽

日月照臨之智經畫咸周鯨浪胥恬永觀款關而效順鴻篇載輯

允資考鏡於前聞共書八十卷裝潢十六函敬謹進

呈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六年九月

日

監修總裁官大學士臣文慶

總裁官吏部尚書臣花沙納

總裁官戶部尚書臣朱鳳標

總裁官兵部尚書臣阿靈阿

總裁官刑部尚書臣趙光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奏摺

諭旨其	硃批另有旨即有旨字樣一律恭節旁註	硃批及	硃筆圈點勒抹悉照原摺恭載並標明	硃批	硃筆字樣至	硃批字句既遵	實錄之例以墨筆繕寫其	硃筆圈點勒抹自應一體以墨筆恭代	一明發	諭旨標明	諭內閣字樣	廷寄	諭旨標明	諭軍機大臣等字樣同日連奉	諭旨數道標明又	諭字樣均係遵照	實錄	聖訓之例至一	諭而分寄各省者恭照
二																			

實錄祇載一條標明各將軍督撫字樣以歸簡明	一	諭旨中所諭之人未經標明名姓但稱該大臣該將軍督撫者恭	照	實錄之例添入寄	諭某某字樣以清眉目	一軍興之際羽檄頻仍內而	廟畧指揮每多密寄外而軍前調度亦用密陳往往事涉機權不	登冊檔書中每有原摺未見而	諭旨詳及者又有	諭旨未見而摺內恭述者錯綜互見足備參稽	一疆吏奏章准駁均經臚載其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者覆奏亦經詳載惟僅交該部議	奏者多係照例之事該部俱有冊檔覆奏概未載入	一各省	欽差大臣及沿海督撫照會夷酋公文有關籌辦機宜者一併附	載奕奕所投夷書暨各國夷書類皆不通文義索解甚難	擇其稍有關繫者照原文附錄於各摺之後以存其實	一內外摺奏或書單銜或列會銜均照原摺繕寫其會銜	人名太多遇有接連數摺者其銜名勢難盡列括以等字
三																			

一人而接連數摺者標以又字以免冗複

一內外摺奏遇有字句錯誤又冊檔中鈔寫偶訛者詳考

更正其因夷務而旁及他事立言過冗者間行刪節以求

簡明

一摺奏中雙擡字樣原係當時臣工體制現在奉

旨纂輯已在咸豐年間自未便照舊書寫恭查道光元年

欽定新疆識畧一書所載

先朝奏章凡遇雙擡字樣一律三擡茲謹用其例凡雙擡者改作

三擡至如跪奏具奏等字摺中例擡奏字茲既纂輯成書

與當時繕摺體例畧有不同謹依

四

實錄之式概不擡寫

一纂修

實錄

聖訓凡遇

先朝廟諱敬缺末筆此書摺奏居多體例微有不同遇有

宣宗成皇帝廟諱謹遵咸豐四年

諭旨概以甯字恭代

一各館進

御書籍理宜釐正字體惟閩廣各省人名地名多有俚俗稱呼

摺奏中沿用俗字者各仍其舊以昭核實

一各館進

御書籍向俱分出句讀此書遵用成例印出句圈讀圈以便省

覽

一

起居注及軍機處冊檔臚載

諭旨標明某年月日不書甲子內外奏摺亦然惟現在纂輯成書

與冊檔體例不同恭照

實錄

聖訓之例凡原檔標題某日者一律改書甲子

一西域文字每於字旁加口啞味各夷人名地名亦往往

五

加寫口旁然外省摺奏間有不同如佛啣西佛蘭西或從

口或不從口至夷酋伯麥義律諸名並不從口其有同此

一人一地而稱名彼此不同如唵唯喇亦作明唯拉噠

時亦作噠啤吐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自因各省譯音偶殊

文字因之而異各從其舊以免紛更

籌辦夷務始末目錄

卷一

道光十六年四月己卯至十七年九月戊戌

卷二

道光十八年正月庚辰至五月己巳

卷三

道光十八年六月乙亥至癸巳

卷四

道光十八年七月辛丑至八月庚寅

卷五

道光十八年八月辛卯至十九年正月甲子

卷六

道光十九年二月丁卯至四月甲午

卷七

道光十九年五月己亥至七月壬子

卷八

道光十九年八月庚辰至十一月庚子

卷九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癸亥至二十年正月丁巳

卷十

道光二十年三月丙申至五月己酉

卷十一

道光二十年六月辛酉至七月丙申

卷十二

道光二十年七月丁酉至庚戌

卷十三

道光二十年七月辛亥至八月丙寅

卷十四

道光二十年八月丁卯至庚辰

卷十五

道光二十年八月辛巳至九月癸卯

卷十六

道光二十年九月乙巳至十月丙戌

卷十七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丁亥至丙辰

卷十八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戊午至辛未

卷十九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癸酉至癸未

卷二十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目錄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至乙未

卷二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至乙巳

卷二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丁未至二月庚申

卷二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辛酉至己巳

卷二十四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至甲申

卷二十五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丙戌至庚子

卷二十六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癸卯至甲寅

卷二十七

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乙卯至辛未

卷二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乙亥至四月丙午

卷二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至五月己卯

卷三十

三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辛卯至壬子

卷三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癸丑至辛巳

卷三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壬午至丙申

卷三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丁酉至戊申

卷三十四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己酉至九月丁巳

卷三十五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戊午至庚午

卷三十六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壬申至戊寅

卷三十七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辛巳至庚寅

卷三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辛卯至甲辰

卷三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乙巳至十一月癸亥

卷四十

四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卯至己卯	卷四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癸未至癸巳	卷四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甲午至己酉	卷四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辛亥至丙子	卷四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壬午至丙申	卷四十五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丁酉至三月壬子	卷四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乙卯至丙子	卷四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庚辰至壬辰	卷四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甲午至甲辰	卷四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至五月癸丑	卷五十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目錄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乙卯至癸亥	卷五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甲子至庚午	卷五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辛未至六月戊寅	卷五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卯至乙酉	卷五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丙戌至壬辰	卷五十五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癸巳至丁酉	卷五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亥至癸卯	卷五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甲辰至七月庚戌	卷五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辛亥至壬戌	卷五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癸亥至八月庚辰	卷六十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辛巳至九月癸丑	卷六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甲寅至甲戌	卷六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己卯至癸卯	卷六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巳至乙丑	卷六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至十二月辛丑	卷六十五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辛亥至二月癸卯	卷六十六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庚戌至六月甲申	卷六十七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乙巳至甲子	卷六十八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丁卯至八月丁卯	卷六十九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壬申至癸巳	卷七十

七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己酉至十二月庚申	卷七十一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丙戌至五月甲戌	卷七十二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戊戌至九月辛卯	卷七十三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乙未至十二月庚戌	卷七十四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壬申至十二月己酉	卷七十五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己卯至閏五月丙午	卷七十六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戊午至九月甲辰	卷七十七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戊辰至二十七年壬寅	卷七十八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己亥至十二月甲戌	卷七十九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乙酉至二十九年三月庚寅	卷八十

八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辛丑至十二月庚午

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一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己卯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謂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謂之上癮廢時失業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黑色亦謂之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皆喫咭喇屬國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斤稅銀三兩又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其後始有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止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監候各重典而食者愈眾幾徧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每箱百斤烏土為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圓白皮次之約價六百圓紅皮又次之約價四百圓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圓每圓以庫平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夷商向攜洋銀至中國購貨沿海各省民用頗資其利近則夷商有私售鴉片價值無庸扶資由是洋銀有出而無入矣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休養生息財帛充牣我



皇上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宜乎黃金與土同價矣然向來紋銀每兩易制錢千文上下比歲每兩易錢至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非銀有偷漏而何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說在

天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餉然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止嘆咭喇耳不能因絕嘆咭喇並諸國而絕之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又將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為廬內洋商船皆得而至又烏從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

二

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當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或謂有司官查禁不加致令鴉片來者日多然法令者齊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嚴辦澳門圍戶葉恆樹夷商無可託足因自販於零丁洋其地在蛟門以外水路四通有大船七八隻終歲停泊收貯鴉片謂之躉船有省城包買戶謂之窩口由窩口兌價銀於夷館由夷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有來往護艇名曰快蟹亦曰扒龍破械畢具亡命數十輩運槳如飛所過關卡均

三

有重賄遇兵役巡船向捕輒敢抗拒互致殺傷前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副將秦裕昌香山知縣田溥等拏獲梁顯業販賣鴉片船隻起出煙泥一萬四十餘斤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並按治窩口匪犯姚九歐寬等籍產入官查辦非不認真而此風終未能戢蓋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驚神鬼賊伎倆法令實有時而窮更有內地匪徒冒充官差以撻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日前在廣東署臬司任內報案紛紛栽賊訛詐之案尤所在多有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眾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大為之防早為之計今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賞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材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致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致互相容隱如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及保結統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

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衽席。皆可收生。附子烏頭。非無毒性。從古未有一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職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瞭然。倘復瞻顧遲回。徒徇虛體。竊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伏乞

皇上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速議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

國計。

許乃濟又奏。臣更有請者。鴉片煙土。係用罌粟花結苞時

四

刺取津液熬鍊而成。閩廣浙東雲南向有栽種罌粟製造鴉片者。疊經科道各官奏請嚴禁。內地遂無人敢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歸外洋矣。其實中原土性和平。所製價廉力薄。食之不甚傷人。上癮者易於斷絕。前明淡巴菘來自呂宋。即今之旱煙。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後乃聽民間吸食。內地得隨處種植。呂宋之煙遂不復至。食之亦竟無損。今若寬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則煙性平淡。既無大害。且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特慮奪南畝之地。力荒農夫之耕作。則關繫匪輕。但以臣所聞廣東省情形言之。九

月晚稻刈獲既畢。始種罌粟。南方氣暖。二三月便已開花。結實。收漿後。乃種早稻。初無礙於地力。而大有益於農夫。應請

敕查各省舊種罌粟處。如果於早晚兩稻均無妨礙。亦准聽民之便。庶外洋無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鴉片者。久之可以漸絕。年已

論軍機大臣等。據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以貨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兩之多。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等語。著鄧廷楨會同妥議具奏。原摺鈔給閱看。將此諭令鄧廷楨和

五

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九月壬午。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墳粵海關監督文祥奏。竊臣等於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近年以來。夷商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每歲計耗內地銀一千萬兩之多。請變通辦理。仍准其以貨易貨等語。著鄧廷楨等會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生。勤求利弊之至意。臣等伏思立制貴乎因時。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則不得不籌變通。竊惟鴉片

一物來自外夷流入中國歷有年所雍正乾隆年間載在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原無禁止販賣吸食之例迨嘉慶四年前督臣覺羅吉慶議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殊為可惜且恐內地人民輾轉傳食廢時失業奏請不許販賣犯者擬罪遞加至徒流環首立法不為不嚴無如民之畏法不如其驚利自奉禁以後奸徒狡焉思逞日漸增多或躉船攬貯於外洋或窰口潛藏於內地或快蟹扒龍等艇飛棹走私或棍徒藉口稽查肆意訛檢其初本尋常之物市井吸食無所顧忌值亦甚廉今則禁令愈嚴私販愈巧每年所耗內地銀兩為數愈益不貲臣等細核原奏臚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所請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征稅係為因時制宜起見似應請

六

旨准照原奏嗣後如有外夷貿易帶有鴉片准令該夷商入關報稅仍照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定額征收並同別項呢羽等貨一體交與洋行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私售由此實力遵行逾年可免中國千萬餘金之漏卮洵屬清源截流之急務而稅額輕於行賄偷越之弊不戢自消與販等諸常貨詐擾之風不禁自絕閭閻省無窮之訟獄即狂狴少若干之罪囚况官員士子兵丁仍限以制不准吸食犯者立予斥革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使知耽嗜者皆

暴棄自甘之輩不齒於衣冠文物之中愧悔既生滿除自力誠如原奏亦無傷於政體如蒙
俞允弛禁通行實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惟立法之初諸須籌計萬全而禁止紋銀出洋一節尤關緊要若章程稍未周妥則不數年而流弊又滋殊非經久之道臣等公同商榷謹擬章程九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以貨易貨應計全數抵算不准影射也查鴉片弛禁原為杜絕私售匪財起見必將夷船鴉片責成保商協同總商核定該價若干衡量內地之貨該價若干銀數相等彼此以貨全數抵易不得用銀購買查

七

天朝出產貴重通用貨物多於外夷數倍以貨抵貨有贏無絀若偶遇所來鴉片過多所需內地之貨較少不敷抵算而夷船即須回帆則由保商先行收稅代納其鴉片除易貨外餘俱起貯該行該保商眼同夷商核明所存確數具報監督衙門立案隨時代銷銷竣仍與承賣鴉片之商同稟銷案將來夷商來粵仍照數以貨抵還不准借找價之名私行找給銀兩仍責成殷實總商嚴加稽察於夷船出口時總保各商加具並無夾帶紋銀切結呈送查考如有用

銀私買或找給價銀者即據實稟出從重究懲並將鴉片入官變價已經轉賣者追價入官如總保各商通同徇隱一併究懲

一水師巡船及各關口員役宜責令專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詞滋擾也鴉片雖經弛禁而商民趨利若鶩誠恐仍向夷商私相交易則紋銀偷漏仍所不免應責令水師巡船及各關口員役實力稽查遇有私銀出口即行擊解究辦所獲銀兩船隻全數充賞以示鼓勵而杜偷越但紋銀出洋既有從出之地亦有必出之途從出之地則在附近洋行必出之途則在出口要隘止須認真查察不慮其

八

飛渡外洋若一經出海則散漫無稽兵役匪徒藉口巡緝不但不能扼要且恐滋生事端仍應嚴行飭禁一洋銀應照舊章仍准帶回三成並先確查來銀數目以杜欺隱也查夷船向多載運洋銀來粵以備易貨找價及回帆水腳之需如進口貨多出口貨少其洋銀即有餘贖勢不能禁其帶回溯查嘉慶二十三年前粵海關監督臣阿爾邦阿因夷人帶回洋銀並無限制咨經前督臣阮元議以准其帶回三成餘聽借給別夷辦貨輸稅迄今循行無異茲鴉片來船或因載運無多挾貨以圖易貨找價者亦所不免似應仍照舊章辦理惟夷船帶來洋銀為數多

寡不等如贖銀十萬圓自應准其將三萬圓帶回若贖銀至二十萬圓即須示以限制應請嗣後夷船帶來洋銀餘贖至十萬圓者准其帶回三成如至二十萬圓以上無論鴉片及別項貨物船隻均准令帶回五萬圓為止不得再溢此數仍先於該夷船進口報驗時責成保商查明來銀確數登記以為將來除用核存按成給帶之準並責成總商保商一體實力稽查倘吏胥人等虛查捏報嚴拿懲辦總保各商徇隱舞弊一併究懲

九

一鴉片應與別項洋貨一例交易不必設局專辦也查貨殖之道操贏制餘各有其術人棄我取見亦不同勢難合眾情而一之今鴉片既循舊制准其入口交易即屬藥材與他貨無異若設立專局經理恐易啟壟斷居奇之漸宜聽夷人擇行自報保商報驗輸稅毋庸另設公局庶奸徒不得把持牟利於夷洋兩商均有裨益一額稅宜遵舊制不必加增並嚴禁需索陋規也查粵海關則例鴉片每百斤征正稅銀三兩加一火耗銀三錢仍照奏定歸公規例加收擔頭分頭等銀八分六釐雖鴉片有烏土白皮紅皮之分貴賤不同而按斤納稅則統歸一致誠以稅重則必避稅而走私稅輕則不肯走私以冒險而額有一定胥吏亦免上下其手前人立法具有深意今

應仍照舊額輸稅不必增添但恐弛禁之初胥吏貪緣為奸藉詞索取陋規則稅輕而陋規轉致倍捷既失懷柔遠人之意且必以入口為畏途仍以走私為得計應嚴行出示曉諭正稅之外不准絲毫需索違者照舊役詐贓例究懲

一價值不必預定也查貨殖之道賤之微貴之微賤理有固然故價值之低昂視乎物力之贏絀與銷售之暢滯本不能限以定數今鴉片弛禁之初驟令貴買賤賣勢所難行且人情貴貴物而賤賤物嚴禁鴉片之時居奇者每得肆其奸一經弛禁流通則是尋常藥材曩之寶而秘之

十

者行且棄之如遺價必日減日賤若預為定價轉致將來窒閼難行所有價值應聽其長落隨時毋庸預定
一內地各省海船運銷鴉片應由粵海關印給執照也查向辦貿易章程無論何省海船置買洋貨一律赴粵海大關請給印照詳註貨物數目不准私買並咨明各省通行查照於各海口嚴行稽查如有海船運回外洋貨物查無海關印照即屬私貨照例究辦船貨入官立法最為周備今鴉片既經弛禁商人承受運銷與洋貨無異應查照舊章凡內地各海船承買鴉片亦投明洋商以貨易貨赴海關請領印照行運即由海關移咨各該省查照庶粵省及

各省海口均有稽考可杜內地海船在外洋向各夷船私買私賣偷漏銀兩之弊

一民間栽種罌粟似可稍寬厲禁也鴉片之為物情柔而性剛情柔則甘之如飴性剛則易於致病外夷製造之法言者不同大率不能無毒聞近年內地間有私造者不過以罌粟津液煎熬而成性稍平易為害遂輕與其徒向外夷設法防閑不若聽令內地有所抵牾似宜稍寬厲禁無事嚴查若恐愚民舍本逐末妨礙農功惟應出示曉諭凡山頭地角不成邱段處所准其栽種不得占種良田致傷本計

十一

一官員士子兵丁宜嚴行飭禁不准吸食也查許乃濟原奏內稱食鴉片者率皆遊惰無志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至文武員弁並士子兵丁或效職從公或儲才備用則不得任其沾染習氣致蹈廢時失業之愆等語查用法太嚴則弄法愈巧轉致互相容隱自不如寬其禁令動其廉恥可冀漸知遷改原奏之意申其戒於官員士子兵丁而寬其法於齊民於禁抑之中寓期勉之意亦潛移默化之道應如所議此後民間販賣吸食一概勿論若文武員弁並士子兵丁私賣吸食即立予褫革以為不自振拔者戒

仍行知各省文武衙門嚴飭所屬一體實力遵照若陽奉
陰違將該管上司交部議處

十月甲寅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臣惟政有得失治有隆
汙要在辨其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已是非明利害審而
又出之以斷持之以信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今日之弊
事事以辦不動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鴉
片弛禁之議伏念我

皇上宵旰焦勞無非為

國計民生治益圖治安益求安凡為臣工果恪遵

嚴諭事事求一實字則天下斷無辦不動之事為弛禁之議者特

十二

因紋銀出洋不能嚴行禁絕遂倡此議以圖自便耳而復
巧為納稅之說以為禁之有害反不若弛禁之利

皇上燭照如神萬不至墮其術中第臣仰體

聖主勤求上理之懷不敢不竭盡愚忱用效芻蕘之獻竊以為弛
禁之議戾於是非者有三一關於利害者有六一請得而敬陳
之何以見其戾於是非也鴉片禁例載諸

謨訓炳炳烺烺

皇上御極以來尤嚴查禁議者乃欲變易舊章是違
祖制而背

諭旨也其戾於是非者一

朝廷政令最宜畫一今吸食鴉片但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

不知今日之民即異日之官弁士兵將始聽之而繼禁之
乎今日之官弁士兵亦有時因事革而為民將方禁之而
旋聽之乎又况因有害而禁之必因無害而後弛之半禁
半弛先紊其例而欲奉行無弊難矣法禁一功令尚有不
遵法禁紛刑章安能共守是壞政體而傷治化也其戾於
是非者二海關舊例藥材款下每鴉片百斤稅銀三兩又
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查鴉片每箱百斤近年約銷售二
萬餘箱計每箱稅銀五兩零以二萬餘箱計之不過稅銀
十二三萬兩即加倍取稅不過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亦
不過五十餘萬兩而止然而行不數年侵隱百端即此數
十萬兩動多缺額徒有增稅之名毫無裕課之實又何濟
乎

十三

國家經費有常錢糧關稅鹽課數大端綜理得宜帑藏自裕
若必藉鴉片抽稅是見小利而傷大體也其戾於是非者
三此是非之當辨者也何以見其關於利害也紋銀出洋
誠為可慮要視查辦之認真否耳認真則鴉片之禁行紋
銀出洋之禁亦自行不認真則鴉片之禁弛紋銀出洋之
禁亦自弛並非鴉片弛禁而後查辦易嚴禁鴉片而即查
辦難也且臣以為銀之出洋禁鴉片亦出不禁鴉片亦出

也蓋洋夷之所以市鴉片者原利我內地之銀耳今議以貨易貨決非彼之所欲勢必陽奉陰違勾串漢奸私相交易仍搜內地之銀以去而後已試思今之銀禁何嘗不嚴乃近年出洋竟至歲逾二十萬兩之多此時既不能認真查辦弛禁之後安望其能認真查辦乎若專恃關口盤獲銀兩即以其銀償之並燒燬鴉片為除偷漏之法則何不即行之於禁鴉片之時為更直截乃必俟鴉片開禁而後行盤銀之法其見亦左矣且內地載出之茶葉大黃等貨與外夷載入呢羽鐘表等貨僅足相抵今每歲添入二十萬兩銀之鴉片則內地安得再有二十萬兩銀之貨與之

十四

相抵貨不足抵必益以銀是仍開門揖盜矣又况一經弛禁食者必愈多食愈多銷必愈多銷愈多價必愈昂昂則愈無貨與之相抵而銀之出洋且益甚若謂內貴我貨外賤彼貨不知貨物久有定價忽欲貴賤由我島夷說猶安肯降心相從祇滋事端更形窒礙可見以貨易貨之說皆為飾詞開禁之害彌熾留銀之利莫收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也其間於利害者一謂銷售鴉片費銀無算准令內地布種罌粟查罌粟冬種春收冬春之間南方山場雜糧最多其田畝則種二麥不等北方之麥開墾民食更大今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夫以

閭閻自謀身家則銀貴而穀賤而為億兆通籌生養則穀重而銀輕天下糧田祇有此數然而傷穀之事種蔗栽菸燒錫等項已居十之二三若更益以鴉片生齒日滋而穀產日耗雖使頻年豐稔竊恐數分之田糧終不足養十分之戶口設遇偏災其何道以處之即謂不准妨農不思既不禁人栽種又何能不荒廢農田歲查則騷擾堪虞不查則種植將偏膏腴之區且盡化為鴉片之壤是奪農功而耗本計也其間於利害者二謂愚民自戕其生不足深惜此特局外痛心疾首之言

十五

皇上如天之仁何忍一夫不獲當此嚴禁之時猶敢私相販食若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則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其僕師不能訓其弟其已食者習為故常其未食者爭相倣效靡靡昏昏何所底極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其間於利害者三粵東兵丁吸食鴉片以致兵力脆弱前排搖滋事時曾奉

嚴旨切責今禁兵而不禁民日後軍糧額缺招民充補將現充之兵既多違禁私吸之患繼充之兵又係開禁久吸之民則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夫弱一隅之兵加猶可言也浸染漸廣而弱天下之兵力不可言也借毒物以疲內地實屬猾夷故智今若竟為所愚是虛捍衛而啟窺伺也

其關於利害者四。澳門互市設官稽查。具有條約。洋行奸商。勾串夷匪。置快蟹之船。設窩口之局。因運鴉片。朋比為奸。至於銀號兌價。夷館給單。種種不法。已極。此時惟有執法嚴辦。庶可免其遺流。今反令其與販則前此。藐法行私。甚為得計。此後更復何所顧忌。是濟奸民而通洋匪也。其關於利害者五。尤有大可慮者。天下之患。莫大於一發而不可收。弛禁之令一下。海內必靡然從風。迨至禁已開而害益烈。所謂紋銀出洋諸弊。卒不能除。而且百弊叢生。日甚一日。然後悔弛禁之非。復思有以禁之。而起視天下。已成一積重難返之勢。不禁則橫流靡極。再禁則滋蔓難圖。是又狙目前而貽後患也。其關於利害者六。此利害之當辨者也。衡之是非。既如彼。絜之利害。又如此。禁之不可弛也。昭昭然矣。顧議者且曰。禁亦何益。與不禁等耳。不知此非法之過。奉法者之過也。今海內承平。而命盜奸宄。案且迭出。不聞以禁之不止。遂並弛其禁也。鴉片流毒更深。獨奈何。一旦寬之。議者又曰。法令愈峻。徒資索詐。不知此風原所不免。要在良有司。分別懲辦。豈可因噎廢食。况官弁士兵食者。復不少。所樂得而索詐者。正在此輩耳。議者又曰。淡巴菘昔曾屬禁。後禁寬。食者徧天下。卒無害。鴉片亦宜然。不知淡巴菘雖無益於人。食之尚不至廢事耗神。不

十六

食亦不至發癮生病。何得以例鴉片。議者又曰。禁嚴則賄多。禁弛則賄少。斯言也。出自局外之人。猶為揣度之論。苟出自奉法之吏。則行賄何地。受賄何人。當此整綱飭紀之時。何不從嚴指名叅辦。而反歸咎於嚴禁鴉片乎。夫奉法得人。即禁鴉片而賄自清。奉法非人。即不禁鴉片而賄自恣。議者何未之思也。總之平情而論。議開者非必懷不肖之意。而聊為苟且塞責。其弊遂至無窮。議禁者本力為久遠之謀。而但求執法不移於事。即大有濟。誠得海疆大吏。潔已奉公。忠誠體國。必能雷厲風行。力清弊源。然後責令各地方官。恪守成規。嚴行查究。雖不能盡挽澆風。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實有判若霄壤者。若以弛禁為轉移。究非良策。惟有願懇宸衷。獨斷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議。仍請敕下在廷諸臣。悉心妥議。於煙入銀出。有可永遠禁絕之方。各陳所見。

皇上擇要而施。益中厲禁之法。慎簡守法之人。俾綱紀肅而銅弊除。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道光十七年丁酉正月丙申。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查粵東准予外夷各國通商以來。惟嘆咭喇國生理較大。向經該國設有公司。派令大二三四班。來粵經理貿易。其公司

十七

夷船每年於七八月間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內。出口回國。該大班夷商人等。於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後。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此從前歷辦章程也。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來。乏人總攝其事。經前督臣盧坤奏奉

諭旨。即飭洋商令該散商等。寄信回國。另派大班前來管理貿易事宜。以符舊制等因。欽此。欽遵。飭行在案。茲於本年十一月內。接據暎夷義律由澳門傳稟內稱。准本國公書特派遠職來粵。總管本國商賈水楫。現在商船進口。聚集省城黃埔等處商梢人等。多有未悉

十八

天朝法度。誠恐滋事。稟乞准其赴省管理等情。且以該夷稟內敘稱。遠職似係夷目之稱。並非大班名目。該夷現居該國何職。來粵是否僅止管束商梢。並不經理貿易。有無該國文憑。均未據詳晰聲明。當即委員帶領洋商。馳赴澳門會同該管文武。確查去後。旋據該委員等稟稱。遵飭帶去洋商。向該夷義律逐一查問。據稱義律即噶咭係噶咭喇國四等職。於道光十四年秋間。附搭巡船到澳。經引水具報有案。該夷住澳兩載。承辦噶咭喇商船回國。船牌簽字。現因公司未復。並無大班奉該國王命一等大臣信。知派伊

管理商賈水楫。不管貿易。並有文憑。飭令在省領事。若有商梢滋事不法。惟伊是問等語。並查明該夷義律攜有一妻一子。隨從四人。訪之住澳洋夷及各國夷商。合稱義律人極安靜。並無別故等情。稟覆前來。臣查噶咭喇國公司散局後。大班不來。近年夷商回國。船牌簽字。係該夷義律住澳管理。尚稱安分。現值該國來船絡繹。商船人等實繁。有徒。亟資鈐束。以期綏靜。今該夷既領有該國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核與向派大班不符。但名異實同。總之以夷馭夷。不許別有干預。似可量為變通。查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准其至省照料。現已諭令該夷暫居澳門。聽候據情入奏。如蒙

十九

恩准。臣再行咨會粵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並照舊章。以時往來。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臣仍嚴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真訪察。倘該夷越分妄為。或有勾結漢奸。營私亂法。立即驅逐回國。以絕弊源。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奏。噶咭喇國公司散局以後。大班不來。上年十一月內。該國特派遠職來粵。總管本國前來貿易之商賈水手等語。該國來船絡繹。自應鈐束得人。以期綏靜。今該夷既有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與向派大班名目不同。其為鈐束則一。著准其依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至省照料。並

飭令粵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一切循照舊章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該督等正可藉此責成該處小心彈壓不准干預滋事仍應密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真訪察倘該夷越分妄為或有勾結漢奸營私亂法情事立即驅逐回國以絕弊源

六月丁巳禮科給事中黎攀鏗奏臣惟沿海各省口岸私運紋銀出洋實屬近來銅弊而粵東為尤甚蓋緣該省為夷船聚集之地其偷漏為較便其防範亦為較難現經兩廣督臣派委員弁拏獲出洋紋銀兩起均經奏請獎勵在案惟是近年夷情貪詐異常奸民又復趨利若鶩情變百

二十

出雖偶有破案而奸徒敢於走險終不免有疏脫之時臣愚以為救弊之道欲塞其流當清其源源之不清則其流終不可塞欲清紋銀出洋之源則必以禁止外夷躉船為第一要著緣每年各國貨船到粵均在黃埔停泊其地係屬內河且必經行商出具甘結始能進口稽查較易惟噴咭喇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門九月後仍回零丁洋至道光十三年該夷探知金星門水面較穩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由是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皆恃躉船為遁逃淵藪該處海口與香山縣最近匪徒快蟹朝發夕至兼之各處港汊可以偷越者

甚多臣故謂躉船不去則紋銀終難禁其出洋者此也惟思西洋各國夷船均係一年一至互市後便各回帆即道光元年以前該國亦未聞私設躉船何以近年來獨任其終歲在洋面停泊總由該督撫因循畏葸務為寬大以致釀成積重之勢應責成該省督撫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恪遵

功令剴切開導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託故逗留如果躉船淨絕則奸民雖欲與之勾通而該國遠隔重洋雖有快蟹不能飛渡仍選擇勤幹廉正之武職大員專駐海口督率將弁加意巡防嚴為堵緝則積弊自可漸清至向

二十一

來紋銀出洋每次多者數十萬兩少者亦數萬兩斷非三五匪徒所能籌辦其中必有奸商包攬現在該省查獲永昌洋貨舖走私一案此案舖戶外假販買貨物為名陰實以走私為業即與窩口無異凡紋銀出洋總由窩口包兌包送該奸商惟利是圖罔顧法紀實堪痛恨應令該督撫明查暗訪窮其巢穴所在悉數按治一經破案即將家產查抄入官以昭炯戒凡此皆弊源所在必應及時辦理以期力挽頹風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沿海各口岸紋銀出洋於國計民生大有關

繫。疊經降旨。令各省督撫認真查辦矣。本日復據給事中黎攀
鏐奏稱。啖咭喇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即入急水門
至十三年。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
恃有躉船為通逃淵藪。匪徒快蟹。朝發夕至。各處港汊。可以偷
越。又窩口奸商。包兌包送。該省洋貨舖戶。外假販買貨物為名。
陰以走私為業。即與窩口無異等語。外夷船隻停泊。自有定所。
何以道光元年以前。未聞私設躉船。近年則任其終歲在洋停
泊。以致奸民與之勾通。任其偷漏。著責成該督等。嚴飭洋商傳
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無許託故逗留。並
確查窩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頹風。

二十二

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祁項。並傳諭文祥知之。

七月丙申。閩浙總督鍾祥。福建巡撫魏元烺。福州副都統
張仙保。福建水師提督陳化成。奏。竊查啖咭喇夷情詭譎。
前於道光十五年。由海面游奕到閩。致動槍礮。驅逐。臣等
預事防維。疊經諭飭沿海文武。凡遇夷船進口。總須曉以
理法。示以兵威。立即押逐。遠去。不容玩抗。亦無許各該文
武稍有輕躁畏蕙。致滋貽誤。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有夾板
夷船一隻。仍與從前各年所來之船無異。在於閩安鎮外
五虎外洋飄駛。經閩安護副將周廷祥等攔阻。該船即行
停泊。另將拴帶小船三隻。撥令夷官夷丁並水手人等三

船計共三十六名。入口投稟。該護副將等見其船小人少。
情形恭順。未用槍礮阻禦。派令哨船跟同進口。於五月二
十八日。行至福州府閩縣頭墩海面。停住。臣等聞信。即經
派委文武酌帶水陸各兵。前往豫備查逐。經督標中軍副
將博勒恭武。福州府知府戴嘉毅等。連夜駛至港口。南臺
派弁兵前往夷船查詢。該夷稱有難夷飄流至閩。請交給
帶回歸國。該副將等將夷帶至近岸廟內。詢據帶有稟帖
一封。欲呈總督批示。該副將擲發不收。再三懇請。該將該
守折看稟詞。恭順接收。臣鍾祥與撫。臣暨副都統等查看
夷稟。係為上年七月。有漳浦縣收獲海面遭風難夷稟請

二十三

將難夷交給自帶回國等情。臣等查海面難夷。應行照例
譯訊護送赴粵。轉令回國。夷情狡譎。是否該國被難之人。
均難查考。本不准徑行交給帶回。所有該夷稟請帶回之
處。自應照例駁飭。至夷稟內敘述。該難夷同船犯有命案
之事。現經呂宋緝辦。是否虛實。臣等更不便稍為置議。當
將該夷稟內並未指出難夷姓名。暨譯訊難夷。亦未供係
該國之人。明白諭示。俾知不能任其欺混。仍將閩省海口
暨迤北各省。均不准該夷停泊之處。明白諭飭。俾不敢藉
稟為詞。混思游奕。臣鍾祥仍飭效力世襲男爵邱聯恩。奉
持令箭。飭催各官一俟示諭到時。即刻飭令該小船趕歸

大船一齊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該夷船於五月三十日接到傳諭即刻遵照啟行開往東南大洋而去並無停留違抗該夷原稟經各文武遵照臣等諭飭交還收領而該夷臨行之時又復暗置廟內桌下應俟解送難夷案完銷燬臣等仍飭沿海水師跟押不准回棹北向查詢該夾板夷船一隻拴帶小船四隻安設銅礮十數位夷官隨從各數名水手人等共數十名為首夷官名肱經文武各官拘住空廟不令乘間售賣物件其兩日所需飯食由官賞給不准與民交易一切尚均嚴肅

諭軍機大臣等據鍾祥等奏稱啖咭喇國夷官名肱以小船三隻

二十四

入口投稟請將遭風難夷交給帶回經該督等明白諭示飭令趕歸大船一齊起碇不准片刻停留該船開往東南大洋而去並無違抗等語所辦甚是啖咭喇夷情詭譎膽敢撥用小船進口遞稟以請給難夷為詞雖情形恭順一經諭飭遵照啟行而臨行復將原稟暗置廟內桌下其鬼域伎倆已可概見難保其日後不再生希冀該督等惟當嚴飭沿海文武員弁隨時認真查察設該夷船復有似此藉詞入口者倘竟不服驅逐即當懾以兵威俾知天朝例禁恭嚴不容抗玩即或外託恭順卑詞懇求亦當以理拒之不得稍有遷就致釀事端是為至要

九月戊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項粵海關監督

文祥奏竊臣於七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黎攀鏐奏稱啖咭喇國有躉船十餘隻自道光元年起即入急水門至十三年遂由急水門改泊金星門鴉片之入口紋銀之出口恃有躉船為遁逃淵藪又窩口奸商包兌包送該省洋貨舖戶外假販買為名陰以走私為業即與窩口無異等語外夷船隻停泊自有定所何以道光元年以前未聞私設躉船近年則任其終歲在洋停泊以致奸民勾通任其偷漏著責成該督等嚴飭洋商傳諭該國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躉船盡行歸國並確查窩口巢穴所在悉數按治等因欽此仰見

二十五

聖主釐剔弊源之至意臣等伏查鴉片煙土本為外夷藥材初與洋貨同載稅冊迨後嚴申厲禁販賣買食定有治罪專條而夷運未能遏絕馴至毒流遠邇耗竭紋銀實為中國之患從前啖咭喇與各國貨船抵粵皆寄碇於零丁等處洋面以待引水入口並無躉船之名嗣有將船囤貯鴉片洋貨冀圖乘間走私者人遂以躉船目之大率啖咭喇港脚味喇啞三處之船居多歷經隨時驅逐往往去而復來近年藉詞避風貨船躉船遂於每年南風將旺之時駛入金星門內洋停泊民夷勾結弊實愈滋臣鄧廷楨於道光十五年臘底到任後經臣祁項告悉情形會同籌議堵禁十

六年九月中旬業已全數退出。因恐其仍萌故智。復於上年冬間。先行傳諭洋商。並於金星門一帶出示嚴禁。本年春間。咨會水師提督。關天培派調巡洋舟師。及該管香山協。在於金星門內實力防範堵截。仍先事密備大船。預為火攻之計。俾其聞風知懼。自嚴禁之後。至今金星門並無片帆駛至。現擬於今冬明春。仍守成規辦理。此等實力堵擊。暨金星門夷船絕跡之實在情形也。茲復奉諭旨。飭令開行。臣等當即欽遵。諭飭洋行總商伍紹榮等。剴切傳諭。嘆咭喇國領事。夷人義律。以躉船久泊各洋。既犯天朝之禁令。復違該國之教條。

二十六

大皇帝恩流中外。仁洽寰瀛。欲除內匪之勾通。必杜奸夷之煽誘。方今聖諭嚴明。必當認真查辦。該領事務即欽遵。諭旨。將零丁等處洋面。寄泊躉船。概行遣令回國。毋許仍前寄泊。逗留。嗣後除貿易正項貨物商船外。所有一切違禁貨物。如鴉片煙土之類。俱不准販運重來。況查粵東港口。天朝恩准通商。銷貨置貨。實為海內港口之冠。各國夷商遠涉重洋。自應專守正經貿易。若違禁牟利。任意逗留。大皇帝震疊懷柔。兼施並用。必致自絕通商之路。該領事人尚曉事。自必預慮及此。慎勿坐令躉船負固。抗違法令等語。並

飭該總商。一俟各躉船開行回國。即行稟報查考。如敢遷延。臣等再當相度機宜。酌量辦理。至躉船之日久淹留。使無窩口走私諸匪。以濟其奸。亦安能恣為鬼蜮。先經臣等於上年專委署督標中軍副將韓肇慶。揀派守備戴文彪。千總蔣大彪。倫朝光。督令會同委員試用知縣蔣立昂。候補經歷彭邦。廣購眼線。先後拏獲販運紋銀開設快蟹艇館。及舖戶游民走私各案七起。現在快蟹一項業已盡淨。但此外蝦筍拖風等艇。駕駛亦稱迅捷。且有各項民船。潛於海口。接載私貨。現又連賊續獲鴉片匪犯岑正興等。一起。即係香山渡船。是走私匪艇名目尚多。實與窩口奸

二十七

徒均屬難容。恣肆現已飛飭各該管道府標鎮協營。嚴督所屬文武舟師。一體巡緝。並責成該副將韓肇慶會督原派委員。隨處明查暗訪。有犯即拏。惟紋銀之出。鴉片之入。洋貨之偷越漏稅。其交易多在躉船窮源溯流。是零丁等處洋面。尤為扼要之所。該管之香山協大鵬營。及水師提標左營。臺汛。星羅棋布。舟師梭織遊巡。誠能實力查拏。縱不能弭躉船之來蹤。亦何難斷匪艇之去路。查虎門逼近沙角。實為出入咽喉。是以特設水師提督。在於該處駐紮。統轄全洋。事權既專。責任綦重。臣等現經咨會提臣關天培。探索弊端。破除積習。就近督飭該協營將備。奉令汛弁

舟師無分雨夜。加勁巡查禁泚。無論內地何項艇隻。不許攏近。躉船亦不許無故在洋遊奕。一遇走私匪艇。奮勇兜擒。解省嚴究。其窩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查抄盡法懲辦。如該協營在事人員等。及各屬文武各員。玩不用命。致有縱漏。別經發覺。或被委員拏解。即究明本犯開窩。何處何日出洋。經由何縣營轄境內。立將不行查拏之所管所。巡員弁兵役。分別參劾治罪。倘有得規包庇。受賄賣放。甚或比匪反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問擬。仍計贓從重。論以昭炯戒。失察之本管上司。亦處示儆。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將窩口走私各匪。源源報獲。或拏獲贓重大案一

二十八

起除紋銀貨物全數充賞外。亦即據實保奏。請旨量加鼓勵。似此信賞必罰。使之畏罪圖功。庶可漸收成效。如有開口丁役。勾串扶同。即由臣文祥拏解重懲。不敢稍涉瞻徇。又粵洋四通八達。該躉船設因防逐較嚴。改由他途。駕駛。非獨惠潮一帶洋面。恐其潛往。且難保不乘風徑入閩洋。則其為患。易地皆然。不可不兼為籌慮。現已嚴飭惠潮各營。常川巡防。驅逐毋得片刻容留。並飛咨閩浙督撫。臣飭屬交相堵逐。用昭周密。

諭內閣。鄧廷楨等奏。論逐躉船。並籌議窩口走私章程一摺。粵省紋銀出洋。必當彈躉船之來蹤。斷匪艇之去路。現據該督等咨

會提督關天培。破除積習。督飭所屬認真巡查禁泚。無論內地何項艇隻。不許攏近。躉船亦不許無故在洋遊奕。一遇走私匪艇。奮勇兜擒。解省嚴究。其窩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查抄盡法懲辦。如在事人員等。玩不用命。致有縱漏。一經發覺。即究明開窩。出洋經由處所。將該員弁兵役。分別參劾治罪。倘敢得規包庇。受賄賣放。甚或比匪反為之用。俱照本犯罪名加等從重問擬。以昭炯戒。失察各上司。一併參處示儆。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源源報獲。或拏贓重大案。亦即據實保奏。量加鼓勵。如有開口丁役。勾串扶同。著即拏解重懲。無許稍涉瞻徇。至粵洋四通八達。該躉船設因防逐較嚴。改由他途。駕駛。不獨惠潮一帶洋面

二十九

恐其潛往。且難保其不乘風徑入閩洋。著該督等嚴飭惠潮各營。常川巡防。驅逐毋許片刻容留。並著閩浙總督福建巡撫。飭屬一體堵逐。毋稍疏縱。

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等奏。論逐躉船。並籌議窩口走私章程一摺。據奏。嘆咭喇等國。躉船貨船。近年藉詞避風。駛入內洋。現已諭飭洋商。傳諭該國領事。將零丁等處洋面。寄泊躉船。概行遣令回國。毋許仍前寄泊逗遛。並飭總商等。俟躉船開行回國。即行稟報查考。其快蟹一項。業已盡淨。而走私匪船名目尚多。實與窩口奸徒。均屬難容。恣肆已飭道府標鎮協營。嚴督所屬巡邏查緝等語。夷船停泊內洋。勾結偷漏。為粵省之積弊。該督等

諭飭以後該夷領事是否遵奉現在躉船曾否開行務須確實查明令其全數回國無稍逗留如敢將就了事日後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朕惟該督等是問至各項走私船隻尤須設法嚴拏期於根株淨絕亦不得因偶有獲案遂謂驅除已盡仍貽弊竇也將此諭知鄧廷楨祁項並傳諭文祥知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

道光十八年戊戌正月庚辰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項粵海關監督文祥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鄧廷楨等奏諭逐躉船並籌議拏辦黨口走私章程一摺現在躉船曾否開行務須確實查明令其全數回國毋稍逗留如敢將就了事日後經朕訪聞或被人糾參朕惟該督等是問至各項走私船隻尤須設法嚴拏期於根株淨絕等因欽此臣等詳核洋名圖冊中外諸洋以老萬山為界老萬山以外汪洋無際是為黑水夷洋非中土所轄老萬山以內如零丁

九洲等處洋面是為外洋係屬粵東轄境其逼近內地州縣者方為內洋如金星門其一也道光十年以後停泊外洋夷船往往於四五月間以避風為名駛入金星門寄碇至八九月間北風將旺仍即移至零丁等洋停泊自上年冬間臣鄧廷楨與臣祁項剴切禁諭並於金星門安設礮位調集兵船極力防堵本年即無夷船駛入而停泊零丁等洋如故從前躉船停泊外洋巡洋員弁皆稱往來不定無有言其確數者臣等於上年通飭水師巡船查明數目並有無來去緣由按旬具報始據查明久住之船實二十五隻以啖咭喇所屬之港脚為多此外則咪喇擊嘴嘴

噶喇小呂宋。連國各有三四隻。及一二隻不等。即間有或去或來者。大率不踰此數。本年自欽遵

諭旨。嚴飭洋商及領事義律。遣令回國。以後惟八月間。經巡洋守備具報。噶喇國叻。咭船一隻。起碇駛出老萬山。夷洋而去。其餘各船。挂帆起碇。東徙西移。然總未駛出老萬山以外。察其情形。雖不敢抗違。亦不免觀望。總緣事非一年。船非一國。鴉片雖干例禁。而在彼亦係重貨。奸夷惟利是圖。不肯棄貨於地。無非輾轉騰挪。以冀苟延時日。又經嚴飭總商伍紹榮等。勒限諭遣去後。旋據稟覆。該領事義律仍不能切實登答。詢之各國夷商。僉以躉船非伊等所置力

二

難相逐等情。是其彼此諉卸。仍復意在逗留。臣等伏查向例。夷人遇有抗違之事。即應封船示懲。似此罔利心堅。遲疑不決。自應將買賣暫行停止。以絕其希冀之心。惟通商國數甚多。躉船僅止數國。仍應確查。以分涇渭。俾免良夷向隅。現經諭飭該總商等。速將向來通商共有若干國。其有躉船之國。實在共有若干。詳查稟覆。以憑分別核辦。仍令剴切再向在省夷商。諭以此案疊奉

大皇帝嚴旨。萬不容稍涉諉延。置身事外。如再聽其遷延觀望。定即封船停止買賣。各國以貿易為生。眾商載貨前來。易貨回國。斷不肯輕擲資本。守候誤時。且內地大黃茶葉瓷器湖

絲為各國必需之物。溯查嘉慶十三年。及道光九年。十四年內。因夷人滋事封船。旋據額請開復。此各國不能不仰息中華。前事有可觀者。今以封船惕之。或不致任聽躉船固執。自誤營生。如果翻然警悟。陸續開行。自可照舊相安。毋庸另計。設敢始終違抗。惟有隨時相機辦理。臣等現復谷會水師提督關天培一體督飭巡洋舟師。設法妥為驅逐。務須察其動靜之勢。申以震疊之威。固不許以怠玩誤公。尤不得以鹵莽肇釁。庶期於事有裨。伏思躉船寄泊外洋。日用所需。全資內地。向有瀕海匪徒。常以小艇裝載食物器具。冒作漁船。潛往售賣。名為躉艇。奸夷賴此接濟。可

三

以久居。誠能斷此接濟之途。或可漸收廓清之效。臣等前已嚴拏窰口走私各匪。俾免紋銀出洋。鴉片入口。現又督飭堵捕躉艇。毋許往來洋面。杜其接濟。該夷無可覘覷。又無可倚賴。事窮則變。勢所必然。似亦截流清源之法。現已據大鵬營暨香山協縣先後稟報。拏獲躉艇四起。匪犯二十八名。起有雜貨等物。均經提省從嚴審究。其紋銀鴉片兩項。除前經拏獲大夥匪犯劉賜林陳亞二丁亞三等。各案外。計自本年春間起。至十一月下旬止。陸續報獲共三十起。匪犯一百四十四名。紋銀八千六百六十一兩零。番銀三十二十七兩零。鴉片煙泥三千八百四十二斤。當

將各犯分別飭發審辦銀兩充賞。煙泥燒燬究出黑口所在。亦經查封飭緝在案。竊計臣等極力拏辦。已及一年。固不敢謂竟有成效。然以省城現在情形而論。紋銀價值甚賤。而奸民向夷船購買鴉片。從前每箇價值洋錢三十餘圓者。近止須十六八圓不等。且起獲私運銀兩多有洋銀在內。似亦紋銀出海較難。夷人減價賤售。兼收洋銀之明證。如此堅以持之。久而勿懈。總以截獲紋銀堵拏辦艇為第一要義。似於阜財除弊之道。未為無益。

硃批依議認真辦理。

閏四月辛巳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臣惟

四

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為天下萬世計者。至勤至切。而

國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勢積漸。一歲非一歲之比。其故何在。

考諸

純廟之世。籌邊之需幾何。

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又幾何。而上下充盈。號稱極富。至嘉慶

以來。猶徵豐裕。士大夫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

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蕃耶。臣竊見近

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

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我

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設明禁。然當時臣工亦不料其流

毒至於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遏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其洋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保結。視為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紈袴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或京等處為我。

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

五

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十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十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十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甚。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輒轉

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無如稽查員弁。未必悉皆公正。每歲既有數十餘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辦理。偶有所獲。已屬寥寥。况沿海萬餘里。隨在皆可出入。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貽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鐘表。與所載出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其中沾潤利息。不過數百萬兩。尚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雖割棄粵海關稅。不准通商。而煙船本不進口。停泊大洋。居

六

為奇貨。內地食煙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拏興販。嚴治煙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興販鴉片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罪至絞候。今天下興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煙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業者。絕少。蓋緣粵省總辦鴉片之人。廣設黨口。自廣東以至各省。沿途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煙之人。其資本重者。黨口沿途包送。關津胥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查煙為名。恣意留難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煙館者。類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

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聲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眾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半溺於此。未有不庇其同好。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開種罌粟之禁。聽內地熬煙。庶可抵當外夷所入。積之漸久。不致紋銀出洋。殊不知內地所熬之煙。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與販之人。用以攪和洋煙。希圖重利。此雖開種罌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自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七

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推

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究亦無從掩飾。

故雖用重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儀臺灣志云。咬啣吧本
輕捷善鬪。紅毛製造鴉片。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
為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眾紅毛人環視繫
其人竿上。以礮擊之。人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
鴉片。來自暎咭喇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
國祇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由孟
邁經安南邊境。初誘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覺其陰謀。立即
嚴刑示禁。凡有食鴉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
行禁止。況我

皇上雷電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憤振聳。

但天下大計。非常情所及。惟

聖明乾綱獨斷。不必眾言皆合。誠恐畏事之人。未肯為

國任怨。明知非嚴刑不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驟。則有決
裂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為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一年之

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敕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煙藥方。毋得逾限吸食。並一面

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
具五家鄰右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倘有容
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
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鄰右難於查
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
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為犯
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
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有實心任事。拿獲多起者。照
獲盜例請

恩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

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每

伍取結。照地方官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

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務必
布告詳明。使天下曉然於

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鴉片者。自當畏刑感

德。革面洗心。如是則漏卮可塞。銀價不致再昂。然後講求

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

諭內閣。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

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行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丙申。江南道御史周頊奏。伏查近年來鴉片充斥。紋銀出

洋壘經奉

旨查禁在案。臣愚以為漏卮之出無已。固宜嚴刑峻法。以杜塞於將來。而元氣之虧已多。尤當扼要審機。以復還其既往。查外表於內地茶葉大黃。數月不食。有替日塞腸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視鴉片之可用藥解除。其為害之輕重懸殊也。內地人民不盡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表盡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懸殊也。乃外表以無用害人之物。尚能遂執中國之利權。豈中國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轉移外洋之銀幣。未嘗揣度情勢。輒藉口於積重難返。使中國失制用生財之道。是誠計慮未周。以致防維不立也。應請

十

旨敕下沿海各督撫悉心熟計。於外表置買茶葉大黃酌定價值。祇准以銀交易。不准以鴉片暨奇巧洋貨抵交。至各省出產茶葉大黃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一併妥議章程。奏明辦理。無滋流弊。儻有內地奸民私販出洋。減價售賣。亦應嚴立科條。俾知警懼。如此設法辦理。既絕紋銀偷漏之弊。而外表之巧詐不萌。復持財貨轉移之權。而中國之元氣可復矣。再查絲斤出洋。例有明禁。而外表無此不能織造羽毛大呢等貨。歷年私行交易。久無稽核。亦應明定例價。與茶葉大黃一律辦理。於理財之道尤為賅備。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二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內地人民不盡皆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表盡人必需之物。請酌定價值。祇准以紋銀交易。不准以鴉片及洋貨抵交等語。自鴉片流毒中國。紋銀出洋之數。逐年加增。以致銀貴錢賤。地丁漕糧鹽課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維。力圖籌復。將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於國計民生大有關係。所奏似屬可行。著鄧廷楨怡良會同豫堃。揣時度勢。密計熟籌。於復還財用之中。隱寓震懾外表之意。其各省出產茶葉大黃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及絲斤出洋一律辦理之處。著即悉心籌畫。妥議章程具奏。不得任聽屬員。率以積重難返為詞。一味因循沮撓。不辦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怡良。並傳諭豫堃知之。

十一

五月丁未

盛京將軍寶興奏准戶部咨開閏四月初十日內閣奉
上諭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欽此。仰見皇上軫念民生。諄諄下問之至意。查鴉片流入中國。近害則耗民財。遠害則傷民命。貽患無窮。非嚴行懲辦。固不足以化愚頑。前因山海關拏獲夾帶煙土之案。欽奉
諭旨。敕令妥議章程。以清弊竇。除海口店道。隨時密派員弁設法查拏外。所有與販煎熬窩留裝載胥役包庇得規賣放各

條以及地方官巡海委員失察處分均擬照本例加等治罪於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硃批該部議奏在案尚未奉到部文惟前奏專指奉天一省而言亦未議及吸食罪名查吸食鴉片煙本例罪止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應請嗣後於本例上加二等與前議各條均作為各省通例夫吸食鴉片罪止近軍科條已不為不嚴若謂罪以死論方能禁止天下豈無犯死罪者乎蓋王道本乎人情嚴刑重犯定於習染未徧之初奉行無所窒礙今則吸煙者幾徧天下此法定後僅仍視為具文是徒為胥役添一詐贓之路如果認真查拏竊

十二

恐不可勝誅況事不可舍本而圖末煙船縱不由海口明入而停泊必有一定馬頭卸載必有一定店口易於拏非同吸煙之眾散處各省難於稽查可知矣巡洋員弁皆係文武職官兵役亦係現食糧餉易於號令非同吸煙之眾品類不齊難於禁止又可知矣不求其易而求其難是舍本而圖末可乎近來除京師間辦一二吸煙之案去年山海關搽獲煙土一案各省辦煙案者寥寥此不懲之實據也總之有治人無治法各省督撫將軍誠能嚴飭所屬並照定例實力奉行一年之後若煙船依然偷入與販吸食依然毫無忌憚理之所必無也方今

皇上躬崇節儉而國用民生未見充裕必有耗財之處無疑然愚昧之見財之耗不盡耗於外夷也戶口之眾百倍當年天地生財祇有此數日用飲食之需一人有一人之用其勢使然也即出洋之紋銀亦不盡屬之鴉片也聞閩粵兩關不惟羽呢鐘表近年來者甚多一切奇巧玩好無所不有此皆易銀之物況報關納稅之船十之三四偷漏賣放之船十之六七全在有海口之督撫監督嚴立勸懲委用得人使貨物不能偷入紋銀不能偷出則國用日充民生自裕

十三

山東巡撫經額布奏臣惟杜弊必絕其根源用法宜權其輕重查黃爵滋原奏以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議請將食煙之人定以死罪固係為因時懲創起見然舉奸民之與販以相衡似於根源猶未能盡絕輕重猶未能悉協也蓋欲嚴吸食鴉片之罪原因其漏銀外夷第彼買食之人不能與外夷交易非有與販者販煙進口則天下斷無食煙之人非有與販者運銀出洋則天下即無漏銀之事律以漏銀之罪則與販實為屬階查定例與販鴉片煙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杖一百徒三年買食者罪止枷杖不將販賣之人指出罪應滿徒重與販而輕買食定例原有深意若將食煙之人擬以死罪而與販之犯轉從輕

典不特輕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食者眾。誅不勝誅。興販者轉得販運如故。於禁銀出洋仍無裨益。或以為無吸食自無興販。嚴吸食者以死罪。殺一即可以懲百。原無待盡人而誅。且於一年之後。始照新例辦理。未嘗不予以自新之路。似亦補偏救弊之方。殊不知食煙之人。絕煙幾同於絕食。既未絕其買食之路。即難保無買食之人。謂峻法之下。民皆知畏。從此買者無人。興販自絕。竊恐事難逆料。即如強盜搶殺放火等犯。重者斬絞。輕則遣軍。立法未始不嚴。而此等案件仍所常有。夫盜劫等項。有事主鄰保告發。而犯者且無顧忌。況食煙之人。多在深房密室。雖鄰

十四

石亦難周知。將欲挨查搜索。則胥役之擾累堪虞。若責令鄰右舉發。而鄰右本未習見。安能隨時訐發。徒啟藉端訛索挾嫌刁告之風。亦非政體所宜。夫為政之道。譬猶治水。欲遏其流。當塞其源。使僅嚴其吸食而犯者仍眾。何如嚴懲興販。俾無可食之煙。查奸民興販鴉片。蹤跡雖密。其運銀出洋。販煙入口。以及轉販各省銷售。海口津關。層層均須歷過。以視食煙之深居密室者。較易稽查。如果海關員弁實力稽查。則外無偷越之路。各省地方認真訪辦。則內無轉販之人。責任既專。防範自密。如以稽查員弁未能悉皆公正。利之所在。恐有包庇賄縱。則此等貪劣之員。設法

營私更為

聖世所不容。若不嚴懲賄縱之員。而徒嚴懲食煙之人。尤非正本清源之道。查嘉慶十八年。刑部議奏侍衛官員買食鴉片。煙罪名一摺。欽奉

諭旨。鴉片煙一項。由外洋流入內地。盡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禍與鴉毒無異。奸商嗜利販運。陷溺多人。皆由各處海關私縱偷越。前曾降旨令各省海關監督等。嚴行查禁。乃數年來迄未遏止。並聞各海關竟有私征鴉片煙稅銀者。是竟導奸民以販鴉之路。無怪乎流毒愈熾也。著再嚴敕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沿海各關。如有奸民私販鴉片煙。冒禁過關。一經拏獲。將鴉片煙

十五

立時拋棄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僅各關監督等。陽奉陰違。私收稅課。著該督撫實力查辦。將該監督先行革職。由驛具奏。朕必從重懲治。其各處報轉運販之徒。並著五城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及各直省督撫等。一體嚴查。按律究辦等因。欽此。仰見睿慮深遠。洞悉弊源。恭繹

仁宗睿皇帝明諭。蓋見查禁鴉片煙。在懲奸民之興販。嚴海關之禁令。舍此二端。別無良法也。惟是法輕易犯。日久懈生。遂致有名無實。今欲杜絕其害。必先申嚴例禁。查鴉片煙透入內地。漏銀出洋。罪在興販。而興販之犯。又較少於食煙之人。治之尚易為力。此等奸徒。較之偷運米穀出洋濟匪

者其情尤為可惡。偷運濟匪定例罪應絞決。而興販鴉片煙原例首從罪止軍徒。似覺情重法輕。不足以昭懲創。且興販煙斤有多寡之不同。若將積慣大夥興販。與零星小犯同一科罪。亦覺無區別。應請嗣後拏獲興販鴉片煙人。犯除訊係輾轉販賣為數無多者。照例定擬外。其沿海積慣大夥興販。及雖係偶然販賣。而數至一千兩以上者。即從重擬以死罪。惟興販罪名既擬加重。而買食之罪仍照原例究屬失之過輕。並請將食煙之人。分別官民。各於原例上酌加一等治罪。以昭平允。至各省海口津關。原以稽查違禁貨物。今鴉片煙自外夷流入中國。漏銀出洋。奸民

十六

出入關口。行所無事。是非關口員弁兵役徇庇賄縱。斷不至此伏思

朝廷設官分職。大小相維。原所以防奸杜弊。今作奸舞弊者。轉出自在官之人。則民愈將玩法。查定例官員失察鴉片煙進口一百斤以上。僅止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至五千斤。僅止分別降留降調。其得規故縱者。止革職完結。夫失察之處分輕。則員弁視為無關緊要。勢必將驗放盤查之事。一概委之胥役兵丁。而兵丁人等皆得夤緣為奸。得規包庇之罪輕。則不肖員弁必有貪圖重利。甘受吏議者。臣愚以為法行自近。而察吏務嚴。現當嚴禁煙販之際。若不

先嚴官吏處分。恐無以儆貪玩。而振頹廢。應請嗣後拏獲興販鴉片煙人犯。務向嚴究。係由何處進口。何處進關。如查係該關口員弁得規故縱。即將該員弁革職治罪。該管上司監督一併從重議處。即僅止失察。亦請於現行條例上分別加重議處。如能實力查拏。破獲興販者。即請酌予優敘。以示鼓勵。至各省輾轉販賣之人。責成地方文武各官實力查拏。其獲犯甄敘。及失察賄縱。叅處治罪。亦照海關員弁之例分別辦理。如此懲勸兼施。庶奸犯日漸稀少。關政可期。肅清食煙者。欲買無從。不待嚴刑禁止而自可禁絕矣。

十七

戊申山西巡撫申啟賢奏。伏查鴉片煙流毒蔓延。為害日甚。鴻臚寺卿黃爵滋所奏。數陳剴切。不為無見。然且獨惜其未審情勢。而過用峻刑也。又惜其治流而不澄源也。外夷以鴉片煽惑中國之人。引誘吸食。以易金錢。當時諸臣不能為

國遠慮。既未奏請立法嚴杜於始。浪禁胥漸。沾染彌滋。乃因銀出外洋之多。歸咎吸食鴉片之眾。督責犯者。置之大辟。而反置勾通外夷設館興販之人。於不論。是猶懲潰防決隄之水。不為之塞其來源。而徒致力於杯杓。欲其流之涸也。得乎。原奏之意。豈不曰。火烈民畏。故鮮死焉。寬以一年

之限示以治癮之方。何患不革。不知愚民偷息目前。往往不顧其後。食煙業已得癮。雖欲不食而不能。彼見設館依然。興販依然。妄冀嚴法之設。未必即行。縱使必行。亦思俾免。且治癮之方。效與不效。尚未可知。假使一試。而不效。真使駢首就戮乎。臣愚以為當嚴定設館興販之罪。而吸食鴉片者。照依原奏。令各該地方官廣傳戒煙藥方。勒限飭戒。儻仍不悛。酌增罪名。刑之無赦。使天下曉然於此法之立。為保全民命。而設行仁育於義正之中。而漏卮亦不期塞而自塞矣。謹酌擬四條。為我

皇上陳之。

十八

一向夷船買運煙土。宜從重治罪也。伏思夷船載運鴉片煙土而來。若非奸徒賄通海口員弁兵役。斷難流入內地。此等匪徒。向例止照興販擬軍。轉輕於開館誘食之條。不足以示懲儆。臣愚以為欲塞漏卮。在嚴海禁。查例載。奸徒將米穀雜糧偷運外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決。應請嗣後奸民向夷船買運煙土者。即照運米出洋濟匪例。擬絞立決。如海口關隘員弁兵役得規縱放。與犯同罪。賊重者以枉法從重論。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一職官及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吸食鴉片煙。宜加重治罪。

也。伏思職官為閭閻風化之原。衙署乃莅政辦公之所。均為庶民觀感所由。且法行自近。必須官署無食鴉片煙之人。方能查拏販買吸食之犯。定例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鴉片煙。僅加一等治罪。而失察衙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吸食鴉片煙。作何議處。亦無明文。查官署買食鴉片煙。與賊犯偷竊衙署同一玩法。應請嗣後凡官親幕友家丁人等在衙署內買食鴉片煙者。比照偷竊衙署之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職官有犯。發新疆充當苦差。永不敘用。其本官失察衙署內官親幕友家丁吸食者。交部嚴加議處。

十九

一開設鴉片煙館引誘吸食之例。宜加嚴也。伏思引誘吸食鴉片。同於邪教惑人。是以向照邪教惑眾例。擬絞。若公然開館。則明目張膽。其情尤為可惡。其跡直同強盜。應請嗣後開設鴉片煙館引誘吸食者。即照強盜律。將同財合夥之人。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其受雇傭工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十里。

一在內地販賣鴉片煙。宜加嚴也。伏思內地販賣。固較輕於向夷船載運。然無此等匪徒分售。不致蔓延為害。且無此等匪徒私銷。則食者無從購買。可不禁而自絕。此等匪徒亦與邪教害人無異。應請嗣後在內地販賣鴉片煙者。

即照邪教傳徒之例。實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為從。照向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十里。

以上四條。力禁海洋載運。以塞來源。重懲官署吸食。以示準則。嚴開館之條。不令煽誘。加與販之罪。俾免流傳。若能

絕此四端。則愚民無引誘之具。有觀感之心。而出洋之銀。亦無由而加增。抑且更有請者。海洋設禁。原嚴中外之防。

捕伏懲奸。惟在公明之吏。應請

敕下沿海各將軍督撫。確察情形。申明紀律。清查澳甲。以杜濟匪。

慎重船政。以絕通夷。務使水陸文武。互相鈐制。協力稽查。隨時遴委公正大員。悉心訪察。信賞必罰。力破因循迴護。

之習。並請

二十

諭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鎮府尹。嚴飭所屬文武實力查拏。以絕

根株而彰

國憲。

已未。湖廣總督林則徐奏。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

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

盈廷。而獨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一則以

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

從重。若徑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別。即於五刑恐未協

中。一則以食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刑過重。則弄

法滋奸。恐訐告誣攀賄縱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

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頽波。非嚴茂濟。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持其平。而體

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人

經絡之間。久為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

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夫鴉片非難於革。難於革

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休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

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書所謂舊染

污俗。咸與維新。傳所謂火烈民畏。故鮮死焉者。似皆有合

二十一

於大聖人辟以止辟之義。斷不致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煙之

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

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尚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

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罹法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即在此

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期於必收成效。永絕

澆風。而此法乃不為贅設。茲謹就臣管見所及。擬具章程

六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煙具宜收繳淨盡。以絕餽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

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漬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雖骨肉不輕相讓。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遇無槍時。以習用之斗配別樣煙桿。猶或遷就一吸。若無斗即煙無裝處。而自不得不斷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吏酌期定數。責以起獲。示以勸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覈計外。凡清油之槍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冊送省。該省

二十二

大吏公同當堂啟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摺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須覈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庶。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即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為斷吸起見。果能人人斷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徧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箇月為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

毫無藏匿甘結。加具該鄰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訊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為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圖。若仍悠悠遷延。再三自誤。揆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拏獲審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為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

二十三

教部覈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懼。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館興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以截其流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興販亦應遠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破獲者轉少。今吸煙既擬重刑。若輩豈宜未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澆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准將罪名量減。如係拏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拏。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儘逾限拏獲。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等議處。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能概

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箇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匿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夥。如煙槍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為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漆而飾之。尤為若輩所重。其煙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瓷為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為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亦包以銀錫。而發藍點翠。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也。則又通以鐵條。而矛戟錐刀不一其狀。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

二十四

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燬化免罪。並諭煙袋作坊。瓦器窯戶。以及金銀銅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肯。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其裝成槍斗可用吸食者。即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箇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箇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

本署書差有犯限三箇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酌令查起。挾仇訐告之風。斷難保其必無。但能獲贓。即有證據。且起一件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正不為無裨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產入官。

二十五

即有一二無難隨時懲辦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即終日承審。而片刻放鬆。則應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知吸煙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弊。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臨審時。恐其帶藥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拶。即銹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雜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祇准帶一丁兩役隨

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應之人情態。已百出矣。其審係虛証者。何員所審。即令何員出具切結。僕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壬戌。黑龍江將軍哈豐阿奏。伏思中國銀價。遞增實由漏銀出洋之弊。誠有如黃爵滋所奏者。等思洋船出入。責成沿海武職大員。遴委副參等官。嚴巡海口。訪拏扒龍快蟹。盤查夷船。如有夾帶鴉片煙者。立即逐出外洋。不准入口。其交易夷船商賈。責成督撫。專派道府大員。隨時稽查。某商置買夷船何項貨物。價銀若干。每若干銀作為一包。黏貼印花。發給出洋包數執照。夷船出口。仍令巡海副參

二十六

等官盤查。驗照放行。如有不符。立即稟報。該督撫提集商人審訊。必得偷買違禁之貨。儻有疏漏。致被發覺。將該省稽察文員。及巡海武職。從重治罪。如有賄縱。則加以查抄。如此辦理。庶幾漏銀之弊。漸可剔除。至所奏吸食鴉片煙者。定限一年。如限外仍有吸食者。論以死罪。查例載。典販鴉片煙者。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開設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擬絞。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箇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煙之人。照販賣為從。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是

國家定例。不為不顧。夫民可以德化。難以刑齊。

國家設立州縣等官。原為牧民。而一州縣所轄地面。無幾兼有佐貳等職。如果平日認真教導。則桀黠之民。尚可化為良善。況吸食鴉片者乎。地方各官。如能事事認真。豈有置買煙具。為市日中。隨在吸食。窰口包送。開設煙館等事。鴉片禁令。實不在罪之輕重。在於不行嚴拏也。夫吸食鴉片者。必有購煙來路。如有拏獲之案。則訊其相傳吸食之由。追其買自何處。窮究細詰。必能得其根柢。而與販奸商亦難漏網。且洋船夾帶鴉片。亦必賣與巨商。其尋常鋪商。斷不能買自外夷。若能拏獲吸食之人。究出販煙奸商。加以

二十七

重罪。則治一可以警百矣。如此認真嚴拏。鴉片之弊。雖一時不能盡除。亦可漸弭其風。至所陳五家鄰右互結一條。居民貧富不一。平日各謀其生。即有奸人偷吸。亦必在於深處。良民焉知其秘。如取其五家互結。有犯一併治罪。似覺累及良善。礙難施行。至所奏吸食者。論以死罪一節。等語。不願

聖朝徒有嚴刑之虛名。而無禁奸之實效。地方各官。誠能實力嚴拏。則吸食之習自弭。又安用加以死刑。其吸食鴉片。論以死罪之處。請毋庸議。至措紳旗人。及在官人役吸食之條。請

旨敕部再行從嚴加等定例以昭炯戒。

己巳大學士署直隸總督琦善奏。臣查黃爵滋原奏以內地銀價之昂貴。由於紋銀之出洋。而紋銀之出洋。由於鴉片之流毒。均屬實在情形。伏思

國家休養生息。垂二百年。生齒日繁。則物力日耗。錢則隨時鼓鑄。尚有增多。銀則並無出產之源。愈分而愈見其少。此即黠奢崇儉。猶恐支絀時形。況近來洋貨盛行。益增耗費。推原當日外夷通商之意。

天朝大體。不過略示羈縻。初非利其貨物。乃從前司事諸臣。不能杜漸防微。以致玩好之物。充斥天下。雖積習驟難挽回。

二十八

而除弊當先太甚。鴉片煙戕人軀命。貽害尤深。自應妥議章程。嚴行飭禁。原奏以興販鴉片。由於吸食人。欲將吸食之人。概置重典。並寬以一年之限。使之自新。計慮未嘗不密。第立法貴乎平情。而懲惡在於誅首。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今以鴉片而論。若不販自外洋。各省何從吸食。即原奏所稱。亦謂鴉片貽害。在於偷漏紋銀。以紋銀出洋論之。非特吸食者。散在各省。不與外夷交通。即各省之輾轉販賣者。亦未必與外夷交涉。所與外夷交涉者。粵東之囤販耳。取其煙土。以轉售於各省。出其紋銀。以偷漏於外洋。此鴉片之來源。厥罪實為魁首。且囤販之戶。即有

賞與斷不能如吸食者之多。吸食者日漸蔓延。難以數計。扼要之策。似當嚴拏囤販。重法懲辦。以絕根株。乃不治其少。而治其多。欲將吸食之人。概行論死。其販賣者。又將何以加焉。原奏意謂一年之內。十已戒其八九。雖曰殺之實以生之。果如所言。豈非刑期無刑之善策。特此等吸食之人。往往迷而不悟。且一經斷癮。即致戕生。既希圖苟且於目前。更妄冀將來之倖免。未必肯果於自戒。彼時誅之既不可勝誅。不誅則法立不行。益至無所顧忌。至謂吸食官員。於本身治罪外。仍當禁其子孫。考試以吸食之人。而錮及子孫。比於倡優隸卒。似覺儼不於倫。且亦非罪人不孥之意。又謂清查保甲。責成鄰右。舖店稽查。取其五家保結。舉發者。給予優獎。不舉發者。照例治罪。無論奸徒詭詐。吏胥騷擾。不可勝言。人情無積怨深仇。孰肯致人於死。吸食者之貽害。愚民未必深知。一經舉首。即致大辟。以常情論之。當無不心存惻隱。法愈重。則掩飾愈工。而發覺愈難。此必然之勢也。況知而不舉。固屬干犯科條。而斯民苟存惻隱之心。尚可驗民風之厚。若誘之以優獎。惕之以嚴刑。致令紛紛告訐。雖親屬不得相容。勢必訟獄繁興。民氣日澆。與明刑弼教之原。不無抵牾。且愚以為

聖朝寬大。不事峻法。嚴刑。而積習因循。惟在令行禁止。查定例

二十九

興販鴉片煙者發近邊充軍買土熬煎售賣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絞監候吸食者罪止枷號不將販賣之人指出者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加一等。推原例意重興販售賣開館引誘而輕吸食之人自以其止於自殘並非侵損於人罪不致死本係衡情定法。惟同一興販而其中實有不同。有一鄉一邑之興販有一省數省之興販而循流溯源則以交通外夷偷漏紋銀出洋之困販為最重。若不論其興販之大小與情罪之重輕一概擬軍在小販固足蔽辜而首惡實覺情浮於法似應與開設煙館之人一律均置重典其例應擬軍之販賣人犯留之內地仍恐故智復萌似應從重發往新疆至現任文武官員有化導禁約之責迥非齊民可比乃竟從而吸食尤屬玩法妄為亦應從重發往新疆永不敘用。應請

三十

敕下刑部酌定條例頒示遵行。按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內地無販賣之人而吸食之風自止。惟有治人無治法尤在實力奉行。臣與藩臬兩司悉心講求各省之不能實力查拏總由於地方官之迴護處分蓋一經拏辦未獲認真之獎已罹失察之愆。非惟累及前官並且身膺吏議是以瞻徇顧慮相率不前。今欲使販售鴉片及開設煙館并官吏軍民

之吸食鴉片者無不破案非絕其瞻顧之念而誘以獎進之方恐難冀其得加可否仰懇

天恩責成地方官實力查拏一切關津隘口歷任地方文武及本管官失察處分概予寬免仍按其獲犯之多寡罪名之輕重尤為出力者量予升階其次出力者量給議敘如有不肖官弁通同兵役得規庇縱應請

旨照枉法贓律加等治罪其兵役得賄縱放該管官毫無覺察者亦仍治其失察之咎功罪分明勸懲並用而禁令可期必行矣。至兵役妄拏無辜藉端訛索亦勢之所不免尤在地方官隨時訪察有犯必懲則於查拏之中嚴杜流弊庶法行而民不擾

三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十八年戊戌六月乙亥。護理湖北巡撫張岳崧奏。查黃爵滋原奏鴉片之入中國。每歲各海口耗銀數千萬兩。以天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欲禁其害。必須加重罪名。其意嚴吸食之罪。自不致興販之多。限一年之期。使寬以求生之路。揆諸尚書。怙終賊刑之誅。左傳。火烈民畏之言。非此不足以警惕愚頑。掃除惡俗。果能使一年之內。有怙悔改悔之心。則一年之外。自不致有繁刑黷法之弊。惟奉行能否盡善。日久能否不弛。威替者固無可畏之威。而法盡者更無可繼之法。有不能不慮及者。良以慎刑明罰。必審其輕重之宜。彰信兆民。當究其推行之道。查吸食鴉片之例。罪止杖徒。開館售賣者。罪始論絞。原以吸食者害僅其身。開館者害延於眾。例意極為明允。今如重吸食之罪。至於論辟。則興販開館者。罪無可加。至一年之限。原冀其畏法知戒。然戒者十之八九。尚屬可行。儻戒者十僅二三。彼冥頑之徒。未必不苟延觀望。至一年限滿。如法則誅不勝誅。不如法則令反其令。於治體似覺有妨。而中外無以示信。臣愚以為

國家因時制宜。原有窮變通久之道。如或變而窒礙。似宜酌而守中。或原例法輕易犯不足示儆。可否將罪名酌從加

重查鴉片之害。與邪教惑人。事異而情同。請將吸食者。比照各教會名目。收藏經卷。例擬遠充軍。興販者。比照拜師傳徒。例擬發烏魯木齊。開館者。仍照邪教惑眾律。擬絞候。巡弁兵役。賄縱者。從重擬情實。文武官得贓者。厥罪維均。失察者。褫職議處。如此。庶輕重有倫。咸知儆畏。其禁戒之方。臣嘗擬論四條。中有逐日遞減之法。既不費財。亦不至因癮傷生。試之多有效驗。似尚簡便易行。至於修內禁者。當以嚴吸食為先。禦外來者。仍以嚴海口為要。原奏以鴉片利重。弁兵役趨利若鶩。查察為難。然兵役由官管束。如法令先不能行。即吸食亦難查拏。或謂海口紛歧。巡查未易。然盤踞必有其地。接送必有其人。如果實力奉行。自不致因循養惡。且夫查禁之嚴於各省者。隨地異宜。因俗設禁。不能強同。臣謹就廣東售賣最盛之地。陳之即廣東一省。今昔異勢。內外殊形。難以拘執。臣謹就現在外洋形勢之要。陳之。查廣東十餘年來。盤踞售賣鴉片者。為噶喇吧。二夷。銀送夷館。給與夷單。謂之寫書。總辦轉售者。謂之窩口。現在情形。亦復無異。此雖近在省垣。但人煙稠密。蹤跡詭秘。反難查拏。至於外洋。雖寬必有進口處。所往年多售於澳門。自前督臣阮元拏獲因戶葉恆樹。嚴辦後。乃移售黃埔。邇來查拏加嚴。復移於新安縣境之零丁洋。該

洋由澳門遠望可見。凡夷船之帶鴉片煙者，港脚為多。喚咭喇則十之二三。其船來粵，過老萬山至零丁洋，每用另船刺載，名曰鴉片躉。刺載後夷船始行入口，以辟盤查。並有將凡重稅貨物剝卸偷漏者，至鴉片躉終年停泊，而內地匪徒為之護送者，曰快蟹船，亦名扒龍。其船中水手眾至數十人，往來如飛，兼備礮械。又有為躉船接濟米糧牛羊等物，俾可久泊者，為內地之漁船。臣愚以為查禁之要，尤在乎此，應請

旨嚴敕督撫及海關監督，凡夷船到粵，即催促進口，毋許在外洋停留刺載，以杜偷越。違者不准開船售貨，亦不准置貨歸

三

國。彼必畏懼。至鴉片躉，每有數船終年泊零丁洋者，嚴查所帶何貨，因何久泊，驅逐開行。僅藉藉風色，不順仍復逗留者，尤當設法查禁。查虎門為水師米艇住泊之所，距零丁洋不遠，米艇本有巡洋之例，請

旨敕督撫及水師提督，查看夷躉多寡，每躉船撥米艇二三號，慎選參遊以上大員之公正穩練者，分船管駕，並派同通以上賢員一同巡查，不時抽換。在於夷躉左近，倚肩聯絡，以牽制之。彼開亦開，彼泊亦泊，米艇各帶小船，或即捕獲之快蟹船，撥派精兵駕駛於躉船之前後左右，晝夜梭巡。遇有快蟹及漁船來往，即四面兜捕，如敢抗拒，准開礮轟擊。

獲犯交地方官嚴辦，捕獲多者，奏明將官弁兵役優敘厚

賞，不能捕獲及賄縱者，從嚴科罪。如此信實必罰，嚴絕護

送接濟，彼夷躉不能售其奸，久將自去。如已遠颺，仍防復

至。前年曾有夷船遊奕閩浙江南各省洋面者，即是此船

故應嚴為設防，毋令竄入。至快蟹船並無別用，徒為盜資

當嚴拿禁。其漁船應行編號稽察出入，均查禁所宜亟講

者。臣查前督臣盧坤選派副將秦裕昌等，拿獲梁顯業販

賣船，起出鴉片土萬餘斤，格殺生擒者數十人，並按治黨

口姚九歐寬等，籍產入官。此風稍戢，誠能常如此認真辦

理，查於停泊之夷躉，則洋面有扼要之方，嚴於接護之內

匪則奸夷無串通之路，鴉片既止，其他偷漏可以胥絕，而

關稅益充。海口既嚴，不但銀幣不患漏卮，即洋氣水靖，禁

吸食者，遠增罪名，不滋流弊。嚴巡邏者，堅明約束，毋託空

言，內外交修，本末兼備，或於

國計民生稍有裨益。

丙子，吉林將軍祥康奏，等遵查鴉片之禁

國家設法定例已極嚴備，而終不能斷絕，以致漏銀出洋，歲

愈加多，患在其來源未塞，其流毒未淨也。如黃爵滋所奏

食煙者處死，不免矯枉過甚，且法不及眾，亦非為治大體

又稱緩限一年斷癮，竊恐癮大者苟延因循，暫救立時之

四

死不顧未來之刑。雖逾限而應終不能斷。又稱曉諭居民鋪店。五家互結。第思小民止能自保其家。鄰右買食鴉片。或在深夜或匿臥室。出入無時。行蹤詭秘。為其鄰右者何能日夜根尋。知其有無買食。若令出具互結。恐勢有不行。徒滋煩擾。亦非安民之道。此原奏所稱食煙者處死及限斷。應並五家互結之不可行也。竊思禁絕吸食鴉片。其要在雙通舊法。申明定例。實力奉行。其法有二。首在力絕來源。各省近洋守口弁兵。向在本省撥派。兵係土著。員弁亦多。久住本省。易於聯絡賄通。且近洋各省弁兵。鮮有不吸食鴉片者。既利其煙。復貪其賄。則巡查奉為虛文。斷絕

五

非其所願。是以在官查禁之人。即為包庇偷漏之人。此欲斷絕鴉片。猶之以油潑火。勢不能熄。應請雙通防守舊章。於夷船未到之先。有海口各省督撫。調取無海口鄰省弁兵。赴洋守口。並調取武職大員一二員。總司督查。以專責成。每年換防一次。歲以為常。概不用本省弁兵。去其吸煙熟手。則奸匪勾結為難。且易於剔除積弊。雖他省亦有漸染吸煙之習。不過浮華子弟。以及遊蕩匪徒。而弁兵吸煙者。究少於撥派之際。責成該上司。逐加詳查。其有無煙癮。不難立辨。該弁兵既不吸煙。無所迴護。且換防弁兵初到海口。煙匪亦難賄通。必能實力查拏。並飭於零丁洋中禁

止夷船停泊。其扒龍快蟹等船。盡行查拏。以杜偷運。如守口弁兵。有勾通夷船。及境內煙匪。包庇偷漏。無論煙斤多寡。即此照境內奸細。走透消息。不分首從。皆斬律。量減問絞。計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正法之日。在於該汛口。臬司督查武職大員。僅止失察者。交部嚴議。若知情故縱。與弁兵同罪。海關家丁胥役。有犯。照守口弁兵一律問罪。海關監督。亦照督查武職大員。分別失察。故縱議辦。其能拏獲煙斤者。係官送部引

六

見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係兵丁以應得之缺。儘先拔擢。仍分別賞給翎頂。以示優獎。如此雙通設法。則鴉片之來源可塞。吸食者無從購覓。此力絕來源之一法也。鴉片之源。既塞。猶恐網或有疏。不無偷漏。又在廓清流毒。查鴉片之流行。始於囤積。包攬運送。繼而有與販。有吸食。甚至有開館者。應請申明定例。俾眾共知。其囤積包送。實為害首。與開館引誘。同一流毒。厥罪均均。應將囤積包送者。亦照開館例問絞。其與販及吸食者。仍照定例。分別治罪。責成文武各官。凡有管地面之責者。認真查拏。如有奉行不力。致鴉片在境興販。吸食者。別經發覺。將該鄉甲兵役嚴究。照失察花會例治罪。有受賄包庇者。計贓以枉法論。該文武各官。分別從嚴議處。並官員中有吸食者。許屬下許告。審實確有證據

不加以干犯之罪。將該官員從嚴參處。兵民中有吸食者。許其互相舉發。首告之人免罪。將該兵民照例治罪。官員既不吸食。必能實力嚴禁。其文武各官有能自行訪拏。因積興販吸煙者。免其失察處分。仍從優議敘。如此激發勸懲。則查拏可期認真。俾因積包送開館者。無所遁匿。與販吸食者無從覓買。而鴉片之風自息。此廓清流毒之一法也。先塞其源。復絕其流。庶夷煙無自而來。則漏銀之弊自絕。再漏銀之處。不專在鴉片一端。尚有洋錢進口。易換紋銀出洋。雖屢經禁止。恐日久懈生。不免有貪利之徒。潛藏偷換。應請

七

救下有海口各督撫一併嚴行查察。則漏銀之禁益加周密。而銀價自漸平矣。
已卯安徽巡撫色卜星額奏。伏思鴉片煙流毒中國。嚴禁嚴查。其風轉熾。查禁之有名無實。黃爵滋原奏言之甚詳。夫市海外害人之物。耗中土有用之財。以致銀短價增。錢賤物貴。民生國計。關係匪輕。誠不得不重食煙之禁。俾留養命之資也。惟積重之勢。非大力莫能回。苟非峻法嚴刑。今之仍不行禁之必不止。或恐習染太眾。誅之不勝其誅。不知人之患莫大於死。尤莫慘於刑。白刃在前。雖飲食可使立斲。以饑渴

猶愈於刑也。况斷此不必果死耶。且嗜此者皆狡黠之徒。善於趨避。今誠見罪名甚重。查拏甚力。改悔之期限甚寬。利害分明。誰不早自為計。其悍然不顧。以冀倖逃法網者。類皆玩法弄民。無可姑息。或疑法重情輕。非

威朝寬大之政。殊不知開設鴉片煙館。例應擬絞。已有明條。今若推廣例文。定以年限。是導其自新之路。非遽加以不測之刑。辟以止辟。其保全者正未可量。即就安徽而論。大江之中。上下貨船。往往夾帶烟土。乘機售賣。既有銷煙之處。必多吸食之人。非不隨時懲辦。總難日就肅清。乃自本年五月初三日。接准部咨。民間亦有風聞。不但賣者潛蹤。食

八

者亦加倣效。一旦申明定例。風行草偃。更可知矣。雖皖江腹地。與閩廣江浙近海者不同。然火烈民畏。其理固然。聖主乾綱獨斷。封疆各吏具有天良。力挽閭閻頹敝之風。仍體履載生成之德。是在權時勢。盡心力而為之。耳抑且更有請者。原奏專重吸食。畧於興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竊思吸食者。騎奢淫蕩。尚非侵損於人。罪且論死。若興販者。挾貨出海。為夷人代銷毒物。貽害同類。實為中國之蠹。比之開設煙館。厥罪更甚。

命下之日。應令沿海各地方官。嚴拏是販之船。人賊務獲。不分首從。立正典刑。海濱梟示。先為食煙者。立此標榜。亦足以破奸

回之膽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遺其末清源亦節其流矣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竊查黃爵滋原奏以禁通商種罌粟兩端不能塞漏所議誠是至稱興販不能杜絕煙館難以稽查請設重典以制食煙之人臣不能無議焉夫鴉片之禁仰蒙

仁宗睿皇帝及我

皇上諭教嚴辦至再至三部臣議立科條首重興販開館引誘原為拔本塞源之意今一切悉仍舊例獨嚴買食之條意謂食者絕而販者可盡不知流毒已深縱使寬限一年而此

九

輩苟安嗜好於目前罔顧生死於他日竊恐限滿之時誅之不可勝誅也所議五家鄰右及通都大邑鋪店責令保結查察固發奸摘伏之一法然犯者將罹重辟鄰里鄉黨又何肯舉發以置之死地更難保所謂五家者非即同一嗜好之人原奏謂海口員弁不足信豈鄰右鋪戶人等皆可信乎臣愚以為禁民為非法不嫌於稍峻而大烈民畏不必定在死刑且吸食者自戕其身販運開館者漁利以殺人律貴誅心亦不宜偏重食煙之罪應請首嚴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興販及開館罪名以遏其流再懲吸食之人以警其沈迷查定例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

者擬絞監候係照邪教惑眾論罪則買食之人甘蹈邪僻亦應與被誘習教同科至鴉片之流毒興販者實為屬階原例僅照收買違禁貨物擬軍亦覺稍輕其應如何加重如何分別等第設立科條請

旨敕下刑部推廣成例從嚴定議又造賣煙具作何治罪節次部議亦未議及可否比照造賣賭具科斷之處亦應聽部一併嚴議不僅於是也鴉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風不熄而愈熾者非立法之不嚴實稽察之不加查夷船載運煙土至廣東黃埔老萬山二處停泊內地奸商分設窩口接運其

十

大宗由海運至福建浙江江南山東天津閩東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專司收因轉販之戶其由內河興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筭載以舟車實繁有徒即以陝西而論其自河南山東來者入潼關並同州府屬之太慶關自湖北來者入商州之龍駒寨及興安府屬洵陽縣之蜀河又零星分聚於各府州縣大抵他省亦多有入境之處是興販者確有未蹤不難稽查而開館者則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屬認真查緝何至不可遏絕臣以為既加各犯之罪名更須嚴各官之處分應請

敕下吏兵二部將各海口並各省關口及地方文武照舊例分別

夫察故縱再行嚴定處分其能捕獲者分別人數斤兩酌予議敘俾各知儆知奮自有犯必獲有獲必懲弊源悉清民生日裕而有有用之資財不作無益之銷耗矣

庚辰漕運總督周天爵奏竊聞除天下之患者當先視天下受病之源而權其輕重緩急之宜不失其先後次第之序持之甚力而行之以久然後能已天下之害而元氣不致傷損今天下受鴉片之害誠如黃爵滋所陳者但重法一言可行於未嘗滋蔓以前不可行於毒徧天下之後且只可行之於官而不可徧行之於民民之犯者滿天下且積至數十年一旦治之過急所謂縱之已深操之太蹙也

十一

愚以為鴉片之害天下如癰疽之害於人身迨其毒已偏體善醫者必先護其心絡而後散消其支體俾毒漸消漸滅歸於一處然後拔本塞源一旦已之而人不覺其苦此救病之法今天下

盛京京師猶人之心絡也雲貴川陝猶人之四肢也山東山西猶人之兩臂也其受毒來自粵閩可謂疽生於足而毒延於肺腑蓋人人知其病之所在而不能猝拔者也臣以為禁煙必先自

盛京京師始禁之之法尤必自九門始九門之關吏胥役不足恃也每門派一廉幹御史以破案之多寡為御史之功

過獲其煙土即行正法蓋此犯十倍於用藥迷人之罪也置之重典也固宜而海口為鴉片出入之門禁海口先自天津始尤先自

盛京之海口始以御史領之隨以本省之員弁不染此習而又嚴幹者酌帶百餘名之兵一有搵獲塗以桐油入官銷燬以其他貨充賞即以其人正法俾賣者與買者一無倖脫如是則他口岸亦必有喪膽之勢矣自直省而山東而江蘇而浙江查其海口逐漸而南是必有破案者矣又必以破案為搵查認真之的據其空言搪塞飾言淨絕者皆作罪之人也罰以三月不獲一案為斷宜擯斥之終身如

十二

是則北數省之來源可斷絕矣其陸路則自河南山陝四川雲貴之通衢阻隘之地禁之其搵查之嚴一依水路之法夫能先禁

盛京京師之不有此土然後及於直隸山東河南川陝甘肅雲貴廣西之數省數省之弊清然後及於兩湖江西蓋兩湖江西為煙土出入之門戶其大夥煙犯動輒百十成羣猶如私梟之出沒器械森然人視死而如歸皆會匪也必河南山西山東川陝雲貴一切水旱通衢都會之地先堵塞其出路使之無所走洩然後聚此百十成羣者而殲之此猶人之癰疽護其心絡既不致於內攻而肢體流蔓之

毒亦必使之縮而歸於受病之處。而一身之元氣漸復矣。元氣復然後全行注意於閩粵。又必集他省之兵力以援兩省陷溺之民。其操縱之法。先禁中華大黃茶葉勿使出洋。忌捐數十萬之商稅。以塞數千萬之漏卮。迨夷人哀懇乞命。不敢有一勺之土流入中國。而後誅其首禍者數十人。肅除漢奸數十百輩。乃開一面之網。弛大黃茶葉之禁。然仍須出洋有節。予奪在我。則夷人陰毒之計。必不敢施矣。凡此皆塞源之法。固無待一年之限而不可緩者也。至於絕流。則在施之有漸。而治之有等。其一切禁止之法。可寬於民。而不可寬於官。蓋官者治民者也。不能正己。乃先以

十三

身試法。致其毒流天下。其造孽大矣。是故官先無犯。乃能禁一署之人。一署之人禁。則所蒞之人皆可得而禁。黃爵滋所奏。現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此議似屬可行。又地方官於定例一年後。如能實心任事。等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請
恩議敘。以示鼓勵。竊謂等獲平人吸食者。照死罪減等。改為邊遠充軍。地方官亦毋庸議敘。如等獲與販開館及窩家賣土之人。宜加以死罪不赦。所捕之地方文武等獲三起者。照獲盜例請

恩議敘。其大小各官署內官親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獲者。除本犯加等治以死罪外。本管官以溺職論革職。自行檢舉者。無論各省滿漢營兵犯者。加等治以死罪。其約束之法。照地方保甲辦理。其管轄失察。照大小各衙門辦理。如此嚴於治官吏。官吏無犯。而庶民之犯者少矣。如必一律治以死罪。既予以一年之限。人人未必盡知也。即知之。儻或視為具文。安得人人誅之。是責地方以必不能辦之事。適以長其欺隱諱飾而已。凡此皆絕流之法。在權其省分受病之重輕。或限以一年。或限以二年。而法在必行。又不可過急者也。要之生民流毒。皆生於安逸驕樂。伏念我

十四

國家厚澤深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百姓身無徭役。釜井耕田之外。鼓腹而遊。而晏安鴆毒。自貽伊戚。比中患已深。乃反諱疾而忌醫。斯民之冥頑亦甚矣。然失此不治。將為錮疾。伏願
聖明乾綱獨斷。不可以關稅小利。而忽天下休戚之大計。不可以目前之安。而忘數十年以後置之虞。不可俯徇姑息之見。而忘人民夭折耗喪之多。發強剛毅而必行之。天下將有莫不震疊者矣。
壬午。湖南巡撫錢寶琛奏。竊思鴉片煙之流入內地。日盛一日。其故有二。一則獲罪輕而犯之者易。一則獲利重

而趨之者多。以致蔓延日久。流毒愈深。甚而至於每年紋銀出洋數千萬兩之多。以中華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誠有如黃爵滋所奏者。若不急求禁遏。弊將不可勝言。查原奏請嚴治吸食之罪。從重論死。此誠扼要之論。且予限一年。並非不教而誅。尤為寬嚴得當。抑更有請焉。今之吸食者。弊之流也。而興販者。弊之源也。若無興販。何由吸食。故一二起興販之數。即數十百家吸食之數。此其較然者也。定例興販者擬軍。吸食者杖枷。不將販賣之人供出者問徒。而獨嚴開設煙館之條。定以縲首之罪。因其引誘貽害。特從重典。不思開館之煙。皆得自興販之手。興販不至。則開館者無煙可銷。是興販情罪較重。而立法轉輕。殊不足以懲禍始。今既請將吸食之犯從重擬以死罪。自應一并将興販之犯。於開設煙館絞罪上。加重問擬。似於情法兩得其平。至謂煙販行蹤詭秘。查緝為難。則應責成地方官督率兵役認真辦理。未有不可破獲者。蓋近海省分。既有窩口總辦等名目。縣營兵役斷無不知其蹤跡。其餘各省。亦均有積慣煙犯。出沒其間。應於各處關隘城廂。密派兵役實力查拏。如地方文武員弁果能首先緝獲多起。請照獲盜例分別從優議敘。兵役人等。以獲犯之多寡。定獎賞之重輕。儻有得規包庇。與犯人同罪。官弁失於

十五

覺察從嚴參處。如此明定章程。庶來源得以衰息。而積痼不難斷除。己丑河南巡撫桂良奏。查鴉片煙流入中土。其初不過沾染海隅。近則上自官紳士夫。下逮商賈工役。效尤吸食。相習成風。終日沈酣。廢時失業。若不於此時嚴行禁遏。勢將胥天下之編氓丁壯。盡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國無勁旅。是漏銀出洋。已屬無窮之患。而戕賊生靈。其害尤鉅也。黃爵滋所請予限一年有犯論死。實為切中時弊。欽惟我皇上深恩厚澤。薄海涵濡。原不欲此等玩法小民。遽爾加之重辟。然法輕易犯。大烈民畏。有非常之害者。必以非常之刑治之。今天下沈迷鴉片煙者多矣。非嚴刑峻法。無以挽此頹風。果能如黃爵滋所奏。嚴定科條。通頒曉諭。在已食者。或不能保其一時淨盡。而未食者。斷可信其必無自投法網也。况寬限一年。予以自新之路。處死於一年之後。而定例於一年之先。民雖至愚。休於限外之必死。未有不震驚惕厲。痛自改悔者。是名為殺之。而實以生之。書曰。若藥弗瞑。眊厥疾弗瘳。此寓仁於法。以殺為生。實今日急則治標之要藥也。原奏等國衛民。力除積害。已屬周備。無可贊議。惟就臣管見所及。為

十六

原奏所無酌議十條恭候
聖裁

一夷船到粵應令澳門同知查明驗放以專責成也查夷船外洋行駛操縱自如一至廣東內洋沙水深淺莫測全賴澳門同知衙門人役帶領方能進口名為引水夷船若無引水斷不敢進內貿易應請嗣後外夷貨船行抵粵東內洋即由澳門同知親往查明船內係何貨物如無夾帶鴉片煙土始准引水帶領進口如引水不待本官查驗私自帶進或澳門同知不加約束任其私帶分別革職治罪一紋銀出洋鴉片進口應責成水師營大小官弁認真巡

十七

拿也查向來水師官兵專司巡緝海洋盜賊於夷船貨物交易從不過問今既申嚴禁令凡奸民向夷船剝運鴉片及私載紋銀出洋均難逃水師官兵耳目應請救下水師提鎮大員分段派撥官兵認真巡察如能於該管境內拿獲紋銀鴉片即將巡拿出力員弁隨案奏請恩施兵丁從優獎賞倘失於覺察或知情賄縱別經發覺查明經由何處將該處官兵分別嚴議治罪一粵東廣貨挑擔應嚴行禁絕也查粵東洋呢羽毛等類各省均有商人販運原不藉肩挑擔負今粵省廣貨挑擔不下數千人分出各省名為零賣呢羽而實則皆係興販

鴉片之徒結隊成羣到處貨賣地方官視為慣常不加查詰而若輩陰以售其煙土應請

救下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境內廣貨挑擔概行逐令回籍不許再行出省挑賣僅經此次示禁之後粵省行店仍以貨物發給挑賣即將該行店封禁入官庶與販煙土亦可杜絕矣

一粵東快蟹船隻宜先行裁汰也查粵東海口向有艇船不用篷櫓健兒數十輩各持木槳行駛如飛原係奸民護送違禁貨物名為快蟹後粵省因此船行走輕便明知帶有禁物不能追拿因即倣照其式自行製造亦名快蟹船

十八

當時原為追捕匪船而設乃製造之時並不分別官私又不將匪船禁革以致官私船隻式樣相同愈滋淆混且聞設立官船以來拿獲匪徒禁物甚屬寥寥更恐假公濟私或竟包送紋銀鴉片藉官船為護符貽害於地方者更大臣思沿海設有礮臺營汛到處又有巡船節節均可兜拿本無待快蟹船趨逐應請將官設快蟹船先行裁汰並嚴禁沿海各處不許有快蟹名目將舊日快蟹船概行拆毀倘有不遵復敢以快蟹船在海面遊奕許舟師嚴拿治罪則已送之弊可以絕矣一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及奸民興販煙膏開設煙館夫

察之各關監督及汛口地方文武各官處分應一律加嚴也。查定例鴉片煙進口及煎膏開館文職地方官及巡查海口委員失於覺察一百斤以上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降一級調用。原例僅止地方文職查口委員而於各關監督失察過關未經議及。臣思鴉片煙過關進口原許兵役稽查何致漫不經心任其夾帶即與販煙膏開設煙館亦無難就地查拏乃現在流毒愈熾懲辦甚少未始非處分過輕易於玩忽。今吸食鴉片煙者既擬重辟所有各省失察過關之監督進口之員弁以及經由之地方文武各官處分均應一律加嚴俾此後獲

十九

到煙犯即可追究經由蹤跡據實奏處

一粵東沿海礮臺宜遴派文武大員不時巡查也。查海疆礮臺本為禦暴而設祇以海洋平靜守臺兵丁一無所事風聞各處礮臺守兵竟有勾通沿海奸民窩藏違禁之物如夷船之鴉片一時不能進口往往寄頓於礮臺左近該兵丁與奸民探知官兵巡緝稍疏陸續載運而巡洋官兵因係本境礮臺從不過問應請

教下粵省督撫遴派公正道府大員不時巡察如有前項情弊即將守臺兵丁照通賊例論斬梟示海疆以昭炯戒

一嚴禁紋銀出洋應先於內地節節稽查也。查各省商賈

運銀至外省置貨或貨物銷售後運銀回籍少則數萬兩多則數十萬兩來蹤去跡本屬分明惟與販鴉片煙土蹤跡殊為詭秘然煙土賣畢之後其銀不能不送出口與其杜絕於海口不如稽查於內地。臣擬各省商賈起運銀兩之時先將何項貨銀運往何省行走何路赴地方官詳細報明該地方官即填給印照發交收執沿途關津驗照放行一面詳明本省督撫衙門分咨沿途關口及所往省分彼此查察如果銀數路徑與原報相符各衙門胥吏毋許稍有留難阻滯僅銀數中途參差或行走省分與原報舛錯或所運銀兩並無票照許所在官司截留報究如查係販

二十

煙銀兩即將本人按例治罪銀兩全數入官如此層層查察俾賣煙之徒念銀兩難以出口自不敢肆意興販矣並請

旨教下各直省及關津監督一體稽查辦理以免疏漏。惟地方官失於查察任令商賈無照起運或經過關津勒索留難一經發覺分別議處

一粵東零丁洋躉船應及早查辦也。臣聞廣東海洋蛟門之外即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通向有大船六七隻終歲停泊謂之躉船凡夷船所載鴉片煙土自行夾帶進口者固屬有之而其半則以三板刺起躉船寄頓進事送單於案

口窻口斂銀於販客。而販客又由銀號兌價於生地夷商。該夷商給予票單。持至躉船取土。是零丁洋躉船實為藏垢納汙之所。若不及早查辦。誠恐奸匪與外夷勾結。滋生事端。相應請

旨。密敕水師提鎮大員。查明該處躉船。如係本省商漁船隻。即嚴行圍捕。送交督撫審明治罪。若係外洋夷船。亦即嚴行驅逐。不得藉口風色。任意逗留。仍將船內窩藏違禁貨物。盡數查起入官。如能審出送單之通事。做銀之窻口。兌價之銀號。給單之夷商。一律從嚴懲辦。則窩頓包買護送之風。或可由此漸息矣。

二十一

一。擊獲出洋紋銀。宜嚴實充賞也。查紋銀出洋。一經擊獲。例有充賞之文。無如擊獲到官。承擊者不能即時請賞。及至正犯審定。發給賞銀。而承審各衙門。吏胥無不層層侵蝕。承擊者即使到手。亦屬無幾。以致明知透漏風聲。不肯出力擊辦。亟應嚴實充賞。以昭激勸。應請嗣後擊獲出洋紋銀。即就近送交所在有司衙門。查明係同夥合擊者。將所獲銀兩按股均分。毋許稍有偏倚。若係一人訪獲。糾眾會擊。則訪獲者賞給五成。夥擊者公分五成。不必俟正犯定案。即由地方官分賞。其有官兵一同擊獲者。該管官亦一體分賞。仍奏請量予獎勵。如此則官兵得賞。重於賄縱。

自必各思效命。即事外軍民。亦無不踴躍爭先矣。

一。夷船出口。應嚴禁攜帶洋銀。以杜弊竇也。查紋銀出洋。例有明禁。而洋銀則不在應禁之列。誠以洋銀本屬產自外夷。故任其攜帶。向不知禁。現當杜絕紋銀出洋之時。儻內地奸民。摹造洋板。銷化白銀。做鑄洋錢。運交夷船出口。則仍與紋銀出洋無異。自應一律禁止。以免弊端。應請嗣後外夷洋銀。一經入口。不許攜帶回國。則若輩無所用其伎倆矣。

二十二

貴州巡撫賀長齡奏。臣查黃爵滋原奏之意。蓋以耗銀由於洋煙之盛行。而洋煙難禁其來。不得不重吸食洋煙之罪。其慮患甚深。其持論甚勁。而惜其未審於事理也。且惟治國有經。安內必先攘外。未有不防其外而自擾其內者。我朝最重海防。平時宵小出沒。猶須加謹巡查。況銀出煙入。為害甚鉅。即載煙躉船。不進海口。而洋面皆有員弁遊巡。現任閩浙總督鍾祥奏定會哨章程。果能實力奉行。不但販煙匪徒。可期斂跡。即一切關出禁物。均有稽查。全洋大局。得所控制。詎可委為難防。轉啟外夷。以可乘之隙也。且內地之種煙者眾矣。食之者亦夥矣。不盡資於洋也。若因食煙而置之死。非特於情未協。兼恐勢有難行。臣請得而備。

陳之凡論罪必須衡情食煙者非有凶暴害人之心亦無
狂妄悖理之事不過如酒色過度之自找軀命耳而與殺
人同科毋乃過當然使此法一行即能攝食煙者之魄而
致之生雖嚴刑亦所弗恤為其所全者大耶而日決其必
不能者開設煙館罪加縲首矣而開館者未減於前夫以
煙館之昭然在人耳目易於覺察者人猶冒死為之則夫
食煙之在重門密室中者更無論矣且科條愈重則勾結
愈密摘發益難訛詐愈多滋擾益甚即保結亦徒成具文
耳今之姦盜關恨為害地方者無不控官准理而犯者累
累曾不知懲食煙何害於他人而欲一紙保結責令首

二十三

告恐鄰右不能如此奉公則食煙者復何所畏此種陋習
沿海最多幾於十人而九邊防重地靜鎮為先豈可更增
紛擾日觀隋史文帝以盜賊繁多凡盜一錢以上者皆棄
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
下慄慄卒因眾怨沸騰而止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云盜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
峻法不足以遏奸徒見其濫刑耶

聖謨洋洋誠萬世所當法守也夫重典既未可用而食煙者固不
盡資於洋然則銀何以貴錢何以賤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二百年來生齒日益蕃費用日益廣錢由官鑄歲歲而增

之銀不能給也兼之錢質繁重難以致遠各處行用良惡
貴賤又不一致故民間會兌止於近城間有舟車運載尚
不及銀百分之一積而見多安得不賤銀則輕便易齎所
值又多各處行用大概相同數千里外皆可會兌散而見
少安得不貴唐之飛錢亦能及遠則不用銀故也今則銀
日重而錢日輕矣贏絀情形較然可觀然則何法以平之
乎竊惟上古以貨交易太公立九府圓法而錢始行至周
景王已患其輕而更鑄矣猶未以為賦也漢初但出口算
錢耳唐行兩賦始一律輸錢亦未以銀為幣也宋仁宗時
恆苦錢荒乃詔福建二廣輸錢者代以金銀其時銀五十

二十四

兩直錢百貫嗣是民間亦遂以銀市易蓋貨幣流行迭為
衰旺時移事異理有固然由宋朔前以錢權物而國不患
貧由宋迄今以銀權錢而久乃積重既成積重之勢宜思
通變之加時至事起而化裁出焉殆天所以啟我

皇上乎昔者禹湯值水旱之厄鑄金作幣以振民饑周官司市亦
云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即錢也周景王鑄大錢單
子以為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以母權子而行若
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於是子權母而行
史稱其時勸農贖不足百姓蒙私蓋帝王躬攬天下之利
權與時低昂而天人交應初非成法所能限也然如漢武

之皮幣宋之交子會子元明之鈔率皆質脆物輕旋用旋廢以其夫五金相濟為用之意耳是知利用厚生全資六府轉輸挹注必藉五金除黃金為上幣及黃銅黑白鉛並用鑄錢外鐵錫粗賤未可為國寶惟白銅質良品貴乃僅資玩好之娛殊褻扶輿之美當此銀絀之際似宜相輔而行夫金為水母故幣若泉流今以白銅而作銀似屬相生於一氣權衡銖兩責得其平臣請以白銅一兩當紋銀五錢以次遞加至當銀十兩而止分別等差鑄成圓錠其止於當銀十兩者取攜輕則流通易也並於錠面鑿明准當紋銀若干字樣如洋銀之便民不須戥秤隨手可用自官

二十五

俸兵餉鹽關稅課以及一切民屯額賦凡下之供於上上之頒於下并與紋銀一律通行且今之以銅濟銀猶昔之以銀濟錢也方銀未用之先亦如白銅之但供飾器耳一經功令准行遂為後世利賴造物原無盡藏而創始必待聖人此臣所以妄有請也臣聞滇洋白銅器具華美不亞於銀特未悉滇中歲產幾何洋銅每歲之入內地者又幾何川嶽效靈自應時而發度宋代用銀之始亦不甚多當由逐漸增廣耳應請

救下滇省及粵閩蘇浙瀕海之區查明歲產歲入大概分數是否足資鼓鑄并曉諭內外工匠人等不准打造白銅器具官

吏軍民之家概禁行用其舊有者勒限交官優給價值毋令虧折鑄造之始銅必精而工必良則人知貴重既行之後法一定而不可易則取皆信從自來錢幣輕重雖由積漸使然而劑之使平則恆視君人者之意旨為趨而後世食用之物無一不增於前風會日開雖聖人不能強之復古因時制宜亦惟便民而已矣如芻蕘可採而銅不乏供應請

救下部 將分省設局委官督辦一切事宜悉心酌議候旨施行

庚寅江西巡撫裕泰奏伏查鴉片流毒蔓延天下最為害

二十六

於民生而紋銀出洋更有妨於國計所關實非淺鮮黃爵滋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不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請給一年期限戒煙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查出處死等語自因習染已深漸除不易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挽頹風是亦仰副

聖主辟以止辟之意惟是用刑必期適當除弊務塞來源從前買食鴉片煙僅照違制律擬以枷杖謂其害己而非損人也嗣於道光十一年經刑部議准若不能指出販賣之人者

從重問擬杖徒已屬由輕加重。至若煙館則有緘首之條。與販亦抵充軍之罪。他如種賣煎熬。與夫買土熬煙。以及容留熬煙之船戶房主等犯。亦各有治罪專條。定例已至詳且備矣。自古治法尤賴治人。如果查照科條。實力查禁。有犯必懲。雖未淨絕根株。或亦稍資儆戒。若不認真懲辦。則立法雖嚴。終屬有名無實。亦復何所裨益。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方今鴉片之患。在海口透漏。奸商接引。來者日多。食者日眾。似當先杜其出入之路。使販者無從託足。則食者不禁自絕。況接引者查拏較易。吸食者防禁稍難。若如原奏所云。予限一年。若不悛改。即將食煙之人置之

二十七

重典。而於接引透漏之奸民。轉未議及。未免嚴其輕而寬其重。舍其易而就其難。於情法似有未協。查近年食煙之輩。幾至無處無之。今若予限戒止。謂其悉能革面洗心。依限悛改。實難確有把握。僅一年限滿。依然吸食。而鴉片之入。紋銀之出。仍復如是。則誅之不勝其誅。又將如何辦理。夫

朝廷法制。要在令出必行。且律法輕重。各有等差。必須揆諸天理。準之人情。以合乎欽恤明允之意。方為一成不易之。道。所奏竊恐窒礙難行。查鴉片煙土。本為外夷藥料。造後嚴申禁令。而運販未能遏絕。奸商之趨利若水之就下。

是以吸食愈多。販運愈巧。其耗損內地紋銀為數愈益不貲。是外夷之透漏走私。皆內地奸民有以成之也。且謂欲杜外夷之透私。必先絕內地之接引。惟若輩形跡詭秘。變幻百出。凡海洋一帶水師弁兵。莫不為之包庇賄縱。推而至於關津吏胥。以及漁船渡船。隨在皆可寄頓。巧為透漏。且沿海萬餘里。汊港紛歧。路途可通。比比皆是。從前夷船到粵。皆寄泊於零丁等處洋面。以待入口。近聞間有駛入金星門停泊者。是其逼近內地更屬顯而易見。至其寄泊外洋時。多有瀕海匪徒。以小艇精裝載食物為名。接濟奸夷。往來洋面。謂之辦艇。尤不可不嚴行堵拏。設法查禁。總

二十八

之欲杜銀煙之出入。必先自接濟之奸民始。欲絕奸民之接濟。必先自沿海之弁兵始。此非嚴立科條。峻其刑誅。恐不足以禁之也。謹就目管見所及。酌議章程四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接引外夷之奸徒。應嚴定治罪專條。從重擬辦也。查外夷貨船夾帶鴉片。自知事屬違禁。原不敢公然入口。若無內地奸民勾引接運。則鴉片無從售銷。乃自有奸徒運銀出洋。為之接引。夷人遂得肆其所欲。視為利藪。近則多用躉船載煙。寄泊粵省零丁等處洋面。內地奸民勾通巡海弁兵。用快蟹船拖風等艇。運銀出洋。載煙入口。輾轉販運。

并有各項民船及渡船漁艇潛於海口。接載私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外他省海口。亦多透漏。是鴉片之流入內地。接運之奸徒。實為罪魁。惡首。較之開館誘食。者情節尤重。乃定例內。只有開館者。絞候。與販與種植者。充軍。買食者。枷杖加徒。而於接濟外夷。運煙入口之犯。并無治罪專條。近年有犯。不過僅照紋銀出洋。并收買違禁貨物等例。分別問以軍徒。實屬情浮於法。查例載。將米穀豆麥雜糧偷運外洋。接濟奸匪者。擬絞立法。此等不法奸徒。接濟外夷。將紋銀販運出洋。鴉片私運入口。病

二十九

國害民。其情與運糧出洋。濟匪者無異。若不嚴定科條。置之重典。何以昭炯戒。而戢奸萌。應請嗣後。凡拏獲運銀出洋。販煙入口之犯。即照將米穀豆麥偷運外洋。接濟奸匪。仰擬絞立法。庶情法兩得其平。於防禁之道。或可稍有裨益。一沿海水師營汛。各弁兵。有包庇賄縱者。應從實究辦也。國家設立營伍。原所以捍衛民生。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惟操練巡防。查緝奸匪。為營弁兵丁之本務。如果實力巡防。認真查緝。則紋銀之出。鴉片之入。何至透漏交通。日甚一日。其為賄縱包庇。不拏不辦。情弊已屬顯然。應請嗣後。凡有拏獲奸徒。出洋接濟之案。務先根究出口進口之處。係何汛弁兵。得規庇縱。審明如有前項情弊。不計贖。俱與本犯

同罪至死。不准減等。其經由營汛口岸各地。加不行查拏之員。弁兵役。分別叅革。從重治罪。失察之該管上司。嚴行叅處。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將各匪查拏報獲者。除免其從前失察處分。并將銀貨充賞外。即照獲盜例。據實保奏請

旨。破格升用。如此分別懲勸。信賞必罰。或不致再有疏縱。仍責成水師提督。就近督率各協營實力查辦。以昭嚴密。

一海洋各項出入船隻。應申明舊例。實力奉行也。查例載。船隻出洋。十船編為一甲。取其連環保結。一船為匪。餘船并坐。出口時。必於汛口掛號。船照送官驗明。蓋印放行。入

三十

口時亦如之。又凡商漁船隻。分別書刻字樣。舵工水手人等。俱各給予腰牌。刊明姓名年貌籍貫。如船無字號。人有可疑。即嚴加究治。其漁船出洋。不許裝載米酒。進口不許裝載貨物。違者嚴加治罪。又沿海一應採捕及內河通海之各色小船。地方官取其澳甲鄰右甘結。一體印烙編號。給票查驗。如有偷越出口者。俱照例治罪。甲鄰不行呈報。一體連坐。又洋船挂驗出口之時。該汛弁詳細驗明。各汛押送。如船戶有違禁攬載偷渡者。即嚴行究擬。又沿海採捕出洋船隻。務將本船作何生業。於照內詳細填註。俟到口岸。稽查官并將貨物覈對。若與照內不符。即時盤詰。移

交地方官審鞫。又出洋漁船將船主開填入照。並將船甲字號大書。深刻於桅蓬船旁。出口時責成守口員弁。將該船前往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姓名籍貫。逐一查填。照後鈐蓋印戳。照登號簿。遇有一船為匪。按簿查緝。僮文武員弁查填不實。均交部分別議處。各等語。是立法何等周密。防微杜漸。洵宜遵守。如果實力奉行。則奸匪從何透漏。無如地方官日久玩生。虛應故事。遂致銀煙出入流弊。日滋。應請申明舊例。嚴行飭禁。認真查拏。僮奉行不力。均交部嚴加議處。惟海洋遼闊。四通八達。查緝較嚴。誠恐此等彼黨。並請

三十一

教下沿海各省督撫暨將軍府尹一體飭屬交相堵截。協力防緝。用昭嚴密。

一地方文武各官不拏不辦。其失察處分。應從嚴定議也。查鴉片流入內地。蔓延各省。不但興販與吸食者為數不可勝計。即開設煙館之處。亦復不少。如果地方文武各官實力巡緝。何至流弊至於此極。乃各該員非心存玩視。即畏難苟安。不特未獲者不拏。甚至已獲者不辦。雖各省大吏三令五申。間有拏辦之案。其失察各員。又因案已獲。辦亦無不隨聲聲明。免其處分。至於鴉片之來自何處。販自何年。從未徹底根究。其沿途失察各官職名。亦向不送部

議處。似非覈實辦公之道。查定例洋船夾帶鴉片進口。及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地方官失於覺察。一百斤以上者。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至五千斤以上者。始降一級調用。是原定處分。本屬從輕。而獲案後。又不查取職名送部覈議。無怪地方官罔知畏憚也。應請嗣後仍嚴飭該地方官。各於所管地面。實力巡查。如有能將開館及興販之犯。源源報獲者。免其從前失察處分。仍查照案情輕重。奏請從優鼓勵。僮仍不拏不辦。別經發覺。即將經過地方。歷任失察。並不查拏之文武各官。照定例加等從重議處。若有得規。故縱情弊。分別革職治罪。該管上司一併參處。

三十二

癸巳。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查鴉片煙土。產自外夷。流入中國。各處奸民。以可寶之銀。易至害之物。卒使受毒無窮。竭財無算。其罪實不容誅。然其間有本有末。有源有流。其情各有輕重。其罪自有差等。治之之法。當操本以窮源。由輕以舉重。庶未流乃可遏絕。罪情亦得持平。天下之有鴉片。皆自廣東來也。有與夷人交通者。謂之窩口。多屬勢豪巨棍。出其重資。成總包售。以分銷於各路。其交易多在零丁等處。洋面有快蟹等項。匪艇代為搬運。又聞有不法漢奸。與不肖洋商。互相勾結。先串夷人。將土夾於貨箱帶

入復引外販以銀易土將銀歸於貨箱帶出其事甚秘絕無形跡於是夷煙接踵而至悉聚廣東以情形言之廣東之有鴉片不啻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各省販煙之奸商取給於漢口漢奸之手以運銷於開設煙館及吸食鴉片之徒不啻本之有末源之有流也若不拔本塞源而欲求末之不大流之不長日知其必不能也律設大法首嚴內外之防凡沿海奸豪勢要將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正犯即照謀叛已行律處斬梟示以其壞防亂法有害於國故不能不加以極刑下此則有殺傷盜竊等犯止於害人即不一概論死至於故自傷殘不過害己均至擬杖

三十三

而止情有重輕故罪有差等實一定而不可易廣東之有漢口等匪以銀易土者害國者也各省之有煙販煙館以圖重利者害人者也又有食煙成癮而不可須臾離者害己者也以情而論害國最重害人次之害己則輕矣以罪而論情重者當服上刑情輕者則罪應未減矣今若不論其情而止論其罪輕者已罹於死重者又將何以處之竊謂準情定罪當自廣東之私通外夷者始然破獲實有難焉者通夷成交之處境本僻情事又秘密知之者鮮或巡洋守口管關各兵役倘有覺察難保其不得賄包庇即經地方官訪拏而兵丁書差惟利是圖更難保其不得錢縱

放是以破業者寡第獲煙懲辦所在多有孰通外夷問之煙館煙販當無不知孰販鴉片孰開煙館問之食煙之人亦當無不知如將不供來歷之犯各定以加重治罪之法則各犯莫不避重就輕自然徹底供出彼通夷者雖能藏奸於置煙之處必致發覆於賣煙之人查定例私開煙館擬絞監候為從滿流栽種罌粟葵花煎熬鴉片及賣土煎熬售賣者為首發違遠充軍為從杖一百流二千里與販鴉片煙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滿徒買食鴉片煙杖一百枷號兩箇月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賣食者俱加一等參觀各例罪之輕

三十四

重俱有深意未便無故加等以致情法不得其平惟販土販煙各犯止科其罪不究來處私通外夷以銀易土各犯作何治罪例無明文臣管見所及犯法罪魁實在通夷之奸匪必當嚴定專條方足以懲首惡其各省獲有煙土尤當切實深究得其來歷庶使首惡無所逃罪應請嗣後無論漢口漢奸洋商以及各省奸販如敢私通外夷將白銀及值銀貨物兌換鴉片煙土者其土一經到手不論多寡即將造意首犯照通番例處斬梟示籍其家產入官充賞為從各犯如出有贖本俱擬絞候秋審入贖如僅聽驅使並發回城為奴其栽花熬煙之犯俱在內地本無來歷私

開煙館及販土販煙各犯如將通夷之人弄出或其煙土實由本地報轉買得指有賣主確有證據者首從仍照定例治罪外如匿不供吐或捏供姓名及挾嫌圖詐誣指良民為來歷者私開煙館之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實發煙瘴充軍販土販煙之首犯俱發新疆為奴從犯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買食鴉片之人情止害已固無死法如加等擬徒又與販煙害人者無所區別應仍照定例擬以枷杖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或捏供姓名其意在於偏護奸匪沮遏究問之路情殊可惡應於原例滿徒上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若誣指良民為來歷即屬誣告應照律拔充軍

三十五

役如在官人役有犯係知法犯法例應加等除實犯死罪無可再加外其餘各照加重之例再加一等治罪至於現任職官食煙以奉法之人行犯法之事情尤可惡一經察實即行叅革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敘用以上各犯俱照例以獲有煙土見發有據者方坐不許妄扳拖累如於事未發時悔罪自首應各予以自新之路通夷首犯照謀叛自首律減罪二等此外各犯均依律免罪若聞挈投首應擬斬絞者此照強盜聞挈投首例減為實發煙瘴充軍違軍以下各犯照例各減一等發落如首後復犯不准再首除後犯死罪無可再加外餘依各本例再加一等治罪

其各省巡洋守口管關及奉差查緝各兵役如有知情不挈及通信縱逃者照知情藏匿罪人律各減本犯罪一等得贓者以枉法從重論如能首先將本犯捕獲者准其功過相抵照律免罪仍追贓入官如該管各官失察屬員及在官人役犯煙地方文武各官並海關各監督失察煙土進口行銷兵役從中舞弊照各犯罪名輕重分別議處知而不舉者革職如有自行查叅並訪挈獲犯送究或審出前犯各案一併據實懲辦者其從前失察處分一概寬免如承審官故意開脫致罪有出入者究正即行革職得贓者以枉法從重論若係不能審出實情仍照失出入例

三十六

參處如此酌定章程寬嚴並用庶幾官役俱無顧忌挈辦可冀認真在通夷開館之人均知法所必誅事在必破莫不痛自改悔顧及身家即販土食煙之輩亦知官必嚴究役必嚴挈俱當另覓生涯力除嗜好或者本源漸斷未流漸微而日漏之銀亦得漸塞如各省文武員弁果能實力查挈竟獲通夷巨案即按照前奉嚴挈銀出洋諭旨據實保奏以示鼓勵並將首犯首級各解廣東夷人聚集地方寫明犯由懸竿示眾使外夷觸目驚心各知國家法令森嚴亦必畏威感德去其貪詐之心不敢與黨口各匪作奸犯科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道光十八年戊戌七月辛丑兩江總督陶澍奏伏思鴉片煙之害起自粵洋流毒內地中其癮者殃身廢務久且竭中國之貲財貽害及於

國計苟有人心孰不痛恨溯查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南洋開禁鴉片列入藥材項下每斤徵稅銀三分其後吸食漸眾嘉慶十五年奉

旨嚴禁其時已知癮毒之為害而耗財猶未甚也嗣復屢議科條加重辦理然惟開館者議絞販賣充軍吸食之人杖徒而已不至於死也而吸食成癮者頃刻無煙即有性命之憂

是以甘心觸犯購求愈切奸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之包庇關津之責放皆從此起迨至情市移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衝風破浪冒九死以犯不韙而鴉片愈貴紋銀之出洋愈多矣是非不禁也禁而不嚴適以啟之黃爵滋所陳重治吸食罪以死論之奏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心而為救時之急務也我

皇上仁育義正如蒙

特飭重辦誠有合于生道教民刑罰無刑之義惟是等吸食煙不難而難於獄市不擾若辦理無次而騷擾閭閻室礙先於行旅必致處處可生陷窳而良懦皆廢但耗天下之

財源且傷天下之元氣轉非所以培

國本也至吸食鴉片既加重至死則凡情重於吸食者自應一律加重以絕來源臣謹據所見條議於後

一勸戒煙癮宜刊方施藥並舉也查原奏請給一年限期

戒煙斷癮自今年某月日至來年某月日止若一年後仍然吸食即置重典等語查鴉片煙本即內地罌粟花所為

聞煨啗喇取陳死人和之復有蟲如螞蝗者燒灰雜入其中一落腸胃見水即生化而為癮得煙始伏癮重則未

有不死者歷來斷除之方如忌酸丸南瓜藤露四物湯十全大補湯和煙灰服之皆有效驗惟沈溺於煙者雖有方

而不肯服其貧無力者又或有方而艱于配藥臣已飭首

府刊刻各方轉行徧貼曉諭各處聞風知做紛紛購藥斷煙現復通飭各府州縣一體照辦總期於本年内各處均知俾資改悔

一煙具煙土宜分別燬繳也向來查辦鴉片總以煙具煙土為憑二者之中微有分別如售賣煙槍有用金玉鑲配

者奇巧精緻其為有心犯法無疑亦有用泥土竹木製造售買者多係小本營生罔知律禁一經查拏此輩必先受

其擾應飭令自行銷燬改業仍限一月為期逾期即辦至若煙土一項若亦聽自銷燬勢必仍行藏匿應勒限兩月

內稟繳到官燒燬毋許稍有存留違者加重懲辦

一查辦鴉片宜分任教官選同公正紳耆廣為勸導也

查原奏所請禁戒鴉片既定一年為限各省地大人眾有

司官難以家喻戶曉即偏貼告示亦恐視為具文其耽于

吸食者或謂限期尚早未肯遽斷即自稱禁絕者亦無憑

察考若令到官自首又恐吏胥索詐超超弗節是羊面已

難何論羊心耶因思古人月旦之法以鄉評別人之善惡

而等差之月有升降足示勸懲現例每逢朔望宣講

聖諭亦無非因勢利導化民成俗之意今鴉片傳染已深各學教

官咸有教化之責應請由州縣會同各該學選派紳耆中

三

明白公正各按各境查出食煙之人諭令改悔仍於宣講

之以傳集鄉眾曉以大義廣為勸導昔陸九淵於白鹿洞

講義利之辨聞者至為流涕朱子謂其切中晚近人心陷

溺之病如果剴切詳明必能開豁愚頑較之出示曉諭自

更有益

一查辦鴉片宜責成保長不必鄰右互結也原奏請於一

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

儻有容隱一經查出互結之人照例治罪等語查五家之

中良莠不齊如係同吸鴉片之人自必容隱出結甚至勾

通串庇永無舉發之期若稍知自愛者不但不肯出結而

亦難於舉發何者吸煙之人父師之教所不能入何況鄰

右一經舉發不但深仇遠憾將種怨於子孫而且傳審質

對已牽連於官府非所以安良善也至保長為城鄉牌甲

之首果有吸煙之人無不周知且稽察奸宄是其專責無

可顧忌自不難於舉發儻有容隱或舉發而不實不盡亦

不難於斥革懲辦所有鄰右出結連坐之例似可毋庸置

議以免波累

一審辦煙案宜確審速辦以免反覆也原奏稱吸食鴉片

是否有癮到官熬審立辦等語查鴉片有癮熬審立見自

不難于辨別惟

四

國家慎重人命例須由府轉司招解過院始成信據方其質

訊取供收監轉解有需時日而囹圄道途之中猝然癮發

年老氣衰者或致倒斃其壯年氣盛癮尚未深者熬至數

日或已全愈人情刁詐或以為凌辱至死或以為栽誣陷

害曉詞翻案勢所不免自應確切取供迅速招轉俾不致

遷延更變藉口圖翻其癮發而死者供證確鑿應無庸議

其癮淺全愈者但能切實改悔似可量寬一綫仍照枷杖

本例滿日取具改悔切結責釋完案俾其自新儻再犯到

官加倍治罪

一查辦煙案必須本官親自督率如有假冒巡查即應從

嚴究治也。各州縣查辦案件。不能不假手吏役。而吏役率多無賴。不但包庇賄縱。甚至搬弄訛索。無所不為。惟在各州縣身先督率。其弊自除。否則嚴恭示儆。至各處匪棍。竟有借摻鴉片為名。假充吏役。突行劫搶。如原奏所稱。借查煙為名。於往來客商肆意留難勒索者。又不僅在吏役。而假充吏役之害。為尤烈也。應請嗣後。如有假充吏役。及官弁借查煙搶奪者。無論得贓輕重。均照強盜入室摻贓例。問擬斬決。以安行旅。

一興販鴉片。宜加重罪名也。定例興販鴉片。煙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為從杖徒等語。今買

五

食之人。議死。若興販仍止軍徒。似非平允。此等棍徒。勾通網利。罪尤禍首。情理難寬。應請照用藥迷人已經得財之例。將為首興販者。問擬斬決。其餘為從。俱改發回城。為奴。以杜傳播。

一紋銀出洋。應分別加重嚴辦也。定例黃金白銀。違例出洋。白銀數在一百兩以上者。發近邊充軍。百兩以下。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及知情不首之船戶。各減一等。失察賄縱之汛口文武各官。俱照失察賄縱米穀例。懲辦等語。竊以為海船出入。豈得毫無日用。百兩以下。似可不究。若百兩以上。與數萬數十萬百萬同一科斷。殊覺未安。此等鬼域

蠹國害民。律以私通外夷。罪有浮焉。應請嗣後。紋銀出洋數及萬兩者。一經查獲。立即正法。梟示海口。以快人心。而絕弊源。

乙巳。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伏查黃爵滋原奏。內稱。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請嚴禁以塞漏卮。而於鴉片煙偷漏擾害各弊端。數陳剴切。實屬急公。惟所請限一年斷癮。若仍吸食。置之重刑一節。且查定例。凡食鴉片煙者。杖一。不指出興販者。杖一百。徒三年。販賣及熬煙者。邊遠充軍。開館誘人者。絞監候。法令不為不嚴。今若概問重典。在怙惡不悛之輩。原不足惜。但究興作

六

奸犯科有聞。未得情法之平。況官員例。應加等治罪。今至於死。無可再加。如謂子孫不准考試。殊非罪人不孥之意。我

皇上仁育義正。明慎用刑。即命盜案之自罹大辟者。猶且分別實緩。再三核議。以求其生。豈宜專尚峻酷。且查鴉片煙之流入中國。始自前明。本草綱目載有阿芙蓉。註明俗名鴉片。我

朝因有傷民命。屢申例禁。無如積習相沿。迄未斷絕。但彼吸食而甘受鴉毒。究屬自戕其生。今若概予誅夷。似非不忍之政。儻再加聯結互保。恐徒開胥吏滋擾之門。良民先受其

累。獨是漏卮之塞。

國本攸關。必應預為籌畫。臣思塞之之法。守其正。惟當責成沿海弁兵。重其賞罰。以杜統銀之出。通其權。則或酌定內地貨物。高其價值。以期紋銀之復。若專以禁煙而論。計惟就本例加嚴。而運煙入口。運銀出洋者。實為首惡。罪在不赦。其內地開窩興販。並開館誘人之徒。以及得賄庇縱之在官丁役。亦係法所必誅。要在有司實力奉行。庶幾咸知儆畏。至地方文武各官。失察處分。擬請寬免。緣十二年臣在護理貴州巡撫任內。曾飭屬緝獲種販匪徒八十九名。奏奉

七

硃批。所辦甚屬認真。著依議行。欽此。實因先諭各員。弁允為請免處分。始無瞻顧。盡力查拏。今議申嚴煙禁。似須寬其吏議。責以實效。有敢縱容包庇者。一經查出。從嚴懲辦。該管上司。仍以獲犯多寡。課其殿最。務使奸民有法可畏。無利可圖。當必翻然改業。于是內地銷售日稀。外洋煙來日少。而漏卮自塞矣。

乙卯。雲南巡撫顏伯燾奏。伏念鴉片之貽害。習俗蔓延。在有司非不嚴加查禁。三令五申。而癖嗜性成。執迷罔悟。如黃爵滋奏。寬以一年之期。令其斷絕。否則置之死地。當發令之始。畏法者未嘗不觸目驚心。第恐沈溺者多。未能根

株盡絕。僅屆期未改。誅不勝誅。輕縱則

功令攸關。嚴辦則人數太眾。竊恐法有所窮。轉於政體有礙。且聞有極貧而吸食之人。斷炊在所不顧。斷應決有不能百計營求。死而後已。以意度之。知必有甘極刑而不顧者。在彼違法亂民。何足憫惻。然究非我

皇上好生之本意。止辟之初心也。查例載吸食鴉片者。科以杖枷。其不指出興販者。杖一百。徒三年。興販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例。論以絞首。立法已不為不嚴。臣愚以為若如所奏。做照紅毛喫咭喇之例。凡吸煙者。概予一死。外夷之法。不辨重輕。

八

天朝紀綱。自有一定。豈可漫無區別。然欲重申禁令。似又不可不稍加以嚴。應請

肯飭部悉心酌量。議奏通行。庶幾法既加嚴。人亦倍知畏懼。至各關及地方官失察處分。亦請加嚴。以昭炯戒。總之有治法。尤賴有治人。如果地方官實力奉行。務期來源盡遏。流弊日除。言出法隨。毋稍寬縱。雖一時不能盡淨。然興販者既無所託。足吸食者自不敢縱恣。久之不待禁而自絕。外夷之煙。不致闖入內地之銀。亦不致日消矣。

丙辰。陝甘總督臣瑚松額奏。伏查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既耗民財。復損民命。每歲載煙入口。運銀出洋。竟至

數千萬之多。實為漏卮大患。吸此煙者。不惜身家。不顧品行。甘蹈邪僻。習為淫靡。於家則為敗子。於

國則為匪人。但有犯者。即予嚴刑。原無足惜。第思鴉片之為物。既係製自外夷。何由得入內地。即入內地。又何由徧及天下。定例夷船夾帶有禁。關津出入有禁。與販煙土有禁。煎熬煙膏有禁。開設煙館有禁。製造煙具有禁。懲以杖徒。屏以軍流。重以縲首。立法不為不嚴。稽查不為不密。顧何以禁者自禁。而犯者自犯。漸致病民瘠

國為害日滋。此非吸煙者為之厲階。實由奉法者行之不力也。如不揣本而僅齊其末。即照原奏予限一年戒煙。若一

九

年之後。仍然吸食。即置之重刑。罪以死論。在該寺卿黃爵滋。因流毒已深。漸染已久。儻非治以死刑。未必根株遽淨。所議誠為嚴切。然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蹈此習氣。已實繁有徒。毋論一年限滿。誅之不可勝誅。即使有犯。必獲有獲。必懲。而鴉片之源未清。則吸食之流。必不能塞。吸食之流不塞。則漏卮之害。仍不能除。徒以峻法嚴刑。日滋紛擾。似於實政。未見裨益。臣愚以為。與其事操切而莫過其流。不若抉弊源而先清其本。查鴉片來路。必由海口。夷船一到。應由官按船查驗。以杜夾帶之弊。認真查驗。實力稽防。絕兵役之勾通。杜奸民之搬運。縱有來煙。何能入口。應請

勅下管理海口各大使。查覈向辦章程。參以現在情形。將應如何

稽查防範之處。逐一妥籌。詳定規條。奏明辦理。如此力為禁塞。俾內地商民。既不能運煙入口。又豈能運銀出洋。數年後。夷人無利可圖。當不復來。外煙一斷。則內地之煙。自絕。至於關津出入。則嚴查之。來往興販。則痛懲之。私種煎熬。則窮挖而重治之。開館者。無難設法擒拏。製具者。無難遇案根究。既使煙之來源淨絕。復令煙之去路肅清。久而久之。彼吸食者。購買無從。亦必不誅而自絕。至於甘省地方。壤僻民貧。風氣視他省較樸。雖不無吸煙之人。然傳染斯習者。尚不致滔滔皆是。臣仍當督飭所屬。嚴行查禁。遇

十

有獲犯。定必按律重懲。斷不敢稍涉姑容。庶以仰聖主正德厚生。化民成俗之至意。已未。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伊里布奏。臣查黃爵滋原奏。係因近來銀價遞增。由外洋鴉片流入中國。每歲漏銀甚多。請嚴治吸煙。給限斷絕。固係嚴禁令。而裕民生。以免耗財海外。惟是鴉片流毒已久。始由海洋奸商販入。遠近運銷。繼因內地做種煎熬。私行售賣。前後增定成例。於販煙食煙之罪。分別等差。已屬詳備。今黃爵滋所奏。以販賣之多。由於買食之眾。請將食煙者。予以一年之限。斷絕如仍吸食。處以死罪。果使食煙之人。盡皆革面洗心。則立法雖

嚴亦屬辟以止辟之意。第禁止鴉片。首懲造賣販運。誠以非有販賣。則人欲食煙而無由。此定例販賣之罪重。而買食之罪輕也。且購買吸食。行蹤秘密。發覺為難。若有犯即置重典。則諱匿愈深。訪察亦愈不易。雖容隱有罪。舉首有獎。而其事仍格於情勢之難行。況例準人情。法難及眾。民間違禁食煙。自蹈費財傷生之患。原無足惜。而遽示以峻法。徒啟里黨互訐之風。亦非

國家教育斯民之道。臣伏思近來銀價之貴。固由銀出外洋。致成漏卮。而生齒日繁。物價皆增。銀亦因之昂貴。積漸所因。恐亦不免。惟近來吸食鴉片。滿染成習。實為耗損民財

十一

之大弊。亦風俗人心之巨蠹。誠不可不重申禁令。俾愚民倍知儆惕。以挽頹風。自應先懲各省販運。以清其源。次及食煙之人。以遏其流。原例與販賣各罪。本尚覺其輕。應如何遞加。俾示懲戒。應請

飭下部臣酌議更定。通頒遵照。則罪以量加。故可漸奉至曉諭戒煙。原有藥方出示廣傳。於懲創之中。予以自新之路。亦可兼行。如不悔改。被獲照例究治。仍責令地方文武實力查緝。有拏獲販運鴉片。造賣煙具。並食煙之人。按起咨部議。做疏。照例議處。其文武職官。並署內幕友親屬家丁。及營兵人等。尤應嚴禁吸食。如有違犯。加等治罪。照例按年

取結咨部。備有失察徇縱。隨時分別查參。以期興販斂情。買食知畏。既可免耗民財。而風俗人心之蠹。亦可漸去矣。辛酉。廣西巡撫梁章鉅奏。竊查黃爵滋原摺。欲用重典。以挽澆風。其情甚切。其論亦甚暢。然臣謂除惡固宜。務盡行法。尤貴持平。鴉片之流行。始不過因其傷人而禁之。今則耗漏紋銀有闕。

國計。誠所當急為籌議者也。今日禁令非不密。處分非不嚴。而漏卮終不能止者。皆有治法無治人。不能實力奉行之故。今欲以重刑禁絕吸食之人。此不過計無所施。激為不任人而任法。謂治其流而源可清也。然臣以為不如清其

十二

源而流自息。蓋鴉片煙之源。不在吸食之人。而在國販之地。試思外洋之物。不流入內地。則人何從而興販。無興販又何從而吸食。是必有以銀易煙之奸民。即必有開窰園煙之窩地。查例載。興販鴉片煙者。罪止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罪至擬絞監候。誠以開設煙館。引誘良民。其情節較興販者尤為可惡。是以加至絞罪。而吸食之人。仍不能禁絕者。則其故不在煙館。亦不在興販。而實在廣東之窰口。此則法無可貸者矣。聞夷人交易煙土。皆不在內洋。而在窰口。即黃爵滋摺中所指之零丁洋及大嶼山老萬山各地。面緣夷船之來。人地生疏。非有熟悉情形者。為之羽

翼而引導之。必不肯以數十萬金之物。輕易付人。彼開窻口者。即為夷船之羽翼。而引導之者也。擅其利者。不過數十家。其資本多則百餘萬。少亦不下數萬。至數十萬。久與夷人習熟。因此招人興販。接濟煙館。不知幾百家。受其害者。不知幾千萬人。即治以死罪。固不為過。加之外通夷人。內耗國用。即從私開煙館候例上。加以絞決。亦不至法重於情。似較之專嚴吸食者。尤得要領。若果定為憲令。法立即行。亦不必寬以一年。轉致緩而生懈。查窻口之設。斷非一身一家所能辦。必合數家或數十家之力而成之。其中固皆督不畏死之徒。亦豈無稍知顧忌者。彼聞有立

置重典之令。其先悍者未必不為顧忌者所牽制。而游移且夷船停泊近洋。不能持久。每歲入口出口。皆有定期。稍遲則風期不利。是以不肯遷延。惟于洋船將到之時。聚精會神。加緊嚴拏。以誤其交易之期。能使一歲不售。則明歲之來必少。三兩歲不售。將不禁而自息矣。至於凡有窻口處所。衙門書役。以及土豪地棍。皆沾其利。為之護持。必須懸立重賞。購求密緝。或詐為事外之人。以偵之。或設為售買之主。以招之。聞廣東于道光三年。有拏獲窻口葉恆樹一案。道光八年。又有拏獲窻口潘亞太一案。可見認真拏破。案並不為難。彼時因無開設窻口專條。不過照例完

案。此後遂未聞有續獲者。夫既寬之於前。又縱之於後。無怪乎奸民之日肆。而流毒之日深也。至禁絕之法。絕出口之銀。與絕入口之煙。其事皆不可偏廢。洋船入口。皆在廣東。其開窻口之人。多係廣州府屬東莞香山新會各縣奸民。其總匯多在虎門。澳門黃埔一帶。其散布多在肇慶府屬之高要縣利廣墟。並潮州府屬之澄海縣荖埠一帶。查廣東水師提督。即駐劄虎門。所屬沿海巡船梭織。如果認真查緝。鬼賊豈能潛蹤。乃今日查緝之船。反有坐地分贓。及為匪徒包送者。然則此事不得不責成水師提督。水師提督得其人。而功已過半矣。至福建浙江江蘇天津各海

口。亦間有洋船闖入。莫善于嚴斷其貿易之路。使之歸併廣東。否則分飭各該處督撫。另立章程。將有無窻口之處。嚴行查禁。若內地種植罌粟。花刮漿成土。即與外來鴉片煙無異。正當力除以防其弊。豈可反弛禁以開其源。如以產穀之區。聽其植罌粟以害民。獲利日多。則產穀日少。良田胥變為花地。其害更不可勝言。國家亦無此政體也。要之吸食即置之死地。恐誅不勝誅。科罪及於鄰右。禁錮及於子孫。更施之過當。若謂喫咭喇越南等國吸食者。皆係死罪。為外國之能令行禁止。夫刑不協于中。適成其為外夷之政。豈可以中國而反效之。惟將死罪施之開窻口之

人則罰不及罪。刑不濫施。庶幾源清而流自絕。誠使一歲之中。拏獲開黨口者數案。每案皆徹底根究。除正犯立正典刑外。凡干涉人等。無不從重治罪。不使一名漏網。接連數案如此。斷未有不羣相震懾者。是即辟以止辟之道。不得謂之濫刑。黨口一散。則外洋之煙無從流入內地。內地之銀亦不至漏出外洋。彼開館者無可開。興販者無可販。則吸食之徒。不患其不變計。而銀價自然平矣。特患奉行者畏難而不盡力。營私而不盡心。則行法必自官始。行法於庶官。又必自大吏始。吏習一清。民風自然易革。此又為源中之源。而不必為疾視斯民之舉也。若夫開設煙館。舊例。候已不為輕。吸食之人。於杖徒之外。略為加重。犯事到官。即於面上左右重塗刺字。使之無所藏其奸。庶法得其平。而事亦有濟也。

十五

丙寅。廣州將軍德克金布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竊查廣東省准與外夷各國通商貿易。垂二百年。道光十四年間。因噶咭喇公私散局。大班不來。散商漫無約束。經前督臣盧坤飭令洋商傳諭該國夷商。信知該國王仍派大班前來。以資經理。嗣臣鄧廷楨到任。於十六年十一月。據該國遣令夷人義律到粵領事。當經查明奏奉諭旨。允准在案。至今將及兩年。該領事義律有事則來省稟辦。無

事則下澳居住。尚能循分辦事。不敢妄為。茲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據澳門同知胡承光及各營縣稟報。五月二十一日。有噶咭喇國噶囉巡船一隻。並護行担喇吐巡船一隻。駛至銅鼓外洋拋泊。當查噶囉船載有該國夷目嗎咂一名。稱係來粵稽查貿易事務。帶有番婦女婢共三口。番稍五百名。担喇吐船帶有番稍八十名。各等情。並准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咨同前由。臣鄧廷楨以該國既有領事義律在粵經營貿易。何以該夷目嗎咂復來查辦。情殊巨測。當即分別咨行。嚴飭各礮臺舟師認真戒備巡防。一面催令作速開行回國。勿任逗留。又先後接據文武稟報。

十六

該夷目嗎咂於五月二十七日。率領番婦女婢駕坐三板船隻。前往澳門。該領事義律夷館居住。六月初四日。又獨自轉回銅鼓洋面。原船眷口仍留在澳。義律亦已由澳進省。臣鄧廷楨即飭洋行原商伍敦元盧文蔚往向義律查詢緣由。據義律聲稱。嗎咂係屬該國官目。來粵稽查貿易。令伊進省代其呈遞事件。懇求免寫稟字。並稱以後有事必須官往傳諭。不令洋商經手。詰其代呈何事。並不明言。義律隨於初九日。遣令夷人在城門外投遞封面。並無稟字之夷信一封。因其有違定制。當將原封擲還。臣鄧廷楨伏思中外之防。首重體制。定例貿易事件。均由洋商

轉稟不准投遞書函。亦從無派官傳諭之事。該領事忽求
 免用稟字。有事又欲派官傳諭。詰其為嗎地喻代呈何事。
 一味含糊。竟赴城外投遞。並無稟字信函。謬妄已極。在臣
 一字之更。何關輕重。惟若聽平行於疆吏。即居然敵體於
 天朝。體制攸存。豈容違就。隨又遣該原商伍敦元等。向義律諭
 以中外限制。恭嚴。不得擅圖更易。嗎地喻既係夷官。尤不
 得久留粵海。該領事即應傳諭回帆。毋稍觀望。義律遂於
 十一日下船而去。旋准水師提督臣函稱。喚夷嘆噠等船
 二隻。拋泊銅鼓洋面。今又有從前來粵。送信于閏四月內已
 去之喚咭喇。呢叻巡船一隻。仍帶原驗之番箱一百二十

十七

名。復行轉回。駛攏嘆噠等船。一同寄稅。該三船于十三日
 戌刻。自銅鼓向北開行。駛至穿鼻洋面。停泊測水。提臣當
 派署水師提標參將李賢。署水師提標守備周國
 英。帶兵馳赴威遠橫檔各礮臺。協同原派弁兵。安排堵截。
 並即親赴海口督辦等因。臣等以該夷船既未退回。轉向
 內駛。喚夷嘩嘩前車可鑒。難保其不意圖入口。必應從
 嚴堵逐。查虎門各礮臺。前經增修。鞏固分安八千斤及七千
 斤以下新舊各礮。共二百四十六位。內威遠橫檔鎮遠三
 臺。共安大中各礮一百二十位。對峙水濱。勢成犄角。尤為
 扼要。提臣現復派員協防。並親往督辦。足資捍衛。所有虎

門以內。進省水路。如扼要之黃埔。中流沙烏涌。大黃窖。以
 及兩岸陸路各要隘。經臣德克金布。臣鄧廷楨。先事籌備。
 適臣怡良到任。復會同悉心熟商。密派員弁。帶兵分投布
 置。鎮靜防範。其路通省河港。汊各處。派撥巡船。晝夜梭巡。
 稽察。以防奸夷附載小船偷越入省。至澳門為西洋夷世
 守重地。且嗎地喻眷口留居其間。亦札派香山協赫馳往。
 協同澳門同知併力駐守。並密諭西洋夷母為喚夷所惑。
 一體加意防護。以期有備無患。至十五日。嗎地喻遣夷人
 三名。徑赴海口水師提督臣坐船。聲稱該夷目今義律在
 省。投遞書信。總督未收。求提臣代為呈遞。提臣當以嗎地

十八

喻不遵體制。妄冀與

天朝疆吏平行。大屬狂悖。况夷官又豈能越至內地稽察事務。
 方今舟師雲集。務即趕緊回國。免干嚴逐等語。將該夷等
 拒絕轉回。並恐傳語錯誤。復委副將李賢。署守備盧大鈺
 同赴該夷船。以前言向嗎地喻。嚴切開諭。曉以利害。始據
 嗎地喻回稱。遠人未語。

天朝定例。是以冒昧有求。今既蒙明白指示。前信已可不投。便
 當取眷款。知惟刻下風色不順。尚須候風開行等語。該三
 船隨於十七日開出銅鼓外洋。拋泊二十日。嗎地喻仍坐
 三板小船。隻身赴澳。與其眷口同住。意尚安靜。准水師提

臣節次函會。並據各文武先後稟報前來。查嗎咄喻以一
外夷官目。敢於傳書抗禮。圖變舊章。桀驁殊甚。迨經臣
廷楨與水師提臣關天培。疊以嚴詞諭逐。內外戒備維嚴。
該夷目無所施其伎倆。始稱候風駛回。將船開泊銅鼓洋
面。伊仍往澳居住。查通商各國。俱係西南外夷。其船來須
南風。去須北風。向本如此。現在甫文秋令。南風猶盛。據稱
尚須守候順風開行。似非支飾。惟跡其犬羊之性。究未可
以恆情測度。該夷目是否實係居澳候風。攜眷回船返國。
抑竟別有詭謀。臣等未敢稍涉大意。現仍飛咨水師提臣
一體嚴飭。在事文武。時刻加意巡防。切勿鬆勁。致有疏虞。
一俟北風迅發。催令即日駛回。儻敢抗違。更肆鴟張。即當
由驛具奏。照例停止該國買賣。認真履行驅逐。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嗎咄喻圖巡船駛泊外洋。現在密
為防範。諭逐回國。候風開行一摺。所見是前因嗎咄喻公司散
局。大班不來。曾經諭令循照舊章。仍派大班前來。以資經理。行
之將及兩年。何以該國忽有夷船駛入內地。並求呈遞事件。免
用稟字。又欲派官傳諭。種種妄瀆。現經該督等將原呈擲還。並
密派文武員弁。加意防範。但該夷等犬羊性成。難以恆情測度。據
稱守候風信。屆期開行回國。此數十日內。羈留內地。仍當不時
偵察。勿得疏懈。時屆北風。即飭令迅回本國。不可任其北駛。或

十九

竟藉端停留。自當加以兵威。履行驅逐。並停止該國買賣。用昭
懲創。著鄧廷楨等酌量相機籌辦。總宜外示靜鎮。內謹修防。以
戢夷匪而靖閭閻。
丁卯。江蘇巡撫陳奎奏。伏查鴉片煙流毒日深。既耗民財。
即傷國本。首黃爵滋以漏卮無底。
國計攸關。請定吸食死罪。以其振聳啟聵。使內地無吸食之
人。外洋即無興販之匪。而復寬以一年期限。俾令漸就自
新。刑期無刑。意至善也。然臣愚以為
聖朝制治事。期可行可久。而截流必先清源。即用刑之法。亦應
由輕及重。且民為邦本。凡律所應誅之犯。尚須準情援例。
得違法外之仁。今欲清鴉片之流毒。必先嚴絕來源。然後儆
勸懲。視今其自惜生命。定以分限科罪之條。由輕而重。使
天下人民咸仰
皇上衝情立法。並非不教而誅。查鴉片煙土來自外夷。其蔓聚本
在粵省之香山黃埔各海口。內地奸匪先赴該處議定價
值。以銀易土。陋規累萬。今則夷船不進虎門。祇于老萬山
大嶼山等處寄碇。而粵省奸商勾通巡船。運銀出洋。用扒
龍快蟹等船。來往護送。包運進口。然後分銷內地。其行蹤
固極詭秘。亦難保無不肖兵役。貪圖重賄。容隱庇庇。若果
實力撥拏。斷無有數千萬之銀土常川往來。而絕無覺察

二十

者。自應首嚴運銀出洋販土進口之罪。則來源先清。流弊可不禁而絕。伏查例載。凡沿海奸豪勢要。將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正法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梟示等語。奸徒運銀出洋。易土圖利。勾結外夷。以致毒流中土。此係有心害國之犯。應請嗣後。獲有此等首犯。審明後。即恭請王命處斬。傳首海口。懸示以昭炯戒。從犯船戶。概擬絞候。房屋籍沒入官。沿海地方文武員弁。有能緝獲通夷首匪。即予保陞。僅審有從前失察之案。以功補過。概予寬免處分。所獲銀兩船隻。盡行分別賞給。如文武員弁泄視玩忽。一經鄰境拿獲。以溺職嚴參。兵役人等得賄縱庇。盡法懲治。至內

二十一

地販賣煙土。以及開設煙館匪徒。此係利己害人之犯。應請照毒藥殺人傷而不死律。擬以絞候。地方官失於覺察。照例議處。牌保貪賄容隱。以枉法從重論。製賣槍斗等具者。照製造賭具例。加一等治罪。至於吸食愚民。多係被人引誘。有害身家。原例杖枷。誠得情法之平。乃沾染益眾。民脂日削。先天化日之下。安容此等冥福。虛糜財用。自應如黃爵滋所奏。請定死刑。以冀震懾人心。惟五刑既有等差。用法自有輕重。應請自欽奉諭旨飭禁之日。即恭錄飭行地方官申明禁令。示諭軍民。凡有吸食鴉片者。概令戒絕。並飭有司刊刷戒煙藥方。偏貼城鄉。

令其依方斷癮。限以半年。逾限有犯。滿杖發落。並於右臂刺煙犯二字。再限三月。逾限有犯。即行刺面。如示通衢。並令遊街警眾。滿日責糶。如此一再寬貸。苟有人心。宜知感悔。儻統限一年之後。仍敢違禁吸食。則是藐視王章。始終怙惡不悛。以之論死。亦不足惜。若文武職官。本有臨民之責。猶復沾染惡習。是奉法犯法。訪察得實。立即參革。發往新疆效力。其署內官親幕友長隨吏役兵丁。應責成本官自行舉發懲辦。免其既往處分。儻此後復有容隱。一經查出。即照溺職例革職。如是分別等差。衡情定法。由寬及嚴。庶幾人心就正。民俗還淳。漏卮於是乎可塞。

二十二

國本於是乎可培矣。已巳河東河道總督秉頤奏。臣竊見鴉片煙流毒中國。數十年來。食者日眾。販者益多。上下相蒙。病民盡國。非嚴刑峻法。其勢不能禁止。今黃爵滋請加食煙者以重罪。仍寬戒煙之限以一年。官則加等治罪。罰及子孫。在官者除本犯治罪外。該本管官從嚴議處。臣細繹原奏所擬備極嚴明。似已足為救時之策。惟犯法幾徧天下。而責以查禁者。僅此在官人役。非包縱以得規。即袒護其同好。若不以保甲之法行之。雖有嚴刑。仍不可得而禁。原奏請編查保甲一年後。取具互結。舉報者優獎。容隱者治罪。自為

扼要之議第尚畧而未詳且請更為我

皇上詳陳之蓋編查保甲于除暴安良之中寓化民成俗之意即周禮比閭什伍之制也其法十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每戶丁口年齒生業開列于各家之門牌而例應遵守者若干條例應嚴禁者若干條違犯者何罪連坐者何罪詳列於十家之總牌如防盜賊禁邪禁賭博察逃犯查窩私一切作奸犯科之事向來開列總牌較之大張告示更為家喻戶曉是以無敢違犯可見民非不畏法也特苦于不知法耳今將食煙者論死容隱者連坐列于總牌之中而復傳示藥方寬以一年戒煙之限民

二十三

雖至愚莫不貪生而畏死有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者必非人情況其父母昆弟妻子無不憂其死而樂其生加以一家有犯九家連坐凡同列牌甲者皆懼罪之及身亦必涕泣而道之苦口以責之期於戒煙而後已足保甲行而民知吸煙之罪方可不犯吸煙之罪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聖主如天之仁天下萬世皆利賴之然臣所取於保甲者尚不止此查販賣鴉片煙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煙館者照左道惑人例罪至絞候定例恭嚴久經通行直省然破案者甚少販賣者仍多此無他未行以保甲之法耳今亦大書其罪於總牌而申以九家之連坐如有能舉報者除煙土銷燬

房屋照例入官外所有贖財悉以充賞則牌戶既畏牽連又貪厚賞販煙開館之破案者必漸多矣夫販煙開館者牟利找生其害甚於盜賊煽惑引誘其匪甚于邪教從前北五省賣廣貨者尚少近來各府州縣多有外來奸民借賣廣貨為名開張鋪面私售煙土不獨食煙者之父兄家長深惡痛絕即土著安分良民無不耳而目之痛心切齒其所以不敢舉發者或因在官之人多為庇護恐舉報而轉蹈誣告之刑或因子弟吸煙由其售賣恐供指而先受株連之累今如黃爵滋所議在官食煙與民同罪彼方自救不遑安能庇及販戶其販煙開館之罪定例已久犯則立

二十四

懲非吸食之罪加於一年後者可也雖吸食者為所供指而所犯尚在限前無用傳訊則株連拖累更無可虞地方官於舉發販煙開館之犯究其影黨追其來歷徹底查拏不難因案破案而販煙之根株可期漸絕無賣煙之人自堅戒煙之心無容留賣煙之人即斷來往販煙之路從此銀之出洋者日少造煙之外夷亦無所施其毒此固與食煙之禁相輔而行而食煙之禁行於一年之後販煙開館之禁行於一年之前又較為倍速總之天下錮習禁之自官尤須禁之自民其效捷于影響此清查保甲之議臣所以就黃爵滋原奏復為引伸而詳陳也今天下府州縣力

行保甲者固不乏人。而虛應故事者亦復不少。或恐勞民於奔走。或恐累民於科派。委查則懼其紛擾。親查則勢有難周。畏難苟安。因噎廢食。臣仰蒙

聖恩。由州縣游擢兩司。歷任豫楚兩省。查辦保甲。熟籌簡便易行之法。務期政不繁而民不擾。先將勸懲各條。刊刻十家總牌。再刊門牌冊式。刷印多張。每於編查一月之先。懸牌示期。令城鄉各路經管牌戶之鄉地保正。齊集公廡。明白面諭。發給冊式。飭令協同牌頭甲長。將所管牌戶丁口年歲。作何生理。分別土著寄籍。造送草冊。隨到隨投。不令守候。一面親自校閱。飭承寫繕清冊。填就大小門牌。復示期鄉

二十五

保當堂給領分散牌戶懸挂。仍于聽訟之餘。下鄉之便。訪問抽查。如有不實不符。究問保甲。責有攸歸。不容欺隱。且止將謹遵總牌之條約。責成牌戶。而地方公事。及紙張雜費。絲毫不以干連。計編查不及兩月。即已竣事。無須差役執票催擾之煩。凡條款列入總牌者。民知遵守。有案報獲。俱經行之有效。今將吸煙販煙開館之罪。及一家有犯九家連坐之罪。摘敘簡明條例。列於總牌之中。俾遠近牌戶無不周知。該地方官先於城市關廟耳目切近之地。親督牌甲認真巡查。吸煙者多方化導。販煙開館者立即嚴拿。庶有犯必獲。有獲必懲。風聲所樹。可期今行禁止。於以保

全民生活培養

國本則漏卮可塞。不致託諸空言矣。

八月庚午。福建巡撫魏元烺奏。伏思天地之生財有限。

國家之經費有常。今鴉片流入內地。病國病民。其害不可勝

道。查聞黃爵滋原奏。誠痛漸積習以生道。殺民之意也。但

立法貴乎持平。除弊尤在扼要。若嚴治吸食之人。而置勾

結販賣之奸民於不問。是輕重失宜。殊非明慎用刑之道。

查定例。止有私開煙館與販鴉片。裁種罌粟以及買食等

項之罪。但開館與販鴉片。俱在內地。其銀錢消耗。亦

仍在內地。此外竟有殷實巨奸。每用重資雇人出洋。勾結

夷船大夥販賣。并有受雇包運。若此。試鴉片之首禍。亦即

耗財之病根。而定例有所未備。今欲重治吸食之人。似應

嚴定科條。先治大夥販賣之罪。以及其餘。且謹酌議數條

為我

皇上陳之。

一嚴懲起意出本及受雇販賣之罪。以絕根株。如夷船停

泊大洋。奸民運銀買煙。每次多則萬餘兩。少亦數千兩。此

非貧民所能措備。皆由殷實奸民為之。湊集雇募。無賴棍

徒勾結夷船。買回散賣。受雇之人。圖得重利。無不忻然樂

從。雖被獲到官。仍利其暗中資助。從未供及牽連。而出本

二十六

之奸徒。坐享其利。置身事外。以致海濱之人。相率效尤。應請嗣後。拿獲受雇勾結夷船。大夥販賣之犯。一體斬決。梟示。恭請

王命。即行正法。如有供指起意出本之犯。拿獲到官。即將受雇販賣之犯。比照夥盜。供出盜首。逃匿所在地方。拿獲之例。免死。發極邊煙瘴充軍。其起意出本之犯。不分首從。斬決梟示。亦恭請

王命。即行正法。並將家產查抄入官。如旁人及受雇販賣之犯。有能報官首告。即將資本全行賞給。有罪者仍免罪。如此則受雇販賣者。輕重利害。得失懸殊。定必供指出本之犯。

二十七

而出本之犯。亦疑慮其出首供指。不敢雇人販賣矣。一嚴辦沿海包運匪犯。以杜來源也。查沿海地方。包運鴉片。無論舟行陸運。匪徒侍人眾。肆無忌憚。地方官慮釀事端。往往姑容。應請嗣後。拿獲包運煙土之犯。問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如有拒捕等情。准地方文武開槍放礮。照罪人拒捕格殺之例。勿論

一嚴定開館與販各罪。以禁誘食也。內地開設煙館。以及興販鴉片之犯。與在洋勾結夷船。大夥販賣者。情節有別。擬罪亦應區別。應請嗣後。開設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擬絞立決。興販鴉片計贓在五百兩以上者。擬絞監候。不及

此數。發極邊足四千里。為從各減一等。船戶地保鄰右。知情不首。減為從一等。如書役兵丁。夥同開設。或包庇。故縱。其罪至立決者。無可復加。如應監候者。加擬立決。應充軍者。發遣新疆為奴。應杖徒者。發極邊充軍。

一吸食之人。宜分別加重罪名。以除積習也。查原奏。一年不戒。概擬重辟。似覺過重。若照舊例。此風又未能止。息自應量為加重。俾知儆畏。竊思文武各員。其官之較大者。尚知自愛。若佐雜千把等。即難保其必無吸食者。而兵丁沾染此習。為更甚。迨習之既久。必至疲羸困頓。求其操練。技勇。且不可得。安望其巡緝。得加破敵。銜鋒耶。應請嗣後。如

二十八

職官吸食鴉片者。發遣充軍。兵丁吸食者。枷號兩箇月。插箭游營。仍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如不將販賣之人。供出。官與兵又各加一等。軍民人等吸食。枷號兩箇月。杖一百。徒三年。書役及衙署隨丁人等。有犯。加軍民一等治罪。不指出販賣之人。各遞加一等。保鄰知情不首。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不知者不坐。

一水師巡緝。宜分別勤惰。以昭勸懲也。內洋及內地販賣鴉片之犯。責成陸路文武訪拏。至奸民之在外洋。勾結夷船。大夥販賣。惟水師為專責。應請嗣後。水師弁兵。如有得規故縱。即照本案首犯治罪。提鎮各降一級調用。提鎮以

下該管各官一併革職。如有舉發免其議處。失察者該管將弁革職。各上司分別議處。如有拿獲本轄洋面大夥販賣二起。或拿獲鄰境一起。准督撫奏請陞轉。仍將所獲財物賞給。並將該管上司分別議敘。如在大洋風浪靡定不能擒拿。准將勾結匪船用槍礮擊沉以除其害。

一陸路文武官員請酌定議敘議處以表功過也。奸民之勾結夷船大夥販賣多在沿海各省。至開館興販之犯各省皆有。而獲犯究辦者究屬寥寥。蓋緣地方文武顧慮失察處分未肯實心拏辦。即間有獲犯亦皆化大為小。甚有得規故縱情弊。應請嗣後地方有大夥販賣及開館興販

二十九

者該管文武得規故縱一經上司察出或被告發即照本案首犯治罪。該管道府營將一併革職。失察者該管文武革職。道府營將各降一級留任。如能拿獲本境大夥販賣二起。或拿獲鄰境一起。准督撫奏請送部引

見恭候

欽定。如被鄰境拿獲。仍將本營失察之文武革職。拿獲開館興販罪應絞決一起。絞候二起者。准其加一級。如另有降調之案。准其抵銷。拿獲軍流罪犯每起。准其紀錄二次。失察者照舊例按煙斤多寡議處。如書役兵丁有犯自行拏辦者。免其處分。仍按罪名議敘。庶地方文武毋庸顧慮。咸知奮

勉可期得力矣

一大黃茶葉宜永禁不准以貨相易。以示羈縻也。外夷之人非內地之大黃茶葉無以為生。

皇上准其通商。誠以好生之德。無遠弗屆。歷來夷人在廣東貿易所用皆係洋錢。然洋錢銀色低劣。較之內地紋銀。不過七成。乃近年以來。並且不用洋錢。所帶盡係害人毒物。其陰謀巧詐。殊不可問。應請

旨飭令廣東督撫。嚴切曉諭洋行。嗣後夷人貿易。准將其呢羽等項。用內地之花素。紵絲。編布物件。以貨易貨。一切禁物。洋行不准售賣。所有大黃茶葉。令夷人用銀收買。不許以

三十

貨相易。仍照往年斤數。予以限制。洋行不得多賣。如夷人仍用洋錢。每銀百兩。作紋銀七成計算。以絕其奸巧之計。違者將洋行照例治罪。

庚寅。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豫堃。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內地人民不盡皆食鴉片。而茶葉大黃為外夷必需之物。請酌定價值。祇准以紋銀交易。不准以鴉片及洋貨抵交等語。著鄧廷楨。怡良。會同豫堃。揣時度勢。密計熟籌。於復還財用之中。隱寓震懾外夷之意。其各省出產茶葉大黃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及絲斤出洋一

律辦理之處。著即悉心籌畫。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欽遵。當將原奏公同閱看。密計熟籌。往返商酌。至再至三。無如揣勢衡情。求端訊末。核之原奏。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不敢不為我

皇上密陳之。伏思紋銀之去。由於鴉片之來。則欲圖紋銀之歸源。固當立法於茶葉大黃湖絲之去路。惟查通商外夷。約有十餘國。內惟暎夷所屬之港脚。暨味喇啞呂宋。暎國四處。向有躉船停泊外海。此外諸國。並不固販鴉片。即此四國之良夷。亦有安分貿易。不肯營私者。其與洋商交易。向俱以大呢羽毛等物相抵。亦從無以鴉片易貨之事。今因港

三十一

脚諸國偷漏紋銀。欲令其以紋銀購買茶葉大黃諸物。而此外各國。剔而除之。則兩歧。概而同之。則無別。此窒礙者一也。港脚諸國。誠以鴉片偷漏紋銀矣。然其偷漏之道。如鼠竊。然非公然在內地售賣也。今欲令其以紋銀購置茶葉等貨。姑無論奸夷必以外國不產紋銀藉詞。諉卸。即使茶黃能制死命。

天朝令甲既立。該夷不得不遵。而奸夷詭計多端。或以帶來番銀在內地易換紋銀。或在他國將番餅鎔成大錢。充作紋銀。竊恐涇渭混淆。有名無實。且向之偷漏紋銀。乃營私耳。今其以紋銀購買茶葉。則彼於入口之時。呈

報帶來紋銀若干萬兩。出口之時。聲稱置貨之外。餘賸紋銀若干萬兩。做照准帶洋銀三成回國之例。將紋銀帶回本國。是從前紋銀出洋。猶係取巧。此後紋銀出洋。竟屬公行矣。計議稍疏。流弊滋甚。此其窒礙者二也。又查向來外夷入口之貨。五十餘種。內地出口之貨。二十餘種。以茶黃湖絲為大宗。每年出洋茶葉。自四千萬至五千萬斤。湖絲自六七十萬至一百餘萬斤。大黃自十萬至十餘萬斤。不。核其價值。實已居其大半。今剔出茶葉大黃湖絲三項。令其以紋銀購買。則其餘內地之貨。與入口之貨。不敷抵兌。而夷人餘剩之貨。將無所歸。此特為裕財除害起見。原不必為夷人思慮。但通商互市。

三十二

天朝令典煌煌。豈容外夷有所藉口。此其窒礙者三也。又查茶葉產自閩皖。江西湖絲產自浙江。大黃產自川陝。價值高低。向俱隨時長落。今若酌定價值。自應從其較貴之價。定為數條。惟此法施之夷人。則購買與否。聽其自便。無足計較。而施之內地。茶絲各商。則出產之區。豐歉不一。轉運之路。早滯不齊。成本重輕。因之倍蓰。若果官定之價。可以獲利。誠為商賈所樂從。設若偶值歉收。價貴之年。官定之價。不敷成本。不賣則貨物微過。欲賣則血本大虧。勢類觸藩。所傷匪細。此其窒礙者四也。至若茶葉大黃產自別省。率

皆踰嶺而至。並非航海而來。沿海官員無憑兼管。其自本地販運至粵。關津權稅層遞稽查。若再由出產地方設立票據。竊恐徒為不肖官吏增益陋規。而商賈轉多掇累。此其窒礙者五也。復查洋商每年呈報出口入口貨物核計價值。大率出口之貨多於入口之貨。除彼此以貨易貨外。近年夷商尚須找給洋商番銀二三百萬兩。至四五百萬兩不等。核之稅冊相符。所找雖係洋銀。而廣東市價。每洋銀百兩約補紋銀之色。或三四兩。或五六兩。是洋銀百兩尚可抵紋銀九十三四五六兩不等。且等愚昧之見。與其虛懸新令。徒求復還紋銀之名。不如率由舊章。總收歲找

三十三

番銀之實

論內閣前據御史周頊奏。請酌定茶葉大黃價值。祇准外夷以紋銀交易。並湖絲出洋一律辦理一摺。當降旨令鄧廷楨怡良會同粵海關監督豫楚熟籌妥議具奏。茲據該督等奏稱。查通商外夷約有十餘國。若令以紋銀購買茶葉大黃。則彼轉得藉詞於置貨之外。餘騰銀兩攜帶出口。是紋銀出洋。從前猶屬巧取。此後竟屬公行。並查向來出口之貨。茶葉大黃絲斤。核計價值居其大半。今以銀購買。則其餘內地之貨。與入口之貨。不敷抵兌。夷人餘騰之貨。將無所歸。至於酌定價值。則出產之區。轉運之路。亦有不齊。若官為定價。偶值歉收。價貴之年。必至官價不

款商本虧折。若由出產地方出立票據。恐徒為不肖官吏增益陋規。商賈轉多掇累。種種窒礙難行。所有該御史原奏著毋庸議。

三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

道光十八年戊戌八月辛卯兩廣總督鄧廷楨奏伏查防
弊固貴因時立法尤期盡善苟法之未善而欲弊之除恐
適滋之弊也今紋銀之出洋鴉片之入口東南幾成錮弊
塞漏培本誠當急切講求惟詳核黃爵滋原奏掃除一切
杜弊之策而獨歸罪於吸食鴉片之人吸食鴉片罪非浮
於強盜也乃皆欲置之死刑不得比於可原之劇盜而又
舉發貴之鄰右禁錮及其子孫非意失不辜即端開滋擾
法之善與不善已可不辨而明如謂外夷食鴉片煙者死
無赦尚能令行禁止是姑無論在彼治之於濫賜之始在

我治之於潰防之餘眾寡不同情勢迥別而外夷殘民以
道之事

天辦理大物博奈何尤而效之雖其意以為

旨嚴令肅畏法者多予限一年十已戒其八九刑仍可以不用但
十戒八九之一言亦懸揣而未必確有把握設使蚩蚩者
氓法未及身履來報食轉睫限滿拜者猶存當此之時執
法則令生億兆誅之不可勝誅廢法則朝更夕改愈起易
視之心轉無挽救之日是兩失之道矣臣查紋銀每歲出
洋若干無憑核計確數溯自嘉慶初年鴉片雖以藥材載
入稅冊而維時食者甚稀後傳染日深則至蔓延各省吸

食之人既多鴉片之入必不少即紋銀之出亦必不貲且
於到任後體察情形與前撫臣祁項反覆籌度必須嚴拿
因販窰口及攬載之快蟹各艇俾杜出入之路以清販運
之源當經會同送委員弁並咨行水師提臣關天培暨各
鎮道一體飭屬查緝隨據先後擊獲大夥私運紋銀匪犯
及開設快蟹館開設窰口匪犯又擊獲銀煙三十起各
在案伏念貪夫徇財販運者驟難期其絕跡水儒民玩吸
食者儼若安其故常是刑不可濫而法亦不容疏似應變
通舊例分別加重使之各有戒心庶足以挽狂瀾而起瀕
疾查為治之道太上變化之其次媿屬之古之墨刑即今

刺字蓋即媿之一端也食煙定例罪止杖枷滿徒逆疏枷
或到配後無異平人既恐本犯故態復萌抑亦無以儆眾
若加以刺面羣知食煙犯罪刺字即無面目見人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苟非至愚極頑無不憚而悔禍者其中設有
不類必齊以刑亦應做照竊盜三犯之例逐次加重科之
以期物咸在宥免於驟羅重典應請嗣後無論官紳軍民
人等如有吸食鴉片者初犯仍照舊例分別擬以枷杖滿
徒於左面刺吸食鴉片四字若恬不知恥再犯到官即擬
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更於右面刺再犯二字儻竟罔有悛
心至於三犯則是藐法怙終雖投界遠方亦無足惜即從

重擬以實發新疆酌撥種地當差於右面加判三犯二字
用昭懲創其有栽種罌粟熬充鴉片漁利致妨農業者亦
分次照此科罪而判栽種罌粟四字所有官署內各項人
等及所部兵丁有犯除本犯治罪外失察員弁均請交部
議處仍先出示曉以罪名並鈔示斷癮良方酌予半年之
限諭令以期戒煙過此即行拏辦以免久而生懈抑臣思
之奉法貴乎無私教罰期於警衆竊以為治貧者百不
如治富者一治賤者百不如治貴者一誠以與臺早款及
游手無賴之徒犯罪人且不知知之亦不介意及至富家
大族身陷官刑遠爾羣相震警愕然警勸此民情大可見

三

者也今既定食煙之罪必須破除情面於富家大族無稍
瞻徇俾得截斷衆流以收懲一儆百之效惟此富家大族
類多結客自蒙一經執法從事勢必流言四起不曰訛詐
不遂即稱藉事生風百計撓權多方洩忿是在當其事者
不畏強禦不避怨嫌毅然堅持之庶乎令行而禁止矣
又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斯民嗜欲雖深設非黑口販
煙入口何從購之食之是食煙之獲罪與紋銀之出洋實
匪徒階之厲也此等為害最烈處以極刑亦不為過若更
舍之不治猶之防川不塞其源而欲流之不橫決四溢也
難矣應請嗣後除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民照例仍擬絞

候外其偶然與販鴉片數十斤至一百斤者即擬發近邊
充軍而判與販鴉片四字數至一百斤以上者擬絞監候
仍照前判字若係積年開設窩口或日久合本朋開勾結
外夷出洋販運多次即屬匪黨渠魁無論煙數多寡均當
擬以絞決仍將財產查抄入官以彰

國憲而快人心至廣東窩口之設多在沿海各口岸而澳門
為甚其內河則省城及高要縣之廣利墟順德縣之陳村
東莞縣之石龍等處亦有之臣現會同撫臣怡良移咨水
師提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望並檄行各鎮道嚴飭
各守口員弁關役認真堵截查拏其各處窩口責成該管

四

營縣及澳門同知購線探訪得實迅往圍捕解究不得少
涉疏懈所有口外扼要之零丁等洋面由水師提督督飭該
管之香山協大鵬營提標中左兩營各該將領率令汛弁
舟師無分而夜加勁巡查禁阻無論內地何項艇隻不許
攏近夷船亦不許無故在洋游奕一遇私運紋銀鴉片匪
艇奮勇兜拏解省嚴究其窩口巢穴所在密速掩捕懲辦
備該水陸在事人等玩不用命致有縱漏別經發覺或被
委員拏解即究明本犯開窩何處出洋何日經由何海口
營縣轄境立將不行查拏之所管所巡各員弁兵役分別
參劾究懲如審有得規包庇受賄賣放情弊即照縱囚律

與犯同罪。仍計贓從其重者論。以昭炯戒。失察之本管上司。恭處示儆。其有實在出力員弁。能將海口走私各犯。源源報獲。或拿獲贓重大案一起。亦即據實保奏。請

旨量加鼓勵。又韶州府屬之樂昌乳源等縣。南雄連州等直隸州。毗連湖南江西二省。難保匪徒不夾帶鴉片出境。臣因太平關建設曲江。地居扼要。西北兩路。途所必經。且為鎮道駐劄之所。前經遵

旨責成該鎮道在於太平關上下。督率員弁。晝夜巡察堵拏。茲復檄令始終加意督辦。如查有賄縱等弊。將該員弁兵役一律參革治罪。如此酌定章程。源流並治。或冀商民知懼。漸

五

就肅清。外夷無計居奇。鴉片自然衰減。而紋銀無所消耗。民命亦多保全。似於塞漏培本之道。未必無益。

廣東巡撫怡良奏。伏思漏卮之起。由於俗尚之奢。而此繼彼盈。總不出中國之內。惟鴉片煙來自外夷。以土易銀而去。吸食日多。販運日眾。誠如黃爵滋所奏。漏卮日甚。不可不議者也。臣愚以為鴉片一物。不吸則不來。不來則亦不吸。二者互為消長。其偷運入口。窺口奸商。包兌包送。扒龍快蟹等弊。歷有年所。節經督臣鄧廷楨。前撫臣祁項。設法獲辦。已屬不遺餘力。而利之所在。終不能絕。總由吸食者眾耳。凡吸食之人。勢不能自赴夷船購買。必於煎熬煙館零買。

應將零賣煙館。首先搽獲淨盡。使吸食者無從買食。則窺

口亦銷售無處。而偷運私送之匪徒。加以嚴密緝捕。是斷

銷售之路。即所以斷吸食之源。然後為吸食者立定期限。

以冀還淳返樸。應請勒限半年。示令吸食者全行戒絕。先

行出示。開列戒應之方。使其痛自改悔。免其治罪。若半年

之後。仍蹈故轍。一經查拏到官者。分別枷杖滿徒。上加等

擬流。並面刺煙匪二字。在冥頑不靈之徒。容或不以為恥。

稍有自顧顏面者。亦必無地自容矣。至積慣與販匪徒。一

經拿獲。審明實係大夥興販。業已多次者。擬發新疆給披

甲人為奴。至私開鴉片煙館。誘人買食。實屬營生不法。應

請仍擬絞候。房屋入官。牌頭地保得規徇隱者。照本犯減一等問擬。製造煙具罪名。應照向例懲辦。此非應深不能

六

驟戒可比。應請即時禁絕。查奸匪設立窺口。販運鴉片。都

在沿海各口。臣到任未久。所有扼要口隘。未能深悉。容臣

留心訪察。會商督臣實力察辦。遏其流於旁潰之餘。不若

絕其源於濫觴之地也。向來夷船到廣。洋商本有稽查具

結之責。然奉行既久。誠恐或有疏懈。應責成洋商等切實

稽查。如有夾帶情事。即將該洋商等革究。臣所轄之太平

嚴禁。職官不知自愛。亦有吸食者。加等治罪。其衙門兵役。以及署內人等。責成各本官。嚴行查禁。如有犯者。將該犯。嚴行治罪。夫察員弁。交部議處。庶幾力挽頹風。咸臻上理。寰宇同游。

壽寓。而舉世共樂豐亨矣。

九月甲辰。閩浙總督鍾祥奏。竊查現在銀值增昂。未必盡由販運鴉片之故。而販運鴉片。實亦耗散銀兩之一端。誠不可不隨地查拏。以杜煙土之來。亦不可不因時救法。以懲食煙之罪。惟法在必行。自足威之使畏。而刑惟克允。又慮過則失中。夫買食煙土。究係自害其身。若如黃爵滋原

七

奏。一概問擬死罪。亦恐誅戮過眾。查定律。凡加罪不至於死。此我

皇上協中於民。即尚書典刑祥刑之意也。現在議辦。原應因事制宜。俾令知微。惟須於懲創之中。仍寓欽恤之意。例載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箇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煙之人照與販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等語。定例實已平允。現欲因時救法。惟須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則官兵民人。無不做畏。并請於犯案之後。如有再犯三犯。無論官兵民人。各照原犯罪名。遞行加

等。則獲罪均已不輕。流風可期漸改。其兵民人等。於初次犯案時。並請加添刺臂。以便後犯查辦。至於興販鴉片。例發近邊充軍。山開煙館。例擬絞候。惟現欲加重食煙之罪。而興販開館。皆係圖利害人。尤當加重。方昭平允。應請將興販煙土之犯。由充軍加以遠戍。開館賣煙之首犯。由絞候加以絞決。則食煙賣煙所犯不同。而適重通輕。厥罪均由自取矣。至還有大夥積販。以及勾夾運販情重者。實屬玩法之尤。仍均於臨時的量情法。從重問擬。

八

該省陸續奏到。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穆彰阿係大學士軍機大臣。現雖穿孝。著一併會議。

丙午

諭內閣。各省鴉片煙漸染日深。流毒甚鉅。僕該地方官早能認真查緝。淨絕根株。何至錮習相沿。流風日熾。現據直隸山東江蘇湖北湖南陸續奏獲各案。朕已立沛恩施。從優獎勵。著各直省將軍督撫。趁此整頓之時。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緊查拏。毋得稍行鬆勁。其販運開館等犯。固應從重懲辦。即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吸食不知悔改者。亦著一體查拏。分別辦理。現在各直省將軍督撫。遵旨各議章程。業經降旨飭大學士等會議。一俟奏

定朕即折衷畫一。頒發遵行。該將軍督撫等。務當振刷精神。力祛積習。勿生觀望之心。以副朕意。

已酉

諭內閣。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即以為不得政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昨復令大學士等會議。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淨絕根株。毋貽遺患。並於召見內外臣工時。詳加察訪。從無一人議及弛禁者。許乃濟冒昧瀆陳。殊屬紕繆。著降為六品頂帶。即行休致。以示懲儆。

壬戌。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

九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鄧廷楨等奏。啖咭喇國巡船。駛泊外洋。現在密為防範。諭遂回國。候風開行一摺。所見是。但該夷等犬羊性成。難以恆情測度。此款十日內。羈留內地。仍當不時偵察。毋得疏懈。時屆北風。即飭令迅回本國。不可任其北駛。總宜外示靜鎮。內謹修防等因。欽此。臣等遵查。此次啖夷嗎咭。駕坐啖咭巡船。來粵。拋泊銅鼓洋面。寄春澳門。希圖干預商務。經臣鄧廷楨與水師提督關天培。疊以嚴詞諭逐。一面於各礮臺及口內各要隘。密為布置防範。以昭慎重。嗣該夷嗎咭。諭遵諭赴澳接眷。適與其妻一同患病。迨其妻物故。葬澳後。即擊

其女婢回船。經提臣派署守備盧大鈞。嚴催據該夷拍心。指天以得風即去。回覆情形甚為恭順。續經臣等附片奏

聞在案。茲於八月十五日。後連日北風迅發。旋准提臣咨稱。本月

十七日寅刻。啖夷嗎咭。船及獲行之。咭呀吐船。均乘風起

碇開行。當經香山協副將惠昌權。飭據把總蘇起鳳。管駕

快船。跟蹤尾探。該二船已向老萬山外洋之南。揚帆遠去。

杳無蹤影等因。并據該副將惠昌權。暨各該管文武。稟同

前由覆查無異。臣等伏思夷情叵測。該夷嗎咭。諭雖已回

帆。是否去不復來。殊難臆度。除仍檄行水師各將備。嚴督

巡洋舟師。始終加意防範。毋稍疏懈。凡遇各國並非貿易

十

貨船駛來。即行稟報。認真驅逐。不准停留外洋。以免事端

而重海防

殊批知道了。

十月甲申。署理四川總督蘇廷玉奏。伏查鴉片煙為害。久

已蔓延。吸食者日多。遂致紋銀透漏出洋。歲至不可勝數。

黃爵滋奏請將吸食鴉片煙者。治以死罪。意在力除其弊。

故立重典以威民。而又寬以一年之限。許其改過自新。此

於懲創之中。仍不失以生道殺民之義。實為權衡切當。第

救時因在立法。而奉行尤貴得人。若或辦理不善。轉啟兵

役人等。詐擾之端。是又全在責令地方官隨時隨地。實力

進行。庶無流弊。抑臣更有請者。除惡務求其本。清流必清其源。吸食者雖律以嚴刑。而鴉片煙之來路不絕。則根株未盡。勢必不能一律肅除。臣查煙泥行入內地。無論夷商之夾帶。奸民之販運。總須由海口而來。若不勾通兵役。及沿海地方匪徒。節節包護。遞送。斷不敢擺岸入口。即其銷售內地。經過鄉村市鎮。民皆知其物係違禁。必各起而挾制。羣相攫取。以故興販之徒。必賄通兵役人等為之接護。乃能到處流通。無虞阻礙。是煙販實兵役之利藪。而兵役即煙販之護符。臣籍隸閩省。世居海濱。此種情弊。知之最深。福建一省如此。其廣東浙江山東直隸江蘇等省之各海口。自亦事同一轍。故嚴禁兵役包庇。尤為遏絕興販鴉片煙之第一要務。應請

十一

旨飭下沿海各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力挽積弊。認真密訪。該兵役等一有得規。護送情事。立予究辦。與煙販同罪。其餘關津隘口。亦責成該地方官。及管理關務之員。嚴督盤查。務使兵役人等。知所儆畏。不致包庇。以行其奸。則煙販失所護持。勢必不肯以盈千累萬之資本。輕試於人人皆可挾制攫取之地。而販運自絕。來源既淨。則吸食之害。將不禁而自除矣。至於吸煙之犯。擬罪既請加重。興販者實為始禍之人。自應比買食者尤嚴。而定例罪止軍戍。似覺輕重失

宜並請

諭飭部臣酌議。從嚴定擬。庶足以昭炯戒。而示持平。

諭內閣。蘇廷玉奏議。覆查禁鴉片煙章程一摺。著大學士軍機大

臣會同該部一併議奏。

甲午。山東道御史賈臻奏。竊查沿海各直省。設立重鎮。兼

設水師營伍。所以防奸備警者。法制原極周詳。外夷震懾

天威。輸誠悅服。我

皇上又施恩格外。概許通商。蓋於控馭之中。寓招徠之意。不謂夷

情巨測。輒敢攜帶鴉片煙土。以外洋之穢物。易中國之紋

銀。牟利既厚。流毒日深。現奉

十二

諭旨嚴禁。行見掃除淨盡。但思此等違禁之物。夷商安能直致內

地。必係內地奸民。串通不肖胥役兵弁。許以規費。代為包

攬。傳遞日久。視為利藪。一旦驟絕其弊。難保夷商不別生

事端。而奸民與胥役兵弁等。既敢訊法於前。安必其不逞

奸於後。夫天津密邇畿輔。登州可達

盛京。皆係根本重地。固當慎重。此外如江浙浙江福建各省

均有濱海府廳州縣。亦宜一律防範。而尤關緊要者。莫如

廣東省會。其可以停泊之海口既多。其向來交易之洋行

極夥。因而夷商輻輳而來者亦最眾。聚作弊之人。於積年

弊弊之地。而又當此痛懲積弊之時。僅覺生倉猝。豈可不



防應請

飭下沿海各省督撫提鎮等。於夷船經過之處。嚴臺軍械。預令修整。洋貨囤積之區。海岸市廛。不時巡察。交易後即令速回。勿許藉詞索欠。任意逗留。稽查時務。期嚴實。不得妄謂稅課攸關。稍涉含混。陸路偵簡營兵。無以老弱充額。水師勤加訓練。無循操演虛名。將弁有庸庸不職者。當破除情面。立行罷斥。隘口有不敷控制者。宜審度形勢。俾資聯絡。仍申明定例。所有沿海地方。附近礮臺塘汛。搭蓋寮房。久經居住之民人。令文武員弁。實力稽查。照內地民人之例。就近編排保甲。分給門牌。開載戶口。年歲設立牌頭。甲長澳保。並申敘條款。出示曉諭。毋許再有無籍游民。續行占住。由該管營縣。按月親赴查點。年底道府通報。凡例應封禁。以及向無寮房各海島。專責營員。隨時查勘。仍於年終將有無續占。彙摺具奏。如舞弊作奸。捏飾容隱者。嚴行叅處。尤須認真查辦。次第施行。不得稍事張望。轉滋紛擾。總使夷商不敢萌奸。內地奸民。亦無由勾串。庶禁令不致偶弛。海疆可以永固。而意外之虞。亦有備無患矣。

丙申。太僕寺少卿楊殿邦奏。伏惟

皇上孜孜求治。於紋銀出洋。煙土入口等弊。疊奉諭旨。敕令內外臣工。嚴加查辦。務期淨盡根株。

十三

訓示詳詳。至周至密。竊思銀之出洋。必首究其出之所。自始煙之入口。必先究其入之所。由來。原正本清源流。將自絕。粵省海關。向許與夷人交易。所有紋銀出洋。煙土入口等弊。較他省最先且鉅。其中夷人之串結。漢奸之勾引。非及早防範。嚴行懲辦。終難除積弊而絕根株。臣前在廣東。面謁連道。任內頗悉該處情形。近聞弊竇愈增。而為害愈甚。現當討護整飭之際。臣既有見聞。不敢不將實在情形。為

皇上敬陳之。

一。夷人逗留省城。宜照例驅遣出境也。粵省城外。設立洋行為。夷人貿易之所。定例貿易事畢。即令出居澳門。不准逗留省城。近年以來。竟有在省常住之夷人。其最狡黠奸猾者。聞有啖咭喇國夷民。嘔地及鐵頭老鼠兩名。終年逗留省城。凡紋銀出洋。煙土入口。多半經其過付。該夷民常與漢人往來。傳習夷字。學寫訟詞。購閱印鈔。探聽官事。不惜重資。又復從漢人學習中國文字。種種詭秘。不可枚舉。此等匪徒。心多機穢。竊恐愚民聽其教誘。奸民結為黨援。大為風俗人心之害。使之久居境內。不但煙土不能查緝。淨盡。且恐別生事端。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照例妥為驅遣。並根究內地相與串結之奸民。嚴拿懲治。以清弊源而去害端。

十四



一匪徒結黨拜會。宜嚴拏究治也。粵省無籍匪徒。每人身帶短刀一對。稱為大貨手。其糾人入夥。謂之放臺子。每臺八人。飲酒拜盟。不序年齒。為首者稱為大哥。旬日間每人各放一臺。報轉糾約。動輒千百人。又復結拜三點會。有稱為某腦者。稱為房長者。稱為柳枝者。稱為鐵板者。其為從匪徒。皆稱為老晚。結黨成羣。一呼即應。凡搶擄勒贖及殺人放火各鉅案。皆係此類所為。大為閭閻之害。近年又間有與私販煙匪互相勾結。明目張膽。四路招呼。持械護送。跡與鹽梟無異。臣查粵省捕務。及巡查煙土。設立巡船。添置堆卡。有分巡之兵。役有協緝之委員。每年籌備經費。各

十五

官難撥。合計不下數萬兩。立法最為周密。乃匪類尚如此之多。恐兵役人等。賄縱包庇。地方官意圖消弭。化大為小。各情弊皆所不免。此等匪徒。不即時嚴拏。將來徒黨日多。難於捕治。應請

飭下該省督撫。嚴飭巡防員弁。及該地方官。嚴拏懲辦。其拏獲多名者。仍請

旨量予鼓勵。儻有受賄縱庇等情。一經查出。即嚴恭示懲。

一海口漏銀道路。及窩藏接遞之人。宜確切根究也。粵省地接海洋。為煙土入口之源。每年漏銀出洋。為數甚鉅。必非一二人所能攜帶。即使分次偷運。每次亦必盈千累萬。

文兌不易。所有海汊等處。難保無通洋小路。亦難保無沿海奸民。為之坐莊兌會。報轉遞運。其往來蹤跡。雖極詭秘。而積慣販煙之人。自必備知其細。即海汊通洋小路。伊等亦必熟悉。誠能於獲犯之時。將其接遞者何人。窩藏者何人。坐莊兌會者何人。層層追究。則銀煙出入路徑。不難確切查明。立時就近掩捕。在奸徒有猝不及避之勢。在州縣則得懲一警百之方。而漏銀之路。可絕。向聞拏獲煙土之案。煙之解案者。不過十分之五。銀之呈繳者。不及萬分之一。是兵役等不能無弊也。遇吸食者。則專治吸食。遇私販者。則專治私販。是承審者不能根究也。積習如此。該管上

十六

司。尤當隨時稽查。嚴加懲儆。臣竊思為政之要。務在寬猛相濟。尤須因地制宜。即如煙土流毒已久。吸食者蔽。錮既深。周知後改。近經嚴切查拏。數月以來。畿輔內外。咸知畏懼。可見立法果嚴。奉行果力。自不難消除積習。力挽頹風。總之法嚴而限約。則民皆畏法。而蹈刑者必少。法寬而限迫。則民且玩法。而犯罪者轉多。應請

皇上嚴諭該省大吏。督飭文武員弁。實力查拏。悉心根究。毋以虛飾圖功。毋以苟且貽忠。則本源清而實效著矣。

十一月癸丑

諭內閣。湖廣總督兼兵部尚書銜林則徐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

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丙辰

諭軍機大臣等。朕因近年來鴉片煙傳染日深。紋銀出洋銷耗彌甚。屢經降旨。令該督撫等認真查辦。但銅蔽日久。恐一時未能盡行破除。若不清查來源。則此患伊於胡底。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並頒給欵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制。林則徐到粵後。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惟該省海口快蟹。以及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時淨絕。根株著鄧廷楨。怡良。振刷精神。仍照舊分別查拿。毋稍鬆懈。斷不可存觀望之見。尤不可有推諉之心。

十七

再鄧廷楨統轄兩省地方事務殷繁。若專責以查辦鴉片以及紋銀出洋。恐顧此失彼。轉不能專一心。加盡絕弊端。現派林則徐前往專辦此事。該督自當益矢勤奮。盡泯吟域。應分辦者。各盡已責。應商辦者。會同奏聞。趁此可乘之機。力救前此之失。總期積習永除。根株斷絕。想卿等必能體朕之心。為中國祛此一大患也。

十二月癸未。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查粵東通商以來。番船絡繹。久之奸夷軌法。馴至鴉片之毒。流徧海隅。是華民之吸煙。由於土匪之販運。而販運實來自夷船。從流溯源。非於夷船身泊之所。嚴加堵截。杜其勾串。勢難有功。臣受

事幾及三年。辦理毫無成效。以致上勞

宸廑。疊蒙

指授機宜。感悚無地。現計所獲私開窩口。及與販鴉片匪徒。除節次專摺奏辦外。經弋獲一百四十一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民間遵示。依方戒食。亦據首繳煙槍一萬一百五十八枝。奉情似稍警動。但弊源未除。猶之設防斷流。終虞潰決之患。臣受

恩深重。敢不竭盡心加。通計熟籌。冀圖報稱。查各國貨船。抵粵皆循例報驗入口。開驗起貨交易。其日久寄碇零丁外洋者。即屬營私夾船。外間以是船目之。蓋零丁與老萬山以外

十八

夷洋毗連。是以運去復來。難期絕跡。嗣且假避風之名。連檣駛入金星門內洋拋泊。恣意為奸。臣於到任後。即經設法驅逐。兩年以來。不敢駛入。然仍寄泊零丁洋。或十餘隻。或二十餘隻。每現風勢順逆。於零丁附近之九州鵝頸潭。仔尖沙背等處。洋面徒泊靡常。該管官巡防難密。而各洋瀕瀾無際。顧此失彼。內匪即從而偷販。此鴉片之所由滋蔓也。臣反覆籌度。謹擬派員駐洋守堵之法。如該夷船現泊何洋。即於該洋沙線必經之路。將師船聯幫堵截。無論內地大小何項船隻。一經駛近夷船。即行併力追擊。無許接裝鴉片。僅敢逞兇拒捕。許開槍礮轟擊。格殺勿論。庶奸

民不能勾通購買。而差船亦無厚利可圖。持之既堅。當亦
廢然思返。查零丁等洋。乃水師提標左營香山協大鵬營
所轄之地。應請調集水師提標船二隻。香山協師船二隻。
大鵬營師船二隻。各隨帶哨船二隻。均配足弁兵。械第
一月派水師提標左營遊擊管領以香山協大鵬營守備
各一員副之。第二月派香山協副將管領以水師提標左
營大鵬營守備各一員副之。第三月派大鵬營參將管領
以香山協水師提標前營守備各一員副之。輪流堵擊。周
而復始。仍嚴飭各該將備等。務當實力奉行。設有堵截不
加。及徇縱情弊。即行從嚴參處。至水師提督統轄全洋。詳

十九

盜緝私。皆其專責。駐劄虎門地方。濱臨海口。與零丁各洋
聲息相通。所有守堵事宜。或稽查各官勤惰。或調度時有
變通。應即由提臣關天培就近認真督辦。俾歸妥協。又零
丁各洋以東。為惠潮一帶洋面。從前時有夷船藉稱遭風
漂往。屢經驅逐回帆。今當查辦喫緊之時。在夷情詭譎。既
難保其不擇地圖遷。亟應早為防範。而惠潮二府屬濱海
著名口岸。奸民開設窩口。囤販煙泥。尤應一體嚴飭購捕
以免煙販勾引夷船往泊。致遂其憑穴為巢之私。臣現在
會同廣東撫臣怡良籌議水陸交嚴章程。概令南灣碣石
二鎮乘坐師船。親督屬營將備巡洋舟師。并給帶通事引

水馳赴該二鎮所轄交界洋面駐泊。遇有夷船駛至。立加
諭逐。毋許片刻逗留。如有匪艇攔向勾結。亦即奮迅兜拏。
格殺勿論。其陸路各口岸人煙稠密。良莠雜處。以潮州府
澄海縣屬之汕頭潮陽縣屬之達濠為最現。飭潮州鎮惠
潮嘉道暨潮州府會同在於各該縣通中之地。輪流駐劄
督拏。并督閩郡文武各於轄境口岸分投嚴密緝緝。有私
務破。遇匪即擒。各港口舊設卡巡。凡漁船發艇出入。責令
確加查驗。惠州府屬口岸。由該府即於郡城會同陸路提
督。嚴飭各營縣查照一律辦理。似此文武各盡其力。水陸
分任其勞。守零丁以清其源。堵惠潮以竟其委。儻有意存

二十

推諉貽誤事機。臣即當隨時指名奏參。以為玩不用命者
戒。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鄂廷禎奏。籌調師船將備。聯幫駐泊洋面。
堵截民夷售私。並水陸交嚴。以除錮弊。一摺。著林則徐抵廣
東後。即將各該處情形。悉心體察。所有摺內所議駐洋守堵各
事宜。會同鄂廷禎通計熟籌。務臻妥善。嚴實辦理。原摺著鈔給
閱看。
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丙午。兩廣總督鄂廷禎廣東巡撫
怡良奏。查廣東自夏秋以來。醫人斷癘之藥。屢肆通行。民間
勸善之文。城鄉徧貼。省城內外。聞闐雲連。屋後大半潔臨

嚴加驅逐並與臣怡良論以該夷縱有帳項未收儘可議
分年限由該國熟船陸續帶還歸款無虞虧折

天朝法度森嚴儻始昧於進退藉端再涉違迤定即從嚴擊

究去後茲於十二月十五日據總商伍紹榮等稟稱港脚

夷商喧嘩因貿易帳項諸務布置清釐業於本月十二日

請牌下澳附搭港脚映船回國查映船亦已於本月十一

日請牌出口該夷喧嘩月底定可開行等情臣等覆查無

異除再飭總商查明該夷開行回國日期稟報查覈外謹

合詞恭摺具奏

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鄂廷植怡良奏稱論逐港脚夷商喧嘩現

二十三

在下澳附船回國等語該夷喧嘩來粵貿易多年所有躉船鴉

片多半係其經營實為奸夷渠魁現因稽查嚴密恐懼圖歸雖

據該督等奏稱該夷請牌下澳於臘月底定可開行但該夷盤

踞既久黨羽必多現在各躉船尚未回澳其所存煙泥豈肯即

行拋棄難保不別肆詭謀著林則徐嚴密訪查該夷喧嘩是否

實已下澳開行確於何日起碇如尚在逗留即著嚴行驅逐據

實覆奏務使奸夷盡去痼弊悉除方為不負委任

鄂廷植怡良又奏密查該夷喧嘩又名喧嘩為喫咕喇屬

國港脚夷人來粵貿易已有十餘載其初資本甚微既合

眾夷之財以操奇贏之術費逾三倍則至坐擁厚貲無與

比數躉船所貯鴉片多半係其經營該夷仍坐省照料奸
夷效尤因以日甚雖數十年來賣煙不自該夷始而該夷
實為近年渠魁臣鄂廷植初未偵知其詳曾與陞任撫臣
祁項蓮

旨勒限論逐該夷率以伊名下貨船絡繹又住省日久帳項繁夥

必須躬親照料為詞屢催遲延未去臣等雖得其奸狀而

又查無營私確據即訊之洋商等亦無實跡可陳我

聖朝澤覃中外

德重懷柔事勢證明既未便遠治以中國之法復難任其盤踞殃

民寬嚴之間頗難措和迨自本年秋夏以來臣等節節仰

二十四

奏

聖謨實力督屬查拏堵截水陸交嚴並開示藥方諭民戒食鴉片

所有開案設館及販運吸食之犯先後拏獲三百餘起民

間道方斷應首繳煙槍幾及二萬其戒食自行毀除者亦

不知凡幾率情擊劫煙已滯銷華民既悟該夷之奸視為

警寇夷黨亦因稽查嚴密歸怨該夷無所希冀且懼法及

其身遂聞其有圖歸之意臣等以機不可失即撰作諭帖

繕譯夷文嚴切而徧諭之冀以解散朋奸並整該夷之去

志茲據報該夷喧嘩業已下澳附船月底即行是誠仰仗

天威得以祛此大患而為

國計民生一大轉機也。惟該夷雖去各躉船尚未回帆其存
廢煙泥未必甘心即棄於地難保不別肆詭謀。臣等現仍
嚴飭水師在於中東西三路各洋面加意認真堵擊陸路
搭控奸賊毋許鬆動一俟

欽差抵粵即破除畛域相機妥為商辦俾淨根株以期仰紓
宸廑並錄諭夷原稿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廷楨等奏通諭各國夷商消除舊汙並繕錄
諭稿進呈朕詳加披閱措詞正大所見亦屬周到現在外洋拋
泊各躉船是否盡數回國其並非躉船又非進口貨船往來各

二十五

洋寄礙者能否絕跡著林則徐會同該督等嚴飭水師各鎮協
營調集師船在各洋面聯幫追捕毋任再有偷漏其窩口煙館
各犯並著通飭各屬搭擊淨盡以絕根株其茶葉大黃果否為
該夷所必需儘欲斷絕是否堪以禁止不致偷越之處並著悉
心訪察據實具奏至林則徐面奏請頒發各國檄諭著仍遵前
旨與鄂廷楨商酌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頒發

通諭各國夷商稿

照得

天朝准予各國通商以來垂二百年

深仁厚澤美利無疆而內地茶葉大黃二項為爾外夷必需之物

生死所關爾等豈不自知是

天朝本不必通市而爾各國能一日不通市否乃數十年忽
以鴉片一項視為專利要術絡繹運貽是船致漢奸勾通
販運悉抵嗜食習為故常滋蔓海疆透漏各各論者以為
爾等欲圖匪中國之財傾華民之命姑無論

天朝五金並產寶藏充盈豈此區區所能匱乏即爾扶此邪物
而來亦止意欲圖財中國之民與爾何仇而欲害其命耶
總因利欲薰心以致肆無忌憚須知物極必反則

天朝一旦震怒杜絕鴉片之來嚴斷茶黃之去亦法之所必存
事之所當至爾等不可不慮及也從前節經諭遞本館復

二十六

三令五申乃竟惟利是圖寔如充耳且以來廣貿易均屬
良夷為詞詎知近來三板夾帶入口者疊經破獲鬼域之
情業已敗露尚得謂為良夷各務正業者耶方今
大皇帝痛恨惡習刻意消除內則

諭令廷臣嚴議科條外則切責疆吏嚴行懲治
乾綱獨斷志在必行本館已欽遵

諭旨嚴飭水師各鎮協營調集師船配足礮械在於中東西三路
各洋面節節聯幫守堵追捕偷販匪艇驅逐游奕船並
檄陸路各鎮道府督屬搭擊窩口煙館及販賣吸食各犯
水陸並治首尾文嚴業據先後報獲數百餘起彼積慣營

私替不畏死之徒均經嚴審按辦如前經正法之郭亞平何老近等是其明證其餘論罪有差因之羣情大為警動戒食首繳煙槍者以數萬計其畏法自行棄置煙土煙具暨奸徒廢業遠逃者尤多此係廣東現辦章程及現在民情之可見者特瑣瑣告爾等知道爾等試思此何等時候此何等政令還能有所希冀否能有所遷延否且中國民人有犯即行立置重刑爾等明目張膽恣意為奸又豈能曲從寬宥必當一體按法懲辦以示

天威爾等梯航遠涉原圖將本求利何苦因利亡身刻下民皆戒食匪盡潛蹤官既執法維嚴民亦畏刑恪守不特銷售路

二十七

絕抑且無利可求中國民人多因此物喪身率皆視如仇惡棄諸道路直以糞土視之矣果復何所希冀罔存悛心耶合亟剴切諭飭諭到該夷商立即滿除舊汙將外洋拋泊各躉船盡數速遣回國其非躉船又非進口貨船亦不得往來各洋任情寄碇務安貿易正業同享樂利宏休如始終執迷不悟尚存覬覦之念則是爾等自外生成本體亦不值煩煩心也常川堵截查拏惟有奏請封港將貿易永行停止封港之後無論有無鴉片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諸夷之命查各該國王恭順爾等而治夷法度茶嚴設因斷絕茶黃追究所自則爾等縱漏

天朝法網恐亦難逃本國之法也敬而聽之毋貽後悔特諭
硃批正大周勁

二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

道光十九年己亥二月丁卯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會同廣東巡撫怡良遵

旨查辦鴉片以為截流必應窮源特議守堵之法派飭該管水師

各協營將備調集師船按月輪流在於中路零丁各外洋

夷船寄碇處所認真堵截查拏期免漢奸接濟並因近日

以來間有夾板夷船藉稱被風駛泊南澳洋面現經中路

設法堵截恐其意在東趨又經會籌水陸交嚴章程飭行

惠潮道府並水陸各鎮實力辦理當經恭摺奏明在案茲

據南澳鎮總兵沈鎮邦稟稱東路鎮轄各洋本非夷船經

由之路向來隨到隨逐並無停留比因中路守堵甚嚴先

後有夷船八隻駛來拋泊當遵親督將弁舟師逐去三船

餘仍遲延觀望誠恐兵力單薄不足以壯聲威復調集澄

海達濠師船將該五船圍繞防範並遣通事諭以如再逗

留定行開礮轟擊各該船夷人心生畏懼即於十二月初

六日同時開行齊向東南外洋駛去跟蹤瞭望杳無帆影

實已遠颺等情臣伏查南澳洋面向稱肅清今忽駛泊夷

船八隻之多無論來自何處其為意圖銷私無疑苟非大

加振作則前者不去後必續來東路一隅又將為狡兔之

窟該鎮沈鎮邦自奉檄以後即能備以兵威全數驅逐出

境辦理尚合機宜惟各路現雖查辦嚴緊而夷情叵測其

所裝運煙泥斷不肯輕棄於地必將恣為鬼蜮求售其奸

而後已當此稍為得手益應奮勉圖功庶奸販既絕其勾

通夷船即無所希冀前既廢然而返後當不復再來現在

通事引水經該鎮留於澳洋師船亦未撤退潮州鎮及該

道府等仍擇隘輪駐督拏分飭破除畛域遇船即驅有犯

即捕務使速淨根株毋留餘孽

諭內閣鄧廷楨奏粵洋東路夷船驅逐盡淨一摺南澳洋面本非

夷船經由之路近因中路零丁各外洋夷船寄碇之處守堵甚

嚴先後有夷船八隻駛來拋泊現經該鎮總兵親督將弁舟師

逐去三隻餘仍遲延觀望復經調集師船將該五船圍繞防範

並諭以如再逗留定行開礮轟擊各該船已向東南外洋駛去

辦理尚合機宜惟念夷情叵測顯因中路巡防嚴密改向東路

駛行其為意圖銷私已可概見仍著該督等督飭該鎮道府等

各於要隘處所輪班堵拏遇船即驅有犯即捕務使根株淨盡

斷不准稍留餘孽致遂其此輩被竄之私至該夷匪等趨利若

鶩現在裝運煙泥又何肯因查拏緊急甘心拋棄勢必逞其鬼

蜮伎倆如各海口防範稍疏即行駛往銷售著沿海各直省督

撫等通飭所屬文武務當不分畛域協力同心認真防緝遇有

該夷船拋泊該處海口即行隨到隨逐勿令片刻停留庶奸販

既絕其勾通。夷匪亦無所希冀。

壬午。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鄧廷楨。於道光十六年三月。與升任廣東撫臣祁項水師提臣關天培。遵

旨會議海口操練章程。並防夷經費事宜。奏奉

上諭。所議俱妥。要在實力行之。切勿日久生懈等因。欽此。計臣鄧

廷楨自十六年起。每歲秋操。親往虎門。會同提臣關天培

認真校閱。均經奏報在案。查虎門為粵海中路咽喉。通商

番舶絡繹。夷情叵測。良莠難分。有備無患。預謀為善。是以

臣鄧廷楨。每與提臣涉海登山。周覽形勢。凡扼要處所。礮

三

臺星羅棋布。武備整肅精嚴。固已層節防閑。足資控制。第

海面寬深。潮流湍急。若不豫籌阻截良方。似尚難言周密。

因日夕籌思。擬於橫橋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造粗大鐵

鍊。安根兩岸。鐵鍊之下。承以木排。木排兩端。繫以鐵錨。梭

纜。有事即橫截中流。無用則分陳海畔。如門開闔。無礙行

船。惟事關創始。策畫宜周。隨於上年五月。函商提臣關天

培。覆稱橫橋海面較狹。必須創造排鍊二道。中隔九十丈。

分兩層安設。實得扼吭之勢。并應於威遠礮臺迤西。添建

六十丈平面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壯聲威。緣

該處海面為兩山所束。寬止三百餘丈。一遇順風長潮。夷

船迅如奔馬。誠使之來路多防。去途易梗。則其膽先落。有

計安施。況貿易夷船。內泊黃埔。私弊叢生。果能設此重關。

不獨堪禦外侮。兼可懾服內奸。思慮預防。一舉兩得。等語。

臣等即札飭司道。將議設排鍊等項。委員估辦。去後。隨據

逐加確估。所有創造木排鐵鍊二道。鐵錨梭纜二百七十

副。大划船四隻。并鐵鍊兩岸安根。及看守排鍊兵房三十

二間。又添建大礮臺一座。面闊六十丈。并守臺兵房旗幟

等項。又添鑄大礮六十位。連礮架礮罩。隨礮一切器具。共

估需銀八萬六千兩。此項經費。先據洋行東商伍紹榮等

情願捐銀十萬兩。以供要需。當飭藩司兌收。貯庫。咨會提

四

臣關天培。在於虎門近地。分設木礮鐵礮石礮礮廠。連委

副將李賢。同知劉開城。總司其事。派令直隸州知州余保

純。候補知縣張大緒。守備王鵬年。盧大鈺等。隨時領項。分

頭購料監工。并經提臣就近指示規模。遵照趕辦。至添建

礮臺。安礮六十位。需兵九十名。應於通省水師各營。酌撥

槍礮步兵三十名。陸路各營。酌撥槍礮守兵六十名。在臺

防守掌放。仍擬抽撥永靖營千總一員。并於水師提標中

營步兵內。添撥額外二員。以資管領。而專責成。其專管排

鍊。應添設把總二員。兵丁一百二十名。先期操練精熟。每

歲於五月半前。整備安排。霜降節後。撤排歸壩。重關既設。

臨事仍加派兵船火船停泊上流外夷雖極冥頑諒不肯自投陷阱即犬羊之性恐不畏死有如十四年夷目嘩嘩及上年嗎咭噲妄圖進口情事我則以逸待勞迨其闖入穀中欲進則排鍊羈絆思退則風水不容而各臺大礮連環轟擊火船下壓兵船繼之夷船縱堅如鐵石要亦頓成灰燼加以堅持罔懈歷久不渝邊釁定可潛消海疆堪期永固此臣等與提臣關天培相機籌度議增排鍊礮臺之原委也上年十月已准提臣關天培委員將先業成木排鍊成鐵鍊各數具運赴省河經臣等率同司道逐一閱驗木排紮筏堅固鐵鍊鍛淬精純據該委員稟稱新建礮臺石料現已運到六成臺根積土亦經起除淨盡底石已砌三層等語與提臣咨會相符因飭催原派文武各員弁務於本年三月內將排鍊礮臺一律趕造齊全其新鑄礮位業已購覓妥匠講求火候現在春融即可如法製造排鍊兵丁經提臣關天培飭屬招募善泅水者一百二十名演習啟閉以期臨時得力再此項工程係洋商捐辦請免報銷又排鍊等項逐年修費添設排鍊官兵月餉並排鍊礮臺各兵丁六七八九四箇月增給口糧春秋二操軍火賞號約共歲需銀八千三百餘兩查商捐銀十萬兩內除動支防範夷目嗎咭噲經費銀一萬二百三十八兩零

五

此項工程八萬六千兩外僅存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尚不敷一歲之需容臣等另行籌款奏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並添置礮臺礮位分別繪圖貼說開單呈覽一摺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船絡繹往來現在籌議海口章程自應妥為布置以密巡防據該督等奏稱涉海登山周覽形勢請於橫嶺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設鐵鍊木排並於威遠礮臺迤西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礮六十位以壯聲威所有估需各項銀八萬六千兩既係洋商伍紹榮等情願捐辦著免其造冊報銷該督等即飭催原派文武各員務於本年三月內將排鍊礮臺一律趕造完竣並將新添礮位如法製造其泅水兵丁由該提督關天培如數飭募隨時演習以期得力至排鍊等項每年修費及添設排鍊官兵月餉並排鍊礮臺各兵丁四箇月增給口糧春秋二操軍火賞號共歲需銀八千三百餘兩除商捐存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外尚不敷一歲之需著該督等另行籌款奏明辦理餘依議
又
諭據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添置礮臺礮位一摺已降旨允准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現當籌議海口章程自宜妥為布置以密巡防該督等所請於海面安設木排

六

鐵鍊以羈絆夷船。並添設礮臺。添製礮位之處。是否有益。著林則徐詳細查察情形。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鄧廷楨又奏竊。臣前以鴉片煙土。販自外夷。莫船必清其源。然後其流可絕。是以嚴拏窰口煙館。并販賣吸食匪徒。外仍籌議輪派水師將備。按月駐洋守堵之法。調集舟師。在於莫船拋泊之零丁各洋面。聯幫堵截查捕。無論內地何項船隻。毋許攏近莫船。以冀斷其銷售接濟之路。庶奸夷無利可圖。或當廢然思返。一面繕譯檄文。刊成輪帖。散給各國夷人。曉以利害禍福。飭將莫船盡數遣還。各安貿易正業。并促令住省年久之港脚夷。噴噴於上年十二月

七

附船回國。均經具奏在案。查駐洋守堵。以去臘為第一月。經臣檄飭輪派之將備。將堵截情形。及莫船作何動靜。五日稟報一次。以憑覈辦。本年正月。輪值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管帶備弁舟師赴堵。茲據該副將暨署澳門同知蔣立昂。先後稟稱。零丁各洋。分泊莫船處所。因堵拏嚴緊。並無民船在彼遊奕窺伺。莫船內有港脚嘍船。及嘍吐船。各一隻。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刻。由雞頭洋面。一同起碇。向老萬山外夷洋。張帆駛去。實已遠颺。其尖沙背洋面。查尚泊船十六隻。零丁九洲三角潭仔等洋。共泊船六隻。綜計尚有二十二隻。內港脚嘍船一隻。亦經整理桅帆。似

有開行之意。現在乘機堵逐。不敢鬆勁等情。并准水師提督臣關天培。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查明咨會無異。伏查粵洋莫船。經臣前於十七年八月。驅去崎嶇國叨嘍嘍船一隻。尚存二十四隻。是年奏辦莫船摺內。業已據實聲明。今於該夷噴噴回國之後。又復駛去二船。且有整帆欲遁者。雖夷情叵測。難保存者不無觀望。去者希冀復來。而大局實已警動。當此辦理。差為得手之時。其機斷不可失。亟應安速防維。且諭且逐。絕其徘徊之念。堅其悔禍之心。使得銜尾開行。肅清洋面。以冀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肅除銅弊之至意。

八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奏。外洋鴉片莫船。屢經派員堵截。驅逐內有港脚嘍船。及嘍吐船。各一隻。於上年十二月起碇駛去。業已遠颺。其尖沙背等處洋面。現尚泊船二十二隻。內港脚嘍船一隻。亦經整理桅帆。似有開行之意。等語。此次諭逐夷船。既有可乘之機。著該督務即安速防維。一力整頓。使現泊各船。銜尾開行。毋任稍有觀望。總期洋面肅清。奸宄絕跡。以副委任。

丙戌。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奏。竊臣上年冬間。遶京

陛見。於十一月十五日。欽奉

諭旨。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所有

該省水師兼歸節制等因。欽此。臣當即在京請
訓。疊聆
恩諭。備極周詳。蒙

委任之逾恆。彌深感奮。念責成之重大。倍切悚惶。

陸辭後。於二十三日。出京。經由直隸。山東。安徽。皆無停滯。惟江西
途次。連遇大雪。間有未能趨行之處。旋即加緊前進。以速
補遞。茲於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東省城。與督臣鄧廷楨

撫臣怡良等會晤。當據告知節次。擊獲鴉片煙販。水陸交
嚴。羣情頗為警動。迨聞
特派查辦之

九

旨。聲威所被。震懾民夷。是以駐省年久之夷商。嘖嘖。於十二月十

二日。請牌下澳。附搭港脚映船回國。其零丁洋。躉船。內有

港脚。噍船。及嘍吐船。二隻。亦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去。今

年正月二十日。又有港脚。噍。及地。嘍。等船。味。喇。噍。國。噍

噍。及吐。噍。等船。噍。國。噍。吐。船。小。呂。宋。船。共。十。四。隻。起。碇

開行。二十一日。又有港脚。噍。等船。味。喇。噍。國。噍。等船。

共。四。隻。與。前。船。一。同。駛。去。旋。據。探。報。拋。泊。了。洲。洋。面。該。處

為。夷。船。回。國。必。經。之。路。現。仍。嚴。行。探。逐。業。經。先。後。具。奏。等

語。臣。復。細。加。查。訪。均。屬。相。符。惟。思。夷。情。詭。譎。異。常。現。有。鴉

片。在。船。未。必。遽。甘。回。國。果。否。計。窮。思。逸。抑。係。擇。地。圖。運。均

未可定。第既經開動。其為畏憚可知。急應宣示

天威。乘勢盡行驅逐。以為清源之計。除飭外海水師。確查飛稟。相
機會辦外。至臣先於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上年十二
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鄧廷楨奏。籌調師船將備。聯幫駐泊洋面。堵截民夷

售私一摺。著林則徐。馳抵廣東後。即將各該處情形。悉心體察。
所有摺內所議。駐洋守堵各事宜。會同鄧廷楨。通計熟籌。務臻

妥善。嚴實辦理等因。欽此。臣查閱摺內所議。分派兵哨各船。在
零丁洋一帶。按月輪流堵截。無論內地何項船隻。駛近夷

船。概行追擊。儘敢逞兇拒捕。格殺勿論。其東路惠潮等屬
洋面口岸。一體巡防。似此。基布星羅。已足以昭嚴密。惟現

十

在夷。既經移動。自須到處跟蹤。即使該躉船。駛出老萬
山。猶恐內海匪船。潛赴外洋勾結。是杜絕售私之勁。實屬

刻不容鬆。臣甫經到省。於各處島澳口門。尚未親歷。現在
檢閱圖志。先與督撫。臣在省互相講求。擬於旬日之間。出

赴中路之虎門。澳門等處。與水師提。臣關天培。乘船周覽。
以便相機度勢。通計熟籌。俟躉船。驅除應手之後。再往東

路。察看機宜。隨時會同鄧廷楨等。嚴實辦理。總期。拔本塞
源。力迴錮習。以仰副

聖主。澄清海澨。綏戢生民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奏體察洋面堵截情形一摺。廣東海口。為各夷船出入經由要道。自應水陸交嚴。以除錮弊。茲據奏稱。現在夷船既經移動。自須到處跟蹤。即使該船駛出老萬山。猶恐內海匪船。前赴外洋勾結等語。著林則徐即親赴虎門澳門等處。相機度勢。通計熟籌。務使外海夷船。不得駛進口門。妄生覬覦。內地匪船。不敢潛赴外洋。私行勾結。嚴密巡防。盡除錮弊。方為妥善。俟中路辦竣。再往東路察看機宜。覈實辦理。該大臣係特簡前往查辦大員。務須悉心籌議。從容辦理。不必急於蒞事。要期除惡淨盡。方為不負委任。

三月乙卯。

十一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鴉片來自外洋毒流中國蔓延既久幾於莫可挽迺幸蒙我

皇上渙號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錮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疊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勤盡泯畛域下懷欽感倍思併力驅除

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窯口煙館與販吸食各犯等

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各師船輪流守堵水陸交嚴並將東路夷船及住省奸夷先後驅逐節經奏蒙

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亦將籌辦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躉船二十二隻已陸續起碇開行作為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為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商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來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皆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為奸猾之尤此次聞有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躉船發令驅逐故特先行開動雖却向來所泊之零丁等洋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貯存

十二

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特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即使逐出老萬山以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且內海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買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盡淨乃為杜絕病源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確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貯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休以威臣林則徐當謹諭勅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許以奏懇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賞。以獎其悔懼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者照天朝新例治罪。貨物沒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定稿。即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齎赴夷館。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立限稟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維。查各國賣買。以暎咭喇為較大。該國自公。司散局以後。於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職夷人義律。到澳門。經管商榷。謂之領事。臣等發諭之後。各國則皆觀望於暎夷。而暎夷又皆推諉於義律。其中有通曉漢語之夷人。曠等四名。經司道暨廣州府等。傳至公所。面加曉諭。因該夷曠等回稟之言。尚為恭順。當即賞給紅綢二疋。黃酒二壘。著令開導東夷。速繳鴉片。未據即行稟覆。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奸夷嘯咆等。希圖乘夜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律。以不能約束之非。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即行封船之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榮。將各夷人。每為夷人潛通信息。亦令暫行撤退。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遠近要隘之區。俱令明為防守。不許夷人出入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舉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至而嚴。而諸夷懷

十三

德畏

威均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與黃埔澳門及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疊加示諭。勸戒兼施。即於二月十三日。據該領事義律稟覆。情願呈繳鴉片。維時距撤退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館食物。漸形窘乏。臣等當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義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三箱。查向來拿獲鴉片。如係外夷原箱。每一箱計裝整土四十箇。每箇約重三斤。每箱應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箱數。總不下二百數十萬斤。若經奸販轉售。則流毒何所不至。今設法令其全繳。不動兵刑。無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當即諭令駛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均於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劄。凡防範夷船。查拏售私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榷。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資嚴密防堵。茲躉船二十二隻。陸續駛至虎門口外。關天培當即督率將領。分帶提標各營兵船。排列陣壓。並先期調到碣石鎮總兵黃貴。署陽江鎮總兵楊登俊。各帶該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

十四

臣豫警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臣等親率候補知府南
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署廣州府同知佛因同知劉開域
候補通判李敦業樂昌縣知縣吳思樹暨副將李賢守備
盧大鈺分派文武大小委員。隨收隨驗。隨運隨時。惟為數
甚多。一躉船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剝船始敷盤運。而自
口外運至口內。堆貯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促。草率
收繳。恐又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擬收至兩三日後。先回省
署辦公。臣林則徐自當常駐海口。會同提臣關天培詳細
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完竣。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領
事所稟。有無參差。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各夷人永不夾

十五

帶切結存案。以斷根株。伏思夷人販賣鴉片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名例所載。化外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
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
嚴禁。今既遵諭全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求

皇上覆載寬宏。

恩施法外。免追既往。嚴儆將來。並求

俯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貨買貨。酌量

加恩賞給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以

獎其恭順畏法之心。而堅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

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人呈繳

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
京驗明。再行燒燬。以徵實在。

諭內閣。本日據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查辦躉船。盡數呈繳。煙土一
摺。所辦可嘉之至。躉船私販煙土。希圖航逃。經林則徐等截回
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該夷等畏法自
首。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該督等奏請酌賞茶葉之處。著照所
議辦理。至此項煙土。為數甚多。俟收繳完竣。即查明實在箱數。
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覈驗。林則徐等查辦妥協。自應量加
獎勵。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從優議敘。怡良豫堃關天培著交
部議敘。

十六

林則徐等又奏。臣等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
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鄧廷楨怡良片奏。查辦粵省鴉片煙情形。林則徐計
應早晚到粵。該督等仍遵前旨。協力同心。盡泯畛域。勉之又勉。
以副委任。至林則徐前此面奏。請頒發檄諭。曉示外夷。著與鄧
廷楨酌商。是否可行。儘必須頒發。著即妥議底稿具奏。經朕披
覽。再行檄發等因。欽此。又正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鄧廷楨等奏。通諭各國夷商。消除舊汗。並繕錄諭稿。進呈
現在外洋拋泊各躉船。是否盡數回國。其並非躉船。又非進口
貨船。往來各洋寄碇者。能否絕跡。著林則徐會同該督等。嚴飭

水師各鎮協營調集師船在各洋面聯幫追捕毋任再有偷漏其窩口煙館各犯並著通飭各屬挖淨盡以絕根株其茶葉大黃果否為該夷所必需儘欲斷絕是不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處並著悉心訪察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查外洋拋泊躉船已據遵諭呈繳煙土現經臣等恭摺具奏其並非躉船又非進口貨船往來各洋寄碇者以東路南澳鎮屬洋面為較多先經臣鄧廷楨檄飭該鎮會同潮州道府設法防堵業將停泊夾板夷船八隻驅逐開行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明在案今春以來復據該鎮先後稟報偶有夷船駛至長山尾大金門等洋遊奕亦經實力驅逐駛出夷洋此等夷船聞知煙土盡數繳官無所希冀似可不致再來臣等仍檄飭該鎮聯幫堵截以絕覬覦並飭潮州道府嚴查海口以杜偷漏期於一律肅清其內地窩口煙館各犯除照舊嚴密查拏外現在民間畏懼改悔多有願將舊存煙土煙具赴官呈繳者當於省城分設官局派員驗收並經本省紳士隨處設局分投勸諭旬餘以來陸續呈繳甚為踴躍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惟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

十七

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如該夷經此次查辦之後仍敢故智復萌希圖夾帶鴉片入口彼時自當嚴行禁斷並設法嚴查偷越弊端應請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具奏至臣林則徐面奏請頒外夷檄諭一節原擬抵粵後與臣鄧廷楨悉心商酌如須頒發自應先擬底稿進呈恭候訓示嗣思啞咭喇國既有在粵之領事義律及住省夷人不如就近諭知飭將鴉片悉數繳官躉船迅速回國現已辦理應手則檄諭該國之處似可暫緩頒行俟將來奉到部頒罪名新例暨議定善後章程一併彙同備文照會仍遵節次諭旨妥擬底稿恭呈御覽再行頒發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覆奏堵截粵洋夷船情形請暫緩議斷互市及頒行各國檄諭等語所見是此次查辦海口防堵躉船各國夷商業經遵繳煙土自應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著暫緩置議其啞咭喇既有在粵領事及住省夷人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辦理應手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議定興販吸食各罪名頒行新例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細籌議仍遵前旨擬稿進呈再行頒發辛酉浙江道監察御史鄧瀛奏竊惟鴉片之害蔓延直省

十八

今

皇威遠震。夷人畏罪自首。將所攜煙土盡數呈繳。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之多。大害迅除。臣民慶幸。其所獲煙土。據該大臣等奏請解京覈驗。奉

旨允准。蓋因為數甚多。向所未聞。恐中外未能深信。自應全數解京。俾薄海臣民共觀情形。警目洗心。革除錮習。第其中亦有繁累滋弊之處。不可不為慮及。蓋廣東距京程途遠。過剝甚多。廣東江西安徽陸路多用擡夫。每箱用夫二人。計須四萬餘人。廣東江西水路須用船隻。其船稍大者。不過裝百餘箱。計須封雇民船百餘號。用水手一二十人。安

十九

徽以北。俱用車載。每車裝十餘箱。計須大車千餘輛。用民夫千餘人。騾馬五六千頭。即由江西水路徑向長江轉入運河行走。亦抵運解銅鉛船數起之多。此項舟車民夫。誠恐沿途地方一時驟難雇備。即分數起押解。可無短絀。而經費之多。終不能減。若令官民籌辦供應。不免賠累勞擾。若盡報部覈銷。則不值以

國家有用之財。糜之於無用之物。又此物最易偷換。近來各省多有假造煙土。其價僅值洋土十分之一。而形色逼真。雖積慣吸食者。莫能辨別。雖在彼起解。到京覈驗。皆有大員監視。而長途遲滯。日經民夫千萬人之手。委官數人耳。

目安能周防。即到京後

欽派大臣查驗。亦祇能覈其多寡。無由辨其真偽。弊實之生。何所不至。且林則徐鄧廷楨怡良豫蒙天培皆係

皇上委任責成之人。當不敢扶同欺飾。自取罪戾。可否

敢令該大臣將起獲煙土。毋庸解京。收繳完竣。即在該處督率員

弁。公同查覈。目擊銷燬。以省解運之煩。而早除一日。即可

免一日之患。且使沿海居民及夷人等。眼見銷燬情形。咸

曉然於

聖天子除惡務盡之至意。益當震懾畏服。不敢復萌故智矣。

壬戌

二十

諭內閣。前據林則徐等馳奏。獲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遠。遠所繳煙土。為數較多。恐委員稽查難周。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毋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目擊銷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擊。該大臣等惟當仰體朕意。嚴實稽查。斷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

甲子。掌河南道御史步際桐奏。竊思鴉片流毒日久。去年

蒙

皇上特派督臣林則徐赴粵查辦。務期杜絕病源。該督於到粵後四十日內。即將夷船煙箱盡數起出。想見查辦認真。不負簡任。惟臣讀該督摺奏中有云。取具各夷人永不夾帶切結存案。以斷根株等語。則是於煙箱盡繳之後。所以為將來計者。恃此切結。竊以為切結之具。祇可斷其移泊近洋。不能禁其復停大海。蓋移泊近洋。我可據其所具切結。詰之以辭。絕之以法。若大海空曠之中。則理論之有所不聞。勢劫之有所不便。向來切結。尚復成何把握。況夷人惟利是圖。反覆性成。其為計於今日者。方幸夫出結之後。可以脫然引去。雖責以萬分切實之結。亦將甘心出具。迨既歸而裝煙復來。乃為遷停大海之計。以待漢奸之自行運取。是在彼不過以一二人暗送消息。而漢奸之隄防法網者。又誰肯表暴其蹤跡。即欲向省館中夷人責問。亦未必遽得端倪。善立法者。使諸弊處不得不破之勢。若因其事不顯聞。遂以為永斷根株。徒令接辦之人。開一含混之路。甚非我皇上為時除害。拔本塞源之至意矣。相應請旨。敕下該督臣林則徐。妥為籌畫。於取具各夷人永不夾帶切結之外。再為設法。以杜日久漸生之弊。庶幾慮周事外。此害可以永除。

二十一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步際桐奏。查辦夷船鴉片。取具切結。不足永斷根株等語。夷船販運煙土。經此次盡數呈繳以後。自應妥籌善法。杜其復來。若但以切結為憑。仍屬有名無實。且夷船停泊大海。難保無暗遞消息。漢奸前往運取等弊。著林則徐。鄧廷楨。悉心籌畫。務使弊源盡絕。永杜含混之端。方為不負委任。原摺著鈔給閱看。

四月庚辰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奏。臣林則徐抵粵以後。與臣鄧廷楨。暨撫臣怡良。公同商酌。責令夷人將躉船煙土。悉數呈繳。旋據啖咕喇國領事義律稟明。願將各船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陸續駛至虎門呈繳。臣林則徐。臣鄧廷楨。即於二月二十八日。駛抵虎門。會同臣關天培。督率收繳。業於二月二十九日。恭摺馳奏在案。惟收繳煙土。須將利船攏近躉船。方能盤運。而利船與躉船。高下懸殊。登降已形費力。迨起至一半之後。躉船水跡浮高。須防風浪。又必下石壓艙。且潮汐時有往來。風信兼多。順逆一過。風潮相薄。利船不能駛傍。夷船。即勉強攏近。而兩相撞擊。損壞堪虞。不得不暫為停止。時當三月。風暴正多。竟不免有終日坐守之事。臣等同駐

二十二

海口。時刻督催。得起即起。不任延緩。茲自二月二十九日
收起。截至三月二十日。計已收繳鴉片一萬五千八百八
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七口袋。覈之義律原報數目。已
逾十分之八。惟近數日來。察看後船煙土。較諸在先收繳
之船。所載漸少。雖一時未即收完。而覈計大數。恐其或有
短欠。當又派員持諭。前赴省城。夷樓。向領事義律。嚴加詰
責。即據稟覆。伊所報數目。係在省樓覈算帳據。而各船裝
載鴉片。間有駛往沿海地方。如潮州南澳等處者。遠職再
行催回。不論現泊何方。半月內想可催到。定必如數盡繳
等語。察其情詞。似非虛誑。當即准限半月。責令迅速往催。

二十三

臣等伏思東路南澳地方。屢有夷船駛至。自上年驅逐淨
盡之後。今春仍間有數船。至長山尾等洋游奕。雖經該鎮
隨時驅逐。而夷船旋去旋來。是否中路分銷。抑係外洋另
股。悉心訪察。冀得端倪。惟夷人既不肯輸情。眾口亦茫無
確據。正思中路呈繳事竣。再行查辦南澳一隅。以冀斷絕
根株。今義律於無心中自行吐露。是中東兩路實屬一氣
相生。其躉船雖在零丁等洋。而三板等船。分載煙土。由外
洋駛往南澳。覓售。誠為事所必有。既經逐層澈究。正當乘
此機關。責成該領事。將分往南澳各船。一概招回。悉數呈
繳。不但原報二萬餘箱之內。不准短少一箱。如此外尚有

多餘。亦必儘數收繳。期於一律淨盡。
林則徐又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
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鄧廷楨怡良奏。稱。偷運港脚夷商。噶噸。現在下澳附
船回國等語。該夷盤踞既久。黨羽必多。現在各躉船尚未回帆。
其所存煙泥。豈肯即行拋棄。難保不別肆詭謀。著林則徐嚴密
訪查。該夷噶噸是否實已下澳開行。約於何日起碇。如尚在逗
留。即著嚴行驅逐。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臣查該夷噶噸於上年
十二月請牌下澳。附船回國。業經臣於奏報到粵。摺內聲
敘在案。茲復欽奉

二十四

諭旨。著臣嚴密訪查。當即欽遵。密咨粵海關監督臣豫榮。諭飭洋
商伍紹榮等。確切查稟。並札澳門同知。轉諭在澳之西洋
夷目。噶噸。查明噶噸實係何日自省到澳。附搭何船。於
何日由澳開行回國。據實稟覆。一面暗遣妥人。改裝前赴
澳門。密加察訪去後。茲准豫榮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
轉據。噶噸。稟覆。噶噸於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由省到澳。
即於十六日。由澳附搭港脚映船。開行回國。又據洋商伍
紹榮等。稟同前情。與臣遣人赴澳密查。均屬相符。是噶噸
實已於上年十二月間。搭船回國。並未逗留。毫無疑義。惟
該夷販賣鴉片。來粵多年。誠如

聖諭盤踞既久。黨羽必多。所存煙泥。豈肯即行拋棄。臣先經訪得現住省城義和行之映順。即係渣順之弟。又映呀咂。呀咂。呀咂。皆渣順之外甥。並有代伊管帳之呀咂。亦在該行居住。是該夷雖去。而買賣帳目。仍有人代為經理。此次義律稟繳鴉片。雖係籠統開報。並未分析某夷名下若干。而躉船船戶。僉稱渣順居其大股。是該夷存積之煙。不致另有囤貯。臣與督臣鄧廷楨面商。渣順既已逃回。務當使之永不取來。方為善策。此時煙土雖已收繳。其夥黨亦必驅除。如映順。映呀咂。呀咂。呀咂。之類。現皆給諭洋商。令與向賣鴉片著名之夷人。順咂等。一併驅逐回國。

二十五

庶可杜絕奸夷蹤跡。免致勾結盤踞。復貽地方之害。

輸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收繳夷船鴉片。乘勢清理東路等語。粵洋躉船。存貯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前經林則徐等諭令駛至虎門陸績呈繳。茲據奏稱。剝船與躉船高下懸殊。煙土起至一半。躉船水跡浮高。風信靡定。不免終日坐守。現在所繳鴉片。畧之原報數目。已逾十分之八。又稱東路南澳地方。間有數船至長山尾等洋遊奕。雖經該鎮隨時驅逐。而旋去旋來。是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其三板等船。分載煙土。駛往南澳。亦不可不乘此機。一概招回。悉數呈繳。若林則徐等悉心籌畫。相機妥辦。不但原報二萬餘箱之內。不准稍有短少。如此

外尚有多餘。亦應儘數收繳。總期一律淨盡。毋留餘孽。又另片奏。查明渣順實已回國。而現住省城義和行之映順。即係渣順之弟。又映呀咂。呀咂。皆渣順之外甥。並有代伊管帳之呀咂。亦在該行居住等語。該夷盤踞既久。黨羽必多。若不儘數驅除。難保不死灰復燃。仍貽後患。著即將摺內所指各該夷等。與著名之順咂等。一併驅逐。不准任意逗留。並嚴諭領事義律。夷目。喇嘛。等。確切查明。此外如有該夷夥黨。務即設法驅令回國。毋許再有隱匿。以除錮弊。而絕詭謀。

甲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

二十六

天培。奏。映咂。喇等國夷人。呈繳躉船鴉片。經臣等會摺馳奏。迨收逾十分之八。即乘勢清理東路。亦經續行奏明在案。臣等查粵省東路南澳一帶。係與福建漳州府屬洋面毗連。該處夷船。自上年驅逐開行之後。今春又據稟報。有數隻駛至長山尾等洋游奕。而福建之布袋等洋。近在其北。聞亦有夷船旋去旋來。緣兩省交界之間。遂於粵則寬於閩。遂於閩又寬於粵。無非因載有鴉片。隨處覓售。茲粵省中路躉船。收繳煙土。辦理既能應手。且究明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亟應由中路而及東路。並由粵洋而及閩洋。務使兩省海面。一體肅清。不敢稍分畛域。當經臣等諒

論啖咭喇國領事義律繕寫夷信。多撥三板小船。分赴東路各洋。無論粵界閩界。但有夷船寄泊。即催令駛回虎門。與各躉船同繳煙土。仍嚴檄南澳鎮。率領師船。在洋堵逐。並帶有通事。傳諭夷人繳煙。其內港各口。責令潮州鎮道府縣。嚴禁艇出洋。以斷夷船接濟。一面飛信知會閩省督撫。飭屬照辦。使兩省聲勢。互相聯絡。實力防堵。水陸交嚴。夷船既不能將鴉片銷售。又不能有水米接濟。勢難久泊。復經該領事義律。催令一體呈繳。即據稟報陸續來至虎門。查有喇囉吐船。啤叻船。鴨船。皆稱從南澳駛來。共繳鴉片一千六十七箱。又五百一十一袋。復有喇船。咭噴

二十七

時船囉嘛。叮吐船。皆稱從福建駛來。共繳鴉片二千四百四箱。又五十七袋。此數船原不在中路零丁等洋。躉船之內。每由外洋潛行竄越。蹤跡靡常。今亦招至虎門。與躉船一體呈繳。截至四月初六日收清。合計前後所收夷人鴉片。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數之義律原稟。應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之數。更溢收一千袋。有零。據該領事等會稱。委係盡數繳官。不敢絲毫餘贖。臣等於督收之際。節經飭令委員。每起盡一船。即將各層底逐一查驗。不任稍有留遺。此次收繳全清。夷人成本千餘萬金。已成虛擲。諒不敢更尋覆轍。惟現值南風司令。各

國本年貿易夷船。正應陸續到粵。計自彼國開船。尚在數月以前。未必遽知。

天朝如此嚴禁。其歷年來帶鴉片。本已習為故常。此次來船。恐亦難免。惟一時未便即實於法。仍須責令一併繳官。臣等現又嚴諭該領事義律。將新來載貨夷船。隨到隨查。如無鴉片。即具保結請驗。倘有夾帶。即行首繳。免罪。如敢朦混。隱瞞。查出不許開驗。驅逐回國。經奉到部行新例之後。即當擬具撤諭底稿。恭呈

御覽。照會該國。明示限期。如屆期再有帶來。應遵照

大清律例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與華民同照新

二十八

例一體治罪。貨物沒官。始可杜其嘗試之念。臣等又思華夷雖有分界。而海道處處可通。即如閩省各洋。南與粵界相連。北即距粵甚遠。是否尚有夷船在彼游奕。粵省無從知悉。除再飛移閩省督撫。臣一併乘機查辦外。尚恐夾帶鴉片之奸夷。慮及到粵勒繳。或從外洋徑竄。迨北各省。寄破售私。前數年本已有此情形。此後尤不能不慮。應請

敕下沿海各省。一體嚴查。時加防範。若收繳之令。隨在得行。即竄越之跡。亦永遠可杜矣。
林則徐。鄧廷楨。又奏。臣林則徐。前諭夷人出具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人即正

法。貨盡沒官。旋據啖咭喇領事義律稟稱本國在天朝貿易恭蒙

大皇帝懷柔。歷有二百餘年。仰賴先教。示以禁令森嚴。惟本國地方較遠。或可姑寬期限。自開船後。凡在印度之港脚屬地者。給予五月為限。啖國本地者。給予十月為限。然後即以前例遵行。則各人無不悉知。現有此例。僅有來粵者。自必遵行也。又云。凡有諭令之處。遠職自應發遞回國。以俾本國大臣呈上國主閱覽。自可明知也。等語。覈其稟詞。尚屬恭順。惟甘結仍遷延未具。近日復經諭催。又據稟稱。債不能不取結。則啖國人船。無奈祇得回國等情。揆其用意。蓋

二十九

因該國公司散局。悉聽夷商自行經理。其中良莠不齊。且海道遐遠。或因風阻滯逾期。即難保在路夷船。竟不稍有夾帶。一經出結。則此後奸夷。帶有鴉片。不但本犯罹於重法。即該領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遲疑。尚非敢違法度。且查該夷來粵貿易。實係利市三倍。不惟以該國之貨。牟內地之利。並以內地之貨。牟各國之利。蓋海外島夷之國。不知名者。不啻盈千累百。因無力置船辦貨。故不能自達於

天朝。而如茶葉大黃湖絲之類。則無一國不需此物。啖咭喇等國夷商。所帶內地貨物。非獨本國自用。尤利於分售各國。

得價倍蓰。即使該夷不賣鴉片。專作正經貿易。而其所謂三倍之利者。自在。以此度之。其辭不肯捨廣東馬頭。係屬實情。所云祇得回國者。不遵憚於具結。強顏而出。此言未必實心如是。即使果因內地法嚴。不能帶賣鴉片。暫時躲避回國。亦於通商大局並無加損。查從前每年來船。不過數十隻。而關稅並不短絀。近年多至一百數十隻。而鴉片愈以盛行。且每船自夷商至水手。總不止於百人。合而計之。殊嫌太眾。與其多聚奸究。孰若去莠存良。即如慣賣鴉片之啖咭喇等。本係早經奉

三十

旨查逐之人。除啖咭喇已先回國外。啖咭喇現已驅逐其他類此者。正須一併嚴驅。並令出具甘結。永遠不敢再來。方為正辦。論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誰不爭趨。即使此國不來。彼國豈肯不至。縱或一年偶少。次年總必加多。且聞華民慣見夷商獲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為內地民人。格於定例。不准赴各國貿易。以致利藪轉歸外夷。此固市井之談。不足與言大義。然就此察看。則其不逞無人經商。亦已明甚。所以鴉片之禁。不但宜禁於百姓。實可倍嚴於夷商。彼終年之間。住內地之日甚多。在該國之日轉少。非獨貪毛踐土。且皆積聚貲財。比之內地民人。受恩更重。豈有予之以樂利。而不可齊之以政刑者乎。況所來貿易

之人。不過該國之一販戶。並非貴戚達官。即鴉片亦皆私帶而來。更非受命於其國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司散局。一切買賣。更與其國主無干。此輩奸夷。性貪而狡。外則桀驁夸飾。內實懼怯多疑。稍縱即驕。惟嚴乃肅。查乾隆年間。粵省辦理。啖夷洪任輝等控案。動即監禁一二年。無敢違抗。歷有成案可稽。即近來奏辦夷案。如道光二年之命犯啡叮。六年之命犯嗎啡呢喃。皆引名例化外有犯。依律擬斷之條。處絞立法。夷人無不帖服。況鴉片之夾帶。彼本自知理短。是以臣等此次痛加詞責。亦有天良。尚非不可教誨。可否仰求

三十一

教部將夷人帶鴉片來內地者。應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暫時首繳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處。奏請

諭旨。通行遵辦。俾得諭令各國夷人。咸使懍遵。嗣後自必不敢犯法。似亦刑期無刑之意。

諭內閣。林則徐等奏。夷人帶鴉片煙來內地者。請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暫時首繳免罪。如何酌予限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收繳鴉片煙土。有贏無絀。又另片奏。請將夷人帶鴉片煙來內地者。定例治罪等語。

該夷人違禁帶物。並暫時首繳免罪。自應專定條例。已明降諭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矣。此次收繳煙土二萬餘箱。據林則徐等逐一查驗。不准稍有留遺。著仍遵前旨。親督銷燬。毋許別滋流弊。至本年貿易夷船。開行在數月以前。未必遽知嚴禁。此次來船。如有夾帶鴉片。亦著責令一併繳交。以絕根株。餘著照所議辦理。

林則徐又奏。臣於三月初七日。至虎門丹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六日奉

三十二

上諭。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添置礮臺礮位。一摺。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該督等所請於海面安設木排鐵鍊。以羈絆夷船。並添設礮臺。添製礮位之處。是否有益。著林則徐詳細查察情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粵東中路海口。以虎門為咽喉。臣此次親至該處。督收夷人鴉片。即住在水師艇。寄破海中。四面形勢。皆可瞭望。當經留心相度。竊見重重門戶。實屬險要天成。自零丁大洋。過龍穴而北。兩山斜峙。東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內洋。是第一重門戶也。進口七里。有一山屹立中央。名曰橫檔。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飯籬排。又其前小山一座。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為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為岸。武山亦謂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於此。此第二重門

戶也。由橫檔再進五里。則為大虎山。其西為小虎山。再西則獅子洋。即由黃埔進省之路。是大小虎山。乃第三重門戶也。此外如蕉門。蘆灣山。三門口。新涌口等處。港汊旁出。島嶼周迴。尚非夷船出入要津。姑不具論。以礮臺言之。先有橫檔南山兩處。均係康熙五十六年所建。形勢稍狹。嘉慶五年。於沙角添建礮臺一座。二十年。復就橫檔礮臺。加築月臺一座。又南山礮臺之西北。添建鎮遠礮臺一座。各安礮四十位。二十三年。又於大虎山建礮臺一座。安礮三十二位。道光十年。大角山又添礮臺一座。安礮十六位。迨十四年冬間。提臣關天培到粵。適在驅逐夷人。嘍嘍出口之後。與前督臣盧坤商議。以大角沙角兩礮臺。中隔海面一千數百丈之遠。兩邊礮火均恐不能得力。祇宜作為望臺。遇有應行防堵之時。放礮報信。其南山鎮遠。與橫檔三處礮臺。形如品字。中隔水面三百餘丈。礮火可期得力。惟南山礮臺。地勢過高。礮子易於冒過船頂。其餘原建牆垛。亦俱單薄。於道光十五年。會摺奏准。將南山礮臺前面。環築月臺。名為威遠。又將鎮遠橫檔大虎各礮臺。加築堅厚。添鑄七八千斤大礮。分別安配。並於橫檔背面山麓。及對岸蘆灣山脚。續添永安鞏固礮臺兩座。安礮四十位。二十位不等。此十五年以前。陸續添造礮臺之原委也。雖時提

三十三

臣關天培。即欲於橫檔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造粗大鐵鍊。安根兩岸。鐵鍊之下。承以木排。兩端繫以鐵纜。有事則橫截中流。無事即分披海畔。如門開闔。防堵益嚴。以經費未充。未及辦理。鄧廷楨到後。正與關天培商議籌辦。旋於十八年夏間。有暎咭喇國夷目嗎咂。諭巡船三隻。窺探虎門。見海口布置森嚴。畏懼竄去。復經鄧廷楨與關天培。欽諭旨。倍謹修防。以鐵鍊木排。實為阻攔夷船要具。察看威遠鎮遠橫檔各礮臺之間。海面較狹。安設排鍊兩道。足資堵截。惟威遠鎮遠兩礮臺。雖同在武山腳下。而相距尚有里餘。排鍊既截中流。礮位尤宜聯絡。故又於威遠鎮遠中間。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護排鍊。而壯聲威。此鄧廷楨等現在奏辦之情形也。茲欽奉諭旨。令臣詳細查察。當又移舟至武山橫檔一帶。流覽登眺。此處本係第二重門戶。最見緊嚴。其海面自西北量至東南。橫寬二百七十餘丈。至三百三十餘丈不等。所有鐵鍊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腳下。其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籬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檔山脚。俱各鑿深石槽。以八千斤廢礮。橫安槽底。礮身外加鐵箍四道。上扣鐵鍊四條。由四而併為二。由二而併為一。中間鈕合兩頭。貫以大鐵

三十四

鍊八條。用大鐵鎖接扣兩邊。以便開闔。其木排則以大木截齊。各長四丈五尺。合四根為一小排。穿以橫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聯成一大排。量寬一丈六尺餘寸。面底又各夾以橫木六道。箱用大小鐵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鍊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鍊三百七十二丈。兩道排鍊相去約九十丈。共配鐵錨絞纜二百四十副。並設划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管以把總二員。無事則中間常開。以通出入。如須防堵。則關閉甚速。察看木排。極緊堅固。鐵鍊鍛淬精融。開闔亦俱得法。其新建礮臺。俯臨兩道排鍊。正成扼吭之勢。平寬六十三丈高一

三十五

丈四尺五寸。臺牆上下。橫縱砌石。牆垛礮洞。則用三合土築成。安礮六十位。後圍石牆九十丈。高出山頂。除兵房望樓官廳。軍裝大藥兩庫。尚未竣工外。其餘均屬完整。演試銅鐵大礮。礮子均能遠及對岸山根。設有不應進口夷船。妄圖闖入。雖遇順風潮湧。駕駛如飛。一到排鍊之前。勢難繞越。即謂夷船堅厚。竟能將鐵鍊衝開。而越過一層。尚有一層阻攔。就令都能闖斷。亦已羈絆多時。各臺礮火連轟。豈有不成灰燼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極森嚴。聞黃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過此。皆懍然生嚴憚心。於海防實屬有益。惟排鍊日被鹹水泡浸。加以潮汐漲落。即木大鐵

堅亦自不能無損。若有寸鐵脫扣。一木離筭。立刻即須修復。總使聯成整片。百密不任一疏。設或連就航延。則寸節偶乖。即全局為之鬆動。查提臣關天培於排鍊一事。久已殫精竭慮。寢食以之。而礮臺工程。亦時時躬親督造。此後歲修事宜。均須由關天培立定章程。使將備弁兵皆諳成法。加以時常操演精熟。則海防長臻鞏固。邊釁永可潛消。堪以仰慰

聖主廑念瀛壖之至意

翰軍機大臣等。前因鄧廷楨等奏請於虎門海口。添設礮臺礮位。創造木排鐵鍊。當降旨允准。並降旨著林則徐查看情形。據實

三十六

具奏。茲據奏稱。布置森嚴。實屬有益。惟排鍊被鹹水泡浸。日久不能無損。著鄧廷楨關天培隨時察看。如有寸鐵脫扣。一木離筭。立即修復。務使聯絡鞏固。勿稍疏懈。以重海防。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

道光十九年己亥五月己亥宗人府宗令肅親王敬敏等奏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内閣奉

上諭前據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當降旨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具奏茲據各該省陸續奏到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移彰阿係大學士軍機大臣現雖穿孝著一併會議欽此初九日奉

旨著宗人府一併會議欽此十月十六日奉旨蘇廷玉覆奏查禁鴉片章程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一併議奏欽此十八日奉

旨孝獲煙土煙膏嗣後如何匯總查驗銷燬淨盡以杜弊竇之處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一併議奏欽此又先後據各科道及各將軍督撫陸續奏入並妥議海口章程具奏節經奉

旨一併歸入會議各等因欽此臣等查鴉片之來皆由海口內地姦民與夷匪私相交易加以兵弁縱容受財護送以致毫無顧忌肆意暢行錮習益深日甚一日受其害者沈溺不返幾同毒藥迷人迨至骨立形銷等於殘廢而執迷不悟莫可挽回我皇上恫瘼在抱欲為天下除此大患

特命廷臣會同妥議明定章程以期易俗移風還淳返樸臣等謹就黃爵滋原奏及各省將軍督撫並科道條陳各摺參互考訂擇其實可見諸施行者臚列以陳用備

採擇竊惟明刑所以弼教立法尤貴因時鴉片之禁載在爰書果能及早查拏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總緣各省大小臣工視為具文不肯認真查辦遂致流風日熾幾成習慣自然當此波靡日甚之時勢非雷厲風行不足以振聳啟聵查海販窻口實為禍首罪魁必應一律從嚴分別論死方足以破奸徒之膽而昭情法之平至若巡海兵弁假公濟私內地奸商輾轉銷售以及開設煙館引類呼朋墜其術者罔不形同鬼蜮蕩產傾家傳染既深幾徧天下其情罪實為

聖世所不容必應明罰教法俾無倖逃庶使狡獪之徒共慄然於法律森嚴不敢冒危險以圖重利而後其源可塞其流自清數十年漸染之風不待禁而自止矣至於吸食鴉片者初則被人引誘半屬愚民近則視為泛常明目張膽已屬罪不容誅儻經此次廣為勸諭依然怙惡不悛律以藐法則為亂民律以梗化則為頑民緣情定讞愚民可寬亂民頑民必不可寬况吸食之弊一日不斷則與販之來一日不絕是興販與吸食屢罪惟均斷不容稍從寬典惟有

一律從嚴俾吸食者共畏刑書與販者無從牟利庶可根株淨盡永絕弊源。至此外官員之失察胥役之得財商船之窩藏關津之偷漏棍徒之冒充官人奸民之栽贓誣陷種種流弊不可勝數。臣等謹按所犯情節酌定罪名恭呈御覽伏候

欽定

諭內閣上年黃爵滋條奏鴉片積弊請旨設法嚴禁當交各將軍督撫等各抒所見妥議以聞嗣經陸續奏到並據科道等官先後條陳特降諭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議奏茲據詳議章程會同奏入朕詳加披閱尚屬周妥俱著照所議辦

三

理並著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各該衙門其即速行刊刻頒發各直省將軍督撫等轉行所屬地方文武官弁一體遵照明白出示曉諭咸使聞知朕維姑息非所以愛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鴉片來自外夷日甚一日兼以內地栽種罌粟影射漁利軍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則被人引誘繼乃習為泛常甚至蕩產戕生罔知悔改關繫於人心風俗者甚鉅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則傳染日深其害伊於胡底朕惻隱在抱欲為天下除此禍患不憚再三訓誡特議刑章以期易俗移風還淳返樸因思海販窩口實為禍首罪魁儻非一律從嚴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偷漏而塞來源至吸食之弊一日不斷則興販之來一日不絕亦不得

稍從寬宥今定以死罪立限嚴懲此外種種流弊尤應隨時隨地實力稽查歷久不懈庶幾根株淨盡力挽澆風惟是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該將軍督撫等果能早為查辦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寬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後其各激發天良漸除積習同心協力仰體朕懷為民除害其有不肖屬員諱飾不辨者立即據實嚴參重治其罪儂仍意存玩泄視條教為具文或畏難苟安或始勤終怠則是甘心軌法自喪天良朕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其各懍遵毋忽

丁未大學士穆彰阿等奏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林則徐等奏夷人帶鴉片土來內地者請照化外有犯之例

四

人則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暫時首級免罪如何酌與限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欽此臣等伏查鴉片煙流毒中國為害日深究其根源皆由夷船潛入海口希圖獲利以致愚民被誘吸食成風現經疊奉

諭旨將鴉片煙案犯從嚴定罪臣等業已會議章程具奏奉

旨准行在案其外夷售賣鴉片躉船亦經

欽派大臣會同該督撫設法勒令將煙土全數繳燬夷人貿易中

土均在

聲教之內亦當知所做畏惟念夷情嗜利現在雖經嚴辦猶恐將來復蹈故轍非議定治罪專條不足以示懲儆查律載化

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又新例載沿海奸徒。開設窩口。勾通外夷。潛買鴉片煙。囤積發賣者。首犯斬立決。從犯絞監候。各等語。臣等議請此後夷人如帶有鴉片煙入口圖賣者。即照開設窩口例。擬斬立決。為從同謀者。從嚴擬絞立決。由該督撫審明確係帶賣鴉片煙首犯。並無替冒情弊。即交該地方官。督同該夷人頭目。將各犯分別正法。起獲煙土。全行銷燬。其同船之眾。是否均係知情。亦由該督撫分別酌量懲治。所帶貨物。概行入官。以杜貪頑而嚴法禁。恭候

命下。臣等即行知兩廣總督。以奉文之日為始。予以一年六箇月

五

限期。如於限內自將煙土全數呈繳者。仍免其治罪。奉

旨依議。

壬子。

諭內閣。朕因鴉片煙流毒傳染日深。已成錮習。若不及早為民除害。伊於胡底。現在廷臣遵旨會議嚴禁章程。已頒發各直省遵行矣。該官民人等。咸懷王章。遷善改過。自不難漸洗舊習。革除前非。共享生全之樂。藉免刑戮之加。即各地方官。亦必懷遵新例。認真查辦。悔過者予以自新。怙惡者不令倖免。但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若數月之間。遽使各省一律肅清。恐不免有諱飾等弊。故予限一年六箇月。俾查拏不致遺漏。而改過亦不甚難。及

至限滿。仍復舊法。是該軍民等自外生成。無可顧惜。置之重典。尚復何詞。此朕愛民之心。先德後威。中外所共覩也。惟官民人等。皆朕赤子。既欲衛其生而除害。不能不視其死而垂憐。況法立如山。再三申諭。將來限滿後再犯者。必難倖邀寬典。朕甚憫焉。著各直省大吏。趁此警動之機。振刷精神。認真查辦。務將興販吸食各犯。悉數破案。照例懲創。此時限內多獲一人。即將來限外多貸一命。切勿因循懈怠。視為具文。儻該地方官等。姑息養奸。鋤莠不盡。日後該犯等身罹重典。乞貸無從。是該大吏以民命為輕。朕亦斷不寬恕也。懍之。

壬戌。

六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

竊臣等前因奏收繳夷船煙土。請將原箱解京。先於四月

十二日。奉到

硃批。已蒙

諭旨允准。復於十八日。承准軍機處咨開。內閣奉

上諭。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遼遠。所繳煙土。為數較多。恐委員稽察難周。易啟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屬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無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目擊

銷燬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曩實除害之中。寓體卹民力之意。臣等伏思銷燬煙土弊實最多。必須在在嚴防。庶可免於偷漏。臣等自收繳以來。因虎門越在海濱。須防奸民觀覷。即先相度堆貯之地。計每箱長約三尺。高寬半之。大房一間。纔能堆至四五百箱之數。該處民房廟宇。均無寬廠可容。不得已合併數所。圍築外牆。添蓋高棚。勻排分貯。內派文職正佐十二員。分棚看守。外派武職十員。帶領弁兵一百名。晝夜巡邏。幸尚不至疏虞。至銷燬之方。臣等廣諮博採。知鴉片最忌者二物。一曰鹽滷。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煎膏者。投以灰鹽。即成渣

七

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克之性。正可資之以除其害也。然使逐箱煙土。皆用灰鹽煮化。則鍋竈之設。必須累百盈千。誠恐照管不周。轉滋偷漏。如其少設。又非數月不能銷完。茲再四酌商。莫若於海灘高處。挑挖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四旁欄椿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為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海。所有箱內煙土。逐箇切成四瓣。投入海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爨自燃。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鉞木爬。

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截。務使盡化。俟至退潮時候。啟拔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截如前法。如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混。滋生弊端。試行之初。每日燒化三四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現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當其銷鎔之際。膿油上湧。渣滓下沈。臭穢熏騰。不可嚮邇。乃悟此物之能盡人心志。促人年壽。搞人形骸者。蓋製造時用物取精。別有奇袤方術。非僅如內地栽種罌粟者之煎熬已也。臣林則徐駐劄虎門。與提臣關天培率同委員候補知府

八

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等。逐加布置。隨時函商。臣鄧廷楨。臣怡良。以欽奉

諭旨。公同目擊銷燬。是在省各員。理宜輪流到虎門查覈看視。臣怡良因前次收繳時。商明留省。此次輪應先到虎門。臣鄧廷楨於臣怡良回省後。亦即乘舟來虎。並令藩司熊常鐔。臬司喬用遷。運司陳嘉樹。糧道王篤。四員分班輪往接替查視。又咨會廣州將軍。臣德克金布。左翼副都統。臣奕湘。右翼副都統。臣英隆。亦各輪流到虎。彈壓粵海關監督。臣豫莖。則以虎門本有稅口。更應常川到彼。照料稽查。在事員弁人等。均各派定執事。互相查覈。該處沿海居民。觀者

如堵。祇准在柵欄之外。不許混入。廠中以杜偷漏。其上省
下澳夷人。經過口門。率皆遠觀而不敢褻。察其情狀。似
有羞惡之良。昏賴

聖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懼。從此洗心革面。庶幾咸與維新矣。至
煙土名色。亦有不同。其黑者曰公班土。關係上等之煙。白
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劈箱銷化。當將各色煙土。分別編
號登記。大抵公土白土居多。金花土不及百分之一。業已
逐箱過秤。並口袋所裝者。亦皆扣除箱袋。實淨煙斤兩。
計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月初三日。已銷過八千三
百二十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共合一百十二
萬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全數叢之所化。已將及半。現仍
趕緊銷化。不敢草率。亦不敢遲延。
殊批。所辦甚好。仍當留心稽查。切勿去弊。又滋弊端也。時時慎勉。
不可稍忽。

林則徐鄧廷楨又奏。臣等察訪夷情。因知外國商船。來粵
貿易者。必先在該國請領牌照。經過夷埠。俱須驗明。並於
開船之時。頒給禁約條款。不許在中華滋生事端。酌限往
返程期。如未領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
是外夷禁令森嚴。並非縱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載來
貨物。動值數十萬金。彼既愛惜重資。自必慍遵法度。故貨

九

船到粵。必皆報關候驗。納稅投行。雖近年以來。每有夷商
夾帶鴉片情弊。要亦先向粵船寄頓。始敢駛進黃埔。斷無
駕駛重船。東奔西竄之理。惟因獲利太厚。販運愈多。各國
雖間有之。而以港脚一處為尤甚。港脚地名曰啞唯喇。曰
啞唯。曰啞唯喇。皆為啞唯喇所屬之港口。即華言所謂
馬頭也。距啞唯喇本國。尚有兩月路程。而其來至內地。則
比啞夷為近。奸夷利慾薰心。罔顧厲禁。往往由外洋乘風
竄駛。越過廣東中路。直趨東路之南澳。以達閩浙各洋。來
去頻仍。便成熟地在

天朝彌綸廣大。無不徧示懷柔。即其所不應至之處。違禁頻來。
亦惟自謹修防。其究至於驅逐而止。奸夷習知其故。相率
效尤。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啞唯喇之名。而實不
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過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應
亦即莫敢誰何。甚有桀驁夷船。膽敢以槍礮相恐嚇。而官
船因未奉有明文。轉不便擅用火器。臣等近日訪聞。乃知
此等奸夷。並未領照經商。而敢偷渡越竄。若被該國查出。
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況
天朝禁令森嚴。豈有轉以內地各洋。為其遁逃藪之理。且如內
地奸民。出海潛赴夷洋滋事。按諸
國法。正宜按例治罪。儻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適足蔽辜。豈尚

十

聽其鳴冤。許為報復乎。以此對觀互證。度勢揆情。愈知越竄夷船。不必空言驅逐。惟有嚴行懲辦。乃可震懾其心。而亦並無後患也。總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則為經商之船。無牌照而竄東西各路者。即為偷渡之船。經商之船。尚須區分良莠。偷渡之船。明係有莠無良。槍擊礮轟。皆其自取。似不為過。且此等越竄船隻。小者為三板夷划。大者亦不過雙桅夾板。迥非貨船。船高大堅厚之比。即船內礮械亦極有限。甚至安假礮於船旁。畫礮眼於船板。祇以虛張聲勢。師船果能奮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敵。即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官兵不值與之對仗。亦尚有便利之法。可操勝算。

十一

祇須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駕拖船。滿載草薪。備帶火器。分為數隊。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即或前隊未能得手。後隊絡繹復來。夷船中觸處皆引火之具。未有不可以焦爛者。此令一行。不待實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膽落。似亦懾服之一法也。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請將偷渡夷船。嚴行懲辦等語。外國商船。來粵貿易。必在該國請領牌照。頒給禁約。方許駛入內洋。乃近年啖咭喇港脚地方。奸夷並未領照經商。往往偷渡越竄。並因中國員弁。遇有違禁來洋船隻。不過驅逐而止。膽敢虛張聲勢。以槍礮相恐嚇。似此違禁藐法。甚屬可惡。該大臣等奏請

遇有此等越竄船隻。即令師船奮勇剿除。及雇募善泅。駕船載草。備帶火器。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

六月辛未。江南道監察御史駱秉章奏。鴉片流毒內地。奉旨嚴敕中外。認真查拏。夷人畏懾。

天威。將煙土盡數呈繳。現奉

上諭。頒行新定章程。雷厲風行。從此積弊胥除。可無漏卮之患。其中禁絕夷人弊混。及漢奸勾通之處。有應密為防範者。臣謹就見聞所及。敬為

十二

皇上陳之。

一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也。內地與夷人互市。設立商人。原為杜弊防奸起見。誠以洋商日與夷人交接。情偽無不周知。乃聞近來招募試辦之商。身家素非殷實。承充之後。即借資夷人。始能營運。是以勾串逢迎。無所不至。在夷人貪利是其本懷。而洋商復極力奉承。遂日長其驕恣之心。因以逞其狡詐之術。近日夷情之壞。實由於此。且查夷船入口。必由洋商出具。並無攜帶違禁貨物甘結。方准開船。何以近年以來。鴉片充斥。幾於徧地皆然。而洋商並未一為舉發。其中掩飾情弊。咎實難辭。如從前嚴興泰行。則濫保

夷船。上年在潘人和行。搽獲鴉片。皆試辦之商。玩法實據。當此嚴禁鴉片之時。查覈洋商。最為緊要關鍵。應請

教下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嚴密訪查。如各商中有銷售禁物者。即行斥革懲辦。並請嗣後新商呈充。務須遵照定例。責令總散各商。聯名保結。非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不准充當。仍責令各商互為稽查。倘有售私走漏等弊。不行稟究者。除將本商治罪外。聯保之商。一併嚴辦。庶洋商皆知儆畏。而夷人亦有防閑矣。

一嚴禁孖種以防勾串也。凡土人曉習夷語。夷人買賣。從中為之說合者。名曰孖種。其始不過受雇在洋行。藉作經

十三

紀。近有孖種自出資本。與夷人交易。貨物出口。則搭洋行代為輸稅。而洋行亦利其抽分。名曰搭報。此中良莠不一。遂有串合夷人。違禁售私等弊。更有卑鄙棍徒。名曰孖種。實係漢奸。朝夕出入夷樓。所有售賣鴉片。及過付銀兩。皆其勾串。如陳老春無鼻泳。皆係著名孖種。聞均破案逃匿。應請

教下地方官嚴拏究辦。以示懲儆。嗣後孖種在行經紀者。必須該商出具保結。報明粵海關監督。隨時稽查。如有售私等弊。將出結之商。一同治罪。如非洋行受雇之人。一概不許出入夷館。至出口入口貨物。必由洋商自行經理。不准有搭

報名目。如此事有責成。則稽察易周。而漢奸無所售其技矣。

一嚴禁夷人久住省館。以絕弊源也。查定例。夷商銷貨歸本後。令其依期隨原船歸國。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一二名。住冬清釐。如行欠既清。各司事猶復逗留。或限期已屆。夷人尚未清結。查明分別懲究等語。立法極為周密。近來渣噸及噸地等夷。已歷二十餘年。在省城夷館居住。包攬各夷鴉片。在省售賣。且延請土人。教習漢書漢語。凡內地衙署舉動。豫行探聽。把持洋務。所有售私偷漏等弊。皆其主謀。實為奸夷渠魁。應請

十四

教下粵省總督及粵海關監督。迅為驅逐回國。不論在省在澳。均不准其逗留。並嗣後凡夷船到澳。遵照定例。務使依期歸國。庶夷人不敢任意逗留。不至滋生弊端矣。

一三板夷船。禁止停泊省河。以防偷運也。查夷船到粵。向來皆停泊黃埔。搬運貨物。及夷人來往。皆用本地瓜艇。固以杜夾帶之弊。亦使經過關口。易於稽查。近來夷人製造三板夷船。以銅片鑲裹船底。深艙巨柁。檣帆交織。駕駛如飛。每船可載貨物二三萬斤。日在省河游奕。無人過問。聞從前嘍嘍滋事。裝載礮位進省。皆用此項船隻。此外夾帶鴉片。偷漏紋銀。不知凡幾。請嗣後三板夷船。凡有檣帆

可以運載貨物者。一概驅逐。不准在省河停泊。則出入可以查覈。庶可杜走私之弊矣。

一內地洋銀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以杜影射也。查向來洋商呈報。每年與夷人交易。除以貨易貨外。夷人應找給內地銀兩尚多。是以從前夷船到粵。貨物之外。另攜新板洋銀。以便找給貨價。乃近來夷人止帶禁物。並無另帶洋銀。及其出洋之時。不拘紋銀洋銀。任意攜帶而去。近年粵中紋銀不見有餘。即洋銀亦日形短少。查洋銀一項。內地行使已久。且皆以內地貨物易之。雖名曰洋銀。實則內地之銀矣。儻偷漏過多。則民財亦竭。不得謂紋銀出洋為消耗。而洋銀出洋非消耗也。更聞近日查禁嚴密。漢奸教誘夷人。設有代帶之法。託名某年某夷人寄存銀若干。今付某夷帶回。串通書吏。預先立案。臨期滿載而歸。無復查問。出洋之銀弊端實在於此。應請

十五

教下粵海關監督。按年查覈出口入口貨價。除以貨易貨外。將內地與夷人應找給之數。相為比較。固不准其違例攜帶。並不准有代帶名目。以免朦混。違者將付銀之商。重治其罪。如此嚴為禁止。則偷漏可絕矣。凡此數端。皆洋務積弊。習為固然。若不及早嚴禁。則日甚一日。走漏之弊。難以盡絕。根株請

旨教令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妥議章程。認真查辦。務使無弊不剔。有犯必懲。則狡獪之徒。皆知懼。而鬼蜮之術。無所施。其源既塞。其流自清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以絕弊端一摺。所有慎選洋商。嚴禁孳孳。並夷人久住省館。三板夷船停泊省河。及內地洋銀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怡良。並傳諭豫。一體妥議章程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竊鴉片之毒。比於砒鴆。臣鄧廷楨。臣怡良。疊奉

十六

諭旨。嚴敕查拏。迨臣林則徐仰承

異命。來粵查辦海口事宜。以大惠務當力祛。不敢稍存吟城。除起獲夷船煙土。以清來源外。又經會同切札各屬文武。隨時隨地。悉力拏。以冀濁流漸息。湖自。臣鄧廷楨。臣怡良。節次奏報。至本年三月底止。計共獲人犯一千六百名。煙土煙膏四十六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九錢八分。煙槍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煙鍋二百一十二口。及煙具等件。均經仰蒙

聖鑒在案。臣等伏思吸食者。雖善於諱匿。囤販者。雖巧於收藏。而鬼域情形。斷難掩其鄉鄰耳目。因復通飭各屬。逐鄉選舉

公正紳士。議立族黨正副。挨次編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茲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八日止。據各屬文武。後先報獲煙案一百四十起。販賣煎熬吸食人犯。共一百九十二名。煙土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兩七錢九分。煙膏二百一十二兩五錢八分五釐。煙槍一千二百四十五枝。煙鍋三十六口。又陸續撈獲煙泥二百六十四兩二錢。煙膏一十六兩六錢六分。煙槍二百四十三枝。煙鍋一口。又民間首繳煙槍一項。臣鄧廷楨。臣怡良。於未經接奉硃批。教令酌量之先。據各屬稟報。收繳煙土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零七兩五錢五分。煙膏四千六百零五兩五分。煙槍二萬六千零五十枝。煙鍋三百一十六口。綜計煙土煙膏。共重一十八萬七千一百七十九兩八錢零五釐。煙槍二萬七千五百三十八枝。煙鍋三百五十三口。犯經隨時發司嚴審。如係違道情輕人犯。即飭該管府縣究詳。分別懲辦。報獲槍煙等件。因雷瓊二府離省寫遠。或僻在海南。計其獲數無多。飭即就近解道。確驗燒燬具報。其潮州一府。道里雖亦遐遙。惟所獲大起實多。數居通省十之八九。多則真偽易淆。而抽換偷漏之弊。恐亦在所不免。是以飭令與附近各府廳州縣。均將煙槍一體解省。由臣等驗明。彙燒以歸覈實。而絕朦混。伏查粵東地處海濱。番舶絡繹。匪徒趨

十七

利若鶩。訊法營私。較他省為多。亦較他省為易。當茲查辦喫緊。未嘗無休心悔禍之人。而嗜痂者以腐臭為神奇。牟利者視土囊為金穴。若不持以定力。盡絕萌芽。不但疇昔之藏。乘間復出。吹吸之輩。饒膽重張。且恐外夷窺伺禁網之疏。仍肆浸淫之計。前功可惜。痼疾安瘳。臣等惟有協力同心。督屬勉益加勉。根株一日未淨。即購捕不容一日或疏。必使舊染胥蠹。以仰副我聖主崇德好生。除惡務盡之至意。

林則徐鄧廷楨怡良又奏。臣等欽遵諭旨。將夷船繳到煙土二萬餘箱。在粵銷燬。所有覈實杜弊。並會督文武大員。公同目擊情形。已於五月初三日銷化及半之時。先行恭摺會奏在案。嗣是仍照前法。劈箱過秤。將煙土切碎。拋入石池。泡以鹽滷。爛以石灰。統俟戳化成渣。於退潮時送出大海。臣等會督文武員弁。逐日到廠稽查。其遠近民人來廠觀看者。無不肅然懷畏。並有味喇啞國之夷商。嚶與喇啞。吹喇啞等。攜帶眷口。由澳門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師提標遊擊羊英科遞稟。求許入柵瞻視。臣等先行欽奉諭旨。准令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警。曾經出示曉諭。是以該夷等遵諭前來。且查夷商嚶等。平素係作正經買賣。不取

十八

鴉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員帶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搗爛。及撒鹽燃灰諸法。該夷人等咸知一一點頭。且皆時時掩鼻。旋至臣等廠前。摘帽斂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誠。當令通事傳諭該夷等。以現在

天朝禁絕鴉片。新例極嚴。不但爾等素不販賣之人。永遠不可夾帶。更須傳諭各國夷人。從此專作正經貿易。獲利無窮。萬不可冒禁營私。自投法網。該夷人等傾耳敬聽。俯首輸誠。察其情形。頗知傾心向化。隨即公同賞給食物。歡欣祇領而去。至臣等前奏煙土名色。本有三種。曰公班。曰白土。曰金花。迨後復經勞出原箱。另有一種小公班。每箱貯八

十九

十箇。其式樣比常行之公班較小。而筒數倍之。故每箱斤兩不相上下。每箇用洋布包裹。製造亦較精緻。訪聞此種。在外國係最上之煙。價值極貴。是現在所化煙土。竟有四種。臣等近日於郵鈔中。伏讀

上諭。煙膏煙具。多有假造。其弊不可勝言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務求真實。力戒欺朦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見。欲辨其偽。必須先識其真。未知近時各處所拏獲者。皆係何種煙土。若以外夷原箱之物。互相比較。則真偽似可立辨。不至混淆。謹將現在四種煙土。每種各留兩箱。可否即將此八箱。作為樣土。如蒙

准令解京。即委便員搭解。並不費事。儻亦無須解送。則此時粵東每月俱有各屬拏獲解省驗燬之煙。亦可隨同銷化。現除暫存此八箱外。計已化煙土。湊合前奏之數。共有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除去箱袋。實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日。業已銷化全完。斯時蕩穢滌瑕。幸免毒流於四海。此後除奸極滿。尤期法約於三章。庶幾仰副我

聖主除害保民之至意。

殊批。可稱大快人心一事。

諭內閣。林則徐等奏。查辦鴉片。續獲人煙槍具。並銷化煙土完竣

二十

各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通飭各屬文武員弁。務將開窯設館。販賣吸食各匪。奮力查拏。不許稍有疏縱。所留樣土四種。若解京後。發交各省觀看。殊覺煩瑣。且易滋弊竇。著即於該處覈實銷燬。無庸解京。又林則徐另片奏。稱愚民無知。誤會前旨。謂槍土仍聽存留。免其呈繳等語。朕因拏獲煙膏煙具。恐有假造。朦混意在邀功。或既繳之後。官不復查。希圖塞責。故本年三月。降旨。敕各督撫等實力查拏。不准以呈繳入奏。原以地方官既已拏獲吸煙人犯。其煙具煙膏。自應一併收繳。何必紛紛入奏。意存見好。非謂吸煙人犯拏獲之後。煙具煙膏。即可無庸收繳也。林則徐既有此奏。恐他省地方官誤會諭旨。並不認真查拏。殊

辛卯。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奏。臣等前因海防為方今急務。公同籌議。在於中路橫檔山前。海面較狹之處。創造木排鐵鍊二道。並於威遠礮臺。迤西。添置礮臺。礮位。以期周防番船。鞏固海疆。於本年三月內。經臣鄧廷楨。臣怡良。會同臣關天培。暨陸路提臣郭繼昌。粵海關監督。臣豫葵。繪圖開單。奏奉

上諭。據鄧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創造木排鐵鍊。添置礮臺。礮位。分別繪圖貼說。開單呈覽一摺。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船。絡繹往來。現在籌議海口章程。自應妥為布置。以密巡防。據該督等奏稱涉海登山。周覽形勢。請於橫檔山前。海面

二十三

較狹之處。創設鐵鍊木排。並於威遠礮臺。迤西。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礮六十位。以壯聲威。該督等即飭催原派文武各員。務於本年三月內。將排鍊礮臺。一律趕造完竣。並將新添礮位。如法製造。其泗水兵丁。由該提督關天培。如數飭募。隨時演習。以期得力等因。欽此。當經臣鄧廷楨。臣怡良。欽遵分別咨行去後。至四月二十七日。據該委員等將排鍊礮臺。礮位。以及官廳兵房藥局等項工程。一律趕造完竣。具稟報驗前來。臣等即於五月十二日。親偕臣關天培。乘舟前往。詳加察看。該處橫檔海面。自西北量至東南。二百七十三丈。至三百二十八丈不等。所有鐵鍊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脚

二十四

下。其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籬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檔山脚。俱各鑿深石槽。以八千斤廢礮橫安槽底。礮身加大鐵箍四道。上扣鐵鍊四條。又用二鍊併四為二。再用大鐵圈一箇。聯合為一。中貫大鐵鍊八條。用鐵鎖接扣。以便開闔。石槽內外。用石灰堅築封固。其木排則以大木截齊。各長四丈五尺。合四根為一小排。穿以橫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聯成一大排。量寬一丈六尺餘寸。面底又各夾以橫木六道。箱以大小鐵箍三十道。鐵鍊則每圈用鍊淨熟鐵五斤。造成鵝卵式大圈一箇。長四寸七分。闊二寸八分。連環套接成鍊。第一道海面較窄。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鍊三百九丈九尺四寸。第二道海面稍寬。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鍊三百七十二丈。每排向內一端。安梭纜鐵錨一副。向外一端倍之。共配梭纜鐵錨二百四十副。每隔兩排。仍留空五丈。以疏水勢。計兩道排鍊相去約九十丈。重關鞏固。攔截緊嚴。其添設排鍊把總二員。水兵一百二十名。先經臣關天培。拔募齊全。嚴督操練。隨飭令各水兵。分駕新造划船四隻。臨流將各排鍊按法啟閉。尚稱便捷。堪期得力。又武山之麓。新建清遠大礮臺一座。距威遠礮臺僅五丈五尺。由山根石基正中建造。直長十一丈五尺。礮臺正面。平寬六十三丈。連地盤俱用高厚寬闊青石。縱橫密砌。

間層壘臺。臺外臨水處。除根脚砌石不計外。出水仍高八尺。臺面鑲寬二丈五尺。中用土石填實。面鋪石板。另用三合土築成埽牆。均高六尺五寸。厚五尺。連石牆共高一丈四尺五寸。埽牆共開礮洞六十箇。已安大礮六十位。其臺包角石牆。東長九丈五尺。西長七丈三尺。俱至山根止。外高一丈六尺。內高六尺。後圍自山根直至山巔。滿砌石牆。共長九十一丈。均高一丈二尺。厚二尺。東西城樓二座。每座高一丈四尺。寬深皆一丈三寸。青甃結砌。其下石砌拱洞。城門二座。各高九尺二寸。寬五尺五寸。深一丈七尺六寸。包鐵城門各二扇。查驗現安新鑄各礮位。鍛鍊俱屬精

二十五

融。原議抽撥守臺掌礮千總一員。添拔額外二員。槍礮兵丁九十名。先經拔補足數。飭令演放各礮。手法皆熟。礮子均能遠及對岸山根。查該臺與威遠鎮遠二臺。一氣相連。與橫檔一臺。兩邊對峙。為粵洋第二重門戶。而永安鞏固兩臺。亦附近環繞其間。又前則沙角大角兩臺在焉。為第一重門戶。後則大虎山礮臺在焉。為第三重門戶。星羅棋布。聲勢聯絡。險要天成。且該臺俯臨兩道排鍊。尤成扼吭之勢。足資防禦。此外新造排鍊官廳二座。每座三間。拱蓬二座。兵房二十六間。礮臺官廳一座五間。拱蓬一座。兵房二十五間。藥局二間。神廟三間。俱用青甃結砌。高深堅固。

此臣鄧廷楨會同臣關天培察看各工程。並啟開排鍊演放礮位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惟

聖朝仁育義正。中外咸和。溯自粵港通商以來。溥樂利者二百年。沐生成者數十國。類皆竭其恭順。化被冥頑。縱犬羊成性。如近歲英夷嘯嘯。嗚嗚。二事。不過意圖綜攬商務。妄思改易舊章。一經諭以

恩威。遂屏息而去。無敢枝梧。但武備不可不嚴。修防不可不謹。此次辦理排鍊礮臺。番船往來。罔不敬容。視神色兢兢。益知惟德足以綏猷。建險彌堪靖遠。惟立法必須垂久。經始即應圖終。此項排鍊礮臺。或當鹹潮之衝激。或為颶風所

二十六

飄搖。小損則解散滋虞。稍戢則傾圮足慮。歲修固在所當。急察驗尤不容或疏。臣等再四籌商。是工既由臣關天培督辦於前。應即始終其事。嗣後仍由臣關天培責成。該管將領備弁。隨時實力查察。遇有寸節朽壞。立即飛稟請修。庶免貽誤。並嚴督專設各兵丁。時刻勤加練習。著意周防。不得以現處無事之秋。稍任因循懈怠。總期工歸永固。惠

珥未形。以仰副我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再此次工程較大。該文武委員等。在工數月之久。彈壓稽查。均能不辭勞瘁。使排鍊礮臺等項。一律觀成。悉臻鞏固。著有微勞。可否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

員俾示鼓勵之處出自天恩。

諭內閣。鄧廷楨等奏。粵洋創造防夷排鍊。並添建礮臺工竣一摺。廣東橫檔海面。創設木排鐵鍊。並添建礮臺。據奏稱現已一律完竣。悉臻鞏固。惟立法必須永久。經始即應圖終。此項排鍊礮臺。若不勤加查驗。必至日久失修。全功盡棄。著責成關天培。隨時實力稽查。遇有朽壞。立即趕緊督修。並嚴飭各兵丁。加意周防。不得以現處無事之時。稍任因循懈忽。並著鄧廷楨於閱兵之便。親加查看。或一二年間就近往查一次。總期工歸永固。患弭未形。以靖海疆而嚴武備。至該督等請將在工文武各員。量加鼓勵之處。著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鄧廷楨。怡良。又奏。粵洋創造排鍊二道。添建礮臺一座。以及兵房等項。一切歲修。並官兵糧餉軍火各經費。在在均關緊要。經臣等奏明。每年約共需銀八千三百餘兩。所有商捐銀十萬兩。內除支銷防夷。及此項工程等用外。僅存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尚不敷一歲之用。容另行籌款辦理。在案。查內銷帑項。未便動支。自應由外籌辦。第遞年需費既多。事關久遠。臣等再四熟籌。並飭據藩臬運三司督糧道等款。妥議具詳。惟查有原設內河三路巡船三十隻。

每年共需弁兵口糧修費等銀一萬一千餘兩。向在關鹽餘盈項下支給。報部開銷。隨因內河捕務稍靜。業經裁撤十隻。存留二十隻。每年節省口糧等銀三千五百餘兩。除提撥虎門添建鞏固永安二礮臺。及春秋水操演習礮準案內。應需添撥兵丁口糧軍械藥彈等項。不敷經費銀一千五百餘兩外。現尚遞年節省銀二千兩。此係原設巡船經費。本歸外用之項。應請在原動關鹽盈餘項內。每年尚餘節省巡船口糧等銀二千兩。一並撥出。作為排鍊礮臺修費。官兵糧餉等項之用。又此項排鍊礮臺。原由洋商捐辦。今工程告竣。籌備歲需。眾洋商再願每年捐銀三千兩。應即俯順商情。准其捐繳。連前撥給巡船節省。共銀五千兩外。覈計每年約需經費。尚少銀三千三百餘兩。查原奏係屬約計數目。恐仍有不敷。似非再籌備銀三萬五千兩。發商每年生息。不足以供支用。應請將前項商捐十萬兩內。騰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除去餘零。作為三千七百六十兩。又創造排鍊礮臺工程。查尚節省銀三千一百四十兩。又臣等率同藩臬運三司督糧道。及肇羅南韶惠潮高廉雷瓊五巡道。並廣州肇慶惠州潮州高州廉州瓊州等七府。共公捐銀三千二百兩。又通省州縣捐銀二萬四千九百兩。以上共銀三萬五千兩。即作為本銀。發交廣州

府屬六大縣典商承領。周年一分起息。遞年可得息銀三千五百兩。合併撥給節省巡船口糧。洋商認捐兩項銀五千兩。每年統共約銀八千五百兩。曩與原奏需銀八千三百餘兩。計寬備銀一百餘兩。以補不足之用。至臣等與司道府公捐銀兩。各照數扣捐完款。毋庸分限。其各州縣缺有大中小不齊。捐銀亦有多寡不一。應各按全捐之數。先於司庫閒款內。借支發商生息。飭令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無分正署。分限三年攤捐完解歸款。仍按年由司在於各該州縣養廉內扣收。俾各捐力稍紓。而於海防經費有資。可以垂之久遠矣。

二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籌款創造排鍊礮臺及兵房等項。併籌捐糧餉軍火各經費等語。朕詳加披閱。尚屬周妥。著照所議辦理。所有籌辦銀三萬五千兩。著鄧廷楨等酌量發商生息。總期久遠無弊。方為妥善。並准其先於司庫閒款內。借支撥發。自本年三月起。分限攤捐完解歸款。仍按年由司覈實扣收。毋得延宕。

七月壬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

臣林則徐上年在京

陛見。面奏禁止鴉片一事。擬頒發檄諭。曉示外夷。容俟到粵。與督

臣鄧廷楨等酌商。奏請

訓示。迨到粵之後。節次欽奉

上諭。著與鄧廷楨商酌。妥擬底稿具奏。經朕披覽。再行頒發等因。

欽此。維時臣等諭令在粵之啖咭喇國領事義律。及住省

夷人。呈繳躉船鴉片。辦理正屬應手。因思外國重洋遙隔。

尚可暫緩檄行。當將就近諭夷緣由。合詞附片覆奏。奉

上諭。啖咭喇現有在粵領事。及住省夷人。經該大臣等就近諭知。

辦理應手。所有檄諭該國之處。亦著暫緩頒行。統俟頒行新例

時。於善後章程內。另行詳細籌議。仍遵前旨。擬稿進呈。再行頒

發等因。欽此。仰見

三十

聖主因時制宜周詳

指示之至意。茲新例業已頒到。所有內地興販吸食。並夷人夾帶

鴉片各罪名。均經議定。因查粵省成案。凡欽奉

諭旨。事涉外夷者。大都由督撫。臣聯銜照會該國王。欽遵辦理。此

次既頒新例。自應宣示重洋。咸使懷

德畏

威。遠善遠罪。所有檄諭外國之稿。應先酌擬進呈。惟查各國夷船。

來至粵東者。如西洋夷人。久住澳門。幾成土著。自可就近

給諭。勿庸遠寄出洋。其啖咭喇。啖咭喇大小呂宋。雙鷹單鷹。

連國。瑞國。近年買賣較稀。惟啖咭喇之船最多。味喇啞次。

之。但咪喇堅並無國主。祇分置二十四處頭人。礙難徧行傳檄。噶咭喇國現係女主。年紀亦輕。然聞號令係其所出。則該國似宜先頒檄諭。臣等不揣闕陋。謹會同商擬底稿。另摺恭錄進呈。伏祈

聖鑒折衷。俾有體要。敬候

欽定。發回之後。再議頒發。其餘各國。俱先諭知。在粵夷目夷商。價

該夷目等稟請。移知其國主。然後奏明酌發。

林則徐等又奏。臣等准刑部咨。通行夷人治罪專條。內開

一。夷人帶有鴉片煙入口。圖賣者。為首。照開設窩口例。斬

立決。為從。同謀者。絞立決等語。在衡情定議之意。以入口

三十一

二字為關鍵。原因海洋遼闊。口以外直達夷洋。口以內始為內地。劃清界址。本極分明。惟蒙諸粵省貿易章程。尚有不得不防其影射之處。緣廣東中路通商。向以船進虎門。乃為入口。番船初到之時。先於虎門口外寄碇。如擔杆山。銅鼓洋。大嶼山。索丁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灣。石筍。九洲。沙滘。潭仔。雞頭等洋。皆向准夷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雖皆在老萬山以內。而老萬山並無口門。無從稽察。是以定例夷船必雇引水小船。報明引入虎門口內。停泊黃埔。始得開船驗貨。按則納稅。報行互市。其在虎門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也。而私售鴉片

之弊。正在於此。蓋由中路而東而北。則歷潮州南澳。以達閩浙北洋。凡甯波上海山東天津奉天之商船。皆所通行。由中路而西。則本省之高廉雷瓊。船隻往來。亦絡繹不絕。所有各路與販鴉片。多在洋面舟次。與夷人交易。搬運過船。即在口內議買。亦須赴口外運貨。此內地快蟹拖風等艇。所以乘間出沒。而夷人囤貯鴉片之躉船。常泊零丁等洋。職是故也。口內夾帶鴉片者。無非民船。向來拿獲之案。歷歷可據。若夷船夾帶入口。雖亦難保必無。然經總散各洋商。逐層保結。又於入口之後。即行開船起貨。立見底蘊。故夷人所帶鴉片。每先卸於口外躉船。然後入口。今若以

三十二

是為界。彼正得以藉口趨避。難保不於虎門口外。再設躉船。恐辦理又形棘手。且噶國領事義律。於繳煙完竣之後。曾據具稟。懇求在澳門裝貨。臣等以其顯違定例。批駁不准。該領事尚懷觀望。是以近日他國之船進黃埔者。已有十四隻。而噶咭喇所屬港脚之船。尚停虎門口外之尖沙嘴一帶。支飾遷延。臣等惟飭師船。嚴密防範。一面示諭各夷船。如無鴉片。即應入口報驗。有鴉片而首繳淨盡者。亦准入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即日揚帆回國。亦尚可免窮追。儻敢透漏私售。萬難曲宥。此時該夷正在憚於入口。故口外之弊。比口內尤當嚴防。可否仰懇

聖裁將新例入口字樣酌易為來內地等字。稍示渾涵。俾無可以藉口之處。恭候

命下祇遵。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擬具檄諭暎咭喇國王。底稿附摺呈覽。朕詳加披閱。所議得體周到。著林則徐等即行照錄頒發。該國王俾知遵守。其餘各國。俱著先行諭知。在粵夷目夷商。僅須移知各該國主。仍著奏明再行的發。又另片奏。新定章程內。夷人帶煙入口。圖賣一條。請將例內入口字樣酌易為來內地等字等語。著照所議。即於新頒例內改易。以杜趨避。為照會事。洪惟我

三十三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體。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稱者。賴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眾夷良莠不齊。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大皇帝聞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總督部堂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其貽害深而攬利重。本為法所當誅。惟念眾夷尚知悔罪。投誠。將躉船鴉片二萬一百八十三箱。由領事官義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並經本大臣等據實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寬免罪。再犯者法難寬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向化傾心。定能諭令眾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三十四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懍遵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為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中華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為害。而貪利之極。不顧害人。試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斯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斯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白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

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好
需。何難閉關絕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
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以分售各
國。獲利三倍。即不賣鴉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
人之物。恣無厭之求乎。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暎國。誘人
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也。向聞貴國王存心仁
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並聞來粵之船。皆經
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之語。是貴國王之政令。本屬
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末加察。今既行文照會。明知

三十五

天朝禁令之嚴。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聞貴國王所都之噶喇
及喇噶囉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如
噶喇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噶囉囉
種。開地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臭穢上達。天怒神憫。貴
國王誠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
再圖種造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
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矣。至夷商來至
內地。飲食居處。無非

天朝之恩膏。積聚豐盈。無非

天朝之樂利。其在該國之日猶少。而在粵東之日轉多。獨教明

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暎國貿易。尚須遵暎國法度。
況

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若無
鴉片帶來。則華民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陷華民於
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
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
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為天下去害者此也。復查本年二月
間。據該國領事義律。以鴉片禁令森嚴。稟求寬限。凡印度
港脚屬地。請限五月。暎國本地。請限十月。然後即以新例
遵行等語。今本大臣等奏蒙

三十六

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體恤。凡在一年六箇月之內。誤帶鴉片。但
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
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我
天朝君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
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懷遵憲典。將鴉片永斷
來源。切勿以身試法。王其詰奸除惡。以保久爾有邦。益昭
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即將
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須至照會者。
硃批得體周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

道光十九年己亥八月庚辰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為林則徐奉命來粵與臣鄧廷楨等宣示

天威夷人咸知震懾前經收繳躉船鴉片二萬餘箱維時喫咭利

國領事義律在省城夷館自行查數報繳前後連具十餘

稟情詞均甚恭順臣等於批諭之中時加稱獎該領事亦

自以為榮頗形踴躍計繳清煙土較原稟溢出尚多論者

以為喫夷平日桀驁性成今乃倒置頓首帖然馴伏是十

萬之重貨盡擲即百年之痼疾可除而臣等熟計深籌尤

以本年來船夾帶為慮蓋該國遠在數萬里外當其開船

之日尚未知

天朝新例如此森嚴既已潛帶而來必思顧其成本而中國力

除巨惠正當於得手之際拔盡根株豈得將新船轉予放

鬆致使前功盡棄是以臣等請定治罪專條並立限期首繳

仰荷

聖明俞允敕定新例頒行其新例未到之先各國貨船即已陸續

到粵當令洋商通事諭知現辦章程內無鴉片者進口報

驗有鴉片而自首全行呈繳者准予奏請免罪並許驗明

進口若自揣不敢報驗即日揚帆回國亦免窮追使各國

夷商得以早定主見迨頒到新例又復傳諭周知截至七

月初八日進口報驗夷船共一十七隻經粵海關監督臣

豫望驗明均無鴉片准其開船貿易不進口而回國者亦

有三隻其中即有鴉片當不至毒流內地惟喫咭利所屬

港脚貨船到時本已即擬進口旋被義律阻止停泊虎門

口外之尖沙嘴一帶緣義律為該國領事該國主給與權

柄得以約束眾夷先期繳土之時力能號召南澳福建等

處之船悉行駛回虎門一體呈繳迨繳完後義律稟辭下

澳尚據遞具一稟言違禁犯責一弊誤及正經貿易貽累

人之家業其害甚重極須設法早除此弊於長久如准委

員來澳會同妥議章程其違禁犯責之弊可冀常遠除絕

等語臣等以為真心除弊大加批獎並會委佛山同知劉

開城赴澳與之叢議且將奏准頒賞之茶葉一千六百四

十箱發往給賞以便空躉迅速回帆詎劉開城未到之先

義律於四月二十四日續遞一稟言本國船隻進埔須候

奉到本主批諭方可明白轉飭或蒙格外施恩全在澳門

裝貨感戴靡既等語臣等接閱之下均相詫異始知前稟

章程一語乃係別蓄詭謀蓋澳門孤峙海隅實可周通內

地向惟西洋夷人准設貿易額船二十五隻起卸貨物不

納關稅自明代而已然喫夷惟利是圖久深豔羨故於繳

土之後。希圖破例效尤。此端一開。則粵海關幾同虛設。且
溯查嘉慶年間。鴉片之浸淫流毒。皆由澳門因聚發販。年
歲一年。道光二年。葉恒樹犯案。始將澳門因所撤散。其後
變為楚船。今楚船之積土甫除。若澳門之因所又起。何異
驅虎進狼。故不得不決絕批駁。且貨船皆從該國給予牌
照。今赴內地經商。豈有已經到粵。始候該國王批諭之理。
亦於稟內指破其誑。義律詭計不行。聞然消沮。委員劉開
域到澳。伊遂不理。問其定何章程。據稱不准在澳裝貨。便
無章程可議。即傳領茶葉。亦不敢領。臣等以此項奏准給賞
原係出於格外。既無福承受。即不值給發。此後凡有批諭

三

伊皆不肯接收。在犬羊之性無常。原不必與之計較。然有
不可聽其觀望者。如繳清煙土之空。尚有一半未行。奉
旨驅逐之奸夷。亦有數名未去。不能因其不接諭帖。轉任逗留。故
仍委員赴澳嚴催。並飭令西洋夷目。協同揮逐。至該國貨
船陸續來粵。計至此時已有三十二隻之多。該夷商滿載
而來。將本求利。無不早圖進口。開船貿易。乃被義律一人
把持阻撓。俱在尖沙嘴一帶聚泊。廣東天氣炎熱。各船中
如洋米洋布棉花等貨。難免潮溼霉爛。業已怨懟同聲。臣
等令洋商通事。齎諭分赴各船。剴切開導。俾令進口。咸稱
義律係伊國領事。不得不惟令是從。而其中潛帶鴉片之

奸夷。既不甘呈繳。又不願空回。則正樂於遷延。冀以私售
禁物。現因各口查緝嚴緊。整箱煙土不能運入內洋。而
艇漁舟與番舫每相貼近。乘間買其零土。以圖轉售獲利
者。節經文武拏獲。已據確切供明。且查夷人私放三板裝
載鴉片。潛赴偏僻口門。以木片為招帖。寫明鴉片一箇。洋
銀幾圓字樣。隨潮流入口內。以賤價誘人售買。是義律之
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為圖賣新來鴉片。恐被進口。按查
起見。夷情詭譎。如見肺肝。即無別滋事端。亦不得容其於
附近口門。占為巢穴。況夷人酗酒打降。習以為常。五月二
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

四

斃命。經新安縣梁星源驗明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
傷。訊據見證鄉鄰。全稱係喚咭喇國船上夷人所毆。眾供
甚為確鑿。諭令義律交出兇夷。照例辦理。將及兩月。延不
肯交。臣等給予諭函。亦竟始終不接。竊思人命至重。若因
喚夷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馭他國。更何以治華民。義律
肆意抗違。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安可聽其狂悖。而置命
案於不辦。任奸究以營私。壞法養癰。臣等實所不敢。恭查
嘉慶十三年。喚國兵頭啣啞等。在澳門違犯禁令。欽奉
諭旨。即實力禁絕。柴米不准買辦食物等因。欽此。此時義律與各
奸夷均住澳門。前以裝貨為詞。顯有占據之意。今更種種

頑抗。自應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禁絕喫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臣等於七月初八日。駐紮香山縣城。勒兵分布各處要口。俾知儆畏。仍曉諭在澳華民。及西洋各國夷人。以此舉專為喫夷違犯。不得治以威。與別國均無干涉。毋庸驚擾。且查例載。夷商銷貨後。不得在澳逗留等語。今該夷既不進口貿易。是不銷貨。即不當住澳。應與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羈留。臣等諭飭之後。澳內西洋夷目。亦即遵諭。一同驅逐。自七月初九至十九日。旬之內。義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映頓等。並散住澳內。喫夷共五十七家。悉行遷避出澳。寄住尖沙背貨船。及潭仔空。

五

躉船上。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協副將惠昌。耀等稟稱。該夷窮蹙倉皇。已覺十分驚懼等語。臣等察其平日飲食居處。華靡相夸。今寄住各船。顯有抑鬱難堪之狀。又經禁賣食物。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燻炙。日久必缺於供。且洋面不得淡水。須於山澗汲泉。若汲道俱斷。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彼貿易斷不肯歇手。眾夷正不得齊心。要令就我範圍。似已確有把握。惟倔强之性。未嘗稍受折辱。此番控取周防。尚不免稍需時日。而欲永杜鴉片之害。實以此為喫緊機關。未便稍涉游移。復貽後患。查潭仔與澳門相近。而尖沙背則與虎門相近。臣等酌商調度。

擬往來於香山虎門之間。或合或分。自當隨時妥辦。既不敢冒昧以債事。亦不敢示弱以長驕。必俟交出兇夷。掃淨煙土。貨船進埔報驗。空蕩悉數開行。一切恪遵法度。然後給還買辦工人。仍准住行住澳。凡在粵東士庶。既知夷人習為虛偽。並知臣等慎密修防。沿海閭閻。現俱十分安謐。堪以仰慰。

聖懷。

林則徐等又奏。臣等會辦夷務以來。竊思鴉片必要清源。而邊釐亦不容輕啟。是以兼籌並顧。隨時密察夷情。乃知邊釐之有無。惟視寬嚴之當否。寬固可以弭釐。寬而失之。

六

縱弛。則貽患轉在養癰。嚴似易於啟釐。嚴而範我馳驅。則小懲即可大誡。此中操縱。貴審機宜。夫震於喫咭喇之名者。以其船堅礮利。而稱其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豔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喫水深至數丈。祇能取勝外洋。破浪來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賞倩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啡嘔啤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兵除搶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該夷性奢而貪。不務本富。專以貿易求贏。而貿易全在中國。昇以馬頭。乃得藉為牟利之藪。設使閉關封港。不但不能購中國之貨。以賺他國之財。即彼國之洋布棉花等物。亦皆別無售處。故貿易者彼國之所以為命。而中國馬頭。又彼國貿易者之所以為命。有斷斷不敢自絕之勢。而彼肆其貪狡。乃以鴉片漏中國之厄。歷年既深。得財無算。於是奸商黠賈。富甲諸夷。第又聞該國前因構兵多年。大虧國用。乾隆年間。於粵東夷館。設立公司。抽取貿易之利。原議三十年限滿。即聽其民自作買賣。迨限滿而國用無出。又展兩次限期。該國夷民。遂多不服。甫於道光十四年。將公

七

司撤去。是其富亦不足誇也。且該國所都喃頓地方。來至中華。須歷海程七萬里。中間過峽一處。風濤之惡。四海所無。行舟至此。莫不股慄。是則越國鄙遠。元知其難。迨非西非口外。得以縱轡長驅之比。又聞該國現係女主。在位四載。年僅二十歲。其叔父分封外埠。恒有覬覦之心。內顧不遑。窺邊何暇。惟其貿易夷商。向在他國。往往爭占馬頭。雖無國主之命。亦可私約兵船。前往攻奪。得一新地。則許出資之人。取利三十年。乃歸其主。故於貿易之處。輒起并吞之心。如夷洋所謂新埠。新奇坡等處。皆其數十年來侵據之地。距廣東海程不過旬日。占得一處。則以夷目鎮之。豈

食之心。由是日肆。而畏強欺弱。是其秉性所成。當嘉慶十三年。圖占澳門之先。曾以七船夷兵。圍奪安南東京之地。被安南人誘入淺港。乘夜火攻。七船俱成灰燼。從此遂不敢進窺一步。今其商船條約。尚有不許近安南頭之語。其為創鉅痛深可知。即同在粵省貿易之味喇啞等國夷人。皆言喚國不知好醜。但受制壓。蓋亦深知其虛憊之習也。臣等細察夷情。畧窺底蘊。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而其眩惑奸謀。總以鴉片為浸淫之漸。當且林則徐到粵之始。雷厲風行。該夷知臣等上秉

八

天威。惟恐患不可測。故一經嚴諭。即將二萬餘箱。和盤託出。嗣見稍為寬假。未嘗僂及夷人。甫定驚魂。復萌故智。遂徘徊海上。請以澳門為馬頭。冀逃約法之嚴。兼收東隅之失。此又其情之大可見者也。臣等前於收繳煙土時。逐箱檢出夷票。交洋商譯書漢文。始知其按年按月。計箱編號。竟有一月之內。裝至一萬二千數百箱者。是牽算夷地一年所發。不下十餘萬箱。雖其售於他國者。亦在此數之內。而中國總居大半。若源源再至。貽害無窮。此時絕續關頭。間不容髮。假使新煙不繼。竟須遵照新例。實辦一二夷人。方足以懲創。況命案抵償。華夷通例。乃敢宣言於眾。以為喚國不能與他國相同。並知臣林則徐已調兩江。私探起身何

日。值此除惡務盡之際。臣林則徐何敢意存趨避。粉飾目前。臣鄧廷楨職在海疆。亦豈敢稍存泄視。屢與撫臣怡良。提臣關天培並海關監督臣豫馨子細熟商。咸知該夷別無伎倆。即使私約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哮喘啤噓之類。並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至粵洋游奕。虛張聲勢。亦惟嚴防各口。總不與之接仗。一面斷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該夷大艘斷不能行。而三板小船。應須防其闖入。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之刺骨。即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團練抵禦。彼見處處有備。自必不敢停留。而鴉片來源。非如此嚴重堅持。不能永遠斷絕。是以臣等同揆定力。意見均屬相符。但該夷義律在粵多年。狡黠素著。時常購覓邸報。探聽揣摩。並習聞有邊釁二字。藉此暗為恫喝。實則毫無影響。祇因該國相距太遠。轉得影射欺人。且密囑漢奸。播散謠言。皆其慣技。凡此詭詐百出。無非希冀鴉片復行。伏乞皇上明降嚴旨。切責臣等務將夷船新煙。查明全繳。如違即照新例懲辦。俾奸夷靡然帖服。於杜弊清源之道。實為有裨。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督辦驅逐夷船。斷其接濟一摺。又另片。縷陳該夷詭詐各情形等語。覽奏均悉。該奸夷等遠避不去。希冀在澳門交易。兼欲偷賣新來鴉片。並於毆斃氏人之案。不

將兇手交出。當此法令森嚴之際。膽敢肆意抗拒。實屬可惡。該大臣等現在禁絕柴米食物。徹其買辦工人。自應權宜妥辦。不可稍示以弱。至該夷等既以淡水為養命之源。務當稽查漢奸。毋許私行接濟。其詭詐恫喝。固不值與之計較。而密為防範。調度弁兵。亦不可稍涉鬆懈。著林則徐等悉心商酌。趁此警動之機。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遊奕洋面。跡有可疑者。均著驅逐出境。俟該夷等悔罪畏服。領賞回國。並將兇犯交出。彼時該大臣等再行酌量辦理。威德兼施。或可一勞永逸。總之不可冒昧債事。亦不得示弱長驕。惟在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善盡善。毋負諄諄訓諭至意。將此諭知林則徐鄧廷楨怡良關天培。並傳諭豫馨知之。

九月丁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廣東澳門一區。在廣州府香山縣之東南。距縣治一百三十餘里。東西南三面環海。惟北面陸路可達縣城。自縣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設有海防同知。暨前山營都司。駐劄再進南十五里。建有關廟一座。駐兵防守。為扼吭拊背要區。出關即入澳境。溯自前明。許西洋夷人寄住。歲輸地租銀五百兩。由香山縣徵收。澳內營造夷樓。棟宇相望。並建礮臺六座。以防他夷。其房屋除西夷自住外。餘皆賃給別國。

夷人居住。而以啖咭喇國為較多。西夷挈眷而居。歷今三百餘年。踐土食毛。幾與華民無異。雖素稱恭順。不敢妄為。而既與各島夷朝夕往來。即難保無牟利營私。售賣鴉片情事。本年臣林則徐奉

命來粵。與臣鄧廷楨恣意酌商。以躉船雖在外洋。而澳門實為夷商聚集之所。且其間華夷雜處。漢奸句串尤多。若不從澳門清源。則內外綫索潛通。仍恐漸成弊藪。是以於四月間。檄委署佛山同知劉開域。署澳門同知蔣立昂。香山縣知縣三福。著香山縣丞彭邦晦。做照編查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編查。毋許遺漏。並替同該夷目。按查夷

十一

樓有無囤積鴉片。旋據該員等查明戶口。造冊呈送。計華民一十七百七十二戶。男女七十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百一十二丁口。啖咭喇國僑居夷人五十七戶。並查明虎門收煙之時。有啖夷咽噤。將躉船煙土。偷運八箱入澳。被西洋夷目查獲。將原土押交啖國副領事啖噤。一體呈繳。又據稟該夷目自行挈獲夷人啖噤。帶零煙。在馬頭焚燒。將啖噤收監。按照夷法問罪。出具此外。並無存貯煙土。甘結。稟請親臨查辦。前來。臣等因驅逐啖國住澳奸夷。由省城移駐香山。遂於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統領將備管帶弁

兵整隊出關。該夷目啖噤。嗎咄。沙。率領夷兵一百名。迎於關下。兵總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鳥槍。排列道左。隊內番樂齊作。俟臣等與衛行過。兵總導領夷兵。番樂隨行。至新廟。夷目啖噤。嗎咄。沙。具手版稟謁。命之進見。該夷免冠。曲身。意甚恭謹。臣等宣布

恩威。申明禁令。諭以安分守法。不許囤積禁物。不許徇庇奸夷。上

大皇帝無綏懷柔至意。該夷點頭領會。據向通事聲稱。夷人仰沐天朝。恭養二百餘年。長保子孫。共安樂利。中心感激。出於至誠。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紀。現在隨同官憲。驅逐賣煙奸夷。

十二

亦屬分內。當為之事。等語。以手拄額者三。敬謹退出。臣等當賞以絹扇茶糖。並頒賞夷兵牛豕。麩餅數十事。番銀四百圓。再辭乃受。臣等即入三巴門。經三巴寺。關前街。娘媽閣。至南灣。督率隨員。抽查夷樓民屋。均與冊造相符。其債給啖夷房間。自各夷離澳後。現俱關閉。覆加訪察。自春間查辦後。該西洋夷樓。實無存貯煙土情事。隨由南灣仍回前山。所有經過三巴娘媽閣。南灣各礮臺。俱於一十九礮。詢之澳人。稱係該國大禮。以示尊敬。不輕舉行。兵總率領夷兵。送至關前。始撤退。臣等沿途察看。不但華民扶老攜幼。夾道歡呼。即夷人亦皆疊背摩肩。奔趨恐後。恬熙景象。

情載同深。此臣等巡視澳門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思夷人心性。反覆靡常。挾詐懷私。事所時有。如果始終馴服。固當撫之以恩。若使微靈矜張。即當繩之以法。此次因查辦鴉片。執法恭嚴。澳夷震懾。

天威。是以倍形避順。惟該處華夷叢雜。最易夤緣為奸。應請於每年秋間。查照現在編查之法。檄飭澳門同知督同香山駐澳縣丞。編查一次。造冊通詳。再由督撫兩司。分年輪替前往抽查。如有澳夷因販禁煙。及庇匿別國賣煙奸夷等弊。即行隨時懲辦。以清弊藪。而靖夷情。似於邊徼防維。不無裨益。

十三

論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巡閱澳門。抽查華夷戶口情形。一揭。澳門為夷商聚集之所。夷樓囤貯煙土。久成弊藪。乘此查辦之時。必當於該處先清其源。方為盡善。該大臣等既委該地方官。查明華夷戶口。復由香山統領將備。整隊出關。宣布恩威。申明禁令。並查西洋夷樓。現無存貯煙土。辦理甚屬妥協。惟該處華夷叢雜。保甲之法。難以施之。夷人且由同知縣丞。每歲編查。恐有名無實。易滋流弊。至督撫兩司。分年輪往抽查之處。亦涉煩瑣。其應如何立定章程。以清弊竇。而垂久遠。著該大臣等另行妥議具奏。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

天培春竊照。啖咭喇國領事義律。前因求在澳門裝貨。不准。輒將該國新來貨船。沮留尖沙嘴洋面。圖賣鴉片。並主令奸夷空躉。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兇。給諭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斷其接濟。並勒兵分路嚴防。義律與住澳各夷。悉行遷避。出澳。經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會摺具奏。在案。嗣知被逐奸夷。多住尖沙嘴船上。臣林則徐。臣鄧廷楨。當即移駐虎門。就近調度。臣林則徐。自七月以來。常在沙角洋次。督領本標師船。與調到之陽江碣石兩鎮舟師。排日分合操練。以振軍威。並加派弁兵。協防排練。添雇水勇。裝配火船。以備隨時調遣。旋據探報。義律將該國貨船中。

十四

挑出船身較大之啖咭喇吐等船兩隻。及屢逐未去之空躉數隻。一併湊集礮械。假扮兵船。又有自夷埠新來之兵船一隻。番梢礮械較多。拋泊各夷船之前。恃為保護。臣等於各路水陸要口。雖已嚴密布置。不使一處空虛。仍諄諭領兵員弁。不得輕舉肇釁。原冀義律早知悔悟。果能交兇。繳土。將貨船陸續進關。即可撤去兵防。照常貿易。詎七月二十九日。接據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稟稱。該將帶領師船三隻。在九龍山口岸。查禁接濟。防護礮臺。該處距尖沙嘴約二十餘里。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隻。赴彼。先遣一隻。擡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該將正遣弁

兵傳諭開導間。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礮火一齊點放。有記名外委之兵丁歐仕乾。擗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被礮子打穿腦下。殞命。該將賴恩。曾見其來勢兇猛。亟揮令各船。及礮臺弁兵。施放大礮對敵。擊翻雙桅夷船一隻。在旋渦中深轉。夷人紛紛落水。各船始退。少頃。該夷來船。更倍於前。復有大船擱截鯉魚門。礮彈蜂集。我兵用綢紗等物。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瞭見該夷兵船駛來幫助。該將弁等。忿激之下。奮不顧身。連放大礮。轟斃夷人多名。一時看不清楚。但見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撈救。時有兵丁陳瑞龍一名。手舉烏槍。斃一夷人。被回礮打傷陣亡。迨至戌刻。

十五

夷船始遁。回尖沙嘴。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者二名。其受傷重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滲漏。桅蓬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疊見夷屍。隨潮漂過。撈獲夷帽數頂。並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嘯咭喇。手腕被礮打斷。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自此次對仗以後。巡洋舟師。均恨奸夷。先來尋釁。巡緝愈嚴。八月初五日寅刻。守備黃琮等率領兵勇。在潭仔洋面。偵見蝦筍小艇。靠攏夷船一隻。帶同引水。認明係屢逐未去之嘯咭喇。船。知又潛賣鴉片。當即上前查拏。

該躉船水手數人。即先跳入小艇。飛槳逃竄。其在船之人。正欲開礮。經黃琮等先擲火斗火罐。船中火發。眾夷始行走出。除逸水登岸外。獲解仗長工人二名。現飭審究。該嘯咭喇。亦即被火燒燬。並無傷人。各據稟報前來。臣等查該夷欺弱畏強。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祇係不覺。膽敢先行開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勝多。足使奸夷膽落。即空躉屢驅不去。故智復萌。一炬成灰。亦可懲一儆百。正在察看該夷動靜。以善採縱機宜。茲八月初九日。接據署澳門同知蔣立昂等稟稱。初七日。義

十六

律潛至澳門。該同知等聞信。正欲驅逐。旋據西洋夷目。代遞義律說帖一紙。內寫喚咭喇團領事。義律敬字。上澳門軍民府大老爺清鑒。義律在澳有年。每奉大憲札行辦事。無不認真辦理。而此次豈有別心乎。蓋義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溫而已。謹此奉知等語。並據西洋夷目。以義律懇求伊等。代為轉圜。欲請該同知訂期。與該夷目面商。會議。明定章程。義律仍已回船。不敢留澳等情。臣等核其帖內。雖無狂悖語句。第自謂認真辦事。而竟潛賣鴉片。庇匿兇夷。自謂豈有別心。而以索食為名。先行開礮。是其言又安可遽信。然既經此番推挫。其慄畏之狀。亦已情見乎。

詞。在臣等所責其遵令而行者。不過繳土交兌。貨船進口等事。並非苛以所難。究竟西洋夷目所請。代為稟商之處。是否即能將此數事遵照辦理。抑或另有干求。臣等已批飭澳門同知蔣立昂。於會議後。縷悉稟陳。以憑覈辦。此後義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範圍。自當布宣皇仁。寬其既往。若萬不得已。仍須制以兵威。臣等亦已密定機宜。蓄養精銳。於山海形勝。逐一詳細講求。且察看水陸官兵。似亦皆能用命。總期上足以崇國體。下足以懾夷情。不敢稍畏一日之難。致貽百年之患。以副聖主恩威並濟。中外兼綏之至意。

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噴夷船隻被燬。轟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說詐異常。膽敢以乞食為名。先放火燬。經參將賴恩爵施放火燬。擊翻夷船。轟斃夷匪多名。復經守備黃瑋。拋擲火藥。焚燬夷船。我兵先後奮勇。大挫其鋒。該夷等自必畏懼投誠。願求免死。惟當此得勢之後。斷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雖據該夷領事義律。說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但該夷等說詐性成。外示恐懼。內存叵測。不可不防。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悉心籌畫。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儻仍形桀驁。或伴為畏懼。而暗布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捷伐。何難再示兵威。林則徐等。經朕諄諭。諒必計出萬全。一

勞永逸。斷不致輕率債事。亦不致畏葸無能也。廣東大鵬營參將賴恩爵。著賞給呼爾察圖巴圖魯名號。照例賞戴花翎。以副將即行升用。先換頂帶。守備黃瑋。著以都司即行升用。先換頂帶。記名外委歐仕乾。兵丁陳瑞龍。並陣亡兵弁。著該大臣等查明咨部。照例賜卹。

乙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前因噴夷種種違玩。照例斷其接濟。不許住澳。該夷旋向九龍師船覓食。先行開砲。我軍奮力回擊。大挫夷鋒。復將逗留賣煙之躉船燒燬一隻。該夷領事義律。急向澳門同知遞字

十八

懇求。並託西洋夷目代為轉圜。臣等當將相機勦撫緣由。於八月十一日恭摺奏聞在案。臣等復思義律所遞之字。似知悔罪輸誠。然僅託諸空言。尚未見於實事。保非暫作緩兵之計。別生誦詐之謀。益當整肅軍威。嚴防靜鎮。一面仍給諭帖。責令呈繳新煙。勒交兇手。並將繳出煙土之空躉。奉旨驅逐之奸夷。速飭全行回國。即令署澳門同知蔣立昂。傳諭去後。茲疊據蔣立昂稟覆。八月十五日。義律送給回信。內稱接到軍民府來文。轉發大人傳諭條款。領事極欲欲遵聖旨。將違禁之鴉片。全行除絕。自應即赴澳門。欽諭。以憑貴憲稟

覆等語。十七日。義律至澳門。與西洋夷目。同見蔣立昂。復經該署同知將臣等諭內各條。嚴切面諭。據通事傳譯。義律口稱前因冒犯厥威。登奉諭飭。業已悔悟。欲求轉乞憲恩。情詞極為恭謹。詰以奉諭條款。如何遵辦。義律答稱未敢自行稟覆。仍具說帖。求為轉稟。隨將說帖呈出。已據逐款登覆。蔣立昂因見所覆尚有未協。面為駁飭。復據義律添寫一紙。統求蔣立昂先行請示。蔣立昂即將原件稟送。並請覈示前來。臣等查閱所覆各條。文義不甚通暢。而最其大意。尚屬遵諭奉法。不敢抗違。如論繳鴉片一節。據其登覆。意以該國有帶鴉片之船。先已令其回去。現泊尖沙

十九

嘴各船。俱請官憲檢查。若有鴉片。即將貨物盡行沒官。嗣後在粵貿易夷人。與隨時來到之船。不論船主商人。傭工夥計。俱令逐名出結。由義律加具印結。方准貿易。未出結者。不准開船。永遠照此辦理。如不認真。必致自取咎戾等情。臣等查喚夷貨船。聚泊尖沙嘴。不即進口。原為圖賣新煙起見。且節次拏獲賣煙奸民。已據供認在夷船零買。確有明證。是其所稱並無煙土之說。實不可信。若不切實查辦。何能盡絕根株。臣等念激之餘。已先與水師提臣密為布置。將柴草火藥。裝配多船。擬將帶煙不繳之船。盡予燒燬。以除其害。然究以未分早白。不忍玉石俱焚。繼又再四

熟商計。惟臨以重兵。逐船檢查。庶可分良莠而示勸懲。今該夷自願請察。察其情詞。似極切實。臣等復又多方訪察。蓋該夷因見臣等堅持數月。料已無可希圖。遂將新到之煙。陸續帶回夷埠。是以前有夷船三隻。先後駛回。近日復有三板夷划。紛紛開去。且拏獲出海買煙奸民彭亞開等。訊據供稱。伊於八月初旬。帶銀前往向買。即據夷船回覆。現無鴉片。伊即放空回來等語。是現在夷船。已無煙土。似非虛誑。惟已去之土。固不必窮追。而現泊之船。必須逐號檢查。以昭嚴實。臣等現又諭令義律將尖沙嘴所泊夷國貨船。按其到粵先後。挨次親驗。其貨物盡行搬至制船

二十

逐件檢查。果無夾帶鴉片。即先押送入口。本船搬空之後。再行備細查明。如此則耳目昭彰。自無影射掩藏之弊。並恐載煙回去夷船。利心不死。或竟潛赴東西兩路。冀圖分銷。臣等現又飛飭沿海營汛。準備師船。嚴密防範。並由中路抽撥兵勇。跟蹤躡緝。如有此等夷船駛至。即行開礮夾擊。務使遺孽肅清。至出結一節。若論尋常吏事。原恐習為具文。而臣等體察夷情。最重信字。是以臣林則徐初次諭令該夷呈繳煙土。即先揭出此一層。迨義律稟繳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踐。而深悉夷情者。咸決其必無失信。嗣果繳清煙土。有贏無絀。是其不肯食言。已有

明驗。今其所擬逐名出結。分寫漢文夷字。由該領事加具印結。即係遵照。臣等原論辦理。自應准其所請。惟查最所擬出結語句。與現行新例。尚不盡符。臣等現又寫具結式。諭令遵照繕寫。若不如式具結。永不准其貿易。以此杜外來之鴉片。實足以昭信守。於夷情。明有範圍。暗有把握。非具文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林維喜命案。據義律稱。審得五人。酗酒。皆無兇殺之罪。又稱。當日上午滋事。亦有味喇啞人。請再細訪等語。當經蔣立昂。以此案供證確鑿。光手實係啞夷之言。向其駁詰。義律無可置辯。遂添寫說帖一紙。聲明懸賞洋銀二千圓。報知何人。敢聽憑據。儻能發覺。即

二十一

會官憲代稟等情。臣等復查義律船內。現在實有拘押夷犯五名。其非有意匿光。尚屬可信。而實情不能審出。原亦無怪其然。至味喇啞人。於羣歐林維喜時。並不在場。不獨該國夷人。稟辯甚明。即岸上各見證。供亦如一。且啞夷獨託漢奸羅亞三等。與屍親說合。其為並無味喇啞人在場。更無疑義。臣等諭知義律。以所拘五人中。如不能審定正。允何妨送請

天朝官員。代為審明。祇當辦一應抵之人。其餘仍皆發回。斷不連累。如仍自審。則再限十日。亦必可以審明。勿得再圖延縱。此外如空慶回國。請候北風開行。被逐奸夷。請留兩名

在粵。皆經蔣立昂面加駁飭。隨又代求回澳理清事件。六日內。如數揚帆而去。臣等以所請尚在情理。為日亦屬無多。當將此一層傳諭允准。仍派委文武。在澳稽查。惟逐不任踰限。並諭西洋夷目。一體查催。

林則徐又奏。臣等先於春間收繳煙土之時。即經諭令夷人。務即出具嗣後永不夾帶鴉片切結呈送。而該夷均不敢具結。繼又多方開導。堅執如前。且據義律稟稱。儻不能不取結。則啞國人船無奈。祇可回國等語。臣等當以該夷回國之言。並非出自真心。不過憚於出結。強顏而作此言。蓋一經出結。則此後稍有夾帶。不但本犯罹於重法。即該

二十二

領事亦不能置身事外。是以心切遲疑。當經據實奏蒙聖鑒在案。嗣經御史步際桐條奏。以查辦夷船鴉片。雖責以切實出結。徒開含混之路等語。欽奉

諭旨。著林則徐。即速悉心籌畫。務使弊源盡絕等因。欽此。臣等竊思夷人正不敢出結。如可免取。最為省事。繼又反復籌商。若竟任其抗結。則夷人夾帶之念。斷不能一日忘。蓋夷人最重然諾。即議一事。訂一期。從不爽約。其視出結之事。絕無僅有。非比內地公積。結多而濫。以致視為泛常。彼愈不肯輕易具結。即愈知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飭取。是以設法辦理。直使該夷計窮心憊。至今始克遵依。臣等

不致因有人條奏正可持以自便遂存趨易避難之見致

委任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撥查夷船出具切結並勒限將空蕩驅逐回國一摺朕詳加披閱所辦尚屬周妥惟各船俱已清查並無夾帶煙土其前後駛回各船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冀圖私銷著即派員跟蹤偵察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至所出切結如果可靠自必漸就肅清儻該夷過於勢感暫作緩兵之計日後再有反覆即當示以兵威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做懼現據該大臣等奏稱該夷出結及各船回國情形諒無諱飾惟林則徐已放兩江總督現雖專辦此事豈能常川在粵即鄧廷楨統轄兩省公務繁多亦不能顧此失彼仍當通盤籌畫辦理結實俾日後淨絕根株方稱一勞永逸也餘著照所議辦理

二十三

十月丙寅署閩浙總督魏元烺福建巡撫吳文鎔奏接准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督臣鄧廷楨會咨以閩粵洋面相連夷船此等彼窺必須兩省一體從嚴堵逐等因前來查閩洋界接粵東夷船之來宗朝可至現在沿海舟師星羅棋布防堵甚嚴夷人雖嗜利性成未必不顧身命當官兵追逐之

時如其不知遠適竟敢公然抗拒自不能不示以天威使其聞風震懾現已查照粵咨移行閩省水陸文武妥協施行以壯聲勢竊念普天率土悉屬臣民該夷人均在聲放之中同荷

生成之德刑非得已法原從權此時水陸提鎮諸臣均尚曉事臣

等當再密令體察情形相機妥辦以仰副我

皇上控馭遠夷俾知畏罪潛蹤不犯有司之至意

硃批回不可孟浪從事亦不可示弱貽誤安慎行之可也

甲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臣等前因噴夷

二十四

義律沮攔該國貨船厄匿致命先手並追留空蕩奸夷當

經示以兵威斷其接濟該夷計窮力絀隨即悔罪投誠所

有節次傳諭情形歷經奏

聞在案嗣於九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著林則徐等趁此警動之際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

游奕洋面跡有可疑者均著驅逐出境等因欽此臣等遵查噴

國夷船應行驅逐出境者莫先於蕩船自四月間煙土繳

清即經嚴催回國雖當時已開七隻而其餘尚在遠延總

因該船前泊零丁因貯鴉片比之攬載他貨獲利倍蓰是

以觀望徘徊冀俟煙禁稍弛復還故業迨八月間巡洋舟

師將卅時哪。躉船燒燬之後。該吏始覺驚慌。不敢再圖久泊。除喊咄喇。是二船。已賣與味利堅夷人。改裝貨物。又吐碎。咄喇吐二船。查已破爛。零星折賣外。計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共二十三隻。復查本年春間。臣鄧廷楨奏明零丁洋面躉船。本係二十二隻。今遂回並燒燬折賣之船。合而計之。轉多於前奏之數。蓋因收繳煙土時。曾經義律將竄往南澳福建各洋船隻。陸續招回。此等載煙夷船。亦應與躉船一同驅逐。故也。至應逐奸夷。先經臣鄧廷楨奏明者。有頓地吡咄咄。咄咄三名。嗣臣林則徐於嚴驅咄咄。案內奏明。尚有伊弟映頓。及其外甥映咄。咄。三咄。咄。咄。管

二十五

帳呀咄咄四名。均應驅逐。又臣等會同密訪。復有應逐之。因嘆吐噫之。吸等。連前統共一十六名。飭令一併驅逐。節據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報某夷附搭某船。於某月某日出老萬山外回國。現在實已全去。此躉船與奸夷。均經驅逐淨盡之情形也。至喚夷貨船來粵。先被義律阻留。不令進口。妄思以此挾制。再賣新煙。迨見各口查拏緊嚴。難以圖賣。每於夜間張帆起碇。潛出老萬山。經臣等查知大船已去六隻。小船約十餘隻。其為將煙載回夷埠。確鑿無疑。是以近日情願。探查明因煙已離船。得以無恐。惟思夷洋之新奇。坡新埠等處。距粵不過半月海程。安知狡獪奸夷。

不將鴉片暫行寄頓。俟此次檢查畢後。再圖偷運。而回。所恃以懷其貪利之心者。惟賴有

欽頒新例。定以新絞罪名。自奉部文。徧行宣示。衆夷咸有成心。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之時。即經飭取生死甘結。該夷堅不肯具。蓋以繳煙土係一時之事。尚可藉以求生。而其結乃長遠之事。適恐自陷於死也。然彼所畏憚者在此。則我所以制馭之者亦在此。故臣等不敢藉詞中止。亦不敢畏難苟安。相持數月以來。直至逐出澳門。斷其接濟。且值破擊火燒之後。該夷始肯具結。惟結內但云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繳官。而於人即正法。字樣。仍不肯寫。所以臣等前摺奏

二十六

明。另頒結式。飭令遵照結繳。當飭印委各員。率同洋商通事傳諭去後。不但義律多方退縮。而且各船船主貨主。併為一談。以為性命攸關。儻有水手私帶些微。恐遭連累。抑或兵役栽贓誣指。難以辨冤。臣等復諭以水手等係夷商應管之人。本宜先自查拏。豈能容其私帶。至查船有官作主。兵役焉敢栽贓。萬一意外栽誣。定于訊明反坐。何庸過慮。總之不帶鴉片。則雖具結不至加刑。若帶鴉片。即不具結亦必處死。多方開導。近日始有該國之呼喇當哪等船陸續遵式具結。文武各員。於虎門黃埔兩處。分別查驗。實無夾帶鴉片情弊。當即妥為帶引。許其開船。照常貿易。現

在統計各國已進黃埔之船。共有四十一隻。且經粵海關監督臣據稟驗明各夷船。於貨物之外。另帶洋錢來粵買貨。現有一十二萬六千餘圓。日後更不止此。似可為不賣鴉片之明證。此後遵式具結者。悉許進口。驗貨貿易。如抗不具結。或結不如式之船。即可毋庸查驗。驅令速回。似此一律飭遵。先使該夷常懷畏死之心。乃足奪其貪利之念。而又嚴之以查驗。密之以偵察。正經貿易者。加以優待。儻有帶煙發覺。立正刑誅。總惟一意堅持。不因其恫喝刁難。稍為搖動。庶可永除巨患。至歐斃林維喜之夷。雖據義律稟稱因禁五人在船。而既不能審出正兇。又不肯送出

二十七

聽審。日來並欲解回該國。照依夷例辦理。已飭委員等諭令斷不准行。大抵該夷於一切事宜。緊一分則就緒一分。鬆一步則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測。反覆靡常。即如近日。雖已具稟投誠。而尚有嘩論兵船一隻。來自夷埠。名為護貨。實亦不可不防。臣等仍與提臣關天培鼓勵水陸官兵。靜則嚴防。動則進剿。總不稍示柔弱。務俾悉就範圍。以冀弊絕害除。仰紆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英國差船現已盡行驅逐。並飭取切結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稱該夷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二十

三隻。奸夷十六名。均經驅逐淨盡。並遵示取具切結等語。該夷等經此查辦懲創之後。自必畏服。惟大船六隻。小船十餘隻。潛回夷埠。距粵不過半月海程。恐日後私運入口。不可不嚴密防範。至嘩論兵船。來自夷埠。雖名為護貨。亦難保無巨測情形。前次犯案。既未交出聽審。又不能究出正兇。狡勢可惡。若林則徐。鄧廷楨。派委委員。巡查各隘口。如夷埠船隻。潛載煙土。滬入。即行查拏懲辦。其護貨兵船。果否安靜。並飭令將歐斃林姓兇夷交出。無得藉詞逗留。儻有一事不遵。即當權變示威。為一勞永逸之計。至該夷恐兵役檢查裁賊。雖係過慮。亦不可不防。其漸著鄧廷楨嚴飭該管文武員弁。剴切訓諭。如有裁賊等情。

二十八

一經查出。定當從重治罪。務使兵役畏法。夷商知恩。是為至要。若約束不嚴。稍滋蕩混。外夷轉得藉口。尚復成何事體。懍之。

十一月。庚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以夷情反覆靡常。雖已具稟乞恩。仍將夷埠兵船。暗招來粵。名為護貨。恐有奸謀。業於前摺奏明。靜則嚴防。動則進剿。不敢稍示柔弱。旋於九月二十八日。由驛遞到回摺。伏讀

硃批。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機悉心籌度。勉之慎之等因。欽此。旋奉

上諭。當此得勢之後。斷不可稍形畏蕙。示以柔弱。雖據該夷領事

義律。浼西洋夷目。懇求轉圜。但該夷等說詐性成。外示恐懼。內存巨測。不可不防。若林則徐等相度機宜。悉心籌畫。如果該夷等畏罪輸誠。不妨先威後德。儻仍形桀驁。或伴為畏懼。而暗布戈矛。是該夷自外生成。有心尋釁。既已大張捷伐。何難再示兵威。林則徐經朕諄諭。諒必計出萬全。一勞永逸。斷不致輕率債事。亦不致畏葸無能也。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先幾洞燭。

訓示嚴明。臣等服膺銘佩。遵守彌虔。現在提臣關天培督率舟師。常駐沙角礮臺。巡防彈壓。間赴穿鼻洋面。來往稽查。近日各國貨船。絡繹具結。俱經驗明。帶進黃埔。俟國貨船中首

二十九

先進結者曰噶喇。亦已進埔貿易。其次進結者曰噶喇。於九月二十八日。正報入口。詎有該國兵船二隻。於午刻駛至穿鼻洋。其一即七月內向九龍滋擾之吐噠。其一則近來新到之嘩哈。硬將已具結之噶喇貨船。迫令折回。不得進口。提臣關天培聞而詫異。正在責究。聞吐噠一船。輒先開放礮。前來攻擊。關天培亟令本船弁兵。開礮回擊。並揮令後船。協力進攻。該提督親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執符督陣。厲聲喝稱。敢退後者立斬。適有夷船礮子。飛過桅邊。刺落桅木一片。由該提督手而擦過。皮破見紅。關天培奮不顧身。仍復執刀屹立。又取銀錠先置案上。有擊中夷

船一礮者。立刻賞銀兩錠。其本船所載三千斤銅礮。最稱得力。首先打中吐噠船頭。查夷船制度。與內地不同。其為全船主宰者。轉不在船尾。而在船頭。粵人呼為頭鼻。船身轉動。得此乃靈。其風帆節節加高。帆索紛如蛛網。皆繫結於頭鼻之上。是日吐噠船頭。撥鼻拉索者。約有數十夷人。關天培督令弁兵。對準連轟數礮。將其頭鼻打斷。船頭之人。紛紛滾跌入海。又泰陞水師提標左營遊擊。秦廷章督率弁兵。連轟兩礮。擊破該船後樓。夷人亦隨礮落海。左右艙口。間有打穿。嘩哈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創。接仗約有一時之久。吐噠船上。帆斜旗落。且槳且逃。嘩哈船亦隨同遁

三十

去。我兵本欲追躡。無如師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礮擊開。內有三船。漸見進水。勢難遠駛。而夷船受傷。祇在船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為。且全用銅包。雖礮擊亦不能透。是以不值追勦。收軍之後。經附近漁艇。撈獲夷帽二十一項。內兩項。據通事認係夷官所戴。並獲夷履等件。其隨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數計。我師員弁。雖有受傷。並無陣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礮致斃九名。有提標左營二號米艇。適被礮火落在火藥艙內。登時燃起。燒斃兵丁六名。繼亦撲滅。又有燒傷之額外黃鳳騰。與受傷各弁兵。俱飭妥為醫治。此次吐噠等船。前來尋釁。因因前在九龍被擊。意圖報復。

而實則由於義律與國賣鴉片之奸吏。暗中指使。臣等訪知義律於該國煙土。賣出一箱。有抽分洋銀數十圓。私運夷埠兵船前來。以張聲勢。每次送給勞金。數至巨萬。到粵後。全船伙食。皆從各貨船湊銀供給。無非恃其船堅礮利。以悍濟貪。臣等併力堅持。總不受其恫喝。所定具結之令。雖據義律勉強遵依。但不肯繕寫人。即正法字樣。而九月間。復有該國夷商數人。至澳門集議。又謂義律但慮人之正法。而各商又慮貨之繳官。反覆刁難。迄無定議。所喜該國猶有良吏。如噶喇噶二船。屢諭之餘。頗知感悟。甫與他國夷商一體遵式具結。臣等加意優獎。冀為眾夷之倡。

三十一

而義律與該國奸吏。恐此結具後。鴉片絕不能來。遂痛憾該二船之首先遵具。恣恣吐唾等兵船。與之尋釁生事。因噶喇已進口內。無可如何。探知噶喇入口之時。趕來追捉。適我師在口外彈壓。輒敢開礮來攻。是滋擾難係夷兵。而播弄實由義律。誠如聖諭。佯為畏懼。暗布戈矛。自外生成。不得不大張捷伐。經提臣關天培統師攻擊。雖已逃竄不逞。究以師船木料不堅。未使窮追遠躡。則仍須扼其要害。務使可守可攻。查該夷船所泊之尖沙嘴洋面。羣山環抱。浪靜風恬。奸吏久聚其間。不惟藏垢納污。且等負隅縱壑。若任其據為巢穴。貽患何可。

勝言。臣等自嚴斷接濟以來。已於尖沙嘴一帶。擇要紮營。時加防範。本意祇欲其畏威奉德。仍聽貿易如常。原不忍遽行轟擊。而乃抗不具結。匿不交允。迨兵船由穿鼻被創。逃回。仍在該處停枕修理。實難容其負固。又奚恤其覆巢。節據派防各文武稟稱。尖沙嘴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當夷船脊背之上。俯攻最為得力。當即飭令固壘深溝。相機勦辦。夷船見山上動作。不能安居。乃糾眾屢放三板。持械上坡窺探。即經駐劄該處之增城營參將陳連陞。護理水師提標後營遊擊之守備伍通標等。派兵截擊。打傷夷人二名。奪槍一桿。餘眾滾巖逃走。遺落夷帽數頂。九

三十二

月二十九日。夷船排列海面。齊向官涌營盤開礮。仰攻數次。我軍擊營得勢。礮子不能橫穿。僅從高處墜下。計拾獲大礮子十餘箇。重七八斤至十二斤不等。官兵放礮回擊。即聞夷船齊聲喊叫。究竟轟斃幾人。因黑夜未能查數。十月初三日。該夷大船。在正面開礮。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撲岸。有百餘人。搶上山岡。齊放鳥槍。僅傷兩兵手足。被增城石營把總劉明輝等。率兵迎截。砍傷打傷數十名。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遺落無數。次日望見沙灘地上。掩埋夷屍多具。初四日。夷船又至官涌稍東之胡椒角。開礮探試。經駐守之陸路提標後營遊擊德連將大礮撞礮一齊

回擊受傷而走。巨等節據稟報。知該處壘被滋擾。勢難歇手。當又添調官兵二百名。派原任遊擊馬辰登署守備。周國蕃把總黃者華帶往會勦。復思該處既占地利。必須添安大礮數位。方可致遠攻堅。復與提臣批撥得力大礮六門。解往以資轟擊。並派熟悉情形之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帶同候補縣丞張起鵬。馳往會同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相度山梁形勢。妥為布置。復札駐守九龍之參將賴恩爵。都司洪名香。駐守宋王臺之參將張斌。就近督帶兵械。移至官涌營盤。併力夾擊。茲據會稟。十月初六日。該文武等均在官涌營盤。會同商定。諸將領各認山梁安設礮位。分為五路進攻。陳連階伍通標張斌各為一路。賴恩爵及馬辰周國蕃黃者華為一路。德連洪名香為一路。該縣梁星源管帶鄉勇。前後策應。晡時。夷人在該船桅上。窺見營盤安礮。即各趕裝礮彈。至起更時。連放數礮。打來我軍五路大礮。重疊發擊。遙聞撞破船艙之聲。不絕於耳。該夷初猶開礮抵拒。迨一兩時後。祇聽吶吶叫喊。竟無回擊之暇。各船燈火一齊滅熄。棄礮潛逃。初七日天明瞭望。約已逃去其半。有雙桅三板一隻。在洋面半沈半浮。餘船十餘隻。退遠停泊。所有蓬扇桅樁繩索槓具。大都狼藉不堪。該文武等因夷船尚未全去。正在查探間。即據引水等報

三十三

稱查有原扮兵船。在九龍被礮打斷手腕之嘑喇士。及訪明林維喜命案。係伊水手逞兇之嘑喇兩船。尚欲潛圖報復。該將領等因相密約。故作虛寂之狀。待其前來窺伺。正可痛斃。果於初八日晡時。嘑喇與嘑喇士兩船。潛移向內。漸近官涌。後船十餘隻。相隨行駛。我軍一經瞭見。仍分起趕赴五路山梁。約計礮力可到。即齊放大礮。注定頭船攻擊。恰有兩礮連打嘑喇船艙。擊倒數人。且多落海漂去者。其在旁探水之夷划一隻。亦被擊翻。後船驚見。即先折退。而嘑喇一船。尤極倉遑遁去。計官涌一處。旬日之內。大小接仗六次。俱係全勝。惟初八日晚間。有大鵬營一千斤大礮。放至第四出。鐵熱火猛。偶一炸裂。致斃順德協兵丁二名。除與穿鼻洋面陣亡兵丁。及受傷兵內。如有續故者。一體咨部請卹外。現據新安縣營稟。據引水探報。吐啞嘩喻兵船。義律三板。暨噴夷未進口。大小各船。自尖沙嘴逃出後。各於龍波笏洲赤滙角長沙灣等處外洋。四散寄泊。查粵省中路各洋。為漢夷通商總道。雖可暫許泊舟。亦須察看形勢。隨時制馭。即如道光十四五年間。夷船藉稱避風。輒泊金星門。該處地屬內洋。不得任其逼處。巨卸廷楨嚴行驅逐。至今不敢進窺。年來改泊尖沙嘴。祇於入口之先。出口之後。暫作停留。尚無妨礙。今歲占泊日久。儼有

三十四

負固之形。始則抗違。繼則猖獗。是驅逐由其自取。並非嘗自我開。此次勦辦之餘。於澳門既不能陸居。於尖沙又不能水處。苟知悔悟。儘許回頭。若義律與士噶等。尚以報復為心。則堅壁固軍。靜以待之。亦自確有把握。不敢輕率畏。致失機宜。至貿易一事。該國之國計民生。皆繫於此。斷不肯決然捨去。若果喫夷憚於具結。竟皆歇業不來。正味喇登等國之人。所禱祀而求。莫得多收此利者。與其開門揖盜。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結為斷。臣現又待諭諸夷。以

天朝法紀森嚴。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實至公無私之義。凡

三十五

外夷來粵者。無不以此為衡。並非獨為喫咭喇而設。此時他國貨船。遵式具結者。固許進埔。即喫國貨船。亦不因其違抗於前。而並阻其自新於後。又如喫國喫喇之船。已在口內。聞有穿鼻官涌之役。難免自疑。臣等諭令地方印委各員。諄切開導。以伊獨知遵式具結。查明並無鴉片。洵屬良夷。不惟保護安全。且必倍加優待。復經粵海關監督臣豫馨親至黃埔驗貨。特傳喫喇。而加慰諭。該夷感激涕零。惟當啣一船。被吐噶嚇禁之後。尚未知避往何處。臣等飭屬查明下落。護帶進埔。僱士噶兵船。復敢阻攔。仍須示以兵威。總期悉就範圍。仰副

聖主綏靖華夷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轟擊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喫咭喇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火礮。旋經到諭。偽作恭順。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彼時雖加懲創。未即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噶夷船。復敢首先開放大礮。又於官涌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尖沙嘴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巨測。已可概見。即使此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臣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

三十六

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喫咭喇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其甘結。其毆斃華民。尤犯亦不值令其交出。當啣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各國。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喫夷自絕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僱教包庇喫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各海島。均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疏懈。此次攻擊夷船。提督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陣亡及受傷弁兵。著林則徐等查照部。照例詳

理。

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二月癸亥

諭內閣。鄧廷楨著調補兩江總督。兩廣總督著林則徐調補。

甲子。新調兩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鄧廷楨奏。英咭喇

國貨船。於九月底。正在具結進口。旋被該國兵船二隻。攔

阻滋擾。我兵水陸疊擊。將該兵船及犬沙肯各夷船。盡行

逐出外洋。經臣等於十月十六日。恭摺具奏在案。嗣准軍

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後駛回各船。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冀圖私銷。著即派員

跟蹤偵察。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至所出切結。如果可靠。自

必漸就肅清。儻該夷迫於勢蹙。暫作緩兵之計。日後再有反覆。

即當示以兵威。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俾冥頑之徒。知

所做懼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料夷情之反覆。

示做懼於冥頑。

訓諭周詳。彌深欽服。查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事竣。當以此後不許

夷人再賣鴉片。理應取其遵依。是以飭繕甘結。聲明如有

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貨物沒官。字樣。義律先本抗違。迨數

月相持。屢經折挫。八月內始據稟稱。情愿具結。惟所寫字

樣。尚與新例不符。臣等念其畏罪輸誠。莫可再加開導。是

以將其原遞澳門同知說帖繕錄奏

聞詎該夷陽奉陰違早不出

聖明所料。至九月間。義律復招夷商數人。在澳門集議。彼此推卸

刁難。此即反覆之始也。該國有嗎喇嘴二船。均遵式具

結。嘴喇先進黃埔。而嘴哪船正在入口。被義律潛約吐啞

兵船。將其攔回。以致與師船互相礮擊。其為反覆莫甚於

此。且前述說帖內云。毆斃林維喜命案。兇手已懸賞二千

圓。令人報知。至九月底。乃將囚禁之在船夷人五名。均欲

解回該國。照夷例辦理。是其反覆之形。不一而足。而究其

反覆之故。實因慣賣鴉片。奸夷利心不死。前雖已將新煙

帶回夷埠。而往來影黨尚多。仍思乘機偷運。恐甘結一具

性命難逃。而義律利其抽分。與之朋比。忽恭忽倨。皆有誦

謀。等前已傳諭諸夷。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英夷既

不遵約束。與其開門而揖盜。何如去莠以安良。茲蒙

訓諭嚴明。尤當恪遵辦理。當商粵海關監督。豫禁會同出示曉

諭。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嗎咭喇國貿易。除未經停止

以前。英夷有將貨船轉賣與別國夷商者。既據遵式具結。

查無鴉片。即係正經貿易。業已移步換形。尚可不追既往。

當與嘴喇等一體准令進口。外其餘責成洋商。認明英國

來船。一概停其交易。所有大黃茶葉二物。查大黃每年出

口。本屬有限。不過附搭藥材項下。英夷所銷尤少。惟茶葉

在所必需。然有綠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銷。多係黑茶。現在

嚴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查向來夷船到粵。以嗎咭喇為

最多。自嚴辦鴉片以來。各夷埠均有傳聞。以鴉片出自嗎

國。此後該國買賣可減。別國買賣可增。如暹國。瑞國。及單

應。堪。啞。等國。歷年不過偶來一二船。本年來者特多。是

他夷皆有欣欣向榮之象。而味喇堅國之船。現來四十五

隻。則比往屆全年之數。已有浮多。尤見

天朝聲教覃敷。並不少此。嗎咭喇一國。而義律之勾結吐啞等

虛張僑飾。玩法營私。該國以七萬里之遙。其主若臣。未必

周知情狀。今他國通商如舊。而英國獨停。若該國查察情

由。係因圖賣鴉片。抗違

天朝新例。則內而自知理曲。外而顏面何存。彼亦不肯容義律等

之詭計奸謀。以自壞其二百年來之生計也。伏思斷絕鴉片

首貴杜其來源。而杜源總在夷船。無他謬巧。本年以來。收繳

已化之煙土。值銀千餘萬兩。人所共知。而新來之鴉片。半

從聞信折回。及到粵。畏擊運回者。訪聞亦復稱是。故本年

英夷來船。本較往年為少。今既發令斷絕該國貿易。所有

洋商行舖。均不敢與之私售。惟當視其有無悔懼真情。再

行嚴辦。至他國遵照具結進口。查無鴉片者。已有船六十

二隻。並據查報帶來洋錢。將及二百萬圓。臣等仍當時刻稽查。防其潛代。喫夷走私偷賣。不敢因他夷之違式出結。即遞信為無他。其先已具結之噶哪一船。雖係喫國夷人。而早知遵循法度。現被義律等扣留口外。日後若求入口。仍當帶進黃埔。不宜與觀望營私他船。一例辦理。以示區別。至前後駛回各船。誠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希冀私銷。且等仍遵

諭旨。密派文武。跟蹤偵察。並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總期該夷鴉片無處可售。庶使海面肅清。以仰副

聖主除患保民之至意。

四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林則徐等奏明。彝擊夷船情形。曾經降旨飭令。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絕其貿易。並諭以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想已遵辦。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察看喫夷反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現當嚴禁鴉片。豈容該奸夷陽奉陰違。希圖影射。著林則徐仍遵前旨。凡係喫咭喇夷船。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國恭順。照常通商。難保該夷不潛行偷漏。滲入他國。私帶煙土。妄冀銷售。即大黃茶葉。亦恐他國加倍購買。轉相付給。是名為禁止喫國貿易。而流弊益多。殊非覈實辦理之道。著林則徐即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其噶哪一船。毋須招令入口。以歸畫一。林則徐現已簡調兩廣總督。責無

旁貸。務當趁此警動之機。為一勞永逸之策。至於區區關稅之盈絀。朕所不計也。

癸酉。順天府府尹曾望顏奏。鴉片流毒中外。幾於不可救藥。仰賴我

皇上乾綱獨斷。

飭部臣議立重典。各督撫盡力控拏。一年以來。內地民人。咸知警畏。現在戒除者十已八九。又

特命

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初至之日。夷人震懾。

天威。呈繳煙土二萬餘箱。出具不敢再來甘結。似該夷亦甚恭順。

五

當無意外之患矣。乃臣聞喫咭喇夷目義律。於本年各國新來之船。攔截外洋。有煙土者。不令呈繳。且時以兵船入內洋游奕。敢與官兵接仗。是該夷前此出具甘結。祇係具文。其意實希圖掩飾一特。俟

欽差大臣離粵之後。仍載煙土。來與內地奸民售賣。其詭詐已可概見。迨見查禁嚴緊。煙土不繳。不准入口。彼遂肆其狂悖。不遵約束。竟敢放礮。傷我弁兵。其罪已不容誅。然聞其貨船數十號。猶在外洋之尖沙嘴停泊。觀望不去。彼其意謂粵海關稅。百數十萬。料在事諸臣。將必顧惜國課。或可委曲相從。不知我

天朝富有四海。物產豐饒。豈藉該夷區區之稅以資用。惟該夷所需以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國之大黃茶葉。且愚以為今日要策。首在封關。無論何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數十船載來之貨。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絕大黃茶葉。不令商民與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懼而求我者也。或謂奸夷蓄謀已久。大黃茶葉。其從前運去者。足資十餘歲之用。不知大黃或尚可久藏。若茶葉存至二三年。未有不洩氣微變而不可用者也。或又謂不遵約。止喫咭喇夷人。其他國夷船。尚可准其互市。不知夷船販運鴉片。無國無之。若聽他國夷船互市。安知其不將載來煙土。寄頓喫咭喇船內。如從前零丁洋寄頓躉船之故習。而載彼貨入口。載我大黃茶葉出口。安知其不為喫咭喇轉運乎。應請

六

皇上明降諭旨。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俾中外臣民咸曉。然於聖意所在。務絕鴉片來源。力除錮習。區區關稅。固不難悉予豁除也。關既封矣。然使海禁不嚴。則關猶不封也。且聞沿海各省洋面。盜賊未盡肅清。而廣東向有一種快蟹船。專務走私。當華夷通商之日。該匪等尚敢肆行無忌。近聞查拏

鴉片嚴禁。亡命之徒。率皆駕駛快蟹船。出洋搶劫客商。私載米麵。接濟奸夷。若不亟為勦滅。則該匪等將為奸夷所誘。悉聽其用。釀成大患。應請

七

旨飭下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奉天。各督撫。將軍。提督。嚴飭舟師。務先將海盜勦捕盡絕。一面揀派鎮道大員。嚴查海口。除口內往來船隻不禁外。其餘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海。即素以捕魚為生者。亦止許在附近海內捕取。僅查有精名影射。私行接濟夷船者。立拿正法。其弁兵得規包庇者。一體治罪。再查明沿海各山。有淡水可取之處。專派弁兵把守。不准夷船往汲。其近海村莊居民。令各團練鄉勇。自為防守。凡有夷人上岸。即行攻擊。有私通者。嚴治其罪。不獨廣東一省宜然。凡沿海各省。俱宜如此嚴密。則該夷接濟之路。既絕。樵汲又且不通。亦應悔罪而俯首聽命矣。儻猶觀望不服。敢於抗拒。彼所恃者。以其船身高大堅厚。礮火迅利。習慣重洋。我舟師遠出勦捕。恐不得力耳。不知該夷狡詐。禁鷲。平素藐視官法。不遵約束。粵省兵民。久已志切同仇。人人欲得而甘心之。祇因歷任督撫。慮關邊釁。嚴禁兵民。不准與較。遂隱忍以至今日。且愚以為我主彼客。我船彼船。不必令舟師遠出。與之對仗。該夷既絕通商。又鮮接濟。勢不能久泊外洋。將必仍入內洋游奕窺探。我更

以舟師誘之使入。豫為召募能泅水而有膽力者數百人。使之夜間分隊潛往。直上其船。乘其不備。痛加勒殺。或豫設火船數百隻。亦令善泅水者。駕以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並先示諭兵民等。有能檢獲夷船者。即將該船貨物。全數給賞。則無不踴躍爭先。彼奸夷亦何所恃而不恐乎。可否請旨飭下。

欽差大臣廣東督撫。相機而行。設法勒辦。該夷人當未有不懼而求我者也。然後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

天恩准其通商互市。仍將大黃茶葉等貨。定為限制。無許逾額多運。以為箝制之法。儻再有夾帶鴉片。潛入內地。即一面照

新例懲辦。一面仍禁絕互市。庶以杜其覬覦之私。而永清積弊之源也。

曾望顏又奏。再查寄居香山縣屬澳門之西洋夷人。已二百餘年。世受

天朝撫綏。該夷止以貿易為生。別無產業。若因禁絕啖咭喇等國互市。並不准其通商。誠恐該夷無以為生。非所以示體恤。若漫無限制。又難保其不為奸夷販運。應請自今以後。所有澳夷互市貨物。亦定以限制。不准逾額。如查該夷現有與各外夷私運接濟情弊。立將澳門商民撤退。概不准其互市。臣再思將來善後事宜。啖咭喇等國夷人。果其悔

罪輸誠。併責令該澳夷為之保結。儻仍有夾帶鴉片而來者。除將奸夷照例治罪。不准互市外。併將該澳夷禁絕貿易。驅逐回國。如此嚴定章程。該澳夷室家妻子。久居內地。未不自願惜而敢於違抗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勒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徐等悉心妥議具奏。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繼昌。並傳諭豫望知之。

甲申。陝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奏。竊維治期協力。原無畛域之區分。而威震外夷。尤責辦理之畫一。彼啖咭喇夷船。

攜帶鴉片煙土。在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向來地方官一味隱忍。聽其逗留。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日。天威遠播。法在必行。閩省係接壤之區。有必當一體嚴辦。不可稍

事姑容者。去秋八月。因省親請假回籍。即聞漳泉各處有夷船往來寄泊。本年二月間。經過海口地方。見晉江水甯鄉有夷船四隻。深滬鄉有夷船三隻。其餘各處海口。未能周歷。大約所在多有。其船堅大。八面受風。土人用千里鏡照之。見器械森列。槍礮俱備。屢經該水師提鎮到處察看。好言勸諭使去。奈夷情狡詐。將船開至偏僻地面。俟該提鎮回署。仍舊出來。至八月中旬。自原籍起程。尚聞各

處夷船停泊如故。此夷船寄泊漳泉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洋銀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如水師把總林和團。包送鴉片。槍傷岸民。是其明證。更有一種奸民與營弁通同一氣。接濟水米。多方獻媚。無所不為。每日包送妓女到船。恣其娛樂。如代理晉江縣知縣顧墾。於通夷犯婦吳勤娘。被挈到案。不能根究。逸犯施金等下落。經該督撫奏參在案。該犯施金等尚未弋獲。亦其明證。現今沿海地面。風俗日壞。土娼日多。皆由於此。閩夏間夷船在街口地方。戲用金錢。散布地上。有附近婦女拾取金

十

錢。被該夷挈獲數人。在船上輪流姦宿。有羞忿自盡者。有登時喪命者。該處民人。恐彰其醜。又恐地方官辦以通夷之罪。匿不呈報。又惠安太墜山下。廢塚十餘堆。被夷人發掘。頭骨均被取去。鄉人袖手不敢與抗。該地方官亦竟若罔聞。至鴉片之不能斷絕。更無論矣。以泉州言之。如街口施姓。深滬陳姓。陳埭丁姓。素皆恃鴉片為生業。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其運送各處銷售。或由惠安洛陽陳三埔。晉江河市等處。送至仙遊地面發賣。或由南安埔頭小羅溪等處。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用大船。載至延建地方銷售。建溪船戶。多係南安人。

搬運既便。興販尤多。風聞泉州煙土。每塊值銀五六圓。建甯則每塊值銀十六七圓。小民貪利。皆不畏死。獲利愈多。趨之愈眾。究其病根。則皆由夷船之停泊銷售。以至於害。故夷船不遂。而欲絕鴉片之根株。不可得也。且愚以為除害當清其源。用法不可有二。現在廣東查辦夷船。以期鴉片淨盡。福建尤當設法驅除。一體辦理。蓋廣東之與福建。猶輔車之相依也。鴉片之流毒。最甚廣東。次之莫如福建。夷船之停泊。在廣東則藉口通商。在福建則無辭可解。況廣東夷船所販賣者。尚有鐘表呢羽等件。鴉片係夾帶之貨。福建夷船並無他貨。只有鴉片一物。其情更為可惡。今

十一

當廣東查辦喫緊。若福建沿海地方。不能一體辦理。致夷船任意寄泊。是為淵駭魚。為叢蔽爵。凡廣東所不容者。得轉趨於福建。福建之夷船日多。則鴉片仍不能斷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且由福建而上。如浙江江南山東天津各處海口。皆夷船可到之處。防備尤恐其不周。而且更不能無慮者。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習其教法。依其裝飾。彼蓋料為商船。則官得以稽查。在夷船。則官不便嚴究。奸商與夷人合夥。更復何所顧忌。且風聞道光十七年間。署泉州府沈汝瀚。索取晉江街口鄉鴉片陋規八百餘圓。該處土棍施叔寶。以陋規經前任取去。

不肯再繳。該署府即以該犯窩賣鴉片。詳稟會拏。該犯聞風遠颺。緝捕無獲。該督撫竟置不問。旋將沈汝瀚委署臺灣道缺。今聞施叔實任在夷船上。為夷人心腹主張。一切指示機宜。沿海之人無不周知。恐此外奸民似此逃匿夷船者尚復不少。若不設法盤查。嚴行驅逐。則漳泉地方盜賊充斥。一經破案聞拏。皆得依夷船為遁逃之藪。其流弊更有不可勝言者。今閩省督撫提鎮所以徘徊觀望者。不過曰慮開邊釁耳。不知我

國家赫聲濯靈。

天威所震。無遠不周。廣東夷船多至數十餘隻。一經查辦。無不望

十二

風披靡。福建夷船通計不過十餘隻。又何難設法驅逐。況廣東澳門現經斷絕。噫夷交易。福建海口更非該夷船所宜到之處。斯即大加懲辦。在我國無傷忠厚。在彼亦復有何辭。度之理勢。按諸

國法。籌其利害。竊以為夷船之在閩省者。不可不一體嚴行查辦也。伏祈

聖心獨斷。

飭下該省督撫提鎮同心協力。大振聲威。一面查拏各海口奸民。從重懲辦。一面督飭舟師。向夷船嚴行盤詰。所有內地奸民逃匿船上者。盡行交出。以便治罪。各船所載鴉片煙土。

准其自首呈繳。即日開船出洋。並令該夷出具甘結。嗣後不敢偷越閩省海口。僅有攜帶禁物。違例復來者。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其沿海一帶地方。應如何添設兵弁。嚴密巡防之處。該督撫提鎮妥議章程。認真辦理。總期巡邏周密。夷船不得闖入。漢奸無從勾串。庶沿海可期清靜。鴉片亦絕根株矣。

杜彥士入奏。再思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離省或五六十里。或八九百里。較之廣東澳門。密邇省城。該省督撫得以常川察看者。情形迥別。吁應較難。近來夷船所以往來停泊。毫無顧忌者。實由海口離省太遠。地方官一

十三

味掩飾。該督撫受其欺。苟且偷安。已為夷人窺破。故至於此。今欲斷絕鴉片。查辦夷船。必須實心任事大員。親往彈壓。方足以窮弊實而振聲威。查通省政務。有總督在省綜理一切。兼藩臬兩司相助為治。辦理已自裕如。且愚以為巡撫事務較簡。可否

飭下該督暫行駐劄泉州。漳泉接壤。聲勢相連。各處海口情形。該撫得以時常察看。相機辦理。地方文武各員。不敢因循。朕混仍蹈故習。水陸營兵聽其調遣。督率有方。眾志自奮。不特沿海奸民聞風改跡。且該夷船亦必倍加悚動。諒不難盡數驅逐。淨絕根株也。

杜彥士又奏。再。臣聞九月二十七日。同安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由該處經過。因船上大礮久未施放。今兵丁先行演試。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大礮齊發。兵丁受傷甚眾。該提督見水中攻擊。難期得力。內地之礮。不能及遠。舍舟從山上放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泊附近海口。未經出洋。夷情狡詐。既敢開礮對敵。勢在不能姑容。應請

嚴飭該督撫提鎮。振刷精神。設法擊逐。斷不可因循畏葸。坐失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杜彥士奏。暎咭喇夷船。攜帶鴉片煙土。在

十四

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時。福建係接壤之區。必當一律嚴辦。聞漳泉各處。有夷船往來寄泊。水師員弁。收受陋規。營弁包庇販賣。與奸民通同勾串。夷人接濟水米。水師哨船。代為交易。運送鴉片。各處銷售各等語。鴉片現當嚴禁。廣東不能容留。必至轉趨福建。若不一體嚴辦。則來源未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且由閩省浸灌各省。在所不免。現已降旨。派祁寓藻黃爵滋馳往福建查辦。並將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楨著會同祁寓藻黃爵滋將以上各款。查明懲辦。毋許稍有徇隱。自干咎戾。其另片奏請將福建巡撫暫行駐劄泉州。以資彈壓。並著該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即以該督暫行移

駐之處。據實具奏。原摺交黃爵滋帶往閱看。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杜彥士奏。風聞福建同安縣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經過該處。演放船上大礮。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齊發大礮。兵丁受傷甚眾。該提督舍舟上山。開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語。夷情狡詐。膽敢抗拒官兵。轟擊受傷。如果屬實。豈可畏葸養奸。致貽後害。著吳文鎔查明據實具奏。並查該夷船如尚泊海口。即飭水師員弁。相機擊逐。勿令逗留滋事。是為至要。

十五

戊子。兩廣總督林則徐新調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林則徐等奏。轟擊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暎咭喇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礮。彼時雖加懲創。未即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噤夷船。復敢首先開放礮。又於官浦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共沙背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即使此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

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啖咭喇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其甘結。其毆斃華民先犯。亦不值令其交出。當即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啖夷自絕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僕敢已庇啖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各海島。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疏懈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乾綱獨斷。震臺諸番。

訓示嚴明。俾有遵率。當即恭錄

十六

諭旨。咨會提臣關天培。欽遵辦理。伏查啖夷自呈繳煙土以後。種種違玩。反覆無常。總因責煙奸夷。冀留後路。若使稍為寬假。適足墮其詭謀。是以商同定議。欽遵前奉

諭旨。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該國貿易。業於十一月初九日具

奏在案。嗣於十一月。該夷義律遣人前赴沙角礮臺。向提

臣呈遞夷票一件。由提臣咨會前來。臣等公同折閱。內稱

實心欲求承平。無不肅敬

天朝律例。又稱茲時所求。惟欲仍作正經貿易。凡事欲遵

大清律例等語。雖欲明其奉法。究係一片空言。臣等度其此次

具稟懇求。仍不過如八月間偽作輸誠伎倆。當以現今泰

明封港。不與爾國交易。皆由爾之自取。並非

天朝無故絕人。爾不悔悟於前。此時懇求已晚等語。嚴切批示。

仍咨會提臣。飭令提標中軍。遵令引水傳諭去後。復思啖

夷貨物。久貯在船。易於壞爛。今聞停止貿易。竊恐影射圖

銷。而各國夷商。利其運脚抽分。難保不為私行夾帶。又經

嚴諭洋商。俾知各國夷人。不准代為轉運進口。並責成洋

商。將進口貨物。詳細辨認。如敢扶同含混。即行加重治罪。

迄今二十餘日。該夷巡船貨物。停泊長沙灣等處外洋。雖

風浪靡常。仍遲延未去。此封港一月以來之實在情形也。

茲復祇奉

十七

訓言。當欽遵出示曉諭。釐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

聖明用惠用威。惟其自取。既以絕奸夷之望。亦以安良賈之心。至

於該國貨船。停泊外洋。本未進口。茲聞

天威震怒。自當警慄回心。惟奸夷之夫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

之載貨者。亦未肯棄貨。徘徊觀望。勢所必然。諒非空言所

能諭達。臣再三計議。惟有嚴查影射。以絕其銷貨之心。廣

緝奸徒。以斷其售私之路。先之以文告。繼之以兵威。使其

計無復之。必將窮而思返。若敢始終留戀。即何惜搗穴焚

巢。惟外洋遠闊異常。仍不得不審度機宜。加以慎重。此又

臣等悉心籌議之梗概也。抑臣等更有請者。粵東准通貿

易之時。載煙夷船。尚且游奕各洋。分投圍賣。而且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即能盡泯。竊恐改装舢板。由黑水夷洋。越赴各路。潛圍銷售。除粵省東西兩路。業經飭行沿海鎮協營。併力巡查。州縣文員。嚴防口岸。以杜偷運外。其沿海各省。應請

飭下各該省督撫。一體嚴行防堵。以絕去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斷絕暎夷一摺。覽奏均悉。該奸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曾經降旨飭令絕其貿易。一概驅逐出口。現據奏稱該夷具稟乞恩。業經嚴行批駁。所辦甚是。惟夷商貨物。意在銷售。尤冀夾帶煙土。影射作奸。現已列其罪狀。宣布

十八

各夷。該夷智窮力竭。難保不將違禁貨物。分寄各國夷商。轉為灑帶。是名為禁絕。流弊愈滋。著林則徐等。派委文武各員。仍遵前旨。散布各隘口。嚴查影射。緝拿奸徒。絕其銷貨之心。斷其售私之路。是為至要。林則徐已實授兩廣總督。文武皆所統屬。責無旁貸。儻查拏不能淨絕根株。惟林則徐是問。所有沿海各直省督撫。已降旨飭令嚴密防堵。不留去路矣。

又

諭。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暎夷自封港後。具稟乞恩。業經嚴行批駁。驅逐出口等語。該夷反覆無常。冀圖售其奸計。該督等已列其罪狀。宣布各夷。該夷智窮力竭。難保不將違禁貨物。分寄各國

夷商。轉為銷售。現在粵省東西兩路。已責成林則徐等。派委委員。散布各隘口。認真查拏。此外沿海各省。亦應一體嚴密防範。絕其去路。著威京將軍。直隸山東。兩江。江蘇。閩浙。福建。浙江。各督撫。各飭所屬。認真稽查。儻竄入各口。即實力驅逐淨盡。以杜來源。而清積弊。

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己酉。兩廣總督林則徐。新調閩浙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豫望。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十九

上諭。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以絕弊端一摺。所有慎選洋商。嚴禁行賄。並夷人久住省館。三板夷船。停泊省河。及內地洋銀。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怡良。並傳諭豫望。一體妥議章程具奏。欽此。臣等謹將原摺。公同閱看。所列五條。皆夷人與漢奸勾通弊混之事。雖係從前積習。近時業已革除。仍恐舊弊復滋。整頓倍宜嚴緊。謹將辨過情形。及現在立定章程。逐條分晰。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原摺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一條。內稱試辦之商。素非殷實。每向夷人借資營運。嗣後呈充新商。務須總散各商。聯保互查等語。臣等溯查嘉慶十八年。前任粵海關監督德慶。奏准設立總商。綜理行務。嗣後選承新商。責令總散各商。

聯名保結。擇其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方准承充。立法本為周密。惟因從前洋行十三家。漸有倒歇。至道光九年。僅存怡和等七行。前任監督延隆。奏請變通招募新商。准其試辦一二年。即令一二商具保承充。將各商聯保之法停止。此後雖復十三行舊觀。而流品不無混雜。縱不至徑向夷人借本營運。而糾夥朋充之弊。實所難免。是以日臣廷楨。於十七年八月內。察看情形。會同前任監督文祥。奏請將試辦之法革除。仍復總散各商聯保舊制。除遇十三行內有歇業者。准其聯保承充外。不得無故添設一商。是原摺所指一二年試辦。及一二商保充之弊。係在十七年以前。

二十

前。自奏准改立章程。即無借資朋充等弊。且彼時等獲走私匪犯梁亞奇等案內。起有洋商羅福泰請託書信。臣等廷楨。當將羅福泰革商辦罪。並因信內牽涉守備羅曉風。亦將守備革職。示儆在案。今御史摺內所指之嚴興泰。亦即從前試辦之商。其斥革監追。係因拖欠餉項。尚非有濫保夷船情事。又於十八年十月內。等獲帶送夷信。運販煙土之劉亞英等。訊係在義和夷行內充當管店。當問擬軍罪。谷部叢履。亦非在潘人和行內探獲鴉片。現在禁斷夷人夾帶煙土。新例愈嚴。所有各洋行輪流保辦。尤必嚴切責成。如有夾帶分毫。不獨該夷商照新例懲辦。並保辦之

洋商。亦于斥革治罪。嘆咭喇夷船不敢進口。職是之故。等仍時刻訪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員欠。不能誠篤殷實者。一經察出。輕則革退。重則辦罪。總須有犯即懲。庶幾咸知畏懼矣。

一原摺嚴禁孖種。以防勾串一條。內稱孖種自出資本。與夷人交易。貨物出口。則搭洋行代為輸稅。名曰搭報。遂有違禁售私。並出入夷樓。過付銀兩等弊。臣等查夷語有孖種名目。音同馬占。即華言所謂賣買人也。不獨洋商工夥。該夷以此相稱。即一應交易貨物者。流該夷均呼為孖種。而漢奸即在其內。蓋粵洋通商年久。內地民人。多與夷人

二十一

相習。以致暗地勾通。臣等自查辦夷務以來。責令各洋行將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冊。送官查考。本年五月內。訪有安昌行司事羅老本。及其子羅坤。在該行另立祥記字號。於五六月間。兩次將茶葉搭附該行。赴關報稅。交便單渡船。載往澳門。賣與西洋夷人。當將羅坤等獲提究。併安昌行商容有光。渡夫葉保昌。葉水利。訊明雖係已經納稅。但借名搭報。究屬不合。將羅坤擬以枷杖。容有光革退商名。葉水利渡船載革。嚴飭各商嗣後不得容隱。司事搭報。致干究辦。至各夷館所用工人。以及看門人等。均責成買辦保履。其買辦責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責成洋

商選擇令其逐層擔保。仍由府縣查驗給牌承充。如查有營私舞弊。悉准擔保之人是問。如此嚴加鈐束。諒不致因緣為奸。此外私赴夷船。代為經手買賣。或私充買辦。接濟食物各犯。均飭地方文武。隨時拿究。前於十六年。緝拿捐職千總之仔。獲馮清。即馮亞求。訊擬軍罪。本年疊獲通夷各匪犯。內有情罪重大。如黃添花。鄧三。楊彭亞。開。鍾亞二。四犯。臣等於駐劄虎門時。先後審明。恭請

王命正法。其餘各案。發司督飭府縣。分別照例詳辦。節經具奏在案。至原摺所指之陳老春。無鼻泳二名。臣林則徐甫入粵境之時。開單札飭訪拿。該犯先已遠颺。當經南海縣將其所開雜貨店鋪。查抄封閉。現仍懸賞購緝。務獲究辦。惟仔種並無定數。沿海漁民。營戶。動輒貪利忘生。惟有力等嚴懲。不敢姑息。養奸。以冀令行禁止。

二十二

一原摺嚴禁夷人久住省館。以絕弊源一條。內稱渣頓。嘸。此等夷。多年在省城夷館居住。潛行探聽。應請速為驅逐等語。臣等查定例。夷商於銷貨歸本後。即應隨原船回國。自渣頓。嘸。盤踞省垣。把持洋務。百弊叢生。實為罪魁惡首。先經臣鄧廷楨。嚴行驅逐。該夷渣頓。嘸。已於十八年冬間回國。其嘸。嘸。及賣煙奸夷。叱。咭。等十六名。又經臣林則徐等於本年勒繳煙土後。盡數驅逐回國。現在停止。與國貿易。

所有英夷。並不准一名住省。其味喇。噠。等各國。正經貿易良夷。亦勒令遵照定例。於銷貨後。依期回國。即間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釐。並於省館周圍地段。安設柵欄。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民人。私相交接。凡進省出省。各國夷人。俱令委員逐日。按名點驗。造冊繳查。均不容其任意逗留。致滋弊混。

一原摺禁止夷船停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條。內稱夷人製造三板。駕駛如飛。每船可載貨物二三萬斤。從前味喇。噠。裝載。礙位進省。即用此項船隻。應一概驅逐等語。臣等查夷船停泊黃埔。向用西瓜扁艇。刺貨入省。而夷人往來省埔。所坐三板。或係有輪。或係無輪。船身本小。不能載貨二三萬斤之多。從前味喇。噠。係用大船入埔。而省河防堵極嚴。遂致驚嚇破膽。出口即死。並無將三板運駛入之事。

二十三

臣鄧廷楨。前因三板來往。向無定額。易滋影射。於十八年十一月內。設立編號順字三板七隻。載運夷人往來省澳。此外運貨各項三板。均不許駛入省河。現因停止。與夷貿易。恐其冒混進省。議將順字三板。一併裁撤。另由粵海關發給味喇。噠。等國護照二張。凡各國夷人進省。及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墩臺隘口。驗明方准內駛。是夷人三板。既不准入省河。自不至有夾帶走私之弊。

一原摺內地洋銀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一條。內稱近來夷人止帶禁物。並無另帶洋銀。及其出洋。不拘紋銀洋銀。任意攜帶。並託名某年某夷寄存。臨期載歸。此後應不准違例攜帶。並不准有代帶名目等語。臣等查紋銀出洋。經逾年。遇案嚴辦之後。沿海奸徒。較前大為斂跡。至夷商買貨餘賸洋銀。仍行攜帶回洋。向無限制。自嘉慶二十三年。前督臣阮元酌議。夷人帶來洋銀置貨所賸。量准帶回三成。歷年以來。遂循其舊。曾於奏案內節次聲明。但既有准其帶回三成舊章。即難保無影射代帶情弊。現在臣等會同責令洋商。查明夷人帶來洋銀之數。務令以銀准貨。不使餘賸帶回。查本年夷船載運入口洋銀。已經查驗者。有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九百餘圓。其未驗者。尚不在此數之內。是此時外來洋銀。實見旺盛。而廣東省城市上紋銀價值。每兩較前少兌大錢百餘文。至二百文不等。似係禁止鴉片之成效。第夷情變幻多端。仍須嚴督洋商。於夷船出口時。切實查驗。以杜弊混。

硃批軍機大臣速議具奏

林則徐又奏。臣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察看英夷反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

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九

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現當嚴禁鴉片。豈容該奸夷陽奉陰違。希圖影射。若林則徐仍遵前旨。凡係英咭喇夷船。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國恭順。照常通商。難保該夷不潛行偷漏。滬入他國。私帶煙土。妄冀銷售。即大黃茶葉。亦恐他國加倍購買。轉相付給。是名為禁止英國貿易。而流弊滋多。殊非覈實辦理之道。若林則徐即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其當啣一船。毋許招令入口。以歸畫一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訓誨嚴明。覈實杜弊之至意。查粵省通商事務。他國仍係照常。誠難保英夷不將私帶煙土。混入各國。亦難保各國不將大黃茶葉。付給英夷。臣於十一月封港之後。即與鄧廷楨。豫警嚴飭洋商。暨各國夷商。將先後進口之船。係屬何國何名。貨物是否原裝。有何辨認之處。逐層結報。務得確憑。再行盤查覈驗。其出口貨船。則按標頭丈尺。應載若干。不許逾額多載。如有弊混。即將貨船沒官。惟駛赴夷洋以後。勢難窮其所往。正切躊躇。茲蒙

訓諭諄諄。更當趁此警動之機。務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不敢稍任影射。現據澳門文武探報。英咭喇國王。另遣夷官。囑吐噠頓末。係因該國領事義律。所為不合。是以換人經理等情。臣查該國距內地七萬里。來船到粵。總在半年以上。當該國王另遣夷官前來之時。尚不知內地斷其貿易。現

二十五

既欽遵

諭旨。不准通商。即使另換夷官。亦惟堅為拒絕。凡水陸險要之地。皆當倍整軍威。而口門出入之船。更必嚴行稽察。務使該夷悉絕逗留之念。潛消叵測之情。庶幾弊去害除。以副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奏。嘆咭喇國王。另遣夷官。議吐噶喇來粵。係因義律所為不合。是以換人經理等語。該國距內地七萬里。當該國王遣官來時。斷不知內地斷其貿易。自應一併堅拒。勿與通商。以絕其逗留之念。消其叵測之情。庶幾大害永除。勿貽後患。該督於封港後。早經嚴飭洋夷各商。將各口貨船。嚴實

二十六

查驗。確切結報。自不至再滋弊混。其水陸險要之地。皆當倍整軍威。嚴飭文武員弁。巡查防範。勿稍疏懈。以肅海疆。而副委任。

丁巳。大學士穆彰阿等奏。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兩廣總督林則徐等。議覆御史駱秉章條陳整飭洋務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速議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海防。釐剔弊竇至意。竊惟國家設立海關以來。外夷各商。雲集輻輳。原於准其貿易之中。默寓懷柔之意。近來夷情狡獪。與漢奸私相勾結。馴至鴉片入口。紋銀出洋。百弊叢生。致煩查辦。此非制之未備。法之不密也。蓋招徠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杜

其弊。未有內治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臣等謹將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各條。並立定章程之處。逐款

最議。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

一該督等議覆御史原奏。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一條。內稱原摺所指試辦保充之弊。均在道光十七年以前。自奏改章程。仍復總散各商。聯保舊制等語。臣等查洋商與夷人交接。傳宣言語。道達夷情。實為禦夷緊要關鍵。據該督等查明現充各洋商。尚無借資營運。及糾夥朋充諸弊。其作

二十七

奸犯科者。均已陸續懲辦。近來禁斷夷人夾帶煙土。新例愈嚴。所有各洋行輪流保辦。尤須嚴切責成。僅有夾帶分毫。不獨該夷商照新例懲治。並保辦之洋商。亦予革治罪。應請照該督等所議。隨時留心訪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員欠。不能誠篤殷實者。一經察出。輕則革退。重則治罪。務使咸知畏法奉公。而夷情亦可藉以懾服矣。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嚴禁鴉片。以防勾串一條。內稱夷語鴉片名目。音同馬占。即華言買賣人也。而漢奸即在。其中。現經臺獲通夷各匪犯。分別懲辦等語。臣等查粵洋通商年久。內地民人。與夷人相習。暗地勾串。在所不免。

現在查辦夷務。尤以緝拿漢奸為要。應請如該督等所議。各洋行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冊。送官查考。各夷館所用工人看門人等。均責成買辦保履。其買辦責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責成洋商選擇。仍由府縣查驗。給牌承充。如查有營私舞弊。惟擔保之人是問。此外私赴夷船。代為經手買賣。或私充買辦。接濟食物各犯。並沿海漁民。營尸。貪利忘生之徒。均責成地方文武各官嚴行拏究。至該御史原摺所指之著名孑孓陳老春。無鼻泳等二名。久已遠颺。應由該督等懸賞購緝。務獲究辦。

二十八

源一條。內稱渣頓喇地等夷。業經盡數驅逐回國等語。臣等查定例夷商於銷貨歸本後。即隨原船回國。立法至為嚴密。自渣頓喇地等夷。盤踞省館。把持洋務。實為罪魁。惡首。據該督等查明渣頓已於十八年冬間。被驅回國。其頓地及賣煙奸夷叱林哈等十六名。亦於上年勒繳煙土後。盡數驅逐回國。現在停止啖夷貿易。並不准該國夷人復行住省。至味喇啞等各國良夷。應請照該督等所議。各國夷人來粵貿易者。務令遵照定例。於銷貨歸本後。依限回國。即間有行欠未清。亦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釐。並於省館周圍地段。安設柵欄。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民人

私相交接。其進省出省。俱令委員按名點驗。造冊繳查。不得容其任意逗留。致滋流弊。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禁止夷船停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條。內稱夷船到粵。停泊黃埔。向用西瓜扁艇。剝貨入省。其各項運貨三板。均不許駛入省河等語。臣等查夫帶走私等弊。全藉船隻運送。本地瓜艇。稽查尚易。若夷船停泊省河。防範尤難。據該督等查明各夷商往來省埔。所乘三板。船身本小。不能多載貨物。先因三板向無定額。易滋影射。於十八年十一月間。設立編號順字三板七隻。載運夷人。往來省澳。現因停止啖夷貿易。恐其冒混進省。已將順

二十九

字三板一併裁撤。所有味喇啞等國。需用船隻。應請照該督等所議。由粵海關發給護照二張。凡各國夷人進省。及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礮臺隘口驗明。方准內駛。其夷人三板。概不准停泊省河。以昭限制。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內地洋銀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一條。內稱紋銀出洋。經節次查辦之後。較前大為敏速。至各夷商置貨餘騰洋銀。現擬不准帶回等語。臣等查紋銀出洋。大干例禁。而洋銀則否。實則閩粵人之視洋銀。即與內地紋銀無異。應請照該督等所議。責令洋商。叢明夷人帶來洋銀之數。務令以銀準貨。不使餘騰帶回。仍嚴

督各洋商於夷船出口時。切實查驗。以杜弊混。以上各條。臣等公同參酌。或變通舊例。或循守成規。通商所以裕民。貴興利而除弊。撫近即以柔遠。在因時而制宜。務當行之以實。持之以恒。則夷情無不悅服。而海防自就肅清矣。奉

旨。依議。

三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丙申。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吳文鎔奏。臣於本年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杜彥士奏。風聞福建同安縣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經過該處。演放船上大礮。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各發大礮。受傷甚眾。該提督舍舟上山。聞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語。著吳文鎔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查上年十月間。准金門鎮總兵實振彪咨稱。十月初二日。探有夷船一隻。

拋泊大陸洋面。當即督令舟師押逐。居然不理。即經整飭礮火。環繞攻擊。該夷船被擊狼狽。即向外洋逃走。又於十月十八日。探有夷船三隻。泊在梅林洋面。該鎮隨會同水師提督陳化成。督帶舟師駐逐。該夷船仍然拋泊。即令各船整備礮火。連環轟擊。該夷船一面掛帆。一面用礮抵敵。隨拒隨走。自辰至午。礮火絡繹不絕。該夷船立向外洋逃駛。各兵船極力尾追不及。始行收回。查點各船。帆索槓具。均有微損。惟水師提標金安泰新瑞泰二船。均有被礮子穿入船身者。幸未傷人。金門右營湯字五號船。兵丁黃士達。被礮子打傷右膝。周文顯。被礮子打傷右腿。受傷較重。

又海壇左營永字三號船。兵丁楊得福被鉛子打傷左額角。丁華明被火藥燒傷右手。受傷尚輕。並炸開四百斤礮一門等情。臣與前督臣桂良當以該夷船潛來遊奕。無非圖銷鴉片。逆經舟師押逐。膽敢抗拒。傷及兵丁。實屬桀驁。藐法。亟應嚴行勦逐。以示懲創。惟該鎮所稟各情。有無未盡。現在各口門。究竟有無夷船潛匿。即經會同密飭興泉永道劉耀椿查覆。並委督署巡捕王江前往確查核辦。嗣經該道等先後稟覆。與該鎮所稟相同。並據該鎮續報。兵丁黃士達。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因傷斃命。其周文顯楊得福。于華明。傷均平復。又據稟報。十二月初六十六等日。探有夷船一隻。復來遊奕。即時督率師船。轟擊追逐。該夷船立即駕逃等情。查該兵黃士達。因公捐軀。情殊可憫。當照例咨部請卹。以昭激勸。臣與前督臣桂良。正在繕摺奏報。聞。欽奉

諭旨。飭查。臣查閩省洋面。向不准番船往來。近年因奸夷圖銷鴉片。往往潛駛入境。現當粵省嚴行查辦。閩省洋面毗連。尤須加意防範。節經臣與前督臣桂良。咨行水陸提鎮諸臣。嚴密防堵。並將各兵船調集扼要處所。首尾相應。以壯軍威。茲上年十月間。該夷船經舟師大加奮擊。雖兵丁傷斃名。而該夷船情形。極為狼狽。嗣後雖屢次潛來。而一經

二

擊逐。即畏懼遠遁。其伎倆已可概見。惟當此喫緊之時。附近各海口。雖不敢公然停泊。難保不由外洋倏忽闖入。臣現仍嚴切咨行提鎮道府廳縣營汛。嚴密防禦。一經瞭有夷船。即行相機擊逐。勿使逗留。一面偵拏通夷奸民。悉獲究辦。免致勾結觀。總期洋面肅清。煙毒屏絕。仰副聖主慎重海防。保衛民生之至意。

吳文鎔又奏。查夷船自節次轟逐之後。仍敢竄至遊奕。其意總在勾結漢奸。銷運鴉片。是欲杜夷蹤。在嚴察奸民。私行出洋。勾通接濟。惟泉漳二府。濱海之區。地勢散漫。港汊紛歧。而泉州所屬晉江惠安二縣。為尤甚。無名小口。多至數十處。防範稍疏。即難保不乘間偷越。臣現特飭興泉永道劉耀椿。於泉屬各縣扼要隘口。設法防緝。並咨陸路提臣余步雲。派兵二百名。酌遣明幹備弁數員。暨遴委候補知縣二員。檄交該道。相機布置。嚴密防堵。偵拏。一面仍咨水師提臣督率兵船。在洋巡察。遇有夷船竄入。即行攻逐。毋許鬆動。總期水陸交嚴。以收實效。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道旨查明洋面夷船。轟擊逃散一摺。並另片奏。現在辦理情形等語。福建大陸梅林等洋面。於上年十月間。有夷船停泊。經該提督帶領水師驅逐。用礮火攻擊。該夷船膽敢抗拒。致傷兵丁。不法已極。現雖據該署督查明夷

三

船自轟擊之後。即已畏懼遠遁。而夷情狡詐。難保不由外洋關
入。斷不容稍為懈弛。以致養奸貽害。著鄧廷楨。吳文鎔。即飭所
屬文武員弁。嚴密防禦。一經瞭有夷船。迅速相機擊逐。勿使逗
留。至欲杜夷蹤。必先嚴察奸民。勾結銷運之弊。閩省漳泉二府。
濱海地方。港汊紛歧。晉江惠安二縣。尤多小口。防範更宜周密。
著照吳文鎔所奏。相機布置。嚴密防堵偵拿。仍著水師提督。帶
領兵船。巡歷洋面。遇有夷船竄入。即行攻逐。總期水陸交嚴。聲
勢聯絡。俾洋面肅清。煙毒屏絕。勿負委任。是為至要。將此諭令
鄧廷楨。吳文鎔。並諭祁寓藻。黃爵滋。知之。

丁酉。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臣等前奉

四

諭旨。斷絕喫咭喇貿易。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當經欽遵辦
理。並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復嚴禁他國夷人。不許私代喫
夷帶運貨物。即他國貨船出入。盤查揀驗。亦皆加倍從嚴。
業經節次奏蒙

聖鑒在案。查喫夷貨船。自驅出外洋之後。節據引水人等。查報陸
續駛出老萬山外者。約有十餘隻。而觀望留連。不肯捨去
者。尚復不少。並有新從彼國來粵。已過老萬山。始知封港
不准進口。祇在外洋徘徊寄泊者。臣等既將該夷乞恩之
稟。嚴行批駁。復令齎給批稟之通事引水等。嚴切傳諭。以
此次封港。係欽奉

大皇帝特頒

諭旨。因該夷抗違法度。不許在粵通商。斷難希圖影射。若不作速
回帆。設遇風火不測。皆爾等自作之孽。雖悔何追。惟該夷
貪狡性成。帶私者固思乘間覓售。即載貨者亦豈甘心拋
地。而義律虛偽素著。未曾受此折辱。今斷其貿易。布其罪
狀。伊既全無顏面。勢必別蓄說謀。於是海上傳聞。謠言不
一。有謂喫夷會集各埠兵船。同來滋擾者。有謂來船一二
隻。滿載礮火。將逗留之貨船。盡扮兵船者。有謂該夷去秋
求准通商。已將新煙載回夷埠。今貿易既斷。轉無顧忌。奸
夷載去別貨。仍將鴉片換來。設計誘人玩法者。臣等竊思

五

前兩說本係桐喝。固不足信。而自去年責令繳煙以後。各
處海口。早已戒備不虞。況此時既絕其通商。豈可不防其
巨測。無論該夷有無兵船。續至。即現在之吐啞嘩喻。兩船
未去。度其頑抗之意。妄誇礮利船堅。各夷船恃為護符。謂
可沮我師之驅逐。臣等若令師船整隊而出。遠赴外洋。併
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便將
夷船盡數擊沈。亦只尋常之事。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
刻收回。設有一二疏虞。轉為不值。仍不如以守為戰。以逸
待勞之百無一失也。惟後一說。以為貿易既斷。轉無顧忌。
傳聞貨去煙來。如果蓄此奸謀。倍當防其流毒。蓋粵洋漁

船隻之夥。幾不可以數計。其人貪利亡命。無不遠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徠。以倍獲之利。即一疏一薪。亦皆厚給其值。並以鴉片與之兌換。使之兩獲其利。利愈重則命愈輕。故夷船穿窬雖遙。而冒險犯法以趨之者。聞已環集。此又斷其貿易之後。更出一種私弊。不可不亟亟勦除者。臣等再四思維。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與提臣關天培密商。將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即雇漁蟹各戶。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雇用此等民人。以為水勇。先赴各洋島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察看風潮皆順。即令一齊放出。乘勢火攻。將此等環護夷船各匪船。隨燒隨擊。許以燒得一船。即給一船之賞。如能延燒夷船。倍加重賞。此臣等籌畫之辦法也。茲據關天培函稱。正月二十七日丑刻。原任遊擊馬辰帶水勇四十名。由東涌上下濠前進。加都司銜之守備盧大鈺。帶水勇頭目盧麟等。由屯門前進。以都司銜之守備黃琮。由後海青山前進。把總楊雄超帶水勇四十名。與千總王應鳳外委朱鎮邦。余興邦。黃文祥。區鎮江。各由長沙灣前進。將近夷船穿窬之處。出其不意。一齊發火。復將噴筒火罐。乘風拋擲。燒燬屠牛換土之大海船一隻。買運煙土之船一隻。大買辦船一隻。大扒艇一隻。蝦筍辦艇三隻。雜貨料仔艇一隻。買菓

六

子糕餅之扁艇十五隻。又將夷船高頭三板。前後延燒。該夷駕駛逃開。撲救漸熄。未經沈沒。又燒燬海中沙灘所搭蓬寮六處。所有通夷各奸民。除在船燬斃。及是水脫逃淹斃。不計其數外。生擒身穿夷褲。脚穿夷鞋之匪犯黃添幅。及接濟匪犯陳水生。喬亞先。林亞長。鍾亞受。劉亞五。袁亞二。亞亞。二。梁得勝。林亞得。共十名。派委備弁。管解來省審等情。臣等查此。次燒燬運土及濟夷匪船。大小共二十三隻。蓬寮六處。除燒斃淹斃各犯外。生擒十名。不惟足懾漢奸之心。亦可以寒嘆夷之膽。現將解到各犯。嚴審重辦。以示儆戒。出力之弁兵水勇。由臣等分別超拔獎賞。以昭激勸。並飭時加查探。如夷船尚未遠颺。匪船旋又趨附。仍當相度潮信風勢。再行會合焚燒。緣奸民貪利忘生。懲創不得不重。而奸夷誘人玩法。拒絕亦不得不嚴。至別國出入夷船。均遵禁令。出具不敢夾帶鴉片。並添具不敢暗代嘆夷運貨切結。臣等仍多派安幹員弁。於各口加倍嚴查。總期杜弊清源。以仰副聖主訓諭諄諄之至意。殊批。所辦好。

林則徐又奏。竊查閩粵之南澳鎮。兼轄兩省海洋。實為扼要關鍵。必須鎮臣得力。不避險艱。始能截斷夷船。不使此

七

李彼竄。上年該鎮總兵沈鎮邦。因循不振。經臣會同前督
臣鄧廷楨奏奉

旨降為都司。其時該總兵缺。輪應閩省督臣委署。當准咨會。以參
將陳國榮護理。嗣奉

簡放總兵惠昌燧。因其由香山協陞授。尚未到任。而所轄之澳門。
正極緊要。是以又經鄧廷楨奏請。將惠昌燧暫留香山協
之任。以期防澳得人。惟南澳為閩粵兩省要區。以參將護
理總兵。資望本淺。呼應既恐不靈。聞陳國榮年已六旬。若
欲喫緊防洋。似須擇人接署。惟水師人才難得。臣昔在江
南。所見自關天培而外。惟已陞浙江黃巖鎮總兵之張成

八

龍。心端守潔。勇往直前。在水師中洵屬不可多得。雖於粵
洋情形未熟。然其志向才守。一經習練。即可有為。此時各
省水師。以廣東為最要。而廣東各鎮。以南澳為要。

聖主量才簡用。自有權衡。臣為海疆需人起見。不揣冒昧。謹附片
密舉所知。伏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噴夷被逐逗留。現將匪船燒
燬。擊獲漢奸懲辦一摺。所辦甚好。噴夷誇張為幻。詭計百出。其
虛聲恫喝。實不足信。若令師船整隊。遠赴外洋。冒險衝波。轉為
不值。不如以守為戰。以逸代勞。該督等所見甚是。至貿易斷絕

無所顧忌。奸夷載回別貨。將夷埠所存煙土換來。設計誘人。玩
法牟利。實難保其必無。現經該督等督飭武弁。裝駕火船。由長
沙灣前進。將近夷船寄碇之處。驟用火攻。燒燬匪船二十餘隻。
並擊獲漢奸等十名。經此次懲創。足以割噴夷而儆漢奸。著將
所獲各犯。嚴訊定擬具奏。並著於各犯口供內。追究夥黨。悉數
破案。從嚴懲辦。以儆其餘。總之該夷自外生成。既已斷絕貿易。
便應防其巨測之心。業經示以兵威。尤當處以嚴峻之法。嗣後
如探有匪船在近口游奕。即著循照前辦章程。儘力痛擊。不留
餘孽。該夷等無險可據。又無人接濟。智窮勢促。害自祛矣。又該
督另片奏。浙江黃巖鎮總兵張成龍。為水師出色之員。如果勝

九

南澳總兵之任。即行奏請與惠昌燧對調。餘著照所議辦理。

林則徐等又奏。查澳門寄居西洋夷人。歷三百年之久。貨

物自行收稅。房屋轉賃地。噴夷咭喇人。早已垂涎其地。自

嘉慶十三年間。噴夷突占澳門砲臺。旋經

天朝官兵驅逐。從此西夷始有戒心。而澳中夷眾。良莠不齊。難

保不被噴夷勾通煽誘。必使該夷官明於大義。上感

天朝恩澤。下顧夷眾身家。始可固藩籬而資捍衛。上年噴夷義

律。於繳清鴉片後。即有在澳門裝貨之請。經臣林則徐嚴

切批駁。不許開端。伊之詭計不行。因而多方違抗。七月間

將澳內五十七家噴夷。全行驅逐出澳。散住各船。而該夷

每以三板駛進澳門。潛行窺探。是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忘也。嗣既不准通商。又恐其鉅而走險。故於澳門水陸加倍嚴防。既經前督臣鄧廷楨奏請。將新陞南澳鎮總兵惠昌燿暫留香山協之任。復與臣等奏請。將高廉道易中孚駐澳彈壓。均蒙

聖慈俞允。其水陸官兵陸續調派。分布澳內澳外要隘者。各數百名。計已足資策應。惟澳地三面皆臨外海。澳夷貨船。自經逐出之後。仍恃有吐啞嘩喻兩兵船為之護符。不免乘間遊奕。本年正月初間。義律等潛放三板。私行入澳。臣等接稟。即飭嚴拿。旋據該道易中孚等。以西洋夷目。稟稱澳內

十

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擊。恐致擾動。懇請稍緩。自為驅逐等語。臣等諭令限以日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尚有澳夷在澳。西洋貿易亦即暫停。蓋以夷不外操縱二端。而操縱祇在貿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為把握。自責今西夷驅逐。既夷之後。義律已即出澳。而尚有澳夷。嗾啞嘩喻二名。逾期未去。臣等當將西夷貿易。示諭暫停。一俟澳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緣西洋夷人在澳內者。有天朝聲威可恃。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則畏澳夷之強。顧後瞻前。情所難免。臣等責其容留澳夷。停其澳中貿易。則西夷有詞可藉。而澳夷遂無地可容。迨其逐去。而貿易復開。

仍無損西夷生計。但係駕馭權宜之術。不敢明宣。惟有據實密陳。仰乞

聖明垂鑒。至現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曾望顏奏。請封關禁海。又另片奏。澳夷互市。定以限制。若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容臣等與水陸兩提臣。暨粵海關監督。備細熟商。總期計出萬全。始敢籌核定議。另行會摺覆奏。

硃批。從長計議。務出萬全。

戊申。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吳文鎔奏。夷船屢來閩洋游奕。上年冬間。經舟師疊次轟擊。臣已將先後情形。遵

十一

旨據實覆奏在案。茲本年二月初十日。續據金門鎮實振彪報稱。正月初八十三等日。有夷船一隻。在梅林大隊洋面游奕。經哨船驅逐。即行開駛。去二月初四日。有夷船一隻。復來梅林洋面。哨船攔截。攻逐。該夷船膽敢開砲回拒。師船破火聯絡。擊斷夷船帆索。旋駛向外洋逃逸。兵丁陳連恩一名。亦被擊落海。臣當即嚴切查行水師提臣。暨該道府。確切查明核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本年正月二月間。有夷船一隻。在梅林洋面游奕。經哨船攔截。攻逐。膽敢開砲回拒。致斃兵丁一名。現已駛逸外洋等語。閩省海口。向不准夷船駛進。此次該夷船屢

在梅林等洋面遊奕。是否因粵東查辦嚴緊。改從閩海進口。希圖銷售鴉片。抑係閩省向來海禁廢弛。常有此等夷船駛進。著鄧廷楨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被兵驅逐。竟敢拒捕傷兵。現雖駛向外洋。難保不復萌覬覦。著鄧廷楨督飭水師員弁。慎密防堵。如查有漢奸接濟。弁兵縱放情事。著即從重懲辦。無稍姑容。

已酉。

欽差兵部尚書祁駕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查閱御史杜彥士原奏。內稱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離省太遠。呼應較難。今欲斷絕鴉片。查辦夷船。必

十二

須大員彈壓。方足以窮弊實而振聲威。可否

敕下該撫。暫行駐紮泉州。相機辦理等語。臣鄧廷楨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杜彥士奏請將福建巡撫。暫行駐紮泉州。以資彈壓。並著該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該督暫行駐劄之處。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海口。現在情形。漳泉一帶。實為夷船出沒之區。據近年各屬稟報。有在五虎門烏嘴尾。塔仔脚等處外洋遊奕者。有在大陸梅林。深港衙口。賴窟布袋澳。各洋面停泊者。自一二隻至七八隻不等。雖經隨時驅逐。而倭去倭來。毫無顧忌。上年十月及本年二月。大陸梅林

洋面。疊有開礮拒斃兵丁之案。其通夷及販煙奸民。除漳州府拿獲。虛月得等一案。此外甚屬寥寥。臣等訪察其故。實因督撫均駐省垣。計距漳泉幾及千里。文移往返。動輒經旬。聲息既遙。奉行遂懈。水師弁兵之法懦。地方營縣之因循。或知而不報。或報而失實。彌縫規避。徇庇玩延。其弊悉由於此。今欲內外兼治。水陸交嚴。自非大吏親臨。認真督辦。難收實功。該御史所奏。巡撫暫駐泉州。係為督辦得力起見。惟查巡撫為通省錢糧刑名總匯。政務較繁。勢難兼顧。臣等公同酌議。總督有邊防之責。泉州為扼要之區。現今嚴辦煙販。攻勦夷船。自應總督前往督辦。但常川移駐。則親標四營官兵。必須帶往。即畧為變通。亦應將中軍移駐。該營官兵九百員名。衙署兵房。均須建造。經營較繁。事多窒礙。似應依照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請令閩浙總督。每歲親赴泉州。暫駐數月。不必拘定何時。如議辦夷船。查拏各處漢奸。或須設法密控。或須調兵示威。一切就近督辦。地方文武各官。可期振刷精神。眾志共奮。不致仍前推諉延玩。其漢奸夷匪。聞風悚動。皆知法在必行。斷難售其鬼域。而械鬪盜賊各案。亦可隨地隨時。嚴飭迅辦。似於海防地方。均有裨益。如蒙

十三

俞允。臣鄧廷楨於會同查辦事件完竣後。即可前往督辦。以仰副

聖主整飭海防。除惡務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杜彥士奏。請將福建巡撫駐劄泉州。彈壓當降旨令察看情形。據實具奏。茲據該尚書等奏稱。督撫均駐省垣。距漳泉幾及千里。聲息既遙。奉行遂懈。自須大吏親往督辦。以收實功。惟巡撫為通省刑錢總匯。政務較繁。勢難兼顧。請做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令閩浙總督暫駐泉州等語。通省文武均歸總督統轄。著鄧廷楨於會辦事件完竣後。親赴泉州。駐劄督辦。嗣後每歲應行前往駐劄。由該督自行酌量。不必拘定何時。亦不必限以日月。餘著照所議辦理。

丁巳。兩廣總督林則徐奏。查此次啖咭喇夷船。逗留外洋。

十四

常防火船潛往焚燒。夷情實形驚怖。近日復據澳門文武稟據引水探報。啖夷吐咭一船。噠哩時一船。均因被逐。已出老萬山回國。惟又有噠吐一船。噠哩時一船。先經駛赴老萬山之黃茅洋。本欲回國。乃等礙一日。旋又折至九洲洋游奕。傳聞該國有大號兵船。將次到粵等情。臣等思此等傳聞。無論虛實。總當於粵洋各要口。加意嚴防。該夷即有多船。諒亦無所施其伎倆。第各處添防之水陸兵弁。誠恐日久懈生。臣等惟有嚴加檄行。並密遣妥實員弁。分往稽查。如防兵有敢怠惰偷安。立即嚴懲示儆。殊批。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範。以逸待勞。主客之勢自

判。彼何能為也。勉之。

四月乙亥。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等查閱御史杜彥士原奏。內稱鴉片之流毒。最甚廣東。次之莫如福建。夷船停泊。在廣東則藉口通商。在福建則無辭可解。今當廣東查辦喫擊之日。若福建不能一體辦理。致夷船任意寄泊。是為淵駭魚。為叢毆爵。凡廣東所不容者。將轉趨於福建。則鴉片仍不能斷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奸商與夷人合夥。更復何所顧忌。伏祈

十五

飭下該省督撫提鎮。一面查拏海口奸民。從重懲辦。一面向夷船嚴加盤詰。奸民逃匿船上者。交出治罪。所帶鴉片煙土。准其自首呈繳。即日開船出洋。並令該夷出具甘結。嗣後不敢偷越閩省海口。僅有攜帶禁物。違例復來者。貨盡入官。人即正法。其沿海地方。應如何添設弁兵。嚴密巡防之處。妥議章程。認真辦理等語。臣等查閩省各屬具報。及板夷船。在閩洋遊奕者。自嘉慶十九年為始。其初每年或僅止一二次。或數次。或全年竟無遊奕。迨近年以來。或十數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數十次不等。其遊奕寄泊地方。始則南澳銅山廈門臺灣等處洋面。繼則閩安海壇福甯烽火等

處洋面。今則多在銅山營轄之布袋澳懸鐘及金門營轄之梅林深滬街口大隆圍頭等處洋面。均經各該營舟師隨時稟報驅逐。而該夷船此逐彼竄。去而復來。總不離梅林等處。夷船所以飄泊無忌者。蓋由沿海奸民。其初係自用小船。徑赴澳門夷船。販買煙土。轉運隔省作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屬利害相牽。故尚不致十分充斥。迨後泉郡奸民。串通詔安奸民。勾結夾板夷船。專載煙土直入閩洋。奸民以夷船為狡窟。無盜賊搶劫之虞。夷船以奸民為地主。有水米接濟之利。於是夷船日多。煙販愈熾。自道光十二年後。通夷奸販。擊獲懲辦者。僅止王畧

十六

施猴等數案。水師員弁。不能實力巡緝。又且為之包庇。如該御史所指。收受夷船陋規。已送鴉片。現經正法之把總林和國。是其明證。其實林和國之銀。非得之於夷船。乃得之於漢奸也。林和國是知之匪眾必不除不也漢奸一日不除。則夷船一日不絕。是嚴辦漢奸。實為此時第一要著。臣等查海口各處地面。除該御史所指。街口施姓。深滬陳姓。陳埭丁姓外。如晉江縣之東塔獅頭西岑。西邊溪邊水頭蓮埭岑兜。永疑。高厝等鄉。惠安縣之獺窟埕邊。下垵。芸頭白埕等鄉。均屬大姓。多以通夷販煙為業。其奸首之最著者。除該御史所指。逸犯施叔寶施金外。臣等廷楨昨自漳泉一帶來省。留心訪問。人數甚

亦文武深堪慎也多到省後。與撫臣吳文鎔互相密證。或舊案逸犯。或現今訪拏。多係晉江惠安所屬。或坐莊銷售。或出洋包運。現飭一體設法嚴拏。期於必獲。即可從此根究水師員弁。如何收受陋規。如何代為交易。徹底懲辦。漳州詔安。向有綠頭去船。赴粵買貨。夾帶煙土。徑由大海揚帆。轉運沿海各省。售買。其在本處內港。陸路販運者。則由廣東饒平縣之柘林。黃岡。及澄海縣之汕頭。此三處均係詔安接壤。為水陸馬頭。即鴉片囤積之所。詔安奸民。輾轉運販。透入省城。惟龍溪之石碼。並海澄城鄉各處。因離廈門較近。而與詔安較遠。其煙土多係買自廈門。泉州晉惠二縣。本有商漁船

十七

隻。在沿海各省貿易。多係挂驗出口後。自向夷船販買。揚帆徑去。其由本處入口。運送各處銷售者。如該御史所指。或由惠安。洛陽陳三壩。晉江。河市等處。送至仙遊地面。賣。或由南安。埔頭。小羅溪等處。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由大船載至延建地方銷售。建溪船戶。多係南安人。搬運既便。與販尤多。係屬實在情形。且查上游各府。如浦城之楓嶺營。福鼎之分水關。專甯之西溪南洋。托溪楊梅街等處。直通浙江崇安之分水岑兩關。尤澤之杉關。長汀之古城隘。王祝嶺。觀音嶺。雞籠隘。大乾隘。甯化之上寨等處。直通江西。為煙販往來必由之路。水陸營弁。多由本地兵丁

拔補。國戶販徒。與之熟習。平時徇情庇護。得利分肥。種種弊端。皆由於此。加以地方書差。關津丁役。勾結串通。以夥黨營私之人。為發奸摘伏之舉。無怪奸民有所恃而不恐。查拏破案者。百無一二。應由督撫提鎮。會同察看。查明千總把總外委各弁。有在本地當差者。量為調撥。仍隨時嚴密察訪。並嚴飭各屬州縣。查有營弁差役勾通情弊。立即稟究。無許徇隱。其關津丁役人等。係福州將軍專管。應由該將軍嚴密稽查。認真究辦。仍由臬司定案時。查明案犯經過地方關津。有無賄縱。切實根究。以清弊源。其該御史所稱沿海一帶地方。應如何添設弁兵之處。臣等查海防專責。責在陸路。固應添撥弁兵。以重巡防。其洋面機宜。責在水師。尤應添派兵船。以資剿捕。現據陸路提督臣余步雲。谷稱海口緊要各處。業經撥派弁兵。分駐添防。又據署水師提督臣程恩高。谷請添派兵船。分作二幫。一由金門鎮總兵管帶。在北洋崇武額窟大陸一帶。梭巡堵禦。一由該署提督管帶。在南洋梅林街口深滬等處攔截。往來巡探。隨時認真辦理。所議均尚周妥。至夷船本不應來閩。與粵省例得通商者不同。若如該御史所稱。責令呈繳煙土。出具甘結。便是許其停泊。即令該夷船遵諭繳土具結。豈能聽其載貨運例來閩。至向夷船盤詰奸民。令其交出治

罪。奸民既習其教法。依其裝飾。逃匿夷船。其姓名又何不可假捏。無論不能指名盤詰。即使訪察明確。夷船賴其接濟。豈肯容易交出。且轉使夷匪藉口。違延是欲驅之而反招之也。為今之計。惟有一見夷船竄至。水師各兵船。則奮力攻擊。陸路弁兵。則嚴謹把守口岸。禁絕奸民出海。水陸交嚴。堅持不懈。臣等廷楨。現經會同撫臣吳文鎔。分別移咨提鎮。并飭該委辦各道府。一經得信。即董率舟師環擊。如其逼近岸邊。督令礮臺協力夾攻。不許再以驅逐為辭。空言延宕。總之夷船由漢奸勾引而來。治人必先治己。內密然後外嚴。此臣等再四籌度。於查辦夷船喫緊之時。思一永杜夷船來閩之策。必以嚴辦漢奸為首務也。祁萬藻等又奏。再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礮臺。現在閩海洋面。夷船時來遊奕。奸民販煙之艇。出入無時。議者謂宜添建礮臺。增兵防守。誠為要務。臣等廷楨。自粵來閩。經過海口。見舊設礮臺。大者不過周圍十餘丈。安礮不過四位六位。重不過千斤。夫以海面之汪洋。而臨之以彈丸黑子。即建至數十座。恐亦不足以資震懾。而備環攻。且閩洋無內港。可守。礮臺必須建於海邊。海灘沙性浮鬆。礮臺根脚不固。難以經久。置之堅實之地。則去海較遠。礮火之力。更不能及。是添建礮臺。徒糜工費。無濟實用。臣等籌議變通之法。

莫如易礮臺為礮墩。其法用麻布袋。每筒長四五尺。徑尺餘。實以沙土。層層堆積。高低自五層以至十餘層。厚薄自兩層以至三四層。長短自十餘丈以至百餘丈。相地勢之遠近。廣狹斟酌為之。沙墩之外。用舊小漁船側豎。船底向海。船艙向內。緊貼沙袋。牢固拴縛。以為沙囊保護。礮位安於墩內。礮口出於船外。其兩船夾縫處所。即是天然礮洞。我兵在內。描準施放。可以克敵。而全身藏於墩內。敵人礮子不能致傷。又船底久在海中。泥苔漬滑。彈小則擦過。惟礮彈大者。可以打通。而沙性最柔。非如瓶石可以摧裂。彈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過。極為穩固。且礮墩設於

二十

灘上。可遠可近。可高可低。沙土取之海灘。以兵五百名。肩沙囊五百。頃刻可成。堆成之後。以五人管一礮。兵五百名。可管礮百門。即抽出守墩瞭望。一二百名。亦可放礮數十門。何處衝要。即移置何處。亦易為力。所需購者。止布袋漁船。籌款亦大可節省。現已由臣鄧廷楨。函致陸路提督臣余步雲。趕緊如法辦理。以期防守得力。再臣鄧廷楨前奏。明在粵購得夷礮十四門。由海道運赴閩省。現已運到廈門。飭交興泉永道存貯備用。祁寓藻等又奏。再查漢奸船隻。不外商漁兩項。而清釐稽察。最為難周。緣閩商載貨出洋。不但

咸京天津上海寧波等處。准其前往。即夷埠如崑甸寶力暹羅諸國。亦無例禁。其船均由沿海地方官。給照出口。奸徒往往以載貨為名。駛出外洋。向夷船購買煙土。分往北洋售賣。其回至福建者。則又滿載而歸。州縣給照之多者。每年可七八十船。但憑一紙呈請。即行用印發給。一經出口。則縱其所如。給照之官。勢不能隨船稽察。又無行家保結。可以責成。此清釐商船之難也。閩人耕三漁七。採捕乃生計所關。不能禁其出海。該船之自出資。本夾帶些微煙土者。其弊尚小。惟大夥奸民。重資購買。雇令出海接運。該船戶即偶而被獲。在亡命之徒。了不為異。而財主安居村鎮。無損絲毫。肆行如故。此則弊之大矣。此等漁船。雖有朝出暮歸之令。而風潮順逆。頗可藉詞。且以港支河。一葦可達。偷越既易。奸宄遂多。此清釐漁船之難也。今於至難清釐之中。求稍有把握之法。商船則責成廳州縣。於給照之後。開行之前。親詣該船。按照新開出海舵水人數。年貌。查點一一相符。方准出口。出口之後。如有買煙及為盜等事。經官拏獲。查對船名。人數不符。除按照所犯治罪外。仍即將船貨全行入官。如查係該廳州縣未經親自點驗。即行恭處。漁船則責成該管地方。指定埠頭。編立字號。責成澳甲。按日稽查。如有累日不歸。或停泊別埠者。即行報官。將該

二十一

船折毀示懲。至商漁各船出海。一經駛近夷船。即係買土奸民。毫無疑義。應責成水師官兵。併力圍擊。如能人船並獲。即將煙土解官燒燬。其船隻衣物銀錢。全行賞給。如業已駛泊岸邊。所載煙土。必須捆載分攜。應責成水陸文武。偵蹤速捕。不得縱漏。至於漢奸巢穴。現訪得數十鄉社。皆蹤跡顯著。確有主名。應責成陸路文武。盡力查拏。或以智擒。或以力取。有拒捕者。准其開放槍礮。格殺勿論。庶奸民畏法改圖。而夷船漸可絕跡。

諭軍機大臣等。祁萬藻等奏。確查閩省海口煙販情形。並籌辦水陸巡防事宜一摺。據稱閩省各屬。具報夾板夷船。多在銅山營

二十二

轄之布袋澳懸鐘。及金門營轄之梅林深滬街口大墜圍頭等處。洋面遊奕。內地奸民。勾結販煙。為之接濟。經該督等訪聞。晉江惠安等縣所屬之施姓等。或坐莊銷售。或泛洋包運。現在設法嚴拏。期於必獲。至海防專汛。責在陸路。據提督余步雲。業經撥派弁兵。赴緊要海口。分駐添防。洋面機宜。責在水師。亦據署提督程恩高。添派兵船。分作二幫。一由金門鎮管帶。在北洋一帶梭巡堵禦。一由該署提督管帶。在南洋梅林等處攔截巡探。相機辦理。其關津丁役人等。係福州將軍專管。應由該將軍嚴密稽查。認真究辦。仍由該臬司定案時。查明案犯經過地方。關津。有無賄縱。切實根究。以清弊源等語。海防之要。首在嚴辦。

漢奸。漢奸一日不除。則夷船一日不絕。務須一力嚴拏。不除不已。該督等即當嚴飭文武各員弁。一見夷船窺至。水師各兵船。則奮力追拏。如敢拒捕。即行開礮轟擊。毋得稍有疏縱。陸路則嚴謹把守海岸。禁止奸民出海蹤跡。水陸交嚴。堅持勿懈。總宜猛以濟寬。禁絕根株為要。又另片奏。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礮臺。現在籌議變通。莫如易礮臺為礮墩。較為穩妥。又出口商船。責成該廳州縣。於給照時。親詣稽查。漁船責成該管地方官。指定埠頭。編立字號。責令澳甲。按日稽查。如有出海駛近夷船者。即著官兵併力圍擊。果能人船並獲。即將煙土解官燒燬。船隻衣物等項。全行賞給。至漢奸巢穴。既經訪得數十鄉社。確有主名。

二十三

盡力擒拏等語。俱著照所議辦理。
鄧廷楨又奏。竊臣於二月間。自粵赴閩。途次接見署水師提督程恩高。以夷船闖入閩洋。專為售賣煙土起見。必當併力攻擊。使其不敢留戀。抵任後復咨行水陸提鎮道府廳營。實力巡防。認真攻擊。去後旋於三月十七日。准署水師提督程恩高咨呈。三月初九日酉刻。據探弁報稱。有三桅夷船三隻。兩桅夷船一隻。由東南外洋。駛至梅林澳等泊。當即督率舟師。星夜馳往。於初十日戌刻。駛至梅林洋面。時因微霧。未便開礮攻擊。遂率各兵船把住澳口。堵截窺逃之路。十一日黎明霧開。見有夷船三隻。一字排

列隨即策勵將士。圍繞進攻。夷船回。該提督與各將備放礮。攻打自卯至巳。各兵船礮火絡繹不絕。其沿海各處礮臺。亦經陸路提臣余步雲豫派遊擊郭仁布。向思璿督領弁兵。接連開礮。該提督所駕戰船。折鐵靈便。逼近夷船。目擊本船與各師船及礮臺所放礮子。擊中夷船甚多。打壞夷船帆索各項物件不少。該夷當即挂帆起碇。且拒且逃。其外洋尚有兩桅夷船二隻。駛來接應。亦同該三桅夷船三隻。向東南外洋竄逸。各兵船躡蹤追擊。至石州外洋。署提標右營守備林建懃。左營外委楊華基。左營遊擊沈河清。駕船奮勇直前。追近夷船。前營兵丁葉國能

二十四

瞥見夷船上有夷人。正在手持木棍。洗礮春藥。該兵即用鳥槍仰擊。該夷人登時仆倒。遺落木棍一枝下海。經沈河清兵船撈獲。該兵葉國能亦被夷人回槍斃命。該提督復同各兵船。直追至晚。遙望不見夷船帆影。方始收回。查點各兵船帆索積具。間有微損。當將擊斃兵丁葉國能賞銀收埋。其餘各弁兵。均未受傷。拾獲礮棍一併解驗等情。並據陸路提臣余步雲暨在事文武各稟相同。嗣於二十一日。復據程恩高咨報。十四日。哨船探報。有夷船四隻。先後來至嶺窟洋面。因北風猛烈。難以拋泊。被風壓至大陸洋面。該提督聞信。逆風截擊。於十六日。行到該處。各夷船已

於十五日申刻。暨十六日黎明。先後駛去。該提督仍復窮追。隱約望見夷船。在黑水深洋。乘風而竄等語。臣查此次夷船駛入閩洋。尚未進口。即經水陸提臣督率將領弁兵。兩路夾攻。擊斃夷匪。毀其蓬索。窮追遠遁。辦理較為認真。將士亦尚用命。臣現仍咨行水陸提臣。鎮將道府廳營。督率礮臺舟師將弁。嚴密巡防。一經探有夷船蹤跡。即速奮勇轟擊。不准稍有滯留。一面嚴拿勾結內奸。盡法懲辦。至兵丁葉國能擊斃夷人。被傷殞命。情殊可憫。先經批飭優卹。加卹賞。並當照例咨部請卹。以昭激勸。

二十五

論內閣。鄧廷楨奏。攻擊夷船情形一摺。此次夷船駛至閩洋。梅林澳等泊。經署水師提督程恩高。及陸路提督余步雲。督率將領弁兵。兩路夾攻。擊斃夷匪。毀其蓬索。窮追遠遁。辦理尚屬認真。程恩高。余步雲。著交部議敘。所有在事出力各員。著該督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兵丁葉國能。著咨部議卹。以昭激勸。

乙酉。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水師提督關天培。陸路提督郭繼昌。粵海關監督豫堃。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禁閩海。設法勦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徐等。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

無論何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
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剿捕盡絕。
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船。
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擒夷船。即將貨物全行給賞。
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
天恩。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逾額多運。以為稽制之法。所
論甚切。所籌亦甚周。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
市。係
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開權利其抽
分之稅。況自上冬斷絕啖夷貿易以來。疊奉

二十六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討論。大哉
謨訓。中外同欽。且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辦理。絕無所用其聰穎。
即將各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亦並不難。惟是細察情形。
有尚須從長計議者。藉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
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買
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
地。皆在啖咭喇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啖夷
販煙來粵。即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為利。而自上年繳清。兼
船煙土以後。業經奏奉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其口結。

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船。惟啖咭喇貨船。
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
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啖咭喇一同拒絕。未
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礙難批示。
且查啖咭喇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味喇哩及佛喇
嗎。尚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
暹國。瑞國。單屬。雙屬。噶啞。吐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啖夷
鼻息。自啖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
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
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咬。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而內向。

二十七

若概與之絕。則期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且封
關云者。為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
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乎關
之封與不封。即如上冬以來。已不准啖夷貿易。而臣等今
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煙土換至
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
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違。禁不通商。則不管束而
正好賣煙。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
更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嚴拏。有一日而船煙並獲數起
者。可見啖夷貨去煙來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

之惡。而嘆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又不能緣廣東民人。以海面為生。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內。此說雖亦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遠近幾難自定。又孰能於海面阻之。即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夜動。東擊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尚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

二十八

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驗查。祇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目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綠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通額多運。即為箱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拏偷漏。若中路封關。操之過感。而東西各路。得以偷販出洋。則正稅徒

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夷人。此即內地行銷互售。尚難家至目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喫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即便從他夷轉售一二。忍垢蒙恥。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弊。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于備火船。練鄉勇。募善泗之人等事。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

二十九

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馭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以併拒喫夷。則有如踏履。若因喫夷而並絕諸國。則不啻斷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果查出夾帶。應即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暨

臣豫孽節次商議及之。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葉一項。每歲運箱准給五十萬斤。仍以三年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內容留啖夷。即暫停西洋貿易。迨其將啖夷驅出。仍即准令開關。亦與原奏請議章程不謀而合。至所請責令澳夷代啖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啖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覆奏。曾望顏條陳一摺。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夷情狡獪異常。總不外牟利之一途。惟在彼之仗倆。百出不窮。而在我之控制。總宜堅定。恭順者自未便與抗違。

三十

者一同拒絕。以致良莠不分。現據該督等體察情形。相機妥辦。斷絕鴉片。實為扼要首圖。前次大經懲創。該夷等萬不敢明目張膽。運送入口。而私販潛藏。夾帶囤積。種種弊竇。在所難免。該督等務當水陸交嚴。趁此可乘之機。永將來源杜絕。至漢奸接濟淡水。或代為包庇。運送煙土。尤應嚴密查辦。毋稍疏懈。每歲出口大黃茶葉。既據該督等奏稱。三年通融併計。示以酌中之道。仍當嚴查偷漏。毋令有名無實。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繼昌。並傳諭豫望知之。

林則徐等又奏。查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為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負山。西

則有急水門。難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啖夷船隻。久欲依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為患匪輕。上年因啖夷利禁鴉不馴。抗違禁令。經臣等與前督臣鄧廷楨調集官兵。在尖沙嘴進北之官涌等處。山梁紮營安礮。分為五路。痛加勦擊。該夷兵船二隻。貨船數十隻。始皆連夜遁去。但恐兵撤之後。仍復聯樁聚泊。勢若負隅。必須扼要設防。方足以資控制。隨飭候補知府余保純。署大鵬營。將橫恩。新安。縣。梁。星。源。會同

三十一

周歷履勘。旋據該員等稟稱。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長。直對夷船向來聚泊之所。又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正對夷船南洋來路。若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而控制亦極得宜等語。當經飭令將兩臺高寬丈尺。及開築地平。並建造牆垛礮洞。并署兵房。神廟望樓。藥局馬路。一切工科價值。覈實確估。據該員等呈送圖說清摺。臣等逐一覈算。並委員詳細勘實。計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竊思此項工程。係屬防夷要務。斷不可緩。第

國家經費有常。仍不敢請動帑項。臣等公同籌畫。查有前山營生息銀一項。係由洋商捐銀。發交當商生息。前於嘉慶十四年。奏明作為添設前山營兵餉之用。按年核實支銷。已屆三十年之久。因而存有贏餘。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報部冊開實存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前項礮臺工料之資。合無仰懇

聖恩。准於前山營生息銀內動支。並免造冊報銷。至此項工程。先已購料興工。趕緊建築。務於夏令南風盛發以前。一律全完。以資協制。計兩臺應安大礮五十餘門。亦已於腹地各營。酌其緩急情形。先行運撥濟用。一面籌資購補。期於普

三十二

律森嚴。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林則徐等又奏。再粵東虎門海口。先後建築礮臺八座。上年春間。因創造排鍊。又添設靖遠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酌撥守臺兵丁九十名。以資守護。所有排鍊及礮臺。歲需一切經費。共銀八千三百餘兩。經前督臣鄧廷楨。會臣怡良。分款籌備。並於每歲應支各項外。寬備銀一百七十餘兩。留補不足之用。奏蒙

諭旨。先行在案。茲准水師提臣關天培。咨開。據實提標中軍參將李賢稟稱。查虎門各礮臺。奉行奏准舊章。每年春秋二次。

演習礮準。每礮一尊。裝藥下子。備準燃火。需兵四名。各臺原防兵額。臨操不敷。派用調撥存城兵丁協濟。春秋二次。每次操演十日。協濟兵所需口糧。即照臺兵。每名日給銀四分。逾年照辦。今添設靖遠新臺。安礮六十位。屆期操演。需兵二百四十名。在臺額兵九十名。不敷一礮四兵之數。臨操必須添兵一百五十名。赴臺協濟。已於存城汛兵內。如數選定。勤加訓練。上年秋操。業經撥赴一同操演。惟此次協濟兵一百五十名。每名每日應給口糧銀四分。計每年春秋二操。共需口糧銀一百二十兩。前議經費內。獨未議及。係屬遺漏。咨請查照各臺舊章。一體發給。俾免向隅

三十三

等情。飭據司道議詳前來。臣等伏查虎門所設各礮臺。應協濟兵丁口糧。均經前督臣鄧廷楨。前撫臣祁項。於十六年間。會摺奏准有案。今新添靖遠礮臺。情事相同。自宜畫一辦理。相應仰懇

天恩。俯准將協濟靖遠礮臺兵丁一百五十名。於操演大礮之時。每兵日給口糧銀四分。春秋兩次。每次操演十日。口糧銀六十兩。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其銀不必另籌。即於原定寬備經費項內。按次由營請領。照數散給。以示體恤。而免偏枯。

諭內閣。林則徐等奏。籌議添建礮臺一摺。廣東共沙背一帶地方。

為夷船經由等泊之區。又係該省船隻東赴惠潮北往閩浙要道。該督等相度情形。請於尖沙嘴及官涌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控制亦極得宜。著照所議趕緊建築。以資防制。其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准其在於商捐前山營生息銀內。動支給辦。免其造冊報銷。又另片奏新添靖遠礮臺兵丁一百五十名。操演大礮。及春秋兩次操演。請照虎門所設各礮臺一體發給口糧。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即在原定寬備經費項內。按次散給。以示體恤。亦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三十四

五月庚子。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豫堃奏。自上年正月間。臣林則徐銜

命至粵。與調任督臣鄧廷楨暨臣怡良商辦海口事件。年餘以來。所有控制外服。查緝內奸。一切機宜。悉荷

聖謨指授。俾臣等秉承有自。感刻難名。迨斷絕啖咭喇貿易。尤賴乾斷嚴明。足使夷情震懾。雖該夷尚復強顏延喘。飄泊外洋。詭計

譁張。虛聲恫喝。而臣等遵奉

諭旨。既

允其以逸待勞之議。更

示以應防巨測之心。守險攻瑕。皆得隨機應變。查該夷所傳續到

兵船之信。茲於吐噠嘩哈兩船外。復來啞嚕兵船一隻。其夷官名為噴啞啞。雖據引水探報。該船有大礮四十餘門。夷兵三百餘名。而在外洋尋覓數司。毫無動靜。自係探聞我師布置嚴密之故。惟防堵固。有把握。而守望並無定期。各口水陸官兵。不能遠撤。即各處口糧兵費。皆宜豫籌。且自上年查辦至今。所費本已不少。始則諭令夷人將躉船煙土。盡行呈繳。而英領事義律。欲帶噸地潛逃。當經官兵截回。於是水路排舟。陸路設卡。自省河至虎門。不使有空虛之處。然後該夷稟繳鴉片。悔罪投誠。而所繳躉船煙土。即於粵省銷燬。決月始經嚴事。其間一切費用。力

三十五

加樽節。在事者莫不共見共聞。厥後義律稟請在澳卸貨。不准。因而阻攔該國貨船進口。並主令奸夷空躉逗留。七月間。遂出澳門。斷其接濟。凡各處緊要隘口。無不添派防兵。詎義律膽敢鳩張。公然抗敵。我軍於九龍山穿鼻洋。疊次轟擊之後。復於尖沙嘴攻擊六次。傷斃夷無數。自此該國各船。竄赴長沙灣一帶外洋。不敢妄動。所需用度。尚無虛糜。惟

國家經費有常。何敢擅行濫請。而年餘支應各項。非捐即墊。其有待於歸補者。已覺繁多。且既奉

旨不准通商。而該夷仍逗留觀望。則所以剗其反側。絕其窺伺者。

更不可不加意圖維。即如礮位一項。洋而師船所用。必須三四千斤以上。而製造又極精巧者。以之抵禦夷礮。方可得力。若礮臺所安之礮。竟須七八千斤至萬斤以上。方能及遠。經臣等節次籌辦。頗有眉目。容俟詳晰彙陳。其水師戰船工料例價。向來本有一定。欲其倍加堅實。亦須斟酌變通。凡有裨益於海防者。臣等均不敢不悉心區畫。而籌措經費。實為首務。查粵東通省大小官員養廉。因奏明攤捐連州軍需。及前次防夷等案外銷之款。每年已扣三成。計至道光二十六年。始能扣清歸款。此時未便再有加攤。茲據洋商伍紹榮。盧繼光。潘紹光。梁承禧。謝有仁。潘文濤。

三十六

馬佐良。潘文海。吳天垣。易昌元。呈稱。商等服賈海隅。業生樂業。仰荷

皇仁優渥。報稱末由。上年夷人呈繳鴉片煙上盤運銷燬。其船脚等項。所費已多。嗣因嘆夷桀驁不馴。驅逐防範。需用更復不少。伏思商等與夷人交易貨物。向照估價。每兩應得行用三分。以資辦公。今通行公議。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自具呈之日為始。捐繳三年。按卯解繳關庫。聽候提用。等情前來。臣等查其情懇切。洵為踴躍急公。相應仰懇天恩。俯准捐繳。以遂其報効之忱。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洋商捐繳銀兩。藉供經費一摺。廣東

查辦鴉片。驅逐夷船。亟應籌措經費。現據洋商伍紹榮等。呈請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捐繳三年。按卯解庫。聽候提用等情。著即准其捐繳。俟年限屆滿。由該督等覈明總數。奏請恩施。此項銀兩。著免其造冊報銷。該督等務須撙節動用。覈實支銷。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並傳諭豫望知之。

己酉。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吳文鎔奏。本年正二月間。有夷船一隻。在梅林洋面遊奕。經哨船攔截。攻逐。膽敢開礮回拒。致斃兵丁一名。現已駛逸外洋等語。閩浙海口。向不准夷船駛進。此次該夷船屢在梅林等

三十七

洋面遊奕。是否因粵東查辦嚴緊。改從閩海進口。希圖銷售鴉片。抑係閩省向來海禁廢弛。常有此等夷船駛進。著鄧廷楨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被兵驅逐。竟敢拒捕傷兵。現雖駛向外洋。難保不復萌覘。著鄧廷楨督飭水師員弁。慎密堵防。如查有漢奸接濟。并兵縱放情事。著即從重懲辦。無稍姑容。欽此。

此查閩省洋面。西南自南澳鎮左營起。為粵海入閩門戶。東北至烽火門營止。為閩海入浙門戶。中間歷銅山一營。水師提標各營。金門海壇福甯三鎮。閩安一協。袤延二千五百餘里。率皆汪洋一片。僅有濱海澳嶼。並無設險口門。與粵東澳門虎門等處有口可進者迥異。向來不准外夷

貿易是以亦無夷船停泊馬頭。此閩省海洋之情形也。溯查嘉慶十九年以前。從無夷船在洋遊奕之事。迨後鴉片漸行。每年間有一二隻來至閩洋。或一二三四次不等。近年逐漸增多。每年或十餘次。或二三十次。其船出沒靡常。自一二隻至三四隻不等。其遊奕處所。始則南澳銅山廈門臺灣等洋。繼則閩安海壇福甯烽火等處。今則多在銅山營轄之布袋懸鐘。及金門轄之梅林深滬街口大墜圍頭等處。或遠在黑水夷洋。或近在沿海澳外。乘間抵隙。倏去倏來。既無定期。亦無定所。此夷船久已在閩遊奕之情形也。至夷船來閩之由。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隻前赴粵洋。向夷船購買鴉片。繼則往來熟悉。遂勾串夷船來閩銷售。夷人以漢奸為內線。漢奸以夷船為利源。當其初至之時。文武員弁不知底裏。輒聽夷人以在洋遭風及懇求通市說詞。率行具稟。節經前任督撫批飭防範驅逐。而遲延觀望。待至數日後。夷船開去。遂以一稟了事。嗣後蹤跡漸著。寄泊漸多。共見共聞。不得不據實稟報。而庸懦者不敢攻擊番船。陽居持重之名。貪贖者甚且包庇漢奸。陰享分肥之實。以至勢成積重。窺伺頻仍。奸民固屬罪魁。水師亦多泄視。此又夷船所以公然駛至之原委也。迨上年嚴禁鴉片。

三十八

皇上天威震疊。督撫董責加嚴。始有攻擊夷船之舉。上年十月初二十八。十二月初十六。本年二月初四等日。即經調任水師提督陳化成。金門鎮總兵曾振彪。督率戰哨各船。開礮轟擊。該夷船先後逃逸。經撫臣吳文鎔兩次具奏。臣到任後。據署水師提督程恩高馳報。三月初九日。有夷船四隻。在於梅林寄泊。經該署提督於初十日。圍繞進攻。打壞夷船蓬索槓具。並擊仆夷人一名。撈獲洗礮木棍一隻。該夷船向外洋竄逸等情。經臣於三月一十七日具奏。在案。此又去冬今春。水師攻擊夷船之實在情形也。總之番船之頻來。專為圍銷鴉片。而腹內之受病。全在勾引奸民。臣到任後。即與撫臣吳文鎔籌議章程。以外洋攻逐夷船。堵擊奸民船隻。責之水師。岸上開礮夾攻。查緝囤販匪徒。責之陸路。咨行水陸提督督率辦理。其人員則分派興泉永道劉輝楹。汀漳龍道李昭善為督辦。永州府知府尚開模。署漳州府知府王衍慶為幫辦。督率該管廳縣協力稽查。並分撥文武委員。聽候兩道調遣。現在陸路提督余步雲。專派署中軍參將武攀鳳會同興泉永道。偵緝奸民遊擊向思瑞。郭仁布。專駐梅林下垵等處。並撥運四五千斤大礮數門。在沿海築墩安設。遇有夷船駛近岸。即與水師哨船。兩下夾擊。兼緝出海販煙民船。布置極為周密。至水

三十九

師一路則新任提臣陳階平業已到任。即日出洋督巡。臣前在廣東所購破位。亦由海船運到。經前署提督臣程恩高。公配師船施放。可期得力。臣與撫臣惟有嚴行督飭。在事文武同心協力。外攘內侮。夷船則不准停留。漢奸則不容疏縱。仍明察暗訪。如有兵弁得規包庇。立即道旨從重懲辦。臣一俟會同

欽差查辦事竣。即馳赴泉州。親督料理。並查辦漳屬之南澳銅山等洋面。以冀仰副

聖主履念海疆。力除錮弊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履奏。查辦夷船在洋遊奕一摺。覽奏均悉。

四十

此種夷船。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隻赴 購買鴉片。繼則往來熟悉。勾串漢奸以為內線。牟利售私。總因該地方官庸懦養奸。貪贖包庇。以致鴉片充斥。積重難返。現經該督飭令水師提督等。開礮轟擊。先後逃逸。已足震懾奸夷之膽。惟該夷等嗜利覩法。洋面行走熟悉。難保不復萌故智。多方勾引奸民。再圖嘗試。著鄧廷楨即照籌議章程。水陸交嚴。毋稍鬆懈。一面出示曉諭該夷。現在禁絕鴉片。洋面毗連內地。非該夷等船隻遊奕之所。目當遵懷王章。駛回本國。如抗拒不服。即開礮轟擊。其由粵所運破位。正可妥為安置。以壯聲威。儻有漢奸仍前勾串作樂。立即嚴拿懲辦。並於閩粵交界地方。多派文武員弁。梭織巡查。

母任走漏。俟派查各案完竣。該督即親赴泉州一帶。兼查明漳州所屬洋面。有無夷船蹤跡。認真設法防堵驅逐。以期弊端永絕。洋面肅清。是為至要。

四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六月辛酉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維夷船來至閩洋圖銷鴉片奸民勾通販運如蟻附羶事非一年害幾徧地仰蒙

宸衷獨斷刻意消除臣吳文鎔自上年受任閩疆會同各前督臣嚴加督飭去冬今春始經調任水師提督陳化成金門鎮總兵寶振彪統率師船開礮攻擊本年二月間臣鄧廷楨自粵移閩道經漳泉等屬接見水陸提鎮道府告以夷人之無能為而我師之大可用又沿途訪察奸匪得有主名到省後面商臣吳文鎔酌定章程派委興泉永道劉耀椿汀漳龍道李昭美分投督辦並咨行水陸提鎮分別外洋內港各專責成適

欽差尚書祁寯藻侍郎黃爵滋奉命來閩查辦海口事件開陳利弊宣布德威在事文武各員咸曉然於聖主意旨所向如除蔓草不盡不休或密設巡防或明陳師旅羣情震竦漸覺奮興先於三月間經前署水師提督程恩高在梅林洋面攻擊夷船致斃夷人由臣鄧廷楨奏奉恩旨特予甄敘在案茲於五月初一日據興泉永道劉耀椿稟稱該道因金山銅山交界地方為夷船來泉要路於此設伏

二

該夷必不限防隨密飭廈門同知顧教忠捐廉募水勇三百八十名分配民船十二隻委令水師提標左營守備楊靖江督帶出洋緝捕於四月二十一日駛至穿山洋面遇有夷船一隻在彼寄碇該備出其不意揮令外委李茂松督飭水勇各船一齊駛近兵丁拋擲火罐打入夷船水勇等亦擲火開槍連環並擊夷人受傷無算落水死者三人倉猝之間夷船不及開礮惟亂擲鐵彈打來復經該備飭令水勇將夷船後梢用鈎搭住水勇頭目陳育手執藤牌首先躍上夷船隨而登者二十餘人搶得銅礮一門礮蓋一箇夷人執標亂刺我軍開槍回擊又中八人落水而死適南風大作夷人斫斷船纜乘風駛逃兵勇恐其去遠亦即跳入海中覓水回船在海面鈎起夷帽一頂鐵標四枝並於本船上拾得大小鐵彈四十五箇維時署銅山營參將陳顯宗率師趕至會合窮追夷船且拒且逃駛入深水大洋我軍始行收回查點水勇傷斃八人業經按名卹賞等情並據將夷帽鐵標銅礮彈子解送前來經臣等親驗屬實又於五月初四日據署銅山營參將陳顯宗稟稱四月二十日駕帶兵船在洋督捕見有夷船一隻竄至虎嶼洋面開放杉板小船內坐夷人數名似欲上岸該將隨令各船弁兵迎頭施放槍礮將杉板擊沈夷人全行落水惟

有黑夷二名。泗水近岸。經古雷汛額外外委郭德長督兵
拏獲。探出小刀一把。該將仍復督率舟師。追擊夷船。直至
東南外洋。始行收回等情。並據漳浦縣稟報相同。經臣等
飭同委員。迎提來省。臣鄧廷楨帶有廣東通事。督飭譯訊。
據供一名夷果。一名暗麻納。又據同供係阿啞西國人。受
雇在啞夷哇吐咀哈咖哇哈船上充當水手。船上黑白夷
人四十餘名。船內裝有鴉片。不知箱數。本年四月初間。由
廣東開船來至福建一路。見有小船駛近夷船。即被師船
開礮攻打。因此船上鴉片無人來買。後來駛到崇武洋面。
遇有師船二十餘隻。開礮攻打。夷船不敢亂泊。就駛回不

三

知名洋面寄碇。小夷乘坐杉板。欲行上岸洗衣。即被拏獲
等語。又於五月初三日。接據陸路提臣余步雲來函。並興
泉永道劉燿椿稟稱。委員署福州協都司周光碧。督募水
勇二百餘名。配駕民船出洋誘捕。於四月二十六夜。在圍
頭洋面。截獲通夷匪船一隻。人犯十一名。起獲煙土二千
餘兩。現在發縣訊供。已究出施郭施掌二名。係屬通夷匪
犯等情。查以上三事。均在旬日之間。似水陸文武各員。皆
有軒輊鼓舞之意。自當乘此機緘。益加奮迅。臣等惟有申
明賞罰。策勵羣材。同心合力。外攘內偵。以冀稍副
皇上拔本塞源。除惡保民之至意。

殊批所辨認真可嘉。

諭內閣。鄧廷楨等奏。哨船攻擊番船。生擒黑夷。拏獲漢奸一摺。夷
匪來至閩洋。圖銷鴉片。奸民勾通販運。隨地蔓延。經鄧廷楨等
督飭員弁。分路攻擊。夷人受傷落水無算。生擒黑夷二名。並截
獲通夷匪船。人煙並獲。所辨認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
鄧廷楨等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丁丑。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臣等前次附片
具奏。啞夷逗留外洋。常懼火船焚燒。並傳聞該國有大號
兵船將至。加意嚴防各緣由。欽奉

四

殊批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範。以逸待勞。主客之勢自
判。彼何能為也。勉之。欽此。仰見
皇上運籌決勝。洞燭夷情。臣等跪誦服膺。莫名欽感。伏查啞夷近
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載運鴉片。探係該國啞啊啦
等處夷埠。聞知內地辦煙嚴緊。銷路日稀。而夷埠新舊煙
土。存積纍纍。不肯輕棄。是以減跌價值。用三桅大船滿載
而來。而奸夷遂藉以揚言恫喝。冀可准其貿易之求。迨見
臣等拒之益堅。不為所動。其到粵之吐啞嘩哈。啞嘩哈。兵
船三隻。並現在續到之咯吧吐兵船一隻。亦祇在外洋往
來游奕。此東彼西。總無定處。日則暗放三板。分運煙土。引
誘奸民。零星賤賣。夜則拋錨寄碇。並招集解艇環護。支更

瞭望以防我兵火攻。此外別無動靜。誠如

聖諭實無能為。惟思峻拒。噴夷原為斷絕鴉片。乃奸夷仍私在外洋售賣。即奸民必販至內地行銷。積弊何日能清。且該夷說計百出。竟不憚虧本以誘愚民。查近日公班大土一箇。僅賣洋銀五六圓。較之前年秋冬。價減十分之七。並訊據先後獲到煙犯。供稱有鴉鴨一隻。換得公班土一箇者。並有買過一二次。即可向夷人賒煙者。在彼總欲愚弄漢奸。阻撓禁令。實屬可惡之極。臣等於前次燒燬接濟匪船二十三隻之後。仍嚴飭水陸文武。力拏通夷匪犯。並設法懲創奸夷。先於四月間。接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稟報。會同

五

營弁在小濠海邊。續燒辦艇四隻。蓬寮五間。又獲夷船上廚工梁亞次等六名。除與所獲潛買煙土各犯併案審辦外。一面函商水師提臣關天培。以夷船最畏焚燒。仍惟以所畏者設法制之。隨經關天培。委令副將李賢。都司馬辰。守備黃琮。盧大鈺。林大光。選帶能事把總潘永。養楊。雄。趙。廖。鎮。邦。記。委。盧。麟。等。分。帶。兵。勇。四。百。餘。名。暗。伏。島。澳。並。多。雇。素。諳。夷。語。線。民。假。裝。濟。夷。辦。艇。作。為。內。應。仍。於。各。隘。口。分。派。弁。兵。防。堵。五。月。初。九。日。乘。夜。半。月。明。時。候。將。大。隊。火。船。移。近。磨。刀。外。洋。夷。船。聚。泊。處。所。占。住。上。風。出。其。不。意。火。船。聞。進。焚。燒。各。線。民。亦。於。假。裝。辦。艇。內。同。時。縱。火。有。吧。哩。

夷船上身穿白衣。噴夷持械跳出。經記委盧麟。揮令水勇方亞早等。奮力殺斃四人。其餘夷眾。連船全行燒燬。各將備督率把總潘永。養楊。雄。趙。等。乘夷船亂奔之際。將火箭火罐噴筒等物。紛紛拋擲。又將載有煙箱之夷船。燒燬一隻。另有夷船一隻。桅帆著火。棄碇駕逃。經夷眾將火撲救。先後延燒大小辦艇十一隻。又燒燬近岸蓬寮九座。其衝突竄逃各夷船。彼此撞碰。叫喊不絕。夷人帶傷跳水。燒斃溺斃。及被煙毒迷斃者。不計其數。我兵並無被害。惟於殺斃吧哩船上夷人時。有水勇二名。被夷劍斫傷手膀。尚不甚重。該將備等於火發後。分投截擊逸艇。適有苦船一隻。

六

慌忙奔竄。當將人船並獲。其船內有煙盒煙槍。及各種煙具。一併起出。又有棄艇逃赴蓬寮。及由蓬寮復逃之犯。亦俱拿獲。計先後獲犯姜亞連等十三名。現在行提嚴審辦理。此次噴夷。猝遭焚燬。傷斃已多。而啣嚙噴船上。帶兵之夷官。噴啐。哈。哩。亦在該船病斃。並查悉夷兵。吸水受毒。患病者甚眾。似此頻經受創。當亦共知。

天朝重地。非么膺異類。所可玩法偷生。如再抗不回帆。抑別滋奸計。臣等仍惟恪遵

批諭。不事張皇。明則以逸待勞。倍森嚴而鎮靜。暗則相機而動。期震擊其貪頑。一切機謀。密之又密。以仰副

聖主訓誨諄諄之至意。至嘆夷未銷貨物。恐其私行寄頓影射進
 口。節經臣等會同粵海關監督臣豫整。逐一嚴查。即他國
 貨船中。稍有形跡可疑者。如味喇啞國之必吐噠一船。呂
 宋國之吻順一船。因查閱該國船牌貨單。譯出漢文。與現
 船貨物未盡符合。立即逐出。不准進口。嗣後尤當時加釐
 剔。務使各國夷人。咸知法度嚴明。不敢希圖朦混。以肅海
 禁而絕說謀。

庚辰。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竊臣於本年六月初七日酉
 刻。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六月初四日辰刻。訪有

七

夷船多隻。在象山洋面游奕。申刻。又聞有大夷船兩隻。小
 夷船兩隻。從深水洋駛入定海縣洋面。經提臣祝廷彪。帶
 領將弁。出洋堵禦。並經甯紹台道李紹昉。會同水師。馳赴
 鎮海口防堵等情。臣以事關重大。必須親往督辦。當於初
 八日。由省起程。乘夜渡江。於蕭山境內舟次。即接提臣祝
 廷彪。函稱定海洋面。有大小夷船二十餘隻游奕。臣不勝
 焦急。星夜趕行。至初九日未刻。在會稽境內舟次。接准定
 海鎮臣張朝發來咨。在洋見有大小夾板夷船二十六隻。
 隨即整頓礮械堵逐。無如夷船行駛如飛。至旗頭洋面。分
 作兩幫。一幫竄入定港。一幫向西駛去。鎮臣張朝發。即駛

回定港防堵。一面飭令署中軍游擊羅建功。會同署定海
 縣姚懷祥。帶領兵役。在於城廂內外。及口岸礮臺。整列隊
 伍。嚴密防範。並函送夷人所遞夷書一紙到臣。又接提臣
 祝廷彪。先後咨函。閏初七日午刻。鎮臣張朝發。在船與該
 夷接戰。未能取勝。夷人俱已上岸。約有三四千人。圍攻城
 池。鎮臣已進城保守。提臣祝廷彪。以該夷勢甚猖獗。必須
 大兵方資攻剿。先調署鎮海營參將胡得權。提標右營游
 擊周士法。帶領水師兵三百名。前赴定海。隨同鎮臣防護。
 尚有提標兵五百名。預備撥往。現又飛調內地之湖州。金
 華協兵各四百名。嚴州協兵三百名。紹興協及處州衢州
 鎮標兵各八百名。速赴鎮海。以資調撥。再聞夷船最畏火
 攻。有新任黃巖鎮標中軍游擊林亮光。熟悉火攻之法。現
 留鎮海聽候差遣。並飭鄞縣鎮海縣。各備火攻船四十隻。
 候用等因。臣閱看夷書。詞甚狂悖。鎮臣張朝發。何以遽准
 進收。夷船在洋游奕。既經帶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應
 嚴查奏辦。惟定海縣孤懸海外。被圍甚急。亟須添撥水師
 馳往援救。方可無虞。而另幫西駛之夷船。難保其不窺伺
 甯波鎮海。所關甚鉅。尤須加兵嚴防。臣已飛咨提臣祝廷
 彪。妥為調度。刻速籌辦。至該夷匪多集醜類。碎至定海。其
 包藏禍心。殊堪髮指。必當痛加勦辦。以張

八

國威現在定海情形。日日不同。臣心急如焚。雖會稽離鎮海尚有一百數十里。連夜前往。不過兩日。亦可到彼。與提臣祝廷彪見面。當將應救應守應勦各機宜。按照情形。安速再籌定議。隨時奏報。以期仰慰宸廑。

宸廑。

硃批。浙江水陸營伍之廢弛。不問可知。區區小醜。膽敢如此披猖。彼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平日豈僅知養尊處優耶。

諭內閣。烏爾恭額奏。噴夷船隻駛入浙江定海縣。登岸滋事情形。一摺。前因查禁鴉片煙。廣東省已斷絕該夷貿易。疊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何竟毫無準備。形同木偶。致令登岸滋

九

事。烏爾恭額。祝廷彪。均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噴夷因查辦煙土。絕其謀利之念。朕早料其必有竄入海口之舉。屢經訓誡。有海口各省督撫。提鎮。嚴密防範。不許該夷駛入。本日據烏爾恭額奏。噴夷致書定海鎮總兵。肆其狂悖。並知夷人俱已上岸。圍攻城池。覽奏之餘。實深痛恨。此等醜類。不過小試其技。阻撓禁令。仍欲藉勢售私。他何能為。該巡撫提督。果能認真防堵。水陸交嚴。何至縱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浙江營伍廢弛。不問可知。已另有諭旨。將烏爾恭額。祝廷彪。交部嚴加議處。至定海縣孤懸海外。被圍甚急。該撫自應添撥水師。馳往援救。而西

駛夷船。難保不窺伺甯波鎮海等處要口。妄希占據。著即派委將弁。分路嚴防。無許夷匪竄入。本日已降旨。由四百里飭令余步雲。酌帶弁兵。前往勦辦。計日可到。該撫等務當悉心籌畫。稍贖前愆。倘再有疏虞。必當從重治罪。

又

諭前因查禁鴉片煙。早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本日據烏爾恭額奏。噴夷。在浙江定海縣滋事。已有旨。由四百里。諭令余步雲。酌帶弁兵。星夜馳往勦辦。著鄧廷楨。嚴飭各海口。加意防範。毋得疏懈。

又

十

諭本日據烏爾恭額。由擇馳奏。噴夷船隻。駛至浙江定海縣洋面。登岸滋事。著余步雲。酌帶弁兵。星夜馳赴該處。勦辦夷匪。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烏爾恭額奏。噴夷致書定海鎮總兵。肆其狂悖。並登岸滋事。一摺。噴夷售煙圖利。經廣東省奏明。斷其貿易。早料其分竄各路。肆行擾害。是以疊降諭旨。飭令有海口各省督撫。嚴密防維。有備無患。乃該夷於本月初間。帶領船隻。在浙江象山洋面游奕。復有大小夷船。從深水洋。駛入定海縣洋面。致書總兵。語言狂悖。若使該省巡撫提督。先事豫防。該夷等亦不過稍逞小技。何疑虛喝。迨至計窮勢蹙。自必遁棹入洋。無所

希冀。乃烏爾恭額等。事前既無準備。臨事復覺張皇。以致該夷船駛至定海縣。縱令三四人登岸滋擾。似此武備廢弛。深堪痛恨。已將該撫等。先行嚴議。並調福建提督余步雲馳往會剿。惟現在該處情形。不能遠度。該夷等或已擊退。或仍與官兵抗拒。俱未可定。現據烏爾恭額奏稱。尚有船隻四艘。恐該夷等另有勾結。分竄他省情事。再用申諭該將軍督撫。分飭將弁認真操練巡察。加意防堵。總當先事豫籌。毋致臨事掣肘。儻稍有疏懈。致令該夷等竄入內洋。蹂躪擾害。朕惟該將軍督撫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

癸未。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陸應穀奏。竊臣恭查乾隆元年

十一

上諭朕聞外洋紅毛夾板船到廣時。泊於黃埔地方。起其所帶礮位。然後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給還。乃近來夷人所帶之礮。聽其安放船中。朕思從前洋船到廣。既有起礮之例。此時仍當遵行。何得改易等因。欽此。仰見聖慮深遠。萬世所當守之。而無失者也。乃日久玩生。竟未能認真辦理。即如上年夷船至廣。今年夷船至閩。俱有開礮抗拒情形。向使遵照舊章。按數呈繳礮位。則奸商必無所挾以滋事。現當查辦夷務之時。其不準通商者。無庸再議。而來廣貿易各國。尚未一例禁絕。在

皇上開誠布公。自不必別有疑慮。在遠人嚮風慕義。亦斷不敢有

心滋擾。然夷性奸猾。難保通商諸國。無啖夷勾串假冒情弊。如不嚴加防範。萬一別生事端。則既無以消奸宄之謀。而實足以開覬覦之漸。臣愚以為宜遵照成例。請

旨飭下兩廣及浙閩督臣。先行出示曉諭。申明舊章。所有通商各國。令其呈繳礮位。方許貿易。俟貿易既畢。再行給還。彼夷人果專心售貨。自不難於呈繳。如其不肯呈繳。即屬有心抗違。更應斷絕交易。以防患於未然。此於招徠之中。隱寓控制之法。庶夷人畏威懷德。於洋務不無裨益。

甲申。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浙江提督祝廷彪。奏竊臣烏爾恭額前因啖夷致書定海總兵。肆其狂悖。先將途次籌辦

十二

情形。於六月初十日由驛具奏。一面星夜趨行。於十一日酉刻抵鎮海。與臣祝廷彪會面。驚悉先於初七日。定海鎮臣張朝發與啖逆接戰。被啖逆礮傷官兵甚多。船亦擊沈。初八日定海縣城。已被啖逆攻破。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惟鎮臣張朝發。護定標左營游擊錢炳燠受傷。及署定標中營游擊羅建功。護定標右營游擊王萬年。署定標中營守備龔配道。俱回鎮海。又有沈巖巡檢徐桂馥。先經姚懷祥札令回郡請救。其餘文武官兵。尚無下落。臣烏爾恭額聞信之下。不勝髮指。伏查定海鎮海。相距僅止百有餘里。一帆可到。鎮海口直通內

地。其要隘全在笠山外障。與招寶山及金雞山對峙。作為
鈴口。先經臣祝廷彪分布提標五營兵八百餘名。並調回
署鎮海營參將胡得耀。提標右營游擊周士法。派配鎮海
兵九百餘名。在於要口縣城。及沿海一帶。駐紮防守。臣烏
爾恭額。又調撫標兵四百名。飛速來鎮。聽候撥用。並面諭
甯波府知府鄧廷彩。買辦船隻。沈於通內要口。再用木排
以鐵鍊繫住。上豎木城。以為保護。使夷船阻塞。不能駛入。
正在籌備。詎於十三日寅刻。據報瞭見夷船多隻。在於笠
山以外。往來游奕。相距鎮海。不過十有餘里。臣等現在親
駐要口調度。並嚴兵緊守。以防不虞。惟聞噴逆夷船。又來
十三

在鎮海兵力。未免單薄。相應請
旨飭下閩浙總督臣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馳來浙。
無論夷船在於何處。即行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並請
旨飭下兩江總督臣伊里布。亦飭水師。在於江浙交界洋面堵禦。
以防夷船北逸。並為浙洋應援。
烏爾恭額。又奏。再此次噴逆突擁大東入寇。官軍猝遇交
鋒。以致定海失守。臣祝廷彪於初八日申刻。始接鎮臣張
朝發來咨。該鎮係於初七日自卯至午。在船與噴逆互相
轟擊。被傷左腿甚重。落水扶板登岸。不得已帶傷入城。而
臣等提訊羅建功等。據稱該游擊等。自噴船二十六隻。尺
港以後。會同文武商酌。夷逆仗其礮火。止利於水。不利於
陸。擬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離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
禦。一半撤至城中防守。眾謀皆同。隨向該鎮剴切稟明。即
該縣姚懷祥及各紳士等。亦皆求請該鎮進城。督率保護。
乃該鎮傳調防城各官。總要在於港面攻擊。致被夷逆轟
斃官兵無數。迨至該鎮進城後。該游擊等勢難抵敵。尚冀
招集殘兵。進城保護。嗣至城壞。姚懷祥已將四門緊閉。不
能緣城而上。夷逆徹夜攻城。將東門攻破。紛紛而入。該官
兵既失其所恃。該游擊等法無可施。冒死到鎮等語。臣等
親往看驗。該鎮張朝發。及提驗該護游擊錢炳燦受傷屬

實。伏查官軍猝遇寇賊。彼東我寡。必當出奇制勝。謀定而動。今夷逆承定海。羅建功等擬請分兵。或戰或守。東謀會同。收合尚有一千餘兵。可以堅守。何至猝然城陷。乃該鎮張朝發。復諫撤守。以致喪師喪城。其罪實屬重大。該游擊羅建功等。於敗後遽即回鎮。亦屬罪有應得。相應請旨。將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署中營游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錢炳煥。護右營游擊王萬年。署中營守備龔配道。一併革職。交部分別定罪。臣祝廷彪。於倉猝之際。未及救援。臣烏爾恭額。得報較遲。籌辦不及。均屬咎無可辭。應請

十五

旨。交部嚴加議處。其定海鎮印務。先由臣祝廷彪兼署。右營游擊印信。已經錢炳煥失水。同中營游擊等官。篆務由臣祝廷彪先行委員代辦。署鎮海營參將胡得權。未能得力。臣祝廷彪即行撤回。飭委在鎮差遣之新任黃巖鎮中軍游擊林亮光署理。臣烏爾恭額查得鎮海縣知縣黃維同。辦事未能周到。亦即撤任。委員先行代理。一面札司飛調。精能之金華縣知縣葉摯。赴鎮接署。仍飭胡得權。黃維同。聽候差遣。不得擅離。沈巖巡檢徐桂。請救已遲。亦請斥革。示懲。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同該典史全福。一併死節。均屬可嘉。容臣烏爾恭額。查其家屬下落。另行照例請卹。其現無著落之定海文武官兵。如有投回。亦即查究分別辦理。

諭內閣。本日據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失守。現籌堵禦一措。此次喫夷船隻。擁東滋事。官兵猝遇寇賊。自應出奇制勝。謀定後動。迺該總兵張朝發。復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情罪重大。游擊羅建功等。於敗後遽即回鎮。亦屬罪有應得。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署中營游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錢炳煥。護右營游擊王萬年。署中營守備龔配道。均著革職。交部分別定罪。烏爾恭額。祝廷彪。籌備不力。前降旨交部嚴議。茲據該部奏請革職。尚不足以蔽辜。惟現當防堵之時。若竟予罷斥治罪。轉得置身事外。烏爾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暫留本任。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署鎮海營參將胡得權。鎮海縣知縣黃維同。均著撤

十六

回。仍留該處聽候差遣。沈巖巡檢徐桂。請救已遲。著即斥革。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實屬可憫。著該部加等議卹。餘均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被喫夷攻破。該撫等現駐鎮海縣防堵。瞭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游奕。距鎮海不過十有餘里。現在鎮海官兵。止有二千餘名。應俟大兵雲集。合謀攻擊等語。著即廷禎。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以期一鼓成擒。

又

諭本日據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被倭夷攻破該撫等現駐鎮海縣防堵。據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游奕。鎮海官兵止有二千餘名。應俟兵集攻擊等語。著伊里布遣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江浙相距較近。浙省僅有警報。該督一面奏聞。一面派兵迅速馳往應援。毋稍延誤。至江浙交界洋面。尤須督飭水師認真防堵。毋令竄入。

丙戌。

諭內閣。此次倭咭喇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現經調兵合剿。不難即時撲滅。因思該夷先經投遞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國。必有漢奸為之代撰。且夷船多隻。闖入內洋。若無漢奸接引。

十七

逆夷豈識路途。以食毛踐土之民。敢於自外生成。為夷匪主謀。嚮導實屬罪不容誅。至沿海弁兵。疏於防範。已非尋常失察可比。若竟勾通接引。尤堪痛恨。著盛京直隸山東江蘇廣東福建各將軍督撫提鎮等。分飭各屬。嚴密查拏。如有內地奸民。潛蹤出入。一經獲案。嚴究有無通夷導逆情事。從重懲辦。其疏防縱奸弁兵。亦著一體嚴拏。加等治罪。務令奸究淨盡。毋任一名漏網。經此次諄諭之後。如各省海口。仍有漢奸出入。別經獲案。不特該管員弁。從嚴究治。定將該將軍督撫提鎮等。一併嚴懲。決不寬貸。慎之慎之。

七月。壬辰。兩廣總督林則徐奏。倭咭喇夷船逗留外洋。臣

等疊飭各將弁。帶領兵勇火船。設法焚剿。於五月初九日。乘夜縱火。燒燬夷船三隻。業經會摺奏。

聞在案。查該夷自貿易斷後。每揚言兵船多隻。即日到粵。臣等不為所動。而仍密為之防。除上年所到之吐噠嘩哈兩船。與近時續到之喇嚕噠吧吐兩船。在外洋游奕情形。先已查明具奏外。茲據澳門文武稟。據引水探報。五月二十二日。望見九州外洋。來有兵船二隻。一條大船。有礮三層。約七八十門。其一較小有礮一層。二十三日。陸續又來兵船七隻。均不甚大。礮位亦祇一層。又先後來有車輪船三隻。以火焰激動機軸。駕駛較捷。此項夷船。前曾到過粵洋。

十八

專為巡風送信。茲與各兵船。或泊九州。或赴磨刀。或赴三角外洋。東停西竄。皆未敢駛近口門。臣等查中路要口。以虎門為最。次即澳門。又次即尖沙背一帶。其餘外海內洋相通之處。雖不可勝數。然多係淺水暗礁。祇足以行內地之船。該夷無船不能飛越。所有虎門各礮臺。先已添建增修。與海面所設兩層排鍊。相為表裏。猶恐各臺舊安礮位。未盡得力。復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礮。及他夷精製之生鐵大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務使利於遠攻。現在該處各礮臺。計有大礮三百餘位。其在船在岸兵勇。隨時分撥。共有三千餘名。至澳門地方。自奏委高廉道易中孚。與

奏留升任之香山協惠昌燿會同防範先後派駐兵勇亦有一千三百餘名又尖沙背一帶新建礮臺兩座業已趕辦完工並設法購辦礮五十六位分別安設其附近山梁駐兵共有八百餘名此外各小口及內河水陸要隘亦皆添兵多名協同防堵聲勢已皆聯絡布置並不張皇現在該夷兵船亦祇飄泊外洋別無動靜即使此後漸圖窺伺而處處皆有準備不致疏虞此時商旅居民極為安謐即他國在澳夷人亦皆貿易如常而臣等密察周防總不容一刻稍懈且隨處偵拏接濟嚴斷漢奸務令盡絕勾通俾其坐困第恐在粵無可乘之隙該處夷船趁此南風盛

十九

發輒由深水外洋揚帆竄越臣等現已飛咨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飭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以冀仰紓

宸念

殊批隨時加意嚴防不可稍懈

癸巳浙江乍浦副都統長喜奏竊照倭逆竄入浙洋歷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來咨該夷致書悖逆並攻陷定海縣城直逼鎮海要口各等情伏思乍浦濱臨大海接近外洋為浙省之門戶勢與鎮海並重隨迭經檄飭署乍浦營參將王國渠整備船械帶領舟師在洋嚴密瞭探一有夷船蹤影即行飛稟一面仍行堵逐並飭傳旗營協領佐領等

官揀選精壯兵八百名妥備槍礮器械分駐西山背礮臺天后宮二處堵禦適於六月二十四日午刻據防海官兵稟報見有夷船一隻在乍浦洋面游奕等語隨即親赴海口西山背天后宮一帶率兵堵禦不意該夷匪竟敢肆其猖獗直逼天后宮海口汛等即令施放槍礮堵逐乃夷匪毫不畏懼竟敢抵敵自未至酉互相轟擊滿綠各兵內被礮擊斃帶傷者十餘名迨至戌刻該夷船稍停轟擊將船畧為駛遠等語仍駐劄西山背礮臺督飭滿綠官兵堵禦驅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長喜由驛馳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雖祇一隻難保不陸續而至現已諭

二十

知奇明保遵派弁兵星夜策應仍著該副都統督飭滿洲綠營官兵在海口悉力防堵相機籌辦所有此次傷斃各兵著即查明具奏

又

諭本日據長喜馳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該副都統率兵堵禦互相轟擊滿洲綠營各兵傷斃十餘名逆船畧為駛遠等語現在夷船雖祇一隻難保不陸續而至乍浦兵力單少亟須撥兵赴援惟現在杭州省城不可無大員彈壓著奇明保遵委將弁選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應相機堵逐毋稍延誤

杭州將軍奇明保副都統恆興奏竊照倭逆叻夷船竄入

浙洋撫臣烏爾恭額於六月初八日由省馳赴甯波查辦。伏思杭州駐防滿營雖非水師不能不豫籌以期有備。隨即會同李恆興密派滿營精壯官兵五百餘員名飭令協領等官備齊軍裝器械聽候調用。並經李奇明保飛咨乍浦副都統長喜督率水師參將暨該處文武地方官整理船械加派官兵防守仍須遠為瞭探一有夷船到口務即實力截逐出境並一面飛報李查奪在案。十一日接准撫臣移知文內先後接據提臣祝廷彪咨函以定海洋面大小夷船二十餘隻並有夷書情詞悖逆。鎮臣張朝發接戰未能取勝夷匪上岸圍攻縣城等因。十七日又准撫臣移

二十一

知定海城已失陷現在嚴守鎮海口門提臣業經調撥附近鎮協水師兵各數百名兵力一經厚集撫臣提臣等自必會合熟籌即可痛加勦逐。因思杭州省城東面清泰等門近臨錢塘江岸江水南來北流至銀山門之東北轉而向東由鳳凰山麓子門下注於海兩岸漲沙時埒時長平日止通小船遇有潮汛微大船隻亦可乘潮而入該夷匪既有大小船隻攻破定海其麓子門通江水路尤屬緊要業經李等商同藩臬兩司派出文武要員往查得水面較窄槍礮易施之潮神廟地方及咽喉要路可以屯兵數百名公同議定安設滿兵二百名綠營兵二百名專派協佐

千把等官分撥管帶應用槍礮一切利器各令多為妥備。日夜防堵一面飛札潮神廟以東之海甯州知州遠為瞭探得有夷船信息星夜飛稟仍加派滿營幹兵一體遠探以便準備。該州屬境並有巡道撥添防汛弁兵三百餘名於鳳凰山暨州城一帶扼要處所協同本汛防守。李等仍於城上添設帳房堆撥派兵巡防其十城門亦一律增加官兵軍械均令嚴加稽查。李等不時督率協領等官分頭查察仍另撥烏槍前鋒兵三百名齊集公所聽候備有夷船確信即便帶往潮神廟一帶策應。

二十二

既在甯波游奕又到定海攻陷城池顯有漢奸勾串是查拏漢奸最關緊要已經李等嚴飭各城門值班官兵並面囑杭州府知府多派差役分頭稽查遇有形跡可疑語音各別之人即行盤獲。撫臣烏爾恭額亦於行次飛札沿海各府州縣一體查拏一經就獲研訊得實即行重治其罪。並可得知賊情豫為準備。

諭軍機大臣等奇明保等奏豫籌防堵情形一摺據奏杭州麓子門為通江水路尤屬緊要該將軍等於水面較窄槍礮易施之潮神廟地方屯兵防守等語覽奏已悉。夷匪沿海滋擾所恃船身堅大槍礮便利我兵水戰驟難制勝不若誘之登陸可期聚

而職辦。但非確有成算。斷不可輕舉妄動。著該將軍等悉心商酌。妥密調度。總須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有夷船消息。審機度勢。妥為籌辦。又片奏。檢查漢奸等語。前已有旨。通諭沿海將軍督撫等。嚴拏究辦。著該將軍等恪遵前旨。密速查拏。本日又據長喜馳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該副都統率兵堵禦。互相轟擊。傷斃兵丁十餘名等語。該處夷船。現在雖祇一隻。難保不陸續而至。乍浦兵力較單。亟須撥兵赴援。該將軍現在省城防守。不可輕動。著即遵委將弁。選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應。相機堵逐。毋稍延誤。

甲午。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啖咭喇來粵兵

二十三

船。除上年所到之吐啞嘩喻兩船。及本年續到啞嘩喻吧吐兩船。先經隨時奏報。嗣於五月二十三等日。又到大小兵船九隻。車輪船三隻。游奕外洋。東停西竄。臣等示以鎮靜。而仍嚴密周防。於水陸各要隘。加嚴添兵。處處準備。並嚴拏接濟。杜絕勾通。復將籌辦情形。於五月二十五日。附片奏

聞在案。茲查近日該啖夷。又先後到有大小兵船十隻。車輪船二隻。仍止散泊外洋。別無動靜。惟揚言不先尋釁。諒欲懈我軍心。旋於海灘上插一木牌。寫有漢字說帖。妄稱內地船隻。不准出入粵省門口。俟啖國通商。再行無阻。又稱魚艇

日間出入。不為攔截。各邑鄉里商船。可赴啖國泊船之處。貿易等語。查啖夷中有嗎哩噠。能書漢字。上年一切夷票。皆出伊手。此次說帖。諒即該夷人所寫。揣其鬼蜮伎倆。一則希圖挾制通商。一則招引奸徒興販。與其所稱不先尋釁之言。又大相刺謬。當經函囑提臣。關天培。如果該啖夷膽敢攔阻行舟。即當示以兵威。又查該夷說帖內。有國王命伊前往中國海境。據實奏明之語。而先來之啞吧吐一船。及後到之啞嘩喻等船八隻。車輪船三隻。又據引水稟報。於五月底及六月初間。先後駛出老萬山東向揚帆而去。瞭望無蹤。飭據洋商伍紹榮等。轉呈咪喇啞夷稟。譯出漢字。內稱。聽說啖夷兵船。係赴浙江江蘇。又有人說往天津等情。臣等復查夷情詭譎。凡事矯飾虛張。固難憑準。而現值南風盛發。外洋茫無界限。亦無從遏止前行。如其駛至浙江舟山。或江蘇上海等處。該二省已疊接粵省咨文。自皆有備。不致疏虞。若其徑達天津。求通貿易。諒必以為該國久受

二十四

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斷其互市。指為臣等私自擅行。儻所陳尚係恭順之詞。可否仰懇天恩。仍優以懷柔之禮。

救下直隸督臣。查照嘉慶二十一年間。啖國官囉叫呵啖吐噠等。

自北道回成案。將其遞詞人。由內河逐站護送至粵。藉可散其牙爪。較易就我範圍。儻所遞之詞。有涉臣等之處。惟求

欽派大臣。來粵查辦。俾知

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誠。不敢再有藉口。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噴夷船隻。散泊外洋。於海灘插立木牌。寫有漢字說帖。並查有船隻揚帆。東向。傳係駛赴浙江。江蘇等省。亦經妥為防範。其天津海口。另有旨諭。令琦善相機妥辦。兵粵省海口。最關緊要。該夷說詐百出。尤當加意防範。著

二十五

林則徐嚴密周防。於水陸各要隘。處處準備。並嚴禁漢奸。毋使勾通接濟。該督等仍當示以鎮靜。不事張皇。是為至要。

又

諭寄諭直隸總督琦善。本日據林則徐等奏。粵海噴夷兵船。傳言有往天津之說。如係懇求貿易。懇恩優禮等語。天津通海各口。前據該督具奏。嚴密防範。果有夷船駛入。自可有備無虞。惟夷船巨測。詭計多端。儻駛至天津。求通貿易。如果情詞恭順。該督當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從無辦過成案。此處不准通夷。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儻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勦辦。

杭州將軍奇明保奏。竊照浙江甯波府洋面。既有大小夷船。在彼游奕。定海縣又被夷匪攻破。等先後接准撫臣烏爾恭額行知。當經商同副都統恆興。選派精壯官兵五百餘員名。整齊軍械。以備調用。並以杭州省城東面。近臨錢塘江岸。其東北之覽子門海口。有通江水路。夷匪既有大小船隻。難保不乘潮竄入。復經等就近商同藩臬兩司。於入口要路潮神廟地方。安設滿營官兵二百餘員名。綠營官兵二百餘員名。多備槍礮利器。日夜防堵。仍於城上加添帳房堆撥。各城門一律多派官兵。各帶器械。加意防守。並節次飛咨乍浦副都統長喜。加意捍禦。各情形。曾於六

二十六

月十九日。會同副都統恆興。合詞奏報。後於六月二十六日子刻。忽接副都統長喜飛咨。望見夷船一隻。在該處洋面游奕。等飛覆嚴加堵禦。一面派委協領等馳往查看。本日申刻。又接長喜飛報。因今於破堵。遂乃被夷匪用礮擊傷滿營綠營兵丁。現因乍浦兵力單少。行文等暨鄰境各督撫。撥兵赴援。業已由驛馳奏。等因前來。查等前同恆興所派官兵五百餘員名。內除屯紮潮神廟官兵二百餘員名。並城內選備策應官兵三百餘員名。城上原設堆撥。加添帳房堆撥。十城門加增值班官兵。及滿城各門看守一切倉庫。共用官兵已不下一千一百餘員名。是內而守城。

外而堵匪。在在均關緊要。今萬不得已。選派官兵二百餘員名。委令協領等管帶。隨同率前往。會同長喜設法勒辦。擊伏思該夷匪既敢攻陷定海城池。復敢竄入乍浦。用礮攻擊。情堪髮指。現雖賊船僅來一隻。難保不仍有踵至者。若非厚集官兵。痛加勦除。將何以振天威而快人心。可否就近調撥閩省水師官兵礮船。以備內外夾攻之處。恭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奇明保由驛馳奏乍浦海口有夷匪船隻。現經帶兵馳往查辦。一摺。據稱選派官兵二百餘員名。令協領等

二十七

管帶。隨同前往乍浦。會同長喜設法勒辦等語。昨已有旨。令該將軍在省城防守。遵委弁兵馳赴乍浦海口。接應堵逐。此次防守乍浦。即派恆興帶兵。會同長喜妥辦。該將軍仍遵前旨。一面知會恆興前赴乍浦。一面回至省城。妥為防禦。其所稱就近調撥閩省官兵。以備夾攻之處。前已降旨諭令福建提督余步雲酌帶弁兵。馳赴浙省會剿。並諭令鄧廷楨派兵前往矣。至烏爾恭額。祝廷彪防禦鎮海。自六月十三日發報以後。迄今並未續奏。著奇明保探聽鎮海現在情形。據實由驛馳奏。以慰廑注。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於六月初九日。接據興泉永道劉耀椿稟報。初四日。有夷船一隻。駛至廈門。初五日。開放杉

板。口稱求和。我兵不令上岸。開槍向擊。夷人即將杉板駛回。聞礮抗拒。該道與水師提鎮趕回廈門等情。臣聞報後。即定於十一日出省。親往督辦。兼程前進。途次先據廈門文武馳報。該夷船於初五日。駛近廈港。維時提鎮道員尚未趕到。經該文武等併力攻拒。夷船即日逃竄。我兵亦有傷亡等語。臣恐該員等諱飾誇張。當飛飭該道劉耀椿確切查明具稟去後。臣一面仍行前進。於十三日行抵興化府。接據劉耀椿稟稱。該道與水師提鎮。於初七八等日。先後馳回廈門。查得六月初四日。有啖夷兵船一隻。由清嶼洋關入嶼仔尾海面。經署廈門同知蔡觀龍護水師提標中軍參將事守備陳勝元同往查看。該船懸挂白旗。並無動靜。該員等一面稟請提督暨該道回廈。一面安設兵勇礮械。豫備攻擊。該管同安縣胡國榮亦聞信趕到。初五日辰刻。夷船開放杉板一隻。內載三十餘人。衝過對岸。船頭一人。口操官音。稱欲求和。語多狂悖。該文武等併力斥阻。不許上岸。該兵船換挂紅旗。聲言開礮。當有署水師中營守備陳光福。施放一箭。射中能作官音夷人。仰跌船內。兵丁連放鳥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該兵船復放杉板一隻。內載十餘人。前來幫護。直撲礮臺。經護參將陳勝元手執長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槍礮聯絡。中

二十八

傷夷人多寡不能籍記。各該杉板船始行駛傍大船轉帆竄逸。經兵勇等搶獲夷燈一具。打馬油一桶。油浸麻紙一袋。當接仗時。夷船亦礮火不絕。其勢甚猛。自辰至未。相持已逾三時。查點弁兵。被礮擊斃九名。受有微傷者十四名。礮臺兵房擊破數處。濱海民房亦間有震損。此初五日攻擊夷船之實在情形也。該道正在查勘間。適據署水師提標守備魯思仁在海面撈獲夷屍一具。當飭同安縣驗得該屍白面鬚髮。身穿白小呢單衫。白洋布單褲。左額角咽喉右腋肌共有槍子傷六處。俱焦黑深透。該道當飭將屍身剖碎。拋擲海中。割取首級。解候親驗等情。並據將夷人

二十九

首級解送前來。適臣於十五日馳抵泉州。即經親驗無異。伏思賣煙夷船多在晉江縣屬之永凝深滬。惠安縣屬之下垵。擱窟等洋遊奕。向不前至廈門。此次忽有夷船駛近廈港。蓋因水師提鎮大幫師船及陸路文武各員。全力注射永凝等處。是以乘機駛往。藉以牽制我師。奸計瞭然。必有狡譎漢奸。為之區畫。至於求和之說。尤屬荒唐。閩洋非夷人通商之區。既無可和。封港乃粵東奉旨之事。更不許和。乃該夷人夷服華言。船頭鵝立。先之以甘語。繼之以慢詞。非久習夷教之漢奸。即常住中華之番鬼。教猱升木。實為渠魁。茲被署守備陳光福發矢中傷。洞貫畢命。

實足以彰

國憲而快人心。至海面所獲夷屍。觀其衣著形模。亦係體面夷人。經該道當場割。懸首礮臺。共見共聞。亦足稍資警動。惟念廈門一島。久不言兵。忽有番船駛來。兼之提督道員俱已因公在外。兩軍驟接。電掣雷轟。一時風鶴之警。情狀可想。此又臣痛定思痛。亟應綢繆。以弭後患者也。現在提督陳階平業已回廈。經臣咨會該提督。將所帶師船分為兩幫。以十隻留守廈門。在於港口堵禦。並經興泉永道劉權椿飭令廈門同知添雇民船五隻。交營配駕。協力巡防。其岸上亦就近檄調同安營參將魏廷寅帶兵二百名。

三十

前赴廈門。會同水師弁兵。建築礮墩。加意防守。其餘師船十隻。仍交金門鎮總兵黃振彪管帶。駛赴永凝深滬洋面。照舊駐紮。以備攻擊夷艦。查緝漢奸。庶廈門不至空虛。而於查辦鴉片喫緊之時。亦不至為所牽制。臣即暫駐泉郡。相度機宜。督飭辦理。至初五日。在事人員。文員則廈門同知蔡觀龍。卸署廈門同知顧教忠。署同安縣知縣胡國榮。石滬巡檢金光耀。武員則護水師提標中營參將海壇鎮標右營守備陳勝元。署水師提標中營守備右營千總陳光福。會督各營備弁林建猷。魯思仁。何有時間海關委員興貴等。謹臚列以

閩。殊批所辦好。

論內閣。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一摺。此次噴夷兵船駛近廈港。稱欲求和。經該文武阻斥。不許上岸。該逆夷膽敢換旗開礮。直撲礮臺。船頭一人。夷服華言。甘語慢詞。經署水師中營守備陳光福放箭射中。洞胸斃命。兵丁連放鳥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護參將陳勝元執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槍礮聯絡。中傷夷人甚多。所辦甚好。所有在事出力各員。署廈門同知蔡觀龍。卸署廈門同知顧教忠。署同安縣知縣胡國榮。石尋巡檢金光耀。俱著交部從優議敘。護水師提標中軍參將海

三十一

壇鎮標右營守備陳勝元。著以都司儘先升用。先換頂戴。署水師提標中營守備石營千總陳光福。著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戴。俱著加恩賞戴花翎。會同攻擊之備弁林建猷。魯思仁。何有時。閩海關委員興貴。俱著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傷亡兵丁。照例咨部議卹。

乙未。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浙江提督祝廷彪。奏。竊臣等前因噴逆攻陷定海。直逼鎮海要口。當將力籌堵禦。緣由於六月十三日。會摺馳奏在案。且等連日籌備。已將沈船口門各事宜次第辦竣。前調各兵約到一半。派在招寶等山。及縣城內外緊要各處。嚴列隊伍。軍容甚壯。噴逆船隻畏

威退走。潛往象山石浦。以及鎮海內外洋面遊奕。旋生詭計。在洋忽將郵縣商船扣住。勒令商人投遞。其國偽相書。函欲求轉達廷。臣。願請通商。臣等知其居心叵測。即將原書擲還。加意防範。此近日鎮口情形也。伏思要口既固。必當議戰。然須探其底裏。計出萬全。乃能一鼓勦除。立時克復。臣等素知前升定海鎮丁憂總兵葛雲飛。籍隸山陰。由浙江水師將領。洵升在洋最久。無不熟悉。當即專函邀其赴鎮。與議攻守之策。該鎮臣葛雲飛精明曉暢。所論悉合機宜。實可相助為理。一面臺遣兵目。暗赴定海。到處探視。據報噴逆續添兵船七隻。連前共有三十八隻。其兵計有

三十二

七八千人。船在洋面。及近城處所。或散或聚。其人或在縣城。或在要隘。羅列礮位。防備極密。細度情形。逆噴之兵勢。已分我兵亦須水陸夾攻。始能得手。臣等悉心籌畫。噴逆依城為穴。已用重兵把守。我兵由海登陸。攻城殺賊。克復後。即當駐城防堵。作為內應。此一路必得勁兵五千。方敷調遣。又恐在城噴逆。逃走入船。連幫夾攻。擾及沿海地方。不可不防。現在最要之鎮口。兵威雖重。其瀕海一帶。以及逼近定海之穿山象山石浦。並近省之乍浦。兵力尚單。必須配兵四千名。添入城汛隘口。嚴行防守。此外海濱各州縣口岸甚多。應飭令地方文武。選帶兵役。雇募鄉勇。協同

守望統計陸路戰守各兵需用九千。臣等前已奏調提標
撫標暨各營兵丁共計四千七百名。尚缺四千三百名。即
在撫標衢州處州鎮標嘉興湖州紹興台州金華嚴州協
標並溫標鎮海甯海太湖楓嶺各營內隨時調撥酌量分
派。至於水路尤關緊要。噴逆素習水戰。其船隻礮火迥非
內地可比。張朝發一戰而北。實由輕敵。此番進攻。全仗水
師衝鋒破陣。寡援必怯。小挫尤撓。斷須力敵。勢均大隊轉
戰。方使匪膽破落。士氣奮揚。現查提標水師額定無幾。即
黃巖溫州兩鎮所轄多屬海疆。亦難盡撥。此中精銳約可
挑選三千。實已無可再調。竊恐眾寡不敵。難以決勝。伏查
各省水師。廣東最強。福建亦勇。且閩屢與噴逆接戰。獲有
勝仗。為噴逆所震懾。若得閩廣水軍會剿。既壯我軍。又奪
其氣。即可制彼死命。在閩浙連圻。尚屬同舟共濟。是以臣
等前次請調閩師以為策應。惟廣東為中外洋面門戶。又
未知近事若何。本非臣等所敢妄參。但輟轉思維。此舉實
關
國家大局。不敢不鄭重詳慎。故不得不冒昧陳請。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飭下兩廣督臣林則徐。閩浙督臣鄧廷楨。各發舟師二
千。選派大員統帶。星飛來浙。會同浙省各鎮。併力痛剿。以
期蕩平。不勝急切待

三十三

命之至。

烏爾恭額又奏。再查勒辦噴逆所需糧餉軍火。併戰守應
用器物。均須豫為籌備。專委幹員經理。方無貽誤。臣察覈
情形。設局應分三處。杭州省城及甯波府城。各設軍需局
一處。鎮海城內。設立糧臺一處。飭委道府同通知縣佐雜
等員。分司收支糧餉軍火。及置辦器械各事宜。以專責成。
現調衢州府知府湯俊。前赴甯波。辦理局務。所遺府篆。因
一時乏員。委署已飭金衢嚴道德興。暫行兼攝。臣又先後
飭司提解藩庫銀十萬五千兩。撥造火藥十萬斤。同槍礮
彈子。解局應用。並飭慈谿等縣。碾動倉穀。就近解米五千
石。赴鎮。以供兵糈。如有不敷。另籌接濟。一面飭司查明現
調各官軍。例有應借銀兩。作速按數給發。催令起程。不得
延緩。
諭軍機大臣等。烏爾恭額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並經理軍需
各一摺。覽奏均悉。該撫自六月十三日奏報之後。朕心方深慶
念。乃相距已及半月。軍務緊要。不得消息。且此項摺件。仍照常
由驛馳遞。實屬不曉事體。糊塗已極。所稱該夷依城為穴。重兵
把守。自應俟其勢窮力竭。再出奇兵制勝。切不可輕舉妄動。致
有疏虞。惟當相度機宜。分飭本省將弁。各守要隘。毋令竄入。前
經飭令余步雲帶兵赴浙。本日復降旨。令鄧廷楨前來勒辦。計

三十四

該督等先後可到。該撫等此時惟有嚴密防範。該夷僅有近岸相逼之事。即著併力擊退。不可入洋窮追。誤中詭計。所請檄調閩廣水師。著毋庸議。丁憂總兵葛雲飛。熟悉洋面情形。即著協同出力。一切軍火器械。迅即飭員趕緊籌備。俟鄧廷楨等到浙後。即須應用。其糧餉火藥。最關緊要。必應加意慎重。著即因積甯波府城。由彼陸續轉運。以資接濟。毋得貽誤。

丙申

諭內閣。烏爾恭額以封疆大吏。遇有倭夷滋擾。事前既無準備。臨事不合機宜。且自該撫奏報後。朕心方深慮注。乃相距已及半月。摺件仍照常由驛馳遞。實屬督率無能。糊塗不曉事體。著即革職。仍令隨營效力贖罪。浙江巡撫著劉韻珂補授。劉韻珂接奉此旨。即著馳驛迅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其未到任以前。著鄧廷楨兼署。

三十五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先於六月十五日。接據詔安營遊擊李飛錦稟稱。五月二十九日。有倭夷火輪船一隻。由南澳外洋。駛向東北而去。並鈔錄廣東澳門文武稟稿。內稱五月十七日。據西洋夷目。遣番通向該處文武稟稱。倭夷有兵船四十隻。於四月十九日。自新奇坡開行來粵。約一二日可到。大兵頭所駕兵船。約遲數日。始為開行等語。臣當以倭夷兵船。如果有四十隻之多。其意甚為桀驁。雖

據稱來至粵東。而現當南風司令之時。竊恐其分赴閩浙各洋滋擾。且廈門已有倭兵船一隻前來窺伺。是西洋夷目所稟。信而有徵。當即嚴飭閩省各鎮協營。加意防範。並飛咨浙江提標。一體巡防去後。茲於六月二十日辰刻。連接浙江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稟報。六月初二日。有倭夷火輪船二隻。大小兵船二十四隻。在於鎮轄之南韭山東西柱外洋行駛。經該鎮統帶兵船配足礮火。出洋防堵。初三日。南風盛發。該夷船駕駛如飛。至旗頭洋面。分作兩幫。一幫竄入定港。一幫由貓港橫水洋向西行駛。恐其竄入鎮關。該鎮因定海孤懸海外。恐有疏虞。祇得駛回定港。嚴守礮臺港口。至西行一幫。勢難兼顧。就近函商提督。派兵防範鎮海。並請飛調黃巖温州兩鎮督帶兵船。飛駛前來會同堵逐等情。同日並接據浙江提標。臣祝廷彪。致前來伏查定海一鎮。孤懸海外。距鎮海口門二百餘里。此時突有兵船駛至。自應厚集兵力。以資聲援。其分去一幫。非近赴甯波。即遠窺乍浦。當即飛咨提臣。親赴鎮海。相機調度。一面飛調黃巖温州兩鎮統率本轄舟師。前赴定海。協同張朝發防守堵逐。伏念倭夷此次越趨浙洋。其心尤為叵測。且來船四十隻。除浙洋二十四隻外。尚有十餘隻。未知下落。是否停泊粵洋。抑係分赴沿海各省。應請

三十六

旨飭下奉天直隸山東江南廣東等省督撫一體防範至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臺灣為最而臺灣尤為該夷欲羨之地不可不大為之防臣前聞粵中探報既已飛飭臺灣鎮道及澎湖等協營准備周防嚴守口岸勿使稍有疏虞其廈門一島連日會同水陸提臣並興泉永道督飭廳營添備礮火加意周防以杜其復來滋擾

鄧廷楨又奏查喫夷兵船行駛迅速此時雖在浙洋遊奕轉盼即可駛回閩洋水師提臣陳階平因左腿跌傷經臣代為奏請開缺調理雖尚力疾從公而精力究難周到設遇烽火之警實有叢脞之虞查江南提督陳化成久任水師閩洋尤為熟習當此夷務喫緊之際可否懇懇天恩將陳化成調回閩省以資熟手至江南僅吳淞一口較為扼要聞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素稱能手自可照料周到無慮乏人

鄧廷楨又奏再臣查辦海口事宜需用孔亟閩省藩庫無款可籌自二月間到任以來會同撫臣札飭興泉永道劉糧椿汀漳龍道李昭美專辦海口事件查有泉州庫存備公銀一萬兩漳州府庫存備公銀五千兩交與該道等作為添設防兵招募水勇一切口糧賞卹之費迄今數月陸續支用雖多方節省而支絀時形現已將次告匱六月初

三十七

四五等日有喫夷兵船闖入廈港經在事文武等攻擊遠遁而夷情狡詐難保不去而復來茲又有夷船聯駛入浙洋之事議攻議守為日方長所有各項經費若不寬為籌備竊慮臨事周章致滋掣肘

國家經費有常又不敢冒昧陳請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在於臣等暨閩省司道以下州縣以上額支養廉內賞借銀十萬兩先由藩庫存貯報撥款內動用事竣分年扣還歸款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浙江定海縣被逆夷滋擾當降旨著余步雲酌帶兵弁星馳會剿又著鄧廷楨選派大員帶領舟師赴浙以期一鼓殲擒該督等接奉後自己遵旨辦理矣茲據奏夷船聯船赴浙並防守廈門臺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逆夷占據定海依城固守烏爾恭額雖調兵防禦恐不足以勝重任著鄧廷楨接奉此旨即攜帶印信馳赴鎮海籌辦堵剿事宜浙江巡撫印務即著鄧廷楨兼署並著該督於到浙後即行宣旨將烏爾恭額革職仍令隨營效力贖罪至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臺灣為最廈門一島據奏已會同該提督並興泉永道督飭廳營添備礮火加意周防自可無虞疏失其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至另片奏籌備經費銀十

三十八

萬兩著准其在藩庫動支。將來作正開銷。現在江蘇海口緊要。所請將陳化成調回閩省之處。著毋庸議。烏爾恭額原奏。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丁酉

諭內閣。伊里布著頒給欵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

又

諭。劉韻珂已放浙江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改派宋其沅護理。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於六月二十日。連接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稟報。喫夷兵船二十四隻。隨帶火輪船二隻。於初三日分幫。一幫駛入定港。一幫由貓港西行。恐其竄入鎮關。該鎮駛回定海。嚴守港口等情。當經臣將調撥黃巖溫州兩鎮舟師。前往協防緣由。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二

十三日。准浙江撫臣咨稱。初九日在於會稽舟次。接准提臣祝廷彪先後咨函。閩初七日午刻。鎮臣張朝發在船接戰。未能取勝。夷人圍攻城池。鎮臣進城保守。該撫業已由驛奏報等語。同日並接提臣咨同前由。臣查撫臣提臣來咨。均係敘述初七日事。以後情形。尚未知悉。且距今半月之久。定海城池。能否保守。逼近鎮海之蛟門。曾否接仗。均不可知。實深焦灼。現在撫臣早已行抵鎮海。與提臣會同商辦。所謂水陸官兵。統計不下四千三百名。其提標水陸兵丁。尚可就近續調。已不為少。惟帶兵必須久慣行陣之員。方能克敵制勝。查有衢州鎮總兵郭宏升。久歷戎行。打

仗奮勇。臣現已由八百里檄調該鎮前赴鎮海。隨同提臣相機進剿。臣職任兩省。自應馳往督辦。惟閩洋界在廣東浙江之間。粵洋現有夷人兵船停泊。既可乘風北來。浙洋夷船二十餘隻。除定港一幫外。尚有向西一幫。未知下落。又恐其轉帆南下。是閩實為往來要道。腹背受敵之區。且前次廈門驚擾。已露端倪。雖經攻擊而去。難保其不再來。而晉江之水凝深滬外洋。現尚間有夷船遊奕。巡邏防守。尤不敢不格外戒嚴。臣若遽行前赴浙江。道途遼遠。萬一臣行未抵浙境。而夷船又至閩洋。轉恐首尾不能相應。臣與提臣余步雲再四熟商。實無兩全之策。中心牽望。拙若懸旌。現將漳泉議攻議守事宜。日與提臣暨道府州縣通盤籌畫。百計防維。容俟隨時察看。如浙省辦理得手。臣即專辦福建。若浙省稍有棘手。閩洋亦無夷船消息。臣即將閩洋事務。交與撫臣吳文鎔暨水陸提臣督率文武。照常籌辦。一面星夜馳往浙江。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飭令鄧廷楨余步雲。先後馳赴浙江。勦辦逆夷。本日據鄧廷楨奏。定海被圍情形。並福建廈門。尚須嚴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該督此時諒已得信。接奉諭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閩省海口。岌岌均關緊要。余步雲接奉前旨。諒已帶兵赴浙。陳階平又復賞假醫治。若鄧廷楨再離閩省。恐不

足以資彈壓。本日已降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令伊里布赴浙。勦辦浙江巡撫。派宋其沅護理。鄧廷楨著毋庸前往。如已起身。仍即折回。務當督率將弁。認真防堵。毋令逆夷竄入閩境。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韓琥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毋稍疏縱。

又

諭浙江定海縣逆夷滋事。烏爾恭額辦理不善。已降旨革職。令隨營效力。復因閩省亦當喫緊。鄧廷楨未便遠離。本日明降諭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該督接奉此旨。即將總督暨政關防。著裕謙兼署。該督即行馳赴甯波。察看情形。再定進剿。江蘇省將備如有得力者。准其帶往差遣。現在烏爾恭額所調本省兵。諒已齊集。並節次降旨。令余步雲帶兵赴浙。暨鄧廷楨酌派水師會剿。諒亦先後可到。伊里布厚集兵力。相度機宜。務須好謀而成。以副朕望。

又

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韓琥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總兵張朝發。與彼同鄉素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現已著鄧廷楨派員查拏務獲。解至浙江

訊究。著伊里布於提訊張朝發時一併嚴訊確供。據實具奏。

己亥。杭州將軍奇明保。乍浦副都統長喜。奏竊照乍浦洋面。因來夷船一隻。於六月二十六日。子刻。申刻。先後接准。茅長喜飛報。以夷船逼近礮臺。互相開礮。致傷我兵。乍浦兵力單少。行文茅奇明保。暨鄰境督撫。撥兵赴援。等因。茅即由杭州備防兵內。選撥二百名。令協領等官管帶前往。於二十七日拜摺後。隨亦星夜登舟。行抵嘉興府地方。得有該夷船於二十五日。已經駛回之信。三十日。趕至乍浦。齊集官兵。次日黎明上岸。接晤茅長喜。暨杭嘉湖道宋國經。問悉一切情形。知是日賊船漸近。我礮亦甚得力。將

四

賊擊退出洋。差探無蹤。茅等隨即同至西山背礮臺。及天后宮海汛一帶。銜要處所。逐加履勘。後籌議戰守。以期據有成算。免至臨時周章。因知匪船進退。均賴風潮。斷不敢片刻停留。恐致阻淺。所恃者賊船便捷。礮能及遠。其能事止於如此。惟是乍浦海面遼闊。米旗門東南。一望汪洋。現今兵力。雖一時不能厚集。總宜設法堵禦。以固人心。看得礮臺並天后宮一帶海汛。扼要地方。現經該巡道宋國經。設有夾雜棉絮泥土麻袋。宛如城頭垛牆。茅等令其加高培厚。既可以抵當賊礮。牆堆左右。並可安設礮位。而烏槍兵丁。又可藉以藏身。待其船隻較近。槍礮齊發。雖不能立

時全行勦滅。亦使賊夷破膽。此時礮臺暨各海汛要地。已經茅長喜。分設滿營官兵。八百餘員名。綠營水師官兵。四百七十餘員名。茅奇明保。帶來杭州滿營官兵二百餘員名。均派令協領佐領守備千把等官。分頭管帶。其嘉興協署副將費宗基。今亦奉調至乍。率領防汛官兵二百四十餘員名。通共實有滿漢官兵一千七百餘員名。外有該巡道。督飭署嘉興府知府。並海防同知平湖縣知縣團練鄉勇。共計一千五百名。責成佐雜等官帶領。即使賊夷膽敢復來。以現在兵勢。而論雖接戰不足。而防堵有餘矣。

五

覽奏均悉。據奏該處礮臺海汛。現已加高培厚。安設槍礮。共計官兵一千七百餘員名。鄉勇一千五百名。即有匪船續至。足資防堵等語。所辦尚屬周妥。前有旨令奇明保回省防禦。一面知會恆興。前赴乍浦。計此時均已接奉遵旨辦理矣。現在匪船雖退。守禦仍宜嚴固。奇明保著仍遵前旨。折回杭州省城。恆興著暫駐乍浦。會同長喜妥為防守。儻有夷船續至。我兵備禦已嚴。祇須協力堵禦。俟其舍舟登陸。方可奮擊痛勦。將此諭知奇明保。並恆興。長喜知之。

庚子。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前因啖咕喇逆夷占據定海縣城。奉

旨敕令先事豫籌。當經臣將飭防情形。附片奏明在案。一面復分檄文武委員。將漁船逐一編號。以便糾稽。斷其勾引。並飭將各海口。除天津甯河二處較大外。其餘小口。凡有可堵塞者。盡釘暗椿堵塞。即實係向有漁商小船。在本境往來通市。未便遽斷貿易者。亦令其紆迴釘椿。祇留一船出入之路。俾易防閑。又因烏槍一項。火攻尚近。其餘各械。更不及火器之威猛得力。天津雖曾遺有從前水師營礮位。惟係存貯多年。不堪應用。當即專弁前赴宣化鎮標。札調大礮運送天津存備。然此皆不過為備豫不虞之計。昨於本月初七日。續准

廷寄欽奉

上諭據林則徐等奏。喚夷兵船。傳言有往天津之說。如係懇求貿易。懇恩優禮等語。夷情叵測。詭計多端。儻駛至天津。求通貿易。如果情詞恭順。該督當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從無辦過成案。此處不准通夷。斷不能據情代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儻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勦辦等因。欽此。伏查喚夷說詐百出。如專為求通貿易。該逆夷豈不知聖人天下一家。祇須在粵懇商。何必遠來天津。如欲顧懇恩施。何以膽敢在浙江占據城池。是其顯懷異志。明有漢奸引導。不可不嚴兵戒備。臣現已行抵天津。距海口尚有一百餘

六

七

里。即日馳赴海口。親督籌備。惟天津存兵。共止八百餘名。除看守倉庫監獄城池。暨各項差使外。約止六百餘名。其餘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營。葛沽止額設兵一百餘名。餘二營均止數十名不等。兵力較單。況現值空重漕船往來絡繹。防範稽查。在在需人。既未便將各兵撥赴海口。且海洋風信靡定。夷蹤遲速。殊難逆料。臣故不揣冒昧。已豫調督標兵一千名。正定鎮標兵八百名。河間協兵二百名。候到齊後。均令駐紮海口。於堵絕該夷上岸。較為得力。且免臨時調撥遲緩之慮。至該夷如果前來。自必徑至天津。然此外尚有附近天津之甯河縣北塘海口。臣前調到張家口協副將石生丞。並添派務關路參將郝永泰。東路同知何耿繩等。前往駐劄會辦。令其督飭兵丁民壯。與村民之勇敢者。一體操演防堵。並飭將應用器械銅帳等項。先行密運赴北塘海口存貯。其兵丁亦先行撥定。俾得一呼即至。且使各該民。祇須單身前往。行走便捷。可期迅速。至永平府並豐潤縣等處海口。臣已諄飭委員清河道朱士林。開州協副將向榮。山水協副將興泰。亦照臨河籌備之法。一體妥辦。

硃批所辦尚屬周密。嚴密防範。切不可令其逞欲。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奏。馳赴天津海口。親督籌備。並豫調兵丁

駐集防堵其甯河等處海口亦一體防禦等語所辦尚屬周妥
著該督督飭所屬嚴密防範臨時仍相機辦理如該夷船駛至
海口果無禁警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砲僅有投遞稟帖情事
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夷兵船駛入浙洋定海被圍
危急業經臣將先後接准浙江撫臣提臣咨會調撥黃巖
温州兩鎮舟師並調衢州鎮總兵郭宏升前往協勦情形
兩次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二十七日接浙江提臣祝
廷彪咨六月初八日准定海鎮總兵張朝發咨稱初七日
卯刻該夷船先後開砲轟擊該鎮揮令兵船齊放槍砲併

力堵禦至午後該鎮被夷船彈子擊斷腿骨兵船均被
擊沈該鎮帶傷同各官兵攀扶板片陸續覓水上岸傷斃
官兵一時不能查點該鎮已退入城內督率文武官弁保
固城池但夷船勢大恐難抵禦懇請統帶大兵速來救援
等語張朝發旋即帶傷來至鎮海並聞定海城池已失等
情飛咨前來臣聞之不勝忿激查張朝發既因臨陣受傷
退入城內何以旋至鎮海其城池如何失陷此外知縣暨
文武員弁現在何處均未逐細指明五中更深焦灼查閩
洋各口門經臣會同水陸提督飭道府連日趕緊布置
添兵防守修築砲臺砲墩安設砲位均已稍有頭緒刻下

閩洋亦並無夷船消息且自應先其所急馳往浙江會督
勦辦以其迅殲先逆至定海城池如何失陷該鎮張朝發
如何帶傷前赴鎮海傷斃官兵實有若干俟臣到浙後確
切查明據實參辦

鄧廷楨又奏再正在繕摺拜發間接到浙江撫臣烏爾恭
額寶紹台道李紹昉咨稟定海縣城於六月初八日失陷
知縣姚懷祥赴水身死典史全福不屈被害等情查該夷
以犬羊之眾膽敢逞其禁警隔城戕官實屬神人共憤覆
載難容必須迅速殲除以彰

國憲適有泉州人之商於甯波鎮海等處者接到彼中行夥私
信稱該夷入定海城後即張榜招徠客商定於六月十六
日開市近地民商不敢前往等語是該夷明因廣東斷其
貿易欲於浙江占一馬頭以為銷售鴉片地步詭謀奸計
如見肺肝現在正經商民斷不敢與之交易惟若任日久
占據即難保無奸商潛往勾結尤不可不及早肅除查夷
人舍舟登陸如獸之失其巢穴原不難率師一旅悉數掃
除惟定海本名舟山四面環海逆夷雖已登岸而夷船二
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員囑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
造堅實大船數隻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庶
可制勝而尤須統以久歷行陣謀勇素著之大員指授機

宜方有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馳奏。倭兵船駛入浙洋滋事。定海城池失陷。請由閩赴浙會督勦辦等語。前因閩省海口緊要。已有旨令鄧廷楨無庸前往。現派伊里布馳往浙江督辦。提督余步雲想早領兵前往。該督接奉前旨。諒已折回閩省。務當督率將弁。於閩省近海口岸認真防堵。以期有備無患。至臺灣孤懸海外。防堵事宜尤應準備。著該督飛飭該鎮道等。遵奉前旨。與前任提督王得祿同心協力。加意嚴防。毋稍疏懈。

又

諭本日據鄧廷楨馳奏。由閩赴浙。已另降諭旨。令其折回閩省。兵

十

又另片奏定海失守之後。探聞該夷於城內張榜招商。銷售鴉片等語。逆夷明目張膽。抗違禁令。深堪痛恨。惟既占據城池。正可兜擒痛勦。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頗員囑。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開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據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燬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惟夷情詭詐百出。海洋風汎靡常。著伊里布於到浙後。相機審勢。妥為籌辦。務須計出萬全。確有把握。一切勦辦機宜。隨地隨時。謀定後動。朕亦不為遲制也。鄧廷楨摺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此次倭咭喇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剪除。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有云絕其貿易。有云燒其鴉片。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布於到浙後。密行查訪。或擊獲夷匪。訊取生供。或偵探賊情。得其實據。該大臣以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調任兩江。今復授以欽差大臣。關防專辦浙江軍務。受恩深重。且於從前辦理夷務。並未涉手。無所用其回護。著悉心訪察。務得確情。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浙江有倭夷滋擾。降旨令沿海將軍督撫等。先事豫籌。巡

十一

察防堵。已據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將備防事宜陸續奏到。咸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慮注。該處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著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猶豫為准。備。以致臨事周章。如果夷船駛至咸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

甲辰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維倭夷以鴉片膏土。毒害中國。傷生耗財。我皇上好生為懷。中外一體。

特命大臣會同疆臣。檄諭禁止。嚴法以救民命。寬政以及遠人。該夷苟有人心。當何如感激愧悔。報答

天朝。乃猶抗不具遵。且敢向廣東之九龍山虎門尋釁。是以遵旨封港。斷其貿易。該逆夷仍與漢奸相為勾引。恃其船多。礮猛。乘風出沒。前此在閩在粵滋擾。已露端倪。此次突赴浙洋。攻陷定海。是其狡馬思逞。不問可知。現在浙洋共泊夷船三十餘隻。聞粵洋亦尚有八九隻。兼之近日海上。傳聞該夷勒令所轄夷埠。代備兵船。意圖大舉。語雖無據。而犬羊之性。稍勝則驕。亦未可盡指為悃喝之詞。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以刻下情形而論。定海至須攻勦。而南北各省沿海防

十二

禦之策。宜通籌熟計。俾無貽患。查各省水師戰船。均為捕盜緝奸而設。其最大之船。面寬僅二丈餘。安礮不過十門。夷船大者。載礮竟有數十門之多。彼此相較。我船用之於緝捕。則有餘。用之於攻夷。則不足。此實在情形也。沿海要口甚多。語守固以礮臺為要。而近口洋面。有礮力不能及之處。必用大船大礮。相機轟擊。扼其中流。然後礮臺得力。語戰則全資船礮。濟以兵勇。尤須聲勢壯盛。眾寡相敵。始出萬全。即令定海可以設計克攻。然以小船擊大船。難保不無傷損。究非長策。且夷逆奸詭貪狠。欺弱畏強。是其本性。若不到處被創。豈肯曳尾遠逃。此造船鑄礮。二者費帑

需時。計似迂緩。實海防長久最要之策也。臣等現就廣東福建浙江三省計之。亟須添造大船六十隻。每船可載大小礮位三四十門。其礮位祇廣東尚屬數用。閩浙除現存外。應添鑄大礮八千斤至四千斤者。約須二百門。分配應冊。至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應添船礮之處。亦應一律籌議。船質既大。桅舵尤為難購。每船約須費五萬兩。方能工堅料固。斷不容稍為刻減。以致有名無實。其礮大小牽算。每門約須銀三四五百兩不等。通計船礮工費。約須銀數百萬兩。臣等亦熟知

十三

國家經費有常。豈敢輕言添置。惟當此逆夷猖獗之際。思衛民弭患之方。詎可苟且補苴。致他日轉增糜費。且以逆夷每年售賣鴉片。所取中國之財。不下數千萬兩。今若用以籌辦戰備。所費不敵十分之一。彼則內耗外侵。此則上損下益。權衡輕重。利害昭然。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敕下廷臣集議。籌款施行。抑臣等猶有請者。各省水師人材甚難。非專門之技。不足以收功。非破格之施。不足以勵眾。向例總兵由副將保舉堪勝者。疊經奉
旨簡用。其參游都守等官。例有豫保。而無特保。嗣後如有實在熟習洋面情形。勇敢有為者。可否一律專摺具保堪勝。並於摺內註明該員出力實蹟。以備查覈。又臣鄧廷楨。臣吳文

銘現在召募水勇。泉漳一帶。緝拏煙匪。頗有小效。茲擬加募多人。用資防禦。閩省同安馬巷等處。其人習水。好鬪。與其散而為盜。何如聚而為兵。且此輩跡弛之才。取之得宜。即可儲水師人材之用。閩省如此。他省是否相同。應請救下沿海各該督撫酌量辦理。亦儲材備用之一端也。

諭內閣。本日據祁雋藻黃爵滋鄧廷楨吳文鎔等。連銜奏請籌議海防。揀選水師將領一摺。著照所請。嗣後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如有實在熟習洋面情形。勇敢有為者。著直省督撫專摺保舉。並於摺內註明該員出力實蹟。候旨簡用。至戰船以資利涉。火礮以備攻堅。必應平日修造妥協。臨時方可得力。該督等

十四

有統轄水師之責。諒已先事豫籌。辦理悉臻堅固。更應督率將弁。加意修理。以備不虞。況戰船每歲報銷修費。而礮位分置各海口。現據陸續奏報。位置咸宜。全在各該督撫認真查察。隨時分別驗勘。戰船則駕駛輕靈。火礮則施放有準。稍有散壞之處。即著趕緊修理。毋稍懈弛。正不在紛紛添造也。餘依議。

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照噴逆兵船攻陷定海縣城。現復直逼鎮海口岸。業經臣鄧廷楨將由閩馳往會辦日期。恭摺奏報在案。嗣途次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咨會鎮海兵力單薄。請旨救下閩浙總督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合兵會剿等情。伏查

閩浙兩省。俱由臣鄧廷楨統轄。自應斟酌兵力盈虛。調撥勤辦。茲抵省垣。與臣吳文鎔商榷。閩省水師額設提督一員。總兵四員。其提督駐劄之廈門。係濱海最要口岸。前次夷匪曾來覬覦。即經攻擊遁去。所轄兵丁。除戍臺巡洋差遣外。在標者不數千名。亦因兵力較單。雇募水勇防堵。南澳一鎮。界連閩粵。福甯一鎮。界連閩浙。金門海壇二鎮。俱孤懸海島。地方在在緊要。額設兵丁。僅能各固疆圉。現仍飭令多募水勇協防。其勢斷難派調。且閩浙洋面相距甚通。夷匪橫帆靈捷。瞬息可以往還。茲浙洋備禦謹嚴。難保不轉擾閩省。是以臣等嚴飭各營認真防範。更未便稍撤

十五

藩籬。以致顧彼失此。惟浙省現在事急之時。必須多方協濟。臣鄧廷楨在泉州時。復飭馬港通判俞益。雇募水勇一千名。僮雇不足。即雇八百名。由金門鎮派弁徑從閩洋分起管帶。赴浙調遣。約計臣抵浙時。亦即可到。復調建甯鎮兵五百名。隨帶前往。其應如何攻守機宜。容臣鄧廷楨抵浙後。會同撫臣體察情形。設法妥辦。鄧廷楨又奏。臣前往泉州。奏報起程赴浙。會辦夷匪摺內。陳明閩洋防守事宜。而交臣吳文鎔赴泉接替。茲馳抵省垣。與臣吳文鎔商榷。省城係根本重地。稽查彈壓。尤關緊要。督撫同時並出。既不相宜。且閩安福清各海口。距省甚

邇省北福甯鎮緊接浙洋均應督飭防守又秋闈在即更須監臨事務繁鉅其勢實難遠出所有漳泉各處海口防守事宜查有署臬司常大瀉延建邵道徐繼畬堪以委令前往會同查辦除檄飭趕緊馳往並由臣等發給令箭二枝文職知府以下武職參遊以下聽其調遣事關軍務不得不稍破常格謹合詞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邵廷楨等奏酌帶官兵雇募水勇赴浙協勤一摺前因閩省緊要已疊經降旨令邵廷楨毋庸前往浙江此時余步雲諒已領兵赴浙協勤該督著遵前旨毋庸親往仍著馳赴泉州督率將弁於各該處近海口岸加意巡防毋任夷船偶有竄入所有省城防守事宜及鄉試監臨事務均著吳文鎔妥為辦理另片所稱委令署臬司等前往漳泉查辦海口之處著毋庸議

十六

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十三日承准廷寄奉

上諭如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驁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砲僅有投遞稟帖情事即將原稟進呈等因欽此伏查臣自馳抵海口後逐日派人在攔江沙外隨時察探茲於十四日據報望見外洋共有夷船七隻內一隻船身不大意欲駛近口岸跡似覓人臣當即派委督標後營遊擊羅應龍馳往該夷

尚無桀驁情形據稱伊係該國守備嗎咄噲經其長官派伊前來投文其詞祇謂疊遭廣東攻擊負屈之由無從上達

天聽懇求轉奏並執有致臣字據又乞准其購買食物等情據該遊擊將其字據並另據該夷付給該遊擊刊刻夷書一本一併呈送前來臣查字據內有請派官員即來船上接受轉遞照會公文等語其詞意不甚明晰似其大船內尚有別項文書今所呈字據似係先行通信囑為派員往取之意然臣未知其另件內所書何詞未敢冒昧遽行委員前往查問接收姑約以本月二十日內聽候回信俟奏奉

十七

諭旨後再行遵辦相應遵旨將其所呈字據暨給予遊擊羅應龍夷書一本一併進呈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至其所稱購買食物之處既據聲稱訴屈而來若先斷其日用轉恐藉詞滋釁故由臣派員買給既以示天朝之厚恩俾知欽感並以杜其勾結之漸現仍飭其祇准在攔江沙外停泊不得妄越進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嗎咄噲夷人投遞字據聲稱訴屈尚無桀驁情形現仍飭令在攔江沙外停泊聽候奏奉諭旨遵行等語辦理甚為妥協所有該夷呈遞該督字據並給

遊擊羅應龍刊刻夷書一本。覽奏均悉。惟既據稱尚有別項公文。應須呈遞。著琦善委員查問接收。一併進呈。仍飭該夷船不得妄越進口。俟奏奉諭旨。再行遵辦。

丙午。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江蘇巡撫裕謙。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伊里布。前因夷船在浙江定海縣洋面滋事。當即於六月十三日。自蘇州省城起程。馳至吳淞海口。會同臣裕謙。臣陳化成。飭調徐州壽春狼山三鎮。及福山京口高資鎮江揚州常州太湖奇兵等營官兵。四千二百五十名。連臣陳化成所帶之提標兵一千名。分駐吳淞。

十八

上海兩處。又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率領該鎮兵三千名。前往崇明縣防守。以扼險要。使通海之揚子江一帶。咸資保衛。茲於六月十九日。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咨會。定海縣城。已於初八日失陷。夷船現逼鎮海要口等因。臣等查該夷船膽敢逞兇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內地。實屬罪不容誅。必應痛加勦辦。惟該夷詭譎異常。一經被勦。難保不四處竄逸。以為牽制之計。江省各州縣。率多濱海之區。口岸紛歧。道里遼遠。內吳淞上海兩處。近接定海。為江南全省門戶。亟應分駐重兵。遏其北竄。其餘金山南匯奉賢華亭常熟通州海門鎮江等府廳州縣。或緊接浙洋。或近通

海口。亦應節節防守。臣等前調各兵。尚屬不敷分布。且所調之狼山福山京口高資鎮江揚州常州等鎮營官兵。其所轄汛地。即在常熟通州等處。自應留守本境。未便飭調。現已飛檄停止。並因江甯將軍臣佈勒亨。已往京口防堵。即移咨該將軍。並飭該鎮將在各要隘處所。加意嚴防。以期有備無患。一面添調督標兵二百名。漕標兵四百五十名。河標兵九百名。蘇州撫標兵二百名。徐州鎮兵七百名。壽春鎮兵八百名。淮安營兵三百名。連前次調派之提標等營兵。共六千名。飭令徐州鎮總兵鮑方灼。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太湖協副將汪士達。蘇州撫標參將馮萬青等管

十九

帶。分布吳淞上海兩處。與水師互為犄角。並於海岸建築土牆。添設礮位。以備攻擊。其金山南匯奉賢華亭常熟海門等處。地處海隅。額兵又均單弱。復飭調提標兵六百名。安徽撫標兵四百名。安慶營兵三百名。督標暨江甯城守遊兵等三營兵。各二百名。浦口甯國蕪米泗州等四營兵。各一百名。共二千三百名。分赴各該處。協同防守。又另調江西九江鎮總兵李鎔。帶領該鎮兵一千名。至蘇州鎮江分駐。為往來策應之用。並咨安徽撫臣程楙采。借撥火藥鉛丸。各五萬斤。解蘇存貯。以便隨時動撥。臣裕謙現仍督同兩司。在省添置軍火。籌備糧餉。分運各處支應。臣伊里

布仍往來寶山上海兩處。與臣陳化成督率鎮將嚴密防堵。並令水師將弁多帶兵船火器出洋巡哨。遂為浙省聲援。儻該夷竄入江境。即與陸路各兵合力夾擊。務期摧除夷逆。保護地方。仰紓宸廑。

裕謙又奏。再六月二十六日。探聞浙江乍浦洋面。於二十四日。有夷匪船隻。被官兵擊逐。拒敵情事。江蘇洋面。屢次查探。並無夷船蹤跡。惟乍浦與江蘇之金山縣接壤。離吳淞口亦不甚遠。督臣伊里布。現在駐劄吳淞口。會同提臣陳化成。調集水陸官兵節節防堵。既固我圉。又為浙江成

二十

犄角之勢。蘇松鎮總兵田松林。鎮守崇明。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把截江口。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嚴查奸細。聲勢極為聯絡雄壯。一切商漁船隻。盡行押歸口內。以杜奸匪接引。該夷匪如果竄入江省洋面。即三路圍合。痛加勦捕。常鎮道伊克精額。會同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在於鎮江國山關一帶。水陸交巡。江甯將軍臣佈勒亨。會同京口副都統臣于兆祥。在於焦山一帶。派撥官兵。安設礮位。輪流彈壓。遙作聲援。其與山東交界之贛榆縣海口。河臣麟慶已就近飭令淮海道趙廷熙馳赴會同海州營參將督率地方文武。嚴行防堵。所需火藥鉛子。除在本省各營調撥

外業已飛咨安徽等省。暫行借撥。並據江蘇藩司邵甲名。委員前赴產地。採買硝磺。趕緊添造。沿海一帶。及崇明縣素不產米。適當霖雨水發。商販稀少。米價騰貴。亦經邵甲名先行採買米三千石。委員運往。仍陸續採買。源源接濟。沿途驛路。被水淹沒。橋梁沖塌。經臬司張晉熙。督飭有驛州縣。設法疏通。隨涸隨修。並先多備快船。馳遞文報。豫備兵差。所有一切未盡事宜。臣惟有與督臣伊里布詳加商榷。隨機妥辦。務期有備無患。以仰副

聖主肅清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敕令伊里布前赴

二十一

浙江勦辦逆夷。並派裕謙兼署兩江總督。所有徵調防堵各事宜。責成裕謙一手經理。該大臣等接奉諭旨。諒已分別遵辦矣。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調兵分布堵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鎮海。余步雲計日可到。合師勦辦。兵力甚厚。但恐該夷等分竄各海口。滋擾著裕謙嚴飭將弁。認真防堵。毋稍疏虞。昨據奇明保等奏。稱該夷逼近乍浦。業經擊退。本日又據伊里布奏。稱分布各兵。遙為浙省聲援。所有京口堵禦。著派張仙保前往。佈勒亨仍鎮守省垣。似此布置。尚稱嚴密。前經檄調各兵。如有應行歸伍之處。即著撤退。以免徵調之煩。又裕謙片奏江蘇省金山縣。與乍浦接壤。離吳淞口亦不甚遠。屢次查

探並與夷船蹤跡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等語。所有採辦
硝磺備辦快船並豫備米石等事俱著照所議辦理惟夷船游
奕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果係尋釁滋事
抑有呈遞字帖如該夷祇駕小舟求遞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
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僕巨艦連檣來勢甚猛即著督飭將弁
併力攻擊以壯聲威該署督等務當相機妥辦勿涉輕躁。

丁未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前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
咨會奏請調撥閩省舟師前赴鎮海協勤逆夷業經臣會
同福建撫臣吳文鎔查明閩省濱海口岸處處喫重額設
兵丁自衛藩籬尚形單薄現經雇募水勇協同防守勢難

二十二

撤調赴浙以致顧彼失此並經臣雇募水勇一千名由閩
洋雇坐漁船赴浙調遣並酌帶陸路官兵五百名前往協
勤具摺奏

閩在案茲復准浙江撫臣提臣咨會奏請

赦下兩廣閩浙督臣各發舟師二千選派大員統帶赴浙會同浙
省各鎮併力痛勦等因伏查

國家設立水師原應互相策應臣職兼兩省更無畛域可分
惟必須權衡輕重緩急以期計出萬全粵省現在情形臣
雖未得確信然亦聞有夷船十餘隻在銅鼓等洋停泊閩
洋則曾有夷船至廈門滋事正在百計防閑此時自應保

固疆圉有備無患斷難稍涉疏虞予逆夷以可乘之隙
鄧廷楨又奏再查浙江撫臣提臣原奏內稱全仗水師衝
鋒破陣斷須力敵勢均大隊轉戰方使匪艦破落等語固
屬堂堂正正之論然力實有不能敵勢實有不能均者請
為

皇上密陳之夷船以全條番木用大銅釘合而成之內外夾以厚
板船旁船底包以銅片其大者可安礮三層而船身不虞
震裂其礮洞安於船底夷兵在船內施放藏身既固運轉
亦靈內地師船廣東名為米艇船身較大福建名為同安
梭船以集成字號為極大然皆不敵夷船十分之五向以

二十三

杉板為之惟桅柁木較堅緻船之大者配礮不過八門重
不過二千餘斤若再加多則船身喫重恐其震損且礮位
安於船面礮兵無所障蔽易於受虧此向來造船部定則
例如此其病不盡在偷工減料是所謂勢不均而力不敵
者非兵之勢不敵而船礮之力實不相敵也至閩省師船
姑無論斷不可敵即使勉強調用而兵至二千須用戰船
十隻聯艘北駛夷船停泊定海哨探必嚴萬一被其瞭見
迎頭截擊倉猝之際更無把握內地舟師豈可於洪波駭
浪之中輕於一擲致令再有挫衄臣愚昧之見此時逆礮
方張斷不值與之決勝於海上計惟先固口岸務保無虞

再行察看形勝。如有間道可達舟山。則合水陸大兵。乘北風正旺之時。直趨定海。乘其不備。收復縣城。得其山上所有之礮。我兵據險為固。然後徐圖攻擊夷船之策。此外凡有可以智取之處。盡力圖維。以期千慮一得。現已行抵延平。計二十內外。可至鎮海。容與撫臣提臣密計熟籌。不敢微幸萬一。

鄧廷楨又奏。再臣行抵福建延平途次。正在繕摺拜發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前因查禁鴉片煙。早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本日據烏爾恭額奏。噴咭喇夷匪。在浙江定海縣滋事。已有旨令余

二十四

步雲酌帶弁兵。星夜馳往該處勦辦。著鄧廷楨嚴飭各海口。加意防範。毋得疏懈等因。欽此。臣查余步雲久歷戎行。熟諳軍務。

茲奉

聖明簡任。諒此么膺夷孽。不難迅就蕩平。惟該提督駐劄泉州。近

接廈門。係閩省最要口岸。前次夷匪曾來滋擾。正在設法

防閑。今余步雲奉

命前往浙江。水師提督陳階平又經告病。尚未

簡放。有人是漳泉一帶。及全省海防。僅有撫臣一人照料。當此洋

面有事之時。關繫重大。臣再四思維。不敢稍事拘泥。仍即

飛速折回防守。至提標弁兵無多。防堵本省口岸。尚形單

薄。實難調撥赴浙。臣已飛咨提臣余步雲。即將臣現帶之建甯鎮標官兵五百名。並雇募之水勇。帶往勦辦。所有泉漳弁兵。無須攜帶。至余步雲前往浙江。閩省海防緊要。戰守機宜。不可一日乏員。提調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於就近提鎮中。

敕調一員前來代辦。以重海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由驛馳奏。閩省水師不能調撥。情形一摺。又另片奏。勦辦機宜。及折回防守等語。前因閩省海口緊要。降旨令該督仍回福建。茲據奏稱。接到余步雲赴浙協勦之旨。飛即折回防守。覽奏已悉。所有建甯鎮標兵五百名。及雇

二十五

募水勇。即交余步雲帶往勦辦。現在該督已折回閩省。仍著馳赴泉州。督率將弁。認真巡防。所請調員代辦福建提督之處。現當軍務喫緊之際。就近提鎮。皆有防守之責。未便更調。著該督自行酌量揀員代辦。所奏勦辦情形。前已有旨。諭知伊里布相機籌辦矣。

已酉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

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噴夷帶領船隻。駛至定海縣。登岸滋擾。已調福建提督余步雲。馳往會勦。恐該夷等另有勾結分窺他省情事。申諭分飭將

弁認真操練巡察。加意防堵。又准字寄。六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定海縣城被倭夷攻破。著伊里布選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各等因。欽此。伏查倭夷於上年經粵省絕其貿易。欽奉

諭旨。敕令各海口嚴密防緝。節經臣等飭提鎮暨沿海文武。修明武備。加意防範。嗣又奏明至吳淞上海等處。親加閱視。迨

六月十一日。在蘇州途次。聞該夷駛至浙洋滋事。復即馳抵海口。飭調各營官兵。分頭堵禦。業經先後陳明在案。至

該夷自攻陷定海後。在縣城及各要隘。竭力守禦。船隻日漸增添。其勢殊為猖獗。自應厚集兵力。嚴加攻勦。江浙地

屬連疆。尤當先為籌畫。以備調用。前奉

皇上敕令選派。臣查提臣陳化成。統轄全省軍務。當此防堵喫緊之際。責任綦重。未便輕動。其餘各鎮。又非素習海洋。亦未

便遽行委任。惟查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係水師出身。曉暢軍務。熟習洋情。可資委寄。至江省水師。有外海內河之

別。若遣至浙省應援。必須外海水師。方能駕駛海船。衝鋒克敵。查江省額設外海水師。除防汛之外。共止二千九百

餘名。臣現於蘇松鎮標。選備一千二百名。狼山鎮標右營。選備三百名。吳淞川河兩營。各選備二百五十名。共二千

名。均交田松林統領。聽候調遣。如浙省續有警報。臣即一

二十六

面具奏。一面飭令該鎮。率兵往援。與浙師合力夾擊。至水

戰全憑船隻。現聞該夷船極高大。我兵亦必須乘坐大船。方可制勝。江省額設兵船。有船船哨船等名目。制度均屬

卑小。難以適用。臣前次一聞夷匪在浙滋擾。即飭屬雇備

閩廣商船。田松林如果赴浙。臣即將所雇商船。給與駕坐。仍酌配船隻。以備追勦之用。惟田松林前經臣飭令統領

該標官兵。在崇明防堵。查崇明孤懸海外。切近浙洋。最關

緊要。現在既令該鎮豫備赴浙。並於該標挑備兵一千二

百名。則該處戍守。未免單弱。臣現又飭調狼山鎮標中左

二營兵七百名。前往協防。仍俟田松林起程之時。選委明

幹鎮將一員。代理該鎮印務。俾有督率。其狼山地方。另調

京口營兵五百名。京口地方。亦調揚州營兵三百名。分往

哨巡。用資保衛。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選派帶兵大員。豫備調遣一摺。前因定

海失守。降旨令伊里布選派大員。揀選水師。豫備調遣。茲據奏

稱選派總兵田松林統兵候調。俟浙省續有警報。飭令往援等

語。前已明降諭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赴浙查辦。計此

時當已起程。崇明孤懸海外。切近浙洋。亦關緊要。田松林著即

在崇明防堵。無庸派往。所雇閩廣商船。及選派兵丁。著伊里布

體察兩省情形。酌量帶往。慎毋顧此失彼。該大臣赴浙後。務須

二十七

相度機宜。妥為調遣。如該夷船被擊逃竄。即可不必窮追。總期謹慎持重。好謀而成。以副委任。

庚戌。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接收
噶咭喇夷人致臣字據。遵

旨進呈後。雖時有夷船窺探。均經臣與言斥止。通計先後共到夷船九隻。均在攔江沙外。分起停泊。嗣於十七日。奉到

批摺。並欽奉

諭旨。著臣將其公文委員接收。一併進呈。等因。臣隨撰具札覆文

書。飭派千總白含章。前往夷船。於本日將其公文取回。查

係該國相呈遞內廷相臣字帖。理合將其原文。並臣札覆

二十八

懿律文稿。暨續據懿律覆臣字據。一併進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琦善又奏。再現到噶咭喇夷船式樣。長圓共分三種。其至大者。照常使用蓬桅。必待風潮而行。船身喫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處。亦計二丈有餘。船中分設三層。逐層有礮百餘位。亦逐層居人。又各開有窗扇。平時藉以眺遠。行軍即為礮眼。其每層前後。又各設有大礮。約重七八千斤。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祇須轉移磨盤。礮即隨其所向。其次則中分二層。喫水較淺。礮亦不少。又其次據稱

名為火礮船。即前日駛進海口者。是也。中設桅桿三層。並無風篷。船身外飾洋漆。內包鐵片。船中皆鋪設漆板。其平坦一如房屋之中。而光亮過之。兩傍皆係鐵柵欄。經千總白含章揭起漆板查看。初層係其睡宿之所。又其下籠罩鐵網。存貯火藥等項。其睡艙兩旁。約去水尺餘。各設有槍礮眼。止須在艙內施放。舟中所載。均係鳥槍。船之首尾。均各設有紅衣大礮一尊。與鳥槍均自來火。其後梢兩旁。內外俱有風輪。中設火池。上有風斗。火乘風起。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撤去風斗。輪即停止。係引導兵船。投遞文書等項所用。

二十九

殊批覽

琦善又奏。再千總白含章。前往夷船。接收公文時。甫抵攔江沙口。即見懿律乘坐火礮船。並帶同划子船。在彼打水。深淺。該千總即以約候六日。聽信。何以復行前來。斥其失信。據該夷以戲謔推脫。隨偕白含章。旋回大船停泊處。所接收公文。復據懿律聲稱。此處天氣過熱。伊欲覓地暫避。約五六日。再回。該千總曉以海洋寒燠相同。何處可以覓涼。且現以該夷情形。恭順代奏。何得輒欲他往。僮水手人等。在他處滋事。豈非與奏案不符。據稱不過覓地納涼。必不滋事。詢其前往何處。該夷未肯明言。臣恐其意非欲誘

臣撤防。即圖另覓馬頭。不可不益加防範。

大英國主。欽命管理通外事務大臣巴麥尊。敬此照會。

大清國

皇帝欽命宰相。茲因官憲擾害本國住在中國之民人。及該官憲

褻瀆大英國國家威儀。是以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

中國海境。求討

皇帝昭雪伸冤。夫

大清大英兩國通商。已歷一百餘年之久。當此時間

大清國家准英國國民人居住內地。俾得在彼貿易。是以經有大

英國國民人賴

三十

大清國家實信。即住粵省為商。往往攜帶重多貨貨進省。此外

英國國民人。欲與中國經商。但因多端。不能親自赴到。故將

所運貨物進粵。而託付駐內地同國人等經手。請在彼代

銷後。將所獲價值。寄送英國地方。交與貨主。如此。常有英

民數人帶貨重多。居在

大清

皇帝境內也。大英國主與

大清

皇帝雖未得互相盟約。然大英國國民人。全賴

皇帝秉公實信。常時赴到中國。以為經商。更兼大英國主。近年特

調大英國國家官員駐粵。其官已奉嚴禁經商。並與貿易稍

無相結。且經諭該官與粵省官憲。運行文移往來。俾得保

護英國國民人。及致大英

大清兩國國家。得有經由交通矣。故於舊年之間。有某官憲。奉

大清

皇帝之欽命。輒將在粵省依賴

大清國家實信之英人。向之強行殘害。且該官憲輕視大英國

家。特委管理領事憲職。亦行強迫凌辱該領事等情。呈到

大英國國家。一經聞知。詫異不勝。抱恨良深。追問其故。止稱

因英國數人違禁販賣鴉片。故有此等行為。據稱

三十一

大清律例。禁止運帶鴉片進入內地。又聲明凡有帶來鴉片。盡

行沒官也。夫大英國主。甚願凡有民人前往外國。一概遵

照該國律例。如在外國犯法。宜然自取罪孽。則不願包庇

雖然如此。國主不容住在他邦之本國民人。遭殘受辱。喫

虧。僕若已經見屈。國主必行查鑿伸冤。設使某國家立法

關涉中外者。該國家須必執法從事。不偏不倚。如不然。終

不可行也。僕若以法繩外人。亦應以法繩內民。並不宜徇

縱百姓犯法而姑寬。但外人同犯則治罪也。若是日久。使

該法律廢弛。視為具文。及令內外一均以為無力。旋後未

教明之先。忽然執法喫緊嚴行。實屬不合情理也。夫

大清禁例。雖不准運來鴉片。尚經多年。粵省官憲。徇庇縱販。賣鴉片之弊。為眾所周知也。況該官憲自總督以下。任徇外國人等販賣鴉片。年受規銀。厚得利益。且近來該官憲違法。將停泊零丁洋面外國船隻之鴉片。裝載舟師入口。不法至此極矣。試問京師御政。知此弊否。僅實知此。而任官憲行為。猶無此等禁例。則果廢本法。即

大清國家。稱云不知此弊。猶若說云。果知外國人等。違例運來鴉片。但不知官憲違法。相助運進。願受規銀。任縱。則外地國家。可問

大清國家。何等嚴行防範。豈得開一眼而鑒。違人犯罪。閉一眼

三十二

不得鑿官憲犯罪乎。且官憲自應認真力行其

國家之法。既敢違法。即為犯罪。甚重者。即使

大清國不欲仍舊現鴉片禁例。為具文。乃率然立志執法從事。

則該國家必應首先治該官憲之罪也。乃外人被兩廣總

督暨屬下官員。示鼓包庇。引誘犯法。伊等即見強迫。惟官

憲甚有責處。即見寬免。所辦之法。殊屬反理。設如

大清國家始行國法之前。明示改意之原由。及將違法運入內

地之鴉片。一切境內拏獲沒官。若如此。大英國家亦不以

此為寬。若

大清國諭飭本官憲。在本疆內照此辦法。殊合義理。而其緣何

擬定。不宜照此辦事。惟

大清國家所自知也。然反立志不拏違禁之鴉片。轉輯安分英國之商民。替罪犯者。致刑無罪之人。且磨難良人。以措勒歹人。又定議將奉大英國家官職之領事。為官憲手之器。以致逼勒執

大清國之法而行者。獨不思該法非該領事所干也。因此諸端

大英國家告明。不任此等作行。且因此等辦法。大英國家

決計昭雪。夫大英國商人。多有安分駐省。忽然見禁在本

館內。盡絕食物。所備內地工人。見驅不准相助。該官憲自

不能查出拏獲鴉片。故此拘禁商人。准令將住別處。自所

三十三

不管理他人之鴉片。若干呈繳官憲。當時雖數分不在

大清屬轄之地。然不呈繳。嚇呼使之餓死。至國王特命之領事

聞知該英商人。被官憲強迫。致生命臨危。即冒礙難赴省。

詢問委曲。苦勸官憲歇手。不可此等妄行。却欽差大臣。將

本國主官員之詞。置如罔聞。及背各國交通之義理。又稍

不顧係大英國家官員。宜為尊重者。而行監禁。領事暨商

人。一概將口腹之需。仍行斷絕。夫該領事職分權勢。並未

及諭令不在省之別人。將鴉片若干呈繳。奈

大清官憲嚇呼。僕不行諭。即要悉使餓死。是以領事特意拯救

被禁同國人之命。畢竟循催令。即行諭繳。又該人奉諭。本

未必應遵。況且所催繳貨物。大分由他人受託。並非自己之貨。其尚且循遵諭令。無不意欲將在粵省之英商。救之脫死。定係仰賴大英國主。將來必使賠還其損。夫大英國領事。見逼迫抑勒。勢不可當。既特奉領事之職。以保護本國民人。又人多臨殘命者。遂救援之。故大英國家不能貶損其辦法。所有人等。一經奉諭。即便呈繳催討之貨。甘心悅服。該貨貨消滅。以免消滅同國多人之生命等情。大英國家殊為嘉獎。但大英國家緣此事情。催討大清國家。盡行伸冤。按照左列之各條款也。

三十四

一所有逼奪之貨物。以贖領事並被禁英商等之命。悉應催討賠還。給予原繳之人也。惟大英國家查聞所繳官之貨。已經置之。再不能仍原繳之樣交回。則大英國家決討求。

大清國家將該貨價償給大英國家。以轉還應收之人。

一因凌辱國主特命領事。即是褻瀆大英國威儀。故英國決要。

大清國家昭雪。且本國主將來派官駐在中國。管理本國民人貿易之為。

大清國通文移往來之經由。則該國家兼其官憲。必須照大英國威儀所宜之尊重。即與該官交通相待。按照成化各國

之體制。茲乃大英國家所催討也。

一大英國家。決要擔保將來妥當。按照兩國歷久相通之理。使凡有英國國民人。赴到中國經商。債務正經貿易。不得再遭強迫喫虧。又欲免或京師之上憲。或有天下口岸之地方官。不得擅自恃勢。累即在中國經商之英國商民。因此各緣故。大英國家催討在。

大清國沿海地方。將島地割讓與大英國家。永遠主持。致為大英人居處貿易之市。以免其身子磨難。而保其貨貨妥當。所割讓之島。廣大形勢之便。或止一島。或數島。皆照大英奉全權公使所擬也。除此據得。

三十五

大清官憲。向來限制。駐粵之大英商等。將其貨物賣給洋行商。並不賣與他人。且

大清國家。因如此限制。大英商人之經營。則該國家亦宜為其限制。經承之洋商。承當責任。又近年洋行中。數商之行倒歇。及大英商所損之銀甚重。僅聽伊隨便擇人交易。不致受此損。是以大英國決要。

大清國將該倒歇洋行之欠銀。賠還英國債主。更兼大英國家。近聞官憲另行強悍。逼迫英國國民人。僅此書未到宰相之先。在中國僅有另行事端。以惹大英國家。又須別催討之條。若如此。則大英國家准本國之奉全權公使。另行催討。

便請

大清宰相將伊所催討各款。視若在此書內命討各條無異矣。夫

大清大英兩國相離遙遠。事體最為緊要。大英國家不能聽候得知

大清國家如何回覆所計各款。如俟候英國接到覆文。而所稱竟或不足肅照大英國家之威儀大體。則遲延須辦之法。

是以大英國定議。即行調派水陸軍師。趕到。大清國海境。加力追討。辨明情形。使御政知悉。大英國以此情最為緊要事體。不容遲延。更兼大英國家。要令京師上憲。

三十六

觸目驚心。知悉大英國家。以此事情為緊要。務須善妥。速即定事。故該統水陸之師。已經奉命。一經駛到。

大清國海境。即行固圍堅封。大清廣大之港口。將所逢中國之各船隻。攔截拘留持守。且命占據

大清國屬轄之便當地方。為英國軍師所鎮守之地。迨各事成。就完竣。全足大英國之意矣。因官憲肆行迫脅大英官民

人等。大英國所行與。大清國結釁相戰。不獨合義理。乃不得不然而行。且

大清國未善安昭雪定事。仍必相戰不息矣。夫英國欲借光陰。

要給

大清國便易及早辦事。遂賜水師提督。及該領事全權。斟酌定議。並已訓諭各情。飭令前往直隸內海。近就京都內閣之

白河口。第因上年在粵凌辱本國領事。現當未相結。其約安堵。英國國民。在中國安當尊重居住。即大英國家。難容

本國官員置身於官憲之管下。故此本大臣必請。大清國家。賜令特派

欽命之大臣。前往統帥船上。與大英國奉全權之公使。及此事商量。如到師船。自必全行恭敬迎接。厚禮優待。視為欽命差委大臣也。夫

三十七

大清官憲。忘義強辯。所以派此軍師。趕到。大清海境。故此本大臣聲明所有緣此之使費。大英國家催討

務要。大清國家抵償也。本大臣特此陳明。晰訴情節。啟

大清宰相。並將大英國受冤屈之緣由。及大英國家所催討賠還之各款。並所諭飭將帥始行辦法各情。一一述明。並未

得稍隱矣。仰思。皇帝睿智秉公之風。聲名揚於世界。四方可冀

大清國家查鑒前來催討各款。係屬公道。果係大英國家所慕望也。且本國家誠願

大清國家將催討之款。一概直捷全允。俾得

大清大英兩國國民。日久友和交通之路。即速復開。彼此自然
獲益也。現將此照會抄錄寄字本國奉全權公使。令之譯
出漢字。且將譯文暨原書。並寄

大清

皇帝欽命宰相大人查鑒。兼仰慕光範。並候享祚無既。

為照會事。照得前經接據貴統帥呈遞貴國相公文。業經
代為陳奏。上年

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

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

三十八

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
即返棹南還。聽候

欽派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如煙價一節。當

日呈繳之煙。原係違禁之件。早經燒燬。如所稱凌辱抑勒
各情。均係

欽差大臣林等所為。現在既須查明。該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當

緣由。重治其罪。則前項煙價。又將著落何人賠繳。譬如貴

國率領多兵。前赴定海。占據城池。戕傷職官兵丁。其被害
之人。貴統帥又豈能起死者於九原。而各償其本身生命
乎。又割讓海島。以為貴國貿易之地。一節。查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

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前因嚴禁鴉片。貴國不肯具結。是以不與
通商。今既欲照常貿易。自有向來互市地方。其餘本非商
賈雲集之處。不但

天朝體制。不能另闢一境。致壞成規。且既無人購買貨物。則即
為貴國貿易計。亦屬無益。又昨經本爵閣督部堂與貴領
事面譚。據貴領事出示條款內。有文概往還一節。查貿易
本係商人之事。既出兩相情願。官長可不過問。即使以後
貴國由官員經理。亦祇須與商人交涉。本無所用官員文
概總之

三十九

天朝大公至正。現據貴國聲稱。受有冤抑。必當代為昭雪。而事
貴持平。必彼此均無窒礙難行之處。方可以圖久遠。昨貴
領事所言。尚祇就貴國一面計算。特此再行照會。如貴統
帥有何萬全之論。即速具覆商議。以便代為陳奏。須至照
會者。右照會。英。法。美。俄。各國統帥。鈞鑒。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辛亥杭州將軍奇明保奏竊前於六月二十六日連接副都統長喜飛報以乍浦忽來夷船一隻兩相攻擊礮傷我兵須速撥兵赴援等一時激切隨帶官兵前往乍浦查辦旋於本月十三日接奉

上諭令守省城不可輕動等當即行知恆興於十五日由乍浦急回省城督率在城文武凡可以設法堵擊之處自必妥為備禦斷不敢輕舉妄動有乖大局至於鎮海現在情形自撫臣烏爾恭額提臣祝廷彪於六月十三日定海縣城失陷後聞該撫等飛調各鎮協暨撫標營兵齊理軍火

利器一面沈船排木塞絕鎮海要口沮其來路且加固守自係待調撥水陸弁兵厚集得有制勝之機方能議戰等素知撫臣處事謹慎斷不肯輕舉妄動嗣因探知該逆夷又有續添船隻已經該撫臣提臣籌計必須與賊勢均力敵方能一鼓掃滅因鎮海水師較單擬請調撥閩粵水師來浙併力痛剿

奇明保又奏前於七月初一日趕抵乍浦會同長喜督率杭嘉湖道宋國經親詣天后宮西山礮臺以及西行汛一帶備加履勘凡應審度機宜嚴密設備之處於初三日會摺奏報後即據該道督飭委員會同水師弁兵多加人

夫已將堆就泥土麻袋塚壙應加高培厚寬展者逐一如今堆妥初七日撫臣烏爾恭額等續撥協防之湖州太湖營兵五百名先後亦皆到齊等與副都統長喜當令帶兵之副游都守等官擇其地勢扼要於礮臺迤東之唐家灣天后宮迤西之西行汛紮設營盤所有滿漢弁兵鄉勇均在附近地方分頭埋伏現在設備之形宛如長蛇之式自東至西約有六里餘設或夷船膽敢復來遙望我之軍威可使逆匪奪氣

諭軍機大臣等據奇明保奏遵旨馳回省城妥為防禦一摺並另片奏近日乍浦設備情形等語覽奏均悉杭州省城地方緊要該將軍既回至省城務須督率員弁防範周密不可輕舉妄動遇事張皇其乍浦埋伏官兵鄉勇自東至西約有六里軍威已壯亦著該副都統等嚴加防堵毋少疏懈倘該夷有乘駕小船投遞文書者毋庸先開槍礮即著委員接收呈馳呈進候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馳遞奏照會公文及札覆該督字據等件朕詳加披閱文內所求昭雪冤抑一節自應逐加訪察處處得實方足以折服其心發去諭旨一道該督接奉後惟當悉心籌度明白曉諭俾該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無稍回護庶不敢籍口申冤狡焉思逞也倘該夷仍求割讓海島以為該國

貿易之地著諭以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茲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降旨不與通市。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前赴廣東。叩關陳懇。何得擅駕多船。徑赴定海。占據城池。況海船往來。均在粵海。斷不能另闢一境。致壞成規。至洋行倒歇。拖欠銀兩。一節。著諭以彼此通商。原係兩相情願。所有欠項。亦應自為清理。朝廷何能過問。儻欲催討煙價。著諭以當日呈繳之煙。原係違禁之件。早經眼同燒燬。既已呈繳於前。即不得索價於後。至所請欽差大臣。親赴彼船。面會定議。自來無此體制。斷不可行。以上各條。大意如此。至如何隨機應變。斟酌萬安。全在該督體察情形。妥為辦理。經此次宣諭之後。該夷等如何登答。即著由驛馳奏。

三

又

諭昨據琦善將暎夷所遞照會公文等件。由驛馳奏。朕已閱悉。著該督諭以該夷所遞公文。已經代為陳奏。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稍有覓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熱律等。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該督接奉此旨。即著明白曉諭知之。至將來欽差至廣東

查辦。即派琦善前往。俟此間辦有頭緒。該督奉到諭旨。即馳驛來京請訓。

壬子。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廣東省節次。拏獲鴉片。截至本年二月以前。疊經臣等會核具奏。在案。惟暎夷貿易雖斷。而其船未盡回帆。總因帶土團銷。不肯甘心輕棄。又見稽查嚴緊。轉思減價招徠。奸民見利而趨。慙不畏死。其出洋向買者。每於夜深時。從偏僻小港。乘潮往返。遮掩混藏。變幻百出。屢經偵拏。探獲始破其奸。而吸食之藏於密室深房者。亦復不勝枚舉。廣東流毒之久。陷溺之深。實不啻什伯於他省。言之倍堪憤恨。計惟乘此尚未滿限之時。併力嚴拏。有犯必獲。有獲必辦。庶幾辟以止辟。漸絕根株。

四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林則徐。怡良。又奏。暎夷兵船先後到粵。內有數船。復出老萬山。俱經臣等將來去情形。隨時奏報。並因該夷寫有漢字說帖。妄稱欲沮內地行舟。及該國王遣令前往中國海境。奏明等語。又經照錄奏帖。恭呈

御覽在案。茲查六月初十日前後。該暎夷兵船內有七隻及車輪

船二隻又陸續開出老萬山揚帆遠去而日內據報復到有兵船三隻統計現在共有夷船十隻雖仍散泊外洋而間有一二船乘潮駛至相距虎門五十餘里之校椅沙一帶遇見內地出入之鹽船商船即潛遣三板攏近探詢官兵消息迨內地各船駛近口門則又不敢追問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處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剿辦正有把握而彼亦揣摩已久深悉情形不敢冒死輕入每日東飄西泊莫定行蹤夜更游奕不停深恐我兵復用火船潛往燒燬揣其狡獪伎倆無非挾制通商勢不得不示以兵威此時水陸各要隘

五

悉已周防一切制勝機宜均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為商定因現值南風盛發師船出口係向南行尚須加意慎重一得可乘之隙即當整隊放出外洋大張捷伐臣等相機籌辦總求計出萬全不許將備弁兵藉口遷延亦不敢任其孟浪至民間習見夷情虛矯仍俱靜謐如常堪以仰紓

宸注

殊批覽

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查浙省濱海各口鎮海而外近省之乍浦亦關緊要必須預籌防堵臣等以乍浦營額設水師兵四百九十名又防汛陸路兵一百三十六

名恐不敷用先經札飭文武撥兵練勇協力堵禦旋據該管道府廳縣雇募鄉勇一千五百名籌撥塘兵一百名嘉興協添撥兵丁三百五十名前赴乍浦一帶防守於六月二十八日據署嘉興府于尚齡等稟報二十四日未刻見有夷船一隻直逼乍浦海口該文武督率兵勇堵逐經乍浦副都統長喜令放槍礮該夷匪亦放礮抵敵打及滿漢兵丁併義勇十餘人或傷或死該夷船於戌初揚帆駛去等情並於二十九日接准乍浦副都統長喜咨請添兵杭州將軍奇明保咨明帶兵赴乍浦剿辦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該夷匪竄入乍浦海口膽敢肆此猖獗實堪髮指惟查該處口岸多係板沙淺水我兵據要守禦該夷匪即難攏近登陸臣等現又添派湖州協副將陳述祖帶兵一百五十名太湖營遊擊洪應遠帶兵三百五十名馳赴乍浦協防統計兵勇已有三千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將軍副都統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即或夷匪再至有此兵勇妥加防範似可不致疏虞

六

殊批覽

奏革職留任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留任浙江提督祝廷彪奏竊臣等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烏爾恭額等奏探明夷船加增情形並經理軍需各一摺所稱該夷依城為穴重兵把守自應俟其勢窮力竭再出奇兵制勝切不可輕舉妄動致有疏虞該撫等此時惟有嚴密防範一切軍火器械迅即飭員趕緊籌備毋得貽誤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浙江省之温州台州甯波紹興杭州嘉興等府屬俱濱海洋南北延袤二千餘里口岸甚多而惟甯波府屬之鎮海口最關緊要緣此口水深且遠緊接內河由甯波府城直抵紹興府屬之蕭山西渡錢江即屬省城其間五百餘里一帶平行毫無關隘全仗鎮海口門之招寶金雞兩山對峙峙嶺直同天險臣等相度形勢當在兩山各屯重兵把守臣祝廷彪即住招寶山頂晝夜巡查進口則塞以沈船沮以木椿岸上又聯絡紮營外築土壘內豎木城安設大礮其提標鎮海舟師即在口內攔江渡排列有衢州鎮臣郭洪升同前升定海鎮丁憂總兵葛雲飛分段駐紮以防不測而鎮海縣城之東近附招寶山不過一里城北有塘緊臨內洋該夷三板小舟可以偷泊城中設有糧臺藏有軍火尤宜慎重臣等於城上滿布兵丁同紳士團練鄉勇瞭望防守臣烏爾恭額與升任處州鎮臣高明德日夜巡城不使稍懈其次則為嘉興府屬之乍浦前後調兵練勇及本汛兵丁計有三千餘名加以乍浦駐防重兵兼有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一三

將軍都統並副將等官在彼調度統帶可無他慮温州惟玉環廳孤懸海外該同知朱煊募鄉勇三千五百五十餘名分布各口臣等又撥兵二百名前往協防並改撥兵三百五十名留守府城台州以海門為通洋隘口已釘木椿並改撥兵二百名協同防堵甯波府屬之穿山象山石浦等處與定海逼近共撥兵一千二百名分防守禦紹興府屬各縣通海者多港口叢雜各練鄉勇與兵固守惟蕭山之龍虎二山斜對海甯之尖山海口外為米船渡巨舟可到已撥兵安礮練勇保衛杭州省城近臨錢江以海甯州之鳳凰山為通洋門戶現已安設大礮六位撥兵三百餘名瞭望堵禦此外瀕海次要各屬亦俱添兵募勇聲勢極為聯絡其出入口岸處處封禁以杜接濟此近日飭屬各守要隘之實在情形也至於樂鉛軍器臣烏爾恭額業已咨借江西安徽兩省並飭軍需局撥銀製造添補又於礮動倉穀之外採買米石以濟兵糈仍提藩庫銀兩酌給各處兵餉其鎮海之糧餉軍火先飭貯收甯波府城俟有應用隨時提取不致短絀此又近日籌辦軍需之實在情形也至定海夷情臣等連日遣人往探其船仍在衙頭一帶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大頭目名為伯麥次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有一頭目已遭冥誅甚屬秘密

一一一

尚未探有確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其意恐我兵往剿。故作遊兵。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相離較遠。亦不敢近逼。僕此後或來窺伺。臣等自當懷遵。

訓示於擊退後。不令入洋窮追。使之無隙可乘。總俟督臣鄧廷楨提臣余步雲到鎮後。再行會商痛剿。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噶夷占據定海縣城。當經降旨。頒給欵差大臣關防。令伊里布帶兵馳往剿辦。此時計已抵浙。本日據烏爾恭額奏稱。探明該夷船仍在衙頭一帶蟻聚。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其大頭目名為伯魯。次則義律。布耳利。兩人。近聞

九

有一頭目。已遭冥誅。甚屬秘密。尚未探有確名。其夷船在外游奕者。南至石浦。北至乍浦。分頭潛探。未敢近岸。即駛至鎮海洋面。旋停旋去。亦不敢近逼。口岸等語。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剿辦。其定海城內文武官員。究竟如何下落。兵丁傷斃者。究有若干。城內外居民。是否逃散。抑有被戕情事。已遭冥誅之頭目。究係何人。並著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昨經降旨。命琦善妥辦事宜。該督接奉後。諒已遵辦。現據烏爾恭額奏。探明定海夷船。仍然蟻聚。該夷於城內城外。到處防閑。較前更密等語。已降旨。命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籌辦。所有昨

諭琦善辦理之處。著該督隨機應變。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總期辦理妥善。毋負重任。朕有厚望。

甲寅

欵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臣欵奉

諭旨。敕令選派帶兵大員。並選水師數千。預備調遣等因。欵此。經臣選兵二千名。派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補。恭摺覆奏在案。伏查噶逆以海外小夷。逞兇內犯。率其醜類。據我城池。凡在臣民。無不同深憤嫉。臣仰蒙

恩選。昇任兩江。當此逆寇近在鄰疆。分應親督援軍。馳赴故勦。無如江省久享承平。人不習戰。在陸路各營。已不免於頹廢。至

十

於水師。則額數既少。兵技尤疏。更不如陸路之猶可將就。選用。日前任浙江藩臬。即知該省水師。已欠精練。今至江南。細加體察。其衰弱更甚。浙江故自到任以來。頻以訓練巡防。向各鎮將。諄諄告誡。及催漕竣事。即親至各營。陳師校閱。一則期水陸各將士。共知震懾。不敢仍事怠荒。一則欲親閱情形。逐一從嚴整頓。乃行至蘇州。即聞夷船在浙遊奕。其時尚不知定海失守之事。臣因恐該夷竄入江境。水師不能抵禦。即馳至海口。集兵防堵。非日之敢涉張皇。實緣江省積弱已久。非此不能激揚士氣。綏輯衆心。故也。該夷現將定海縣城。據為巢穴。其餘各隘。亦皆分守甚

嚴且夷兵日益增添數至七八千人蓋其意明知

天討即加罪難稍逭故益兵守險懷抵死抗拒之心查該夷在粵

貿易向本桀驁不馴今因見挫於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

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創鉅痛深不足以彰捷伐且恐其不

知儆畏此後一乘風便時入鳴張亦非綏靖海疆之道惟

是該夷罪知必死人眾一心其勢殊非小弱且其船隻之

高大堅厚礮械之猛烈便利破之尤非易易非厚集勁兵

亦恐難以制勝臣昨准浙江撫臣咨會知已奏懇

欽派閩廣水師赴浙會剿蓋以該二省水師素稱精銳遠勝江浙

故有此請現已仰荷

十一

天恩特命福建提臣余步雲酌帶弁兵前往剿辦未識該提督帶

往若干是否水師且粵省水師較閩省尤為勇敢又為喫

逆素所畏懼用之更為得力該夷現正屯聚一隅若以閩

廣之師攻其前江浙之師繼其後使強者為弱者之倡弱

者為強者之援四面雲集剋期進剿自不難殄滅么膺克

復城邑臣受

恩深重不揣冒昧據實密陳仰懇

皇上俯允浙省所請

敕下兩廣督臣林則徐速派大員多帶水師赴浙會剿福建提臣

余步雲如帶兵較少並懇

敕令閩浙督臣鄧廷楨續派水師與粵省協力合攻日俟接有該

二省遣兵之信亦將選備之兵飭令田松林統領馳往以

備應援

殊批浙江情形雖然若是而閩粵又不關緊要乎且徵調非旦夕

可至若耽延既久逆夷返權是徒勞兵力或逆夷探知捨浙而

閩而粵該省事同一律又必請援豈非終無一成罷於奔命成

何體卹

伊里布奏稿於本年七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伊里布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兩

十二

江總督及鹽政印務著裕謀兼署同日奉

上諭浙江定海縣逆夷滋事烏爾恭額辦理不善已降旨革職令

隨營効力復因閩省亦當喫緊鄧廷楨未便遠離本日明降諭

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矣

該督接奉此旨即行馳赴甯波察看情形再定進剿江蘇省水

陸將備如有得力者准其帶往差遣務須好謀而成以副朕望

各等因欽此伏念才材識庸愚未嫻韜畧仰蒙

皇上委茲重寄並荷

諄諄誥誡

指示先機聞

命之餘莫名感悚查該夷自攻陷定海以後船隻日增人數日眾分撥險要以抗我師誠如

聖諭必須厚集兵力好謀而成方克制勝於奉

旨之日即自寶山縣起程馳驛前往浙省俟到浙之後體察情形

與福建提督余步雲熟籌良策督師進剿總期推除醜虜

克復城池仰酬

簡任至江省水陸將備現多派赴各海口防堵一時難以撤動且帶

往之員尤須才具明幹方足以資任使查有狼山鎮總兵

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曾經出師熟悉行陣平望營

都司曾得勝人亦勇敢委用可期得加現已札飭該鎮等

十三

徑行赴浙另又派帶備弁數員並帶署鎮江府知府黃冕

卸署金匱縣知縣試用通判孫達堯及佐雜三員隨往差

委以收指臂之助至江省前調防堵各兵不日即可齊集

已將守禦事宜告知兼署督臣裕謙相機酌辦以靖海

疆

伊里布又奏再前經遵

旨揀選水師二十名飭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候調恭摺奏

明在案今奉

命赴浙查辦所有前備之江省水師或竟調往協剿或令送為應

援俟到浙後查看情形再行分別辦理惟江浙水師不

如閩廣之精練等前曾據實密陳請

旨飭下閩廣各督臣派員帶兵赴浙會剿現已仰蒙

聖主飭令閩浙督臣鄧廷楨派師前往惟粵師更強於閩可否仰

乞

天恩再敕兩廣督臣林則徐速即多派水師航海至浙會同攻剿

俾兵威更振易於殲除至戰勝克敵全在將領得人等聞

得福建金門鎮總兵黃振彪熟悉洋情諳習行陣為水師

中出色之員當此用武之際合無併懇

飭令閩浙督臣速飭該鎮馳赴浙省交等差遣委用以期得加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密陳江浙水師情形請旨飭令

十四

閩廣督臣遣兵會剿一摺又據該大臣由驛馳奏起程赴浙並

帶員前往等語覽奏均悉現在余步雲已奏報帶兵赴浙計此

時已抵鎮海該大臣所帶江蘇兵丁暨烏爾恭額所調浙江各

營兵併鄧廷楨所撥水勇十名諒已雲集不為單弱至閩廣兩

省海口隨在皆關緊要若分兵赴浙不獨鞭長莫及且恐顧此

失彼未能計出萬全總之行軍之道謀畧為先紀律之師以一

當百該大臣老成持重必不致銳意見功或虞挫失惟嘆夷現

據定海主客之勢既殊若在洋面接仗彼轉得用其所長收復

之策務須通盤籌畫確有把握謀定後戰如何布置之處奏明

後再行進剿至所請隨帶文武各員署鎮江府知府黃冕卸署

金匱縣試用通判孫逢堯及佐雜三員。並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平望營都司曾得勝。俱著准其帶往。又另片奏請敕福建金門鎮總兵寶振彪馳赴浙省。交該大臣差遣委用之處。已諭知鄧廷楨檄調前來矣。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福建金門鎮總兵寶振彪熟悉洋面情形。請飭調赴浙差遣委用等語。著鄧廷楨即飭該總兵速赴鎮海。交伊里布差遣。所有金門鎮總兵印務著即派員署理。

乙卯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十五

上諭一道。密

旨。一道。均經欽遵。跪聆。惟臣於本月二十日。遵

旨。取到該夷二次所呈字據。繕摺進呈。並將該夷聲稱欲暫往他

處。納涼。俟遲數日。再回天津各緣由。附片具奏。後。臣隨逐

日。差弁前往查探。二十一日。該夷船尚未移動。二十二日。

已止。存有。三隻。二十三。日。據探各夷船業已全行起碇。臣

查該夷既經遠道而來。必不肯遽行旋回。此去自係前往

永平山海關暨奉天省等處窺探。似當仍回天津聽候

諭旨。日前以節次派員前往接收該夷字據。暨送給食物。屢與該

夷晤面。漸近習熟。並以該夷停船之所。尚在攔江沙四五

十里以外。相距砲臺。共計百里之遙。當日不及往返。隨授

意去員。竟夜在該夷船中設法誘探。旋據通事私相吐露。

據稱自廣東省封港後。該夷因所載各貨。已出有資本販

運。難以回國。是以均在外洋游奕。而正經商人所帶羽毛

哆呢等物。經年海氣薰蒸。更復全行腐變。賠累不支。旋歸

愈難。是以各處尋覓馬頭。鋌而走險等語。該去員即答以

既欲乞

懇求通貿易。何不早來妥商。乃於前赴定海滋事之後。始行來此。

大失恭順之理。即臣代行轉奏。亦多為難。該夷始則力辯

其無。繼又審為探聽定海之事。曾否違之。

十六

天聽。併詢以是否。臣所與。知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現在欽奉

恩旨。該夷自必益加欽感。惟前此先據通事微露一言。懿律係屬

協同掌兵之人。其為首者。現在定海。旋又據該夷諱言不

承。至義律則據直承認。久居廣東。即前被該省窘辱之人

連次差弁前往。皆義律答語之時。居多。是該夷之前來各

省滋擾。且知內地之事甚詳。其為漢奸指示導引。固不待言。

而義律在粵已久。諸事熟悉。一切主謀。自皆由其所出。此

時似先須折服義律之心。其次則漸可疏通。且夷情最為

猶豫。若遽令其旋回。尚恐其懷疑不從。惟現在既由臣接

其字據代奏。即由臣傳

旨曉諭或尚可其取信。臣惟待其回至天津後遵

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令其返棹南旋。

硃批所奏詳悉。另有旨諭。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夷船現已他往。並派員探問情形。

一摺。所奏詳細披覽俱悉。該夷狡獪異常。此時起碇他往。難保

不赴山海關及奉天省等處。昨已降旨飭令耆英裕泰等嚴密

防範。並諭令設法堵禦。不准與之接仗。諒無他虞。惟該夷意圖

貿易。又恐貨物微變。難以回國。正可乘其貪戀之私。藉用羈縻

之法。著琦善照舊嚴密防範。毋稍疏懈。一俟該夷回棹。仍遵前

旨。隨機應變。詳細開導。總須折服其心。辦理方為得手也。

十七

丙辰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本日據烏爾恭額等奏。定海縣城被倭夷攻破。該撫等現駐

鎮海縣防堵。瞭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游奕。距鎮海不

過十有餘里。現在鎮海官兵。止有二十餘名。應俟大兵雲集。合

謀攻擊等語。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

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等因。欽此。伏查

浙省兵丁單弱。必須設法協濟。日前經委募水勇一千名。

或八百名。並調閩省陸路官兵五百名。赴浙調遣。奉

聞在案。茲據馬巷通判俞益稟報。已募得水勇八百名。由晉江縣

羅鋪雇船。交日派委之安平守備陳景嵐管帶。徑由閩洋

赴浙。以後尚當續募撥往等情。至臣所調建甯鎮兵丁五

百名。亦檄令由建甯前赴鎮海。茲提臣余步雲於七月十

四日。由泉州兼程至省。即日取道福甯。由浙之温州入境。

路途較捷。計余步雲抵浙時。閩省兩路兵勇。均可先後到

齊。聽候調遣。臣仍當飭催委員。再行招募水勇。接續撥往。

以資接濟。再泉州地方緊要。提臣余步雲。赴浙剿辦逆夷。

往返有需時日。茲臣與余步雲面商。查有建甯鎮總兵曹

大觀。歷練老成。前經署理提督篆務。堪以飭委代辦。臣於

拜摺後。即赴泉州督防海口。

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奏。提督統兵。赴浙剿辦一摺。覽奏

已悉。前有旨。令該督馳赴泉州巡防海口。並因臺灣澎湖地方

緊要。諭令招募練勇。訓習防堵。計該督此時業已行抵泉州。備

防矣。此次倭夷沿海游奕。倚恃船堅砲利。廈門雖獲有勝仗。仍

須持重謹慎。著鄧廷楨。統率將弁。認真巡防。遇有夷船駛至。不

值在海洋接仗。僅敢進口登岸。即著合擊痛剿。或該夷人呈遞

說帖。並無桀驁情形。即派員接收。將原遞之帖。由驛馳奏。其澎

湖備防事宜。著遵照前旨。妥為布置。所有福建陸路提督。即著

曾大觀代辦。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本年七月十

八日在江蘇崑山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負隅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據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燬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著伊里布於到浙後相機審勢妥為籌辦又奉

上諭此次倭咭喇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剪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究竟啟釁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

十九

布於到浙後密行查訪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各等因欽此伏查倭逆占據定海情形前曾專弁至浙訪查並據各屬先後探報定海城內雖有夷匪占住而其船隻大半聚於港口餘則分泊各要隘據險拒守又另遣數船在各洋面往來游奕窺探並於我師進剿必應經由之各島嶼安設礮位守以夷兵以為攔截之計是其所以抗拒我師者已無一不備我師果能分為兩路一焚其在港之舟一殲其在城之眾誠為勝算然須有間可入方能分路進兵竊抵浙後即當相度機宜熟籌良策或多設疑兵以分其眾或陰遣間諜以敗其謀或先攻其分據之區以孤其聲勢或直

擣其屯聚之處以潰其腹心務求計出萬全不敢稍從輕率惟是海中決戰全恃船隻素知該夷船極堅大故一聞警信即在蘇省飭屬封備商船數十隻以俟臨時雇用現聞浙省亦雇商船等至浙詳加察看各商船堪以應敵自不必另行造船致稽時日儻或尚難合用亦不得不趕緊添造數隻俾資攻擊至該夷內犯之由傳言不一果否因燒其鴉片挾憤而至抑因絕其貿易情急而來必須訪察明確不但當此用兵之際一切發謀決策貴乎知己知彼且將來何以弭遠釁何以靖海疆尤貴深悉夷情相機酌辦等當遵

二十

旨密訪根由據實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勦辦逆夷機宜一摺據奏倭夷占住定海其船聚於港口分泊要隘據險拒守並於經由各島嶼設礮守兵攔截抗拒等語該夷船身堅大槍礮便利若在海洋接仗驟難制勝所請趕造船隻之處恐緩不濟急徒勞無功著毋庸議現有夷船駛至天津投遞訛窺稟帖已降旨令琦善妥為辦理該大臣於抵浙後必須訪察明確謀定後動斷不可急圖收復冒昧輕進該夷人如有呈遞字件即著派員接受將原件由驛馳奏

八月庚申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浙江有倭夷滋擾降旨令沿海將軍督撫等先事豫籌
巡察防堵已據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將備防事宜陸續奏到威
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慮注該省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
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
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猶豫為準備以致臨事周章如
果夷船駛至威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欽
此伏查奉天洋面惟旅順口所屬海洋內之城隍島鐵山
最關緊要現已嚴加防堵至海口內旅順口雖向不停泊

二十一

商船而南來航海各船未有不由該口洋面之鐵山經過
是該口為奉天洋面第一要隘故額設水師營官兵以期
防守現在熊岳副都統祥厚自四月內前往駐紮其調撥
戰船放洋巡哨安設卡倫揀派瞭望官兵均屬得宜足資
防堵其餘金州等處海口亦體察情形安設砲位酌分三
路由省揀派明幹協領等官飭令會同該旗民地方等官
嚴加防禦之處業於七月十六日恭摺奏請

聖鑒在案再查各口商船除牛莊所屬沒溝營田莊臺兩處係屬
河口向來杉木船可以駕駛直入其島船較大因難進口
即不停泊又金州所屬貔子窩蓋州所屬連雲島復州所

屬娘娘宮岫巖所屬大孤山錦州所屬天橋廠甯遠所屬
釣魚臺等處海口因傍岸水淺無論杉木鳥船均須去岸
二三十里外停泊所有貨物皆以小船往來撥運實無港
汊可進大船但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誠如

聖諭威京為根本重地今當海疆不靖特惟有竭盡心力認真設
法堵禦以期仰副我

皇上有備無患之至意

辛酉

盛京將軍耆英

威京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惟勤奉天府府尹呈麟奏

二十二

竊夷匪在浙滋事等欽遵

諭旨疊經嚴飭旗民地方官一體防堵茲於七月二十八日據派
往復州委員驍騎校吉爾哈布呈馳回省面稟七月二十
四日戌刻在該城海口見有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
奕因天色已晚相去太遠未能辨認真確至二十五日清
晨瞭望委係夷船二隻白色桅蓬船身較大在二三十里
外洋面遊奕等語並據復州城守尉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觀
堂亦飛稟前來查該夷船膽敢潛入奉天洋面恐其船隻
尚不止此數若防範稍疏難保不乘虛而入等語耆英先期
於省城官兵內挑選精壯兵一千名今既據報夷船在復

州洋面遊奕者英自應先行帶領官兵四百名兼程前往復州一帶地方親身督防相機辦理其餘官兵六百名隨後分為兩隊揀派協領等帶領前往各要隘口岸分頭堵防務使處處有備以壯聲威俾令該夷匪聞風知畏不敢登岸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夷船潛入奉天洋面遊奕帶兵督防一摺據奏該夷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奕該將軍帶兵督防等語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揭等件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備有樂驚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擊痛斃使聚而殲旃乃為上策該將軍務當謹慎持重相機妥辦餘著照所請行

癸亥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奏竊等因蒙

天恩派赴浙江勦辦夷匪業經將遵

旨帶兵起程日期於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恭摺奏報在案於十四日馳抵福建省城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等咨稱該逆蟻聚定海船有三十餘隻人有七八千之多如果擊由福建帶有水師來浙勦辦必經温州黃巖應即暫行在彼寄碇先期咨會以便就近商辦等因查閩省水師之

二十三

兵僅數自衛不能調派赴浙緣由先經督臣鄧廷楨奏明其時浙江撫臣尚未知之至督臣所募泉州水勇一千名係由海道乘船赴浙何日到彼尚難懸揣等心急如焚祇得咨商督臣將前調建甯兵五百名飭令帶兵將弁嚴加管束順道先由衢州陸路赴浙聽候調遣等因自應由捷徑福甯温州一路馳赴鎮海軍營等前得定海失守之信與督臣鄧廷楨在泉州反覆密商總宜多調水陸官兵此時造舟不及應購買商賈大船以代之水陸並進水兵攻其船陸兵拔其城城復之時逆夷失所依附且沿邊礮火嚴備使水米無資自必困敗我水陸官兵乘勢追勦不難滅

二十四

此朝食惟慮鄰省水師不能添調正深焦灼又於浙閩交界之桐山途次接據甯波知府鄧廷彩來稟據稱該夷船隻尚在招寶山內外一帶洋面遊奕窺伺非水師兵船不能制勝今浙省雖調有官兵七八千名均係陸路不諳水務稟請多調水兵前往勦辦等語查該府曾在軍前熟知行伍所稟自係實在情形等因復思惟粵閩洋面雖有夷船乍去乍來防守本不容易然以現在情形而論浙江軍務較為緊急可否

救下粵省酌調水兵三千名派令勇敢大員帶赴浙江會勦該省即募新兵三千名俱行給予守糧一例作為額外新兵如

有隨赴浙江征勦者仍照額兵之例給予行糧俟軍務告竣其另募新兵有情願歸入水師或歸陸路者均聽其便該省水陸各營一併裁汰老弱即將此項新兵補入額兵之數尚屬容易安置較之雇募水勇每名每日給錢一二百文需費猶為省減至閩省水師現在極形短絀然有頭起撥成臺灣之兵將次換回可否酌調千名赴浙聽用亦另募新兵以補其額其應給守糧及事竣收補額缺等事均與廣東一律辦理兩省共抽調四千名似此通融抽舊補新則粵閩兩省水師兵數仍然足數無缺而浙江之兵力益厚即可藉以相機攻勦

二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余步雲奏請調撥兵丁一摺現在余步雲計應到浙著伊里布詳審情形悉心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請旨余步雲原摺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於本年七月二十日由福建省城前赴泉州督防海口二十一日行次閩縣境之坊口地方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逆夷占據定海著鄧廷楨攜帶印信赴鎮海籌辦堵勦事宜其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欽此正在帶印起程間即於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昨經降旨飭令鄧廷楨余步雲先後馳赴浙江剿辦逆夷本日據鄧廷楨奏定海被圍情形並福建廈門尚須嚴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該督此時諒已得信接奉諭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閩省海口歧出處處均關緊要余步雲接奉前旨諒已帶兵赴浙陳階平又復實假醫治若鄧廷楨再離閩省恐不足以資彈壓鄧廷楨著毋庸前往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即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等因欽此查閩省夷船自六月初五日在廈門滋擾經我兵逐退後至七

二十六

月初十日止並無往來消息迨至十一日即據莆田縣稟報有夷船三隻十六日據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十八日據福防同知稟報有夷船二隻晉江縣稟報有夷船二隻俱在各該縣及近省五虎門外洋往來遊奕因防堵嚴密俱不敢逼近口岸惟據惠安縣稟報十五日午刻有三桅夷船二隻雙桅夷船三隻從東北駛至大墜洋面停泊桅上挂有紅旗與尋常商船迥異當即嚴加堵禦即於十六七等日先後有夷船三隻駛至深滬等洋旋即駛至黑水深等日先後有夷船三隻駛至深滬等洋旋即駛至黑水深洋停泊遠望尚有二隻並據該縣稟報先於十三日有夷

船十一隻。在深水外洋遊奕。旋即向西南駛去等情。查海
洋四通八達。各縣所報。是否由浙洋分駛而來。抑由夷埠
更番而至。求其蹤跡。測度殊難。惟前既構繫於廈門。近又
得志於定海。陰謀詭計。不可不刻刻戒嚴。且恐膽大奸民
暗為勾引。內偵外擾。尤費防閑。茲臣既奉

旨留閩。得以專心辦理。惟有與撫臣督率文武員弁。認真防堵。悉
意講求。冀盡一分之心。即可少一分之失。至臺灣遠隔重
洋。聲息不能遽達。乃荷

聖主指示。在籍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即飛
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仰見

二十七

燭照靡遺。曷勝欽感。臣現已檄飭該鎮道。並咨明王得祿。欽遵辦
理。至福建已革舉人陳姓。如果助夷為逆。實屬罪不容誅。
惟該犯並無籍貫名字。此時是否隱匿夷船。抑或潛居鄉
里。必須密查實在蹤跡。設法掩捕。免致聞風遠颺。臣現已
密派委員。躡訪兜捕。務期迅速。弋獲。解交浙江訊究。以彰
國憲而儆眾心。

福州將軍保昌。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
維礮火為行軍利器。最關緊要。臣鄧廷楨於春間到任後。
即檢查閩省存貯礮位。至大者僅重四千五百斤。用以轟
擊洋面盜賊。本屬綽然有餘。惟夷人礮猛船堅。實不足以

克敵而制勝。茲際該逆鳴張之候。急應鑄造大礮。以資震
懾。當查有在籍告養都司顧德銘。熟諳鑄礮之法。即經委
令督標中軍副將富爾遜。督率該員購買鐵斤。召集夫
匠。現俱停妥。擬先鑄八千斤大礮四門。六千斤大礮四門。
備用。果能製造如式。再行陸續增益。共成三十二門。分派
水陸各鎮收貯。以冀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由驛馳奏。留閩防堵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該夷船往來游奕。桅挂紅旗。蹤跡詭秘。難保無奸民暗
為勾引。著鄧廷楨仍遵前旨。嚴密防範。不必在洋與之接仗。我
兵外示鎮靜。以逸待勞。如果登岸。再行勦除。毋庸汲汲圖功。恐

二十八

有挫失。是為至要。已革舉人陳姓。務須訪查明確。設法拏獲。以
憑究辦。又保昌等另片奏。添鑄礮位等語。著准其趕緊添鑄。以
資捍衛。免其報銷。鑄成之後。其施放果否有準。致遠能及若干
里。均著遇便詳細據實具奏。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萬啟心。奏。竊臣查喚咭喇夷人。惟以
貿易為事。自前明中葉。即常乘艦載礮。扶求通市。近因多
帶違禁貨物。

特旨封港。絕其貿易。遂肆狂悖。滋擾海疆。實為罪大惡極。臣聞其
在各處屢投夷書。並刊刻漢字傳播。皆以求和通市為說。
蓋夷人本性嗜利。漢奸亦皆海邊無賴趨利之徒。此言是

其實情。至其措詞不順。又藉兵勢要求。蓋由頑悍無知。自謂所執理直。臣伏思帝王之師。聲罪致討。使彼自知其罪。則不關自屈。若夫兵勢利害。尤宜破敵所長。顯敵所短。使敵知所恃者不足恃。以挫其氣。勝於爭強鋒鏑也。況嘆夷挾有漢奸。頗通文字。應請

皇上敕令諸臣。撰擬移檄詞義明顯。曉以情勢。外則答彼來書。內則奪其奸計。似係要著。並非迂謀。謹開具擬議如左。

一粵省封港。宜曉諭令其知係奉

旨也。臣風聞夷人皆謂封港之事。並非

大皇帝諭旨。故欲用書自達。求和不知

二十九

國家撫馭外藩。從無輕信偏詞。更張成法。上年夷人不肯遵令出結。奏明奉

旨封港。此係因夷人不奉

欽差大臣告示。特降

諭旨辦理。並非該大臣欺誘爾等。朦蔽

朝廷

一夷人嗜利。宜曉諭以失利得利。令其自行熟計也。臣風聞夷人織煙。洋商私許給價。後來

欽差大臣不許。因謂我失信。兼不甘虧本。藉此為詞。開釁。不知數

萬箱煙架火燒燬。眾見取聞。安有用價買來燒燬之理。洋

商欺哄該夷。不妨令夷人指名陳訴。且夷人貿易。倍獲獲利行之已數十年。此次不給價值。未為虧本。該令夷人自思。若既失買賣。復用兵不已。又將何處得利乎。彼國用兵。豈無廢時失業乎。夷人路險且遠。中國以遠待勞。形勢難易。難難費用。誰多誰少。中國堅壁清野。令該夷不能上岸。縱有利器。於何用之。不出二年。將自困斃。彼國素善算計。必知求息。

三十

一鴉片新例。宜曉諭令其知不能開禁也。向來鴉片禁例。皆係具文。此次雖極嚴密。奸徒意存希冀。猶謂二三年後。其禁必緩。且有藉夷挾制情形。臣風聞浙省。夷匪上岸。搶奪茶葉。以煙封換。又出帖招人買煙。此係漢奸誘黨之計。宜嚴切曉諭中外。皆知此事已經嚴禁。務在革絕。無可希圖。海邊違禁偷入。立賞重典。

一夷人所恃者漢奸。宜曉諭令其知不足恃也。臣風聞夷人久通中國。漢人入彼國者甚多。然皆遠遊失利。不能謀食。及盜賊之輩。夷人倚為耳目。宜諭以此等奸徒。生長中國。不顧父母墳墓。惟利是圖。有何可信。將來汝國多留漢奸。習汝器械。即能奪汝土地。教汝欺詐。即能壞汝風俗。天下忘本之人。譬如毒藥蛇蝎。豈能有益。如此曉諭。諄切。漢奸自不為彼所信矣。

一繳煙一節。宜獎其既往以勸將來也。臣夙聞此次夷人滋事。上年廣東所奏義律者。亦在其內。現在蹂躪海疆。斷無許和之理。惟上年具呈繳煙一事。尚屬聽命可嘉。當時措置未善。以致伊得藉口。宜因此網開一面。為天朝赦宥之端。仍責以自投廣東。連禁出結。懇求原該大臣奏明辦理。

一茶葉大黃。夷命所繫。宜曉諭令知貿易既絕。此物不能出洋。自當畏懼也。現在浙省。夷匪上岸。搶奪茶葉。則伊國存貯。本非有餘。已可概見。臣請中國茶商至粵者。諭令該省平照市價。全行收買封貯。俟夷人屈服。照價賞賜該夷。

三十一

以為操縱之具。

右臣擬議各條。若移檄該夷。可資採擇。並望

皇上敕下妥議施用。臣又伏思中國太平日久。諸務弛玩。一旦整飭綱紀。嚴除毒害。外夷內奸。遂致遽起。在無識之徒。不免

意存畏葸。謂不如安靜省事之善。不知

皇上天錫勇智。臣下小心奉法。區區夷匪。原不足慮。況該夷所最習者。粵省洋面。所深恨者。

欽差大臣。然夷船在粵遊奕。經年竟不能進內洋停泊。可見備禦有方。該夷即無能為患。現在各海疆中。嚴防守。邊備藉此修明。人才藉此振刷。奸宄藉此格別。法令藉此整頓。實為

國家承平日久。緊要關鍵。辦理得法。所益滋多。臣願皇上堅斷持重。不令浮議得搖。天下幸甚。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萬啓心奏。曉諭夷六條。著琦善體察情形。如有可採擇之處。斟酌施行。該夷船隻起碇他去。現在有無著落。果否仍回津門。著將實在情形。先行具奏。萬啓心原摺。著鈔給閱看。

甲子。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前聞曉諭夷匪船。由東省外洋北駛。於本月十四日。自省起程。馳赴登州府督防。途次。又據登萊道稟報。續有夷船北駛。臣於二十二日。馳抵登州府。查自本月初九初十等日。探見夷船八隻。乘風北駛。

三十二

之後。惟二十四五等日。見有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東省。量磯島外洋遊奕。此外並無續來船隻。現在洋面平靜。登州府城。先經登萊道王鎮。會同該府縣等。勸諭紳民。集資捐輸。繕修城垣。募雇鄉勇。並經護登州鎮梁勝瀨。就本標弁兵。分派防守。沿海居民。初聞夷船經過。不無驚懼。及聞臣帶兵親臨。咸知守陣有備。安堵如常。惟北去夷船七隻。探無蹤跡。其抵天津後。如何堵禦。尚未准直隸督。臣咨會。而東省海疆。邊關各口岸。四通八達。內無漲沙攔阻。外無險要可守。夷船處處可以開入。臣既慮南船續來。復慮北船折回。東境肆擾。抵登後。即會督鎮道。相度形勢。擇要設

防查沿海各屬最要者。惟登屬之榮成縣。三面環海。直連外洋。縣城距海僅止十餘里。為東洋第一衝要。先經臣札飭署文登營副將瑞福酌帶本營兵丁二百名。並由獲鎮臣梁勝灝撥調青州壽樂兩營兵二百名。駐劄防守。茲臣帶到省標左右兩營兵四百名。即派署臣標右營遊擊三星保管領馳赴榮成縣。會同瑞福與前到各兵協力防守。次要之地。即係登州府城。近逼海口。其水城即傍海為垣。近城之田橫寨地形高險。居高臨下。窺見府城虛實。尤須添兵分防。除鎮標登中登右各營存城兵丁外。又將臣帶到濟南府城守營兵一百名。臨清高唐充中充右四營兵五百六十名。留於登郡。與鎮標各兵分布水陸兩城。及近城扼要之田橫寨城外之天橋西山各口。分營駐紮。以壯聲勢。又其次要。則文登縣之威海衛。福山縣之之罘島。及膠州之淮子口等處。均為夷船可以開入之地。現派武定營兵一百二十名。飭署該營遊擊晏世榮帶領駐守威海衛。派德州營兵一百名。飭該營守備哈興隆帶領駐守之罘口。派東昌營兵一百二十名。飭該營千總金廷選帶領駐守淮子口。使與膠州協本營兵丁俱由該協副將德建統馭。並派委梁山營都司李明祥隨同協守。其餘距海較遠州縣。均飭各就本汛兵丁。並飭該地方官募雇鄉勇。協

三十三

力巡防。務使沿海各口岸處處皆有準備。至各屬招募沿海壯勇五百名。附近府城之黃縣亦募雇五百名。臣自黃縣至登。沿途察看各壯勇年力尚屬強健。槍矛亦俱整齊。此外各屬亦據報陸續募雇。約計兵丁壯勇不下四五千名。分布沿海要隘。似覺聲勢雄壯。足資捍禦。托渾布又奏再。臣抵登後。因聞夷船一隻。自北折回在巖磯島外洋遊奕。該島距登郡水程百數十里。臣以該島雖在外洋。現有居民恐該夷匪上岸滋擾。飭委水師把總趙得祿帶兵馳往探護。茲據該把總稟稱。該夷匪於本月二十五日。該把總未到以前。駕駛小脚船數隻。攬近島山有數十人上岸。內有口操華音者。向該島居民哀告。以船上缺乏薪水。願出番銀一圓。買淡水十擔。番銀五圓。買牛一隻。該島居民有明白曉事者。因夷匪上岸。並不滋擾。且言詞極為恭順。當給淡水百餘擔。黃牛十餘隻。該夷匪如數給銀。該居民等恐收受夷匪銀兩。情同漁利私通。且東省不用番銀。留此無益。當即擲還。該夷匪向眾致謝而去。臨行時。據稱往天津貿易。開船後。即向西北大洋駛去。現經該把總確探。該夷船已無蹤跡等情。查該島居民等不受夷匪銀兩。頗知大義。臣現已委員馳往該島撫諭。優加獎賞。

三十四

並以東省似此沿海島嶼尚多一體派委弁兵防護毋使該夷匪上岸蹂躪正在繕摺附奏聞適於本月二十六日准直隸督臣咨會該夷船抵天津投遞稟函後旋稱該處天氣炎熱欲暫往他處納涼等語巽其情形顯因在津缺乏薪水不能久留欲往他處購覓故作此掩飾之詞除密飭沿海各屬一體嚴防外理合附片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現抵登州府防堵情形一摺又另片奏夷船一隻在薑磯島外洋遊奕並駕小船向島民乞買淡水牛隻等情覽奏均悉現在該夷船既向西北大洋駛去難保其

三十五

不折回且恐復有南來船隻山東省各口岸內無深沙攔阻外無險要可守處處可以闖入該撫已會督該鎮道分兵擇要防守布置尚為周密設或夷船再至竟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所恃者船礮若舍舟登陸則其技立窮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陸督率兵勇聚而殲斃該撫務當相度機宜持以謹慎是為至要

丙寅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自喫咭喇夷船起碇他往後隨飭各處探訪旋於七月二十九日據派往防堵甯河北塘海口副將石生玉等探得分隸豐潤玉田等縣所屬之洲河黑洋河兩處各有夷船在彼遊奕並據查得

相距黑洋河海面二十餘里之黑沿子莊地方並無口門近岸向皆淤泥從無船隻駛入現因大雨連綿存有漫水深一二尺該夷於七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兩次浮駛杉板持械上岸進村購備牛羊雞豚等食物償以番錢並散給夷書數本與前次進呈者無異其村民中有畏怯躲避者該夷即將其牲畜自行攫取各等情臣以該夷在彼驚擾當派千總白含章乘坐海船迎往告知業經奉到

諭旨促令速回聽宣隨於本月初二日據各該夷船仍復回至天津關江沙外臣以行文宣示未能詳盡而體制攸關臣又斷不能前赴彼船隨約令該領事義律前來聽候面諭並

三十六

令其不必隨帶兵船乃始則懿律亦願同來旋仍託病不行僅據義律於初四日隨帶十餘人乘坐杉板進口該夷性質粗豪強悍兼以言語不通專賴通事傳述與言殊不易易隨經臣多方駕馭欽遵

諭旨諭以

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

欽差大臣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

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勝措置失當現已仰蒙恩准

欽差大臣馳至廣東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申冤抑該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等因而該夷堅執前遞公文所呈各條惟求遂其所請並據呈閱該夷所謂全權其式圓而上有斑文近似印錄此外復投遞字據二紙內稱欲臣於該夷所請各條下為其批允否則似欲請與開仗又據將該國王示諭該夷等先將各處海口插立木牌沮止商船出入之條送臣閱看臣默思

天威所在且現已準備固不難於用武而天津切近

京畿凡鹽漕銅船皆由此來最為咽喉重地設使邊釁一開該夷狡馬思逞頻相滋擾致我勞師糜餉所關匪細且海

三十七

道處處可通如黑沿子莊並無口門之所該夷尚能乘坐小船設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許弁兵曠日持久無時無處不加堵禦誠恐防不勝防惟此時適值海口內外尚有閩廣商船臣隨諭以此等船隻所載皆蘇木沙糖本不願其出入現因該夷等前來是以海口有船來往尋常儘有陸路可行何必航海冒險該夷遂不復提插立木牌阻止商船之言臣又諭以伊等此來據稱雪冤乞

恩兩大端今所訴之冤已奉

旨准為昭雪至於乞

恩之處試問一經接仗豈尚能仰邀

曠典准與貿易利將安在該夷復求割讓海島其始意欲占據定海臣隨遵

旨諭以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

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前因嚴禁鴉片該國不肯具結是以不與

通市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倍加恭順何得轉思占據

姑無論理不應讓該夷亦勢不能占且如奉

諭敕禁各處海道商賈概行停止無人前往購覓又將從何消售

該夷似以為然隨又懇於廣東澳門西洋人現住處所分

與一席之地俾其攜眷寄居仍歸

三十八

天朝統轄不敢割據臣覆以向未到過粵省詢其從前貿易時

如何存身據稱前此係賃西洋人房屋居住因西洋人時

與該夷爭歸是以有此請臣答以西洋夷人住居已久歷

年恭順不能抽分該夷又稱粵省沿海地方無人之地居

多不拘何處請假一隅俾資棲止臣詢其所稱無人之處

是否屬隸州縣據稱均有州縣管轄並據帶到該國條款

送臣閱看內稱該國官員來粵均須尊敬文移俱用平行

臣諭以從前貿易多年自有舊章況通商者亦不止該國

一處據稱該夷前在粵省貿易所來本止夷商與各國無

異是以呈遞公文均用稟帖凡發給夷商者均係諭帖嗣

緣該國商人四散。該國王即派令官員前來。而公文體制尚循其舊。且向由洋行商人接遞。故往往被其把持。據請此後文檄俱用平行。並徑自往還。不由洋行經手。臣先諭以官員亦有大小。豈能無分差等。復據該夷聲稱官職差等。係就我

朝而言。今既來自該國。同為客官等語。臣又諭以彼此通市。原係商與商通。該國即派員前來。然既為貿易而設。亦祇須與商人交涉。

天朝官員。可不過問。本無所用其文檄。該夷因聞。臣有官員。可不過問之說。是以於其前呈公文內。所稱洋行倒歇。拖欠

三十九

銀兩之處。並未言及。惟於煙價一層。狡執最甚。經臣遵

旨。諭以當日呈繳之煙。本係違禁之件。早經燒燬。至如該夷所稱。凌辱通商呈繳之處。皆

飲差大臣等所為。譬之該夷。經該國王使令前來。辦事錯誤。又豈有著落。該國王賠償之理。並又將定海時事。為之反覆取譬。如該處被害之官員兵丁。該夷又豈能起死者而使之復生。而該義律堅持不回。據稱前繳之煙。並非由商呈繳。實緣義律等被斷淡水食物。因餓無以自存。遂動用該國王銀兩。買煙呈案。今義律等須繳還原動銀兩等語。臣以此皆尚止義律之言。隨又將以上各情。發給懿律文書。俾

該夷等或再自行詳商。係即於初四日派員持往。茲於初七日。甫據該夷具文登覆。交去員帶回。合將取到該夷回文。暨所呈字據。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甚費周章也。

琦善又奏。再此次喫咕喇夷船。起碇他往後。所有望見該夷船蹤跡者。雖止臺湖玉田之瀾河黑洋河兩處。而據委員私相探詢。據稱山海關等處。亦曾去過。帶備工於繪圖之人。隨處繪圖。即天津礮臺一帶情形。亦經繪有圖說。並

四十

給委員閱看。是其說詐之情。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違旨燒燬。該夷登答情形。一據喫夷船隻。來至天津。以折筧乞恩。兩大端為詞。現在該督遵奉前旨。向該夷領事。義律。反覆開導。所辦甚好。惟該夷具文登答。則始終以賠償煙價等情。曉曉置辯。鴉片煙本係違禁之物。業經燒燬。豈有賠伊原價之理。惟當隨機應變。諭以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大皇帝格外施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筧押。無不查明懲辦。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以致辦理不善。現已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至煙土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該國往來貿易。所重原在圖利。試

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來。該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安靜。俟欵差大臣到彼查辦後。或汝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汝等從長計較。所得孰多。該督接奉此旨。即照此向該夷人明白曉諭。令其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儻該夷始終堅執。該督總當相度機宜。妥為措置。至此時堅欲索價。並請減價分年之說。不過該夷借此尋隙。志在通商。該督到粵後。惟當細加訪察。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或即作為該督之意。密諭各洋商。以將來如許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該商人等亦可照常貿易。獲益良多。總宜從長計議。毋令該夷有所藉口。方為妥善。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丁卯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七月二十八日。據報夷船二隻。駛至復州洋面停泊。等一面具奏。一面帶領頭起官兵。馳往籌辦。於八月初二日。海城縣途次。接據復州城守尉宗室榮桂。知州鮑觀堂等報稱。七月二十九日。該處又續到夷船一隻。與前到之夷船二隻。一處停泊。等接閱來稟。隨嚴飭帶兵協領等。督兵連夜兼程前進。又於是日酉刻。接據該城守尉知縣稟報。七月二十九日。所到夷船一隻。即於是日午後起碇開行。其先在八岔溝停泊之夷船二隻。亦於未申之間開行。均經北駛等情。飛稟前來。等查奉天所屬海疆遼闊。沿海緊要口岸甚多。今該夷船形蹤鬼域。出沒無常。雖大船不能攔岸。但各有隨帶脚船。是防堵事宜。萬不可稍形疏懈。今調撥省城官兵千名。不敢遽行全撤。除將二起三起官兵。飭令暫行回省。聽候調撥外。等仍帶領頭起官兵四百名。馳赴復州一帶海口。悉心體察。如有不敷防堵之處。將所帶之兵。分撥酌留。以資防守。

接仗

兩廣總督林則徐奏。查英夷先後來粵兵船。上年秋間有

吐噍嘩喻兩隻。本年春間有噍噍船一隻。自五月至六月中旬。又有噍吧吐等船二十三隻。除陸續據報駛出老萬山外。在粵洋者尚有十隻。又送信之車輪船。自五月以後共來五隻。旋於六月初旬全出老萬山外。均經臣等於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初五、二十一等日。節次具奏在案。嗣於六月下旬。又報駛去兵船五隻。續到二隻。現在共存七隻。其上年九月在穿鼻洋與官兵接仗之吐噍一船。亦在駛去之內。臣等以噍夷兵船既經來粵。即因防範嚴密。不敢進口滋事。亦未必遽肯回國。何以其中有二十一隻。先後駛出老萬山。恐係越竄各洋。乘虛滋擾。不特本省水陸文武刻須諄飭嚴防。並沿海各省亦屢經飛咨防備去後。茲於七月初六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來咨。六月初間。噍夷兵船竄至浙洋。定海失守。聞之不勝髮指。因查六月初間。粵洋開去之噍夷兵船。僅止九隻。而浙洋彼時已到三十一隻之多。大抵徑從該國黑水洋乘風北駛。乃敢聚於定海。妄逞鴟張。明因該處孤懸海中。希圖據為巢穴。是必預相糾約。早蓄逆謀。臣等六月初五日。奏片內所陳。聞有欲赴浙江舟山之語。竟非虛傳。實屬罪惡滔天。亟宜痛加勦辦。惟思閩粵等省四面環海之地。與定海形勢相似者不一而足。逆夷既謀窺伺。難免各處垂涎。此時粵省

二

各島澳。隨在設防。密益加密。第彼之所恃。祇在礮利船堅。若赴大洋與之交鋒。總應相度機宜。須得確有把握。方無虛發。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纒。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儘足以制其死命。況夷人異言異服。眼鼻毛髮。皆與華人迥殊。吾民協力齊心。殲除非種。斷不至於誤殺。但恐嘯聚日久。彼即結黨奸為護符。築礮臺為障衛。勦辦不免費手。此時定海縣城甫被占據。即使城中人戶倉卒逃亡。而該縣周圍二百餘里。各村居民總不下十餘萬眾。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誅之。不論軍民人等。能殺夷人者。均按所獻首級。給予極重賞格。似此風聲一樹。不瞬息間。可使靡有孑遺。其人既已盡誅。則其船礮皆為我有。是破格給賞。所費不為虛糜。似亦敵愾同仇之一道。殊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欽蒙恩命。赴浙江查辦夷務。遵於七月十五日。在江蘇寶山縣起程。業經恭摺奏明在案。茲於二十六日。行抵甯波府城。稍作部署。並飭該府縣等。雇募商船。添造礮位。以備進剿。旋即馳至鎮海縣。逐加察看。該縣之招寶金雞兩山。左右對峙。口門不寬。實為天險。現在浙江前調各兵。均已齊集於該兩

三

山及鎮海縣城並附近之石浦象山等海口分營駐守聲勢聯絡軍容亦壯嘆夷船隻大幫多聚定海其餘如鎮海之蛟門等洋面亦皆分船遊奕雖未嘗逼近口岸而官兵出勦之路皆為所阻居心實屬巨測此時浙兵雖已到齊然可以遠調之水師不過三千陸兵則除分守各隘外可備攻勦者亦不過二千餘名須厚集勁兵然後伺賊之際分兵數路水陸並進虛實兼施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方可操勝算而殄逆夷。李前在江省曾調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令該鎮王錫朋統領在吳淞防堵又令江西九江鎮總兵李錡帶兵一千名分駐鎮江等處以備往來策應查壽

四

春兵素稱精銳王錫朋又久歷戎行晚暢軍務深堪倚賴現在吳淞防守嚴密夷船不敢闖入且有九江鎮兵可以移駐壽春鎮兵自可調至浙省應用。李現已札飭王錫朋帶兵來浙協力堵禦將來陸路進兵之際即將此路兵派為前敵以收衝鋒陷陣之效至應用水師雖有李前次遵旨選備之蘇松等標兵二千名可以飭調然合江浙兩省而計數止五千勢實單弱原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曾請敕令閩廣各督臣遣兵會勦李亦經具摺密陳今尚未奉批回李前奉

廷寄雖有令余步雲帶兵赴浙暨鄧廷楨酌派水師會勦之

諭惟現在閩省僅調建甯兵五百名暨雇募水勇一千名來浙並未飭調水師且烏爾恭額前摺所請未蒙俞允李又何敢再事漬陳惟細察浙省情形非該二省之兵合力攻擊難以得手惟有仰乞

皇上天恩

敕令兩廣督臣林則徐閩浙督臣鄧廷楨各派水師二千統以大員多帶礮位坐駕堅厚大船在該二省適中之處彼此會合再行聯踪赴浙李亦飭江省水師趕緊前來相機會勦庶可迅奏蕩平收復城邑在該二省額設水師數倍江浙量為抽撥不致即形支絀而浙省則可大收其益若謂洋

五

面現有夷船游奕恐在途被其截擊未便前進查該夷在洋遊奕之船至多不過三四隻若該二省合兵北馳儘堪抵禦不虞失事似可無須過慮至閩浙督臣前請製造大船李已奏明俟到浙後再行察看茲查浙省所產木料均屬短小無從購製閩省產有巨木應請敕下該督趕緊製造並添鑄四五千斤大礮數位如能尅期竣事自可由閩道運送來浙以資配用儻驟難告成亦可留為將來留緝備禦之需現在福建提臣余步雲將次可到李俟該提督及各路兵丁到日即當相度機宜會籌良策伺便出擊不敢因等候新廠新船致稽月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摺。覽奏俱悉。喫夷占據定海洋面。分船遊奕。蹤跡詭秘。該大臣務須加意防堵。仍時密派得力之人。分投偵探。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窮。該大臣總當鎮靜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勦。僅探得該夷船隻駛出外洋。即可不必窮追。所有定海縣民。應行撫卹。及文武員弁。應派委署理之處。著該大臣妥為辦理。至所奏調派壽春鎮兵來浙協力堵禦。並請調閩粵水師會勦之處。著候旨施行。

壬申。護浙江巡撫宋其沅奏。竊查喫夷此次由外洋直趨定海。襲我不備。以致五日之間。縣城失守。臣現接兩廣總

六

督臣林則徐咨鈔片稿。內開喫夷早有欲赴浙江舟山之語。是其早蓄逆謀。竟欲據定海為巢穴。若不痛加勦除。克復定海。無以懾狡寇而張

國威。惟先復定海。仍須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則縣城自為我。有七月二十三日

欽差大臣伊里布。路過杭州。與臣面議意見相同。現查在鎮之兵。陸路居多。防守極嚴。未便輕動。將來西北風起。水師雲集。正我兵得勢之時。仰仗

天威。廓清逆夷。指日可俟。現准烏爾恭額。移文李獲漢。奸聞吉祥。布定邦二名。黑夷馬默。加海金碼。馬拉南。故林五名。均發

糧臺委員訊究。尚未審定。移文前來。又據鎮海縣稟續獲黑夷溫咄一名。臣現在嚴飭委員詳細研訊。聞布定邦一名。係該夷得用之人。曾懸重賞購求。俟訊有確情。另行具奏。浙省雨暘應時。秋收可望豐稔。定海被難民人。當時紛紛逃入內地。瑣尾流離。深堪憐憫。臣在藩司任內。即經飛飭甯波府及附近各縣。搭蓋篷廠。給與棲止。委員查明戶口。酌給撫卹口糧。俾無失所。現在民情均極安謐。足慰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宋其沅奏。烏爾恭額移文李獲漢。奸聞吉祥。布定邦及黑夷等。並安插難民等語。漢奸黑夷。係何人何處

七

盤獲。其被獲之時。係何情形。該犯等深入內地。營謀何事。何以束手待縛。其所吐供詞。大致若何。俱未據該護撫詳晰奏明。著伊里布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占據定海之後。雖未妄行殺戮。現在逃入內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內外。仍有若干。戶口既據該護撫奏稱。被難民人紛紛逃入內地。是定海城內情景。逃民必能一一詳述。著伊里布一面與該護撫。籌商安插清查。戶口酌給撫卹口糧。俾無失所。一面即向該逃民探詢定海城內民人著落。詳晰奏聞。現在該夷船有駛至天津海口者。呈詞恭順。並無桀驁情形。已派令琦善妥為辦理。

癸酉。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奏。竊。李欽奉

恩命帶兵赴浙勦辦逆夷於七月初十日自福建泉州府起程業經恭摺奏報續在浙閩交界之福鼎縣途次詔訪大畧情形似應調舊添新請調閩粵水師以資勦辦緣由奏明請旨。在案。茲於八月初三日馳抵浙江甯波府城道。

欽差大臣伊里布先行到郡籌度機宜。等進見後即星夜馳赴鎮海縣城附近之招寶山會同提臣祝廷彪等查看情形。竊見該處口門雖不甚寬而水勢甚深巨舟易入現在已於深水處載石墜船淺處通插木椿陸路扼要支搭帳房安兵防守。提臣祝廷彪在彼駐防前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亦往來巡查。可期周密。惟定海一縣孤懸海外瞭望不及。

八

據稱喫夷船隻多聚於定海其餘分布蛟門等處洋面以阻我兵進勦之路細查浙省現在調到水陸兵不過八千餘名其中水師僅有三千餘名督臣鄧廷楨所調之建甯兵五百名現雖陸續到浙惟係陸路兵丁難以出洋其泉州文員所募之水勇一千名今由海道乘舟前來未據報到。等業已飛查沿海廳縣嚴行飭催諒即日可以到浙。然水勇究與兵丁不同恐難得力是浙省現在水師實形單薄。此外雖有欽差大臣選備之江南蘇松等標水師二千名可以飭調。然此時尚未前來又所請。

教下閩廣各派水師二千統以大員來浙相機進勦亦尚未接奉批回。等惟有殫思竭慮商同在事文武查探逆夷作何狙詐情形一俟各兵到齊如有一隙可乘必當與

欽差大臣密商良策慎加勦辦固不敢稍涉冒昧亦斷不敢觀望遲延。

硃批知道了。

甲戌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稿。臣奉

旨兼署兩江總督於崑山舟次接晤

欽差大臣伊里布將防堵應接事宜面加商定後各自開行。七月十九日在青浦連次據報有夷船來寶山洋面游奕情事。

九

當即加緊遣行二十日至寶山縣城詢悉十七日有大夷船三隻在洋游奕內有一隻闖入內洋經提臣陳化成督率將備弁兵開礮轟擊及其船尾該夷船隨各轉帆開放兩礮不能及我塘岸一同駛向東南深水大洋而去須臾不見影蹤。提臣陳化成因該夷船旋來旋去情甚詭譎時已傍晚未經窮追洵屬老成持重之見。臣連日周歷海塘察看形勢寶山縣城外東北有土塘環抱塘外即屬大海東南為吳淞黃浦二江交會入海之口即所謂吳淞海口是也。凡海船之貿易者必從此口出入海口之東北即係崇明。天晴注視約畧可辨寶山之守固則內可保障全省。

外可控制崇明。實為第一要地。提臣陳化成。不避風雨暑熱。住宿單布帳房。與士卒同甘苦。已將五旬。號令亦極嚴明。現在各處調防官兵。業已到齊。臣按營查驗。兵情俱極踴躍整齊。恪遵紀律。演放礮位。已能致遠。現已分別最要次要。派定段落。無事則劃地而守。以免趨避生事。一有夷船蹤跡。責成瞭望處。施放信礮為號。上下各段。互相接應。陸兵則預備槍礮。水隊則整理火具。哨探漁船。誘使入淺。然後水陸夾攻。礮火並發。務期計出萬全。殲此醜類。以仰

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殊地覽奏俱悉。妥慎防之。斷不可躁妄失算。

裕謀又奏。再逆夷以區區小醜。犯我邊疆。陷我城邑。其所恃者。不過船堅礮大。不知該夷犯兵家之忌者。八千里饒糧師不宿飽。沉海道數萬餘里。芻糧一匱。後繼為難。此一忌也。遠涉重洋。一往返間。動經逾歲。且掀天巨浪。莫可屯兵。前師一敗。後師莫援。此二忌也。該夷國富民貧。平時養兵不甚愛惜。一旦驅闖於數萬里之外。素無同袍之戀。何有敵愾之心。此三忌也。該夷礮火雖烈。然礮之為用。不利仰攻。即以我吳淞海口而論。下有石塘。上有土塘。又有礮臺。其勢高出夷船。彼如仰礮上攻。鉛藥沉而力竭。且船與

浪低昂。施放亦難得準。此四忌也。該夷以船為家。破浪乘風。固屬長技。但船身笨重。喫水極深。內洋沙線。非所熟悉。不得土人導引。一遇水淺沙膠。屹然山立。轉動萬難。此五忌也。該夷船雖堅固。然利於水者。不利於火。我兵若用火攻。彼船頃刻焚燬。此六忌也。該夷雖習水戰。而其戰也專恃槍礮。擊刺步伐。皆非所嫻。且其腰硬腿直。結束緊密。礙於屈伸。一仆即不得起。不利陸戰。此七忌也。該夷生長外洋。不服中國水土。探聞竊據定海後。或出天花。或染時疫。死亡相繼。殆無虛日。此八忌也。該夷犯此八忌。其敗可立而待。臣惟有會督提鎮。激勵兵將。固不可預存輕敵之見。

尤不可稍存畏敵之見。奮勇小心。嚴防口岸。力戒內奸。絕米粟之接濟。禁茶黃之透漏。斷樵汲之徑途。以逸待勞。以眾待寡。其沿塘阨要處。所安設大將軍紅衣神威等礮位。大者重至四千五百斤。小亦二三千斤。及數百斤不等。火藥鐵彈均已足用。該夷僅敢深入內洋。即當相度遠近。分別用礮轟擊。可期制勝。設或駛進口內。臣已於汊港內預伏柴船數十隻。每船各堆柴草數千斤。灌以桐油。加以硝磺。派令水師督押。配帶噴筒火箭。繞出其後。占其上風。順流縱火。兩岸仍用槍礮轟擊。截其歸路。若竟鋌而走險。舍舟登陸。更可大加勦洗。不令其一人生還。以彰

天威而洩民憤總之該逆夷性雖狡而多疑力雖強而少智止知貪詐不知信義孤軍深入實屬自取滅亡不足為患堪以仰慰

聖懷

硃批所論不為無理

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稿臣前將遵

旨曉諭夷暨該夷登答情形具奏後派委千總白含章前往察探該夷懿律並未在船祇見義律復向開導該夷仍前堅執據稱如不遵所請將欲肆其滋擾嗣於初十日續奉諭旨著再向該夷明白曉諭隨復差弁往探則各船全行起碇旋

十二

據永平府委員稟報臨榆縣屬於初九日曾見有該夷火燄船蹤跡現在該夷兵船已順潮折回數隻而懿律大船迄未回棹不知何往已嚴飭永平府一帶委員加謹防維俟該夷船至天津即遵

旨再行明白曉諭至該夷此次之來雖據以乞

恩為詞而其情詭詐忽往忽回究不知其意在另覓馬頭抑圖各處滋擾而天津攔江沙內海河徑直長流一帆直達郡城東門即為南北運河交接之區本可無庸上岸且該夷利在水戰早自見幾即誘令登陸亦斷不肯先蹈涸轍而海河兩岸半屬鹽池且尚有居民房屋僅餘一綫行路前無

可以抄截之所旁無可以埋伏之處僅能相對迎敵現在所添礮臺又以倉猝取辦不及加用整頓灌漿非若平時從容造築者之堅固其舊存礮臺二座本久經廢棄間多隙裂現已設法保護並於無可埋伏之中勉擇高阜之區於天津城外風神廟葛沽新城南北兩岸各設埋伏之處然相距海口水路百有餘里僅能防其衝逸不能互相應援弁兵一經分撥即不敷用而天津之迤北即為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直達縣城其海河情形與此間大畧相似相距天津海口水程一百餘里若就渡河陸路計算約止四十餘里該處前撥兵丁不足六百名尚嫌單弱臣現復

十三

添調督標兵五百名正定鎮標兵三百名以便再為分撥防守查天津原設礮臺處所距口門二十餘里此次俟該夷船折回後如不敢擅入口門臣亦不欲先行策剿僅或兵船進口直攻礮臺肆行強橫恐不能不開礮轟擊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夷船又復他往一摺覽奏均悉該夷來至天津堅以乞恩為詞當降旨令該督再向明白曉諭該夷並不靜候輒又起碇他往詭詐之情殊為叵測該督業於天津城外風神廟等處並於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分撥防守著督飭弁兵加謹防維如該夷船復行駛至著仍遵前奉諭旨明白宣諭俟該夷桀驁不馴亦不值與之在洋接仗如敢進口登岸

肆行強橫。即行開鎗開礮痛勦。該督惟當隨機應變。妥為辦理。丙子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護理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裕謙於馳抵寶山後。將查明洋面情形。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署崇明縣知縣張慶瑗稟報。七月二十七日。忽有夷船兩隻。從廖家嘴直東外洋。駛至糖壠沙洋面。遙放鎗礮。轟及海濱民間堆積柴草。延燒草棚五間。兵丁李新元鄉勇范茂春均被火藥轟有微傷。經防堵把總毛正和外委王國才督飭兵勇。開放鎗礮。擊傷夷匪數名。即向大洋駛去。又據各營縣探報。自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初二日。該夷船或一二隻。或三四隻。在浙江之黃盤羊山江蘇之滄缺銅沙佘山五條沙等處。極東外洋游奕不定等情。臣等查糖壠沙係海門廳屬之外海沙洲。該逆夷敢突然駛至。遙放鎗礮。若非探我虛實。誘我追逐。即係欲圖搶掠。雖經該把總登時擊退。究未痛加勦洗。難保其不復來嘗試。其在外洋游奕之船。必係恐有兵船赴浙援勦。作此狡獪伎倆。以圖牽制。邀截。更恐定海迤南亦有窺伺。閩廣舟師之事。此等游奕夷船。若令舟師追擊。不過東逐西奔。無益於事。且恐中其奸計。臣等惟有督飭防堵。及地方文武各員。留心瞭探。嚴加守禦。以逸待勞。儻敢駛入內洋。察其來意。

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一四

相機攻擊。務期滅此朝食。裕謙陳化成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昨已降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勦辦逆夷。並派裕謙兼署兩江總督。所有徵調防堵各事宜。責成裕謙一手經理。該大臣等接奉諭旨。諒已分別遵辦矣。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調兵分布堵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鎮海。余步雲計日可到。合師會勦。兵力甚厚。但恐該夷等分竄各海口滋擾。著裕謙嚴飭將弁。認真防堵。毋稍疏虞。昨據奇明保等奏稱。該夷逼近乍浦。業經擊退。本日又據伊里布等奏稱。分布各兵。遠為浙省聲援。所有京口堵禦。著派張仙保前往。佈勒亨仍鎮守省垣。似此布置。內地要隘。尚稱嚴密。前經檄調各兵。如有應行歸伍之處。即著撤退。以免徵調之煩。又裕謙片奏。江蘇省金山縣與乍浦接壤。離吳淞口亦不甚遠。屢次查探。並無夷船蹤跡。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等語。所有採買硝磺。備辦快船。並豫籌米石等。著照所議辦理。惟夷船游奕。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果係尋釁滋事。抑有呈遞字帖。如該夷只駕小舟。求遞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儻巨艦連檣。來勢甚猛。即著督飭員弁。併力攻擊。以壯聲威。該署督等務當相機妥辦。勿涉輕躁等因。欽

十五

二四五

此

皇上指示周詳。臣等敢不欽遵恪守。伏查江蘇沿海地方。綿長一千數百里。處處均關緊要。而崇明一縣。孤懸海外。寶山城池。濱臨海口。上海則海船聚集。尤為喫重。督臣伊里布。先後檄調各兵。總計雖有一萬九百名。惟前次欽奉諭旨。預備水師兵二千名。赴浙應援。應行撥抵。現在又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令將前調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即令該鎮王錫朋統帶赴浙。實止調防兵七千七百名。分防各處口岸。似不可少。即如七月二十七日。夷船突至海門廳之糖舖沙洋面。若非先事預防。恐難即時擊退。且該夷占據

十六

定海。已及兩月。糧米必將匱乏。難保其不四出搶掠。更恐合師會勦之後。窮促狼奔。以圖一逞。就目前情形而論。江蘇之防守。更應加嚴。所有前調各兵。自應暫緩撤退。庶臣等得以相機妥辦。至該夷船如再來游奕。臣等自當欽遵諭旨。察其來意。分別辦理。斷不敢稍涉輕躁。亦不敢稍任疏虞。以仰副

聖主昇任海疆之至意

裕謙又奏。再禦夷之法。全恃礮擊火攻。原無需厚集兵力。惟江蘇營伍廢弛已久。臣在蘇數年。從未聞有講求訓練一語。各營將備。相率因循。水師尤甚。是以上年十二月。臣

甫蒙

恩命。補授巡撫。即有整頓營伍之請。浙江近在鄰省。大抵相同。即如定海縣城。六月初八日被圍。旋即失陷。並非夷人之強。實由我兵太弱也。且我兵即弱。若果戰而不勝。尚屬可恕。乃竟不戰不守。紛紛潰散。各顧身家。城池既失。而將備弁兵。無一傷亡之人。實從來未有之事。負

恩昧良。莫此為甚。深堪髮指。江蘇與浙江接壤。一聞警報。訖言四起。兵民無不驚惶。且海口甚多。頭頭是道。亦屬可慮。臣與督臣伊里布。持以靜鎮。遵派文武。調撥弁兵。分布各口。協同防堵。人心稍定。因上海寶山。尤為扼要之地。駐兵較多。

十七

然非此不足以壯民之膽。且非此不足以壯兵之膽也。況上海為海船聚集之所。其大小東門外。所有行棧。及一切生理。閩廣之漳泉惠潮嘉應。五府州。十居六七。而停泊商船。接纜聯船。又均在黃浦一帶。凡船中舵水。與岸上游民。無不痛癢相關。聯為一氣。又有杉板小船。往來浦口。名則藉稱擺渡。其實偷運煙土。訛索客商。出沒無常。無惡不作。此等舵水游匪。約計不下數千。悉皆兇悍性成。亡命嗜利。與本地商民。各分氣類。近年以來。因搭挈煙土。屢緊失其利藪。更不免心存怨望。設一旦吳淞口外。果有夷船闖入。該匪等難保不乘機而動。蹂躪地方。若將該匪等全行

收充鄉勇。不特聚此數千匪類。約束不易。如無重兵以制之。仍不足以資彈壓。若一概驅逐出境。該匪等無家可歸。必將為逆。夷所用更無異資寇。以兵。是以止有懾以兵威。明則防逆。暗則防匪。據外即所以安內。因時因地。不得不然也。臣連日按營查看。壽春徐州兩鎮標弁兵。尚稱勇健。吳淞營礮兵。亦尚可用。現在壽春鎮兵。已調往浙江。徐州鎮兵。即派令該鎮鮑方灼統帶。駐紮上海。其餘各營大半庸懦。難期得力。提臣陳化成甫經到任。一時無可如何。且值此有事之秋。即臣亦止可以弱為強。激勵勸勉。以鼓其勇敢之氣。又將逆夷如何無能。如何犯兵家之忌。明白開

十八

導以解其畏蕙之心。逐日親加教演。最以報

國圖功。似覺漸有起色。近日地方雖尚安靜。而定海未復。夷船忽隱忽見。尤須加意嚴防。所有前調各兵。似未便遽行撤退。亦無庸再行徵調。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謙等奏。夷船在洋游奕。遵旨相機防堵。並請暫緩撤退。前調兵丁各一摺。覽奏均悉。夷船駛至江蘇海門廳。糖廬沙洋面。遙放鎗礮。經防堵把總毛正和等督飭兵勇。開放鎗礮。登時擊退。現仍在滌缺銅沙等處極東外洋。往來游奕。該夷詭詐性成。非探我虛實。誘我追逐。即係欲圖搶掠。此等游奕夷船。不值令舟師追擊。該署督等。惟當以逸待勞。督飭防堵。及

地方文武各員。留心瞭探。嚴加守禦。儘駛入內洋。竟敢入口登岸。即著開鎗開礮。相機痛剿。至崇明一縣。孤懸海外。寶山城池。濱臨海口。上海縣為海船聚集之所。防守均關緊要。現調防兵。著准其暫緩撤退。該署督等。仍當隨時嚴密防堵。相機妥辦。又另片奏。舵水游匪。率多亡命嗜利之徒。收充鄉勇。約束不易。驅逐出境。恐資寇用等語。著該署督妥為措置。要在寬猛相濟。撫取得宜。勿令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六月初五日。有喚夷兵船一隻。窺伺廈門。當經官兵擊退。即日駛去。經臣鄧廷楨奏奉恩旨。在案。自是四十餘日。廈門並無夷船往來。提臣陳階平先於

十九

六月初五日。在永凝洋次。得聞廈門警報。即與興泉永道劉燿椿先後馳回。時值夷船已去。即趕緊會同相度形勢。布置攻守事宜。緣廈門濱臨大洋。無險可扼。雖有青嶼大擔小擔等門名目。率皆孤懸海外。路闊水深。番舶乘潮。即可直達廈岸。其岸上惟中半有山。山後石寨一座。為提督駐劄之地。所有道員同知衙署。皆在寨外。別無城池。經提臣暨道員劉燿椿查明。臣與

欽差尚書祁寯藻等。奏准堆積沙囊。築作礮墩之法。於沿海一帶。及對岸之嶼仔尾。鼓浪嶼等處。安設大礮二百六十八門。並經臣檄調陸路之漳州。同安。興化。延平。各鎮協營兵丁。

來廈協同防守。布置粗有規模。茲於七月二十四日戌刻。有三桅夷船一隻。二桅夷船一隻。在青嶼門外游奕。該道劉耀椿。以廈門五方雜處。游手亦多。竊恐匪徒乘機滋事。不可不預為之防。適廈門紳士候選員外郎加道銜林國華。中書科中書吳廷材。舉人呂世宜。武舉李應瑞。監生林書。黃元音。所招鄉勇五百餘名。同安紳士四川試用知縣陳榮試。所招鄉勇三百名。均於是日點驗齊全。當經分飭各紳士。帶領鄉勇。在於各堡。加意防守。去後。隨即馳赴海口。飭探夷船。尚未入口。水操臺一帶。先經提督督飭署中軍參將孫雲鴻等。派撥水師兵八百五十名。大礮臺之東。至頭巾礁。分派同安漳州興化兵共六百名。大礮臺之西。至風神廟。派撥延平兵二百名。各帶鎗礮。以防奸夷上岸滋擾。又自風神廟起。至文汎口一帶。有卸署廈防同知蔡觀龍。招募鄉勇三百七名。分布周安。自文汎口而西。即廈門商旅輻輳之地。街巷紛羅。專責各紳士。按段保守。提臣統率將備兵弁。駐水操臺。飭調統帶客兵之建甯鎮副將。靈德。督帶同安等營兵丁。及委赴澎湖公幹守風未渡之副將葉長春。同駐大礮臺。該道督同廈防同知蔡觀龍。候補知縣卸署羅深縣事史密。駐文汎口。復親往來於水操臺。大礮臺之間。晝夜戒嚴。尚屬安靜。二十五卯卯辰之間。

二十一

該夷船懸挂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守口師船併力攔阻。該夷船即行開礮。經題補南澳左營游擊署水師前營游擊任經猷。閩安左營都司張然等。飭令舟師開礮。白石頭汎亦開礮夾擊。該夷船且拒且進。安海汎守備魯思仁。督兵開放二礮。連中夷船。內有一礮。打入該夷船內。突起火煙。料係適中火藥所致。任經猷見我軍得勢。奮不顧身。揮令坐船猛力逼進。用礮打中該夷船頭。詎夷船還放一礮。適傷任經猷左脇。維時各師船亦皆連環攻擊。該處距水操臺約在二十里內外。提臣存有親自監造加工火藥。其力極猛。即親督署中軍參將孫雲鴻等。相度遠近。傳令開礮。臺中夷船舵尾。并擊碎其杉板一隻。該夷船力不能支。始行退出廈港。仍泊青嶼以內。二十六日巳刻。該夷又駛向水操臺開礮。我師當即回擊。臺中其船。夷船且拒且進。其勢甚銳。副將靈德在於大礮臺。遙見夷船與三千餘斤之銅礮。口適相對。即會同葉長春。飭令開礮。正中夷船。連放四出。打中二次。鼓浪嶼亦開礮。應接。該船見各處礮發。旋即退出。計時僅逾二刻。先是同安縣知縣胡國榮。同安在籍知縣陳榮試。生員陳榮植。捐資製造划龍船四隻。招募水勇二百餘名。預備協攻。至二十七日巳時。該夷船放下杉板三隻。駛至曾厝坡一帶。尾追進口商船。從南

二十一

太武山邊進駛。該道即商令胡國榮、陳榮、試陳榮植等，飭所募新到水勇，乘駕划龍船四隻，加緊追趕。該三桅夷船，遠遠開砲，向嶼仔尾打來。經提臣派令專守該處之游擊謝國標，飭令開放三砲，划龍船適將杉板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該杉板開放一砲，中傷水勇二名。划龍船亦即開砲，擊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逸去。被追商船，因而得脫。事後在於海面，撈獲紅嗶嘰夷甲一件。此連日夷船在廈滋擾，兵勇併力攻拒之情形也。查游擊任經猷受傷，扶回旋即殞命。又二十五日，師船內傷斃兵丁林何海、洪才、明、陳、晚、世、陳、玉、龍、陳、為、錄、等、五、名。二十六日，傷斃水

二十二

操臺兵丁郭振海一名。其餘岸上官兵均無損傷。惟該夷船逗留未去。官兵晝夜巡防，直至二十九日申時，始起砲駛去。青嶼遣兵追探，據稱係向東外洋行駛，實已遠去無蹤等語。臣於七月二十一日奉

命留閩督辦海防。即於二十四日自省起行。二十七日，馳抵泉州。適聞廈門之警，當飭奏委查辦海口之署臬司督糧道常大淳，連夜馳赴廈門，幫同劉耀椿照料。臣即於二十八日，由泉兼程赴廈。至二十九夜，正在渡海之際，接據提臣暨劉耀椿咨稟，知該夷船業已開行。臣仍於八月初一日前，至廈門。現在會同提臣率同司道將領周歷海口，覆加查

勘如有應行增設兵丁，移安砲位之處，悉心籌議，務臻周密。並訓飭將領弁兵，鼓勵紳士義勇，以期同心合力，共保巖疆。惟嘆夷素稱桀驁，此番舉動更異尋常。浙洋逆匪既未殲除，粵海兵船且聞增益。閩洋則夷船游奕，稟報頻聞。海岸周防，實非易易。該船現雖駛去，更難保其不連踪復來。一島孤懸，實為可慮。臣惟有會同提臣暨司道等，極力設防，以守為戰。用副

聖主保固海疆之至意。

邵廷楨又奏再。臣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開福建金門鎮總兵實振彪熟悉洋情，請

二十三

習行陣已奏請

救。臣速飭該鎮馳赴浙省差遣等因。臣查金門一鎮孤懸海表，內障廈島，外控臺澎，最為緊要。該總兵實振彪素得民心，前因統領舟師在洋緝拏杆匪，經該鎮紳士聯名籲懇，請飭該總兵回鎮保護要隘。經臣飭令迅速回鎮，以順輿情。該總兵回署後，布置防堵事宜，旬日之間，團練鄉勇數千名，足資保障。是該鎮紳耆方恃為長城之固，一經奉調他出，則人心渙散，勢將不支。閩洋亦在多事之秋，該鎮勢難他調。臣非敢視同秦越，而事機實處兩難。謹憑情附片陳明伏祈

聖鑒

諭內閣。據鄧廷楨馳奏。喚夷兵船。來至廈門。滋事。官兵併力攻退。一摺。喚咭喇夷船二隻。來至福建廈門。滋事。於七月二十五日。懸掛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經該提督陳階平等。督令水師員弁。開礮轟擊。臺中該夷船尾。並擊碎其杉板一隻。次日該夷船。又駛向水操臺。開礮。該副將靈德等。連放礮。打中夷船。二次。旋即退出。該夷又放下杉板船隻。尾追商船。該游擊謝國標等。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開礮擊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退去。現已起碇。遠去無蹤。此次攻擊夷船。在事出力各員。著該督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其

二十四

臨陣受傷殞命之游擊任經猷。甚屬可憫。著交部議卹。所有陣亡官兵。並著查明分別咨部。照例議卹。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馳奏。喚夷兵船。連日來至廈門。滋事。官兵併力攻退一摺。已明降諭旨。令該督酌保員弁。並查明陣亡官兵。交部議卹矣。喚夷此番舉動。有異尋常。浙洋逆匪。既未殲除。粵海兵船。又未退去。海岸周防。實關緊要。著該督嚴飭各該員弁。認真防範。嚴密稽查。不可因夷船退去。稍有疏懈。總當有備無患。以逸待勞。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請將寶振彪仍留本任等語。寶振彪著准其仍留金門鎮本任。以資保障。

威京將軍耆英。副都統祥厚。奏復州洋面。於七月二十四日。

有夷船二隻停泊。又於是月二十九日。續到夷船一隻。旋即全行拔錨北駛。經耆英於八月初四日。蓋州途次。由驛恭摺奏。

聞在案。耆英仍帶領頭起官兵。趨程前進。於八月初五日。馳抵復州。祥厚已由旅順。先於八月初一日。馳抵復州。隨會同悉心商酌。所有前在八岔溝外洋停泊之夷船。雖經駛往。惟夷性詭譎。難保不去而復返。是復州海口。必須嚴兵防守。以昭慎重。耆等擬將由省帶來官兵四百名內。酌留三百名。飭交領兵之協領烏爾滾珍。駐扎堵緝。復查旅順口有水師營官兵六百名。水手百名。戰船十隻。足資巡

二十五

哨守衛。惟金州大小海口十七處。兵額七百零八名。分撥瞭望守卡。及堵禦差使。不敷撥派。耆等公同酌擬。就近將熊岳兵。調撥二百名。令其前赴金州。交該城城守尉酌撥分防。又查蓋州屬之連雲島海口。據中路委員協領阿爾琿。稟稱該口水深寬敞。南來大船。均可進口。雖現已設法堵禦。但兵額僅止三百八十五名。不足以資防堵。耆等擬將由省帶來前鋒馬隊兵百名內。先行酌撥六十名。飭令前往蓋州防守。耆等伏思蓋州為奉天南道路適中之地。今既據該委員稟稱。連雲島最為緊要。耆等隨將省城備調之二起官兵三百名。飛飭提調。令其駐扎蓋州。再耆等

連日率同協領恆升。綽勒豁倫烏爾滾珍。審度復州娘娘宮海口以北地勢。將酌留官兵三百名。協領等官六員。妥為分布安設。並擇高阜山嶺六處。分置官兵。協同民壯。晝夜輪流瞭望。一經望有夷船在洋遊奕。飭其遵照號令。迅速馳報。俾知夷人趨向。至復州所屬海洋內常興島。已札飭復州知州鮑觀堂。酌派民壯三百名。在島內常川巡查。以嚴防守。惟思便於水者必不利於陸。如該夷匪膽敢登岸蹂躪。我兵併力勦除。可期一鼓成擒。斷不容其肆意滋擾。

殊批覽奏均悉

二十六

著英祥厚文泰。再等馳抵復州後。於八月初八日。率同協領等渡海。查勘得七月二十四日。夷船停泊處所。係在復州所屬洋面之常興島塔山以南外洋拋錨。去八岔溝二三十里。去復州娘娘宮海口七八十里。該島長六七十里。寬三四十里。四面環海。其間八岔溝。桶子溝。蚊子嘴。十餘處。皆常興島村名。島內塔山。臺子山。大孤山。高腦子山。均極高聳。村落零星。詢據島內村民。前次先到夷船二隻。及續到夷船一隻。均在塔山南外洋停泊。夷船各隨有脚艇。曾在常興島之八岔山溝。汲取泉水。並向居民。以洋錢易換牛隻雞鴨。實無滋擾等語。當將洋錢呈驗屬實。是該

夷人尚無桀驁情狀。如該夷船再行潛來。等自應查看情形仰體

皇仁。妥為撫馭。惟該民人等。僉稱夷人內有執鉛筆書寫漢字。今伊等試認。因伊等不識漢字。不知所寫是何言語。查夷人不通文藝。今書寫漢字。此中顯有漢奸。為之勾串。且在島嶼山泉。汲取淡水。轉能甘言善價。誘買愚民食物。尤恐漢奸暗中謀畫。其居心實屬叵測。更不可不加意防緝。等愚昧之見。欲使海疆靖謐。必須嚴緝漢奸。漢奸斂跡。則夷人定必遠遁矣。等惟有嚴密設法。於沿海陸路。廣為探訪。儘能緝獲漢奸。即行請

二十七

旨遵辦。再等正在繕摺間。於八月初九日。亥刻據瞭望官兵民壯馳報。是日申刻。又駛到夷船一隻。仍在塔山以南外洋拋錨。等當遵委幹員前往查探。相機撫禦。不敢輕率接仗。如有桀驁情形。即應率兵痛剿。

諭軍機大臣等。據著英等馳奏。撥兵防守海口情形。並探有夷船多隻。在復州所屬之常興島塔山以南外洋停泊。並向居民汲水買物等語。該夷蹤跡詭秘。不可不加意防維。據該將軍等稱。夷人內有手執鉛筆書寫漢字。顯有漢奸勾串。自當嚴密設法緝獲。辦理至該夷仍在塔山以南外洋拋錨。難保不再行潛來。著著英等酌量情形。如可量分兵弁。即令前往守護。並曉諭該

島居民令其同心協力自固藩籬若復州海口兵力不能分撥仍以海口為重總不得與之在洋接仗如敢進口登岸即行開放鎗礮率兵痛勦該將軍等惟當隨機應變妥慎辦理是為至要

戊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等抵浙以後業經查勘情形暨酌擬辦理緣由於本月初二日恭摺具奏在案旋於初三初六初七初八等日四次接奉
廷寄仰蒙

皇上洞燭幾先再三

二十八

申諭

授以機要

勳以好謀不責其剋日以奏功惟期於萬全而無害

聖恩優渥

廟算精詳循繹之餘莫名欽感伏查倭夷船堅礮利我師若專在洋面決戰原非知己知彼之算等前在江省籌辦防堵所調各兵多係陸路迨來浙又即調壽春鎮兵丁均係預為陸戰之備固不專以海中接戰為克復之謀特以水師亦須先壯聲勢使該夷備我於水而不備我於陸我卻以陸路強兵直搗其虛襲取城邑然後相機收復為一勞永逸

之策此等所以斤斤以閩廣會勦為請而疊次上陳者也
今蒙

諭旨以該二省海口緊要誠恐顧此失彼仰見

皇上思深慮遠旁照無垠惟閩廣既難協助自應另行籌畫等查定海鎮額兵二千六百餘名均屬水師當時張朝發雖為倭夷所敗聞傷斃之兵尚無實數查張朝發之所以挫衄由於眾寡不敵及該軍員統率無方並非兵丁之咎且此外守汎弁兵彼時並不隨同出洋更屬無過乃各懷疑畏迄今俱各潛避自應全數召回統以明幹鎮將用備驅策業已移咨浙江提臣祝廷彪委員密往招集又據甯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師之用至倭夷據城為穴又於各處分布夷匪以為沮截應援之計誠如明諭我師非確有把握不宜急圖收復致誤事機況現在該夷已至天津稟訴奉

二十九

旨飭令直隸督臣琦善妥為辦理浙省更不宜冒昧輕進以致彼此相左等現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詳細熟籌此時浙省惟有從嚴防範不令該夷窺入口內一面將攻勦事宜密為部署俟直隸如何辦理奉有

諭旨再行分別酌辦等抵浙以後曾與浙江提臣祝廷彪原任撫臣烏爾恭額商定若夷人呈遞字帖如其來意祇係懇求

通商原擬代為進呈以期有征無戰永靖海疆迨福建提臣余步雲到浙等亦向告知迄今未據該夷遞有字件自係因已往天津投遞之故僅此後該夷或在浙另有所呈等即當委員接收由驛恭呈

御覽再定海前無下落之文武各員現在教諭曹應毅訓導諸葛璋均已避入郡城岑港巡檢趙廷詔仍在該處防守此外備弁人等有仍各守汛境者亦有尚無蹤跡者將來各兵招集之時不難得其實在其縣城居民當城陷之際被夷人戕害不過數名餘皆散至各畧避匿城內亦尚有遺民該夷並未加戮辱又已遣實誅之夷目據偵探之弁兵回

三十

稟該處民人或稱係屬伯參或稱係屬義律究不知果屬何人其致死根由亦屬傳聞不一因該夷於此事甚為秘密以致無從得實緣奉

垂詢用特縷晰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由驛馳奏籌辦夷務情形一摺據查定海鎮額設水師兵二千六百餘名雖經張朝發挫傷斃尚無實數且此外守汛弁兵更屬無過應全數招回以備驅策又甯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師之用等語現在閩廣水師既不能分調著即照該大臣所議妥為辦理以期厚集兵力戰守有資至該夷在天津稟訴求通貿易雖飭琦

善妥辦迨琦善入秦後該夷船又復駛去無蹤夷情叵測殊未可信所有攻勦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如該夷人入口滋擾即開放鎗礮盡力殲除不必因有天津稟訴一事轉滋顧慮惟不得於洋面接仗致有損失琦善所進兩次夷書著給付伊里布閱看仍俟報便封還至定海一縣數百里之地夷兵雖眾未必能處處環繞且現有民人逃難渡海及官員逃避之事海洋連開港汊紛歧當必仍有路可通務須密加察訪以為進攻之計其定海文武官員查無下落現既有教諭曹應毅訓導諸葛璋等逃回郡城即可向其查問城內情形並姚懷祥等死事情節其遣實誅之夷目究係何人查明後亦著奏聞該大臣前請

三十一

調金門鎮總兵實振彪赴浙差遣之處已據鄧廷楨奏留本任應毋庸議

己卯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自前次續奉

諭旨著再向喫夷明白曉諭當經臣將該夷船又復他往並山海關洋面見有二船蹤跡恭摺奏

聞欽奉

上諭如該夷船復行駛至仍遵前旨明白宣諭倘敢進口登岸肆行強橫即開鎗礮痛勦隨機應變妥為辦理欽此因思該夷船堅礮利長於水戰故不肯輕易上岸自蹈危機業經臣前奏陳明現在天津宣河等處海口先已調撥重兵安設多

礮又經設有木筏。下繫鐵鍊重錨。以杜衝越。復於新舊礮臺處。所存備魚網棉被等項。先行浸溼。懸挂遮護。原不難於痛勦。無如該夷總不進口。而近時山東洋面。疊次望見夷船。或自南來。或由北往。均在直隸各船之外。是該夷行蹤巨測。必係往來通信。延之日久。勢必南北滋擾。天津拱衛

神京。已屬扼要之區。且近接

盛京。尤為根本重地。欲求處處決勝。時時常勝。臣實不免隱

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為外衛者。原止長江大

海。今海道已被該夷隨處遊奕。長江又所在可通。是險要

三十二

已為該夷所據。水師轉不能入海窮追。且本年即經擊退

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我

皇上日理萬幾。更不值加以此等小醜。既梁時殷

宸廑。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故臣總總慮。甚欲就此開

導。俾該夷安心回粵。聽候辦理。或可冀圖安靜。雖其强悍

自負。情理難通。然節經專弁往探。略與獎詞。即深欣感。是

其喜為誇張。即可以好言相誘。現在懿律之船。於本月十

七日。仍行駛回天津。經千總白含章稱。據該夷託詞。因聞

山海關地方。向多古蹟。是以前往觀看。並稱該處止有弓

箭。並未見有礮位等語。答以此係密防。豈能令爾望見。該

夷亦不復置詞。臣查該夷所恃者大礮。其所畏者亦惟大礮。山海關一帶。本無存礮。現飭委員等。在於報部廢棄礮位內。檢得數尊。尚係前明之物。業已蒸洗備用。當復飛行永平各委員。並飭徑稟山海關副都統。於各城樓。一體派員詳細檢查。有無存留大礮。以備守禦。一面恪遵

諭旨。示以煙土本係違禁之物。既經燒燬。在

大皇帝斷無准令償價之理。復因該夷曾向委員有祇求可以覆

命之說。故臣仰體密

諭。作為出自臣意。以經

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後總必使該夷有以登覆該國王。另給公文。

三十三

隱約其詞。並又將利害得失。反覆開導。於十八日。仍派千

總白含章持往。茲於二十日。取到該夷回文。並據該千總

面稟。此次該夷接閱公文。其始頗似不遂所欲。迨經開導。

據該夷聲稱。煙價一節。原非敢向

大皇帝求償。祇求可以登覆國王。並稱定海之兵。亦可先行撤回

一半。及至次早。備具回文。則又更易前說。復經該千總向

彼詰詢。令其改寫回文。據稱業已繕就。不及另書。即以所

言為定。俟到粵再行商議。惟稱所求各條。未奉

允准明文。既須俟回粵聽候查辦。則定海各處兵船。未能即撤。該

夷一面稱說。一面即行起碇。據稱先赴定海。耽延數日。即

回粵東。當經白金章告知。此時豈可先赴定海。據稱如沿海各處。不開鎗礮。該夷亦不滋生事端。儻被攻擊。勢難已於回手。此去粵東。仍在澳門。自蓋房屋居住等語。現在天津各夷船。已據該千總目擊。全數起碇開行。惟夷性反覆無常。往往有稱說之間。頗似馴順。而其所備文書。詞意又復強橫。自該夷到津以後。臣雖竭力駕馭。終莫測其底蘊。即如所請沿海地方。弗先轟擊。又安知非弛我防閑。或定海某國緩攻。故此間各處弁兵。亦尚不敢遽撤。除飛咨盛京將軍。奉天府尹。飭查有無夷船。在彼遊奕。並咨明山東撫臣。派員瞭望。曾否見夷船南駛外。所有夷船起碇南旋。緣由。理合恭摺馳奏。並將臣此次發給該夷照會底稿兩件。暨取到該夷回文一件。一併進呈。

御覽

為照會事。照得前日接據貴統帥回文。業將各條復行代奏。並將貴統帥回文進呈。

御覽。惟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

大皇帝格外施

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無不查明懲辦。上年

欽差大臣。未能仰體

大皇帝上意。以致辦理不善。現已

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至煙土本係違禁之物。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貴國往來貿易。原在圖利。試思自我

朝

恩准通商以來。貴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或貴國乞

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

恩准。亦未可定。貴國自當從長計較。所得孰多。為此遵

旨。照會前去。貴統帥即行返棹。兩運。聽候辦理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暎咭喇國統帥懿律。

硃批覽

為照會事。照得前日接據貴統帥回文。經本爵閣督部堂代為具奏。已另文照復在案。惟自一月以來。貴統帥情詞恭順。並無滋擾。約言既不失信。處事亦屬明白。良以貴統帥身為貴國大臣。亦能明君臣之義。蓋自古君尊臣卑。不特

天朝如此體制。即貴國以及海外諸邦。亦莫不有上下之分。從未有事屬既往。復向君上求索價值之理。故煙價一節。物本違禁。又已燒燬。

大皇帝斷不能允准償還。惟就本爵閣督部堂之意思。從前繳煙之時。其中必另有情節。將來

欽派大臣到粵。自必將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之處。細加訪查。而煙土入於內地。所值無多。其在貴國。更係極賤之物。私相貿易。本非正項貨物。可比。人所共知。且據貴統帥回文。內聲稱。意本不在求財。則一經秉公查辦之後。處處得實。必能使貴統帥有以登履貴國王。即據稱貴領事前被屈抑之處。於此亦可昭雪。且自我

朝二百年來。歷蒙

恩施格外。准與貴國通商。從無釁隙。今因

三十六

欽差大臣林則徐。未能仰體

大皇帝上意。操持過急。致使領事稱屈。現經仰蒙

聖恩。准予查辦。即為至公無私。乃猶不欲遵

諭旨。回粵聽候辦理。想貴統帥明理之人。必知此為大非敬恭之道。至如彼此稱兵。此間之早經有備。已為貴統帥所目擊。其他沿海各處。大率多已籌防。且普天之下。何莫非

大皇帝之子民。一經奉有

嚴旨。通飭內地商販。不准與貴國之人。互相交接。又孰敢私買私賣。即如上年。廣東省奉

旨封港後。貴國之貨物。兩年未能行銷。內地之茶黃。兩年無從購

買。其事已有明證。他處自不待言。且由貴國販來之貨。並非內地所不可無。而由內地販去之貨。實為貴國之所必需。此內地之所以能與貴國絕市。而貴國必欲與內地通商。其情已可想見也。貴統帥經貴國王使令而來。自必精能幹練。欲為貴國從長計議。若徒於數萬里外。常此帶兵遠遊。路途之遙。風濤之險。水土不服。則疫癘為災。兵火交加。則喪亡相繼。不特兵民徒遭塗炭。而貴國志在通商。當此之時。無論

大皇帝斷不允准。且正在兵厄之中。貴國又豈能安然貿易乎。是既經廢時失業。無利可收。而又加以遠道用兵。盤費口糧。

三十七

需用浩繁。所失滋多。在不知者視之。或謂我集兵防守。殆亦不無需費。而貴統帥明達事機。所見必周。試思

天朝沿海地方。止有數省。需防者少。不必防者多。是其餘各省。仍復安堵如常。即就沿海而論。本係各設守兵。平時亦例有口糧。有事調撥。無庸增添糧餉。非如貴國之用兵於數萬里外。不知花用路費若干。再則

天朝中華一統。諸事近便。所需兵丁。無處不可檢用。則即數百萬之眾。亦不難指日調集。非如貴國之用船裝載。所來無多。而遠隔重洋。後路則又應援不及。且

天朝居處內地。來則交鋒。退即無事。非如貴國之一來一往。動

以歲計。是攻擊則我易而貴國難也。兵丁則我多而貴國少也。用項則我簡而貴國繁也。形勢則我逸而貴國勞也。凡此情形。尋常則尚不肯明言。惟貴統帥深謀遠慮。諒已早經見及。自不妨以實告。且本爵閣督部堂。因與貴統帥疊次公文往還。知貴統帥才識精明。彼此以禮相加。不事詐欺。故特再行剴切規勸。貴國王之使貴統帥來者。原欲照常通商。享無窮之利。今乘定海不備。占據城池。殊非通商之理。智者當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若仍執意不回。則芥蒂莫釋。終屬齟齬。在貴統帥轉無以復命。而貴領事所稱被屈之處。亦無由而得伸。本爵閣督部堂。身為大臣。必當

三十八

仰體

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故既為

天朝計。亦當為貴國計。且必為貴統帥計。設此事終無了期。經

貴國王以貴統帥為未能辦結。另行派員前來。其後來之

人。知貴統帥終於未了。自必欽遵

大皇帝諭旨。回粵聽候查辦。迨

欽派大臣到粵後。即行辦理畢事。則貴統帥徒勞往返。未見所長

殊為無色。本爵閣督部堂。知貴統帥係為貴國實心任事

之人。故代為之籌慮。總之貴統帥承辦此事。無非欲有以

復貴國王之命。如貴統帥欽遵

諭旨。返棹南還。聽候

欽派大臣馳往辦理。雖明知煙價價值無多。要必能使貴統帥有

以登履貴國王。而貴領事亦可伸雪前抑。緣恐空言見疑。

為此再行照會貴統帥。果如所言。將有利於商賈。有益於

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則貴統帥回國時。自必顏面增光。

可稱為貴國王能事之臣矣。惟再圖之。須至照會者。右照

會。英。哈。喇。國。統。帥。懿。律。

硃批。所曉諭者。委曲詳盡。又合體統。朕心嘉悅之至。

諭內閣。琦善著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直隸總

督著。納爾經額。署理。陝甘總督著。瑚松額。暫署。

三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英夷全行起碇。南旋一摺。

又將照會底稿。及該夷回文呈覽。所曉諭者。委曲詳盡。又合體

統。朕心嘉悅之至。已明降諭旨。派琦善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

件。直隸總督印務。派納爾經額署理。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

來京請訓。一面悉心籌畫。將應留應撤各兵。分別覈辦。仍飭令

該將弁等。加意防範。毋稍鬆懈。所有本日該督具奏情形。均已

由五百里。知照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等省。遵照辦理矣。

又

諭。前因英夷在天津海口。投遞呈詞。甚覺恭順。願懇恩施。當飭令

琦善。剴切曉諭。不准滋擾。只許赴粵叩關。如果出於至誠。該大

臣等自能代為轉奏乞恩。茲據琦善奏稱。該夷聽受訓諭。業經全行起碇南旋。並稟稱沿海各處。如不先開鎗。亦不敢生事。端儻被攻擊。勢難已於回手。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等語。該夷前此猖獗。雖屬有激而成。殊堪髮指。必應痛勸示威。現在福建之泉州府。浙江之乍浦。江蘇之寶山。崇明各洋面。均經前後轟擊夷船。大挫其鋒。該夷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值窮於所往。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赴廣東。查辦事件。俟該大臣到粵後。自能辦理妥協。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飛示伊里布。宋其沅。裕謙。邵甲。名。托。渾。布。鄧廷楨。林則徐等。一體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該夷船隻

四十

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鎗。但以守禦為重。勿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本日琦善原摺。照會。喚夷底稿。及該夷回文。均著鈔給伊里布等閱看。庚辰。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喚咭喇兵船。陸續到粵。去住靡常。截至本年六月下旬。尚存七隻。業將往來船數。並周密防堵情形。隨時奏聞在案。該喚夷自上年斷其貿易以來。日播浮言。或稱即有多船。踵至。或稱攔截內地行舟。無非挾制通商。圖銷鴉片。臣等恪遵臺奉。批諭。不事張皇。而各口防兵。倍加嚴整。彼見拒之甚加。無隙可乘。

故來者既隨到隨開。即存者亦旋停旋駛。是先前猶未尋釁。尚可使之自困。不值海上交鋒。今則已在浙洋。安肆鴟張。罪大惡極。自知上干

天朝震怒。難望仍准通商。在粵夷船。遂亦漸形猖獗。竟將海運鹽船。先後擄去十四隻。甚至鎗斃民船舵工。咸全福一名。並傷水手杜亞發一名。華民憤切同仇。指引弁兵。在洋萃獲白夷吐吧頓一名。黑夷喇喇。及吃吐兩名。解官究辦。該喚夷又信託在澳西夷。代求釋放。並稱如不允准。即欲進澳滋擾。藉端恫喝。情實難容。雖現在喚夷兵船七隻內。又向老萬山外駛去一船。其火輪船去而復回者。亦止一隻。

四十一

惟該國尚有載貨帶煙各船。約二十餘隻。同泊在洋。其船亦有破械。難保不事謀生事。急應痛予勦除。前經陸續調集各營大號米艇二十隻。並雇募紅單船二十隻。拖風船二十六隻。於運配兵丁之外。復募挑壯勇千餘名。製配礮火器械。遴委將備管帶。先於內洋逐日督操。以備戰攻之用。又前後購備火船二十餘隻。均交水師提臣關天培。分派各將備。隨帶應用。臣林則徐。擬於本月二十日。帶印登舟。赴離省八十里之獅子洋。將所練各兵勇。親加校閱。如技藝均已精熟。即擇日整隊。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勦辦。臣林則徐。亦赴虎門駐劄。與提臣就近籌商。隨時調度。臣怡

良現值文閣期近。仍駐省城。支應一切。署廣州將軍臣奕
湘副都統臣英隆。先於五月間。聞有暎夷兵船來粵。即經
預選滿營水陸精兵一千名。咨令臣等隨時調遣。當因省
垣重地。防守尤為緊要。仍令按段稽察。以備策應。而壯聲
威。惟查師船在大洋接仗。全恃占住上風。仍須相度機宜。
於風潮順利之時。始令進發。不敢輕率偵事。亦不敢遲延
失時。如能迅獲勝仗。擬即由驛奏

聞仰紓

聖廬。至澳門地方。久為暎夷所覬覦。而西夷中奸良不一。亦難保
無暗與勾結之人。即如此次所獲暎夷。與西夷本無干涉。

四十二

乃代為稟求釋放。並以進澳滋擾之言。虛張挾制。雖所獲
暎夷。無足輕重。然此時若徇所請。則損威示弱。轉無以戢
叵測之心。臣等不得不嚴行批駁。惟西夷既稱兵單力薄。
各有戒心。自應振我軍威。於代為保護之中。即寓鈐制防
維之道。查澳門先調兵勇千餘名。在關閘一帶巡防。兵力
尚未甚厚。臣等現又添調督撫兩標官兵。連前共合二千
名。派委督標參將波啟善。署肇慶協副將多隆武。署撫標
守備程步韓等。帶入澳內。與升任香山協副將惠昌燿等。
會合防堵。仍責成奏委駐澳之高廉道易中孚。悉心籌策。
務協機宜。不得稍涉優柔。致貽後患。先曉諭西洋夷眾。以

澳門條

天朝疆土。伊等累世受廬。渥荷

深恩養。今恐暎夷進澳滋擾。該西夷力不能敵。是以特遣重兵
來澳。與為保護。不使他族得以占居。如西洋中竟有昧良
之人。潛與暎夷勾結。即須獻出懲治。儻竟被其愚弄。轉而
阻撓官兵。是大昧於順逆存亡之理。必至玉石俱焚。後悔
何及。且澳內一無出產。日食所需。悉資內地。即使暎夷入
澳。一經斷其接濟。彼亦無以自存。第不忍使西夷並受其
害。惟專心內向。則外侮自不敢欺。如此明白開導。諒西夷
亦不至為暎夷所愚。而澳門得此重兵。當亦可期靜謐。總
使恩威並濟。操縱咸宜。以冀仰副

四十三

聖主綏靖華夷之至意

林則徐又奏。再臣等因粵洋現有暎船。自必常通浙信。是
以屢經設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覓得夷信。譯出漢文。知
此次領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咄咄。其統兵之夷目一人。
名曰咖哇。係東印度水師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麥
爾威。有礮七十。四門。該船進定海港口時。礙於大礁之
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幾於沈沒。又有帶兵夷官。職分頗
大之呵喇。被我師打死。現在暎夷甚望定海居民。回至
該處。與之同住。而民人屢招不至。所出章程。亦無人肯信。

沿海漁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係隨帶鴉片售作資糧。今已火食無多。轉瞬風色將轉。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倆之窮。已可概見。臣等竊思粵省民人。患其與夷相習。而此時浙省之民。轉欲其習於夷。而後便於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無多。又恐風色將轉。是正有可乘之機。與其交鋒於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誘擒於陸地。逆夷更無能為。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行。見異種無遺。惟機緘不可洩露。現聞該夷中有咕吐吐一名。偽為定海縣官。其人能為華言。更須防其詭計。臣等已具密函飛致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斟酌辦理。

四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琦善奏。喚夷船隻全行起碇。赴粵聽候查辦。當即由五百里寄諭伊里布。及沿海各督撫。知悉矣。茲據林則徐等奏。因在粵夷船漸形猖獗。現在擇日出洋勦辦等語。覽奏均悉。夷人習熟水戰。該督摺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勦辦。前後自相矛盾。顯因夷兵滋擾福建浙江。又北駛至天津。恐以粵東辦理不善。歸咎於該督。故作此舉。先占地步。所謂欲蓋彌彰。可稱憤兵也。且即欲舉動。亦應由驛馳奏。聽候諭旨。乃摺差直至本日。方行遞到。殊屬不曉事體。著傳旨嚴行申飭。現在如已出兵攻勦。著即將接仗情形。迅速馳奏。該

督仍當持以慎重。毋涉輕躁。至海口防禦。不可不加嚴密。並著密飭在澳各員。不動聲色。加意防範。是為至要。

又

諭昨又降旨。將喚夷在天津海口乞恩情形。並派琦善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等。諒已欽遵辦理矣。本日據林則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知此次領兵統兵及帶兵職官等名字。又該逆中有偽立定海縣官。能為華言。並請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詐為見招而返。約期動手等語。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實有其人。現在作何舉動。其所稱詐誘一節。是否能行。昨據該夷稟稱。定海撤兵一半。果否屬實。著於

四十五

查明後詳晰具奏。原摺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護恭將陳勝元刺中白夷身死烏鎗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其餘中傷夷人甚多當即明降諭旨將陳勝元以都司儘先升用賞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蘇觀龍顧教忠胡國榮金光耀陳光福林建猷曹恩仁何有特與貴等俱分別施恩矣著祁寓藻黃爵滋於浙江審案完竣之後馳赴廈門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微員兵丁等詢以六月初間夷船駛至廈門彼時情形若何究係孰先開砲如何接仗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其船隻何時駛去分起傳詢毋令串通並密傳提督陳階平諭以現奉密旨傳詢該提督廈門一役情形虛實若何該提督本係局外不妨據實一一陳陳毋稍瞞隱干咎並詢以始而告病繼而銷假此中有無隱情或別有齟齬之處均著詳細登答將來覆奏時我等自得之採訪斷不致將汝牽涉該大臣等照此辦理似可盡得實情據實入奏其在廈門接仗之弁兵等概毋庸查問以防欺飾而昭實實

又

諭昨因琦善奏喚夷聽受訓諭起碇南旋當降旨將現辦情形諭知伊里布等諒已遵照辦理矣所有調至鎮海防堵兵丁著俟

里布妥為約束毋許滋擾閩閩其羸弱無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節糜費

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等欽奉

上諭夷船游奕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如該夷祇駕小舟求進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等因欽此茲於八月十四日有大夷船五隻駛至川沙廳三尖角洋面宵破夜間突有小船二隻駛近吳淞海口經川沙營外委顧振龍帶同兵勇攔截盤詰一船即行駛去追獲一船內有九人並探出夷書一封面有江南提督開折

二

字樣臣等公同拆閱係央總提督轉呈宰相大臣字帖二封一條積書文理不通一條夷書不成字體又刻板書一本告示二款隨督同蘇松太道王瑚詢據投遞字帖之人名黃茂正鄭三合林財鄭樸李源祥朱古黃維張熊吳明輝俱係廣東澄海縣人從廣東販運糖貨前來上海投行發賣於六月二十九日在廣東開船由外洋行駛並未經過舟山亦未遇見夷船八月十四日晚駛進三尖角洋面始見夷船將其船隻牽住逼令駕生自己三板小船夷船上亦放三板船一隻帶令進口因見防守嚴密兵勇攔截盤詰即將夷書等件擲在伊船轉帆東去現在船貨截留

要等回信方得放回等語。究詰不移。似無過飾。日等查該夷船既係呈遞字帖。自應遵

旨接收。當將鄭三合等七名。飭令寶山縣小心收管。黃茂正吳明暉等二名。今其仍生原船。傳諭該夷。業將字帖進呈。聽候

大皇帝諭旨遵行。但夷情詭譎。現當秋潮旺盛之時。難保其不再行逼令該商船。指引線沙。隨潮闖入。日等惟有督飭防堵

文武各官。小心防守。相機辦理。斷不敢稍有懈怠。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等由驛馳奏。夷船駛進內洋。逼令商船呈遞字帖一摺。覽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粵。聽候欽差查辦。業經降旨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暨沿海各督撫。一體遵照矣。現在

三

川沙廳洋面。既有夷船寄碇。該署督等。仍當認真防範。不可稍形鬆懈。各海口防兵。尤聚。務當督飭文武各員。嚴加約束。毋許擾累居民。以致別生事端。是為至要。

裕謙又奏。再我

朝中外臣服。天下一統。幅員廣闊。為從古所未有。該夷僻處

海隅。竟敢視同敵體。實屬夜郎自大。語句亦多狂悖。要挾

日本不敢上瀆

天聽。因前奉有

諭旨。亦不敢不代為具奏

硃批。所見大差。遠不如琦善之違旨。曉事。原字原書。一併封奏。使

朕得洞悉夷情。辨別真偽。相機辦理。若似汝之顧小節而昧大體。必至債事。殷鑒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誤國庸佞之所為。視朕為何如主耶。試思我朝之所以興。開國時。一切情偽。無不上達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無鉅細。率皆壅蔽。故國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憚之又憚。在汝亦不值朕發此議論。蓋遇事觸懷。信筆而作。

盛京將軍耆蔭副都統祥厚奏。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奉

上諭。著英等奏。夷船潛入奉天洋面遊奕。帶兵督防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揭等件。

四

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俟有孫驚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擊痛剿。使聚而殲。乃為上策。該將軍務當謹慎持重。相機妥辦等因。欽此。伏查八月初九日。夷船一隻。在常興島塔山以南外洋停泊。後即潛赴八岔溝。汲取泉水。因值秋令。泉水漸涸。未能汲取。乃在外洋停泊四日。即於八月十三日。拔錨西駛。當夷船未拔錨以前。等伏兵島內。密遣村民。以售賣牛羊為名。設法誘引。該夷詭詐異常。來者不過三五名。其餘不肯棄舟登陸。該夷所持者。不過船礮。迨經

登陸。易於成擒。但此次夷船素經西駛。如再有潛來者。等仍當設法誘引。若能得有數百名登陸入島。等當平領官兵奮擊痛勦。以彰

國法。復查常與島南面。瀕臨外洋。大船可以停泊。北面逼近。娘娘官海口。東西兩面。灘薄水淺。大船不能寄碇。該夷船在南面外洋停泊。北面不能深入。今等駐紮海口。每日操練官兵。講求水師。惟期剷除逆夷。以靖海疆。仍隨時體察情形。如復州海洋安靜。夷船不行潛來。等祥厚。現在該處駐紮。等者英。即可就近前赴金州旅順口一帶。復勘籌辦。一俟查勘畢。等者英。仍馳回復州駐紮。相機辦理。

殊批覽奏俱悉

甲申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查英素屬化外。久著橫名。故凡海處諸邦。莫不為其所困。前於本年七月間。該夷膽敢駕駛兵船多隻。來至天津。仰蒙

聖恩。道格指示先機。得藉資領悟。隨查有督標左營千總白含章。心地伶俐。膽力壯強。節經派令前往夷船。接送公文等事。藉便察探。該員並無寸刃。隻身來往其間。該夷亦頗以其敢於前行。甚為契重。酬以刀鎗等物。均各卻辭不受。而其於應接之間。或剛或柔。頗能隨機應變。甚至故與該夷通事跟役之流。佯為戲謔。以便任意誘詢。到處探辦。俾得

五

察其隱蹤。該夷船身甚固。非七八千斤大礮。不能穿其板片。其槍內住人之處。均在兩旁。厚積棉被。以備交戰時浸溼。張懸遮欄槍礮。至於船身。則又均係該國產之油木。所造性堅實。而其質棉軟。非杉木等類之比。礮攻未能深入。而該夷所帶均係銅礮。檢閱礮子。有重至二十八斤者。轉為我軍之所未。溯查向來破夷之法。有攻其船之下層者。今則該船出水處所。亦經設有礮位。是意在回擊也。又有圍練水勇。穿其船底者。今則白含章親見其操演水兵。能於深五六丈處。持械投入海中。道時則又跳躍登舟。直至顛頂。是意在抵禦也。又有礮火焚燒者。今則該夷泊船。各自相離數里。不肯銜尾寄碇。其風帆係白布所為。節節斷離。約長不過數尺。中則橫貫漆桿。藉以蟬聯。非如蓬篲之易於引火。是意在卻避延燒也。凡此皆我師從前之長策。而該夷所曾。經被創者。茲悉見機籌備。是泥恆言以圖之。執成法以禦之。或反中其詭計。未必足以決勝。且據其跟役聲稱。閩粵等省。擊破之船。皆該夷之所謂划子船。長不滿三文。除水手十餘人外。僅止容納數人。雖經疊次被擊。總未見其復有器械。蓋緣本非兵船。是以並無兵器。又稱該船律等。本年之來。意在乞

恩求請各款。初非欲圖滋擾。即其占據定海。亦緣先被轟擊。始行

六

回手。迨見兵民逃散。因即蜂擁入城。其在各省遊奕。亦祇圖窺探形勢。熟識沙線。如蒙

大皇帝恩准所請。該夷則仍感戴如前。否則將於明歲大肆猖獗。本年所來兵船。僅四十隻。現在測量水勢。知有攔江沙者。大船不能駛入。復欲改造小號師船。該千總答以兵船已來四十隻之多。宜復尚有加增。據稱該夷以一國之大。頻年往來洋面。且附近尚有屬國。皆可調撥。所有兵船。何止此數。各等語。據該千總向臣告知。臣思該國既有國王。宜必以理法自繩。何以不單求貿易。乃敢逐條求索。隨後來送給食物之便。令該千總復向該夷跟役探詢。其始猶稱

七

需不吐。迨反覆相誘。始據該跟役潛向告知。該國王已物故四年。並無子嗣。僅存一女。年未及笄。即為今之國王。該國有大族二十餘家。皆其國之權臣。議事另有公所。祇須伊等自行商榷。不受約束。揣其詞意。或前此粵省燒燬之煙。其中即有各該權臣之物。又詢以此女何不適人。據稱向來該國女子許嫁。皆係自行選擇。茲亦任其自主。並稱此女尚有胞叔一人。待其既字之後。其國或讓與伊叔。抑或讓與他人。亦復任其自便。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且係年輕弱女。尚待擇配。則國非其國。意本不在保茲疆土。而其國權奸之屬。祇

知謀取私利。更不暇計其公家。縱以橫恣之故。釀來傾國之災。亦復罔知顧恤。蓋此等權臣逞忿。何事不為。故求索不專在通市。又詢以該夷何不近在廣東滋鬧。乃復遠遊各處。據稱粵海商民。因被查辦急切。已甚苦累。其不致激成事端者。實屬

大皇帝如天之福。該處虎門地方。我軍設有礮臺。澳門為西洋夷人住居之所。彼夷亦設礮防禦。自未便致平和。好推測其意。似不肯傷其同類。或以廣東商民。與該夷通氣者多。因不欲肆其擾害。未必盡畏該省之防範也。是該夷之尤頑難化。習與性成。雖

八

天威遠被。四表無不可懾服之人。而糜餉勞師。究恐未能迅速蕪事。故臣反覆思維。粵東既失計於前。致令有所藉口。定海復失守於後。益使肆其鴟張。此時欲期帖服。實屬萬分棘手。况機宜素昧。尤覺悚惶無地。惟有趕緊料理。即遵

旨。迅速入都。跪聆

聖訓。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探詢英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探訪詳明。可嘉之至。琦善著將海口要務。趕緊妥為料理。一經清楚。即遵奉前旨。迅速來京請訓。

琦善又奏。於本月二十三日。奉准

廷寄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英夷全行起碇南旋一摺。已明降諭。旨派琦善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琦善接奉此旨。著即迅速。來京請訓。一面悉心籌畫。將應留應撤各兵。分別覈辦。仍飭令該將升等。加意防範。毋稍鬆懈等因。欽此。伏查英夷現已欽遵諭旨。全數起碇南旋。惟夷情反覆無常。現尚未經准到山東撫臣咨會。望見夷船南下。確信海防不敢稍疏。且本年一切籌防事宜。均悉倉猝取辦。所有各處兵丁。已遵旨酌量應留應撤。分別覈辦。除將原調正定鎮標兵五百名。霸州靜海四黨口等營兵四百名。務關寶坻武清等營兵五百

九

名。首先來至海口之督標兵六百名。宣化鎮標礮手四十名。均先撤回歸伍。又永平一帶所調提標三屯等營兵一千四百餘名。已行知各該委員。將派防小口者。先行裁撤。又前奏調防黑洋河。澗河等處之遵化營兵二百名。甫到八十四名。已飭令一併撤回。其餘尚有督標兵九百名。正定兵三百名。河間兵二百名。並天津鎮標兵弁。又永平一帶派防大口之各兵丁。統俟准到山東咨會。望見夷船南下後。並即一併撤回。所有各處礮位。大藥鉛彈鐵子等項。其在天津者。即交中軍遊擊存貯。其在海口者。即分交葛沽大沽海口等營存貯。其在甯河海口者。即交北塘汛

存貯。其在水平一帶海口者。即飭各處附近營汛存貯。均不任短少潮溼。以資儲備。至各路新築礮臺。雖不敢從容建造。築者之堅固。然亦飭令附近營兵。常川看守。勿任損壞。俟料理清楚。並准山東省咨會到日。即迅速趨詣

關廷跪聆

聖訓

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清理海口要務一摺。據稱前調兵丁。遵旨分別撤回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至各處礮位。大藥鉛彈鐵子等項。現據琦善就近分交天津等營存貯。大藥一項。最為儲備要需。務當嚴飭營員。妥覓乾燥處所收貯。俟有短少潮溼。致滋

十

貽誤。惟琦善詢爾經額是問。其新築礮臺。亦著該督等飭令附近營兵。常川看守。勿令損壞。

琦善又奏。再日標左營千總白含章。自派委前往夷船。接取公文以來。節次往返。皆其一人。該員身無寸刃。敢於屢入彼船。不辭勞險。且其傳語之間。頗能曲合事機。無失體統。此係他省所無。可否仰懇

天恩。准將督標千總白含章。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帶之處。出自

鴻慈。至現在奉

旨。前往粵省。人地生疏。而該處又與英夷交接者多。一切傳諭該

夷等事。難保無妄肆欺。該千總既與該夷熟悉。而其入尚堪任使。且不揣冒昧。並請將該千總帶赴粵東。一俟事畢。仍飭回直補用。斷不敢留於廣東。致開倖進之門。

諭內閣。琦善奏請將千總白含章。帶赴粵省等語。直隸督標千總白含章。著加恩以守備儘先升用。先換頂帶。賞戴花翎。准其帶赴廣東。差遣委用。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夷船隻連自起。破南旋等語。該夷船起破南旋。必由山東海洋經過。著托渾布派員偵探。如有該夷船經由該省洋面。即將船隻數目。經過情形。逐一查明。迅速由驛馳奏。仍著遵照前旨。謹守要隘。毋稍疏懈。

十一

九月庚寅

諭內閣。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地隨時。妥為辦理。迨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甚至本年。夷船隻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林則徐。即行來京聽候部議。兩廣總督。著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暫行護理。此次。夷各處投遞稟帖。祈禱寬押。朕洞悉各情。斷不為其所動。惟該督等。以特派會辦大員。辦理終無實濟。轉致別生事。

端。誤國病民。莫此為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夷稟訴。遂予嚴議也。

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著前據夷船所遞字帖。文理雖屬不通。而察其情詞。大抵伸訴該夷領事。義律呈繳。是船鴉片煙土。及禁絕禁未。驅逐出澳之事。惟查呈繳煙土。係在道光十九年二三月間。禁絕禁未。則在是年六月。現在所遞字帖。內有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由英國蘭墩京城付字樣。是該國總發此帖之日。義律既尚未呈繳煙土。即

十二

欽差大臣林則徐亦未行抵粵省。該國距粵。尚有數萬里。何由預知。且聞義律係英咭喇人。最為狡詐。十餘歲時。前來澳門。理已故之偽軍師嗎哩。教以漢夷言語文字。管理貿易。帶兵等事。為該國領事頭目。告示文書。悉出其手。該國兵船向泊維粵。二萬餘里之。嗚喇。萬打喇。沙等處。專為販煙而設。皆聽義律調遣。該國王僅知收稅。不理軍務。則今之勾結謀逆。竊據定海。造言挾制。皆係義律所為。而非該國王所造。已可概見。且愚以為義律不誅。兵端不息。必得擒獲義律。則憂感無人。各酋自皆解散。破之不啻摧枯拉朽矣。江蘇地方。雖非該逆必到之地。而日警不與同天。現在懸立重賞。偵探布置。務期誅此逆夷。以快人心。而

伸

天討。再該夷船現仍忽隱忽見。或多或少。出沒無常。游奕不定。情形深為可惡。且惟有堅持定見。鎮靜防堵。如敢乘潮駛入內洋。近岸侵犯。自當會同提鎮。督率官兵。併力攻擊。殊批覽。

辛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照。該夷船隻。七月間先後由東省外洋北赴直隸天津海口。均經臣節次具奏在案。茲於八月二十二三等日。據巡洋員升探報。先後有夷船八隻。自北折回。其三隻由外洋南駛。其餘大小夷船五隻。駛至蘆磯島外洋長山島。連北游奕。正在委員飭查。聞該夷

十三

六人駕杉板小脚船一隻。駛至登州府水城附近口岸。托漁船代呈字條。求居民賣給食物。經臣委員查問。據稱伊等在天津已奉有

恩旨。由津起碇回南。聽候欽差查辦。因船內人多。口糧不敷。求買食物。詞甚恭順。且因該夷既無驚駭情形。欽遵前奉

諭旨。妥為撫馭。不開鎗礮。惟不准其傍岸。與民人私相交易。當即委員赴該夷領事人義律坐船傳諭。飭令安靜候示。並戒以既遵

旨。南還沿途不許別有滋擾。該夷俯首聽命。甚為感激。且一面於

價飭縣購買牛羊菜蔬等物。酌量賞給。該夷人當欲呈繳價值。且傳諭委員。不令收受。是日申刻。護登州鎮臣梁勝灝。署登州府知府英桂等。在沿海各口岸巡防。時見駛近內洋口岸各船。編插五色旌旗。鼓樂大作。夷眾數百人。一齊出艙。向岸羅拜。旋即開帆南駛。一時文武官弁及軍士民。萬目環觀。咸謂夷人如此恭順。實出意料之外。同聲欣悅。歡極非常。查前准直隸督臣谷會。天津共有夷船八隻。數與現在南駛船數相符。

欽遵前奉

十四

諭旨。接收閱其書詞。據稱安靜回南。求臣准民人賣給食物。語極恭順。且欲體察該夷動靜。而文武員弁俱不能夷語。查調防來登之濰縣知縣。招子庸。籍隸廣東。伊成鮑鵬。先曾在粵省洋行貿易。粗曉夷語。現同招子庸在登。且假以撫馭為名。委員帶同鮑鵬。赴該夷大船探詢情形。該夷人義律。鳴禮避等接見。時甚為恭敬。聲言伊等此來。志在乞

恩。今下情奉

大皇帝鑒察

欽差赴廣東查辦。不勝感激。斷不敢在途滋擾。請以現來之船。僅

止五隻。餘船先往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時。曾糾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以為後援。嗣蒙

恩旨。恐孟雅喇兵船續來。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員

大皇帝厚恩。故由天津起碇後。先撥船三隻。由大洋迅速回國。阻

上前項兵船等語。查夷性詭譎。其言固不足盡信。然察其

情詞。似未嘗不知感戴

深仁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喚夷船隻。一律由東洋南還。一摺。據稱

夷船八隻。已先撥船三隻。由大洋南回。現來船五隻。亦由該省

洋面開帆南駛。併該省撫馭夷人酌賞食物。該夷情形極為恭

十五

順等語。所辦俱合機宜。喚夷船隻。俱起碇南旋。既據該撫查明

與天津夷船數目相符。著托渾布體察情形。將前調防守各官

兵酌量撤退歸伍。以節糜費

又

諭。據托渾布奏。喚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

隻。現來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情

形極為恭順等語。喚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將軍督撫

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著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酌

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托渾布摺片

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福建省前募水勇八百名。赴浙協剿。

經臣奏明飭委安平守備陳景嵐管帶。徑由閩洋入浙交

提。臣余步雲調遣。惟因水勇配坐商船。應在泉州雇齊。駕

赴馬巷受載。水程紆折。輾轉需時。節經嚴催啟行去後。茲

據陳景嵐稟稱。八月初六日商船到齊。准馬巷通判俞蔭

點交水勇八百名。隨即分配十船。於初七日開船。十二日

駛至惠安縣所轄臭塗洋面。因節交白露。北風已作。行駛

為艱。且海面均有夷船窺伺。十號船隻。於大洋巨浪之中

勢難聯絡同行。設有攔阻。不但器械不齊。亦且散零其散。首

尾實難照應。請改由旱道入浙。進出船價。作為路費。尚屬

十六

有盈無絀。不致擾及驛站等情。臣查該委係實情。當即飭

令泉州府。督同晉江縣。將船價全數追繳。交陳景嵐具領。

押令於十六日登陸啟行。趕程前進。及早抵浙。聽候調遣。

諭軍機大臣等。喚夷船隻。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據托渾布奏。折回各

船。查係南還。聽候欽差大臣查辦等語。福建省現在團練水勇

是否應撤。應留。著保昌。吳文鎔酌量實情。妥為辦理。至赴

浙江水勇八百名。現經登陸啟行。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調遣之

信。亦著即行由陸路撤回。以節糜費。托渾布摺片。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本年八月十

五十八等日。兩淮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余步雲奏調撥兵丁一摺。著伊里布詳查情形。悉心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請旨。余步雲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摺。該夷占據定海洋面。分船游奕。蹤跡詭秘。該大臣務須加意防堵。仍不時密派得力之人。分投偵探。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窮。該大臣總當靜鎮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剿。至所奏調派壽春鎮兵來浙。協力堵禦。並請調閩粵水師會剿之處。著候旨施行。各等因。欽此。伏查該夷熟習海洋。長於水戰。自六月間。占據定海以後。即在縣城暨各要隘。分頭防守。前次細加揣度。非水陸夾攻。難以制勝。而江浙水師。不能如閩廣之精練。故以該二省合師會剿。屢次潰請。福建提督余步雲。在途次探訪情形。亦以此議上陳。並做照嘉慶年間剿辦川楚教匪成案。聲請調舊添新。以免顧此失彼。蓋欲藉此剋期收復。免致曠日持久。糜餉勞師。嗣蒙

十七

皇上諭以該二省海口緊要。不能兼顧。並以該夷船堅礮利。不可在海洋接仗。再三

申做。又蒙

示及該夷在天津遞稟訴冤。已令直隸督臣琦善妥為辦理。等前

與余步雲悉心商酌。以閩廣既難協助。自應另行籌畫。即

經委員密往定海。招集潛避兵丁。並飭甯波府等。雇募水

勇。以抵應用。水師之數。旬日以來。定海鎮兵丁。漸已陸續

投回。水勇亦有應募之人。如果將各兵全數招齊。水勇源

源募集。亦足以資遣用。至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於抵

浙之時。即經備文飭調。業據該鎮王錫朋。統兵到浙。等派

令與浙省各兵。協同堵禦。現在直隸省如何辦理。等尚未

得有消息。浙省惟當從嚴守衛。如該夷或敢闖入內地。即

令陸路各兵。奮力擊退。將來進剿之時。亦當航海前往。定

海。登陸設法攻擊。其水師不過令其出洋。虛作聲勢。以為

十八

牽制該夷之策。所有江浙兩省前備各兵。以及現在招募

之兵勇。可以將就數用。閩廣水師。應請毋庸調撥。以省繁

費。

伊里布又奏。再本月二十等日。有大小夷船數隻。駛入慈谿

餘姚境內。直通海岸。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彰。署理餘姚縣

知縣汪仲澤。會督文武。及兵勇人等。先後將夷舟擊沈。等獲

夷匪二十餘名。等現已飭令解營研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浙省水師。分別招徠。雇募。毋

庸另行調撥一摺。覽奏均悉。該夷來至天津。遞稟訴冤。現經琦

善妥為查辦。業已起碇南旋。本日據托渾布奏。夷船一律折回。

其駛至附岸小船查詢夷人據稱遵旨回南聽候欽差查辦等語該夷現在情詞頗為恭順著伊里布查明在浙夷船是否全行退回所有招募各水師有應撤應留之處該大臣即酌量情形分別妥為辦理再本日鄧廷楨奏福建前募水勇由陸啟程前進聽候調遣等語此項水勇如果無需調撥亦著伊里布飭令仍由陸路折回以節糜費至該大臣所奏甯波府屬拳獲夷匪二十餘名著即妥為收管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辦理托渾布原摺片著鈔給閱看

乙未

諭內閣前派林則徐鄧廷楨在廣東查辦鴉片乃時逾兩年不但

十九

未絕根株轉致該夷赴近畿呈訴冤抑成何事體已將該督等誤國病民辦理不善之處降旨宣示茲據吏部遵旨將該督等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林則徐鄧廷楨均著照部議革職林則徐著即折回鄧廷楨亦著迅速前赴廣東以備查問差委

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著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邵

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賊夷匪不靖竊據定海已蒙

簡派欽差大臣赴浙會剿各省沿海口岸亦皆節節防堵該逆計

窮食盡剿滅之期應在指顧急宜預籌善後之策以為一

勞永逸之計且等伏思該逆所持者船堅砲大布帆輕便

能於深水外洋拋泊寄碇伺我之間疾駛而至與其擊之

於汪洋大海俾得用其所長莫若擊之於沿邊口岸使其不敢開入而擊之之法添兵不如添礮但其礮必得致遠過彼方能制勝查江蘇省沿海地方綿長一千數百里口岸林立而現在安設可用礮位最大者重四千五百斤僅止二位餘自三千斤至數百斤不等尚不足以資抵禦臣等體察情形審度夷情擬添鑄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礮數十位分口排列大礮擊其高而遠者小礮擊其低而近者口岸之防守既嚴奸徒之接濟自絕該逆夷欲進無門久伺無食自必無計可施潛蹤海角矣惟江蘇並無鑄礮匠工查閱舊礮有廣東省鑄造字樣者居多聞閩省亦有鑄礮之人應否由臣等覈定應鑄礮位數目咨會閩廣二省代為購鑄解蘇抑由閩廣雇募匠工多名解蘇製造之處事關添鑄大礮自應請

二十

旨飭下兩廣閩浙總督妥議辦理以昭慎重如蒙

俞允所有此項經費容臣等另行籌議具奏不敢請銷帑項

丁酉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擊於本年八月二

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宋其沅奏烏爾恭額移交擊獲漢奸聞吉祥布定邦

及黑夷等並安插難民等語漢奸黑夷係何人何處盤獲其被

獲之時。係何情形。該犯等深入內地。營謀何事。何以束手待縛。其所吐供詞。大致若何。俱未據該護撫詳細奏明。著伊里布查明。據實具奏。該夷占據定海之後。雖未妄行誅戮。現在逃入內地者。究有若干。民人定海城內外。仍有若干。戶口既據該護撫奏稱。被難民人紛紛逃入內地。是定海城內情景。逃民必能一一詳述。著伊里布一面與該護撫籌商安插。清查戶口。酌給撫恤。口糧。俾無失所。一面即向該逃民探詢定海城內民人著落。詳晰奏聞等因。欽此。遵查浙省於本年六七月間。先後緝獲漢奸。聞吉祥。布定邦等二名。又另獲黑夷六名。內聞吉祥一犯。係鄞縣差役。在甯波府城內。見其形跡可疑。拿獲解縣。

二十一

該犯供係江南海州人。向在廣東生理。投入夷船。同至噶咭喇國。本年又偕各夷來浙。今因入內探聽消息。致被拿獲等語。迨提覆訊。該犯頓翻前供。堅稱實係良民。並非奸細。前供係畏刑妄承。以後疊次研鞫。均極口呼冤。堅不承認。又布定邦及黑夷六名。係在定海各島。購買牲畜。砍割柴草。及孤身行走。被巡緝弁兵。島中居民。陸續獲解。訊據布定邦供認。係廣東香山縣人。經地方官給與牌照。與西洋各國貿易。上年被差役誣以私通外夷。將伊親屬等去監禁。伊聞等逃避。本年經噶咭喇人喚。在伊至船。充當廚役。六月初六日。喚。在島開行。該犯當時不知開

往何處。及駛至定海。始知喚。已將縣城攻破。該犯即在岸上居住。二十五日。至島購買牛羊。致被拿獲。該犯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喚。因何來浙。滋事等語。其黑夷六名。一名馬默。一名加海。一名金海。一名馬拉南。一名胡林。一名溫咄。俱係噠咭喇國人。受雇在夷船服役。並非兵丁。亦不知喚。來浙情由。及拿抵浙。當提聞吉祥。布定邦。及黑夷審訊。布定邦與黑夷供仍如前。聞吉祥亦堅不承認。查聞吉祥到案之初。雖供係漢奸。而其後歷訊。並不承認。是該犯果否係屬奸細。殊未可定。至布定邦。既籍隸粵省。乃竟敢投入夷船。難保無勾通接引情事。據供因喚。自

二十二

專開船來浙。並未隨同攻城。亦不知夷人因何至浙。滋事等詞。均屬不足憑信。各黑夷所供。僅止在船服役之處。亦恐不無狡飾。必應嚴加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惟浙省並無質證之人。當飭府縣嚴行監禁。俟查原籍。並續能拿獲漢奸。審明實情。再行分別奏辦。該犯等均係單身就獲。故當時並無抗拒情形。其潛入各島。亦無別有營謀。惟前獲撫。宋其沅原奏。所稱布定邦為喚。得用之人。曾懸重賞。購求等語。係得自傳聞。等屬。違弁兵前往偵探。並無其事。至定海城內。及近城居民。於城陷之日。四散逃避。城內遺民。不過數十人。其各縣戶口。因距城較遠。安堵如故。逃

避之人。有當時即至郡城者。亦有先在各縣潛匿。續又至
郡者。業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舒恭受等。議定
章程。確查該難民等。如果攜有貨財。及有可依親友。即令
在郡居住。俟克復之日。飭令回籍。其餘貧苦無依之人。詢
明如願往鄰郡備趁貿易。即按其道路遠近。資遣前往。此
外不能他往之老弱人等。均於各廟內妥為安插。每日散
給錢文。俾資糊口。計自六月間至今。除依親傍友。並自出
己資在郡寄寓之人不計外。其給資遣赴鄰郡者。共二千
八百餘名。在郡安插收養者。二千一百五十餘名。現在尚
有來郡之人。亦均照查辦。並無失所。至該難民等於定海失

二十三

守之際。即行分頭四散。於城內夷情。未能知悉。無從詢問。
伊里布又奏。八月二十二日。據甯波府鄞縣等巡哨丁役。
在定海縣屬青林森地方。瞭見白夷一名。手執銅規紙筆。
在山上測繪地圖。又有黑夷數名。在旁擁護。當與兵勇密
至山上。四面圍捕。將白夷擒獲。並截獲黑夷一名。其餘黑
夷四五人。均各逃走。當將白夷解郡審訊。據供伊名晏士
喇刺打釐。係喚哈喇正埠人。在本國官居急頓甲化沙本
年。隨伯參等統兵未浙。其前伏冥誅之頭目。名急頓烏冷
達。乃喚哈喇二號頭目。其官職如中國副將之類等語。其
餘各情。因該夷人甚狡結。語多閃爍。尚須細加研鞠。又八

月十四等日。據鎮海等營。先後拏獲漢奸郁秀慶。虞國
楨。及黑夷馬刺。嘩。突。洽。共四名。現亦飭提解訊。

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前獲漢奸黑夷供多未確。及定
海難民女撫得所一摺。覽奏均悉。定海城內遺民。僅祇數十人。
其餘或赴鄰郡。或即在郡安插收養。著該大臣督飭地方官。妥
為經理。果係難民。必應加意撫恤。倘有假捏避難。從中偵探者。
即係奸匪。亦應嚴加體察。分別究辦。毋令朦蔽。所獲黑夷六名。
又另片奏稱。擒獲白夷一名。鎮海等營。拏獲黑夷等四名。俱
著暫行收管。覓有商船赴粵之便。派委委員。解交琦善訊明辦
理。至漢奸勾結滋事。甚屬可惡。亟應嚴辦。以儆兇頑。聞吉祥一

二十四

名。到案之初。既供係漢奸。何以歷訊又不承認。布定邦籍。隸粵
省。何以投入夷船。現在該大臣分別咨查原籍。著與續獲之漢
奸郁秀慶。虞國楨等。俟咨查明晰。將伊等細加駁詰。務使案無
遺情。供皆確鑿。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戊戌。

盛京將軍耆英奏。八月二十一日。據常興島瞭望官兵等報
稱。外洋西南約有六七十里。望有大船五隻。向北行駛。因
北風極大。復向南折回。嗣據水師營巡哨官兵報稱。二十
二日。在鐵山外洋。見有夷船二隻。向東行駛。二十三日申
刻。復據金州守探委員豐仲。及城守尉寶山。知縣成章。續

等稟稱二十三日丑刻有夷船二隻。在小平島西口停泊。等因。各飛稟前來。等正擬前往金州旅順口一帶查勘。復因報有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隨於二十四日。由復州海口起程。二十五日。駛抵金州。該尉縣均在海口駐劄。等當令隨帶之協領恒升。綽勒豁倫。佐領持模欽。先行前往海口。查探夷船情形。並諭令看其動靜。設法羈縻。或勸或撫。再行相機裁辦。是日亥刻。該協領等馳回。稟稱職等於酉初。馳抵青泥窪海口。見有夷船二隻。在青泥窪樁樁島通中外洋拋錨。夷人脚船。近依大船。並未往來游奕。似難羈縻。且該海口距金州城約有四五十里。時已將暮。隨即馳回等語。迨至二十六日。已刻城守尉寶山。知縣成章。暨稟見。據稱職等均在海口帶兵晝夜防堵。本月二十三日。夷船二隻。駛至小平島停泊。有夷人五六名。駕駛脚船。岸向島內居民。欲買牛羊雞鴨食物。遵守汛騎校武什杭阿。改裝雜于村民之內。向夷人詢問。來船是否貿易。抑因何事。駛到此處。有夷人一名。自稱通事。答稱係由天津駛來。並非貿易。不過到此置辦食物。當經騎校武什杭阿告知。島內村屯甚少。住戶不多。並無牛羊。如用雞鴨。代為尋找。夷人即求其代買。伊隨口應諾。夷人始散。二十四五兩日。夷船復駛至和尚島。紅土崖樁樁島。青泥窪三山島。

二十五

等處。或游奕。或停泊。形蹤無定。忽遠忽近。並駕駛脚船。在各口內外。用線索鉛墜。試水淺深。二十五日申刻。在青泥窪樁樁島通中外洋拋錨。二十六日卯刻。乘風開帆。向東南放洋。究竟駛往何處。職等亦不能擬料等語。等查該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膽敢以鉛墜試水。逆謀巨測。實堪髮指。至夷人內有能通語言者。名為通事。未必不是漢奸。是各處海防。更須倍加嚴密。以資捍衛。至金州所屬大小海口十七處。除水淺灘薄。大船不能擺入口內者九處。業經城守尉知縣分撥官兵民役。多則十名。少則五名。飭令小心防守。留神瞭望外。其餘小平島。羊頭窪。青泥窪。和尚島。紅土崖。大孤山。雙島。龍王塘等八處海口。均屬緊要。等連日帶同協領城守尉等。親往查勘。詳細審度。該海口非老水貼岸。即距城較近。均應嚴加防守。方昭慎重。除原派官兵民役外。又於每處加倍撥派兵役十數名。並于扼要之處。安設礮位。責成尉縣。常川梭織巡查。不准稍有疏懈。再金州各海口。現在分撥官兵四百名。民役一百五十四名。鄉勇一千五百三十三名。統計兵役鄉勇共二千八十七名。外勢尚屬聯絡。等復將所調撥兵官兵二百名。酌分兩營。於金州城南。距紅土崖海口八里之丁園寨地方駐紮。以為各處應援。惟查金州海洋島嶼。有十六處之多。斷難

二十六

分兵防守。經李遂長出示。剴切曉諭。所有牛羊。不准在切近海岸牧放。以免爭端。居民人等。各宜自固藩籬。尤不可貪利被誘。若受夷人籠絡。墜其術中。將來貽害身家。良非淺鮮。現在派兵在海口要隘防堵。原期衛民。爾等萬毋驚懼。仍須各安本業等因。出示去後。並密諭尉縣。令其留心訪查。如鄉愚內有貪利被誘者。即行查拿究辦。萬不可輕縱。李於金州查勘布置後。隨取道前赴旅順口。水師營等處。詳勘該營水障規模。尚屬整齊。戰船亦屬整固。官兵槍箭。多有準頭。舊建礮臺三處。皆在山巔以上。今經協領德特賀於臨岸新建礮臺一座。亦屬扼要。惟戰船十隻。內大者不過八丈。除守口巡哨。緝拿海洋盜賊。是其專責。若驅之攻擊夷船。恐難制勝。該如

聖諭。海洋萬不可與之接仗。仰見

聖謀宏遠

睿慮周詳。李昂勝欽服。惟有諄諄面諭水師協領德特賀務當勤加操演。隨時巡哨。不准稍涉怠忽。李即由水師營起程。九月初六日。仍回復州海口駐劄。查歷年九月。商船進棹者居多。進口漸少。李體察情形。如九月內南路海口安靖。又有副都統祥厚。在南路駐劄。李即前赴中路連雲島沒溝營等處海口履勘。順道回省。將李衙門應辦一切公務。趕

緊清理。以便預備出邊行圍。

者英春。再查奉天沿海海口。歷年必待春融水泮。商船始能進口。惟金州地處極南。氣候較暖。且該處海口多係貼岸老水。積深三四十丈。雖極寒之時。連岸仍不凝凍。是以歷來冬令。進口船隻轉多。今運夷膽敢在該口內外試水。浸深未必不預為冬令停泊之計。是金州海口。冬令尤應嚴加防禦。方昭慎密。李再四思維。將前經調來金州防堵之熊岳官兵二百名。及本城派出防堵官兵民役等。冬月仍令其在各該海口駐紮。可期預備。李仍恐兵數較單。將由蓋州撤回馬隊前鋒兵六十名。官二員。交金州城守尉賈山管帶。飭令歸入熊岳官兵隊內。在金州駐紮。以資捍衛。所有在金州駐紮官兵。應支十月。冬臘正三。五箇月糧餉。均已覈清。交該尉縣妥為支發。又查防堵各海口官兵民役。凡由各該本城出派者。仍令照舊防守。雖屆冬月。亦可毋庸裁撤。以期有備無患。其餘由省調撥防守蓋州。復州。官兵六百四十名。錦州副都統道慶。由義州及西四路。調撥防堵錦州所屬各海口官兵四百名。應俟冬初體察各海口情形。如果安靖。即將所調官兵。暫行撤回。以省兵力。而免虛糜。至熊岳副都統祥厚。錦州副都統道慶。屆期亦應令其各回本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者英奏。夷船在金山海洋游奕。並酌撥官兵防堵一摺。又另片奏。金山海口。冬令尤應嚴加防禦等語。覽奏均悉。該夷船隻。現已乘風開帆。向東南放洋駛去。惟金山所屬之小平島等八處海口。均屬緊要。必須小心防守。方可有備無患。著該將軍等。嚴飭各員弁。加意巡防。留神瞭望。不得稍有疏懈。並體察情形。如九月內海口安靖。該將軍即前赴中路連雲臺等處海口履勘。順道回省。辦理公務。其防堵各海口兵役。凡由各該本城出派者。仍著照舊防守。毋庸裁撤。其餘調撥防守各官兵。俱著酌量撤回。以節糜費。熊岳副都統祥厚。錦州副都統道慶。屆期無事。亦著各回本任。餘著照所議辦理。

二十九

己亥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本年八月二十等日。夷船駛入慈谿餘姚等縣內洋。直逼海岸。經該府縣等分頭剿擊。擒獲夷匪多名。才接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附片奏明在案。查此案先於八月十九日夜。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面稟。探有夷船數隻。駛入慈谿餘姚觀海衛洋面等語。才以該處係腹裏內洋。近接紹興府屬之餘姚等縣。該夷既在彼停船。其心叵測。誠恐闖入內地。當令隨營效力之已革巡撫烏爾恭額。會同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分飭文武員弁馳往。相機堵禦。被據該府暨署

三十

餘姚縣知縣汪仲洋先後稟報。該府鄧廷彩會同江蘇候補知府黃冕等。並帶捐資團練鄉勇之紳士葉仁等。星馳前往。於二十日行抵該處。慈谿縣知縣蔣錫孫亦聞信趕至。該府等見五桅夷船一隻。在洋停泊。其杉板船二隻。業已駛至岸旁。夷眾蜂擁登岸。遂督兵勇奮力迎擊。當用長子。截斃夷匪七人。生擒白夷四名。其餘各夷登舟逃遁。五桅夷船駛攬應援。開礮轟擊。因正值大風。該舟簸蕩不定。施礮無准。遂帶同各船轉舵西駛。時餘姚縣知縣汪仲洋在利濟塘地方防堵。令巡船兩隻出洋哨探。並以該處塘邊均屬軟沙。夷船若駛入沙塗。勢必陷住。諭令如與夷舟相遇。即設法誘令近塘。以便攻剿。是晚夷舟由慈谿駛至。見巡船配兵稀少。即向追逐。巡船當往塘邊逃避。夷眾不識地利。仍向尾追。直至軟沙之上。船果被陷。該夷先尚施放鎗礮。至二十一日早。該船愈陷愈深。各夷張皇失措。該員弁等即督兵勇。駕坐小船。駛近其旁。躍入船內。生擒夷匪二十二名。內二名因傷重。旋即身死。餘夷或跳至杉板船逃竄。或落海淹斃。又在船內起獲銅礮二門。其餘各礮。因船沒水中。未經起出等情。才當飭將所獲各夷解營審訊。並令餘姚縣設法查起陷沒夷船。旋又據上虞縣知縣龍澤濬會稽縣知縣許發初稟稱。據巡洋兵役探有夷船先後在慈谿餘姚接戰。龍澤濬會同俸滿調驗卸事

之梁湖巡檢張用錫代理梁湖巡檢馬國炳在本境之踏浦港防堵許發和會督把總倪湧曹斌司巡檢李澍在本境之滙海所防堵該兩處近在咫尺聲息相通二十三日辰刻見夷船二隻由東駛至該縣等與各員弁分督兵勇開礮抵禦一船當時逃竄一船被溜水所逼直入內港經兵勇用鎗礮擊斃十餘人倪湧即帶兵勇跳入夷舟擊獲夷匪四名夷婦一口並將該船及軍械船具一併獲住等情茲據陸續解營委員研訊內餘姚縣所獲之喇哈吟喇在噶哈喇國官職較大使屬頭目其餘或係該國弁兵或係工人水手據喇哈吟喇供稱該國大幫船隻多聚定海

三十一

各頭目又分坐兵船在浙江江南各洋面游奕窺探伺隙搶掠牛羊八月十九日伊乘坐大船並帶杉板船二隻駛至慈谿洋面寄碇次日令各夷分駕杉板登岸被官兵生擒截斃多名伊救援無及駛至餘姚又被巡船誘入沙塗船身陷住以致就擒至上虞會稽等獲之喇哈吟喇等男婦五名係由餘姚逃往等語質之各夷供亦相同並提另獲之夷目嘔士喇喇打蘆等指認據稱喇哈吟喇係頭目屬實伏查該夷自定海被陷之後時在各洋面游奕窺探此次又竄入內洋直逼塘岸希圖滋擾實屬肆無忌憚該文武員弁督率兵勇或以力擒或以計取生獲夷匪多名

並獲船隻礮械等物洵足振國威而寒夷膽使其知所做懼查辦更易為加所有在事各員弁兵勇可否容李擇其尤為出力者酌量保奏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道格鴻施

伊里布又奏竊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夷情叵測殊未可信所有攻勦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如該夷入口滋擾即開放鎗礮盡力殲除不必因有天津稟折一事轉滋顧慮惟不得於洋面接仗致有損失至定海一縣數百里之地夷兵雖眾未必能處處環繞且現有民人逃難渡海及官員逃避之事海洋濠闊港汊紛歧必當仍有路可通務須密加察訪以為進攻之計又准字寄八月二十二日奉

三十二

上諭據琦善奏稱該夷聽受訓諭業經全行起碇南旋該夷既肯赴粵乞恩自不值窮於所徃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伊里布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該夷船隻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鎗礮但以守禦為重勿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各等因欽此伏查李抵浙之初即定水陸夾攻之策而海中接仗難期確有把握不過虛作聲勢藉示牽制全在陸路攻擊方能

一第... 野... 8 又三...

制勝。惟定海四面俱屬大洋。陸戰之兵亦須航海前往。密加查訪。凡定海內渡之人。多由該縣之岑港白泉岱山各處。乘坐漁舟。駛至鎮海之昆亭新嶼岐頭山登岸。因該數處路較僻靜。尚可往來。官兵往彼攻剿。必須由該數處進發。然夷船時在洋面游奕。漁舟亦間有被該夷賊見。遂攔截之事。兵船情形更與漁舟不同。非俟夷船駛往他處。中途毫無阻礙。不能連檣潛進。登陸攻剿。所需糧餉一切。斷不能由內地運送接濟。亦應先向各處居民購買。積俾無缺乏。業經分飭該府縣及各委員密為部署。並遣精細弁兵出洋偵探該夷蹤跡在案。迨奉

三十三

皇上諭以該夷已在天津稟訴。才當與福建提督余步雲籌商。飭令各海口文武嚴加防守。非該夷闖入口岸。不得執行出擊。其進兵事宜仍應逐一籌辦。以防意外之虞。第須更加慎密。使該夷不致猜疑。今直隸督臣琦善遵旨。刻切曉諭該夷。即起碇赴粵。聽候查辦。是其俯首帖耳。已有嚮化之忱。浙省更不宜輕於攻擊。致誤事機。現已分飭各員弁不得輕施槍礮。亦不得稍懈防閑。務使守衛仍舊謹嚴。招撫一無格礙。用副聖主弭戢息兵之至意。至李抵浙以後。並未接有夷書。八月二十七日。據署鎮海營參將林亮光收該夷來文一件。係夷月

伯參照會原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浙江提督祝廷彪。欲求將被獲之該國武官晏士打喇打釐等釋放。其時李尚未知直隸省作何查辦。惟思撫馭外夷之道。總在示之以誠。僕能先服其心。自可漸就吾軌。查該夷現在為我所獲者。尚有甯波餘姚等府縣擒獲男婦二十餘名。該夷尚未知悉。應即並向告知。許其釋放。以餌之。至通商之事。尤該夷之本意。前曾在浙願求。因前撫臣等將其未書擲還。故續至天津稟訴。此次該夷來文。雖不述及此事。而烏爾恭額等。給與回文。不妨一併敘入。以示款動。當令烏爾恭額等。以現蒙特派才至浙查辦。該夷果能交還定海。撤退兵船。

三十四

才自當仰乞恩施。將晏士打喇打釐及各男婦概行省釋。即通商一節。才亦可代為願懇等詞。其履正在奏報間。即奉明諭。示以直隸查辦緣由。並據夷月辛好士。投具回文。欲才先將夷婦釋放。其交地退兵之事。以該國水師提督未回。未經履及。才已查照直隸情形。備文向其開導。俟其水師提督回。如何具履。再行請旨酌辦。才惟有相度機宜。妥為勸諭。今其迅速撤兵。歸我疆土。以免勞師費餉。至直隸督臣琦善抵粵後。辦理情由。仰懇俯賜隨時

示悉。以免彼此參差。

諭內閣。映夷前在浙江投遞字帖。願求轉奏。烏爾恭額接收夷書時。並不將原書呈奏。遽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贖謬妄。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即行革職。著伊里布派委妥員。速行解京。交刑部訊明治罪。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直逼口岸。剿辦防堵情形。及探明進兵路徑。并先後接收夷書。給與回文各一摺。覽奏俱悉。前因映夷在天津海口起碇南旋。已派琦善馳赴廣東查辦。曾飛示伊里布等一體遵照。此次伊里布因映夷登岸。督率兵勇。將其船隻擊沈。破位擒獲。並生擒夷匪多名。自係在未經

三十五

接奉廷寄之前。現在該大臣業經接奉廷寄。自必相機妥辦。毋誤事機。該夷目所投回文。欲將擒獲夷人釋放。於交地退兵之事。並未覆及。該大臣惟當剴切曉諭。告以爾等之來。原為訴冤乞恩起見。前在定海。係因言語不通。以致互相攻擊。傷我文武各員。此次我兵擒獲該夷官兵多人。亦係因該夷直逼口岸。先放槍礮。是以力加防禦。現仍仰體大皇帝中外一家之意。將所獲夷人。優加養養。未行傷害。爾等果能迅速退兵。交還定海。定將歷次所獲男婦。剋日釋回。天朝誠信待人。斷無加以欺誑之理。該大臣如此曉諭。一面將擒獲夷人。妥為收管。一面密派明幹之人。分頭偵探。如果該夷確係退兵交地。始可將擒獲之人。

全數交還。其前次擒獲收管白黑夷人。亦著毋庸解赴廣東。統俟交地時。一併辦理。至此次在事各員弁兵勇。著該大臣暫為存記。聽候諭旨。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剿辦防堵映夷情形各一摺。此次伊里布所辦剿擊各情。自係未經接奉廷寄之故。現已諭令將前後擒獲夷人。妥為收管。俟探有退地撤兵確信。一併交還。併著伊里布剴切曉諭。妥為相機辦理。琦善到粵後。務將查辦情形。一面馳奏。一面知照伊里布。免致彼此參差。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三十六

諭寄諭著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駛入浙江。慈谿餘姚等縣內洋。直逼口岸。經派委文武員弁。分頭剿擊。並生擒夷匪多名。旋據該夷目投遞回文。欲將被獲夷人釋放等語。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一面將所獲夷人收管。俟該夷退兵交地。再將擒獲之人交還。察看情形。妥為辦理。琦善業於本月初八日。馳往廣東查辦。恐該夷未知琦善起程。仍復折回天津。該處海口。前調防堵兵丁。業經分別撤留。是否不致疏虞。著該署督於抵任後。趕緊料理。即行前赴天津。嚴密防範。并飭令員弁常川瞭望。毋稍疏懈。如果該夷折回。復有投遞

字帖等情。即着該省督豫為善畫。相機辦理。振實具奏。

癸卯。

欽差兵部尚書祁寓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八月二十

六日由浙江省城拜摺後起程。九月初二日。行至常州府

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一。道。富即恭閱。仍行封固。迅速回船南下。日等前在閩省查

辦事件。因海疆情形。最為緊要。隨時訪察。水師提督亦時

有書信通問。茲查水師提督陳階平於三月二十三。日行

抵福州。曾到日等行館相見。據稱伊係陸路出身。蒙

恩簡調刺任。閩洋情形。尤為喫重。素未諳習。且年逾七十。誠恐精

三十七

力難勝等語。嗣於五月初間。聞其在圓頭洋面一帶。巡探

夷船。夜遇風暴。船身顛覆。跌傷左腿。六月初七日。日等接

到該提督來信。內稱醫治月餘未效。動輒需人扶掖。若不

靜心調理。慮成癱疾。水師任重。萬一貽誤。有負

聖明委任。抱疚益深。而甫經到任。又不敢遽自乞請。並將致督

鄧廷楨請為代奏開缺回籍調理信稿。鈔寄日等閱看。維

時督日正擬前赴泉州。適有廈門夷船滋事。該提督由陸

路折回。七月十二日。日等由閩啟行。復接該提督來信。據

稱腿疾日增。督日已代為陳請。日等抵浙後。於八月二十

二日。復接該提督來信。據稱前此開缺之請。漫荷

聖恩。賞假調理。現當防夷緊要。何敢自便。且體氣素壯。所患亦漸

平復。惟膝筋拘攣。行走不甚便利。謹專摺謝。

恩銷假等語。此該提督始而告病。繼而銷假之原委也。日等在閩

時。聞該提督跌傷左腿。係因洋面素未慣習。不耐風濤。一

時。暈船所致。督日親赴泉州。目覩情形。為之入奏。日等彼

時。於東見其間之中。加以訪察。似無隱情。至是否別有阻

礙之處。日等到彼。再行詳細詢訪。其廈門一役情形。日等

在閩時。於六月十二日。接到該提督來信。據稱伊於初七

日。午刻抵廈。將初三日。攻擊夷船情形。查該提督。並鈔錄

看廈防同知蔡觀龍。護來將陳勝元。閩海關委員與貴。等

三十八

同安縣知縣胡國榮等。聯銜原稟。及受傷弁兵十四名。傷

斃兵丁九名。開具名摺。寄日等閱看。最與督日鄧廷楨所

奏。大畧相同。此該提督於廈門一役。函稱查訪確實之情

形也。

殊。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乙巳林則徐奏再臣現准粵海關

監督臣豫望咨會覆奏每年例貢呢羽鐘表等件並不取

資喫夷貨物一摺欽奉

硃批現在雖能照舊呈辦設或日久有變動之處仍應遵奉本年

諭旨不必多方購求以副朕事務覈實之意此批摺著入於交

代並著督署存記欽此仰見我

皇上俯恤下情不實違物跪誦之下欽服難名伏思

盛世四夷咸賓方物畢獻任土作貢原無難致之奇乃蒙

聖主格外優容猶恐日久情形或有不同

諭令不必設法購辦蓋

示慈即以

訓儉而務實乃可黜華

蘇訓許讓允足垂型奕禩況通商本以

懷柔外服並非利其徵輸即如上冬奉

旨斷絕喫咭喇貿易慶蒙

明諭下頒以區區稅銀何足計較大哉

綸綍中外同欽再此次喫逆兵船在粵洋往來尋釁揚言伊國不

通貿易各國貨船亦不得進口故自六月以後他國亦未

報有來船是一時權務偶缺早經

聖明預料而以臣所聞他夷在澳門者因喫夷阻其貿易均各憤

憤不平如味喇喫咭喇等國其力皆足頓頑會謂喫船

若不早回伊國亦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而臣與監督臣

豫望密相計議仍惟以鎮靜處之絕不過問一面恪遵

訓示嚴密周防總期下足以攝夷情上足以崇

國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粵省水陸官兵堵禦喫夷擊

退夷船一摺著琦善於抵粵後將確切情形逐一查明據實具

奏原摺片均發給閱看再本年夏間朕風聞有喫咭喇國王給

林則徐文書之事伊業經銷燬一併查明覆奏

乙巳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才暨原任浙江

撫臣烏爾恭額等先後接據喫夷頭目伯參卓好吉投遞

夷書籲請將被獲之該國武官晏士喇喇打釐等釋放才

與烏爾恭額等論以該夷果能撤退兵船交還定海自當

奏請釋回業將辦理緣由於九月初三日恭摺陳明在案

茲於初六日復接夷目懿律來文並據義律至鎮海叩關

求見查懿律文內仍係求釋各夷並言不應將各夷擒拿

語含挾制而於撤兵歸地之事並不覆及一語才將各夷

被獲事在未奉

欽差赴粵查辦之

旨以前。及所以被獲各緣由。縷晰書告。並將該夷交還定海。與

久據定海之利害。詳加開導。令兵丁持至義律船內投送。詢問義律。如果別有所陳。准其進見。即據義律付給回文。

聲明定海一事可以酌商。見其語意似有可乘之機。傳

令進見。初七日義律帶同夷目嗎禮遜等二人。扁舟進內。

與福建提臣余步雲。浙江提臣祝廷彪等。在海濱接見。

該夷禮貌恭順。且均通曉華言。語其來意。義律先稱上

年在粵受屈。繼請將晏士喇喇打釐釋放。其歸地一節。稱

俟晏士喇喇打釐回日。另行商辦。以該夷訴冤。業在天

津遞書。現已

欽差往查。不必更在浙省陳訴。至晏士喇喇打釐諸人。原許一併

釋放。該夷果能歸我疆土。必不稍事羈留。且以該夷此來。

重在通商。今已奉

旨俞允。即其餘各情。亦皆

准予查辦。

聖恩優渥。不啻地厚天高。該夷等自當力圖報答。若將定海交還。

亦可以稍酬萬一。又粵與直隸督臣琦善辦理此事。因該

夷等係奉該國王之命而來。故為之代籌覆命之策。今晏

士喇喇打釐被獲之事。業已奏

聞。不特不能私相授受。即請

旨釋放。亦須該夷交還定海。始覺有詞可措。該夷亦宜為代籌

等詞。反覆曉諭。義律理屈詞窮。言伊等原不欲久據定海。

察其詞色之間。頗有感動之意。而嗎禮遜向義律忽作夷

語。義律遂更易其詞。言交還定海一事。俟晏士喇喇打釐

釋回之後。從緩商辦。又言伊等曾經約定。不得至伊定海

境內。今晏士喇喇打釐係在定海。本應交還等

語。因其仍執前說。且所稱曾經約定。不得至定海。等

之語。前次來文未有是言。係屬平空捏造。其將定海據歸

已有。更屬謬妄。未便再與辯論。當令其回與總律相商。以

作從屬。至初八日晚。又接總律來文。其大致與前文約畧

相同。且稱伊前已將仍據定海之言。向直隸督臣琦善照

會等語。現又給與回文。詢其必欲先將晏士喇喇打釐

釋放。是何意見。俟其如何答覆。再行察辦。惟總律等狡狴

異常。且慣於捏造語言。肆其掩飾。至其前在天津。雖曾向

該省差弁。言及定海兵船。可以先撤一半。而其所給直隸

督臣文內。並無此語。且起破之際。又向差弁言定海之兵

不能即撤。是該夷在直之時。已屬反覆不定。及回至定海。

知晏士喇喇打釐等被獲。欲求釋放。而詞語之間。多方要

挾。欲強。以木得不從。居心更屬詭譎。儻曲徇其請。該夷更

肆騷妄。不惟不肯將兵船全數撤退。並恐不肯先撤一半。或竟仍在浙洋抗運。均難預測。查晏士喇喇打釐被獲以來。已據伯魯辛好古德律四次請釋。義律復不憚親身進內為之顧懇。是晏士喇喇打釐必係與該夷目等大有瓜葛之人。該夷等堅求釋放。亦必有萬不得已之情。若拘留不遣。持其所急。使該夷為我所制。似於大局不為無裨。特恐其藉口遷延。不即赴粵亦屬周章。且晏士喇喇打釐係在定海縣青林巖被獲。現聞該夷將該處居民八人。檢至縣城關禁。亦恐日後被其戕害。等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詳細熟籌。斯時斷不便即將晏士喇喇打釐釋放。遂其

五

要挾之謀。若該夷漸就馴順。或能撤兵一半。亦不能不酌量釋放。俾其即赴粵。聽候查辦。以期迅速了結。且使被俘民人得免傷害。似亦權宜之策。

硃批。以現在情形而論。所辦尚是。總要上不傷國體。下不開邊釁。一切機宜。朕難豫示。全在卿隨時審度。妥慎為之。以副信重委任之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接收夷書。並據夷目叩關謁見。現在籌議酌辦情形一摺。所辦尚合機宜。至於隨時審度。妥慎辦理。全在該大臣悉心籌畫。上則不傷國體。下則不開邊釁。想該大臣必能仰體朕意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並據夷目叩關謁見。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伊里布相機妥辦。上之不夫國體。下亦不開邊釁。惟該夷先請將所獲男婦給還。始肯交還定海等語。情殊叵測。現在伊里布如何辦理。朕亦不為遙制。數日內伊里布必有續報情形。原摺著給琦善閱看。又林則徐片奏。他夷在澳門者。因嘆夷阻其貿易。均各不平。如味喇啞喇等國。其力皆足頓頑。會謂喫船若不早回。伊國亦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等語。著琦善抵粵後。訪探明確。林則徐所奏。是否實情。如係謊言。即傳旨取具親供。據實奏。林則徐片。著鈔給閱看。

六

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查明江蘇沿海口岸舊存礮位不足。以資防禦。請添鑄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礮數十位。建造礮臺。分口排立。當交兵部議奏。茲據奏稱。此項礮位。既經籌議添鑄。必須工堅料實。先事預謀。堅固其備。貯火藥礮子。酌撥兵丁。在在亦均須籌辦等語。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赴江蘇沿海地方。詳察情形。悉心妥議。據實具奏。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春酌數撤留防守官兵一摺。據奏金州海口多係老水貼岸。嚴寒不凍。商船進口較多。自應嚴為防範。著該

將軍遴選精細員弁常川在彼瞭望探有夷船蹤跡即行稟報調遣備禦此次酌留官兵著即撤回現在琦善馳赴廣東查辦夷務如定海夷船全數撤退屆時自當諭知也

署兩江總督裕謙等奏竊查八月三十日有大夷船三隻

駛至崇明縣隔海之長安沙洋面突駕三板小船五隻共

有夷匪百餘名登岸開放槍礮轟斃鄉勇二名致傷兵勇

各一名搶掠海灘牧放牲畜經防堵員弁督率兵勇協力

抵禦擊斃夷匪四名受傷落海者十餘名奪獲三板夷船

一隻並夷槍夷刀夷鞋等件該夷匪始逃回大船乘風駛

去又據探報九月初一日余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隻由

七

北往南並未停泊臣等查余山外洋經過船隻自係由直

隸折回是以並不停泊窺伺其八月三十日在長安沙滋

事之船似尚未知

恩准赴粵叩關之信臣等惟有督飭將備兵勇加意嚴防以免疏

虞

殊批覽

庚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九月初六初八

等日兩接夷目懿律來文並於初七日據義律叩關謁見

等詳加開導並詰懿律以因何必求先釋英士喇喇打釐

之故業將備細情形及酌擬辦理緣由於初九日恭摺陳

明在案十一日晚復接懿律來文其情詞較前兩次已覺

恭順惟稱交還定海一節應連別事與直隸督臣琦善一

併會議又詢琦善是否來浙等語查該夷前在天津雖

有撤兵一半之說而起破之際即已更易其詞是其意明

欲藉占據定海肆其無厭之求所云撤兵一半不過信口

誑言並非實有其意且以粵通盤籌畫該夷即果撤兵一

半而沿海防兵不能全行撤退勞費仍不能免且定海為

其所據該夷前赴粵省必將多所要求妄冀事事皆如所

願查辦亦未易為刀今幸英士喇喇打釐為我所獲該夷

八

屢次求釋情甚迫切故欲乘此令其全退兵船交還定

海以期各海口防兵得以全撤即使該夷無可挾制則赴

粵聽候查辦不致妄有所求可以及早竣事此粵所以必

欲該夷歸我定海之緣由也今閱懿律此次來文其有挾

而求之意業已畢見乎詞正擬再加晚諭適於十二日

接奉九月初四日

上諭垂詢在浙夷船是否全行退回並

敕將前獲夷匪二十餘名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

辦理等因欽此現在給與回文示以各夷解粵之

聖訓並以該夷久據孤城無益於事令其交還定海如果該夷翻

然省悟。竟能歸地退兵。仰懇

天恩。俯准。將晏士。喇打。釐等在浙釋放。俾該夷無所藉口。儻

仍冥頑不靈。或止撤兵一半。或止帶數船赴粵。大幫仍在

浙洋蟻聚。自當遵

旨。將各夷解交琦善辦理。或可藉作操縱。惟由商船帶解。恐有未

便。等當酌委員弁。押解前往。以昭慎重。

伊里布又奏。竊於九月初五初六十二等日。三次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一於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知此次領兵統兵及帶

兵職官等名字。又該逆中有偽立定海縣官。能為華言。並請將

九

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詐為見招而返。約期動手

等語。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實有其人。現在作何舉動。其

所稱詐誘一節。是否能行。昨據該夷稟稱定海撤兵一半。果否

屬實。著於查明後。詳晰具奏。原片鈔給閱看。一於八月二十四

日。奉

上諭。調至鎮海防堵兵丁。著伊里布妥為約束。毋許滋擾閭閻。其

羸弱無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節糜費。一於九月初四日。

上諭。飭將招募各水師應撤留之處。酌量情形。分別妥為辦理。

福建前募水勇。由陸路起程前進。如果無需調撥。亦著飭令仍

由陸路折回各等因。欽此。除更船在浙情形。已於另摺陳明外。

查兩廣督臣林則徐所奏。英夷各職官名字。內如哩噶律

即係懿律。布林嘛。即係布爾利。呵囉叮。即係前伏冥誅之

頭目。急頓烏冷達。其能為華言之偽定海知縣。咭吐。浙

省稱為郭士立。俱屬實有其人。因夷語可輕可重。故彼此

繙譯參差。惟急頓烏冷達。並非被官兵打死。能作華言者。

亦不止郭士立一人。粵省所探。尚有不實不盡。又其所請

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作壯勇。詐稱回與同住。約

期動手一節。等前在江省防堵。聞該夷有招人往販鴉片

之事。即擬派令勇敢之士。詐往販煙。於中取事。迨奉

命來浙。探聞該夷防閑甚密。弁兵探聽消息。祇能三四人改裝前

十

往。如人數稍眾。即有阻礙。今若令兵勇鄉民。往彼舉事。人

少則力不能敵。人多則彼此生疑。且遣往之兵民。均須選

用精壯。既無老弱同行。又無婦女隨往。與見招旋返情形。

不能符合。易為該夷識破。此策窒礙難行。應毋庸議。至現

在夷船雖未退去。然其意止在占據定海。藉肆要求。非有

滋擾之志。浙省祇宜防守。不宜攻勦。所有閩省雇募水勇。

可以毋庸調撥。現已遵

旨。飭令折回。等前在江省挑選蘇松等鎮營水師二千。預備調遣。

並另調狼山等鎮之兵。至崇明等處協防之狼山鎮兵丁。

一併撤還。等現亦移咨署兩江督臣裕謙查明辦理。此外

現在鎮海防兵。等當督飭鎮將。嚴加約束。俟該夷退兵。若干。再行分別撤留。至。等前議招集之定海水師。係該鎮額設之兵。毋庸撤退。其官紳雇募之水勇。仍陸續裁撤。以節糜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給與回文一摺。所見甚是。該夷探問琦善曾否來浙。業經告以赴粵。如果無占據定海之意。自必起碇南旋。但恐藉詞耽延。仍以定海為要求之具。該大臣自應將所獲各夷。暫為扣留。於查辦更易得手。總須隨時酌量情形。於大局有裨。朕亦不為遲制。至定海交出後。應如何妥為安撫。並酌留防護弁兵之處。著該大臣悉心籌畫。務臻妥善。又籌議前兩廣督臣破夷一摺。既不能施行。著毋庸議。其撤留各兵弁。均著照所議辦理。

十一

諭寄諭欽差大臣琦善。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給與回文一摺。該夷探聽琦善曾否來浙。自係挾定海地方。為要求之具。現已由伊里布諭令全數赴粵。聽候查辦。如該夷等果全數撤兵起碇。伊里布必將所獲各夷。發還。俾該夷無所藉口。原摺及照會。均著鈔給閱看。夷書一件。著琦善閱後。遵便呈繳。

甲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前於九月十二

日。欽奉

上諭。甯波府屬擊獲夷匪二十餘名。著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辦理等因。欽此。其時適接夷日誌律來文。當經恭錄。

諭旨。並以該夷果能全撤兵船。交還定海。等當奏乞

恩施。將各夷在浙釋放。如僅撤兵一半。即遵

旨解粵辦理等情。行文知照。並於十四日恭摺奏明在案。茲於十八日。復接夷日誌律來文。雖其詞語仍屬恭順。但文內並不言及交還定海之事。亦不願請將各夷釋放。止稱。等曾否蒙

十二

皇上飭令戰兵等語。察其詞意之間。似恐。於該夷退兵之後。復行出師襲擊。是以殷殷前後兩次致詢。等現將八月二十九日所奉。不得向該夷攻擊之

聖諭。明白宣示。諭令安心赴粵。並詢以何日起碇。以便。奏請撤兵。使其毫無疑慮。以免久事遷延。惟該夷性情狡詐。變幻多端。此次來文。其大致雖屬如此。究竟有無他意。殊難揣測。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續接夷書。並催令起碇一摺。此次接夷照會。詢問戰兵。經該大臣將所奉。不得攻擊諭旨。明白宣示。諭令安心赴粵。並催令起碇等語。所論甚是。前有旨。諭

該大臣將所獲夷人妥為收管。無庸解赴廣東。俟該夷撤兵歸地後。全數給還。此次夷書並未言及交還定海之事。亦不願請釋放各夷。情殊叵測。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妥辦。並諭以琦善業經奉旨前赴廣東。總宜剴切開導。去其驚疑。令其退出定海。前往廣東聽候琦善查辦。仍妥為布置。防其狡詐。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心也。

又

諭據琦善奏三次接奉廷寄。並將先後發給閱看夷書五件。繳還一摺。覽奏均悉。該夷現在接奉伊里布照會。志在戢兵。復經伊里布諭以安心赴粵。不必顧慮。並令將起碇日期。速即字覆。勿再遲延等語。本日已有旨。令伊里布相機妥辦矣。伊里布原摺著鈔給琦善閱看。

十三

乙卯。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臣等六月間。因倭夷突向廈門滋擾。一切防堵事宜。經費當寬為籌備。奏請動撥藩庫銀十萬兩。俟陸續攤廉歸款。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准其作正開銷。欽此。仰蒙

恩施高厚。俾臣等措置從容。跪誦之餘。莫名欽感。嗣因逆夷攻陷定海。閩洋已覺腹背受敵。七月二十五日。該逆夷兵船復敢來至廈門。開礮相向。雖經官兵擊退。而沿海要隘

尤宜刻刻戒嚴。無如閩省海疆。袤延二十里。其孤懸海中。如廈門。臺澎。固屬最為險要。其次如銅山。金門。海壇等處。亦皆四面環海。無城可守。至濱海各縣。口岸林立。潮漲沙平。一帆直達之處。不一而足。月來增撥戍兵。安設礮墩。建築土礮。埋置釘板。隨地隨時分投布置。惟多一處繕治。即增一番費用。分之則尚形支絀。而合之已不免浩繁。且雇募水勇。租賃漁船。計日授值。積累有加。前此籌動庫款十萬兩。已將次支完。臣等手畫心營。力圖節省。而當茲逆夷猖獗之際。又未敢稍為拘泥。致誤事機。再四思維。惟有據實籲求。

十四

皇上天恩。准於閩省藩庫。暨鹽道庫。籌撥正款銀十五萬兩。隨時酌給。以應軍需。臣等惟有督率各該管道。嚴實樽節支用。斷不敢稍任虛糜。致滋冒濫。

諭內閣。鄧廷楨。吳文鎔。奏請防堵經費一摺。閩省為海疆重地。訓練兵勇。稽查要隘。原不因倭夷船隻往來遊奕。始行防守。至於倭夷占據定海。實因前撫臣未受該夷訴冤呈詞。以致激成事端。現在該夷僅祇困守。並未敢四出滋擾。鄧廷楨等所稱腹背受敵。未知所受何敵。該夷因閩浙疆臣未能代為呈訴冤抑。始赴天津投遞呈詞。頗覺恭順。現在特派大臣赴粵查辦。不日即可戢兵。鄧廷楨等所稱該夷猖獗。不知在何處猖獗。總因該革

員等種種辦理不善。遂費周章。著吳文鎔即將本省各鎮弁兵照常認真訓練。堅守海口。所需支發錢糧。著斟酌籌畫。裁汰浮糜。其應用款項。隨時奏聞。所有該省雇募水勇。租賃漁船。著酌量裁撤。以節浮費。而昭覈實。

丙辰。戶科給事中萬啟心奏。欽惟

皇上撫馭華夷。視同一體。外夷陳訴冤抑。特遣大臣查辦。凡在含生。孰不知服。現在夷人駛回粵洋。一切開示約束。尤宜照合機宜。前因粵省辦理不善。故使該夷借以為藉。欲弭釁端。務協情理。但當一秉至公。不可稍示以弱。在我國不憚於轉移。在彼斷不許其要挾。儻苟圖速了。請務由從既虞

十五

中國見輕外夷。尤慮奸民益欺良善。此今日馭夷操縱之宜。臣不敢不預為

皇上敬籌者也。臣聞兵可不用。不可不備。當有事之日。尤不可令敵知有厭兵之意。嗾夷奸巧圖利。禁鴉不馴。其平日本非恭順。凡生長閩粵者。早有厝火積薪之慮。一旦中國嚴禁鴉片。彼頓失厚利。豈肯甘心。因而駛至各洋。意圖窺伺。又借求和為說。以為能發能收之計。

皇上嚴示以守禦之備。明導以可轉之機。所謂因其計而用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策之上者也。臣謂各省守備。皆宜緩撤。且自定海失守之後。各海口官兵。竭力防堵。亦有微勞。宜仍

令督撫覈實奏請酌加獎勵。以勸後來。蓋啟釁之咎在粵。於各省無預。即粵省啟釁。咎在大臣。亦於出力官兵無預。請官兵等效命行間。若因現在粵省查辦。概置不論。未免解體。萬一夷情叵測。將來何以待之。故臣謂獎勵戰守與查辦通商。兩不相妨。此操縱之宜一也。臣聞夷人皆言粵省繳煙。本許給價。此次大臣查辦。仍許給價與否。臣不敢

知

國家體恤中外商民。原不惜此區區之費。但事涉外夷。動關國體。萬一我以煙價償還。彼反誇示他國。謂我是彼。輸幣買和。將如之何。此外違禁出結恭順各國。見彼禁鴉者獲利

十六

豈不反生疑悔。易啟效尤。臣風聞該夷訴求煙價。其中原有許給煙價商人。意欲該夷先繳數十百箱。以為擔塞之計。嗣該夷全數呈繳。為價太多。伊遂置之不管。以致該夷紛紛不服。果如所聞。是商人等始則朦蔽

欽差。繼復欺誑外夷。此項煙價。即應責令賠償。但須仍俟該夷各件遵服之後。方得賞給。庶幾前次大臣令其繳煙。此次大臣賞還所值。罪坐中間敲弄之人。於

國家威信毫無所損。既以順該夷求利之私。即以儆商人售欺之罪。此操縱之宜二也。臣聞粵省專立洋商。原以絕冒禁欺詐之弊。而商人即無弊不作。其家資巨萬。皆由包庇

違禁貨物。欺詐中外商夷所得。且彼與該夷交通日久。責令賠償。所許煙價。多寡自易成言。否則彼反串通該夷。要求需索。勢所必至。臣謂事定之後。許令該夷照舊互市。尤須嚴立章程。責成該商永遠遵守。不得再有陽奉陰違之事。至粵省官之貪侈。民之游惰。工商之奇袤淫巧。皆當設法勸導。使其革心。內奸既清。外患自絕。總之鴉片奉禁。國家之法。令始行。定海退還。夷情之恭順始見。甘言不足恃。當申守備以待之。虛聲不足畏。當明利害以曉之。其夷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果查辦。一依約束。則前此所辦。自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畏。不難仍

十七

責二人立功圖效。蓋中外互市日久。弊滋事機轉移。倍宜持重。許之難。則從前之弊。尚可更張。許之易。則將來之患。更無底止。臣惟望

皇上德綏威震。執兩用中。密諭查辦大臣。務為久遠之計。勿存將就了事之見。各省海口。仍飭督撫加意防守。以期有備無患。俟粵省查辦定局。再議功罪所在。

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奏。竊臣奏報擊獲鴉片煙犯摺內。欽奉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

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伏地碰頭。愧懼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

命來粵查辦禁煙先蒙

頒給欽差關防後復

簡調兩廣總督

責成之重

委任之專。臣何人斯。庸茲

倚畀。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永臻成效。仰答

高深。乃為時已閱年餘。而鴉片尚未盡除。夷船別經遠窳。雖異類

難延殘喘。而浸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愧。茲蒙

十八

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駑駘實無詞以對

君父。惟有仰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以做無能。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林則徐又奏。再臣林則徐。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為

聖主陳之。查此次喫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

生於意外。而窮威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

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

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

張招帖。每鴉片一斤。祇費洋錢一圓。是即在該國嗚呼。咄咄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夷洋各埠。賃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破子大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檀為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為英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

十九

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禁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得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次屢經體驗。故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亦不能不為驅除。

聖人執法懲奸。實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為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

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臣愚以為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冠。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癰。內毒或可解散。今則毒流已久。譬諸癰疽作痛。不得不亟為拔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禁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二十

天威震疊。獲船二萬餘箱之數。係英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聯為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

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其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為一紙。自具結之後。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夷不遵法度。且肆鴟張。是以前次特奉

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懇

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為內地船廠。非外夷之敵。手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即以船廠而言。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十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豫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鐵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

二十一

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禩。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製鐵。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儻蒙格外

天恩。寬其一線。或令帶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屬察看現

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際。藉堪仰慰宸懷。

硃批。點出者。俱當據實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萬啟心奏。馭夷操縱機宜一摺。著琦善體察情形。妥籌久遠。萬啟心摺。著鈔給閱看。又林則徐奏請治罪一摺。並另片密陳夷務情形。著將原摺片。寄交琦善閱看。硃筆點出之處。據實查明具奏。

十月己未。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署江蘇巡撫蘇州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裕謙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

二十二

上諭。據托澤布奏。英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隻。現來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情形極為恭順等語。英夷船隻。現俱起碇南駛。恐沿海將軍督撫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著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酌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等因。欽此。臣等查前據探報。余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隻。由北往南。揚帆徑過。今查數山東撫臣托澤布原奏。計其由東開行日期。則九月初一日。在余山外洋經過。夷船。即係此起。已無疑義。江蘇洋面。自九月初三日以後。並無游奕停泊之船。所有前調防守官兵。自應欽遵。

諭旨酌量所防口岸。及各該營所轄地方。是否險要。均勻抽撥。分別撤留。以資戍守。臣等現已將防守南匯奉賢華亭吳江京口等營縣之提標。及揚州營兵各三百名。督標蘇州撫標暨江甯城守遊兵等四營兵各二百名。蕪采泗州二營兵各一百名。淮安營兵一百五十名。常州營兵三十名。先行撤退。其防守上海官兵。先撤河標兵六百名。徐州鎮標兵四百名。防守寶山官兵。先撤漕標兵二百名。以上共撤兵三千九百八十名。分起回營歸伍。連先經撤退九江鎮標兵一千名。又調赴浙江之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統計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各處所雇水陸鄉勇。亦即妥為遣散。現在寶山縣尚有防兵一千六百名。上海崇明二縣各有防兵一千名。川沙海門通州金山鎮洋常熟等廳州縣各有防兵。自一百五十名至五百名不等。足資守禦。一俟探得浙省確信。將預備赴浙調遣之水師兵二千名。撤回歸伍後。即可接續抽撤。仍由臣裕謙。臣陳化成督率將備。將留防兵丁。分別水陸。勤加訓練。冀成勁旅。而壯聲威。其已經撤防之南匯等縣。責成地方文武。督率巡防。仍傳諭沿海居民。協力同心。守望相助。以為有備無患之計。殊批知道了。

二十三

裕謙陳化成。又奏。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裕謙等由驛馳奏。夷船駛進內洋。逼令商船呈遞字帖一摺。覽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粵。聽候欽差查辦。業經降旨。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暨沿海督撫一體遵照矣。現在川沙廳洋面。既有夷船寄碇。該署督等仍當認真防範。不可稍形鬆懈等因。欽此。臣等查川沙廳洋面。寄碇夷船。已陸續駛去。數日以來。江蘇洋面。並無夷船蹤跡。其出口商船。連橫行駛。亦均安靜。臣等惟有欽遵訓諭。督率將弁。認真防範。斷不敢因夷船已去。稍形鬆懈。殊批知道了。

二十四

署直隸總督。酌爾經額奏。竊查天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為郡城門戶。實為神京屏蔽。其地北四十里北塘汛。係順天府東路廳所屬。河縣地方。該處海口。向有沙埂阻攔。大船不能進口。今則河寬水深。沙埂不能顯露。再加潮汐較大之時。船身寬至二丈者。足可直入。一達蘆州。一達天津。亦屬扼要之所。臣連日督同鎮道。詳加履勘。天津海口。南北兩岸。舊設礮臺二座。近年河岸淤寬。距水較遠。難期得力。北塘汛舊有礮臺二座。建自明初。久已傾圮。臺基距水不遠。應仍照依舊基補築。今擬於大沽海口南岸。添造上礮臺二

座。北岸添造上磚下石礮臺一座。均寬十二丈。進身八丈。高一丈六尺。現擇添建礮臺地面。俱在近水過潮之處。必須密釘木椿。灰三土七。砢杵堅實。鋪石灌漿。地基方期穩固。並於礮臺前。加築高寬土壩一道。以禦風浪沖擊。兼可為礮臺外護。其北塘汎海口。舊設南北礮臺二座。俱係圓形。查看基址。毫無損動。工程甚屬堅實。量得圍圓一十八丈。仍照舊式。補築上磚下石礮臺二座。高一丈六尺。並各添築土壩一道。且與鎮道悉心相度。如此建造。實屬順勢得力。至各處原存礮位。最大者至四千五百斤。而止。大半土花滿鏽。不堪施放。其餘俱在二千斤以內。未能遠擊。現擬添鑄五千斤以上。一萬斤以內。大礮數十位。分勻安設。庶足以資守禦。又天津鎮標額兵無多。除分汎外。存城者七百餘名。葛沽大沽海口三營。祇有二百餘名。不敷防守。調遣。若待臨時徵調別營。且恐緩不濟急。今酌擬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隸簡僻各營抽裁。就近於天津大沽。召募充補。並酌撥員弁。移駐於礮臺附近處所。分建兵房二百間。俾資棲息。而便防守。查嘉慶二十二年。添設水師營汎衙署兵房。以及礮臺二座。係在運庫加價銀內。動撥二十萬兩。供用。此次修建兵房。比前減少。而添建礮臺。鑄造礮位。工用倍增。約估銀數。已與前案不甚懸遠。

二十五

國家經費有常。未便率行請帑。應由官為倡捐。一面剴切勸諭。俾商民咸知急公。庶可集腋成裘。查天津商賈輻輳。捐輸必皆踴躍。集費尚易。而甯河地屬彈丸。殷戶無多。恐所捐不敷支用。容臣與順天府尹酌商籌議。至前項工程。至須趕辦。九月二十四日。已令應吉動工。趁此河道未凍以前。分投購料。運至工次。春融即可興工。剋期告竣。惟商民捐資。猝難交齊。而工需未能緩待。擬於藩庫道庫。先行籌撥開款。以供購料之用。一俟捐有成數。即行解還歸款。再大沽海口南岸。係天津縣管轄。現在建築礮臺等工。責成天津道督辦。其大沽北岸。與北塘口。係順天府所屬甯河縣管轄。責成通永道督辦。仍俟工竣。由臣親往驗收。奏報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於九月二十日。行抵天津大沽海口。連日遣弁。駕船出洋瞭望。暨遠赴山東洋面哨探。並無夷船蹤跡。時適霜降。距凍河之期不遠。現在僅有閩廣商船回棹。已無北來之船。但防範不可不嚴。所有前調弁兵四百餘名。臣仍令天津鎮陳金綬。督率分駐海口。並留臣標後營遊擊羅應鰲。協同巡防。備有夷船折回。投遞夷書。即一面接收。好言駕馭。不得擅開槍礮。一面飛稟。臣知馳赴海口。相機妥辦。俟河道結凍後。每座礮臺。仍留兵五十名。巡查防守。其餘弁兵。再行撤回歸伍。

二十六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履勘天津等處海口。應行防範一摺。據奏請於大沽海口南岸。添造礮臺二座。北岸添造礮臺一座。加築土壩。並請鑄五千斤以上一萬斤以內大礮數十位。分勻安設。酌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隸簡僻各營抽裁。就近於天津大沽等處。召募充補。分建兵房。以資防守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惟將此項經費。由官倡捐。勸諭商民。是否足資應用。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儘捐不足數。或緩不濟急。即著據實具奏。無誤要工。又另片奏。夷船哨探無蹤。仍留前調弁兵四百名。分駐防守等語。亦著照議妥辦。

辛未。

二十七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前接夷目懿律來書。詢問曾否奉有戢兵之旨。當將業已奉旨緣由。備文具覆。並於九月十九日恭摺具奏在案。嗣於二十一日。復接懿律來文。其詞語支離龐雜。多不可解。惟末後數語。稱欲出示諭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該夷滋擾。以便伊前赴粵省等語。因不便遽行給示。遂以先已諭知定民為詞。向其照覆。惟思懿律自天津回至定海。已及月餘。於節經詳細開導。非諭之以理。即動之以情。而該夷始終無感動之意。其屢次來書。每一次必另易一意。層出不窮。若

係在未來

二十八

僅視其來書。給文曉諭。該夷即理屈詞窮。亦不難另肆變幻。是彼此音問往來。徒延時日。無濟於事。當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再三籌畫。非選派明幹員弁。往與面議。無從得其要領。選得十總謝輔陞。及張喜。陳志剛等。授以機宜。於十月初一日。假以搞師為名。齎帶牛羊雞鴨。前至定海。與懿律馬禮遜。菲士立等各頭目盤桓。反覆辯論。各夷聲稱。伊等並無久據定海之意。但此時尚未與督臣琦善會議。不識琦善令伊等在何處設立馬頭。是以暫借定海為棲止之地。至晏士喇打釐。與叻哈喇等。各夷先後被獲。諭旨之先。况叻哈喇等。因侵犯內地。以致被擒。伊等並不稍存怨恨。惟晏士喇打釐等。多屬伊國職官。今通商之事。尚未定局。而職官反被擒獲。伊等恐為海外各國所笑。故屢求釋放。以期保全顏面。伊等現亦急欲赴粵。因浙省前曾張貼賞格。令定海居民查拿夷眾。誠恐起程之後。居民復將各夷查拿。故求出示諭禁等語。張喜等勸令交還定海。該夷總以赴粵議定之後。即行交出。斷不據為己有。為言張喜等見其意甚堅執。難以譬曉。於初四日起程回鎮。該夷復給與回文一件。並將大呢呢噤洋布千里鏡鍍金鈕扣等物。差人呈敬。查閱來文。仍係求出告示。並無他語。

伏思該夷因上年被粵省絕其貿易。故此率兵來浙。占我城池。欲藉此要求通市。本非口舌之間所能使之撤兵歸地。粵因該夷於晏士喇打釐等被獲之後。屢求釋放。情形迫切。故先令其以地易人。再行赴粵聽候查辦。使該夷無可挾制。不敢妄肆要求。乃迄今日久。歷次設法勸諭。業已費盡心力。而該夷終不為我所誘。今又向張喜等明言。欲得有馬頭。再還定海。是其言已牢不可破。若再向理說。未必即能聽受。轉使該夷藉詞撓延。赴粵遲延。惟該夷既不將定海交還。則晏士喇打釐等各夷。亦不便先行釋放。示之以弱。應仍扣留在浙。令該夷迅速赴粵。俟琦善查

二十九

辦完竣。該夷將浙省兵船全數撤退。交還定海之後。再行釋回。庶易控制。至定海被陷之時。浙省曾經出有賞格。諭令居民查拿夷眾。其時正在稱兵。恐有奸細。故令民間協捕。今該夷業已馴順。自不應再拿該國之人。以致別生枝節。該夷所請出示一節。尚屬可行。粵現已繕發告示。以夷眾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以妄拿為言。於體制亦屬無礙。且可免肇釁端。一面諭知該夷。飭令即速起碇。其該夷此次所呈各物。未便卻退。致生疑貳。粵現交糧臺收貯。以充賞需。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履泰奏。竊惟此次喫夷攻陷定海

後。旋來天津。遞稟。經督臣琦善仰奉聖諭。相機撫馭。不待轟逐。業已全數開行。現在沿海居民。悉皆安堵。各省兵弁。亦可撤防。此誠不戰屈人之上策也。惟琦善現已往粵。該夷亦當回粵聽候查辦。方為恭順。今定海兵船並未撤回。臣尚不無過計。且恐該夷所求。實有未可俯允者。不揣冒昧。敬為

皇上陳之。

一。喫夷如在澳門貿易。宜妥為安插也。查澳門向為西洋夷居住。歷久相安。其喫夷往澳者。止係向西洋夷賃屋。暫行寄寓。且例有定限。並不准其久住。今即許令通商。亦當

三十

循照舊例。仍向西洋夷賃屋。不得於該處執行添蓋房屋。致啟爭端。現在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自必仰體

天朝一視同仁之意。不致奪此與彼。或該處本可相容。毋庸因客逐主。該大臣亦當妥為安插。務使兩情悅服。庶弭一釁。不致更生一釁矣。

一。煙價須俟議定。海確有把握。方可酌給也。鴉片煙本係違禁之物。豈有償價之理。若該夷以銷燬之後。折本過多。因而仰乞

恩施。莫為置貨之資。此在

覆載之仁。亦何不可曲加矜恤。然亦止應據情懇訴。豈容有挾而求。今該夷占據定海。顯係藉為要求之計。若先行議價。竊恐以二萬餘箱之煙。彼必以為應值數千萬兩之銀。無論議多議寡。不能滿其所欲。即議定若干。而償還之後。安得不貪心復起。以為原價本不止此。必得再償若干。是煙價一節。該大臣於交還定海之事。若非確有把握。斷不可墮其詭計。致為所給。

一定海夷船。應不許其近岸也。現在粵東已有欽差前往查辦。該夷定海兵船。即未撤回。亦應停泊口外。聽候信息。不得肆行近岸。希圖搶掠。應請

三十一

教下伊里布出示曉諭。併豫為知會該夷。如該夷等安靜在洋。而防守兵弁。概行施放槍礮。滋生事端。自當將該弁兵嚴行治罪。如該夷不奉約束。或乘駕大船。或率領多人。無論駛近何處口岸。許把守弁兵。即行開礮轟擊。蓋該夷現在聽候查辦。即有懇求之事。亦祇准其乘坐小船。令一二人前來遞稟。方可接收。儻船大人多。突然近岸。此其包藏禍心。未可測度。若待彼施放槍礮。然後回手。設我兵先已受傷。人將何以禦敵。且恐乘勢上岸。致令居民驚擾。是必先為曉示。俾該夷不能四出游奕。如有不遵。亦不得藉口於我之先行動手。而我師奉有規約。其於洋面。固不敢輕進。選

功若其所守要隘。設遇緩急。亦得有所施展。奮力攻擊。不致坐誤機宜矣。

一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礮也。蓋英夷之所習者。水所恃者。船。我本不必以船往攻。若其近岸。我固不難以礮制勝。故船可不造。而礮則不可不造也。况彼之礮在船。而我之礮在岸。以船攻岸。自下而上。其勢難。以岸攻船。自上而下。其勢易。故同一礮。而以我岸上之礮。制彼船中之礮。實可占一上風。惟現在沿海舊存礮位。不甚得力。請

三十二

教下各該省督撫。察看情形。應如何添設之處。早為籌備。所有經費。其有情願報效者。准其照捐輸城垣等工之例。分別鼓勵。務於今冬明春。趕緊鑄成。若如此布置。粵議已成。此項礮位。固可備而不用。萬一梗議。不將定海兵船撤去。該夷見我處處有備。則知一經近岸。但有喫虧。而無便宜。即仍占據海中。亦徒為自窘之計。而不足以窘我。自不得不就我範圍。不獨此時易為查辦。即將來亦可永無後患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一揭覽奏。已悉。此次差弁前往定海。與夷目等見面。是否在定海城中。抑在該夷船上。原奏未經聲敘。其定海居民。現在是何景象。該夷船隻。是否仍前占據要隘。該弁等既經前往。自必目擊情形。著伊里布於接奉此旨後。詳詢該弁。據實奏聞。至該夷等

所呈各物。該大臣奏稱恐生疑貳。收貯充賞等語。甚屬非是。著嚴行申飭。天朝大臣。斷無收受外夷餽獻之理。即將原物卻退。正見馭夷體統。有何疑貳。現在收貯各項。如未經充賞。著將全數發還。仍善言曉諭。告以天朝定制。嚴禁苞苴。並無厭憎拒絕之意。至所稱繕發告示諭禁等語。務至何處張貼。再前次所奏。擊獲五桅夷船。礙位。作何安置。此外尚有何物。均著明白具奏。又御史曹履泰奏。夷船未撤。請量為籌備一摺。有無可採之處。著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酌擬辦理一摺。

三十三

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妥為措置矣。原摺著鈔給琦善閱看。又御史曹履泰奏。定海夷船未撤。宜量為籌備一摺。各條是否可採。著琦善悉心體察。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福州將軍保昌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等於本年

九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四日。欽奉

上諭。據保昌等奏。閩省團練水勇。並澎湖地方。報招募練勇。防堵夷船。各摺片。覽奏均悉。嘆夷船隻。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據托渾布奏。折回各船。查係南旋。聽候欽差大臣查辦等語。福建省現在團練水勇。是否應撤。應留。著保昌吳文鎔酌量實在情形。妥為辦理。其澎湖等處。現議招募練勇。亦著酌量去留。妥辦。至募

赴浙江水勇八百名。現經登陸啟行。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調遣之信。亦著即行由陸路撤回。以節糜費等因。欽此。伏查前因嘆夷在浙滋事。閩省沿海各處。防守緊要。節經臣吳文鎔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札飭文武。嚴密設備。並抽調上游各營兵丁。分派添防。暨招募水勇鄉勇。協同堵守。在案。茲該夷於天津海口。遞呈之後。經直隸督臣琦善。遵旨剴切曉諭。起碇赴粵。聽候查辦。觀其路過山東。恭順情形。已有嚮化之忱。諒不敢再行滋擾。所有閩省各口岸。設防兵勇。自應遵

旨分別撤留。以節糜費。惟查閩省地居粵浙之中。形勢較為喫重。

三十四

現在定海夷船。尚未撤退。而閩洋夷船。或一二隻。或三五隻。南北游奕。不時寄碇拋泊。有一二日。即起碇駛去者。有此去彼來。經旬寄碇者。蹤跡靡常。不得不時切戒心。臣等體察情形。其應撤應留之處。必須分別次第辦理。所有次要各口岸。雇募之水勇鄉勇等。應即飭令遣散。外營撥戍之兵。亦當以次撤回。仍令該地方文武。督率兵役。加意巡防。不得鬆懈。其最要如漳屬之漳浦詔安。泉屬之晉江惠安等處。尚須酌留戍兵。至廈門一處。孤懸海外。為商船聚集之所。夷人所號為馬頭者。尤屬險要之區。該處設防兵勇。本較他處為多。此時仍未便一律撤防。或致有倉卒之

虞現已移行水師提督臣陳階平與臬永道劉耀椿就近
察覈將備攻之水勇先行裁撤其在岸雇募之壯勇亦可
酌減其各營撥戍之兵仍請暫留防守俟定海夷船及閩
洋游奕之夷船全行南駛再行撤退以昭慎重至澎湖地
方招募練勇應否撤去已飭令該廳協就近察覈妥辦其
閩省募赴浙江水勇八百名項於二十六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稱浙省現在只須防堵毋庸調遣飭查該水
勇等如已抵甯波即令起程回閩等因臣等當即飛檄飭
知道照解理

三十五

癸酉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著江蘇巡撫蘇州布政
使邵甲名注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等前奉

諭旨。噴夷船隻現起碇南旋。著將前調防守官兵分別留撤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欽遵。詳加酌覈。將調防南匯等縣之督標
等營官兵。先行陸續撤退。會摺奏

聞在案。旋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將江蘇省預備赴浙調遣之水師兵二千
名。併調赴崇明抵防之狼山鎮標兵丁一併撤退歸伍等
因。臣等查預備赴浙水師。係在駐紮崇明寶山川沙通州
海門等州廳縣之蘇松狼山吳淞川沙各標營內調撥。今

既歸伍。則崇明等州廳縣已有本營兵丁。分派防守。自應
將前調防守官兵酌量撤退。至定海夷船現在雖未撤回。
而探聞該夷市月以來。甚為安靜。亦無四出遊奕之船。揆
厥情形。似係守候粵中信息。但計

欽差大臣琦善到粵時。業已冬令。江蘇洋面情形。惟夏秋潮汐旺
時。四通八達。處處喫重。一屆霜降。水落歸槽。間段淺阻。其
金山太倉鎮洋常熟等州縣地方。斷不致有冒險深入之
船。即最為險要之崇明寶山上海通州等處。沙灘漸遠。塘
岸日形其高。吳淞海口。閩廣大號商船。尚須雇用本地漁
船。導引沙線。方敢出入。是冬令之守禦。易於為力。所有各

三十六

處防兵。亦應酌撤。臣等擬將調防崇明寶山上海川沙通
州海門金山太倉鎮洋常熟等州廳縣之狼山鎮標兵七
百名。提標京口協標兵各五百名。安徽撫標兵四百名。督
河兩標太湖安慶二營兵各三百名。漕標兵二百五十名。
淮安營兵一百五十名。浦口甯國二營兵各一百名。京口
旗營兵六十名。以上共兵三千九百六十名。先行撤退回
營。連先經撤退各標營兵三千九百八十名。併調赴浙江
之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統計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
現在寶山縣尚有提標兵八百名。奇兵營兵三百五十名。
再於吳淞本營額兵一千餘名內。挑撥兵五百五十名。共

兵一千七百名。委令太湖營副將汪士達。常州營遊擊封
 耀祖。會同吳淞營參將周世榮。管帶分駐海口。礮臺。及縣
 城東門外一帶沿塘。各分水陸。操練巡防。臣陳化成。仍駐
 吳淞海口。督率調度。並委總理局務之蘇州府知府豫益。
 酌帶委員。彈壓巡查。其上海地方。酌留徐州鎮標兵七百
 名。再於駐防該縣之提標右營額兵七百三十餘名內。挑
 撥兵三百名。共兵一千名。即令徐州鎮總兵鮑方灼。管帶
 駐紮沿江。為寶山援應。併委經理局務之太湖廳同知和
 齡。酌帶委員。隨同蘇松太道王珣。彈壓巡查。又崇明地方。
 本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督率該標四營將備額兵三千
 餘名。在彼駐紮。並有前委協守崇明之丹徒縣知縣王德
 茂。會同署崇明縣知縣沈炳垣。彈壓巡查。又通州之狼山
 地方。為長江門戶。現有署狼山鎮總兵秦攀蓂。督率該標
 三營將備額兵二千二百餘名。沿邊巡守。臣陳化成。駐紮
 吳淞。與崇明狼山。聲氣亦屬相通。其餘沿海之金山華亭。
 奉賢南匯川沙鎮洋。太倉昭文常熟海門等州廳縣。本有
 額兵。自二百八九十名。至一千餘名不等。行令各就額兵
 數目。抽撥一半。擇要駐守。餘兵一半。作為防護城池。巡守
 汛地之用。仍於沿海一帶水路。設立報船。陸路安設馬站。
 傳遞文報。聯絡聲勢。

三十七

殊。札兵不可不撤。防不可稍疏。其加倍慎勉。所奏均悉。
 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臣等具奏
 哨船攻擊番船。生擒黑夷。擊獲漢奸一摺。接奉
 硃批。所辦認真可嘉。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
 上諭。夷匪來至閩洋。圍銷鴉片。勾通販運。經鄧廷楨等督飭員弁
 分路攻擊。夷人受傷落水無算。生擒黑夷二名。並截獲通夷匪
 船人煙並獲。所辦認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鄧廷楨等
 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等因。欽此。伏查此次攻
 擊夷船。係廈門同知顧敷忠。捐廉雇募水勇三百八十名。
 分配民船十二隻。交水師提標左營守備楊靖。江外委李
 茂松。督率兵勇。連環攻擊。夷人受傷無算。落水死者十一
 人。經水勇頭目陳商。首先躍上夷船。搶得銅礮數尊等件。又
 護銅山營參將閩安協右營都司陳顯生。古雷汛額外
 委郭德長。將夷杉板擊沉。夷人全行落水。擊獲黑夷二名。
 又署福州協都司浙江衢州鎮守備周光碧。帶領馬巷道
 判俞益所募水勇。配駕民船。出洋誘捕。截獲通夷匪船一
 隻。人犯十一名。煙土二十餘兩。以上各員弁。均屬尤為出
 力。
 諭軍機大臣等。前曾降旨。著祁寓藻等於浙江審案完竣後。馳赴
 廈門。密查本年六月間。攻擊夷船情形。據實具奏。本日又據鄧

三十八

廷損等將七月間攻擊番船。擒獲黑夷漢奸之出力員弁。奏請
鼓勵。該尚書等此時計已行抵廈門。著將此案攻擊情形。並此
次所保各員弁。是否覈實。一併訪查明確。據實覆奏。原摺著鈔
給閱看。

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臣承准五百里

廷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赴廣東。查辦事
件。該大臣到粵後。自能辦理妥協。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
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飛示。一體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
該夷船隻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但以守禦為重。勿

三十九

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
等因。欽此。臣謹即恭錄。移行水陸各提鎮。暨防守要隘各
文武。一體欽遵。認真防範。如見有夷船。不必開放槍礮。去
後。旋又承准

廷寄。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林則徐等奏。因在粵夷船。漸形猖獗。擇日出洋。勦辦等語。
夷人習熟水戰。該督摺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
欲出洋勦辦。前後自相矛盾。顯因夷兵滋擾福建浙江。又北駛
至天津。恐以粵東辦理不善。歸咎於該督。故作此舉。先占地步。
所謂欲蓋彌彰。可稱憤兵也。且即欲舉動。亦應由驛馳奏。聽候

諭旨。乃摺差直至本日。方行遞到。殊屬不曉事體。著傳旨嚴行
申飭。現在如已出兵攻勦。著即將接仗情形。迅速馳奏。該督仍
當持以慎重。毋涉輕躁。至海口防禦。不可不加嚴密。並著密飭
在澳各員。不動聲色。加意防範。是為至要。等因。欽此。臣跪誦再

三。懷懼悚惶。倍難名狀。伏查粵洋自上年以來。水陸官兵
與英夷接獲勝仗。已有數次。如上年七月之九龍洋面。九
月之穿鼻洋面。十月之尖沙嘴洋面。皆因該夷先經開礮。
我師始行回攻。所有節次詳細情形。疊經 臣等奏蒙

聖鑒在案。嗣欽奉

四十

諭旨。斷絕英夷貿易。而英船仍在外洋。觀望逗留。臣以師船若遠
出驅逐。恐外洋或有疏虞。不如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為計
之得。且彼時該夷不過遲延未去。尚無猖獗情形。因而奏
請不與海上交鋒。欽令窮而自返。迨七月間。始聞該夷有
攻占定海縣城之事。是則逆情顯著。凡有血氣。靡不憤切
同仇。維時臣所添雇之拖風紅單等船。礮械軍火。適已備
齊。而所圍練之水勇。技藝亦漸熟於前。冀足以助舟師聲
勢。此臣於七月內。赴獅子洋校閱。即往虎門酌遣兵勇。出
洋勦辦之情形也。嗣在虎門。接據防澳各文武稟報。七月
二十二日。英夷嘩喩等船。由九洲駛近關開礮。我軍水
陸夾擊。將夷船前後桅杆打傷。並擊沉三板數隻。礮斃夷

目夷兵多名。正在查覈具奏。聞復據稟報師船在零丁之北。及砮石赤灣一帶洋面。擊敗噶等夷船。隨潮南竄。即經撈獲夷帽夷鞋。並夷船槓柁等物。又查出夷人在磨刀山根。瘞埋夷屍十餘具。此出兵以後接仗之情形也。惟因兩次水陸攻擊。祇係小挫其鋒。尚未大獲勝仗。未敢由驛馳奏。茲蒙

聖明訓飭。實不勝愧悔惶悚之至。現在各要隘。均仍嚴密布置。澳門一帶。亦皆靜謐如常。

殊札覽。

丁丑

四十二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粵前因屢接夷目。懿律來文。迄無赴粵之意。當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會商。專弁前往定海。向該夷目等剴切曉諭。該夷目等願請出示。諭禁各處居民。毋得再擊夷眾。以便伊等分船往粵。等因。其詞甚諄切。且於體制亦屬無礙。當經繕發告示十道。並將備細情形。及酌擬辦理緣由。於本月初六日恭摺奏聞在案。茲於十一日晚。復接懿律來文。據稱伊等先已撤船六隻。現又擬撤八隻。於本月中旬。前後起碇赴粵。並據聲明。伊已諭禁所屬。不得將船駛至大港巨河。驚動士民等語。等因。查該夷目此次來文。較前數次。倍覺恭順。其所稱分船赴

粵之說。自非支飾。至懿律係該國統帥。一切事務。皆係該夷目主持。今將赴粵聽候查辦。自必親身前往。其義律馬禮遜等諸夷。是否一併隨同赴粵。留在定海之頭目。人係何人。文內尚未啟明。俟得有該夷目等起碇的期。再行逐一確探。並查明實在退去船隻數目。恭摺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擇期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來文。據稱分船赴粵。惟該夷懿律。是否親身赴粵。義律諸夷。是否一併隨往。留在定海者。又係何人。文內未經啟明。自應確探起碇日期。退去船隻數目。再行酌辦。惟該夷等既已赴粵。聽候查辦。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

四十二

所獲夷目夷婦等。仍著妥為看守。俟該夷將兵船全撤。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曉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又裕謙奏請重製礮位一摺。已諭知裕謙。准其動項製造。惟該署督飭委著遊擊周名揚。同地方文員勘驗。於製造礮位。恐未必盡能熟悉。著伊里布遣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總期堅利適用。無致有名無實。現值海防緊要。即日起鑿製造。無庸聽候部覆。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現已擇期於十月中旬。起碇赴粵一摺。已有旨令伊里布體察情形。俟退還定海之後。再將所獲夷

人交還矣。伊里布摺著鈔給琦善閱看。

壬午。杭州將軍奇明保奏。查六月間。乍浦海口。因有夷船一隻。雖經擊退。猶恐續行滋擾。曾經選派杭州官兵二百餘員名。令協領管帶。隨同奇明保馳往應援。嗣奉

上諭。令奇明保仍回杭州。防守省城。派副都統恆興前往。會同副都統長喜妥辦等因。欽此。此後乍浦海面肅清。今夷情又已恭順。祇宜加緊防範。乍浦駐防滿兵。以及水師。有副都統長喜督率。足資守禦。杭州副都統恆興。似應且令回任。至於前赴援官兵二百餘員名。應否一併撤回杭州。或應暫緩。奇明保未敢擅便。其防堵由海入江水路。湖神廟一帶屯戍之滿

四十三

營綠旗官兵。可否聽候鎮海撤兵之信。一律撤回歸伍。

諭內閣。奇明保奏。乍浦赴援官兵。可否撤回杭州本營一摺。浙江乍浦海面。現無夷船滋擾。該處駐防各兵。足資守禦。所有前調杭州官兵二百餘員名。著即撤回歸伍。副都統恆興。著回省城本任。毋庸在彼防守。湖神廟一帶屯戍之滿洲營綠旗官兵。亦著一律撤回。

甲申。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履泰奏。風聞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言城內居民。不願與之同住。漁船等亦不肯賣與食物。該夷等看此情勢。已屬心灰。兼以水土不服。患病甚眾。現在俱有欲回澳門之意。是該夷之不能久占

定海實屬顯然。其不即撤兵者。不過因粵議未定。欲借此為要求之計。請

敕下琦善伊里布。各派幹員。妥密查探。如得確情。於查辦事宜。較有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請飭確探情形一摺。據奏該夷占據定海之後。居民不與同住。亦不賣給食物。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等語。如果屬實。則該夷之不能久據定海。已屬顯然。惟係貿易私信。真偽莫辨。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果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原摺著鈔給閱看。

四十四

奉

上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毋稍疏縱等因。欽此。臣當檢查檔案。福建已革舉人陳姓。惟有同安縣舉人陳元華。因縱容伊子陳允洋。毆罵伊妻施氏。致令自縊。並毆斃抱養幼孩。經前督臣鍾祥咨部。斥革。在押脫逃。飭拏未獲。此外別無革舉陳姓。即經密飭署臬司常大澆。遴委幹員。四路兜拏。旋據署同安縣知縣胡國榮。委員候補人未流。霍明高。稟獲

犯屬陳元茅陳田發二名當即飭發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訊據陳田發供稱伊父陳元華因案解省在押脫逃至今並未回家本年五月初七日接到伊父於三月二十四日在臺灣鹿港寄信一封又於七月十八日接到六月二十六日在鹿港寄信一封並番銀四圓均託在臺灣府城教讀之伊堂叔陳敦仁經手轉寄信內說明現在鹿港教讀如要寄信可交鹿港恆吉行收轉不致有誤又本年八月內有在臺灣米店工作之鄉鄰陳文寬從臺回來傳說在臺灣府城遇見伊堂叔陳敦仁併伊胞弟陳殿榜均說伊父在鹿港教讀一時不能回家容俟查出原信二封並

四十五

交出陳文寬赴訊等語並據犯弟陳元茅供亦相同等情當密飭查拏去後茲據鹿港同知張汝敦稟稱在於大肚溪之陳宗雲家將革舉陳元華拏獲訊據供稱道光十七年七月間緣案被拏到省在押脫逃搭船欲行進京因缺乏盤費仍即回家上年十月偷渡來臺住滬尾街金盛柴店本年正月來鹿港為同姓之陳郁代館至五月即去府城在東門外福官米店居住兩月又到淡水至本年九月始至大肚溪陳宗雲家三月六月曾託便船有兩次家信寄回因與恆吉行向亦認識是以家信內囑其有信即寄該行轉交與夷人向不認識並無被聘為之主謀等供伏

查該革舉陳元華係緣案斥革在押脫逃飭拏未獲之犯其行止本屬不端通夷之舉誠難保其必無茲雖據查訊並無其事殊難遽信當經札飭臺灣道廨迅即委員解省審辦惟遠隔重洋風汎靡常未能尅期解到一俟該犯解到傳集證佐質訊明確果有通夷情事即解赴浙江訊辦殊批履行審訊不准任其狡展

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丁亥。暫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

怡良奏。臣於本月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噴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八隻。現在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情形極為恭順等語。噴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將軍督撫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著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酌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托渾布摺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查虎門內外各隘口。兵勇共有萬人。

督臣林則徐前次奉到

諭旨。當即會同臣將次要口隘各兵。陸續撤減二千餘名。臣復移咨水陸各提鎮。將各路中。可以撤減者。再為酌覈情勢。分別撤減。以節糜費。惟該夷等犬羊之性。反覆不常。跡其詭譎之端。實已無所不至。此時雖經就撫。仍當防於未然。所有緊要水陸各口隘。照前小心防範。不敢稍形疏懈。聽候

欽差大臣琦善到粵籌辦

殊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夷目懿律。前次呈遞夷書。擬於本月十六十八等日。起程赴粵。當經率恭摺

具奏。一面給與回文。詢以義律嗎囉噠諸夷。是否偕往。留

在定海者。又屬何人。令其逐細具覆。旋於十五日。接據懿律覆稱。該夷定於十九日。與義律嗎囉噠等。率兵三千人。乘坐大戰艦三隻。餘船數隻。至粵聽候查辦。將頭目胞祖。及布爾利。留在定海。日後備有查詢之事。即懇向胞祖。關會。又向差弁聲稱。伊此次赴粵。須給與文書。向琦善。咨明。以便伊前往投到等語。查該夷所請給咨赴粵之處。正其馴順畏服之意。自應准行。當即繕發給文。令其帶往投遞。一面由陸飛咨琦善知照。旋又差弁前往探明懿律等。實於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率伏

查該夷在浙之船。共計四十餘隻。內兵船商船各半。其在浙久駐者。止有三十餘隻。餘船則時在閩粵等省。往還去來無定。該夷前已撤去六隻。今又續撤八隻。是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且以人數覈計。該夷抵浙之初。共有七千餘人。後因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斃者約數百餘人。統計在浙之兵。不過六千餘人。今又撤去三千。與一半之說。亦相符合。該夷航海前往。約計五六日。即可抵粵。其時琦善亦已抵彼。正可相機查辦。至該夷兵船。既已撤去一半。所有浙江防兵。自應酌量裁撤。除率前調粵春鎮兵一千二百餘名。應即全數撤退。令該鎮王錫朋帶領回鎮。又

福建提臣余步雲所帶之福甯鎮兵五百餘名。亦即全撤外。其本省官兵。調至鎮海等處防堵者。共計七千九百餘名。擊與余步雲及浙江提臣祝廷彪逐加籌畫。酌留各營精銳兵三千五百餘名。連鎮海營額設兵九百餘名。陸續招回定海鎮兵一千餘名。統計兵五千四百餘名。以口岸之大小。分駐兵之多寡。業已足資防守。餘兵四千四百餘名。及調赴乍浦防堵之嘉湖等協兵七百名。亦一併陸續撤退。以節糜費。又甯波乍浦等處。商船薈萃之區。其沿海貧民。又多以採捕為業。舵工水手漁戶人等。實繁有徒。自六月間封港以來。迄今五月有餘。商漁失業。生計維艱。現在夷船雖未全退。惟該夷前次來文。聲明不敢向商漁滋擾。其言甚為切實。不致爽約。自應即行開港。俾令各謀生業。仍飭各海口員弁。認真盤詰。不准將異言異服之人。夾帶進內。以免疏虞而杜他變。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馳奏。喚夷起破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等。於十月十九日。帶領兵船。請咨赴粵。該大臣將前調防兵酌量撤退。商漁船隻。照舊開港。均著照所議辦理。惟該夷撤兵已及一半。尚有留住定海之人。該大臣所留各營防兵。按照口岸分駐。仍須加意防守。不得因該夷漸次撤兵。少形疏懈。至商漁船隻。照常出入。雖據該夷聲明。不敢滋擾。仍著嚴飭

三

海口員弁。認真查察。毋致別滋事端。

又

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請飭確探一摺。如果此信屬實。是該夷於占據定海之後。既無居民同住。又無食物可買。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勢必不能久住。惟係貿易私信。未可憑信。著伊里布派員確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破赴粵一摺。據稱差弁探明懿律等。實於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破由外洋而去。連前所撤六隻。合計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破赴粵。係為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隨時相機妥辦。伊里布摺鈔給閱看。

已丑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九月初二日。常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獲參將陳勝元。刺中白夷身死。烏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其餘中傷夷人甚多。當即明降諭旨。將陳勝元以都司儘先陞用。賞戴花翎。其在事出力之蔡觀

四

龍顧教忠胡國榮金光耀陳光福林建猷魯思仁何有時興貴等俱分別施恩兵著祁篤葉黃爵藩於浙江審案完竣之後馳赴廈門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徵員兵丁等詢以六月初間夷船駛至廈門彼時情形如何究係孰先開砲如何接仗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其船隻何時駛至分起傳訊母令串通並密傳提督陳階平諭以現奉密旨傳訊該提督廈門一役情形虛實若何該提督本係局外不妨據實一一縷陳毋稍瞞隱干咎並詢以始而告病繼而銷假此中有無隱情或別有齟齬之處均著詳細登答將來覆奏時我等自得之探訪斷不致將汝牽涉該大臣等照此辦理似可盡得實情據實入奏

五

各等因欽此臣等遵即折回迅速前進於十月初八日馳抵廈門當即親赴海口接仗地方徧行察看密傳該處鄉民張忠等十四名督同司員隔別詢問據供本年六月初四日午後有三桅夷船一隻旁繫杉板小船由青嶼口門駛入內港至大礮臺對面之嶼仔尾停泊初五日巳時那杉板夷船駛到岸邊夷人說要上岸那時文武官員說提督道臺均不在衙門不敢作主夷人說不叫上岸就要打仗的話亂罵起來官兵向他攔阻不聽武官們先放一箭射死夷人一名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兵丁施放馬槍那三桅夷船即開大礮打來打死兵丁九名並民婦

陳黃氏一口民房被礮子穿破者約有一二十間礮臺亦有損傷官兵亦即開礮打去夷人有被打傷跌入船內的也有落海死的看不清楚不知多少人數是日打仗約有三箇時辰夷船駛出口外去了等語臣等隨於該處防守弁兵內摘傳未與是役之世職守備曾侍堯額外委蘇陽珍陳威陽效用林石泉主樹勳潘建中王萬年兵丁馬揚求吳占生洪勝芳張提生馬定國周連華等分別詢問彼時接仗情形究係孰先開礮據供官兵實因攔阻夷人上岸不聽陳光福始用箭射死夷人一名我兵開放排槍陳勝元又用長矛刺死上岸夷人一名夷船隨即開礮彼

六

此轟擊復訊以該夷傷亡若干我兵有無傷損夷船何時駛去據供除馬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外其餘礮擊夷人或跌倒船內或落海身死不知確數我兵實係傷斃九名受傷十四名並傷斃民婦一口此外並無傷損夷船自己時至未時始行退出口外旋即駛去嚴與鄉民等所供脗合復傳訊該處地保陳復源等並據捐資防堵招募義勇之鄉紳候選員外郎林國華中書科中書吳匡村舉人呂世宜監生林書等來見面詢彼時情形逐層細訪合稱無異臣等復道

旨密傳水師提督陳階平將廈門一役情形虛實令其據實縷陳

據該提督親供。六月初間廈門接仗情形。頗為詳悉。最與鄉民弁兵人等供詞。均屬相符。其告病銷假一節。據稱實因失跌傷腿。日久未愈。時因督師在洋。咨請總督代表。仍力疾照常辦公。繼蒙

天恩賞假調理。不敢以犬馬微患。上塵

聖慮。是以即請銷假。實無隱情。亦別無阻滯之處。現在步履如常。跪起尚未能靈便等語。臣等再三開導。恐其或有未盡。該提督始終一詞。似無疑義。

祁寓藻黃爵滋又奏。再臣等查勘廈門海口。東南一帶。青嶼。活嶼。大擔。小擔。各口以外。均係外洋。口內迤北。自安海

七

汛。水操臺頭中礁。至大礮臺。均係逼近廈門內港。其南岸嶼仔尾。與大礮臺斜對。最為扼要。中間迤西。有古浪嶼。橫踞港中。與礮臺嶼仔尾有犄角之勢。礮臺之西。即係十三路頭。商賈輻輳之地。民居市廛。直連港面。是廈門防禦。以青嶼。大擔。各口為外洋。安海汛。至大礮臺。為內港。一過礮臺。即無險可守。此兩次接仗官兵。併力堵截夷船。不使其衝過礮臺之實在情形也。現在水師提督陳階平。與泉永道劉耀椿。於沿海港面。層層防守。尚屬周密。欽遵諭旨。該夷船隻經過停泊外洋。斷不敢先開槍礮。其內港布置。亦不敢稍形鬆懈。蓋廈門為全閩之咽喉。泉漳之保障。形勢

尤關緊要。自七月後。夷船並未駛入口內。民情安堵。堪以仰慰

聖慮

諭軍機大臣等。祁寓藻等奏。遵查廈門接仗情形一摺。此案既據該尚書等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弁兵。捐資招募之紳士。分別訊問。並據水師提督陳階平。呈遞親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議。其另片奏。廈門防守情形。覽奏已悉。惟本日據吳文鎔奏。報護督日期摺內。有閩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該尚書等尚有續查事件。計此時接奉諭旨。當已折回閩省。該處洋面。現在有無夷船停泊。自必確有見聞。著查明據實具奏。

八

癸巳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諭。本日伊里布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一摺。此項差弁。與該夷目等見面。是否定海城中。抑在該夷船上。原奏未經聲敘。其定海居民。現在是何景象。該夷船隻。是否仍前占據要隘。該弁等既經前往。自必目擊情形。著伊里布詳詢該弁。據實奏聞。至該夷等所呈各物。該大臣奏稱。恐生疑貳。收貯充賞等語。甚屬非是。著嚴行申飭。天朝大臣。斷無收受外夷餽獻之理。即將原物卻退。正見馭夷體統。有何疑貳。現在收貯各項。如未經

充賞。著將全數發還。仍善言曉諭。告以天朝定制。嚴禁苞苴。並
無厭憎拒絕之意。至所稱總發告示諭禁等語。發至何處張貼。
再前次所奏。擊獲五桅夷船。破位。作何安置。此外尚有何物。均
著明白具奏。又御史曹履泰奏。夷船未撤。請量為籌備。一掛有
無可採之處。著妥議具奏。各等因。欽此。伏查該夷前呈各物。等
先亦再四躊躇。嗣以其時正在設法撫諭之際。惟恐卻之
生疑。遂至冒昧收受。今蒙

皇上諭以將原物卻退。正見取夷體統。仰見
聖謨深遠。於羈縻之中。仍寓嚴肅之意。寧前惟急於拊循。未能計
慮及此。實屬掩昧寡識。恭釋

九

明訓。不啻振聵發聵。惶悚之餘。更深寅感。查各物尚未充賞。自應
全數發還。惟懿律已往廣東。現又專弁喬交留在定海
之夷目胞。詎查此仍遵

旨善言曉諭。告以

天朝定制。俾令畏服。至前次差弁與各夷目見面。係在該夷船
上。並未入城。於城內景象。未經目擊。但才屢經差人往探。
自九月以來。有前在各縣棲止之貧民數十戶。陸續撤回。
與夷眾在城錯處。尚屬相安。此外殷實之家。仍在他處寄
寓。並未回城。所遺一切財物。均為夷人所有。多已搬至船
上。該夷船隻。現在蟻聚定海。其前在定海等要口占據之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一七

船業已退去。即間有數隻。在象山石浦等處游奕。亦因購
覓食物。汲取淡水。時來時往。並不久停。等獲發之告示。係
發至曾經獲解夷匪之各縣張貼。他處並無示諭。其該夷
五桅大船。前於八月間。在慈谿縣觀海衛洋面。被兵勇擊
退之後。復駛至餘姚縣境內。追逐巡船。被巡船誘至輓沙
之上。旋即陷入水中。兵勇躍入其輪。僅獲夷匪二十二名。
銅礮二位。其餘礮械等物。因船已陷沒。兵勇不能久留。未
經起獲。等據稟報。因思船隻可以配駕。即令該縣設法
打撈。詎船身重笨。愈陷愈深。四面游沙。奔注船內。塌數百
人之加。不能起也。已飭該縣停止打撈。俾免虛費工力

十

其所獲夷礮。僅重五百餘斤。點放止及一里之內。飭在海
口安設。以為堵禦之用。至御史曹履泰所陳籌備之策。等
詳加參酌。其所稱夷船不許近岸。應出示曉諭。並豫為知
會該夷。如該夷乘駕大船。率領多人。駛近口岸。把守弁兵。
即開礮轟擊等語。係豫杜該夷詭詐之意。惟查該夷屢次
在浙。投遞稟詞。止駕火輪船一隻。在口外停泊。聽候弁兵
前往接收。並未傍岸。現已聽受訓諭。赴粵叩關。其情極為
恭順。此時若重申約束。諭以近岸即須攻擊。恐夷眾妄生
疑畏。通聲響端。至出示曉諭。亦恐弁兵人等。不察虛實。混
行轟擊。邀功生事。等惟有會同提臣。督飭鎮將。凡遇夷船

駛至。即行體察情形。相機妥辦。該御史所請。豫向該夷知會。及出示曉諭之處。應毋庸議。又稱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礮等語。查該夷現已馴服。原不慮其再行滋擾。惟海疆重地。防範不嚴。礮位為行軍利器。最為得用。各省舊存之礮。廢壞者多。該御史奏請添鑄。實為備豫不虞之策。不止為目前堵禦。嗾夷之計。卒抵浙以後。即經飭鑄八千斤以下各項大礮。業經採有鐵斤。惟工匠不諳造作。前曾移咨粵省代雇。奈程途寫遠。雇值不貲。現在甬據溫州府覓得數名。已飭送局試鑄。又於前奉

十一

諭旨。據裕謙奏請添鑄大礮。交兵部議奏。必須工堅料實。其備貯火藥礮子。酌撥兵丁。亦均須籌辦。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赴江蘇沿海地方。詳察情形。悉心妥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查江省礮位無多。才素所知。悉本擬於回任之後。奏請鑄造。今裕謙先已具奏。係為籌備起見。自屬必不可緩之工。第未識江省有無礮匠。等語。現咨該署督。飭屬訪覓。覓有匠人。即由該署督委員督鑄。俟卒回任。親赴各海口。詳加察看。再將備貯子藥。酌撥兵丁等事。籌議具奏。其應需鐵價工費。既據淮南商人報效銀五十萬兩。如蒙天恩賞收。即在此款內動支。否則另行籌捐辦理。儻江省無匠可雇。應俟浙省各礮鑄畢之日。再令至蘇鑄造。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查明定海情形。並酌議籌備一摺。覽奏均悉。該夷歷次在浙投遞稟詞。船隻並未近岸。若重申約束。恐夷東妄生疑畏。適肇釁端。所見甚是。至所獲夷礮。點放不能及遠。留之無用。俟該夷交還定海後。將前次擊獲夷匪發還時。即將礮一併擲還。據奏現已採有鐵斤。製造大礮。著仍遵前旨。遵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總期堅利適用。無致有名無實。其淮南商人報效銀五十萬兩。該大臣奏請撥用。自係因軍需緊要。惟裕謙曾否動用。不能遽度。著伊里布就近與裕謙商酌支用。仍須覈實辦理。

十二

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夷稟。內稱有該國派守甲喀邊界駐紮第哩之人。稟報披楞與京屬那邊漢人。大起征戰。所有洋船。現被京屬大兵燒燬等語。我們聞得此信。甚是歡喜。祈請二位大人。將此情節。轉奏大皇帝。如蒙諭旨。叫我們去打披楞。我們就去。小的現已預備。俟大人如何教導等情。請示前來。等語。查該國國王。素與披楞不睦。據該王所稟各情。不過意圖報復。等語。伏思邊疆重地。總當持以鎮靜。當繕檄諭。婉為勸諭。並一面札行定日汛守備。謝國東。嚴飭所守邊界營官。照常密為防範外。惟查該國

王所稟內有披楞在聶噶金那地方備兵。與京屬打仗一年之語。查聶噶金那地處外洋。等未能詳其界址。但據該王所稟。有披楞現在備兵打仗情形。事涉內地沿海地方。是否虛實。等不敢墮於上聞。理合具摺密奏。並將譯出廓爾喀國王來稟。及等檄諭稿底。一併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具稟。前聞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仗六次。茲又據派守甲喀邊界駐紮第哩之人。報稱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

十三

仗。披楞又聚兵二萬五千。並有馬隊軍械。現在屯紮聶噶金那地方。預備與京屬打仗一年。又聞京屬邊界上馬爪野地方。又有披楞大備洋船。與京屬大員打仗。復聚五萬五千大隊。京屬大員能大展計謀。由水路用火攻。將披楞洋船燒燬。披楞後隊一聞此信。隨即轉回等語。續稱此刻披楞洋船。又被京屬大兵圍住。我們聞得此信。甚是歡喜。謹將此情。稟明二位大人。或真或假。想來二位大人是知道。再我們係投誠

大皇帝把守南方之人。還望二位大人。將小的所稟情節。轉奏明奉

大皇帝旨意。叫我們去打披楞。我們就去。小的現已預備妥協。候大人如何教導指示。為此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海山 檄諭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知悉。茲據爾王來稟內稱披楞之人。與京屬漢人打仗。京屬那邊督率大兵。與披楞打仗六次。又將披楞洋船燒燬等情。爾王聞信甚是歡喜。稟報前來。足見恭順誠悃。實屬可嘉。查披楞不知守分。已將洋船均被燒燬。皆係自取之咎。爾王稟請將此情節轉奏大皇帝。爾王好預備去打披楞等語。但既係披楞有犯京屬地方之事。自有

十四

天兵前往。不日剋平。自無庸再勞爾王兵旅也。爾王去打披楞之處。本大臣不敢率行代表。爾王係累受大皇帝重恩之人。惟當各自小心。把守邊界。照常和睦鄰封。永享昇平之福。是為至要。特此諭知。並問爾王好。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呈遞夷稟等情。並將該國王原稟及檄諭稿底。呈覽披閱均悉。該國王素與披楞不睦。具稟請旨。其意不過藉圖報復。該大臣惟當諭以大皇帝撫馭外夷。一視同仁。蠻觸相爭。從未過脚。爾等各宜戢兵睦鄰。承受天朝恩澤。該大臣等仍當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密為防範。至所稱聶噶金那及京屬等處地方。究係何處部落。距何處為

近著該大臣密行查訪。據實具奏。

戊戌。暫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於九月十八日。接奉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噴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等因。欽此。臣因前督臣林則徐前次接奉

諭旨。即已陸續議減。臣接獲督篆後。將次要各隘。遞相減撤。其虎門內外。並各礮臺。扼據要衝。仍前加意防守。當經附片陳奏。實以噴夷貪困成性。陰險萬端。不得不慎之又慎。以防其乘虛直搗之謀。惟遵

旨不與接戰。則前調各營師船。即須逐件撤歸各原營。以節糜費。

十五

節經函商提臣。飭令分起行走。在案。十月二十日。接到提臣函開。撤回陽江中米艇三隻。於十六日夜。乘退潮開行。由龍穴之西。直赴橫門。不料陽右六號中米艇。行過淺灘。適潮水將次退盡。不能行動。其陽左四號。礮洲三號。兩船業已乘風遠去。該弁兵不得已。守候潮長船浮。再行前進。距候至十七日黎明。即有有桅夷船三板七八隻。每船約有五六十人。蜂擁趕來。該弁兵等見其來意不善。即聲言此係奉撤回營師船。有令不開槍礮。爾等不可滋事。該夷船駛至將近。即對船開礮轟擊。夷眾即紛紛上船。將弁兵追趕落水。船內各兵。尚在爭持之際。適值潮漲。該夷等即

連船擄劫。提標中軍參將李賢。連聞礮聲。登山瞭望。真切。即督率各師船。聞帆起礮。趕往援救。迎潮行近龍穴洋面。賸見零丁礮石原泊夷兵船三隻。已經乘潮趕來。同各三板。將陽右六號師船。拖帶向南直駛。該參將因奉文行走。不敢追出外洋接仗。祇得仍將各船收回。稟候嚴辦等由。臣接聞之下。不勝駭異。該夷在粵肆擾。業近年餘。既逞狼會之性。復肆承定之兇。不自知其過惡之多端。轉以講張為得計。仰蒙

聖明燭照

天地為懷

十六

特派

欽差大臣。來粵辦理。飭令該夷南旋。聽候查辦各情。伏思皇上撫有華夷。並無畛域。招攜懷遠。怙冒同深。該夷宜何如感激。方足仰戴生成。乃於師船撤防歸營。誤遇沙漠之際。輒敢駛攏多船。開礮生事。經弁兵聲說情由。置之不理。一味逞強肆橫。紛紛上船。該兵船復又圍截。並船拖去。實出情理之外。殊堪髮指。查該夷自前次關閉滋事後。兩月來尚無動作。昨據澳門同知等稟報本月十三日。有噴夷中巡船一隻。來至九洲洋面拋泊。經引水等。認係七月初十日。駛出老萬山東去之

船復來寄碇。是該夷於天津情形。在前回泊之火輪船。已為傳說。至此更當曉然於受

恩之重。翻然自悔其前此之為。則尚有人心。猶可附於負氣含生之屬。乃吐嚙夷巡船於十六日。在挂破洋面。截去福建船一隻。駛出石欄門。向東南駕駛。據澳門同知飭引水跟探。尚未稟報。復據鹽運司轉據商人呈報。鹽船在洋被喫。夷先後截去八隻。近據水手逃回。報知如此情形。又復漸形猖獗。茲於十七日。又擄去陽江右營六號米艇一隻。除落水覓歸之外。委何卓然並兵二十一名外。尚有兵丁三十名。不知下落。現飭沿海訪尋。再行覈辦。臣思喫夷頑梗

十七

居心。勾結內地居民。陰刺時事。所作所為。往往不遵法度。年來更形傲慢。其於事理有不可行者。則託為言語不通。文飾其罪。甚至稱兵犯順。奪據地方。現蒙

皇上俯鑒其衷。

大公至正。亦可稍循冠履之分。而行同犬彘。很甚豺狼。狎侮尚託諸空言。跋扈竟見諸實事。臣雖與之無怨。而

國體所關。臣亦同立

覆載之內。此心實非常憤懣。惟憂奉

諭旨。不敢輕遽率爾。靜候

欽差大臣到粵後。相機辦理。若該夷等心未已。敢來窺伺生事。

開破滋擾。勢不能任其蹂躪。亦惟有盡力轟擊。以固口隘。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奏。撤防師船歸營。猝被喫夷在洋轟擊。奪去米艇兵丁一摺。覽奏之下。不勝駭異。該夷性原詭譎。惟

在天津。業經約定前赴粵省。靜候查辦。並有沿海各處如不開礮。渠亦斷不滋擾等語。且據怡良奏稱。該夷於天津情形。火輪船已為傳說。是該夷不得委為不知。何以遽行開礮。琦善此時諒已抵粵。著傳諭該夷。天朝撫馭夷人。從不失信。既已相約戢兵。且專派欽差大臣前往查辦。代為昭雪。何以於撤防兵船。猝加轟擊。如此反覆。是誠何心。著琦善一面詳加詰問。並向該夷要回擄去兵丁船隻。一面嚴飭文武員弁。密加防範。毋許夷船駛入內洋。是為至要。怡良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八

辛丑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十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擄期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來文。據稱分船赴粵。惟該夷懿律是否親身赴粵。義律諸夷。是否一併隨往。留在定海者。又係何人。文內未經敘明。自應確探起破日期。退去船隻數目。再行酌辦。惟該夷等既已赴粵。聽候查辦。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所獲夷目夷婦等。仍著妥為看守。俟該夷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

晚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又裕謙奏請重製礮位一摺。已諭知裕謙。准其動項製造。惟該署督飭委署遊擊周名揚。同地方文員勘驗。於製造礮位。恐未必盡能熟悉。著伊里布。遴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等因。欽此。遵查夷目懿律。與義律嗎。噠等。已於前月十九等日。起程赴粵。其留在定海之頭目。一名胞詛。一名布爾利。經查探明確。於二十二日專摺奏明在案。至該夷此次稱兵犯浙。原因上年被粵省燬煙絕市。鉅而走險。占據城池。以為要求之計。其前在天津稟訴。經直隸督臣琦善剴切曉諭。該夷情詞固屬恭順。然其與差弁白合章面晤。止稱定海兵船先撤一半。並未言

十九

全行撤退。迨起砲之際。則並撤兵一半之說。亦復更易。聲稱事未定局。兵船不能即撤。是該夷在天津所言。本已反覆不定。嗣後由直旋浙。因浙省先曾獲其頭目人等。該夷籲求釋放。其見其情甚迫切。故令以地易人。飭其全撤兵船。交還定海。該夷先猶再三詭辯。旋即明言歸地撤兵之事。應連他事。與琦善一併會議。其後又詳加開導。力破其有挾而求之見。而該夷堅執說計。不肯還地。亦不復敢索人。惟事官延勸。竟無赴粵之意。其因其居心叵測。遂差弁前往探詢。並令設法勸諭。該夷仍不允全行撤退。及該弁等詳諭至再。該夷始踐撤兵一半至粵聽候查辦之約。

推原其意。蓋由大羊之性。多所猶豫。惟恐全撤兵船。則定海即為我有。伊等無可扶持。所求之事。將難如願。是以止肯撤兵一半。仍將一半留住定海。以懿律屢次來文。及其前在天津所稱事未定局兵難即撤之言。逐加揣度。其所留人在定海之意。可以概見。現在懿律與義律等。已往廣東。其胞詛等非主持此事之人。未必深知底蘊。詰詢無從得實。其前獲之夷目夷婦。疊經諭以俟歸我定海之後。再行遣回。該夷等遂亦不復續請釋放。此時似亦毋須再向晚諭。至該夷並無久據定海之心。前次義律來鎮謁見。曾向岑面訴。其後差弁前往探詢。懿律等又有俟粵省

二十

查辦完竣。得有馬頭貿易。即將定海交還之語。異口同音。似屬可信。且揆之事勢。該夷在中國數萬里以外。越國鄙遠。亦斷不肯久據孤城。坐以待斃。是該夷現在留住定海。並無他意。可以仰紆宸廑。再署兩江督臣裕謙請重製蘇松鎮各營礮位。係海防必需之器。誠如聖諭。總期堅利通用。自應飭委熟悉之員。監同鑄造。查蘇松鎮總兵田松林。閱歷已久。於軍械之利鈍。均能深悉。應即飭令監製。俟學回任之日。逐加試驗。如果不能合用。即行照例著賠。以專責成。而克草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揣度夷情一摺。前因喫夷起
碇赴粵。尚有留住定海之人。降旨令伊里布詰究該夷。是何意
見。茲據奏稱。犬羊之性。多所猶豫。惟恐兵船全撤。伊等無可扶
持。是以仍將一半。留住定海。現在留浙夷人。非主持此事之人。
未必深知底蘊等語。覽奏均悉。仍著伊里布隨時密探。務得確
情。所獲夷目夷婦。著仍遵前旨。俟其將兵船全撤。歸還定海後。
再行給還。至蘇松敵位。該大臣飭令總兵田松林。監同鑄造。著
即照議辦理。俟伊里布回任之日。逐加試驗。毋任有名無實。

福建提督余步雲奏。竊於本年七月初八日。欽奉
諭旨。帶兵前赴浙江。勦辦夷匪。自八月初三日。馳抵甯波之後。查

二十一

看海口情形。並探訪喫夷消息。將堵禦攻勦各事。逐一嚴
密措置。嗣該夷至天津投遞稟詞。荷蒙

恩施格外。

准予查辦。伊里布仰蒙

聖鑒。疊次向該夷剴切曉諭。仍一面會督文武。專力守禦。現於
十月十九等日。疊據稟報。該夷船隻陸續開去一半。前赴
廣東。聽候查辦。所有前調安徽福建各省官兵。及浙江本
省防兵。業已分別裁撤。其鎮海等處。尚有兵五千餘名。以
備守衛。就現在情形而論。雖無承辦緊要事件。惟定海
夷船。究竟未全行撤去。等受。

恩深重。若遽行帶兵回關。撫衷循省。實屬無以自安。相應仰懇
天恩。准暫留浙江。隨同伊里布在海口嚴密防堵。俟夷船全退。定
海收復。再行馳回本任。

諭軍機大臣等。余步雲奏請留浙江。隨同防堵一摺。所請甚是。現
在定海夷船。尚未全行撤去。該提督雖無承辦要件。而海口仍
須防堵。著俟夷船全撤。定海收復後。與欽差大臣伊里布。一同
奏明。再回本任。

甲辰。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十月初八
日。馳抵廈門。查明六月間攻擊夷船等情。於十四日恭摺

二十二

奏。

聞在案。茲於十一月初一日。行抵建陽縣之油源塘。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十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曾降旨。著祁寯藻等於浙江審案完竣後。馳赴廈門。密查
本年六月間。攻擊夷船情形。據實具奏。本日又據祁廷楨等。將
七月間。攻擊番船。檢獲黑夷漢奸之出力員弁。奏請鼓勵。該尚
書等此時計。已行抵廈門。著將此案攻擊情形。並此次所保各
員。是否覈實。一併訪查明確。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茲查該前
督臣祁廷楨。撫臣吳文鎔。所奏攻擊番船。生擒黑夷。並在
洋擊獲購土漢奸一摺。係屬彙案具奏。其攻擊番船一案。

係興泉永道劉耀椿。因金門銅山交界一帶。為泉州洋面來路。於本年三月間。密飭廈防同知顧教忠。雇募水勇三百八十餘名。並雇備大小商漁船十一隻。委令水師提標左營守備楊靖江帶領。放至金門銅山洋面。上下梭巡。四月二十一日卯時。在宮仔前穿山洋面。見有大夾板船一隻。在彼寄碇。知係販煙夷船。督飭水勇各船。併力驅逐。夷船開碇打來。我眾奮勇。一齊拋擲火礮。開槍環擊。維時夷船已被攔逼。不及復行開碇。惟亂擲鐵彈。抵拒。水勇頭目陳育。手執藤牌。首先躍過夷船。隨有二十餘人。蜂擁而上。占其後梢。夷人執鏢亂刺。我眾開槍。並用彼鏢回擲。夷人

二十三

先後傷斃十一人。水勇亦傷斃八名。時值南風驟起。夷人砍斷船纜。逃駛。水勇亦即跳入海中。見水回船。計奪獲夷船銅礮一門。礮蓋一箇。並於我船上拾得大小鐵彈四十五箇。海面鈎得夷帽一頂。鐵鏢四枝。此楊靖江攻擊番船之實在情形也。其擊獲黑夷一案。係四月二十日。虎嶼洋面。有夷船一隻。遊奕。並有夷人數名。駕坐杉板船一隻。直駛內港。維時署銅山營參將陳顯生。管帶兵船。在彼巡緝。見該夷似欲上岸。督令各船弁兵。施放槍礮。迎前轟擊。將杉板船擊沉。忽有黑夷二人。見水逃近岸邊。被外委郭德長帶兵擊獲。其虎嶼遊奕夷船。被該署參將追至外洋遠

竄。隨將黑夷二人解省。此陳顯生等擒獲黑夷之實在情形也。至署福州協都司周光碧。係浙江衢州鎮守備。經前督臣鄧廷楨。調至閩省。派往泉州海口一帶。查拏煙販漢奸。其帶領水勇。偵獲通夷匪船一隻。人犯十一名。煙二千餘兩。查係四月二十六日夜間。在圍頭洋面之案。以上各情節。臣等夏間在閩省時。除據各員弁稟報外。並於因公接見官弁時。隨時詢問。俱無異詞。其獲解銅礮礮蓋礮子鐵鏢夷帽等件。並擊獲之黑夷。夾果暗麻納二名。均經送到。臣等行館。公同驗看。茲復於赴廈時。沿途察訪。並查知顧教忠。俞益三。員捐資雇募水勇名數。均屬眾見共聞。確有可據。該督撫所保各員弁。最閱原奏。與臣等查訪相符。尚無不實。

二十四

硃批知道了。祁寓藻黃澂滋又奏。再廈門七月內防堵夷船一案。係在臣等前次起程之後。此次來廈。亦經向該處鄉民弁兵。及紳士人等。一併查詢。知夷船係於七月二十四日晚間。來至青嶼外洋。當經提臣陳階平。興泉永道劉耀椿。督率文武員弁。暨各紳士等。連夜分布兵勇。各處防守。二十五日辰刻。三桅兩桅夷船各一隻。駛入青嶼口內。向水操臺開礮。直衝內港。經遊擊任經猷。都司張榮等。帶駕兵船十餘

復開礮堵擊。安海汛守備魯恩仁連開二礮。打中夷船火藥處。所煙鼓突起。岸上山頂民人望見。一齊鼓掌稱快。署中軍參將孫雲鴻等。亦開礮擊碎杉板船一隻。該夷始行退泊青嶼門內。二十六日已刻。夷船復駛向水操臺開礮。直打到大礮臺。副將靈德葉長春等。在大礮臺向東南施放銅礮。連中夷船。將其帆索燒燬。鼓浪嶼官兵。亦開礮轟擊。夷船不能衝過。旋即撥轉退去。仍泊口內。二十七日已刻。夷船復放杉板三隻。追一商船。勢甚危迫。經同安縣胡國榮。並鄉紳陳榮試。陳榮植等。飭令水勇駕划龍船儘力追逐。開礮擊中夷人五名。倒跌船上。南岸嶼仔尾官兵。亦

二十五

開礮夾擊。該夷船隨即逃至青嶼停泊。計三日內兵丁傷斃六名。遊擊任經猷。因奮力堵擊。被礮殞命。居民均無傷損。該夷除被划龍船破中五名外。其餘被擊落海者。查無確數。迨二十九日晚間。夷船始揚帆而去。其夷書一件。係於去後交漁船帶呈等情。嚴與該提督巡道向臣等面述情形。大畧相同。查廈門兩次被夷船滋擾。其六月間驟經接仗。民情不無驚惶。至七月內沙礮礮位。布置已具。夷船雖連駛入內港。而人心恃有準備。均各鎮靜。殊批知道了。

乙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仰蒙

天恩。擢授浙江巡撫。自川省起程。沿途訪詢。不得啖夷實情。深為焦急。嗣行抵安徽之鳳陽縣。臨淮關。獲晤廣東欽差大臣琦善。亦祇將天津夷情。向臣告述。其定海夷情。伊亦未能深悉。臣抵任後。本擬先赴甯波府。探詢底蘊。會同籌議。因趕辦武關。一時不能前往。前准

二十六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業經出示定邑士民。如果夷人並不向定民擾累。定民亦不得復行查拏。現又准咨會。啖夷船隻。定於十月十九日。分船起碇赴粵。所有外省官兵。全行撤退。本省官兵。酌量裁撤。各屬所雇鄉勇。一併撤去。沿海商漁船隻。開港放行。並接來函云。啖夷近來頗為馴順。各等因。是該夷之果否。並不擾累。是否如期赴粵。及是否輸誠馴順。

欽差大臣伊里布專司其事。固知之甚悉。而臣雖身羈省垣。其夷情若何。民困若何。若不密加探訪。夢寐時覺難安。當即差人密往定海查探。現據回稱。該夷在定海城外。築有礮臺。在道頭地方。亦修有馬頭。復開有河道。通達城內。設有鋪面。售賣洋貨。閩城民房。實已蹂躪不堪。臣又聞該夷初到定海。尚不騷擾。現在不甚安靜。已將定海所屬之岑港。沈家門等處民房。占據搶奪。存淫。雖定海奸民。間有為其役使者。而各處居民。均志切同仇。不肯趨附。並聞該夷有設

有偽官示諭定民。令其接濟情事。至其起碇船隻。有云赴粵者。有云未盡赴粵者。有云時來時去者。隻數多寡。亦傳說互異。復據象山縣稟報十月二十二日。有夷船六隻。在洋遊奕各等情。查夷船現未盡赴粵省。其在象山遊奕之船。或即係在定洋停泊之船。亦未可定。其夷船赴粵之多寡。自應以

欽差大臣函稱數目為準。亦未便以探聞之詞為據。惟該夷現蒙聖恩。准其赴粵聽候查辦。何以仍在定海有修築礮臺等事。是否修築在甬陷定城之時。抑或修築在蒙

准赴粵之後。及搶奪在滬。是否在

二十七

欽差大臣示禁定民之先。抑或在示禁定民之後。臣尚不能確知。如果修築等事在後。是廣東籌議尚在未定之時。而定海夷情已顯露禍之跡。如果搶奪等情在後。是我難以誠相與。而彼終以詐相應。且如果真心赴粵。又何以設立偽官。示諭定民。種種情節均屬可疑。誠恐該夷有欲在定海互市之意。殊定海為海洋通中扼要之所。南近福建廣東。北達江蘇山東直隸。皆可揚帆分駛。儻在此通商。其船隻忽南忽北。較從前更為便捷。若任其來往。則沿海貧民。以及失利漁艇。並土盜船隻。竟難保不被其勾結。設各省口岸處處防堵。嚴加稽查。是又不得任其自如。亦未必能相

安無事。且定海居民。既被蹂躪不堪。猶不附和從夷。將來籌辦善後。自應加意撫恤。該夷在此通商。則文武之稽查。彈壓。輕重兩難。在在均屬棘手。況浙江省為東南財賦之區。而甯波府實為浙江精華之地。跡其欲住定海之心。難保無覬覦甯波之意。否則燒煙在廣東。受挫在粵閩。何以不敢承突澳門廈門。而反承突定海耶。湖查乾隆二十一年間。甯波崎頭洋。有夷船一隻停泊。恭奉

上諭。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甯波者甚少。間有遭風漂泊之船。自不得不為經理。近年乃多有專為貿易而至者。將來熟悉此路。進口船隻。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

二十八

之所。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不可不預為留意。又乾隆二十二年奉

上諭。甯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祇許在廣東收泊。不准收入

浙江海口各等因。欽此。今我

皇上亦祇許該夷赴粵叩關。仰見

先聖

後聖。慎重海疆。若合符節。現經

欽差大臣琦善奉

命赴粵查辦。自必善度萬全。斷不僅為目前之計。即

欽差大臣伊里布。駐劄鎮海。亦必能洞察夷奸。妥為經理。原無俟

臣之總總慮。第臣渥受

殊恩。探知夷情既有可疑。若專候廣東查辦。竊恐廣東不知定海近時夷情。又恐赴粵夷人。甘語偽求。致被朦混。相應請旨。飭令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將臣探訪情形查覈。斟酌辦理。仍請

飭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就近確查夷情。隨時密咨廣東。以期籌畫妥善。

臣俟武關事竣。將署中公牘。分別趕辦。即當馳往鎮海。親歷察看。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

二十九

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辦。並將原摺鈔給琦善伊里布閱看矣。劉韻珂著俟武關事竣。並將各案清釐。即赴鎮海。再行詳細確查該夷現在情形。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

又

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已諭令劉韻珂於武關事竣。馳赴定海。會同伊里布確查情形籌辦矣。夷情詭譎。早在意中。該撫所稱修築礮臺。開通河道等情。如果在定約赴粵靜候查辦以後。是其無意退還定海。或故為此伎倆。以圖挾制。已可概見。況夷船既已赴粵。何以十月下旬尚有六隻在象山洋面遊奕。著琦善即將各情。詰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

劉韻珂奏稱未便以渠探問之詞為據。著伊里布再行詳細確查定海情形。究竟若何。並著一面密咨琦善。一面據實具奏。劉韻珂原摺。著鈔給琦善伊里布閱看。

戊申。

諭內閣。烏爾恭額以封疆大吏。責在守土。前因暎夷斷絕貿易。朕早料其必於海疆要隘。肆行滋擾。屢經降旨。飭令各督撫嚴加防範。勿任覬覦。乃烏爾恭額不能先事籌畫。以致定海倉猝失守。復調度無方。一籌莫展。似此昏聩無能。罪無可逭。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遵旨議罪。擬將該革員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尚不足以示懲儆。烏爾恭額著改為絞監候。歸入明年秋審情實。

三十

已革署遊擊羅建功。護遊擊錢炳燦。王萬年。業經罪坐主將。著照原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署守備龔配道。業經革職。應毋庸議。

已酉。戶科掌印給事中朱成烈奏。相傳暎夷嘗侵安南。安南人造軋船。長僅三丈。船高於水僅一尺。兩頭尖銳。頭可為尾。尾可為頭。船用二十四槳。鼓棹進退。矯若游龍。兩頭架紅衣礮。以擊夷船。近水處。其船即沈。夷大敗。至今望見安南軋船。即落膽而去。臣嘗詳推其理。蓋以暎夷船大如山。其礮必與船平。不能下擊。下擊則入水中。即使船之兩旁。安置礮眼。亦必出水在八九尺以上。否則海波注之。軋

船出水僅一尺。為彼礙之所不及。而得專力以擊其船底。故獲全勝。可否

飭下兩廣督撫。照樣製造。以備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海防事宜。稱有安南軋船。最利攻擊等語。廣西近接安南。有無此項船隻。是否足資海防。內地可以做照製造之處。著梁章鉅查明具奏。

壬子。署京口副都統海齡奏。奉前至京口時。適值署理兩

江總督裕謙。前赴揚州。舟泊江口。奉與其會晤。詢問吳淞

一帶海口情形。據稱所有吳淞。狼山。福山。江蘇緊要之處。

該署督俱經嚴緊防範等語。奉復親身查看沿江一帶。距

三十一

城六十里之團山。誠為京口要隘。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

此處經過。奉飭令瓜洲水師副將李澄等。安設砲位。派委

委員帶領兵丁。時加巡防。其團山。池北。則焦山。象山。雖屬

緊要。第焦山。池東。近年沙淤水淺。即本處熟悉水性之船。

往往有擱淺者。外夷之船。諒難前進。奉仍飭令該營汛用

心巡防。不可稍有疏懈。且勘各處離城不遠。僅有警。即

當就近帶領旗營官兵。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海齡奏。查看沿江要隘一摺。江蘇吳淞。狼

山。福山。各要口。現俱有官兵嚴密防守。據稱團山。為京口門戶。

凡自南往北之船。必由此處經過。自應加意巡察。著嚴飭該副

將李澄等認真稽查。所設砲位。不時操演。務令致遠有準。臨時方為得力。至所轄兵丁。亦當隨時訓練。悉成勁旅。毋得有名無實。日久視為具文。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侍郎黃爵滋奏。竊臣等於十一月初

一日。在福建之建陽縣。接奉

廷寄。遵即將前抵廈門時。業經查訪明確各案。於初四日由

浦城縣恭摺奏

聞在案。茲於十四日。在浙江富陽縣舟次。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祁寯藻等奏。遵查廈門接仗情形一摺。此案既據該尚書等

三十二

密傳該處鄉民。及未與是役之弁兵。捐貲招募之紳士。分別訊

問。並據水師提督陳階平呈遞親供。均相符合。著毋庸議。其另

片奏廈門防守情形。覽奏已悉。惟本日據吳文鎰奏報。護督日

期。摺內有閩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該尚書等尚有續查

事件。計此時接奉諭旨。當已折回閩省。該處洋面。現在有無夷

船停泊。自必確有見聞。著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閩

省洋面。近年以來。夷船游奕停泊。沿海奸民。勾通接濟。販

買煙土。利之所在。日引日多。漳泉兩郡洋面。處處有之。而

泉州之大墜山一帶。尤為夷船往來最熟之地。蓋大墜山

有泉可以取水。附近各鄉。煙販尤多。歷經各督撫嚴飭查

擊而夷匪漢奸視為利藪營汛差役倚為奇貨是以禁令雖嚴總未絕跡臣等十月十四日自廈門還泉州面詢署知府沈汝瀚據稱十月初間大墜洋面陸續有夷船寄泊前後共九隻此去彼來蹤跡靡定至十三日勝有五隻十五日臣等過惠安縣詢據署知縣雷崙稟稱現勝三隻旋聞駛去此泉州洋面夷船停泊之實情也至臣等遵查廈門接仗情形摺內附片陳明自七月後夷船並未駛入口內係專就廈門內港接仗而言其廈洋口外夷船是否再來臣等查閱海口時曾面詢興泉永道劉耀椿及副將靈德等據稱十月初四日大墜口外望見有夷船二隻經過停泊彼時正查點礮臺兵丁密為設備因其並未駛入口內謹遵

三十三

諭旨未經開礮至次日該船駛去等語此廈門口外夷船停泊之實情也伏思閩省奸民勾夷販煙久成錮習經該督撫專委道員並水陸提鎮合力督緝臣等於三月內復會同總督奏明嚴辦漢奸並籌巡防事宜奉旨遵行維時文武員弁振刷精神認真辦理數日之間頗有起色楊靖江之偵緝煙船周光碧之疊次擊獲大夥煙販其明效也自廈門滋擾之後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專力泉州要隘而夷船更挾民船為羽翼漢奸又恃夷船為淵藪

近又明知我兵不先開礮任意遊奕地方營汛徘徊觀望急則恐滋事端緩則仍蹈前轍此現在洋面夷船甫敢復肆之實情也以上各情節臣等在閩時確有見聞竊之該提督臣吳文鎔摺內閩洋夷船尚未全行南駛之語係屬實在情形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祁寓藻黃爵滋奏洋面夷船停泊情形據查泉州之大墜山一帶尤為夷船往來最熟之地煙販甚多禁令雖嚴總未絕跡該尚書等十月間在泉州廈門等處詢知夷船往來蹤跡靡定自廈門滋擾之後提督巡道折回防守不能專力泉州要隘以致夷船任意遊奕等語現在琦善赴粵查辦尚未奏報情形該夷說詐多端情殊叵測著吳文鎔督飭將弁認真巡防各口毋得稍形鬆懈是為至要

三十四

祁寓藻黃爵滋又奏臣等竊惟夷目義律恃其船礮擾我海疆以浙江定海無備乘虛而入嗣復一面滋擾廈門一面赴津呈訴我皇上開誠布公中外一體特命大臣赴粵查辦該夷苟有人心自必輸誠感悔敬俟恩施惟聞夷匪自據定海以來修築城河起築礮臺繕治碼頭開設舖店似為久假之計頃又置偽知縣於城鄉各處徧貼告示責令居民迎接夷官兵丁充當工役並偽設營汛等

官。與偽縣聽受詞訟等情。是其公然據為已有。並無退去之意。端倪顯露。且據定海被難紳士金士奎等公呈。該夷殺掠恣淫。我民呼號痛苦。情狀凶慘。聞之令人流涕。其所稱撤退兵船赴粵之說。自十月十九日以後。其船忽去。忽來。總無確數。定海城南龜山道頭一帶。夷船仍舊羅列。現在廣東查辦。尚無端緒。聞鎮海居民。因軍營外省客兵。全行撤退。本省各兵。亦有裁撤。水勇鄉勇。均各遣散。商漁船隻。亦開港放行。大為驚恐。公具知單。於十月二十三日。鳴鑼聚集千餘人。赴

三十五

欽差大臣伊里布行寫具呈懇求仍留鎮海。又請提督祝廷彪等仍駐招寶山等處。以資保護。其定海居民。自夷人張貼告示之後。各處村畝男婦。紛紛逃避。內渡至甯波者。現已數逾萬人。是該夷一面顯求。欽差出示曉諭。禁止我民。不敢捨擊夷眾。藉以自安。一面擅自出示。騷擾欺凌。使我民進退無路。流離失所。外而夷情如彼。內而民心若此。臣等道路傳聞。疑信未定。及至浙江省城。密詢撫臣劉爾珩。及司道府縣等。眾口一詞。情形昭著。現在琦善想已行抵廣東。體察夷情。揆度理。自能籌畫周密。仰慰聖慮。如果該夷懷

德感。恩謹遵約束。從此退還定海。通商禁煙。相安無事。海疆控馭。自有常經。萬一夷匪辜負天恩。乞請無厭。挾船傲以自恣。據城邑而不歸。國體攸關。諸夷屬目。該署督臣琦善。豈能聽其所求。不加裁抑。是則通商之議未定。負隅之勢益張。浙江乃閩粵之腹心。與江蘇為唇齒。而鎮海尤全浙之咽喉。定海夷目一日不去。則民心一日不安。此時機宜。尤關緊要。相應請旨。飭諭

三十六

欽差大臣伊里布。深思遠計。現在鎮海民心如何。鎮定定海難民如何。安集酌留之兵。設有緩急。是否足資防堵。將來如須攻取定海。是否仍應再行撤調。該大臣膺此重寄。自應通盤籌度。謀出萬全。斷勿僅憑夷人赴粵之言。信其必退定海。稍疏警備。更請敕下浙江巡撫。暨廣東福建江蘇各督撫。於海口要隘。照舊嚴密設防。加倍慎重。其山東直隸奉天沿海地方。雖北風司令。夷船不能遽至。而相地度勢。亦應先事預防。何處應增修礮臺。移駐兵丁。何處可築沙墩土壘。增置礮位。及此無事之時。妥為布置。不但戢奸夷窺伺之心。亦可壯兵民奮勇之氣。即使備而不用。終勝於用而無備也。該夷所恃者。惟

在船礮既不與外洋接仗。其船無所施技。海口有礮礮之具。其礮亦不能橫行。查廈門沙墩。該夷礮子陷入。不過二尺。聞乍浦土墩亦然。約計夷礮可及十里之力。陷入沙土。僅深尺許。礮火雖烈。亦非不可堵禦之物。該夷貪利畏害。狡詐性成。如果處處有備。時時隄防。在彼失其所恃。則威氣日頹。急其所求。則奢心漸斂。然後專意通商。就我禁約。因其感畏。撫而馭之。如此則恩威並濟。後患永除矣。殊批所奏甚是。

三十七

十一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諭。御史曹震奏。粵東澳門。傳有舟山夷人私信。請飭確探一摺。如果此信屬實。是該夷於占據定海之後。既無居民同住。又無食物可買。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勢必不能久住。惟係貿易私信。未可憑信。著伊里布派員確探。是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等因。欽此。復准浙江撫臣劉韻珂鈔摺咨會。以探聞夷情種種可疑。請旨飭令琦善及李安為籌辦。李逐細查覈該御史所呈夷人私信。事多確實。惟所載祇係六七月間之事。其八月以後情形。未經該撫至撫臣所探。夷人修築礮臺。設立偽官。及搶奪

姦淫各情。亦尚有不實不盡之處。查該夷於六月初七日。夜攻陷定海。其時城內及附郭居民。先已紛紛四散。所留者不過數十人。該夷當即設立偽定海知縣。出示諭民回城同住。並於城內開設店鋪。招人往販鴉片洋貨。民間志切同仇。並不歸附。亦不入城與該夷交易。其時正值溽暑。夷官不服水土。瀉疫大作。患病人多。病斃者亦復不少。至八月以後。天氣涼爽。病夷漸多痊愈。現在又因寒冷。復有病死之人。然不似夏間之眾。該夷入城之始。頭目人等。或居衙署廟宇。或居高大民房。其所帶夷兵。則在教場口岸等處。支搭帳篷。分頭住守。迨八九月間。夷兵亦逐漸移

三十八

入民房。城內及附近之本港沈家門等處房屋。多為所占。該夷將門壁拆毀更易。又將居民所遺財物。據為己有。搬入船中。並因其船隻停泊道頭地方。在岸上添蓋草房數間。派人住宿。其城外礮臺。則自攻陷定海以後。即行建築。且所建不止一處。又於礮臺之外。挖地道。插植竹籬。阻我進兵之路。高阜之上。復豎立木棚一架。令人在上瞭望。以探我兵之是否進剿。其所設偽知縣。自六月以來。業已三易其人。先係布爾利。繼係郭士立。現在人係加音。前於七月間。偽知縣張貼告示。諭民輸納糧賦。後又令民接濟。民間並不允從。該夷亦未向其迫脅。至該夷所帶糧米。現

尚充足其牛羊雞鴨等物則時往各處購買間亦恃眾搶奪然多係夷兵所為非由夷目主使該夷兵等又有與民互毆致斃民命民人亦有將夷兵毆死之事蓋該夷素無紀律以致夷兵倚眾肆擾前次探聞其事即經諭令嚴律嚴加約束現在夷眾業已斂戢不復四出騷擾此乃平抵浙後歷次訪悉情形為御史曹履泰呈夷信內所未及並為撫臣劉韻珂探聞所未盡者也平伏查該夷犬羊之性狡猾異常其底蘊最難窺測今該御史以該夷不能久居定海係憑鈔獲私信而言查此信係七月間所發迄今四月有餘該夷猶未全數退去則信內所稱斷不

三十九

想在舟山久居之說不過夷眾之私議其主持此事之頭目未必即有此意至撫臣以該夷設立墩臺設立偽官謂其欲在定海互市係據該夷在定情形而論亦尚未深悉夷情等細加揣度此次該夷稱兵犯浙原係圖得馬頭而其所欲為馬頭之處不在澳門即在定海如果准其澳門開市貿易自不致再有覬覦定海之心儻澳門或有阻格不令通商則定海乃該夷已得之區恐未必即肯舍去雖不敢久據城池而欲求在此設立馬頭勢所難免現在總律已赴廣東此時該省正當查辦之際平惟有鎮靜防守俟得有專信體察情形相機妥辦

伊里布又奏再平細思該夷前在天津一經琦善遵旨曉諭即行起碇南旋其情極為恭順乃旋浙之後雖曾逗留多日然亦並無桀驁情形此次赴粵聽候查辦琦善仰遵聖訓結以恩信示以聲威自能化頑梗為馴柔使其不敢妄生希冀況該夷以海外小夷弄兵於數萬里之外勞民傷財經歷數月實已難堪今既仰沐

四十

恩施准予查辦當亦不敢妄有所求度勢揆情粵省必能辦理結局惟是該夷性極貪婪情更奸詐現在粵省撤防師船於十月十七日被該夷在洋轟擊擄去未艇一隻此外又有擄船尋獲之事是該夷之貪戾性成背約構釁已有明證該夷在天津額求之事不止通市一端勢不能事事悉如所願且即以通市而論該夷之所注意者在於澳門設立馬頭等聞澳門乃西洋市場該夷與各國皆向西洋賃屋居住今若准該夷在彼分地築房勢必有費調停設或西洋不肯讓地則該夷必欲在定海創立馬頭查定海為洋面扼要之處不宜令外夷在此通市撫臣劉韻珂所論切中事機而以平管窺窺測則更有進於是者何也蓋該夷以攻陷定海為通市之計而我即准其在定海為通市之區所關係於

國體者殊非淺鮮似更不宜允許但該夷既不能在澳門分

地又不能定海通商。則鉅而走險。勢所必至。所以備之
之策。必宜預為籌及。查該夷船堅礮烈。若在海洋接仗。制
勝甚難。即航海登陸攻擊。亦恐其備我甚嚴。不能下手。並
恐其中途攔截。難以前進。李細加籌畫。惟有守之一策。足
以杜其奸謀。而折其驕氣。查該夷勞兵於外。業已半載有
餘。已老之師。銳氣當衰。我但堅守口岸。不與相爭。其勢難
以再逞。且嚴禁接濟。則其食易盡。時出疑兵。則其眾易驚。
大約久則半年。少則數月。該夷必困敵難支。心有轉計。然
後相機設法。急為收撫。即但允於粵通商。不予馬頭。亦可
成事。雖相持之際。我亦需費甚煩。各省沿海地方。亦恐不

四十一

免有震驚之虞。防守之累。然經費可以籌備。尚屬易於轉
輸。至各省果能戒備謹嚴。不致即為所擾。較之定海通商。
貽患將來。且有虧
國體者。似為妥善。雖夷人失市而來者。必應得市而退。在粵
自不難於完結。儻事或不了。先防以耐之。而終歸於撫。李
所見。原屬萬有一然之慮。惟粵事尚未定局。則制敵機宜。
不敢不先事熟籌。謹特密陳。伏候
採擇。至現在定海夷眾。李屢次探訪。實已較前做我。惟該夷尚未
全退。其前次又曾搶掠滋擾。民間共深憤懣。惟望出師剿
擊。以為復仇之舉。今見按兵不動。眾議日滋。並有赴李及

福建提臣浙江撫臣處投遞呈詞。額請轉奏。以期
聖主赫然震怒。許為剿辦者。李伏思民難困在所當恤。而輿論亦
不能曲徇我

皇上此次俯允該夷所請

准予查辦。原係為斯民謀久遠之安。而不止為旦夕之計。此時夷
目業已赴粵。自應俟粵省如何措置。得有確信。再行分別
籌辦。無為浮言所播。復議攻剿之理。且李細探事勢。該夷
前之騷擾閭閻。正其愚昧失策之處。設其於到浙以後。始
終以美言小數。妄結民心。一面約束夷眾。秋毫不犯。則迄
今已及數月。蚩蚩之氓。難免不為所誘。該夷更將在定海

四十二

通商粵省查辦愈形掣肘。今該夷計不出此。倚眾逞強。以
致民心怨憤。堅不服從。其久據定海之心。必將稍息。似於
大局不為無裨。惟此意不便向民間曉諭。李惟有善為撫
慰。告以粵省必能竣事。夷船不久離浙。以示鎮定。
伊里布又奏。再浙省地闊緊要。必須添鑄大礮。以備不虞。
李前於議覆御史曹履泰摺內。業經奏明在案。查各礮本
係在省鑄造。業已鑄成二位。查驗不甚合法。自應另委熟
悉軍工之員。監視指示。方不致虛糜工費。查定海鎮總兵
翁雲飛。諳習工程。現在鎮海防堵。李已將各工匠調至鎮
海。飭令該鎮監造。並委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鎮海縣知縣

葉望。及在營造差之鹽大使鄭鼎臣。幫同經理。以期通用。惟甯波及鎮海等處。口岸紛歧。必宜多為製備。現飭鑄造自八千斤至三千斤之礮六十餘位。俾資分布。八千斤六千斤各礮。雖官船不能承載。點放。而用以防守海口。則較夷人之礮更遠更烈。據該委員等會同工匠覈算。共需鐵六十萬斤。炭一百二十萬斤。前次採買之鐵。尚屬不敷。現連應用之炭。一併分飭添購。源源運解。一面堵爐起鑄。約計來年正月。可以工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應探夷情一摺。又另片。密陳覽奏均悉。嘆夷詭譎異常。朝夕反覆。早在意計之中。朕前次准令

四十三

琦善赴粵查辦。蓋欲因勢利導。示以羈縻。及早戢兵。原係為斯民謀。久安長治之策。該夷貪很性成。蹂躪地方。挾定海以求澳門。稍不如意。便生覬覦。澳門定海。均為海疆要區。安可聽其貿易。此朕深慮熟籌。早有定見者也。現在琦善想已到粵。如該夷聽受訓諭。則退還定海。無俟勞師。實為上策。儻竟不遵約束。種種逞刁。則琦善必據實奏聞。另籌辦法。統俟粵省奏到。再示機宜。各路調兵。現已陸續歸伍。而本地營兵。為數不少。分隘散布。巡察防堵。全在如意整飭。毋稍疏虞。該大臣片奏鑄礮六十餘位。正可於閒時操演有準。以期得力。儻粵省查辦不能妥協。或該夷意在尋釁。其勢萬不能已。彼時應調何處弁兵。著伊里布

一面檄調。一面奏聞。該大臣尤當先事綢繆。計出萬全。是為至要。儻籌辦疏懈。將來有誤。機宜朕惟伊里布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本日和寫藻等陳奏。揭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和寫藻黃爵滋奏。探明夷情各一摺。該夷既稱赴粵聽候查辦。自應將定海退還。全行起碇南返。何以各船仍在浙省遊奕。且聞其築城添礮。凌虐居民。是該夷面為恭順。性實貪殘。著琦善詰問該夷。究竟是何意見。儻仍驕恣逞刁。其勢萬難就撫。務即迅速先行奏聞。一面加意羈縻。仍遵前旨辦理。伊里布等各摺片。著鈔給閱看。

四十四

癸丑。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蔡家珩奏。本年嘆夷滋事。定海失守。皆因浙省大吏。辦理失宜。罪所難逃。我皇上德大如天。包容海表。以和為貴。不怨而威。雖古來階舞苗格。不是過也。然使嘆夷果能恬退自安。始終恭順。豈獨仰聖天子之神武哉。實蒼生之福。而羣臣之願也。今者嘆夷堅居定海。地不我歸。又聞添築礮臺。高培城郭。其居心可想見矣。臣聞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戰固不足恃。而守固不可疏。處外夷以和。而不兼之以守。其果足恃乎。嘆夷耐熱而不耐寒。當此隆冬。自然安息。正宜際其安息。思慮預防。迨來年春夏之交。整頓齊備。彼雖不順。而我有以禦之。

夫以海疆萬餘里之遙。處處嚴防。其勢固有所不及。臣謂各處可照常謹守。惟粵省為喫夷出入門戶。最關緊要。必須添兵設備。然後可保無虞。夷船甚大而我船小小。固不可以敵大。而惟多則可以制少。若能於戰船之外。多造船隻。廣儲火具。精添器械。慎選兵丁。軍令森嚴。安排海口。雖按兵不動而

天威已振矣。總之柔遠之道。於小邦則使其懷德。大邦則使其畏威。今外夷惟喫夷為最大。我既撫之以德。而又示之以威。豈特足以服其心。並足以喪其膽也。至於一切經費。現當充足。儘數撥用。勿計有無。夫治天下豈不貴於節用哉。臣

謂今日用財。正所以節財耳。

四十五

丙辰。蔡家珩又奏。本月二十七日。奉軍機大臣面述

諭旨。御史蔡家珩奏稱。粵省為喫夷出入門戶。最關緊要。宜添兵設備等語。所奏固是。惟夷船又往他省。何法以制。著詳細再奏。

欽此。仰見我

皇上思患預防。深謀遠慮之至意。臣思茫茫大海。而欲其不犯邊境。豈有他術哉。亦惟先制喫夷之心而已。其一使其心之服我也。其心服我。必不肯犯我邊境。雖粵不設備可也。否則使其心畏我也。其心畏我。則不敢犯我邊境。雖粵亦撤兵可也。現今大學士琦善前往粵省。撫夷以和。該夷若果

恭順。則照常通商。煙土不至內地。定海亦必速還。航海來王。兵船不至。是其心真服我矣。如不服我。則必與琦善爭論。先在廣東滋事。是不可以德化者也。不可德化。則必以力制之。而使其心之畏我而後可也。然則亦力求其使彼畏我之法而已矣。蓋喫夷之所恃者其船大。其破猛。人必以是為難制。而不知我正幸其船之大也。船大則駕駛不靈。非風不行矣。更不畏其破之猛也。破猛則不能近擊。不能低放矣。僅我以戰船與之對敵。則彼之破得力。而我必受其傷。我惟以船之小且多者。以分其勢。使之應接不暇。破猛而無所用。船大而不能移。則彼失所恃。而我操勝算

四十六

矣。臣深思而得數計。詳細言之。當夷船之望洋而來也。我用小船二三百隻。每隻止用數人。四圍擁進。彼見四面皆船。欲放礮而無從下手。即放矣。而我船行走無定。必無準頭。豈能傷我。迨我船與夷船緊接。彼更無能為力。蓋其船大。則其船沿必高。礮即不能下放。其刀戟亦不能下施。當此之時。我船齊放鳥槍火箭火種之類。夷船火起。我船四散。立見其船燒燬。況我既以小船圍其大船。彼即有大船從旁欲救者。亦無法可救。何也。彼欲放礮擊我小船。我之小船傷者有限。而彼被圍之大船。已全轟矣。此一計也。又有將火船緊燒之法。我小船之內。雜火船十餘隻。其法用

乾柴堆於船內。又用桐油將草把浸透。雜入柴中。再藏火藥在內。其船兩頭均安鐵鍊。約數尺長。鍊上置大釘一二枚。約尺許長。鋒利且堅。當緊接夷船之時。將三五火船釘住夷船之沿。即行放火。而眾船皆散。一時夷船及火船片板無存。此二計也。廣東有名海鬼者。其居水無異於陸地。此等皆干法潛逃之犯。

皇上若下寬詔。准其投軍效力。將功折罪。事成猶有重賞。祇須招集數百人。各給以斧鑿利器。遇夷船一至。令其潛入水內。將其船底鑿破。夷船束手無策。立時沈溺。此三計也。此外更有反間一計。請並陳之。令督撫出示曉諭。言夷邦現有

四十七

漢奸在內。前經奉

旨。查拏正法。夷人不日就擒。爾等何苦自送性命。今

朝廷開寬大之恩。與爾等以自新之路。儻能得夷人之頭來獻者。免其治罪。仍加重賞。爾等若能協力合謀。將夷人一齊拏獲。則功愈高。而賞愈豐。如此。則夷人聞之。恐漢奸之叛已。漢奸聞之。恐夷人之疑已。勢必兩相利害。而我不傷一弓。不折一矢。坐觀其敗矣。以上各條。必使預為安排。以待動靜。嗚夷果能恭順。心誠服我。不妨備而不用。若或逆命。立即施行。彼素志輕驕。玩視中國。我正宜乘其倉猝。於用兵之始。一戰成功。儻餘類尚多。再接再厲。使其全軍不

返。膽裂心寒。俾知中國有人。

天威難犯。庶其畏我者深矣。從此潛伏海隅。不敢睥睨。雖粵省且不至。何他省之足虞。所謂欲其不犯邊境。先制其心者。如是而已。總之。能使其服我。畏我。各省可撤兵。粵省亦可撤兵。不能使其服我。畏我。粵省宜設備。各省亦宜設備。現在或服或畏。事尚未定。而臣前摺內。獨重粵省者。謂其地當緊要。先務為急。亦兼為經費計也。且臣觀今日之嗾夷。欲使其服我甚難。而欲其畏我亦不易。何也。唐虞之時。階舞苗格。厥後數千百年。未聞再見其事。則當日格之於七節。而仍竄之於三危。若此類者。豺狼其性。鬼域其心。天生冥

四十八

福。原不可德化者也。以此知服我之難也。況今之嗾夷。國強且富。海外諸國。多被并吞。而且仁義不聞。以利為命。我縱備極利害。大顯威嚴。猶難保其不再至。儻使因循不振。專主於和。彼肆志以揚威。我無備而有患。則邊釁其何日已也。以此見畏我之不易也。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威京將軍耆英。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署兩江總督裕謙。山東巡撫托渾布。署閩浙總督吳文鎔。浙江巡撫劉韻珂。廣東巡撫怡良。御史蔡家珩奏。籌制嗾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往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

議剿擊。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僅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奉

旨頒給

欽差關防來粵查辦夷務署理兩廣總督於十一月十一日接印

任事先於十月二十八日行次接准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來咨知已給咨夷目懿律等自浙江起

破復於十一月初三日由澳門同知送到懿律齋投咨文

知該夷業經抵粵等以廣東省城漢奸充斥舉凡一言一

動罔不潛相窺伺為夷人私通消息故未到省之先即派

委直隸守備張殿元白含章暨由山東帶來通曉夷語之

八品銜鮑鵬等三人前往探詢夷人情情形詎該委員等於

十一月初六日行抵虎門以外即見有該夷兵船多隻連

檣內駛聲言欲擊虎門詰其事所由起據該夷稱自浙回

粵於十月二十八日差火輪船插挂白旗前赴虎門欲行

投遞咨文被該處守口弁兵開砲攻擊並稱白旗船隻係

伊國承平所用前在浙江聞知

大皇帝既有

恩旨敢兵查辦何以又行開砲是以前來報復等語該員等詢知

懿律督兵在後隨一面用言暫先止住兵船一面迎見懿

律等詳加辯論。該夷大肆鳴張。迨經反覆開導。始據聲稱。須令協鎮登舟服禮。並給與印文。以後凡白旗船隻。均不得開礮轟擊。據該委員等回省面稟前來。等伏查夷情本多詭詐。且此番自浙旋回後。察其詞氣。似緣探知虛實。較前更加傲慢。無論協鎮登舟服禮。

國體攸關。斷難允從。即所稱白旗船隻。係伊國承平所用。如或信以為實。設彼徧船張挂。別懷詭詐。誠恐墮其術中。然該夷現既遵

旨回粵。聽候查辦。自應先以理喻。不得徒事攻擊。否則此間沿海口岸。所在可通。若令到處滋擾。非惟防不勝防。抑且事無

二

底止。等隨以水師提標中軍參將出名代為撰具給發夷人。文稿聲明未詢原委。擅先開礮。係由兵丁錯誤。現在嚴查懲處。由提臣交該中軍鈐印轉發。以安該夷之心。並與約定。嗣後夷船止應在零丁洋停泊。如有文書。即乘三板船徑赴澳門。同知衙門投遞。等並札知該同知遵照接收稟送。暨分別咨行沿海文武。此後如遇夷船遊奕。須先詢明來由。若其意不在滋擾。我兵毋得率先施放槍礮。貪功債事。一面仍以夷情叵測。虎門係近省要隘。未便漫無隄防。隨飭委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副將慶宇。遊擊多隆武等。前往該處。妥為密防。迨至初十日。又據懿律等呈到初七日所發夷書。並未言及

他事。僅稱懿律因病即日回國。以後均歸義律管理等語。等復查詢委員等。據稱初六日接見懿律時。雖其面色稍黃。並無病容。然則何至一日之間。遽爾病劇欲回。且曾據鮑鵬面稟。前與義律談次間。該夷似欲請於廣東之外。再於甯波設一馬頭。繳還定海。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間別作隱謀。或其意見與義律另有參差。抑或竟係折回浙江。欲圖占據。均難逆料。似亦不可不防。已由六百里密函。飛咨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囑其留意。一面復飭守備張殿元等三人。持文照覆。義律亦先不與言他事。但將以後夷船應泊零丁洋面。暨由澳門同知接遞文書之處。向其告知。仍密諭委員等。隨機誘探。且視其言之如何。再為酌量妥辦。

三

廷寄奉

旨飭查各情。亦已畧得端倪。大率虛實互見。即水師營務。微特船不敵夷人之堅。礮不敵夷人之利。而兵丁膽氣怯弱。每遇夷師船少人稀之頃。輒喜事貪功。迨見來勢強橫。則皆望而生懼。即如本年十月間。映夷搶奪師船一事。其道失兵丁均已陸續旋歸。是其果否被擄。亦未見有確據。又如現在虎門轟擊。懿律投文船隻一節。先未迎詢來由。輒行開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惟現在正值夷兵雲集。諸務未

定之時。方將激勵士氣。藉資震懾。而壯聲威。若經明白。奏。竊恐寒我軍將士之心。且益張夷眾驚駭之膽。計惟暫先妥為勸勉。一俟夷務就緒。再行據實覆奏。再本年秋間。曾拿獲白夷叱咄頓。一名。黑夷嘶喇。及吃叱。二名。解省究審。據喚夷函囑西洋夷人代求釋放。經前督臣林則徐奏明不准。今義律似欲仍先求釋。為圖得虛好看計。查詢承審之員。據稱黑夷二名。原屬夷奴。無關重輕。其白夷一名。係在澳為夷人教書者。華民因見緝夷賞格。圖得賞資。設計誑來。並無重情。卒復查夷人為夷人教書。既非作奸犯科。亦無抗拒情事。澳門之似此者。正復不少。且拘留此數人。亦

四

無濟於大局。卒不揣冒昧。容俟委員等回日。如該夷言詞恭順。擬將三人准予釋回。聊先俯順夷情。俾得與言他事。琦善又奏。再卒正在繕摺間。准水師提督關天培遞到喚夷義律咨覆該標中軍回文一件。文內言及還繳前奪陽右六號師船一節。卒覆查夷人素性刁詐。往往先予人以小節。而其指望必奢。藉得狡焉求索。故必先由我示以大信大義。絕其藉口之萌。則凡所求之非情非理者。使我有說而彼且無辭。遂得詳加駁斥。且現在諸務未定。所係何止一船。有之於我不加多。無之於我不加少。而其人巧於窺伺。大凡索之愈急。挾之愈甚。即如定海。正彼所恃為居

奇者。卒隨又代該中軍擬具覆稿。仍寄提督轉交印發。聲明師船無足重輕。並帶言及前此辦理之過當。當是其意所願聞。庶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惟夷目懿律前日稱病欲回。卒本以其身膺該國重任。來往自由。情殊叵測。乃昨日提標中軍派人前往投文時。據懿律出船面見。並無患病情形。則該夷前此之託詞。謂其不果回國。猶為意中之事。乃又不他往。併不避匿。是何意見。尤為不解。或係別具肺腸。或竟由義律欲假一人管理之名。俾得擅用平行文書。均未可知。現在委員等尚未回省。容再另行具奏。

五

喚夷此次自浙旋回。詞氣既形傲慢。難保不別懷詭計。該大臣以水師參將出名。代撰發給夷人文稿。仍於虎門妥為密防。所辦尚屬妥協。惟夷情叵測。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彼欲肆無厭之求。我當有不虞之備。著琦善詳加體察。密行偵探。一面與該夷目善議我兵。一面整飭營伍。遴選將弁槍礮務須得力。船隻必堪駛駕。妥為布置。毋少疏虞。如該夷實係恭順。退還定海之外。別無非禮之請。自可仍遵前旨查辦。儻敢肆逞。始終桀驁。有必須勦辦之勢。著即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夷情不可信。事機不可失。該大臣受國厚恩。必當為久遠之計。至懿律既稱患病回國。而派人前往投文。該夷出船面見。並無病容。是其

別有肺腸。已可概見。著琦善妥密訪探。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又另片奏。秋間擊獲白夷一名。黑夷二名。擬即先行釋回等語。內地拘留夷人。原屬無足重輕。如果言詞恭順。亦不妨俯順夷情。是在該大臣善度機宜。酌量辦理。以副委任。

己未。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奏。喚夷回粵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善度機宜。酌量辦理矣。該夷因斷絕貿易。貪利無厭。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計較。故示以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奏稱。此次喚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後此

六

無厭之求。益無底止。琦善面受機宜。現在自仍以開導為先。但恐事有變更。如有不得不攻勦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遲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均當豫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詭譎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騷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朦。致有債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次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

惕。毋稍疏懈。倘有知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鑿具在。朕必不稍為寬貸也。懍之。

廣東巡撫怡良奏。粵省地處海疆。營伍最關緊要。額設軍器。遇有缺壞。必須製補完備。方足以壯軍威而資利用。因思行軍利器。以槍礮為重。馬槍次之。長矛則最利擊炒。噴筒則用備火攻。皆為營中必須之具。槍礮一項。先於道光十三年間。經前督臣盧坤奏明製造。分撥撫標兩營存貯。僅二十位。設有調撥。不敷應用。馬槍一項。撫標兩營。雖額貯八百餘桿。而操防日久。大門寬大者居多。施放不能。有準。其長矛噴筒兩項。營中向無貯備。前撫臣祁項任內。曾經捐製槍礮十位。長矛八十枝。因添製未齊。旋值卸事。未及具奏。移交到。臣到任後。復捐工料銀兩。陸續添製槍礮三十位。馬槍一百桿。長矛二百枝。噴筒一百枝。分貯兩營。足敷備用。現當防夷喫緊之際。且惟有督率兩營弁兵。隨時勤加操演。務令手法精純。運用便捷。庶使兵無虛設。器足攻堅。以仰副

七

聖主修明武備。威懾海疆之至意。殊批。加意訓練。務期得力。

怡良又奏。再臣於十月二十二日。將喚夷槍礮奉撤歸營。師船由驛奏。

聞在案。嗣准提臣谷據參將李賢稟稱前事。並差派弁目小船沿海查尋遺失兵丁。陸續尋回二十六名。內驗有受傷者八名。其陳元起。臣玉階。楊維興。三名。當被轟斃落海。郭曙開一名。先因患病在船。隨船被擄。尚無下落。除飭養傷醫調。及打撈破斃兵丁。厚卹棺斂外。將外委何卓然。並兵丁押送前來。臣當即親提訊問。據外委何卓然。並各兵丁所供。與該參將所稟相符。即飭發臬司。分別辦理。所失中米艇一號。喚夷既意存搶奪。目前斷不肯送還。先行撥補駕駛。以資巡哨。俟夷務清理後。再看有無損壞。另行具報復據報。喚夷谷吧吐巡船。於二十日。在九洲起碇。十四日復回之中巡船。由三角起碇。嘩喻巡船。於二十三日。由九洲起碇。俱向東駕駛。飭引水等跟蹤瞭探。不知駛往何處等因。臣當即飛咨提臣督飭守口員弁。加緊嚴防。恐其伺間衝突。並不准出洋生事。以致有誤機宜。

癸亥。

諭內閣。韓振先琦。著迅速馳驛前往浙江。交伊里布差遣委用。

又。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朱成烈奏。相傳喚夷侵安南。安南人造軋船。長僅三丈。船高於水僅一尺。兩頭尖銳。頭可為尾。船用二十四槳。鼓棹進退。兩頭架紅衣。以擊夷船。喚夷大敗。至今望見安

南軋船。即落膽而去等語。著琦善詳細採訪。有無此項船隻。如有可採。即著照式做造。以備攻勦之用。原摺著鈔給閱看。欽差大臣大學士。著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照夷務一節。臺經御史條奏。大率謂該夷志在通商。別無能為。但得准其貿易。似可空言解散。良因職任言官。用情亦苦。果能如其所言。豈不甚善。然情形究未目覩。坐言難以起行。等仰蒙恩命。來粵查辦。凡所耳聞目擊者。不敢不達之天聽。又節次奉

飭查議各情。並於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欽奉批諭。點出者。俱當據實查明具奏。欽此。謹將查連

旨查明各緣由。據實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謂夷人索價煙價。起於洋商私許。前亦竊有所疑。迨自到粵後。查得洋商之尚屬小康者。僅二三家。其號稱殷實者。實止伍紹榮一家。且各洋商中。尚該夷人欠帳數百萬兩。故即今而論。猶且樂於打仗。冀圖賴欠。豈有私許給價之事。隨細加訪查。緣前督臣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諭文批文內。均有奏請

賞犒奏請

獎勵等字樣。而其所賞何物。計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圖。

其時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其二萬餘箱之煙土。據前督臣林則徐節次陳奏。約須資本銀一千數百萬兩。該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後再販鴉片。船貨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釐之所由起也。至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喫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等語。查上年呈繳鴉片。原有義律夷稟。然其遞稟之期。即前督臣林則徐自奏繳煙摺內。亦據陳明。距撤退買辦。業已五日。似可見其窘迫。而然並非甚出情願。維時義律僅止孤身在粵。以視目前之率領兵

十

船。槍礮滿載。得以逞志負隅者。形勢迥然不同。猶且不肯一奉示諭。即行遵繳。必待撤其買辦。封其船貨。斷其往來。始不得已而勉從。其敢於抗官之情。可見其不甘舍利之情。亦可見設彼時或有黨援。恐尚未必降心俯首。而謂當此負強恃眾。大肆鴟張之頃。遽可空言解散。豈自顧無能。惟有仰求

洞察

一奉

硃諭。本年夏間。朕風聞有喫咕喇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伊業經銷燬。一併查明覆奏等因。欽此。前此在京在途。亦竊聞有

此傳言。嗣到粵後。訪無其事。惟查上年。前督臣林則徐具奏燒燬呀時哪船。擊獲伙長二名。案內訊據該伙長等。供係呂宋國人。所燒之船。業經呂宋國船戶咪吧啞嚕向喫夷承買。因船價尚未交清。是以未換旗號。並據呂宋國夫人呀哪啞節次遞稟。求請賠償。均經前督臣林則徐駁斥。旋又有呂宋國王差派總兵。前來投遞夷書之事。經前督臣林則徐。札委高廉道易中孚。將該夷官傳案詳訊。取具親供結案。將前獲伙長等。交其帶回。伏奪該躉船。既已繳清煙土。本可無庸再燒。即因其屢逐不去。仍責鴉片。亦須人煙並獲。方可折服其心。現在該夷官。雖據畫供回

十一

國。而詞意頗覺含混。將來有無異說。亦正未可逆料。所有諭查喫咕喇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或即因呂宋國王曾給林則徐文書。以致誤有傳聞。

一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稱夷信回粵。已言定海陸涇之氣。病死甚多等語。以事之真偽。耳聞不如目擊。若就粵省查詢。仍不過傳述之詞。安見前說不足憑。而邇言遽可盡信。惟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在浙江辦理此事。身歷其境。灼見真知。芬隨備文咨詢。茲據查得該夷殺米尚。充牲畜亦頻頻購

買不至乏絕。前因疫癘大作。病斃數百餘人。多係兵丁。舵水頭目死者。不過數人。現已安然無恙。並未窮蹙。該夷招販鴉片。其價雖屬輕減。然亦並不過賤。且無前往販買之人。各等因。咨覆前來。奉正在覆奏間。於十一月十四日。續准。

廷寄奉

上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等因。欽此。奉伏查該御史具奏情形。與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大略相同。蓋緣從前夷書。祇係商人寓目。多言貿易之事。官員向不過問。自前督臣林則徐到粵。欲悉夷情。多方

十二

購求之。夷人撰為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等語。奉自抵粵後。面詢同城司道。咸稱不知其說。迨訪之首府。據謂事誠有之。但其詞中含譏刺。並非心服。因其時尚欲查拏播造之人。故即不敢傳誦。今已無復存留。奉伏查既非傾心頌揚之詞。業經銷燬。似即難以根究。

一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所奏。自具結之後。查驗他國來船。皆已絕無鴉片等語。奉伏查此事。如指上年而言。則事屬已往。船貨無憑。其原驗委官。已復無可查訊。即訊之亦不足為確實。若指本年而言。來船均未進口。尚未盤查。既不能知

其有。亦安能信其無。

琦善又奏。據委員守備張殿元白含章暨通曉夷語之八品銜鮑鵬等。取到該夷回書。其文內祇總言前請各款。欲求照會辦理。並無多言。惟該夷兵船日益增添。並陸續駛進虎門。內有打央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前此所無。今則併此載來。其設心已可想見。當據委員等。向其面論。該夷先請給予兵餉。該委員等。答以此係伊等自取虛糜。我軍增兵防守。亦曾多費餉銀。又將從何取索。該夷又言及洋商欠項。並請償還兩年來所損船隻什物。委員等答以欠項乃商人自行交涉之事。官員向不過問。至於所損船物。並無確數證據。無憑償給。該夷又言及煙價。其始聲稱需銀二十萬。迨反覆辯詰。降至一十六百萬。又降至一十二百萬。據謂斷難再少。又言所占定海。無難繳還。惟必需於廣東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給一處。以便退繳定海。該委員等答以

十三

天朝准令外夷前來貿易。原屬

大皇帝格外恩施。豈有予以地方之理。該夷隨聲言。如不准另給。祇得占據定海。謂恐將來再有如林總督者。俾得去此通彼。委員等答以但經說定。奉奉。

大皇帝諭旨。後之來者。孰敢不飲遵辦理。何庸伊等過慮。該夷又言及文移平行一節。委員等答以書寫稟帖諭帖等字樣。原屬舊規。今既據稱來係職官。不難量存體面。該夷並稱。俟此大者說定。尚有小事數件。欲與一併商議。一謂洋商向多勒捐。減其物價。以後請不由洋商經管。准該夷自行開行。並求准其於澳門卸貨。一謂洋商尚有積弊。求為整頓。未據指明何事。一謂該夷以後如被屈抑。准其前赴天津呈訴各等語。委員等因未嘗未經指授登履之詞。但以此時請尚未定。應先毋庸置議。而該夷於前請各款。一堅執不回。該委員等以其過於狡黠。隨責以此事原因。

十四

該夷前在天津時。情詞恭順。方為代奏。今奉

旨前來。該夷自應感懷從命。何以轉使為難。該夷遂聲言非其一人無良。實緣現又接到該國王之信。必欲悉如所請。並又添兵前來。該夷武職又多喜事貪功。樂於打仗。非其一人之故。據傳到各武員。令其自言。紛紛藉藉。大肆鳴張。該委員等幾有口眾我寡之勢。鮑鵬因能作番語。又向義律密談。據稱該夷兵多餉重。每兵每日約須洋錢一圓。而員弁兵丁。又無人無日不欲急於見長。咸謂其徒事空言。耽延時日。虛糜糧餉。如不能作速蒞事。伊亦難於彈壓。祇得任令接仗。即使彼軍敗績。亦足以明其並非坐失機宜。可

以對其國王。或再增兵添餉。僕或稍能得志。在彼固不負所使。並據為奇計。亦足以見身歷艱難等語。據該委員等回省。而稟前來。亦再四思維。並向鮑鵬等詳詢情形。據稱察看義律。雖屬狡強。亦頗自覺為難。亦伏查該夷兵勢既眾。而此間船廠技藝久在

洞鑿之中。此時若與交仗。縱幸賴

聖主鴻福。而其事終於未了。因思夷人惟利是趨。其煙價一節。求索本非無因。斷難空言解釋。而所給數目。前經鮑鵬察其勢不能已。作為已意。私詢以三百萬之數。旋復加至四百萬。該夷均置之不論。查夷人素用洋錢。先允以五百萬

十五

圓。該夷能否允從。再行與之辯論。惟其銀仍須出自洋商。而洋商近甚疲乏。一時亦力有未逮。故仍約以十餘年為期。俾得陸續帶運。至於稟諭一節。原以其牽涉貿易官商。以後官員不與商事。彼亦自無公牘前來。惟請給地方之說。若仰沐

聖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結黨成羣。建臺設廠。久之漸成占據。貽患將來。不得不先為之慮。且其地亦甚難擇。無論江浙等處。均屬腹地。斷難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廈門一帶。亦與臺灣壤地相連。亦並訪之前閩浙總督。且鄧廷楨據云。該處勢甚散漫。無要可扼。防守尤難。以是仍再曉以理義。繕

給照會。並密投機宜。令委員等再行前往。一俟該委員等
四日。即行據實具奏。惟。有。彈。竭。血。誠。不。惜。顛。脫。唇。焦。與
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則。已。斷。不。敢。稍。存。易。於。結。事。之。心。
或。致。輕。為。然。諾。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查明粵省夷務情形。逐條詳覆。覽
奏均悉。又奏夷情日漸迫切。現在籌辦一摺。該夷反覆誘張。難
以理論。匪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准其貿易。即沿海各口
岸。何處非海疆重地。今該夷挾定海為要求之具。種種鴟張。殊
為可惡。况所索煙價。即令允給五百萬圓。而日後需索無已。逐
漸增添。必至所求無厭。若不乘機痛剿。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

十六

琦善現署總督。兩廣陸路水師。皆其統轄。均可隨時調撥。第念
該省陸路兵丁。未必盡能得力。現已降旨。飭令湖南。貴州。兩省。
各備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備兵二千名。聽候調遣。著琦善一面
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豫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即來機
攻。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該夷既有陸
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飭閩省水陸將備。認真防範。以逸待勞。
儻事有變更。即奮勇攻擊。以快夷膽。並飛咨伊里布。一體準備
勦辦。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夷情漸就迫切等語。已降旨。飭令一面羈

絆。一面豫備攻剿。並飭令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共備兵四千名。
聽候調遣。兼諭令各沿海將軍。督撫。嚴加防範。該夷肆求無厭。
難以理論。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給
分毫。今絕其冀倖。必生覬覦。定海夷船未退。該夷即藉為負隅。
或竟擾及甯波一帶地方。不可不急為防範。著伊里布。嚴飭將
弁。加意防堵。儻竟怙惡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無稍示
弱。特不可與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本日已明降諭旨。飭令韓
振先。琦忠。馳驛前赴浙江。聽候該大臣差遣。福建陸路亦為緊
要。著伊里布。俟該二員到後。即飭令余步雲。迅速回閩。籌備一
切。琦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十七

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該夷兵船日增。
駛近虎門。內有打央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
向來所無。其設心已可概見。等語。從前命琦善查辦。原係朕慎
重用兵之至意。今聞該夷到粵後。更形驕傲。且所願甚奢。非仁
義所能感格。其勢不得不加征。以示威。除由六百里諭令
琦善。暫事羈縻。再行隨時將情形馳奏外。著沿海各將軍。督撫
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各省濱海地方。港汊紛
歧。著各酌量形勢。分撥防兵。嚴密布置。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
咎。

又

論本日據琦善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等語。英夷居心叵測。反覆無常。不可不豫為準備。著裕泰等於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寶興於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於貴州省派兵一千名。務令詳加挑選。豫備調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調。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遲誤。

丙寅。掌湖廣道監察御史石景芬奏。竊惟啖咭喇來粵通商已久。嗣因鴉片流毒內地。日深一日。

皇上奮然為民除害。禁其夾帶鴉片。仍令照常貿易。寓防閑之意。於懷柔之中。實為仁至義盡。啖夷復違禁令。私帶鴉片。因

十八

而閉市。誠非得已。猶復不知悔罪。輒敢攻奪定海。四出遊奕。

聖恩高厚。無不包容。因其呈訴冤抑。

特命大臣往粵查辦。理應退出外洋。靜聽處分。今聞其在定海建

築城垣。添設礮臺。淫擄殺掠。慘不可言。難民逃入內地。八千餘人。是其明證。近又分船到粵。肆行猖獗。使啖夷止於求市。何至

特派大員查辦之後。竊據之意愈堅。猖獗之形愈甚。揆厥情由。實以半年以來。深入內地。久據定邑。各處衝突。進退自如。官兵僅在海岸堵截。並未出洋邀擊。以致夷情滋驕。漸生窺

伺。當此之時。其欲誠未易滿也。夫通商之說。但令以貨易貨。鴉片不入內地。紋銀不出外洋。則有利無害。亦未嘗不可行。然必夷情震擊。操縱由我。彼無扶持。則互市易成。亦無後患。現在盤踞巢穴。並未稍加懲創。是我不能制其死命。彼豈肯搖尾乞憐。無論互市之議未易成。即暫有成議。而野性滋驕。禍心隱伏。其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非不知用兵。非聖心止戈之意。然揆諸今日情勢。非威之以兵。則海疆必不得靖。即互市亦必不得成。臣願

十九

皇上速飭任事大臣。一意進剿。合江浙兩省兵力。以驅逐一無根

島夷。乘其驕惰。出其不意。天威一震。立見殲滅。機會可乘。時不可失也。議者或謂定海遠在外洋。兵力難施。現在方議互市。遽興大兵。恐自我失信。予彼有辭。不如少待互市議成。令其自行退出。更為妥便。殊不知啖夷據邑。要求悖逆已甚。我自復疆土。豈為失信外夷。況彼狡險叵測。在定海實無退志。不過以求市為名。牽制我師。且迭次攻擊廈門及澳門等處。志雖未逞。垂涎不休。若再坐失事機。竊恐逗留日久。窺我虛實。明歲春夏間。夷船踵增。必四出滋擾。不但定海根深蒂固。猝不可拔。恐沿海要害。不免動搖。噬臍無及矣。或又謂海上用兵。與陸

不同。陸路可酌地遠近。合師會剿。若海上則必候風色之順逆。潮汛之遲早。無論江浙兩省之兵。斷難定期會剿。即甯台溫州一省所屬。亦不能同時出師。此封疆任事之臣。所以遲疑而不敢直擣者也。且於海洋形勢。未能周悉。然按之地圖。兼以訪聞。定海去鎮海。止百餘里。順風半日可到。外如甯波之象山。餘姚之觀海。嘉興之乍浦。皆與定海形勢相聯。誠責成封疆任事之臣。於此等處。相機乘便。長驅直擣。或調蘇松水師。於崇明陳錢之間。以壯聲援。或令台溫水師。於海門浦門等處。以截奔路。自可收功萬全。且我

二十

國初。曾以浙江之兵。屢定舟山。斬渠執誠。皆屬積年巨寇。況此外洋游魂。譬之釜魚。檻獸。更何嫌疑。而不致力於水戰也。議者又謂海上疏防日久。兵與船俱不足恃。嘆夷巨舟。大礮。熟習風潮。誠不易制。且以為戰艦。或未必可用。然或重加修造。或募民船。或買商船。俱可酌量辦理。大礮火藥。各省業奉

諭旨製造。團練水勇。議行已久。現雖散去。仍可招募。總在任事大臣。實力籌辦。船礮備則水軍可恃。以揚威。水軍精則洋面皆可以截擊。勝勢我操。易為竣事。議者又謂辦船募兵。動費百萬。賊不遠滅。餉已難支。臣以為天下方當嚴威。使博

節釐剔。數百萬金。當可籌辦。今不及時辦賊。而徒借餉出無從。今嘆夷盤根深固。養銳四出。恐江浙財賦之區。不免凋殘。獨非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貲乎。且沿海要疆數千里。處處皆可衝突。即處處皆當防禦。曠日持久。老師糜餉。所費何止數百萬也。且更有慮者。廣東澳門虎門等處。尤為嘆夷狡馬思逞之地。若互市不成。此處正當喫緊。必得熟悉機宜。洞曉夷情之人。趕緊提防。方保無虞。更恐其故智復萌。分船直抵津門。滋擾

畿輔重地。以遂其要求之計。現在津門未有水師。應如何防

二十一

範。亦不可不早為籌及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石景芬奏。勦辦嘆夷機宜一摺。前據琦善奏。嘆夷自浙回粵。情詞傲慢。已降旨令沿海各省嚴密防範。並將得力將弁。應用槍礮。豫為籌備。茲又據該御史奏請。合江浙兩省兵力。乘其驕惰。出其不意。機會可乘。時不可失等語。逆夷包藏禍心。占據定海。江浙沿海隘口。必應慎密防備。著伊里布裕謙。按照摺內所指各海口。悉心籌畫。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剿。先事豫籌。密為布置。並遴選將弁。準備槍礮。一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剿。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須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儻事前不知籌度。臨時坐失機宜。朕惟伊里布

裕謙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石景芬原摺。著鈔給閱看。

戊辰。

諭內閣。浙江提督祝廷彪。年已七十五歲。精力就衰。著即休致回籍。

又

諭。浙江提督著余步雲調補。福建提督著普陀保補授。即著馳驛迅速赴任。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查夷目懿律。於十月十九日。分船赴粵。迄今一月有餘。因該夷船隻便捷。由粵至浙。極為迅速。粵省如何查辦。留浙夷人。必先得信。

二十二

是以屢經遣弁。赴定海密探。以覘其有無去志。該夷目懿律等赴粵之後。防守漸形疏懈。任聽弁兵人等。在城內出入。並未盤詰阻止。其原在道頭一帶。安設之礮位鎗械。皆紛紛搬運下船。已有去浙之意。至十一月二十日。忽有夷船兩隻。自粵回定。該夷復將船內礮械運至岸上。排列操演。兵技製造軍器。並在城內各處。嚴行防守。又出示諭禁定民。不得容留內地兵役。數日之間。情形互異。芽正深焦慮。茲又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據稱該大臣於十一月初六日至廣州。懿律等已先於十月二十八日抵粵。當即遣弁前往探詢。該夷

詞漸強橫。不如在直時之馴順。初七日。又接該夷來文。聲言懿律因病回國。公事全交義律。而義律又欲在甯波貿易。察其統計。恐懿律復回浙江。藉圖占據。屬令留意等語。最與芽在浙所探情形。雖各有不同。而形跡之間。適相脗合。伏思懿律等前在天津。其情本屬恭順。即其回浙以後。亦並無桀驁情形。今既聽受訓諭。分船赴粵。自應俯首帖耳。聽候查辦。何以一與差弁接晤。即形強強。而懿律又託言回國。並不靜候會議。夷情反覆。殊費揣度。現在懿律是否在粵潛匿。抑已北回定海。該夷形蹤詭秘。無從探聽。惟十一月二十日。曾有夷船自粵旋回。難保懿律不在其內。

二十三

今夷眾既已在定海操兵製器。而義律在粵。又有在甯波通商之意。其居心實為叵測。該夷現未蠢動。固不便遽議攻剿。而守禦必宜暗加謹嚴。芽現將前擬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行留住。以壯軍威。一面會同閩浙兩提督督飭鎮將。嚴密防範。並遣弁時赴定海。現探該夷動靜。以便相度機宜。密為措置。

伊里布又奏。再芽伏思該夷貪詐居心。虛偽成性。其前次在直在浙。雖無桀驁情形。而到粵聽候查辦。則必不肯仍前恭順。蓋其意惟恐一味馴柔。必將為我所制。難以悉遂所求。故必先示強橫。一面在浙虛作聲勢。以期免我之勒

捐。即其欲立馬頭之地。在於澳門定海兩處。然當會議之始。該夷必先以定海為言。蓋恐言及澳門。則定海必難親視。並恐澳門亦難必得故也。至懿律為該國統帥。既經親赴粵省。自必在彼主持一切。不特斷無回國之理。亦未必舍粵旋浙。自居閒地。而置通商要務於不問。今該夷託詞回國。難保不仍在粵省潛匿。故令義律出頭。以為遠地要挾之計。勢細加揣測。該夷之種種狡獪。皆屬勢所必至。粵省如仍與善議。似可漸次就緒。惟該夷情形既異於前。浙省防範不可不嚴。現已會督提鎮。密加守禦。仍不敢輕動。肇釁致礙互市之議。以期仰紓。

二十四

宸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接准廣東來信。相機籌辦一摺。又另片奏。現在密加守禦等語。覽奏均悉。該夷目懿律形蹤詭秘。夷船來往無定。該大臣既探明夷船自粵回浙後。情形與前不同。並將船內礮械。運岸排列。是該夷因在粵所求無厭。不能遂其所欲。故為此挾制伎倆。灼然可見。該大臣將前撤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留浙省。所見甚是。如該夷並無滋擾情事。仍著嚴密防範。勿任窺伺。儻接到廣東知會。該夷業已猖獗。必須用兵。著遵前旨。迅即督令將弁。分路進剿。如該夷在浙。業已蠢動。滋擾各要隘。亦著統兵併力會剿。毋稍遷延。伊里布駐浙數月。

諒於進兵路徑及何處可以戰守。一切情形。均已熟悉。所需礮船隻。自必豫為儲備。若仍遵前旨熟籌妥辦。勿令坐失機宜。是為至要。至懿律是否潛回浙省。亦須探訪的確具奏。

庚午

諭內閣。派裕誠。賽尚阿。查驗八旗礮位。

欽差大臣大學士。著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前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夷情日漸迫切。酌允酬給洋銀五百萬圓。暨該夷請給地方之處。仍再晚以禮義。復委員持文前往各等情。具奏後。旋據該夷交委員等。帶到履書。據將價銀一欸。降至七百萬圓。稱須先給二百萬。其餘作五年分還。又言地方

二十五

一節。如不准給予。請於廣州之外。再准其往福建之廈門。浙江之定海。任意貿易。並又添出另欸。而其面見委員時。言語倨傲。動加訶斥。大非前在天津之比。其兵目人等。亦無不喜事貪功。業有兵船二十餘隻。駛近虎門。相距不過十里。一不遂欲。勢即猖狂。等語。先訪得該夷求請地方。其所垂涎者。一係粵省之大嶼山。一係海島。名為香港。均在老萬山以內。距澳門不遠。伏查大嶼山。袤延數百里。地居險要。早經建築礮臺。設有守備。即香港亦寬至七八十里。環處眾山之中。可避風濤。如或給予。必致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必親視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既據該夷改請添給

貿易馬頭。較之給予地方。似為得體。惟不能准其兩處。才
隨備文照覆該夷。允為代懇。

天恩於粵省之外。再准通商一處。仍告以祇准與行戶互市。不得
上岸與居民交結。並將銀款一節。酌酬洋銀六百萬圓。祇
允先給一百萬圓。其餘分七年帶還各等情。復行委員去
後。隨據該夷備文。先令委員持回文內聲明。仍俟詳晰照
覆等語。茲於本月二十六日。由署水師提標中軍參將轉
遞該夷回文前來。該夷於酌酬洋銀六百萬圓一節。業已
遵依。惟下餘銀兩。仍請分期五年。並又添出利息銀。其貿易
馬頭一節。亦仍請於廣州之外。或福建。或浙江。或江蘇。於

二十六

此三省中。酌准通商二處。並請酌予寓居之所。據稱如終
不允所請。則必無善定等語。於伏查該夷之意。全在要求
設定海未被占據。並不知我戰兵之說。或尚可以利誘。今
則悉被探知。故一啟口。而即言打仗。此時若竟與交鋒。無
論船砲既不相敵。兵心亦多畏。先經附片密陳。近又函
詢水師提督。巨關天培。據稱如來船尚少。猶可力爭。多則
實無把握。而該夷現泊附近虎門之大小兵船火輪船。共
計已有二十餘隻。其散泊外洋者。尚復不少。且漢奸偏野
據義律向委員告知。不但該夷兵目。願戰者多。並有內地
奸徒。串囑打仗。故該夷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

動靜。無時不窺探通報。似此情形。與之交仗。是適遂奸徒
之計。縱幸賴

聖主鴻福。致令彼師敗績。該夷必收合增添。仍前分往各省滋擾。
我軍所在防維。不惟防不勝防。且糜餉替師。事無底止。設
或稍有得志。則虎門為廣東咽喉之地。一帆直達省城。所
有洋商各行。亦即在省垣城外。其勢不堪設想。現止定海
一處。該夷已多方要挾。則彼時之情形。其辦理必更難於
此。叩。受

恩深重。仰蒙

持簡前來。不敢不通盤籌畫。隨經再四思維。查浙江。江蘇。俱為出

二十七

產絲綿茶葉之所。自難准令該夷前往貿易。惟福建。遼南
有廈門。其省城。又設有閩海關。向有琉球國夷人。在彼通
商。歷久恭順。並准其在該處居住。今噶哈喇夷人。雖非琉
球恭順可比。而

聖人中外一家。且係僅止通商。非如前之求請。給予可比。其相距
臺灣城。尚有一百餘里之遙。但能駕馭得宜。亦無慮其遠。
爾由海登陸。再現在適接護理閩浙督臣。吳文鎔來函。述
及此時閩洋夷船。時有往來。遊奕其泉州府屬之大墜洋
面。又有夷船三五隻。此來彼往。常川寄碇。是即不允所求。
亦難保不私擅潛往。而漢奸所在皆有。仍可交易。仍費籌

防且籌防猶恐難於周密似不若明定章程尚可從長計
議李擬請於廣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廈門福州兩處准令
通商冀得藉以羈縻仍將所求寄居及餘銀請給利息等
情駁斥不准庶使該夷不得逞志似此辦理方可以期無
事而仍不致貽患後來惟此間距京寫遠奏報往還動經
中月而該夷兵船環聚虎門其情巨測其勢甚繁且現經
探明該夷目懿律實已因病回國其身膺該國兵權去來
自由已毫無上下之分而今之在粵者名為兵目尤為蠻
野之人禮義不知廉恥不顧皆得在場惟所欲言紛紛籍
籍無非扛幫肆其鬼蜮伎倆既不能以理喻亦且難以情

二十八

道所有的給銀款前此並未求索利息今又從而添出據
通曉夷語之鮑鵬聲稱前經在船竊聽此事即由兵自主
使其本性之反覆從旁之挑唆於此已可概見如或稍
事耽延既恐該夷情急變生而尤慮其日久計多別添枝
節李不揣冒昧擬將廈門福州酌准通商緣由即先覆以
代為奏懇
恩施緣恐上殿
宸廡謹一面先行奏聞李一面另再備文照覆該夷俟該夷如何登
答再行據實具奏
殊批憤恨之外無可再論

琦善又奏再粵省洋商近多疲乏所有酬給嘆夷洋銀六
百萬圓勢不能不藉資商力即不得不俯察商情現既擬
請於福建之廈門福州酌准嘆夷前往貿易如蒙
恩允則既經通商即當照例徵稅查該省向設有閩海關歸福州
將軍管理所有廈門福州等處商稅均已就此經徵該處
向有琉球國夷人在彼貿易歷久恭順其一切應徵稅課
自有舊章無庸更議所有新添嘆咭喇國夷商自應依照
粵海關之例酌定課額且恐該省關務相沿已久或有書
吏包辦等弊應如何酌加整頓並兼設洋商責令妥為承
辦之處統俟夷務稍定再行酌議具奏庶使上足以充

二十九

國課而酌酬嘆夷銀款亦可量為分攤則挹彼注滋將不特
並行不悖且可為粵東之助
殊批不值寫目
琦善又奏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
初一日奉
上諭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碇赴粵一摺據稱差弁探明懿律
等實於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連前
所撤六隻合計在浙久住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碇
赴粵係為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
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

隨時相機安辦。伊里布相。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等伏查夷情詭詐多端。其前在浙江時。竊恐回粵後。彼處致被戎軍攻擊。是以再四向

欽差兩江總督。且伊里布探詢。曾否奉有戢兵

諭旨。迨經探得實情。該夷將得力兵船。盡帶來粵。原以備此間猖

獮之用。現在該夷大小兵船火輪船。拋泊距虎門不及十

里之穿鼻洋者。共計二十餘隻之多。業經將該夷現在

桀驁情形。及籌辦緣由。另摺具奏。是其處心積慮。已可概

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夷情情形一摺。覽奏憤恨

三十

之至。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捷伐。

所請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不准行。逆夷再

或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遣人再向該夷理論。現已飛

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十名。馳赴廣東。聽候調度。著琦善督同

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如奮勉出力。即行據實具奏。並著琦

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儻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勦辦。朕志

已定。斷無游移。該大臣受國厚恩。責任綦重。固不可失之冒昧。

尤不可稍有畏葸。務須計出萬全。妥為籌辦。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夷情情形一摺。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

驁。不容不痛加征勦。以張國威。前據伊里布。將擬撤防兵。仍留浙省備防。所辦深合機宜。現在浙省兵力。自足敷用。著伊里布確探情形。僅有夷船駛近口岸。即開放槍礮。痛加勦洗。其自粵回浙夷船。及留七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相機勦辦。固須計出萬全。尤當一鼓作氣。諒該大臣必能仰副委任也。至逆夷在粵情形。既多桀驁。如在浙投遞夷書。著即行拒絕。毋許收受。前所拿夷匪。仍行羈禁。

又

諭。前因夷反。覆無常。據籌辦摺。降旨令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挑選兵丁。聽候調遣。本日據琦善馳奏。夷情益形桀驁。且所願

三十一

甚奢。其勢不得不大加征勦。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

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著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著段永

福帶領。迅速分赴前赴廣東。聽琦善調遣。毋稍遲誤。並飭該員

等。沿途妥為約束。不得稍有滋擾。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夷要求過甚。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前因逆

夷到粵。桀驁。疊降諭旨。令納爾經額。於天津海口。嚴密防範。現

在求請不遂。勢漸猖狂。難保不分投窺擾。天津密通京畿。尤宜

慎重防堵。著該督。即親赴天津。妥為籌辦。該處現祇總兵

陳金綬一人。著該督。督於總兵副將內。酌派一員。前往駐紮。要

隘協同防禦。惟添磚礮位。尚須春暖開工。已有旨於京師運往三十餘尊。令置天津甯海等處。以備安設堵禦。該署督即行豫備車輛。沿途接運。倘該逆夷船隻復敢駛至天津等處。逼近口岸。即開放槍礮。痛加轟擊。如再來投遞夷書。一概拒絕。不准接收。該署督務當嚴飭員弁等。加意備防。所有應調兵弁。著即酌量調撥。妥為布置。仍須計出萬全。毋稍冒昧。俟布置停當後。再行回省辦事。

又

論前因倭夷反覆無常。已飭令耆英等加意防範。豫備攻勦矣。本日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論。著再申諭該將軍督撫等。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務當先事豫防。毋致臨渴掘井。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攻勦。固當謀定後動。不可稍涉鹵莽。尤不可稍形畏葸。坐失機宜。總期勝算先操。成謀共濟。是為至要。

又

論前因倭夷情形桀驁。降旨勦辦。盛京為根本重地。尤關緊要。著惟勤等於吉林兵丁內。挑選熟精鳥槍者五百名。豫備調遣。一俟接到耆英咨照。即時派帶啟程。毋稍遲誤。

又

論現當勦辦倭夷緊要之時。復州地方緊要。新任城守尉楊春阿。

三十三

是否勝任。著耆英於該員到任時。切實察看。如不勝任。即於各城遴選得力之員。奏請調補。再本日降旨。令於吉林挑選熟精鳥槍之兵丁五百名。豫備調遣。倘有夷船駛至奉天。著一面奏聞。一面即行調撥。以備攻勦。

等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聞祛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嚴。國家之大計。不可僅顧目前。敷衍外之夷情。不可稍疏事後。臣查夷船停泊定海者。尚有二十餘隻。定城亦未獻還。如果真心赴粵。既蒙

恩准查辦。自應率類借往。何以分黨盤踞。恐該夷欲在定海通商。

三十三

不得不深慮遠圖。乘此粵議未定之時。縲陳弊患。叩乞

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然亦僅准其舟泊澳門。例不容其進口。其廣州城外。設立虎門一城。駐紮重兵。虎門之外。有南山橫檔兩峙。安設礮位。為虎門之戶。其外又有蕉門三門兩山。亦俱設礮位。為虎門外垣。故夷人有深畏虎門礮臺之說。不敢輕犯。是廣東澳門之海口。既之宇迴環。諸山又矗立拱衛。形勢控制。防範甚嚴。至定海孤懸海外。並無咽喉險要。可以控扼。其西直達甯波。之鎮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甯海黃巖溫州之樂清瑞安玉環等處。正北則直達杭州。

之錢塘海甯。又北則達嘉興之海鹽平湖。乍浦各城。且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並與沿海石塘及江口河道處處可通。若喫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無鈐束。即極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既立。該夷盤踞日久。恐於江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此定海難准該夷通商者一也。一在物產。查浙江為東南財賦之區。通省皆產稻穀。杭嘉湖三府。又產蠶絲。溫處二府。又產純鐵。杭嚴金衢溫台甯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鐵斤例禁出洋。蠶絲素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為命。是中華之所以能制外夷者在此。

三十四

而外夷之受制於中華者亦在此。故粵東與夷人交易。茶葉為先。若喫夷在定海通商。稻穀鐵絲。既可就近謀取。而各處茶葉。更為百計潛收。以能制該夷之物。陰使該夷之取攜。不特耗內地之資財。死該夷之忌憚。且恐其居奇轉售他國。獲價倍徙。適足以遂其貪而益其富。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二也。一在勾結。查喫夷自占據定城。其定民之殷實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貧苦無聊。不能不困守故巢。現聞該夷有取城中典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是其要結伎倆。已有明徵。浙省沿海。半係捕魚為業。煮海為生之戶。既無恆產。即少恆心。若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

恐無衣食之徒。即甘心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蘇松等府。糧船水次。查糧船水手。多係無業遊民。桀驁性成。亦難保不為夷人誘惑。且聞洋向為海盜淵藪。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串結為害。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三也。一在煙禁。鴉片流毒各省。而來源實自粵東。上年嚴定例條。各省隨時懲辦。漸有成效。喫夷因廣東斷其煙杪。故來浙滋擾。思欲巧濟其奸。其求通商以售貨。實假售貨以售煙。現聞該夷在定海城內。開設鋪面。所售者已未必即無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礙粵東查辦。若該夷在定海通商。與關廣。江蘇山東直隸各省往來。

三十五

甚便。勢必潛謀分售。暢遂慾望。聽之則流毒滋蔓。禁之則陽奉陰違。威之則又恐其有所藉口。不能相安。張弛兩難。寬嚴無濟。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四也。一在關稅。查甯波浙海關。歲徵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各小口。均附於甯波正口報銷。其稅銀俱由關廣山東天津來浙商船。及本省商漁船隻內徵收。而定海實為各船進出必由之路。自喫夷占據定城。各船已裹足不前。現聞該夷已有在定海強收漁稅之事。若准其在此通商。良懦商艘。勢必畏葸不來。奸詐商漁。久必依附偷漏。即新定章程。該夷一一遵奉。而得不償失。實已隱受其欺。是粵關之稅既少。

而浙關之稅又缺。其課額必兩有支絀。此定海之難准該
夷通商者五也。一在防費。查噶夷豕突定城。數月以來。浙
省防費已屬不貲。即閩粵。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防堵亦不
無耗費。縱准其將來在粵貿易。瀕海口岸。尚須擇要防守。
若准其在定海通商。以狡黠之島夷。居適中之洋面。各省
防範更宜倍加嚴密。防夷於粵。與防夷於浙。其難易迥不
相同。且使其在定海日久。土盜漁船。設為該夷所用。是土
盜即係夷人。漁船即係夷艇。隨處可到。不特海防宜設。即
江防河防亦俱難弛。防愈多則費愈繁。防愈久則費愈鉅。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值因海外之番奴。過耗府庫之財賦。此

三十六

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六也。一在

國體。我

朝柔懷遠人。中外一體。久准各夷在澳門互市。若噶夷僅止
不願在粵貿易。已屬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占定海。占
定海而又求通商。恐其擇地設立馬頭。久已垂涎定海。儻
准其在此通商。是該夷欲得在定海通商。竟能在定海通
商。有所挾而求者。適如其願以償。不特恐長該夷之奸。併
恐潛滋他夷之詐。似不足以懾夷情而尊
國體。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七也。一在民心。浙省風氣
素本柔弱。即水陸兵丁。其膽力亦遜於閩粵。而民心之懦

更甚。即如噶夷占據定城。各畧居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
者已萬餘人。迨酌量撤防。鎮海居民又聯名具稟。嗚嗚懇
留。此時粵省查辦尚在未定。而民心驚惶已難言狀。若准
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尚不止甯波一府之民。即以
甯波一府而論。鎮定兩邑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其不
欲歸者。此心可嘉。其竟欲歸者。此心莫測也。此定海難准
該夷通商者八也。種種弊患。閩禁匪輕。若僅瞻顧目前。誠
恐周章事後。臣何敢籍口不言。致負
倚畀。僕芻蕘可採。惟求
聖恩。諭令廣東

三十七

欽差大臣琦善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噶夷定海通商。則
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硃批。此說何來。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歟。

劉韻珂又奏。再臣抵任後。即與在省司道公同籌議。以該
夷船堅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長。總以
勘擇要口。修築礮臺。製造巨礮。嚴密防守。為第一要策。正
在查辦間。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將御史曹履泰奏制夷之道。毋庸造船。止須造
礮一條鈔到。臣詳細查閱。該御史所奏。洵屬確當。不易當
即分飭沿海道府。會營親歷所屬海口。逐加察勘。何處應

行設防。有無舊存礮位。尚堪應用。應否添鑄巨礮。併添籌之礮。究須若干斤重。一併查明。迅速稟復。去後。旋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附片奏明。甯波鎮海等處口岸紛歧。必須多製礮位。以資分布等因。併飭省局司道委員。赴蘇購買鐵斤。將前在省城鑄礮工匠吳通海等。調赴鎮海。委員監造。是伊里布所鑄之礮。係專為防衛甯波鎮海各口而設。並無分撥各府應用之礮。查杭嘉紹台溫各府。均有濱海口岸。當此粵議未定之時。自應一律籌備。擇要設防。即使粵議既定之後。亦可一律控制。有恃無恐。惟鐵斤既須赴蘇購買。匠工又須別處覓備。若俟奏奉

三十八

諭旨後。再行購覓。更恐趕製不及。臣一面札飭藩臬兩司。迅速委員購買。轉飭杭州府覓雇工匠。一面札催前委各道府。作速勘報。俟勘報到日。再確加查覈。將舊存礮位堪用者。仍留備用。以節糜費。或應添鑄若干。或應修臺幾座。總期於來歲春間。次第完竣

硃批。所辦是。

諭內閣劉韻珂奏請添鑄礮位。以資分布等語。浙江杭嘉紹台溫各府。均有濱海口岸。現當海防緊要之時。所有應用礮位。自應一律籌辦。著照該撫所議。即行購料集工。趕辦製造。以期速行完竣。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辦。並將原摺鈔給琦善。伊里布。閱看。與劉韻珂著俟武備事竣。並將各案清釐。即赴鎮海。再行詳細確查。該夷現在情形。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等因。欽此。臣前雖校閱武備。仍隨時差探夷情。有報稱定洋夷船二十七隻者。有云三十二三隻者。蓋因其停泊不在一處。遊奕並無定所。是以探報亦多寡參差。其在定城內外之白夷。則偽論民人。意圖籠絡。而黑夷仍不免有滋擾情事。逃避

三十九

甯波府城難民。自撫恤以來。均屬安靜。堪以仰慰聖慮。現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轉接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函開。該夷在粵。語漸強橫。不若前次之馴順。所有浙省防堵弁兵。仍應嚴加防守。其已經撤退。尚未起程之兵。應行暫緩等因。是該夷反覆無常。其居心險詐。竟難以情理揣測。業已分飭沿海道府。率屬會營。嚴密防堵。且現於武備事竣後。將署中案牘。日夜清查。擬於本月初九日。遵

旨即赴鎮海。再行確查現在夷情。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遵赴鎮海。確查夷情等語。現在粵中夷情。據琦善奏到。益形桀驁。已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加意防範。豫備攻剿矣。浙江省城緊要。所有定海。應行籌辦事宜。著劉韻珂。與伊里布。會同商妥。後即行折回省城。飭令文武員弁。嚴加防守。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有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槍。砲痛加轟擊。固不可稍涉冒昧。尤不可或形畏葸。總期有備無患。足可制勝。是為至要。

辛未。

諭內閣。查驗八旗職位。著添派祁俊。威遠。即著該二員。運往天津安設。

四十

戶科給事中萬啓心奏。頃接夷投書呈訴。詞尚恭順。

皇上特遣大臣赴粵。查辦通商。

聖德涵容。如天如地。該夷具有人性。理應如何感服。乃近日風聞。

浙洋漸肆淫擄。粵洋搶奪兵船。桀驁已露。臣測堪虞。臣前

奏謂夷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果查辦。一依約來。則前督辦

理自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

畏。今之所聞。殆不止於陰持兩端。多生狡詐而已。其所呈

訴。皆非實情。其為反間之計。明甚。林鄧辦理粵事。已經兩

載。迄無成效。轉致紛紜。

皇上予以重譴。原屬罪所應得。但當有事之際。亟需任事之材。臣

訪問粵人及士大夫有識者。皆謂兩人在粵。熟悉夷情。加以屢次防守。夷船頗殫智慮。幸免疏虞。深為該夷所指。畏其恭順。各夷亦能驅遣效命。林則徐任事實心。兩年以來。積髮盡白。粵人聞其去任。或至慟哭。臣謂兩人若蒙赦過。必可圖功。若乘該夷反覆。傲慢。明降

諭旨。大彰

天討。起復兩人。令其專辦戰守。或該夷愧悔。別無要求。仍令琦善妥辦。不必深與計較。萬一必須用兵。兩人駕輕就熟。似非中外諸臣所及。臣不揣冒昧。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密賜裁察。

四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昨有旨派裕誠等查驗八旗破位。並派祁俊。威。環。運往天津安設。本日據裕誠等奏。運出合式破三十二尊。計平內總可運至天津。著詢爾經額妥為安設。各海口有應行分撥之處。酌量要隘。分別布置。現已帶去破甲二十名。並著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已精熟。即將破甲交祁俊等帶同回京。僕一時尚未演試得力。即著於破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高人鑑奏。竊臣前奉

恩命。典試粵東。差旋至江西地方。遇見督臣琦善。詳詢喫夷在津



情形。該督極稱喫夷強橫。非中國所能敵。並稱此次若非設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等語。臣思逆夷雖強。以聞廣各仗而言。大抵該夷受虧居多。何至竟不能敵。且該督身任大員。輒以懦怯之詞。輕宣諸口。惑人聽聞。尤屬何心。至天津距通三百餘里。每歲南糧。皆自楊村利運。夷船喫水數倍糧艘。何以轉可直達。以該督久任畿輔。於天津海口情形。尤所熟悉。似不應言之如是。臣復於沿途察訪。風聞該督此次。係為干總白合章所說。緣夷船駛至天津之時。該督因未有準備。意欲募集救火義兵。又皆畏懼不前。乃令營弁白合章前往說合。該弁本係無賴。便於口給。因欲

取悅夷人。以致結交該夷。跟丁。互相戲謔。迨至稟覆該督。一味恂喝。聲言夷船每層安破百餘門。每破重數千斤。荒誕不實。而該督不加詳察。信以為真。遂至蠢爾小夷。視為勁敵。現聞該督已將白合章帶往粵東。此等無行之徒。損威失體。豈可令其身在戎行。臣又聞該督路過山東時。復帶有鮑鵬一名。其人前在廣東洋行生理。緣事經地方官查拏。浮海竄逸。雖習夷情。何知大體。況其不安本分。作奸犯科。業已敗露於前。何能補救於後。此次帶往粵東。一經信用。或至顧利忘義。別構事端。思之尤為可慮。該督身膺委任。臣以為必先去此二人。而後耳目不為所蔽。庶可化懼怯而



生奮勉。彼逆夷桀驁之情。亦必漸可憐伏矣。高人鑑又奏。再臣籍隸浙江。近接家信。知八月間。欽差大臣招募水勇。甫經團練。籌議資糧。旋即中止。該水勇等本係瀕海窮民。平時漁捕為業。值此海氛不靖。頓失生涯。聞自撤退之後。多在鎮海村落。乘機搶掠。騷擾居民。現欲令其歸業。若於覓食無從。束以嚴刑。又慮生心外向。浙省如此。他省情形。亦概可知。則為目前安戢。至計。莫若仍舊招充水勇。臣思沿海各省。額設水師。當此海防喫緊之時。彼此勢難兼顧。僕或竟須攻剿。本省防兵。必形單薄。若徵調鄰省陸路兵勇。究恐未能熟習水性。難期衝突風濤。惟有

仰求

皇上敕下各督撫將軍先事籌議招集團練俾瀕海游民皆歸行伍不至流而為匪以資寇兵一俟海宇廓清仍令各安故業實為海疆無窮之福

甲戌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粵前因探聞定海夷眾於十一月二十日以後有操兵製器等事適其時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以該夷在粵語漸強橫夷目懿律復託言因病回國恐其潛回浙江希圖占據囑令留心防範粵因夷

三

情巨測防範必宜謹嚴當將前擬撤退未經起程各兵仍行截留會同提鎮嚴加防守一面將備細情由於十一月三十日據實具奏在案粵以夷情既有更變則偵探更應嚴密且懿律之果否回浙尤為緊要關鍵必須確切查明庶粵省得以相機酌辦遂選派精細兵員前往密探茲據該兵員等探明懿律並未回浙不特在彼居住之良民俱未見其蹤跡即為該夷所用之漢奸亦均稱懿律實無折回之事其該夷前次將船內槍礮起運上岸並示禁民間容留內地兵役係因誤聞訛言謂粵將欲出師襲擊是以預為防禦非因夷船回浙另有變動之意嗣該夷見粵並

未出師業已省悟防禦並不甚嚴縣城內外現止校場內

設礮十二門間數日操演一次此外道頭沈家門竹山門等處並未設有礮位即其製造器械亦復時作時止又探得該夷於偽知縣加音之外復設有偽巡檢二員偽典史一員由來已久均不知其姓名等情粵詳加詰問該兵目

等所稟歷歷如繪伏查懿律在粵省託詞回國係前月初七日之事浙省曾於二十日有夷船兩隻自粵駛回如果懿律復行來浙勢必在此兩船之內迄今半月有餘雖該

夷行蹤說必不能日久隱諱且推其所以回浙之意無非欲圖占據則在定之夷眾自必始終戒備斷無復行疏

四

懈之理今居民既毫無見聞夷眾又漸疏防守俱非懿律在浙情形是所探該夷之並未潛回似屬可信而夷眾前次之忽修守備係屬惑於訛言非因粵省船回輒有他意可以類推粵現仍將攻守事宜暗為部署不敢因懿律探未回浙及夷眾並無蠢動之情稍存大意以期有備無患伊里布又奏再於本月初一日欽奉

上諭劉韻珂奏探訪夷情一摺等因欽此查劉韻珂探聞各情尚有不實不盡粵前准該撫鈔摺咨會已將實在情形於前月十六日詳細具陳並咨明琦善查照至該撫摺內所稱十月下旬夷船在象山洋面游奕一摺查定海夷船自懿

律等赴粵之後。間有數隻。在洋面停泊往來。非係汲取淡水。即屬購覓食物。不止一次。亦不僅在象山一處。粵前亦奏明在案。粵前月十六日。陳奏之摺。於本月初四日。欽奉批回。並奉

上諭。吳奕說請吳常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宸慮周詳。

先幾燭照。跪誦之下。欽悚難名。伏查該夷居心詭詐。久為中外所知。本平逞其凶頑。據我定海。迨至天津稟訴。我

皇上恩施格外。飭令琦善暨李善為撫諭。該夷情雖恭順。終不肯

歸地還兵。是其鬼域之心。顯然可見。粵仰蒙

五

委寄。董率師徒。惟望粵議有成。早安海嶼。亦惟恐夷情叵測。或起

兵端。故目懿律等赴粵以來。未敢一日弛備。而前之所以

撤遣兵勇。開放商漁船隻。則以撥機度勢。即使該夷萬一

蠢動。我亦不宜出洋接戰。各路官兵。不過藉以巡防守衛。

並非用以陷陣衝鋒。為數不在過多。若因夷船尚未盡退。

將原調之兵。全留不遣。則此事何時完結。難以預期。需費

既屬不貲。且使各處戍守空虛。無以彈壓地方。稽查匪類。

亦有顧此失彼之慮。鄉勇水勇。所以濟兵力之不足。若兵

已數用。又何必借助於民。況為鄉勇之人。奸良不一。聚而

不散。尤恐別滋事端。至浙省沿海貧民。多仰食於海洋。或

以捕魚為生。或以操舟為業。計其人數。累萬盈千。本平日六月封港。至於十月。幾及半年。漁艇商舟。盡皆拘留口內。此等窮窟編戶。業已儲蓄蕩然。饑寒迫切。若不暫寬洋禁。令其出海謀生。則老弱者將轉於溝壑。情既可矜。凶暴者僅逞其強梁。事尤可慮。此粵逐一躊躇。所以將江閩兩省

六

官兵。酌量裁撤。又開港放令商漁船隻出入之緣由也。然

海禁雖開。而沈江船隻。並未起去。商漁各船。皆駛於淺水

之旁。夷船斷不能因而闖入。又專委文武。盡詰稽覈。夷匪

漢奸。皆難圖跡。其本省擬撤官兵。雖已定有數目。仍非即

時遣回。每隔四五日。酌遣百十名。所以為期已歷月餘。撤

兵止及其半。前月底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粵即將撤而未去之兵。仍留防守。現在鎮海

一帶。統計存兵尚有九千八百餘名。以之守禦。固屬萬無

一失。即日後設有緩急。亦止須酌量增加。不必多所徵發。

至於制夷之策。在嚴守不在力戰。而守備之用。則當以大

礮摧彼之船。沙墩禦彼之礮。浙省礮位無多。業經奏請添

鑄。一俟工竣。即當時令操演。以期施放有準。其沿海沙墩

久今各地方官分頭堆置。粵因恐有淺薄卑矮。及日久坍塌

毀之處。已委員前往查勘整頓。並令測量口岸之大小。海

水之淺深。潮痕之高下。以為布置備禦之準。李又因嚴守
只能困敵。不能破敵。復籌及擾之之一策。可與守相輔而
行。而所以擾之之法。則惟有多備小舟。多購柴草。乘其
不備。使熟識海性之人。直至其泊船之處。縱火焚燒。足以
燬其舟而殲其眾。即使所謀不遂。亦屬虧損無多。不致大
有挫衄。較之陳師鞠旅。決勝於一戰者。稍有把握。凡此一
切事宜。李多係暗中籌辦。向各員面為指授。並不輕用文
檄。蓋以機事不密則害成。恐稍露風聲。或為該夷所知。通
以啟其疑畏。長其奸謀。有礙查辦之舉。預設備我之方故
也。乃鎮海士民。不知諸事早有端緒。徒見兵勇逐漸撤回。
羣懷惶惑。前因李疑赴郡城。安撫難民。遂訛言欲回兩江
本任。具稟挽留。李曲為慰諭。現在人心雖已漸安。流言尚
難盡息。或稱夷人因我撤兵。將來虛攻犯鎮海。或稱夷人
被粵省擊敗。將移禍於浙江。前來滋擾。捕風捉影。變幻多
端。而定海士民。則又不顧大局。惟急私仇。其往來傳播之
詞。尤多失實。在鎮海則言夷人即將內犯。在定海又言李
不日出師。以致民心多為所搖。夷眾亦為所惑。實屬曉之
無可曉。遏之無可遏。夫浙省民氣馴柔。且久享承平。不知
兵革。今強寇突據城池。鎮海近接郡封。該士民念切身家。
遂致多所驚恐。定海則身罹其害。尤屬痛甚。剝膚。仰望救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一九

援情形迫切。浮言之起。由於被禍之深。其情不但可原。而
實可憫。李駐劄鎮關。較撫臣劉韻珂及

欽差祁寓藻等見聞更切。探訪更真。每聞該夷蹂躪蹂擾。為之食
不下咽。寢不安席。故前此來該夷請釋俘首。即令其文還
定海。固以期粵省易於查辦。亦以期小民早獲安全。乃該
夷堅不聽從。並有不肯赴粵之意。迨再三開導。該夷以定
民捨擊夷眾為言。願求示禁。李因思該夷在浙逗留。則粵
省無從查辦。定海難望退還。民間更無還定安集之日。不
得已曲從所請。出示曉諭。曾經具摺陳明。示內聲明該夷
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輒向妄擊。是禁民即所以

禁夷。且一經出示。該夷即分船赴粵。留浙諸夷。亦漸就散
我。則此示實不為無裨。而難民之紛紛內渡。由於海道已
通。往來無礙。潛匿各處者。復入內地。初不繫乎告示之有
無也。各難民先係紳士捐貲收養。嗣以人數較多。捐項已
罄。經李函致撫臣。籌款賑恤。均無失所。其在鎮海者。因知
夷人較前安靜。頗有回定之人。可以仰慰

宸懷。至各夷雖現無擾害閭閻之事。然爭奪關隘。亦難保其必無。
此時粵議未定。寬猛兩無所施。李惟有妥為撫輯。鎮定民
心。一面將攻守應辦事宜。乘時籌備。並俟撫臣到日。細與
商酌。暗為措置。聽候粵信。分別辦理。以仰副

皇上諄諄詰誡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探明夷目。並未旋浙。並定海情形一摺。此次夷目總律。雖無回浙之事。而定海城中。於偽知縣加音之外。設有偽巡檢典史等官。恭驚情形。灼然可見。該大臣將攻守事宜。暗為部署。期於有備無患。所辦甚合機宜。又另片奏酌撤客兵。鄉勇水勇。及籌備防守事宜。覽奏均悉。前因琦善馳奏逆夷要求過甚。降旨由六百里。諭令該大臣確探情形。相機剿辦。計此時當已接奉。現在定海城中。備防疏懈。著伊里布遵照前旨。確切偵探。遇有可乘之隙。即行剿辦。其遣散之鄉勇水勇。此時籌議攻剿。著該大臣體察情形。如有應行團練之處。仍行團練。現在鎮海一帶。存兵九千八百餘名。自己足敷調遣。所奏多備小船。購買柴草。乘其不備。縱火焚燒一節。亦著該大臣隨時酌辦。並嚴禁沿海居民。接濟食物。訪有通夷漢奸。即著嚴密拏拿。該大臣務須計出萬全。一鼓作氣。以殲夷魄。而伸國威。勉之望之。

九

著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本月十五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逆夷要求過甚。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求請不遂。難保不致投竄擾。著該督督迅即親赴天津籌辦。惟添鑄礮位。尚須春暖開工。已有旨於京師運往三十餘尊。以備堵禦。

備該逆夷船隻。復敢駛至天津等處。逼近口岸。即開放槍礮轟擊。如投遞夷書。一概不准接收等因。欽此。竊臣正以添鑄大礮。

開工須時。誠恐緩不濟急。熟籌趕鑄。今蒙

賞發礮位三十餘尊。俾資堵禦。仰見

聖慮周詳。曷勝欽感。當即派員迎往前途。並傳知經由州縣。速備

車輛接運。一俟天津新礮造成。仍送京歸局。一面飛飭該

鎮陳金綬。帶領本標兵三百名。先赴海口偵探駐守。查新

任宣化鎮總兵石生玉。秋間經前督臣委辦海防事宜。情

形熟悉。昨因升任入都

陛見。臣已行文飭調。如尚未出京。應請

十

敕下該總兵迅速前來。協同防堵。臣即於十六日。由省起程。馳往

天津。遵

旨妥為籌備。所需防兵。現調省標五百名。正定鎮三百名。河間協

務關路各二百名。俱在槍礮隊中。揀選驍健之人。派弁管

帶。連各口原留兵丁。並募補新兵。以及該鎮帶往之兵。共

有二千餘名。足敷撥用。將來如尚須厚集兵力。容臣隨時

察看。再行添調。總期布置周密。相機妥辦。斷不敢稍涉冒

昧。其水師一帶口岸。先經咨會提臣周悅騰。親往詳

查。並飭調開州協副將向榮。赴彼隨同辦理。該處各口。臨

榆最為要隘。此外小口。並港汊紛歧。凡有可以登岸路徑。

均須嚴防。已於山永三屯二協。就近撥兵五百名。現復飛咨提臣查照。七月內所調兵數。即在提標再調八百名。前往扼要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道旨馳往天津。妥為籌辦等語。天津海口。本有鎮標兵丁。前恐不敷防禦。令該署督酌量調撥。茲據奏稱。現在籌備所需防兵。著照所擬兵數。先調一半。派弁管帶。迅速前往。其餘一半。著各該處預為籌備。該署督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調撥。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時周章。餘依議。再宣化鎮總兵石生玉。現已飭令迅即前往。協同防堵。其宣化鎮總兵著訥爾經額。道委委員署理。以便李廷揚來京請訓。

丙子。

十一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照英夷要求過甚。情詞日迫。經督學次具奏。前據內閣聲請。擬給貿易馬頭兩處。惟恐該夷貪得無厭。一經照覆。或又別生枝節。是以事故事磨難先不告知。僅備文令其聽候。另行詳晰照覆。藉此延以時日。一面隨又探得味喇哩領事夷官。與該夷素稱莫逆。因說人囑其前往勸導。而該夷堅執不從。總注意在浙江之定海。江蘇之上海。求准其往來貿易。且其詞氣甚屬傲慢。以打仗肆其恫喝。今遂酌調肇慶協兵五百名。令其馳赴虎門。並派委潮州鎮總兵李廷鈺帶弁前往幫辦。

又酌調督標兵五百名。順德協兵三百名。增城營兵二百名。水師提標後營兵二百名。水師提標前營兵一百五十名。永靖營兵一百名。撥赴距省六十里之總路口。大濠頭。沙尾嶺一帶。分別密防。並於大濠頭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虛張聲勢。俾該夷知我有備。一面又備文向其詳加開導。惟李以該夷列條陳請。業已有允為奏辦之處。而其始終狡執。意欲何為。正在反覆疑慮間。適准浙江撫臣劉韻珂知會。探得該夷在定海築臺建礮。濬河開市。似欲久據等情。是該夷之求請江浙通商。其意已覩定定海。直欲李准為代奏。彼藉得常此往來舟山。既得舟山。則上海甯波亦即可因之窺伺。可見御史條陳。及前督臣林則徐具奏夷書回粵。聲言該夷在定海。執甚窮蹙。情甚不願之處。皆屬假語誘人。傳言斷難輕信。至就此間情形而論。船礮不堅。兵心不固。久在

十二

聖明洞鑒之中。其自虎門至省城一百八十里。向所築之土臺。有僅止容兵十餘人。或數十人。安礮數位者。設遇逆夷來勢兇猛。眾寡既不相敵。難保不望而卻退。且其建設處所。亦非扼要之地。甚至有水道中央。間遇山麓沙灘。亦皆建築礮臺。勢處虛懸。四面受敵。即前督臣鄧廷楨林則徐所奏鐵鍊一經大船碰撞。亦即斷折。未足抵禦。蓋緣歷任率皆

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備。現在水陸將士中。又絕少曾經
 戰陣之人。即水師提臣關天培亦情面太軟。未足稱為號
 將。而李才識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不但經費無出。且欲置
 造器械。訓練技藝。遠選人才。處處棘手。緩不濟急。現在該
 夷兵船環聚虎門附近。且昨據陽江鎮稟報該處洋面亦
 有夷船遊奕。如或與之接仗。勝負兩難。蓋我師克勝。彼則
 退據定海。且於沿海蔓延滋擾。設再被其得志。猖獗更不
 堪設想。至如斷其水米之說。查粵海所在皆島。隨處可以
 取水。而澳門洋面周圍一百餘里。除在船夷人不計外。該
 處華民萬餘家。西洋夷人數千家。通計不下二萬煙戶。若

十三

將米糧斷絕。餬口無資。外寇未息。內患又起。勢必有所不
 能。既不斷絕。則該處華民。即皆私相授受。故從前所稱斷
 其水米接濟。不過託諸空言。即疊獲勝仗。亦均不免粉飾
 李以現在方將鼓勵士氣之時。故前經附片密陳。聲請從
 緩再奏。他如該夷志切通商。而代買代賣。頗不乏人。況現
 在又於定海開市。並風聞有閩浙奸商。私載茶葉。由外洋
 徑赴喫夷馬頭新奇坡地方售賣者。是茶葉既未斷絕。不
 足割其死命。而其此次帶兵之來。亦不專為求通貿易矣。
 李因該夷義律。屢於接見委員時。將急欲打仗之說。誣之
 弁兵。並稱李為彼查辦。是以從中攔阻等語。雖明知其說

詐之詞。而李即藉此以示羈縻。故屢次照覆文內。率多託
 詞。並有伴許為恭順之語。實則該夷狡黠情形。及李辦理
 原由。雖纖悉亦均據實奏明。蓋緣兵不厭詐。不過誘其就
 我範圍。並可無失體統。而此次回文。竊恐發與迅速。轉似
 我情急切。遂致意肆要挾。故甫於本月初三日發往。現在
 所期者。以業經允其償給洋銀。並准其代為奏懇
 聖恩。俟續定海。另給貿易馬頭一處。如該夷再不恭順。則所允
 亦全歸烏有。或於得失利害間。稍知審處。再福建廈門。與
 廣東接壤。由粵赴閩。必先由廈門經過。難保其不偷漏文
 易。故如奉

十四

旨允准。另給通商馬頭。似應先儘廈門。否則一處而仍如二處。前
 嚙味刺墜夷官。往與面諭時。已將如給馬頭。擬在廈門緣
 由。向其告知。而李文內仍未明言。合並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籌辦喫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
 兩次由六百里諭知一切。諒已欽遵辦理。該大臣一面備文令
 該夷聽候照覆。一面酌調各兵。分別密防。甚有識見。與朕意相
 合。該夷反覆鴟張。即今暫時恭順。亦不可恃。惟有大加懲創。方
 可以識夷魄而絕後患。著琦善仍遵前旨。厚集兵力。用張天誅。
 現在湖南四川貴州各兵。想已陸續抵粵。即可分布要隘。乘機
 痛剿。不留餘孽。至淡水食物。必應斷絕。該夷無可接濟。不能久

持自已不戰而潰。該大臣奏稱華夷私相授受。似難驟禁。著設法防範。但有可以禁止之處。即行籌畫辦理。朕不為遙制。切勿畏難苟安。致失機宜。所需軍費。無論地丁開稅。准該大臣酌量動用。作正開銷。倘有不敷。迅即奏聞請旨。現在定海一帶。早已飛諭伊里布等。加意防守。即威京等處。各直省海口。亦已妥為防範。該大臣斷不必慮及粵省。攻勦過甚。竄入他省。朕所望者。惟當計出萬全。謀定後動。一勞永逸。以靖海氛。其善體朕意。毋忽。

提督銜福建臺灣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竊臣等本年九月十六日。兩接督臣行知。以夷船沿

十五

海騷擾。欽奉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

上諭。臺灣府準備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祿。最為熟悉。或有應行商酌之處。著即飛檄該鎮道與王得祿同心協力。以資保衛。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臺灣孤懸海外。防堵事宜。尤應準備。著該督飛飭該鎮道等。遵奉前旨。與前任提督王得祿同心協力。加意嚴防。毋稍疏懈。等因。欽此。維時臣達洪阿正在郡城。督防安平南路。臣姚瑩正在北路。籌備海口。當即恭疏

諭旨。移會前任提督王得祿遵奉外。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南北道里綿長。口岸紛歧。防禦誠非易易。澎湖為臺廈中流鎖鑰。亦

屬嚴要之區。自粵東防夷以來。臣等慮夷船竄入臺洋。經嚴督各廳縣營水師。守口文武員弁。修整砲臺。採量水勢。分道防守。并奉督撫臣檄飭整備巡船。破位實力巡防。該夷船於本年六月間。屢至臺灣及澎湖外洋遊奕。臣等及臺澎二協。立即封港。不許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奸民接濟。一面督飭舟師。合力轟擊。旋皆竄去。幸無貽誤。均經報明督撫在案。比因浙江定海失事。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竄回閩洋。為其歸途。且廈門亦有夷船滋擾。臺澎四面汪洋。防範尤不可不嚴。前提督王得祿。曾在粵洋。深悉夷情。臣姚瑩。函詢戰守機宜。據云。夷人船高。厥烈。不宜輕與決

十六

戰海上。應以嚴防口岸。密防內奸為先。與臣等意見相同。當以郡城為根本重地。安平又為郡城門戶。關繫匪輕。北路遙長。各處海口。更在在堪虞。臣等公同商酌。臣達洪阿督同護安平水師副將江英。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辦理郡城安平上下各口。並南路鳳山一帶各口。揀派舟師水勇。添立砲墩。臣姚瑩於八月初六日。起程赴北路。直至龍各海口。會同護北路副將關桂。嘉義參將瑚琳。船隻將卸鎮功。及各廳縣逐處履勘。添設砲墩。巡船。雇募鄉勇水勇。沿途傳見紳耆等。諭令團練壯勇。蓋臺地人心浮動。遊民最多。無事之時。尚圖蠢動。茲值逆夷滋擾。宵小不免

生心。是攘外必先靖內。所有廳縣官及陸路弁兵。皆當照
常彈壓地方。不可輕動。而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雇
鄉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養遊手。消其不靖之心。此臣
等妥商辦理之原委也。臣姚瑩北路事竣。馳回郡城。料理
一切。臣達洪阿屆年冬巡閱之期。先赴南路查辦後。即赴
北路巡查。如此互出督防。南北兩路。可免顧此失彼之虞。
茲復欽遵

聖諭。與王得祿同心協力。該提督本老成宿將。遇事相商。更臻妥
協。統計現在勘辦臺灣郡城要口三處。曰安平大港。曰四
草。曰國賽港。嘉義縣要口一處。曰樹苓湖。彰化縣要口一

十七

處。曰番仔挖。即鹿港外口。淡水廳要口二處。曰滬尾。即八
里坌口。曰大難籠。噶瑪蘭界外一處。曰蘇澳。皆水勢寬深。
其餘南北路次要小口九處。較為淺狹。鹿耳門昔稱天險。
自道光二年來。已成淤廢。商船不能出入。故亦為次要。以
上各口。共用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鄉勇
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船堵防海口。或
在墩墩守望。此皆常川駐防之師。其前提臣王得祿及請
廳縣自練鄉勇。往來巡查策應者。不在此數。又各莊總董
頭人團練壯丁。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通計二廳
四縣團練壯勇一萬三千餘人。豫備一旦有警。半以守莊。

半出聽候調用。臣達洪阿仍統率自練精兵。及陸路各營
將卒。蓄養精銳。以待臨時策應。至所築砲墩。厚皆一丈。長
自十丈至三五丈不等。高皆一丈。做照會。臣麻袋貯沙
之法。先以竹篾成沙作墩。上堆麻袋為塔。墩外圍以粗大
竹筒。筒長一丈。埋地五尺。其上五尺。竹節打通。貯水。編連
排插。夷砲雖猛。穿沙洞竹較難。見水亦可減力。更多備牛
皮綳紗棉被。隨時以避槍砲。臣達洪阿等於砲臺砲墩要
隘之處。挖寬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溝百數十丈。製備釘筒
釘板。鈎連槍棍。六千四百餘件。鐵蒺藜十萬三千餘箇。竹
籤十三萬二千餘枝。以防夷人登岸之用。至於火器。除大

十八

小砲位。撞砲。撞槍。為槍外。並多製火箭。火礮。教令兵丁。操
演嫻熟。其澎湖亦經委員等帶經費。前往協同水師副將
詹功顯。及該廳營認真防堵。臣等彼此熟商。復同前提臣
王得祿。相與講求。督率府廳縣營。辦理務期妥密。仰副
皇上垂念海外巖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均悉。妥為防範。毋忽。
太常寺卿革職留任。唐鑑奏。竊照逆夷夏間攻陷定海。並
於各省海口。往來窺伺。藉詞索償。煙價。求通貿易。以掩其
干犯
天朝土地之罪。我

皇上如天之仁。慮赤子之傷。憐遠夷之無識。先與之以恩德。

命欽差大臣琦善。遣往粵東。統攬全局。細察機宜。蓋於撫剿之中。求其盡美盡善也。而夷情無厭。逆志殊張。煙價可索。並煙價外亦無不可索。貿易可求。並貿易外亦無不可求。肆其暴心。何所底止。凡此情形。悉在

聖明洞燭之內。而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縮。欲以調停天津之局。為遷就粵東之方。徂其所見。幾謂前此之我兵拒戰者。均屬可罪。今日之喫夷侮我者。亦皆可原。長叛國之膽志。生漢奸之逆謀。由此侮慢不恭。夷書恐難入目。肆行無忌。夷

十九

氣亦難驟消。則從事征討。在所必至。惟兵貴嚴明。非素著威名。難為主將。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取九二之剛中正也。如琦善中心疑怯。把握全無。既已氣餒於平時。安能決勝於一日。且方與喫夷講煙價。議通商。周旋委折。既為所睚。亦必為所輕。使為主將。以兵相臨。不獨敵心無所懾。即兵氣亦不伸。用兵之道。雖有餌之以情。誘之以利者。從未

有示以調停。與以酬答。若琦善之全無威畧者也。今逆喫

僅知醒悟。仰體大聖人履博之深恩。即行退出外洋。則可無事矣。若必上勞

天討。粵東主將。關係甚重。竊惟粵省地面。逆喫之所素習。洋商所

役。漢奸之所潛藏。必得素著嚴明。為賊所憚者。整飭紀綱。聲罪致討。方足以埽逆夷之焰。方足以收沿海之功。

唐鑑又奏。再臣聞喫夷前到天津。遣有兩通事上岸。與琦善傳話。一係紹興口音。一係本京口音。其為漢奸無疑。如此則本京亦恐有為之探聽消息者。是一切機宜。尤當密而又密。

丁丑。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知會。欽奉

諭旨。此次喫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懿律向東駛去。該夷目說請

二十

異帶。難保不藉詞騷擾沿海各地方。特諭沿海各該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均當預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等因。欽此。查伏查山海關畿輔要地。距老龍頭八里。秦王島三十里之遙。口岸林立。一帆船可達。雖有瞭防官兵十名二十名不等。止以傳報消息。設喫夷攬近口岸。倉猝之際。該官兵寡不敵眾。焉能抵敵。奪籌酌至。於滿營揀派佐領防枝四員。烏槍兵六十名。分布老龍頭。秦王島兩海口要隘。留意偵察。瞭見夷船蹤影。一面馳報消

息。一面嚴密防範。等駐劄鎮城。如有急報。即馳赴海口。親督官兵。相機妥辦。仍於官兵內先行挑備槍箭兵三百名。並紅衣無敵子母等礮二十三位。火藥等件。以待攻勦。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派兵分布海口防範一摺。據奏揀派官兵於老龍頭。秦王島。海口要隘。偵察巡防。並豫備兵丁礮藥等件。覽奏均悉。逆夷情形。築壘沿海各口。均須嚴密防範。山海關。老龍頭等處。關繫緊要。著該副都統督率官兵。隨時哨探。加意巡防。如瞭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放槍礮。必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行轟擊。無任混行施放。虛糜火藥。如其進口登岸。即可奮力殲除。並著遴選將弁。預備槍礮。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

二十一

時周章。是為至要。

戊寅

盛京將軍耆善副都統英興刑部侍郎相後奉天府府尹呈
 麟奏。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據琦善奏。夷回粵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籌度機宜。酌量辦理矣。該夷因斷絕貿易。貪利無厭。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計較。故示以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奏稱。此次夷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後此無厭之求。

益無底止。琦善面受機宜。現在自仍以開導為先。但恐事有變。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遲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說請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騷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據致有債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惕。無稍疏懈。倘有如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鑒具在。朕必不稍為寬貸也。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於本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二十二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該夷兵船日增。駛近虎門。內有打夾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向來所無。其設心已可概見等語。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海疆。思慮預防之至意。等語。悉心籌議。竊謂該夷素具說謊之性。已露桀驁之形。斷不敢因其遠在浙粵。輒思苟且偷安。現當海口封凍之際。正宜先為籌備。其有必須臨期調遣者。亦不敢稍涉張皇。伏查奉天所屬海口。分西南兩路。擬將兩路各海口。責成錦州熊岳副都統督率稽察。

並札飭旗民地方官各帶本處兵役練勇防堵本處海口
等仍隨時體察情形如必須親往之時立即親往督辦
備本處兵力較單應調別城官兵協防者亦即酌量飭調
至兵勇所用戰具總以火器為先鳥槍雖便捷其力不能
致遠則礮位尤所當急今冬復酌撥九尺七八尺五節礮
九門分運西南兩路各海口安設備用以資捍衛至奉天
海疆所屬孤懸海外島嶼共有六十餘處勢難分兵防守
應令各該旗民地方官隨時到切曉諭島嶼居民務當各
固藩籬雖兵力所不能兼顧者亦不准稍涉疏忽等語惟
有慎之又慎精復求精以期仰副

二十三

聖主訓諭諄諄之至意謹將現在應辦事宜另繕條款清單恭呈
御覽

一各城旗兵向係春秋二季操練現當海防喫緊之際未
便仍循常例所有省城及各城兵丁即札飭該管官等勤
習槍箭試放礮位以期嫻熟有準遇有緩急足資調遣
一堅甲利兵最為武備要務八旗原有軍裝器械歷年久
遠未必盡皆堅利現在逐一查驗認真修理不徒求飾外
觀總期兵歸實用
一團練鄉勇在精而不在多今各海口所募鄉勇每百名
設總頭目一人副頭目二人責令約束教演該管各官仍隨

時親為操練其所需鳥槍長槍順刀撓鈎等項器械官為
製給事竣收回貯庫

一火藥鉛子為演習槍礮所必需責成該旗民地方官就
近採辦經委員詳驗後方准按日動用造冊呈報

一凡海口扼要處所必須深挖壕塹增置高壘以避矢石
至海口房舍多少不等所有防海兵勇即或不能盡住海
口亦不得離海過遠平時總須一呼即至有警即寸步不
離方足以重守禦

一往來文報必須迅速西路海口切近驛路所有海防文
報俱可附驛馳遞至緊要文報限行時刻如有任意遲延

二十四

奏即咨行

盛京兵部將該驛丞嚴行恭轉南路海口不通驛遞飭令該
地方官每六十里設立臺站一處馬匹草豆均令寬為預
備凡應遞文報不准稍遲以重機務

一各海口水面必須聲息相通飭令該旗民地方官各按
海口大小酌量雇備船隻將所雇船隻字號船戶姓名造
冊呈報以備差遣偵探應用

一海口附近居民責成該旗民地方官認真訪察毋為夷
匪搶掠尤當慎防其潛通夷匪私為接應遇有面生可疑
之人更宜加意盤詰倘係通夷漢奸立即嚴拿究辦

一夷匪赴各島取用淡水。以口袋承接瀑布。灌注到船。百丈可通。頃刻盈船。飭令該地方官親赴各島。將瀑布流泉。或散其脈絡。或截令中斷。或使之伏流。勿使夷匪得灌注之便。其島內井眼。亦先運石堆於井旁。遇有夷匪前來取水。即將石塊填塞井眼。俾無水可取。以制其命。

一夷匪食物。首重牛羊。所有附近海濱地方。概不准牧放。成羣牛羊。以啟夷匪覬覦之心。其海外島嶼居民。有牛羊之家。尤當令其早為收拾淨盡。勿慢藏以誨盜。

一凡島嶼有產柴薪處所。除本處居民日用所需。聽其酌留外。其近在海岸所生柴薪。概令砍伐焚燒。勿使留遺。以資夷匪取用。

資夷匪取用。

二十五

一奉天為產糧之區。而各省亦多仰給奉天。未便停止商販。以礙民食。惟現當海防喫緊之際。不容不嚴密稽察。飭令各海口地方官。驗明該商原領照票。核對相符。方准其裝載糧食。仍將所運糧食數目。及出洋日期。知會該原籍地方官。查收移覆。互相稽察。以杜接濟夷匪之弊。殊批。無一條不中機宜。甚屬可嘉。勉力防守。

香英又奏。再查各城兵丁。在本地防堵。及調撥協防。在三百里以內。俱不准重支糧餉。而鹽菜鍋火。餵養馬匹。不無所需。軍裝器械。亦應添補。以及圍練鄉勇。日給飯食。打造

烏槍長槍。順刀梳鈎。逐日演放槍礮。所需火藥鉛子。例無開銷。西南兩路沿海地面。千有餘里。在在皆關緊要。自奉。融以至封凍。為期甚久。統計費用。實屬浩繁。核之例案。均無開銷。萬不敢請動正項。亦不敢惜小費。而誤大事。等語。再四思維。公同商酌。所有應需各項。不得不暫為借墊。以資支發。擬請先由船規項下。動用銀二萬兩。如有續支。仍在此款內借用。統俟防堵事竣。共計出借銀數若干。在將軍各副都統府尹及府廳州縣。應領養廉銀兩項下。分年攤扣歸款。

諭軍機大臣等。香英等奏。預籌海防事宜一摺。據奏西南兩路。責

二十六

成。錦州熊岳副都統。督率稽察。並酌備槍礮。曉諭島民。又單開事宜十二條。甚合機宜。可嘉之至。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槍礮施放。必期有準。著該將軍嚴飭海口弁兵。遇有夷船駛至。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許合力轟擊。俾該夷進口登岸。即著堵截痛剿。務使一鼓殲除。其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之處。著酌量籌辦。總須嚴斷接濟夷船。是為至要。另片奏借用船規銀兩。攤扣養廉歸款等語。此項應需銀兩。著准其作正開銷。毋庸攤扣。仍著該將軍據節估。詳覈實支款。毋許稍有冒濫。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於本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倭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該夷已藏禍心。狡焉思逞。後此無厭之求。益無底止。如有不得不攻勒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各督撫等。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均當預為籌備。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致有債事等因。欽此。

仰見我

皇上聖謨深遠。

燭照無遺至意。伏思自古禦戎之策。必先內修戰備。而後可以外示恩威。此次倭夷自天津南旋。豺狼野心。誠難測度。故臣於登州府防兵。雖經裁撤。而沿海要隘。仍咨行鎮道。嚴密

二十七

巡防。并乘此暇豫。添製軍火。驗造礮位。繕修城垣。訓練將士。先後將辦理情形。節次奏

聞在案。繼又思該夷雖有大船。而重洋遠隔。必不能多貯資糧。今秋甫抵天津。即以薪水告匱。四處購求。計無所出。僕再冒險北來。其勢非沿海據掠。不能久持。東省海島。有薪水可採之處甚多。且又孤懸海外。不能處處設防。此時遽議遷徙。竊恐事涉張皇。而先期無備。倉猝賊來。島民之所有。即為賊匪之所資。臣雖密囑該管官。分派委員。先以編查保甲為名。將各島戶口。虛井。分晰清查。計人數之多寡。預籌經費。分飭該地方官。相度隙地。搭蓋草房。設間賊警。即將

各島居民。與所有生產。悉數內徙。妥為安插。并將島上各井。掘斷泉脈。填平井口。使夷匪無所據掠。待其窮困。因可一鼓成擒。此外沿海港汊。可以扼守之處。亦經委員。逐段勘度。何處可以分設伏兵。何處可以暗藏槍礮。繪圖存記。設遇夷匪復至。以重兵鎮守要隘。而於此等偏僻港汊。僅旗息鼓。外示無備。夷匪缺之薪水。海島無可據掠。必思由

二十八

此僻路。傍岸探槍。誘之登岸。猶易殲擒。東洋礁石甚儉。觸及船底。立時破損。今秋夷船。即因誤碰礁石。以致沈溺。此非生長該處。熟諳海道情形。不能倉猝探測。臣已分飭地方官。招募沿海水手。逐處探試。時為記認。如遇夷船。則以小舟誘敵。使之迫觸礁石。一經撞破。船底則兵不血刃。而賊無生還。至於環海攻擊。宜用大礮。憑城固守。宜用撞礮。臣前因臨清濟甯等州。有三千斤大礮。先經挑選八位。運往登州。現在該二州尚有舊存之礮。斤數較重。亦經臣委員前往試驗。擇其堪用者。燒洗修整。續行撥運。似較新造礮位。事易而費省。其登州鎮各營。現貯撞礮。不敷應用。又經臣等籌款。分飭該鎮水陸十營。并省標三營。共添製撞礮一百三十位。現據陸續趕造。委員詣驗。并飭相度形勢。預為安置。以備不虞。凡此籌畫經營。皆臣于夷船既去之後。與所屬文武各員。殫精竭慮。外察敵情。內審形勢。為此

思患預防之計。首蒙

聖明垂注殷拳。謹將數月來籌情形。縷析陳奏。此外尚有未盡之策。容臣再行會督鎮道。相度機宜。隨時悉心辦理。總期熟籌于無事之前。應變於臨敵之際。上仰

國威。下盡職守。以仰副

聖主諄諄誥誡至意。

硃批。所奏是務。遵節次所頒諭旨。妥為防備。勿失機宜。

已卯著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臣於十九日在天津。遵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昨有旨派裕誠等查驗八旗職位。並派祁俊威。運往天津

二十九

安設。本日據裕誠奏。選出合式職三十二尊。計年內總可運至天津。著訥爾經額妥為安設。各海口有應行分撥之處。酌量要隘。分別布置。現已帶去職甲二十名。並著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已精熟。即將職甲交祁俊等帶回京。備一時尚未演試。得加。即著於職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欽此。臣現復飭令前派迎護之委員等。妥為協護。一俟到日。即當酌量要隘。分別安設。並揀派兵弁。隨同學習演放。如一時未能演試。得加。即遵

旨於職甲內酌留數名。俾資練習。又同日復准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遵旨馳往天津。妥為籌備等語。天津海口。本有

鎮標兵丁。前恐不敷防禦。今該署督酌量調撥。茲據奏稱。現在籌備所需防兵。著照所擬兵數。先調一半。派弁管帶。迅速前往。其餘一半。著各該處預為籌備。該署督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調撥。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時周章。餘依議。再宣化鎮總兵著訥爾經額。遴委委員署理。以便李廷揚來京請訓。欽此。查倭夷於本年七月間。駕船來津。在直隸奉天。山東。洋面往返遊奕。窺探各處海口。出入路徑。若此時復敢北來。非如前此之茫昧者可比。其要隘處所。固當妥派弁兵駐守。即向無舟楫通行之偏僻港汊。亦應派兵防守。茲奉

三十

諭旨。先調一半。遵即將已到之八百三十名。同原留兵丁。分撥各口。及偏僻港汊。妥為布置。其未到一半。均飭截留歸伍。容再體察情形。酌量調撥。以期有備無患。至永平府一帶。口岸。袤延寬廣。港汊紛歧。而臨榆尤為山海關要隘。前已調派提標兵八百名。山水三七二協兵五百三十名。分撥駐守。並經臣奏明。咨會提臣周悅勝。親往布置在案。現接提臣來函。以古北口地方緊要。未敢擅離。臣思山海關一帶。

密選 盛京。極關緊要。西至豐洲三百餘里。海口計有七處。而沿海沙灘。寬則百餘里。近亦數十里。人煙稀少。可以登岸之處。

甚多。該夷既增有打夾鬼船。係屬陸路兵丁名色。則防堵尤宜周密。因該提臣久歷戎行。熟悉軍務。是以奏明令其親詣各處。相度形勢。妥為布置。防範計往返不過半月。即可回任。似於古北口亦無虞。望可否。

敕令提臣周悅勝親任查辦之處。伏候

聖裁。再宣化鎮總兵石生玉已於二十一日抵津。當即飭赴北塘海口駐防。其宣化鎮總兵篆務。臣已委獨石口副將吉星保就近署理。以便尋足揚進京請

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納爾經額奏。遵旨調兵防守要隘等語。著

三十一

該署督即協同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相度地方情形。於山海關各要隘。預為布置。隨時哨探。加意巡防。如瞭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槍。必及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行轟擊。此次所撥八旗。破位。應已陸續運到。著督同總兵石生玉。陳金綬。酌量要隘。妥為安設。揀派弁兵。隨同破甲學習。演放有準。以期得力。古北口地方。亦屬緊要。周悅勝著毋庸前赴天津。

庚辰。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臣接據沿海各營縣稟報。江蘇洋面。近雖安靜。而查探定海夷船。時有往來。且在定海地方。操演兵技。情有可疑。正在探訪間。接准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夷日懿律在廣東省託言回國。將會議事

佈。該之義律。而義律言詞強橫。又欲在甯波貿易。十一月二十日。有夷船兩隻。自粵回定。將已經搬運下船之礮械。仍行運至岸上。操兵製械。設守甚嚴。恐懿律潛回定海。藉圖占據。谷行一體密防等因。核與江蘇營縣所稟相符。臣

查義律不過該國一貿易領事之人。與中國洋行相等。何能議事。懿律曾否潛回。雖不可必。而似此種種。可惡可疑。自應嚴益加嚴密。為預備。且該夷占據定海。已逾半年。游奕各洋。亦將周徧。沿海之險要。雖未必能得其詳備。而沿海之奸民。實難保無被其誘脅。設有反覆。則以熟悉路徑之漢奸。導引狡詐之夷人。其情殊不可測。江蘇洋面與定

三十二

海毗連。崇明既孤懸海外。上海為通商馬頭。寶山又為出入門戶。在在皆關緊要。不敢因冬令水涸。有天險可恃。該夷現亦並未蠢動。稍行鬆懈。查防守寶山之奇兵營兵。甫經撤退。未便再令折回。以致僕僕道途。張皇驚擾。臣業已飛咨提臣陳化成。酌量情形。妥為辦理。一面將江甯將軍臣佈勒亨。在江甯滿營城內。撥獲二千五百斤大礮三位。又蘇州省城。查出四千餘斤大礮一位。一併撥解吳淞海口。擇要安設。仍先飭委候補知府黃冕。兼程前往寶山。隨同提臣經理彈壓。以為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之計。臣仍確探粵浙兩省情形。或往蘇州。或赴上海寶山。相機辦理。惟

上海地方。尚有徐州鎮標官兵七百名。現係護理徐州鎮總兵事參將維倫管帶。恐不足以資彈壓。可否請

旨。敕下新任徐州鎮總兵王志元。迅速前來。以專責成。而昭慎重。諭內閣。新任江南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無論行抵何處。著即馳驛。速赴新任。

裕謙又奏。竊查營中軍器。莫利於槍礮。臣前在寶山上海一帶。督辦防堵。將各項槍礮。逐一試驗。除大礮一項。應行擇要安設。鎮守一方外。其餘各項槍礮。雖皆可以取攜自如。而求其簡便神速。又能致遠。可助大礮之所不能者。惟撞礮最為得加。撞礮中。又惟盤螺礮做法一項。尤為堅利。

三十三

回省後。晤江甯將軍臣佈勒亨。詢知江甯駐防旗營。新製撞礮四十桿。皆係盤螺礮做法。其施放之法。與綠營礮有別。綠營每礮一桿。需用礮手三名。旗營每礮一桿。止用礮手二名。臣又會同佈勒亨。閱看演試。便捷更勝於綠營。致遠相等。且能有準。是撞礮中之精益求精者也。必應多為製造。飭發練習。庶足以資捍衛。臣現在會同將軍臣佈勒亨。雇覓巧匠。隨同現在旗營製造撞礮匠工。在江甯省城設局。先造撞礮六十桿。分撥各佐領下。以資操演。仍遵委署臣標中軍副將馮萬青。著江甯城守尉協副將豐仲春。監督接續製造一千桿。分發京口旗營。及江蘇省水陸

各營。視營分大小。定桿數之多寡。殊批。所辦甚好。務收實效。勉之。

裕謙又奏。再臣先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知會。欽奉

上諭。前據裕謙奏。查明江蘇沿海口岸。舊存礮位。不足以資抵禦。請添鑄自三千斤至八千斤大礮數十位。建造礮臺。分口排立。富文兵部議奏。茲據奏稱。此項礮位。既經籌議添鑄。必須工堅料實。先事預謀。等語。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赴江蘇沿海地方。詳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旋又准伊里布知會。此項礮位。應由臣先行覓匠鑄造。所有經費。即於商捐備賞項

三十四

下動用。價江蘇實無工匠可覓。浙省現有礮將數名。與鑄大礮。俟工竣。再令至蘇開鑄等因。臣查浙省於本年六月間。即覓有礮匠吳通海一名。來蘇採買礮斤。鑄礮不能如式。現在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委員來蘇買礮。尚未運回。即使所鑄之礮。盡能合用。而計其工竣。又需數月。勢難緩待。臣探聞閩省所鑄七八千斤大礮。演放頗能致遠。臣已飛咨兼署閩浙督臣吳文鎔。雇募前在閩省鑄礮匠工數名。即日前來興辦。以期迅速。

殊批。好。

辛巳。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奏。為臣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奉

上諭御史蔡家珩奏籌制喫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在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議剿擊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備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虛懷採納籌備幾先之至意臣雖制勝之道不外制魁二字該御史所陳各條是以小船制其大船以攻近之島槍制其致遠之大砲以火攻魁其水戰以斧鑿魁其舟楫而又縱反間之計以毒制毒洵皆兵家要訣臣於本年夏秋間皆曾預備試行節次奏明在案然皆沿海防堵仗其不敢

三十五

侵犯之計而非驅除醜類之謀也臣愚以為該夷果能聽受

訓諭納還定海固可毋庸剿擊設有變更兵貴神速必當先謀收復定海使之容身無地水米無資沿海各省復以制魁之法相機堵禦則該夷欲進不能欲守無藉雖船堅砲利無能為役矣說者謂定海孤懸海中其占據已逾半年若欲收復必將與之海上交鋒是以我之短試彼之長殊非善策不知定海周圍三百餘里該夷止據空城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數里外皆不為其所有定海之西境有巖名岑港小巖環錯大船不能入形勢環拱有險可守登岸甚難由岑

港至縣城隔有西巖等山可以隨時相機出奇搗擊其地山徑陡窄有一夫當關之勢為可戰可守之地前明倭寇據港堅守官兵攻之逾年不克

國初亦有據港以叛者載在志乘班班可考由此觀之岑港之形勢實為定海全境第一險要之地幸該夷不識地利又艱於登陟拙於行步不敢離城離船故雖近在咫尺不能併據但得精兵數千乘夜渡海先據岑港再行分兵守險出其不意昏夜搗襲黎明即收兵回巖每夜輒聲東擊西使彼晝夜不得休息不出旬日彼必棄城而遁毋庸與之海上交鋒也且官兵移駐定海相機進剿有可以無慮

三十六

者四有不可緩待者六臣請更詳言之定海縣城之後眾山環峙如白巖米和巖量巖檳榔巖烏巖晚峰嶺東西北三面皆可結營屯兵不必僅聚岑港一處我兵居高臨下易於擊刺而彼不能仰攻進可圖克復退可以自守此可以無慮者一也該夷大砲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人腰硬腿直一擊即倒我兵矛矢擊刺趨捷如飛用我所長攻彼所短此可無慮者二也定海山外港必有淺有礁夷船不能盡到而漁船則處處可到官兵既渡文報不至難通此可無慮者三也內地昆亭大果新磯嶼浦等處現在漁船之往來定海者皆繞山斜渡由山後各口登岸

若官兵來夜潛渡一潮可達不致阻礙此可無慮者四也
現在西北風司令我之沿邊口岸悉占上風夷人既畏天
寒又虞水淺是以不敢蠢動俟至春夏之交東南風發潮
水文盈彼勢既張更恐懿律之託言歸國屆時又勾結夷
船聯隊而來則我夫天時使形棘手此不可緩待者一也
定海各島收割未久有糧可就不患阻我餉道是以我官
兵駐我土地遲則地利人和兩失所恃此不可緩待者二
也各島居民除逃回內地外尚不下十數萬人並未從逆
苦夷人之騷擾望官兵如雲霓從民所望勇氣百倍不獨
未逃者恃以無恐即已逃者亦可復歸故知既壯軍威又

三十七

免難民之踵至此不可緩待者三也該夷在定海出和定
價買糧勒令送入城中設我遲久不顧則該處民人被其
迫脅儲蓄皆為彼有此不可緩待者四也現在各渡口漁
船照常往來易於渡兵如再遲延誠恐夷人將各漁船脅
從則我兵無船可渡此不可緩待者五也定海鎮標兵丁
之散在各島者雖經

欽差大臣陸續招集而自懷疑懼不敢投回者仍尚不少我兵既
渡下令招安此等散兵一呼可集用功不如用過未有不
感恩思奮者較之徵調客兵更為得力遲則該兵等別無
恆產若不從逆必將流而為盜此不可緩待者六也臣從

事半年揆度時勢確探情形審思熟慮竊謂各省皆可議
守而浙江必應議戰且必應速戰蓋浙江不戰則定海不
復定海不復則該處未殺牲畜恣其擄掠供其用度不虞
缺乏彼既據為飲食之源我即無斷其接濟之法又荼毒
良民誘集奸匪耽延愈久夷勢愈眾迨至潮水旺盛彼更
時出兵船遊奕於沿海各省乘間滋擾反客為主轉勞為
逸益寡為眾我則老師糜餉處處防堵時時戒嚴商賈阻
滯士民驚擾決非久長之計臣明知江浙唇齒相依江蘇
洋面平行散漫設守之難倍於浙省該夷一經浙省擊敗
必乘突江蘇為困獸之鬪以圖一逞然彼之銳氣既挫我
則以靜待動練勇厲兵堅守口岸再多用小船以擊其杉
板船隻杜其水米接濟似尚可以為力何敢畏難賊致
誤事機至該夷均係貿易圖利之人原無掠地爭城之志
不過逞其謊詐要求通商若於我軍已振彼氣已懾之後
畏

三十八

威乞命再行仰懇
天恩網開一面庶該夷知感知畏不敢復萌故智則海疆永靖實
億萬年無疆之福總之此等犬羊之輩使之知畏易使之
知感難且非使之知畏更難使之知感臣愚昧之見可否
請

旨。救下

欽差大臣伊里布。浙江撫臣劉韻珂。會同體察情形。妥速辦理之

處。伏候

聖裁

硃批。所奏不為無見。已有旨諭知伊里布矣。

裕謙又奏。再臣前據沿海營縣探報定海情形。並准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和會。當將預行籌備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該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昨據琦善奏。倭夷回粵情形一摺。該夷因斷貿易。貪利無厭。

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

三十九

計較。故示以羈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

奏稱。此次倭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已藏禍心。狡焉

思逞。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遲延。坐失

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

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

均當預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

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

患。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說請

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騷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

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致有

債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次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惕。毋稍

疏懈。僅有如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鑒具在。朕必不稍為

寬貸也。懍之。等因。欽此。臣查夷性貪詐。得步必思進步。定海一

日不復。即沿海地方。一日不能解嚴。其防堵之法。必須先

據地利。尤須防其大礮。江蘇之最為險要者。莫如崇明寶

山。上海三處。而洋面地勢。皆係平行散漫。無險可據。惟崇

明城外。舊有土城一道。土城之外。又有濠溝。寶山縣沿海

皆有海塘。海塘之內。又有順塘河一道。因年久失於修濬。

崇明之土城。既多殘缺。濠溝業已壅塞。寶山之順塘河。亦

間段淺阻。臣前已嚴飭地方官。乘此農隙之時。趕緊集夫

四十

將崇明之濠溝。寶山之順塘河。挑濬深通。即以挑出之土

修築土城。加高海塘。既可藏兵避礮。成居高臨下之勢。又

可以通水利。現又專委經理寶山上海防堵事宜之候補

知府黃冕。經理崇明防堵事宜之丹徒縣知縣王德茂。會

同地方官。迅速辦理。務期於春前。一律挑築深固。其上海

一處。祇有於吳淞海口。多安礮位。嚴行把守。並彈壓口內

閘廣水手。使之為我所用。別無險要可據。臣仍確探定海

情形。設有變更。即馳往督辦。斷不敢稍有鬆懈。

硃批。所辦甚好。勉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裕謙奏。夷情詭詐。現為豫備一摺。據奏江蘇

洋面毗連定海。崇明既孤懸海外。上海為通商馬頭。寶山為出入門戶。該署督現將職位撥解海口。擇要安設。並派員固守海口。控制崇明。仍確探廣東浙江情形。或往蘇州。或赴上海寶山。相機妥辦。著照議妥為辦理。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已明降諭旨。令其馳驛速赴新任矣。逆夷遊奕無定。該署督嚴飭沿海弁兵。隨時偵探。加意巡防。倏見夷船蹤影。應行開槍。必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合力轟擊。儘克進口登岸。即四面堵截。痛加勒洗。查有通夷漢奸。導引路徑。接濟水米。嚴拿務獲。盡法懲辦。本日又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所奏不為無見。已鈔給伊里布閱看。令其酌量情形。辦理矣。至江浙唇齒相依。該

四十一

夷經浙省擊敗。游奕江蘇海口。所奏多用小船擊其杉板船隻。並杜絕接濟等語。又另片奏修築土城。加高海塘。並於吳淞海口多安礮位。把守彈壓。所辦均好。著即妥速籌備。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等。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嘆夷情形漸就迫切等語。已降旨飭令一面羈絆。一面豫備攻剿。並飭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共備兵四千名。聽候調遣。兼諭令各沿海將軍督撫。嚴加防範矣。該夷肆求無厭。難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

給分毫。今絕其莫倖。必生覬覦。定海夷船未退。該夷藉為負隅。或竟擾及甯波一帶地方。不可不急為防範。著伊里布嚴飭將弁。加意防堵。儘克估惡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無稍示弱。等因。欽此。查該夷在粵。種種運刃。要求無厭。其狂悖情形。實堪髮指。必應痛加勒洗。以張捷伐之威。而折驕橫之氣。該夷兵船。現多聚於粵省。固當由粵先行攻剿。但定海現為該夷占據。粵省一經進剿。勢必折至浙洋。道光肆擾。即因粵省羈絆。不能旋返。而留浙夷眾。一聞警信。難保不即時蠢動。且該夷因據定海為巢穴。故敢妄肆鴟張。是欲求制敵之端。宜先籌克城之策。一切機宜。自應預為部署。該夷船堅礮利。固不宜冒昧出洋。輕於嘗試。然遇有可乘之隙。亦應隨時進剿。不便坐失事機。僅督師出擊。竟能克復城池。殲除醜類。固足大伸。

天誌。即或不能一舉成功。但得時獲勝仗。亦足增粵省之威。備該夷之膽。於事不為無濟。惟是浙省現在鎮海一帶。防兵不過萬。口岸紛攻。僅數守衛。可以抽撥者。為數無多。且兵氣柔靡。亦難為折衝之用。等語。轉思維。並與撫提諸臣詳細熟籌。惟有添調鄰省勁兵。庶可以備攻剿而資進取。

皇上現飭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備兵四千名。應留為粵省之用。不便飭令來浙。此外鄰近之江蘇福建等省。均有應守海口。

四十二

難以飭調。江西贛州鎮兵素稱精銳。惟該處環接廣東。誠恐粵省兵不敷用。或須就近添調。亦未便遽行調取。惟查安徽之壽春鎮。湖北之提標。竹山協。湖南之鎮。單鎮。乾州協等處官兵均屬勁勇。相應仰懇

聖恩。俯准在安徽調兵一千二百名。湖北調兵一千八百名。湖南調兵一千名。

救下各該督撫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來浙。又等差遣安用。再等前將江蘇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平望營都司曾得勝。候補知府黃冕。試用通判孫達亮等。隨帶來浙後。又將因公赴蘇之安徽候補知縣陸獻

四十三

等。調至浙省差委。迨夷船分半赴粵。浙省事務較稀。已將該員等分別飭回。惟謝朝恩因留在甯波府城彈壓。尚未起程。茲又籌備攻剿。浙省文武各員。俱不敷任。使等仍將該員等檄調前來。並調常州營遊擊封耀祖至浙委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已由六百里飛飭安徽湖北湖南照數調撥矣。其前已飭回之文武各員。除謝朝恩留浙彈壓外。其林明瑞曾得勝黃冕孫達亮陸獻封耀祖均著准其調赴鎮海差遣委用。本日又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據奏定海之西境有巖名岑港。為定海全境第一險要之地。該夷不識地利。不能併據。應以精兵先據岑港。再

行分兵守險。聲東擊西。又條陳可以無慮者四。不可緩待者六。並言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速戰等語。所奏均不為無見。著伊里布體察情形。按照摺內所指各條。相機妥速辦理。該大臣係朕特簡大員。受恩深重。必能公忠體國。敢憤奏功。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致誤事機。原摺著抄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著裕謙吳其濬於湖北之提標竹山協調兵一千八百名。湖南之鎮單鎮乾州協調兵一千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迅速赴浙。聽候伊里布分派調遣。並飭帶兵各員沿途妥為約束。毋許稍有滋擾。以靖地方。

四十四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調各省官兵一摺。著裕謙程霖於安徽之壽春鎮調兵一千二百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迅速統領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調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以靖地方。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等前於本月初四日。將故事磨難喫夷。祇准代奏。額懇一處貿易馬頭。於初三日發給回文等情。恭摺密奏。後隨於是日接據該夷來文。聲

言如不允所求將欲於初四日子時以後肆其猖獗其時
自尚在未接李回文之前迨至本月初八日復接該夷初
六日發來回文聲請李前往澳門或於他處與其面議及
其餘種種情節李查該夷文內既有或能照依李文開祇
給一港無庸寄居之議尚得辨結等語何以又必待面議
窺測其意難保非竟欲求請定海自知難於詞達因此求
見李如因該夷聲請遂准親往澳門不獨無此體制且現
在如欲前往既未便率帶多兵激之使疑而該夷狼子野
心設因不遂所欲中懷巨測轉恐有傷大體然又未便令
其前來致令乘機帶兵前進是以又復備文將其餘情節

四十五

詳加駁斥開導至該夷文後所稱內地多人當必與之交
易買賣日盛一日等語自係事所或有可見漢奸遍野詳
為告誦內地情形皆其洞悉此時轉未便與其置論即各
省水師之廢弛船政之不可靠亦必其所深知是以敢於
橫行益肆要挾殊覺剛柔兩難李惟有竭盡心力不憚艱
脫脅焦或堪智取術如如此次回文去後該夷或漸近醒
悟或止於虛詞恫喝及施放空砲等情固斷不敢虛來實
往致令釐月我開備敢直擊口門衝突前進亦必無坐視
之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接據該夷回文及照覆等情一摺

該夷所求無厭日肆猖獗若非痛剿示威恐貽後患朕屢次由
六百里諭示機宜諒於接到後欽遵辦理前調湖南四川貴州
兵四千飭赴廣東以為聲援計應陸續趕到著琦善即相機進
剿各處緊要口隘仍須分兵防守毋稍疏虞惟調撥各兵皆係
習慣陸路恐於水戰不甚得力廣東為濱海之區無業游民類
多泗水捕魚深諳水性著該大臣懸賞招募示以恩信如有能
擒獲夷匪擊破夷船者即將船內貨物悉數分給該水勇等利
得重賞自不為夷所誘而為我所用庶於哨探攻擊均能得力
至於激勵士卒加之勸懲全在該大臣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又
恐廣東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裕謙錢寶琛揀選南鎮鎮兵二
千以備機柁如果兵不敷用即一面飛調應援一面具奏該夷
欲約琦善前赴澳門面議該大臣未允所請頗有識見國體不
失庶國威可張勉建殊勲用副朕望

四十六

又
諭現據琦善疊次馳奏該夷情形說詐已降旨令來機痛剿著裕
謙錢寶琛即於江西兩鎮鎮選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經出師
之鎮將備弁統領一俟琦善撤調迅速管帶前赴廣東聽候差
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琦善又奏再李正在繕摺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先二
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著琦善即將各情詰

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等因欽此查該夷回粵後情詞反覆狡

展意在定海並前日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知會均經

將一切情形疊次據實馳奏在案總之夷情詭詐反覆是

其故態而我之所以取之者亦必處處留有餘地斷不可

盡情直告該夷目前前在浙江時向伊里布詢得奉

旨我兵實情並知自其回粵後裁減防兵該夷既得我底蘊減兵

則聲勢單弱是以屢次以打仗肆其恫喝即原奏所稱象

山洋面倏見夷船之處正恐此外似此情形尚復不少蓋

一則藉此窺探一則并圖私售貨物誠如

四十七

聖諭夷情詭詐早在意中此時幸惟有竭盡愚誠曲折駕駛

殊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己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於本月十一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祁寯藻黃爵滋奏探明夷情各一摺該夷既

稱赴粵聽候查辦自應將定海退還全行起碇南返何以各船

仍在浙省遊奕且聞其築城添礮凌虐居民是該夷面為恭順

性實貪殘著琦善詰問該夷究竟是何意見儘仍驕恣逞刃其

勢萬難就撫務即迅速先行奏聞一面加意羈縻仍遵前旨辦

理等因欽此伏查該夷性實貪殘驕恣逞刃誠如

一

聖諭萬難就撫如祁寯藻黃爵滋原奏所稱使彼失其所恃威氣

日頹著心漸斂然後專意通商就我禁約等語著湖查該

夷曾於乾隆五十八年藉納貢為由遣該國使臣聲請准

其貨船前赴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等處地方收泊交易

又請在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又請給予相近珠山小

海島一處使該國商人在彼停歇又請撥給附近廣東省

城小地方一處俾得居住該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

人出入自便各等情未蒙

允准是其垂涎已久著心早萌况現經占據定海意在要求故不

但不自思斂戢且自探悉戰兵

諭旨後。一若有恃無恐。更肆講張。尚未肯專意通商。而澳門羣夷聚處。本屬大洋海面極寬。處處可通。虎門以內。又皆深水。一帆直達省城。拒守實難。又如伊里布片奏所稱。該夷既不能占澳門分地。又不能定海通商。則銳而走險。勢所必至等語。查澳門已為西洋夷人世居之地。此時若遽欲抽撥。不但使西夷失所。恐致一事未已。一釁又開。且暎夷現仗西洋夷人為之私售貨物。故亦從未有欲分其地之語。雖西夷亦屬狡詐。狼狽為奸。而陽奉陰違。究未顯露。集驚情狀。若將暎夷亦倣照此式。懇

二

恩另給一島。難保其不築臺建礮。聚夥屯兵。恐尚未必如西夷之安靜。是以粵尚在籌維。但求可已。則已。至其船隻。現仍在浙省遊奕。此不獨浙省為然。即粵洋亦時有增添。蓋該夷本蠻夷之國。其現在國王。又係少年弱女。未能約束。任聽頭目用事。而其國惟以貿易為生。即其所謂官途中。亦率多市儈。其船又不必本係師船。祇須於貨船中裝載礮械等物。即可為行軍之用。以是漫遊海上。隨處窺測。此該夷之實在情形也。今自粵於本月初十日。一面具奏。一面備文照覆後。茲於十四日。又接義律回文。任意反覆。詞語益無倫次。妄誕不經。無非以打仗肆其恫喝。並稱交戰後。尚可再商。且又欲將其事諉之夷目伯麥。故另有伯麥文書。

一件。粵以義律本為首禍之人。且其輾轉更替。亦無非意圖另易一人。又可另生枝節。是以置伯麥來文於不論。仍備文照覆義律。向其反覆開導。並告以交戰後。文書例不接收。斷難轉顏再議。絕其妄念。惟該夷犬羊成性。舉止叵測。現又接水師提督臣關天培來函。據稱瞭見該夷船隻。張挂紅旗。係其舉兵號令。其意果否。止在恫喝。殊難逆料。粵惟有竭力督飭密防。一面遵

三

旨加意羈縻。謹將粵照會義律底稿錄呈御覽。照得本月十四日。接據貴公使大臣來文。均已閱悉。惟所稱御廷全無誠願了結之心。是貴公使大臣尚未仰體大皇帝仁慈之意。蓋設非大皇帝憐念貴國。何以特派本大臣爵閣部堂前來查辦。今因貴公使大臣心地明白。且與本大臣爵閣部堂公文往還。從無齟齬。特再為詳晰言之。如來文內開。前任督部堂林鄧視職一節。謂與貴國無涉。並稱如果承平了結。尚欲求請奏懇恩宥等語。殊不思林部堂等奉旨革職。已在貴國前來訴冤之後。

大皇帝以其辦理失當降

旨罷斥。而其所辦者。即係與貴國交涉之事。豈得謂與貴國無預。

至於奏

宥之說。此係進退人才。自有

乾斷。非臣下所敢參議。即貴公使大臣求請代表。本大臣爵閣部

堂亦斷不敢上陳也。又所稱各如兄弟一節。此指外國與

外國而言。若

天朝則來者臣服。不來者亦不強致。各國歷有舊章。不待論也。

即貴國來此領事。嗣後不稱諭稟。將來事定。亦須奏明。何

莫非

四

恩出自

上。又如銀款一節。原係本大臣爵閣部堂代為籌措。然非

大皇帝特派前來查辦。又有何人代措如許之多。飲水思源。雖非

奉

旨准給。而亦

恩出自

上者也。又本大臣爵閣部堂前日回文內所稱貴公使大臣。前次

公文已允繳還定海之說。係指貴公使大臣。十一月二十

四日來文而言。緣貴公使大臣來文內曾有一面。具奏請

旨。一面預備撤兵。俟定海統已撤兵。方請開港等語。今貴公使大

臣來文內所稱。此間定約具奏。自奉到

諭旨後。一月以內。即可將定海繳還之說。係指十一月十九日來

文而言。此想係一時誤記。尚不甚關輕重。總之恭順須有

實跡。勢不能先辦事而後乞

恩。前經屢次備文照會。想貴公使身為貴國大臣。亦必明此事君

之大體也。至貴公使大臣本年之來。原因斷絕貿易。乞

恩通商。今辦理失當。之大臣業已奉

旨。視銀款亦經本大臣爵閣部堂代為籌措。通商之說亦已允

為代奏。並准照前請於廣州之外。再行奏懇

准給貿易馬頭一處。通計已有二處。是不但可以照前通商。且較

五

從前之止。准在廣州貿易。更多一處馬頭。則

大皇帝之恩典。已較未斷貿易以前為更優。而貴國之獲利。亦較

未斷貿易以前為更饒矣。乃貴公使大臣尚不遵依照辦

殊不思凡事不外情理

天朝准令外國來此貿易。是為

大皇帝懷柔遠人。使其得以牟利。而

天朝亦有商民。若將各處馬頭。不論遠近。多與外國為市利之

場。則內地民人。又將從何營生。若強之使從。必至民心不

安。於貴國商賈。又有何益。且外國來此貿易。祇須生業興

發。獲利自厚。不在馬頭之多寡也。即如貴國之人。從前止

在廣東通商。利澤未嘗不優。況今允為代表。再給一處。則獲利已益多矣。如謂內地沿海居民。私通交易。固難保其必無。然要知現因貴國來此。求請承平。是以概未禁絕。設其事終於不了。即當查禁。該奸徒等具有身家。亦自然不敢為矣。即或間有漏網。而事屬犯私。既無定章。又無行商。不過零星取攜。其大宗之物。能暢銷乎。況處處查禁。貴國又與何人交易。則甚非求承平圖久遠之計也。至如來文所云。照依兵法。辨行並稱。相戰以後。再行商議等語。此誠貴公使大臣之於此事。尚未深思也。蓋本大臣爵閣部堂之來。係因貴國求請承平。是以熱費苦心。屢屢相勸。此不

獨為

天朝計。亦且為貴國計。蓋貴國前此占據定海。尚在未經許寬以前。

大皇帝尚可寬容我

朝臣民亦或可原諒。今既已奉

旨查辦。且經本大臣爵閣部堂。逐一代為籌措。若貴公使大臣再行滋擾。則明顯不恭不順。彼時眾議沸騰。本大臣爵閣部堂。即欲再為貴國籌辦。而勢有不能。所有措給銀款。酌准一處馬頭。並照常通商。不用稟諭等事。亦必羣議為非。遂致全歸烏有。且交戰以後。軍民眾目共睹。文書例不接收。

又何能轉顏再議。得失易明。惟再詳思之。概勿論也。

琦善又奏。竊於本日辰刻。將備文照覆。及該夷船業已張挂紅旗等情。恭摺具奏。後陸續接水師提臣關天培飛報。該夷各船於十五日早間起碇。分股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礮火聯絡。折戟環攻。自辰至未。約計夷船共開有千餘礮。我軍奮力回擊。直至未刻。遠見夷人有落海者。適值潮退。該夷船始停礮。現泊沙角。大角。夾間中流。彼此相持。大約次早潮長。必仍開仗。又有火輪船四

隻。直撲師船。我兵亦即回攻。無分勝負。該火輪船仍駛去。回泊該夷船邊。各等語。伏查李自到粵後。屢次與該夷回文。均係溫言勸諭。即其所求各款。雖未能飽其無厭之慾。心然亦逐節饒有見許。乃該夷此次於十四日遞到夷書。不候回文。輒於十五日早間直撲礮臺。其桀驁強橫。一至於此。議者猶謂固守藩籬。即足使之自困。或但許通商。即可就我範圍。其言是否。足採難逃。

聖明洞鑒。現在該夷既敢先肆滋擾。則釁自彼開。已屬無可藉口。所有前件回文。自不應再行發給。查沙角礮臺。孤懸海外。前恐兵力較單。業經添撥標兵二百名。駐紮東莞之陸

路提標兵二百名預備防守。惟大角礮臺近接南沙山一帶。誠恐該夷繞越山後奔竄前逃。現已飛詢水師提臣查明。如應需添兵。即就距該處較近地方指定營分移履飭調。一面囑令趕緊多備薪米火藥鐵彈等項。總期足敷數月之用。以便拒守。其虎門係提督駐守處所。並有粵派往協防之潮州鎮總兵李廷鈺。是資商辦。至距省六十里之烏涌口前。已調集舟師於傍岸安營築壘。並又填石沈船。築立木筏以堵竄。越業於本月初四日具摺奏報。現經署督標中軍副將祺善。永靖營都司翟士亮等督辦完竣。惟省城貼近城牆均係居民房屋。礙難開礮。餘亦四面皆河。無可安營之地。現亦就水中舊有礮臺增兵防守。其有灘面者亦一律安營。俾資水陸兼防。至浙江福建等省。粵已於前月杪察看該夷情形日緊。誠恐別出肆擾。即經分咨兼護閩浙督臣吳文鎔。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知照。並囑伊里布就近轉咨江蘇省一體密防。琦善又奏再粵正在繕摺間。道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鈔奏知會定海自夷船起碇後。其留浙夷兵防守漸疏。已將礮位等械搬運下船。迨至十一月二十日復有夷船兩隻自粵回浙後。遂有運械上岸。操兵製器難保。懿律前此在粵稱病回國。不即潛赴定海等語。粵復查誌

律據稱已因病回國。其自粵赴浙。雖海帆迅速。亦須在旬日之外。今夷船於十一月二十日駛至定海。計其在粵起碇時。總在十一月初十日以前。其時粵甫經到粵。雖經委員前往諸事尚未論及。果否允其所請。在該夷尚未得知。而乃先已撥船赴浙。其在粵則又備文伴允繳還定海。可見義律詭詐尤甚。先有成心。處處意存欺誑。粵原防其詐。故屢次發給回文。總言一面繳回定海。一面方為代奏乞恩。俟奉到

諭旨後始得欽遵照辦。尚未墮其術中。即該夷前日欲求粵親往面談。未准所請。但令行文稟達。該夷又不肯指出欲面談

者何事。推測其心亦難保不隱懷奸詐。今該夷既欲顯肆猖獗。據稱俟交戰後尚可再商。無非意存要挾。如該夷續有所請。辦理實形棘手。不勝惶懼焦慮。惟望

俯加訓示。俾得悉合機宜。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馳奏。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必應痛加勦洗。該大臣接奉屢次六百里諭旨。所有本省官兵。自己早經調齊布置。湖南各省官兵。正月內亦可陸續到粵。著遵照前旨。奮力勦辦。本日又據琦善馳奏。逆夷不候回文。直撲礮臺一摺。據奏逆夷於十五日早間起碇。分隊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又有火輪船四隻。直撲師船。我兵奮力回擊。

無分勝負等語。逆夷要求不遂。朕早料其必須勦辦。此次釁自彼開。尤屬無可藉口。所奏拒守虎門及於烏涌口堵禦並增兵防守水中礮臺等情。均照所議妥為辦理。沿海各處本日已由六百里分諭防守矣。又另片奏辦理棘手情形。現在事勢。惟有一力勦除有何棘手之處。惟在該大臣相機籌辦。俾逆夷早日投首。以伸天討而建殊勳。即此後逆夷窮蹙乞命。斷不能再邀恩宥。該大臣亦不准代為奏請也。此次該夷受傷落海者約有若干。內地官兵有無受傷之處。著一併確查具奏。

又

諭前因嘆夷情形桀驁。已飭令耆英等調兵防勦矣。本日據琦善

十

馳奏。該夷不候回文。直撲虎門開礮。我兵回攻。無分勝負等語。沿海各省地方。必須加意防範。著各該將軍督撫等。謹遵前旨。遴選弁兵防守要隘。如有夷船闖入。即行相機勦辦。不可稍形畏葸。致誤事機。

署兩江總督裕謙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御史石景芬奏。勦辦夷機宜一摺。逆夷包藏禍心。占據定海。江浙沿海隘口。悉心籌畫。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剿。先事豫籌。密為布置。並遴選將弁。準備鎗礮。一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勦。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須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儻事前不知籌度。臨時坐失機宜。朕惟伊里布。裕謙是

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欽此。臣查西洋諸國。惟利是視。但知貿易。無他技能。嘆咭喇本係西洋微賤之國。為各國所役使。迨至

國初。始漸強富。恃其詐力。將各國貿易馬頭。逐漸占據。抽收各國貨稅。以養兵卒。然其為治。仍以資本之多寡。營運之善否。技藝之巧拙。以為進身之階。陞遷之途。並無禮樂刑政。亦不爭城略地。自在廣東通商以來。因見歐羅巴等國。有澳門馬頭。凡有貨物。皆運貯澳門。俟內地行商。前往交易。其往來關稅。皆行商完納。與歐羅巴等國無涉。若該國貨船。則停泊黃埔。自行納稅。既美歐羅巴等國之得免關

十一

稅。又耻出歐羅巴等國之下。垂涎澳門。定海廈門等處。欲圖效尤。已非一日。請在內地設立馬頭。亦非一次。今則藉口於斷其貿易。乘我不備。占據定海。以遂其初志。儻不早為收復。則該夷貪詐性成。得步進步。又將顧而之他。是以臣前有乘此天時地利。人和。浙江必應速戰。收復定海之議。今該御史所請合力攻勦。洵為破的之論。而所稱修造戰船。買雇民船。與之水戰。臣竊以為尚非萬全之策。蓋彼之船寬有三四五丈不等。長有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餘。較我兵船。及閩廣大號商船。均大至倍蓰。此不可恃者。一也。彼之船布蓬鐵鎗。機關便利。在大洋之中。行止甚速。

隨處可以寄泊。我之船若蓬木碗。在大洋必須擇地而泊。此不可恃者二也。若欲易造船隻。不特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且無此等木料。此等機巧。即使船能造成。而乏駕駛此等大船之人。此不可恃者三也。該夷終年在船。與海相習。其占據定海。又逾半年。附近之形勢沙礫。皆已熟悉。我之兵船。向皆畫地而巡。即商民船隻。亦俱各有一定貿易口岸。邊地弗良。此不可恃者四也。彼之礮安於船內。兵亦藏於船內。我施鎗礮。彼有遮護。我之礮設於船頭。兵皆立於船上。彼施鎗礮。我無遮護。此不可恃者五也。有此五不可恃。不得不籌舍水就陸之策。以我之可恃。攻彼之不可恃。

十二

如臣前奏所云。四無可慮。六不可緩者。是也。迨定海既復。沿海各省。再用御史蔡家珩所陳剋制之法。以制之。該夷進退失據。水米無資。未有不窮蹙乞命者。至該御史所指海口內。如象山。觀海。乍浦。海門。蒲門等處。皆係浙江口岸。是否亦可進兵。應由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相機辦理。其陳錢山。雖為江浙門戶。而孤懸外洋。四無援應。止可為巡哨之所。不可為駐兵之地。崇明為江蘇至險。蘇松鎮屬水師三千餘名。全標駐紮該處。僅能自固其圍。是以前此督臣伊里布奏派蘇松鎮總兵田松林帶兵前赴浙江。欽奉

諭旨。飭令田松林回守崇明。即預備赴浙之水師二千。亦未調遣。

皆因江蘇洋面。平行散漫。水師額數不多。祇堪自守。不敷會剿。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勿庸贅述。總之定海不可不早為收復。而收復之法。非潛師暗渡。守據險要。出奇搗擊。別無善策。沿海各省。舍堅守口岸。多用小船。預備火攻。斷其接濟。亦無良謀。臣業已飛飭各營。挑選精兵三千餘名。又會商將軍。佈勒亨。挑選八旗勁兵一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一面咨商浙江

十三

欽差大臣伊里布。一面前赴蘇州省城。等候伊里布回文。至日即調集官兵。選派將備。由臣親自帶領。馳赴上海寶山會同提臣陳化成。相機辦理。以仰副

聖主又安海寓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戰守機宜一摺。據奏收復定海。宜潛師暗渡。守據險要。出奇搗擊。沿海各省宜堅守口岸。多用小船。豫備火攻。斷其接濟等情。已有旨由六百里諭知伊里布矣。本日據琦善馳奏。喚夷不候回文。兵船直撲虎門。礮臺業經降旨。令其相機勦辦。並諭知伊里布。攻復定海。及沿海各處一體備防。江蘇逼近浙江。所奏調集官兵。選派將備。親自帶赴上海寶山會同提督相機辦理。均即照所議。迅速辦理。並著該署督預為揀

選或提督或總兵一員酌撥兵弁一二千名如浙江有應行接應之處一面飛速調撥一面奏聞

又

論本日據琦善奏倭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膽敢直撲虎門轟擊砲臺計惟痛加勦洗前有旨諭令伊里布不必俟廣東照會將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相機勦辦該大臣接奉後自必欽遵辦理現在鎮海防兵將近萬人兵力不為不厚前諭招募水勇計已趕緊妥辦現當北風司令之時該大臣務當一鼓作氣乘時進發或潛師暗渡或據險出奇相機制勝克復定海以奪該夷所恃萬勿觀望坐失機宜本日又據裕

十四

謙奏陳戰守機宜已有旨諭令揀選或提督或總兵一員酌撥兵弁一二千名預備赴浙接應如必須調遣該大臣即一面檄調一面奏聞總之兵貴神速趁此時相機進剿使之不能首尾相顧是為至要該大臣公忠體國諒能勉副朕望也琦善摺片裕謙摺均著鈔給閱看

庚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倭夷在粵強橫設經被挫必又來浙滋擾防堵之法不憚精詳浙省自該夷占據定海以後即經飭令各地方官在海口堆貯沙袋築砌土堡藉資堵禦臣伊里布因恐有應

行整頓添建之處又經委員馳往勘辦並於附奏歷次查辦緣由摺內逐細陳明在案至鎮海縣為全浙門戶而招寶金雞兩山隔港對峙又為鎮海藩籬險要本屬天成布屯兵列砲惟城在山巖高出海面百丈僅夷船駛近我兵之砲憑高下擊尚恐不甚得加臣等會同勘視擬於山下南首海塗之上排釘木椿中留空隙用竹篾盛貯碎石置砌為基上堆沙袋一道安置砲位如遇夷船駛近口門用砲轟擊無難卻退又該山西面山脚與縣城東北角外之廖舌嘴山脚相對其中空缺之處名為鈞金塘外臨大海

十五

業已設有木城今擬於木城之外一併照前法堆積沙袋空隙亦設砲位使該處多一重障蔽較為周密其金雞山業已設兵駐守並經排列砲位洵足與招寶山互為犄角惟該山舊未設有城垣弁兵無以自衛現亦擬加築土牆俾防守者有所依庇庶不致臨敵驚惶至於二山之內即屬內港前於港口之攔江埠等處購買商船沈入港中港面又排列船隻以防該夷之衝突惟沈船尚少而排列之船又係浮動之物誠恐尚難抵禦現擬於港內暗釘木椿兩岸沙塗之上亦將竹篾裝貯碎石作為砲臺庶於守險之法更為完密已飭令該府縣購料雇夫趕緊興辦並令

甯紹台道尚開模魯同經理其沙袋土牆均令倍加寬厚以夷礮不能陷入為度至臣伊里布前此委員赴各海口查勘現亦據勘明稟報惟鎮海所屬穿山所最為緊要該處距定海之道頭僅止五十餘里夷船直可抵口擬添土牆二道又穿山所地南之霏霽所為象山必由之路時有夷船游奕亦擬添土牆一道以資屏蔽此外各處或擬添設礮位或擬建造營房庶防範益昭嚴密臣等亦飭分頭趕辦並因穿山所近接定洋地當要害飭令護理衢州鎮總兵福禧帶兵至彼鎮守以示控制

伊里布又奏竊於本月十九二十一等日疊奉

十六

上諭飭令相機勦辦等因欽此並將御史石景芬陳奏機宜鈔給閱看仰見我

皇上兵以義動攘除奸兇之至意等自七月間奉

命抵浙即將攻勦機宜逐加籌畫因該夷已在天津稟訴

恩准查辦等以該夷果能聽受約束納還定海無事勞師實為上

策遂向該夷疊次開導至十月間夷船分紮赴粵遵

旨將鄰省及本省老弱之兵酌量撤回仍挑選壯健者留營聽用

並恐該夷赴粵之後反覆誘張查辦或難了結勢不能已

於用兵因思嚴加守衛斷其接濟之路時向驚擾使無休

息之時亦皆制敵機宜曾經上陳

聖聽一面即請添鑄礮位並密探定海道遂以為出師之計迨十一月下旬接有廣東來信知該夷在粵未能馴順即將擬撤未遣各兵仍留防守及奉到

諭旨飭粵省預備攻勦並令等嚴加防範等以定海為該夷所占如有隙可乘亦應相機收復又經奏請飭調皖楚等省勁兵來浙遣用在案是等任事以來無日不作出師之想特以浙省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戰先宜固守疆圉方可密圖攻擊而攻擊之氣仍應遵奉

訓諭不於深水大洋與之接仗等與提臣余步雲再四籌商惟有從間道潛師襲取方能有濟查夷船多在縣城南面之道

十七

頭地方停泊其東西北三面羣山環繞若翁山雙髻山鼓吹山沈家門山破礮隘岑港山螺峯寨統稱舟山皆係通達縣城之陸路現惟岑港沈家門二處有夷船泊守游巡此外均屬有路可尋至舟山隔海之山腹背相裏各寨皆在層山層海之中山則極其高大海則均屬港汊夷船不能駛入惟漁艇可以往來現在密為偵探海面何處可以潛渡間道何處可以直入又愚民恨夷切骨志切同仇其義勇可用者若干人糧餉可撥者若干家柴草可購者若干船亦皆密為部署一俟礮位鑄全大兵齊集即挑選精兵統以膽識俱備之將但用漁船扮作愚民出其不意駛

入山數分為兩隊。一隊由北登陸潛進。一隊用小舟裝載柴薪。由僻港轉至道頭。縱火齊發。夷船之在道頭東南者。一經被焚。則西南各船。起碇需時。可以連檣燒燬。而道頭之火既起。城內之夷必驚。我由北登陸潛進之兵。從山上壓下。奮勇截殺。亦可盡殲其衆。其縣城之南。仍調派大兵於隔海施放槍礮。虛張聲勢。則道頭以外之夷船。勢當驚竄。不能復顧縣城。定海即可收復。此等暗為探訪。預擬破敵之謀。惟現在礮尚未齊。兵尚未集。海道猶須確探。愚民猶未深信。不疑成算。雖已在胸。相機尚難冒險。是以陽示鎮靜。以期該夷驕情懈弛。然後乘機下手。至御史石景芬

十八

所奏各情。多係水戰之策。以我所短。攻彼所長。未為得計。其所指餘姚乍浦各海口。多非出兵之路。至稱調江省水師。在崇明陳鏡邊為聲援。今台温之兵。截其奔路等語。或無虛聲之益。或昧窮寇之迫。應毋庸議。

伊里布又奏。再將前請添鑄八千等斤大礮。已蒙

俞允在案。查鑄造礮位。各項鐵斤。俱可應用。惟紫板鐵尤為堅韌。前經委員至江蘇採買去後。茲據總理軍需局司道稟稱。紫板鐵蘇省亦屬稀少。前此浙省製造鐵礮。業經陸續買回六百數十擔。各牙行均已罄盡。委員無從採買。惟查寶浙局現停鼓鑄。局內共存滇銅洋銅一百數十萬斤。並未

需用。若以之鑄礮。既屬便易。又能堅朴。似較妥善。等情前來。查銅質之堅。遠過於鐵。既無炸裂之虞。且詢之工匠。據云六千斤之銅礮。足抵八千斤鐵礮之用。是銅礮較鐵礮。更為便利。現在紫板鐵既採買維艱。而省局存銅。又甚充足。自應先鑄銅礮數十位。以濟急需。已飭令將銅斤趕緊解鎮鑄鑄。並因聞知閩省礮匠。係告養都司領得明所。裁甚為熟練。該省各礮業已竣事。又經飛咨護閩浙督臣吳文鎔。將該都司及教出各礮匠。一併飭令來浙。協同浙匠鑄造。以期迅速完竣。

十九

於招寶山下南首海塗。及攔江埠等處。釘椿貯石。並於相距定海道頭五十里之穿山所等處。添建土牆。以資屏蔽等情。所辦均合機宜。著即照議趕緊興築。毋稍遲延。又據伊里布奏籌備攻勦一摺。據奏現已探明路徑。密為部署。惟礮尚未齊。兵尚未集。尚難冒險等語。廣東現已開仗。浙江必應進勦。使之首尾不能相顧。現在留駐鎮海之兵。幾及萬人。前據該大臣奏夷船自浙回粵。留屯定海。夷兵不過三千。即續有自粵折回夷船。為數諒亦不多。當此北風司令之時。順天時因地利用人和。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眾擊寡。不難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必待礮兵齊集。則逆夷兵礮。難保不續有增添。設使逆夷先行攻擊。豈不讓

彼以先發制人之勢。該大臣既經成算在胸。即當出其不意。迅速進兵。務使定海剋日收復。夷船片帆不返。至所云漁艇密為偵探。愚民猶未深信。總當示以恩信。加之勸賞。志切同仇。自無難一舉成功。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又另片奏先鑄銅礮數十位。濟急等語。即照所議迅速辦理。

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接據

欽差大臣琦善咨稱。英狡點異常。求索無厭。屢經派員往與面論。並備文詳晰開導。該夷始終堅執。所請日益增添。其兵目人等。悉以打仗恫喝。誠恐愈縱愈驕。勢不能已於轟擊。現已分別撥兵預備。一經交鋒。恐又必各路滋擾。相應密速飛咨。督率竭力防守。務保無虞。廈門一帶。並須留意等因。伏查該夷狼子野心。難於馴服。既敢桀驁抗拒。自應痛加轟擊。以彰

二十

天威。惟閩洋居粵浙之中。最為衝要。茲定海尚未克復。粵東又須用兵。該夷被創後。勢必逃竄入閩。是閩省沿海口岸。處處喫重。而廈門為全省咽喉。關繫尤要。該處前次防兵。僅留二百名。餘皆撤回。臣現在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前此撤回之兵。仍應調往協防。散去鄉勇。趕令設法團練。其餘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以資守禦。如廈門一有警報。臣當將巡撫篆務交福建藩司

瑞元護理。一面奏

聞。一面馳往泉州督辦。期無疏虞。至現在調兵練勇。行裝口糧。已飭司籌款給發。不致貽誤。仍照例彙實報銷。不許稍涉虛糜。以重款項。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吳文鎔馳奏。調兵練勇。嚴防海口一摺。逆夷日肆猖獗。屢經飛諭各省海口。加意防範。閩洋居粵浙之中。廈門為咽喉之地。尤關緊要。現據該署督咨。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前此撤回之兵。仍行調往協防。散去鄉勇。趕緊設法團練。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等語。均著照所議迅速妥辦。該夷窺伺廈門。臺次滋擾。現在粵省既已

二十一

動兵。難保不復行竄入。一切堵剿事宜。著顏伯壽。迅即馳往泉州督辦。其未到任以前。如有警報。即著吳文鎔親往相機辦理。辛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粵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擊礮臺師船。尚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係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即於本月十五日。復駛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大角兩礮臺。礮火較前倍增。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面。灰沙礮牆。已被打倒數段。山後圍牆。亦被打塌數處。又打斷礮耳六位。火藥局被礮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並延

燒兵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撥夷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夷人漢奸十數名。無如眾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多傷。因恐礮位被其搬去。當督臺兵將好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眾夷亦均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畧也。又沙角礮臺。於被攻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抄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陞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

二十二

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為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略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於是日已刻進攻。已被我師擊退。互有受傷。該火輪船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其三板船中。全用烏鎗火箭火礮等械。其火輪船均用空心飛礮。鐵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子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礮擊斃者。有被火燒死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燬者。又前雇拖船十二隻。現被搶去二隻。其餘尚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概情形也。據該提督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覆。藉作緩兵之

計。庶可量為布置等語。李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該夷現在所用飛礮。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為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向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為今之計。總須先行設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前日來文內。本有戰後再商之說。李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而今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具夷書後。總應聽候回文。何必輒先滋擾。不若藉此作為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

二十三

見再行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書。既於國體無傷。或仍得設法羈縻。李甫經備文飭發去後。續准提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擄去營兵何以魁放回。交其帶致該提督夷書一件。經提督臣答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於三日內照覆各等情。李隨代提督臣擬具覆夷文稿。寄交繕發。告以李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現尚未據回報。至提督臣關天培身膺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具奏。聽候

諭旨。李欽奉

簡派。來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肆擾。大角沙角兩礮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然不能駕馭帖服。致令占奪礮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請

旨將李交部議處。

硃批。逆夷實堪髮指。

諭內閣。琦善奏。夷攻占礮臺情形一摺。逆夷到粵以後。日肆猖獗。臺經朕嚴諭該省慎密周防。相機勦辦。該文武大員。宜如何妥為布置。本日據琦善馳奏。該處沙角礮臺。竟為逆夷占奪。大角礮臺。亦被攻破。並有戕傷將弁。搶奪師船之事。可見該署督等。於堵禦各事宜。全未豫行籌備。琦善著交部嚴加議處。仍督率調到各官兵。奮勇堵禦。迅奏膚功。關天培身任提督。統轄水師。平時既督率無方。臨時又倉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頂帶。仍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所有傷亡將弁兵丁。著該署督確切查明具奏。

又

諭。我朝撫馭外夷。全以恩義。各國果能恭順。無不曲加優禮。以期共樂昇平。前因西夷鴉片煙流毒日甚。特頒禁令。力挽澆風。惟喚咭喇恃其驕悍。不肯具結。是以降旨絕其貿易。乃並不知愧悔。日肆鴟張。突於上年六月間。乘駕夷船數十隻。直犯定海。占據城池。復於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

二十四

來。多方滋擾。該逆夷桀驁不馴。至於此極。原不難整我師旅。悉數殲除。因念該夷投遞書函。自鳴冤抑。不可不為之查究。以示大公。特命大學士琦善。馳赴廣東。據實查辦。儻該夷稍有天良。自應全數赴粵。靜候辦理。乃一半起碇南行。一半仍留定海。是其狡黠情形。已堪髮指。近聞數月以來。姦淫婦女。擄掠資財。建築礮臺。開挖河道。且令偽官出示。諭民納糧。百姓何辜。罹茲荼毒。與言及此。寢饋難安。迨琦善抵粵後。明白開導。仍敢要求無厭。既思索價煙價。又復請給馬頭。朕早料其反覆無常。斷非信義之所能喻。特於年前簡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廣東。又調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豫備攻剿。茲據琦善馳奏。該逆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洋面。開礮轟擊。傷我官兵。並將大角礮臺攻破。沙角礮臺占據。是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加勦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現在所調各省勁兵。計可趕到。著伊里布剋日進兵。收復定海。以蘇吾民之困。並著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務使逆夷授首。擒逆京師。盡法懲治。其該夷之醜類。從逆之漢奸。尤當設法擒拿。盡殺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臺經降旨。嚴密防範。著各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愾。志切同仇。迅奏膚功。共膺上賞。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二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逆夷攻占礮臺一摺。前因逆夷日肆猖獗。疊經降旨。妥為準備。相機勦辦。原料其垂涎廣東。已非一日。該大臣身膺重寄。既知該夷情形桀驁。又見該省營務廢弛。自應先事預防。以期有備無患。茲據奏報逆夷占奪沙角礮臺。並攻破大角礮臺等情。該夷甫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肆逆開礮。兩礮臺均被攻破。可見該省全未準備。實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琦善關天塔。分別摘頂嚴議矣。現在逆形顯著。惟有痛加勦洗。以示國威。尚有何情理可喻。已飛飭四川。湖南。貴州。各省官兵。迅即赴粵。並飭江西。將前所謂南贛鎮兵二千名。馳赴接應。廣東本省官兵。悉歸該署督統轄。現在情形緊急。著

二十六

先行分布要隘。按段拒守。毋許再有疏虞。所謂各兵。計正月內可以陸續到粵。著即督率將弁。奮力勦除。以圖補救。至廣東礮臺。前據鄧廷楨等安設排鍊。阻截夷船。此次攻破之大角沙角礮臺。是否即係其處。著琦善一併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暎夷情形桀驁。必須痛勦。已有旨令裕謙錢寶琛於江西南贛鎮。挑選精兵二千名。聽候調遣。本日據琦善馳奏該逆夷占奪沙角礮臺。並將大角礮臺攻破等語。著裕謙錢寶琛即將前選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迅速啟程。前赴廣東聽候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妥為約束。毋許滋

擾。

又

諭。前因暎夷日肆桀驁。降旨令裕謙等將所派湖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令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令永福帶領。分起赴粵。本日據琦善馳奏該夷攻破大角礮臺。並將沙角礮臺占奪。夷情猖獗益甚。必須厚集兵力。速加勦滅。所有前派各兵。著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即飭令所派帶領之員。迅速啟程。前往廣東聽候調用。無稍遲誤。

甲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於本月十八日。將暎

二十七

夷攻占大角沙角兩礮臺。戕殺官兵等情。恭摺馳奏後。隨連日詳查該夷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專於水戰。今詎料其併設有陸兵。計該夷水戰之具。船隻則大小悉備。火器則遠近兼施。更有所謂飛礮者。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又有礮內盡屬鐵片。繫於桅頂。高出礮臺之上。能使射入臺中。一經散放。約及數十丈廣遠。而臺內臺外。同時被焚。他如火鎗火箭火罐火毯之類。亦皆遠且準。而為我師之所不及。且兵船非貨船之比。喫水本淺。其小兵船火輪船。更不過數尺之水。即足以資浮送。行捷如飛。路徑循熟。隨處竄越。前督臣林則徐曾備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

備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時。經守備盧大鈺。開放火船迎頭
焚燒。夷船未被燒燬。火船已成灰燼。盧大鈺亦經受傷。查
該夷進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數隻。排列多礮。魚貫而入。
聯環施放。力量極猛。擊中石牆。即致碎裂飛散。我軍勢不
得不竭力回擊。而該夷無論受傷與否。一面暫先却退。一
面易船復進。旋擊旋退。旋去旋來。循環數次。其船可易。而
礮臺不能易。其礮位則各船皆有。而我軍止有臺內安設
之礮。不但無可更換。亦斷不及更換。且從前所鑄之礮。甚
不精良。現就有斷折者觀之。其鐵質內土且未淨。違問其
他。故連放數次後。礮已發熱。而該夷待我軍兵力疲乏。礮

二十八

將炸裂之時。其大號兵船。蜂擁前進。逞志欲為。此其水戰
之情形也。至其陸戰之兵。技藝原不甚趨捷。而器械則甚
屬淫巧。前日接仗之始。本已被我陸路兵丁將其擊退。詎
意該夷糾約復來。前以漢奸導引。後則載有四輪小車。上
駕銅礮。前挽後推。祇須漢奸及挽車之人。少一旁閃。其後
即將礮位點放。查此間水師。則廢弛已久。且兵丁亦本由
沿海召募。其中並難保無素與該夷通氣之人。而陸路則
尚知奮勉。是日副將陳連陞管帶各兵。亦頗竭力。雖刀矛
槍箭。不敵該夷之銛利。而未嘗無可用之人。無如自虎門
以至省城一帶。所在皆屬水道。本非陸戰之所。並無空闊

地面。可以安營立柵。該夷亦自知陸路兵丁。不如水師之
良。是以向不登岸。前日我軍設備之處。本止山麓一線之
地。原不過慮其由後乘虛。是以就此撥防。而該夷亦適如
所料。自此而來。其意亦止圖幫奪礮臺。詎料我軍以人禦
礮。勢必不敵。將備相率陣亡。而該夷遂得緣梯而上。越入
礮臺。此是日陸戰之情形也。至漢奸人面獸心。平日本與
居民無異。而臨陣則做造號衣。又與營兵無別。往往潛入
軍中。真偽莫辨。又向傳廣東沿海鄉民。有所謂水鬼者。技
能伏處水中。足以制夷。今不特訪無其人。又准水師提督
臣函稱。十八日丑刻。前設之第一道排鍊。被該夷於水底

二十九

暗算。忽然淌去。隨潮外流。經看守弁兵。駕船追撈。致被夷
兵擄去面詢。旋據義律聲稱。此係守排弁兵。留之無益。且
俟其打平礮臺。即赴省城再與粵商議。隨將排鍊留住。兵
丁放回。現在各臺人心恍惚。無法可施。囑粵善保省城。無
以該提臣為念。各等情。函致前來。似此情形。該夷生長海
濱。伏水之技。更其所長。而為粵人之所不及。當此夷情猖
獗之時。其前致提臣文內。已妄言三日為期。今又據聲稱
打平礮臺。再赴省城商議等語。且自十五日以後。夷船攜
帶火器。隨處游奕。致我軍接濟兵糧。亦須加意防維。是其
包藏禍心。顯而易見。粵亦初不料該夷之兇悍。與我軍水

師之廢弛。至於此極。伏查外海水師。現已各處分防。內河水師。亦逐一撥守。已無可增調之兵。且礮臺人已充滿。即使有兵。亦復無可安插。故實有戰守兩難之勢。在粵受恩深重。斷不敢稍有顧惜。而特患於

國事無補。現今夷兵環聚沙角。迤西切近虎門。向之出入必由口門者。係指其喫水深重之貨船而言。今則該夷兵船。大小兼備。隨處繞越可通。設被其侵占虎門。直達省會。其勢不堪設想。彼時則更形棘手。查該夷前此所指望者。欲圖得外洋寄居之地。如或不能。則請另開港口二處。往來貿易。粵原恐其築臺設礮。聚夥屯兵。貽患將來。是以不敢

三十

苟圖目前之易於結事。遂詳駁其乞地寄居之說。僅先准其奏懇另給貿易馬頭一處。既以杜其得步進步之心。而亦自期其可已則已也。無如由今以觀。該夷必不肯受磨難。其患之在將來者。猶得於歲事後趕緊整飭水師。添置器械。竭數年之心力。尚可以資備豫。而患之在目前者。緩不濟急。實屬措施無從。設或再被猖狂。更將備於何有。昨據該夷致提督文內。妄稱占據沙角。此不過要挾之詞。其意必不在沙角也。查粵東外洋。孤懸之島嶼甚多。此時即仍不准其給地寄居。其桀驁之情已露。勢必內圖進攻。外圖侵占。而此間之水師。拒守尚不能力敵。若欲其於外洋

占得之後。再圖克復。實粵所不敢輕言。與其被該夷用強占奪。似不若示我

皇上寬大之恩。俾知欽感。粵遂不揣冒昧。就該夷致提督文書。發給回文一件。允其代為奏懇。於外洋給予寄寓一所。並以前所云酌添一處馬頭者。原指不准寄寓而言。今既擬奏請給地寄寓。自不應另開港口。同其餘各款。一併分別准駁。仍派通曉夷語之八品銜鮑鵬持文去後。茲據取到回文。該夷別無他語。惟於廣州一處。仍冀即行開港。粵緣恐上殷

三十一

宸廬。謹將現在情形。先行馳奏。仍於發摺後。再將必須俟奏奉諭旨。方可開港之處。備文照覆。該夷至粵現辦緣由。勢處於萬不得已。其祇可暫先羈縻。未能遽事攻勦之故。自撫臣而下。凡司道大員。無不耳聞目擊。眾口同聲。然粵辦理此事。雖不敢存遷就之心。究不免有冒妄之跡。如或賴

聖主鴻福。幸得就此蕪事。即請旨將粵從重治罪。斯庸臣不足惜。而眾庶共保生全矣。琦善又奏。再粵正在繕摺間。續訪得該夷欲於攻擊虎門後。即將各船駛至向來通商之黃埔。擅自貿易等情。粵伏查此間水師。本多沿海之人。難保無與夷通氣。且自十五日接仗後。益形渙散。昨提督臣來函所稱各臺人心恍惚。

囑李善保省城。無以該提臣為念。意在言外。其情形已可想見。隨復與撫臣及司道大員詳細熟籌。命謂此時漢奸充斥。若被夷船駛至黃埔。必有人與之交易。而其時人多勢眾。不特禁之無可禁。且該處相距省垣。止數十里。該夷必益肆橫行。而附城皆居民房屋。現在城上雖設有礮位。而開放則徒轟居民。未能傷及逆夷。設欲先將民房折毀。則眾生棲止無方。又恐先滋變亂。實有萬難拒守之勢。查定海一邑偏隅。被其據守。半年未能克復。況此間地居省會。城郭倉庫。尤關鄭重。若有不測。轉致有傷大體。而辦理亦更形棘手。自不若籲懇

三十二

恩施示以

皇仁浩蕩。有加無已各等語。李伏思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計民生。同關休戚者甚大。且遠。李俟發摺後。即將所請廣州即行開港一節。再行照覆。向其竭力論說。使該夷尚有一點人心。漸知楚醒。固李萬分之幸。儻仍執迷不悟。再事狡逞。李祇得不避重罪。從權辦理。

諭內閣。奕山著授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著作為參贊大臣。均頒給關防。馳驛前赴廣東。勦擒逆夷。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奕山占奪礮臺。難於拒守一摺。又另片奏。籲懇恩施等語。覽奏十分憤懣。該大臣自因省垣倉庫

重地。復因居民繁多。恐有激變。故為此權宜之計。伴允所請。暫示羈縻。現已降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赴粵協同勦辦。又添派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迅赴廣東接應。一俟將備到齊。不難整頓戎行。至籌攻勦。將軍阿精阿。近駐省城。提督郭繼昌。統轄陸路官兵。俱有守禦之責。著該大臣等。趕緊圍練兵勇。獎勵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鎗礮火藥。俟奕山等到後。和衷共濟。協力進勦。克復海隅。以伸天討。而建殊勳。萬不可稍有畏葸。致失機宜。

又

三十三

諭。本日已明降諭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赴廣東。辦理夷務。並於前調官兵之外。添派湖北。四川。貴州。兵各一千名。迅赴廣東。聽候調遣矣。現在奕夷情形。甚屬猖獗。楊芳接奉此旨後。著迅即馳驛前往。會同琦善。相度機宜。和衷勦辦。至湖南官兵。前曾降旨調撥一千名。前往廣東。此時計已啟程。現在如應添調若干名。著楊芳酌量派撥。並著遴選得力將弁管帶。隨後前往廣東。以資攻勦。計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勦。總當一鼓作氣。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儻稍存觀望。坐失事機。恐該參贊不能當此重咎也。

又

諭。前因勦辦夷。有旨諭令該督等挑選精兵。豫備調遣。此時定已陸續啟程。茲據琦善奏。逆夷攻占礮臺。實堪髮指。已特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前往廣東勦辦。著裕泰於湖北省。再派兵一千名。寶興於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桂良等於貴州省。再派兵一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迅速管帶。前赴廣東。聽候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署兩江總督裕謙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論。著再申諭該將軍督撫等。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務當先事預備。勿致臨渴掘井。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夷船駛近口岸。即

三十四

行開放鎗礮。痛加攻勦等因。欽此。臣查江蘇沿海地方。臣前已將各屬撥獲礮位。擇要安設。茲又在江甯省城。查出三千斤大礮五位。自二千五百斤至一千餘斤。礮十七位。自九百斤至六百斤。礮一百七十六位。分解崇明寶山。及沿海各州縣。分別添設。其前請製造撞礮。已據具報開工。現飭多集匠役。如法趕辦。不准稍有偷減草率。一俟造有成數。即先分撥沿海地方。以資捍衛。其前飭預備各營兵丁。亦擬先派兼署淮安營參將事漕標右營遊擊王永祥。署河標右營遊擊黃永清。管帶漕河兩標兵各三百名。前赴海口。聽候調遣。臣因接准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來文。知該省業已密備進兵。即徑赴上海寶山。妥為布置。備有夷船駛近口岸。不論其是否投遞稟詞。即當欽遵。

訓諭。會同提臣陳化成。督令防守官兵。地方文武。協力同心。開礮轟擊。礮礮醜類。仍多備火攻小船。擊捨其杉板小船。杜其登岸。搶掠接濟。務欲計出萬全。用我所長。擊彼之短。斷不敢稍涉鹵莽。致負委任。

殊批。所辦俱妥。相機勉力為之。

乙未

三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調湖北。四川。貴州兵。各一千名。前赴廣東。聽候差遣。該督撫等。接奉後。諒已挑選派員管帶前往。現在粵東征勦逆夷。恐尚不敷調遣。著寶興於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裕泰等於湖北。湖南。兩省。各派兵五百名。桂良等於雲南。貴州。兩省。各派兵五百名。仍令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迅速前赴廣東。聽候奕山。隆文。楊芳。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丙申。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光曙奏。竊聞攻海寇者。以礮礮為先。礮礮以沙墩土壘為要。去年福建之廈門。浙江之乍浦。用之業有成效。沙墩之法。用麻布口袋盛沙。一兵負一

袋千兵則負千袋。頃刻可堆成大墩。兩墩對立。中置礮位。又橫安一墩。為品字形。以防彼礮之衝擊。兵勇躲在墩後。萬無一失。臣聞夷船攏近廈門時。施放大礮。其礮子洞入沙墩。二尺有奇。至乍浦放礮。其礮子洞入沙墩。一尺有奇。而墩俱巍然無恙。俟彼礮放過。我即可以乘隙攻彼也。土壘之法。掘土上堆。則下自然成濠。兵勇藏身濠中。其布置亦略如沙墩。務須令土常溼。則礮子遇之而陷。是二法者。皆以柔克剛之義。簡易可行。而兵勇膽氣。由此而長。若專恃礮臺。而我無禦礮之法。儻彼攻破礮臺。兵眾立潰。彼將乘勢直入矣。逆夷之直逼廣東虎門者。未必不因乎此去

三十六

年夷船駛入天津。窺我虛實。竊恐東南風發。彼將復至。不可不趕緊預備。若更堵禦少疏。其鴟張復何所底止。臣查天津縣屬之大沽河口。甯河縣屬之北塘口。大船乘潮可至。兩處為最要口岸。宜剋期備禦。至濠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豐潤等州縣。所屬之各海口。亦宜布置周密。以備不虞。臣聞署直隸督臣訥爾經額有添建礮臺修築土壘之請。固已先事預防。顧其土壘止以護臺。非以禦礮。礮無資。則人情恒怯。且礮臺不過數處。孰若於沿海之口。並置墩壘之為周備乎。合無仰懇

皇上。飭下該署督兼用沙墩土壘。趁早辦妥。以重防守而安人心。

抑臣更有請者。籌海全資礮力。而礮位必須多設。始足抵禦。臣聞廈門一隅。設礮至三百一十五尊之多。天津則視廈門為尤重。聞去年廈門攻擊夷船。絡繹施放。擊中者祇四礮。彼即退避不遑。可見倉猝之際。惟礮多則可望其命中。若少則難必其得手。頃

皇上遣員運礮赴津。仰見

聖慮周詳。而臣未知天津舊存之礮。可用者究有若干。如其尚不敷用。更懇

飭運多尊。以期有盈無絀。雖聞該署督現擬添鑄礮位。而鑄成必在數月之後。誠恐緩不濟急。惟早為多備。則防堵有資。而

三十七

畿輔永固矣。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黎光曙奏。速籌天津海防一摺。攻寇之法。禦礮為先。其法用麻布口袋盛沙。每兵各負一袋。堆成兩墩橫安一墩。成品字形。兵勇躲在墩後。土壘之法。布置亦略如沙墩。務須令土常溼。礮子遇之而陷。聞上年廈門乍浦二役。用之業有成效。該夷施放大礮。礮子洞入沙墩。僅止一二尺有奇。果如所奏。是沙墩土壘。實為禦礮良法。但使堆築得宜。厚至四五尺。便可捍衛兵勇。令人膽壯。俟該夷勢窮力竭。再令我軍施放大礮。彼必披靡逃潰。著該署督督率兵勇。照式堆砌。即於試礮之時。詳加體察。如何變通得力。即如何辦理。前奏稱擬鑄銅礮二十

位諒已興工趕辦。惟天津所屬海口緊要之處甚多。即如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豐潤等州縣所屬之各海口亦宜先事豫防。礮位愈多愈好。如可添置鐵礮。即迅速督匠製造。各按隘口布置周密。以資防禦。而壯軍威。該御史摺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丁酉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及山海關一帶會同訥爾經額查辦礮臺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奕奕在廣東日肆猖獗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赴剿辦。著錢寶琛梁章鉅各於該省揀選大礮數十尊。試放有準。一俟奕山等飛調即行迅速解往應用。如舊礮難資得力或不敷應用即著督匠迅鑄銅礮數十尊。約重三千斤為準。俾資輕捷而利施放。毋得遲誤。

又

諭現在剿辦奕奕必須厚集兵力。著惟勤於吉林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派兵一千名。牛繼於河南省派兵一千名。富呢揚阿於陝西省派兵一千名。瑚松額於甘肅省派兵一千名。妥為預備。一俟有諭旨調遣即迅速派委曾經出師之得力將弁管帶啟程毋得遲誤。

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天津大沽海口南與山東海豐縣毗連北與永平府山海關通達。兼延寬廣路徑紛歧。上年該夷船曾經往來遊奕。瞬息東南風司令難保不揚帆北駛。必須慎之又慎。水陸交防。臣自抵海口日與鎮道營將悉心籌計。凡濱海地方但有可以通船上岸。及我



兵可以藏身暗伏。相機制敵之處。均經詳加考覈。正在核
辦。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馳奏。該夷不候回文。直撲虎門開砲。我兵回攻。
無分勝負等語。沿海各省地方。必應加意防範。著各該將軍督
撫等。謹遵前旨。遴選弁兵。防守要隘。如有夷船闖入。即行相機
剿辦。不可稍行畏葸。致誤事機等因。欽此。欽遵。臣惟有殫心竭
慮。嚴密布置。以期慎固封守。查該夷之四出滋擾。全賴與
沿海奸商。交通貿易。於是未敢杜絕。不虞缺乏。必先斷其
接濟。絕其淡水。使之水米無資。容身無地。攻剿自易為力。
茲查天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現計前存後調各營官兵
共八百三十六名。擬於南岸駐兵五百名。派天津鎮陳金
綏。督同葛沽營遊擊經文。督守備常善。及千把總等守禦。
北岸駐兵三百三十六名。派署務關路參將羅應龍。督同
署大沽營守備李文治。及千把總等守禦。甯河之北塘海
口。先後調天津鎮標兵三百五十名。派宣化鎮石生。督
同蘆臺營都司林策勳。寶坻營都司管德聲。及千把總等
守禦。並逐日演放砲位。務期一律精熟。其自大沽海口。迤
南至山東海豐縣交界止。內滄州之初口。滄州鹽山連界
之趙家溝鹽山之狼坨子。與山東海豐縣接壤之各港。以
潮長之時。式寬二十三丈。式寬八九十丈。該夷三板小船。

儘可徑達。且易於登岸。亟應設防。擬於初口。趙家溝狼坨
子三處。各派天津鎮標兵一百名。揀派備弁。分帶馬槍。擡
礮。並發去五百斤神威無敵礮六位。暗伏嚴防。該夷或敢
進口登岸。即令迎擊兜擒。仍於各處添設馬槍。以便往來
馳報。得以聲息相通。又自北塘海口。迤北至永平豐潤縣
屬止。內黑沿子港。又較寬。該夷上年曾駕三板船登岸。屢
次買食。暨黑洋河。河等處。皆屬濱海港汊。現在調派道
化營兵一百名。由馬蘭鎮遊擊管帶。黑洋河。河二處。各
派豐潤。玉田營兵五十名。由豐潤。玉田都司分帶。駐守巡
防。仍於各處安設馬槍。以通文報。至永平府臨榆縣屬之
石河口。暨秦王島兩處海口。附近山海關。最為緊要。已安
駐山水。三處。兩協兵五百名。嚴行防守。其餘撫甯縣屬之
洋河。昌黎縣屬之狼窩。樂亭縣屬之臭水溝。清河口。深州
所屬之劉家河等五處海口。即將前調提標兵八百名。均
勻派駐。以資守衛。其沿海可以登岸路徑。實有若干處。已
飭委保定府同知張起鵬。開州協副將向榮。前往詳細查
明。酌量籌辦。如應添兵巡守。再行酌量調遣。至該夷航海
而來。道遠人多。淡水食物。必資內地接濟。而奸商貪利。恣
其取攜。事所不免。查大沽海口。出入船隻。有本地之商。捕
船。江浙之沙船。閩廣之洋船。沙船洋船。來直。皆在夏秋之

聞。商捕船則自開河以後。即行出口。每年奉省未豆。攸關正賦。歷係派該船戶往運。即直隸民食。亦賴其販運。接濟。勢難遽行禁絕。但嘆夷橫擾海上。若不設法防範。即使該船戶等不肯通夷。豈能保該夷之不行搶劫。擬於採無夷蹤之時。仍聽出入。稍有信息。該船未出口者。嚴禁出口。在奉省者。截留奉省。現在出示剴切曉諭。並分咨所到省分。查看情形。隨時截留。庶不致轉廢。若本地網船。大半捕魚窮民。水未偷運。尤所宜防。已飭沿海州縣嚴密稽查。如有夷船北來消息。概不准其出口。查有與該夷淡水一勺。食物一合者。以從逆論。至火攻之具。毒流之藥。凡可

四

以制其命者。均當設法廣為置備。以待臨時施行。萬不敢稍有玩忽。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據奏籌防海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所有安置礮位及斷絕接濟。添設馬撥等情。辦理尚屬周到。惟覺兵力單弱。著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仍准其調撥。以資分堵。提督劉允孝。即日可到。著該署督會同該提督飭令石生玉。陳全綏等。巡查要隘。督率兵弁。認真防守。並將沙墩土壘。妥速辦理。所安礮位。試驗有準。即無須日日演放。虛糜火藥。礮位愈多愈好。直隸各鎮所設。有非急須應用者。即著遣員調取。或須添造之處。著仍遵昨降諭旨。督匠興造。毋稍遲誤。

天津為近畿咽喉要隘。大礮務宜多設。以壯聲威。即山海關亦應分置礮位。藉資守禦。昨曾降旨飭令將沙墩土壘。堆砌試驗。茲特派賽尚阿馳赴天津。會同該署督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於各海口如何安放礮位。堆砌沙墩土壘之處。辦理妥協。繪圖貼說呈覽。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諭旨。嘆夷在粵。益形桀驁。

救下沿海各省。痛加剝削。當將籌備大概情形。附片陳奏。拜摺後。兩奉

五

諭旨。諄諄

訓誨。仰

聖謨之深遠。益感悚而思奮。連日復與所屬文武。悉心計議。預籌戰守之策。查東洋遼闊。無險可憑。登州府城。傍海為垣。夷船直可駛近水城。次則該府所屬之榮成縣。亦逼近海口。形勢較險。其他孤懸海外之島嶼。不下數十處。賊匪闖入。處處皆可侵擾。必使夷船不敢駛入內洋。然後濱海之城池可守。必使夷礮不能轟及城垣島岸。然後內地之藩籬克固。是使省皆守易於戰。東省則戰守並重。夷人所恃。船堅礮烈。我以礮擊賊。不能一發即中。則礮雖大無所用。賊

以礮攻我。不能多方以避。則兵雖多而不足恃。臣以登州府現雖貯有一二千斤大礮。尚恐臨敵不敷應用。擬再添造二三千斤大礮十餘位。以資攻擊。業已籌款覓匠。飭令試鑄。惟東省水路并兵。於數千斤大礮。皆未練習。倉猝試放。多不應手。現雖責成各將。備不惜火藥。多方練習。惟製造之工匠。既無經歷之人。教練之將官。亦無傳授之法。查德州營參將尚五德。由正黃旗漢軍兵丁出身。據稱曾見該旗漢軍礮營所存數千斤銅礮。製法精工。其礮雖重。幸有礮車。移動便捷。礮兵亦多諳練之人。施放有準。查夷船在洋。倏忽靡定。數千斤大礮。必須便於轉移。方能向賊船

六

轟擊。可否仰乞

聖恩。

教下正黃旗漢軍都統於礮營內選擇二三千斤大礮二位。並挑選該旗礮營章京一員。諳練礮手兵六名。飭發來東。俾得依樣製造礮車。就近教練陸營兵丁。如蒙

俞允。臣即遣該參將尚五德赴京領運。至臣前奏編查各島戶口。預備內徙。並掘斷島上泉脈。以絕夷匪薪水。現已委員查明島戶。此內有人數較多之處。勢難一概遷徙。且如蓬萊縣之廟島。長山。葛嶼等島。榮成縣之僅石二島。既為南北扼要。且又地面較寬。泉脈甚多。島民內徙。恐各島為賊占

據。仍被掘地取水。現擬以小島併入大島。擇大島中平力強壯之人。給械訓練。臨時再行撥兵遣弁。使與島民協守。以杜夷匪侵占擄掠。並訪求避礮之法。以麻袋貯沙土。間段排列。築成沙堆。高過城垣。並於其間段空闊之處。安放礮位。沙性軟而滑。賊礮雖猛。不能轟透。且我兵伏於堆後。放礮。則賊不能窺伺。以之護城。固屬良策。即以之防衛島嶼口岸。均可不致為夷礮所傷。臣親於教場試驗。其法確為礮丸所不能透。現已檄飭省西各屬購買麻袋四萬條。勒限運赴登州府。一面札行登萊青道王鎮。並遴選曉暢營務之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泰。新任高唐營遊擊陶昇

七

馳赴登州府。隨同登州鎮臣玉明相度布置。其沿海紮營之處。地勢寬狹不齊。不能排列沙堆。別令挑掘濠溝。約深丈餘。間賊人開礮。我兵藏伏溝內。待其礮過。逼近內洋。出而攻擊。以我所長。攻賊所短。務使夷礮無所用其力。庶幾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辰下北風嚴寒。各海口堅冰未解。該夷船雖未必遽敢北來。然乘此暇豫。必須趕緊籌備。臣仍密咨兗曹兩鎮。豫為挑選曉健弁兵。整備軍裝器械。俟探有粵浙兩省確信。如果事機稍緊。臣即親帶省西官兵。馳赴登州府督剿。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澤布奏豫籌戰守事宜。擬添造大礮十餘位。

以資攻擊。並將小島併入大島。擇年力強壯之人。給械訓練。臨時再撥兵弁。協力防守。并相度形勢。排列沙堆。挑掘濠溝。豫選曉健弁兵。整備軍裝器械等情。尚屬周妥。均著照所議趕緊辦理。至請於正黃旗漢軍礮營。選擇大礮。并挑選章京一員。請鍊礮手六名。飭發山東。俾資做造。教練。著照所請。即令參將尚五德。赴京領運。以供備禦。

吏部尚書奕經奏。伏思夷猖獗。肆逆東南沿海地方。

皇上命將出師。用彰

天討。殲除收復。剋期定奏。層功。竊以該夷狡詐性成。一經攻勦。勢

必竄馳。習各省海口。惟天津切近。

京師早經

聖明指示機宜。安置礮位。防備已極周密。第天津錦州一帶海口。

均以旅順隄城島廟島為門戶。不可不嚴加防禦。督曾任

盛京將軍。於該處海道情形。稍為知悉。敢為我

皇上陳之。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營。獨當其衝。而前南

北隄城二島。距該處水面一百八十里。奉天山東兩省。分

轄會哨。此二島北與旅順鐵山對峙。南與登州廟島對峙。

凡商船往來天津等處。必由諸島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

路要隘。即夷船駛至。亦必先入旅順隄城諸島。然後西至

直隸天津各口。北至奉天錦州各口。該處若預為把守。安

設礮位。添駕船隻。兩省聲勢聯絡。巡邏哨探。迎擊遊歸。該

夷斷難闖入。設有漢奸勾引。彼必疑其誘入羅網。不敢相

從。是嚴守旅順隄城各口。最為東北海防第一要策。查

盛京內外各城。共貯礮五百餘位。如將其中大而準者。選

擇數位。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或用船駕

放。其連南隄城各島要地。亦應由山東巡撫遴選大礮。一

體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查旅順水師

額設官兵僅十五員。額催兵丁六百名。水手一百名。即調到

各城官兵。止能守岸。而往來洋面巡防。必須添募水勇。方

能敷用。至旅順連東。如龍子窩各海口。雖不如旅順西面

各處緊要。亦須盤詰奸細。嚴為防備。惟各卡倫兵數無多。

自應招練水勇鄉勇。協濟巡防。再旅順東南一帶。大小島

嶼。其中儘有可以停泊夷船。且恐伏藏漢奸。接濟水米。亟

應預為稽查防範。請

敕下盛京將軍。奉天府府。山東巡撫。各相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

之處。各繪圖說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奏。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

營。獨當其衝。而前南北隄城二島。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凡船

隻往來天津等處。必由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請預為

把守。安設礮位。添駕船隻。使兩省聲勢聯絡。巡邏探哨。並旅順

水師官兵。額設無多。必須添募水勇。方能敷用。其親子窩各海口。亦須招練鄉勇。協濟巡防。至旅順東南一帶小島。其中有可停泊夷船。誠伏漢奸之處。亦宜預為稽查。尋撫。現在廣東浙省。已興師征剿逆夷。臺經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嚴加防禦。天津為近畿重地。尤宜整飭兵防。有備無患。旅順隄城諸島。既為南來海路要隘。是嚴守各口。即足以斷夷船來路。著者英於威京存貯砲位內。擇其大而準者。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或用船駕放。其連南隄城各島要地。著托洋布選運大砲一體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該將軍巡撫等。務各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各繪圖貼說。

十

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嘆夷目前赴天津稟訴奉

旨准其查辦後。該夷已心知欽感。迨本月十五日。正在查辦之際。祇緣該夷僻處化外。向無紀律。當此夷兵環聚之時。未能約束。致升兵情急。占奪沙角砲臺。並將大角砲臺攻破。該夷旋即自知懊悔。現在據稱情願將定海繳還。統撤師船回棹。並將粵東之沙角砲臺獻出。惟該夷素以慙運為務。恩蒙天朝寬大之恩。准令通商。俾資生計。自斷其貿易後。舉國無以

為生。並以該國距此數萬里。航海而來。動輒經年越歲。拋撇艱辛。隔離骨肉。情可矜憫。間觀西洋夷人。久沐天朝懷柔曠典。得以攜眷在澳門寄居。今此事同一律。欲求代為籲懇。

天恩。自道光二十一年起。

准其仍前來粵通商。並請做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門之例。

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即不敢再求往他省貿易各等情。懇請代表前來。斧除給咨該夷。令其作速由海道齎赴浙江。將定海刻即繳還。亦即收回沙角外。可否仰懇

十一

聖恩。俟伊里布奏報收回定海後。

俯准該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來粵通商。並做照西洋夷人在澳門寄居之例。

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出自

通格鴻慈。

琦善又奏。竊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夷情漸迫。切現在籌辦一摺。該夷反覆誘張。難以理喻。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預備。備事有變更。即奮勇攻擊。以備夷膽等因。欽此。伏查該夷桀驁性成。誠如

聖諭難以理喻。而其船隻之多。大小悉備。火器之利。遠近兼施。此間水師廢弛。已非一日。雖現在提督臣關天培亦須竭力鼓勵兵心。而積重難返。究多畏葸。且該夷動輒火攻。師船礙難貼近。加以漢奸導引。水路交竄。省城則又無要隘可扼。李昨因目擊情形。萬不得已。欲以一人之身。拯眾人之身。不避重罪。量允所請。滙陳具奏在案。茲欽奉

諭旨。跪聆之下。惶懼倍深。雖現在業據該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經李另摺據情代奏。惟李於未奉

廷寄之先。輒以勢出無可如何。酌允代懇

恩施。冒妄之咎。實所難辭。理合再行恭摺密奏。請

十二

旨將李從重治罪。以儆庸懦。

琦善又奏。再嘆夷遵照繳還定海沙角。願懇通商寄居。並以李冒昧量允所求。請

旨治罪。業經分別具奏在案。查該夷於本月二十三日。遞到夷書

二件。一係遵繳定海沙角。一係請於尖沙嘴香港寄居。李以尖沙嘴新建礮臺。設兵防守。非如香港之孤懸外洋可比。且係兩處地方。礙難允准。當又備文。仍令委員持往辯論。茲於二十五日。又據該夷投到回文二件。一係止請於香港一處泊船寄居。一係求釋夷人二名。李查現在大局將定。前所獲之夷人。自可無庸拘留。即准其查明釋放。至於香港地方。

李先已派員前往勘丈。俟奉

旨准行。再與該夷酌定限制。廣州開港一節。該夷狡執異常。其情

實屬迫不及待。逆經再四論說。已據該夷於二十三日來

文內。聲請以明歲正月初旬為期。李代奏乞

恩。指內。聲明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似於明降

諭旨。尚無窒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嘆夷情形。及該夷意欲繳還定海各一摺。該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該夷

反覆無常。既不將定海繳還。復敢屢次開礮尋釁。若不加以兵

威。安能令其畏服。現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昨復派

十三

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剿辦。勢難中止。今據該大臣奏稱。該

夷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恐係巧為緩兵之計。儻肯撤兵。旋

復猖獗。是我兵進退反無所據。但既據琦善苦心調停。即著琦

善作為己意。飭令速還定海沙角。退出外洋。且俟我兵雲集。示

以聲威。大加懲創。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

形。代為奏請。此時惟有設法羈縻。仍密為防範。不可稍有疏懈。

致墮奸計。再香港地方。雖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

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再降諭旨。

已亥。

諭軍機大臣等。尋諭四川總督寶興。前因逆夷猖獗。節經降旨令

該督調兵四千名。赴粵剿辦。諒已分起。遂行矣。因思張必祿曾
任提督。統兵剿辦川夷。此次赴粵之兵。如有績應起程者。著實
與飭知該員。隨同赴粵。文夾山等差遣委用。如已全數出境。亦
著飭令迅赴廣東軍營。聽候調遣。

浙江巡撫劉穎珂奏。竊臣於本月初九日。自杭州省城東
渡。十三日先至甯波府城。密查定海逃避難民。現在尚有
男婦六千餘名。俱係各依所親。分往四鄉。亦有在城內者。
並非聚集一處。均經府縣暨各委員。詳查查明戶口。設立
門牌。定期五日一次。散給撫卹。尚不致有遺漏。其陸續後
來者。隨時查明添給。該難民等均沾實惠。極為安帖。臣隨

十四

於十四日。由陸路馳抵鎮海縣。會晤

欽差大臣伊里布。公同商議。以倭夷在粵強橫。設在彼受挫。恐又
來此滋擾。防堵之法。務求加倍周密。以固藩籬。復同往招
寶山。周歷踏勘。尚有應行添工設防之處。當飭府縣趕緊
修造。臣復密飭定海縣。於山巡檢趙廷詔。差役探得定海
道頭港內。停泊夷船十九隻。岑港泊夷船一隻。長白港泊
夷船兩隻。沈家門泊夷船兩隻。此外並未加增。夷情尚未
有鴟張形跡等情。臣查該夷狡譎異常。其陽為安靜。實陰
包險謀。更屬可慮。尤應嚴密防範。現經伊里布。與提臣余
步雲。祝廷彪等。嚴飭守口將弁兵丁。倍加勤慎。晝夜巡防。

一俟巨礮鑄就。分投要隘。守剿更屬得力。臣查海軍州乍
浦等處各海口。均逼近省垣。最為緊要。臣莅任後。雖札飭
該管道府會同營汛。親勘籌備。惟礮位單弱。究慮未能盡
善。且溫台紹三府所屬海口。攻難不一。皆係隨時防堵。而
糧船俱已歸次。督催漕糧。彈壓水手。亦關緊要。現在伊里
布與提鎮臣等。皆駐鎮海。甯波所屬海口。均可就近策應。
似無庸巨聚守此地。謹於拜摺後。即馳赴海甯乍浦一帶。
親為查看。慎重堵禦。再回省督催漕務。兌開事宜。以免稽
遲。仍嚴催藩司速飭委員。分頭購備礮斤。趕緊解省。鑄造
礮位。以便分解沿海各險要。俾資捍衛。

十五

硃批覽奏均悉。

劉韻珂又奏。再臣十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倭夷漸形迫近。該夷兵船日增。駛近虎
門。內有打夾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向來所
無。其心已可概見等語。從前命琦善查辦。原係朕慎重用兵之
至意。今聞該夷到粵後。更形驕傲。且所願甚奢。非仁義所能感
格。其勢不得不加征剿。以示創懲。除由六百里諭令琦善督事
務。再行隨時將情形馳奏外。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遵前
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各省濱海地方。港汊紛歧。著各酌

量形勢分撥防兵。嚴密布置。勿得稍有疏虞。日干重咎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洞察夷奸。思慮預防之至意。臣自十月間抵任後。探訪定海夷情可疑。當即據實入奏。一面通飭沿海各屬。小心防守。嗣因杭嘉紹溫臺五府。海口歧雜。均應添設巨礮。而

欽差大臣伊里布等鑄之礮。祇敷甯波一府之用。不能分給他府。臣又飭司添買鐵斤。以備鑄製。嗣因吳夷在粵。語漸強橫。隨節次移行各鎮。道加意防堵。復於十二月十六日。准伊里布奏錄

諭旨。咨會。欽遵嚴密防範。又經飛飭各處遵辦。現蒙

十六

聖諭。詳切。自應懍遵。撥兵嚴防。何敢稍存懈忽。惟各處兵丁礮位。前已調解鎮海。而鐵斤尚未購齊。巨礮趕鑄不及。臣惟有嚴飭地方文武。督率在防兵丁。並添備練勇器械。就現存各口礮位。嚴密布置。晝夜巡防。以免疏虞。

硃批。嚴密防守。如有可來之機。即行剿戮。

庚子。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竊。李節奉諭旨。操練槍礮。妥備攻剿。因秦王島距山海關三十餘里之遙。有鞭長莫及之勢。遠委協領塔清安。統領官兵。加意防守。並派佐領智慶。晝夜哨探。茲於本年正月十一日。亥刻。接據秦王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十一日。巳刻。哨探佐領智

慶。瞭見夷船一隻。桅蓬看不真切。當飭該佐領率同前鋒前往海島金山嘴一帶。哨探虛實。旋經聲稱金山嘴實有大夷船一隻。在洋遊奕。向東南駛去等情。呈報前來。伏思夷情巨測。逆料不及。而秦王島水路直達老龍頭。切近山海關鎮城。山海關拱衛

京師。著名要地。彈壓尤關喫緊。當即揀派佐領防枝四員。帶同挑備鳥槍弓箭并兵一百名。馳赴秦王島。又與協領塔清安調度。先後合兵二百餘員名。等馳赴秦王島。與協領塔清安商榷。晝夜瞭探。如有逆夷船來。必須見其登岸。度量開放槍礮。足以相及。方可攻擊制勝。再督伏兵齊出。萬

十七

不得稍形畏葸。惟老龍頭逼近鎮城。誠恐逆夷乘虛而入。復遠委協領阿彰。帶同挑備弓箭并兵五十名。會同防堵官兵二百餘員名。晝夜偵察。李仍回鎮城。親督關隘官兵。傾緝漢奸。以防內患。如秦王島老龍頭兩海口。夷船駛至。李刻即馳往。相機攻剿。但山海關滿營官二十四員。兵八百名。現已分派海口四百六十餘員名。鎮城祇有兵三百餘名。實不敷調撥。李先行札調喜冷二口鳥槍兵一百名。以為策應攻剿之用。扎拉芬奏。又奏。再李到任之初。查點庫存火藥。祇有八百餘斤。不敷應用。當即奏准儲備火藥一千餘斤。派員赴部

趕領。迄今尚未回關。請

救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即在省城所備火藥內。趕緊撥運三四
千斤。運送到關。以資攻剿。

諭內閣。著派哈喇阿馳驛前往山海關。查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奏。據奉山海關秦王

島洋面。有夷船遊奕。旋向東南駛去。已派兵分布各隘等語。現

派哈喇阿馳驛前往。協同堵禦。並飭令訥爾經額。即派兵八百

名。運送火藥三四千斤。交哈喇阿馳驛。轉運應用。該夷船

雖已駛去。難保不折回滋擾。且恐續有至者。尤宜加意偵察。認

真防守。前降諭旨。飭令訥爾經額於山海關各隘口。多安砲位。

十八

諒已遵辦。該副都統於瞭見夷船。度其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

著奮力轟擊。仍隨時督飭兵弁。四面巡哨。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扎拉芬奏。本月十一日。哨探夷船一隻。在山海關秦

王島洋面遊奕。旋向東南駛去等語。該夷行蹤詭秘。不可不防。

現已派哈喇阿馳驛赴山海關。協同防禦。並飭令著托渾布。嚴

密各防要隘。但恐該夷兵丁單弱。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

撥給火藥三四千斤。由驛遞送前往。以資捍衛。賽尚阿於十七

日起程。著訥爾經額。即駐紮天津。督飭將弁。加意偵察。瞭見夷

船蹤跡。切勿遽行開砲。迨其傍岸。或竟登陸。即奮力剿擊。斷其

歸路。天津為近畿咽喉。關係重大。該署督務當嚴密加意防範。
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扎拉芬奏。馳奉山海關秦王島。有夷船遊奕。當經派兵

哨探。據報有大船一隻。向東南駛去等語。山海關洋面。與奉天

山東尤為切近。彼處既有夷船蹤跡。恐奉天山東兩省。亦不免

有窺伺。著著托渾布。各飭將弁兵丁。勤加哨探。嚴行防守。儻

有夷船闖近海口。即便誘之登陸。聚而殲滅。最為上策。若甫經

瞭見。遽開槍砲。轉恐未能及遠。徒糜火藥。而逆夷仍復遠颺。未

足以示懲創也。

十九

辛丑。

欽差大臣編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一年

年。正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裕謙奏。審度制勝之謀一摺。據奏定海有巖名。本港為第

一險要之地。該夷不識地利。不能併據。應以精兵先據本港。再

行分兵守險。聲東擊西。又條陳可以無慮者四。不可緩待者六。

並言各省皆可議守。浙江必應速戰等語。所奏均不為無見。著

伊里布體察情形。相機妥速辦理。斷不可稍存彼此之見。致誤

事機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博採旁求。諄諄訓誡之至意。查李自抵浙江。探悉夷船分泊定海城外道頭等處。其眾半存船內。半住城中。計非水陸夾攻。無由制勝。即經恭摺奏明。一面密探領海何處可以出師。定海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進剿。以期潛師暗渡。伺間用奇。並將何策可克復城池。何策可驅除醜類。與提鎮及在事文武詳細熟籌。俾不致冒昧興師。輕於一擲。今裕謙所稱遣兵乘夜渡海。分守險要。聲東擊西等語。即李前次所陳襲之之策。而屯兵岑港之說。則係李從前本欲舉行。因改議招撫。復又中止之事。是裕謙陳奏機宜。與李大畧相同。惟岑港現有夷船泊守。非復昔日情形。而白巖

采和巖童畧。概攬畧馬巖。晚峯嶺雖在縣城之後。但或則中隔港汊。或則地非偏僻。均非實在間道。我兵登陸襲擊。須由翁山雙髻山等處而進。李前已逐細陳明。裕謙所探尚有未確。至於制勝之謀。固在陸戰。然止擊之於陸。而不擊之於水。尚難全勝。蓋該夷性最狡獪。明知陸戰非其所長。故其船隻緊傍縣城之外。不敢遠離。我若僅從陸路攻剿。彼必蟻附登舟。開礮轟擊。我兵即難免受虧。縱能克城。亦難守禦。故水陸兩路。必須同時並舉。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方可得手。李前摺所以有分兵兩隊。一從陸路潛進。由山上壓下。殲戮其眾。一用小舟密載柴草。自僻港轉至道

頭。焚其船隻之議也。惟李現在兩接廣東。欽差大臣琦善來咨。該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擊該省沙角大角兩礮臺。已一被占奪。一被攻破。其情極為猖獗。浙省夷船尚有二十餘隻。勢非單弱。我兵非確有把握。不宜輕進。庶免挫衄損威。江浙兩省沿海之區。亦不至即被騷擾。李現又嚴催礮倍井添造二十四槳快船。雇備商舟漁艇。招募熟識水性水勇。逐一趕緊辦理。俟大兵齊集。即當體察情形。潛師航海。設法進剿。斷不敢稍涉稽遲。亦不敢輕於嘗試。以致有負

委寄。

伊里布又奏。再該夷現在粵省情形。極為光怪。李接閱該省來咨。不勝憤懣。該夷於攻奪礮臺之後。復又投遞夷書。列款請求。李雖不知其所列者共有幾款。所求者係屬何事。但恐該夷逞強要挾。辦理諸形棘手。制敵之謀。不嫌博採。李現接原任大學士阮元來函。以風聞琦善到粵之後。該夷未能馴順。晝夜焦思。素知在粵通商各國。啖啖喇之外。惟喇喇啞國最為強大。其國地平多。啖夷仰其接濟。不敢觸犯。而啖夷在粵。向係安靜。非若啖夷之頑梗。若優待啖夷。免其貨稅。又將啖夷之貿易。移給啖夷。則啖夷必感荷。

天恩力與倭夷相抗。且倭夷之船。多向海外各國租賃。裹脅而來。若味夷為我所用。則各國聞知。無難瓦解。至味夷既經受

恩。倭夷心必不服。各省口岸。恐有一二處被其衝突。然其勢既衰。我堅壁清野。來則應之。亦不難於却退。第係病中揣測之法。未識是否可行。是以未敢瀆奏等語。查此時粵省情形。甚為迫切。再與接仗。是否必勝。殊難預期。如因其投書陳請。再與招撫。又恐其求索煩多。勢難概准。若假味夷之力。以制倭夷。似覺事半功倍。難以

二十二

天朝之大。借助外夷。未為正辦。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說。而以夷制夷之法。漢唐以來。載於史策者。不一而足。做而行之。尚非失體。且以招撫倭夷。與驅策味夷。兩事相提並論。亦屬此善於彼。阮元之策。似亦不為無見。惟味夷能否制服。倭夷果肯為我用。此外有無窒礙之處。竊未能深悉。即阮元離粵多年。亦恐不無今昔之異。理合附片密陳。上求

宸斷。僕蒙

採納。仰懇

敕下。著兩廣督臣琦善體察情形。密為措置。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馳奏。覆籌制敵機宜一摺。前因逆夷日漸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攻復定海。均由六百里

遞寄。計此時當已接奉。據奏水陸兩路。必須同時並舉。仍俟大兵齊集。即當設法進剿等語。現在逆夷在粵肆擾。勢不能兼顧定海。前據該大臣奏。定海留七夷匪。備防疏懈。正可出其不意。迅即出師。若待催鋒礮位。添造船隻。召募水勇。必至遷延日久。坐失機宜。著伊里布仍遵前旨。體察現在情形。遇有可乘之際。即行進剿。至琦善所稱。不宜輕進。挫損威等語。粵東夷情反覆。朕惟一意主剿。現雖有退還定海之語。全不足信。已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往勦辦。該大臣身膺重寄。務須同仇敵愾。迅奏膚功。僕藉口廣東來信。稽遲時日。以致貽誤事機。惟伊里布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勉之。

二十三

山海關副都統札拉芬奏。竊於前因秦王島於本月十一日。已刻。瞭見夷船一隻。在洋遊奕。復向東南駛去。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又於十三日。丑刻。據秦王島帶兵協領文報。十二日。辰刻。瞭見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又有桅蓬大船一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西刻。向南駛去。等情。前來。查接閱之下。殊深詫異。查十一日。曾瞭見夷船在洋遊奕。即向東南駛去。今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奕。仍駛往東南。瞭不見蹤。必須跟蹤哨探。方可核實奏辦。但山海關滿營。向無師船。臨榆地方。又無商船可覓。因思天津係商

船聚集之地。原可雇覓哨探。以得確情。惟夷情狡詐。設若停泊。攔江沙外。尚恐不止此數。而防堵官兵。似覺單薄。必須厚集兵力。會合攻剿。以壯軍威。李所屬四處官兵。五百五十餘員。先已札調烏槍兵一百名。接應攻剿。下餘官兵。四百五十餘員。均係駐守四處關口要隘。未便再行調撥。第直隸綠營官兵。設遇征調。悉聽直隸總督提督調遣。誠恐逆夷倉猝攬近海口。登岸滋擾。我官兵寡不敵眾。合無仰懇

天恩。

敕下直隸總督。迅急雇覓商船。調撥官兵。前來山海關。會合攻剿。

二十四

扎拉芬泰又奏。再。李正在具奏間。十三日申刻。又據秦王島帶兵協領塔清安文報。十三日午刻。倏見夷船二隻。在洋遊奕。離岸甚遠。未刻仍在洋面遊奕等語。李伏思。秦王島洋面。船隻忽來忽去。游奕三日之久。並未見有動靜。且夷情詭譎。又有陸路兵丁名色。不無漢奸潛蹤鎮城內外。暗探虛實。接引情事。李現駐鎮城。彈壓一面。將存城官兵三百餘員。名分。布鎮城各門。及關口要隘。妥為防護。一面密派騎校烏爾根岱率兵數名。改裝易服。不露聲色。在於街巷市集各地方。偵密訪查。一遇語音形跡可疑者。刻即拿獲。訊究來由。可得船隻之多寡。駛來之底細。尤恐逆夷

潛由無名海口。登岸滋擾。李一面具奏。一面飛咨盛京將軍。直隸總督。刻即添派官兵。在於沿海各地方。偵密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扎拉芬泰奏。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已有旨派哈喇阿馳往查辦。並諭令訥爾經額派兵丁。撥給火藥。以資捍衛。本日復據馳奏。秦王島洋面。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奕。仍駛往東南等語。著扎拉芬泰遵奉前旨。加意嚴防。如該夷船復行駛至。著即會同哈喇阿。並現調兵弁。俟其船相距。遠近足以相及。方可施放槍礮。或誘之登陸。便可奮力痛剿。仍隨時巡哨偵探。毋稍疏虞。至近關一帶。無名小海口。尤須密為布置。仍隨時隨地。相度機宜。嚴密防禦。

二十五

諭。昨據扎拉芬泰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當降旨令著英。托澤布。嚴加防守矣。本日復據扎拉芬泰馳奏。續有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又有桅蓬大船一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百刻向南駛去等語。夷情詭詐。去來無定。現在山海關洋面。既續添有夷船。奉天。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尤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著英。托澤布。仍遵前旨。加意偵探。密為防範。如瞭見夷船駛近。必度量礮力。可及。再行施放轟擊。或可誘之登陸。聚而殲滅。即行痛加剿洗。該將軍等。總當相度

機宜於兵升器械應調撥者即行調撥應準備者即行準備務使勝算克捷是為至要

又

諭昨據扎拉芬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當降旨令納爾經額駐紮天津。督飭將弁加意防堵。本日復據扎拉芬奏。馳奏。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奕等語。逆夷船隻來去無定。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昨有旨著該署督迅派兵丁撥給火藥。交哈喇阿等調遣。計已遵奉妥辦。著即迅速由驛送往。俾資捍衛。天津為畿輔咽喉。如前調兵加不敷堵禦。著准其相度機宜。續行徵調。該逆蹤跡詭秘。關口要隘。固宜妥

二十六

為防護。至各處無名海口。更恐該逆乘我不意。登岸滋擾。著該署督密為布置。並派撥員弁。隨時偵探。嚴密防守。毋稍疏虞。

壬寅

諭內閣。據戶部奏查明廣東鄰近省分寶存銀兩。開單呈覽。著戶部即於鄰近省分及各省酌撥銀二百萬兩。奏請撥解。

閩浙總督顏伯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顏伯勳於上年除夕。經由江蘇常州會晤署兩江督臣裕謙。備細詢問江蘇現在防堵情形。據督臣裕謙面述。半年以來。悉心經畫。一切調遣製造防勦制勝各事宜。在在均已周密。確有把握。江蘇海口似可無庸慮。且顏伯勳復一路探訪定

海夷情。查今夷船二十餘隻。分泊定海。頭等港沈家門。三處。較前尚未加增。亦未露蠢動形跡。但各處奸民時有私赴夷船。通貿易者。臣顏伯勳正月初四日。行抵浙江

省城。撫臣劉韻珂。通於除夕。旋自鎮海。觀而縷述。與臣顏伯勳沿途所談。大畧相同。臣等伏查定城失守。我兵隔海相望。半年之久。未嘗一矢相加。該夷初計。陽為恭順。遠赴天津。呈遞折詞。逆料重臣自北而南。查辦需時。藉此開河。修屋築臺。列寨已據山川之險。且分撥赴粵。復敢逞其狡詐。妄肆要求。以致浙省重議守防。轉形失計。臣等愚昧之見。竊謂赴粵之夷。既已負固反覆。則在浙醜類。勢必鬼域

二十七

愈增。定海雖為外洋。實同腹地。該夷自去歲六月以來。公然安居吾宇。進亦可戰。退亦可守。僕復再事遷延。漢奸附和日眾。則各處嗜利之輩。必致煽惑益多。是定海一日不復。其為心腹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劉韻珂。抵任後。思患預防。首先密飭地方各官。並密委委員。潛赴各縣。設法安撫。竊幸民心固結。嚮義可嘉。當將應行添防各條。商會欽差大臣伊里布。廣為綜核。目下相度籌辦。已剴切勸諭。彼處各縣紳士。分造小船。預備火攻之用。並諭該紳士等。潛覓渡兵間道。密為響應。並飭委員趕鑄銅礮。以為必勝之計。惟是戰守固應夙備。而調遣尤宜得人。臣劉韻珂。身為浙省

巡撫政務殷煩。勢難專顧防堵。即日嚴船齊備。大兵雲集。

臣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查已革

兩廣督臣林則徐。已革閩浙督臣鄧廷楨。臣等均素知其

有體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撫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為

該夷所畏忌。而屢欲中傷者。該臣等雖前此辦理未協。第

既蒙 嚴譴。更難置身事外。臣等再四熟商。用功不如用過。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准予戴罪自贖。

飭令迅速馳驛赴浙。林則徐駐紮鎮海。鄧廷楨駐紮甯波。會同伊

里布籌辦一應攻勦事宜。併乞

二十八

逾格鴻慈。一體假以事權。令得陳奏。乃為有裨。如該二臣不知奮

勉圖功。即請治臣等以妄舉之罪。

殊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見。而又敢形諸奏牘。殊增憤懣

也。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鎮海縣行寫。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遵赴鎮海確查夷情等語。浙江省城緊要。所

有定海。應行籌辦事宜。著劉韻珂與伊里布會同商妥後。即行

折回省城。飭令文武員弁。嚴加防守。如該夷再來投遞稟帖。一

概拒絕。不准接收。或有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轟

擊。固不可稍涉冒昧。尤不可或形畏葸。總期有備無患。足可制

勝。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該夷自外生成。赴粵。並形桀驁。必

應寓勤於防。嚴此。既經。臣節次嚴札所屬文武。於濱海要

口。相度形勢。或修理礮臺。或厚築土堡。或派撥兵丁。或團

練鄉勇。並示以防勦之法。遇有夷船駛入。施放火礮。該兵

勇等。祇須蹲避堡內。即不致受傷。俟其船駛近堡。兵勇再

施放槍礮。俟該夷竟舍舟登岸。更可協力擒殺。斷不可聞

礮潰散。亦不可望船轟擊。現據各處先後稟報。業經遵照

辦理。又因兵丁多已調赴鎮海。復飭令多添鄉勇。加意防

範。各在案。至浙江省城。不特距海甯州之尖山口。與嘉興

二十九

府之乍浦各口最近。即距紹興府所屬之憑海頭各口。亦

復不遠。且省城之外。支河港汊。環繞紛歧。而錢塘江又統

城三面。實屬緊要。臣自鎮海折回。曾經奏明。查勘海甯乍

浦各要口。再行晉謁。及十二月二十九日。行抵蕭山縣。因

屆年終。省城五方雜處。深恐漢奸。潛跡入城。且糧船聚泊

城外。亦恐水手滋事。隨先行返署。會同巡查彈壓。現在省

城內外。均屬安靜。擬於正月初八日。出省赴海甯乍浦一

帶。親為查勘。仍趕緊馳回。督飭防守。嗣後該夷。僥倖再來投

遞稟帖。或有夷船駛近口岸。臣惟有懷道

聖訓。拒絕不收。並嚴飭痛加轟擊。仍分別移行一體欽遵辦理。以

彰

天威斷不敢稍涉冒昧更不敢或形畏葸再臣欽奉

諭旨劉韻珂奏請添鑄砲位以資分布著即購料集工趕辦製造

等因欽此臣前經飭司委員赴江蘇購買鐵斤現據省城

軍需局司道常恆昌等詳稱已據江蘇藩司谷會該省鐵

斤短缺難以購備以事關軍火要需未便遲延當查寶浙

局日本平停鑄後共存滇銅洋銅一百數十萬斤常恆昌

深知銅廠利用遠勝鐵廠稟請先鑄銅廠一面飭令委員

速赴湖北漢口鎮採買鐵斤並行鑄造等情查採買鐵斤

由楚運浙往返需時若俟購鐵回省再行開爐實屬延緩

三十

欽差大臣伊里布奏請趕鑄銅砲臣即查照仰懇

天恩俯准臣暫行的提局銅四五萬斤先飭省城軍需局設廠督

工趕鑄分撥附近省垣要口以資防禦俟鐵斤購回再為

接鑄分防

諭內閣劉韻珂奏請趕鑄銅砲等語著照所請於寶浙局的提銅

四五萬斤趕緊督工鑄造分撥要口以資防禦其銅斤價本俟

用竣後覈計銀數由軍需款內撥還該部知道

甲辰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豫籌海防事宜一摺據奏西兩兩路責成錦州熊

岳副都統督率指察並酌備槍砲曉諭島民又單開事宜十二

條甚合機宜可嘉之至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槍砲施放必期有

準著該將軍嚴飭海口弁兵遇有夷船駛至度其地勢遠近足

以相及方許合力轟擊其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之處

著酌量籌辦總須嚴斷接濟夷船是為至要另片奏借用船規

銀兩攤扣養廉歸款等語此項應需銀兩著准其作正開銷勿

庸難扣養廉仍著該將軍據節估計覈實支放勿許稍有冒濫

又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惟勤等奏該處現已挑兵五百名一俟谷照即令果升阿

三十一

管帶前來等語著耆英審度機宜如必須添調防堵即行飛馳

以備派撥各等因欽此等因伏思奉天海疆現在安靜若先期請

調吉林官兵惟恐駭人聽聞且曠日持久未免虛糜帑項

等因欽遵

諭旨悉心體察如必須徵調一面具奏一面咨照吉林將軍令該

官兵等星速前來以便合力攻剿至防堵未出境皆係

官員兵丁分內應當之差難行裝等項不無所需自應捐

廉從事以稍盡報效之忱仰蒙

天恩准其作正開銷凡有血氣之人無不激發天良感而思奮至

費用動支尤當加意撙節不敢稍涉冒濫其島嶼居民孤

懸海外。僮匪滋擾。在在可慮。愚懦者恐被其擄掠。狡
黠者尤當防其接濟。上年秋間。岑駐劄南路各海口。目睹
情形。曾經到切曉諭。飭令遷移。該島民等。以生長海濱。捕
魚種地。自食其力。一經遷移。必致流離失所。顧慮自固。海
蕪各為備守。並力陳食毛踐土。斷不敢接濟夷匪。自外生
成。情詞迫切。且查各島煙戶眾多。一時驟難安插。今蒙

聖明指示。各島大小不一。或可歸併遷移。岑惟有仰體

皇仁。督率各旗民地方官。相度機宜。設法籌辦。務使該島民等。斷

絕接濟夷匪之弊。至東三省官兵。素稱勁旅。

盛京為根本重地。武備尤所宜先。岑自仰蒙

三十二

簡畀以來。即勤加操演。勦以忠義。該兵丁等。高知奮勉。施放槍箭。
亦頗有準。一聞徵調。無不奮勇爭先。力圖自效。復查沿邊。
向有蘇拉阿巴。每年跟隨官兵出關。捕打熊虎。槍無虛發。
較之鄉勇尤為得力。現經選調蘇拉阿巴六百名。分撥各
海口。隨同官兵防堵。並教演鄉勇。施放鳥槍。可期收臂指
之效。岑仍隨時體察情形。如應親往督辦之時。立即星馳
前往。斷不敢坐失機宜。復查奉天所屬各海口。水勢深淺
不一。必須節節遠探。方不致有誤。其夷船停泊外洋。
固非槍箭所能及。僅敢分駕杉板小船。蟻附登岸。先行脅
率官兵蘇拉阿巴。及鄉勇等。槍箭齊發。痛加勦洗。如哨探

夷船聯楫北駛。勢欲猖獗。即調集吉林官兵。合力攻擊。不
難立制其命。總期一鼓殲除。以振

國威而懾夷膽。

硃批。覽奏俱悉。隨時加意防守。如有逆船闖入。或登岸滋擾。必當

相機痛剿。以彰國威。慎勿失算。勉之。

乙巳。

諭內閣。祁項著馳驛前往廣東。督同江西布政使趙炳言廣東布

政使梁寶常。辦理糧臺事務。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一

年。正月初十日戌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三十三

上諭。本日。據琦善馳奏。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膽敢

直撲虎門。轟擊砲臺。計惟痛加勦洗。琦善摺片。裕謙摺均著鈔

給閱看。欽此。伏查岑奉

諭旨。飭令相機勦辦。岑因浙省現在兵丁。除防守口岸外。可以抽

撥者。為數無多。即經奏請。飭調皖楚等省勁旅。來浙運用。

一面將進兵事宜。豫為部署。以便浙師渡海。水陸夾擊。以

期克復城池。曾將酌擬辦理緣由。恭摺陳奏。嗣於本年正

月初三初六等日。兩接著兩層督臣琦善來咨。知該夷直

擊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砲臺。已一被攻破。一被占奪。其情

極為猖獗。浙省夷船。尚有二十餘隻。勢非單弱。我兵非確

有把握。不便冒昧輕進。以免挫衄。復於初七日。詳細陳明在案。李先於初十日申刻。接准琦善鈔摺咨會。以該夷於占奪砲臺後。勢將直擊虎門。進攻省垣。現在人心惶惶。戰守兩難。不得已。將該夷所請於外洋寄寓一節。允其代為奏懇。其所請於廣州即行開港一節。仍向其竭力論說。若仍執迷不悟。亦祇得從權辦理等情。李細覈來咨。粵省現在情形。業已萬分緊迫。琦善之量。為允許。實因無可如何。作此權宜之計。該夷於琦善允許之後。是否馴順。及琦善曾否准令至廣州開港。此時距該省發文之日。業已平月有餘。李無從遙揣。惟該省正向該夷撫諭。藉以止息兵端。

三十四

浙省若不顧廣東之迫切。貿然進剿。無論勝負。難期即便仰賴。

聖主鴻福。竟能收復定海。在粵夷人得信。勢必更肆滋擾。該省當失利之後。勢屬難支。設或復有挫失。於大局殊有關係。且江浙兩省之兵。柔肥者多。勁勇者少。潛師進剿。非實在精銳之兵。不能集事。若勉強運用。一有挫衄。則敵氣愈驕。人心愈沮。必致愈難措手。是以未便冒昧。

硃批。覽奏殊深憤懣。不料汝如此游疑畏蕙。何能為國宣力也。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浙省宜暫緩進兵一摺。覽奏憤懣。現已降旨。飭令裕謙前來。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剿事宜。裕謙

到浙後。即將欽差大臣關防。面交祇領。伊里布即星夜回兩江。總督本任。會同提督陳化成。並督飭地方文武各員。認真防堵。江蘇各海口。毋許夷船駛入。如有夷船在各海口遊奕。即著併力攻擊。勿再遷延。備有貽誤。恐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浙省宜暫緩進兵一摺。覽奏憤懣。似此畏蕙。何能迅速奏功。裕謙平日辦事。尚屬勇往。著即作為欽差大臣。兼程馳赴浙江。鎮海軍營。接印。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剿事宜。前所調安徽兵一千二百名。湖北兵一千八百名。湖南兵一千名。諒已先後到浙。務當一鼓作氣。克復定海。倘有懈賞。裕謙到浙後。一面傳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一面將寄信諭旨。親交伊里布祇領。原摺一併發去。兩江總督印信。著交給程晉采暫行兼護。另有寄信諭旨一通。著即加封。交給程晉采。並令轉交陳化成祇領。

三十五

又

諭。本日。已降旨。飭令裕謙前赴浙江。會同余步雲辦理進剿。喫夷事宜。兼令摘取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即令裕謙替代。並飭伊里布星夜馳回本任。其未回本任以前。兩江總督印信。著即派程晉采暫行兼護。江蘇海口。紛歧。現經裕謙布置。嚴位兵弁。尚屬周密。著程晉采會同陳化成。小心籌備。毋稍疏虞。備夷船

膽敢遊奕攔近。即著併力攻勦。毋任乘虛竄入。致干咎戾。

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照前准

欽差大臣琦善咨會。倭逆在粵。桀驁不馴。誠恐愈縱愈驕。勢不能已於轟擊。一經交鋒。恐又各路滋擾。飛咨督率竭力防守等因。即經臣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廈門撤回之兵。仍行調往協防。散去鄉勇。趕令團練。其餘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以資守禦。業將籌防情形。奏陳

聖鑒。訓奉

諭旨。著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先事豫備。如該夷再來投遞呈詞。一

三十六

概拒絕。或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攻勦等因。欽此。復經臣欽遵。飛行沿海各文武。加意防堵。竭力攻勦去後。茲先後准據代辦陸路提臣陶飛熊。暨興泉永道金門鎮稟報。晉江惠安金門大墘梅林一帶洋面。時有夷船五六隻。或七八隻。往來遊奕。尚未駛近口岸等情。正在嚴飭密防間。又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咨稱。該夷投到夷書。不候回文。即於次早直攻大角沙角兩礮臺。現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難保不四出滋擾。請即一體防堵等因。查該夷桀驁強橫。一至於此。亟應嚴密防範。如敢駛近口岸。即當痛加攻勦。以示懲創。惟聞

洋袤延二千餘里。其孤懸海中。如廈門臺灣。固屬最為險要。其次如澎湖海壇銅山等處。亦皆四面環海。無城可守。至濱海各縣口岸林立。一帆可達。際此攻守緊要之時。必須多撥防兵。雇募水勇漁船。以資截擊。購置不獲。以堵竄越。所需口糧雇值。以及運送軍械夫價。需費浩繁。所有上年籌備經費銀十萬兩。業經支發無存。現已酌撥泉漳二府銀六萬兩。以供支應。此後雖久暫莫定。而一切費用。不能不寬為籌備。庶免臨時周章。相應據實奏明。請

旨。於福建藩庫籌撥銀二十萬兩。並請

敕部。於福建就近省分。指撥銀二十萬兩。迅即解閩。以資接濟。所

三十七

用經費。統俟歲事之日。查照例案。覈實報銷。如有餘存。另行報撥。至閩省本乏大礮。前次奏明。捐製八千斤六千斤大礮三十六門。演武頗能致遠有準。茲查沿海稍次之要口甚多。尚屬不敷分撥。應再添製六千五百斤大礮各六門。分撥各海口。以備轟擊。所需工料。即於此次請撥經費內支用。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嚴飭海口。豫備攻守情形一摺。著照所議。迅速妥為辦理。澎湖等處地方。尤為緊要。務須會同提督陳階平。加意防守。至所奏籌撥經費等語。著准其於福建藩庫撥銀二十萬兩。並著該部於福建就近省分。指撥銀二十萬兩。

迅即解赴閩省。以資接濟。其沿海要口。礮位不敷分撥。著即添鑄大礮。以備轟擊。所需工料銀兩。准其即在此次所撥經費內。支給應用。

廣東巡撫兼理粵海關事務怡良奏。查粵海關稅課。每年應徵正額盈餘。共銀八十九萬九千餘兩。以夷稅為大宗。每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蓋由暎夷及港脚之船。既經停其貿易。而各國之船。又為暎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不獨與各前任多寡懸殊。即較之豫望前兩年。經徵各數。亦復減少過半。

三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接辦粵海關稅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課。以夷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暎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夷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暎夷強悍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該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項。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果否怨恨暎夷阻撓生計。抑稍有期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丁未。著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據奏籌防海口情形一摺。辦理尚屬周到。惟覺兵力單弱。著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仍准其調撥。以資分堵。所安礮位。試演有準。即無須逐日演放。虛糜火藥。礮位愈多愈好。直隸各鎮所設。有非急須應用者。即著遣員調取。或須添造之處。仍遵前降諭旨。督匠興造。勿稍遲誤。天津為近京咽喉。要隘大礮務宜多設。即山海關亦應分置礮位等因。欽此。又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奉

一

上諭。本日據扎拉芬奏。本月十一日。哨探夷船一隻。在山海關秦王島海洋遊奕。旋向東南駛去等語。現已派哈喇阿馳赴山海關。協同防禦。但恐該處兵丁單弱。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撥給火藥三四千斤。由驛遞送前往。以資捍衛。訥爾經額即駐劄天津。督飭將弁。加意偵察。瞭見夷船蹤跡。切勿遽行開礮。迨其傍岸。或竟登陸。即奮力勦擊。斷其歸路。天津為近京咽喉。關係重大。該署督務當嚴密加意防範。勿稍疏虞等因。欽此。臣查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既有夷船遊奕。亟應嚴密設防。即

欽遵

諭旨。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飛飭迅赴天津海口。以便分撥防堵。

並於即日調派提標八百名就近赴山海關駐守。暨撥天津鎮標火藥四千斤由驛解往聽候。

欽派大臣哈琅阿調用以資捍衛。至天津海口南北兩岸並甯河之北塘海口統計前存現調各營官兵共二千五百名分撥三處尚覺單弱。茲於本月十六日續奉

廷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扎拉芬奏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奕等語。逆夷船隻來去無定。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昨有旨著該署督迅派兵丁撥給火藥交哈琅阿等調遣計已遵奉妥辦。著迅速由驛送往俾資捍衛。天津為畿輔咽喉如前調兵力不

二

敷堵禦著准其相度機宜續行微調該逆夷蹤跡詭秘關口要隘固宜妥為防護至各處無名各海口更恐該逆走出我不意登岸滋擾著該署督密為布置並派撥員弁隨時偵探嚴密防守勿稍疏虞等因欽此。臣酌量情形已續調大名正定二鎮兵各五百名約計正月杪二月初間均可到齊彼時距開河不遠添撥防範足可得加至各鎮營舊存鐵礮自去秋幾番查調其一千斤以上者均已調取而大半別腔鑄損多不堪用現查宣化鎮屬尚有存營神功神威等銅礮二十四尊大者一千斤小者五百斤已行鎮揀其腔口光圓礮位即撥運十尊運赴海口添設餘應留於各營貯備統計

天津南北兩岸現共安設六千六百斤至七千斤大礮二位四千數百斤大礮三位二千斤至二千數百斤大礮十七位一千數百斤大礮二十位一千斤大礮十位五百斤小礮八位甯河北塘海口安設二千斤至三千斤大礮六位一千斤至一千數百斤大礮十位五百斤至七百斤小礮四位一面嚴飭委員督匠趕鑄計二月內可得五千斤大礮十位至永平府屬之臨榆海口附近山海關與天津情形並重臣已由此處酌撥二千斤鐵礮一位一千五百斤鐵礮二位一千斤鐵礮二位六百五十斤鐵礮三位星夜解往聽候哈琅阿分派安設又勻撥一百餘斤劈山礮

三

三十五位解赴灤州等四州縣分布各海口其駐守兵數前據山水協副將興泰具稟將前調提標及山水三屯二協兵一千三百三十名遵照提督指示灤州劉家河海口派撥提標兵二百六十七名樂亭縣清河口派三屯協兵一百二十四名真水溝派三屯山水永二協兵一百十九名昌黎縣浪窩口派提標兵二百六十六名撫甯縣洋河口派山水協兵一百六十四名臨榆縣泰王島派山水永協兵一百二十三名石河口派提標兵二百六十七名臣悉心籌計除山海關臨榆海口已奉

旨添派兵八百名勿庸再行議添外其餘五處海口灤州昌黎兩

處大口。應各駐兵三百名。其樂亭。撫甯兩處小口。各駐兵二百名。並查明昌黎縣境內淤閉之蒲河海口。其中號船隻。可以傍崖登岸。應添防兵二百名。以昭慎密。至各海口相距均有數十里之遙。必須彼此關會協防。庶可聲勢聯絡。目前雖分飭各州縣。添安馬撥。馳報信息。竊恐無人照料。難期得力。臣現派本標幹練兵一百名。派委委員帶往。隨同馬撥。每日傳籤。上下巡查通信。並將訪明可以登岸之處。督夫間段挖坑設伏。使彼隨步阻陷。俾我兵攻擊得力。至豐潤之澗河。黑沿子。二處海口。計原派續派連化玉田。兩營兵。各添足二百名。其南至山東交界小海口四處。共派天津鎮兵三百名。分防駐守。均足抵禦。

四

殊批。所辦俱好。留心防守。設遇逆船駛至。相機痛剿。以揚國威。戊申。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接署兩廣總督印務。臣即交卸護篆。經琦善面告。以夷務係其專辦。現惟加倍慎密。不便稍為宣露。囑令臣專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嗣於十二月十六日。接准知會有暎夷兵船火船。於十五日。攻奪沙角大角。兩礮臺之事。臣駭異之餘。實深焦憤。當即會同廣州將軍臣阿精阿副都統。臣英隆暨司道等。同至琦善署中。面商戰守事宜。琦善問及攻勦有無把握。臣等均不敢謂有

把握。但以該夷既經就撫。忽又稱兵犯順。占奪礮臺。戕害將弁兵丁。是除攻勦之外。恐亦別無把握。琦善復言現已寫信詰問義律。俟覆到設法妥辦。若於挫衄之後。復遽開兵。聲援實恐不足。即奏調外省兵丁。亦須日久方到。而義律一聞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釀事端。臣伏思洋面機宜。操縱固不敢專執。而省城重地。守衛總不可稍疏。當與琦善並阿精阿。英隆商明。省會城廂一帶。水陸要隘。均添兵勇。實力巡防。軍火局庫等處。尤須晝夜看守。嚴密布置。去後。旋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准琦善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三十日奉

五

上諭。御史蔡家珩奏。籌制暎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往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議勦擊。所有該御史等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備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四日奉

讀兩次

諭旨仰見我

皇上恩威並濟

指示機宜使臣有所稟承不勝感服連日復商戰守又經琦善告

知喚夷兵船火船俱已陸續退出外洋其所奪之沙角大

角礮臺亦據該夷繳還一切事宜均由琦善密為調度逐

一奏

聞應恭候續奉

諭旨欽遵辦理臣惟有仍飭地方文武將近省一帶內洋河面及

由陸路進省之山嶺田塍各要路添撥弁兵嚴加防守不

六

敢稍有疏忽以期有備無患至御史蔡家珩所奏俟琦善

辦理夷務清楚之後再行會同妥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奏豫備防夷事宜一摺覽奏均悉此

次逆夷攻奪礮臺屢形反測詭譎萬狀非痛加勦辦無以示懲

創現已派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驛前往

勦辦所調各省兵勇計一萬數千名足敷調遣兼諭令楊芳先

行兼程赴粵相機進剿不必候奕山等到齊始行商辦諒楊芳

必已遵照辦理以揚國威著琦善阿精阿怡良等戮力同心分

飭所屬文武各員水陸交嚴認真防範凡近省一帶內洋河面

及陸路進省之山嶺田塍各要路均分兵布守勿令夷匪一名

竄入昨已降旨派祁項督同藩司梁寶常趙炳言辦理粵省糧

臺事宜將來大兵雲集所有軍火糧餉定可源源接濟足以固

眾志而壯軍心琦善阿精阿等務即晚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

眾志成城萬勿稍為搖惑將此諭知琦善阿精阿怡良關天培

郭繼昌裕瑞英隆並傳諭梁寶常並庭蘭知之

己酉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營獨當其

衝面前南北隍城二島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凡船隻往來天

七

津等處必由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請豫為把守安設

礮位添駕船隻使兩省聲勢聯絡巡邏探哨並旅順水師官兵

額設無多必須添募水勇方能敷用其饒子窩各海口亦須招

練鄉勇協濟巡防至旅順東南一帶小島其中有可停泊夷船

藏伏漢奸之處亦宜豫為稽查等語現在廣東浙江已興師征

勦逆夷疊經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嚴加防禦天津為近京

重地尤宜整飭兵防有備無患旅順隍城諸島既為南來海路

要隘是嚴守各口即足以斷夷船來路著耆英於盛京存貯礮

位內擇其大而為準者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

或用船駕放其遼南隍城各島要地著托渾布達運大礮一體

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該將軍巡撫等。務各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各繪圖貼說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於伏查南北隍城兩島。皆隸山東界內。非奉天所屬之島。可否建立礮臺。安設礮位。應聽山東巡撫悉心酌擬。復查北隍城島。去旅順口共一百八十里。適中分界。南九十里。隸山東管轄。北九十里。隸奉天管轄。奕經所奏南北隍城二島。係奉天山東兩省分轄之處。最與中樞政考則例內載分界之處。似屬不符。再查旅順水師營兵額。原屬不多。雖曰獨當其衝。其實居海洋幽僻之地。諸山環繞。海洋以外。竟難窺伺。原以奉天旅順。為各海口扼要之區。迨經上年秋令。親歷其地。始悉旅順情形。查旅順水師營。自康熙五十三年。經固山貝子蘇諾等。奏請設立。其尋常水操。係在該口海面演習。若遇大操。該口水淺。即在金州屬柳樹屯海口試演。是奉天水師營。雖在旅順口建立。而扼要之處。尤有甚於此口者。至添募水勇。不獨旅順一處。凡奉天所屬海口。均應一體設法雇覓。於早經密札各海口旗民地方官。將海上習水之人。並能在水底撈獲海參者。均令按名雇備。臨事驅使。復查奉天通省所存礮位。外城原屬無多。惟省垣及錦州所存之礮。共有七十二尊。錦州所存之礮。長不過三四尺。西路海口。亦

關緊要。是以於上年十一月內。將省內所存七八尺五節大礮。運送三尊。交道慶在天橋麻釣魚臺。兩海口。相度安設。並上年秋令。將省中所存之四尺五節礮。奏明運送南路各海口。共十一尊。又於上年十一月。及本年正月。將省中所存一丈一尺。並七八九尺大礮八尊。陸續運送南路。交祥厚相度安設。並酌撥水師營礮手。分往各海口放演。現在省垣八門。所存大礮八尊。外。於衙門礮庫。僅存一丈三尺礮一尊。酌留鎮庫。未便外運。又查奉天所屬海疆。綿五千餘里。大小島嶼數十餘處。歲奸處所。在所不免。但島嶼過多。未便分兵駐紮防守。節經到切曉諭島民。務須各固藩籬。並責成該管旗民地方官。隨時查察。諭軍機大臣等。據著英奏。查明旅順各口形勢。一摺。奉天旅順各海口。現據該將軍添募水勇。雇備驅使。並將省城所存大礮。運送各口扼要之區安設。酌撥礮手。分往放演。其大小島嶼數十餘處。到諭島民。各固藩籬。責成地方官隨時稽察。辦理均屬周妥。該省現存礮位。如或不敷備用。著即趕緊興工添鑄。俾資防禦。該將軍務當相度機宜。迅速妥辦。

庚戌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准署兩廣督臣琦善來咨。以暎夷已遵照繳還定海。及該省之沙角。該督允為代懇。

天恩。准其仍前來粵通商。並請做照西洋商人寄居澳門之例。將廣東外洋之香港地方。給與泊舟寄住。業已據情代奏。囑即收回定海。一面撥兵前往彈壓等情。並據取到夷目義律呈遞粵來文一件。又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胞誑等夷信三件。均折閱義律呈遞之文。亦稱願將定海獻還。查本年正月初三日以後。疊接琦善來咨。知該夷在粵鴟張。正將攻勒事宜。逐加籌備。茲該夷自知悔悟。畏罪輸誠。情願撤兵納土。自可無事勞師。現將粵省送到義律所給胞誑等信件。專弁齎交。催令速行起碇。一面派委鎮將帶兵前往縣城彈壓防範。以備不虞。其前獲之夷俘晏士叮喇

十

打釐等。除已病斃四名外。其餘俱遵前奉

諭旨。概予釋放。俟夷船起碇之時。押至船內交收。至義律文內聲稱。該國商人將貨物帶至定海行銷。懇令甯波商民收買。俾免虧折等語。雖係該夷貪圖小利。第輒轉交易。有稽時日。且恐該夷有妄冀在浙通商之意。未便准行。現已給與義律覆文。並諭知胞誑嚴為拒絕。以免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本日據伊里布馳奏。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繳還定海一摺。逆夷在粵猖獗。必得聲罪致討。聚而殲旃。方足以伸國法。此時雖有繳還之說。難保非逆夷詭計。奕山等經朕命往督辦。惟當一意進

剿。無論該夷是否繳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擒渠。斷不可為其所惑。致誤機宜。且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為所據。即使該夷將來畏罪繳還香港。亦俟屆時奏明請旨。此時惟有整我師旅。悉數殲除。是為至要。伊里布原摺。及寄裕謙諭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飭繳定海一摺。前有旨。諭裕謙兼程赴浙。作為欽差大臣。會同余步雲攻勒逆夷。克復定海。現據伊里布奏稱。接到廣東來信。並義律呈遞文件。願將定海繳還等語。逆夷反覆無常。所言殊不足信。著裕謙於馳抵鎮海後。察看情形。

十一

如定海業已繳還。著即撫卹難民。修理城濬。一切善後防守事宜。妥為經理。儻詭言獻地。仍復負隅。即遵照前旨。相度機宜。痛加勦洗。斷不可因有繳地之說。為其所愚。仍飭伊里布覆繳逆夷所請將貨物帶至定海行銷。懇令商民收買。斷不准行。所有前調赴浙之皖楚等省官兵。不可中止。仍著裕謙催令前進。協力進攻。前獲夷俘晏士叮喇打釐等。必待繳還定海。方可釋放。交收。伊里布原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該督祇領。

辛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等。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粵前為保守土地人民起見。於未奉

廷寄之先。旨味量准。奏代為顯懇。

恩施。當經節次奏請。將芽從重治罪在案。續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籌辦夷情形一摺。逆夷既非情理。可諭即當
大申捷伐。現已飛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十名。馳赴廣東。聽候
調度。著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儘逆夷駛近口岸。
即行相機勦辦。又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復准

廷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籌辦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遵前旨。厚集
兵力。用張天討。所需軍費。無論地丁。關稅。准酌量動用。作正開

銷。儘有不敷。即奏開請旨。各等因。欽此。芽跪聆之下。雖前此量

十二

允各款。僅止許為代奏。即通商一節。雖據聲請。以本年正
月初旬為期。迄今亦尚未敢開市。而該夷已投遞夷書。先
將沙角大角。師船。鹽船。逐一繳還。並據一面派委夷官。由
海道駛赴浙江。統撤夷兵。一面另備夷文。呈交芽。由六百
里轉送伊里布。查照收回定海。似較前此馴順。惟芽識見
昏庸。所辦未能仰合

聖意。惶悚戰慄。何可名言。伏念芽身受

重恩。天良未昧。何敢以控制外夷要務。輒至畏難苟安。况自抵粵
以來。屢被該夷逞其狡黠。種種刁難。又豈不痛心疾首。欲

圖滅此朝食。無如勢與心違。其情形已疊經奏遞

聖鑒。今自該夷遣人赴浙江。繳還定海。並將粵省各件獻出。兵船
全行退出外洋後。又據義律求與芽晤面。芽以虎門海口。
尚未親往查勘。且現在奉調各省官兵。均尚未到。不宜稍
露形跡。致令起疑。先行滋擾。故芽即藉查勘虎門為由。於
初三日出省。舟次獅子洋河面。據義律乘坐火輪船。前來
求見。僅止隨從數十人。並未帶有兵船。是日情詞極為恭
順。惟據呈出所議章程。草底。並據議及嗣後夾帶鴉片。以
及漏稅走私。均將貨船沒官。而其中間有行之窒礙者。芽
當加指駁。該夷即求為酌改。茲已另行更定。容俟擬就。錄

呈

十三

御覽。芽隨於義律辭退後。查得獅子洋相距虎門。尚有六十里。然
業已汪洋浩漫。浪湧風騰。迥非內河可比。芽當即換坐外
洋小船。駛抵虎門。周歷各廠臺。詳加查勘。非係四面虛懸。
孤立海中。即係後山之外。依然可通水道。設被循環圍困。
雖兵食亦無由而達。且經芽就該處起以至省城。處處測
量水勢。其長潮時。均至一丈以上。至三四丈不等。故向之
共知為虎門藩籬者。一以貨船喫水較深。再則以其在循
守規制之時。自不致繞越而行。若其稱兵犯順。隨處皆可
潛窺。不必由礮臺前行駛。即堪直達省垣。且自越進虎門

後所在可通。防不勝防。此地勢之無要可扼也。至各臺所設礮位。共計止有二百餘位。僅敷安置前面。兩旁均屬空虛。且其間通用之礮無多。其餘原製均未講求。礮形極大。礮口極小。而洋面極寬。未能轟及中泓。以數計。既不及該夷船礮之多。以力言。又不敢該夷船礮之利。而臺上礮眼。其大如門。幾足以容人出入。迨被轟擊。竟致無可遮蔽。故爾全不得力。現甫訪得鑄礮匠人。造具礮模。方欲試鑄。即果能鑄造合法。亦祇可備將來。而目前萬不及趕辦。此軍械之無利可恃也。又如兵力。查禦夷全在水戰。而水戰利在舟師。現蒙

十四

賞調陸路官兵

宸慮至周且備。然該官兵等。總須乘坐外海師船。方克與夷交仗。縱使不因未習風濤。致有顛暈之患。而掌駕非其所嫻。仍不能不用水師。但粵省水師兵丁。本由沿海召募。其中品類不齊。幸先經風聞。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接仗後。眾兵曾向提臣訛索銀錢。否則即欲紛紛四散。昨經面詢提臣。據稱實有其事。該提臣勢出無可如何。當經典質衣物。每名散給洋銀二圓。甫得留防至今。則兵心已可概見。設正在交鋒喫緊之時。其駕船之人。不能得力。所關甚鉅。縱有精兵。亦無從施其技巧。且師船亦甚不堅大。難以安設大礮。

未足禦夷。此兵力之不固也。再查粵省民風。流薄而貪。除業為漢奸者。更無庸議外。其餘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決洽。非如定海之素無啖夷人。咸知為異類。若該夷詐行小惠。妄施機巧。正恐咸被誘惑。必不能如定海民心之固持不屈。其勢尤為可慮。此民情之不堅也。且溯查從前粵省辦理洋盜。尚不過賊匪耳。其船係內地之船。礮亦內地之礮。猶且蔓延多載。卒至招撫而後已。而今此情形。尤恐所謂蜂蟻有毒。豈再四思維。一身之所繫。猶小

十五

能取勝與獲咎於辦理之未合

宸謀。同一待罪。餘生何所顧惜。然幸獲咎於辦理之未合。宸謀。而廣東之疆地民生。猶得仰賴。聖主鴻福。藉保乂安。如幸獲咎於打仗之未能取勝。則損天威而害民生。而辦理更無從措手。以是會商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則徐。鄧廷楨等。合稱藩籬難恃。交鋒實無把握。且所有奉調各兵。遠道而來。尚需時日。並不能同時到齊。而大兵經過。勢不能無風聲。漢奸即早為走漏消息。該夷必先肆猖狂。幸實已寢食俱廢。萬分焦灼。緣此不避重咎。再將現在查勘情形。噴陳

天聽。並將該夷認繳各物表書一件。冒呈

御覽。伏望

皇上軫念羣黎

恩施逾格。姑為急則治標之計。則暫示羈縻於目前。即當備勦於

將來也。所有現在會商及勘過情形。祇祈

聖主分加垂詢。並求

欽派賢員。前來履勘。毋始終惟為土地人民起見。斷不敢稍存畏

蕙。尤不敢稍有欺飾。

大英欽奉全權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駐中華領事義。為照

會事。照得接據

十六

貴大臣爵閣部堂二十六日來文。均已閱悉。現在事事既

已說定。本公使大臣全賴

貴大臣爵閣部堂誠信。知必如議。於二十一年正月初旬

以內。就行開港貿易。茲備公文。咨會伯統帥。請即讓還沙

角大角等處。所有兵船軍師。撤退九龍所近之香港島地

駐劄。並請將日前所獲

貴國舟師等船一俟

貴大臣爵閣部堂派弁赴銅鼓洋面接收。即行繳還可也。

夫思此際人心尚有未安之處。請

貴大臣爵閣部堂。即便出示曉諭眾民。以兩國難端訪事。

現在善定。彼此和好。友交可期常遠。凡有文武官弁士民

人等。與英民。及諸外國人民。通交往來。俱應以友禮相待。

方為順理。各得相安之道。本公使大臣。今蒙

貴大臣爵閣部堂以嘒嘒西國人單啞泥等。一釋放。一鳴

謝。感恩不勝。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殊批。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

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

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

嚇於朕。朕不懼焉。

諭內閣。前因英夷自浙回粵。復肆悖逆。攻陷礮臺。特授奕山為靖

十七

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路精兵。聲罪致討。茲據

琦善奏。英夷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懇請

俯准所請。暫示羈縻等語。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

一至於此。英逆兩次在浙江廣東肆逆。攻占縣城礮臺。傷我鎮

將大員。荼毒生靈。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

海。獻出礮臺之語。不可憑信。即使真能退地。亦祇復我故土。其

被害之官弁。罹難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勦洗。

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

整我義師。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

法懲治。其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等。尤當加意嚴防。來即攻擊。務

令片帆不返。同奏膚功。至琦善身應重寄。不能申明大義。拒絕
妄求。竟甘受逆夷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
夷書。此次膽敢附摺呈遞。並代為懇求。是誠何心。且據奏稱同
城之將軍。副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
阿指阿怡良等。並不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
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英船退出外洋。親往勸辦一摺。
英夷屢次肆逆。反覆無常。藉繳還沙角等地為詞。並肆要求挾
制之計。現已明降諭旨。痛加攻勦。並命奕山等。兼程前進。聲罪
致討。惟大兵未集以前。難保該夷不復肆猖獗。著即責成琦善

十八

設法堵禦。調兵防守。儻仍執迷不悟。以致再有挫失。朕惟琦善
是問。國法具在。決不稍為寬貸也。並著阿精阿。怡良等。謹遵前
旨。戮力同心。分飭所屬。水陸交嚴。認真防範。不得意存推諉。稍
有疏虞。並曉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毋為奸夷所惑。懷之慎之。
將此諭知琦善。阿精阿。怡良。關天培。郭繼昌。裕瑞。英隆。知之。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英夷兵船全數退出外洋一摺。逆夷反覆禁
驚。藉繳還定海沙角大角礮臺為詞。肆其詭譎。已明降諭旨。痛
加勦洗。並諭令楊芳。先赴廣東督辦矣。此時定海及沙角大角
礮臺。即使繳還。而前次肆其騷擾。傷我官兵。罪無可逭。該

將軍等。膺茲重寄。必當整我師旅。聲罪致討。以張捷伐而伸國
威。況此次既不允所請。該逆夷難保不復肆猖獗。著奕山。隆文
兼程前進。速赴廣東。聚會各路官兵。一意進剿。設法擒渠。務殲
醜類。是為至要。琦善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寄諭參贊大臣楊芳。本日。據琦善馳奏。英夷兵船全數退出外
洋一摺。逆夷反覆禁驚。藉繳還定海沙角大角礮臺為詞。肆其
詭譎。已明降諭旨。痛加勦洗。並諭令奕山等。迅速前進矣。該大
臣務當兼程。迅赴廣東。相機勦辦。約計程途。該大臣到粵。在奕
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剿。不必候奕山等到粵。

十九

始行攻擊。況此次既不允該逆夷所請。難保不復肆猖獗。儻稍
存觀望。坐失事機。恐該參贊不能當此重咎也。琦善摺著鈔給
閱看。

著兩江總督裕祿。奏。竊查定海。據七省洋面。適中腹地。為
江浙兩省門戶。逆夷盤踞不退。則七省不得解嚴。而江浙
二省尤不得安枕。是以臣前奏有六不可緩之議。近日據
著兩廣總督琦善移咨。知英夷在粵猖獗。攻據礮臺。是此
時該夷大號兵船。正在粵省與官兵相持。其定海防守尚
弛。誠如前奉

上諭。此時當察其驕惰。出其不意。為不可失之機會。且查爾逆夷

尚能察我議撫疏防之時。突然開砲。攻我不備。而我官兵轉不能乘定海。夷船較少之時。及時擄獲乎。且探訪定海。夷船現祇有二十餘隻。其大隊已於去冬赴粵。城內居住。夷兵亦不過千餘人。且將城北角鎮山牆垣掘去數丈。豫留走路。明係畏我兵攻。勦為棄城登舟之計。前此城外各寨。均無防守。自十月以後。奉港沈畧兩處。漸有夷兵巡瞭。而我奉港司巡檢趙廷詔。仍在該處沉地之岱山。督率鄉民。團練固守。並未還回內地。夷人至今不能奪據。查岱山與舟山接近咫尺。該處既無夷逆。儘可屯伏官兵。又奉港沈畧兩處外。尚有白泉嶺。各寨。在舟山之背。可以遠渡登岸。翻山入城。更為捷便。自夷船滋事以來。浙洋漁船。仍復日日行駛。夷船不能攔截。難民數萬。兵役數千。往來如常。毫無阻滯。此時若以大號兵船徑渡。則難。若以小舟改裝潛渡。甚易。露夜晦冥。何時不可對渡。此定海洋面。並未盡被夷逆占據之情形也。定海城垣低矮。本易進攻。其夷目皆分居總兵知州衙門。及城隍廟。祖印寺。並沈姓民房等處。無難聚而殲洗。即使該夷暫時固守。而我既登岸。則城外皆為我有。各寨與城中隔山嶺。該夷船。盡失其所長。不能翻山。闖我於寨中。而我兵能擊東擊西。更番迭出。擾該夷於城之內外。使之晝夜不得休息。必有棄城竄遁

二十

之勢。夷船聚泊定海城外之道頭港。本地漁船及賣菜小船。出入其旁。夷船看慣。並不防禁。儻進兵攻城之時。一面用小船暗藏火礮火箭。潛泊港內。乘風縱火。夷船下碇。鐵錨甚重。非逾時不能開動。必可一炬灰燼。迥異大洋孟浪馳逐。此克復定海。必須潛渡登岸之情形也。即使該夷棄城登船後。仍回礮轟擊。而我兵紮營。不在城中。而在畧內。隔以山嶺。豈該夷礮所能及。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安能與我持久。若以我兵。據我內地。慮不能守。豈該夷遠隔重洋。孤軍深入。轉能守乎。是我兵但渡舟山。斷無不能克復之理。城池一復。夷鋒大挫。進退無據。斷無復敢。桀驁猖獗之理。此定海不惟能克。而且能守之情形也。夫事機愈早則愈易。愈遲則愈難。該夷前僅固守一城者。今且漸及各寨。此時辦理。已不若十月以前之易。若不及今克復。延至夏間。南風司令。不特粵洋夷船。乘風駛浙。且孟呷喇萬打拉沙等處夷船。更難保不接踵而來。勢必增守各寨。盡據險要。克復必更難於今日。況彼時風順潮漲。該夷必更酌分夷船數隻。游奕於沿海各省。朝東暮西。乘間滋擾。則自江蘇。以迄山東直隸。

二十一

日持久。老師屨餉。海洋何日得靖。商民何日得安。是定海為必當克復之地。當此時尚有可克復之機。溯查我

朝二百年來。凡賊據臺灣。從無官兵但守廈門。不渡海登岸。而能克敵之事。亦無官兵既渡海登岸而仍不能克敵之事。即如施琅入鹿耳門。而鄭氏降。施世驎藍廷珍抵府城。而朱一貴殲。福康安海蘭察入諸羅。而林爽文俘。李長庚入鹿港。而蔡牽遁。臺灣洋面二三十里。其鹿耳門鹿港等處。又皆險礁難入。較之定海一潮可到。隨處可登者。其難易不啻霄壤。又查

國初取舟山時。係總督陳錦總兵田雄等。乘大霧渡海登岸。

二十二

遂破其城。彼時偽明魯王舟師數萬。且各暴民人。均其所。有。較之今日各暴皆我赤子。一呼百應者。其難易亦不啻霄壤。用兵之道。全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誠如

聖諭。兵貴神速。不可坐失事機。現在該夷全力注粵。未暇逆風駛。浙而定海夷兵。見浙省半載。按兵不動。亦驕惰不甚設備。是前此之示。正可為今出奇掩襲之地。惟是

欽差大臣伊里布。現調湖南鎮守官兵。程途遙遠。到浙需二三月之久。未免緩不濟急。若各兵齊集以後。仍守候造船鑄礮。不但洋面馳逐。無可把握。而該夷占據愈久。防備愈增。誠恐坐失機宜。查江南徐州壽春兵及浙江處州兵。皆驍健

可用。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謝朝恩。亦皆老成勇毅。查發有為。現在伊里布。已調壽春兵一千二百名。合原存鎮海之府州各兵。已有精銳數千。此外尚有浙省提鎮各標兵數千。防勦均已足用。況潛師擄襲之兵。止於調度得宜。賞罰必信。在精不在多。誠能出其不意。該夷不辨我軍虛實。且有定海鄉勇兵役。可助聲勢。數千可當數萬之用。臨時以動兵半攻城內之賊。半攻城外之賊。併備游兵。相機策應。必可一舉克復。且登岸後。尤易陸續渡兵。即鎮守續到勁旅。仍可留為後應。可否仰懇

天恩。密飭伊里布。乘此夷船擾粵之時。不動聲色。密令沿海各口。

二十三

豫備漁船。並先令定海原額標兵。及差役難民。陸續回至舟山。先將軍裝器械。潛帶渡海。埋伏各暴。嚮導接應。而後官兵剋期分路。改裝易服。登舟潛渡。或先據岱山。或繞登白泉。檣各暴。我兵一登陸岸。不但岑港沈泰。兩處星散。夷兵。可以先行勦洗。即城內逆夷。及道頭港內停泊夷船。亦不難設法攻勦。立制其命。從此言勦則勦之權在我。言撫則撫之權在我。標縱在手。變化從心。庶足以彰

天威而洩民憤。總之。逆夷包藏叵測。狡譎萬端。在粵省。始則講款以懈我隄防。及攻據礮臺後。又復投書以緩我應援。此時定海夷船不多。若更遷延觀望。必又墮其奸計。養癰貽患。

所關匪細

硃批已有旨命汝馳往鎮海。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矣。正可相時而動。克成大功。用膺懋賞。朕惟仁望捷音耳。慎勉行之。

裕謙又奏。再。臣上年曾飭江南沿海各州縣。團練鄉勇。以資防堵。惟鄉勇不過城村壯丁。不盡技勇出色。必須於鄉勇外。另行招募武藝超眾。一可當百者。方足裨防勦哨探實用。恭查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中膂力超羣。藝勇出眾之輩。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為可惜。著各省督撫等。召募揀選。咨送兵部。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又曾經獲罪已逃赦免者。亦惟咨送等

因。欽此。欽遵在案。今江蘇之淮安。徐州。及安徽之鳳。穎。亳。壽等府州。民風強悍。除各標營兵外。尚不乏精壯驍勇之人。現當用武之際。自應選備行間。以補兵力之所不及。且已札飭各屬。並出示召募。無論武舉武生。及各項生員民人。不拘本省外省。亦不拘從前。有無過犯。但須武藝之精。不在人數之多。或膂力過人。手舉數百斤者。或挽強弓十餘力。箭不虛發者。或善放鳥槍。擡礮。致遠有準者。或使用長矛。大刀。及各項軍器。飛舞捷者。或能超牆踰溝。至丈外者。或拳棒精熟。一人能勝數十人者。或熟識海洋風雲沙線。善於操舟。出沒風濤者。或能泅水潛伏。江海者。均由所在

二十四

地方官保送前來。先行委員會營考驗。臣再加覆驗。如果出色合格。即留臣標効力。果能奮勇立功。再行分別賞拔。以示鼓勵。即因其材而用之。實求其材而取之。似於操外安內。兩有裨益。

硃批。安內。兩有裨益。

壬子。

欽差理藩院尚書賽尚阿。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賽尚阿。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著派賽尚阿。馳驛前赴天津。及山海關一帶。會同訥爾經額。查辦礮臺事宜。欽此。查賽尚阿。於十七日。由京起程。二十日。行抵天津大沽海口。會同訥爾經額。前赴各礮臺查勘。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原設礮臺二座。其南礮臺。為海河口門要隘。尤屬喫緊。查得南礮臺。內土外甃。經前督臣琦善。相度形勢。於臺前添築土壘一座。壘前添築土埂一道。臺之南。接築土埂一道。埂內築土壘四座。土礮臺一座。埂前。寬有深濠。大局業有布置。訥爾經額。復於原礮臺土埂之前。增築土壘。高與礮臺相等。並於臺之東北角。接築土礮臺一座。臺南土埂之內。土壘土礮臺等處。亦皆加高培厚。堆砌搭塔。且置備土袋數千。以便相勢安設。外可攔潮禦礮。內可護兵設伏。此南岸礮臺之現在情形也。至南

二十五

礮臺安設大礮九位。東北角土礮臺。安設大礮四位。土壘
 土壘上。安設大小礮二十五位。臺下連北營盤。安設大礮
 六位。以上共大小礮四十四位。此南岸安設礮位之現在
 情形也。又查該處新添礮臺二座。均在原礮臺以南。其第
 一座正對河灣。相距不及一里。夷船進口。至此轉舵。我兵
 攻擊。最為得力。其二座距河心半里。可為第一座礮臺接
 應。頗據形勝。現已開工。等查看規模。各礮臺前。均已築土
 壘一座。長六丈。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夷船若於此時
 前來。即可安礮攻擊。壘外擬各築欄潮壩一道。各圍圍一
 百三十丈。高一丈二尺。迎面擬堆土袋。以為外護。計壩內

二十六

皆可容兵二千。壩外已各築土壘一道。兩旁各開深濠一
 道。層層嚴密。兵可護身。礮可及敵。此南岸新築礮臺之情
 形也。等公同商酌。擬於南礮臺迎面。添築塔口。內既外
 土。既開嵌石。以為礮洞。其高約可護兵。而石土並用。既不
 慮我礮之震裂。亦不虞彼礮之轟損。其連南土壘土壘土
 礮臺前。皆擬各添土墩。與福建所用品字形式。量地變通。
 以資捍衛。已飭承辦工員。趕緊如式增築。又北礮臺。較南
 礮臺稍小。距河亦稍遠。土壘土壘。布置畧同。安礮共十六
 位。其新添礮臺一座。在舊礮臺之東南。離河較近。亦照南
 岸辦理。又南北兩岸。演試礮位。均屬有準。每礮添弁兵五

名。管理操練。漸已嫺熟。各營官兵。尚屬嚴整。其未到各兵。
 現經李訥爾經領。飛檄征調。計日均可到齊。又籌辦攻守
 各器械。俱已逐一豫備。不敢稍涉鬆懈。至祁日。趙家溝。狼
 坨子。三處。雖亦天津府所屬。惟均係小口。向未設有礮臺。
 等賽尚阿無可查看。其山海關一帶。先經李訥爾經領。檄
 飭文武員弁。趕辦沙墩土壘。勿稍貽誤。等賽尚阿拜摺。覆
 即馳赴各該處查辦。李訥爾經領。謹遵奉
 諭旨。駐劄天津海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尚阿等奏。查辦天津海口礮臺事宜一
 摺。所辦甚好。天津海口。現經布置周妥。所調防兵。亦可計日到

二十七

齊。其沙墩土壘。並經該署督檄飭文武趕辦。該處現有劉允孝
 督同陳金鑾。石生玉。防堵籌辦。自可不致貽誤。省城地方。公事
 緊要。亦不可任其積壓。均爾經領。此時無庸駐劄天津。著即回
 署清釐。以免遲誤。

駐藏大臣孟保。幫辦大臣海模。奏。等於道光二十年。十
 二月。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呈遞夷稟等情。並將該國王
 原稟及撤論稿底呈覽。披閱均悉。該國王素與披楞不睦。具稟
 請旨。其意不過藉圖報復。該大臣惟當諭以大皇帝撫馭外夷。
 一視同仁。疊屬相爭。從未過問。爾等各宜戢兵睦鄰。永受天朝

恩澤。該大臣等仍當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密為防範。至所稱聶
噶金那。及京屬等處地方。究係何處部落。距何處為近。著該大
臣密行訪查。據實具奏。欽此。等語。遵即密行訪得其京屬字樣。
即係內地所管地方。該夷均呼為京屬。至所稱聶噶金那
地方。訪係披楞洋面中之一地名。無與內地相近之區。其
披楞之東。係噶里噶達地方。直連廣東邊界。等語。復查西
藏賦註載。第哩巴察。乃西南嶺外一大國也。曰噶里噶達
曰披楞。曰阿訶。皆其所屬。該國人常在廣東作買賣等
語。又訪得該夷向以噶里噶達呼為第哩之語。等語。所訪恐
未盡實。復暗向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訪問。據稱
聶噶金那地在洋面。不能指實界址。亦未聞係何部落之
說。惟知披楞之東。地名噶里噶達。與廣東邊界毗連等語。
與等語密訪情形無異。

二十八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孟保等奏訪明廓爾喀國王稟內所稱聶噶金那
等處地方一摺。據奏聶噶金那。係披楞洋面地名。其披楞之東
噶里噶達地方。直連廣東邊界。噶里噶達披楞。皆第哩巴察所
屬。該夷向以噶里噶達呼為第哩等語。覽奏均悉。現在廓爾喀國。雖
屬安靜無事。仍著該大臣等遵奉前旨。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安
為防範。毋任別滋事端。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扎拉芬泰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等語。
山海關洋面。與奉天山東。尤為切近。彼處既有夷船蹤跡。恐奉
天山東兩省。亦不免有窺伺。著耆英。托渾布。各飭將弁兵丁。勤
加哨探。嚴行防守。倘有夷船攔近海口。即便誘之登陸。聚而殲
旃。最為上策。若甫經瞥見。遽開槍礮。轉恐未能及遠。徒糜火藥。而
逆夷仍復遠颺。未足以示懲創也。等因。欽此。二十日。子刻。又奉
上諭。扎拉芬泰奏。續有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又有桅蓬大船一
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兩刻向南駛
去等語。夷性詭詐。去來無定。現在山海關洋面。既續添有夷船。
奉天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尤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耆英
托渾布。仍遵前旨。加意偵探。密為防範。等因。欽此。等語。伏查先准
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泰將駛到夷船情形飛咨。一體嚴
防。當即知照錦州熊岳兩副都統。及沿海旗民地方官。一
體瞭望。實力嚴防。並揀派佐領哈豐阿。馳往山海關哨探。
順道查看西路一帶海口。防守情形。飭令據實稟報。惟檢
閱山海關來咨。該處瞭望官弁。報稱夷船駛往東南。或潛
赴山東。抑或附近島嶼停泊。均未可定。但關外氣候較寒。
各海口現在封凍。無論何項船隻。均不能攏岸停泊。沿海

二十九

瞻望官兵亦未報見夷船蹤跡何以遽行在山海關洋面遊奕。等已星飛嚴飭沿海地方官實力巡探不准稍形疏忽。至金州復州蓋州牛莊岫巖等海口。等早經揀派協領佐領各一員。飭令前往協同旗民地方官帶領兵礮鄉勇勤加操練隨時哨探嚴行防守。僅有夷船關近海口不得孟浪從事亦不得坐失機宜。必須度量遠近如礮力可及即行施放轟擊或設法誘之登陸務期一鼓勦洗以昭懲創。

硃批開凍後必當常川瞭望小心防守設或夷船竟敢侵犯相機勦戮以揚國威。勉之。

三十

甲寅。漕運總督朱樹奏。竊查巨標所屬鹽城東海二營均係內河水師營頭鹽城營管海口二處東海營管海口六處海州乃陸路營頭亦管海口二處係水陸兼防上年夏間浙江海洋不靖彼時臣已督運北上由河巨麟慶飭委該管道員親往巡查各口皆添兵防堵連日督運旋回逆夷已赴粵聽候查辦各防兵均奉文撤回只留額巡兵丁照常巡緝現雖逆夷不順尚在粵東而巨標所屬海口亦不可不加意嚴防固無須如上年夷船遊奕江境之時一體添兵惟有嚴飭各該營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各在海口處所實力巡防仍派千把總等按五日前往巡查

一次派都守等十餘日前往巡查一次每次即在彼施放槍礮瞻望海外情形其未赴防之兵責令認真演習槍礮操練技藝僅海口稍有夷船蹤跡先由該將官等帶兵前往飛稟臣知臣即親往防堵現值春融南風漸多臣已委淮海道趙廷熙護淮揚道沈鵬親往稽查以期妥協

三十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朱樹奏鹽城營及海州陸路營各管有海口二處東海營有海口六處現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實力巡防等語該二營本係漕督所屬自應督飭兵弁認真巡查惟伊里布統轄兩江凡各海口地方均須豫為布置嚴密稽察毋令逆夷闖入轉瞬南風司令難保該夷船不沿邊滋擾著伊里布會同朱樹督率將弁兵丁分布要隘梭織哨探見有夷船蹤跡度其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行開放槍礮併力攻擊若夷船毫無蹤影每日施放槍礮空糜火藥成何事體經此訓諭之後儻防堵不力將來有夷匪竄入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

乙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本月十七十八等日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扎拉芬奏報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托渾布密為防範如瞭見夷船駛近必度量礮力可及再行施放轟擊或可誘之登

陸聚而殲滅。即行痛加勦洗。總當相度機宜。於兵弁器械應調撥者。即行調撥。應準備者。即行準備。務使勝算克操。是為至要。等因。欽此。伏查日前聞倭夷在粵築營情形。當經豫籌戰守諸事。咨會登州鎮臣王明。並先飭登萊青道王鎮高唐營遊擊陶昇等。馳赴登郡。會督籌辦。一面密咨兗曹兩鎮。豫批馳健弁兵。整備制勝軍械。聽候檄調。並將辦理情形。縷晰奏

聞在案。茲查夷船膽敢駛至山海關洋面遊奕。東省海道相連。亟應重兵防禦。以杜竄擾。臣就沿海形勢及全省額設兵數。通盤籌計。曹州鎮附近各營。環聯直豫。為省西要地。應令

三十二

留防本汛。未便飭調。其餘各營。約可調兵二千五百名。茲先調文登營兵二百三十名。甯福營兵七十名。即墨營兵二百名。同赴最要之榮成縣。專派文登協副將梁勝灝。駐劄榮成。督同各該營帶兵官。分布要隘。聯為犄角之勢。協力防守。調青州營兵二百名。萊州營兵一百名。壽樂營兵五十名。且標左右兩營兵四百名。濟南城守營兵一百名。泰安。德州。高唐。三營兵六百名。並派臨清協副將廣泰。且標右營遊擊景琳等。同各營帶兵備弁。分起遠行。同赴登州府。聽候鎮臣調撥。其府城附近及沿海緊要口岸島嶼。應如何撥兵防守之處。且先期知會鎮臣。於各官兵到登

妥為布置。務與登州鎮本標駐守各兵。聲勢聯絡。以示有備無患。仍欽遵

諭旨。嚴戒各將士。如瞭見夷船駛近。必須度量礮力可及。再行轟擊。或竟偃旗息鼓。誘令登岸。設法殲捕。勿得望見帆影。輒先張皇開礮。徒費兵力。此外尚有臨清。東昌。兗中。兗右四營。約可調兵五百名。容俟此起調往官兵過竣。再行分別飭調。且亦俟各官陸續抵登。囑令鎮道察看情形。如須且親往布置。即當馳赴督辦。

殊批。妥行辦理。

廣西巡撫梁章鉅奏。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准

三十三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奏海防事宜。稱有安南軋船最利等語。廣西近接安南。有無此項船隻。是否足資防海內地。可以做照製造之處。著梁章鉅查明具奏。欽此。臣查安南即越南。與廣東廣西兩省。均屬接壤。在廣東。則欽州一帶海面相連。向不通貢道。在廣西。則一切文報。及貢使往返。俱由陸路。而海路不能相通。所稱軋船。自係海面之船。廣西無由得見。當於接奉

諭旨後。即飛飭緊接越南之太平府龍州廳確切查明。而中外水陸相距甚遠。恐亦未能悉其規制。惟且近日亦熟聞廣東人言。越南軋船。於破敵甚利。並記得聞過近人說部二種。

一載嘉慶十三年。秋冬之間。吳咭喇欲奪越南東京馬頭。駕長大船以入。越南得信。令漁艇商船。先行截匿。吳船入港。數百里無阻。直至東京下破。不見一人。入夜忽有小艇無數圍攔。上裝火藥乾柴。吳船發砲轟擊。小艇火益熾。大船之人盡燬。又一載紅毛常屢侵越南。越南人創為小舟。名曰札船。長僅三丈。船旁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頗似閩浙端午競渡之船。每船二十四人。操械飛行水面。快若游龍。進退如意。每船首尾。各駕紅衣大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底破即沈。雖有技巧。無所施設。於是大敗。至今紅毛船過安南海面。見札船出。即騰落而去。以此兩說觀之。札船

三十四

之利於海防。已可概見。近聞林則徐在廣督任內。業已做照其法。製船數隻。本欲多造。以經費無措而止。是札船之製。似廣東已得其詳。伏乞

教下廣東督撫。及水師提鎮。查照辦理。竊聞近日吳咭喇在廣東洋面。轟擊兵船。非理要索。人人髮指。夫犬羊之性。即使貌為恭順。已斷不可輕信。況現在逆跡昭彰。自應多方籌防。盡力勦逐。札船之利。特其一端。惟慮札船之製太小。不足以敵外夷高大之船。然果做造得法。又何難稍擴而大之。且戰船不在高大。而在輕便。夷船所利在礮。然但能仰擊平擊。且利於擊遠。近擊即不得勢。而俯擊更不得力。若

果得有如札船者百十隻。蟻附其旁。專擊船底。必可以收火攻圍攻之效。正不必如今日謀海防者。必待另造高大之船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給事中朱成烈奏。安南札船。足資海防。當降旨。交梁章鉅查奏。茲據奏稱。札船實利海防。吳夷見即騰落。林則徐在任時。做照製造數隻等語。逆夷所恃船堅礮利。惟能仰擊平擊。不能近擊俯擊。札船專擊船底。可備火攻之策。廣東既曾做照製造。是札船之製。已得其詳。著奕山。隆。不揚。芳。祁。增。於到粵後。訪察情形。如果利於攻擊。應即多為製造。以期利用。至如何多方籌備。盡力勦逐之處。總須商酌周妥。是為至要。梁章

三十五

鉅原摺。著鈔給閱看。

二月丙辰

諭內閣。著由戶部撥銀一百萬兩。解交江西藩庫。豫備軍需撥用。庚申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李奉

命。兼程馳往浙江。會同提臣余步雲勦辦逆夷。正月二十六日。在青浦縣舟次。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於二十二日。在鎮海軍營發來咨文。內稱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繳運定海。所有前調之皖楚等省官兵。已奏明撤退。並准鈔錄摺稿。及署兩廣總督琦善原奏

前來。李伏查夷性畏強侮弱。惟利是視。不與中土通商。即無以資生。其權本操之自我。自前年絕其貿易之後。屢次在廣東滋生事端。皆為官兵擊逐而退。沿海地方。若皆能有備無患。該逆伎何能施。乃定海無備。致被占據。迨奉簡派大臣。調兵勦辦。東南沿海一帶兵民。協力防堵。亦極嚴密。即赴直隸。遞呈乞

恩。後見防兵漸撤。民心漸懈。又肆鳴張。其在定海。則恣淫搶奪。無惡不作。其在廣東。更敢搶擄兵船。攻占礮臺。誠如上諭。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仰蒙我

皇上命將出師。大張捷伐。天下臣民。罔不額手稱慶。該逆明知

三十六

天威所加。難逃鈇鉞。又作狡獪伎倆。請在廣東即日通商。寄居

香港。繳還定海。及至到浙。又欲將帶至定海貨物。令甯波

商民收買。遲延不去。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若將已調及

將到軍營之官兵。全行撤退。設該逆再有反覆。更屬不成

事體。且該逆未受鉅創。尚不知

天朝威力。即使將就完結。名不正則言不順。將來之互市。亦屬

弛張兩難。李奉

命勦辦。雖尚未到軍營。不敢坐視。業已咨會伊里布將夷俘晏士

喇喇。暫緩釋放。并飭知將到軍營之壽春鎮標官

兵一千二百名。仍行前進。不必撤退。或者該夷聞風畏懼。

不待進勦。退出定海。固可先除一寇。若再藉口遷延。則是欲於定海之外。又占一香港也。李到浙後。即當會同余步

雲設法進兵。以伸

天討。其湖廣官兵。程途遙遠。本屬緩不濟急。且湖南係屬苗疆。湖

北襄陽一帶。素多不逞之徒。在在均關緊要。即經伊里布

奏明撤退。自可毋庸再調。李現又咨會江甯將軍佈勒亨。

挑選駐防八旗精兵三百名。備帶糧餉。馳赴浙江。以備調

遣。

硃批。仁望功成受賞。渴盼捷音之至。勉益加勉。

諭內閣。前因逆夷占據定海。特命伊里布為欽差大臣。相機籌辦。

三十七

並因該夷自浙回粵。日肆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

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攻勦。乃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

善。屢次奏報。始以兵燬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

札。即信以為實。已有旨令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為欽差

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伊里布未回任以前。所有兩

江總督。著程高采暫行兼護。本日。據裕謙馳奏。逆夷未受懲

創。飭兵仍行前進一摺。所奏均是。逆夷攻據定海之後。恣淫搶

奪。荼毒生靈。凡我士民。自必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

浙。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眾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

但望該大臣迅速奏膚功。懋膺上賞。斷不可因該夷現有繳還定

海之說。稍事遲回。又墮逆夷詭計。而貽琦善伊里布辜恩誤事之故。懔之。至伊里布身膺特簡。迭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勒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甚屬畏葸不堪。伊里布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夷情叵測。粵春鎮標官兵。仍飭前進一摺。逆夷反覆無常。繳還定海之說。本不足信。現因伊里布無能。惟琦善之言是聽。以致遷延誤事。業經降旨交部嚴議矣。裕謙經朕特簡。前往督辦。務即設法進兵。殲除醜類。定海即使繳出。官兵因之傷亡。人民受其荼毒。思之實堪痛恨。豈可復為所惑。至香港一層。係琦善代逆懇求。朕斷不准其通商。該大

三十八

臣惟當一意勤辦。務使片帆不返。毋得存一通商之見。稍事游移。再粵春鎮官兵。將到軍營。著即催令前進。其湖廣官兵。前據伊里布奏撤。曾諭知該大臣。催令前進。不可中止。現據奏稱。該省官兵程途遙遠。本屬緩不濟急。自可毋庸再調等語。現在浙江兵力。自己足敷調遣。惟粵省既已大張捷伐。難保該逆船隻不復窺回定海。將來進剿時。兵力設有未敷。所有前調楚省官兵。著即一面檄調接應。一面奏聞。該大臣身受國恩。總當相機妥辦。仰盼捷音。無負朕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月辛酉。參贊大臣湖南提督楊芳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已有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往廣東。辦理夷務。現在英夷猖獗。楊芳接奉此旨。即馳驛前往。會同琦善相度機宜。和衷勦辦。如應添調湖南官兵。酌量派撥。隨後前往。計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剿。總當一鼓作氣。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等因。欽此。即速由驛兼程馳進。無論前後調遣外省官兵。曾否到齊。即先趨廣東省城。與琦善和衷相度機宜。如須進擊。

即用先到官兵。及本省兵力。極力勤辦。固不敢坐失機宜。亦不致冒昧愼事。上座

聖慮。至所調外省官兵。合之本省水陸全師。足資勤辦。此時再續增兵力。恐後趕不及。徒滋糜費。粵現未身臨其境。不知現在夷情如何。未敢謬揣。竊以英逆以利立國。若非

聖恩賞准照常通商。彼外夷地方。貨物交易。金銀無出。勢必國力日弱。不足以強服他夷。其務求通商之故。乃彼立國大本。然不應借端生風。鴟鵂挾求。現在大局。或須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勿令切近廣東省垣。有礙肘腋。

恩威並用。使其畏威懷德。庶可久安海疆。雖表延數千里。夷船粗笨。可以登岸之口。亦不甚多。乘此機會。舉凡要隘處所。從新布置一週。更資民力以壯軍威。逐處築堡。聯絡兵營。籠束居民。厚貯糧食。深溝高壘。安置大礮。彼知要隘堅壁。攻無可圖。野無所掠。永杜窺伺之萌。以期一勞永逸。惟築堡需用經費過多。必專資民力。眾擎易舉。無如貧富不一。勢難勸輸。擬先令貧民一人一工。作百金家底論。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百金之家捐十工。遞而增之。富民見有定額。無須勸諭。工自立成。至於內地頑民。不無從而為匪。所以從逆之故。一為窮乏。一為吸煙。此等殘乏之徒。多往轉能耗彼供養。虛壯彼勢。實銷彼糧。於全局無損。第其中不無一二失志才略之人。心熱功名。無由奮發。希圖逞志。果有其人。其生長地方。自有見聞。查出設法誘歸。責其於海岸出力督工。獎以末職。翦其逆謀。能於廣東辦有定式。沿海逐一照辦。一半年之間。可以一律鞏固矣。

殊批。似是而非。

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兩次欽奉

諭旨。遵將豫備情形。由驛奏

聞在案。嗣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暎逆投遞該副將照會

文一角。係收受香港地方。今內地撤回營汛等情。照鈔具稟到。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竊惟我國家撫有寰區。無遠弗屆。薄海內外。悉子悉臣。即至重譯來廷。亦無不

稱

懷柔綏服。乃暎夷義律等。妄肆鴟張。已忘名分。況復膽思狡啓。指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該大臣到粵如何辦理。雖未經知會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萬無讓給土地人民。聽其主掌。如該逆所稱。已有文據之理。既無從悉其真偽。務復夙夜。心急如焚。前聞民間傳說暎夷。即在香港

三

地方。貼有偽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各語。方謂傳聞未確。故惑人心。茲據水師提臣轉據副將賴恩爵稟。鈔偽示移咨前來。則是該夷竟以香港視為己有。要害之地。為其所據。相去虎門甚近。片帆可至。沿海之新安東莞香山順德。以及省城各處。勢非刻刻戒備不可。嗣後內地犯法之徒。必至以此為藏匿之所。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覆靡常。一有要求不遂之事。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其何能及。且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所有在粵華夷。均歸同知縣丞管轄。議者猶以為非詐。今該逆竟欲將

天朝土地人民據為已有。更恐致滋後患。伏思
宸謀廣運。

聖慮周詳。定能

燭照靡遺。不使奸宄得以遂志。何待愚昧為之過計。但臣忽聞海

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並敢以

天朝百姓稱為喚國子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無

從悉其顛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豫備進剿。兼令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

理。始經宣示。臣等晤見琦善。亦均悉心商請。添募壯勇。以壯

聲威。固守虎門砲臺。防堵入省要隘。惟用兵之道。全在識

四

定心堅。若再稍涉游移。逆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不及之

慮。現既有夷文。並據稟鈔偽示。不敢緘默。

殊批。必當由驛速奏。甚有識見。

諭內閣。前因喚逆日肆猖獗。降旨令琦善等嚴密防範。如有必須

攻剿之處。不可遷延誤事。嗣因該逆攻占砲臺。特將琦善交部

嚴議。仍諭令奮力勦除。以圖補救。乃琦善到粵以後。甘受逆夷

播弄。節經諄切誥戒。迷而不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

良等與聞。疊次奏報情形。非係開脫逆情。即屬代求息宥。於一

切防守勦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該逆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

義律呈遞伊里布文件。及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夷信。代為由

駁遞交伊里布。以致伊里布聽信順從。遲延觀望。本日據怡良

馳奏喚逆投遞逆詞。並在香港地方出有偽示一摺。香港地方

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

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

地方。泊舟寄居。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

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逆夷公然占據。現據怡良奏報。喚逆盤

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偽發告示。稱該處百

姓為喚國子民。覽奏殊堪痛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

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

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

五

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

是何肺腑。如此事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禁。

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揀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押解來京。

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抄入官。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

督祁境。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勦。又據怡良

馳奏。喚逆投文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覽奏均悉。已

明降諭旨。令祁境補授兩廣總督。將琦善革職鎖禁。解京審訊。

並諭令楊芳。怡良等。先行防堵矣。喚逆膽敢占據香港。出有偽

示。不法已極。該將軍等到粵後。惟有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

設法擒渠。殲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盡數殄滅。方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若一有通商二字。存於胸中。則大負委任之意。該將軍等身膺上賞。實有厚望焉。楊芳怡良摺。俱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楊芳馳奏接奉諭旨。先赴廣東會剿。又據怡良馳奏。逆書詞狂悖。並在香港出有偽示。各一摺。奕逆在粵。妄肆鴟張。琦善不遵朕旨。痛加勦洗。膽敢擅給香港。縱其狂悖。本日已有旨斥革。派英隆將其鎖拿解京究辦矣。香港地方。逼近虎門。現為該逆占據。勢必窺伺橫行。益無忌憚。各處海口。必應刻刻戒嚴。楊芳現報行抵豐城。計日內即可到粵。怡良兼署督篆。水陸

六

官兵係其統轄。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均有守禦防堵之責。現在大兵尚未雲集。必須一力防禦。毋稍疏懈。怡良所奏添募壯勇。固守礮臺。分守要隘。各事宜。著即責成楊芳會同怡良。阿精阿關天培郭繼昌等。和衷商辦。分投布置。加緊隄防。儘稍涉疏虞。定惟楊芳等是問。至香港通商。斷無是理。楊芳所奏。將來准令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之語。甚屬非是。該逆種種悖逆。必應盡數殄滅。務令片帆不返。方足以快人心。著該大臣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捷伐。極力攻勦。毋使稍留餘孽。致滋後患。再琦善現在帶往廣東之鮑鵬著怡良密委員弁鎖拿。同琦善一併解京審辦。儘走漏風聲。致令遠颺。恐該署督不能當此

重咎。至琦善欽差大臣關防。著怡良摘取妥貯。俟有便員來京。飭令帶京呈繳。

又

諭本日據怡良奏。奕逆投書狂悖。並於香港地方。出有偽示。又據楊芳奏。勦辦奕逆事宜。各一摺。奕逆日肆鴟張。膽敢占據香港地方。指稱屬伊收管。出示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實堪髮指。此皆由琦善畏蕙無能。受其欺侮。以致愈形猖獗。已有旨將琦善革職。解來京矣。至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在偏僻小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裕謙現在業經到浙。一切當已布置周妥。惟有迅加進剿。殲此醜類。務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怡良楊芳摺。並著鈔給閱看。

七

癸亥。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於正月十二日。接准欽差大臣琦善咨稱。奕逆現在具文。擬還定海。願懇代為奏請恩施。已給咨該夷官赴浙統撤師船。並給與照驗。准其沿途購買食物等因。其如何代乞恩施之處。未據移咨。臣無由知悉。竊思該夷桀驁強橫。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奪大角沙角礮臺。傷我兵弁。狂悖已極。何以旬日之間。遽行帖服。肯繳定海。該夷狡詐性成。或火藥糧餉不繼。藉作緩兵之計。從容添辦。而使我防備懈弛。固未

可知抑或要求各款已足飽其所欲亦未可定在

欽差大臣琦善膺此重任自當憂深思遠斟酌妥辦惟臣現據署

汀漳龍道徐繼會與泉永道劉燿椿密稟云訪聞商民紛

傳廣東

欽差大臣有許與廈門馬頭通市之說此言固無確據然臣既有

所聞目擊廈島情形關係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查廈門

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而東為臺澎唇齒西為泉漳門戶北

連會垣通省咽喉所在一有梗塞則全體頽壞不支假使

許令該夷在廈通商勢必設夷館攜家室良民驚擾滋懼

奸民依附生端其貨船兵船勢必擁泊內港內地官吏從

何稽察水陸營伍從何設防且港內四通八達去漳郡泉

郡均不過二三日程該夷獲此負隅之地必益肆其占據

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聽之則將為所欲為而臺澎間

阻呼吸不通其害實不可勝言是廈門許與通商直以全

閩鎖鑰付之寇盜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矣僅現在

欽差大臣琦善所代為乞

恩之處並無此款則是臣過慮多言應毋庸議僅竟有此款惟有

仰求

皇上乾威獨斷嚴行駁斥巨身任封疆深知地方情形關係重大

不敢緘默不言

硃批汝所見固是但誤國辱國之人業經拏問所言者可無庸議
矣

甲子

欽差理藩院尚書賽尚阿奏竊查會同訥爾經額查辦天津海口

礮臺於正月二十四日具奏後復赴各處查勘查得甯河

縣北塘海口南北兩岸舊有礮臺基址二座上年七月因

防禦喫逆在南岸舊址築土礮臺一座臺之南北各築土

壘一座共安設大礮二十一其北岸礮臺尚未興修現

據承辦工員東路同知何耿繩稟稱擬將南北兩礮臺用

大礮石重行補築周圍增築礮牆牆上每垛口迎面酌留礮

眼臺前各築營牆一道牆外各築攔潮壩一道擬辦頗為

周密惟礮石礮臺雖較土築堅固然抵禦礮子則惟土臺

為宜現在南岸已有土礮臺只須加寬培厚毋庸更易礮

石至北礮臺形勢較南岸喫緊緣夷船僅駛入海口南岸

開礮彼由東面北繞尚可避過北礮臺適當其衝發礮堵

禦該夷船斷不能入是北礮臺亦宜趕緊用土修築一切

俱照南岸辦理於守禦似為得力又查得豐潤縣有海口

二處一在澗河一在黑沿子澗河海口不甚寬深居民稀

少似屬不甚險要現有土礮臺二座共安設大小礮十位

祇宜加寬培厚迎面各安土礮礮臺之左右各築土壘

臺前各築攔湖壩。壩外各挖深濠。加意防堵。似可無虞。至黑沿子海口較寬。人煙亦眾。上年曠夷曾駕三板船上岸。購買食物。不可不嚴為防範。該處現有大土礮臺一座。小土礮臺二座。共安設大小礮九位。惟臺勢過小。亦宜培厚加寬。其埧牆礮洞土埧土壩深濠。均照澗河辦理。再能添礮數位。自臻嚴密。其澗河擬添礮臺二座。黑沿子擬添礮臺一座。或規模迫狹。或距岸太遠。均難得力。似可無庸建造。又查得灤州劉家河即大莊窠。有礮臺一座。安設中礮四位。臺頂寬止丈餘。不便兵丁裝放。且距海口遙遠。殊不適用。應相度地勢。另建大土礮臺一座。兩旁各築土埧一道。上列土壩。作品字形。以安礮位。臺面築埧牆礮洞。臺前築壩。挖濠。該處現有大小礮十一位。即可分別安設。其現在之礮臺。留備瞭望。擬築之礮臺。似可無庸興辦。又查得樂亭縣有海口二處。一名清河口。一名臭水溝。二處各有礮臺一座。臺頂均狹。僅容中礮一位。清河口礮臺。南有土壘一座。上安大礮二位。小土壘七座。各安中礮一位。臭水溝礮臺。南有土壘九箇。各安中礮一位。然均低小。不能得力。現據樂亭縣知縣陸為棟稟稱。擬將清河口臺南大小土壘。加高增厚。挑成雁翅。迎面俱堆沙壩。中留礮眼。後築大壩。安礮於前。以便兵丁裝放。壘前添築

十

土壩。壩外更挖深濠。其臭水溝亦照此辦理。似為合法。清河口現有大小礮十四位。臭水溝雖有大小礮十五位。內堪用者祇八位。至二處各擬添建之礮臺。似可無庸興築。又查得昌黎縣浪窩海口。有礮臺一座。上安大礮一位。兩旁各為大土壘一座。均安大礮一位。土壘東西各留土埧一道。每邊安席屯土壘七座。每土壘中間安礮一位。兩邊共安中小礮十四位。礮臺前為深濠一道。尚屬得勢。惟礮臺迎面宜築埧牆。安礮洞。各土壘土埧。均宜加寬培厚。濠前再築攔湖壩一道。始為周妥。已令該縣曹世儀趕緊增修。至該縣之蒲河海口。向無礮臺。因距昌黎縣城僅二十五里。業經直隸總督撥兵防守。琴順道查看該處南北兩岸。各有沙埧一道。高一丈數尺。可以瞭望。並可禦礮伏兵。似亦毋庸另建礮臺。其運到大小礮計堪用者七位。已令該縣趕辦沙壩土壘。如法安設。足資守衛。又查得撫甯縣洋河海口。有礮臺一座。上安中礮一位。另有大小礮十四位。均無土壘。安設應令該縣將原設礮臺週圍用土加築。每面各寬四丈。迎面增築埧牆。並安礮洞。臺之左右。各築土壘土埧。其上均列沙壩。壩間安設礮位。臺前更為攔湖壩一道。深濠一道。庶為合式。又查得臨榆縣有海口二處。一曰秦王島。一曰石河口。石河口東北。澄海樓

十一

前面。即曰老龍頭。秦王島有甌礮臺一座。臺面不寬。僅安
中礮一位。等相度形勢。該處有二山麓。屹立海口。一向西
南。一向正南。均高數丈。天然險要。擬將甌礮臺拆去。就二
山麓。各築土壘。高七八尺。寬三四丈。上堆土塼。以安礮位。
該處現有綠營大礮三位。可安設正南山麓。又有旗營紅
衣等礮六位。擬移設西南山麓。其港汊西岸。更令深溝高
壘。伏兵防禦。似為相宜。至石河口。東西兩岸。各有甌礮臺
一座。勢高而小。孤懸沙嘴。無地屯兵。徒為夷船明樹標的。
擬均拆去。於東岸稍北。多築土壘土塼。並將西北角土礮
臺一座。增高加寬。以安礮位。其西岸迤北。亦擬添築土礮

十二

臺一座。並築土壘土塼。分兵防守。至礮位數目。另行籌議
增設。以上各海口。或應增築礮臺。或應添設土壘。或應停
辦甌石。或應拆去舊臺。均經等與隨帶司員。及該地方官
防守將弁。相度機宜。虛衷商酌。意見相同。應請
飭下直隸總督。分別檄飭承辦工員。趕緊如法修築。其山永協副
將興泰。連化營遊擊劉正。均係隨同查看。經等親為指示。
請文直隸總督。即派該員等。並揀派地方官一員。同赴各
海口。往來指撥督辦。以期工歸實濟。至演放各處礮位。尚
堪適用。其擡礮鳥鎗。亦經試放。俱各有準。惟自潤河一帶。
礮位多無礮車。均用木架。不便運轉。等逐一指示。令於木

架安放鐵輪。以便發礮後。拉回裝放。不致張皇。此等查辦
北塘至山海關一帶礮臺之實在情形也。伏思礮臺用土。
取以柔克剛之義。費輕工省。即有坍塌。亦易培修。故堅築
甌石。不如沙墩土壘為得用。臺之迎面。築埽牆。安礮洞。可
以護兵。亦便瞭望。臺前築土塼。它深濠。既以禦礮。亦
以伏兵。防賊。作礮臺之法。不外乎此。至於用礮。須連環施
放。聲勢聯絡。使夷船無可抵禦。自不敢駛入海口。若臨時
審機出奇制勝。又在將弁之得力。不僅專恃礮臺。現在查
看各處營伍。雖屬整飭。惟礮手鎗兵。尚宜精熟。應令該管
營弁。以時訓練。其兵數之多寡。視海口之夷險為準。現經

十三

督臣酌撥防守。自無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奏。尚阿奏查辦北塘至山海關一帶礮臺
事宜一摺。據查甯河北塘。及豐潤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等
各州縣海口。或應增築礮臺。或應添設土壘。或應停辦甌石。或
應拆去舊臺。均經該尚書督同該地方文武各員。相度機宜。虛
衷商酌。著訥爾經額。迅速檄飭承辦工員。分別趕辦。山永協副
將興泰。連化營遊擊劉正。均係隨同賽尚阿。周歷查看。著該督
即派該二員。並揀派地方官一員。同赴海口。往來指撥督辦。以
期工歸實濟。至安設沙墩土壘。併於礮臺前築埽牆。既足禦
礮。亦堪伏兵。防賊。惟礮手鎗兵。尚宜精熟。著訥爾經額督

飭該管營弁勤加訓練以期得力餘著照所議辦理原摺鈔給閱看

乙丑已革大學士琦善奏竊粵前將察看虎門形勢及接見英夷義律據求酌定章程等情恭摺馳奏後粵隨酌擬章程四條發給閱看未據遵依亦未存留粵以業經奉

旨飭令勦洗並聞該夷有在香港地方張貼偽示誘令民人往見之事亟需加意備勦竊恐虎門一帶布置尚有未周粵復親往查勘詎該夷義律聞信又來舟次求見粵以大兵未集祇得暫先羈縻免其疑慮遂與晤見當諭以香港原係天朝地土前此代為具奏亦祇懇

恩給予寄寓一所並非全島且未奉

諭旨亦尚未敢裁給至於該處居民尤屬

天朝百姓豈准英國主權該夷何得遽行前往張貼偽示徒致

搖惑民心該夷自覺理屈據請照澳門之例仍歸州縣管理惟地方則堅求全島並欲自行貿易其瀕行時據稱再行備文呈請等語粵查該夷狡執不從且現在先後奉到

諭旨將粵交部嚴加議處並

欽派奕山隆文楊芳前來勦辦則此後該夷再來投文自應遵旨拒絕所有備勦事宜亟須加緊籌辦現查廣東全省兵丁除沿海水陸各營均須自為防守未便調動暨其餘內河水師

十四

及陸路弁兵酌量留防本境外餘俱先已調赴虎門澳門等處協防今又於虎門添撥督標陸路及內河水師兵丁一千二百五十名並飭據南海番禺東莞等縣共雇得壯勇五千八百名分撥虎門各礮臺山後協同防守其進省經由之水路烏涌獵德二沙尾大黃窖白泥涌及早路燕塘等處除先行籌備外現亦會同將軍撫臣加謹防守所有虎門各礮臺應需水米柴薪火藥鉛子鐵子等項均已寬為豫備沿海州縣亦通飭一體防範凡有通海河道亦飭設法籌堵惟現在所調各省官兵均尚未到奕山等亦約須三月間方可抵粵距今尚有兩月而該夷豕突性成

既未蒙

十五

恩允准所求勢必先肆滋擾粵惟有竭盡血誠以期仰酬高厚再昨奉

垂詢廣東礮臺前據鄧廷楨等安設排鍊阻截夷船此次攻破之大角沙角礮臺是否即係其處著琦善一併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前設排鍊係在虎門以內此次所攻大角沙角礮臺均在虎門以外合併陳明

謹將粵酌擬章程底稿錄呈御覽

為酌定章程事照得英咭喇國現已將

天朝浙江省之定海縣繳還。求為奏懇。

大皇帝恩施。准令照前來粵通商。並給予寄居之地一處。所有善

後各事宜。自應詳加酌定。俾垂永久。為此開列章程如左。

一既經奏請

大皇帝恩旨。准令啖咕喇國之人。仍前來廣通商。並准就新安縣

屬之香港地方。一處寄居。應即永遠遵照。不得再有滋擾。

並不得再赴他省貿易。以歸信實。

一嗣後啖咕喇國來廣商船。應仍照前在黃埔報驗納稅。

所有一切貿易事宜。亦應仍前與例設洋商。妥為議辦。不

必與

十六

天朝在粵官員。通達公文。至稅則向有一定。從無更改。自無庸

多為置議。

一嗣後啖咕喇國來粵商船。如有夾帶鴉片煙土。及一應

違犯

天朝例禁之物者。即將船貨沒官。即一切正經貨物。如有漏稅

走私者。亦將船貨沒官。其夾帶鴉片禁物及漏稅走私之

人。即行治罪。

一啖咕喇國前此所稱負屈之處。現已概行說定。即照所

議辦理。以後永無異議。

以上各條。分寫漢字夷字。一樣兩分。彼此各執一紙。先由

啖咕喇國掌事大臣蓋用印信前來。

天朝再行益用

欽差大臣關防。以期永遠存照。

硃批一片鑿語

琦善又奏。竊照啖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攻擊沙角大

角兩礮臺。我傷官兵。當經李恭摺馳奏。聲明俟查明傷亡

確數。請

旨照例辦理在案。茲據各標協營陸續冊報前來。李伏查該官兵

等。奉調防堵。猝遇逆夷攻擊礮臺。各皆奮不顧身。盡力回

勦。接仗四時之久。並經陸路官兵。發動豫埋地雷。共計勦

十七

殺夷逆漢奸六百餘名。實緣該夷恃眾肆強。施放飛礮等

項。淫巧火器。所至焚燒。又有漢奸為之導引。抄擊營盤。水

陸交攻。致我軍將弁兵丁。先後陣亡受傷。殊堪憫惻。除該

處調防師船十隻。或被燒燬。或被擊沈。均已損壞。暨其餘

沈失軍械關防鈐記等項。同所遺員缺兵額。分別打撈趕

造擬補召募。另行咨行辦理。並飭司移造傷亡兵丁姓名

細冊。詳咨送部外。所有陣亡受傷及續即因傷亡故之水

陸將弁兵丁。理合彙繕簡明清單。奏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予卹典。俾昭激勸而慰忠魂。

琦善又奏。查此次與逆夷接仗官兵。均各奮勇用命。而陸

路更優於水師。內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尤為屢經戰陣之員。力果心堅。身先士卒。早決以捐軀自效。其子陳舉鵬。隨父同在防所。當交戰時。先經受傷。陳連陞因勢將不敵。囑令攜帶關防。護送回營。而陳舉鵬以其父既將身殉。伊亦何忍臨難苟安。棄親弗顧。遂爾守死不回。迨陳連陞陣亡。陳舉鵬亦即投水殞命。是該副將陳連陞打仗陣亡。而其子陳舉鵬能以義勇自矢。不忍苟且偷生。卒至父子同時慘斃。洵屬忠孝出於天性。其志可嘉。其情可憫。寧不敢墮於上聞。可否仰懇逾格。

十八

鴻慈俯准加以優卹之處。理合附片陳明。殊批。陳連陞父子忠魂。汝將何以對之。

計開。陸路陣亡將弁五員。

三江協副將陳連陞。

三江協右營把總黃玉寶。

署三江協右營把總該協左營外委楊威亮。

陸路提標左營把總王瑞金。

撫標左營外委翟長齡。

陸路續報因傷亡故官一員。

調署撫標左營守備事。陸路提標後營守備程步韓。

陸路陣亡兵丁一百九十九名。
陸路續報因傷亡故兵丁一名。
陸路先據冊報陣亡。續經查獲屍身。實已陣亡之兵丁一名。

陸路據報撈獲屍身一具。認係撫標兵丁。不知姓名。是否業已列入冊報陣亡之內。抑係在外。現飭確切查認之兵丁一名。

陸路受傷將弁十九名。

署三江協左營守備該協左營千總張榮昌。

陸路提標左營守備楊愈將。

十九

陸路提標中營守備丁定國。

署三江協左營千總該協左營把總黃大金。

署肇慶協右營千總該協右營把總許昭。

三江協左營把總陳朝慶。

署三江協左營把總該協左營外委陳金林。

三江協右營把總陳希賢。

撫標右營把總周大雄。

三江協左營外委甘若瑞。

三江協右營外委張瑞廣。

惠州協左營外委蕭雲亮。

惠州協右營外委陳上華。

陸路提標中營外委李英芳。

陸路提標右營外委李雲光。

陸路提標右營外委張國華。

撫標右營外委鍾汝驥。

三江協左營額外外委黃舜全。

三江協右營額外外委胡瑞全。

陸路受頭等傷兵丁四十六名。

陸路受二等傷兵丁六十五名。

陸路受三等傷兵丁一百四十二名。

二十

陸路先據查無下落。續經訪回。驗有重傷之兵丁三名。

水師營陣亡將弁三員。

水師提標中營千總已題補大鵬協右營守備張清齡。

水師提標中營外委陳國俊。

水師提標右營候補額外外委陳龍驤。

水師營陣亡兵丁七十六名。

水師營續報因傷亡故兵丁三名。

水師營受傷將弁十六員。

署水師提標中軍參將大鵬協副將李賢。

水師提標左營遊擊參廷章。

署水師提標右營遊擊。已題升碭州營都司王鳴舉。

水師提標右營守備蔡兆星。

署香山協右營守備擬補龍門協右營都司續調吳川營

都司黃琮。

水師提標中營千總准升崖州協水師守備盧大猷。

水師提標右營千總黎志安。

水師提標左營把總梁光照。

水師提標右營把總鍾明揚。

陽江鎮左營把總蕭九成。

水師提標中營外委劉成堂。

二十一

水師提標左營外委陳國勳。

水師提標右營外委歐陽光。

署大鵬協右營外委香山協右營外委潘汪。

水師提標左營額外外委黃得陞。

大鵬協左營額外外委戴超麟。

水師營受重傷兵丁三十四名。

水師營受輕傷兵丁一百二十八名。

水師營先無下落。後經查知。係落海遇救。陸續旋回。驗有

輕傷兵丁十名。

水師營據報查無下落。稱係陣亡。深沒。現飭履查兵丁六

名。拖船內壯勇水手。於打仗時被礮傷斃二名。受傷三名。未育下落者三名。

硃批。遇此不忠督臣。俱各捐軀為國。實堪憫惻。

諭內閣。琦善奏查明上年逆夷攻擊沙角大角礮臺。陣亡受傷及續即因傷身死之水陸將弁兵丁。懇恩分別賜卹一摺。覽奏實堪憫惻。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同時殉難。尤屬忠義可嘉。著加恩加等賜卹。餘俱著照例賜卹。以慰忠魂。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竊等奉於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諭。據伊里布馳奏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織運定海等因。欽

二十二

此。又於二十五日。逢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噴夷兵船全數退出外洋一摺。等因。欽此。又於

二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朱成烈奏。安南札船足資海防。當降旨交梁章鉅查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訓周詳。光燭萬里之外。等語。伏思逆夷居心狡詐。反覆無常。自去年猖獗以來。忽爾進攻。忽爾求和。竟敢輕視中國。

搖惑大吏。繼以

國憲。罪不容誅。等語。接奉

諭旨。一面由五百里。繕發告示。曉諭廣東沿海文武。治備戰具。在

覓水勇。嚴加防守。一面飛飭奉調各路官兵。火速前進。並將廷寄知照楊芳。先行赴粵。相機調度。等語。帶同文武隨員。兼

程馳往。大兵齊集。謀定後戰。恪遵

聖諭。計出萬全。上行

皇上宵旰之勞。下拯邊民水火之苦。斷不敢苟且急遽。致誤機宜。有負聖主委任。自取咎戾。至於安南札船。其形式如海船。圖說之蜈蚣船。相似。不過多一尖項皮包。及左右障板。以蔽礮矢。以小勝大。以速勝遲。甚為利便。茲既據廣西撫臣奏。稱前督臣林則徐已做造數隻。俟等奉到粵時。親往驗看。並派員演駕。是否得力。再行製造。以節虛糜。

二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接奉廷寄。遵旨籌辦一摺。所奏俱悉。該將軍等業已先發告示。曉諭廣東文武官員。治備戰具。嚴加防守。計揚芳早已抵粵。必應遵旨。妥行堵剿。至於安南札船。既據該將軍等查訪形式。俟抵粵後。趕緊做造。如該省業已製造。即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並召募水勇。務當一鼓作氣。督兵進剿。斷不可稍存一道商之意。致滋游移。至於臨時相度機宜。應如何進兵得手之處。該將軍等隨機應變。必能籌畫萬全。出奇制勝。並著出示曉諭。該弁兵水勇等。如果擊獲夷船。即將該船貨物。悉數充賞。以勵眾心。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並將陳連陞父子。加等

議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琦善本日所奏摺片清單。發給奕山等閱看。

丁卯。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粵前准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來咨。以暎夷情願繳還定海。令粵遣兵前往收取。並准取到夷目義律呈遞公文及所給留浙頭目胞誑等私信。當經粵專弁諭令迅速納土退兵。並遵前奉

諭旨。許將歷次俘獲之晏士喇喇打釐各夷。釋令帶回。業於正月

二十四

十六日。恭摺馳奏在案。嗣胞誑願將定海呈繳。並以該國商船帶來貨物。懇請在浙銷售。後請先將晏士喇喇打釐等釋放。粵當將銷貨一節。嚴行拒絕。其被獲各夷。允俟該夷繳地之日。即行釋放。胞誑旋擇於二月初四日。繳還定海。不敢復求銷貨。惟仍欲將被獲各夷。先行遣釋。粵堅持不准。茲該夷願於初四日。人地兩交。粵現與提臣余步雲商定。抽撥鎮海等處防堵官兵二千六百名。並甫經到鎮之安徽壽春鎮兵四百名。委同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署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統領。於初三日。駕坐雇備之商船一百五十餘隻。由鎮海縣起程前進。以便

如期收復城池。並將晏士喇喇打釐等。交給帶往。俟復城之後。即行釋放。催同該夷即日起程。又委石浦同知舒恭受等。管帶糧餉。隨往支發。惟是該夷居心詭詐。此次所稱繳還定海。其情雖似確實。然犬羊之性。難以理測。必應畫籌攻剿。庶不墮其奸計。粵前因粵信迫切。即捐銀一萬兩。交鄭國鴻遣人密往定海。雇備鄉勇。採購柴薪。及火攻器具。在附近定海縣城一帶。分段埋伏。現在派往弁兵。俱屬精勇。粵已密飭該鎮等。於到定之際。察看情形。如果該夷無意交城。立即督率弁兵。及埋伏之鄉勇。掩其不備。同時並舉。盡加攻擊。並將帶往之晏士喇喇打釐諸夷。臨陣先

二十五

行。正法。以勵士卒之心。而奪該夷之氣。如能仰賴

聖主鴻福。殲除醜類。即可克復城池。否則在近城寬處紮營。或在各畧據險分駐。以圖後舉。至鎮海縣城。逼近定洋。尤恐該夷前來滋擾。現經提臣余步雲及狼山鎮總兵謝朝恩。督率員弁兵勇。在各口岸。嚴加守衛。城北濱臨大海。粵即在城內督率文武防守。以速攻剿。而定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馳奏。遣將帶兵收取定海。並密籌攻剿一摺。暎逆日肆猖獗。前已有旨。令裕謙赴浙痛剿。現據伊里布奏稱。該夷自願將定海呈繳。其所請在浙銷貨一層。業經嚴行拒絕。所請先釋被獲各夷一層。亦經堅持不准。茲擇於二月初

四日。人地兩交等語。所奏是否確實。著裕謙到浙後。將伊里布現辦情形。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斷不可隨同附和。代人受過。致干咎戾。該逆居心詭詐。難以理測。必應隨時防範。方不墮其奸計。到浙後。相機妥辦。如該夷係詭言繳地。仍復負隅。即行督率將弁。及埋伏鄉勇。同時並舉。盡力攻擊。務令片帆不返。以張國威。即使該夷果將定海繳還。亦當妥辦善後事宜。加意嚴行防守。其近海各口岸。亦著嚴加守衛。毋稍疏虞。伊里布原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祇領。

戊辰。理藩院尚書賽尚阿。正藍旗蒙古都統哈琅阿奏。竊

二十六

具奏在案。茲等復加踏勘。查秦王島。屹立海口。高至數丈。本據形勝。無庸另立礮臺。已令該地方官。將原築小礮臺拆去。於山背正南西南兩處。各築土壘。高七八尺。寬三四丈。上加土墩。分列礮位。其綠營大礮三位。安設正南山背。滿營大小礮六位。原設之處。不甚相宜。擬移設西南山背。又綠營紮在山頂東邊。尚為得勢。滿營紮在山下。距海較遠。應將滿營移紮山下。綠營以西。庶為聲勢相聯。其秦王島西五六里沙岡後。應設伏兵。以通聲氣。至石河口東西兩岸沙背。原各有礮臺一座。勢孤而小。已擬拆去。現於迤北各築土礮臺一座。擬各安大礮四位。綠營各立營

盤一座。足資捍衛。惟澄海樓形勢高聳。既可遠望。安礮尤為得力。應於樓前臺上。安設大礮三位。子母礮八位。滿營即駐紮定海城。以便守禦。其澄海樓距東岸綠營礮臺。尚有三里許。應再於適中沙岡上。添設土礮臺一座。加築土壘。紮立綠營。安礮三位。更為聯絡。於攻守均屬有益。現在滿營礮可用者三位。綠營礮可用者五位。不敷分設。應請敕下直隸總督。將新鑄銅礮。酌撥五六位。運送山海關。以資防守。至前調兵三百九十名。續調兵八百名。俱已到齊。擬於秦王島派守禦兵二百名。對岸設兵一百名。石河口營盤三座。共設兵八百九十名。再秦王島西岸。既設伏兵。石河口兩岸。俱設礮臺。應請

二十七

於兩處河面。均由永平府豫備快船四隻。以便往來接應。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等奏。酌議秦王島石河口安礮移營一摺。秦王島等處海口。形勢險要。業據該尚書等相度地形。分別辦理。至澄海樓等處。應設臺安礮。據該尚書等查明現在滿洲營綠營可用礮位。不敷分設。著訥爾經額。即派委委員。將新鑄銅礮。酌撥五六位。運送山海關。以資防守。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前因夷目胞。呈報。於二月初四日。繳還定海。懇請釋放夷俘。當即飭委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統領官兵三千名。馳往收取。並將前獲各夷。交給帶往。飭俟收復城池之後。遵

旨遣擇。僕該夷中懷詭詐。無意交城。即在陣前將該夷囚等正法。督率弁兵。及豫伏之鄉勇。盡力攻擊。以期克復。業將辦理緣由。恭摺馳奏在案。茲於初五日。據差弁先行馳回面稟。我兵於初四日午刻。齊抵定海。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見我兵到彼。胞詛即繳還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陣看守。並將城外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鄭國鴻等傳宣。

恩諭。將夷俘晏士喇喇。等。釋令領回。並飭趕緊起碇。胞詛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繳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等語。隨即率眾登舟。旋又據鄭國鴻等稟報前由。聲明。

二十八

夷船業於初五日。陸續起碇。揚帆南去。惟內有三桅夷船一隻。駛至嶼峙港地方。失風擱淺。另有夷船二隻。在傍救護。該鎮等遣弁飭催。該夷稱俟潮長。即行開去等情前來。李伏查該夷已將城池繳納。大幫船隻。多已遠去。其擱淺及救護之船。必不在此逗留。現已批令查明該船何時開駛。另行飛稟。惟定海既經收復。應即設官駐兵。嚴加守衛。李已札飭鄭國鴻等。即帶所統各兵。在縣城及緊要各口岸。分營駐守。並委前往經營糧臺之石浦同知舒恭受。暫署該縣印務。所有一切善後事宜。俟。

欽差大臣江蘇撫臣裕謙到任。察看情形。會同浙江撫臣劉韻珂。

查最辦理。至李前次奏調之皖楚等省官兵四千名。內安做壽春鎮兵一千二百名。業已陸續抵浙。現在仰蒙我皇上簡派元戎。赴粵勦辦。誠恐該夷被勦竄突。復至浙省滋擾。防範仍須嚴密。定海甫經收復。防備未修。尤須格外謹嚴。壽春鎮兵。素稱精銳。應請暫行留防。由裕謙探明粵省情形。連本省調防各兵。分別裁撤。其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此時浙省毋須遣用。若改調赴粵。則該省軍威更壯。足寒夷膽。李現在咨明湖廣江西安徽江蘇各督撫。臣。不論該兵等行抵何處。暫為截留。聽候。

訓示如蒙

二十九

皇上准令赴粵。顧懇。救下該督撫等。速遣前往。僕粵省兵力已充。不必添調。並懇諭知該督撫等。分別遣回。至前奉簡派之韓振先琦忠二員。業經川楚二省咨報起程。今浙省軍務已竣。自可毋庸前來。李已咨明該二員經由各省。飭令旋任。又李前因急籌攻勦。湖廣兵丁。到浙需時。暑兩江督臣裕謙奏明。在江省備兵四千。聽候調遣。即經咨請酌調二千來浙。以備攻守之用。現已移咨停止。俟裕謙到日。將欽差關防委員齎送接收。李即日馳回本任。

諭內閣。前因倭夷在天津投遞夷書。聲稱許寬。朕維仁育義正。無

間華夷。特命琦善赴粵查辦。並諭知伊里布暫緩進兵。旋因該夷日肆猖獗。疊次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攻復定海。乃伊里布屢次奏報。總以兵礮未集為詞。直至探明該夷願繳定海確信。始行遣將帶兵前往。本日據奏定海業已收復。夷船全數起碇等語。逆夷占據定海。已更數月。現因粵省命將出師。聲罪致討。方行繳還定海。全數起碇出洋。可見逆夷並無能為。設使伊里布奉到進兵諭旨。熟審順逆主客之勢。密籌勦防攻取之宜。一鼓作氣。四面兜擒。復我故土。殲除醜類。庶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乃觀望遲延。株守數月。直至該夷聞有大兵。望風遠竄。遂將定海收回。可謂庸懦無能之至。前將該督交部嚴議。該部議

三十

照溺職例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姑念一時簡用乏人。伊里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定海業經收復。夷船全數起碇一摺。據奏在浙夷目。於本月初四日。將定海城池獻納。即於次日全數撤退。率眾登舟。我兵整旅入城。現已札飭鄰國鴻等。分營駐守。並令舒恭受暫署該縣印務等語。定海甫經收復。城隍一切。尚未修整。現在逆夷雖已全數起碇。若聞粵中勦辦。難保不走險復來。此時防堵。尤宜格外嚴密。不得稍存大意。裕謀業經到浙。所有善後事宜。自必籌出萬全。前調安徽壽春鎮兵。

既已陸續抵浙。自應暫留防守。其所調楚省及本省防兵。是否即可裁撤停止之處。著裕謀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再前所調韓振先、琦忠二員。著即知照川陝二省。令其折回本任。毋庸赴浙。至該縣被難民人。應撫卹者。即為撫卹。應安插者。即為安插。其從前該夷攻陷定海時。死難弁兵。並在餘姚慈谿等處擒獲夷匪之出力各員。並著確切查明具奏。候朕施恩。伊里布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祇領。

已革大學士琦善奏。竊本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三十一

上諭。據琦善奏。夷情形。及該夷意欲繳還定海各一摺。該大臣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現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昨復派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勦辦。勢難中止。今既據琦善苦心調停。即著琦善作為己意。飭令速還定海。沙角退出外洋。且俟我兵雲集。示以聲威。大加懲創。彼時該夷恐懼乞憐。再由該將軍等酌量情形。代為奏請。此時惟有設法羈縻。仍密為防範。不可稍有疏懈。致墮奸計。再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再降諭旨等因。欽此。查沙角業已收回。定海亦據呈遞夷書。經李飛咨伊里布查照收繳。在粵夷船退出外洋。經李奏報在案。至李前此伴允所請者。非不知該夷

狼子野心。本非善類。准子寄居原難保不貽後患。然患之在將來者。猶可隄防。而患之在目前者。不及準備。蓋自被其侵犯礮臺後。兵心益形渙散。民情亦多惶惑。且彼時夷船繞越。竄入虎門。圍住橫檔礮臺五日。粵前奏我軍接濟兵糧。亦須加意防維者。即此之故。是以萬不得已。允其代為奏懇。

天恩始據遵繳定海沙角。退出外洋。而實則佯允通市。迄今並未開船。蓋該夷則得步進步。而粵則可緩即緩。惟地方一節。雖僅許其請。

給寄寓一所。並無全島字樣。亦未向其指對地段。而該夷於本年

三十三

正月間。前赴香港。先行占據。擅出偽示。適粵親赴虎門。據該夷於舟次求見。即經粵面向辯論。已據請照澳門之例。仍歸地方官管轄。但仍堅請全島。亦經粵據實奏

聞。茲蒙

垂詢香港地勢情形。查香港離省四百六十里。孤懸海外。較澳門為尤遠。祇係全島中之一隅。其餘毗連者。又名大潭。又名裙帶路。又名赤柱。又名紅香爐。若就全島而論。東西約長五十里。南北約寬二十里。專就香港而論。東西約十里。南北約五里。島內間有民房田廬。較之別島為少。粵原擬祇就香港酌請裁給。今該夷藉圖全島。是其得隄望蜀。狡詐

性成。粵現蒙

鴻慈逾格。

俯鑒愚誠。不加重罪。仍

諭令羈縻防範。粵具有天良。感而益奮。敢不竭力籌防。故凡添撥兵丁。召募壯勇。堵塞河道。雇覓船隻。均會同逐一趕辦。又有向名快艇。往往販私。為夷人所勾引。今姑不究其既往。已雇得四十餘隻。雖其人未可信任。而內地多留一人。即該夷少雇一人。究不致為其所用。又現有咪喇堅國商船來粵。被該夷阻止不得進口。並訛傳內地欲借其船打仗。粵已令洋商傳知。並無其事。且諭以彼之不得貿易。皆係

三十三

嘆夷之故。但能設法內渡。

天朝仍與其照常通商。藉以安撫其心。使之怨嘆夷而戴

天朝。是即不為我用。亦尚不致有黨惡助奸之慮。至嘆夷現在

之所急者。一在通商。一在求將章程條款。早為議定。蓋用

關防。俾其持回該國。加用掌事印信。以為經久之計。查粵

前擬章程四條。未據該夷遵依。續又據其自行擬具條款。

呈請用

欽差關防。其詞尚多矯強。粵以事關印文。未敢輕許。但現據投遞

夷文。因海道迅速。已有自浙回粵兵船。定海業已繳還。彼

得有所藉口。且奉

旨飭調兵將該夷亦早得消息自必乘此及早滋擾豈肯坐待攻
勦而我軍則大兵未集後路不濟設再被其乘突關係匪
輕第一面備文告以患病藉延時日一面將其條款酌加
刪改發還飭令另繕呈請蓋用關防仍俾諭以此出自奉
之意尚未具奏係

大皇帝之所不知以備將來奕山等到後可以再酌所有現在情
形及查明香港緣由理合恭摺密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收復定海一摺又據琦善馳
奏查明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喚逆在粵日肆猖獗
攻擊礮臺戕我官兵占據香港擅出偽示種種不法殊堪髮

三十四

指前有旨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
接奉遵辦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殲
除醜類設法擒渠必使該逆等片帆不返方足以彰天討不可
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地之事少加寬縱諒
該將軍等身膺重寄自必志切同仇仰盼捷音毋負委任至琦
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
臺設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
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
楊芳祁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
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夷致滋後患琦善原摺著發交奕山

隆文閱看俟途遇琦善時將前後二次硃批給閱原摺仍由該
將軍等遵便呈繳伊里布摺並著鈔給奕山隆文楊芳祁墳閱
看

三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四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月壬申已革大學士琦善奏竊

於正月二十三二十七等日將會同備勦逆夷情形及自

續奉

諭旨飭令設法羈縻等語又發給該夷文書俾允其將所議條款

益用關防暫圖誘令就我機軸仍俟兵將到齊合力會勦

並聲明但恐該夷聽聞調兵消息不肯坐待勦辦各等情

先後馳奏旋據持文往向該夷傳諭之委員回省面稟據

義律聲稱現聞業已調兵征勦可見等語係緩兵之計伊亦

不計章程與前議各款決意定期打仗後再作計較並據

署新安縣知縣彭邦晦稟稱逆夷前次退泊香港一帶寄

碇下桅意將休息今聞內地調兵復又四出窺探續思蠢

動又准提臣關天培函稱先後有夷兵船五隻小三板船

三隻疊至下橫檔山後探水並有數夷登山指畫片刻仍

即開船旋又開去一隻似係往催後船或另有詭謀均未

可定各等語等語伏查逆夷恃強猖獗一至於此實屬罪不

容誅勢難再示羈縻各省所調官兵甫於二月初二日准

署湖南提督祥福帶到該省官兵六百名據貴州安義鎮

總兵段永福帶到該省兵一千名當經分別咨照將湖南

兵撥赴進省最要之烏涌口將貴州兵撥赴鎮遠等處

備

後山扼要之太平墟一帶協力嚴防惟兵力仍嫌單弱

已節次咨行沿途將在後行走各起官兵加緊催趨來粵

備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

怡良水師提督關天培陸路提督郭繼昌本日琦善奏稱逆夷

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該夷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並

有兵船數隻疊至下橫檔山後探水顯露詭謀惟此時兵未到

齊尚覺單弱該將軍等務當督飭該省兵弁及陸續到粵兵丁

分布要隘協力堵禦毋稍疏虞一俟靖逆將軍及參贊大臣等

到後自應一鼓作氣帶兵進剿以靖餘氛琦善原摺著發給閱

看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一摺該夷妄

肆鳴張現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朕早料其必有滋擾之事惟

香港距內地尚有四百餘里儘能嚴密防堵該夷亦祇在洋面

遊奕虛張聲勢他何能為定海退去兵船諒必歸併香港恃眾

負隅盡力抗拒若兵力單弱遽行進剿恐有疏失本日已降旨

飭令阿精阿怡良等暫時協力防禦且俟大兵雲集再行攻剿

著奕山等兼程前進抵粵後與楊芳會合統領各省調集兵丁

奮勇直前殲除醜類毋稍觀望琦善指著鈔給閱看

癸酉。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

命赴浙。勤辦逆夷。當將由上海起程日期。並夷俘晏士喇喇打釐

等暫緩釋放。壽春鎮標官兵仍飭前進緣由。先後奏報在

案。於二月初七日。馳抵鎮海軍營。欽遵傳

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並將

諭旨一道。

批摺二件。一併親交伊里布祇領。並准伊里布咨會。三月初三日。

派令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帶兵三千名。橫渡定海。

於初四日登岸。即據該夷目繳納城池。當將晏士喇喇打

三

釐釋放。該夷目於初五日。率眾登舟。起碇南去。惟蠟峙港

洋面。因遭風擱淺。尚有三船未去。湖廣省兵及奉

簡派之韓振先琦忠二員。業已咨行退回。前調江蘇兵二千。亦應

停止等因。伏查現在定海雖據繳回。而蠟峙港洋面。既

有未去夷船。即所稱已經南去者。查探亦未駛離浙境。連

日西北風大作。該夷順風揚帆。瞬息可以千里。而遲遲其

行。已屬巨測。且查接管卷內。有廣東撫臣怡良咨會該夷

竟敢將我香港之土地人民。視為己有。照會我副將賴恩

爵撤回營汛。示諭我香港居民。任彼主掌。甚且欲改法度。

收稅。種種狂悖。令人背髮髮指。且由定海駛去之夷船。尚

在觀望。難保其不復折回定海。當此殘破之餘。子女資財。

礙位軍械。不為擄去。即被殘毀。為今之計。惟有一面撫恤

難民。以收人心。一面擇要設守。以固我圉。然後妥議經久

之計。已飛調現駐甯波府城辦理軍需局務之浙江臬

司周開麒並江蘇候補知府黃冕會督甯波府知府鄧廷

彩酌帶委員銀兩。星夜渡海。會同總兵鄭國鴻等併署定

海縣知縣舒恭受。勘明地勢情形。妥議安撫設守章程。總

以不令一夫失所。一隙可乘為主。惟定海現無礙位。而鎮

海一帶。安設之礮。亦屬無多。且乏大礮。用以防堵。猶恐不

足。其新鑄之大礮。尚未成功。祇可在於沿海安設礮位內。

四

酌量抽撥。先行解往。其觀望未去之夷船。亦已嚴飭沿海

水陸文武各員。慎密防範。杜絕接濟。務使無利可圖。有威

可畏。惟內多應與撫臣劉韻珂商辦事件。若僅函商咨詢。

恐有辭不達意之處。業經咨會撫臣。即日前來。面加商

推定見。再行親赴定海。相機辦理。至壽春鎮兵一千二百

名。徐州鎮兵一千名。江甯駐防八旗兵三百名。皆係揀選

精練之卒。應俟廣東省定局後。再行撤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裕謙奏馳抵鎮海。接受關防。籌辦情形。一摺。

辦理尚屬周妥。定海既無礙位。著照所議。迅於沿海地方酌量

抽撥。先行解往。以資抵禦。所有淺擱夷船三隻。著即派委將弁。

或用礮擊沈。或圍困勒戮。以絕其觀望之心。其未經駛出浙境各船。儘能誘入內地。突出伏兵。痛加攻擊。亦可稍示懲創。周開麒已升任甘肅藩司。仍著暫留該處。襄辦一切。劉韻珂與裕謙晤面後。所有應辦事宜。會商妥協定見。仍回省辦公。其善後各事。著即責成裕謙駐紮定海。督同文武員弁。體察居民及地方情形。或應撫恤。或應擇要固守。其城垣橋梁。應否即時修復。添設礮位。應否督匠趕辦。均著悉心妥籌。毋稍草率。該夷行蹤詭譎。難保不駛回滋擾。現在大兵業已渡海。有險可據。軍火糧餉。亦易於接濟。務當督飭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等。加意偵察。梭織巡查。瞭見夷船。有回帆蹤影。即著併力轟擊。或繞道截其去路。聚而殲滅。毋誤機宜。是為至要。

五

諭內閣。前因逆夷攻擊沙角大角礮臺。三江協副將陳連陞及其子陳舉鵬殉難。降旨交兵部加等賜卹。本日據該部請將該副將照總兵陣亡例。卹銀七百兩。給騎都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其子陳舉鵬加等給銀五十兩等語。著照所議辦理。該副將身先士卒。決志捐軀。其子陳舉鵬亦能守死不回。同時殉節。實屬忠孝兼全。允宜渥沛恩施。用昭崇獎。陳連陞陳舉鵬俱著入祀昭忠祠。以慰忠魂。而勵臣節。至陳連陞現在有無子孫。著和碩查明具奏。

丁丑安徽巡撫程琳奏。臣伏查倭咭喇夷匪忽浙忽粵。妄肆講張。議者咸稱其分船遊奕。意在勞我師徒。臣愚以為該夷潛蓄異謀。深入重地。豈不慮沿海地方。祇須堅壁清野。固守藩籬。即能使之坐困。其敢於東西承突。牽綴我兵者。恃有漢奸為之嚮導。其漢奸甘心附逆。亦不一其途。或貪利而暫作爪牙。或犯法而倚為通藪。或商販捐貲失計。勢被脅從。若得謀者持諭密招。一概宥其既往。有能設謀梟斬首首。及燒燬該夷巨艦。引類來歸者。許該省文武諸臣。辨明真偽。或循粵東張寶故事。奏懇

六

恩施。即寸績亦賞賚有差。仍將懸賞格條。大張曉諭。儻被該夷知悉。更足啟其猜忌之心。漢奸在彼。寢處不安。亦必暗生攜貳。一聞赦罪。或當踴躍圖攻。而倭夷實失其指臂矣。議者又謂東南兵力怯懦。難責衝鋒。竊思制事以心。而殺敵以膽。為將者果有以作其義勇之氣。而堅其愛戴之忱。雖婦孺亦願荷戈。何患不成勁旅。今海疆要著。莫過於募練水勇。酌減客兵。蓋客兵有不便者三。水勇有可恃者五。奔馳遠道。精力已疲。一也。水土異宜。難耐潮濕。二也。月糧不飽。所欲勢必搶掠民財。馭之嚴則激起事端。撫之寬則愈形驕縱。三也。若水勇。則海濱生長。慣習風濤。二則熟知路徑。可藉差探。三則自衛鄉閭。樂於效命。四則緩急可用。賊

至編之入隊。賊平散之還鄉。即有一二無家可歸。或交營考補名糧。或有司收歸民壯。五則節省物力。以容兵之費。為團練之資。有贏無絀。通盤籌計。難易較然矣。臣尤慮倭夷現集粵東。一被我師痛創。未必俯首居巢。又將伺隙四出。若令沿海逐加防範。則糜餉滋多。似應擇險扼其要衝。使夷船首尾不能相顧。查福建廈門與臺灣對峙。中有澎湖。可否於此。盤厚駐重兵。多集水勇。與廈門遙為聲勢。安設數千斤礮位。令勇士不時哨探。瞭見夷船經過。即行對面轟擊。庶足以寒其膽而戰其奸。不敢復窺江浙。一面申嚴海禁。務使硝磺薪米及淡水等物。涓滴不得出洋。俟該

七

夷窮蹙乞憐。仍請暫緩一二年再降

恩諭准其互市通商。尤屬一勞永逸。

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琳奏福建廈門與臺灣對峙。中有澎湖。應行厚駐重兵。多集水勇。安設礮位。嚴斷接濟等語。現在廣東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逆夷一經痛創。難保不分頭竄突。自應擇險扼要。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惟由廣東至福建澎湖。是否係必由之路。著顏伯燾吳文鎔陳階平體察該處地方情形。密飭員弁預為準備。倘有夷船竄入。立即督率兵勇。痛加勦洗。務令片帆不返。以靖海疆。該督等總當先事豫籌。期於有備無患。無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戊寅。已革大學士琦善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臣琦善於二月初二日。將倭逆決意打仗。斷難再為羈縻。亟籌剿堵情形。具奏在案。拜摺後。即與臣阿精阿。怡良。英隆。備細面商。以該逆如此逞蠻。不獨虎門各礮臺。均極喫重。即由內洋以至省河一帶。難保不於風潮長發之際。乘勢長驅。查內河汊路極多。臣等雖於上年冬間。先已擇要飭防。惟歷時兩三月之久。誠恐椿木等件。或有損傷。沙土礮臺。或有浮鬆。偏僻汊港。或有遺漏。當於初四日。分駕小舟。出赴東西各水路。分投測視。並與鄧廷楨。林則徐。率同熟悉河道之

八

員弁。來往會查。或登山梁。或臨水口。凡應添駐弁兵。及可以釘椿攔障設法堵塞之處。均即雇帶工役兵勇。上緊添辦。正在督催間。接據提督關天培。連函報稱。初三初四兩日。倭夷之火輪船。隨帶三板多隻。墨進三門口內。衝撞牌樁。施放火箭。將附近官廠民房。肆行燒燬。先經兵勇抵拒。該船急遽退出。火亦撲息。至第二次復來滋擾。適貴州總兵段永福帶兵一千名。至彼紮營。逆船旋即回棹。臣等聞信之下。飛飭各處將弁兵丁。竭力守禦。併馳檄前進。迎催各省官兵。旋據差往虎門探信之武弁。先後馳回面稟。初五日。夷兵船十八隻。帶同該夷各三板。將四面環水之橫

檣永安相連兩礮臺。週遭圍繞。火輪船忽往忽來。見各臺上防守緊嚴。尚未動手。初六日昧爽。南風盛發。該逆即占住上風。疊放大礮。攻擊橫檔。永安兩礮臺。又分出兵船火輪船。堵截別臺赴援之水道。經派防橫檔永安之肇慶協副將慶宇題升督標中軍副將達邦阿香山協水師副將劉大忠督率兵弁。盡力開礮抵禦。已午之間。逆夷兵船稍為退避。旋見潮長。夷船仍復蜂擁而至。抵死齊攻。直至酉刻。該臺礮聲漸微。想係官兵力竭。遠見逆夷兵船攏岸。夷兵紛紛上山。恐橫檔永安相連兩礮臺。已被占奪。其靠西之鞏固礮臺靠東之威遠靖遠鎮遠三臺仍被夷船圍攻未解。文報不能相通。不知能否保全。亟回稟報等情。臣等聽聞之下。不勝髮指。查探弁所稟情形。雖未接有提督以下文稟。第各臺被圍。均在緊急之際。即有文稟。亦不能差遞來省。其備細實情。尚須確查。始能盡悉。惟虎門礮臺既已失守。則夷船窺伺省會。即在意中。且虎門之橫檔等礮臺六座。向止例設防兵。自上年至今。疊次加添。並於各後山增雇兵勇協防。統計八千餘名之多。惟因地勢孤懸。夷礮迅猛。以致尚有失守。內河港汊叢雜。比之防護虎門。更關緊要。查內河由獅子洋而入。其近獅子洋者。以烏涌為扼要。近省城者。以獵德及二沙尾。大黃窖等處為扼要。烏

九

涌一帶。已經臣琦善奏明將湖南先到兵一千名。咨明著該省提督祥福帶往駐防。其獵德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均有原築礮臺。近年疊加修整。添置礮位。並於要隘處所水面。安設木簾。水底雜釘木樁。無事之時。留口門以通民船。亦經臣琦善臣怡良將豫備緣由先後奏聞在案。茲復會同履勘。咸思密益加密。且虎門藩籬既失。則內河更不可疏虞。即先前以為次要之處。今亦應列為首要。當又勘得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復有白泥沖要隘。均屬入省汊路。該夷大船雖不能駛越。而火輪三板等船。竟可向彼潛行。避開重兵駐處。故亦不得不倍加防堵。茲復於覆勘各處。無兵者增設兵少者添多。並寬購木石等物。填塞河道。除遵委將領分駐督防外。其最要之烏涌一帶。臣琦善即馳往駐紮。隨時調度。臣怡良亦即往二沙尾。獵德一帶駐紮。臣英隆帶領滿兵。往大黃窖駐紮。並鄧廷楨。林則徐。亦隨同臣等所駐之處。協力籌防。臣阿精阿先既周歷會勘。茲臣英隆帶兵堵禦。省垣重地。未便空虛。已商明留臣阿精阿在城督同司道。嚴密防範。至橫檔永安礮臺失守。臣琦善答實難辭。相應請旨將臣琦善從重治罪。

十

琦善等又奏。臣等正在封摺間。復據差往虎門之舟馳回。面稟。初六日晚間。靖遠鎮遠威遠暨鞏固礮臺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臣等聞之。不勝憤恨。並聞該逆夷兵船五隻。火輪船三隻。直進內河。沿途攻打。已至烏涌。查烏涌離省僅六十里。該處派有湖南兵一千名。督標兵五百名。業已開礮對壘。過此則附近省城之二沙尾。最為緊要。先經駐紮撫標兵三百名。適江西兵於本日先到一千名。亦即派往堵禦。臣琦善於拜摺後。即赴該處督率防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等馳奏逆夷大肆猖獗。礮臺據報失守一摺。據奏該逆於本月初三初四等日。駛駕火輪船。隨帶杉板多隻。疊進三門口內。衝撞礮檣。施放火箭。經副將慶宇等督兵抵禦。至初六日酉刻。逆夷攏岸上山。橫檔永安礮臺。恐被占奪等情。又另片奏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據稟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實堪痛恨。該省海口。港汊繁多。保無有分路帶兵之事。故特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迅即赴粵會勦。並諭知梁章鉅。選派廣西兵二千名。迅赴廣東。聽候調遣。其前遣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已諭知裕泰錢寶琛令其改道入粵矣。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等接奉此旨。著即星夜遶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勦辦。毋稍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著鈔給閱看。

十一

又
諭。本日據琦善等奏橫檔礮臺據報失守。並另片奏靖遠等礮臺據稟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實堪痛恨。已有旨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赴粵會勦。並調廣西省兵二千名。迅赴廣東。其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亦令改道入粵。並諭知奕山等兼程前進矣。惟所奏失守情形。皆由該弁兵探信稟報。並關天培有無下落。殊深懸念。計楊芳此時當已早抵廣東。著即會同阿精阿怡良等。確切查明。迅速具奏。至所奏內河由獅子洋而入。烏涌礮臺及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均係扼要。又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有白泥沖要隘。亦須堵防等語。現在琦善業已擊問。英隆又派令押解。各處要隘。備防需人。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會議熟商。分頭駐守。各省調到官兵。亦著酌量分撥。盡力堵禦。至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該大臣等務當協力同心。嚴密防範。毋任再有疏虞。致干咎戾。

又
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逆夷大肆猖獗。攻破橫檔礮臺。其餘虎門各臺亦俱失守等語。已降旨令怡良等協力防禦。並飭令奕山等兼程前進矣。現在調赴粵東各兵。當已陸續到齊。奕山等到後。自必即議進剿。因思齊慎久歷戎行。著作為參贊大臣。酌帶

十二

川兵數百名。星馳赴粵。會同勦辦。毋稍遲延。所有四川提督。著寶興派員署理。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喚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一摺。逆夷此次大肆猖獗。必須厚集兵力。痛加勦洗。著梁章鉅於廣西省。挑選兵丁二千名。派令曾經出師得力之鎮將大員管帶。迅速前赴廣東。聽候靖逆將軍奕山等調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喚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等語。逆夷大肆猖獗。不可不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前調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赴浙防剿。現在定海業經收復。無須往浙。著裕泰飛咨原派管帶將弁。無論行抵何處。迅即星馳赴粵。聽候調遣。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喚逆攻破橫檔虎門各礮臺。直逼烏涌等語。逆夷日肆猖獗。必應厚集兵力。痛加勦洗。前調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赴浙防剿。現在定海業經收復。毋庸前往。著錢寶琛即將赴浙各官兵。諭令星馳赴粵。無論行抵何處。該撫飛咨截留。促令原派管帶將弁。改途迅往廣東。聽候調遣。其前次調赴廣東。未經過嶺各起官兵。亦飛飭管帶各員。星馳赴粵。毋稍延誤。

辛巳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照喚夷於繳回定海後。尚有夷船三隻。在嶼峙港洋面擱淺未去。其餘各船。亦復逗留浙洋。當經督據實奏明在案。旋查嶼峙港與定海雖隔一山。而離定海縣城外之道頭地方。僅止水程五六里。且在上山支搭帳房。是名為起碇南去。實則仍在定海。當即嚴飭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並沿海水師各鎮會督文武各官。嚴密防範。杜絕勾接。並察其意向。稟候查辦去後。即據葛雲飛稟查探該夷船有一隻擱淺。兩隻在彼刺載救護。至初七日辰刻。潮長浮動。山上帳房隨即折去。初八日辰時。全數

開行。定海港中已無夷船。又據象山營縣稟報。於二月初五日。已時起至酉時止。有夷船十八隻。陸續由北駛至。內九隻先後往南駛去。尚有九隻停泊西嶼外洋。至初七日已時。南去六隻。由破齒港向北駛去一隻。仍有二隻停泊西嶼外洋等情。督伏查該夷船遲延不去。已屬叵測。且初七日復有折回北駛之船。更多詭譎。其由破齒港向北。仍係往定海及乍浦江蘇之海道。既未據定海鎮報有折回之船。亦未據北營報有夷船經過。該夷船自定海前往廣東。必由黃巖溫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屢經督嚴檄飛查。迄無隻字稟覆。督現又飛飭沿海營縣。並咨會江蘇

省留心查探加意防範該夷船如敢近岸窺伺或勾引漢奸買賣接濟即係不道

天朝法度有意尋釁約計礮力能及開礮轟擊儻竟抗拒擊即當會同提臣余步雲督率鎮將弁兵痛加勦洗以彰

國威而洩民忿至定海地方自被陷以後城垣礮臺及近城

十數里之內人民廬舍無不殘毀幾於雞犬無遺慘毒已

極現在雖成我主彼客之勢而收拾殘破安輯瘡痍殊非

易事昨據撫臣劉韻珂來函囑於定海城外道頭一帶先

行挑挖濠溝建築土城適與等意見相同業已飛飭印委各

員酌量地勢即日興辦既資保障又可使乏食難民藉覓

十五

口食惟難民多至數萬餘人不能咸使工作且婦女老稚

及體質文弱不任力役之人亦頗不少棲宿無所衣食無

藉更為可憫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被害城鎮鄉村中實在無力難民無分極貧次貧概

行給予三箇月口糧其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照例給銀令

其自行搭蓋俾海外窮黎咸沾

德澤以仰副

聖主軫念海疆不使一夫失所至意至被毀城垣礮臺等亦已飛

飭出產甄石之甯波紹興二府豫行採辦一俟勘定即一

面具奏一面興工以期迅速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查明夷船情形並辦理善後一摺所有定

海城鎮鄉村中實在無力難民無分極貧次貧均著給予三箇

月口糧其焚毀房屋查明間數照例給銀令其自行搭蓋以資

棲止其餘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據奏夷船遊奕無定情殊叵測

難保不藉端赴江蘇海口一帶滋擾江蘇各營兵力強弱裕謙

素所深知儻該夷船分頭肆擾該省兵丁能否堵禦著審度情

形悉心籌畫如不能得力即著派委總兵一員帶領兵弁馳赴

江蘇應援儻有可乘之機併力攻勦亦可以示懲創至該夷船

自定海前往廣東必由黃巖温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何以並

未稟報著仍檄催該鎮確切查明即行飛報勿任遷延誤事該

十六

大臣務當於江浙兩省現在夷船遊奕情形不分畛域通盤籌

畫首尾相應切勿顧此失彼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夷船遊奕往來並酌辦善後情形一摺已降旨

飭令妥辦並諭以夷船如果北駛當與江蘇省互相照會並令

派委總兵帶領兵弁馳赴江蘇接應矣江蘇海口紛歧必當仍

遵前旨嚴密防範毋稍疏虞儻遇夷船攏近著分飭將弁度其

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開放槍礮伊里布等仍酌量情形或

須添兵堵勦之處著一面奏聞一面調撥不可坐失事機儻防

堵稍有不力或被該夷竄入港汊滋事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

能當此重咎也。懷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前因定海甫經收復。難民尚未
安集。現有大兵駐紮。撫綏設守。彈壓各事宜。必須明幹大
員。前往督辦。方臻妥善。查有現在甯波府城辦理軍需之
浙江臬司周開麒。精明幹練。熟悉海疆情形。奏明飭調該
司。帶同江蘇候補知府黃冕。甯波府知府鄧廷彩。東渡督
辦在案。旋據稟稱。該司於接札後。適接撫臣行知。已奉
簡放甘肅藩司。誠恐省中委員接署。且定海難民。多有在甯波府
城者。應如何資遣撫恤。尚須酌定章程。請俟省中信到。再
行啟程。等語。當以該司陞任藩司。自應一面請

十七

覲。一面迎摺北上。惟事有緩急。當此有事之秋。不能同日而語。現
在浙江司道。類多生手。定海善後。不能不擇人而任。擬與
撫臣劉韻珂商定。奏留該司。一手經理。至甯波府城難民。
一聞該司東渡。有所倚賴。自必爭先復歸故土。甯紹臺道
尚開模自能料理資遣。其應如何撫恤。等業已粗定章程。
專俟該司前來。指示辦理。明白札飭去後。又據稟稱。現奉
撫臣知會。擬欲奏留辦理秋審。急須回省面商。勢難分身。
軍需係藩司經理。定海係甯紹台道所屬。所有撫恤事宜。
可否酌量改委。等語。核該司先後兩稟。竟似因陞任他省。
心存吟域。托故不行。冀圖脫身事外。且藩司坐鎮省城。籌

撥糧餉軍火。彈壓地方。責任綦重。甯紹台道。因甯波府知
府調赴定海。該道必因駐紮郡城。皆係不可調派之員。又
經嚴行批駁。該司苟能顧全大局。以
國事民命為重。必當將現奉。等語。調赴定海緣由。據實於謝
恩摺內。明白聲敘。先行拜發。仍即飛赴定海。聽候
諭旨。乃該司仍以謝

恩摺。必得回省與撫臣面商。方不致有兩歧。善後事宜。可以從容
辦理。為詞稟覆。且以奏明督辦軍需之大員。竟敢擅離職
守。徑自啟程回省。等伏思定海地方。夷船甫去。城郭成墟。
粵東之剿撫。現未定局。定海之設守。即間不容髮。已非可

十八

以從容之事。況難民之瑣尾流離。未歸故土。聞者尚為心
傷。該司身親目擊。竟忍委之而去。該難民等聞此舉動。必
將更形解體。觀望不返。即腹裏民人。亦必驚疑惶惑。至謝
恩摺內。如果據實聲敘。何待與撫臣面商。方不致有兩歧。尤不可
解。是該司之貽誤事機。玩視民瘼。實屬孤負
聖恩。浙江省吏治營伍。習於驕惰畏葸。已非一日。以致上年定海
縣開門揖盜。上煩
宸廑。若不嚴行指參。以起頹廢。則將來善後章程。必致徒法不行。
於海疆大有關係。相應請
旨將升任甘肅布政使浙江按察使周開麒。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仍扣留浙江差委以觀後效。儻敢始終玩忽再行嚴參治罪。

諭內閣。裕謙奏特參記故推委之升任藩司一摺。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經該大臣奏明調赴定海辦理撫恤各事宜。執敢託故不行。實屬怠玩。周開麒著開缺。交部嚴加議處。仍留於浙江。交裕謙差委。如能奮勉再行具奏。儻始終玩忽。即著從嚴參辦。

壬午。已革大學士琦善。廣州將軍阿精阿。兼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臣等前奏橫檔礮臺失守。並於拜摺時。復探知虎門各礮臺俱失。提督巨關天培。未知下落。亦即附片奏

十九

聞在案。旋據署水師提標參將李賢稟報。提巨關天培及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參廷章。同時在臺陣亡。臣等不勝憤恨。查虎門既失。則烏涌即為前敵。最關緊要。先經臣琦善調派已到之署湖南提臣祥福。帶湖南兵九百名。同本省兵七百名。駐紮防堵。臣琦善正在起身赴彼督剿。即據稟報二月初七日。逆夷兵船直攻卡座。施放飛礮火箭。打入營盤。各官兵奮力抵敵。槍礮致斃逆夷約數百名。無如逆夷火器甚烈。四面焚燒。署湖南提督祥福暨遊擊沈占鼈守備洪達科。俱已陣亡。其餘尚未知下落。其烏涌並虎門。傷亡兵丁亦因夷船阻隔。未能遽知確數。自是之後。逆夷猖

獗愈甚。竟將兵船火輪船。聯絡多隻。乘潮駛至。距省不過三十里之二沙尾地方。雖飭沿途將弁竭力抵禦。惟逆賊正極兇狠。恐即近逼省城。臣等憤激之下。誓不與此逆同生。惟有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林則徐。督率文武。戮力同心。堅拒固守。聞參贊臣楊芳。已入粵境。即委員飛往迎催。即日至省。妥商勦辦。

諭內閣。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陣亡一摺。逆夷攻擊虎門礮臺及烏涌卡座。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參廷章。署湖南提督祥福。遊擊沈占鼈。守備洪達科。先後被害。殊堪憫惻。俱著加恩。照例賜卹。以慰忠魂。其傷亡兵丁。亦

二十

著查明照例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等馳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及香山協副將劉大忠。遊擊參廷章。同時在臺陣亡。署湖南提督祥福。遊擊沈占鼈。守備洪達科。俱在烏涌卡座陣亡等語。逆夷猖獗。連傷我提鎮大員。殊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該提督等加恩賜卹。其傷亡兵丁。著楊芳等查明具奏。候朕施恩。現在逆賊方張。距省不過三十里。逼近省城。全在文武大員戮力同心。熟籌防禦之策。以遏夷氛。著楊芳。阿精阿。怡良。將各省調到官兵。妥為布置。併力守護。務須鼓勵將士。安撫居民。仍將近日常何接仗情形。迅速馳奏。以紓朕念。

又

諭據琦善等馳奏逆夷直進內洋攻破烏涌離省僅三十里已降旨飭楊芳等分兵固守矣逆夷大肆猖獗連傷我提鎮人員可恨之至必當盡數勦洗著奕山等無分晝夜兼程前進途次如遇調赴粵省兵將即著帶同前往並著查探逆夷進兵路徑如可密遣兵弁截其去路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奮力殲戮方能制勝所有續調各省未到兵丁著即星夜嚴催迅速抵粵會剿是為至要琦善等摺著鈔給閱看

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粵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奉到

二十一

硃諭現已將汝調任京口更屬責無旁貸諸凡勉之欽此跪讀之下悚懼難名惟值此喫逆未經殄滅於防範喫緊之際更當竭力報效查京口地方水陸交衝直達海口巡查防範均關緊要前經親至固山督飭水師官兵將該處所設礮位演放尚能致遠當飭水師副將加添官兵防堵並令在於沿江要隘不時稽查夷逆漢奸用臻嚴密於文移內知喚逆在粵以繳還定海為詞籲懇代為奏請恩施乃該署督即准該逆自粵赴浙沿途購買食物發給照驗一紙等語不勝駭異查該逆前因糧盡計窮呈遞字帖祈撫求和及至到粵又取鴟張翻覆無常顯而易見何得又從其

請發給照驗資其口糧豈非墮其奸計等第恐該逆持照

上游江境漢奸泗跡商民又經添派滿營官兵移請大礮四位安設象山馬頭隘口逐日演放以壯聲威藉資熟練再查京口額設滿營官四十八員甲兵一千一百三十名到任後挑選八百名時加操練逐一指授臨陣機宜三月以來官兵咸知踴躍奮勵設有警報即帶領滿營官兵相機辦理至該逆遠涉數萬里洋面遊奕半年之久若非偷買內地米糧何能接濟且奸商惟利是圖獲有重價自必潛相交易仰懇

二十二

救下沿海各督撫及監督等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稽查暫為一律封閉一船一人不准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濟則該逆無所資食漸就勢蹙計窮封閉港口後乘漢奸與逆夷呼吸難通之際地方官吏營汛官兵竭力設法搭捕使漢奸無地潛藏即可易於就獲不惟得知逆夷虛實且逆夷亦失其接濟乘機分兵攻擊一面在粵擒其渠魁殄其醜類一面在浙克復定海使其不能兼顧則該逆釜底餘生可以一鼓殲除淨盡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裕謙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本日據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烏涌卡座被擊逆夷兵船火輪船聯結多隻乘潮迅駛距省不過

三十里。現飭將弁極力抵禦等語。逆夷益肆猖獗。不勝髮指。浙省洋面。現在尚有夷船遊奕。江浙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著該大臣等務遵前旨。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又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濟。並搆捕漢奸。藉得探知夷情虛實等語。所奏自係未知收回定海一節。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海齡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裕謙奏浙江象山縣營稟報於二月初五日有未經駛出浙

二十三

境之夷船十八隻。陸續由北駛至。內九隻先後往南駛去等語。夷船由浙入粵。必由黃巖溫州二鎮所屬洋面經過。據裕謙奏屢查未見稟覆。恐所稱南駛之船。難保不竄入閩境。顏伯燾陳階平現俱駐紮泉州防堵廈門等處要隘。著仍遵前旨。嚴密巡查。如有夷船滋擾。即著併力攻擊。以示懲創。具有應堵各港。並著顏伯燾等分飭將弁認真堵禦。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參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託故推諉。當降旨令其開缺。交部嚴加議處。仍留浙江差委。該部議上時。自必照議革職。惟現在定海辦理各事宜。是否必需該員經理。

並該員能否得力之處。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再降諭旨。參贊大臣楊芳奏。竊等前在江西豐城縣。途次接奉廷寄。遵即趨程入廣東。又奉

廷寄。催令加緊馳行。並准軍機處鈔寄

上諭。殊批及琦善原奏。跪讀之下。同深悚感。飛馳至清遠縣。接

督撫臣琦善等信。該逆連次攻破礮臺。戕害官兵。聞之不

勝髮指。連日東南風緊。當即換坐小船。日夜迎風加緯。茲

於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省城。與臣琦善阿精阿。怡良英

隆及前任總督臣林則徐。鄧廷楨等相見。詢知賊船離省

二十餘里。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遊奕勢益猖獗。

二十四

登城周視。內層老城尚屬完厚。旗兵分段固守。阿精阿督率周密。外層南臨大河。商賈填溢。靠城高樓大廈。層層櫛比。不及內城堅厚。城身亦低。係督撫標及廣州協官兵分守。其內外雉堞。低於屋頂。賊來再為立時推倒。牆瓦以便施放槍礮。可以固守。近日兩城居民。多攜眷遷避。等皆受

恩深重。惟有獎勵士卒。一力防守。而東西正北三面城外陸地。分撥總兵長春所帶江西兵一千五百名。及琦善調回協防。太平墟總兵段永福所帶貴州官兵一千名。於本日申刻。趕回三面分駐。內外聲勢聯絡。收集陣亡總兵祥福所

帶湖南官兵除烏涌陣亡受重傷之外尚有五百餘名豫備分段援應共保無虞可以仰慰

聖鑒第城大兵單近守不能遠攻且水戰更非所長再四躊躇夷礮猛烈既不可任其迫近城下現備塞河竹排每排添安大木桶二十箇內貯棉絮灑捲毒藥浸透桐油上蓋稻草近日東南風多俟潮退賊至順水迎燒賊船一面設法購致水勇用為反間如能斬獻渠首許以重賞一俟臣奕山等到粵大兵雲集即當併力勦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防守情形一摺據奏老城尚屬完厚士卒協力防守分段援應可保無虞等語覽奏

二十五

稍紓憂念現在前後調赴粵東官兵已有一萬六千餘名長春段永福等所帶之兵不及十分之三計後此赴粵之兵日內必有續到可不至有城大兵單之慮現在逆船駛進內河即屬深入重地若能抄出該夷船背後斷其歸路前後夾攻可期一鼓作氣聚而殲旃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相度機宜和衷商議儘續到之兵足敷調遣遇有可乘之隙斷不可拘泥專俟奕山等到省然後勦辦兵貴神速楊芳自知若稍存觀望坐失事機豈不大負委任所奏豫備竹排木桶迎燒賊船及設法購致水勇懸賞殺賊等事均著照所議妥速辦理

又

諭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現在防守可期無虞等語覽奏稍紓憂念前有旨令該將軍等無分晝夜兼程前進如遇赴粵官兵即著帶同前往計已奉到遵行矣現在賊船駛進內河離省止二十餘里雖楊芳奏稱防守無虞情形究屬喫重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星夜進行遇有赴粵之兵即催令先赴廣東俾資防勦毋任片刻逗留致有貽誤楊芳摺著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照定海夷船於二月初五日起破後至初七日已時由象山縣洋西南去十五隻尚有二隻停泊象山縣之西嶼外洋又有一隻從破嶼港往北行駛

二十六

其在嵎峙港擱淺並救護之夷船三隻甫於初八日辰時先後開行當經督將籌辦堵剿緣由恭摺奏報在案茲據象山營縣先後稟報停泊西嶼外洋之夷船二隻於初七日酉時開行南去初九日已時又有夷船四隻後帶有杉板船一隻由東嶼外洋自北往南駛去又據象山縣進南之定海營縣稟報自初六日已時起至初九日酉時共有夷船二十二隻先後從潭頭山外洋往東南駛去並未停泊等情查前泊定海夷船連擱淺後開者共止二十一隻今象山定海營縣稟報南去之船計有二十二隻數目已不相符並有進口漁船據稱現有夷船二十隻在離定

海約二百餘里之極東深水外洋。又聞尚有二隻。已往北
駛。雖未據北路營縣報有夷船入境。而營縣之探報。每不
若漁船之迅速準確。且該逆之繳還定海。係因琦善擅給
香港馬頭。即日通商。不啻以羊易牛。又聞我

皇上屢飭浙省進兵。克復定海。併

簡派前來攻剿。明知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喜懼交併。徜徉而去。

蓋猶恃琦善為泰山之靠也。今奉

嚴旨將琦善革職。擊問。大張捷伐。不准通商。該逆進退失據。勢必

竄回定海。早蒙

聖明指示。是定海之設守。為目前之要務。查前此伊里布調派浙

二十七

江提標及壽春處州衢州金華等標營兵二千四百名。又
定海鎮標兵六百名。前赴定海。接印後。又與提臣余步
雲商定。將現在鎮海等處之定海鎮標兵一千八百餘
名。一併飭回定海。共計已有兵四千八百餘名。派令曾歷
戎行之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併定海
鎮總兵葛雲飛。擇要安營。互為犄角。固守城池。併由鎮海
撥去一二千斤。及數百斤。礮五十位。火藥鐵彈。各數萬斤。
就兵力礮位藥彈而論。已不為單策應之兵。現亦會同
提臣余步雲密為調度。隨機辦理。惟定海縣城濱臨大海。
該逆在船放礮。力能及城。當此瘡痍未復。驚魂未定之時。

民間既易驚惶。且該逆在船施礮轟擊。亦非兵力所能禦。
等前奏請於道頭地方。建築土城。並修理城垣礮臺。既不
能刻期竣事。即雇募水勇。暗伏山島。截其逼近定海之路。
亦必得於三四月間。俟閩省漁船來浙之時。雇募備用。方

能得力。均屬緩不濟急。計惟有安設力能致遠十餘里之

七八千斤大礮。夷船一經抵岸。即行開礮轟擊。則彼礮尚

未及我城。而我礮已先及彼船。庶足以備逆夷之膽。而壯

我兵民之氣。彼怯我壯。自能百戰百勝。惟浙省並無大礮。

前此等及伊里布先後咨借閩省礮匠。前赴江浙二省。鼓

鑄大礮。甫准浙省委派精於鑄礮之都司顧德銘管帶礮

二十八

匠。前來鎮海。購備料物。團做土模。起造礮窰。尚需時日。既
恐逗留未去之夷船。仍復折回。更慮該夷另有援兵。乘風
北上。一經廣東擊敗。必將承突定海。以圖一逞。不可不早
為之計。查閩省舊礮本多。又有新鑄之八千斤六千斤大
礮。各十八位。現尚開鑪鑄礮。購買鐵斤木炭。鳩集匠工。亦
較浙省為易。相應請
旨。敕下閩浙總督。酌撥新鑄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數位。備帶合
膛鐵彈。各數百粒。迅速解赴定海。以資防守。其工料價值。
即由浙江軍需局撥運閩省。俾得續鑄補數。一轉移間。閩
省仍無短礮之虞。定海得有大礮之益。且浙省之工。可以

早竣。蘇省之礮亦可早鑄。再前按閩浙督臣顏伯燾來
函商借江蘇火藥。業已交卸兩江督篆。自應由江蘇督
撫臣酌量辦理。惟兩江督臣伊里布甫經回任。署江蘇撫
臣程裔米亦到任未久。江蘇火藥係在江蘇時一手經
理。深悉底蘊。可以酌撥。且閩省情形尤關緊要。已將江
蘇存藥及硝磺數目咨會伊里布程裔米在於借到皖豫
二省火藥內酌撥三萬斤。解赴浙江轉解閩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查探逆夷情形。豫籌防守一摺。
據奏夷船二十餘隻。停泊定海外洋。現在廣東不准通商。難保
不竄回定海。已撥兵四千八百餘名。礮五十位等語。所辦尚好。

二十九

惟策應之兵最為要著。著即會同余步雲先事豫籌。密為調度。
無致臨事周章。該大臣奏建築土城。雇募水勇。均屬緩不濟急。
必須安設大礮。請於閩省酌借等情。已諭知顏伯燾等妥籌酌
辦。惟閩省沿海地方亦關緊要。該處新鑄礮位能否多餘。足敷
借撥。尚難懸定。據奏閩省委員礮匠已至鎮海。雖製造尚需時
日。可免往返搬運之勞。著該大臣迅即飭令該委員等趕緊鑄
造。毋誤事機。其修城雇募各事宜。仍著隨時趕緊籌辦。次第舉
行。不得以一奏了事。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定海需用大礮。請借閩省礮位一摺。據奏閩省

舊礮本多。復有新鑄大礮。請酌撥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數位。
備帶合膛鐵彈各數百粒。迅速解赴定海。其工料價值由浙江
軍需局撥還。俾續鑄補數等語。現在夷船停泊定海外洋。自應
豫籌防守。惟閩省沿海地方亦關緊要。著顏伯燾吳文鎔體察
閩省現在情形。如新舊各礮準備本省防堵之外。實有多餘。足
敷借撥。即照裕謙所請。如數借給。不得稍存畛域之見。僅僅數
本省之用。不能再有贏餘。著一面據實具奏。一面知照裕謙毋
致顧此失彼。是為至要。

三十

深故不畏風浪。而畏礁淺。但使內地城池。不偏臨海口。即
或城瀕於海。而城外有淺灘十數里。夷船便不能駛近。若
該逆改換杉板小船。則祇可裝載二三十人。無篷帆。無礮
位。無錫窰。不能橫渡大洋。不敢遠離大船。一經上岸。不難
全數殲擒。上年浙省喫逆兵船。閩偏餘姚塘岸。陷擱淺沙。
人船並為我兵勇所獲。其搶登杉板小船竄遁者。竟亦不
能回定。為上虞慈谿擒獲。不食已經二日。此外夷大兵船
不能駛近淺岸。而小船不敢遠離大船之明證。至於數千
斤之大礮。夷船雖能任載。而祇可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
於近岸之內洋。蓋內洋水淺。近岸又必有明沙暗礁。為之

攔護。若放此數千斤之礮。船必倒退。一經攔護。船底著礮。立刻震裂。故在內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數百斤之礮。不過口門窄而後身寬。多受火藥。且施放靈熟。較官礮畧遠一二里。然亦止及數里以內。實無遠及十餘里之事。即如定海城外之道頭。距城僅三里。故夷礮能及。至鎮海城外。有淺灘十餘里。夷船初亦曾試開數礮。未及城數里而墮。自後不復開礮。蓋恐官兵知其力量所止。至乍浦沙灘較近。夷船與官兵開礮。便互有損傷。廣東福建所奏亦然。是彼礮能及我。則我礮亦能及彼。我礮不能及彼。則彼礮亦不能及我。又其明證。不然。夷船既侵犯虎門。廈門。定海。

三十一

何愛於守泊數月之鎮海。及來往必由之乍浦等處。而不敵屢犯乎。又何愛於四面環海之臺灣瓊州。而不犯乎。沿海洋面。外似一望汪洋。其實水中沙線千條萬縷。縱橫曲折。即平底沙船。尚必多雇小舟。熟習沙線者。探水引路。乘潮行駛。潮退立虞淺擱。故凡船之利於大洋者。必不利於內港。猶之利於內港者。必不利於大洋。至江蘇除吳淞口。崇明寶山。最為險要外。其淮揚海三府州所屬洋面。外無屏蔽。潮來甚溜。又有黃河口之五條大沙。或沈或浮。東向直出。若遇東風。則風水相偪。轉舵不靈。舟隨溜擱。靡不損壞。即海運沙船。尚必繞出其外。山東登萊二府之成山。雖

陡入東海。而非通商馬頭。不過為南北往來之標準。天津洋面。外有旅順。口登州府城。南北對峙。中間山島林立。洵為天險。其直沽口距天津府城甚遠。船入內港。既非若大洋之可以橫行衝突。又非偪城咫尺之可以礮火攻擊。且北人不習於海。並無漢奸。至奉天所屬各港口。門均淺。且有線沙。為閩廣南洋船所最畏。何況夷船。是以海賊蔡牽等滋擾浙閩粵三省十餘載。從無擾及山東。直隸。奉天之事。即北洋貿易。亦均係平底沙船。其閩廣南洋船赴關東者甚少。蓋北洋之情形與南洋之情形迥乎不同。南洋多石島之明險。而北岸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甚

三十二

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祇緣承平日久。不但民不知兵。抑且官吏水師。皆不知考求試驗。扼要以待。一聞外洋夷船。夷礮不知如何猛烈。如何神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遂致沿海皆為不靖。相應請

旨。敕下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縣營。徧歷本屬洋面。測量水勢之深淺。灘岸之遠近。沙線之險易。何處小舟可通。而重載大船不能到。何處內地大船可通。而外洋大號夷船不能到。以及港岸口門。距大洋若干里。水深若干丈。城池距岸距灘距洋若干里。險溜暗礁若干處。一一試探酌量情形。分別最要次要。何處應安兵安礮防守。何處應令地

方居民自為團練防守。何處勿庸防守。一面修理軍械。操練兵丁。籌備糧餉。製造鉛彈火藥。整飭塘汛驛站。以期有備無患。並明白出示曉諭兵民。該夷除船礮外。別無技能。而其船礮所能至。又不過數處。且來意止圖要求通商。並無奢望。亦斷不敢深入。不必到處張皇。自相驚擾。以安人心。以節兵力。以省經費。仍隨時差人偵探。一有夷船入境。即嚴禁淡水食物接濟。違者以通夷論斬。示海濱。該夷船如敢駛近口岸。相度礮力能及。即開礮轟擊。該逆無隙可乘。糧芻告匱。斷不能與我持久。僅敢鋌而走險。或入淺灘。或登陸岸。便可大加勦洗。不令其一人生還。此以逸待

三十三

勞。以主待客之法。亦即堅壁清野之法。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敬陳沿海情形一摺。據稱。喫逆所恃。惟船與礮。夷船喫水甚深。不畏風浪。而畏礁淺。瀕海各城。外有淺灘十數里。便不能駛近。若該逆改換杉板小船。祇可裝載二三十人。不敢遠離大船。一經登岸。不難殲擒。至於數千斤大礮。祇可施於深水外洋。不能施於近岸之內洋。內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數百斤之礮。較官礮器遠一二里。然亦止及數里以內。實無遠及十餘里之事。灘距岸遠。船不能近。礮即不能及。再沿海洋面。水中沙線。千條萬縷。南洋多石島之明險。北洋多沙線之暗險。夷船畏暗險甚於明險。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等語。著

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飭所屬縣營。徧歷本屬洋面。測量水勢深淺。灘岸遠近。沙線險易。何處小舟可通。而重載大船不能到。何處內地大船可通。而外洋大號夷船不能到。以及港岸口門。距大洋若干里。水深若干丈。城池距岸距離。距洋若干里。險溜暗礁若干處。一一試探。分別最要次要。何處應安兵礮防守。何處應令地方居民。自為團練防守。何處無庸防守。一面修理軍械。操練兵丁。籌備糧餉。製造鉛彈火藥。整飭塘汛驛站。以期有備無患。仍著隨時偵探。先行曉諭沿海各處居民。如有夷船入境。嚴禁淡水食物接濟。如敢故行接濟者。即行梟首示眾。逆船若駛近口岸。相度礮力能及。再行開礮。僅鋌而走險。或入淺灘。

三十四

或登陸岸。即著大加勦洗。該將軍等務各酌量情形。分別妥辦。勿涉張皇。亦無稍貽誤。是為至要。

裕謙又奏。竊聞。喫逆在粵。已退出外洋。此次粵東所調川黔勁兵。皆長陸戰。守則有餘。至於乘夜出洋。燒擊夷船。及攻勦香港。則究不如本地水勇之得力。語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三千。以其習水土而熟賊情也。查有粵東鈔本番鬼錄。係喫夷商人。用夷字紀載見聞。近年粵東通事用漢字譯出。改名華事夷言。其言雖屬鄙俚。然係該夷本國自相告語之詞。故於鴉片之數目。走私之情節。一一直言不諱。而末段言中國之人。柔弱不善戰。水師軍器皆不中用。

惟廣東岸上粗工力作之人及水中營生之人勇壯有力。歐羅巴人皆不能及。若棟充兵丁。可謂精兵等語。是粵東沿海水勇為該夷所忌憚。已情見乎詞。聞前年暎夷兵船在粵。被水勇乘夜焚燒二隻。去年大號兵船自該國抵粵時。銳意攻犯。一聞該省總督下令懸立賞格。凡沿海水勇殺一白夷者賞洋銀二百圓。殺一黑夷者賞洋銀一百圓。焚燒夷船及人船並獲者各有重賞。又嚴禁接濟。彼時夷船上之漢奸皆不復為賊用。而思為我用。該夷聞風疑忌。亦不肯信用。併不肯容留。解散賊黨。離間賊心。最為善策。即上年在寶山防堵。亦曾懸示賞格。無論兵民漢奸夷

三十五

人有擒獻義律者。賞洋銀五萬圓。殺一白夷賞洋銀一百圓。殺一黑夷賞洋銀五十圓。擒獲大夷船一隻。賞洋銀一萬圓。除船礮入官外。其船上之洋銀貨物全數充賞。並差人四路偵探。設法密拏。該逆義律始終未敢攔入江南洋面。是其明證。乃聞琦善到粵後。散遣壯勇。不啻為淵驅魚。以致轉為該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礮臺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後漢奸。即係散遣無業之壯勇。不問可知。現在逆夷在粵。通共不過六七千人。除水手外。戰兵不過三四千人。全賴漢奸為耳目影黨。果如粵中前立賞格。亦不過費數十萬金。即可不傷一兵。不折一矢。殺盡賊眾。散盡賊眾。似

屬萬全之策。可否請

旨。敕下靖逆將軍參贊諸臣。查出上年該省所立賞格。速行出示。並召募水勇。多多益善。較之征調他省官兵。事半功倍。以之相機攻剿。可補兵力之所不及。至香港孤懸洋面。非如定海田土寬廣。漢奸既為我用。便可斷其接濟。該港淡水食物。斷不能供贖數千逆夷。該夷船遊奕已逾半年。所帶糧餉。亦必將告匱。祇要我兵嚴守口岸。不令駛近。不過數旬。不難制其死命。

裕謙又奏。再此等水勇。均屬匪類。廣東呼之曰爛崽。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間有傷亡。亦不足惜。既不致

三十六

有損

天威。併可為地方除害。又探聞海外各國。因暎逆滋事。貿易平常。無不同深怨恨。如歐羅巴。咪喇。佛郎。即機諸國。其勢力亦均與該逆相等。在

天朝自不值明降

諭旨。令其幫助。而懸賞告示內。不妨聲敘。無論兵民水勇漢奸及各國夷人。一體准其殺賊。請賞字樣。再出示曉諭各國。

大皇帝君臨天下。中外一視同仁。順者撫之。逆者剿之。暎咭喇肆逆犯順。現已調兵征剿。與爾等各國無干。爾等均准照常貿易。儻暎逆膽敢恃強阻攔。致礙爾等生計。准爾等各國

在外洋開砲轟擊。或另用兵船。擄襲其國。亦無不可等語。既可安各國之心。又可懾逆夷之膽。並密傳洋商中之能事可靠者。諭令作為已意。用反間之計。隨機應變。捕弄憊。憑使彼互相殘殺。我兵儘可靜以待動。迨該逆孤立無偶。勢益窮蹙。官兵水勇乘其敝而擊之。區區小醜。不難一鼓殄滅。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請懸賞招募水勇。以散漢奸。並准各國夷人一體殺賊請賞等語。逆夷在粵。大肆猖獗。現已調集各兵。令奕山等速加進剿。想該將軍等到後。自可一鼓成擒。殲茲醜類。惟所調各路官兵。長於陸戰。至出洋燒擊攻剿。或不如水勇之

三十七

得力。茲據裕謙奏請懸立賞格。出示招募。可補兵力之不及。著奕山等即行設法招募。務令悉為我用。以散奸黨而消賊蹤。其另片奏請於懸賞告示內。聲敘各國夷人一體准其殺賊請賞。是否可行。並著奕山等酌量辦理。裕謙片二件。均著鈔給閱看。裕謙又奏。等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定海即使繳出。官弁因之傷亡。人民受其荼毒。思之實堪痛恨。至香港一層。係琦善代逆懇求。朕斷不准其通商。該大臣惟當一意勦辦。毋得存一通商之見。稍事游移。粵省既已大張捷伐。難保該逆船隻不復竄回定海。將來進剿時。兵力設有未敷。

所有前調楚省官兵。著即一面徵調接應。一面奏聞等因。欽此。又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楊芳所稱現在大局。或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在偏僻小港屯集貨物等語。亦屬非是。此時萬不許作此議論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宏遠。

乾斷堅定。凡屬臣民。無不同深欽感。等因。伏查現在浙江情形。當以守為戰。以禦為勦。無事進取。所有楚省官兵。已經伊里布以應否調赴廣東。奏請

訓示。設該逆敢再承突而來。等因。惟有會同提臣余步雲。欽遵

三十八

諭旨。督率鎮將弁兵。協力同心。痛加勦洗。務期盡殺乃止。斷不敢稍事游移。致蹈覆轍。再定海地方。於被占後。該逆輒將近城之東山地方。民間墳墓。盡行發掘。剖棺棄屍。以致殘骸遍野。慘毒已極。又即在該處埋有逆屍數百具。以紅土為記。等因。恨之餘。已飭將逆屍確切查明。逐一刨出。戮投諸海中。以免汚我土地。其被掘民間屍骨。已屬零星錯亂。雖有孝子慈孫。亦復無可分辨。業飭檢齊彙葬一塚。立碑標記。俾有後者。共相祭掃。

殊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五

道光二十一年。年。丙戌。靖逆將軍奕山奏督大臣

隆文奏。竊等。在安徽途次。兩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收復定海一摺。又據琦善馳奏。查明香

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喫逆在粵。日肆猖獗。攻擊砲臺。

我我官兵。占據香港。擅出偽示。種種不法。殊堪髮指。前有旨令

楊芳先行赴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該將軍等到粵後。

務即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剿。至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

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窺覷廣東。流

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

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楊芳。祁壇。確切查明。據實

具奏。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准給予該

夷。致滋後患。琦善原摺。著發交奕山。隆文閱看。伊里布摺。並鈔

給閱者等因。欽此。又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山等奏。接奉廷寄。遵旨籌辦一摺。所奏俱悉。安南

乳船。既據該將軍等。查訪形式。俟抵粵後。趕緊做造。如該省業

已製造。即著派員演駕。藉資得力。並召募水勇。務當一鼓作氣。

督兵進剿。斷不可稍存一通商之意。致滋游移。至於相度機宜。

應如何進兵得手之處。該將軍等。隨機應變。必能籌畫萬全。出

奇制勝。並著出示曉諭。該弁兵水勇等。如果擊獲夷船。即將該

船貨物。悉數充賞。以勵眾心。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

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並將陳連陞父子。加等議

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山等查

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

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之事。著

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琦善本日所奏摺片。清單六件。發

給奕山等閱看等因。欽此。又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稱。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該夷現

聞內地調兵。四出窺探。並有兵船數隻。壘至下橫檔山。後探水

顯露詭謀。惟此時兵未到齊。尚覺單弱。該將軍等。務當督飭該

省兵弁。及陸續到粵兵丁。分布要隘。協力堵禦。毋稍疏虞。一俟

靖逆將軍。及參贊大臣等到後。自應一鼓作氣。帶兵進剿。以靖

餘氛。琦善原摺。著發給閱看等因。欽此。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等身膺重寄。恨不能奮飛前往。滅此朝食。

惟馳至江南徐州府。及安徽一帶。晝夜陰雨。繼以大雪。泥

深盈尺。兼程而進。不過百里。茲於二月二十四日。行抵宿

松縣界。前接江西撫臣錢寶琛函稱。江西驛路窄狹。兼以

陰雨連綿。山水暴漲。不能兼程。已雇就包程商船。可以晝

夜前進無慮阻滯。頃又接到江西撫臣來信。初六日虎門危急。調到湖南官兵失利。查該夷於初五日繳還定海。初六日即進攻內地。明係併力粵洋。員竭抗拒。猖獗已極。令人髮指。現在各路官兵到粵者僅三千餘名。雲貴湖北湖南官兵。未知曾否全數到粵。未准該撫知照。四川頭二起。官兵甫入湖北。等現已札催星馳前進。伏思夷匪正在。張張之際。廣州守禦。在在喫緊。調到之兵。現有傷損。非厚積兵力。不足以壯軍威。查有浙省停止湖南湖北兵二千八百名。現在安徽太平府蕪湖江面一帶停泊。等一面奏。

三

聞一面飛咨安徽撫臣。兩江督臣。轉飭帶兵官弁。督催就近由江西赴粵。以備調遣。又飛咨廣西撫臣。挑選精兵二千名。整頓軍裝火礮。俟等馳至粵境。察看情形。再行奏請徵調。至前奏。

簡派赴浙帶兵之韓振先琦忠二員。已經督臣伊里布停止前往。現在中途尚未回任。查該二員屢次帶兵。頗為得力。合無仰懇。

天恩。飭令該二員就近赴粵差委之處。恭候諭旨遵行。其應行查訪各件。容等到粵。逐一詳查覆奏。

英山隆文又奏。再查回疆兩次用兵。發遣伊犁等處官常。

各犯。曾經奏派軍前效力。均蒙

允准在案。等等於山東鄒縣逢次迎晤安徽撫臣程楙。談及己革總督周天爵。在湖北訓練兵丁。頗得眾心。人雖凶莽。尚有血性。茲因獲罪發遣伊犁。聞其現在河南地界。告假安置。伊母等語。未知目下遞解行至何處。等不揣冒昧。仰懇

皇上道格

天恩。可否將該革員改發廣東海口。效力贖罪。如蒙

俞允。應請

救下。經過河南陝西撫臣。迅將該革員解至廣東。由等酌量差

四

遣籍資驅策。

諭內閣。琦忠韓振先。前有旨令其折回本任。現在無論行抵何處。著即馳驛改赴廣東。交奕山等差遣委用。

又

諭。周天爵著改發廣東。效力贖罪。並著河南陝西巡撫。迅即查明該革員行抵何處。飭令解赴廣東軍營。交奕山等酌量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逐次調兵赴粵一摺。前有旨將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改赴廣東。並調廣西兵二千名。迅赴粵東。聽候調遣。於二月二十三日。由六百里加緊諭知該將軍等。計日內當已接奉矣。所請將調赴浙江之韓振先

琦忠二員。赴粵差委。已明降諭旨准行。該二員前有旨令其折
回本任。琦忠昨已補授鎮軍鎮總兵。現據該將軍等奏現在中
途。尚未回任。即著該將軍等就近飭令改赴廣東。聽候差遣。並
知會陝西湖南四川等省一體遵照。計該將軍等此時當已行
抵江西。著即星夜通行。無拘水陸。迅即馳抵廣東省城。以慰民
望。其另片所請將周天爵改發廣東之處。已明降諭旨如所請
行矣。

已丑。閩浙總督賴伯燾奏。水師提督陳階平年力就衰。久
病未愈。請
旨即令開缺。

五

迅賜簡放。

諭內閣。賴伯燾奏提督年老久病。請旨開缺一摺。陳階平著以原
品休致。福建水師提督著寶振彪調補。廣東水師提督著吳建
勳補授。

賴伯燾又奏。臣蒙

恩簡授閩浙總督。於正月二十六日接篆。當將地方緊要事件。與
撫臣吳文鎔熟商後。隨即起程前赴廈門。督辦防勦逆夷
一事。臣於二月初十日抵廈。連日親赴各海口。察看情形。
查得廈門一島孤懸閩南。遠控臺澎。近接金門。又為泉漳
屏障。與粵東毗連。洋面四通八達。實為全閩咽喉門戶。西

南北三面皆屬內港。東則三十里外。即係外洋。大小諸嶼
參差屹立。上年六七月間。逆夷兩次竄擾。皆由東南之青
嶼口出入。青嶼在嵵嶼之內。入口船隻。必先經由北岸之
白石頭安海二汛。迤西為水操臺頭中礮臺小礮臺。皆為
首衝。再西則魯班廟文汛口。沙坡尾虎頭山均為次要。水
操臺對岸為嶼仔尾嶼。仔尾之西。橫亘海中。與虎頭山遙
對者。為鼓浪嶼。登嶼則全廈瞭如指掌。以上各處。共安大
小礮二百七十九門。水陸兵二千七百九十九名。僅有夷
船竄至。嵵嶼及大礮臺等處截擊之。嶼仔尾夾擊之。魯班
廟等處斜擊之。鼓浪嶼迎擊之。其自白石頭至沙坡尾一

六

帶。俱為平地衝要。障蔽不嚴。兵心不壯。原設沙囊。久則腐
散。上年。經興泉永道劉維椿倡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長
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礮洞。東置礮門。壁後各建兵房。樓止
有所。惟外向濱海之處。大船不能駛近。是以上年未議設
防。自廣東大角沙角礮臺。猝被逆夷攻奪。皆有漢奸登岸。
萬一失心。廈島誠恐故智復萌。情形既今。昔不同。防勦宜
水陸兼備。所有安海汛。迤東之曾厝垵。白石頭。迤東而北
之河厝鄉。皆有沙坡。可上。廈北之五通汛。則由金門可以
徑達。廈西之高崎汛。杉板亦可駛入。以上各處。不可空虛。
共安設礮百門。兵一千四百一十名。高崎汛。又派哨船十

隻兵三百名。攔截港面。此外各處。尚有水勇練勇共九千二百七十四名。並聽調遣。是乃全廈備禦之大概也。其中尚有應需添兵安礮之處。容臣隨時相機辦理。伏思喫夷犬羊性成。自去夏占據定海。滋擾粵東。狼貪豕突。惟利是圖。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我

皇上乾綱獨斷。特簡重臣。調派勁旅。馳往粵東定海分剿。不難剋期蕩平。惟痛勦之後。必致四處竄擾。閩省首當其衝。備禦不可不嚴。臣履勘廈門。前後左右。處處設兵安礮。尚屬周密。各特士志切同仇。無不發奮自勵。若該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擊。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顏伯燾奏。廈門防勦情形一摺。廈門一島。孤懸閩南。遠控臺澎。近接金門。與粵東毗連。為全閩咽喉門戶。該督於抵任後。親赴履勘。在各海口安設礮位哨船。並派兵丁水勇等備禦。儻有夷船竄至。不難截擊兜擒。此外如尚有應需添兵安礮之處。著該督酌量情形。相機妥辦。現在逆夷雖退出定海。難保不竄入閩洋。前經降旨令顏伯燾嚴密巡查。分飭員弁防堵之處。諒已次第部署。該督即暫回泉州。居中策應。總期聲勢聯絡。使賊兵不敢侵犯。設或竄突閩洋。即當併力攻擊。痛加勦洗。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方為不負委任。

庚寅

諭內閣。昨因廣東虎門礮臺失守。提督等陣亡。降旨令兵部議卹。茲據該部議奏。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除照例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著該督撫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原任廣東海口營參將奏補香山協副將劉大忠。著加恩照副將例賜卹。原任廣東碣石鎮標右營都司奏署水師提標左營遊擊參廷章。著加恩照遊擊例賜卹。該二員應得卹典。該部另行議奏。原任湖南鎮軍鎮總兵祥福。左營礮門遊擊沈占。營提標左營中軍守備洪達。均照該部所議賜卹。該六員。統領士卒。為國捐軀。均堪憫惻。著該督撫於事竣後。即在遇害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彰節義。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上年抵浙後。所有琦善給伊里布文書信件。著伊里布即已封進呈。不准有一件藏匿。自取咎戾。參贊大臣楊芳奏。喫夷兵船。遊奕於省河正東通海之二沙尾內外。東南通海之大黃窖內外。或三五隻。或六七隻。距省二十餘里之間。零星停泊。聚散靡常。竊徧歷省河南岸。綿長十餘里。商賈雲集。人煙輻輳。初為固守城垣兵力不敷。尚未遣兵過河。而城後東北西三面皆山。近城排列。東則保釐礮臺。北則東得勝西得勝礮臺。西則有西大礮

臺雖皆安兵護守。不免兵力稍單。若看得正東保釐礮臺。前面偏東南十餘里之東盛寺。距河五六里。為三面襟喉。派令總兵段永福帶領貴州兵一千名。堅築營壘。以扼其吭。又看得東南大黃窩礮臺。孤立河中。小而且薄。不足以當賊礮。堵亦無益。退後五里之鳳凰岡。為南岸頂衝雄峙。要隘。原係將軍閱視水操將臺。約可容兵千名。排列大礮。阻截入省河道。兼顧西來花地進兵之路。是以派令總兵長春帶領江西兵一千名。安營駐守。即堅築營壘。亦不足以當賊礮。是以加派多夫。幫同兵力。趕掘深濠。厚積土袋。伏兵據守。大礮後身。掘坑藏身。礮兵心自穩。賊至奮力

九

轟擊。斷不至竄近省垣。與段永福東盛寺。已成犄角之勢。城廂內外。民心大定。遷者漸復。聞者漸開。軍民鼓舞。可期無虞。惟南岸無兵可撥。不免人心惶惑。是以將江西兵除長春帶守鳳凰岡外。其餘一千名。全抽過渡。分段埋伏。鎮靜人心。萬一賊敢近城。兩面環攻。如由陸路則暗抽添防。東北西三面。指日與山隆文。趕到。後路大兵陸續齊集。一切水路攻具火船木排。眾力催趨。限十日內。可以足備。而陸路進兵截殺道路。業已採探周密。務期大加攻勦。以彰天討而肅海宇。

楊芳又奏。再等所慮者。逆夷聞風遠颺。似難得手。預師糜

費。師退復來。伊于胡底。等寤寐思維。寢食俱廢。萬不得已。想到從前水師。一為備賊上岸。抄襲賊後。一為護持海商。免遭劫掠。是以前明有倭寇之患。

本朝有蔡牽等水賊之累。欲杜陸路之侵。或者改水師為陸路。原糧原餉。不須添費。以礮臺兵船逐年修費。用築營汛。城堡。大有撙節。營汛之間。添築寨堡。自然聲勢聯絡。細查廣東一省。最關要害之處。省城祇慮二沙尾。鳳凰岡。兩河大船能到。果於附近河岸有山可靠之處。背山修砌營壘。安兵駐紮。賊礮斷難透山轟擊。營前用石累砌橫隄。與水小之年相平。上游可無水患。為省城保障。虎門澳門。一例為之。藩籬既固。陸路可無侵犯之虞。查西北居民無洋可出。安居樂業。如留水師。專顧海商。殊屬不值。至於漢奸從賊內犯日奸。從賊不能內犯。徒耗彼糧。即使人眾結黨。內無所得。亦必轉而攻賊。無聞痛癢之水賊。以賊攻賊。轉有裨益。

楊芳又奏。再等近日情形。自因烏涌之戰。湖南官兵誓死力敵。陣亡鎮將備弁三十一員。兵丁四百十五名。回營兵丁四百五十六名。除礮擊沈溺之外。短兵相接。砍斃逆夷多於官兵。今知現在守城尚有貴州湖南江西官兵。並趕辦火船火排。是以未敢深入。兼為暗通漢奸銷貨。故賊

轉游奕中等之至再。如用貴州湖南江西官兵。由陸路分抄下哨河岸。用火船火排。由水路順潮下壓。僅能燒其附近賊船一兩隻。其餘後路分泊賊船。開風竄賊。不能痛焚。擒渠。且城中人心甫定。一見派兵出抄。恐本地守城兵單。稍有警動。轉為趨小利而誤大局。是以暫為羈縻。稍待奕山隆文趕到。計後路官兵。亦可以陸續齊集。再為設法水陸兜剿。

硃批。二十日拜摺後。必有續到之兵。如能相機攻剿。先行痛殺方好。朕日夜引領東南。企盼捷音之至。

又

十一

批。客兵不滿三千。危城立保無虞。若非朕之參贊大臣果勇侯楊芳。其孰能之。可嘉之處。筆難宣述。功成之日。任膺懋賞。此時之第一功也。厥後尤當奮勉。

諭內閣。楊芳奏。抵粵查明前此湖南官兵。在烏涌與賊相持。除破擊沈溺外。短兵相接。砍斃逆夷多於陣亡官兵等語。可見我兵精銳。奮勇直前。若使調度有方。必不致孤軍失守。茲據奏稱陣亡鎮將備弁三十一員。兵丁四百十五名。除業經降旨賜卹外。其餘均著該督撫查明。分別奏咨議卹。以慰忠魂。至楊芳經朕特授參贊大臣。抵粵後。即能相機布置。籌備合宜。危城立保無虞。逆賊不敢近逼。各軍民等。現在安堵如常。同心協力。誓必滅

賊。指日大兵雲集。即可迅奏膚功。楊芳曉暢軍務。先聲奪人。深堪嘉悅。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諭軍機大臣等。楊芳奏。布置攻守機宜一摺。辦理妥協周密。可嘉之至。朕心甚為欣悅。已明降諭旨。將楊芳先行交部從優議敘。兵粵東省城。軍民雜處。經此一番布置。人心大定。可期眾志成城。計日奕山隆文等抵粵。大兵雲集。必可分兵進剿。抄前襲後。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即令奕山等抵粵稍遲。所調各路官兵。陸續趕到。諒楊芳必能出其不意。突用奇兵。爭先制勝。朕日夜盼望捷音。以紓廬念。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粵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十二

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伊里布馳奏。遣將帶兵。收取定海。並密籌攻剿一摺。是否確實。著裕謙到浙後。將伊里布現辦情形。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斷不可隨同附和。代人受過。又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定海甫經收復。城隍一切尚未修整。防堵尤宜格外嚴密。不得稍存大意。楚省及本省防兵。是否即可裁撤停止。著裕謙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前調韓振先琦忠二員。即令折回本任。各等因。欽此。伏查伊里布於接到琦善知會。逆夷情願繳還定海之後。因該夷始則圖銷貨物。繼復欲將夷囚先行釋放。相持十餘日。伊里布稔知前獲夷囚內有晏士喇喇打釐一

名為逆夷所必欲索回之人。乘其驕情。即密派總兵葛雲飛為頭起。總兵王錫明為二起。總兵鄭國鴻為三起。共帶兵三千名。並將夷囚晏士喇打釐等交守備陸昌言管帶。於二月初三日。由鎮海起程。前赴定海。初四日。人地兩交。該逆等旋皆登舟。初五日。陸續起碇南去。初六日。官兵進城。此伊里布收復定海之實在情形。紳士兵民無不周知。等斷不敢隨同附和。自取咎戾。至修整定海縣城隍礮臺。尚須採石燒磚。實非剋期能辦。現在先行趕築土城。為藏兵避礮。保守城垣之計。所有本省防兵及前調江蘇安徽官兵。應請暫緩撤退。其楚省官兵。先經伊里布行文截

十三

留。自可毋庸再調。韓振先琦忠二員。亦經伊里布行文飭令折回。惟昨准廣東省來咨。逆夷大肆猖獗。虎門被陷。直偏省城。兵民聞之。不無惶惑。等於忿恨之餘。即將虎門之失守。由於琦善不肯添兵。又撤退水勇。戍守單弱。並非逆夷之用兵神奇。亦非我兵之不能抵敵。其所用之空心飛彈。係因礮身較薄。腔口過大。裝藥多則底炸裂。裝藥少則實心鐵彈不能致遠。若改用小彈。則彈子與腔口不合。施放無準。是以將鐵彈空。實以火藥。以配合腔口之大小。受藥之重輕。我中土本有此法。現在福建省因新礮腔口過大。即用此彈。浙江軍需局亦有之。不足為奇。各錄以明

白通飭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威而壯其膽。幸各兵民素信。等從不作欺人之語。皆知協力同心。欲圖自效。至等前奏普陀外洋有夷船二十餘隻。屢次遣弁查探。業已杳無蹤跡。惟離定海縣二百餘里之六橫外洋。二十日有南來三桅夷船一隻。在彼寄碇。二十三日。駛進定海之吉祥門。旋又折回南去。其青龍洋面又有夷船三隻遊奕。等查該夷船出沒於洋面大海之中。或多或少。忽來忽去。情形實屬巨測。顯有奸謀。惟有會同提臣余步雲激勸將士鼓舞神民。杜絕接濟。護守口岸。如敢不圖。即當痛加勒洗。以仰副

十四

聖主肅清海寇之至意。

裕謙又奏。竊查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以浙江省城所鑄大礮。驗不合式。又因鐵斤不敷。先後奏明飭提寶浙局銅斤。調派省城礮匠。前來鎮海。委令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等監督鑄造在案。茲查自開局以來。已鑄成三千斤銅礮二位。一千斤上下銅礮十餘位。尚屬可用。七八千斤之大礮。已做成四箇。猶未鼓鑄。適前此伊里布奏明。咨借閩省都司顧德銘帶同閩省典史陳士桂及礮匠前來。等督飭該都司等。細心講求。浙江省城前鑄之礮。其病在於腔口過小。不能多與藥彈。現在浙

江匠工。做成礮模。病仍如舊。而顧德銘所定膛口尺寸。又嫌過大。一經加足彈藥。恐有炸裂之虞。若用空心飛彈。適能如法。查空心飛彈。究不若實心鐵彈之力能推堅。且逆夷於攻占廣東之沙角礮臺時。曾用此彈。亦不值再用。等已飭將閩匠所做之模。膛口收小。浙江所做之模。膛口放大。繼以舊礮中之最堅利者為程式。惟閩匠與浙匠鑄鐵之法。各有不同。所用器具。亦復互異。不能併爐共鑄。相助為理。而閩匠之來浙者。又止十二人。一切器具。均未完備。難以即日開爐鼓鑄。等業已飛咨福建督撫。飭調匠頭林朝英。遠帶匠工。並一切器具。迅速前來。專委都司顧德銘會同浙江委員。監造大鐵礮。以資熟手。惟有礮必得有藥。浙省現存火藥。皆係各處借撥而來。成色不一。以之操演。尚堪應用。若欲致遠推堅。恐不足恃。等亦已咨會。臣劉韻珂。籌辦鐵硝四五萬斤。硫磺萬斤。提濾潔淨。如法配合。加工舂鍊。上好火藥。以置諸學。纔燃火即往上升。不致炙手為準。並咨會提。臣余步雲。將存貯礮彈。就現在安設礮位。按照膛口。逐一配合。編號標記。再視鐵彈之多寡。重輕。用布口袋。照數裝盛火藥。一體編記。以備臨時取用。不致彈小於膛。藥重於彈。放無準的。

裕謙又奏。再陞任甘肅藩司浙江臬司周開麒。前因等調

十五

赴定海。督辦善後事宜。以赴省與撫。臣商繕謝恩摺為詞。徑自回省。當經。等於二月十二日。據實奏。在案。嗣於十四日。據該司折回。稟到。據稱中途見撫。臣劉韻珂。商定謝恩摺稿。兼程趕回。前赴定海等語。等因。該司尚未知已經奏。即向告知。並將摺稿交給閱看。該司深知愧懼。惟稱一時拘泥。後悔無及。祇有速赴定海。會督鎮將委員。及該管府縣。悉心籌辦。以報鴻慈。免圖補過。不敢因業已奏。稍存觀望。等察其情詞。尚屬真誠。當即飭令前往。茲據呈報。已於二十日。起程東渡。俟事竣。視其能否奮勉。再行請旨。祇遵。再撫。臣劉韻珂。已來鎮海軍營。等連日將應辦事宜。與之悉心商酌。業已漸有頭緒。杭州地方。關繫緊要。等已囑其於二十五日。折回省城。督率調度。以期居中策應。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查明夷船遊奕情形。並鑄礮籌備火藥各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未經全出浙境。甚屬巨測。現在定海兵力甚厚。昨又降旨。飭令裕謙。駐紮定海。督兵防守。著仍遵前旨。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所有鑄礮及籌備加工火藥。均著照所議辦理。惟製礮在於適用。儉斤兩過重。取料未能純淨。鑄未盡得宜。恐一經轟擊。易於炸裂。轉致害事。著該大臣督工。選造認

十六

真講求。至火藥為行軍要需。著即飭劉韻珂多為豫備。務期如法配合。加工春鍊。勿致有名無實。朕聞暎夷前在定海。曾向伊里布索取蕪器。迨經送去。該夷因不合意退還。又伊里布與暎夷有無往來通信及私相餽送之事。著裕謙密查據實具奏。不可隱瞞。代人受過。至另片奏周開麒已赴定海等語。昨曾降旨飭令該大臣查明該藩司是否辦公得力。據實具奏。俟奏到再降諭旨。

壬辰

諭內閣。各省驛站。馳遞文報。現當軍務緊要。必須按限行里數遞到。刻不可緩。前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嚴加整飭。如該州縣有

十七

遲誤之處。立即嚴參。該督撫等。必恪遵辦理。其廣東江西兩省驛站。或山路崎嶇。或風水阻滯。尤宜豫為籌辦。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不分水陸。多備夫馬船隻。遇有軍報。飛速接遞。毋得遲延干咎。

兼護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怡良。廣州將軍阿精阿。奏為前署督臣琦善會同臣等。前將虎門礮臺暨烏涌失守各情。由驛奏

聞在案。茲該逆夷於十三日。將兵船火輪船。聯結多隻。乘潮迅駛。至二沙尾地方。因該處水勢較外洋稍淺。臣等先於此處。繫船沈石。密釘暗樁。設立木排。嚴為防堵。該夷船未敢即

時駛進。一面實力籌辦守城各事宜。並雇募壯勇。分撥帶領。經前署督臣琦善派總兵長春管帶江西兵丁。駐紮河干。與林則徐鄧廷楨防守外城。臣阿精阿。臣怡良。分守內城。彼此互相援應。其內城之東北兩面。與二沙尾陸路相通。飭令總兵段永福。管帶貴州兵丁。與廣東陸路提標弁兵。在彼防堵。以防夷匪登陸。十三日。臣楊芳接到逆夷肆逞之信。星馳抵省。到後。周覽形勢。即飭局購備竹木排柵。油棉花草船等物。以備相機攻剿。省河等處。雖與外海不同。而支流汊港。路路可通。且河面寬大。動輒數十百丈。一時難以得手。四川湖北各路檄調之兵。尚無到省之信。兵

十八

力尚嫌單薄。先經前署督臣琦善。札調廣西梧州協副將周枋。並梧州協兵三百名。幫守烏涌。該將先行到省。飭赴烏涌協防。接仗陣亡。其後到之兵丁三百名。即留備守城。又前調羅定陽春等營兵九百名。分守城外。查省城外層雖形單薄。經有官兵分布。並於城外堆積沙袋。以禦礮彈。尚可捍衛。城廂內外各巷。添置水缸水桶。以防火箭射入。至內城則城垣高厚。心勢居高臨下。足資固守。惟附城紳民富戶。從未經驗兵入。驟聞逆夷闖入內河。不免紛紛遷避。臣等會同出示。勸諭臣楊芳到省後。居民見兵力漸增。少為安帖。又出示。招回漢奸。使之立功免罪。散其黨羽。一

而動用藩關兩庫銀兩支應兵餉。及買備守城需用各物。俟確探逆夷情形。再商進剿。

諭內閣。據怡良等奏。廣西梧州協副將周枋。帶領兵丁。在廣東烏涌地方接仗陣亡。著兵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等奏。逆夷兵船。遊奕二沙尾等處。力籌守城情形。一摺。逆夷攻破烏涌。致廣西副將周枋接仗陣亡。

已明降諭。旨交部議卹。廣東二沙尾大黃窖等處。逼近省城。該署督等。分派將弁兵丁。於城廂內外。竭力防堵。足資捍衛。並

經楊芳到粵後。飭局購備竹木排柵。油棉花草船等物。以備攻剿。從此聲勢聯絡。互相援應。俾附城居民。得以安堵無虞。辦理尚

為周密。並著確探逆夷情形。可戰即戰。可守則守。務當相機妥辦。惟據奏。出示招回漢奸。使之立功免罪。散其黨羽。瀕海地方。漢奸交通逆夷。接濟水米。自應設法招徠。以杜勾結。但既係漢奸。自必行蹤詭秘。一時無從辨別。現在該署督等。作何辦理。能否招之即來。著即查明附報具奏。

怡良。阿精阿。文奏。再。藩司梁寶常。仰蒙

欽派辦理糧臺事務。業經欽遵。轉飭在案。前於初七日。因接逆兵船。逼近省河。所有撥調各省官兵。均由省城西北一帶水路來省。誠恐逆夷船據要隘。彼此不能兼顧。是以前署督臣與臣等。商令該藩司。攜帶庫銀十五萬兩。隨帶丞倅委

員。就距省城西北六十里之佛山鎮。設局駐紮。以備不虞。該司仍往來省局。稽查支應。用專責成。並因關庫孤懸外城。去靖海門不遠。城垣單薄。恐有疏失。臣怡良。撫署又在內城。不能照應周到。再四商酌。惟有暫將關庫存貯稅餉。雜項百餘萬兩。提貯內城。藩運道三庫。派兵嚴密防守。以昭慎重。又日前奏。橫檔礮臺陣亡將弁。有香山協副將劉大忠一員。茲據續探。該副將被夷人打落海中。見水遇救得生。除飭令養傷外。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飭令藩司梁寶常。攜帶庫銀十五萬兩。隨帶委員。駐紮佛山鎮。設局支應。並暫將關庫稅餉等項。提貯內城。嚴密防守等語。辦理尚為周妥。用兵以糧餉為先。前經降旨。派江西藩司趙炳言。廣東藩司梁寶常。辦理糧臺。梁寶常近在粵省。趙炳言自應赴兩省交界處。所會同辦理。其應如何分路設立糧臺。以利轉輸。俾得源源接濟之處。著怡良等會同奕山。楊芳。隆文。酌量情形。督同該藩司等。妥設妥辦。至佛山距城六十里。設局駐紮。自足以備不虞。其關庫銀兩。提貯內城。可期穩固。或有不妥之處。亦宜酌量分貯他處。該署督等。盡心籌畫。務臻萬全。至劉大忠一員。既因遇救得生。已降旨將卹典撤銷。其度守。連邦阿二員。究竟如何下落。著查明具奏。將此諭知怡良。阿精阿。並傳諭趙炳言。梁寶常知之。

癸巳兩廣總督祁項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臣在安徽潛山縣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逆夷大肆猖獗。礮臺失守一摺。又另片奏靖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亦俱失守等語。覽奏深堪痛恨。該省海口港汊繁多。保無有分路帶兵之事。故特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迅即赴粵會剿。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等接奉此旨。著即星夜遶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勦辦。毋稍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臣跪讀之餘。仰見我

二十一

皇上軫念海疆。

宵旰憂勤之至意。竊惟逆夷肆意鳴張。膽敢擾及虎門。占據礮臺。多處罪大惡極。不能稍稽。

天討。臣現已星夜加緊遶行。一俟抵粵。即行會籌進剿。至臣出京時及途次前後另奉

廷寄

諭旨。應行辦理各件。除應於到粵後會同將軍奕山等查辦者。一俟到省。即行分別確查辦理外。其有應知會署督臣怡良。早為預備。及臣等籌慮所及。如多雇漁船水勇。以助官兵往來接應。並置備柴草火船。以待攻勦之用等事。臣已函

致怡良。迅速先行斟酌辦理。免致臨時貽誤。至需用兵餉。臣前在山東途次。計各省所調官兵。即將陸續抵粵。臣亦飛飭江西廣東兩藩司。於初次部撥銀二百萬兩內。先撥銀一百萬兩。解赴江西南安贛州。及廣東韶州南雄等處。分別存貯備提。現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報。已於所撥餉銀內提銀六十萬兩。解赴贛南二府暫存。即可陸續轉解廣東南韶道庫收貯。臣當即檄飭江西藩司趙炳言。駐紮南安府。以便催前提後。無誤供支。其廣東藩司梁寶常。應駐何處。臣一入粵境。即可籌定。另行奏報。

二十二

運解餉銀。安設礮臺等語。現在廣東省城。自楊芳到後。民情安堵。尚堪固守。指日大兵雲集。即可以分路進剿。此時奕山等。諒與該督先後到粵。該督所奏多雇漁船水勇。以助官兵。並置備柴草火船。以待攻勦各事宜。楊芳等亦已奏明豫備。當不致臨時貽誤。至部撥餉銀。已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報。撥銀六十萬兩。解赴贛南二府暫存。陸續轉解廣東南韶道庫收貯。此外應如何分別撥解之處。著商同奕山等。妥為辦理。該督有地方重任。著即駐紮省城。督同趙炳言。梁寶常。辦理礮臺。至該藩司等。應如何分路駐紮。以利轉輸。著祁項酌量妥辦。總期源源接濟。無誤供支。是為至要。再據駐藏大臣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稟

稱披楞與京屬漢人爭戰。被京屬燒燬洋船。情願去打披楞等語。經該大臣跪為筋駭。旋查得披楞為啖咭喇所屬。該國人常在廣東貿易。其與京屬打仗。據稱在轟噶金那地方。因在外洋。不能指實界址。惟知披楞之東。係噶哩噶達地方。直達廣東。又稱第哩巴察。為西南一大國。噶哩噶達。及披楞皆其所屬。而該夷向呼啖咭喇為第哩等語。究竟披楞是否即啖夷所屬。與廣東相去遠近若何。並著神壇查訪具奏。孟保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

盛京將軍著培副都統奕興奏。竊等前將奉天查無鑄礮

二十三

匠役。並聲明體察情形。如必須鼓鑄。再行設法雇覓酌量鑄造。以期無誤。備防等因。於本年二月初六日。附片奏奉硃批。酌量妥為之。欽此。等因。伏思鼓鑄大礮。少則不敷分撥。多則工費浩繁。開工鼓鑄。且恐稽延時日。難應急需。今等率同協領恆升等。再四熟商。悉心籌議。查有檜槍成式。長七尺五寸。撞演試放。頗能致遠。隨飭令協領恆升。烏爾滾泰。烏爾滾珍。記名協領榮珙等。籌款依式監造一百三十桿。約三月內。均可造成。酌擬分撥金州四十桿。復州二十桿。蓋州十桿。牛莊十桿。岫巖十桿。熊岳十桿。鳳凰城十桿。錦州二十桿。嚴飭沿海各該地方官。勤加操練。務期嫻熟。足

資防禦。較之鳩工鼓鑄大礮。不惟價廉工省。且輕捷利便。可期得力。再查檜槍。木鞘長五尺。距鞘梢尺餘。繫通一孔。上穿皮帶。放時。一人將槍安於肩上。雙手勒定皮帶。又一人將槍尾托定。看准鈎火。可發三百餘步。喫藥三兩五錢。鉛子重五錢。可裝五箇。今擬檜槍十桿。為一排。若演習嫻熟。實為軍中克敵利器。

著著奕興。又奏。再等前因金州海口較多。請將各城索額兵丁。酌撥金州挑補。以資防守。並

與京開原。及西八路十六邊門。向未設有烏槍。陳請一併添設等因。於上年十月初九日。奏奉

二十四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欽此。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咨稱。所有奏請添設烏槍九百八十桿。及各城零額兵丁。酌撥金州挑補之處。均經會同議覆。奏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等因。查此次新添烏槍。若行文京部製造。往返又需時日。且查奉天各城現有之槍。均係由京部領到。其槍筒按照京制。長不過三尺餘。操演足壯聲威。克敵難期致遠。等因。自上年十月。陳奏後。隨揀派協領恆升。烏爾滾泰等。先行酌墊款項。監造現已陸續造成。烏槍七百桿。筒長四尺二寸。等親加演試。頗為得力。其餘二百八十桿。仍令趕緊製造。惟查春融冰泮。正當各海口防

堵喫緊之際。請將此項新造之槍。視各城海口之多寡。暫時酌分各城。先資防禦。統俟海疆平靖。再將此項鳥槍分撥。

興京開原西八路十六邊門安設。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酌擬添造檣槍一摺。據稱鼓鑄大礮工費浩繁。且稽延時日。檣槍檣演試放。頗能致遠。現飭協領恆升等籌款依式監造一百三十桿。分撥金州各城。每十桿為一排。勤加操練。足資防禦等語。著照所議辦理。該將軍等務當如式造辦。並飭沿海地方官認真演習。總期嫻熟利用。不可有名無實。又另片奏前次奏准添設鳥槍九百八十桿。若由京師製造。

二十五

往返需時。現亦揀派恆升等先行墊款造成七百桿。其餘仍令趕緊製造。暫分各城。先資防禦等語。亦著照所議辦理。惟火藥為軍政要需。前據該將軍奏明派員製造。著即嚴飭承辦各員。如式配合。加工春鍊。務期多多益善。均堪適用。

丙申參贊大臣楊芳奏。竊於抵粵後。疊將布置機宜。於二月十四。二十等日。兩次具奏在案。查逆夷兵船自閩過烏涌。即於二沙尾大黃窰兩路分投遊奕。欲進省河。經於察看大黃窰退後五里之鳳凰岡。係屬頂衝要隘。約可容兵千名。阻截入省河道。是以奏明派令南鎮鎮總兵長春帶江西兵一千名。掘濠挖坑。安營駐守。其餘一千名。由省河

北岸。渡赴南岸。飭派參將劉乾忠遊擊崔開泰等帶領分段埋伏。以資策應。連日與廣州將軍臣阿精阿並署督臣怡良暨原任督臣林則徐鄧廷楨及各司道督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等。籌運礮位。趕堆沙袋。張挂牛皮。以攔礮彈。並趕紮竹筏木排。攔截水道。一面指示安義鎮總兵段永福帶領貴州官兵。扼定北岸陸路。於小北門外紮營。復於東盛寺等處分設伏兵。一切布置。甫於二月二十三日。稍經就緒。果於二十四日未刻。即有逆夷乘駕大兵船二隻。火輪船一隻。三板船十數隻。衝過大黃窰廣營。直欲闖進省河。將攔河竹排。用礮轟打。併礮擊營壘。斷樹掀囊。飛

二十六

砂四起。總兵長春力督參將譚恩及都守等官率兵開礮抵敵。時有礮子飛過長春右眼角。擦傷右額。皮破血出。其隨身之把總畢開琮被礮打死。並傷斃左右隨兵四名。長春激勵士卒奮不顧身。疊開大礮百餘出。先擊沈逆夷三板船一隻。夷眾盡行落水。又有逆夷三板船一隻。被礮打穿入水。其夷眾竭力鼓棹。力挽出水。我師再擊一礮。人船俱沒。其大兵船木料堅厚。雖未能即時打穿。已將大桅一枝擊斷。逆夷均皆倉皇。即將各船退出。查該逆大肆猖獗以來。恃其船堅礮大。於粵未到之先。虎門內外各礮臺卡座節次失守。今復攻撲鳳凰岡營壘。欲進省河。被我師打

沈三板船兩隻。並擊斷大船中桅。致斃夷匪多名。始行畏懼退走。不敢遽進省河。已可稍定民心。惟該逆夷後船尚多。恐仍分路駛入。以圖夾攻。勢惟有鼓勵各鎮將扼要分投。竭力堵截。第一時兵力尚未甚厚。仍飛檄催催各路迅馳來粵。俾資調遣。又據香山縣知縣吳思樹稟報。二月二十一日。逆船駛入芙蓉沙。聞至距縣數里之馬頭。欲圖攻城。該縣會營抵禦。即飛稟帶兵駐紮縣轄前山之南韶鎮。總兵馬殿甲。高廉道易中孚。分帶兵勇赴援。是晚。該逆船始行退出。勢與怡良商明。此時首以保護省城為亟。該處香山前山。祇得責令原駐鎮道督飭員弁兵勇。盡力勦堵。

二十七

毋失機宜

諭內閣。本日。據楊芳馳奏。逆夷欲進省河。官兵奮力擊退一摺。嘆夷於二月二十四日。駛駕兵船。闖進省河。經楊芳等先期豫備。擇要埋伏。逆船開礮轟擊。總兵長春被礮子擦傷右額。皮破血流。仍復奮不顧身。開礮迎抵。擊沈逆夷三板船二隻。人船俱沒。並將其大兵船擊斷大桅。該逆勢極倉皇。即時退出等語。自漢逆犯順以來。從未受創。此次擊沈夷船二隻。殲斃夷匪多名。洵足伸天威而寒賊膽。參贊大臣楊芳調度有方。出奇制勝。朕心實深嘉悅。著交部從優議敘。南鎮鎮總兵長春帶傷督戰。忠勇可嘉。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給格特呼勇巴圖魯名號。此次傷

亡弁兵。及在事出力官弁。著該大臣確切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逆夷欲進省河。官兵奮力擊退一摺。據奏二月二十四日。逆夷乘駕兵船。闖進省河。南鎮鎮總兵長春帶傷抵禦。擊沈三板船一隻。夷眾盡行落水。復將一隻打穿。人船俱沒。其大兵船亦被擊斷大桅。該逆倉皇退出等語。覽奏為之一快。已明降諭旨。特楊芳交部優敘。計奕山。隆文。此時當已行抵廣東。所謂各處官兵。必已源源抵粵。著即和衷計議。乘勝進剿。總須斷其歸路。四面兜擒。方可盡數殲除。至該逆所占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逆夷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再此次楊芳所用之礮。是否係廣東舊有之物。其擊斃夷匪數目。著一併查明。據實具奏。

二十八

庚子。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據藩司陸費璋詳稱。直隸於上年七月間。奏調官兵四千九百餘名。分赴天津甯河豐潤等縣。並永平府屬各海口防堵。應需鹽菜口糧。並運送軍裝器械火藥礮子車價。以及雜支等項。共動用過銀六萬八千六百餘兩。又上年十二月。並本年正月。先後奉調官兵六千七百餘員名。分撥天津永平二府屬。暨甯河豐潤等縣各海口防堵。應支盤費馬乾鹽菜口糧。並鑄造銅鐵礮位礮子。及雜支各項。共支發過銀三十萬五百餘兩。以上通共支發過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伏查司庫上年

秋撥實存銀五十八萬六千七百餘兩。其額徵地糧除留
支外。實共起運銀一百八十餘萬兩。因上年直屬被水州
縣較廣。應徵地糧。奏蒙

恩旨蠲緩。本年兵餉不敷。經戶部奏請協撥銀三十萬兩。以供支
放在案。其餘庫貯銀兩。均有歲需經費專款支撥之用。如
各營武職養廉紅白賞公費。並支給買補馬價世職俸銀。
各駐防孤寡養贍錢糧。以及各州縣廉糧車價雇夫等項。
每年約需銀數十萬兩。現在海防緊要。需用甚鉅。應請協
撥鄰省銀五十萬兩。以備支用。具詳請奏前來。臣查直隸
各海口。調往官兵。正在防守喫緊之際。所有鹽菜口糧。並

二十九

備辦一切。必須隨時支給。而需費浩繁。司庫既形支絀。亟
應豫為籌備。惟現值

國家在在需用之時。自應先行酌撥。俾得各資應手。合無仰
懇

聖恩。俯准

敕部協撥河南山西等省銀五十萬兩。就近委員解交直隸藩庫。
專款存貯。以資海防經費。統俟事竣。覈實造冊報部。

諭內閣。訥爾經額奏籌備海防經費。請飭部協撥河南山西等省
銀五十萬兩一摺。著戶部速議具奏。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二月二十八日。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馳奏。粵夷大肆猖獗。礮臺據報失守一摺。據
奏。該逆於本月初三初四等日。駛駕火輪船。隨帶三板多隻。疊
進三門口內。衝撞解橋。施放火箭。經副將慶宇等督兵抵禦。至
初六日酉刻。逆夷攏岸上山。橫檔永安礮臺。恐被占奪等情。又
另片奏請遠鎮遠威遠鞏固礮臺。據稟亦俱失守。提督關天培
不知下落等語。覽奏深堪痛恨。現在廣東省城情形喫重。奕山
等接奉此旨。著即星夜遄行。兼程赴粵。會督各路精兵。相機剿
辦。毋稍遲延誤事。以副委任。琦善等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
等。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三十

皇上洞燭幾先。無微不至。又

命四川提督齊慎。為參贊大臣。齊慎久經戰陣。臨事勇往。俾等
得同仇之助。不勝欽感之至。披閱鈔寄琦善原奏。虎門失
守。關天培不知下落。夷人膽敢抄我陸路。擾及烏涌。非漢
奸往來勾引。何能乘潮直入。殊堪痛恨。現已分路迭催。未
到官兵。令其迅速前往。以便到粵會齊進剿。惟查大兵雲
集。兵食尤關緊要。等。等行至南昌。接見藩司趙炳言。據稱
已奉兩廣總督祁煇飭。令將江西地丁銀四十萬兩。解
赴廣東南韶道庫存貯。以供支用。其所需兵食。應如何籌
備之處。尚未就緒。粵省如何備辦。藩司梁寶常亦無來信。

查新任督臣祁項與等前後尚隔數程不能面商是以等先行飭令該藩司趙炳言立即攜帶委員迅速赴南安府駐紮趕緊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以備支放又飛調安徽省籌備火藥數萬斤江西省籌備火藥並硝磺數萬斤先行解粵造作進攻火器之用至江西銅礮向無存貯目下亦無鑄礮良工已經該撫委員解銅赴粵就近雇人開鑄以免解送茲接楊芳來信粵省亦無鑄造之人據稱湖南廣西有存貯火礮甚多足資守禦等語等一面奏

三十一

聞一面飛咨該省撫臣迅速解往以備攻剿至江西現在鐵礮大者不過二十餘斤該撫已批洗十餘位逐一演放擇其可用者解赴軍營搭配安置等現已馳抵泰和縣白下驛不日即可抵粵容再確查情形另行具奏
硃批廣東鳳凰岡有二月二十四日之捷省城自可無虞卿等抵粵後似可得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途次檄調藩司趕辦後路糧臺酌撥火藥礮位一摺覽奏均悉攻剿逆夷自以兵食為要器械礮位必須豫為籌備方可無誤事機據稱先飭江西藩司趙炳言速赴南安駐紮趕緊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以備支放又調安徽省火藥及江西火藥並硝磺數萬斤先行解粵造作

進攻火器之用並請將湖南廣西存貯大礮迅速解往以備攻剿等語俱著照所奏辦理所有請運礮位已另降諭旨令裕泰吳其濬梁章鉅迅速解往兵廣東鳳凰岡有二月十四日日之捷省城自可無虞該將軍等星速前進計接奉此旨當在抵粵之後務即會同楊芳等熟籌妥辦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勦洗以彰捷伐而振國威

三十二

湖南巡撫吳其濬奏竊臣查湖南郴桂一帶毗連兩廣兼江西南贛接界會匪煙販出沒無常此等彼竄黨夥實繁現值廣東用兵之際深恐遠匪竄入潛行勾結屢飭永州鎮英俊及該處州縣處處防堵無稍疏縱茲據永州府尚政麟稟稱據英俊遠探有暎夷遺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一俟訪實即行飛稟等語臣查該處飯店腳夫向以搬運囤積洋貨為生近來代送鴉片之案層見迭出或實有與暎夷串通及該處匪類捏造浮言皆未可知除飭該府鎮等嚴密訪拏並委署衡永郴桂道承志迅速前往認真稽察外臣訪聞廣東虎門烏涌等處官兵不利該督撫固守省城恐於連州等處未能照顧周匝臣已飭該處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實力訪拏儻匪徒敢蟻聚滋擾即一面撥兵勦除一面飛稟臣即親往該處駐紮彈壓相機調撥勁兵及早撲滅期於除惡務盡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湖南廣西存貯大礮甚多。足資守備等語。著裕泰與其濬於該省存貯大礮。揀擇數十尊。迅速解粵。以資攻剿。又據吳其濬片奏。訪聞逆遣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等語。湖南郴桂一帶。界連兩廣。現當逆夷滋事之時。難保無匪徒勾串情事。著吳其濬嚴飭該處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實力訪拏。儻有匪黨滋擾。著即撥兵剿除。屆時該撫察看情形。如需親往彈壓。即前赴該處督辦。務期及早撲滅。毋任蔓延。

廣西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本年二月十八十九等日。接據梧州府知府萬保蒼悟縣知縣官昕疊次稟稱。探得廣

三十三

東漢夷攻破虎門。進逼廣州省城。勢甚危急。並據接壤之封川縣提塘探報。廣州省城戒嚴。情形相同。得信之下。不勝驚憤。風聞漢夷在廣東洋面。肆其鴟張。竟敢戕害官兵。攻奪虎門。及各處礮臺。逼近省城。若非有漢奸為之主謀指引。斷不能長驅直入。廣州與廣西梧州相距不過數日路程。雖漢夷不能由內河逆流而來。而漢奸既多。難保不竄突西境。梧州為廣西門戶。與廣東壤地緊接。亟應嚴加防堵。查梧州府城僅有副將一員。近日該副將周枋已被廣東調去。並調去兵丁三百名。情形未免單弱。當即飛咨提督臣薛陞。派撥將弁。帶兵前往梧州。以壯聲勢。臣先經委護

蒼悟道興仁。馳赴梧城。會同稽察。臣以封圻毗連。未便坐視。即於二月二十日。帶領臣標中軍參將秦定三。並三營兵丁三百名。親往梧州。督同防堵。

梁章鉅又奏。前奉

上諭。著臣揀選大礮數十尊。聽候廣東調用。臣因廣西省大礮無多。即經飛咨提鎮。飭營揀選。並委員前赴廣東湖南。訪雇能鑄二三千斤銅礮匠手。來粵督鑄。現准廣東湖南覆稱。該兩省並無能鑄銅礮工匠。廣東現在需鑄鐵礮甚多。工匠亦斷不能分往他處等語。臣當將省城舊存二千斤以上大礮。試放有準者八尊。又南甯營二千斤大礮四尊。均已解赴梧州存貯。即先飛咨署兩廣總督臣琦善。知照聽候調用。惟大礮既不能多。而廣東需用孔急。臣現飭各營並咨會提督。即將各營所存五百斤以上之礮。揀選演試。速運數十尊赴梧。以備調用。

三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據梁章鉅奏。探聞粵東漢逆滋擾。出省防堵一摺。廣西梧州與廣東壤地緊接。現在該夷既在廣東肆逆。難保不竄入西境。著梁章鉅帶領兵弁。親往該處督同防堵。彈壓以安民心。並嚴查漢奸。無使勾通潛入。俟逆夷擊退。該撫察看情形。如可無庸駐紮。即行回省辦事。至片奏揀選礮位。既不能一時鑄造。現據奕山等奏。廣東需用大礮甚急。著該撫即將省城並

南甯營舊存大礮十二尊。同各營所存五百斤以上之礮數十尊。迅即一併解往。以備攻勦。毋稍遲延。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淺擱夷船三隻。著即派委員弁。或用礮擊沈。或圍困勒戮。以絕其觀望之心。其未經駛出浙境各船。僅能誘入內地。突出伏兵。痛加攻擊。亦可稍示懲創。其善後各事宜。著即責成裕謙駐紮定海。督同文武員弁。體察居民及地方情形。悉心妥辦。瞭見夷船有回帆蹤影。即併力轟擊。或統絕其去路。聚而殲旃。毋誤機宜等因。欽此。等伏查淺擱夷船三隻。於等接印之次日。開行

三十五

南去。其未駛出境之船。亦已杳無蹤跡。至修復定海縣城垣。添築土城。趕鑄礮位。撫卹難民各事宜。均經等逐一籌議。先後具奏在案。等前春六橫青龍等處洋面。共有夷船四隻。遊奕穿窬。嗣又遣弁查探。止贖一隻。於二月二十八日。誘擒白夷一名。殺傷逆夷三名。並奪獲夷槍鉛子皮袋等物。訊明白夷名喂味呀。係英咭利派令管駕船隻。運送糧食。前來定海接濟。上年八月。自該國開船。在洋經行半年有餘。始到浙洋。並未遇見南去夷船。因不見兵船。欲行探問。致被擒獲。不知有無續來兵船等情。等查上年。等獲夷囚三十餘名。不但不加誅戮。且用酒肉養贖。並派中國

之人服侍。其夷婦一口。又另派中國老婦二人服侍。浙省士民。無不忿恨不平。今既擒獲逆夷。自應即行正法。等於訊明後。會同提臣余步雲派委翼長狼山鎮總兵謝朝恩。齎持令箭。將該逆夷綁出營門。凌遲處死。梟首示眾。以作士氣而快人心。仍懸立賞格。曉諭兵民。同心協力。設法誘擊。俾該逆夷聞風驚懼。不敢往來無忌。如入無人之境。其誘擒夷匪之弁兵。由等存記。俟有續立功績。併計請獎。等現將鎮海應辦事件。會商提臣逐一布告妥協。於三月初六日。登舟放洋。東渡定海。容俟到彼查看情形。再行分別請

三十六

首進行。

裕謙又奏。再定海雖孤懸海外。而自鎮海前往。海道處處可通。近或數十里。遠亦不過一百餘里。皆係依山傍島而行。趁潮往來。片帆可達。並不涉歷大海。自同訖情。封建郡縣之名目。雖各不同。而要皆屬於今之鎮海。唐開元間。始立縣治。以後或廢或興。無不視鎮海之興廢。以為興廢。蓋定海無後援。全恃鎮海為之控制。而鎮海一縣。雄踞海濱。南援象山石浦。北應慈谿餘姚。為甯波府之門戶。而甯波府又為浙東之門戶。鎮海之守固。則外可扼定海之吭。內可保障浙東之全境。即如上年。定海失陷後。夷船直逼鎮

海。該縣及象山石浦慈谿餘姚。並甯波府居民聞風驚畏。紛紛遷徙。迨前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前提臣祝廷彪。統領重兵。駐紮鎮海。民心始定。該逆夷亦不敢再肆鴟張。是其明證。若駐紮定海。止能保守一隅。不能顧及全局。一切調度呼應。皆不能靈。設被該逆探知其故。乘突鎮海。則全浙騷動。而定海兵民。亦必張皇失措。於大局殊有關係。若擬將定海善後。籌度定見。仍回駐鎮海軍營。則彼此皆有恃無恐。以期確有把握。至該逆所恃。惟船堅礮大。若與之海洋接仗。該逆轉得用其所長。是以前奏有五不可恃之議。浙江水師廢弛。與江蘇相等。名曰水師。實皆不諳水

三十七

性。每屆水操。輒將戰船拋錨泊定。然後在船演放槍礮。與陸路無異。按季巡洋。則虛應故事。並不前往。去年。曾在寶山防堵。督令水師在吳淞口外操演。竟有眩暈嘔吐者。深堪痛恨。現在浙江既無大船。並無大礮。即有大船。亦無善於駕駛之人。出洋擊逐。實非萬全之策。若惟有堅持定見。以禦為勤。以守為攻。杜絕接濟。嚴防要隘。該夷船隻敢駛近口岸。度量礮力能及。即開礮轟擊。或誘令登岸。更可大加勦洗。斷不敢輕蹈會功。致墮奸夷詭計。裕謙又奏。據委赴定海查辦善後事宜之江蘇候補知府黃冕等稟稱。在定海城內。從前偽知縣郭士立。占住之沈

姓空屋。查獲逆夷存留木板箱六隻。內五隻面寫煩寄於北京

盛京八旗官兵查閱開看。內有刻本清字書。一千五百十四本。又一隻面寫煩寄於日本國地方開看。內有刻本夷字書八百九十四本。解送前來。查該清字書。每八本為一部。共一百八十六部。又二十六本。係天主教邪說。妄誕不經。其夷字書不能辨識。卷首有漢字序文目錄各一頁。亦係天主教邪說。應否由會同提臣余步雲即在營門外親自覽視。對眾燒燬。以免傳播之處。伏候訓示遵行。

三十八

裕謙又奏。再清字清文。非旗人不能諳習。該逆何竟有之。實堪駭異。是否暗屬漢奸。設法誘人代其繕寫。圖行反間之計。抑或廣東駐防中。竟有習教通夷之人。均未可定。等伏念旗人世受

國恩。至優極渥。如果竟有此等敗類。不但辜負朝廷。抑且玷辱宗祖。深堪痛恨。自應立正典刑。惟現在虎門礮臺已失。省城亟須固守。若遽行查辦。誠恐人心惶惑。於大局不無關係。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暫為存記。俟夷務平定後。再行飭交廣州將軍會同督撫諸臣。不動聲色。嚴密查辦之處。伏候

聖裁

硃批。所見因是。然二百餘年以來。內地漢人。能習清文者。自必有之。即如在京各部書吏中。必有粗通清文。摹倣清字者。何足怪哉。理藩院書吏。頗有通蒙古文字者。亦類此也。決非我八旗之所為。信而不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東渡定海日期。擒獲夷匪正法一摺。浙江洋面。即有夷船遊奕。應即合圍剿擊。據奏誘擒白夷一名。殺傷逆夷三名。並奪獲夷槍鉛子皮袋等物。訊係運送糧食接濟。已將逆夷在軍營正法等語。所辦是。惟此船所運何項糧食。白夷一名。如何誘擒。逆夷三名。如何殺傷。是否兵勇業上

三十九

彼船。抑係誘令登岸。其所乘夷船。現在作何下落。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又另片奏定海善後定見。仍回鎮海軍營。以禦為勦。以守為攻。杜絕接濟。嚴防要隘。僅夷船駛近口岸。度量礮力能及。即行轟擊。或誘令登岸。勦洗等語。所見極合機宜。仍著趕鑄礮位。訓練兵勇。探有夷船蹤跡。度量礮力能及。即行轟擊。務須大加勦洗。以示國威。又另摺奏搜獲不經夷書。著即對眾銷燬。以免傳播。

參贊大臣楊芳奏。竊照啖咭喇逆夷。於二月二十四日。乘駕兵船及火輪三板等船。欲進省河。經鳳凰岡官兵奮力擊退。當即馳奏在案。是日。有味喇啞國領事。以喇哪。因該

國貨船。並不在禁止通商之列。先經琦善批准。帶進黃埔貿易。適值啖夷攻打虎門。被阻不得入口。聞鳳凰岡官兵擊退逆船。向營盤稟訴。據總兵長春報知前來。當飭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帶同通事譯訊。據喇哪稱。啖夷既被擊退。自不敢再有他求。惟念緝兵犯順。係英國兵頭所作之孽。其帶貨商船。並未敢隨同滋事。而因此阻滯年餘。不得貿易。在該商為其本國兵頭所累。原不足惜。而我味喇啞等國。向來恭順。不敢私賣禁物。蒙

四十

大皇帝恩准。照常貿易。極為感激。乃到粵經年。被英國牽累。不能進埔開船。以致貨物微爛。皆本虧耗。諒蒙天朝憐憫。現查英國夷商。情亦急迫。可否於此次擊退兵船之後。姑准其商船一體貿易。庶各國不被英國妒恨。免致阻攔牽留。而英國貨船在埔。其兵船即有所顧忌。而不敢滋事。似亦制服之一法等語。當經傳諭。以該夷所言。雖亦近理。殊不知啖夷肆逆逞兇。罪惡重大。實自絕於天朝。今蒙

大皇帝命將出師。特申

天討。即謂夷商並無助逆。究係啖國之人。又安敢以通商為請。正詞回覆去後。是日。逆船雖無動靜。而探知退泊未遠。料其早晚。又必來擾。戒備益嚴。惟省城所存礮位。本不能如

虎門之大。虎門礮臺既失。礮亦隨之。且外海師船在虎門者。均被逆夷燒燬。別營舟師。刻難調集。雖有內河巡船及招募水勇決艇。祇能防而不能攻。岑與兼署督臣怡良等正極焦切。適於二十六日巳刻。長湖之際。南風大起。該逆大小兵船。添至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果皆乘風擁至。其時鳳凰岡等處營盤。各放槍礮。擊斃夷兵不少。而逆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冒死闖入省河。飛礮火箭。施放無數。幸各城上下內外。已將官兵壯勇。排列如山。不令稍有空隙。且岑等先經示諭軍民。以防禦逆夷。與他寇不同。其礮彈能於遠處裂開。以燒房屋。而火箭又著物即燃。

四十一

此時保衛城垣。首須撲除火患。是以於列隊兵勇之外。復逐段多添撲火兵丁。使房屋不燒。人心即定。雖是日逆船礮箭。施放不絕。而省城內外。周密巡防。並無一處失火。該逆見守城如此嚴緊。立即移竄空曠之白鶴灘中心。暫行下碇。不敢逼近城垣。亦不敢復放礮箭。第仍虞其堵截上。下游各船。則省中一切日用。以及軍火所需。皆不無棘手。正在分籌勦逐間。復據洋商伍怡和等。以各國領事夷商。於英逆帶兵之人。無不交口斥詈。該兵船因見城上岸上。均各森嚴。亦即畏懼而退。二十七八九等日。兵船及火輪船三板船。均已陸續開離省河。惟各國夷人在粵。均望承平。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二五

謂英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他求。惟貿易一事。係天朝二百年來。相傳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並呈出義律等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即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字樣。是其前次要求奸計。此時無可復施。惟岑奉命督兵。祇知軍務為亟。斷不因各國連番環請。稍懈軍心。即其筆據之言。岑雖經寓目。仍不無觀。弟既有此情形。理應據實入告。至其所云貿易夷人。並未隨同滋事。貨船入口。正可制服夷兵等語。岑暗訪明查。似非誕妄。而就兵機而論。亦有時以縱為擒。與其峻拒辱夷。恐致一同缺望。或先從權制取。借以密運。伏候

四十二

聖主指示機宜。不勝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逆船駛進省河。旋即退出一摺。此次該逆大小兵船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闖入省河。施放礮箭。因省城內外。周密巡防。竄出白鶴灘中心下碇。旋即開離省河等語。所辦尚好。據奏。味喇堅領事稟稱。到粵經年。被英逆牽累。不能開船。並英國帶貨商船。請准一體貿易。並據洋商呈出義律筆據。代懇通商等情。此係該逆奸謀。懈我軍心。惟現在大兵未集。不敷調遣。著楊芳設法羈縻。俾不得遠遁外洋。致將來攻勦費手。其現在如何從權制馭之處。朕亦不為

遂制。奕山隆文計已抵粵。著即妥籌密商。一俟續調官兵破位。足敷勦辦。水勇快艇。足資遣用。著仍遵前旨。斷其後路。四面兜擒。克復香港。以副委任。

四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六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現當勦辦英夷。恐智窮勢蹙。分赴各海口滋擾。威京最關緊要。首宜扼要防堵。昨據英等奏。添造撞槍一百數十桿。又添設鳥鎗九百數十桿。均經降旨允准製造。以資守衛。儻該夷舍舟登陸。便可轟擊制勝。諒該將軍已迅速趕辦。並將火藥加工舂鍊。如式配合。惟撞鎗鳥鎗均係陸路施用。未能及遠。設使夷船駛至。非連擊大礮。安能破敵摧堅。威京大礮無多。據奏少則不敷分撥。大則工費浩繁。自係實情。然根本重地。所關匪淺。既不可畏難苟安。亦難因噎廢食。況夷船所放大礮。不必登岸。已能及我。若無禦敵之具。何以固要隘而衛軍民。該將軍駐紮海口。已閱數月。該處情形。諒均熟悉。萬一夷船駛回。滋擾我兵。如何抵禦。及有無把握之處。著據實具奏。

一

戶科掌印給事中朱成烈奏。竊查逆夷不知陸戰。我陸兵與彼相接。是謂以眾制寡。以能制其所不能。即彼水戰所恃者。亦不過船大而堅。帆捷而巧。礮大而準。耳一切戰法。俱不能精。其船帆能用逆風旁風。獨順風不甚利。無風益不能行。且彼船高置礮。亦高能上擊。平擊而不能下擊。雖有漢奸為之羽翼。亦可智取也。我軍果能奪其所長。擊其所短。斯可聚而殲之矣。謹做戰策約舉數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廣東省河兩岸厚築土隄寬挑土濠以備逆夷再至瑣其全軍也隄以避礮彼如開礮則為土所埋濠以伏兵彼如過隄則伏兵齊起立即斬擒再於隄中作函洞以為礮眼於洞旁一丈之遠穿隄置長竹篙作為眼目以瞰夷船初來放過待其大來兩岸一齊開礮使彼左右不能兼顧河之上流多集已舊小船載引火之物令水勇在水中奮力推下以燒其前面彼抵前則不及抵左右抵左右則不及抵前我軍有一面得手該逆已成灰燼矣或謂函洞未免費工即於隄上牢置礮架點礮之人執牛羊糠粃以避

二

彼之礮子此以柔制剛之法亦可得勝臣愚竊謂宜兩用之二月二十四日省河之戰總兵長春英勇過人若有護身之具必不致礮傷其額再聞省河不甚寬廣夷船在河中流不惟兩岸開礮可及即強弩火箭亦可射到該夷膽敢至此可見並不知兵自尋覆敗不難剋期收復虎門也一將逆夷逐出虎門如敢仍踞內洋彼之大船我以小船擊之彼之小船我以大船擊之可期必勝也蓋彼大船開礮不便俯擊我之小船高不過一二尺彼礮已在六七尺以上飛過我船這近可以任所攻擊或謂小船距彼將近彼有聯環鎗可以俯擊然此槍擊出至遠不過百餘步我

之小船在二三百步之外用可擊五六里之礮擊之斷無不勝之理此以散制整之法也又謂大礮用於小船須防其坐按成法有以米囊抵於礮後竟不坐者是可用也彼之小船亦載可擊五六里之大礮我之大船原不甚高礮可俯擊若用可擊十餘里之礮於七八里之外擊之彼斷不能至前且多傷斃此以遠制近之法也或疑大小船相錯不能分別擊之然以蜂擁小船既多以前一半分擊其小以後一半直趨其大小既圍其小矣待我大船將近一聞號令即已閃出前面我大船直前壓之矣迨至逐出內洋之後我軍攻勦之法百出不窮逆夷安得不投首哉

三

一逆夷退出外洋如敢再入內洋可設法制其大船也查逆夷船大如山喫水一丈有餘大洋水深可以縱橫如意若至內洋則水不盡深淺處或至膠舟並可於水底特設重險待其來以小舟開礮誘之誘至淺處險處彼船不得動安得不任我攻圍且聞夷船不能左右同時開礮左右同開則船覆我兵分左右以火礮齊攻必有一面得加凡與水戰皆宜確用此法且彼乘潮方入內洋我兵先分起與之游戰或竟堅避不出迨潮退然後奮勇叢擊必能大捷宋將岳飛在洞庭破楊太輪船以小船誘至淺水因而制之今若變通其法則彼之船不足恃矣

一無風之即可以出洋攻擊也。彼之船大，必須使帆無風，必下碇。我兵伺其下碇，以多槳小船四圍繞攻，專擊其船之近水處。數擊則破，破則沈矣。若彼小船在前攔戰，我軍即用前法，以前後分擊其小。大蓋彼小船無多，我以二隻戰彼一隻，即已立奪其魄。粵省連年用兵，豈無數百隻小船，且漁船亦可雇用。又彼大船為我小船所牽，我之大船正可直趨彼之小船。我之小船並可替出擊彼大船也。又有用木筏取勝者。查木筏整木平底，既不可翻，又不可沈。較諸船尤低，可以避礮。其制前後兩筏，以鈎環聯而為一。多設水輪木槳，使之進退迅速。前筏多用狼牙大釘釘於筏頭，上載火具釘入賊船，縱火燒賊。我兵俱登後筏，摘環前進，用礮擊賊，可獲全勝。金敗宋將韓世忠，以無風破之。今用其法，則彼之帆不足恃矣。

一順風我之所利，可出奇制勝也。一法用敝舊大船內載柴草，揚帆在前，以為障蔽。以牛羊絮被兩三層，撐出船頭數尺，以防其礮。上用數水勇及善泅舵工，專管使船各執牛羊，以避礮。後用多槳小船載精兵火器隨之。彼擊大船，則小船急進。大船一遇彼礮，即燃燃則乘風已抵彼船矣。彼恐延燒不及，顧我之小船，小船乘機勦之。為彼礮之所不及擊，則彼之礮亦不足恃矣。再用廣東人所造鴛鴦礮

四

子以燒其帆，該逆尚有子遺哉。聞此項礮子曾破水盜張保，著有成效。沿海各省正宜如式置造，以為燒賊之具。

一彼乘夜或來偷營，多用無底空船，以小船夾左右，繼其後，可以決勝也。月黑之夜，以此項船隻用牛羊絮被裹於船頭，多置旗幟，草人靜待之。彼如直前登我空船，則沒於水。彼用礮擊，則可遮蔽。後之小船後之小船待其開礮，齊前擊之。彼必失措，或竟以此船乘夜勦賊，亦可使之惶惑無主。宋將張青曾用此法，以誤敵。敵人溺死者萬餘，今誠偶一用之，彼之船與礮均不足恃矣。

一募水勇以間漢奸，必能成功也。蓋水勇皆漁戶水盜等類，惟利是逐，强悍輕生，又能祗席海濤，出沒自若。我誠榜示水勇，有能沈一夷船者，賞銀若干；斬一白夷黑夷者，賞銀若干；生擒一漢奸者，賞銀若干。則必奮勇圖之矣。即以所擒漢奸放歸，用間以間眾奸，令各斬夷來獻，不但必赦其罪，且與水勇一律重賞，必多轉而內向者。一漢奸殺賊投首，眾漢奸皆為夷所疑，則逆夷之羽翼翦矣。蓋至我兵屢創逆夷之後，漢奸亦應知逆夷終滅，不復為彼用矣。

一廣南破夷之法，亦有可用也。聞夷船失風，誤入廣南廣南人遣善泅者入於水，以鐵鍊釘其船底，即以舟掣之，使擱於淺水，焚其船而取其輜重。該夷至今在大洋行走，以

五

見廣南山為戒見則斬舵工有常刑其伎倆可知矣昔鄭成功曾言該夷惟習槍礮攻戰之理皆謬蓋信然也又宋將韓世忠與金水戰以鈎繫鍊飛擲金船鈎住曳之每曳必沈今以此法制彼三板沙板等船尤易為加彼之大船益無護衛矣

以上數條多主火攻逆夷並無他長且畏火攻我誠扼其所短多方以誤之必成擒矣至於開礮遲速所爭祇在轉瞬之間全在點礮兵將眼明手快膽量過人方能制勝則恃統兵之將委用得人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給事中朱成烈奏陳勦辦逆夷戰策一摺據

六

稱逆夷並無他長不過船堅礮大扼其所短即可奪其所恃等語著奕山等於到粵後將摺內各條體察情形是否可行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現在購匠設局擬添鑄六千斤大礮度計沿海緊要口岸總須有此大礮十六位再附以二三千斤中礮二三十位方足以資捍衛臣先期分飭委員趕赴各處購買生鐵二十萬斤陸續運赴登州一俟閩省匠人到東即多雇本省鐵匠令閩匠指示造法迅速鑄造務令多加鎔鍊以期堅固所需工費臣與藩臬運三司暨各道府公同捐廉置辦

硃批總要推堅致遠更須有準方好安實為之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山海關海洋有夷船遊奕降旨派哈喇阿前往協同堵禦現在該處安礮移營各事宜業已辦竣哈喇阿著暫行回京聽候諭旨所有隨帶前往之護軍參領寶玉等八員名即一併帶同回京其餘兵弁仍著原帶之員率同照常防範毋稍疏虞

丁和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查江蘇省洋面絲長海口紛歧崇明孤懸海外更為喫重自上年逆夷不靖熟籌堵禦之方該處設有重兵總兵田松林獨當一面尚能鞏固海

七

防此外則寶山縣之吳淞江口緊接大洋上海縣之黃浦江口毗連吳淞該二處防堵事宜均關緊要臣於回任兩江後即由上海馳赴寶山途中周歷巡查各弁兵分防地段隊伍整齊聲勢聯絡沿海師船漁船駐守口門隨時出入巡探不致稍有疏懈其吳淞江口東西礮臺及寶山之東門塘岸均經安設大礮多備火藥如有夷船進口足資抵禦提臣陳化成親駐帳房與士卒同甘苦氣勢尤為振作惟吳淞兩岸兵力尚嫌單薄雖經前護督臣程晉芬將批備太湖營兵三百名提標營兵二百名添駐東西礮臺而江東礮臺遠接高家嘴洋面人煙寥寂必須岸上多宿

防兵方可選為犄角又寶山城外小沙背石洞張家橋等處地勢空闊濱臨外洋上年曾調漕標官兵分駐防堵業經撤回其上海縣東溝地均為上寶川沙三廳縣交界臨江扼要之區江岸村莊鱗次而居此時均應派防以杜逆夷登岸剽掠業經臣飭調安慶營兵三百名札委守備孫貴專駐吳淞東岸俾壯聲威另調遊兵營兵二百名漕河兩標兵各一百名徐州鎮標兵二百名定國營兵一百名遴派千把外委帶赴小沙背東溝等處駐防並令寶山上海二縣派撥練勇七百名協同防守由吳淞營參將周世營及駐防上海漕標右營遊擊王永祥稽覈勤惰旋准廣

八

東來咨逆夷在粵猖獗恐兵船四出滋擾江省仍須早為添備方資應手因又札飭備調提標兵六百名安徽撫標兵四百名蕪卷泗州兩營兵一百名在營差操聽候調用分別陸續咨行去後茲於三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裕謙奏夷船遊奕往來並酌辦善後情形一摺江蘇海口紛歧必當仍遵前旨嚴密防範毋稍疏虞儘遇夷船攬近著分飭將弁度其地勢遠近足以相及方可開放槍礮伊里布仍酌量情形或須添兵堵勒之處著一面奏聞一面調撥不可坐失事機儻防堵稍有不加或被該逆竄入港汊滋事惟伊里

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博之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幾先預防江省兵單飭令添兵堵勒欽服難名惟是夷船如果北駛江浙兩省祇可互相照會不能彼此應援占寶鎮海相距八九百里陸則程途較遠水則海道難行夷船近岸瞬息可到若待浙兵應援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臣前既已備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足資接濟所有浙江派委總兵帶領兵舟馳赴江蘇接應之處似可

諭飭停止蓋浙江不能應援江省猶江省之難以策應浙江上年欽差大臣裕謙在兩江總督任內覆奏御史石景芬條議一摺亦曾有江蘇祇堪自守不敷會勦之語諒已早邀

九

聖鑒臣受

恩深重非敢稍分吟域實虞坐誤事機轉滋咎戾至金山之礮臺近臨洋面常熟之福山對渡通州鎮洋之劉河直接吳淞俱為沿海要地亦經嚴飭各縣營同派防官兵竭力守禦並遵欽奉

諭旨勸諭各村鎮團練義勇人自為守其餘沿海各處分兵備防聲息相通部署均尚周妥臣現回上海居中策慮並彈壓閩廣商船毋稍生事閩閩俱屬安堵仍不時親赴寶山一帶策勵將士教練膽勇俾知熟悉防務目今江省海面尚無夷船竄伺惟春水方生南風漸起萬一該逆乘風北

竊儻敢攬近海岸。即當會督提鎮諸臣相機籌辦。開礮轟擊。仍當懷遠。

訓示度其地勢遠迎。礮力足以相及。方許開礮。或能誘之登岸。陷今入海。並當設伏檢係。痛加勦洗。再江蘇擬鑄八千斤。及六千斤大鐵礮數十位。因委赴湖北採買紫板鐵斤。一時未有此種。江省海防緊要。難以稽遲。已飭蘇州省局撥解洋銅十二萬斤存貯上海。俟浙省礮匠梅在田到。即行開鑄。銅礮務飭身口合度。致遠有準。並應鑄鐵礮。仍交在浙閩匠承領包辦。俾資迅速。所需工費。即於軍需捐款項下動支。

十

伊里布又奏。臣於三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烏涌卡座被擊。逆夷兵船乘潮迅駛。距省不過三十里。現飭將弁竭力抵禦。等語。浙省洋面現在尚有夷船遊奕。江浙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著該大臣等務遵前旨。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又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等語。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欽此。查江省雖無夷船遊蹤。而海口均關緊要。誠如聖訓。必須加意防守。臣已遵

旨添調鎮營各兵。備防堵剿。並嚴飭守口員弁。慎固緹緝。毋稍疏懈。其江西一省。界連廣東。贛州則逼近惠州。南安則壤接南雄。雖距粵中省城尚遠。斷不致虞闖入。而該處民風獷悍。會匪鹽梟。煙販時時出沒。萬一聞風思逞。關係非輕。臣

已咨行江西撫臣。督飭地方文武。添委員弁。密加防範。至海齡奏請沿海通商各碼頭。暫為一律封閉。等語。其摺內所指各情。係為杜絕接濟。嚴防漢奸起見。粵省不日進兵。攻勦難保無夷船四出。自應封閉港口。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內地未獲硝磺等物。不致透漏出洋。庶該夷勢漸窮。慶辦理較易。為加臣已札行司道。將江蘇省沿海各港

十一

一律封閉。嚴密巡防。毋任漢奸潛迹。仍飭候夷務事竣。照舊開港。以資商漁生計。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熟籌沿海情形。分別添兵備防。一摺。江蘇省洋面。絲長海口。紛歧經該督周歷巡查。扼要派防。並添調兵弁駐守。著照所議。相機妥辦。該督現回上海。策應彈壓。仍著隨時親赴寶山一帶。會督提鎮。妥為防範。沿海各要地。亦著嚴飭各縣營同派防官兵。竭力巡防。毋稍疏懈。至該省海防緊要。鑄礮不容稍遲。既由蘇州省局撥解洋銅十二萬斤。即應趕緊開鑄。著即動款迅速。妥辦。毋誤事機。又另摺奏。沿海通商各港口酌擬一律封閉。等語。江蘇洋面現無夷船。遠將港口封閉。商

販未免向隅。惟是漢奸之透漏消息。接濟米糧硝磺等物。亦不可不嚴密防範。著嚴飭該管司道等。於商漁船隻出入之時。實力稽查。無稍疏懈。亦無滋騷擾。是為至要。所有該省沿海各港。此時著無庸封閉。

伊里布又奏。再臣前由浙省回江。於餘姚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朱樹春鹽城營及海州陸路營各管有海口二處。東海營有海口六處。現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實力巡防等語。該二營本係漕督所屬。自應督飭兵弁認真巡查。惟伊里布統轄兩江。凡各海口地方。均須預為布置。嚴密稽察。毋令逆夷

十二

闖入。轉瞬南風司令。難保該逆船不沿途滋擾。著伊里布會同朱樹督率將弁兵丁分布要隘。梭織哨探。見有夷船蹤跡。度其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行開放槍礮。併力攻擊。若夷船毫無蹤影。每日施放槍礮。空糜火藥。成何事體。經此訓諭之後。儻防堵不加。將來有夷匪竄入。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等因。欽此。臣查漕標所轄之鹽城東海二營。均有海口。非重沙壘護。即水淺沙膠。惟海州贛榆地方。東北二面臨海。有鷹遊山與孫家山。北外洋可直抵海州城外二十餘里。之臨洪口地方。但該處湖漲之時。水深二三丈。不等。逆夷船身笨重。喫水較多。不能駛近。此處既由漕臣朱樹嚴飭

各該營於額巡兵丁外。增添數目。在海口實力巡防。足資備禦。臣回任後。復詳飭各該文武加意防範。現在沿海布置情形。業經另摺奏陳。並欽遵。

諭旨。遇有夷船蹤跡。必須相度遠近。礮力足以相及。方許開放。轟擊。斷不准空糜火藥。自為驚擾。亦不容稍涉大意。致有疏虞。

硃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祁墳奏。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臣在江西泰和縣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楊芳馳奏。抵粵日期。現在防守可期。無虞等語。賊船駛進內河。離省止二十餘里。雖據楊芳奏稱防守無虞。情形究屬喫重。著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星夜進行。毋致貽誤。等因。欽此。仰見我

十三

皇上宵旰憂勤。拯民水火之至意。詳閱楊芳原奏。備悉逆夷猖獗。省城喫重情形。臣中心如焚。即應減此朝食。以紓憤懣。前經疊奉

諭旨。兼程趕行。惟因安徽一帶。沿途雨雪濡滯。當經據實專摺奏明。並將酌令江西藩司趙炳言。即在江西南安府安設糧臺。駐紮料理。解運餉銀。及先行函致署督臣怡良。迅速雇覓漁船水勇。並預備柴草火船。以待臨時調用等情。一併

陳奏在案。昨於三月初四日。馳抵江西省城對岸沙井地。加詢悉水程較為迅速。即於夜間登舟前進。一俟抵粵。即當會同將軍奕山等。速籌辦理。斷不敢稍有延誤。查兵食一項最關緊要。臣記廣東省常平大有兩倉。現尚應存穀十餘萬石。而廣西省米商。向在梧州府地方聚集運販。順流而下。過廣東肇慶府及廣州府之三水縣。直抵廣州。採辦軍糧亦極順易。臣出京時。已將情形逐一面奏。出京後。在直隸河間府途次。札飭廣東藩司。速行採辦。並令將大營需用之火藥火繩軍裝器械及鑄造礮位之鋼鐵料物。匠役人等。一併早為購備。免致臨時貽誤。現據江西藩司

十四

趙炳言稟稱。接准廣東藩司梁寶常移咨。已先由肇慶府採買米石存貯備用。總可無誤供支。其餘一應軍需亦經屢次札飭該藩司等。協同次第籌辦。至所需餉銀前已奏明。由江西省提撥銀六十萬兩。解赴廣東南韶道庫收貯。聽候提用。現據藩司趙炳言面稟。接奉督臣怡良檄。稱粵省現有藩關運各庫存銀。儘可先行借用。俟部撥軍需銀兩解到。再行歸款。無虞周轉不敷。臣又思此刻省城喫重。藩司大員不能離省。擬即飭令藩司梁寶常駐省。在糧臺總局。隨同臣就近經理。韶州府適中之地。應設糧臺。即責成南韶道楊九吃。督同韶州府及委員暫行照料。仍須在

英德三水等縣及佛山鎮設立小局二三處。以便委員逐站護解。無誤供支。現亦飭知梁寶常遵辦。再據江西藩司趙炳言稟稱。接到廣東藩司來文。已飭令佛山同知。雇匠趕鑄八千斤鐵礮四十位。現在尚未鑄成。又據將軍奕山咨會。已飛飭調安徽江西兩省備存火藥各數萬斤。並咨調湖南廣西存貯大礮。以備攻剿。惟火繩一項。臣素知廣東省因麻斤缺少。向用榕樹根搗爛取絲。用硝磺煮造。點燃不能得加。臣現飭江西藩司。即在江西製備火繩。隨時運送粵省。以期適用。

十五

據奕山等奏。先飭江西藩司趙炳言赴南安採買兵糧。順遞南雄一帶。當已諭令照議辦理。茲據該督奏稱。廣東省已先由肇慶府採買米石存貯備用。無誤供支等語。所有奕山等前奏江西採買兵糧。應否停止。抑或仍令採買。俾得源源接濟。計此時該將軍等業已抵粵。著祁墳體察情形。妥籌辦理。其提撥餉銀一節。粵省藩關運庫。既有存銀可借。無虞周轉不敷。惟軍需最關緊要。毋任意存推諉。致有貽誤。所奏分設糧臺。趕鑄礮位。製備火繩等情。所辦均好。即照所奏。妥速籌備。再前據怡良等奏。飭令藩司梁寶常攜帶庫銀十五萬兩。隨帶委員駐紮佛山鎮。設局支應。茲據祁墳奏。令該藩司駐省。經理糧臺總局。自因未

與怡良等會面以致兩歧著該督熟審現在形勢究應駐紮何處妥籌定議具奏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查閩省夷務自上年調派兵丁防守海口其陸路外標之兵及陸路本標外營之兵每名日給口糧銀四分水師本標之兵照巡洋緝匪章程日給口糧銀三分因係一時調派初未料及為日久長詳悉籌議即各兵亦以為時無幾俱各相安臣到廈後密看大局嘆逆現在廣東滋擾一經大創難保不四處紛擾儻逆船竄至閩疆即應痛加攻擊且須籌備船隻近海接仗與上年僅止防堵者情形迥不相同現在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五

十六

百六十文領銀四分得錢不足六十三文領銀三分得錢不足四十七文其米薪鹽菜衣履一切等費無不取給於此

國家養兵千日用之一時苟有人心何敢以口糧之多寡沾沾較量然兵凶戰危一旦鋒鏑在前存亡俄頃以不足果腹之口糧欲人效命非所以固軍心而勵士氣查軍需則例開載兵丁月支鹽菜銀九錢加給四錢每十名合給餘丁跟役共三名餘丁跟役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兵及餘丁跟役日支口糧米八合三勺細裏一人所得銀米再益以十人所得餘丁跟役銀米以米折銀均勻牽算每人每

日可得銀七分四釐零今調防各兵名曰防守而以防禦勦實與征兵無異即水師以本標之兵防本轄之地其效命致加亦與征兵何殊上年六七兩月戰歿及被傷四十七人皆出水師是其奮勇出加尤有明驗今調防海口水陸各兵有一萬三千餘名若照軍需定例給發鹽菜口糧每月需銀二萬八千餘兩似覺少優若將陸路防兵比軍需酌減每名日給六分水師防兵日給五分在各兵均可果腹有資而較之軍需則例每月尚可省銀五七千兩不第此外行裝鍋帳及各項安家工食紙筆藥材等物凡軍需所得開銷者概不准支所省已多兵丁雖愚最易感動

十七

有因一言激發赴湯蹈火皆所不辭況出

朝廷浩蕩之恩哉又武職廉俸無多文員未補缺者亦無廉俸可食可否武職自副將參遊以下候補文職自通判州縣以下准照軍需之例支食鹽菜口糧不給跟役官員人數無多所費有限合無仰懇

皇上逾格鴻慈或照軍需之例或照臣所酌減

恩給特頒宣示中外自

旨下之日為始遵照奉行俾海濱荷戈之士人人有挾纊之恩自必倍增踴躍其在事文武具有天良亦無不感激圖報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顏伯燾奏調防水陸各兵請照軍需酌減給發

及在事文武各員支食鹽菜口糧等語。因為激勸官弁兵勇起見。惟現在大兵雲集廣東。所撥各路兵丁。已有一萬六千八百多名。先後僅撥銀三百萬兩。浙江軍營截留部撥銀亦僅九十餘萬兩。其餘防堵省分。若俱照軍需之例酌減給發。為數未免過寬。設各省援照奏請。既不能一概准行。又未便此准彼駁。著顏伯燾再將現在情形通盤計畫。應如何裁減節省之處。詳晰籌議具奏。

戊申。參贊大臣楊芳。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奏竊。喉逆猖獗情形。並味喇嚙領事哆喇吧代求通商緣由。歷經陳奏在案。三月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奉

十八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稱。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滋擾。一摺。等因。欽此。等當即敬謹跪讀。並將琦善原摺閱看。密咨提臣一體欽遵辦理。查該逆自二月十六日。聞進省河。旋即退出。旬日以來。並無動靜。隨據味喇嚙等國。向准貿易商船陸續駛進黃埔。由洋商按日具報。查該夷等貨船。先被喉逆阻遏。以致貨多損壞。現既陸續進埔。乘時貿易。無不歡忻鼓舞。共戴

皇仁。即喉逆各商。亦無不在旁觀羨。等語。察看該逆現在情形。似因大兵雲集。省城防守加嚴。不敢驟然滋事。並因前此味

喇嚙代求通商。既經等代為陳奏。不無希冀之心。所以旬日間。一無動靜。惟逆夷詭計多端。水陸藩籬。先已被其聞破。一時未能修復。難保不乘隙復來。防守之嚴。須比逆船在省河時。密益加密。省外東南一帶州縣。多係沿海處。處皆須防護。節經等札飭各營。多雇壯勇。並於各要隘。鑿船沈石。密釘暗樁。預為攔截。共資保護。陸路提臣郭繼昌。向駐惠州。先於正月來省。前督臣琦善。因惠州本屬海疆。囑令回惠防堵。其潮州南澳。又在惠州之東。等責成各提鎮。嚴防務使聲勢聯絡。省城遠避。各民漸次撤回。其各路客商資本。較鉅。尚在觀望。須俟買賣流通。方能安

堵復業

十九

楊芳又奏。再調征本省各外營。及各外省綠營官兵。應支鹽菜銀兩。例載出征在邊口以內。每兵月支鹽菜銀九錢。每兵十名。餘丁三名。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出邊之口。每兵月加銀四錢。如地方情形不同。由該督撫隨時酌量奏明辦理。又勦捕在三百里以外者。並量給柴薪等因。現在調征官兵。雖非邊外。而該逆夷滋擾。內海食物。無不昂貴。且紮營處所。均係沿海。無處樵採。該官兵均係自行買供柴薪。所支鹽菜。實不敷用。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出邊之例。每兵月加銀四錢。以資食用。其官員及

兵丁餘丁鹽菜及官員口糧仍照例運供再官兵應給駝馬每兵二名例給駝馬一匹如馬不得力之處按每兵百名給夫八十名除應扣本身餘丁三十名應給夫五十名又查嘉慶五年勅辦四川案內奏定章程每兵百名酌奏給長夫四十名每夫日支工食銀八分其滿營官員及跟役並綠營官員跟役駝折夫價均折半給夫每夫日支銀八分其滿營派征甲兵應支馬乾折半支給其駝折夫價全數支給等因今應請照每兵百名給長夫四十名每夫日支工食銀八分其調征滿漢官員兵丁均照此例辦理至派撥守城之督標撫標綠營官員及駐防滿營官員仍

二十

按防勦例酌量支給

楊芳又奏再等正在繕摺覆奏復於本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奏橫檔礮臺據報失守並另片奏靖遠等礮臺據稟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深堪痛恨已有旨添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赴粵會勦並調廣西省兵二千名迅赴廣東其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亦令改道入粵並諭知奕山等兼程前進知惟所奏失守情形皆由該弁兵探信稟報並關天培有無下落殊深懸念計楊芳此時當已早抵廣東著即會同阿精阿怡良等確切查明迅速具奏至所奏內河由獅子洋

而入烏涌德及二沙尾大黃窖等處均係扼要又烏涌迤西由長洲岡至黃埔深井之間有海心岡一處又折而西有白泥冲要隘亦須防堵等語現在琦善業已擊問英隆又派令押解各處要隘備防需人著楊芳阿精阿怡良郭繼昌會議熟商分頭駐守各省調到官兵亦著酌量分撥盡力堵禦至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該大臣等務當協力同心嚴密防範毋任再有疏虞致干咎戾欽此又同日奉到

硃批琦善原摺片奏共三件跪讀之下兢惕難名所有關天培胸受礮傷頭面臂腿均受刀傷歿於行陣及夷船駛進各情經前署督臣琦善暨李怡良等先後會奏在案現在保守

二十一

省垣等楊芳等欽遵

諭旨協力同心嚴密防守不敢稍涉疏虞致陷重罪其陸路提督郭繼昌駐紮惠州嚴防東路要隘未能分身來省當即恭錄移咨一體欽遵

諭內閣楊芳等奏請酌加調征兵丁鹽菜並給長夫工食銀兩等語著照所請現在調征官兵應支鹽菜銀兩准其援照出邊之例每兵月加銀四錢俸資食用其官員及兵丁餘丁鹽菜及官兵口糧仍照例運供至每兵百名例給長夫四十名日支工食銀八分此次調征滿漢官員兵丁均著照此例辦理其派撥守城之督標撫標綠營及駐防滿洲營官兵仍按防勦例酌量支

給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暎逆退出省河遵旨力籌堵禦一摺據奏味喇堅等國向准貿易商船駛進黃埔乘時貿易等語逆夷滋擾與味喇堅等國無涉原可准予通商惟該大臣前奏有味喇堅等國稟稱暎夷商情亦急迫可否一體貿易俾兵船有所顧忌等語暎夷商船雖未隨同助逆總係逆暎之人斷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國貿易如有代逆銷售膠混影射等弊即著嚴行查辦萬不可稍存遷就之見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計奕山隆各祁墳當已先後進省各處調兵亦必陸續抵粵該將軍等一面防守省城一面相機勦辦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

二十二

否仍在虎門以內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斷其後路不難聚而殲旃著仍遵前旨雇募水勇準備船礮奮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又另片奏關天培身受多傷歿於行陣前已有旨賞給銀兩准予世職查明子孫幾人服闋赴部引見並於遇害地加建立專祠矣所有該提督靈柩回籍時著飭知沿途地方各官妥為護送所請酌加調征官兵鹽菜等銀已明降諭旨准行矣將此諭知奕山隆文楊芳並阿精阿祁墳怡良知之

庚戌

諭軍機大臣等著祁墳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即馳驛前赴浙江省聽候諭旨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港口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等語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海齡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等因伏查濱海之區地多斥鹵民無恆產而性習於海有力者貿易於南北兩洋貨物因之流通小民藉資生計無不者以船為家以漁為業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冀有所獲以易升合即就江浙兩省而論此等仰食於海者已不下十數萬人其因貿易以沾潤澤者竟難數計閩廣兩省斥鹵更甚貿易更廣人數之多可以類推一經封港有力者雖可支持市廛業已蕭索無力者頓失所天必將流而為盜且聞上年定海失陷以後漁戶人等因礙其採捕之路無不同仇共憤現署定海縣事之石浦同知舒恭受在鄞縣任內一呼而集者數百艘欲圖恢復因軍令不准遂皆解散然亦並無接濟之事至九月以後該逆始駕杉板小船在浙東沿海一帶採買牲畜購覓淡水小民雖貪其利仍不敢與之交易嗣見官尚送給牛羊食物遂亦交接無忌迨撫臣劉韻珂到任嚴行申禁始稍斂迹是接濟逆夷者係沿海愚民且係導之使然並非商漁船隻蓋商船之身家殷實一船可值數千金多

二十三

者數萬金。地方官發給印照。其來有自。其去有所。沿海之官兵差役無不耳而目之。設有接濟。斷難掩瞞。藉端勒索。勢所必至。所得不償所失。是以多知自好。漁船雖無身家。而朝出晚歸。例有一定口岸。出入皆有稽查之人。船身窄小。有無夾帶。更不難一望而知。況上年在乍浦洋面。幫同官兵擊退夷船者。商船也。江浙兩省雇備渡載征兵者。商船也。查探夷情。救護定海難民者。漁船也。豫備火攻。追逐夷船者。漁船也。現在之往來定海。濟渡官兵糧餉者。亦皆漁船。是商漁船隻皆為我所必用。斷無用其船而不准謀生之理。即有不法商漁勾通接濟。必停泊於人迹不到之

二十四

偏僻海汊。斷不敢出入於眾目昭彰之通商正口。是封港之議。徒有礙於安分商漁。而於杜絕接濟之法。仍未得其要領。再查漁戶冒險採捕。終歲勤動。僅能糊口。竟有終其身未見洋銀一圓者。其接濟夷匪。亦不過貪獲厚利。而其所得究屬有限。若能許以重賞。激勸而用之。斷不肯舍無窮之富貴。而冒死接濟。以求有限之錢財。至於到浙後。懸立賞格。勸諭諸色人等。同心殺賊。如有透漏接濟者。即以通賊論斬。併將上年擒解逆夷偽官晏士。喇打釐之民人包祖才等。正身查出。從優獎賞。月餘以來。民情孚洽。踴躍奮興。竟有糾集多人。或以購買煙土為由。或以捕魚為

名。潛伏於山陬海澨。以待逆夷之來。設法擒擊。以邀重賞者。官兵亦因之而愧奮。咸思敵愾。當此用人用船之際。所有該副都統奏請封港之處。應毋庸議。至漢奸一項。籍隸江浙二省者。甚少。即聞粵漢奸本皆朝廷赤子。或為利誘。或為勢逼。陷入夷黨。情亦可憐。果能殺賊歸來。固當與平民一律獎賞。即畏罪潛回。自行投首。祇須察其意出真誠。有人具保。亦應量從寬宥。解散賊黨。莫善於此。惟甘心從逆者。必得設法購拿。梟示海濱。並籍沒其財產。緣坐其家屬。以正人心而彰國法。若漫言接捕。非特阻其自新之路。抑且堅其從逆之心。

二十五

不啻為淵毆魚。更恐啟挾嫌訐告。株累良民之漸。似亦非宜。孝愚昧之見。接濟必應禁港。則斷不可封漢奸必應擊辦。理尤須得法。再去年六月。夷船初至。李在江蘇巡撫任內。曾有封港之議。嗣經留心體察商情。民情均多不便。旋於九月初間。即奏明開港在案。目前浙江之定海已復。大幫夷船亦已遠遯。江蘇則自上年九月以後。並無夷船蹤跡。今昔情形不同。李不敢稍事遷就。致多窒礙。裕謙又奏。李於三月初六日。由招寶山渡海。適值風潮平順。不逾兩時。即抵定海馬頭。連日周歷查看。該縣境在鎮海乍浦之東。石浦象山之北。屹立洋面。縱橫三百餘里。東

西北皆層巒疊嶂山脚沿海均有淺灘小船處處可以登岸。惟進東之沈家門。進西之岑港。兩處水勢較深。可容一二大船。然皆距城在五六十里之外。中隔崇山峻嶺。是我步卒最易見長之地。已於該處各置陸兵防守。可保無虞。該縣城池三面負山。半束鎖山於內。前有稻桶山。接連東嶽山。為之屏障。左右有晚峯青壘諸山。輔翼形勢最為扼要。雖南面一二里即臨大海。有吉祥竹山大渠三口。為外洋進港之門戶。港內洋面寬廣。水深千數丈。逆夷大船皆可寄碇。攻我城池。然該逆賊力雖能及城。而不能洞城上。年該逆乘其無備。前來豕突。設我鎮將弁兵固守城池。不紛紛攜眷內渡。該逆何敢登陸攻城。遽遭失陷。蓋定海非不可守之城。乃無守城之人所致也。言念及此。不勝憤恨。現經督同臬司周開麟。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及江浙文武各員。虛衷採訪。相度形勢。擬於東嶽山巔築礮城一座。周圍一百三十一丈。南面接築月城一座。計二十一丈。又自青壘山至竹山脚。橫築土城一道。共長一千四百餘丈。又晚峯嶺青壘山。無樣山。鎖山。各置瞭臺兵房。擇要安設礮位。或背山立營。或倚城捍衛。聲勢均已聯絡。首尾皆能策應。設使逆夷在粵敗挫。再來嘗試。希圖一逞。則我礮皆能及彼。彼礮不能及我。寓守於戰。尤為以逸待勞。

二十六

之計。所有礮城土城各工。先經分列督飭次第興辦。月餘以來。最要之道頭土城二百三十餘丈。做照河工搶險之法。逐日委員跑牌買土。雖值春雨。兼旬而大小委員。皆立於風雨之中。晝夜督築。尤幸役夫均係難民。既思得錢餬口。又圖自衛身家。老幼奔馳。爭先恐後。截至十五日。查驗土城已有八九分工程。其次要之道頭。以西四百餘丈。又次之東嶽山。以東八百丈。亦有六七分工程。現在船泊海洋。已為土城遮護。不能窺伺內城。再開兩旬。便可一律完工。至定海內城牆垣。賊裂無多。不過城基損壞。趕修尚易。為加其礮城兵房。亦經豫飭購運。甄石解工。應用並鑿。前東嶽山向外石脚。使之陡立。不能攀援。即以石料就近工用。此等審度形勢。相機設守。並以工代賑之情形也。定海孤懸海外。雖守禦加嚴。而內地策應之兵。不可不預籌。進步逆夷。專恃船礮。未便與之洋面擊逐。現已密飭鎮將帶同弁兵。時於島嶼往來奔走。務期熟悉形勢。瞭如指掌。即雨夜亦能登陟。並於岱山召募水勇三百名。定海四五百名。石浦鎮海四五百名。無論海島漁民。及閩省船戶。擇其水性熟諳。膂力技藝過人者。派委員弁。配領新造十六槳快船。及買雇漁船百餘隻。分起帶領。或假扮網魚買販。出洋巡哨。或密帶火器槍械。相機焚勦。俟該逆兵船再來。

二十七

滋擾即由穿山歧頭山等處載渡各路陸兵從中接應務使山嶽險夷皆無阻滯洋面偵探聲息相通水勇攻勦其船官兵兜擒於陸用我所長攻彼所短此等密籌內外策應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逆夷占據定海至八月城廂內外舖戶居民全行逃散除偏僻鄉寨數處該逆未敢深入此外近城市肆無不遭其荼毒官兵初至人跡稀疏經於附近沿海各縣徧示招徠並委江南候補知府黃憲浙江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等馳往會督署定海縣事石浦同知舒恭受趕辦撫卹安集逃亡俾得及早復業又另派江南試用通判孫逢堯帶同委員將甯波等處收養難

二十八

民資送回籍經臬司周開麟督同該員等於類垣瓦礫內查明房屋間數照例給發修費趕營棲止一面查造保甲挨貼門牌分別大小戶口查給口糧仍將應撫姓名及給發房屋修費按照戶數口數間數米數銀數先行榜示使眾咸知俾實惠均沾無所蒙蔽其應發銀米責成各委員親身散放不經胥役之手此等督查房間戶口撫卹難民之情形也伏思定海一城既須防守目前尤宜速籌善後舊設總兵一員統轄水師二千六百名專管巡防洋面無城守之責故前總兵張朝發不肯退保城池以致縣城失陷茲當兵燹之後必須添設陸路官兵以資城守併為水

師接應惟

國家經費有常須於別營裁撤抽撥方無糜餉之慮容與提臣余步霄將內地陸路各營通盤籌計咨會浙閩督撫臣彙入善後章程奏明辦理將大局籌定擬於拜摺後仍回鎮海軍營居中調度候定海撫卹故竣土城破城等工全完再當親歷查驗指授機宜以期有備無患一勞永逸裕謀又奏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二十九

上諭夷船遊奕無定情殊叵測難保不藉端赴江蘇一帶滋擾江蘇各營兵力強弱裕謀所深知儻該夷船分頭肆擾該省兵丁能否堵禦著審度情形悉心籌畫如不能深資得力即著派委總兵一員帶領弁兵馳赴江蘇應援倘有可乘之機併力攻勦亦可以示懲創該大臣務當於江浙兩省現在夷船遊奕情形不分畛域通盤籌畫首尾相應切勿顧此失彼等因欽此伏查議戰先須議守江蘇地方以吳淞海口及崇明寶山三處最為險要崇明地方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統領該標官兵三千餘名駐紮巡防兵力已不為單又經撥添礮位足以壯其聲勢惟向來該總兵每以巡洋為名常川駐紮吳淞海口以致營伍不甚整頓兵民亦不輯睦文職知縣職分較卑每受弁兵之侮而無可如何等語深知其弊是以於

上年接署督篆後即先之以訓誡繼之以申飭並責成田松林欽遵

諭旨鎮守崇明凡事與文職印委各員秉公商推和衷共濟前署崇明縣知縣沈炳垣現任崇明縣知縣熊傳譽本得民心又有委赴崇明協守之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勤明勇幹曉暢兵機與沈炳垣熊傳譽協力同心不避勞怨多方激勸兵民始皆用命自上年八月三十日王德茂之姪監生王敷政親率鄉勇協同弁兵居民在長安河勦殺夷匪擊退夷船之後兵民人等咸知眾志可以成城無不踴躍奮興願圖殺賊立功保家報

三十

國田松林熊傳譽王德茂三員果能始終如一弗蹈故轍則崇明一縣似已有備無患其吳淞海口居民無多專藉兵力礮加調防該處之提標兵丁雖不為強而安設礮位既多又有沿海土塘可以藏兵避礮我兵立身不敗之地膽氣自壯提臣陳化成老成勇健諳悉夷情自上年六月迄今住宿單布帳房與兵無異晝夜弗離即使該夷乘突而來內港河道曲折暗沙縷結止能魚貫而入不能併幫疾駛且其來也必用杉板小船探水引路即如上年七八月間該逆屢次用杉板船突入口門測量水勢皆為提臣陳化成開礮擊退以後即不敢窺伺是其明證此後潮汐日

晒南風將至正是未雨綢繆之際李業已咨會兩江督臣伊里布署江蘇撫臣程晉來在蘇川沙廳之小漁船俗名海燕子者暗藏水勇攜帶糧礮許以重賞潛伏口門之外專擊其杉板小船並誘其大船行入暗沙使之攔淺相機攻勦或乘黑夜縱火焚燒不獨吳淞海口可保無虞即寶山亦可恃之無恐蓋寶山之離吳淞海口僅止數里彼此可以互相策應其城雖屬濱海而外有淺灘上有陡立之海塘非用杉板船利載不能登岸海中既有漁船追逐岸上又用槍礮轟擊該逆似無能為至上海雖有吳淞海口為之保障而為通商碼頭即為吳淞海口之後路調防該處之漕河兩標兵丁皆係使卒前此李在兩江總督任內奏奉

三十一

諭旨飭令馳驛赴任之新任徐州鎮總兵王志元聞甚勇敢有為如已到江即可派令管帶以守禦為應援可期得加償尚未到浙江現有衢州鎮總兵李廷揚久歷戎行堪以派往李亦已咨詢伊里布尚未准其咨覆又江甯省局所造糧礮五百桿已據具報完工內除李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外尚有四百桿可以先行分撥沿海地方練習施放以資防勦其由河南省代造三五百桿計亦可以陸續解到火藥一項昨接程晉來函據稱現已趕緊加工春辦不致

缺謬是江蘇情形似已戰守兩有把握惟制敵之道首重體察民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勿事張皇以搖惑民心勿因軍需而擾累民加勿誇敵強以阻喪民氣勿任弁兵之攘冒民功則民志堅定樂為我用何敵不克蓋兵有數而民無數江浙沿海居民雖奸良不一畢竟良民較多奸民百之一二因材器使信賞必罰良者固可用奸者亦可化而為良若反其道而行之專恃兵加則寇未至而民間先已譁然勇者觀望智者隱藏懦者遷徙黠者煽惑悍者搶奪富者遠害全身貧者幸災樂禍自相驚擾草木皆兵雖有百萬雄師千員健將安內之不暇何暇攘外乎受

三十二

恩深重從不敢稍有吟域之見即如沿海情形廣東軍務苟有一得無不奏請

訓示江蘇為本管地加又蒙

聖恩倚畀

諭令通盤籌畫更何敢稍存諉卸自外

生成惟鎮海軍營距寶山等處中隔五府二十餘縣程途遙遠勢

難兼顧且夷船遊奕情形朝東暮西時時有變又非陸路

之可以按程計算者比誠恐緩不濟急幸惟有勉竭愚誠

隨時偵探彼此關照凡有應商應辦之處立即飛咨伊里

布和衷辦理斷不敢稍分吟域亦不敢稍避怨嫌以期仰

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

裕謙又奏再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裕謙奏參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託故推諉當降旨令其開缺交部展加議處仍留浙江委用該部議上時自必照議革職惟現在定海辦理各事宜是否必須該員經理並該員能否得力之處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再降諭旨欽此伏查

周開麒前因託故推諉經奉於二月十二日恭摺奏參十

四日即據該員來營稟到深知愧懼二十日仍馳赴定海

三十三

又經奉附片奏明在案前奉核定海後確查該員督辦撫

卸難民散放房屋修費及趕築各項工程均能實認真

不辭勞怨洵屬得加且浙江司道中藩司常恆昌駐紮省

城杭嘉湖道宋國經赴乍浦防堵甯紹台道尚開模在甯

波府彈壓此外實無堪委大員如蒙

天恩將周開麒留於軍營差委該員自必倍加感奮可收指臂

之助

諭內閣前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暫時封閉當降旨令

伊里布裕謙議奏旋據伊里布奏擬一律封閉朕即覺所議窒

礙難行降旨駁斥茲據裕謙奏封港之議徒有礙於安分商漁

而於杜絕接濟仍未得要領等語。所見極是。沿海通商各碼頭著照舊准商民往來貿易。毋庸封港。並嚴飭文武員弁於商漁船隻出入實力稽查。如有匪徒透漏消息。接濟該夷米糧硝磺等物。即著懲辦。以順輿情而杜勾結。

又

諭前因升任甘肅藩司周開麒於浙江臬司任內經裕謙調赴定海辦理撫卹各事宜。託故推諉。當降旨交部嚴加議處。本應即照部議革職。姑念該員自到定海後督辦撫卹難民散放房屋修費。並趕築各項工程。均能盡實。尚知愧奮。周開麒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留於浙江軍營交裕謙差委。以觀後效。

三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審度江蘇堵禦情形。並辦理定海善後事宜。各一摺。尚屬周妥。據奏江蘇各海口形勢。兼撥派將備水陸交防。自可無虞。失事鎮海距寶山等處。程途雖遠。該大臣仍應隨時偵探。凡有緊要應辦之處。即飛咨伊里布先為籌畫。一面會商定見。措置得宜。方稱妥善。定海難民。經該大臣趕辦撫恤。安集逃亡。其興辦堵禦各工。將次告竣。以工代賑。最為良法。如果人心堅定。自能眾志成城。至召募水勇。分路防守。亦應時加練習。俾知衛城。即所以自衛。不可恃眾滋擾。務使兵民相安。守望相助。惟發給難民銀兩。須責成委員親身散放。勿經胥役之手。以免侵冒。剋扣。所有添設陸路官兵。以資接應之處。著即與

余步雲等會商妥協具奏。至江甯河南所造撞墩。除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外。如尚不敷用。仍著隨時調撥。又覆奏海齡請將沿海通商碼頭封閉一摺。所見甚是。已明降諭旨。毋庸封港矣。裕謙又奏再浙江省自檢獲逆夷一名。殺傷三名。後夷船旋即竄去。半月以來。附近一帶洋面。並無夷船蹤跡。惟據台州府具報所屬之甯海縣。有夷船一隻。在金漆門等處外洋遊奕無定等語。李已密派員弁帶領兵勇馳往該處相機辦理。

殊批知道了。

裕謙又奏再查康熙年間。曾暫准紅毛夷船在定海通商。

三十五

久經停止。而該縣之南馬頭俗尚呼為紅毛道頭。附近併有夷館基址。等語。抵定海後。留心採訪。自道光十二年以來。每至夏秋。輒有夷船駛入浙江洋面。因該道頭地方多有閩人寄寓。暗銷鴉片煙土。並接濟淡水牲畜。是以距定海一二百里之青龍港東西碇等處。洋面竟為該逆熟遊。竄破之所。奈現在修築土城。已將紅毛道頭及夷館基址全行拆毀。並將該處民房遷徙城內。酌留兩門出入。晝夜宵聞。一如內城之制。使土城以外。一無所有。以絕逆夷覬覦之念。而斷內地接濟之源。定海本非商賈輳集之所。居民多以耕漁為業。別無他項貿易。於守禦既便。於民間亦無

不便

殊批所辦甚好

壬子參贊大臣楊著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等前據味喇

噶領事哆喇哪代港脚求請通商未敢遽行允准業於二

月三十日恭摺由驛具奏仰祈

訓示在案伏查味喇噶貨船本准通商因上年英夷滋事被其阻

遏半載有餘本月初九日奏報該國貨船照常進埔貿易

味夷久滯之貨一旦通商無不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英夷尚屬安靜不致再行肆擾昨據味喇噶噶

奏後英夷尚屬安靜不致再行肆擾昨據味喇噶噶

等國代表以港脚雖係英夷所屬但距英國二萬餘里並

未隨同滋事此時各國貨船俱已進口而並未滋事之港

脚似不便再令向隅以示區別即義律向味喇噶領事稱

述亦言英國稱兵之事與港脚各商無涉所有英國祖家

貨船情願聽候

諭旨不敢遽行進口惟港脚無辜受累致阻其貨渠實對他不

囑其代請隨同開船貿易等語查港脚為英噶哪所屬先

經奏明一併封港在案今既查明港脚英商並未附和滋

事則當於順逆之中權其變通之道且據洋商查報港脚

貨船內有洋米九船計米約三萬餘石粵東山海交錯產

三十六

殺無多向資西米洋米接濟茲港脚英商既仍載米而來
是其並非包藏禍心亦尚可信且與民食實有裨益藉可
安撫民人似應准令港脚貨船一併開船以廣
聖主柔遠之仁兼以去英國附和之勢

楊著怡良又奏再查粵東濱臨大海各國通商已二百餘
年虎門為省城之鎖鑰各礮臺又為沿海之藩籬所以控
制外夷者實藉於此今虎門既已失守近省獵德大黃窩
等處亦俱被闖入省城別無屏障可以控禦城中如藩關
運道各庫存銀將及四百餘萬監獄倉廩在在喫重且聞
聞雲連人煙輻輳刻下外無保障內切隱憂殊有岌岌不

安之勢前於奏報虎門失守摺回粵欽奉

三十七

上諭省垣重地尤關緊要必須嚴兵駐守以備不虞等因仰見
聖衷垂念合城官民同深感泣現雖奉調貴州湖南江西四川等
省官兵陸續到粵者已有八千餘名然皆不嫻水戰夷船
在水面施放礮火我兵僅能在岸禦敵不及交鋒既無善
策以操必勝之機豈敢徑行以忘剝膚之害旬日以來英
夷所以安靜者其意實戀通商茲據味喇噶等國堅代港
脚懇求而英夷之祖家船仍不得進口似尚有畏罪服輸
之意且味喇噶等國與港脚英商平日貨物交通彼此互
相攬帶勢難逐船釐剔與其暗被朦混何如明示

恩施商情既以相安兵船即不能妄肆惟窺嘆夷現在情形一因探聞靖逆將軍督催後路大兵源源而來一因探聞粵揚芳於二月十九日奏請改水師為陸路牢固藩籬獨不准該逆通商是以情急先挾船礮之長拚死闖入省河果能攻破城垣則全省為彼所有不事干求後見鎮定守禦無所施其伎倆因而求他夷轉懇不求別情較之琦善前辦要求賞地情形似有區別以目前局勢而論似宜先准貿易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矣

殊批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連問琦善所見甚差即有旨諭

三十八

論內閣前因嘆逆大肆猖獗傷我提鎮大員疊經降旨命楊芳先行會同怡良等領兵攻剿以申天討而快人心今據楊芳等奏各省調兵到粵已有八千餘名之多尚不及時進剿遲延觀望甚至仍請准令嘆夷所屬之港脚商船在粵貿易是有意阻撓怠慢軍心殊出情理之外楊芳怡良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楊芳怡良奏准港脚貨船通商一摺又另片奏省垣情形等語覽奏憤懣之至已明降諭旨將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議矣逆夷情狀詭譎反覆無常早經窺破非大加懲創何以揚國威而除後患現在各路征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陸續抵粵楊芳何以不痛加勦洗乃遲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

以通商為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前經奏請各國通商朕因俯順輿情勉從所請今復以港脚船隻尚無助逆情事敢於嘗試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紛紛徵調官兵且該逆傷我提鎮大員及陣亡兵弁為數甚夥此等忠魂何以克慰楊芳等祇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即所稱貨船附載洋米等語全不可信況鴉片來源即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此時更無他議惟有進剿一法奕小隆各經朕面諭一切必能仰體朕意現已到粵兵多糧足自當與楊芳齊慎協力同心為國宣勞以膺懋賞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此次批摺著發給閱看奕山等接奉此旨著

三十九

迅速督飭兵弁分路兜剿務使該逆片帆不返俾知做畏儻夷船聞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將軍等是問懷也

癸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查去年逆船在定洋遊奕至八月之久且曾攬及乍浦難保無漢奸到處窺伺將險要虛實潛向該逆告述一經在粵受挫必至返擾浙定海現駐重兵該逆或不肯冒死再犯惟海甯乍浦兩口均為省城門戶籌防固宜周密而省城逼近兩口設備更須整嚴是防海更須防陸防逆尤應防奸臣業經札飭杭州府知府王壽昌督同仁錢二縣多為添雇鄉勇勤加練習分撥關廂協助兵加並多製火礮備守城垣至陸路攻禦惟鳥

槍撞礮長矛最為利器杭營烏槍向有額設而撞礮向無儲備浙匠亦不諳製造即所有矛桿俱用本地竹和質性鬆脆遠不如白蠟桿之堅實足資撥刺臣查河南省打造撞礮最為得法白蠟桿亦產自該省合無仰懇

天恩敕下河南撫臣飭屬代為打造撞礮五百桿購備直長白蠟桿三千根迅速委解來浙以便分撥應用其用過銀兩俟

該省咨到即於截留軍需項下撥解運款

論內閣劉韻珂奏請飭河南省代備撞礮白蠟桿分撥應用等語浙江省現在防禦逆夷軍械必應寬為儲備著河南巡撫飭屬代為打造撞礮五百桿購備直長白蠟桿三千根迅速解赴浙

四十

江省備用惟器械固項精良而運用尤宜嫻熟著顏伯壽劉韻珂飭令各營將弁等隨時練習以收實效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山海關各海口辦理礮臺事竣所有秦王島石河口各口駐紮滿洲營兵丁著即調回本營勤加操練其所調冷口喜峯口二處防守兵丁並著撤回歸伍至秦王島澄海樓二處安設礮位仍著富勒敦泰酌派弁兵在彼常川瞭望以免疏虞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奏竊等於三月初五初

九日兩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飭令星夜趕行並督率後到官兵整旅而進如可抄賊後路相機攻剿等因欽此仰蒙

聖主指示方戰跪聆之下欽佩無極當即一面趕行一面飛咨浙
省止續調官兵二千八百名廣西新調官兵二千名今
其迅速南下又札飭南韶連道楊九瞻除已過韶境赴省
者無庸停止外其餘無論何省續到者全行截留令其整
頓軍火聽候隨同前往各在案等於三月十二日馳遞
廣東南雄州界接准南韶連道稟稱雲貴湖南四川官兵
由韶赴省者已有八千餘名此外各省後起官兵尚未抵

四十一

粵無兵可留現撥韶州鎮標兵三百名護送等又催到
湖北參將達三所帶弁兵三百名隨同前往至續調湖南
湖甚廣西兵丁尚未入境不能久待惟廣東礮位大半散
失除守城安放外餘廢不敷攻守茲據江西撫臣咨稱札
委員外郎福奎等稟稱江西舊存鐵礮十餘位因存貯年
久不堪施放此外湖南廣西續調者尚未據咨覆所謂礮
礮亦未到粵等正在焦急又訪聞虎門失守後兵船直
抵黃埔海珠寺礮臺亦為所得貨船停泊廣州城外逆夷
屢次施放大礮火箭打入城內更兼奸民乘機焚掠內外
商民紛紛逃避適味喇堅懇求通商省中大臣等督事

糜許為奏請刻下逆夷兵船不肯退出外洋仍在黃埔接
應聲言候等到省即求定局等語等語等聞之不勝憤悶伏
思逆夷內犯以來占據礮臺連傷提鎮兇戾所至豈真莫
之敢當總緣前此議撫自撤藩籬使得乘虛深入進逼門
庭在該大臣等因時制宜可以從權而等奉
命征勦豈敢依違觀望坐失機宜上負

委任惟兵力既難猝集礮火又未運到設等等到省拒絕通商夷
人必盡力攻城儻有意外之虞救援不及是欲保廣州反
速之失陷目下寇志不宜再長
國威不宜再損必須計出萬全方合

四十二

聖訓此時督臣祁項現過梅嶺等在省暫行停泊飛咨該督
臣迅速趕赴會商聚集各路官兵在距省旱路可通扼要
地方分營防守催齊火藥暗造攻守器具分頭埋伏激勵
兵勇出其不意將內泊者先行痛勦使逆夷喪膽並堵截
各河港以示久守聞夷船糧儲窘迫利在速戰不過急
於要脅售貨以濟其用若堅壁清野俾漢奸無利可貪黨
羽既翦然後派撥精銳抄其後路木牌填河而下水陸連
環分道兜擒使逆夷片帆不返以彰
天討而快人心
硃批所見頗當朕惟待捷音焦切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隆文春接奉諭旨並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
悉據奏暫候祁項到韶州面商一切並須製造器具兼催趕各
路官兵等語該將軍等相機而行極為妥協現在祁項想已趕
到各省官兵計應陸續抵粵礮火及各項器具亦不日可成該
將軍等諒早馳赴省城會合一處抄襲該夷前後路徑併力攻
勦不使逃遁昨楊芳怡良奏請准與港脚船隻通商朕因其怠
慢軍心已降旨交部嚴議奕山隆文經朕面授機宜且屢次寄
諭飭令一鼓作氣殄滅醜類該將軍參贊等務當激發忠良協
力同心以揚國威而伸天討切勿為浮言所動是為至要

四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七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閏三月乙卯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於前於三月十五日在定海軍營
 拜摺後即登舟內渡回至鎮海軍營沿途察看商漁樂業
 各處戍守均極嚴整鎮海兵情踴躍民氣恬熙連日以來
 確探附近洋面並無夷船帆影而山陬海澨潛伏居民漁
 戶以待邀截夷船者仍復不少就此情形而論該逆似不
 敢前來侵犯自尋死路惟屢得廣東來文二月二十四日
 我兵擊沉夷船傷斃夷逆後二十六日仍敢竄入近省洋
 面因見防守嚴密不戰而退種種詭譎情形實屬巨測現
 在靖逆將軍奕山等想已到粵一經開仗該逆於敗竄之
 餘必將聯聚大幫前來定海以圖一逞豈敢因定海土
 城礮城將次完竣扼要地方亦已設守稍存大意商之提
 臣余步雲將已經鑄成三千斤銅礮十七位內撥出十位
 又一千斤銅礮二十位內撥出十位先後解赴定海交該
 鎮總兵葛雲飛擇要安設餘留鎮海防堵又將帶來河
 南提礮撥出一百桿解交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逐日教令
 操演其原調該標兵一千二百名均稱勇健除伊里布先
 已調赴定海兵四百名外尚有八百名亦已一併陸續
 調往統計定海現有兵五千六百餘名大小新舊礮七十

一

二

位前經派往籌辦善後之江蘇候補知府黃冕勇敢精
 細與官兵民勇同甘共苦亦能調和諸將使無彼我之分
 又有著定海縣事之石浦同知舒恭受景得民心能用民
 加內地之策應兵勇船隻亦皆齊備水路山路均查探熟
 悉即使該逆大幫乘突而來似亦確有把握不難痛加剿
 洗以仰副
 聖主肅清海寓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奏浙江洋面安靖定海設守完備一
 摺據奏附近洋面並無夷船帆影山陬海澨潛伏居民漁戶以
 待邀截夷船現在定海有兵五千餘名大小礮七十位策應均
 已齊備路徑亦已探明等語覽奏均悉仍著裕謙嚴加防範密
 行偵探現既備防周妥如有駛入即行痛加勦洗以張捷伐其
 甯海縣游奕夷船該員弁等勤辦情形亦著據實奏聞
 裕謙又奏竊於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
 初六日奉
 上諭朕聞奕勇前在定海曾向伊里布索取覽器迨經送去該夷
 因不合意退還又伊里布與奕勇有無往來通信及私相餽送
 之事著裕謙密查據實具奏不可隱瞞代人受遞等因欽此
 欽遵密查人各異詞且皆捕風捉影毫無確據因思伊里
 布凡送文件均係差鎮海營外委陳志剛前當以查詢

夷情補行獎賞為由傳見陳志剛詳加詰問據稱上年九月初間十月十五十九十一月初間二十後十二月初十後本年正月初十四二十九等日伊里布先後差伊前赴夷船投遞公文共九次又上年九月二十六日差伊赴夷船諭令開行一次十月初三日差伊送去牛羊鷄鴨等物夷人收受初八日又差伊送箕器二桶夷人不收當即退還本年二月初三日又差伊帶同女夷一口男夷一名交還夷船此外並無餽送物件亦不知公文內所言何事等情考察該弁陳志剛人甚粗疏並無詭譎情形所言似無虛假調查鎮海糧道帳簿內有伊里布飭買牛羊鷄鴨銀四百六十餘兩又買盤銀五十兩二款與陳志剛面稟相符又調查卷據僅有上年十月十七日咨會前署兩廣督臣琦善文內有鈔粘與夷目往來照會各一件又咨稿一件存有底案其餘亦無卷據可查復加密訪委無另有他送情事其節次所送是否皆係公文抑有書信曾否錄稿奏明因文卷不全無從覈對等奉旨密查斷不敢稍為隱瞞自取咎戾殊批知道了

丁巳

諭內閣前因楊芳怡良不能及時進剿喫逆仍請准令所屬之港

御商船在粵貿易降旨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茲據該部議照溺職例革職實屬咎所應得惟現當勦辦喫緊之時若竟予罷斥轉得置身事外楊芳怡良俱著改為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前因登州府現辦防勦諸事必須臣親往稽查布置於本月初九日自省起程茲於十六日馳抵登州連日接見鎮道府縣備詢現辦情形查登州府城傍海為地依山為郭衝臨大洋為戰守扼要根本城東北之抹直日太平灣沿海一帶沙灘環曲數十里並無高阜城西北之丹崖山陡插入海城西之天橋口海潮入城為水師戰船停泊之所因名水城北對長山島四圍七十餘里洋面平敞水城之西別起一峯名田橫寨此寨之西南則為西山口針對外洋廟島黑山等島再西則為板石崖黑峯臺地形高峻山嶺起伏賊船在洋則可以礮火轟擊城垣賊匪登山則居高臨下可以俯瞰郡城虛實其形勢之險峻實較各省濱海郡縣尤為衝要臣於上年冬間曾慮夷情反覆郡城危險訪求避險之法為固守之計知麻袋裝沙排築沙堤沙性柔滑夷礮不能擊透即經豫飭省西各屬購買麻袋陸續運登一面札行登萊青道王鎮登州府知府諸鎮等相度地形集夫興辦該道府等以近城築沙止能護及城垣移至海灘則沿海之營盤礮臺

教場及附近之民田廬舍墳塋悉資障衛惟工段綿長經費較鉅因集城鄉紳耆論以大義經該紳士張懋張春王啓榮宮國照等轉相勸告城鄉士民踴躍爭先旬日之間民夫雲集於正月月底開工分段排築計自西山口起至迤東之太平灣止大小沙隄共長二千二百三十二丈高者三丈五尺根寬六丈頂寬八尺有奇低者一二丈不等根寬三丈頂寬五尺統計官辦麻袋十四萬條民運沙土十萬二千三百八十餘方用夫三十萬六千餘工該道府等以民夫故加雖各為保護身家仍由公局每日酌給飯食錢文臣在省時據報開工亦捐廉遣弁酌費以示激勸今

五

臣抵登據報工竣親率文武員弁周歷履勘各工一律穩實遠望則綿亘數點屹若長城近視則間段空缺各有門戶又令開闢試驗洵為礮丸不入當與登州鎮臣玉明商酌就隄後地勢分別安營設礮將調到之德州營兵二百名紮營於抹直口青州營兵二百名紮營於太平灣登州鎮中右兩營兵八百名紮營於教場迤西天橋口太平營兵二百名紮營於天橋口迤西至田橫寨濟南營兵一百名紮營於西山口兗右營兵二百名紮營於板石窟兗中營兵二百名紮營於黑峯臺以萊州壽樂兩營兵一百五十名分守郡城四門以高唐營兵二百名駐於城北教場

迤東海沙平漫之地為諸營策應並將由京借到漢軍營銅礮及登郡現有新舊大小礮位分設於沙隄空缺之處隄後無營則於隄上編插旗幟以為疑兵隄後有營故令偃旗息鼓以示無備隄外則編掘滾溝暗設陷坑使賊不能趨近賊若在洋放礮我兵伏於隄後不為礮火所傷待其礮過逼近內洋我兵於缺處開礮轟擊以守為戰則藩籬固而軍心自堅以戰為守則用刃易而賊技無施

殊批所辦尚屬周妥隨時加意防堵
托渾布又奏竊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六

上諭據奕經奏奉天旅順水師營面前南北隄城二島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凡船隻往來天津等處必由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請豫為把守等語天津為近畿重地旅順隄城諸島既為南來海路要隘是嚴守各口即足以斷夷船來路著耆英於咸京存貯礮位內擇其大而準者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礮或用船駕礮其連南隄城各島要地著托渾布選運大礮一體安置設有夷船駛到兩面轟擊可期得加該將軍巡撫等務各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各繪圖貼說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南北隄城二島在東省登州府城東北距城二百四十里兩島毗連遠望如一故向來但稱隄城島並無南北之分島之東北計海程一百八十里係奉

天旅順口鐵山此一百八十里之內為南來商船赴直隸天津及奉天錦州等處經由海道中樞政考內載隍城島與

盛京之鐵山中間相隔一百八十里其中並無泊船之所自鐵山起九十里之內令

盛京官兵巡哨自隍城島起九十里之內令山東官兵巡哨此兩省分轄之界即原摺所稱南來海路之要隘也臣以該處洋面遼闊且中樞政考指明中間並無泊船之處似屬大洋孤絕之地無險可扼島上安設礮位能否轟擊夷船必須詳晰確勘當經札委登萊青道王鎮登中營遊擊

七

塔清河水師營遊擊陳振疆前往查勘嗣據查明情形悉心參酌隍城兩島各周圍二三百里孤峯高聳亂石嵯峨北島間有零星漁戶南島並無居民該道等於履勘時至北島頂上最高之處四面瞭望浩無際涯問奉天鐵山所在土人指點北洋隱約中若有山形海氣微拂即渺無所見北望數十里有商船經過如鳧如鷺浮游海面水溜勢急倏忽不見兩峯對峙遙望既不明商船來往多在近島數十里之內島上俯瞰尚未真切則夷船由大洋竄駛不能一一瞭也更可慮度而知兩省各於山島安設大礮遇有夷船駛過兩面夾攻度計礮力所及南北止於二三

十里其中間之百餘十里洋面斷非礮力所能遠截惟島上有兵有礮亦足以懾賊膽而壯軍威臣現已由登州府城酌撥大小礮數位派弁兵數十名飭赴該島常川駐守至駕船巡探本係向辦舊章自海口戒嚴臣慮水師兵力單弱即飭添雇漁筏多募水勇協同官兵節節巡防現准盛京將軍直隸督臣咨會亦於各海口嚴兵防禦三省聲勢已極聯絡惟有隨時咨會互相策應如遇夷船駛近或以礮轟擊或設計誘擒南近則南攻北近則北攻又將各處沿海口岸及有民居島嶼分兵巡防杜其薪水接濟使逆夷近無所窺退有乏食之虞似足以固藩籬而制賊命

八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春勘明隍城島情形一摺據奏添雇漁筏多募水勇協同官兵節節巡防與盛京直隸各海口聲勢聯絡互相策應等情所議尚屬周妥均著照議辦理惟所奏山島安設大礮遇有夷船駛過兩面夾攻度計礮力所及止於二三十里中間百餘十里洋面斷非兩面礮力所能遠截現已酌撥大小礮數位派弁兵數十名飭赴該島駐守等語該處山島既係孤峯高聳遇有夷船駛近礮力不能遠及又無策應設被逆夷將山島占據得毋借寇兵而奮盜糧耶此一條著托渾布再行斟酌妥議具奏

庚申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十八日奉

上諭現當勦辦夷寇恐智窮勢感分赴海口滋擾盛京最關緊要首宜扼要防堵昨據耆英等添造撞槍一百數十桿又添設烏槍九百數十桿均經降旨允准製造以資守禦該夷舍舟登岸便可轟擊制勝諒該將軍已迅速趕辦並將火藥加工舂鍊如式配合惟撞槍烏槍均係陸地施用未能及遠設使夷船駛至非連擊大礮安能破敵推堅盛京大礮無多據奏少則不敷分撥大則工費浩繁自係實情然根本重地所關匪淺既不可畏難苟安亦難因噎廢食况夷船所至大礮不必登岸已能及

九

我若無禦敵之具何以固要隘而衛軍民該將軍駐紮海口已閱數月該處情形諒均熟悉萬一夷船駛回滋擾我兵如何抵禦及有無把握之處著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留都計及萬全之至意伏查克敵制勝軍火為先今逆夷智窮勢感若敢潛至滋擾須開放大礮轟擊方能遠制其命等先經選運舊存大小礮位四十四尊並製造撞槍一百三十桿烏槍九百八十桿火藥寬為備辦各就海口最要次要情形酌定槍礮軍火多寡分別安設演說以資捍衛惟舊存大礮無多且歷年久遠難免炸裂各海口多添大礮數尊更足以資保衛茲蒙

聖明指示不可畏難苟安因噎廢食等語敢不竭盡犬馬愚誠悉心籌辦惟查奉天所屬海疆十有餘里而近岸處所多係沙灘淺水口門距大洋自數十里至百餘里不等大船不能攏岸惟復州金州洋面上年曾見夷船游奕且金州間有老水貼岸並有距城切近之處等語於上年秋間駐紮該處海口目覩情形實為通省海疆最要之區所有陸續撥往金州大小礮十尊茲據該城守尉報稱因連次演說內有一尊炸裂一尊碎裂等正深焦急當遵派協領恆升等採辦鐵料二十六萬斤足數鑄造八千斤大礮二十尊所餘鐵料即以之鑄礮子惟礮匠實無其人相應請

十

旨敕下工部及鐵匠局揀選匠役數名飭令迅速前來以便開爐鼓鑄俟造成後如何請員查驗演說如何酌撥各海口安設之處屆期請

竣報實報銷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請添鑄大礮以重海防一摺克敵制勝軍火為先該將軍現在採辦鐵料二十六萬斤為鑄造礮位礮子之用現已飭內務府令造辦處礮匠前赴盛京聽候遣用惟所請鑄造八千斤大礮二十尊恐斤兩過重運用不能便捷著即鑄八千斤大礮四五尊其餘鐵料酌量分鑄一二千斤二三

十斤噸位數十尊體察復州金州各海口情形妥為安設以資捍衛所需鼓鑄銀兩准其在於徵存船規項下動支事竣覈實報銷

壬戌湖廣總督裕泰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
五日准湖南撫臣吳其濬咨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山等馳奏湖南廣西存貯大礮甚多足資守備等語著裕泰吳其濬於該省存貯大礮揀擇數十尊迅速解粵以資攻剿又據吳其濬片奏訪聞喫夷遺漢奸數人赴連州南雄一帶煽惑等語著吳其濬嚴飭該處文武員弁不分畛域實力

十一

訪拏僅有匪黨滋擾著即撥兵勦除屆時該撫察看情形如需親往彈壓即前赴該處督辦務使及早撲滅毋任蔓延等因欽此伏查長沙岳州兩處舊存噸位經委員查驗均皆斷折鏽損不堪適用臣復思湖北省城亦有存貯大礮並上年襄陽各屬收繳軍器案內解省噸位或有可用當即逐一查驗鐵性亦皆損蝕不堪其中僅有四五百斤鐵礮五噸質地完整而歷年久遠並未試放恐其枯燥易裂與南省情形亦屬相符此外並無銅礮臣又以廢礮回火鑄造是否合宜廣為諮詢有稱尚可改鑄者有稱仍不可用者其說互殊遂難徵信吳其濬摺稱湖南宜章縣素產鐵斤就

近鑄造解粵可期妥速飛咨靖逆將軍等查明咨覆等語

臣查前准浙江江蘇等省委員赴湖北漢口採買鐵斤添鑄大礮來咨內開詞據匠頭稟稱鐵斤除福建之尤谿大田等縣紫花版鐵之外惟川版秦江紫版為上其次則青口生鐵亦尚可用然性燥易裂其餘湖南之南版並具版生鑄均皆不能鑄礮等語是鑄造大礮鐵質必擇精純未容取料羸弱各省軍庫所貯尋常採演槍槍烏槍等器斤兩甚輕隨處可以打造近年來並無鑄過數百斤及數千斤以外大礮此項工匠亦難其人宜章地方所產之鐵即所謂南版生鐵是否與川版等鐵無異可否尚堪鑄礮並有無能

十二

鑄大礮工匠前在湖南未曾深悉查大礮為行軍最要利器必須料取精純鑄由熟手方免炸裂傷人臨敵貽誤現復咨詢吳其濬確查宜章鐵料工匠果否合用一俟接准奕山等咨覆如需鑄解即行詳慎妥辦以應軍需至湖南郴州各屬皆與粵東連界瀕海居民或有避徙內地恐漢奸煙匪乘機勾結竄越滋擾亟應嚴加防緝臣遠駐北省深慮該處文武緩急未協機宜函檄頻仍詳詳開示以從來戰則用兵守則用民楚界距粵洋千里而遙烽煙尚遠若因防範奸匪遽調多兵前徃則民心易惑轉致驚惶自宜密為籌布弭患未然檄飭永州鎮總兵英俊派令臨

武宜章桂陽等營將弁酌撥兵丁豫備器械各就本汛卡
隘實力巡防不令遠調客兵以免驚傳風鶴復通飭勸諭
士民編查保甲團練壯丁互相守望以助兵力不致匪徒
既無從涸跡民心亦有恃無恐疊據該營縣稟報各卡巡
防及辦理保甲團練諸事均尚周密地方安堵似無意外
之虞撫臣吳其濬暫可無須前往彈壓以昭鎮靜現計川
楚各兵業已齊集靖逆將軍等亦早抵粵定能東承
廟算激勵雄師殲茲醜類而巨愚竊聞廣東省河港汊紛歧逆船
東西可到現在靖逆將軍等似須屯在佛山以上或清遠

十三

三水兩縣之間與省城佛山犄角相維俾後路軍聲聯絡
逆船不敢出沒西路分我兵加即佛山糧臺亦可藉資保
護較為待重且漢奸偵伺多如消息易透今大營不使逼
近逆船調遣官兵風聲稍遠亦於設伏出奇更昭慎密再
該逆慣習風濤長於水戰恣橫大海勤捕恭難茲者深入
省河距虎門海口一百餘里所謂投機之會正在斯時但
該逆萬里興戎自以速戰為得而我之大兵遠至又以養
銳為先現聞該逆到處掠食則其糧乏可知堅壁清野守
禦加嚴使其師老食盡或間道抄伏絕其歸路或水陸兜
剿夾用火攻籌策出以萬全自不難立制其命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泰奏楚省舊礙難以適用並現在防緝

情形一掃舊礙既難適用自應籌鑄新礙宜章所產南版生鐵
如果尚可銘鑄著即採買齊備俟奕山等咨覆是否須用迅速
辦理毋誤要需惟湖南榔桂各屬皆與粵東連界難保無匪徒
乘機勾結竄越著與吳其濬會商嚴加防緝並飭永州鎮派令
臨武宜章桂陽等營將弁酌撥兵丁豫備器械各就本汛卡實
力巡防復通飭士民團練壯丁互相守望使匪徒無從涸跡而
民心亦有恃無恐仍當常川查察無得日久生懈至該督奏廣
東防勤各情已諭令奕山等體察情形具奏矣

又

十四

諭據裕泰奏稱粵省將軍參贊大營須屯建佛山以上或清遠三
水兩縣之間與省城佛山犄角相維俾後路軍聲聯絡逆船不
敢出沒西路分我兵加即佛山糧臺亦可藉資保護該夷深入
省河距虎門海口已一百餘里現聞該逆掠食糧乏可知暫時
堅壁清野使其師老食盡或間道抄伏絕其歸路或水陸兜剿
夾用火攻不難立制其命等語廣東現在情形自以保護省城
設法攻剿為第一要務著奕山隆亨齊慎到省後與楊芳相度
形勢通盤籌畫裕泰所陳屯建攻剿各事宜是否可採悉心體
察總須聲勢聯絡不致有顧此失彼之慮方為妥善
參贊大臣楊芳奏現在漢奸漸次解散逆船亦退出省河
除大黃窰停泊逆船大小十數隻外據虎門香山澳門等

處稟報沙角泊有三桅大兵船一隻。兩桅大三板船一隻。橫槽泊有三桅大兵船一隻。永安泊有三桅大兵船三隻。麻涌泊有兩桅大兵船一隻。大壕頭泊有三桅大兵船一隻。黃浦尾泊有三桅大兵船三隻。深井泊有三桅大兵船一隻。各等因該逆分泊無常。輾轉遲留。無非希冀與味喇暨各國一例選。

思於急切待

命之餘尚存游移窺伺之跡。仍恐危城甫經鎮定。民心未釋。憂

疑因先刻發告示曉諭民居照常生理。一面嚴飭沿海各

州縣營汛實力防堵。使該夷知我有備。以寒其膽。所有堵

十五

勤事宜。隨機妥辦。現任腿瘡復發。不敢因此稍存誤卸。

俟奕小隆文到省。再與協力同心。期於勤防全局。萬分無

虞。以仰副

皇上綏邊安民至意

楊芳又奏。二月十三日趕到廣東省城。二十日自內城

大佛寺軍需總局騎馬方出小街。被匪人稠突有漢奸拉

旁左肘。幾墜。被旁順手擒拿。訊無他語。祇渾言認錯。旁立

命梟首懸示。殺一人而眾心震恐。越六日賊逼省門城中

令行禁止。漢奸屏息。至於省河謀生小艇千百。為羣當二

月二十六七兩日三夜。賊船分泊白鶴潭之際。旁因無木

料祇趕辦大船百隻。大竹火排二具。原擬順潮設燒。其

如該逆三桅兵船。火輪礮船。遠近分泊。各有三板戰船分

護。而漢奸小艇千餘隻。遠近巡邏五六里。義律夜宿快解

船中。見火必逃。燒亦無濟於事。是以因味喇暨之請。暫為

羈縻。以待後路兵集。量籌防剿。惟水師弁兵早有空礮一

聲。取賂三百圓之譜。旁訪察關天培陣亡。因將備不敢強

兵點礮。關天培親手執火。而大礮火門早已透水。是軍民

被誘頹風。幾不可問。非與之洗心滌面。改絃易轍。斷難力

挽。至於消彌漢奸。旁擬就告示。曉諭利害。俟廣西巡撫梁

章。運到木排拒橋。攻具齊備。再行出示。曉諭收束奸心。

十六

謀擊賊膽

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奏。夷船分泊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

逆連檣停泊各口。心懷叵測。若不乘此設法取勝。一經遠遁。何

由追躡。況此次出師。命將調撥糧餉。原欲大申天討。痛加勦洗。

以靖邊隅。該將軍等。惟當一意勦滅。斷不可為浮言所惑。此時

奕小隆文等計。已到省各路兵丁。諒俱齊集。即著公同商酌。相

度機宜。抄襲後路。一鼓殲除。毋令逆夷遠竄。又另片奏粵省漢

奸情形等語。可恨之至。所稱關天培陣亡。因將弁不敢強兵。點

礮。關天培親手執火。而大礮火門早已透水。著即確切訪查。不

肯點礮。及火門透水之兵丁。嚴密查拿。即行梟首示眾。懲一儆

百以肅紀律而挽頹風

乙丑閩浙總督顏伯燾福建巡撫吳文鎔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裕謙奏定海需用大礮請借閩省八千斤六千斤各數位著顏伯燾吳文鎔體察情形實有多餘即如數借給僅僅數本省之用一面具奏一面知照裕謙毋致顧此失彼等因欽此又同日奉

上諭裕謙奏夷船喫水甚深不畏風浪而畏礁淺若該逆改換小船只可裝載二三十人便不敢遠離大船並非處處堪虞港港可入著沿海各督撫通飭所屬測量水勢深淺灘岸遠近分別

十七

防守團練仍先曉諭居民嚴禁接濟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本係濱海巖疆按造冊報大小礮位共一千一百餘門早經分設上下游各府及臺灣澎湖等處上年喫夷兩次竄至廈門滋擾防守海口全賴礮力及遠方能禦敵是以奏明新鑄八千斤六千斤大礮各十八門亦經分撥臺澎及內地緊要各海口安設前准裕謙咨借即經臣等據實咨覆在案茲臣顏伯燾到廈後察看情形尚須添鑄以資應用實無多餘可以撥借至閩省內地之福州興泉漳福五府均係濱海而臺澎更隔重洋險要林立非如江浙等省有數十里之沙灘方能到岸者比近惟臺灣之鹿耳門報有

沙淤而附近之四草湖又已寬深是亦此漲彼坍之理各屬測量情形歷有案據當其潮漲水深之時大小船隻無不可以進口即潮退水落逆夷小船固不敢久離大船然亦無處不可入港滋擾顧我軍大船破其小船正無難制其死命耳是各處防範不能不豫為之備其緊要地方或雇募以補兵丁之未充或團練以濟兵力所不及雇募者官為給資團練者自食其力其素稱礁淺及荒山野岸雖可視為緩圖然亦不能弛備即以廈門而論縱橫三十里南路水深港闊逆夷大船直可駛至腹內馬頭其北路西路雖不能入杉板則處處可通東路直接大洋更宜嚴為

十八

防禦以守全廈門戶以固全閩鎖鑰臣顏伯燾泛海登山目觀情形是以久駐於此躬為督辦臣等職任封圻凡有防勦事宜惟天錫盡心力冀彰捷伐而壯國威固不敢稍存拘泥亦不敢徒事張皇至嚴禁接濟以及懸賞招徠諸務早經次第施行毋庸再議

硃批依議

顏伯燾又奏再臣於本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初四日欽奉

上諭廈門為全閩咽喉門戶該督履勘備禦僅有夷船竄至不難截擊兜擒此外如有應需添兵安礮之處著該督酌量相機

妥辦等因欽此。伏查臣駐廈月餘，已將添設兵勇安置礮位各事部署周密。因礮尚不敷，現即在廈趕鑄另鑄。臣復躬率文武泛海東行四十里，至浯嶼，勘得該嶼外控重洋，內即青嶼。大擔小擔諸島參差屹立，西入內港，方為廈門。是浯嶼又為廈門咽喉門戶。欲守廈門，必先守浯嶼。欲守浯嶼，必並守大擔小擔各該處。亟須建蓋石堡，應移遊擊一營重鎮浯嶼，分守青嶼小擔大擔。賊船若於浯嶼之北衝犯，則浯嶼與青嶼互以大礮擊之。若於青嶼之北衝犯，則青嶼與小擔互擊之。若於小擔之北衝犯，則小擔與大擔互擊之。其浯嶼之南大擔之北，皆近大山賊之杉板，亦可聞。

十九

八山之南岸北岸，又可與浯嶼大擔互擊之。且浯嶼青嶼小擔大擔各島均宜分泊大小船隻，以備策應。各島開礮，則大船亦開礮迎擊。小船分駛焚攻，僅能仰仗天威將士用命。賊船安能進入浯嶼一步。而廈門穩如磐石，賊即未至，已行覆沒。而我軍乘勝以大小船隻分駛尾追，賊必不能喘息。又安從得受接濟。妄冀復燃。然閩省之加祇能追至粵浙交界而止。此臣現在督辦之情形也。刻下廈門閩閩安堵，兵勇整齊。臣擬久駐於此，以安其心，而壯其氣。陸路提督普陀保已到泉州。臣俟稍暇，暫赴泉州與普陀保面商一切往返，不過旬日內外。臣受

恩深重。惟有竭力盡心，以冀仰副鴻慈於萬一。

硃批知道了。

丙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三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等奏。虎門礮臺失守。提督關天培陣亡。烏涌卡座被擊。逆夷兵船火輪船乘潮迅駛。距省不過三十里。現飭將弁極力抵禦。等語。逆夷益肆猖獗。不勝髮指。浙省洋面現在尚有夷船游奕。江浙各處海口均關緊要。著該大臣等務遵前旨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又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碼頭港口

二十

嚴密查察。暫為一律封閉。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內地米糧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濟。並按捕漢奸。藉得探知夷情虛實。等語。所奏自係未知收回定海一節。著該大臣等體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惟防海宜嚴。而察奸宜密。頃逆夷船前在浙洋日久。沿海口岸難保不潛為窺探。雖經起碇赴粵。而受控之後。其餘勢將復來。是浙省各處海口誠如

聖諭均關緊要。必應加意防守。臣先經疊飭瀕海各處相度情形。添工雇勇。協兵防禦。復恭錄前奉

諭旨。分飭敬謹遵辦。且於防逆之中。示以勸逆之法。或誘令擱淺。

而攻其船隻或誘令登岸而賊其醜類或度厥力可及痛
加轟擊或伺逆船下碗乘夜焚燒總以避其所長攻其所
短為上策現復飛飭文武晝夜巡防務期慎益加慎免致
疏虞仰副我

皇上綏緝海疆之至意至海齡奏請封港原為杜絕接濟起見惟
各省情形不同自應因地制宜酌量辦理查浙省海口大
小八十餘處內惟鎮海乍浦溫州為閩廣山東天津等省
及本省商船銜尾接橋往來絡繹之地而沿海及各畧居
民又多以捕魚為業其通商碼頭藉搬運貨物餬口者多
則動以萬計少亦不下數千舍此別無營生若一概封港

二十一

直使商貨漂沒於巨浪漁船委棄於沙塗挖水無以安身
夫役盡皆束手既難盡募為鄉勇又難驅使之分疆迨至
飢餓難堪不特流為盜賊並恐聚而滋擾且商船挖水難
以數計半係強悍之徒一經備趁失所難保不趨而附之
是欲安內而適以擾內欲防奸而適以濟奸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現在定海業已收復臣就目前情形悉心體察並
與

欽差大臣裕謙往返札商意見相同所有海齡奏請封港之處浙
省礙難照辦惟漢奸必應嚴捕接濟必應密查臣先已嚴
飭守口文武實力偵緝務期有犯必獲盡法懲治其馬頭

挑擡夫役除募挑充勇外餘仍設法駕馭僅有逆船駛近
岸即可一呼而至合力擒獲並許與防禦兵勇一體破
格論賞務使可為費用之人先為我用並先為費用之人
終為我用以彰激勸而收人心

殊批依議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前經奏明飭調巨標及三鎮官
兵赴登州及榮成等縣擇要協防其沿海口岸陸營弁兵
不敷撥守之處責成各地方官團練鄉勇以資防衛洋面
遼陽水師弁兵不敷巡哨之處札行該地方官募雇水勇
漁筏以資分段協巡一面酌籌經費嚴飭該管官覈實給

二十二

發口糧俾鄉民樂於應募不致徒循虛名先後據沿海各
屬具報各就口岸多寡雇備鄉勇或四五百名或七八百
名不等最要之登州府據報分守城垣海岸募雇鄉勇一
千六百名巡哨洋面募雇水勇三百名漁筏一百隻各給
槍矛刀械由該管道府派員會同訓練臣抵登後連日會
督鎮道就海岸紮營之處將官兵與鄉勇合陣會操各營
弁兵步伐頗形整齊而於隊伍陣勢奇正虛實亦多能領
畧鄉勇較遜於官兵然亦進止有法不致漫無紀律現值
駐防無事乘此暇豫再行責成各帶兵官不分兵勇逐日
訓練務令卒伍同心兵將相習功無間斷自成勁旅所雇

水勇皆係沿海漁戶生長海濱慣習風濤臣親詣口岸逐一令其下海試驗俱能沈伏海底且駕駛漁筏小舟於驚濤駭浪之中其疾如飛現將漁船編列號次各於船底暗釘夾板藏硫磺火藥及噴筒火瓶火毬等物每船撥水勇數名令其常川在洋巡探如遇夷船駛入查則避匿於僻港淺灘待夜深人靜夷船寄碇下錨乘機設法轟燒並諭以夷匪所持者三板小船去其三板即不能運動資糧如能擊沉三板一隻賞銀三百兩燒燬大夷船一隻賞銀八千兩賊斃夷匪一名賞銀一百兩生擒逆夷一名賞銀三百兩能擒其大頭目者分別最要次要從優酌賞外再行

二十三

奏請獎勵至登州鎮各營新舊大小各礮本有一百四五十位上年及今春由省西各營撥解一二千斤大礮及威遠劈山等礮一百五十位又由諸城縣撥解六七百斤銅礮五位又據造礮委員濟南府城守營參將托金太等新造七八百斤鐵礮九位共計新舊銅鐵大小各礮三百餘位現將各礮分置沿海要隘口岸臣親令分別試驗或十餘里或二十里各有準頭諸城縣解到銅礮製自元代礮身短而粗能放遠至三十里以外聲勢猛烈尤為摧堅制勝之具各礮俱設有礮車運動便捷臣仍戒以持重諭以練習膽氣如見夷船必待其駛近口岸度計礮力所及再

行轟擊毋得望見帆影輒先張皇自擾轉致賊近措手不及伏思粵省大兵已協力勦攻逆夷計窮勢蹙四散奔逸難保不乘隙北馳臣竊慮登州府現在兵勢礮力該逆夷果敢北來激勵將士足資勦捕

殊批實力防守

托渾布又奏再登州府城街臨大洋經臣奏明購買麻袋運登飭令於城外海灘以麻袋裝沙排築護城避礮沙隄以資捍衛臣於三月十六日抵登據該道府具報工竣當將查勘情形及於隄後安營設礮之處分晰具奏拜摺時甫經到登諸事紛紜未及繪圖恭呈茲辦理各事漸有規

二十四

擬設謹補行繪圖貼說附呈

御覽

殊批圖留中惟山上所設之礮是否得加其詳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校閱兵勇試驗礮位一摺所議尚屬周妥著即照議辦理惟據補行繪圖呈覽朕詳加披閱該處山坡高低不一離海道路遠近亦異且洋面寬廣水勢深淺自各不同必當勘度地形分別最要次要酌量安設兵礮備防抵禦方能得加若於不甚險要之處按段排列轉同虛設該撫現駐登州著再體察形勢是否得加詳酌妥辦為要

丁卯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照京口副都統海齡奏請將沿海港口暫為封閉一摺欽奉

諭旨飭令等查議具奏當經等體察情形議請毋庸封港浙江撫臣劉韻珂與等意見相同先後具摺覆奏在案嗣准兩江督臣伊里布鈔摺咨會江蘇省業已封港又經等以港不可封咨商變通去後未准咨覆茲復探聞伊里布買備沙船裝載石塊為填塞吳淞海口之計在伊里布必以為老成謹慎之謀而就江蘇形勢而論一經填塞其患有不勝言者蓋吳淞海口港道寬深潮汐奔騰勢甚湍急若以船載石沈之水底水性遇堅即激激則沙泥浮動切近

二十五

沈船處所必至深過不待數日其船即卸入深過再激再卸縱使十分堅固之船亦已漂散不知去向即如上年浙江鎮海關口曾經載石沈船久無蹤跡是其明證然此猶不過虛糜經費示弱外患並無大患也最可虞者吳淞海口為太湖之尾閘匯江蘇之蘇松常太浙江之杭嘉湖六府一州之水以達於海故必吳淞海口通暢而後震澤始能底定與他省海口不同即與江蘇省別處海口亦異惟該處潮汐係挾沙而來是以口門內外條沙縷縷夷船之不敢併幫行駛驟然闖入者在此蘇松等府十年九潦者亦在此近年以來因海口尚通不致十分為害每年仍有

蠲緩之處設使沈船之後水與船並不搏激翻騰沙即因之淤墊則口門淺阻水不暢行必將氾濫於田間東南財賦之區竊恐幾成澤國再議挑濬即糜帑數百萬亦難為加江蘇水利幾經前人籌度具有成畫並非等一己偏見今伊里布但知防夷不顧農田水利於江浙兩省大局不無窒礙况填海防夷亦非善策耶至伊里布之奏請封港係為杜絕接濟米糧硝磺起見惟查逆夷日食所必需者在牲畜不在米糧即如定海縣城內俱被搶掠一空獨倉穀尚存有萬餘擔查其所以不行搶掠之故則因該逆惟首目人等尚知以米為餽然仍賴牲畜充飢其餘兵丁皆以夷餅乾肉為食以等平日所聞證諸前獲夷匪喂啖呼得供詞通相符合其為不重米穀已無疑義查牛羊猪隻本非商漁船內應帶之物雞鴨亦非商漁船內常食之饌且有鳴啼之聲斷難掩人耳目等業已出示曉諭如有攜帶牛羊猪隻出洋者即以通夷論其日食所需各項鮮肉雞鴨等物亦酌定斤數隻數以示限制逾數即行拏辦硝磺一項自上年以來江蘇安徽等省查禁甚嚴各省又委員四出採買透漏之弊似已漸就肅清守口員弁果能實力稽查禁之亦易况此等接濟之徒大抵皆潛蹤於偏僻港汊而不出入於通商正口若不問奸良一概禁止出入

二十六

未免因噎廢食。且江蘇之松江太倉通州海門四府州廳及所屬各縣土產棉花布疋用本地沙船運赴山東直隸奉天銷售與南洋亦屬無涉。又江蘇以北腹裏各省所需糖斤南貨悉由閩廣沙船運至上海轉運。當此風輕浪緩之時南北兩洋貨船雲集。遽行禁止出入則商船不通貨物阻滯小民手胼足胝終歲勤勞抱布攜棉無處售賣不能易米餬口豈非自困商民各船水手及棹挑各夫率多曠悍無業之徒一經封港無以為生更難安頓。又漁船一項每年自清明以迄夏至為漁汛有頭水二水三水之分一年之計全在於此。與上年之封港在六月以後者情形

二十七

迥不相同。蘇松常淮揚五府太通海三州並海門一廳之沿海沿江貧民以漁為生者以數萬計。設遇漁鮮不旺之年猶虞其流而為盜。今值漁汛而禁其採捕該漁戶饑殍失望事畜無資。即使安分守法坐以待斃為民上者問心亦有所不忍。夫攘外必先安內而安內之法不過因民之利遂民之生欲與聚而惡勿施使之各得其所然後激以忠義歆以重賞則民情孚洽樂為我用兵民協加攘此小醜直等摧枯拉朽從未有拂民之性而能安內亦未有內不安而能攘外者也。擘愚昧之見封港之令行則患速而補救猶易塞口之計行則患遲而挽回更難。吳淞海口既

萬萬不可填塞。即各處港口現當定海收復江蘇洋面平靜之時亦不可封閉其杜絕接濟之法則全在官弁兵役各矢良心認真稽查防範尤在該管上司賞罰嚴明不應與民為難有員

聖主子惠黎元之至意

諭旨飭查伊里布與奕奕有無往來通信及私相餽送之事當經

查明據實覆奏在案茲復續查得上年九月二十六日

伊里布差陳志剛前赴夷船諭旨曾派其家人張禧改名

張士瀉載用六品頂帽前赴又十月初三日送牛羊等物

二十八

赴夷船張禧亦曾同赴此次夷人回有禮物係洋呢三匹

呢噠十匹洋布二十五匹千里鏡三件鍍金鈕一盒伊里

布收受發交糧臺存貯並另有送張禧禮物因甚秘密即

同去之陳志剛亦不得其詳而確有其事則人所共知又

本年二月初三日送夷人回船張禧亦曾同赴既經查

實不敢隱瞞代人受過再伊里布前收禮物已於本年二

月初三日送夷人回船之便帶往退還

諭內閣伊里布著來京聽候諭旨兩江總督著裕謙補授其未到

任以前著程晉來暫行兼護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降旨著伊里布來京聽候諭旨將裕謙補

投兩江總督矣。伊里布接奉此旨後，著即將兩江篆務交程晉
承暫行護理，即行起程來京。其家丁張禧一名，即著伊里布管
帶來京聽候查辦，勿任逃逸。再朕聞伊里布買備沙船裝載石
塊為填塞吳淞海口之計，該處海口關係農田水利，一經填塞
為患不小。此議紕繆之至，現在如已填塞，著伊里布即行開通。
儻辦理不善，致有淤墊漫淹等弊，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續查伊里布差人赴夷船論話並派家丁同去
該夷致送禮物等語，已明降諭旨。今伊里布來京聽旨，兩江總
督著裕謙補授。裕謙接奉此旨，即將定海應辦事宜交劉韻

二十九

珂余步雷周開麒等妥為經理，該督即赴兩江總督新任。如有
未了之事，必須親身督辦，或於到任後再行赴浙查辦，亦無
不可。至伊里布有填塞吳淞海口之議，其患不可勝言，已降旨
令伊里布將已填者速即開通，未填者即行停止。裕謙到任後
仍飭屬遵辦，以利民生。所有伊里布家丁張禧已令伊里布自
行帶京，其陳志剛一名，即著裕謙解京聽候查訊。

裕謙又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五
印奉

上諭據裕謙奏檢獲逆夷正法一摺，此船所運何項糧食，白夷一
名如何誘擒逆夷三名如何殺傷，是否兵勇業上彼船押係誘

令登岸。其所乘夷船現在作何下落，著裕謙確切查明據實具
奏等因。欽此。於伏查二月二十三日有夷船一隻駛至定海縣
之吉祥門，旋又折回南去。經等委往定海總辦善後之江
蘇候補知府黃冕等調派水勇梁金容等並處州鎮標外
委莊國賓連帶兵丁改裝易服，駕坐漁船跟蹤追躡。二十
八日至青龍港洋面，見白夷喂林、咪嘑帶同黑夷五人，手
持烏槍，駕坐杉板小船在彼游奕。經鎮海縣民嚴鶴林、李
永揚、張位炳、汪忠茂誘令打鵲，指著山麓樹林，以兩勝作
鼓翼狀。又指著烏槍作打鵲狀。夷逆會意登岸，嚴鶴林等
喊擊。莊國賓等同該處汛兵漆秀林等趕上圍住一齊動

三十

手將為首之喂林、咪嘑一名，砍傷頭顱，手指等處另有砍
傷三人。當將喂林、咪嘑獲住，係莊國賓首先下手，殺傷三
人。係梁金容首先下手，因兵勇爭搶首犯，致已受傷三人
及未受傷二人乘間逃回杉板船，駛歸大船，即向東南外
洋倉皇疾駛而去。至船內所運糧食，前據喂林、咪嘑供係
猪肉、牛肉、乾及夷餅等物。夷餅係以麥麩為之，供黑夷
之口。白夷中之下等執事及當兵者俱食乾肉，雜以夷
餅。其夷酋人等需食牛羊豬雞鴨等鮮肉，皆係就地採買
等情。於久有所聞，其前在直隸山東浙江等省所索及在
定海所掠皆係牲畜，又考其自行紀載之華事夷言一書

亦有船上所食皆鹹肉一見鮮肉如同珍寶之語則該船所載係乾肉夷餉尚屬可信惟船已遠竄無從查察是以即將該逆先行正法

殊此知道了

裕謙又奏再浙江洋面現甚安靜惟前在金漆門等處洋面游奕之夷船一隻忽隱忽現出沒於深水外洋之中誘之不來躡之即却情形甚為詭詐若非探聽消息即係圖銷私貨等情惟有會同提臣余步雷督率在事文武嚴守口岸杜絕接濟並派弁兵民勇潛入漁船之中隨處嚴查隨機辦理務令知所畏懼仰慰

三十一

宸廑

殊此知道了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兩廣總督祁項奏竊等奕山等前經奏明在韶州停泊等候臣祁項到時會商一切嗣臣祁項聞信兼程趕到等於舟次會晤面籌一切查韶關為後路官兵及軍餉必由要路下游三水佛山亦係分貯糧草之所佛山以下花地四距逆夷現泊之大黃窩相去十數里不可不預為之防當即札飭南韶連道楊九等趕緊採辦木排一千二百座多製木礮雇覓水勇順流推下運至三水縣佛小一帶以備攻守一面飛飭先到官

兵於省城附近北教場勘定地方安設大營並令於各要隘分投嚴密防守等即日督率催到湖非四川官兵九百餘名整旅而進所駕船隻係平底蘆蓬不能安礮抄襲後路斷難得加行次佛山地方接見藩司梁寶常面稟奉前任督臣琦善札飭趕鑄八千餘斤大礮四十位現已鑄成十二位等即就前往驗看所鑄礮身均極堅澗現已飭陸續運省擇要安設其餘仍令照式趕鑄等語於二十三日行抵省城周歷內外察看形勢其城北面依山而立左右並無平曠之地東西南三面皆水港汊處處可通名為省河實為支海每日潮至深七八尺面寬三四里五六里不等惟鳳凰岡河面較窄陸兵擡礮尚能攻及其餘非船載大礮未能得力若專恃陸兵又難夾擊前經楊芳移咨廣西撫臣購造大料木礮尚未送到所調各路礮位亦未能到齊惟現有開船貿易之說趁此羈縻等與楊芳協力同心督飭文武各官趕造攻具一俟布置就緒即便乘機進剿以慰

三十二

慮懷

奕山隆文祁項又奏密查粵省情形愚不在外而在內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凡在省各衙門一舉一動皆為通

知捷於影響且水師一營自兵丁以至千把前此無不藉
 包庇鴉片以為生理用兵以來於逆夷惟恐不勝於煙禁
 惟恐不弛故上年十二月逆夷攻破大角礮臺副將陳連
 陞父子奮勇捐軀而兵丁與難者寥寥無幾烏涌之賊實
 因本地兵望風先逃以致湖南兵弁失陷使總兵祥福受
 傷落水身死虎門之失夷船近在咫尺兵丁並不點放礮
 位各自逃走提督關天培手斬數人不能禁也是以被夷
 礮打傷而亡並訪聞與逆夷交仗兵勇脫逃登岸改換民
 裝佯為觀望否則倉皇落水夷匪撈救送回並不加害致
 令海口礮臺十餘座礮位一千餘尊望風而靡盡行化為

三十三

烏有本省兵船既不堪戰前督臣林則徐收買夷船一隻
 亦被燒燬種種情由實堪痛恨使各兵稍有天良何至逆
 夷長驅直入然急則生變誅不勝誅而夷匪專用小恩小
 信收拾人心本地匪徒結夥搶掠夷匪反用礮轟擊以為
 保護是以安業之民惟恐主戰而無賴之徒又惟恐不戰
 不得藉以行劫也人情若此深為可慮省城大小衙門俱
 有漢奸探聽信息傳送夷人每紙賣銀二十圓甚至憑空
 捏造以惑眾聽詭計多端機宜不得不密等語於密訪嚴
 禁外凡一切奏稿以及緊要公文督飭隨帶司員隨時親
 自檢束即如製造火器現今既許各國開船貿易而趕造

攻具即不可令其聞知等語現於貢院設局擇其秘密處
 所易於關防委張必祿等督率工匠晝夜趕造大小火箭
 蒺藜火毬毒火炸礮毒火毬等件凡匠役人等准入不准
 出即等親身試驗並不隨帶一人是防民甚於防寇此
 等所謂患不在外而在內者此也等語現於前後續到
 官兵數內挑取敢戰之將精銳之兵加以鼓勵俟火具趕
 出擬以黑夜用快蟹船數十隻每隻能載三百餘斤鐵礮
 一尊佛郎機四節並各火器分布港口以攻逆夷大艇則
 不及以攻三板則可中內用木牌乘載火具令水勇順潮
 推放延燒兩岸分設陸兵乘勢前後兜擊攻破其三板船
 則火輪大船必竄出外洋而軍威可以大振矣惟現在各
 國貿易船隻停泊雜處難以辨認儻若不分玉石誠恐他
 國夷船因而驚擾等語惟有隨時留心相機而動斷不敢
 因目前有通商之說遂存觀望之心以副

三十四

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等馳奏到粵察看大概情形並籌備一切
 等語現在攻戰之具尚未齊備惟有趕緊密為製造毋令該夷
 得有傳聞並嚴禁漢奸不使偷漏消息所需木排礮位仍飭南
 韶連道楊九畹廣東藩司梁寶常等分別趕緊採辦鑄造一俟
 戰具齊備該將軍參贊等即行乘機進剿以慰朕懷城內既有

漢奸通信如能擊獲一名即行梟示一名將來出勒時亦須嚴
密防範為要前據楊芳春逆夷義律現任快蟹船中似不難用
謀擒獲總須我兵大獲勝仗使逆夷喪膽乞命或縛獻義律明
正典刑庶足振國威而伸義憤該將軍等斷不可因目前用羈
縻之計稍存觀望坐失事機朕日盼捷音之至

辛和兩廣總督祁墳奏竊臣奉

命督同江西藩司趙炳言廣東藩司梁寶常辦理粵省糧臺已於
安徽江西途次先後奏請飭令趙炳言在江西南安府設
立糧臺駐紮料理並於廣東韶州府安設一臺責成南韶
道楊九峴督同韶州府周壽齡就近暫行照料仍在佛山

三十五

鎮及三水英德等縣分設小局二三處委員逐站護解臣
率同藩司梁寶常駐省設局督辦並將撥解餉銀採買糧
石鑄造礮位購備火繩火藥一切大概情形節次奏明在
案茲臣於三月二十三日行抵粵省詢知省城已設總局
當即責成該司梁寶常督率委員妥為經理其佛山英德
三水應設分局數處除佛山一處業經撫臣怡良奏請先
行設局外擬於三水英德二縣及入境首站之南雄州各
設一局委員分駐催前提後源源運解謹將自江西南安
府至廣東省城所設糧臺各局程站里數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至需用餉銀前經撫臣怡良奏明先行動支藩關各庫銀兩

茲臣抵省後並據怡良面稱已於關庫內動用銀三十六
萬兩其兵食一項臣已奏請在廣西梧州一帶採買由水
路運赴廣東肇慶府及三水縣直達廣州應如何分站接
運之處現已飭司查照例案妥為辦理又據藩司稟稱軍
營需用八千斤鐵礮四十位前飭佛山應同知趕緊鑄造
現已鑄就十二尊聽候提解大營至應鑄銅礮現在江西
省已將銅斤解卸即行鑄造所有局貯硫磺足敷配製火
藥之用惟硝斤存數較少已飭硝商趕緊運解並據南安
糧臺詳報已由江西各營撥解火繩四千盤一面多解麻
斤製解起解可期無誤查各省辦理軍需俱係因地制宜
其支銷款項往往不能盡一此次粵省海洋用兵如雇備
漁船水勇製解柴草火船等項及河內釘椿填石較之陸
路情形不同多有例案未能賅載者臣惟有督飭該藩司
等隨時酌量情形認真辦理其餘未盡事宜容臣隨後再
行酌定款冊分別奏明辦理

三十六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祁墳奏酌擬糧臺章程一摺據奏三水英
德二縣及入境首站之南雄州各設一局委員分駐需用餉銀
已於關庫內動銀三十六萬兩並採買兵食趕鑄銅礮等情俱
著照所議辦理惟雇備漁船水勇製解柴草火船及河內釘椿
填石各事宜例案既不賅載易於因緣為奸著祁墳督飭藩司

隨時隨事認真密查毋任屬員藉詞無業任意虛糜為要再前據英山等奏在省各衙門皆有漢奸一舉一動暗為通知等語漢奸助逆通夷最為可恨兵機洩洩貽誤非輕著該督體察情形應查拏者嚴密查拏從重懲治應解散者設法解散期就肅清內地少一漢奸即逆夷少一黨羽不日兵燹齊集勒辦較易為力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閏三月乙亥靖逆將軍奕山奏贊大

臣隆杏楊耆兩廣總督祁項奏竊等語前准軍機大臣字

寄奉

上諭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

糧建臺設砲久之觀觀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

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

隆杏楊耆祁項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又二月十七日

奉

上諭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

一

照例賜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

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

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傍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

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經飛咨楊耆

就近密咨廣東撫臣怡良不動聲色確訪已革總督琦善

兩次與義律晤面談論香港之事係何官員在傍並伊親

隨家丁何人同往通事共帶幾人一併傳齊聽候訊問等

等批粵後接准撫臣怡良咨據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副

將趙承德等會稟遵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前者

督琦善隨帶武巡捕高殿甲劉秉勳黃耆等三員家丁胡

姓趙姓謝姓等三名乘坐督糧坐船又帶船戶吳亞裕之
西瓜扁一隻自省起程前赴獅子洋蓮花城山下接見義
律先令趙承德督兵二百名攜帶帳房前往紮營余保純
等係地方官隨往照料彈壓洋商盧文蔚等十一名通事
蔡懋等四名均經隨往伺候初四日傍晚義律坐火輪船
二隻到彼停泊令鮑鵬知會約於初五日巳刻前來謁見
至初五日前署督琦善先到營盤義律帶領夷官夷兵數
十名進帳免冠謁見前署督琦善因夷人衆多諭令義律
帶同夷通事前往坐船說話適時始退其時鮑鵬一人在
船傳話卑府暨洋商等各回已船巡捕船戶人等在船站

二

前署督琦善與義律所談何事概未聽聞初六日義律
仍駕火輪船出虎門前署督琦善換坐吳亞裕之西瓜扁
前赴虎門查勘砲臺諭令卑府等先行回省前署督琦善
於初八日回輪至正月十九日復乘坐吳亞裕之西瓜扁
前往蛇頭灣地方卑府等均未隨往前署督琦善如何接
見義律如何商議事件均不知情等語李等以該府余保
純等均有地方之責隨往彈壓琦善即有私相餽送之事
亦斷不使令知之而巡捕洋商等近在同船雖未經手豈
無見聞李等復提傳巡捕及洋商等親加究此據巡捕高
殿甲洋商伍敦元等會稱雖時船內惟鮑鵬一人傳話小

的等俱在船外伺候實未見義律有餽送情事再三嚴鞫
矢口不移李等伏思琦善兩次往見義律議事均係鮑鵬
傳話其如何談論香港之事及有無餽送自必深為查覈
鵬一犯已奉

旨一併解京其家丁胡姓等三人亦俱隨往無憑實執應將執取
文武官員並洋商人等各供咨送刑部請

旨敕下就近查訊鮑鵬以期水落石出再查香港地加島嶼里數
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遵查香港距新安一百六
十里離城四百四十餘里該處與赤桂紅香爐裏帶路各
處互相毗連形如鼎足共為一大島周圍約一百四十餘

三

里環帶路與尖沙嘴兩相對峙若就香港鼎形一足而論
周圍共約三十餘里舖戶十二間居民約七十餘家面海
背山殊非泊船要澳祇緣毗連環帶路等山故前次該夷
以借香港為名懇請寄居其實欲據環帶路與紅香爐兩
處等語詳核所稟自屬實在情形是琦善前奏香港周圍
約七八十里或係專指一島而言今該夷尚有住泊尖沙
嘴者搭蓋棚寮五六間均有夷人在彼住宿又於山下開
架帳房二項共有夷人三四十名查尖沙嘴與香港對峙
中隔一海該處藏風聚氣可以停泊該夷等在彼游移住
泊未必不垂涎於此李等當與臣詳會商嚴飭水師

提督督率副將仍不時密加偵探隨時稟報至琦善前奏
陣亡兵數恐有不實事關鉅典未便草率等語已飭該管
將官等詳細查叻據實結報不准稍有隱飾

奕山隆春祁項又奏竊等語未出京之先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

上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課以夷
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夷
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
語廣東例准各國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勿嘆夷強悍
禁釐阻撓各國生計各國豈肯甘心失地著奕山隆春祁項於

四

先後抵粵時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嘆夷阻撓生計抑稍有
歎望於天孰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欽此仰
見我

皇上懷柔遠人體恤備至等語馳抵粵省連日密加查訪並咨據
撫臣怡良將現在進口各國貿易商船數目查明咨照彙
辦前來等語詳加查覈緣粵海關務舊章例准通商各國
除居住澳門之小西洋夷人貨船向在澳門卸貨外其餘
味喇噶喇吧荷蘭國大小呂宋國噶波吐國暹羅國
單屬國雙屬國噶喇吧國並港脚各國貨船向例應進黃
埔查驗開船各該國距粵程途遠近不同每年來船數目

約在一百餘隻二百隻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
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祇到有味喇噶喇吧呂宋國貨船十九隻
自是之後並無貨船進口蓋因奕夷犯愾兵船來泊粵洋
所有各國貿易商船均被奕夷阻撓不得進口奕夷強悍
禁釐各該國力不能耐無不同深怨憤至本年二月初六
日奕夷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夷船直達黃埔是以向
准通商之味喇噶喇吧國及港脚貨船共四十二隻
始得隨後進口代奕夷懇求通商經等楊芳會同撫臣怡
良體察情形奏明仍准恭順各國照常通商該夷人等無
不欣戴

五

皇仁並不敢歎望於
天孰傳訊各通事所稟亦俱相符現在雖經開船而股實各商
均經遷避交易者甚屬寥寥等語現已出示曉諭令其速
歸各安生業與恭順各國照常貿易無須驚疑日來漸次
歸業民情少覺安帖
奕山隆春楊芳又奏竊等語於二十六日拜發大概情形
捐後當即率同翼長段永福等周歷城垣及附近四面各
要隘逐一履勘查得新舊二城內外樓房高與城齊惟北
面依山為堞先經等楊芳分派兵弁協同城上城內分段
防守而各省徵捐未齊不免尚形單弱等語悉心籌畫逆

夷進攻必由東南西南兩路而入東南一帶水面較窄中
 流亦淺西南由白鰲潭直接大黃窰水面寬闊中流水深
 三四丈不等此路最當賊衝而近岸民居鱗次河面距城
 僅止數丈不能安營先自進西水關起由城南之太平門
 五仙門至進東之永清門止除廣州協兵外派撥江西湖
 南廣西兵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協防沐四川兵六百
 名在城外南面之油欄竹欄靖海等門外街市衝要處分
 段設伏保護馬頭東西二砲臺安設新鑄八千斤鐵砲二
 座以備沖突又於東教場東西得勝砲臺等處安設四川
 江西各省兵四千名以為犄角城東北西北兩處分紮貴
 州湖北等省兵四千一百餘名以為前三面官兵應援正
 北保釐砲臺分紮湖南等省兵一千二百名聯絡舊城北
 面守城兵以壯聲威佛山密邇花地係糧臺重地截留廣
 西兵一千五百名藉資捍衛並接應外運木排砲位防夷
 截劫經此一番布置民心安定等又宣布

皇上救民除暴

德威並用刊刻告示各處招徠商民移徙者已漸復業嘆夷近聞
 大兵齊集稍知畏懼惟前准通商之港聯係其屬國早經
 隨同開船而該夷兵船不肯遠退未必不希冀貨船全數
 入港故爾觀望等事不動聲色恐其遠颺攻劫轉覺棘手

六

暗由廣西購辦大木韶州肇慶二府置造小木排提催江
 西廣西砲位專派幹員督造軍火剋期進剿但廣東戰船
 多被焚燒各砲臺原設砲位損失過半刻下趕鑄砲位不
 能一時應手而水師又無兵可調現在調到陸兵不習於
 水下水推排故火乘船兜圍必須水勇廣州附近招覓斷
 不足恃二十六日鳳凰岡之堵截水勇聞砲進走竹排反
 為賊所壞是其明驗至前奉

諭旨飭查安南帆船是否可用等語據林則徐稟前經製造數
 隻駕駛不能得力且製造需時亦屬緩不濟急等語與督
 臣祁項撫臣怡良密商另派勤奮員弁分赴香山東莞一
 帶潛募熟習風浪水勇二三千人並雇買快蟹船形
 類蜈蚣船而稍大可載百五十斤大砲一位佛郎機四位
 進退捷速較作安南帆船工省而用便分配駕駛偽作商
 漁裝扮繞道潛襲以收火攻之效現在有報入境者尚有
 湖南湖北四川續調兵三千八百名廣西兵五百名日內
 即可全集等語挑選各營精銳以為前驅分帶砲位在陸
 路接應與水勇互為保衛環相轟擊一俟接仗後再行馳
 剿仰懇

聖鑒

殊此必須計出萬全謀勇兼施揚國威而畏逆勝朕仁盼捷音之

七

至諒卿等定能迅奏膚功共膺懋賞勉之慎之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官兵漸次到粵分守要隘一摺覽奏均悉粵東民情浮動該將軍等妥為布置眾志成城守者有堅定之心戰者必有奮勇之氣現在所調各路官兵諒已陸續到齊在養水勇並備辦快蟹等船亦應次第齊備該將軍等務當謀勇兼施分路兜剿毋令該夷聞風遠竄惟所奏由廣西購辦大和韶州肇慶二府置造小木排並提准江西廣西嚴密催辦以應要需該處漢奸既多所有商辦一切機宜自應加意慎密毋稍洩洩風聲另摺奏查明香港地方情形內地人土皆關緊要豈容逆夷潛跡所有前經該夷占據之香港並現在

八

等泊之共沙嘴等處地方均著該將軍等於進勒得手後全將該夷驅逐谷地盡行收回至琦善與義律如何說詢及有無餽贈往來現在鮑鵬業經起解送京俟抵京後再行研鞫不難水落石出又奕山等遵旨查明各國夷商情形一摺既據奏稱各國並不敢失望於天朝自必安心貿易毫無驚疑該將軍等即著妥為撫綏俾逆夷稔知惡貫滿盈自絕生路各國僮能輸誠效順自願生計漸與夷攜載則以毒攻毒未始非用兵權變之法惟在該將軍等計出萬全揚國威而畏逆膽朕位盼捷音之至諒將軍等必能迅奏膚功共膺懋賞也勉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為粵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先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裕謙奏安設大礮請於閩省的借等情已諭知顧伯燾等妥籌酌辦惟閩省近海地方亦關緊要該處新鑄礮位能否多餘足敷借撥尚難懸定據奏閩省委員礮匠已至鎮海雖製造尚須時日可免往返撥運之勞著該大臣迅即飭令該委員趕緊鑄造毋誤事機又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製礮在於通用價斤兩過重取料未能純淨鑄未盡得宜恐一經轟擊易於炸裂轉致害事著該大臣督工選造認真講求勿致有名無實又三月二十五日奉

九

上諭召募水勇分路防守亦應時加練習俾知衝城即所以自衛不可恃眾滋擾務使兵民相安守望相助至江甯河南所造礮礮除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外如尚不敷仍著隨時調撥又聞

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甯海縣游奕夷船該員弁等勦辦情形著據實奏聞各等因欽此伏查甯前因鎮海礮局購備銅鐵炭斤雖皆可周閱浙匠亦已調集而所做礮機均不能如式開匠做法又與浙匠不同不能併爐共鑄其故皆由鑄礮之法業已失傳從前之委員匠工非強作解人即不求甚解致同築室道謀若不研究精微如法鑄鑄誠如

訓諭轉致害事是以一面奏明咨會閩省添調匠工的借礮位一

而督飭委員悉心考究。卅月之後始有把握。聞浙匠亦能合而為一。通准閩省谷。厥位無可借。撥匠亦難添。調芽復督飭委員。就現在工。亟趕鑄。鑄截至閏三月初十日。已鑄成一千斤至四千斤銅。厥共五十五位。內已打磨完竣。試放力能致遠者三十位。除撥解定海二十位。安設鎮海縣城及招寶全。雖兩山十位外。其餘二十五位。現飭分守打磨。隨竣隨試。隨撥以資守禦。是銅厥一項業已得法。不難接續鼓鑄。計日以待。惟鐵厥之質性較銅厥稍異。芽現仍親督委員匠役。逐日講求爐火。鐵花與厥身之輕重長短。體口之厚薄大小。似亦畧知梗概。將次可以開

十

工。俟鑄出一二位。即可得其要領。至江甯河南所造撞厥。江蘇省雖有九百梯。而該省海口林。現當南風司令。大厥尚未鑄成。則撞厥一項。多多益善。浙江各營向無撞厥。必應添設。且應乘江南官兵在浙時。教以施放之法。方資利用。芽前已行令江甯藩司督飭局員。代浙江製造二百梯。應需工價銀兩。由浙江軍需項下撥還。報銷現據具報。本月望卽即可工竣解來。所有江蘇撞厥。似可毋庸再撥。又水勇一項。本係烏合之衆。不諳紀律。且皆沿海。驍悍之人。若聚成大幫。恐不免恃眾滋事。現在既難彈壓。將來更難遣散。是以芽多派委員分頭召募。或二三百人為一隊。

或百餘人為一隊。或數十人為一隊。或閩或浙。總不得專募一州一縣之人。又擇其中勇敢。諳練。眾所推服者為頭目。視其才力所及。或管領數十人。或管領一二十人。仍揀派文武委員。時加訓練。分隊統帶。或伏於海汊。或把守口岸。不令聚集一處。無事以浮水。戲風。跳躍。擊刺。為練。皆有警。即隨機調派。可多可少。可分可合。俾得互相激勵。各盡其長。俟夷務平定。亦可陸續遣散。該水勇等咸知大義。且圖殺賊立功。以邀重賞。與官兵居民均屬相安。又前在甯海縣全漆門等處。外洋游奕之夷船一隻。迨兵勇到彼。業已不知去向。至三月十六十七等日。又在甯海縣滿山洋

十一

面游奕。經江南提標外委袁兆魁。蘇州城守營外委史建功。先後前往探實。選集各路兵勇。共小船五十餘隻。於十九日乘潮順風。直撲夷船。該夷遙見。即向東南深水大洋疾駛而去。以致不能得手。現在浙江洋面。雖尚安靜。而此一二船。仍然忽遠忽近。忽隱忽見。游奕不定。總不敢駛進口岸。實屬可恨。芽惟有會同余步雲。再行設法。誘擊務使片帆不返。以仰副聖主告誡。諄諄之至意。殊地所奏。俱悉。依議妥辦。壬午山東巡撫托津。布奏。竊照東省營。營青三府所轄洋

面各有島嶼見於誌乘者八十四島其中地脈枯絕形勢
危險人跡未能達至者五十二島有井泉柴薪有田園廬
舍者三十二島臣前慮夷船北駛有民居各島設被逆夷
占據賊必脅我民人為彼鄉導携我畜產繼彼資糧是我
失地利轉使逆夷進退有據必須通盤籌計或運或守先
事豫防以免臨時失措當經奏明飭該管道履分派委
員會同各地方官以編查保甲為名先將各島戶口廬井
及地勢寬狹海岸遠近分晰查勘一面由臣摘敘簡明告
示偏行到切曉諭如夷船駛近各島居民有敢給予一粒
之糧一勺之水即照和逆律梟首海岸示眾嗣據陸

十二

續查明造冊繪圖由該道府等彙彙稟覆臣由省來登沿
途接見該府州縣復向詳詢情形及抵登州後又督同登
萊青道王鎮悉心參覈查有民居之三十二島分隸於登
州府屬之蓬萊黃縣福山甯海文登萊威海陽萊州府屬
之掖縣膠州即墨青州府屬之諸城等十一州縣臣詳度
各島形勢其有懸崖峭壁近洋多礁石傍岸皆陷沙及僻
處海角不通大洋逆夷三板小船間可近岸而大船必不
能駛到者則有蓬萊縣之大竹山大黑山黃縣之桑島北
嶗甯海州之養馬榮城縣之雞鳴海陽縣之馬官掖縣之
三山膠州之黃島竹岔嶗山即墨之陰島枋棧等十三

島查各島居民多者四五百戶少者二三百戶及百餘戶
不等多以捕魚為業若概行內徙必致盡棄生機流離失
所而撥兵分守又限於道省額兵無多勢難處處設防經
該委員等體訪輿情該島民經官曉諭深明大義均願自
固藩籬協力防守現經臣責成該管文武各官酌撥兵役
十數名常川在島巡查瞭望並選島民之強健者由官指
給刀械使之自行團練如瞭見夷船由洋經過飭令該兵
役等一面飛報該管官相機應援一面即督率各島民糾
集壯勇或圍守口岸或塞斷上岸路徑務使逆夷不能登
岸擄掠薪水資糧以絕接濟此各島不甚險要先期團練

十三

島民以自守者也其有逆夷大小船隻皆可駛近而衝臨
大洋限於形勢不能扼守及島距岸近無待設守者則有
蓬萊縣之大小欽島小黑山島北隍城島甯海州之崆峒
島文登縣之劉公島榮成縣之鎮邪島嶗島倭島海陽縣
之棉花島小青島黃島諸城縣之齋堂等十三島地勢較
窄島民多者數十戶少者十餘戶及零星六七戶不等其
地斥鹵產糧無多井泉亦少民皆以漁為業此內如大小
欽島小黑山島北隍城島崆峒島劉公島皆孤拳獨峙四
絕無援且重洋遠隔相距城岸或二三百里或百數十里
若分兵防守設被夷匪圍岸攻擊首尾絕無策應軍餉兵

械必致為賊所據。又如鎮邪島、楮島、倭島、棉花島、小青島、黃島、齋堂島，則皆附近內洋。依傍口岸，現在沿海各有防兵。移民就兵，即無須分兵於島。體訪島民，亦皆情願臨時。概行內徙。臣現今各地方官，雇小舟分布近島各處，設聞賊警，渡民內地，妥為安插。並將島上井泉塞斷，棄此淺窄荒島，無水可取，無糧可據，即無虞。賊匪占據此各島，不能設守。不待設守，而必須臨時酌徙者也。其有近島洋面開水，水勢寬深，為南來海船經由要路，而幸其地接陸路，易於防衛者，則有福山縣之之罘島、萊州縣之之石二島。查之罘一島，東西長二十餘里，南北寬五六里，島內三村，居民五百餘戶。東南口門直通大洋，南北海船必由該處停泊。島之東麓舊有砲臺，臣現派東昌營千總金廷選帶同該營官兵一百名，駐紮該島，並飭該縣就近團練島民一百名，協力防守。其島之南岸有山名煙臺，形勢高峻，前面正對外洋，據高俯瞰，則洋面情形瞭如指掌。現飭該縣於山腰挑濠砌牆，以便藏兵設砲，並令多樹旗幟，以為疑兵。府城現鑄鐵砲，容俟鑄成，運往該處相度安置，以壯聲勢。石島長寬十餘里，商民八十餘戶，僅島周圍八九里，商民六十餘戶。島後皆通陸路，島前二三里，即係大洋，形勢平敞，為南北海船收泊之所。島民雖未甚多，而商販往來為

十四

東汛著名口岸。臣現派臨清營都司奎善帶同該營兵丁一百名，駐守石島，並將東汛戰船分撥於僅島附近之養魚池。即派該汛守備余鑑酌帶弁兵七十名，常川在僅島駐守，使與萊州縣現駐之臣標左右兩營及文登營弁兵聲勢遙應，互為巡防。此各島近陸，易於策應，可以明設防兵者也。其有洋面衝要，為夷船窺伺要路，而邊守皆非善策者，則有蓬萊縣之廟島、龍磯等島。查該二島一在府城西北六十里，一在府城正北一百二十里，四圍皆係深水。外洋南北海船赴登州府近城口岸，必先由該二島經過。而廟島尤為近城之長山島屏障。該二島各長五六里，居民百餘戶，數十戶不等。其地多可布種，而又處處井泉湧出，不能一概堵塞。如徒民棄島，設被賊匪占據，則淡水資糧取之即是。若分兵據守，非惟無此兵，且孤懸大洋，距城遙遠，策應不及。臣與在登文武，再四籌商，萬不能徒民棄島，而亦萬難明設防兵。旋據臨清協副將屠奉舉稱，覓得關東獵戶鄒大魁等，仿照暗伏火槍打獸之法，酌用威遠砲及鳥槍，分別設伏為暗守之計。其法就砲身大小，各製木匣，前留口門，藏砲於匣，於砲尾火門傍用翎子懸夾火石，並於火門前釘以銅鐵一片，下放烘藥，用蠟弦反扣翎子，將弦繫於匣口機括之上，接以長弦，密釘於匣前

十五

二三十步以外。並將木匣用蘆蓆遮蓋。上掩浮土。其長弦之上。則雜以草稭荆棘等物。外視則為土堆亂草。絕不留意。一經誤踏。則長弦自動。弦動而機括亦動。彈弓翻擊。銅鐵迸出。火星烘藥一燃。其礮自發。鳥槍亦照此製備。此即宋用俗傳自來火槍礮。而靈透過之。臣以該副將所稟。雖近於古人用地雷之法。恐製造不精。難收實效。當令如法先造數位。臣於教場率同文武各員。詳細試驗。其機頗密。而其用尚巧。現飭趕造一百六十匣。運往廟島六十匣。薑磯島一百匣。即派該副將廣春帶同弁兵及該獵戶等親赴該二島。相度地勢。傳集島民。備詢路徑。除留島民走

十六

路。令其暗存表誌外。餘俱處處暗伏槍礮。使不習路徑之人。觸處皆可誤踏。並於各島密派弁兵數十名。雜於居民之中。常川駐守監視。不紮營盤。不設旗幟。一似全未設備。若逆夷圖掠島上薪水。明見無備。必不遽用礮擊。誘之登岸。誤踏火機。立斃其命。夷性多疑。一處被傷。則處處皆疑。有伏不敢輕入。此該二島勢難連棄。而又兵力不能明守。不得不暗設埋伏者也。其有地勢廣闊。煙戶稠繁。又與郡城有對峙之勢。至近而最要者。則其如蓬萊縣之長山一島。查該島長三十餘里。寬四五里。四圍皆深水。大洋一島分為南北兩城。各有城基。遺址南城六社。北城二社。居民

一千二百餘戶。約四五千人。其地在登州府城之北。斜對郡垣。洋面相距三十里。絕無屏障。島高於城。由城視島。近若咫尺。各路海船。必須由島之左右經過。始達近城口岸。實為全郡藩籬。守島即所以守城。而撥兵赴島。三十里洋面。片帆可遠。大兵屯聚近城口岸。尚易策應。臣以省西調到各兵。恐不習海島水土。當與登州鎮臣五明商酌。撥該鎮登中。登右。及北汛水師各營弁兵三百名。並查臨清協副將廣春。曾任登中營遊擊。熟諳情形。辦事亦極奮勇。即派該副將督同安東營都司齊煥。等帶領各兵。赴該島駐守。且以島民素多曉德。而蓬萊縣訓導丁堃。亦尤為該島

十七

士民信服。委令該員。隨同該副將。等團練壯勇一千名。由府城發給槍矛一千桿。分給該壯勇。協力防守。一面即飭該將弁。等仿照府城防禦之法。就該島形勢。堆築沙隄。挑掘濠溝。以資障御。並由府撥運大小礮數十位。飭於隄後擇要安置。其由島赴城洋面。多雇商船。常川排外。以便護送軍糧。接遞文報。設遇夷船攻擊近城。大礮能轟過二十餘里者。即可遙相應援。若夷船近城。則島上弁兵。亦可開礮圍擊。非惟防衛全島居民。而郡城聲勢。更覺雄壯。此最要之島。必須遣委幹員。督兵駐守者也。凡此分別布置。實以各島散列於三府十一州縣。洋面相距三千餘里。通

省額兵堪以調防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因地因勢設法防維。縱不敢自信為籌策無遺。要惟竭盡血誠。嚴督地方文武各官。激勵軍民同心敵愾。斷不容逆夷闖入口岸。窺我瀛壖。以仰副

聖主垂注海防至意。

硃批所辦周妥。隨時小心防守。

托澤布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托澤布奏勘明隍城島情形一摺。據奏添雇漁筏多募水勇。協同官兵節節巡防。與威海京直隸各海口聲勢聯絡。互相策應。等情。所議尚屬周妥。著照議辦理。惟所奏山島安設大礮。遇有

十八

夷船駛過。兩面夾攻。度計礮力所及。止於二三十里。中間百數十里洋面。斷非兩面礮力所能邀截。現已酌撥大小礮數位。并兵數十名。飭赴該島駐守。等語。該處小島。既係孤峯高聳。遇有夷船駛近。礮力不能遽及。又無策應。設被逆夷將山島占據。得毋借寇兵而裔盜糧耶。此一條著托澤布再行斟酌。妥議具奏。欽此。伏查南北隍城二島。形勢淺窄。南島並無居民。北島間有零星漁戶二十餘家。其地疏濶。不產糧食。井泉絕少。本無須於設守。前奉諭旨安設礮位。且以島外洋面為南船赴直隸天津要路。故酌撥兵礮。以壯聲勢。今蒙

聖明指示。臣詳加斟酌。該處安設兵礮。既不能邀截夷船。而孤軍無援。勢實堪虞。且戶少易遷。荒島無虞賊。已業入防島。摺內統議臨時酌依。以省兵加。

硃批知道了。

托澤布又奏再臣前將登州府城海灘堆築避礮沙隄。繪圖貼說。附片補行奏呈。

御覽。欽奉。

硃批。圖留中。惟山上所設之礮。是否得加其詳酌之。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托澤布奏。擬閱兵勇。試驗礮位。一摺。所議尚屬周妥。著即照

十九

議辦理。惟據補行繪圖呈覽。朕詳加披閱。該處山皮高低不一。離海道路遠近亦異。且洋面寬廣。水勢自各不同。必當勘度地形。分別最要次要。酌量安設兵礮。備防抵禦。方能得加。若於不甚險要之處。按段排列。轉同虛設。該撫現駐登州。著再體察形勢。是否得加詳酌。妥辦為要。欽此。查東省海道綿長。無險可扼。而登州府近城洋面。形勢寬敞。尤為全洋衝要。就中再分別最要次要。則府城連東之太平灣。起西至天橋口。此皆係深水大洋。十里內夷船即可停泊。三板小船處處可以攏岸。實為最要。由天橋口起。西至田橫寨一帶。十里外即係深水大洋。夷船亦可停泊。是為次要。又由田橫寨起。西

至西山口及黑峯臺一帶。近岸水勢較淺。十五六里以外。亦係大洋。夷船可到。其三板船直可傍岸。亦為次要。而其寶東西相距。近在十里內外。均須嚴兵設守。現在按段紮營。聲勢聯絡。委無虛設之處。至山上設礮。如城西之田橫寨。緊接水城。蓬萊閣。居高臨下。可以俯瞰府城。虛實為近城要地。故前代曾於該處設立營寨。現在尚有遺址。茲臣復會督鎮道詳細相度情形。該處安營設礮。實為扼守要隘。以壯海岸各營聲勢。惟山頂稍高。將現設各礮。移置山腰之下。更為得力。其最西之板石崖。黑峯臺。山峯不高。緊臨海面。必應安設礮。伍方足以杜賊船近岸滋擾。

二十

硃批著照所奏妥為防備

四月己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伊里布來京候旨。兩江總督裕謙補授。矣。裕謙接奉此旨。即將定海應辦事宜。交劉韻珂。余步雲。周開麒。妥為經理。該督即赴兩江總督新任。如有未了之事。必須親身督辦。或於到任後。再行赴浙查辦。亦無不可。等因。欽此。伏查定海。撫卹難民。建築土城。礮城。均已完竣。鼓鑄大礮。亦已鑄成六十位。不難接續辦理。浙江洋面。安靜連日。

和未據報有夷船遊弋。善後各事宜。亦經酌定章程。容即繕摺恭請

訓示其餘修繕城濬。建復衙署等事。本係地方官應辦事件。又有周開麒督飭經營。可期無誤。就現在情形而論。已無必應等親身督辦之事。惟浙江江蘇兩省。同為天下精華之地。財賦之區。最關緊要。鎮海地方。實為浙東門戶。夷船往來。不可豫必。提臣余步雲。雖久歷戎行。而係陸路出身。於海疆夷情。未能諳悉。似無把握。上年到浙後。即誤信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張皇搖惑之辭。不能化解。雖經等委曲開導。終不免中懷疑懼。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貌似勇敢。而師心自用。利心亦重。與余步雲。葛雲飛。不能和衷共濟。聞浙總督臣顧伯燾。浙江撫臣劉韻珂。皆以為憂。屢囑等留心察看。等因。現當用人之際。苟有一長可取。即當畧其所短。駕馭而用之。兩月以來。不憚煩瑣。不避嫌疑。諄諄詰誥。多方激勸。該鎮等尚知自愛。用命。惟積習已深。恐其復萌故態。又有江南駐防旗營及壽春徐州兩鎮標官兵。皆係精悍之卒。帶兵鎮將。雖甚嚴明。而無統轄之人。亦恐主客不和。滋生事端。若貿然撤遣。浙江可恃之兵。無多。官既畏蕙。民更惶惑。於大局殊有關繫。是以等函囑撫臣劉韻珂。即日前來鎮海。駐紮彈壓。等因。再行起程。並將江南駐防旗營官

二十一

兵先行撤赴上海又嚴札帶兵鎮將及沿海各鎮營告以
李前赴兩江接印後仍即遵

旨來浙一切防勤事宜就近咨稟劉韻珂定奪遵辦庶事權歸一
不致各存已見致有歧誤仍由各鎮將徑報李查核以示
維制惟劉韻珂事務繁重且有乍浦海口必須就近兼顧
勢難久駐鎮海李遠駐上海更有鞭長莫及之慮可否仰
懇

聖恩另行簡員來浙接辦以專責成所有

欽差大臣關防應即委員恭齋呈繳而當此南風司令之時各處
海口更應慎之又慎一經呈繳關防竊慮無知兵民妄生

二十二

揣度造作浮言謂將通商息兵心存懈忽等擬俟起程後
將關防暫行敬謹封貯恭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裕謙奏接奉寄信諭旨擬即起程並將關防
暫行封貯等語覽奏均悉該督接奉升任諭旨已函囑浙撫前
赴鎮海彈壓此時劉韻珂計已到彼面商一切裕謙到兩江總
督任後將各海口防堵事宜辦理妥協即著折回鎮海調度將
和並不時查訪定海情形軍民果否相安夷船有無窺探情事
不准稍涉大意所有欽差大臣關防仍著裕謙管帶以專責成
至提鎮各員該督相處已久其於戰守能否相宜或須酌調方

可得力之處著該督隨時察看據實具奏無稍遷就總之該督
現雖授任兩江而浙省為海疆門戶與江蘇毗連不可稍分畛
域現在欽差大臣關防仍令該督管帶呼應最靈所有調撥將
備撫綏軍民一切緊要事宜均責成該督認真經理務使首尾
相應毋得顧此失彼致有疏虞

辛卯江西道御史駱秉章奏竊惟逆夷在粵滋擾幾及一
年乃自前督臣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
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
兵數百名逆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
兵李廷錕在礮臺遠望而泣琦善復於正月初四日在蓮

二十三

花園請逆夷宴會卒之開門揖盜逆夷將虎門橫檔礮臺
攻陷旋即進攻南山鎮連兩礮臺弁兵傷亡兩礮臺亦失
大虎小虎礮臺不攻自破逆夷兵船直至烏涌及黃埔獵
德又從旁河由鳳凰岡抵白鵝潭所有礮臺均已拆毀礮
位拋棄河內當虎門失守之時省城各官先將家眷紛紛
逃避以致人心惶恐城廂內外居民舖戶十遷八九內地
匪徒肆行劫掠難民有被搶去財物者有虜去婦女勒贖
者傷心慘目不可言狀各處會匪乘機擾害或十人或數
百人白晝搶劫村莊聞番禺李邨大石等處殺傷事主之
案不可勝計此皆因逆夷圍攻省城官兵不暇兼顧所致

也故逆夷一日不靖則匪徒一日不消然就今日之情形而論夷船未據省河尚可言戰言守既據省河則戰守倍難為加逆夷破無虛發我破雖發無準火藥半雜沙泥轟擊不能及遠微調各兵向習陸戰水戰皆非所諳夷人搶奪隘口先用礮攻擊然後登岸故兵力不能制勝此時惟有相度機宜設法保護或為緩兵之計或為反間之謀然後修復礮臺有可守之地整頓船礮有可戰之具鼓勵士卒有可戰之人他日觀釁而動大挫其鋒則醜類可以蕩平矣然臣更有慮者奉天為根本重地天津為畿輔要區近聞逆夷在粵造車載礮揚言復至天津以彼包藏禍心詭

二十四

秘莫測或聲東擊西無從逆料不可不豫為防備應請

敕下盛京將軍直隸總督於防海弁兵勤加操練礮位時常演放招募水勇以張聲勢嚴緝漢奸以絕勾引庶幾有備無患逆夷自聞風遠遁矣

駱秉章又奏臣風聞湖南兵到粵沿途騷擾所過市鎮居民多受其累當逆夷進攻烏涌其時湖南兵皆在烏涌駐紮聞礮即逃自相踐踏溺死者數百名其餘逃至獵德竟因搶奪財物至有傷斃鄉民之事粵民既苦於寇復苦於和水深火熱之形何堪設想應請

敕下靖逆將軍參贊大臣於各省調到兵丁務必嚴加約束庶兵

民相安而敵愾愈奮矣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亨楊芳兩廣總督祁項奏為

粵等於閏三月初六日拜發守禦省垣情形摺後於十四

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奕山隆亨奏接奉諭旨並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奏暫

候祁項到韶州而商一切現在祁項想已趕到各省官知計應

陸續抵粵礮火各項器具亦不日可成該將軍等諒早馳赴省

城會合一處抄襲該夷前後路徑併力攻剿不使逃遁昨楊芳

怡良奏請准與港脚船隻通商因其慢怠軍心已降旨交祁嚴

議奕山隆亨經朕面授機宜且屢次寄諭飭令一鼓作氣殲滅

二十五

醜類該將軍參贊等務當激發忠良協力同心以揚國威而伸

天誅勿為浮言所動是為至要欽此等語跪聆之下無任悚惶

等奏奕山隆亨祁項出都時荷蒙

皇上面授機宜又屢經

申諭

天恩高厚特切叨到粵之後與參贊楊芳撫臣怡良將軍阿精

阿揚力籌度催調韶州廣西兩路木排礮位並明定賞格

分遣精細差弁赴東莞順德香洲一帶招覓水勇豫備火

器購買船隻選定各營勇銳兵弁五千餘名定於閏三月

二十日後月黑順溯水陸夾擊內外夷船以便收復各處

破臺匪意自初七日從大雨滂沱晝夜不止西北兩河同時盛漲山逼溜急浩瀚異常加以風颶時作後到湖北綠營兵船被浪擊碎幸近岸得全所運木排多被沖散直至十六七兩日廣西木排始放到佛山韶州木排尚未敢進峽近省內外河水深四五丈五六丈不等夷船自二月二十六日聞進省河之後大黃窖二沙尾近省南北二要隘早經該逆據守自黃埔島涌直至虎門沿路破臺皆為分占又自外河探水至佛山南之五叉河花地口外白鵝潭亦有逆船停泊蓋緣佛山為糧運聚會之所而編紮木排鑄造破臺皆在其地恐其斷截運道前派總兵文哲璽帶

二十六

廣西兵二十名在彼防守而花地為佛山入省之咽喉更為可慮等語恐河道梗塞連日於城外附近購求屋材另為趕造以備急用逆夷驕悍已極既慮其猝攻又恐其遠遁各路所覓水勇到者不滿千人其香山一路又須統出外河以為抄截大黃窖夷船之脚據報所覓猶未足額等語前在途次移咨閩浙總督招募水勇一千名亦尚未到粵而廣州附城俱係陂塘陸路依山山下營暫為駐紮因河汊阻隔又恐不能聯絡聲勢未便調撥遠劫况攻夷祇仗火攻而火攻非順水順潮天氣晴燥不能得加目下柴草淋瀝器勇未備攻不可恃等語十分焦灼惟有嚴守城垣

安輯居民厚賞勇敢之如改裝四劫潛入其巢謀斬渠帥以寒逆膽俟陰雨開霽即行內外進剿仰懇

聖鑒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英山等馳奏山水成漲省河漫灘一摺據奏選定兵弁定期進剿通值大雨滂沱河水成漲不能剋期分剿逆夷聞進省河之後近省要隘已被據守破臺亦皆分占現在器勇未備攻不可恃等語覽奏均悉攻剿逆夷自須計出萬全謀勇兼施該將軍等務當慎密運籌催集破械募調水勇一俟兵械齊集即行相機進剿一鼓殲擒以伸天討固須謀定後戰亦不可坐失機宜是為至要再據御史駱秉章奏逆夷在粵造車載礮揚言復至天津等語著該將軍等確切偵探據實具奏又另片奏湖南官兵到粵聞有騷擾情事亦著該將軍等申明紀律嚴加約束以期兵民相安

二十七

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怡良奏臣等於閏三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著祁項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即馳驛前赴浙江省聽候諭旨欽此臣等當即欽遵諭旨傳知林則徐該員伏地叩頭恭謝天恩即於本月十三日由粵起程馳驛前赴浙江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今祁項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

赴浙江候旨。本日據祁項等奏稱林則徐業於上月十三日由粵馳驛赴浙等語。著裕謙於林則徐到浙後酌量相當差使奏明請旨將此密諭知之。

乙未廣州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遵

旨押解琦善由廣東起程併督同委員署廣州佛山同知李百齡押解鮑鵬一同進京。現於四月初八日行抵河間府城計期本月十四日方可到京。是否解交刑部謹奏請

旨諭內閣英隆奏押解琦善將次到京一摺。琦善著解交刑部鮑鵬

二十八

亦著一併解交刑部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審訊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照防堵海疆首重大砲而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弁能知放礮之法者惟黃巖鎮標中營遊擊林亮老尚稱諳練餘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安礮位幾同虛設。竊到浙後查知其故即將施放礮位應視膛口之大小以合門彈之大小再視門彈之斤數以定受藥之斤數並視礮身之長短厚薄堅脆以定應否酌加葺予及改用空心飛彈試練準礮另製加工火藥按礮配準藥彈編號存貯以備轟擊緣由明白通飭又經督撫提督嚴飭

先行演試不啻三令五申茲有温州鎮屬之樂清協標礮礮石營都司李振階經樂清協副將馬維衍委令演放礮位該護都司將三千四百斤之礮始則裝藥六斤彈三斤因不能致遠又另裝藥八斤彈六斤冒味演放以致炸裂又温州鎮標石營千總蕭大彪外委顏瑞將五千斤及五千四百斤大礮裝藥十斤彈八斤演放炸裂又温州鎮標右營遊擊許騰蛟經温州鎮總兵孫廷揚委令會同署瑞安協副將邵鳳鳴演放五千斤大礮裝藥十斤彈八斤亦即炸裂共擊斃兵丁二名擊傷兵丁三名請

二十九

旨將督率無方之温州鎮總兵孫廷揚樂清協副將馬維衍交部議處並將練習不精不知藥彈數目之署瑞安協副將事王環營參將邵鳳鳴以都司降補温州鎮標右營遊擊許騰蛟以守備降補護礮石營都司事該營千總李振階温州鎮標右營千總蕭大彪以外委降補外委顏瑞以馬兵降補仍責令練習以觀後效再沿海營分練習大礮係目前第一要務今温州鎮標各營於礮位應裝藥彈數目尚未能知則其平日所稱演放礮位係屬虛文塞責已可概見經奉此次奏辦之後誠恐從此更形畏葸或並不演放空文一報冒銷火藥或少裝藥彈敷衍了事均未可定應請嗣後沿海各營升拔升缺不論原習何藝俱試以大礮

如不諳練即不准升拔并由督撫隨時揀派不避嫌怨之司道大員周歷各營會督演放價仍不能諳練即將該管將備據實揭參庶冀人人精熟以重海防而昭嚴實

諭內閣裕謀奏參演放大礮炸裂多位傷斃兵丁之鎮將備升請分別降補議處一摺防堵海疆首重大礮必須配準藥彈如法演放方不至有炸裂之虞乃浙江省鎮將備升等平時既漫不經心當此用兵之際仍不勤加練習以致炸裂大礮四位傷斃兵丁五名必應嚴加參辦所有督率無方之温州鎮總兵孫廷揚樂清協副將馬維衍著交部議處其練習不精之署西安協副將事玉環營參將邵鳳鳴著以都司降補温州鎮標石營遊

三十

擊許勝蛟著以守備降補護礮石營都司事該營千總李振階温州鎮標石營千總蕭大彪著以外委降補外委顧瑞著以馬兵降補仍責令練習以觀後效至該大臣奏稱沿海各營升拔弁勤俱試以大礮如不諳練即不准升拔等語大礮非比尋常軍器時時可以演習亦非盡人皆能演放嗣後著責成提鎮大員於沿海各員揀派將備弁兵認真練習如法演試務期施放有準不許再有炸裂如仍不能諳練即著據實參辦以重海防而昭嚴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戊戌前任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於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著伊里布來京聽候諭旨將裕謙補授兩江總督矣伊里布接奉此旨後著即將兩江總督篆務交程晉采暫行護理即行起程來京其家丁張禧一名即著伊里布管帶來京聽候查辦毋任逃逸再朕聞伊里布買備沙船裝載石礮為填塞吳淞海口之計該處海口關繫農田水利一經填塞為患不小此議純謬之至現在如已填塞著伊里布即行開通儘辦理不善致有淤墊漫淹等弊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惶悚難名等語現於本月二十七日遵

候

三十一

諭旨至家丁張禧即張喜已於三月間告假回直隸天津縣原籍等語現已專差妥弁兼程尾追并飛咨山東直隸各督撫臣暨發牌傳知經由各州縣及原籍地方官一體截禁如該家丁尚在清江一帶即交清河縣收管若已出江境即解交直隸涿州管押俟到彼親自管帶進京聽候查辦斷不任其逃逸再等本年回任以後因上海縣切近吳淞地方繁富商賈雲集為該夷素所歆羨之地誠恐其併力竄入或難抵禦擬於縣屬之黃浦江內用沙船數隻載石沈入中泓以資攔阻非欲將海口全行填塞嗣因勘明該處沙線曲折夷船一時不能駛進業已停止辦理足以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家人張禧即張喜現據伊里布奏稱於三
月間回直隸天津縣原籍已飛谷山東直隸各督撫并牌行經
過州縣截拿等語該犯現有應行查訊之處既由江蘇回直隸
原籍著納爾經額托渾布裕謙程希恭派委員訪拿務獲無論
行抵何處即行押解入京交刑部收審斷不准任其逃逸伊里
布現已起程來京并著納爾經額等密飭押解各員毋令張禧
與伊里布見面為要

壬寅靖逆將軍奕劻參贊大臣隆杏楊芳兩廣總督祁項
奏竊等於閏三月二十日將山水驟激未能剋期進剿

三十二

情形恭摺具奏在案拜發之後即同廣州將軍臣阿精阿
督臣祁項撫臣怡良副都統臣裕瑞前任督臣鄧廷楨等
派兵嚴密防守一面備辦火船設局添招水勇分路抄襲
正在趕辦而河水仍未消落逆夷船隻自大黃窖二沙
尾兩路連檣駛進謀攻省垣先是等重懸賞格偏示軍
民設計擒獲逆夷一名賞洋銀二百圓適有外委王成仕
等擒獲探路逆夷二十餘名等督同藩臬兩部嚴行鞠
訊究出逆夷招集漢劫定計水陸分襲省城是以等不
敢坐失機宜遂決計先發以制之前經派定翼長總兵段
永福張青雲長春翼長上行走前提臣張必祿副將祺壽

等分派陸路設廠防守而西廠臺又當逆夷來路尤為緊
要派總兵張青雲督率副將楊開雲等帶同四川湖南弁
兵加意防堵令管理水勇局司員西拉李李湘等挑選熟
習水性義勇一千七百餘名交藍翎都司胡偉傳守備孫
應照五品軍功藍翎千總楊澤六品軍功藍翎外委陳朝
陽六品軍功藍翎外委馮成川等帶領分起暗藏火箭火
彈手執鈎鏢乘駕小快艇於初一日傍晚各處埋伏今三更
後一齊焚擊等會同阿精阿怡良裕瑞分守各門並派
侍衛珠勒寧德冲額岳松額德勒格爾忠春巴揚阿富明
委護軍參領那瑪善等於城上分東西兩路分段巡邏督
令官兵在沿岸乘勢轟擊該弁勇等分為三隊力攻其在
右先抄其後路同時並發該逆黑暗不知我兵多少倉猝
受敵四面同時火發弁勇伏身水上直撲其船底以長鈎
鉤住船身拋擲火彈火球火箭噴筒逆夷聞聲環擊而不
能下及水面須臾火燄冲天帆檣船船隨風旋轉逆夷號
呼之聲遠聞數里紛紛落水自子至寅共燒西路白鷺潭
逆夷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數十隻此外
東路二沙尾燒小三板數隻逆夷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
其數亦有乘便撈救得生另歸夷船存住仍有大夷兵船
三隻圍攻西廠臺抵死抗拒天色已明水勇未能再行直

三十三

上總兵張青雲等督兵開礮該總兵伏兵臺下逆夷上岸者殺死數人夷船始退於南岸逆夷自去冬猖獗以來此次始經受創兵勇壯氣倍增而逆夷狡黠異常探知李等所備木牌火船礮船俱在泥城工作遂於初二日黎明趕來救援大火輪船一隻兵船三板四五隻火輪船二隻以大兵船同攻西礮臺以火輪船駛往窺伺泥城該處官兵開礮抵拒擊沉三板一隻旋即退回查明未經配兵零星礮船被其焚燒數隻餘俱未動該夷兵船仍排列西礮臺對面間斷開礮總兵張青雲督兵固守竟日相持未被攻壞此初一日夜及初二日攻勦防守之實在情形也惟逆

三十四

夷性類犬羊恐不畏死外洋屯泊兵船為數尚多現仍陸續駛近省河有增無減廣州老城堅厚定保無虞新城卑薄最為可慮李等不敢因乘夜進攻偶然得手遂致稍為鬆勁惟有同心協力賞罰必信鼓勵將弁奮勇圖功以冀保守城池仰紓

聖主南顧之憂

諭內閣奕山等奏焚勦省河逆夷兵船一摺勦辦甚屬可嘉據稱逆夷兵船自大黃窖二沙尾兩路連橋逼近省垣該將軍等於四月初一日飭令將弁挑選熟習水勇一千七百餘名交都司胡倬仲等帶領分起攻勦暗藏火器乘駕快炮埋伏各處並督

令官兵在沿岸乘勢轟擊該弁勇等分為三隊先抄後路攻其左右該逆四面受敵同時火發弁勇伏身水上直撲船底鈎住船身拋擲火器須火燒燬西路白鷺潭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船數十餘隻東路二沙尾小三板船數隻逆夷被擊及溺死者不計其數總兵張青雲等復於西礮臺督兵開礮其逆夷上岸者均被殺斃次日該逆駕船救援又被官兵開礮擊沉三板船一隻逆夷始退等語逆夷自去冬猖獗以來毒孽漸張經此懲創足以快人心而厲眾志著奕山等仍加意防守省垣毋令逆夷兵船駛入各緊要口隘督飭將弁分段嚴密防堵毋稍疏虞其應如何設法進勦之處即著趙德壽畫計出

三十五

萬全迅奏膚功以膺懋賞奕山隆咨楊芳祁項督率有為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於去白玉翎管一節四喜徽指一節帶鈎一節黃綉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節著奕山祇領白玉翎管二節徽指兩節黃綉珊瑚豆大荷包兩對小荷包四節著隆咨楊芳祇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著該將軍等查明覈實保奏候朕施恩所有傷亡兵弁水勇著分別咨部辦理該部知道
癸卯掌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岱霖片奏臣聞本年二月初內粵東夷匪滋事其時鎮遠礮臺九千斤大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其餘兵丁遂一聞而散請旨飭下廣東

欽差將軍大臣等秉公確查按律懲辦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直隸督標千總以守備儘先升用之白含章。并督標前營守備張殿元。千總葛鳴彪。把總李天鳳。額外兵丁三名。著該督即派委委員按名押解來京聽候查訊。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琦善赴廣東查辦事件。隨帶鮑鵬一名。係由山東攜往。鮑鵬係廣東人。因何事至山東。何人留住。琦善何由得知其人。著托渾布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許稍有諱飾。

三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戊申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喜揚著兩廣總督祁項泰等。於四月初三日拜發。焚劫夷船。指後因新城單薄。民房周環。三面臨水。深慮其東西並進。一時堵禦不及。且漢奸到處竊伏。乘機放火。趕緊將分駐城東城北官兵。抽丁輪替。又泥城一路。汊河係由白鵝潭往石門佛山統道。所有木排火船。俱由此放。出恐夷人分駕三板。邀擊。又調分駐燕塘總兵博勒恭武。移營石門。小心防範。該夷深懼火焚。先以大兵船四五隻。下碇花地口外。又以兵船停泊二沙尾。下觀其動靜。甚會皇等嚴飭兵勇。預備戰具。而增浦所購火船。被漢奸勾引。焚燒石門。備辦木排。急不能到。亦恐為其所覺。反使有備正在設法。另調間夷船。自西南東北兩路。帆檣齊進。於初三日巳刻。分攻西礮臺。天字馬頭東礮臺等處。連環轟擊。更番疊進。礮子打入新城老城之內。其勢甚猛。經總兵段永福。琦忠。長春。張青雲等督率將士。併力抵禦。轟沈火輪船一隻。相持至暮。漢奸又拋擲火罐。火球。焚燒臨水房屋。幸我兵勇奮不顧身。亦以火器拋擲。焚其三桅。兵船一隻。東礮臺打折。夷人大桅一截。震落夷人四五名。落水。直至三更後。始行少退。我兵亦有傷亡。初四日黎明。夷船又復

擁至彼此對擊相持半日泥城木排船隻夷匪又分船襲奪經遊擊伊克坦布督率兵勇擊斃夷人數名夷人聞砲自炸轟碎三板一隻等前飭首縣雇覓裝載礮械紅單拖風等船為其所燒木排草船兵勇趕緊牽入石門上流淺處未能焚燒查佛山石門為通省要道正慮該處兵力單弱適接前途來信參贊大臣齊慎日內可抵佛山等公同商酌函致該參贊即將所帶官兵分駐佛山石門一帶督率總兵文哲博勒恭武等在彼擇要堵禦以防前往滋擾此次守禦將弁奮力勦拒兩晝夜不息城門堵禦枵腹臨敵幸糧臺早備乾糧繼城而下兵丁不至餓疲等又恐後路應援不及添派侍衛珠勒亨等並司員福泰穆騰額筆帖式慶福江西縣丞曾承禧督率壯勇分段嚴守以防漢奸攻撲臣祁項同撫臣怡良飭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南海縣知縣梁星源番禺縣知縣張熙宇於各城內巷內設立水櫃救火器具派撥兵勇處處嚴肅惟新城之內商民多避入老城更兼附近臨河村落匪徒搶擄百姓紛紛遷徙甚為可慮總緣虎門失守之後各處礮臺均被占據而聞入內河盤踞省城左右各處水陸要隘俱有漢奸為之導引探知我兵欲行進攻而逆夷引進兵船數十隻並廣招漢奸分布內外轉相煽惑擊獲多名訊明立時

集示而奸民慙不畏死趨之若鶩殊堪憤恨現在陸路官兵足數調遣等惟有助將士努力防勦將軍阿精阿撫臣怡良副都統裕瑞等晝夜輪替巡城嚴守不敢稍有鬆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官兵抵禦情形一摺據奏逆夷兩路分攻東西礮臺經總兵段永福琦忠長春張青雲等督率將士併力抵禦轟沉火輪船一隻並被兵勇拋擲火箭火器焚燒三板兵船一隻東礮臺打折夷船大桅一枝震落夷人數名落和次日又復擁至經遊擊伊克坦布等督率兵勇擊斃夷匪數名夷人聞砲自炸轟碎三板船一隻等語該將軍等經朕面授機宜到粵以後調遣鎮將督率弁兵兩次焚擊夷船多隻逆情甚屬倉皇洵屬謀勇兼施不負委任可嘉之至惟續浦火船竟被漢奸焚燒復於接仗時拋擲火罐火球焚燒房屋深堪痛恨現據該將軍等擊獲多名訊明集示此種奸匪必須盡行誅戮勦辦方可得手著奕山等嚴密查拏獲到一名即於訊明時在軍前正法慎毋姑息養奸據奏齊慎日內可到即令分駐佛山石門一帶督率總兵等擇要堵禦均著照議辦理此次打仗守城出力各員著奕山等查明具奏候朕施恩其東礮臺打折夷船大桅之兵丁並著查明奏請獎勵傷亡弁兵分別奏咨賜卹現在招募福建水勇一千名業經到粵仍著該將軍等督

力防守多備礮械出奇制勝奮勇勦洗迅奏膚功同膺上賞勉之望之

又

諭有人奏本年二月內廣東匪滋事該處鎮遠礮臺有九千斤大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其餘兵丁一聞而散至今未聞奏辦等語著祁項怡查明據實具奏又現據琦善供稱在夷船與義律講話時有直隸隨帶武弁廣東巡捕及親隨兵丁多人在旁聽聞等語琦善在蓮花岡等處屢次與義律講話是否果有員弁多人在旁抑或有時屏去從人私相談論或祇鮑鵬白含章等與脚其廣東巡捕等員概不知悉並著該督等就近

四

查訊隨往員弁詳晰覆奏毋許徇隱至香港地方經琦善擅許逆夷在彼貿易究竟給與全島押止給與一隅現在該夷是否退出或仍然占據亦著祁項等查明據實具奏再前據御史高人繼春鮑鵬前在廣東緣事經地方官查拏竄逸等語鮑鵬即鮑鵬原犯何事該地方官因何查拏有無案據著一併查明具奏並將案據解交刑部以憑查辦

己酉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訪得漢奸之由漢奸為之耳即我兵舉動彼皆先知漢奸之中為夷人服役者曰沙民與夷人貿易者曰孖毡行蹤詭秘無事之時與鬼子往來現在有事仍為鬼子偷買口糧所以鬼子得

以久擾內地伏祈

芳而安善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齊慎奏訪聞漢奸由漢奸為之耳即我兵舉動彼皆先知漢奸之為夷人服役者曰沙民與夷人貿易者曰孖毡行蹤詭秘現在仍為鬼子偷買口糧是以鬼子得以久擾內地等語廣東沿海各處漢奸充斥疊經降旨著該將軍等於擒獲後即行正法以示創懲現當攻勦逆夷之際該匪徒等尚敢偷買口糧接濟逆夷實堪痛恨著該將軍參督暨該督撫等督飭地方文武員弁將沙民孖毡等漢奸設法擒拏

五

嚴行究辦以除根莠而肅軍令

庚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於蘇州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奉

上諭裕謙到兩江總督任後將各海口防堵事宜辦理妥協即著折回鎮海調度將弁並不時查訪定海情形軍民果否相安夷船有無窺探情事不准稍涉大意所有欽差大臣關防仍著裕謙管帶以專責成至提鎮各員該督相處已久其於戰守能否相宜或須酌調方可得力之處著該督隨時察看據實具奏無稍違礙所有調撥將備撫綏軍民一切緊要事宜均責成該督

認真經理務使首尾相應毋得顧此失彼致有疏虞又於上海
縣公署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奉

上諭前諭令祁項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赴浙江候
旨本日據祁項等奏稱林則徐業於上月十三日由粵馳驛赴
浙等語著裕謙於林則徐到浙後酌量相當差使奏明請旨將
此密諭知之各等因欽此竊念才質性凡庸仰蒙
皇上畀以兩江重任又

命管帶
欽差大臣關防經理浙江軍務受

六

恩愈重稱職愈難敢不勉竭血誠悉心籌度將江浙二省連成一
氣為防勦皆可恃之計惟吳淞海口為江蘇之門戶鎮
海縣為浙江之門戶相離千有餘里又須渡江盤壩五易其
舟節節阻滯即晝夜兼程必得旬日始到其文報往來必須
旬日夷船出沒於深水外洋朝南暮北並無一定即由內
洋行走而乘風順潮頃刻可到若非於鎮海上海兩處各
駐大員隨機布置竊恐有顧此失彼之虞即如奉現在上
海經理一切其鎮海定海二處幸有劉韻珂在彼督率調
度始可放心否則軍務事仲間不容髮既不便據各屬稟
報之詞臆斷遲制又恐畏葸者臨事張皇粗疏者輕敵孟

浪設誤事機所關匪細即奉將江蘇防堵事宜籌辦妥協
折回鎮海後其於江蘇情勢亦復相同且兩江總督本任
事務繁重等語駐鎮海亦恐鞭長莫及查浙江之嘉興府
城離乍浦海口八十餘里由乍浦用漁船沿海行駛如遇
風水俱順隨潮往來於鎮海定海二處一潮可達即風或
頂阻不過兩潮亦可到彼民間船隻絡繹不絕聲息相通
又自嘉興內河另有捷徑至上海計程二百數十里以船
代馬數時可到實為江浙適中之地且為兩省咽喉要路
今林則徐仰蒙

皇上天恩棄其瑕疵

七

賞給卿銜赴浙江約計程期四月內總可到浙該員向為兵民
所悅服逆夷所畏憚其一切設施亦能體用兼備等語素所
深知如蒙
聖慈飭令林則徐駐紮鎮海軍營更替劉韻珂回省即由該員會
同浙江提臣余步雲督率鎮將妥為籌辦仍不時往來定
海巡查彈壓該員必能激發天良仰副
委任等語趕緊將上海防堵鑄廠各事宜籌辦妥協即赴寶山崇明
親加籌度布置再囑署江蘇撫臣程高承前來上海會同
江南提臣陳化成實力巡防等因仍遵
旨折回鎮海將防堵事宜與林則徐余步雲面加商酌再回嘉興

駐紮居中調度策應庶江浙二省首尾相顧彼此可以互相關照至江蘇洋面甚為安靜並無夷船蹤跡魚汛暢旺兵民輯睦浙江洋面近亦靖謐雖仍有一二夷船忽隱忽見並不取有所窺探定海軍民相安堪以仰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松謙奏接奉廷寄籌畫駐紮地方一摺覽奏均悉江浙兩省為海防關鍵必應防守周密以杜夷匪竄越松謙現已接受兩江業務所有上海寶山各海口諒經布置妥協著酌量兩省適中之地在彼駐紮易於策應如遇浙省有應辦事件仍可馳往調度松謙赴浙時即著程高采至上海會同提督陳

八

化成實力巡防其鎮海軍營事務著派劉韻珂辦理並著林則徐暫行協同籌辦備浙江省垣有應辦公事劉韻珂回至省城即著林則徐與余步雲周開麟會商妥辦如有摺奏林則徐毋庸列銜總當和衷共濟嚴密防堵江浙兩省聲勢聯絡逆夷自不敢妄生覬覦據奏浙江洋面仍有一二夷船忽隱忽現著探明究係何項船隻現在是否尚在遊奕據實具奏

辛亥

諭內閣伊里布現已到京著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傳訊家人張禧著交刑部歸案審訊

癸丑靖逆將軍奕劻參贊大臣隆各廣州將軍阿精阿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怡良廣州副都統裕瑞奏竊等語於本月初六日將連日接仗緣由馳報在案查廣東省會城池立於觀音山之麓前臨大河西北韶肇等府州之水由花地會流入海客商行旅即從此道入省溯自夷船駛入省河排列多艘咽喉已為所扼東西兩路由德大黃甯達黃埔而至虎門海道紛歧徑路叢雜瀟漫平衍並無要隘可守且田塍窄狹不能紮營駐兵北路各山皆可俯瞰城中時有夷人潛往窺仰戒備未易前次備辦火攻各具皆於離城十五里之泥城用廣西解到木植稻草從三

九

水縣屬之金山寺地方以下分頭委員編紮該逆探知工次木排將成自十月初一日開仗以後該夷即密遣三板船前往探水經看守弁兵開放槍礮擊退迨初五日夷船三十八隻全數駛入攻城另駕火輪駛至泥城河面開礮漢奸扮作水手潛入我草船左右縱火將先前裝運柴草焚燒過半其漢奸覓水登岸自陸路抄赴我兵之後三面受敵泥城不能拒守此時河道梗塞文報難通趕辦礮位一切既無從前往督催亦無從運送來省至兵糧雖有倉儲可資而民間食米向皆來自鄉脚茲已堅守城池則商販不前尤於民食有礙兼之礮火不絕新城居民相率

移入老城以內相持日久即不能無匱乏之虞民氣動搖不堪設想省城重地為全省關繫稍有疏失則各府州縣匪徒必致乘機蜂起況大兵聚集亦復在在可慮使在郊野行兵尚可層層擇險誘馳而省城萬無棄理城存與存本係等身一之責而城亡與亡實非地方萬全之計等日日夜焦思萬分無術先是勘得省城北面原有礮臺製甚狹隘不能多駐兵下止得於北城挑選精兵安礮固守迨夷船由泥城登陸直逼北城城上開礮轟擊致斃逆夷十餘名漢奸百餘名該夷退守土山而礮臺已為所據天已昏黑官兵暫收入城迨初七日城內居民紛紛逃竄顯

十

懇保全閩城民命又據守城兵丁探報城外夷人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當即差參將熊瑞升陣看視見有夷目數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語即喚通事詢之據云要稟請大將軍有苦情上訴總兵段永福囑以我

天朝大將軍豈肯見爾奉命而來惟知有難該夷目即免冠作禮屏其左右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段永福向等稟請詢問即差通事下城問以抗拒中華屢次猖獗有何冤抑據稱嘆夷不准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因新城之外兩邊礮火轟擊不能傳話是以來此求大將軍轉懇

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門繳還各礮臺不敢滋事等語據眾洋商稟稱該夷央該商等轉圜祇求照前通商並將歷年商欠清還伊即將兵船全數撤出虎門以外等情等通盤籌畫虎門藩籬既失內洋無所憑依與其以全城百萬生靈與之爭不可必得之數似不若俯順輿情以保危城以慰民困竊計廣東一省關稅賦稅每歲不下三百萬兩祇須夷務清釐數歲後元氣可復若堅持日久或致意外之虞不特收復大費周章而民為邦本或遭荼毒關繫匪輕是以公同商酌派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妥為查辦姑如商民所請暫准其與各國一體貿易先蘇民困該逆以通商為命脈俟夷船退出漢奸解散之後先從省河以及虎門各處要隘添築礮臺添鑄礮位門戶既固防守足據如再敢鴟張立止通商庶辦理有所措手

十一

奕山隆文阿精阿祁項怡良裕瑞又奏再查粵東與各國通商近二百年洋商夷商彼此交易歷年既久商欠遂多節經夷商稟請清釐經各前任監督將積欠最多之洋商斤革監禁其欠項分於各商攤認歸還此係向來之辦法也茲據原商伍秉鑑等稟稱前與英夷交易積有夷欠曾與議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貿易至今未能歸

結茲蒙飭令迅速清理商等宜敢稍事推延除商等自行籌措外尚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時既倉促且茶絲各商俱已遷避一時無可借貸仰懇將庫貯款內撥借銀二百八十萬兩由商等具領以清欠分作四年在各行生意估價行用內按數攤出將現借之項全數歸補等語等再四思維此項雖由商欠而目下關繫夷情萬一稍有差失所關匪細不如俯准洋商借領解還終歸有著祁項怡良又奏再嘆夷兵船闖入省城河下自初四五六日用礮火轟擊城內日夜不絕我兵在岸抵禦臨水居民豫期遷避所遺看守空房之人此時亦皆驚竄漢奸乘勢放火延燒欲使我兵腹背受敵不暇兼顧而城內各兵併力保護城垣不能出城撲救以致火勢猛烈民居多被延燒巨等職司守土未能力遏夷氣目親焚燒中心如割連日飭令藩臬兩司親督南海番禺二縣往勘外城沿河南北兩岸及東西關一帶地方隨據稟稱被焚共有數十處大小民房鋪戶及廟宇公所倉屋約計八百餘間並有焚斃不識姓名男子五人等情前來臣等復會同親往履勘與所稟大畧相同惟瓦礫縱橫慘難言狀其間貧富不等現尚逃避他處而故業頓空未免失所容臣等再行札飭詳查有力無加此外是否尚有焚斃人口分別辦理總期

十二

被災各民無虞處以仰副皇上軫念民生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嘆夷船隻攻擊省城督兵保護無虞請權宜辦理一摺覽奏均悉嘆夷自我兵兩次擊退之後計窮勢蹙併力進攻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遷避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顯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該將軍等惟當嚴諭該夷目立即將各兵船退出外洋繳還礮臺仍須慎遵前定條例祇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煙土儻敢故違斷不寬恕並著該將軍等會同該督撫悉心籌議妥定章程夷性叵測仍當嚴密防範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後迅將各礮臺及防守要隘等處趕緊修築堅固如嘆夷露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勦滅不得因已施恩遂諸事任其需索另片奏城外居民房屋多被焚燒著祁項怡良即派委員查明妥為撫卹所有借撥庫貯銀二百八十萬兩著即著落該商分年歸補不得延宕餘著照所擬辦理

十三

五月乙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上年琦善赴廣東查辦事伴隨帶鮑鵬一名係由山東攜往鮑鵬係廣東人因何事至山東何人留任琦善何由得知其人

著托渾布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許稍有諱飾欽此伏查上年七月間夷船由東洋經過臣帶兵親詣登州府督防八月二十二日夷船自直隸天津折回駛至東省麗磯島洋面託漁船呈遞夷書求買食物時臣先經欽奉

諭旨僅夷船駛至登郡情辭恭順不必先開槍礮如有呈遞文書該撫即派員接收一面妥加撫馭等因欽此臣接閱夷書不知夷情真偽而文武員弁又皆不通夷語無由詰訊適有調防在登之濰縣知縣招子庸籍隸廣東據稱伊鄉親鮑鵬曾在粵省洋行作夥粗曉夷語現因貿易來東暫在伊處堪以藉作通事臣當令委員帶同鮑鵬赴該夷大船探詢

十四

情形該夷惟求買食物情願自行給價並無別語臣飭縣酌賞牛羊菜蔬不受其值該夷船旋即開帆南去當將遵旨撫馭情形及委員帶同鮑鵬探詢緣由據實奏聞其時琦善在天津不知夷船是否安靜南旋有無在東滋擾來信探聞臣即將實情詳晰回覆及琦善奉

命赴粵路過東省復與臣信據稱隨行之人皆不通夷語欲帶鮑鵬前往作通事臣以事屬因公轉諭招子庸將鮑鵬送省由臣派員監送至琦善途次面交並以鮑鵬本係市井貿易人其在東省暫作通事究未深悉其人函囑琦善留心驅使琦善見鮑鵬後覆臣之信亦稱其人僅通夷語是治

於人而不能治人等語此琦善由東省攜帶鮑鵬同行之實在情形也

丙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抵鎮後將接准粵閩咨會夷船自南駛北及浙洋近日情形於四月十八日附片陳雖係專弁齎奏究恐呈遞稽遲茲查甯海縣前報大佛頭外洋有夷船二隻於四月十四日開去一隻象山縣東嶼外洋十五日來有夷船一隻十六日開往南去而甯海縣又報十七日大佛頭外洋復添夷船一隻其復添一隻是否即係象洋開去之船來去靡常離合無定蹤跡已屬

十五

莫測臣前准粵咨閩有夷船往浙之語復接准閩咨據古雷口委員稟稱閩三月十一日有夷船一隻從古雷外洋自南駛北後隨小船六隻旋有漁船自洋駛回據稱目覩小船所載皆係黑夷又據詔安縣稟稱閩三月二十八日見有二桅夾板夷船四隻先後從西南駛由畚洲外洋向東北而去同日又據南澳鎮左營把總報稱見有三桅夷船二隻二桅夷船二隻由西南外洋駛往東北而去又據詔安縣稟報三十日見有二桅夾板夷船一隻從西南駛由畚洲外洋向東北而去又據同安縣稟報四月初二日在廈門大擔門外洋見有二桅夷船一隻自南向北開

却又有三桅夷船一隻由南向北開去先後飛咨防堵前來臣連日飭弁向鎮海口商漁船隻密詢夷船消息據聞省商船舵水告稱伊等聞廣東喫夷因知浙省二月間擊獲白夷正法有欲來浙報復之信等語臣查瀕海各省洋面空闊夷船由外洋駕駛巡洋舟師瞭探已恐難免無遺況以小船潛載黑夷似非祇以偷漏貨物更恐別圖滋擾雖現在浙洋各處尚未報夷船接帆而至而粵省既稱夷船來浙閩省疊稱夷船北駛商船又聞有喫夷來浙報復之語自當乘其未至嚴為籌備且甯海外洋之船安知非即粵閩駛來之船而瞭探難及之外洋又安知不尚有駛

十六

來之船臣與提臣余步雲按察使周開麒節次飛飭沿海在防文武激勵兵勇倍加防範仍一面飛咨北洋各省一體嚴防復查鎮海口為浙東門戶而尖山下浦兩口逼近省垣均關緊要鎮海防工前已次第修復惟橫江隼南北兩礮臺畧形短縮應於南礮臺之北北礮臺之南各再接築寬長添安礮位設夷船竟敢募入即可直轟外港又可橫擊中流似於勤堵更為得力當飭甯波府督同鎮海縣趕緊興工現有採取條石尚易趨辦並因礮位為攻夷利器而熟演方能有準隨與余步雲周開麒札委文武會督防兵逐日將新鑄各礮分段演施所配火藥循照前人成

法兌用減半由浙運加以節虛糜其各兵所持鎗矛多係竹棍撥刺究欠堅勁隨將前飭杭州府王壽昌購備白蠟木桿一千九百餘根內製配槍頭撥解一千根來鎮分給各兵以備攻勦其尖山下浦兩口已飛飭杭嘉湖道宋國經往來嚴督巡防如需白蠟子桿亦即就近由省配撥總使逆夷無隙可乘如敢鋌而走險務期制其死命以彰國威而快人心

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浙洋尚有夷船遊奕加意堵禦一摺據甯海縣報大佛頭外洋有夷船二隻象山縣東嶼外洋有夷船一隻又甯海縣報大佛頭外洋添夷船一隻並接粵咨聞有夷船往浙之語復接閩咨有夷船一隻從古雷外洋自南駛北後隨小船六隻並漁船目睹小船載有黑夷又詔安縣報有二桅夾板夷船多隻從西南駛由畚洲外洋向東北而去南澳鎮報有三桅夷船二隻二桅夷船二隻由西南外洋駛往東北同安縣報在廈門大擔門外洋有二桅夷船一隻自南向東北開去又有三桅夷船一隻由南向北並聞喫夷因浙省擊獲白夷正法欲來浙江報復現已會同余步雲分飭在防文武乘其未至倍加防範等語覽奏均悉逆夷蹤跡詭秘粵省既稱夷船來浙閩省又稱夷船北駛自不容以浙洋未報夷船連檣而至稍疏防備所奏接築礮臺演放礮位撥解槍桿各事宜

著照所議妥為辦理裕護著馳往浙江或駐紮嘉興或徑赴鎮海即著該大臣酌量情形自行安插並著程番米陳化成海齡長喜於所屬沿海各要隘勤加哨探密為籌備務使各處有備無患逆夷無隙可乘再據奏小船潛載黑夷難保不圖滋擾並著該大臣等先事豫籌如有夷船駛入內洋度量破力能及即行奮力轟擊以被逆魄其奉吞直隸山東各海口已諭知有英等一體防備矣

又

諭本日劉韻珂馳奏浙洋尚有夷船游奕加意堵禦一摺據稱接准粵省咨會有夷船往浙之語復疊據閩省稟報夷船多隻自

十八

南駛北浙省各海口現在嚴為籌備等語逆夷蹤跡詭秘外洋既有北駛船隻且以小船潛載黑夷更難保非別圖滋擾各省海口均應一律嚴防著耆英酌爾經額托洋布各飭所屬加意巡探嚴密防備僅有夷船駛至近岸務當極力堵禦相機攻剿固不可稍涉張皇亦不可少形疏懈是為至要

庚申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臣於閏三月二十四日接據署銅山營參將陳顯生稟稱本月十四十五等日有三桅夷船三隻上插紅旗從東而來停泊漳浦縣屬之虎嶼洋面分駕杉板小船開砲欲駛登岸當經兵勇等開砲阻擊旋即折回仍在虎嶼外洋遊奕至十九日聚至四隻有三

十餘人駕駛杉板執持烏槍直赴古雷迤東之下按地加欲行登岸我軍開砲迎擊隨即退出外洋於二十十一兩日始行先後開知臣以該處既經逆夷窺伺難保不再來滋擾當即飛飭署汀漳龍道徐繼畬並該鎮將等加意嚴防旋於四月初十日該道徐繼畬馳稟本月初五日辰刻復有二桅三桅夷船兩隻駛至虎嶼洋面停泊初六日午刻該夷船放下杉板一隻駛至銅山西門澳一帶有黑夷數人探量水勢我軍岸上開砲未敢逼近是日申刻其三桅船一隻由塔嶼而入二桅船一隻由虎嶼而入同駛西門澳內三桅一船先行開放數砲即駛退於塔嶼之外

十九

二桅一船開放二十餘砲以該處防堵文武員弁督率兵勇開砲抵禦不能前進亦即退至鐵釘嶼寄砲徹夜開放空砲均於初七日先後駛去我軍兵勇亦無被傷等情臣以銅山一島孤懸水陸官兵僅止九百餘名團練鄉勇亦祇千人兵力實形單薄當飭該道就近酌調官兵八百名馳赴該處嚴防以增兵力惟是閩省沿海海口林立不啻數倍粵浙現以廈門通省鎖鑰又為逆夷所屢犯重兵扼要全力注之若欲處處設備悉如廈門不但兵力不敷亦實費有難繼是以銅山未設重兵茲於半月之間兩次滋擾且留泊數日量水淺深幾欲使無處不防分我兵加殊

為巨湖因思澎湖地孤懸海外為臺廈咽喉尤非銅山孤僻可比該處僅有副將一員通判一員駐紮誠恐不足以資鎮守臣遠隔重洋勢又難以兼顧必得一熟悉情形名望素著之人始可以內服人心外懾夷膽查有臺灣致仕前任福建提督王得祿年雖七十有餘聞其精神尚健荷蒙

皇上特敕協同該鎮道辦理全臺防堵事宜臺澎一體若令該提督一手經理必能悉臻妥協臣竊念事機緊要不敢拘泥一面飛咨該提督王得祿迅赴澎湖駐紮辦理防守事務該提督受

二十

恩深重亦必盡心圖報臺灣有鎮道等駐守該提督仍可就近相商共策萬全如此則澎湖可期鞏固而於海疆內外皆可放心
諭軍機大臣等據顏伯燾奏失船兩次滋擾銅山已飛咨前任提督王得祿迅赴澎湖駐紮防守等語所辦是銅山一島孤懸兵力單薄業經該督酌調官兵馳往防守惟澎湖地加為臺灣廈門咽喉更非銅山孤僻可比該處僅設有副將一員恐不足以資鎮守王得祿熟悉海疆情形前經降旨著該提督協同臺灣鎮道辦理防堵事宜現在澎湖防堵緊要著即駐紮澎湖督同該將備等嚴加守禦毋少疏忽至臺灣有該鎮道等駐守所有

應辦事宜仍可就近相商王得祿受恩深重定當不負委任

辛酉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自抵鎮海接准粵省來咨風聞喚逆夷船有於閏三月二十二日由外洋駛往浙省之諭又疊准閩省來咨閏三月二十八三十及四月初二等由先後探有夷船十一隻從西南駛向東北外洋而和咨會防堵各等因臣查該逆夷船隻如果駛向浙洋現值南風司令計日早應來浙今沿海各營均未有夷船連踪至境究竟駛往何處夷情叵測必宜加意防備臣已與提臣余步雲飛飭守口文武督同兵勇晝夜瞭巡如有夷船駛至即設法誘勦並以逆夷所恃者船礮然必不能扛

二十一

擡登陸急宜鎮靜強固以守為攻不可存快敵之心亦不可存倖功之念等情詳詳示諭一面分咨沿海各省一體嚴密堵禦臣本擬即赴定海因屢准閩咨夷船北馳鎮海口為浙東門戶最關緊要是以未敢遽行違離稍緩再當東渡且定海現有三鎮統駐重兵道頭一帶防工均經欽差大臣裕謙奏報完竣並撥往鋼鐵各礮多佈置尚為嚴密自可無虞所有修復城堞衙署等工現已飭令購料次第趕辦至甯海縣前報在外洋遊奕之夷船二隻已據報於十四日開去一隻而象山縣續報十五日外洋有夷船一隻駛至十六日旋亦往南駛去是浙洋夷船尚見零星出

漫而閩洋夷船又稱接檣北來所有浙省瀕海口岸固均應嚴密防範而海甯之尖山平湖之乍浦兩口俱逼近省垣尤屬最要汛乍浦上年曾有夷船竄至滋擾更應防其復來窺伺臣遠在鎮海兼顧為難現又飛飭杭嘉湖道宋國經往來兩口會督嚴防勿稍疏懈

硃批知道了

癸亥

諭內閣國家設立兵丁勤加訓練所以嚴武備而戒不虞總督有統轄之責必應於平時認真督率將備加意練習使之有勇知右一旦猝遇外侮何患不破敵推豎立功奏凱道光十二年兩

二十二

廣總督李鴻賓廣東提督劉榮慶因辦理軍務臨事不能得力平素毫無整頓曾經遣戍前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頓所設排鍊空費錢糧全無實用以至該省兵丁柔懦無能諸多畏葸虎門之役竟有為夷匪買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兩廣總督林則徐經朕特給欵差大臣關防辦理廣東事件繼復令其實授總督全省軍務皆其統轄既知兵丁染習甚深便應多方訓練勤加練習其於夷務亦當德威並用控馭得宜乃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鄧廷楨業經革職林則徐著革去四品御銜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即由各該處起解以為廢弛營務者戒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項奏竊等奉於四月十五日拜發保固省垣從權辦理一摺後一面嚴守城池安戢居民一面飭令夷船趕緊起碇該夷當即退出十餘隻又據該夷目遣兵頭嘩哈稟稱實係各國夷船向其索欠情急是以懇求准予清釐並非有心干犯天朝乞將軍各夫人在

大皇帝前懇

恩原赦等查夷船此番闖入內河俱是漢奸導引難以各島野夷借端生事擄搶鄉紳不可不急為殲除但漢奸形蹤詭秘有衣夷服者有扮作兵勇者散漫各處必須分路兜截

二十三

若分兵四出恐辨別不真殃及平民激成事端不如本地鄉民團結義勇易於識認當即傳諭城西北東北各鄉團勇頭人梁彩煥等分路探捕殺死漢奸及黑白夷匪二百餘名內夷目二名又等前遣義勇紳士等於南岸檢斬頭目一名據其密報係屬哨夷人願出洋銀萬圓購求其屍該紳士等祕藏深窰是否屬實容查明再行具奏現在夷船已陸續退去大黃窖獵德各礮臺已派兵防守省垣城門一律開通商民照舊生理安堵如常惟遠徙遠移者尚懷觀望等已出示招徠並查明被火房屋妥為撫卹所有流亡可期歸業至粵省礮位散失各礮臺急需補

砌添鑄量為變通舊制截高補低相度整理以期守禦得
 加用垂永久近省河道修築不及而要隘處所或用木排
 或用砂石尤須趕辦且現在漢奸土匪在南海縣屬之三
 元里等林乘勢搶劫尚須分兵前往就近彈壓聯絡聲勢
 以固人心李奕山隆冬帶兵二千名分駐石門金山一帶
 會同參贊大臣齊慎籌辦一切並查驗後路木排船隻以
 備放下堵塞河口又於離城十五里之燕塘地加移駐兵
 二千名令總兵琦忠管帶以防東路李揚芳留駐省城會
 同督臣祁墳撫臣怡良等督飭內外各兵及侍衛珠勒亨
 等嚴密防守新任水師提督吳建勳亦即飭令赴任揀帶

二十四

福建水勇前赴虎門查收礮臺一俟夷船退出外洋等
 即親身周歷再行妥議章程以固藩籬而資保障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奏夷船退出省河繳還礮臺並義勇
 勤殺漢奸及滋事夷匪各情形覽奏均悉現在夷船已陸續退
 出大黃等嶺德各礮臺已派兵防守提督吳建勳已赴虎門查
 收礮臺所有善後事宜自應次第籌辦著該將軍等於夷船退
 出外洋後親歷各海口要隘相度形勢妥議章程以資保障至
 此次夷船闖入省河俱是漢奸引導業經該將軍等傳諭鄉勇
 分路搜殺漢奸及夷匪二百餘名夷目二名稍示懲創此外形
 蹤詭秘潛匿各處都當尚不致務須趁此大兵雲集之時分飭

兵勇實力按節毋使漏網斷不可稍存姑息蓋內地少一漢奸
 即夷匪少一援應於辦理善後事宜尤有裨益其在南海縣屬
 村莊乘勢搶劫之漢奸土匪尤應痛加懲辦至所稱於南岸擒
 斬之夷目哨嘯是否即係領兵之哨嘯該義勇紳士等在何處
 擒獲均著查明具奏所有各礮臺及散失礮位亟須補築添鑄
 其應如何變通之處該將軍等相度情形辦理總期適用各海
 口之礮位苟不能撈獲亦應修整備用其撫卹被火民人招
 集流亡堵塞河口分兵彈壓各路俱著照所議妥速辦理一切
 善後章程即著該將軍等會同悉心妥議具奏要期行之無弊
 堪垂永久方為不負委任

二十五

辛未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冬揚芳兩廣總督祁墳
 奏竊等語於四月初九初十等日據署水師提督何岳鐘
 稟報初五日巡邏兵報稱初四日三更後瞭見虎門橫橋
 洋面火光自遠而近礮聲不絕火船數隊係由沙角口放
 下等語正在查詢據等前差抄截逆夷後路新安縣
 武舉庾體羣稟報該紳奉委焚燒橫橋一路夷船於初四
 日夜子刻分駛三隊由穿鼻西洋面截燒順潮直趨而上
 放火撲近夷船夷船驚覺放一大礮礮聲未了船上火光
 突起火藥倉火發兩枝大礮轟起空中全船俱燬等語是
 營員所報之火船與該紳所稟體合其為該武舉所焚無

疑又據義勇頭人職員鄧彭賢薛高選等稟稱四月初十日逆夷在唐夏鄉等處焚掠蒙前任四川提督張必祿在石門發給大藥令職等督率力戰見一夷目手執紅旗身懸護心銅鏡眾云即是逆夷先鋒噶囉經義勇顏浩長突去砍倒立即梟首義勇龍國昭亦斬紅旗夷目一人並黑白夷匪十餘名均有首級屍骸可驗又前奏斬獲夷目之義勇紳士將該夷目調兵令符之黃金寶刺及雙頭手礮呈驗並稱將該逆首級密室收藏聽候查驗前來現在內外鄉民眾口一辭遠近傳播聲稱所殺係屬咱嘜共為心快等仍恐含混影射必須另委曾識二逆官和驗看真確再行按格奏賞

二十六

殊批覽奏欣悅之至

奕山等又奏等正在繕摺據水師營署提督何岳鍾參將李賢遊擊王鵬年曹飛揚布萬和等先後稟稱夷船現在全行退出虎門已將虎門橫檔各礮臺繳還夷船駛放外洋者二十餘隻尚有十餘隻拋泊零丁洋迤東香港背面之裙帶路地均該逆夷等先於正二月間即在此處搭蓋篷篷修理石岸現仍停泊寄碇至各臺礮位散失甚多餘者殘毀盡為廢鐵礮臺僅存基址等前已奏明飭令新任提臣吳建勳赴任現已酌帶水勇前御令其先行

逐一踏勘情形派兵防守以便委員前往查估辦理等親身分看省河打量水勢淺深先將要隘堵塞絕其來路庶可由內及外層層設防以期固守

奕山等又奏參贊大臣隆各素體尚稱強健自抵軍營以來會同等籌辦軍務因諸難措手晝夜焦勞以致虛火上炎肝氣鬱結脾胃失調飲食日減迨移駐金山之後腸胃結燥飲食不進徹夜無寐精神益形委頓經督臣祁項撫臣怡良由省延醫來營診視據云投以潤劑而燥悶不安投以降劑則嘔逆不受食不下咽肝木益熾血氣漸虧補降皆非所宜惟用以滋肝養胃之劑或可稍冀輕減仍須悉心靜養等語該參贊因在軍營不敢冒昧請假於一切應辦軍務仍復力疾商辦而等察其病勢誠恐日益增劇當即囑其安心調理所有應辦一切軍務事件等奕山會同參贊楊芳齊慎督臣祁項等隨時商辦俾隆文得以靜養以期速就痊可

二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續燒夷船及義勇擒斬夷目一摺覽奏欣悅之至新安縣武舉庾體羣義勇顏浩長龍國昭等先後在洋面焚燒夷船砍倒逆夷先鋒噶囉並斬紅旗夷目一人黑白夷匪十餘名該義勇紳士等志切同禦實堪嘉尚並前次斬獲咱嘜之義勇紳士等著該將軍等於派員查驗明確後一

併按格奏賞以昭激勸又另片奏夷船全行退出虎門已將虎門橫檔各礮臺收復各等語夷船現仍寄碇零丁洋迤東之裙帶路地加著奕山等即飭提督吳建勳將礮臺基址及殘缺礮位踏勘情形派兵防守以便委員查估辦理該將軍等仍親歷查勘省河堵塞要隘以期層層固守其如何堵塞之法遇便具奏至該省用兵自揚芳及奕山到後共焚燒夷船若干隻擒斬夷目及黑白夷人約計若干名擒拿勒戮漢奸約計若干名均著該將軍等查明具奏

又

諭本日據奕山等奏參贊大臣隆春因籌辦軍務焦勞致疾朕甚

二十八

懸念該參贊力疾辦公轉恐增劇必當遵旨暫且安心調養以期速愈現在軍營事務有將軍參贊三人在彼足敷辦理該參贊不准勉強從事俟病痊後再行會同籌辦一切萬勿焦急加意調攝為國宣猷歲月正長也其善體朕意

甲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裕謙奏接奉廷寄籌畫駐紮地方一摺覽奏均悉江浙兩省為海防關鍵必應防守周密以杜夷匪竄越裕謙現已接受兩江篆務所有上海寶山各海口諒經布置妥協著酌量兩省適

中之地在彼駐紮易於策應如浙省有應辦事件仍可馳往調度裕謙赴浙時即著程高采至上海會同提督陳化成實力巡防其領海軍營事務著派劉韻珂余步雲辦理並著林則徐暫行協同籌辦浙江省垣有應辦公事劉韻珂回至省城即著余步雲與林則徐周開聯會商妥辦如有措奏林則徐毋庸列御據奏浙江洋面仍有一二夷船忽隱忽現著探明究係何項船隻現在是否遊奕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臣自抵上海以來稽查各處派防兵丁安設礮位及團練鄉勇尚屬周密興鑄大礮現在得有大礮擬即赴寶山查看情形與提臣陳化成面商一切再將江蘇籌辦章程另行恭摺具奏仍

二十九

即起身馳赴鎮海與劉韻珂余步雲等通盤籌定再回通中之浙江嘉興府城駐紮就近督辦乍浦防堵策應江浙兩省以副

委任至江蘇洋面甚為安靜浙江洋面遊奕之一二夷船此隱彼現並無一定臣屢次遣人偵探係屬貨船惟誘之不來購之即知查其情形仍是圖銷私貨之故節沿海奸民貪利接買從前誠難保其必無自臣與劉韻珂程高采懸立賞格並將利害兩途反覆曉諭又將漢奸布定邦等斬首傳示之後各該居民尚知畏法並有圖得重賞伺隙追擊者是以該夷船不敢公然闖入內洋然久懸不知其心巨渺

臣惟有會同劉韻珂程爾米等督率將弁聯絡聲勢靜以待之可擊即擊務期計出萬全權操必勝絕其覬覦之念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前准粵省咨會夷船往浙又疊准閩咨探有夷船多隻由南駛北臣即飛飭沿海在防文武激勵兵勇實力防範並將籌防鎮海港口情形於四月二十二日奏報在案茲復疊准粵咨閩三月十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等日先後探有夷船四隻由外洋向東駕駛二十八日已刻又有三桅夷船四隻從粵洋西南駛往東南又准閩咨閩三月二十八日午刻探有三桅夷船四隻由畚洲外洋駛往東北咨會防堵前來臣查粵閩二省既見有夷船多隻由南駛北閩洋與浙洋毗連最易竄入雖在浙省各屬尚未報夷船聯艘入境而北駛之船究往何處終覺可疑況外洋遼闊島嶼紛歧夷情詭詐安知不於瞭探不及之處分泊各島乘機思逞且甯海縣前報之夷船二隻仍遊奕未去嗣續報六月二十八日又添一隻二十九日又駛去一隻忽離忽合更不可測況近日浙洋土盜經節次擊獲之後閩已分窺外洋更難保不為逆夷勾結防範尤必加嚴前

三十

堆沙袋又在該山西腳下木城之外亦照前釘椿堆積沙袋各安礮位以備轟擊又於金雞山加築土牆俾防兵有所依庇並於攔江埠南北兩岸沙塗各修竹篾碎石礮臺等工旋因該埠兩岸貼近水邊竹篾碎石難資牢固當於未辦之先改用條石仍於臺底排釘木椿以防挫陷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於金雞山北腳下添修條石礮臺下仍釘椿各臺中砌石洞以安礮位上加土牆以覆兵丁臺內復用土寬築坦基圍築牆垣藉資戍守又於金雞山東腳下緊對港口排釘木椿厚築土堡一連內安礮位堡後將山石鑿空寬平俾兵可藏身山頂圍修木排並建營房駐兵策應各工均次第完竣連日與提臣余步雲四品卿銜林則徐復將鎮海口內外情形歷勘詳度擬飭鎮海縣於金雞山東北埂上剝平地基修築長厚土堡內樹排椿安設礮臺連擊口外並取柔能克剛之義於口內各石土礮臺之外均厚培泥塊其石埧牆及山埂土堡之外擬用長大麻袋貯沙堆壘以資遏禦臣現已札飭軍需局購買麻袋迅速解鎮以應急需伏查鎮海城北一面逼近海洋雖有沙塗間隔相距不過二三里亦恐為夷礮所及城垣堅厚尚可無虞城埧俱甚單薄招寶山威遠城後面亦甚單薄夷礮仰攻可虞均須豫為籌備擬於北城埧內及威遠城後面

三十一

牆內一律堆積沙袋既可抵禦夷礮亦可遮庇兵丁並將舊堆沙袋微爛者另行更換期臻完固至招寶金雞兩山隔港對峙形勢本極險要惟港口量寬三百餘丈誠恐逆夷聯結大小多船艇而走險乘潮開駛口門猶恐金雞山東脚及東北埂上兩土堡並成遠城內各礮位逼制不及一經闖入旦夕可抵府城關繫甚鉅臣復與余步雲林則徐再四商籌擬購長大木椿又從港口偏旁層層并釘填塞塊石或明或暗疏密相間將口門束窄則逆船勢難直闖而礮臺均可會攻於防勤似俱有益臣並通飭沿海各屬凡緊要口岸遵照堆貯麻袋排釘木椿之法一體辦理

三十二

務期添防設備密益求密以固海疆而遏夷氛

劉韻珂又奏竊臣於五月初六日東渡定海連日周歷勘查緣縣城東西北三面附郭皆山峯密複遠城西北隅為鎖山山脚插入城中城垣跨山接築登山四望全城在印南城一面俱臨大海南門外有道頭地加逼近海邊距城僅三里許道頭之東為東山再東為青壘山道頭之西為竹山山北為曉峯嶺青壘竹山東西對峙而東山適在兩山之中曉峯嶺又近連西城門階均係城南扼要之所道頭連南海山羅外其附近道頭者為五奎山該山東南為大渠山再東南為小渠山大小渠山之脚為小渠門五奎

山西面為盤峙山兩山之間為吉祥門五奎山西對竹山而竹山又與盤峙山南北相對兩山之間為竹山門凡商漁船隻均由三門進口擺泊道頭之外前經

欽差大臣裕謙遵

旨督辦善後事宜相度地勢分飭江浙各員由青壘山西脚卷至東山東脚山橫築土工一道內因隔有礮關三處外禦海潮內洩湖水廂築石工該工限於地勢距海較近恐秋潮潑動根脚擇要堆砌碎石藉資保護頂上酌培土中添安礮位並於東山上下剗平石基修築石礮臺及甃石礮城均由裕謙復勘奏報完竣在案其青壘曉峯等山應築瞭

三十三

臺營房亦俱完工所有壇廟城堦衙署橋梁道路等工現已次第興辦臣復飭令趕緊修理至壽春處州定海三鎮共帶防兵五千五百餘名定標兵丁分防東山曉峯及土工一帶並搭配巡船其餘兵丁分防城廂內外俱臻嚴密在山礮臺及土工上面共設銅鐵大礮二十二位城垣周圍共設大小礮四十位撥配兵船鐵礮十位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原募水勇一百七十名經

欽差大臣裕謙批令緩撤復飭續募岱山水勇三百名定海水勇一百十名雇配船隻舵水發給器械由幫辦定海糧臺之候補同知黃維楷督同管帶水勇之安吉縣縣丞顏正志

候補縣丞劉季濤會同兵船出洋巡緝現先後獲有益船

五隻盜犯二十餘名尚為得加其定海境內十八寨及懸

海各山寨先經著定海縣石浦同知舒恭受督同顏正杰

劉季濤妥為勸諭各自團練有請官發給鳥槍藥鉛刀矛

者亦有自備器械者均已造冊報官各寨鄉民共慕敵愾

同仇之義極形踴躍此巨勘明定海形勢及查明現在防

禦之情形也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江蘇洋面安靖查探浙洋遊奕夷船係屬

貨船並非兵船等語定海洋面原不准洋船私行銷貨從前地

方官諸務廢弛以致沿海奸民貪利接買經此番整頓之後自

應力杜弊端以絕其覬覦之念本日據劉韻珂馳奏會籌鎮海

要口酌添防工並勘查定海形勢各一摺據奏鎮海城北逼近

海洋該處城垣並招寶威遠城後面俱形單薄請堆積沙袋並

購長大木椿杆釘填石及金雞山埂上平地築堡樹椿安礮等

情均著照議辦理總以得力合用為要不可有名無實徒費周

章至定海修葺各工安設兵礮據奏兵民相安覽奏均悉惟各

寨鄉民請官發給槍藥鉛刀矛一層現當團練義勇之時據奏

該鄉民敵愾同仇極形踴躍惟官發給槍器械一節鄉民非比

在官兵役祇應准其自行製備造冊報官仍著該撫留心體察

不可輕率

三十四

丙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逆夷蹤跡詭秘粵省既稱夷船來浙閩省又稱夷船北馳自

不容以浙洋未報夷船連檣而至稍疏防備裕謙著馳往浙江

或駐紮嘉興或徑赴鎮海酌量情形自行妥辦等因欽此伏查

粵前聞粵省於閏三月間有夷船因浙省將夷匪二名拿

獲刺皮欲行赴浙報復之語粵當以浙省控斬者僅止一

夷並無二夷更無刺皮之事夷性詭秘無端造此浮言其

間必另有謠計又夷船自粵至浙雖不能飛越閩省洋面

而自上年六月以訖本年二月夷船之往來粵浙者並非

一次不聞有在閩省洋面或南或北忽隱忽見之事今閩

省古雷等處外洋屢有遊奕之船其情實屬巨測當即密

飭防堵鎮將嚴益加嚴月餘以來浙省洋面遊奕之一二

船仍未遠離亦總未敢駛近口岸而閩省洋面未見報有

夷船遊奕粵省又已連次接仗誠恐該逆復萌聲東擊西

之故智乘間闖入浙洋更慮其因鎮海定海防堵嚴密滋

擾別處口岸於五月初九日在寶山行營欽奉前因即

於初十日折回上海署撫臣程番於十三日亦至上海

將將防堵機宜及地方緊要應辦公事面加商定即於十

三十五

五日起程徑赴鎮海軍營察看情形與劉韻珂余步雲等商定一切再行回駐嘉興居中策應就近督防乍浦海口於杭州蘇州緊要事件亦可分別照料俾劉韻珂程孟采安心防守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前此調赴浙江軍營派充翼長老成謹慎甚為得加又江蘇候補知府黃冕候補知縣藍蔚雲及佐雜四員隨營差遣均能不辭勞瘁現仍帶往委用並將前由浙江軍營撤回之江甯駐防八旗官兵三百名仍令原帶官協領巴彥柱等管帶再挑選徐州精兵二百名派令揀發副將費伸泰管帶同赴浙江隨機調派為江浙兩省援應之兵至江

三十六

蘇防堵情形以寶山縣之吳淞海口為第一喫緊之處上海為通商馬頭五方雜處閩粵商船來往不絕最易藏奸崇明孤懸海外不產米糧向由該縣商販赴江甯藩司衙門請賑前赴安徽採買以濟民食是寶山之應防者防夷船之闖入上海之應防者防漢奸之滲跡崇明則更當先籌足食以安民心否則吳淞口外設有夷船遊奕上海奸民即造謠生事實為腹心大害崇明販米不前雖有猛將雄兵亦屬束手無策於五月初七日從上海坐舟由黃浦江徑抵吳淞海口登岸會同提臣陳化成將寶山安兵設礮之處逐一查看統計該縣共有調防外營兵二千九

百五十名又吳淞本營兵一千餘名鄉勇三百名火攻船四十隻大小礮二百四十餘位擡礮二百四十八桿軍威甚為雄壯周密惟駐防東門外奇兵營兵三百五十名自上年六月調防迄今枕戈露處已經一年較之各營防兵之曾經更番調換者兵力實形疲乏又徐州鎮標兵二百名由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統帶駐紮校場並無分防地段與陳化成通盤籌酌寶山兵力有餘上海並無武職大員督率恐致散漫無紀已將奇兵營兵三百五十名暫行撤回回營以均勞逸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及所帶徐州兵二百名一併移駐上海現在寶山地如尚有調防兵二千

三十七

四百名合之本營兵一千餘名兵力並不為單提臣陳化成督率認真調度有方更可放心又分駐上海縣南岸鮐廟地方之漕河兩標及甯國營兵共三百名僻處荒灘戰守兩不足恃切近城垣之沿江馬頭險要口岸僅止防兵六百名亦恐過少已飭將原駐鮐廟之官兵三百名移駐沿江馬頭現在上海地如共有調防外營官兵一千一百名提標本營兵七百餘名大小礮三十二位擡礮一百桿鄉勇二百名配船二十隻又紳董捐造便捷漁船四隻團練水勇一百名均歸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統帶無事則彈壓操巡有警則隨機防勦並為寶山之援應其崇明地

如本有蘇松鎮標兵三千餘名前又調派徐州勁兵三百
名前往協防兵力甚厚因不及親往查勘飭委候補知
府黃冕前詣查明該標兵力尚健施放礮頗為熟習現
護總兵事揚州營參將繼倫力除積習訓練頗勤惟近年
以來安徽米價增昂行戶人等又因該縣米販係有一定
口岸不能逾越尺寸居奇擡價以致商販不前食米短缺
官民俱甚惴惴等復加查察係屬實在情形現當防夷喫
緊之際安民為要自應量為變通以裕民食等業已飭令
由縣給照暫赴附近之蘇松常鎮揚太連七府州價平地
加照年額應買米數採買接濟以為有備無患之計仍嚴
禁通額多買居奇勒索庶內外民食不致妨礙上海礮局
鼓鑄礮位先已鑄成四千斤銅礮六位打磨光潔等會同
提臣如法演放尚能致遠其三四千斤鐵礮亦已鑄有四
位尚未磨淨演試惟礮之為用所關甚鉅等現又詳飭委
員欽遵

三十八

殊知所辦均屬周妥兩省口岸飭令留心探望設有逆夷船隻經
馳所向何方即行奏報
已卯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楊芳齊慎兩廣總督祁項
奏竊等據署水師提臣何岳鍾稟報逆夷退出外洋繳
還虎門各礮臺當即飛飭查勘安兵駐守去後茲據先後
稟稱各礮臺僅餘基址或被拆卸或被轟碎無可棲止礮
位大者無存小者亦皆殘毀稟請勘估前來等查虎門
內外各礮臺百餘年來扼要添設未雨綢繆工堅械備一
旦撤守為逆夷剽平去其所畏遂致闖入內河逼城分泊
拼死求和爾時省垣所可守者僅一東礮臺其西礮臺及
海珠礮臺早皆為所擊壞今夷船退出而諸隘為之一空
若急於修復凡鳩工庀材添鑄礮位非一二年不能一律
完固而夷性犬羊居心狡詐現在漢奸附和尚有數千雖
稱祇求貿易焉知不萌蕪潛滋等再四商酌惟有先固
根柢徐及門戶夷船自外洋入虎門海面遶路徑紛岐
水深浪大必須以船進攻以礮拒守今師船臺礮皆無可
恃而獅子洋內不得不以省河為屏蔽歷來大小船隻進
省由黃埔分南北而入北路由琵琶洲七星岡赤岡攬德
二沙尾至東礮臺而兩沙尾為扼要南路自深井海心岡
分為二路迤北自官洲至小洲分而為二一由滬甯至深

三十九

審一由崔家沙上窖繞出白鶴沙其地南一路則由白泥
 涌南亭老虎岡三山俱可至大黃窖礮臺而滙窖崔家沙
 老虎岡為扼要欲斷絕其兵船來路非先填塞此四處不
 可現已派委委員探試深淺徧訪紳耆總期無礙民田無
 過水道或以船沉石或以囊壅沙聯巨木為樁作梅花及
 品字形塞深就淺祇容貨船出入夷船喫水在五尺以上
 遇沙石阻攔即可損壞伊既不敢飄忽直入然後將省河
 南北二路礮臺以次趕緊修築再於要隘添設礮臺安兵
 練勇加意防守內戶既固即可添制戰艦籌運輓石由內
 而外諸礮臺可以從容措手期於鞏固查舊築礮臺依山

者高出水面在水者四面受敵既無遮蔽又無暗道礮位
 安放太高礮架不能隨意掉轉故往往發而不中擊等鑿
 及前知擬另為改造礮眼分作兩層高者以夷船之中艙
 為準低者以夷船之船幫為準立標於水批選膽勇之兵
 弁勤加演放輪流開出以木筏作的總以礮不虛發發必
 命中為主嚴定賞罰將令既專士心必一前者省河之戰
 八千斤大礮夷匪極為畏懼惜安放無善處又僅運到八
 尊兵升點放不熟又沙袋阻隔不能取準而火輪夷船被
 礮擊碎礮臺可藏身架可撥轉以有定之準觀無定之船
 練習既久手眼合一心膽俱壯逆夷船礮雖堅劫風帆不

能飛渡矣至前奏義勇顏浩長捨斬之噴囉眾口一辭該
 民附近省垣見聞必確而暗遣義勇陳棠等所誅之夷即
 原報係屬噴囉茲據通事驗看首級發變認識不出惟該
 夷寶刺上有夷字飭委能審紅毛字者譯出上有鎮守叻
 吧吐伯爵之業等字聞係噴囉夷掌兵渠魁稱為伯爵與義
 律同惡相濟而噴囉亦逆中強悍之節天奪其魄使之登
 陸得就駢誅無不稱快所有按格獎勵之處容等另行
 奏賞
 奕山等又奏竊奕山前於五月初四日將參贊大臣隆
 文在營患病緣由附片奏

聞在案等旬日以來察看該大臣病勢日益增劇醫藥罔效於
 本月十二日巳刻因病出缺
 奕山等又奏奕山會同參贊大臣隆文分駐石門金山
 彈壓土匪撫卹居民近日間諒稍為安靜廣東天氣炎蒸
 無日不雨上覆下溼弁兵受病甚多間有因病身故者不
 得不擇地安營分駐現在守城兵丁盡行撤却除東北教
 場二處搭蓋席篷暫為棲止其賊退後撤住堰塘之兵另
 為相度地勢移駐離省十餘里之白雲山居高臨下與城
 外所紮之兵可以聯絡聲勢金山大營與佛山石門皆係
 省河上流互為犄角嗣因參贊大臣隆文患病益加沈重

而石門金山兩處大營密通村莊誠恐無人統率致滋事端是以李奕山暫駐金山料理一切茲又據參贊大臣楊芳兩次文稱該參贊到粵後自二月以來守禦防勤心血枯耗日夜怔忡前因軍務喫緊未敢請假今因乘騎巡歷礮臺閃傷左腿舊日矛傷因之發作精神恍惚步履維艱咨請暫為調理前來李查該參贊自抵粵後籌辦軍務實力實心晝夜勞瘁惟年逾七十精神易於耗擲非靜養難望復元李與督臣祁項撫臣怡良公同商酌暫令參贊大臣齊慎移駐省城統率各營弁兵俾楊芳得以安心醫治庶冀速就痊可

四十二

奕山等又奏嘆夷停泊裙帶路修築石路建蓋道蓬前已附片陳明李等思裙帶路雖在外洋離虎門二百餘里逆夷說云候

旨實欲仿照澳門之例為卸貨之地惟

天朝疆土豈容外夷占據是以飛檄水師及澳門香山新等處查明裙帶路修蓋房間共有若干有無勒索民戶之事所用輓石木料何處透漏該處是否係入虎門要路能否壅斷各國商稅內地商人出海往來有無阻礙自外洋入澳門是否必由此路抑另有可通之徑飭以不動聲色詳明密稟茲據各營稟稱該夷在毗連香港之裙帶路築馬

頭一條係二三月動工長八九丈寬六七丈高七八尺築房一連三間祇有牆基此外並無添造四月間有夷人至香港查問戶口者老鄉民不聽傳喚夷人即去未經再來所有裙帶路輓石係黑夜自外洋載入不由內地無從堵截現在停工未運至各國夷商及內地商船往來裙帶路並非出入虎門必由之路由外洋入澳口門有二其一為擔竿洋在新安縣之東南係新安所屬其一為老萬山在新安縣之西係新會香山兩縣分屬夷船每月夏秋間多由老萬山而入春冬間多由擔竿洋而入俱可不由裙帶路而至虎門澳門尤在虎門之西去裙帶路更遠洋面四

四十三

通八達在在可通逆夷更不能壅斷等語李等揣逆夷之意深懼不准貿易欲倚外洋銷貨聲言係前督臣琦善允准居住說明以此調換定海藉為狡賴目下內河水大未能即刻攔堵虎門無險可據若即圖收復而無船無礮竊恐進退無據未易得手且裙帶路該逆亦未必終能久居啖夷向來租居澳門大西洋房間而抽稅其貨今欲自修馬頭不但大西洋失所憑依即各國亦有窒礙夷與夷互相猜忌必至外闕而該夷此番闖入內地肆其焚掠粵中士民無不切齒李等分鄉曉諭各紳聯絡團練丁壯到處截稅防其登岸各港斷其水和奸商絕其透漏該逆私貨

既不能銷內外又須防備廣集兵船守一外洋空野則不
攻而自敗矣我備既修乘其釁而感之絕其貿易不難制
其死命而兵端可以永靖海疆可以莫安

諭內閣戶部尚書隆文由翰林改授部曹升卿勳擢任尚書在
軍機大臣上行走老成端謹辦事實心前因倭夷滋事經朕特
簡為參贊大臣馳往粵東辦理軍務方資倚畀遽聞渣逆軫悼
殊深著加恩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賞給廣儲司庫銀
二千兩經理喪事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
例具奏靈柩回京時著沿途各督撫派員妥為照料並准其入
城治喪伊長子刑部筆帖式桂清次子懷清著俟百日孝滿後

四十四

著該旗帶領引見以示朕篤念董臣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籌備守禦內河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
稱修復礮臺添鑄礮位非一二年不能一律完固師船礮臺皆
無可恃獅子洋內不得不以省河為屏蔽等語著即照議先將
要隘數處密為填塞以絕兵船來路至省河南北二路礮臺即
著趕緊興修安兵練勇加意防守內戶既固再行添製戰艦籌
運礮石由內而外將各礮臺次第修復以資捍衛其臺分兩層
改造礮眼之處著細心體察如式築修總期攻擊有準不得草
率了事另片奏夷匪在香港對面之相帶路建蓋寮篷修築馬
頭等語香港地方緊要豈容該夷久據著奕山等不時密探該

夷在彼有無另蓄說謀作何舉動隨時防範無稍疏虞將來如
有可乘之機必應將該地方設法收復方成事體義勇等捨新
夷即著仍遵前旨查明按格奏賞又另片奏楊芳現在患病著
飭令安心調理即著齊慎移駐省城軍營以資彈壓調度

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之三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月辛卯

諭內閣伊里布著交原審之王大臣會同刑部定擬罪名具奏

癸巳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泰竊

等等於五月十二日接奉

批迴四月十五日奏摺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奕山等奏喚夷船隻攻擊省城督兵保護無虞請權宜辦理

一摺覽奏均悉喚夷自我兵兩次擊退之後計窮勢蹙併力進

攻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

城內居民紛紛逃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額求轉奏乞恩

一

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該將軍等惟當嚴諭該夷

即立即將各兵船退出外洋繳還礮臺仍須懍遵前定條例祇

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煙土儻敢故違斷不寬恕並著將

軍等會同該督撫悉心籌議安堵章程該夷性巨渺仍當嚴密防

範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後迅將各礮臺及防守要隘等處

趕緊修築堅固如喚夷靈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勦滅不得因

已施恩遂請事任其需索等因欽此等語跪讀之下感激流涕

仰見我

皇上仁育義正戢兵安民

覆憐之恩覃敷中外等語當即刊刻告示宣布

德威到切曉諭粵省民商奔走相賀從前歇業者紛紛歸籍數日

間貨物駢集皆復其舊向來恭順夷商貨船聞風入港告

請驗船無不鼓舞又飭委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差派洋商

傳諭喚夷令其懍遵前定章程安分貿易

大皇帝體恤爾等曲

賜於金須感

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前往明白開導夷目等額慶歡悅免

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等語惟大兵未退該國

貨船尚泊澳門近洋未敢遽入前所修繕帶路寮房石路

未始不作銷貨之想而內商斷不肯前各夷又不從此入

二

該夷即不馴服而伎倆亦無所施况嗜利本其天性既

蒙

皇上予以自新現聞該夷等國貨船在澳門較從前極為安靜其

不敢在粵東再肆桀驁亦可概見况該夷新來兵貨各船

水土不服瘟疫大作據提督吳建勳報稱自夷目新嘔吐

在省河受傷逃出病故之後各船受傷及被嚇病亡相繼

不絕而察內居住者傳染時疫亦有數百自四月下旬起

五月中旬止黑白夷埋山谷及焚化者八九十名內有夷

目十名等語是該夷雖幸逃顯戮亦終受冥誅人心為之

一快省河要隘已於十八日動工度量地勢攔截而本年

粵中雨水過多。西水大漲。急切不能得手。內河礮臺除改作外。尚須添補礮牆數處。已購辦灰石。俟天氣稍霽。即築基趕辦。大黃窖礮臺孤懸水中。四面受敵。必須添造石壩。接通後路。方可據守。其礮位新鑄八千斤鐵礮四十尊。江西委員鑄造三千斤銅礮三十尊。餘銅添入委員捐造又十三尊。此外尚有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鑄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礮四十尊。尚未鑄成。通計一百二十餘尊。僅足省河各臺原設數目。而虎門各臺尚須趕緊另造。惟鑄礮須先立礮胎。礮胎用上作成。非二十餘日不能乾透。廣東陰雨潮溼。非倉猝所能趕辦。只有詳定章程。力求實效。由內而外。逐漸保固。蓋夷情多詐。多疑。駕馭在柙。防禦宜慎。等語。斷不敢因恩准通商。稍涉大意。惟有外示寬大。上崇國體。而內務嚴密。潛消反側。以仰副我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奕訢齊慎祁頊又奏竊查廣東省城北面依粵秀山為城。舊有觀音殿。俗呼為觀音山。士民瞻仰久彰靈感。本年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噴夷攻城之際。據捉獲漢奸聲稱賊攻靖海門。撲近城牆。正欲開礮。煙霧中望見白衣神像立於城上。遂不敢轟擊。火藥局在觀音山下。貯藥三萬斤。漢

三

奸潛拋火彈。火鼓沖起。僮藥力發動。全城灰燼。當兵奔搶救之時。居民望見白衣女裝。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時撲滅。且夷匪火箭如雨射入內城。無一延燒。所有火箭非入水塘。即落空闊之處。夷匪方欲謀運大礮向城安放。而迅雷暴雨。瀉若傾盆。衝沒漢奸。及黑白夷百餘名。夷人無不畏懼。現在海氛既熄。省垣安堵。雖文武之同心。亦神明之默助。此皆仰賴聖主洪福。德威遠播。上邀天佑。百神效靈。等及軍民無不共深感戴。恭請御書扁額供奉山巖。以彰神貺。庶外夷永生畏懼之心。邊疆長享莫安之福。

奕訢齊慎祁頊又奏。再現在粵省夷務大定。各省官兵依山。山下營。雷雨溼蒸。半染瘡痢。霍亂等疾。紛紛呈報。聞多亡故。等語。公同商議。酌留廣西貴州及四川官兵。彈壓土匪。暫壯聲威。此外各營。擬分起撤歸原伍。一面奏請。一面即飭沿途各州縣。預為辦理。先湖南次湖北。次雲南。次四川。次貴州。次江西。分期開行。庶道路不至壅滯。而糧餉可以節節。

奕訢又奏。前准參贊大臣楊芳兩次文稱。以舊傷發作。現

四

在患病等因當經於五月十二日未刻附片奏

聞在案拜摺後是日申刻奉到四月十五日奏摺

批迺欽奉

諭旨俯准通商貿易並著李等會同督撫悉心籌議妥定章程等

因欽此仰見

聖心浩蕩

曲示包容俾李等得以從容布置跪聆之下感悚難名旬月以來

李等會籌一切乃參贊大臣楊芳現在告病又欲自仕留

防善辦善後固屬出於誠惻惟年逾七旬精神究多恍惚

且兩耳重聽每於密籌軍務均係用筆寫說往往辭不達

五

意彼此參酌殊多未便現當會籌善後之際事事必須與

督臣等從長計議和衷商榷議定章程奏明請

旨庶可次第遵辦自不得稍存偏見於中致滋貽誤因思刻下軍

務既定所有湖南等省官兵現已奏明陸續凱撤參贊大

臣楊芳係湖南提督既經患病可否明降

諭旨敕令該參贊回任調理之處恭候

欽定查參贊大臣齊慎久歷戎行遇事勇往人亦正派誠實可靠

將來暫留廣東協同督臣撫臣等籌備一切必能和衷共

濟於事可期有神

諭內閣奕山等奏廣東省城

神廟顯應請頒給扁額一摺據奏此次喫夷肆擾撲近城牆正

欲開礮粵秀山

觀音大士神像顯靈居民共見撲滅火箭雷雨傾盆衝沒漢奸

夷匪多名夷人無不畏懼海氛既熄省垣安堵護國庇民仰邀

神賜朕實深寅感著發去親書扁額交奕山等祇領虔詣廟

中敬謹懸掛以答

神庥尋頒

又

諭奕山等奏官兵凱撤請分別開行等語著照所請先湖南次湖

六

北次雲南次四川次貴州次江西按省啟行即飭沿途各地方

官妥為辦理並飭帶兵員弁嚴為約束毋許滋擾

又

諭參贊大臣楊芳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昨因在廣東軍營患病當

經諭令安心調理現在該參贊病尚未愈若仍留廣東辦理軍

務伊力疾從公轉恐不能靜養楊芳著即回湖南提督之任其

所帶湖南兵弁著一併帶回歸伍該參贊務當仰體朕心加意

攝養報國宣猷為日正長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請撤兵分期啟行已明降諭旨

照議辦理并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情形奏請撤兵矣又據奕

山等奏晚諭嘆感懷遵前定章程一體通商并籌備堵禦一摺
覽奏均悉該奏所修裙帶路寮房石路內商既不肯前各夷又
不從此入口是該夷銷貨不便未必日久占據裙帶路與香港
毗連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遇有可乘之機設法收復前據楊芳
春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自係因近來訓練不精不能得力之故
此時固未便全改章程其應如何變通酌劑之處該將軍等妥
議具奏至省河及大黃窖礮臺據奏必須修造據守著即趕緊
興工所有礮位一百二十餘尊即妥為分別安放務須布置得
宜施放有準方稱有備無患所有一切善後章程著即責成奕
山齊慎祁項怡良和衷商榷妥議辦理儘有辦理不善之處惟

七

奕山等四人是問懷之

又

諭前因嘆咭喇夷船在沿海各省口岸遊奕滋擾屢經降旨著該
將軍督撫等調集官兵防堵勒辦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
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
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
裁撤迅速奏聞請旨

奕山齊慎祁項又奏竊等於本年四月十八日奉到

批迴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諭據御史駱秉章奏逆夷在粵造車載礮揚言復至天津等語

著該將軍等確切偵探據實具奏又另片奏湖南官兵到粵聞
有騷擾情事亦著該將軍等申明紀律嚴加約束以期兵民相
安等因欽此伏查奕山向來租居香山縣屬之澳門本年二月
間又在新安縣屬之裙帶路拋泊如果該逆有造作礮車
之事亦必在此二處即夷情詭秘而密加查訪自必可得
端倪況粵等甫經到粵之初即聞該夷有赴咭喇借用
陸兵馬礮並欲赴浙江滋擾當已飛咨

欽差大臣裕謙嚴密防範並未聞有欲赴天津之說茲奉

旨飭查當即密飭香山新寧知縣澳門同知及署虎門水師提督
等確切查訪去後茲據各該員稟稱遵查該逆夷所用大

八

小礮架均配車輪輪用鐵葉包裹期於運用便捷如遇陸
路打仗數百斤及千餘斤之礮均能挽移接戰惟數千斤
不能牽曳至夷人礮架車輪有時損壞重加修整或者因
此訛傳亦未可定若有另行造礮車之事斷難掩人耳目
現在密訪並無其事仍不時留心訪查如有見聞即行飛
報等語惟夷船退出虎門之後粵等在省風聞該夷有欲
赴浙江定海報復刺皮掘屍之恨謠言連日細加察訪半
屬漢奸煽惑而夷性犬羊亦難必其不妄生事端應請
旨敕下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各督撫嚴飭沿海各營汛不時偵探
以防夷船北駛至所奏湖南官兵到粵滋擾一節等語查

有乾州協千總黃再忠奉調來粵行至江西吳城舟次因
勒折夫價眾兵不服經帶兵副將馬貴等棍責抽箭摘去
翎頂稟明原省督臣提臣押解回營辦理在案又札飭番
番南海兩縣就近密訪有無另有不法情事據實具報茲
據南海縣稟三月間有參贊大臣楊芳發下餘丁黃宏元
與民人口角飭令遞籍管束旋即病故又有辰沅道標翼
守備移送革兵包順忠因醉不守營規革除名糧遞解原
籍嗣據伊父包萬春保領又據南海縣稟稱乾州協千總
移送革兵舒守訓與兵丁孫忠恩口角爭毆解審前來舒
守訓交役看守後患病保釋回營就醫各在案此外再三
九
摺查並無另有湖南兵與民人滋鬧騷擾情事等語該管
總兵官琦忠副將馬貴稟亦相同是湖南兵並無另有不
法情事似堪憑信等仍嚴飭各帶兵官隨處稽查申明
紀律稍有不安本分者即按法懲治以肅戎行仰副
皇上兵以衛民之至意
硃批覽奏俱悉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於五月二十日在石門舟次將
浙省洋面夷船游奕情形附片具奏後旋據稟報十五日
象山縣空倉洋面有夷船二隻自南駛北二十一日又自
北駛至潭頭外洋遊奕不知其甯海縣大佛頭等處之夷

船二隻仍復隱見不定綜計浙洋共有四船等當以該夷
船是否兵船抑係貨船必當嚴為之防使之無隙可乘無
利可圖則我圍固而彼氣沮或勒或驅權操自我方為萬
全之策即經一面飛飭嚴防一面趕緊行起二十五日至
鎮海軍營又據稟報潭頭外洋之船於二十三日放杉板
小船駛至離石浦十餘里之老東門洋面經該處防兵及
地方居民協力追擊當即逃竄二十四日該二船望南駛
去二十五日又在甯海縣之滿山洋面游奕其大佛頭之
二船亦於二十四日望東駛去一隻不知所之現在大佛
頭等處洋面尚有夷船三隻隱見靡定亦不敢駛近口岸
十
遣人查探船上人數無多船隻亦小均係貨船詢之進口
商漁亦復相同此外別無遊奕之船撫臣劉韻珂提臣余
步雲已嚴飭沿海營縣調防鎮守並派撥兵船水勇互相
巡防杜絕接濟預備轟擊聲勢極為聯絡等又查勘金雞
山新添礮臺并各處堆貯沙袋均甚扼要礮局所鑄銅礮
業已鑄成一千斤至四千斤者八十餘尊亦已鑄有六
位等將已經打磨安設在鎮海都會同撫臣提臣逐一演
試均能致遠惟時交伏暑爐火甚熾誠恐工匠不能任勞
應否暫行停鑄尚須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定海地方甫經
劉韻珂親詣查勘工程華國守禦嚴密鎮將既能和衷共

濟兵民亦知協力保衛其餘各海口均能恪遵紀律安靜
巡防等查上年定海之所以驚惶由於將與兵不相習官
與民不相洽兵與民又積不相能文員與武職更素不相
和概成痞隔幾將不可收拾迨劉韻珂與岑先後到浙首
以衛民練兵為要務使之相習相洽再破除其爾我之見
強者抑之弱者扶之雖不敢深信為求志成城而較之前
此之互相為難刻刻虞其變潰情形實已迥別劉韻珂愛
民如子取兵有術余步雲虛心實心辦事無不商酌紹台道
鹿澤長騰議俱優亦肯遇事考究詢稱文武和衷兵民輯
睦以此禦敵何敵不克就現在浙東情形而論戰守皆屬

十一

可恃岑已與劉韻珂余步雲將防勦機宜詳加商定即起
程前赴浙西之乍浦海口相度形勢妥為布置仍回駐嘉
興居中策應兼顧江蘇海防並料理兩江總督及兩淮鹽
務事件但岑雖擬暫駐嘉興而浙江之鎮海定海及江蘇
之吳淞崇明等處一有失船侵犯即須相度情形緩急親
往督辦誠恐顧此則彼處之鎮將心存懈怠岑業已分咨
劉韻珂程高采并通飭調防各鎮將悉遵劉韻珂程高采
約束調度如敢抗違無論主兵客兵即按軍法從事庶劉
韻珂程高采呼應較靈而岑得免首尾不能兼顧之慮至
浙江洋面土盜自被定海縣岑獲二起之後均已遠窺商

漁樂業魚汎尤為旺盛民氣恬熙江蘇洋面亦屬安靖堪
以仰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據裕謙奏馳抵鎮海查明失船洋面防堵情形一
摺覽奏均悉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
門所調各路官兵業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寶山鎮海等處調
防各官兵著該大臣體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處迅速奏聞
請旨

裕謙又奏再岑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奉

十二

上諭提鎮各員該督相處已久其於戰守能否相宜或須酌調方
可得力之處著該督隨時察看據實具奏無稍遷就等因欽此
岑伏查浙江提督本係兼轄水陸之員現在情勢水師重
於陸路似應另請

簡放水師出身人員方可得力惟屈計水師出身之提督僅止江
南陳化成福建寶振彪廣東吳建勳三員廣東既無無更
調之理即福建毗連粵省首當其衝江南洋面平行無險
可守其情形較之浙江有過之無不及一時亦難驟易生
和余步雲於洋務雖未能諳習而一年以來亦已漸知大
概且究竟久歷戎行薄有聲望亦足以振懾匪徒其措施

自比陳化成等事半功倍至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水師習
氣雖深而駕馭用之尚非不堪造就若輕信其言任所欲
為必致受其愚弄水師人材難得就李所知所聞水師鎮
將而論即使酌請對調未必即能彼善於此其處州鎮總
兵鄭國鴻粗知文義於上年初到軍營時自居為深通翰
墨老成練達之將蔑視一切究之不過師心自用大言不
慙致與文武各官皆不能和衷共濟李到浙後察知其故
三令五申嚴行告誡該鎮始有顧忌不敢自肆撫臣劉韻
珂駐紮鎮海亦經兩月待之以誠待之以正調度得宜該
鎮等尚能自愛用命總之武員大抵不學無術全在駕馭
者之嚴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長使之就我範圍即可收
指臂之助若稍事優容必將志得意滿非縱兵生事即自
作聰明事事與人為難不獨不能得力轉須防其債事比
比皆然現在該鎮等既知做戰自應暫緩更調

十三

殊批依議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閩浙總督顏伯彞
福建巡撫劉鴻翱浙江巡撫劉韻珂現在粵東夷船業經退出
虎門情形恭順已降旨准令該夷備照舊章在該省通商併令
其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煙土甘結該夷等自不敢再在粵東夾

帶銷售惟閩浙兩省口岸甚多該夷惟利是圖難保不勾結沿
海奸民潛行偷售即如閩省夷船私銷貨物向俱視為泛常趁
此清釐之時尤宜力加堵截以除積弊著該大臣等督飭所屬
文武員弁隨時偵探加意巡查遇有夷船在洋遊奕即密為防
範不准其潛近口岸稍有偷售并嚴查內地奸民私駕小船出
洋勾串販運別滋事端如有此等奸民與之交接販賣一經
拏獲即照新定章程盡法懲治不准稍有疏縱以除積弊而靖
海疆

又

諭奕奕自懲創之後兵船退出虎門乞恩貿易准令通商昨據該

十四

將軍等奏稱向來恭順夷商貨船開風入港告請驗貨奕奕額
慶歡欣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等語該夷人數眾
多貪利無厭目前雖極恭順難保日後不另生枝節現當該將
軍等辦理善後必應計及久遠一勞永逸毋使徒將了事後患
潛萌著奕山等即飭諭該夷仍須出具切實甘結不得夾帶鴉
片勾串內地民人其通商口岸及夷船應停泊何處均照舊章
辦理不得妄生他念另求馬頭至貿易納稅向有定限已歷年
所亦毋庸輕議裁減各沿海省分俱有將弁防守曉諭該夷即
嚴飭各夷毋許駕船分赴各處勾串銷售倘不遵約束被兵弁
攻擊或將該夷檢獲治罪該夷目不得妄生覬覦其餘善後章

程著仍遵前旨周密妥辦以副委任

乙未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且以廣東夷務為萬里海洋
安危所繫而閩粵互為唇齒尤須呼吸相通是以多用謀
探節據探報四月初一日逆夷火輪船一隻拋泊十三行
河面官兵開礮擊沈三板夷船夷人亦有損傷初二日該
夷駕火輪船一隻駛至省西泥城一路開礮兵勇望風而
逃燒我船隻六十餘號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駕船十餘隻
開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燒民房甚多並占去四
方礮臺初六日礮子打入老城直指貢院經廣州府知府
余保純向逆夷面議息兵該逆始索洋銀數千萬圓繼定

十五

六百萬圓又須將軍參贊撤還方肯退却其銀已由藩運
海關三庫湊給俱各交訖並聞四月十五日已作為連交
商久議撫情形專摺馳奏探聞之下心膽俱裂正在疑信
間適接藩司曾望顏來粵抄送廣東臬司王庭蘭寄該司
信函尚有為偵探所未盡者夫逆夷非不可撫然必痛勦
之後窮蹙乞命殲其渠魁釋其餘黨始能俯首帖耳久安
無事今賊勢方張資之以厚饒則何不以之養我士卒修
我戰備如謂商民紛紛號求息兵不得不曲徇所請以固
人心則何不於誓師之初集我紳士耆老痛哭而申效死
之義與之圖守且廣東民情非不可用四月初十日有蕭

岡三元里等鄉數萬人圍困夷眾功在須臾而余保純得
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漸解却在該府未始不藉口
於議撫之後不應妄生枝節是直以六百萬之資可以求
安也具此肺腑何以為臣子有該鄉民等誓詞二紙各處
傳鈔言雖鄙陋亦足以見大義之在人心況撫之權在我
而受撫之情在彼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且由廣
東鈔來逆夷偽文一併偽示四件悖逆之詞令人髮指復
於議撫後拆去大角沙角橫檔等礮臺既石移往香港起
造馬頭房屋儼然視為故物又廣東巡撫臣怡良來咨內
粘單亦有四月初九日有夷人十一名漢奸數十名至香

十六

港傳喚鄉耆舖戶稱係喚圍知縣姓堅來查未知將軍參
贊曾否入奏又五月初六日接准廣東督臣祁璜四月二
十四日來咨搶去省廠未竣工師船五隻如此情形斷非
致命歸誠之象奕山降卒已於四月十五日後移駐離省
六十里之小金山楊芳尚在城內齊慎亦已入城納贖之
後無復亡羊補牢之計若謂賊已飽索而却必不再來苟
安於目前又思彌縫於異日計亦左矣臣伏念上年八月
該逆赴天津投遞呈詞不過藉緩定海之師耳琦善宴其
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道陸建瀛請盡
數拘留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為書生之見冬間裕謙於

前署兩江總督任內。懸重賞以購義律。而該逆則在鎮海與伊里布分庭抗禮。非前任衢州守備周光碧聲色俱厲。義律且肩輿而入。今年正月琦善又與該逆會飲於蓮花城。琦善已視為固然。不敢稍存他意。乃自虎門失守。琦善擊問北上。參贊大臣楊芳適先至粵。相待數日。旋復效尤。臣總以為外示羈縻。內修戰守。而義律偃臥夷館。已將半月。又縱使去。及奕山隆文馳至。幾於無可措手。查楊芳前在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大臣印信。即有以偏僻小港准逆夷屯積貨物之請。甫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心思智慮。如出一轍。疊經

十七

聖諭訓飭。循復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深。尚可諉為不諳軍務。楊芳老於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歸。總之廣東以虎門為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却。琦善弛備撤防。開門揖盜。而礮為守門之具。非被攫劫。即行毀壞。楊芳初到。並不據實直陳。懇乞
聖恩。寬以時日。鑄礮造船。訓練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後。謀定而戰。一味粗疏。至於債事。此時奕山隆文若再扶同粉飾。君門萬里。何日稍釋南顧之慮。香港為商船內駛必由之路。其島曰紅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港。可比既被占據。不惟該夷來往自便。內外商船亦必盡遭掣搯。聞早露其

漸矣我

朝統取中外尺寸之土。不可以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異。即使香港計日可復。煙船紛紛四出。等於游魂。此事終無了局。餒虎狼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為今之計。亟宜大張捷伐。奕山隆文疊經逆夷嘗識。已懷輕視之心。楊芳年老耳聾。湖南兵丁首先滋事。不能約束。尤不能當此重任。敢乞

天恩。逾格。此時暫准羈縻。亟撤各處外調之兵。

特簡親信重臣。激勵人心。振作士氣。督造船礮。用本省之民為本省之兵。勿以一時小勝而存矜喜之心。勿以一事偶挫而

十八

懷退縮之志。至於經費浩繁。惟在用之得當。不當省而奢。費且滋甚。若以厚卹將士。精修戰船。奇才異能。踴躍圖功。即或例外增加。亦不過數十萬金。不此之圖。而以六百萬之多。拱手奉寇。孰得孰失。較然易明。計自廣東至於盛京。海口林立。夷船去來無定。撤防無期。與其日日用之。車薪不熄。何如一日用之。而燎原可滅。孫子兵法有云。用財欲泰。誠不易之言也。且駐紮廈門。督造船礮。而泉州及漳州興化各澳洋面。報夷船遊奕停泊者。或三四隻。或八九隻。即廣東議撫之後。亦無虛日。痛心切齒。何能一日姑容。但船礮未備。輕於舉動。必礙全局。一俟船礮備齊。其各

處停泊之船即當奮力攻擊不敢畏難苟安自取咎戾
顏伯燾又奏臣正在封摺間又據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
一摺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仗並邀

恩旨等因臣接閱之下不勝駭愕查四月初八日廣東業經傾財
罷戰安得復有勝仗即初一之仗亦僅小勝旋即潰散是
所奏直以痛勦乞撫欺蒙

天聽大膽昧良不料如此之甚且實無任憂憤並據探報逆夷現
在復萌禍端猖狂尤甚膽敢由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
一通惠州按此情形是該逆據有六百萬圓之銀肆行無

十九

忌其為詭詐萬端已可概見督撫兩臣現已剴切獎諭各
鄉已團練者慎終如始未團練者速行團練既以自衛又
可報

國省城當可無虞等情臣既有所見理合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廣東辦理夷務四月初一日官兵攻擊夷船
初二日該夷駕火輪船一隻駛至省西泥城一路開礮兵勇望
風而逃被燒船隻六十餘號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駕船十餘隻
開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迨起被燒民房甚多占去四方礮臺
經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向逆夷面議息兵初十日有鄉勇數萬
人圍困義律等夷取功在頃刻因余保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

壓鄉人始漸解去逆夷將大角沙角橫檔等礮臺執石移往香
港起造馬頭房屋又於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一通惠州各
等情如果屬實是該處情形所聞與所奏迥異梁章鉅前駐紮
廣西梧州府城與廣東毗連且正值軍務喫緊之時文報相通
務將所聞實在情形詳晰具奏朕於他處亦有飭諭密查該撫
不准稍有含混自取咎戾也

顏伯燾又奏再浙江定海縣善後事宜業經

欽差大臣裕謙辦理妥協浙江撫臣劉韻珂接手辦理防堵亦頗
嚴密廣東事關重大

特簡自必有人儻一時之人

二十

簡用裕謙似可當廣東之任惟其氣太銳敢乞

皇上密敕暫示羈縻事備而後動庶幾萬全無患四品卿銜臣林

則徐前在廣東辦理海口事宜以粵民誓詞揆之知其能

得人心亦有威望其王庭蘭信函所稱民怨之者自指販

煙莠民而言如以之為裕謙之副當能得力浙江海口或

即以撫臣劉韻珂長駐鎮海會同浙江提督臣余步雲辦

理似亦不致掣肘福建海口最多廈門尤為緊要臣即一

手經理浙江係臣所轄仍當刻刻留心不敢視同膜外廣

東事關一律尤須不分畛域期無貽誤廣東督臣祁項已

經手夷務怡良更始終其事雖非所能專主將來接手辦

理能否不致迴護伏候

聖裁

硃批覽

丙申睿親王仁壽等奏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旨伊里布現已到京著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

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傳訊家人張禧著交刑部歸案

審訊欽此並據浙江巡撫將鎮海營外委陳志剛解京歸案質

訊六月初九日奉

旨伊里布著交原審之王大臣會同刑部定擬罪名具奏欽此臣

等遵即會同傳到伊里布逐加詰訊伊里布伏地並頭惶

二十一

恐失措據稱伊里布上年奉

派查辦浙江夷務於到浙後探路購線招勇聚糧擬等勁兵多集

方敢進剿嗣伊里布欲催令該夷赴粵聽候查辦藉稿賞

為名今人前往晚諭並可藉探虛實酌遣家人張禧暫戴

六品頂戴同外委陳志剛過海賞給牛羊各物該夷亦回

送洋呢等件伊里布恐直示拒絕致啟夷人疑畏轉誤赴

粵行期即權宜收受奏奉

諭旨嚴飭發還伊里布遵即將餽送各物令陳志剛送往該夷未

曾接受本年二月間該夷欲繳還定海復遣張禧陳志剛

押帶夷男女各一名前往諭令交城後即將夫人全什

其前送禮物一併帶給發還該夷收明開船赴粵惟伊里
布未能遵

旨迅速進剿克復殲除種種辦理不善實屬無能有負

委任懇求

天恩從重治罪等語研訊張禧陳志剛等俱供曾奉差遣同往夷

船屬實並無別情遵即擬結此案伊里布以

欽差大臣辦理浙江夷務不能迅速克復定海屢奉

諭旨即行進剿乃一味遷延觀望畏葸不前實屬庸懦無能辜

恩溺職相應請

旨將前任兩江總督伊里布即行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張禧

二十二

及外委陳志剛前往夷船訊係聽從伊里布差遣應免置

議陳志剛飭令回營張禧即予省釋

諭內閣前因伊里布於浙江軍務辦理不善降旨交王大臣定擬

罪名茲據仁壽等會議具奏此案伊里布以欽差大臣辦理浙

江夷務不能迅速攻復定海屢奉諭旨即行進剿一味遷延觀

望實屬庸懦無能前任兩江總督伊里布著即革職發往軍臺

效力贖罪以示懲儆餘依議

丁酉

諭內閣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著解任交托渾布派委員迅速押

解來京聽候質訊

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怡良奏竊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本年二月內廣東匪滋事該處鎮遠礮臺有九千斤大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其餘兵丁一聞而散至今未聞奏辦等語著祁項怡良查明據實具奏又現據琦善供稱在夷船與義律講話時有直隸隨帶武弁廣東巡捕及親隨兵丁多人在旁聽聞等語琦善在蓮花岡等處屢次與義律講話是否有人員弁多人在旁抑或有時屏去從人私相談論或止鮑鵬白含章等與聞其廣東巡捕等員概不知悉並著該督等就近查訊隨往員弁詳悉覆奏毋許徇隱至香港地方經琦善擅許

二十三

逆夫在彼貿易究竟給與全品抑止給與一隅現在該逆是否退出或仍然占據亦著祁項等查明據實具奏再前據御史高人鑑奏鮑鵬前在廣東緣事經地方官查拏竄逃等語鮑鵬即鮑聰原犯何事該地方官因何查拏有無案據著一併查明具奏並將案據解交刑部以憑查辦欽此臣等當即欽遵會同嚴密逐一確切查訊所有奉

旨飭查鎮遠礮臺九千斤大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至今未聞奏辦一節臣等遵即將防守鎮遠礮臺之將弁傳到訊問據供本年二月間與夷打仗鎮遠礮臺並無炸裂礮位惟聞威遠礮臺有礮位炸裂打傷兵丁之事隨飛飭原

防威遠礮臺之守備盧大鈺帶同各礮兵星速來省臣等親行訊問據供該臺當時實曾炸礮二位一係一六位一條十八位俱重八千斤並非九千斤因夷船開礮攻擊弁兵接連開礮回攻礮身燒熱以致炸裂有隨委鍾朝芳吳紹鏞二名又礮兵陳榮甘蘇勝等許若張勝等四名均被飛礮打傷並未斃命亦無五百餘名之多另有兵丁向大高等八名係被夷礮打傷身死又弁兵二十六名被夷礮打傷未死並非被炸礮所打至防臺各兵係因夷礮圍擊礮臺破損不能抵禦並非因礮炸走散等語復向各礮兵余鴻等及當時協防之兵丁黃慶保等究問所供無異檢

二十四

查檔冊威遠礮臺共安大礮四十位自九百斤至八十斤不等並無九千斤礮位當時原防及添防弁兵計共三百二十七員名另有壯勇九十一名亦不敷五百名之數是虛大鈺等所供前情尚無捏飾至各礮臺失陷弁兵受傷陣亡之實在名數前經奕山等欽奉

諭旨移咨一併確查先已飭司委員馳赴各營確切查覆嗣據陸續冊報緣各營內尚有不知存亡下落兵丁未能造齊詳送現復屢次札催容俟一律查明仍由奕山等會同日等即行另案具奏又奉旨飭查前署督臣琦善屢次與義律講話是否果有員弁多人在

旁抑或有時屏去從人私相談語一節查此案先經奕山等欽奉

諭旨會同臣祁項查訊臣等即飭據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等稟覆并據武巡捕高殿甲等遞具親供均稱琦善兩次接見義律如何商議事俾伊等或先已回船或並未隨往或在船頭站立惟有鮑鵬一人在船傳話所談何事伊等均未聽聞等語當經會同據實恭摺覆奏並聲明鮑鵬業已解京其隨侍琦善之家丁胡姓趙姓謝姓亦已隨琦善赴京無從質訊等因在案茲復奉

二十五

諭旨查訊臣等以既據琦善供有廣東巡捕及兵丁多人在旁聽聞恐前次各稟倘尚有未確必須覆加研訊以昭核實復傳到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及武巡捕高殿甲等隔別面詢訊據余保純稟稱前任總督琦善正月初三日在蓮花城會晤義律一次接談移時伊與洋商通事人等先已各回已船概未聽聞後於十九日又在蛇頭灣接晤義律一次伊並未隨往無從得悉又據高殿甲等稟稱伊等先後隨同琦善往蓮花城蛇頭灣兩次接見義律當議事時均經琦善諭令站立船頭是以未及聽聞彼時即白令章亦不在船內並據余稱當日實止鮑鵬一人在船傳話餘人概不與聞如當日實在船內站立有所聞則斷不敢捏詞

推諉各等語臣等因署廣州協副將趙承德及番禺縣知縣張熙宇當時亦隨同前往復傳趙承德張熙宇訊問據各自具親供亦與余保純所供相符臣等察其情詞似亦均無諉飾又奉

旨飭查前署督臣琦善擅許啖夷香港究竟給與全島抑止給予一隅現在該夷是否退出抑仍然占據一節查毗連香港之裙帶路地方自上年冬間被啖夷占據後在該處砌築馬頭起造房屋基址業經奕山等會同臣祁項將一切情形兩次具奏茲奉

二十六

諭旨飭查臣等謹查香港全島東西綿亘起伏共一百四十餘里統名香港就中分佈則香港地方在島之西南由香港而西而北而稍東為裙帶路再東為紅香爐由香港而東為赤柱地名雖分其實諸峯均相鈎連香港全島北通海面往西約三十里為尖沙灘往東約五十里為九龍山均屬新安縣地界現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該夷前求香港與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而重在裙帶路與紅香爐名則借求香港實則欲占全島所開之路係由裙帶路開起察其情形似欲開至香港復由香港開至赤柱又看新安縣知縣彭邦晦稟稱該夷船陸續駛赴裙帶路拋卸聲稱係奉前任總督琦善允准給與居住至尖沙嘴與裙帶

路相劫為夫船聚泊之所十九年間曾經前任總督林則徐奏請設立兩臺一在尖沙嘴臺名懲儆一在尖沙嘴附近之官涌臺名臨御派撥兵礮以資控制嗣因琦善以該二臺海外孤懸不足禦侮而新安地方緊要飭令將兵礮撤回縣城防守旋被英夷潛據現將臨衝臺內兵房折卸臺基轟裂其懲儆礮臺仍復占據各等語又據署水師提臣何岳鍾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節次咨稟英夷先後在裙帶路赤柱各處張貼偽示並有偽知縣名目其偽示以緝盜禁賭為名陽為約束陰示招徠無非欲內地商民前往該處與之貿易而內地安分商民均以其非我族類不願與之來往惟恐不畏法之漢奸間與勾通希圖獲利現已札飭嚴密查拏其餘情形經臣等密加查訪均與稟報相符至前署督臣琦善是否給與全島抑止給與一隅並無明文惟檢查案卷內有副將賴恩爵稟報一件內稱英夷遣使目呈送書帖並稱香港等處已蒙

二十七

欽差大臣准伊等駐紮請將各汛弁兵撤回等語又查琦善任內所出示文有該夷既准貿易復求寄居既准寄居復求全島之語臣等愚昧之見竊意琦善原只許以一隅保得寄居而夫情無厭遂藉此要求全島似係實在情形再查英夷自退至香港後瘟疫大作英人因受傷及染病身死者

極多現在患病仍復不少且正經商人均不肯出洋與之貿易有謂此地水土惡劣英人斷不能久居者然該夷現仍稟請即在香港與內地商民貿易經臣等公同商酌未經允准飭令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向該夷曉諭該夷亦不敢再行陳請惟夫情詭詐多端行蹤叵測臣等現又風聞該夷有欲仍赴浙江一帶之說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報亦風聞此語雖皆得自傳聞尚無確據必須預為之防業經一面飛咨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

二十八

旨飭查鮑鵬即鮑聰原犯何事因何查拏有無案據一節臣等遵查案卷鮑亞聰與鮑人琮係十九年五月間經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因訪聞該犯等販賣煙土札飭查拏原札內開該犯等係在十三行夷館管賬及充當買辦等語時該犯鮑阿聰在逃未獲拏獲鮑人琮訊係鮑亞聰族叔據鮑人琮供稱伊兄鮑人琮曾充英人賴地等買辦十八年六月內因鮑人琮患病回家鮑亞聰受雇代辦至七月間鮑亞聰又因母病回家伊又代為辦理鮑亞聰又曾充過花旗英人喇喇買辦並未與英人管帳鮑亞聰逃往何處伊不能知等語檢查臣等兩衙門案卷均屬相符又查現解赴

京之鮑鵬前督臣琦善任內曾有諭令在兗鄉勇文稿一
 俾稱係職員究係何年月日報揭所捐何職亦無案卷可
 稽查鵬與聰字音相近或因犯案被禁潛匿本名改捐職
 員希圖效用抑或先以鮑鵬之名報捐職員另以鮑亞聰
 名字充當夫人買辦均未可知自應向該犯鮑鵬究訊至
 鮑人諒先於詢明杖責後逃籍保來現在飭提覆訊尚未
 提鞫容俟提到訊明是否與原供情節相符有無續犯不
 法別案另行分別咨部祁項怡良又奏臣祁項前奉
 諭旨督同江西藩司趙炳言廣東藩司梁寶常辦理粵省糧臺當
 經先後奏明請

二十九

旨在江西南安府設立糧臺飭令藩司趙炳言駐紮料理並於廣
 東韶州府設立一臺責成南韶道督同韶州府就近照料
 另於三水英德二縣及南雄州各設小局委員分駐以便
 隨時護解餉銀其佛山一處先經臣怡良奏請設局飭令
 藩司梁寶常由省城往來料理臣等駐省設立總局督辦
 在案刻下夫船退出軍務漸定查江西藩司本任事務殷
 繁藩司趙炳言似可即令回省照常辦事原設糧臺事務
 應請就近交與前經江西撫臣錢寶琛奏明會同辦理之
 贛南道趙仁基代為經理其廣東省分設三水英德小局
 二處亦應裁撤以節糜費至韶州府為適中之地南雄州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三〇

係入境首站官兵飢撤留防尚有應辦之事佛山又屬粵
 省重鎮現籌辦善後事宜擬仍在該處添鑄銅鐵各礮此
 三處未便遽撤容臣等再為斟酌分別辦理
 祁項怡良又奏查香港地方喫夷因前署督臣琦善曾有
 准給寄居之說遂藉此陰圖盤踞現雖知

三十

天朝一民尺土不能以與外夷而妄念早萌垂涎未已臣等知
 識愚昧竊以為籌辦機宜應由近以及遠自內以達外香
 港海外孤懸離新安縣城約一百六十餘里距省城約四
 百四十餘里勢難急與之爭現在夫船業已退出虎門近
 省一帶河道必須設法堵塞各處礮臺並須修復其被燒
 之民房夷館及遷徙之商民焚燒之貨物宜分別撫卹水
 陸弁兵宜以時加訓練一俟河道可守礮臺修竣士氣既
 銳民心既堅先立於不敗之地以俟其可乘之際再與議
 及香港服則柔之否則威之庶可得乎至新安一帶距香
 港較近漢奸尤多漢奸以外夷為護符外夷以漢奸為牙
 爪若不早查擊竊慮滋蔓難圖而操之過嚴又恐逼出
 外洋無從弋獲適以堅其從逆之心俱宜隨時設法殲厥
 渠魁散其餘黨一面查緝仍即一面招徠並責成該地方
 文武及公正紳耆嚴行稽覈約束勸諭務使曉然于順逆
 向背之所在復博然於禍福利害之攸分斯內地之奸民

漸尤而外夫之黨羽可翦矣
殊地所見甚是總在辦理何如耳另有旨

諭內閣前據御史陳公霖奏廣東夾匪滋事鎮遠礮臺九千斤大
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餘兵走散等語當有旨諭令祁項
等查奏茲據查明本年二月鎮遠礮臺並無礮位炸裂惟威遠
礮臺因與夾匪接仗連次轟擊曾炸裂八千斤大礮二位並非
九千斤炸傷記委鍾朝安等二名礮兵陳榮升等四名並未斃
命亦無五百餘名之多防營各兵亦非因礮炸走散且查當時
原防及添防弁兵計共三百二十七員名另有壯勇九十一名
亦不敷五百名之數該御史所奏應毋庸議

三十一

又

諭祁項等奏請將辦理糧臺之藩司飭令回省并將各局的量分
別撤留等語粵省夾船現已退出虎門軍務漸定江西藩司本
任事務殷繁趙炳言著即飭令回省辦事餘著照所議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祁項等奏籌辦糧宜等語現在夾船退出虎門
近省河運自應設法整理各處礮臺必應趕緊修葺并撫卹難
民招徠遷徙立於不敗之地以俟其可乘之際所見甚勉其香
港地方係屬中國土地斷不准因琦善有准給寄居之說任其
陰圖盤踞至漢奸通夾助逆最為可恨惟據之過感轉恐迄今
出洋所奏亦非無見前已有旨令奕訢齊慎祁項怡良會商妥

籌祁項怡良係該省督撫尤屬責無旁貸其應如何收復香港
如何解散漢奸務須和衷商榷斟酌萬全以副委任

戊戌

諭內閣琦善著交原審之王大臣會同刑部定擬罪名具奏

己亥參贊大臣楊芳奏竊李兩耳重聽病後氣血兩虧左
膝舊傷時物去歲十一月卒因未暇

天顏驟屆一十三載自揣精力日疲年已七十一歲孱衰依戀寤
寐涕零原擬恭詣

關廷而請

聖安俯聆

訓示本年正月十七日舟次安徽省城奉

三十二

旨來粵先奕山等四十三日趕到廣東省城布置防守情形粵經奏蒙
聖鑒當奕山等未到之前李艇傷先已舉發於三月二十二日奏

明在案嗣後仍復振作精神勉強支持未敢形諸詞色四
月十八日奕山等往防金山後路李協同祁項留守省城

至五月初旬先因乘騎出城勘閱各處營盤礮臺失馬閃
抽舊傷更劇兼因鬱憤愒慮交攻致成怔忡萬不得已咨

報奕訢令齊慎來省接守業經據情代奏半月以來腿傷
益痛怔忡益劇兩耳益沈值此籌備善後喫緊之際福薄

災生志堅神助素願莫伸焦懷益熾惟有濕情奏懇

奏懇

鴻慈賞准解任就粵調養一俟大局莫安全師凱撤誠能傷病稍
愈即恭詣

闕廷求

賞差使

楊芳又奏再請鼓勵兵勇陸續取用賞需銀二萬四千兩
俯懇

恩施准於孝侯俸內分年扣歸公款

諭內閣楊芳奏請解任就粵調理一摺前因楊芳病體未愈當有
旨諭令回湖南提督之任加意攝養著楊芳仍遵前旨即回本
任安心調理俟調理痊愈即行奏賜以慰廕念又另片奏鼓勵

三十三

兵勇陸續取用賞需銀二萬四千兩請將侯俸扣抵等語著加
恩棠入廣東軍需款內覈銷毋庸扣俸歸款該部知道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且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
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
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等因欽此
臣查奕奕在沿海滋擾業近年餘現經粵省疊次焚擊該
夷已受懲創退出虎門不敢抗拒實足以快人心當即轉
行天津鎮道等熟籌妥議稟辦去後茲據核明原調兵數

分別酌留酌撤會稟請奏前來臣覆加酌核並通計全省
沿海情形如天津大沽海口並北塘海口共計新舊大礮
臺七座中礮臺七座小礮臺十三座駐兵三千五百名現
擬於大沽海口酌留熟習槍礮兵丁一千名北塘海口酌
留五百名並同新募之兵五百名分撥大小各礮臺派員
管帶駐守巡防其餘兵丁二千名即行裁撤又豐潤縣所
屬泃河黑沿子二處海口駐兵四百名該縣桂超萬已團
練鄉勇二百餘名可以協防現擬每處酌留兵丁一百名
專管礮臺其餘二百名即行裁撤又永平府屬臨榆縣之
秦王島石河口二處現駐兵一千一百九十名該處為山

三十四

海關要隘應請酌留兵丁八百名其餘三百九十名即行
裁撤又灤州之劉家河現駐兵三百名樂亭縣之清河口
吳水溝撫甯縣之洋河口現各駐兵二百名各該處海口
淺隘駛船維艱但應防其登岸前已挖坑設伏現擬每處
備留兵一百名計共留兵四百名專管礮臺其餘五百名
即行裁撤又昌黎縣之浪窩口駐兵三百名蒲河口駐兵
二百名現據該縣曾世儀已團練鄉勇八百餘名足可分
防應請每處留兵五十名專管礮臺其餘四百名即行裁
撤此外天津大沽海口迤南之狼坨子徐家溝趙家溝祁
口四處海口分駐兵三百名該處與山東接壤應請照數

留防以期消息相通聲勢聯絡以上大沽北塘及永平所屬等處各海口前共調兵六千七百九十名現擬留兵三千三百名撤兵三千四百九十名以後仍隨時體察情形再行奏明量為減撤所留兵丁其大沽北塘兩處照舊令天津鎮陳金線宣化鎮石生玉督飭管帶開州協副將向榮亦仍駐山海關協同防守其澗河等處海口視留兵之多寡酌留將備帶領至湖北提臣劉允孝係簡派來津應否仍駐大沽督同防範抑應即回本任之處候旨遵行

訥爾經額又奏臣竊思倭夷滋擾沿海各省調兵設防該

三十五

夷自不敢輕為嘗試惟夷情叵測此時雖就羈縻而將來藉端反側仍難保其必無若來去無常乘間肆擾動需國用不可不籌及經久備防之計查倭夷所恃惟礮與船非兵力所能攻堵雖有勁旅亦只可為陸路防勦審量情形欲使其船不足恃而礮不及施計惟在我之礮多亦惟在我之礮大以礮擊船不煩兵力則防兵雖減而倉猝有警足可以守現在海口礮位大者六七千斤該夷之火輪船暨杉板船足可轟擊惟其能載大礮之兵船木料堅實厚及尺餘或謂外面皆用銅葉包裹以故敢於衝突查大沽海口有攔江沙之險大號夷船本不能進然潮汐盛旺之

時潮江沙上水高可及二丈該夷詭詐多端上年到此處度量水早經測知水勢若將大船畧為改製收小即可乘潮闖入必須礮力威猛方能摧破其船且籌慮至再特鑄萬斤銅礮四尊八千斤銅礮四尊專為轟擊大船之具現在鑄就三尊體質渾厚器勢雄偉其餘亦即陸續告成該夷礮即極大想載入船中亦不能大至萬斤縱使駛進海河彼礮未能及岸我礮先及彼船庶幾有恃無恐不致動輒遠調官兵多糜糧餉似海口經久備防之計當不過此論內閣訥爾經額奏酌量撤兵歸伍一摺前因粵省夷船業已退出虎門飭令該督將調防官兵酌量裁撤茲據奏稱直隸天津

三十六

大沽海口等處前共調兵六千七百餘名現將各口情形詳加體察擬留兵三千三百名防守外其餘三千四百餘名請即裁撤歸伍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所留兵丁其大沽北塘兩處仍著陳金線石生玉督飭管帶向榮亦仍駐山海關協同防守餘著酌留將備帶領該督仍隨時體察情形如可陸續裁撤再行奏明量為撤減湖北提督劉允孝前經簡派在津督同防範現在各兵業已量加裁減自可毋庸久駐著來京陛見再回本任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撤兵歸伍一摺已明降諭旨令該督酌量裁撤其另片奏請鑄大礮經久備防等語礮位重至八千斤如果火藥力足施放有準儘可推堅致遠若重至萬斤轉

恐體質笨滯運用不靈該督請鑄萬斤銅礮四尊八千斤銅礮四尊現在萬斤銅礮如已鑄成即著擇要安設如尚未鑄就即著改鑄八千斤礮較為便捷再上年冬間京師運往礮位三十餘尊現在天津添鑄礮位足資防守著訥爾經額即將前次運往之礮於今冬分起陸續運還京師歸局存貯

辛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於六月初二日在鎮海軍營拜摺後即於是日起程先至乍浦察看形勢該處西山背礮臺突出海外與海甯州之廟山寨自北至西遙相對峙中隔洋面約計百數十里沿岸或塘或山綿延起伏形如新月

三十七

舊有港口可通舟楫元末因禦倭填塞明初築乍浦城於西山背之西北控據海岸翼蔽金山與江蘇省相為唇齒登高南望甯波紹興諸山隱隱在眼實為西浙之咽喉東吳之門戶乍浦城外即係海塘塘外有沙灘二三四五里不等灘外又有淺水數里凡有重大貨船皆泊於淺水之外用小船乘潮刺載登岸夷船自南駛來雖不能近岸而用礮轟擊可以及城南門外之天后宮汛適當其衝西山背原有礮臺一座實為扼險要隘現於該處又添建礮臺一座並將天后宮汛一帶海塘加寬塘上堆砌土墩形如櫛比中安礮位後派兵勇派委湖州協副將陳述祖會

同署嘉興協副將李漸磐乍浦營參將鄭宗觀太湖營遊擊洪應遠統領防兵八百六十餘名鄉勇三百十餘名銅鐵大礮三十位又乍浦旗營值卡官兵一百七十二員董事韓印海鄧岳祥陳佩蓮等捐資僱募巡船十二隻水勇一百二十名義勇二百四十名沿海巡探乍浦副都統長喜杭嘉湖道宋國經親督探防聲勢極為聯絡查閱該兵勇等器械鋒利技藝精熟詢稱有備無患長喜又挑選八旗備戰官兵八百名董事韓印海等又將乍浦馬頭挑夫一千二百名預為雇定無事則任其力作有警即作為鄉勇齊心殺賊由該董事等捐給口食此舉非特可以攘

三十八

外更足安內尤為要著就乍浦之情形而論防勦似已均有可恃詢之長喜宋國經亦稱確有把握又海甯州之尖山地亦稱險要惟查該處與廟山寨相連海外急溜且有活沙消長不定可謂天險先經宋國經稟商撫且劉韻珂自海甯州城起越海鹽縣而至乍浦節節安兵設礮實力巡防可保無虞惟乍浦鄉勇所習皆係長矛僅能刺迎不能擊遠現已飭調擡礮二十桿鳥槍五十桿派撥善於施放之徐州鎮標官兵前往教練作為前敵又乍浦防兵內有本營兵丁因未離營照例不支口糧該兵等枕戈處處已逾一年其本身應得名糧僅數餉口不能兼顧

其家實屬向陽且該處上年逆夷曾經侵犯係備戰之兵
與他處僅止防堵者不同應查照鎮海本營防兵章程每
名日給口糧制錢五十文以示體恤又乍浦董事韓印海
鄧岳祥陳佩連等自上年六月起至十月共自捐及勸捐
銀二萬二千餘兩為募鄉勇雇巡船修城垣之用現仍義
切同讐歷久不懈急公可嘉應俟事竣核實請獎至江浙
兩省洋面現在安靜惟甯波縣之大佛頭等處外洋仍有
夷船二三隻倏隱倏見幸惟有會同江浙兩省撫臣程喬
番劉韻珂提臣陳化成余步雲督率鎮將嚴以防之靜以
待之儻敢闖入內洋即當痛加勦洗以伸

三十九

天討而副

委任

殊批覽奏俱悉

乙巳睿親王仁壽等奏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奉

上諭英隆奏押解琦善將次到京著解交刑部派審親王莊親王

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審訊欽

此旋據廣州副都統英隆將琦善解送刑部臣等會同監

提琦善逐層訊問緣琦善於上年奉

派前往廣東查辦夷務因無人通曉夷語路過山東時言致巡撫

托渾布索要難縣知縣招子庸廣東同鄉能通夷語之鮑

鳴帶往粵省琦善抵粵後先行以理曉諭未請調兵嗣該
夷求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即攻擊大角沙角礮臺並將
橫掃礮臺圍困琦善因救急無策伴允代奏給與香港地
方一所寄居該夷意圖挾制即在彼假出偽示支搭帳房
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遣在粵夷船前往知會琦善函
致伊里布囑其帶兵前往收復該夷給與留浙頭目信函
亦附入封內由驛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
勘舟次獅子洋面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
呈出所議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
當加指駁其時首府及將弁並洋商等俱在該處伺候惟

四十

鮑鵬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
看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與香港全島
並另擬寄居貿易各條款求為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
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慮
虎門危急差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島囑
其安靜等俟奏明後方可定議並面諭鮑鵬如夷情不
順即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兇惡未曾付給二月初
六日該夷攻陷鎮遠等礮臺琦善救援莫及經臣等會訊
供悉前情再三究詰琦善惟有戰慄恐惶自認罪無可逃
至與該夷目議話不過暫示羈縻未敢說詞亦未敢收受

饒遠惟種種辦理不善祇求代為轉奏仰懇

天恩從重治罪等供嗣於六月十六日奉

旨琦善著交原審之王大臣會同刑部定擬罪名具奏欽此遵即

擬結查律載守備不設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等語此案琦

善以

欽差大臣查辦廣東吏務宜如何慎重周詳計出萬全該吏既不

遵照晚諭辦理已形猖獗即當奏請調兵迅速剿除乃妄

冀羈縻暫以香港地方許給俾得有所藉口於一切防守

事宜並不預為設備以致該吏壘將砲臺攻陷要隘失守

實屬有誤機宜自應按律問擬琦善合依守備不設失陷

四十一

城寨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鮑鵬一犯前在夫

館私充買辦另有不法別案應俟查明另結

諭內閣已革大學士琦善著照王大臣等所議斬監候秋後處決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廣東夫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

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

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等因欽此

伏查東省登州等處海口前因粵省勦辦逆夷恐被窺擾

經臣奏調省西各營官兵分布要隘以備協勦今在粵夷

船業經大兵擊退揆核情形該逆夷經此懲創自不敢再

行北來各處海口就本汛弁兵足資分防所有調防各兵

自應即行裁撤以節糜費且現擬按各營道路遠近間日

分飭起程歸伍仍咨登州鎮臣王明督飭本轄弁兵隨時

巡防以昭慎重

諭內閣據托渾布奏稱山東省登州等處海口現在體察情形各

就本汛弁兵足資防守所有前調各兵請即行裁撤等語著照

所議即分飭起程歸伍所有登州等處海口著青成王明督飭

本轄弁兵嚴加巡察毋任稍形懈弛以肅營伍而重海防

辛亥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

巡撫怡良奏嘆夷自

四十二

恩准通商之後因大兵未退心懷疑懼又官紳各處填塞河邊勸

修砲臺嘆夷貨船時或駛至黃埔旋回泊裙帶路聲言欲

在彼處交易不願來省當派委廣州府知府余保純遵運

明白通事前往開導曉以中華誠信待人斷不加害上達

大皇帝曲賜矜全之

恩飭令傳諭去後尚未稟復茲據水師提督吳建勳大鵬協副將

賴恩爵新安縣知縣彭邦晦前後稟稱六月初四日寅刻

海面颶風陡發踰辰愈加猛烈海濤山立大雨傾盆日夜

不息各處差探夷情兵丁民情回稱查得是日尖沙嘴所

泊大小夷兵船被風打壞三隻貨船三隻漂泊石塘嘴攔

壞沈失洋銀三十餘萬。又浮出大洋漢奸大小划艇四十餘隻。不知去向。並擊碎夷匪二桅。大三板十餘隻。其未被漂失者。尚存大小四十餘隻。而桅舵槓槓均已損壞。內有八隻。全行砍去。梳木其接濟。裙帶路等處。匪徒各艘沈溺殆盡。淹斃漢奸夷匪不能數計。凡先後續到之夷兵船。於本月初三日。在尖沙背之德廣廠臺前。開架帳房二十五頂。登岸居住。所有帳房。並裙帶路大小寮蓬。悉被吹捲。無存。僅餘裝貯棉花檀香者五間。未經全壞。所築馬頭二條。坍為平地。所鋤之路。所造之屋。亦并拆毀掃蕩一空。浮屍滿海。隨波上下。夷目僅義律一名。逃至澳門。餘者尚未有下落等語。等聞報之下。人人稱快。此皆我皇上至誠感神。海靈助順。鯨吞鼉擲。藉此公膺。該夷雖幸延殘息定。皆震懾。

天威心寒。膽裂。等同在省城。是日風雨猛烈。內河浪高丈餘。余云近年未有之事。近城船隻亦多損壞。人口間有淹斃外海師船。撞碎二隻。淹斃把總沈家珍。外委吳殿。帶二員兵丁七名。已經該副將賴恩爵打撈收斂。照例撫卹辦理。又據稟初八初九兩日。颶風又作。較前更大。省河湖浪翻騰。亦與所稟相符。餘勝夷船想更無所逃避。等見擬分詣各

四十三

神祠壇。虔誠叩謝。一面差弁出海偵探。俟得確情。再行具奏。硃批覽。此未見未聞之。

天既朕寅感地。揀之餘。欣幸何似。

諭內閣。奕山等奏海洋陡發颶風。擊碎夷房。察馬頭并漂沒船隻一摺。據稱六月初四日寅刻。海面颶風陡發。海濤山立。大雨傾盆。尖沙背所泊大小夷船。漂泊擊碎。漢奸大小划艇。漂出大洋。所存大小四十餘船。桅舵俱壞。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蓬。吹捲無存。所築馬頭。坍為平地。掃蕩一空。浮屍滿海等語。朕披覽之餘。感戴。

天既既深欣幸。更益悚惶。該夷惡貫滿盈。肆其荼毒。多行不義。竟伏其辜。此皆冥漠之中。

神明默佑。餘氛掃蕩。綏靖海疆。允宜虔熱禱香。以伸誠敬。著發去大藏香二十炷。交奕山等分詣各廟宇。敬謹報謝。并派惠親王綿愉。恭詣

皇穹宇。睿親王仁壽。恭詣

皇祇室。瑞郡王奕誌。恭詣

宣仁廟。

凝和廟。成都王載銳。恭詣

昭顯廟。

時應宮。均於二十九日城內齊宿。三十日分詣行禮。并著太

四十四

常寺敬謹預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海洋陡發颶風將夫船吹擊漂沒并將察房馬頭毀壞一摺覽奏之餘莫名欣慰此皆仰蒙昊蒼垂佑朕心實深寅感已明降諭旨發去大藏香二十炷著奕山等分詣各廟宇虔誠行禮矣據奏夫船漂泊無存所留船隻又皆桅柁俱折該夫等惡貫滿盈竟遭

天譴從此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惟所稱義律逃往澳門者即探明在何處藏匿其所駕船隻盡已摧壞各夫又復淹斃安能隻身回國如竟逃大洋自不值窮追遠躡若查明果在澳門何難設法生擒儻罪人斯得即著迅速奏明請旨香港一帶該

四十五

夫無可棲身者即趕緊收復暫時派兵看守該處濱海一切消息易於探訪初八九日颶風所損夫船共有若干隻著飭令文武員弁查明稟報據實具奏所有淹斃把總沈家珍外委吳殿鼎及兵丁七名著照例議卹

奕山齊慎祁慎怡良又奏粵省次第凱撤官兵前經奏明在案茲查湖南官兵業已行出粵境四川官兵陸續分起行走船隻足敷駕用無虞擁滯現在軍務將次完竣侍衛珠勒亨等無可差委之處自應飭令先行回京當差所有前任參贊大臣隆文關防一顆又經撫臣怡良咨送前來收貯已革總督琦善所領

欽差大臣關防一顆封固妥協均交珠勒亨等一併恭繳等業已知照沿途按站照例給與船隻夫馬定於十五日起行二等侍衛已揚阿暫留管帶後起健銳火器各營官弁另行起程

諭內閣奕山等奏凱撤官兵陸續分起行走先令侍衛珠勒亨等回京當差侍衛已揚阿管帶後起健銳火器各營官弁另行起程等語著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江西各督撫分飭沿途川驛按站照例給付船隻夫馬毋許遲延并著該督撫等於凱撤官兵入境時傳旨令帶兵之員約束弁兵毋許沿途滋擾備弁兵有需索騷擾等弊管帶官不能約束即著沿途督撫據實奏報此旨

四十六

即給與珠勒亨等閱看

士子

咸京將軍耆英奏本年六月十五日照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廣東夫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欽此奉天南臨海濱綿亘千餘里雖水勢有深淺之不同距洋有遠近之各殊大船固不能盡抵口岸而杉板小船則均能到在在皆關緊要當夷匪猖獗之時不能不嚴設兵衛

多方防堵今該夷自大受懲創以後既知敬戒退出虎門勢不敢遠來北洋李與在事各員悉心體察所屬各海口南路之金州復州最關緊要所派官兵鄉勇臺馬未敢遽議裁撤似應仍行嚴密防守其熊岳蓋州岫巖鳳凰莊錦州小凌河甯遠中前中後各海口均非金州比所有派往各委員官兵鄉勇應請概行撤回

旗民地方官照舊認真操防實力稽查勿任稍有疏懈前經奏明添雇蘇拉阿巴一項原因其施放鳥槍有準調赴各海口隨同協防嗣因官兵鄉勇練習鳥槍皆有準頭不在蘇拉阿巴之次已將蘇拉阿巴與所雇水勇巡船陸續裁撤其旅順口水師營出派遠探官兵應即札調回營以節糜費再熊岳副都統祥厚久駐海口今各處防兵業經酌量裁撤該副都統祥厚可否即令回任之處候候諭旨進行

諭內閣著英春酌量裁撤兵勇一摺奉天省所屬各海口軍體察情形分別將調集防堵兵勇酌量裁撤所有南州復州等處著該將軍酌留兵丁數人俾資瞭望偵探所兵鄉勇著即裁撤至熊岳等處海口所派委員官兵鄉勇俱著即行撤回仍嚴飭旗民地方官等認真操防實力稽查毋稍疏懈熊岳副都統祥厚著即回任餘均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四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七月癸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祿奏竊粵在嘉興行營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節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所調各路官兵業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寶山鎮海等處調防各官兵著該大臣體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處迅速奏聞請旨又於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粵東夷船情形恭順已降旨准令在該省通商並令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煙土甘結該夷等自不敢再在粵東夾帶銷售惟閩浙兩省口岸甚多該夷惟利是圖難保不勾結偷售著該大臣等督飭所屬偵探巡查遇有夷船在洋遊奕即密為防範不准其潛近口岸稍有偷售並嚴查奸民勾串販運別滋事端各等因欽此查江蘇防兵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江甯太平和州等府州江潮泛溢被水成災各營官兵現在調防寶山金山等處誠恐匪徒乘機生事即經咨商署江蘇撫臣程高采江南提臣陳化成將駐防金山縣之江甯各營官兵三百名駐防寶山縣東門外之游兵營兵二百名蕪采營兵一百名先行撤回回營彈壓災區又因寶山縣東門外地方緊要而崇明風氣剛勁各處紳

一

民同心協力。自備資斧。團練鄉勇。頗為得力。現護蘇松鎮總兵繼倫。統領該標官兵三千餘名。會同崇明縣知縣熊傳秉。委員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和衷激勸。輯睦兵民。洵已有備無患。所有前次調赴崇明協防之徐州鎮標官兵三百名。撤赴寶山縣東門外駐紮。以抵撤退官兵之數。業准程喬采。陳化成。咨覆照辦在案。其餘江浙二省調防官兵。正在遵

旨酌辦。聞逆將軍奕山等來咨。以逆夷久有赴浙滋擾之信。現又風聞欲赴浙江報復。剝皮掘屍之恨。並准兩廣督臣祁項咨。會傳聞逆夷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齊集。即赴

二

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才伏思該逆稱兵犯順。占據我城池。戕害我提鎮大員。焚搶我民人廬舍。發掘我民間墳墓。屈計其罪。擢髮難數。即使全夥擒誅。剝其皮而寢處之。亦不為過。祇因該逆性。等犬羊。勝之不武。是以於收復定海。併經奕山等節次焚擊。又為廣東義民痛加勦殺。擒誅首首之後。即蒙

皇上格外天恩。准予照舊通商。該夷苟具人心。當如何感激。殊施安分貿易。冀贖前愆。乃又造作浮言。捏惑人聽。其意究屬何居。若謂才擒誅其管船之夷目一名。及掘棄定海夷屍。應行報復。則我陣亡之提鎮將備弁兵。被焚被掘之民間廬

舍墳墓。難以數計。又將如何取償。似此驕傲無理。膽玩已極。才不禁皆裂髮拊膺。揆其伎倆。不過因廣東紳民。已與有不共戴天之勢。而浙江士民官兵。皆能恪遵調度。據險設伏。靜以待之。該逆自知眾怒難犯。又慮才擊其遊奕之貨船。中懷疑懼。故造此浮言。恐嚇愚民。情我士氣。以逆其銷售私貨之計。惟適值南風司令。潮汐旺盛之時。不可不防。才察及江蘇省防堵情形。程喬采。陳化成。均能不避嫌疑。不遺餘力。和衷商辦。甚屬鎮靜嚴密。可以放心。才擬於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勁旅。並徐州鎮標精兵共五百名。由嘉興起程。前赴鎮海。會同

三

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隨機籌辦。僕該逆竟敢承突而來。則是於通商之後。仍復有意侵犯。才惟有會督鎮將。激勵兵民。水陸夾攻。務使片帆不返。一人不還。以伸天討而洩民怨。所有江浙兩省調防官兵。應請暫緩撤退。至該逆以通商為命。而通商有一定馬頭。靖逆將軍奕山等。既為顧懇

恩施。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為一勞永逸之計。斷無止令退出虎門。仍任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之語。何以不向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各省。訛傳不一。風謠日甚。不獨各省調防官兵。未便請撤。即居民人等。亦

皆同警共忿。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關係。相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夷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心乞撫。

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俾各省有所遵循。才不勝翹企

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帶兵赴浙防剿。請緩撤江浙防

兵一摺。前因奕山等焚擊夷船。逆夷退出虎門。降旨令各省酌

撤防兵。現在奉天直隸山東等省。業已先後奏撤矣。粵省咨會

逆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如果逆夷別有思逞。

四

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余步

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

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其江蘇防堵官兵。亦著會同程喬

采。陳化成酌議撤回。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

丁巳。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墳奏。竊

才等於六月初一日。奉到

批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據奕山等奏。查明續燒夷船。及義勇擒斬夷目一摺。覽奏欣

悅之至。新安武舉庠體羣。義勇顏浩長。龍國昭等。先後在洋面

焚燒夷船。砍倒逆夷先鋒。噴鼻。並斬紅旗夷目一人。黑白夷匪

十餘名。該義勇紳士等志切同仇。實堪嘉尚。並前次斬獲。哨

之義勇紳士等。該將軍等於派員查驗明確後。一併按格奏賞。

以昭激勸。又另片奏。夷船全行退出虎門。已將虎門橫檔各礮

臺收復等語。夷船現仍寄碇零丁洋。迤東之裙帶路地方。著奕

山等。即飭提督吳建勳。將礮臺基址及殘廢礮位。踏勘情形。派

兵防守。以便委員查估辦理。該將軍等仍親歷查勘省河。堵塞

要隘。以期層層固守。其如何堵塞之法。遇便具奏。至該省用兵。

自楊芳及奕山等到後。共焚燒夷船若干隻。擒斬夷目及黑白

夷人。約計若干名。擒擊斃漢奸。約若干名。均著該將軍查明

具奏。欽此。才等於查此次協勦夷匪。粵省各鄉紳士。及客民義

五

勇等。或焚燒夷船。或截殺漢奸夷匪。或擒斬兵頭。均屬奮

勉仰蒙

聖諭嘉獎。應即照格議賞。當即飭局分別覈議辦理。嗣據該紳士

義勇等聲稱。前次奉令糾約鄉勇。焚船殺賊。實出義憤。不

敢仰邀

恩賞。懇乞查明酌保。實為榮幸等情。自應俯順輿情。毋庸議賞。除

業經保奏外。謹擇其尤為出力者。另行分別開單。奏懇

恩施鼓勵。以昭激勸。才等復加詳查。據參贊大臣楊芳咨稱。二月

二十四日。逆夷闖進省河。先經總兵長春。在鳳凰岡堵禦。

擊沈三板船三隻。擊斷大船中桅一枝。擊斃夷匪約有二

十餘名。落水淹斃者五十餘名。所用礮位。係廣東舊存二千斤之礮等語。嗣於四月初一日。經等分派都司胡倬伸等督率水勇。在西路白鵝潭。海珠礮臺十三行馬頭等處。焚燒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三板船十餘隻。又二沙尾。雇覓水勇朱亞蓬等。焚燒小三板四隻。又續報大黃窖。迤北。焚燒大三板二隻。又西礮臺。總升任提督張青雲督兵轟沈大兵船一隻。擊壞小兵船二隻。初三日。經總兵琦忠督兵在東礮臺之北帝廟。用礮擊壞火輪船一隻。打折大桅。夷船一隻。總兵段永福。長春候補副將唐永清等在靖海天字馬頭。均各用礮擊毀夷船一二隻不等。初四日。泥城地方。經遊擊伊克坦布。參將春福等擊沈小三板一隻。夷人開礮自炸。轟碎大三板一隻。又武舉庾體厚等於初四日。在橫檔一路。焚燒大兵船一隻。統計自二月二十四日。逆夷闖入省河。四月初一日。開仗之後。官兵用礮轟擊。及水勇焚燒。共大小兵船九隻。大三板十隻。小三板十八隻。火輪船一隻。當經飭局隨時分別酌加獎賞銀兩在案。查該夷大兵船每隻約可載人二百餘名。火輪船可載人八九十名。大三板船可載人六七十名。小三板船或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不等。初八日。迅雷暴雨。傾盆下注。當時衝沒在北山各村。擄掠之漢好及黑白夷匪百餘

六

名。又三元里等村。義勇鄧彰賢督率義勇顏浩長等。砍斃先鋒嘍囉一名。又手執紅旗。夷目一名。黑白夷匪十餘名。又前奏義勇陳棠。吳濯泉。紳士潘世榮等在附城左近。擒斬大兵頭一名。原報係屬嘍囉。嗣據通事驗看。首級發變。認識不出。自係夷掌兵渠魁。所獲寶刺等件。用匣封固。現交差弁齎京呈驗。此外又有紳士吳璧光。都司銜蘇文錦。候選府經歷馬永熾等。自備資斧。招募義勇三百餘名。在佛山一帶防堵。四月初八日。因逆匪截搶。撤往佛山之婦女等渡船數隻。該紳士等聞信。即帶領鄉勇等前往救護。迨至夜間。探得夷匪四出擄掠。該夷所據之龜岡礮臺。只有夷匪十數人。該紳士等出其不意。督率義勇分駕扒龍快艇。四面圍攻。夷匪開礮轟擊。傷斃義勇數十名。吳璧光等復於上風施放毒煙。夷人不能張目。該義勇等奮勇搶上礮臺。吳璧光首先殺斃兵頭一名。餘匪均皆殺死。又有救援夷匪。飛駕三板船接應。經該義勇等在黑暗中埋伏。用槍擊斃夷目二名。殺死夷兵數名。餘匪潰散。割獲首級三顆。並搶獲船隻。盛甲圖印。礮劍。火藥。旗槍等物。並據稟稱。滿時該逆攔阻河道。不能進省。就近隱匿村鄉。未敢宣露。茲聞夷船退出外洋。是以來省呈驗等語。等以該紳士等稟報少遲。恐有捏飾。當經密加查訪。龜岡礮

七

臺於初八日實有鄉民於黑夜在彼截殺夷匪之事。是日省城亦曾聞有礮聲。是該紳士等所稟。尚屬可信。查驗首級。奪獲軍械。均屬相符。該義勇等奮勇殺賊。實堪嘉尚。不便因具報遲延。遂至泯其微勞。自應一併查明。量予獎勵。以上統計共被礮火擊傷溺水淹斃及登陸截殺黑白夷匪九百餘名。漢奸一千五百餘名。帶兵大小頭目約有十餘名。內有嘔嘔嘶嘶。嗷嗷。嘍嘍。噁噁。呻口吐。知其姓名者五人。據署廣州府余保純訪查。四月初一。等日該夷用大兵船三隻。載運夷屍。出洋葬埋。此外漂沒未獲。及受傷逃出。被嚇病亡者。不計其數。此皆仰賴我

皇上威福。

神靈默助。得以殲除醜類。人心為之一快。所有紳士吳璧光等呈繳夷物。內除螺絲連環銀花甲一副。連環套扣螺絲銅甲一副。獅頭金線鞭呢甲三副。鑽石花金線夾帽二頂。大金花盔一頂。洋鋼鍍金刺劍一口。花象牙鬼子印二顆。銅護心鏡一面。遇便解京呈驗。其餘首級夷帽。破船隻。盛甲刀槍等件。存專備查。至於堵塞河道。必須相度扼要。今可靠紳士等會同派委委員。探視河身形勢之深淺。總期無礙民田。無過水道。或以石塞沙壅。或以木為樁。作梅花品字形。就其淺深。祇容貨船出入。前已會商於五月十

八

九

八日動工。因入夏以來。雨水過多。西水大漲。急切不能一律完工。稍俟水消。趕緊督辦。內河礮臺。業已勘明。現在購買執石灰料。次第改造。其沈火礮位。前經飭委情願自備資斧打撈礮位之駝騎校蕭英。監生李逸。羣黃元憲。水勇孫建勳。候選通判蔡松根。生員李燮元。已革知縣徐序經等先後在省河。泥城。大黃窖等處。撈獲落水堪用八千斤大礮三位。三千斤大礮三位。二千斤礮八位。一千斤礮十五位。八百至五百斤者二十一位。統計撈獲大小礮位五十尊。內有數萬斤重四十餘丈大鐵鍊二條。三千斤大鐵貓一箇。夷礮九尊。將來於各礮臺搭配安設。尚堪應用。其餘不敷礮位。已飭委委員陸續鑄造。等現在會籌善後。一切實力講求。務期行之無弊。用垂久遠。一俟議定章程。奏明請

委任。

旨。以便責成。地方官認真經理。等會同撫臣怡良。於河水消落後。親歷查勘。不敢稍有草率。上負諭軍機大臣等。據夾山等奏。查明勦辦夷匪各情形。撈獲落水堪用礮位五十尊。內有大鐵鍊大鐵貓並夷礮九尊。著即於各礮臺配搭安置。其餘不敷礮位。即委委員迅速鑄造。現在善後事宜。最為緊要。著夾山等於河水消落後。即會同怡良。親歷查勘。

悉心妥議章程具奏。

已未。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疊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

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欽此。伏查

浙省自本年二月間。收復定海之後。各洋時有出沒夷船。

而甯海之大佛頭外洋。自閏三月至今。或一二隻。或三四隻。時減時增。終未絕跡。前於本月十四十七等兩日。准靖

十

逆將軍奕山。兩廣督臣祁項等來咨。以夷船於退出虎門

後。仍揚言赴浙報復。咨請防範等因。業經臣咨行提鎮及

守口文武。加意巡防在案。查該逆夷欲赴浙報復。四月間

即有此謠。迄今數月。並無兵船來浙。即此次該夷在粵揚

言。該省係五月間所聞。距今已將一月。仍無大幫夷船竄

入浙境。或係漢奸煽惑。或係該夷虛聲恫喝。均未可定。惟

夷性犬羊。反覆是其慣技。既有赴浙報復之言情。殊巨測

雖節已交秋。南風尚盛。又值秋汛潮旺之際。必須嚴加防

禦。有備無患。查浙省調防官兵。統共一萬五千餘名。計數

雖若眾多。然除去定海鎮海戍守之兵。所餘不過四五千

名。以此數分置沿海六府。道里遐遠。口岸紛歧。尚不免有

單弱之處。是以各處俱添雇鄉勇水勇。以助兵力。今若驟

將防兵裁撤。設該夷聯檣而來。當此風順潮盛。不數日即

可抵浙。彼時續行調兵堵剿。誠恐緩不濟急。臣再四思維。

浙省各兵。似應暫緩裁撤。仍咨粵東確探夷情。如果實已

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即行迅速咨覆。再將防兵酌量撤回。

庶海疆重地。不致或有疏虞。較為萬全。

劉韻珂又奏。昨准

欽差大臣裕謙來咨。因接粵省咨會該夷欲來浙滋擾。擬於本月

二十九日。帶領旗兵。及徐州官兵。自嘉興起程來鎮。豫籌

十一

防剿。臣查浙省海口。鎮海固為衝要之區。實則平湖之下

浦。海甯之尖山。亦無異於鎮海。上年下浦曾有夷船竄擾。

尖山亦有該夷杉板船闖入窺探。經前撫提諸臣飭調各

營官兵。赴下浦防守。本年正月間。臣又奏准在尖山塔山。

建築礮臺。撥置礮位。派兵戍守。現又委令另補知府王壽

昌等督同海甯州添雇壯勇。以為陸戰之備。惟兵力究不

能如鎮海之厚。且該二處皆切近省垣。尖山距省尤為密

邇。而且口門寬闊。內連錢塘大江。無險可扼。較下浦情形

更為緊要。臣於閏三月奉

命來鎮。距省寫遠。每聞逆夷有赴浙之謠。念及尖山。輒為寢饋難

安因駐守鎮海軍營。不敢擅離。今裕謙既經來鎮。則軍營已有統率。無庸臣聚守一處。而附近省城一帶。自未便控制之人。臣擬俟裕謙到日。面商一切。馳返省垣。將尖山守禦事宜。再為籌畫。仍就近督察。乍浦海防。並將署中應辦事件。兼為籌顧。以期防堵機宜。與地方公事。兩無貽誤。仰副

聖主綏靖疆圉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酌量裁撤兵弁。旋據裕謙奏請。緩撤江浙防兵。已降旨。諭以不必為浮言所惑。仍會同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兵

十二

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矣。本日據劉韻珂奏。體察浙省情形。防兵驟難裁撤一摺。該撫自因慎重海防起見。惟以該夷前有赴浙報復之言。遽生疑懼。試思該夷果欲報復。豈肯透漏傳播。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至所稱確探夷情。如果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見尤為迂謬。著裕謙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節糜費。又另片奏。裕謙到鎮海後。撤回署辦公等語。現在該撫諒已與裕謙會晤。面商一切。著於商辦事竣後。回署辦公可也。

癸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除照例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著該督撫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引見。候朕施恩等因。欽此。欽遵轉行該故員原籍山陽縣去後。茲據該縣查明該故員之長子。原任吳淞營參將關奎龍。先已病故。現有次子關從龍。年十八歲。及關奎龍之子佛保。福保。祖保。仙保。西人均未成丁。聲明該故員尚有親母吳氏。現年八十三歲。由江甯藩司詳據。准安府轉詳前來。臣查該故員因征調不能自主。無可如何。以身殉難。仰蒙聖恩。於照例賜卹之外。復查其子孫。洵為至優極渥。惟其家有老母。年逾八十。情殊可憫。臣不敢墜於上

十三

聞謹附片陳明

諭內閣。裕謙奏查明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現有子孫。並該故員尚有親母等語。關天培次子關從龍。現年已十八歲。著於服闋後送部引見。伊母吳氏。年逾八十。著地方官每月酌量給予銀米。以養餘年。

丙寅。調任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六月二十九日。在湖北黃州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朕聞廣東辦理夷務。四月初一日。官兵攻擊夷船。初二日。該夷駕火輪船一隻。駛至省西泥城一路開礮。兵勇望風而逃。被

燒船隻六十餘號。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駕船十餘隻。開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逃走。被燒民房甚多。占去四方礮臺。經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向逆夷面議息兵。初十日有鄉民數萬人。圍困義律等。功在須臾。因余保純得義律私書。出城彈壓。鄉人始漸解去。逆夷將大角沙角橫檔等礮臺。執石移往香港。起造馬頭房屋。又於香港潛開大路。一通香山。一通惠州。各等情。如果屬實。是該處情形。所聞與所奏迥異。梁章鉅前駐紮廣西梧州府城。與廣東毗連。且正值軍務喫緊之時。文報相通。務將所聞實。在情形。詳晰具奏。朕於他處。亦有飭諭密查。該撫不准稍有含混。自取咎戾等因。欽此。臣捧讀之下。仰見我

十四

皇上明察所及。無遠弗周。曷勝欽悚。臣在廣西巡撫任內。一聞廣東。東映夷滋事。因係唇齒之邦。即專派文武員弁。前往東省。守探確情。隨時稟報。彼時琦善剛復自用。專以鉗制人口。為能。是以前外間毫無確信。自琦善離粵後。文報始通。就臣在梧州府時。訪悉情形。皆得自往來商旅之口。證以各員弁所遞報單。及此次恭奉

諭旨所開。並無歧異。臣思此次開門揖盜。咎在琦善。而受其指使者。為余保純。今琦善雖獲重譴。而余保純正在用事。自難免外間浮議。而現在辦理軍務。又復上辜國恩。下失民望。徒成笑柄。萬口同聲。此後香港一節。尚不知

作何收拾。臣既蒙垂問。斷不敢稍存含混。塵於上聞。

梁章鉅又奏。此次廣州省城幸保無虞者。實藉鄉民之力。鄉民熟觀官兵之不可恃。激於義憤。竭力抵禦。一呼四起。遂令映夷膽落魂飛。驟解圍困。風聞廣城岌岌之際。各官日日議和。城鄉遠近百姓。受害已深。幾至民變。祇緣巡撫怡良平日潔己愛民。為眾心所悅服。而總督祁項甫經到任。事非專制。其從前在巡撫任內。官聲亦好。與情感應。出於天良。誠恐變生於民。官必受累。是以大眾相戒。隱忍不發。現已眾志成城。與映夷誓不兩立。實是廣東一大轉機。臣愚昧之見。祇須責成祁項甫。認真團練鄉勇。以收復香港為首務。一面將所鑄裹鐵木椿。填塞口岸。力守前人堅壁清野之老謀。使之自潰。較之老師糜餉毫無成效者。相去徑庭。似舍此之外。別無長策。臣所聞如此。並將該處鄉民所作斥告映夷說帖。鈔錄恭呈

十五

御覽。殊批覽。廣東義民斥告映夷說帖。畫忠報國全粵義民。諭逆夷犬羊知惡。查爾映夷素習豺

狠成性。搶奪為強。即前明倭寇之黨。我

天朝曾經將爾誅滅。因大西洋各屬國求我

皇上准其通商。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容爾畜邦通商交易。爾不過貪利而來。有

何知識。爾之貪利。猶畜生之貪食。不知法度。不知道理。爾

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

何知忠孝節義。何知禮義廉恥。爾雖有大呢羽毛。非我湖

綠。馬能織造。雖有花邊鬼銀。非我紋銀白鉛。馬能鑄成。其

餘各物皆學我

天朝法度。我

十六

天朝茶葉大黃各樣藥材。皆爾狗邦養命之物。我

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爾不思報我

天朝厚恩。反加讐害。用鴉片害我百姓。騙我銀錢。爾畜邦素不

食此物。何以毒我

天朝。我

皇上聞而震怒。特派

欽差大臣林公。除盡鴉片之害。先期出示。令爾繳煙免罪。所以奏

請

皇上賞爾大黃茶葉。爾畜類不知感恩。竟然不領。又不具結。爾既

妄稱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內。攻打廣東。竄去浙江。

殘害定海百姓。又往天津妄遞呈詞。爾如果真有冤抑。何

不早遞呈詞。何以先擾定海。後到天津。可見爾明知罪重。

不能解免。不得已妄捏誑詞。希圖欺騙。不料貪相琦善。受

爾朦蔽。代爾轉達

天廷。我

皇上好生為德。一時聽信。撤去各省兵丁。饒爾狗命。不開槍礮。爾

果認真恭順。何不將定海兵船。退回廣東。聽候查辦。乃仍

在定海騷擾。仍在各洋往來遊奕。貪相琦善受爾朦蔽。撒

沙角橫檔之兵。攔阻眾軍。不開礮火。縱爾竄入內河。爾勾

通無父無君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爾不過使錢哄買

十七

而已。有何長處。爾既妄稱知兵。何不專用爾哄夷交戰。今

用我國人為漢奸。非爾哄狗之能。我

天朝素行仁義。不忍製造很毒之物。豈似爾畜邦專以搶奪為

生。故爾船隻堅固。礮火慘烈。火箭威猛。爾除此三物。更有

何能。我

天朝平素仁慈。不忍製造此等毒物。傷害爾等。如果很心製造。

何愁不誅盡爾等畜類。爾不知自量。妄稱強梁。爾前日雖

占礮臺。而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見爾畜類亦無才

能。其時我們義民。約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

類。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

戰今各鄉義民。既饒爾等之命。爾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爾不過擊畜而已。竟敢稱為上憲。又妄稱曉諭百姓。爾知百姓二字作何解。上憲二字又作何解。一派混帳。可惱之至。我們義士。爾畜生竟敢狂呼為百姓耶。爾妄言寬容。試思誰寬容誰。爾前日船隻擱沙不動。我兵何難將爾焚燒。爾上礮臺。我兵何難駕礮轟擊。特寬容爾等。留爾一線生路。爾尚反言寬容我百姓耶。爾全以假仁假義哄騙百姓。謂不敢加害。何以屢屢騷擾。一片誑言。焉能騙我。爾裝模作樣。假殺一二騷擾之人。希圖買好。用計騙我。俟我不加防備。爾遂乘間攻我。我們豈受爾愚。爾又責弄能幹。

十八

以恐嚇我等。豈知爾之伎倆。我們早已盡知。爾既言戰法。即與爾陸戰。或陣戰。或馬戰。或步戰。爾仗礮火猛烈。則爾礮幾斤。我礮幾斤。兩下對放。看誰礮火利害。其餘排槍刀劍等物。亦可兩下對仗。看是誰勝。若言水戰。則爾等將船退出虎門。候我百日後。造就船隻。與爾外海對戰。爾果能勝我。方為利害。爾一味花錢。勾買恐嚇。即算爾狗畜之能乎。我

天朝仁慈寬厚。不忍即誅。大將軍金枝玉葉。諸大臣厚德君子。眾官員亦皆忠厚慈祥。非真無能也。特憐爾身同畜類。性本無知。豈有人與畜關之理。故任爾猖狂。再今且不用官

兵。專用鄉民。非我們鄉民不仁。因爾害我鄉村。傷我男婦。不得不與爾畜類同閩。我現在全粵商民。數千百萬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濟小村兵餉糧草。亦有義士捐資備辦器械。有熟習水路陸路者。各數百萬之眾。志切同仇。恨聲載道。若不滅盡爾畜類。誓不俱生。爾若不早退出虎門。或有千百燒船妙法。燒爾片帆不返。不但現在船上畜類。全行燒盡。並要滅爾狗邦。我義士不論男婦。每人出錢十文。便足以造船隻。修戰具。滅爾有餘矣。我們義士受

十九

天朝二百年養養之恩。今日若不誅盡噴夷。便非人類。爾殺害我眾鄉百姓。大傷天和。又將各處棺骸。盡行殘燬。各廟神佛。俱受災殃。正為天怒人怨之時。鬼神亦不容爾畜類。即如現在爾等船隻。或遭風火。或陷沙洲。樣樣俱是天意。爾所放火箭。全然無用。明明是鬼神護佑我們。爾畜生若再逆天行事。得罪上蒼。天上雷神。何難將爾義律等。立刻殛死。何難以雷火燒盡爾等兵船。何難一陣狂風。掀翻船隻。將爾等葬諸魚腹。況且如今並不用驚動天神。即用我們義民。便足以滅盡爾等畜生。上為天神洩憤。下為冤鬼出氣。不用官兵。不用團練。自己出力。殺盡爾等猪狗。方消我各鄉慘毒之恨也。爾嗚呼。嗚呼。平日何等強橫。如今二人已被我們義民。輕施手段。將他拴住。碎屍萬段。爾等更有

如能中途趕上。定當遵諭傳知等語。隨據通事稟報嗎咭
即於是日收拾開船趕往。隨又傳到前領事義律照前諭
嗎咭之言。令其詳晰寄諭。義律亦稱已經蒙

大皇帝恩准通商。伊當寄信勸阻等語。並據余保純探得嗎夷連
遇風災。人貨沈溺。與營縣所報相符。裙帶路蓬寮。又被火
燒幾盡。白螞蟻突爾羣生。食殘其貨。該夷船隻。移泊尖沙
嘴遊奕不定。等伏思嗎夷自退出省河之後。疫疾風火
疊遭天譴。不知悟悔。實屬冥頑梗化。總緣粵東臺礮無存。
倉促難辦。而請討馬頭之心。念念不忘。風聞嗎咭之來。
因義律連年構兵。辦理不善。是以前來更換。今嗎咭查不

二十三

待回諭。即出洋北駛。等臆揣必係義律嫁禍之計。不先
告嗎咭。以早經通商。詭使北上。懇求馬頭。僕開礮啓。粵
廣東必絕通商。杜絕通商。必致兵端。不息為已。謝罪。亦未
可料。況漢奸附而不散。以夷船為巢穴。內犯則搶掠。外聚
則走私。種種煽惑。殊堪痛恨。目下征兵。存留萬餘。等又
派委監司大員。於沿海州縣村莊。鼓舞紳士。分鄉團練。義
勇籌備礮火。扼要防守。刻刻不敢稍懈。以固省垣根本。再
粵省紳商。呈請捐資助餉者。等未經奏明。概不敢准。而
急公踴躍。又恐阻其報效之心。可否准其輸納。或比照捐
例。量授官職。或賞給翎頂。虛銜。以示獎勵之處。候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夷船出洋北駛。及曉諭情形一摺。據稱
新來嗎夷領事嗎咭。開船出洋北駛。留副領事嗎咭。在澳門
守候回文。該夷請討馬頭之心。念念不忘。現已諭以貿易處所
向在粵東黃埔。其他處港口。並無洋商通事。亦無海關經理。斷
不能令外夷四路營販等語。該夷貪得無厭。說詐百出。現在嗎
咭出洋北駛。無論其果否係義律嫁禍。抑係藉端尋釁。甚或
該逆另有奸謀。總當加意守衛。以備不虞。省垣存留征兵萬餘。
不為單薄。該將軍等仍當於沿海州縣村莊。團練義勇水勇。設
法廣為招募。俾紳士等羣相鼓舞。激勵將心。遇有緊急。自能得
力。礮火器械。尤當豫為籌備。扼要防守。毋稍疏虞。至粵東為海
疆要地。各夷通商。相沿已久。俱有一定口岸。豈容嗎夷妄求馬
頭。別滋流弊。據該夷遞呈。逞恩妄生希冀。該將軍等斷不准允
為代奏。所有粵省紳商捐資助餉。惟當諭以爾等既知急公報
效。莫若團練鄉勇。保護地方。為國家出力。如果同心敵愾。奮勇
擒渠。必當加以官職。從重賞賚。不在區區輸納為也。

戊寅

諭內閣。鮑鵬以疊次代人買煙之犯。黃夜前赴夷船傳話。並隨琦
善前赴粵東。經王大臣等擬照交結外國例。加等發遣。鮑鵬著
發往伊犁。給官兵為奴。遇赦不赦。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明知

二十三

鮑鵬係不安本分之人。不加拒絕。仍留住署內。薦舉傳話。咎無可辭。招子庸著即革職。無庸再交部議。該革員任內。有無經手未完事件。著該撫查明辦理。山東巡撫托渾布。聽從招子庸薦舉。派令鮑鵬前往夷船傳話。亦有不合。著交部議處。

已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粵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裕謙馳奏。帶兵赴浙防勦。請緩撤江浙防兵一摺。前因奕山等焚擊夷船。逆夷退出虎門。降旨令各省酌撤防兵。現在奉天直隸山東等省。業已先後奏撤矣。粵省咨會逆夷赴浙

二十四

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如果逆夷別有思逞。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其江蘇省防堵官兵。亦著會同程喬來。陳化成酌議撤回。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欽此。粵伏查逆夷赴浙報復之謠。於閏三月間。即已聞之。粵明知係該逆自揣眾怒難犯。伎無可施。造謠恐嚇。以冀情我兵民之氣。遂其售私之計。當即不動聲色。不准驚惶。密飭鎮靜防守。歷經奏明在案。迨六月間。南風正盛。海潮日旺。正沿海兵民咸有戒心之時。粵省文報接踵而來。鎮海定海地方。悉

屬驚弓之鳥。以致訛言四起。草木皆兵。是以粵一面奏請暫緩撤兵。一面馳赴鎮海。藉以鎮定人心。而杜逆夷觀視之漸。旬餘以來。浮言已息。民皆安堵。前在定海普陀外洋遊奕之夷船二隻。業已駛去。現惟定海縣之大佛頭象山縣之潭頭山外洋。各有夷船一二隻不等。隱見不定。探知實係貨船。躡之即颺帆遠遁。自不值久駐大兵。徒滋糜費。查撫臣劉韻珂。已回省城。粵道

二十五

旨與提臣余步雲和衷商酌。現在情形。止須防守。尤應防其於屢次造謠之後。乘我懈弛。突如其來。綜計沿海口岸。如築土城礮臺。安設礮位。已極周密。較上年之毫無把握者。實已迥別。兵在精不在多。文武官員。果能各矢天良。激勸兵民。協力巡防。戰固不足。守尚可恃。即因地大兵單。民心不一。必須酌量添兵。以固民志。亦祇可以本省之兵。防守本省口岸。似難久借外省兵力。粵現與余步雲酌定。先將粵隨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官兵三百名。又徐州兵二百名。內撥出一百名。連前此留防鎮海縣城外金雞山之徐州兵五百名。分作三起。先行撤回回營。其金雞山地方緊要。將現駐鎮海縣城上之嚴州協標兵三百名。湖州協標兵一百五十名。移往防守。以抵撤回徐州兵數。又防守鎮海縣西北鄉蟹浦伏龍山二處之紹興湖州二協標兵。共四

百名。地非緊要。亦即接續撤退。現在鎮海縣城內外尚有各營調防。及本營官兵。共三千六百餘名。其餘各小口原撥防兵。已撤飭各鎮道酌量情形。分別抽撤。其定海縣地方。孤懸海外。最關緊要。本有各營調防。及本營兵五千六百餘名。擬先撤江南壽春鎮標兵六百名。俟現撤鎮海官兵完竣後。再行分作兩次起程。至江蘇洋面。一年以來。並無夷船蹤跡。守禦亦甚完備。現在浙江已無逆夷巢穴。轉瞬西北風司令。潮汐日小。一日。該逆斷不敢輕往嘗試。業已咨會署撫臣程商采。提臣陳化成。將防守寶山縣地方之安徽撫標兵四百名。安慶營兵三百名。泗州營兵一百名。防守上海縣地方之河標兵四百名。甯國營兵一百名。防守常昭二縣之江甯各營兵一百名。高資營兵五十名。防守鎮洋縣地方之高資營兵二百五十名。先行陸續撤退。計寶山縣地方。尚有提標徐州鎮標太湖各營兵一千四百名。連吳淞本營兵一千餘名。由提臣陳化成督率。似已足資巡防。其上海縣地方。尚有漕標徐州鎮標兵共六百餘名。連提右本營兵七百餘名。由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統帶彈壓。其餘各廳州縣。除川沙廳地方。尚有提標兵二百名外。皆係本標本營之兵。防守本地。並無外調防兵。尚駐浙江。程商采又在上海。是江蘇督撫皆已出省。

二十六

現在江蘇防兵業已無多。程商采似可暫回蘇州料理地方事件。仍責成蘇松太道王瑚會同陳化成。王志元妥為彈壓。亦可無虞貽誤。仍會同劉韻珂。程商采。余步雲。陳化成。再行體察情形。通盤籌畫。隨時酌量。陸續撤退。以期餉不虛糜。仍不敢稍存大意。遽行弛備。致誤事機。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酌撤江浙兩省防兵一摺。據奏浙省沿海口岸。加築土城礮臺。安設礮位。已極周密。江蘇洋面。並無夷船蹤跡。守禦亦甚完備。所議陸續裁撤各兵。均著照議辦理。程商采准其暫回蘇州。所有上海防堵事宜。責成該道王瑚會同陳化成。王志元妥為彈壓。裕謙仍移駐江浙兩省適中之地。會同劉韻珂。程商采。余步雲。陳化成。通盤籌畫。隨時酌量情形。陸續撤防。仍不得稍存大意。致有懈弛。

庚辰。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臣於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廣東夷船退出虎門。調防官兵。著體察情形。酌量裁撤等因。欽此。正在欽遵辦理間。探得廣東夷情反覆。欲以香港換九龍山地方。並需索多端。意甚叵測。廈門緊要。未敢遽議裁撤。水師提督曾振彪。以廣東甫經議撫。現當無事。恐盜蹤未滅。仍行出洋巡緝。逾月未歸。七月初九日酉刻。該逆突來火輪船兵船數十餘隻。衝尾闖進青嶼口門。當即飛調金門鎮江艦。並飭在事文武。小心防範。又令曾經出

二十七

洋經商通曉夷語之陳姓。前往查探。旋於初十日早。據陳姓帶回該逆交給照會提督。實振彪偽文一件。當將原件發交陳姓。欲令擲還。旋因瞭見該逆等船三十四隻。起蓬進駛。情形殊惡。臣不敢拘泥。隨將偽文折閱。係暎夷偽公使。囑姓及偽水師提督巴姓。偽陸路提督郭姓。照會水師提督。實振彪之件。俱未書名。偽文內稱。如不議定。照上年天津所討各件辦理。即應交戰。並云。請將廈門城邑礮臺。俱行讓給。暎國軍士。暫為據守。待諸事善定。仍行繳還等語。折閱之下。不勝憤恨。其船行走迅速。業已駛進。當即督同興泉永道劉耀椿。率同在事文武。督令弁兵開礮。並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頭沉起。一路連絡。開放萬斤至數千斤以下大礮數百門。傳令對岸之嶼仔尾。中路之鼓浪嶼。三面兜擊。打沈該逆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逆一面回礮。一面蜂擁而進。並放下小三板。分路上岸。守護礮臺。將弁自護副將凌志等以下。或受重傷。或即殞命。各營兵丁。以及各路水勇。俱多傷亡。維時。臣率同興泉永道劉耀椿。親自督戰。見該逆船以七八隻。併力攻一礮臺。其餘先後夾持。旋攻旋進。一臺破。又攻一臺。兇猛異常。我軍連環開礮。受傷兵丁。血肉狼籍。其同隊兵丁。猶各裝藥下子。奮力拒敵。及見將弁內已有傷亡。環視痛哭。仍復竭力回

二十八

礮。而將領等奮不顧身。其受傷未死者。亦各背裂髮指。催督愈急。壯勇等分布各處。見有三板夷兵上岸。盡力堵禦。上而復下者。或三四次。或四五次。亦皆斬殺無算。自辰至酉。臣目睹情形。隨機飭令劉耀椿。率帶印委各員。往來指揮。於兵勇礮火之間。各兵勇益加感奮。盡出死力。無如該逆船隻過多。其大船約有千餘人。中者五六百人。小者亦二三百人。礮愈放愈多。人愈殺愈眾。臣與該道劉耀椿。及印委各員。俱懷帶印信。分路攻擊。臣行寓及各衙署。並無城垣護衛。且俱連在水師提督石寨之外。均被逆夷礮火飛擊。延燒。悉為灰燼。該道等見勢不能支。向臣同聲一哭。誓從臣死。惟臣世受國恩。該道等亦渥承養。豈僅一死所能塞責。況廈門為同安縣所轄之一島。港路可通城外。偽文內有城邑讓給。暫據之語。萬一該逆乘此。危迫空虛之際。分其三板。裝載夷兵。暗襲同安。尤為可慮。且廈門商賈居民。男婦紛紛逃避。節經廈防同知顧教忠。分路護送安插。街巷已屬空虛。城內若再有事。人心更屬驚恐。當即剴切曉諭。飭令各員。隨臣退守縣城。該道劉耀椿。先經派管福建軍務。亟須同行。因一路安撫鄉民。察看形勢。水師濤尾。劉五店。二汛。皆係廈門咽喉。該道派令顧教忠。移駐濤尾。臣復另調同安營

二十九

一萬五千...

及抽撥五道兵各二百名。交給該道帶往。督同該同知兩處屯紮。在鄉就近圍練。窺賊動靜。以圖進取。所有分防各將領等。交金門鎮臣江繼芸。竭力支持。除調陸路提臣普陀保帶兵前來接應。並差幹弁赴洋迎催水師提臣寶振。彪星夜趕回商辦外。伏念臣自到泉州。知廈門地方喫重。雖無險可恃。不敢畏難。久居泉郡。決意常川駐紮廈門。並即會督文武。前往嶧嶼青嶼。大小擔逐一履勘。處處皆可設險。迅即督令該道劉耀椿委員趕辦各處礮臺。甫經竣工。而三處需大礮三百門。又改加重艘及置辦商船五十餘隻。約需大礮千門。採鐵鑄礮。雖已倍功趕辦。而神物重大。未能剋期蒞事。空臺空船。悉成廢物。以致第一重門戶。無從措手。是日南風大作。該逆船隻。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臣力竭心殫。所願不遂。撫心自問。罪無可逭。惟有仰

三十

皇上鴻施逾格。將臣即交刑部從重治罪。與泉永道劉耀椿。自辦理夷務。實心實力。一意孤行。時勢維艱。與臣同一束手。該道雖統轄泉永三府州。而衙署設在廈門。各無可辭。應請將該道交部嚴加議處。提臣寶振彪督師出洋巡緝。廈門被占。尚非該提臣意料所及。惟廈門全係水師所轄。咎實難逭。應將該提臣交部議處。至現在籌辦情形。並傷亡

將士。俟查有確數。續行陳奏。再臺灣尚有五虎門。與八里坌對渡。蚶江。與鹿港對渡。不致文報隔絕。合併附陳。福州將軍保昌。副都統額勒錦。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稱。臣等於本年七月十二日。接陸路提臣普陀保咨。七月初十日戌刻。准督臣顏伯燾自廈門軍營八百里咨會。現有喫逆夷船多隻。駛泊大擔一帶。亟應調兵協剿。咨調精兵一千名。協剿等因。又據同安縣知縣威朝輔稟報。廈門大擔內外洋。共有三桅夷船十二隻。火輪船十二隻。兩桅夷船十餘隻。大小遠近不等。等情。臣等當以喫逆夷船多隻。膽敢駛至廈門滋擾。現在督臣顏伯燾。稟請飭辦。該夷一經被創。必致四處竄逸。即經飛行沿海各口岸文武。嚴密把守。並查閩安協所轄五虎門一口。為省垣咽喉扼要之區。最為喫重。先已飭委撫標中軍參將保芝琳。周恩巡防。並飭水師協領德音布。派水師佐領黃振麟帶兵在洋嶼一帶安礮防守。茲復會商。飭令臬司裕康。督糧道常大瀆。馳往會同查勘。添派兵勇。實力堵禦去後。茲於十四日卯刻。先接同安縣知縣威朝輔稟報。該縣因大擔內外有夷船三十餘號。親赴防堵。行抵江頭地方。見有百姓紛紛來縣。據稱夷船攻打鼓浪嶼。勢甚猖獗。復據稟報。十一日早。督臣顏伯燾。移駐同安。探悉廈門業已失守等情。臣等接聞

三十一

之餘不勝憤恚惟廈門究竟如何失守該縣並未逐細稟
聞亦未准到督臣咨會第省垣為根本重地最關緊要臣
等現復飭令臬司裕康等會同武員實力堵禦務保無虞
除查探廈門實在情形再行具奏一面飛調延建邵各營
兵丁二千名至省聽候調遣

劉鴻翔又奏臣劉鴻翔接靖逆將軍臣奕山等咨會六月
二十七日據廣州府知府稟呈啖咭喇國夷人新到領事
僕噉噉呈送夷書二件一係知照義律已革領事回國伊
即接辦領事一係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訴
各條辦理如廣東不能承當即分船北上再求宰相商議

三十二

等語並有七月初一二即行起碇之信已派委首府余保
純前赴澳門曉諭開導而夷性犬羊難保聽從不往飛咨
轉飭防範等因伏查該逆夷桀驁非常現已攻陷廈門難
保不分船北上除臣已飛咨沿海各督撫外應請

旨敕下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各督撫臣一體嚴密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顏伯燾奏夷船闖入廈門情形劉鴻翔等奏
現在嚴密防守省垣各一摺據稱夷船於七月初九日闖進青
嶼口門顏伯燾親自督戰奮力拒敵開礮擊沈火輪船一隻兵
船五隻該夷一面回礮一面蜂擁而進是日南風大作該逆船
隻又占上風我軍煙火迷目以致廈門失守等語該夷如此猖

獷實堪痛恨廈門為閩省鎖鑰豈可令該夷日久占據著顏伯
燾督同寶振彪普陀保赴此未及安定之時設法克復方成事
體本省兵勇諒已陸續調撥協力攻剿其應如何雇募水勇團
練鄉勇之處務即迅速辦理勿再遲誤至閩安協所轄五虎門
為省垣咽喉尤當嚴密分兵防守不可大意該夷伎倆原祇恃
船堅礮利習慣風濤今該夷登陸占據礮臺亦如此兇狠是防
之之術必應水陸交嚴方不致倉猝失事顏伯燾退守同安保
昌等堅守省城均屬責任重大但恐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吳
文鎔迅調精兵二千名赴閩應援該督撫總當激勵眾心及早
克復廈門毋得坐失機會漸形滋蔓所有陣亡將弁兵丁著奏

三十三

明文部照例賜卹該督自請治罪並請將各員分別交議之處
著俟收復廈門後再降諭旨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
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
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盛京為根本重地尤為
緊要前經降旨著該將軍嚴密防範本日又飭惟勳調兵一千
名前赴盛京交該將軍分派防堵矣又飭棍楚克策楞調兵一
千名暫留盛京以備直隸調撥之用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
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孽猶然兇惡

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者英相度機宜。妥為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映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天津附近京師。尤關緊要。前經降旨。著該督嚴密防範。諒已各口均有準備。如有應添防兵。著酌量情形。一面奏聞。一面飛調。現在已調吉林兵一千名。前赴盛京。交者英派撥防守。又調黑龍江兵一千名。暫留盛京。如直隸兵力較單。即可調撥應用。訥爾經額。著即馳赴天津。

三十四

相機籌辦。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賊仍然兇惡。是陸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備。萬一夷船駛至。不可迎面攻擊。或於要口設伏。或兩路夾攻。方能取勝。所有北塘一帶。及各處沿海居民。務須剴切曉諭。夷人初到。始以購買食物為辭。繼且搶掠姦污。無所不至。莫如各自團練。保護身家。眾志成城。自然勇氣百倍。切勿受其誑騙。以至身家受害。或另有良策。保衛鄉民。必須籌度萬全。是為至要。顏伯燾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映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

保同安各情形。已降旨調江西兵二千名。前赴福建。應援矣。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江浙兩省。毗連閩界。前經降旨。著裕謙等嚴密防範。諒已各加準備。如兵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大臣等務須妥為布置。毋稍疏虞。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賊仍然兇惡。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裕謙等相度機宜。詳加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映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山東各海口。港汊紛歧。前經降旨。著托澤布嚴密防範。諒已早為準備。如兵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撫務須妥為布置。無稍疏虞。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賊仍然兇惡。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托澤布相度機宜。或須親赴海口防堵。即著迅速前往。如有夷船駛至。觀面難以取勝。或須設伏夾攻。出其不意。著該撫悉心籌畫。以固疆圉。

又

諭本日據顏伯燾奏。逆夷滋擾。廈門失守。著吳文鎔。統選江西省

精兵二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管帶前往。迅速起程。並著申明紀律。毋許沿途滋事。江西與閩省接壤。該撫務當嚴飭文武員弁。擇要防堵。毋稍疏虞。

又

諭喚咭喇夷船。現仍肆行滋擾。盛京為根本重地。亦應豫籌防守。著惟勤。迅即選撥吉林兵一千名。揀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一員管帶。分起前往盛京。交與耆英。分派防堵。果升阿著毋庸派往。

又

諭喚咭喇夷船。現仍肆行滋擾。盛京為根本重地。亦應豫籌防守。

三十六

著提楚克策楞。迅即選撥黑龍江兵一千名。揀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一員管帶。分起前往盛京。交與耆英。分派防堵。

辛巳

諭內閣著派哈喇阿。馳驛前赴山海關。

又

諭著派王明馳驛前赴天津。

諭軍機大臣等。昨日曾降旨。飭令訥爾經額。趕赴天津防堵。籌備一切。並將顏伯燾原摺。發給閱看矣。該夷允很異常。行蹤詭秘。從前議者。皆謂該夷習於水戰。若誘之登陸。便無能為。故人人意中。以為祇須於海口嚴防。毋庸計及陸路交戰。今福建廈門

之役。該夷竟敢有偽稱陸路提督名目。是逆夷助惡之具。百計環生。若我兵防伺稍疏。或至令其得手。尚復成何事體。著訥爾經額。於各海口。分派重兵。嚴加堵禦。儘逆夷竟敢率眾登岸。所有火礮。及一切設伏機宜。務當先事豫籌。標必勝之權。視奸夷之膽。該夷即使登陸。各處山岡坡陀。未必遠熟路徑。我兵出奇制勝。前後勦擊。似不難一鼓殲擒。若祇恃沿海火礮攻擊。而陸路攻剿。毫無準備。迨至逆夷乘勢掩入。我兵全無把握。豈不自紊紀律。何以操勝算。而固軍心。著該督調集總兵以下大員。面告一切機宜。並令豫將所購大礮。一一演試。其各岸應如何設兵應接。及逆夷登岸。如何四面兜勦。盡殺乃止之處。均著悉心商辦。有備無患。陳金綬近在津門。諸事自必加意籌辦。儘總兵副將以下。不敷調遣。即著迅速奏聞。以供驅策。至沿海各州縣。必須通行飭知。激勵將弁團練鄉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稍有疏虞。致令生民受其荼毒。惟訥爾經額是問。再昨所謂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將來若有應調之處。境內一切車馬。務要先期豫備。以應急需。毋稍遲誤。

又

諭昨因夷船在廈門滋事。當經降旨。飭令耆英嚴加防範。並調吉林兵一千名。交該將軍分撥防堵矣。夷人此次到閩。已有陸路提督偽官名目。恐其招集閩廣漢奸。為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

三十七

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勝。該將軍酌量情形。於各口妥為布置。備或逆夷駛至。務當鼓勵將士。奮勇攻擊。盡殺乃止。所調吉林黑龍江兵。行至盛京境內。所有夫馬車輛。應撥為籌備。該二省兵二千名。一經直隸調取。即令迅速前往。免至臨事延誤。此項官兵。善於衝突。陸路接仗。是其所長。斷不可派在海口防堵。顏伯燾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因夷船在廈門滋事。當經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加意防範。托渾布接奉後。自必妥為布置矣。惟念夷人此次到閩。已有陸路提督偽官名目。恐其不但在海口滋擾。並有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尤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勝。托渾布是否已前往海口。彈壓調度。備逆夷駛至。務當激勵將士。一鼓殲擒。其沿海各口居民。有能團練鄉勇。堪助軍威者。著該撫優加勸諭。俾人自衛。眾志成城。是為至要。顏伯燾摺著鈔給閱看。

三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八月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倭夷現又肆行滋擾。占據廈門。沿海各省口岸。均應嚴加防守。天津附近京師。尤關緊要。著富呢揚阿會同提督胡超。於陝西兵內。挑選二千名。分起迅速啟程。前赴天津。其第一起。即著胡超管帶。其餘各起。著該撫揀派曾經出師之將弁。管帶前往。並著申明紀律。毋許沿途滋擾。固原提督印務著恩特亨額派員署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前奉

諭旨。酌撤江浙兩省防兵。當經欽遵。與余步雲商定。將防守浙江之江甯駐防旗兵。及徐州等標兵。共一千九百名。陸續撤回。並咨商程爾米陳化成。將防守江蘇之安徽撫標等營兵。共一千七百名。亦先撤回。歸任。於七月十六日。奉摺覆奏在案。十七日。據浙江象山甯海等營縣稟報。潭頭山大佛頭等處。洋面夷船。或一二隻。或三四隻。忽南忽北。遊奕不定。等情。竊查各處報文。約略計之。似有七隻。業已陸續增添。情殊叵測。十八日。又接准靖逆將軍奕山等咨會。內稱。逆夷有新到領事。嘯嘯呈送夷書二件。一係知照義律已革領事回國。伊即接辦領事。一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訴各條辦理。如廣東不能承當。即分船

北上再求宰相商議等語。並有七月初一二即行啟碇之信。該將軍等已委首府余保純前赴開導。而夷性犬羊。難保聽從不往。飛咨嚴防等因。查得步進步。本是逆夷故智。喋喋之有無其人。義律之曾否撤回。雖不可信。而反覆情形。業已顯露。浙江省及江蘇之松太二屬洋面。海島林立。商漁絡繹。內有甯波。上海為洋泊聚集馬頭。外有定海。崇明為翼蔽口岸。控制海島之地。且江蘇之吳淞口一帶。平行散漫。全恃海塘設守。並無要隘可扼。與山東直隸奉天等省情形迥不相同。現在粵省逆夷之反覆。已形諸筆墨。浙洋逆船之遊奕。又復有增添。本不敢因奏明撤

二

防在先。稍事拘泥。致滋貽誤。而察看兵情踴躍。又皆以戍守年餘。未得殺賊立功為恨。所有浙江省防兵。除業已起程之江甯駐防八旗官兵三百名。毋庸截回外。其餘各路官兵。應請暫緩起程。並飛咨程商采。陳化成。查明前撤各兵。如有已經起程者。亦不必截回。其未起身者。一概緩撤。仍確探廣東情形。並體察浙江夷船增減。俟過八月十八日海潮或漲之期。再行酌量。請

旨遵行。粵仍會同劉韻珂。程商采。余步雲。陳化成。督率鎮將。激勵兵民。靜以待動。斷不任稍涉張皇。亦不任稍形疏懈。堅持定見。俟其駛進口岸。聚而殲之。以副

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當經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茲據裕謙奏。浙江洋面。夷船續有增添。請將各路官兵暫緩起程等語。所奏甚是。逆夷在閩省滋事。情形兇狠。深堪痛恨。浙江與閩省毗連。兵力不可單弱。所有前撤各兵未啟程者。著一概緩撤。其已經啟程者。亦著概行截回。以資防禦。如再不敷。即著該大臣酌量情形。於所轄江西。安徽二省兵內。一面飛調。一面奏聞。毋稍遲緩。萬一夷船駛至。該大臣即督飭鎮將。激勵兵民。同心敵愾。雖據奏兵情踴躍。皆以未得立功為恨。然不可存輕敵之心。總須謀勇兼備。方為節制之師。

三

該大臣身膺重任。其加意慎勉。以副朕望。至江蘇吳淞口一帶。地勢平行。並無要隘可扼。尤宜妥為布置。無稍疏虞。是為至要。奏。未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七月二十九日辰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顧伯燾等由驛馳奏。噴夷兵船突至福建。廈門失守。退保同安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天津附近京師。尤關緊要。前經降旨。著該督嚴密防範。諒已各口均有準備。如有應添防兵。著酌量情形。一面奏聞。一面飛調。現在已調吉林兵一千名。前赴盛京。交著英派撥防守。又調黑龍江兵一千名。暫留

威京。如直隸兵力較單。即可調撥應用。訥爾經額著即馳赴天津。相機籌辦。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儀仍然兇惡。是陸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備。萬一夷船駛至。不可迎面攻擊。或於要口設伏。或兩路夾攻。方能取勝。所有北塘一帶。及各處沿海居民。務須剴切曉諭。夷人初到。始以購買食物為辭。繼且搶掠姦污。無所不至。莫如各自團練。保護身家。眾志成城。自然勇氣百倍。切勿受其誑騙。以至身家受害。或另有良策。保衛鄉民。必須籌度萬全。是為至要。顏伯燾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臣跪讀

上諭。仰見

四

皇上先機指示。慎重周詳。易勝欽服。臣查大沽至山海關。沿海一帶地方。先共留兵三千三百名。前又於臣標內密派兵丁五百名。赴大沽備防。現已陸續到津。計共三千八百名。此時酌量情形。所有前次裁撤歸伍之各營兵丁。仍應量為酌調。方可以資守禦。惟各營分距海口。遠近不一。茲就其稍近者。酌調臣標兵五百名。天津鎮標兵一千名。正定鎮標兵一千名。均歸於天津。大沽南北兩岸。及甯河北塘暨豐潤黑沿子等處。分撥防守。又酌調提標兵一千三百名。以四百名。派赴山海關。以九百名。分撥灤州。樂亭。昌黎。撫甯等四州縣海口。協防統計沿海一帶。前存後調。共兵七

千六百名。兵力已不為單。惟山海關係屬要隘。所派防兵一千二百名。以之防海。可敷應用。以之防陸。尚覺稍單。應

遵

旨將飭備之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即行調赴山海關。以備該夷登陸。上下策應。查永平一帶海口。均係通永道所屬。現在山海關既有多兵。設立糧臺。必須大員經理彈壓。現已飛檄通永道高樹勳。前往照料一切。並督飭各地方官。認真團練。嚴密協防。其北塘地方。現派保定府同知張起鵬。東路同知何耿繩。隨同宣化鎮總兵石生玉。防範照料。至於要口設伏。兩路夾攻。以及陸路防堵。臣前於制勝八條內奏

五

明後隨時備辦。現在俱已停妥。臣於拜摺後。即日啟程。馳赴天津海口籌辦。論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令富呢揚阿。挑選陝西兵二千名。並派胡超管帶。迅赴天津。以備調遣矣。本日據訥爾經額奏。馳赴天津籌辦海防一摺。覽奏均悉。所有沿海一帶。前後共已調存兵七千六百名。兵力不為單薄。山海關設立糧臺。著准其飭令高樹勳。前往經理彈壓。並著令其督飭各地方官。認真團練。嚴密協防。至北塘地方。現已派員防範照料。各處要口。設伏夾攻。亦已妥為籌備。均著照所議辦理。該督現已馳往天津。務將一切防勤機宜。豫為籌辦。一有夷船進口。即行奮力攻擊。大加懲創。

以視夷魄而靖海疆

甲申福建巡撫劉鴻翔奏竊暎逆犯順自上年六月到廈門滋擾以來閩省各海口處處設防以備攻剿所需經費節經先後奏蒙

恩准飭撥銀一百五十萬兩解閩應用茲該逆大肆凶悖攻占廈門經臣會同將軍臣保昌副都統臣額勒錦由驛馳奏在案伏念臣本年四月初六到任後查廈門臺灣澎湖及沿海各府縣計自上年六月起至臣到任之日止已陸續支給經費銀六七十萬兩嗣督臣顏伯燾駐廈督辦鑄鐵造船添兵募勇各海口一律嚴防又經陸續支發二十餘萬

六

兩今廈門倭被逆夷占據沿海震動省垣為根本重地亟宜加倍防守查城外十里為南臺舖戶稠密接連省垣南臺以下沿河兩岸各有村莊省河外為五虎門至省百餘里港面多係寬深又有支港可通恐該逆船順風乘潮而至不可不豫為嚴堵臣現飭司道等親往查勘擇其略窄港面用船石暫為攔堵使不得進僅該逆舍船登岸惟有鼓勵將弁督率兵勇設伏截殺以期痛勦除前已奏調延建邵兵二千名外尚須多募民勇以助兵力且廈門為漳泉門戶廈門既失漳泉二府邊海各廳縣港道處處可通他如省南之興化府屬省東之福甯府屬口岸林立此外

海壇金門銅山南日南澳各島皆在海中均應添募兵勇以備防剿又自廈運回難民急應妥為撫卹現在米價驟昂兵精民食尤關緊要據各該府縣紛紛請領經費均屬勢所必需現在存銀六十餘萬兩分別酌給已屬不敷並准督臣來函必須招募泉漳壯勇二三萬名相機進剿以期克復所有一切應行整辦及續行支發之款需費甚多均應寬為豫備設有不給所關匪輕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再撥銀三百萬兩迅速解閩應用刻下需餉甚急如部撥一時未能解到即飭藩司暫於存庫各款內先為墊應俟部項解到歸補

七

劉鴻翔又奏再逆夷占據廈門駛船遊奕各澳恐嚇勾誘欲圖四出滋擾急需調集大兵為堵禦恢復之計惟閩省海口林立均經分兵防守無可再調沿海省分亦均防堵喫緊至外省之兵人地素不相習望洋氣餒兼之水土不服易生疾病多調徒滋糜費閩省泉漳民氣剛強素習武藝尚屬可觀現經督臣臣高承勛各府州縣廣為招募作為民兵優給口糧重懸賞格協同堵禦相機進剿較之連省調遣可期迅速得力

硃批所見近理要在駕馭何如耳諭軍機大臣等劉鴻翔奏請撥軍需銀兩一摺又另片奏招募民

人相機進剿等語。省城南臺以下沿河村莊自五虎門至省港面多係寬深。又有支港可通。恐該夷乘潮駛入。該撫現飭司道等查勘。多用船石攔堵。總期得力。毋稍疏虞。廈門退回難民。著妥為撫卹。至泉漳民人素習武藝。現在該督等擬招募壯勇二萬名。所見近理。著即廣為招募。以資攻剿。惟該水勇等素性強悍。要在駕馭得宜。既以恩信激其天良。復以嚴明消其跋扈。寬猛相濟。始克奏功。顏伯燾現守同安。即當一面整備礮火器械。一面招募民兵。戮力同心。奮勇勦擊。以期克復廈門。顏伯燾失守之罪。或可稍從末減。若再有貽誤。自問當得何罪。所需銀三百萬兩。著戶部速議具奏。並准其暫於藩庫各款內先為墊應。俟部項解到歸補。

八

劉鴻翔又奏。再前因逆夷不靖。閩省火藥未能充裕。先經前督撫臣奏明借撥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備儲火藥。解閩接濟。業已陸續分撥領用。現在存貯無多。茲逆夷膽敢駕駛多船。竄至閩洋。大肆猖獗。廈門業已失守。所有硝磺一項。為行軍第一要需。更應寬為籌備。應請在於出產硝磺之山東河南二省。各撥硝二十萬斤。礮四萬斤。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各撥硝十萬斤。礮二萬斤。即日馳解來閩。以應急需。其山東河南二省。現存硝磺。若不敷撥解。即將採辦部硝。併各省委員辦就硝磺。先行截撥解閩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鴻翔奏逆夷滋擾廈門。硝磺一項。為行軍要需。請於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各撥硝十萬斤。礮二萬斤。即日馳解來閩。以應急需等語。著裕泰程琳吳文鎔吳其濟如數籌撥。迅速委員馳解福建。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劉鴻翔奏逆夷滋擾廈門。硝磺一項。為行軍要需。請於山東河南二省。各撥硝二十萬斤。礮四萬斤。解閩以應急需。並稱該撫已飛咨該二省趕緊籌撥等語。此項硝磺已降旨在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籌撥。毋庸在山東河南撥給。將此諭令托渾布牛鑑知之。

九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顏伯燾等奏夷船駛入閩洋。廈門失守。已降旨令該督等設法克復矣。前因逆夷占據香港。有旨令將軍等相機收復。現在該逆滋擾福建。粵洋夷船自必減少。若乘其勢分力弱之時。督率兵勇。痛加勦洗。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但須謀定後動。計出萬全。固不可坐失事機。尤不可再有挫失。且該逆前踞定海。經琦善議給香港。始將定海退還。現在琦善伊里布均獲重譴。此次該逆既占香港。又復攻擊廈門。難保不故智復萌。又思更換以售其誑騙愚弄之計。奕山齊慎經朕特簡。祁項怡良均有地方之責。著即體察情形。乘機進剿。如能設法攻復。

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若狃於前議。觀望遲延。又隨逆夷更換詭計。則覆轍具在。不能輕恕也。慄之勉之。

丁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鴻翔請撥軍需銀三百萬兩。當交戶部議。本日已據該部酌撥浙江等省各項銀兩。飛咨各該省委員起解矣。現因閩省軍務緊要。不惜帶金。如數撥解。著顏伯燾劉鴻翔覈實支放。毋任管局各員稍涉浮冒。該逆前在廣東。奕山等倉猝許給商欠銀兩。竟至飽其所欲。以致滋擾無厭。此次該夷又復占據廈門。難保不復萌故智。顏伯燾業已深知廣東辦理不善。僅該逆再有要求。或因急圖繳還廈門。又墮說計。致失國體。並貽後患。是既失地於前。又復遷就了事。罪在不赦矣。慄之慎之。

十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查東省沿海防兵。先於六月間奉旨酌量裁撤。經臣將省西調往各兵。奏明間日分起撤回。除陸續歸伍外。尚有臣標左右兩營。及青州萊州壽樂等五營官兵七百五十名。未經啟程。當即飭令暫留候示。一面咨行鎮道督率將弁嚴密防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廈門失守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行猖狂。殊堪痛恨。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

省。山東各海口。港汊紛歧。前經降旨著托渾布嚴密防範。諒已早為準備。如兵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撫務須妥為布置。無稍疏虞。至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乃今占據廈門。逆蹤仍然兇惡。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著托渾布相度機宜。或須親赴海口防堵。即著迅速前往。如有夷船駛至。親面難以取勝。或須設伏夾攻。出其不意。著該撫悉心籌畫等因。欽此。伏思東省沿海口岸。亟宜厚集兵力。以備攻剿。查登州鎮本轄弁兵。及前經截留五營官兵。雖尚有一千四五百名。究恐不敷分防。即一切相度機宜。及陸路應豫為布置之處。亦非臣親往督辦。不能得力。查前次撤回之

十一

東昌臨清高唐泰安濟南等營兵七百名。距省尚近。臣已分檄調回。並於臣標左右兩營內。添調兵一百名。遴委副參大員。分起管帶兼程前進。臣亦即於一二日內馳赴登郡督防。
托渾布又奏。再東省海豐縣與直隸鹽山縣交界。前派武定營官兵駐紮該處。嗣於六月間撤令歸伍。現准請逆將軍奕山等來咨。逆夷在粵聲言。仍赴天津伸訴。該處既與直隸接壤。自應加意防範。臣仍檄武定營官兵。並責成該府縣團聚鄉勇。照前協力防守。務使與直隸聲勢聯絡。以杜夷匪竄逸。其文登營官兵。駐防萊州海口。前因離汎

較近已令歸伍現亦仍令移駐榮成縣以壯聲勢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帶兵親赴登州督防一摺現在噴逆突陷廈門猖獗已甚如果乘風北駛必應厚集兵力痛加勦洗登州海口留防各兵雖有一千四五百名尚覺單薄所有前次撤回之東昌臨清高唐泰安濟甯等營兵七百名及應行添調兵一百名即著迅速檄調該撫即親赴海口相度機宜分兵嚴守其陸路應豫為布置之處亦著妥密籌辦毋稍疏虞又另片奏海豐縣與直隸接壤現撥武定營官兵並責成該府縣團聚鄉勇協力防守其又登營官兵仍令移駐榮成縣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

十二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十六日接准靖逆將軍奕山來咨以噴咭喇新到領事噴噉噉有分船北上之信十九日又准來咨噴噉噉於七月初三日由澳門起碇赴福建廈門等因當經臣先後咨行沿海文武加意防範在案茲於七月二十二日復准福建撫臣劉鴻翔六百里咨稱噴咭喇夷船三十餘隻竄至廈門之大擔洋面滋擾十四日廈門失守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髮指伏查閩浙地屬連疆廈門更為密通浙省自閏三月以來甯海象山等縣外洋時有夷船二三隻往來遊奕至七月中旬復增添二三隻誠恐別懷詭計今大幫夷船又聚於廈門更恐

分擾浙省各海口必須嚴密防守以期有備無患且浙省人不知兵自上年該逆滋事以後民間咸有戒心嗣後分設防兵節節守衛並經

欽差大臣裕謙及臣剴切曉諭方臻妥貼惟風氣猶屬未弱今該逆近踞鄰疆沿海黎庶未免復生惶惑而省垣五方雜處更易驚疑即使夷船不復闖入亦應從嚴守衛鎮定閩閩前奉

諭旨飭將調防官兵酌量裁撤業經裕謙會商提臣余步雲擬將江甯駐防旗兵三百名徐州兵六百名壽春兵六百名紹興湖州兵四百名分起撤退內江甯旗兵業經起程過省

十三

未便再事截留其餘均未起程應仍暫行留防以安人心而資堵剿至浙省海口數十處內甯波乍浦向為商賈聚集之區該夷素所覬覦又海甯州之尖山一口東通乍浦西達省城實為通省扼要之區去秋曾有該逆杉板船駛至其地難保不生心窺伺現在裕謙統率重兵駐紮鎮海所有甯波一帶口岸可以兼顧至乍浦尖山雖鎮海較遠且該二處防兵單弱而尖山兵數尤單又其口門寬廣形勢實為險要今逆夷近擾閩洋亟應從嚴防護兼著鹽運使杭嘉湖道宋國經前經臣委令駐防乍浦六月間因辦理贛務暫行回省茲飭該道兼程赴乍會同調防之湖州

協副將陳述祖等督率兵勇。實力防守。其尖山離省咫尺。即由臣就近督防。以衛根本。第浙省各營。現無可調之兵。而該處巨浸汪洋。潮汐洶湧。亦無可設之險。臣輒轉思維。惟有多雇壯勇。據備陸戰。庶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可期制勝。臣前在鎮海時。已委員前赴尖山一帶。密雇壯勇五百名。分頭埋伏。茲又飭令該州。再行添雇。復曉諭紳耆。趕緊團練。並於省城一體雇募。其下浦及此外沿海要口。設兵較少之處。亦飭寬為雇備。無事則用以巡防。有警則率以攻戰。庶幾緩急足恃。

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倭逆突至福建。廈門失守。已降旨令沿海各省督撫嚴加防範矣。茲據劉韻珂奏稱。浙洋現在亦添有逆船。請將調防官兵。暫緩撤退。著照所議辦理。裕謙現在駐紮鎮海。於相離較遠之地。一時自難兼顧。所有下浦海口。即著飭令杭嘉湖道宋國經。會同湖州協副將陳述祖。督率兵勇。實力防守。並著奇明保。劉韻珂。長喜。一體妥為防禦。其尖山離省咫尺。即著該撫就近督防。以衛根本。至所稱多雇壯勇。據備陸戰。此次廈門之役。該夷竟敢登岸。奪據礮臺。復有偽稱陸路提督名目。是該夷不止利於水戰。現經該撫飭屬添雇壯勇。並曉諭紳耆。趕緊團練。以資攻戰。尚恐少不濟事。著該撫廣為招募。務於沿海要口。足資防守。而於登陸各處。尤須酌量要隘。分頭設伏。庶

可以我所長。攻彼所短。以壯軍聲。而禱夷膽。

十五

戊子。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怡良。奏。竊倭夷分船北駛。等語。已於初七日馳奏在案。又據香山新安等處稟稱。義律於初七日乘坐兵船。駛出老萬山。向南開行。探無下落。又稟稱。香港洋面。尚有夷兵船十餘隻。火輪船二隻。停泊裙帶路尖沙嘴。遊奕不定。續又到五十門礮大兵船一隻。等語。等查倭夷屢次求為代懇馬頭。等語。拒絕不准。又不聽開導。分船北上。名為自行呈訴。而反覆貪狡。已可概見。香港一帶。漢奸聚而未散。以夷船為護符。借以走私。而粵省自省河失防之後。礮械船隻。皆為焚毀。所餘水師巡船。僅可哨探。不能抵禦。況尖沙嘴路通九龍。毗連內地。新安一帶。陸兵單弱。水陸兩路。均為喫緊。等語。與水師提臣吳建勳。商造戰船。式樣尚未完工。若於此時收復香港。恐致四面受敵。應援無具。且各省官兵。不服水土。加以痢疫。困乏日形。不若撤兵募勇。蓋粵東善後。非倉促可以集事。而夷性桀驁。宜隨時設備。無論客兵不可久居。儻我集彼散。我散彼集。不但財力耗於無用。而事機亦必坐失。是以等先經揀派紳士。余廷槐。黃培芳等。分路前往四鄉。鼓勵士民。抽丁團練。隨又委高廉道易中孚。及候補道西拉本。前往覆查。茲據該道等

回省稟稱南海番禺兩縣各鄉社逐村查驗已練有三萬六千餘名。按名點看俱年力精壯器械整齊分隊操演尚屬勇健。並據紳耆等口稱二百年仰沐

朝廷深仁厚澤決難淪肌當此海疆不靖無不願效前驅以報

聖主察其情詞實出義憤各鄉各有章程如若調用再行發給口糧當即分賞銀牌銀兩無不歡呼踴躍等語查粵省良民自遭夷匪焚掠人人切齒比戶同仇於斯可見沉沿海中路當賊之衝香山新安新會東莞等縣自去年以來深賴官民互衛一律勸勉如果民心既固何患不眾志成城

十六

等又恐小民勇於保家憚於征調窮鄉僻壤呼喚不靈現擬一面撤兵一面募勇挑選技藝嫻習熟識水性者分為水陸二隊分給礮火刀矛雇覓拖風快蟹等船派委員弁管束認真訓練無事則護修礮臺礮位以壯聲威有事則分以禦敵再將各鄉團練丁壯分為三成一成守村一成守隘一成赴援互為表裏截其歸路斷其接濟繼以火攻可期得手以調兵之費為招練戰勇之費一轉移間可以經久況貧民輸加富民輸餉取於下而不損益於上而無窮為今之計莫善於此所有各省官兵除酌留精銳外仍照原奏分撤再現在招練義勇大礮之外擡礮尤為利器

粵省正當防禦喫緊之時恐趕造不能足用擬將凱撤各營之擡礮擇其堅固者留粵備用容彙清數目估給價值回營另造在各兵既免攜帶之勞而粵勇可藉資抵禦之助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等奏分鄉團練撤兵募勇一摺據稱香港洋面尚有逆夷船隻戰船造未完工客兵不可久居現擬撤兵募勇分鄉團練等語逆夷反覆無常必應隨時設備該省現練有水陸義勇三萬六千餘名並將各鄉丁壯分成團練此項練勇俱係民兵祁境怡良有守土之責著會同奕山等和衷共濟派委員弁管束認真訓練加以激勸俾收實效所有前調各省

十七

官兵著仍遵前旨分撤其各營所帶擡礮著准擇其堅固者留粵備用至香港地方昨有旨令奕山等乘機攻復現在招練戰勇願效前驅正可一鼓作氣設法進剿該將軍等務宜妥速籌辦慎勿再失機宜致干重咎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粵前因粵省夷情反覆請將江浙兩省擬撤防兵暫緩起程於七月二十日恭摺具奏在案旋於二十一二等日先後接准靖逆將軍奕山等咨會夷船已於初三日起碇前赴廈門又接閩浙督臣顏伯燾傳知該逆船已於七月初九日闖入大擔門又准福建撫臣劉鴻翔咨會廈門業已失守兩日之間警報疊來該逆輪

盈至此。難保其不乘勢北竄。當即飛飭江浙兩省調防。鎮將鎮靜嚴防。並密諭兵民。現在閩浙督臣顏伯燾。退守同安。調兵收復。該逆儻敢傾巢而來。則閩省搗其後。浙省截其前。進退失據。正是該逆罪惡貫盈。自取殲滅之候。不得稍事驚惶。惟廈門為閩廣商船聚集之區。猝被占據。誠恐劫奪貨船。潛載漢奸。混入口岸。乘間滋擾。不可不防。已飛咨江浙撫臣提臣。並飭鎮海甯海吳松等營縣。凡有閩廣商船。止准出口。不准進口。其已經進口停泊之船。委員清查。牌照相符。有行家結保者。任其安分貿易。不准擾累。如有行跡可疑之人。即行拏辦。又會同浙江提臣余步雲

十八

嚴申軍令。誓之於眾。如遇夷船駛近口岸。務各按照派防地段。連環轟擊。痛加勦洗。不准移動寸步。業經部署妥協。連日接據各處稟報。浙洋夷船。忽隱忽見。日漸增多。現在鎮海定海交界之青龍港等處洋面。有夷船五隻。火輪船一隻。甯海縣大佛頭洋面。有夷船三隻。雖未見其動靜。而火輪船係該逆兵船之耳目。其情叵測。洋面船隻。又可瞬息千里。難以逆料。茅惟有會同余步雲督飭鎮將。嚴兵以待。並多備火攻探報船隻。以為策應定海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浙洋夷船日增。情形叵測。一摺。據奏鎮海定海交界之青龍港洋面。有夷船五隻。火輪船一隻。

甯海縣大佛頭洋面。有夷船三隻等語。前因逆夷滋擾廈門。有旨令裕謙等密加防範。水陸交嚴。由六百里寄知。計此時當已接奉。現在浙洋既有夷船遊奕。即著該大臣督飭鎮將。嚴密防堵。相機勦辦。務使大加懲創。不可令其稍有得手。是為至要。其江蘇洋面。有無夷船蹤跡。著即飛咨梁章鉅查探明確。據實具奏。

又

諭據裕謙奏。浙江洋面青龍港大佛頭等處。報有夷船八隻。又火輪船一隻。已諭知裕謙嚴密防堵矣。浙洋既有夷船遊奕。或京直隸山東等省沿海地方。難保不分頭北駛。著著著著。請爾經額。

十九

托渾布督飭各屬。勤加偵探。遇有夷船駛進口岸。一面奏聞。一面相機勦辦。毋稍疏虞。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照廈門突被倭夷船隻闖入。業將大概情形。於七月十二日由驛馳奏在案。查廈門地方。袤長三十餘里。四面環海。東南一帶。最為殷盛。民居市肆。逼近水濱。是以不能不在海邊安礮。以資抵禦。初十日。經逆夷搶上馬頭。官兵俱無立足之地。致被占前。面近海口岸。其中後兩路。自溪岸汛。迤北而西。大小一百三十餘鄉。經臣於退守同安時。飭令興泉永道劉耀椿率同廈防同知顧教忠等。諭令各鄉。連夜聯絡團練。是以逆夷未能越占。

當即趕至同安。督飭營縣安兵募勇。傳同在事文武及紳耆人等。再四籌商。泉州郡城。須安大營。並設糧臺。分調陸路弁兵。以備策應。惟本省各處設防。除現調之兵。實已無可再調。若調外省之兵。路途遙遠。迫不及待。且往返一切所費不貲。更多騷擾。權宜之法。祇可令紳士等就近懸立重賞。各招敢戰之士。募為新兵。多則萬餘人。少亦五千人。帶領之人。即責成招募之紳士。先分別給以軍功頂帶。派令現任武職。協同管帶。操演。刻下應募者已有三千餘人。似尚易於集事。廈門一島。雖止被占口岸。而鄉間僅可暫設行營水師提督。應即於同安駐紮。其陸路參將之在

二十

同安者。暫歸該提臣統轄。以資得力。現據興泉永道劉耀椿來稟。道臣指撥機宜。督同廈防同知顧教。忠於廈門各鄉。勸諭各該紳耆。動以大義。許以優資。無不人人思奮。志切同仇。率其子弟。願聽調遣。又經該道稟委該同知顧教。忠著與化通判候補知縣史密馬巷通判俞益。署馬巷通判劉銘本。於馬巷一帶。團練得義勇一萬數千餘人。內應外援。均已布置周妥。一俟各鄉團練已成。新兵招募已足。臣即督令迅速兩路進攻。以期滅此朝食。伏念事機萬緊。費用之繁。非平時可比。以臣獲罪之餘。尚何顏面議論國事。惟臣受

恩深重。不敢以獲罪置身事外。用敢殫竭血誠。直陳聖主之前。請即

敕部籌撥銀三百萬兩。迅解來閩。以應軍需。是為切要。再查金門鎮江繼若。在水操臺督率開礮攻擊。因夷兵上岸。該鎮持刀進逐。落水身死。准升遊擊現護廷平協副將凌志。因夷兵搶上礮臺。該將持刀殺退。旋有夷眾一擁上前。該將身受重傷。奮勇力拒。遂被剖首剖腹。汀州守備署漢口都司王世俊。與凌志皆在礮臺力戰。亦遭慘害。又陸路提標左營遊擊那丹珠。在礮臺抵禦。被夷礮擊穿左腿。水師營遊擊楊靖江。在鼓浪嶼身面均受重傷。猶復率兵擊沈兵船

二十一

三隻。三板逆夷。擁眾搶上。該遊擊又連次殺退。一夷賊繞至該遊擊身後。用刀砍倒。當時暈絕。各經兵勇搶回。現在養傷未斃。又水師把總紀國慶。楊肇基。李啟明。均各被礮身死。其餘兵丁。尚多傷亡。現飭確查。再行陳奏。水師提臣竇振彪。七月十四日在海壇所轄洋面聞信。南風正盛。不敢戲駛。即由福清縣地方起早前來。與臣面議一切。即會同該道劉耀椿。相機行事。

顏伯燾又奏。再臣在同安布置稍定。因接據探報。泉州府城之永寧等處海口。有夷船多隻遊駛。並有火輪船駛入探水。該府係下雨重地。東南兩面海口。至三十四處之多。

防堵更為緊要。臣聞報即馳赴泉郡。據該府沈汝瀚面稟。已聯絡海口村莊百餘。並因素無蓋藏。籌儲糧米。民心稍定。臣督飭府縣。傳集紳民。雇募義勇。一面與提臣普陀保相度各海口形勢。相距洋面。夷礮所不能及處。分兵設伏。以資堵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顧伯燾馳奏。現在籌辦情形一摺。據奏泉州郡城須安大營。並設糧臺。現在懸立重賞。招募新兵。刻下應募已有三千餘人。其廈門各鄉。亦經該道劉耀椿飭屬團練義勇一萬數千餘人。內應外援。布置周妥等語。覽奏均悉。所請籌撥銀三百萬兩。昨已有旨如數撥解。由六百里寄知該督現駐

二十二

泉州。著即會同普陀保。實振彪。妥籌熟商。一俟應募新兵足資調遣。即行兩路進攻。一鼓破敵。乘此逆夷甫經占踞。各鄉人心思奮之時。及鋒而用。滅此朝食。兵貴神速。無使滋蔓。其陣亡之金門鎮總兵江繼芸。准升福建遊擊。凌志汀。州守備王世俊。水師把總紀國慶。楊肇基。李啟明。均著該部照例賜卹。被傷遊擊那丹珠。楊靖。汪及其餘傷亡兵丁。仍著確切查明具奏。將此諭知顧伯燾。實振彪。普陀保知之。

已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豫派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一千名。赴盛京候撥。所有此項官兵應用馬匹。著著英即傳知錦州副都統祁

俊。將大凌河騎馬迅速先期多為挑備。毋致臨時遲誤。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前奉

諭旨。赴天津籌備防守。遵即奏明起程。旋於行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該夷兇很異常。著訥爾經額嚴加堵禦等因。欽此。又奉廷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奉

上諭。昨已降旨。令富呢揚阿。挑選陝西兵等因。欽此。茲臣於八月初三日。馳抵海口。

欽派大臣玉明。亦於初四日辰刻到此。仰蒙皇上傳諭一切。

二十三

聖慮周詳。臣跪聆之下。莫名欽服。當即遵

旨。傳集總兵以下官員。面告

訓示機宜。應如何設兵。應接如何設伏。兇惡悉心籌酌。商辦咸謂

喫夷既有偽稱陸路提督名目。是陸路防守應接。尤為緊要。必須厚集兵力。層層設伏。庶幾可戰可守。現在沿海一帶。統計前存後調之兵。共七千六百名。今又奉

旨。敕調陝西兵二千名。兵力實已不單。第陸路之防。寬於水路。此

時。無論大小海口。及但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皆須酌量添兵。竊計陝西之兵。到防尚須時日。該逆來去固無定時。

惟刻下天氣尚不甚寒。且時有南風。防守尤為喫重。臣已

添調大名鎮標兵八百名。宣化鎮標兵八百名。三屯協兵四百名。計月半前均可到齊。即可及早分布防守。候陝西兵到時。再行察看情形。酌量裁撤。一轉移間。可期應手。其山海關地方。前已遵

旨行調黑龍江兵一千名協防。並轉飭地方官豫備車輛。不致遲誤。俟兵到之日。應如何分撥聽候。

欽差都統哈喇阿到彼調度。至帶兵將領。現有副將善祥向榮。與秦勝魁。台雙音。秦五員。參遊十餘員。都守十餘員。俱係本標將領。管帶本標兵弁。兵識將意。將知士心。呼應較靈。此時可敷調遣。似不必另為添調。又海口舊設礮位及新鑄

二十四

大礮。皆係按期演試。昨與臣玉明。看演連環礮位。兵弁等俱能得心應手。臣於初七日。仍會同玉明。前赴北塘觀看情形。演放礮位。再回大沽駐守。伏思喫夷若至。現在兵力既厚。正利其工岸。我兵方有見長之地。所有大沽礮臺左右。暨後路一帶。均已層層設伏。互相策應。共豫備撞槍三百餘桿。鳥槍二千餘桿。刀矛藤牌鈎竿火箭火彈等項器具。亦俱備齊。即喫夷蜂擁而來。在船則用多礮連攻。在岸則用多槍排打。靜以制之。整以擊之。斷不至容其得手。甯河北塘設防情形。與此間大畧相同。有無應行變通之處。容臣明日到彼。再行斟酌覈定。其豐潤黑沿子海口。至撫

甯一帶海口道路綿長。現已量為添兵。嚴飭各地方官。剴切勸諭附近百姓。凡其可以登陸之處。同心協力。再行添空陷坑。相機設伏。務使該夷上岸。處處遇陷。俾兵勇攻擊得力。仍令間四五里設一窩鋪。分置兵勇。隨處瞭望。一有夷船進口登岸。連接鳴鑼傳號。可使一時遠近皆知。聯絡攻打。互為應援。並遠處添委文武員弁。會同防範。再奸夷詭計環生。或以天津非其往來熟習之地。內無漢奸接應。或挈帶閩粵漢奸。巧作客商僧道之流。於沿海偏僻村莊。散處藏匿。窺伺虛實。猝集要隘。以為內應。亦不可不防。臣已密飭各該地方官。派委幹役。四出密查。如有形跡可疑之人。即行盤詰究辦。以防隱患。

二十五

殊批覽。卿奏一切防守。均屬妥密。朕心稍慰。該逆不犯則已。設若承突而來。料卿必然揚國威而殲醜類。仁膺懋賞。勉之慎之。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納爾經額奏。豫籌防堵情形一摺。據奏天津海口。添調大名鎮兵八百名。宣化鎮兵八百名。三屯協兵四百名。先行分布防守。俟陝西兵到。察看酌撤。山海關道調黑龍江兵一千名協防。並將新舊各礮。按期演試。各處層層設伏。互相策應。其豐潤一帶海口。添空陷坑。分置兵勇。隨處瞭望。及嚴防漢奸內應等情。所議尚屬周妥。即著照議辦理。惟所調黑龍江兵一千名。一時未能即到。山海關兵力尚單。恐其不敷調遣。

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如有應調官兵先行分布防守之處一面奏聞一面派撥毋誤事機

庚寅。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竊等據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知會。欽奉

上諭。據顏伯燾馳奏。倭夷兵船突至。廈門失守。逆夷貪得無厭。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不可不加防備等因。欽此。查山海關乃

海關乃

畿東要區。近臨大海。而老龍頭海口寬大。形勢扼要。僅止去城八里。不可不豫為設備。等。選備官二員。烏槍礮兵一百名。並札調所屬喜峯口冷口官四員。烏槍兵一百名。俟該

二十六

二處兵丁到日。揀委記名副將左司協領塔清。審刻即統領官兵赴防。其餘兵丁七百名。除分布長邊一帶。南北水關四門四堆。以及關門九門。鎮城缺口。並各項差使。約需兵五百餘名外。下存兵二百餘名。督飭勤加操練。務使器械鮮明。槍箭應手。聞有警報。即可一呼而集。總期近有所攻。退有可守。秦王島地較偏僻。口岸淺窄。且距關三十五里之遙。現有山海路都司雅爾杭阿。帶領綠營兵一百三十名。在彼駐防。若滿營官兵分布設守。兵勢轉單。不易策應。等。熟思至再。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可否將秦王島酌留滿營瞭望官二員。礮兵二十名。應

即撤回歸營。以備調防。其該處大小礮六位。飭交在彼防堵之山海路都司雅爾杭阿。暫行管帶之處。等。未敢擅便。俟

命下之日。再行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敦奏。秦度地派兵一摺。據奏秦王島海口地臨偏僻。口岸淺窄。距關三十餘里。現有都司駐紮。請將滿洲官兵撤回。仍留礮位。飭交都司管帶等語。該島距關稍遠。綠營官兵。是否足資防堵。設或逆夷由彼登岸。滿洲官兵。能否要截往助。著哈喇阿。會同富勒敦。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總期有備無患。毋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二十七

壬辰。閩浙總督顏伯燾奏。逆夷竄入廈門。滋擾。經臣於七月十二日。據實陳明。並將被占口岸。及現辦情形。於二十一日。續行具奏在案。查該逆於初十日。占據廈門之後。船隻來去無定。約計大擔門外。直至十三路口。總有四十隻。內外分泊。經臣飭令興泉永道劉耀椿等。勸諭中後兩路紳民。團練一百三十餘鄉。聲勢聯絡。眾志成城。凡有逆夷水陸棲止處。所畫則尋殺無時。夜則亂石向擲。該逆被擾不堪。自知立脚不穩。又而諭該道。督飭印委各員等。在馬巷招募壯勇萬餘人。同安新兵三千餘人。復備火攻小船千餘隻。機會既有可圖。不容坐失。即於拜指後。飛飭該道

妥速辦理。旋於二十二日接該道來稟。二十日接臣札飭。黃夜派令署同安縣知縣裕祿會同同安營參將劉大彰率帶巡典各員。及團練紳士護守城池。維時提臣實振彪已至同安。與該道再四熟商。督同署延平協副將雙保。水師提標中軍參將陳勝元。水師營遊擊受傷未痊之楊靖江。廈防同知顧教忠。沙縣知縣祁之舒。候補未入流霍明高。分帶新兵五百名。陸提兵四百四十名。馬巷壯勇二千名。由劉五店溝尾兩路。兜至廈門各鄉。並飭平潭同知志奎。准補霞浦縣典史章森。在後殿宮接濟軍糧。署馬巷通判候補知縣劉銘本。在劉五店接應船隻。即以馬巷壯勇之未渡者。作為後路應援。正擬廿一夜進剿。適據探報岸上夷眾聞我兵勇畢集。悉數搬移下船。於二十一日黎明開去。船三十餘隻。未知何向。聲言大隊不日復來。留船五隻。俟官為給足一千二百萬兩之銀。再行開駛等語。本欲乘勢攻擊。滅此朝食。以洩眾憤。唯思近水市肆。半已被焚。一經交鋒。將無餘燼。商賈畏戰之心。與鄉民敢戰之情。兩不相謀。事在兩難。必須斟酌妥辦等情。臣思閩省防堵。全力注在廈門。此外惟臺灣地大兵多。尚難搖動。他如各處澳口。皆以兵額有限。不能調防。但以本標之兵。派守本標之汛。每處或數百人。或百餘人。或數十人。均未能厚集。

二十八

兵力。省城雖有五虎門之險。兵單礮少。亦非萬全之計。以臣愚才力所及。施之於廈門。俾遇大幫夷船。猶以船礮未備。勢不能支。況在他處。實覺步步堪虞。雖以現在兵勇之加擊。此未去之船。極易得手。然必聚而殲之。乃無後患。若既未及使之大創。懼萬一掣動全局。該逆最務報復。儻肆其貪殘。各處攻打。左支右絀。不堪設想。即使收復廈門。亦須別作營壘。廣積糧儲。方可據守。若一仍舊貫。賊來仍無可禦。查逆夷專與官兵為難。絕不與民為仇。一以民眾可畏。一以圖消貨物。臣反覆思維。祇可督飭在事文武。勸諭商民。實力團集兵勇。所有各處礮位。官兵暫行撤後數里。不與海邊交鋒。俟其登陸。盡力勦殺。堅壁清野。逆夷既無可據。掠自不得逞其強暴。如金門海澄。現已行之有效。臣仍集思廣益。共圖後舉。不敢稍執己見。不敢意存推諉。事苟有成。一身利害。皆所不計。

二十九

屬易。一經收復廈門。晝夜併為守禦之策。似為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顏伯燾奏逆夷竄離口岸。船隻開去一摺。據稱我兵正擬進剿。賊眾悉數搬移下船。於七月二十一日黎明開去。船三十餘隻。聲言大隊不日復來。留船未開等語。該督機謀不密。致令漢奸漏洩。夷船大半遠颺。總因未加懲創。故逆夷沿海肆掠。要求無厭。惟詭譎之性。不可不防。安知非隱匿僻島。懈我軍心。著顏伯燾等督飭文武員弁。加意偵探。一有機會。便當督兵進剿。毋再觀望畏葸。摺內所稱掣動全局等語。殊不成話。至漳泉所募新兵壯勇。現有萬餘人。不為單薄。該夷既有陸路提督名目。自應豫為準備。俾資攻剿。該督既稱不與海邊交鋒。則該夷如果登陸。必能痛洗。著即照議。圍集兵勇。埋伏扼要之地。俟其登陸。盡力攻擊。聚而殲旃。儻再空逞大言。不敢動手。致有貽誤。恐該督等不能當此重罪也。懍之。

三十

盛京將軍耆英。兵部侍郎道慶。刑部侍郎成剛。奉天府府尹呈麟。奏竊等。於八月初二日申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顏伯燾等馳奏廈門失守情形。逆夷貪得無厭。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盛京為根本重地。尤為緊要。著耆英相度機宜。妥為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等因。欽此。正在籌辦間。又於八月初

三日已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因夷船在廈門滋事。當經降旨飭令耆英嚴加防範。並調吉林兵一千名。交該將軍分撥防堵。矣。人此次到閩。已有陸路提督偽官名目。恐其招集閩廣漢奸。為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勝。所謂吉林黑龍江兵。行至盛京境內。所有夫馬車輛。應豫為籌備。該二省兵二千名。一經直隸調取。即令迅速前往。免致臨時延誤。此項官兵。善於衝突。陸路接仗。是其所長。斷不可派在海口防堵等因。欽此。等先於

三十一

七月十九日接奉

廷寄。遵即將金州復州裁撤之官兵練勇。仍照原派名數。立時調集。其餘各海口。將裁撤官兵練勇。減半調撥。嚴飭實力防堵。具摺覆奏。又將新鑄八千斤大礮四尊。分運金州復州各海口。擇要安設。於八月初二日。恭摺奏聞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遵即飛咨熊岳副都統祥厚。錦州副都統祁俊。督飭沿海旗民地方官暨委員等。各就水陸應行籌備事宜。據實詳報。仍由耆等悉心體察情形。如有兵力較單之處。即行酌添兵勇。以資捍衛。並令沿海地方官。一面派撥兵勇。在海口

防堵一面各在本城操演甲兵團練鄉勇豫備陸路攻擊
等者英已在省城挑選前鋒甲兵一千名每日練習騎射
技藝並派水師弁兵出洋遠探備有夷船駛至信息等者
英即親率省兵星馳前往海口相度機宜隨時籌辦並察
看各陸路地勢酌量安兵設伏轟擊攻剿斷不敢稍存大
意致失機宜亦不敢先事張皇驚人觀聽至現調吉林黑
龍江兵各一千名等已飭令地方官將應用車馬妥為
豫備查黑龍江兵係由法庫邊門入奉天境今等公同
酌擬一俟黑龍江兵到境即令前往錦州地方駐紮既可
以資陸路應援又可就近控制西路海口若直隸調取距

三十二

關較近斷不致延誤並請交錦州副都統祁俊就近彈壓
等仍札飭錦州協領德克錦布知府福忠阿知縣依克
唐阿在於錦州附近地方擇要安置至吉林官兵向進威
遠堡邊門必經過奉天省城伏查前奉

諭旨吉林兵一千名交等者英分派防堵嗣奉

旨該二省兵二千名一經直隸調取即令迅速前往是該二省官

兵均應備直隸調用等者英不敢撥往海口所有吉林兵

一千名應否在奉天省城附近駐紮抑或一併前往錦州

聽候調用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再該二省官兵行走程站已飭該地方官照依舊章備

辦飯食草料以便過征至駐紮時應照例發給鹽菜口糧
覈實報銷等伏查奉天軍需自上年七月以來等督
率在事旗民官員博節辦理陸續支用銀兩將及十萬兩
之多現又接辦防堵事宜並辦理過境兵差所需銀兩應
請仍在船規項下動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等奏遵旨籌防並豫備吉林黑龍江
官兵過境事宜一摺所有調去吉林兵一千名著分撥五百名
赴山海關交哈喇阿當勒敦泰遣用其五百名即令前往錦州
駐紮聽候調用至黑龍江兵一千名即著該將軍分派省城各
要隘酌量陸路地勢妥為安設仍遵前旨不可派在海口防堵

三十三

是為至要所需例發鹽菜口糧等項銀兩准其即在船規項下

動支給發

甲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等前因鎮海定海甯海等縣洋面

各有夷船遊奕計共八隻並火輪船一隻其情叵測當將

備禦情形於七月二十六日恭摺具奏在案等旋又遣人

查探定海洋面之夷船及火輪船均不知去向甯海洋面

之夷船已開去二隻尚存一隻鎮海洋面有夷船三隻其

餘各處洋面傳聞不一尚未探確七月二十七日鎮海之

威基地方有夷匪二十餘名駕坐杉板小船潛行登岸探

看。先經防守穿山等處之副將福禧參將文斌。因離夷船遊奕處所不遠。且係硬灘。易於渡涉。派撥弁兵。在彼埋伏。該處居民。亦因粵二月間到浙。即懸有賞格。檢獲白夷一名。賞洋銀二百圓。黑夷一名。賞洋銀一百圓。亦皆圖賞戒備。是以於夷匪登岸後。兵民協力奮勇勦擊。該夷匪猝不及防。無暇抵拒。生擒白黑夷匪各一名。又擊逆受傷落海者數名。餘皆逃回大船。將生擒夷匪。派弁押解。內黑夷一名。因被擊過重。行至鎮海城外殞命。其白夷解送到營。粵當委江蘇候補知府黃冕譯訊。據白夷供。名嗚哩。於二十日前兵頭嘍嘍。令伊船同嗚囉叮咛兩船。從廣東開行來浙。以消貨為名。探聽各口防守情形。出入路徑。回去報信。因無船向其買貨。短少淡水食物。登岸搶擄。致被擒獲。嘍嘍已往廈門。不知如何打仗。亦不知其何時來浙。並赴天津與否。火輪船並非同幫等情。粵查准粵省咨文。有夷船已起碇由福建浙江直赴天津之語。該逆既為探信而來。火輪船係送信之船。既已來而復去。必係已往廈門送信。據供並非同幫。並不知嘍嘍何時來浙。殊不足信。提臣余步雲擬將該逆好為養活。隨時訊問敵情。並作別用。粵當以不斬問謀。雖係行軍成法。但該逆已為擒獲之人。割去左耳。並受重傷。未必即能養活。且即能養活而言。

三十四

語不通。情形狡詐。現在譯訊供情。真假已不可知。安能備訊敵情。致墮其術。若作別用。適足搖惑軍心。廣東之失事。由於各懷兩端。可為前車之鑒。現在廈門又已失守。斷無再持兩端之理。且該逆驕盈已極。斷不能因不誅此逆。遂不來浙滋擾。亦未必因誅此逆。肆逞更甚。不若誅之以堅眾志。粵又因該逆前在廣東。有粵曾將逆夷剝皮之語。隨即發令飭委翼長狼山鎮總兵謝朝恩。甯紹台道鹿澤長將該逆嗚哩。綁出營門。先將兩手大指連兩臂及肩背之皮筋。剝取一條。留作粵馬韉。再行凌遲。示其黑夷味哈。吻亦即戮取首級。剝皮示眾。咸知粵有勦無他。以杜其首鼠兩端之念。察訪兵民。無不踴躍稱快。所有賞項。粵已飭糧臺查明照格發給。粵正在繕摺間。又據鎮海縣探報。火輪船又在青龍港洋面遊奕。粵惟有激勵兵民。格外謹慎。堅壁以待。該逆果來侵犯。務期痛加勦洗。以伸國威。

諭軍機大臣等。裕謀奏。擒斬登岸逆夷一摺。覽奏均悉。此次所獲逆夷。即時正法。以堅眾志。甚有定見。惟該夷敢於如此猖獗。總因未加懲創。故沿海滋擾。藉端要求。如能處處痛勦。申威使首尾不及相顧。該夷定帖耳懾服。現在廈門留泊兵船五隻。其餘三十餘隻。業經開駛。本日據裕謀奏青龍港洋面。又有火輪船。

三十五

遊奕難保非即廈門開放之船來浙滋擾。著裕謙嚴飭將弁分路防堵。僅有夾船攔近。其勢足以相及。即著併力轟擊。或設伏抄其後路。使無應援。斷不可掉以輕心。失之大意。是為至要。提督余步雲從前效力邊疆。尚無貽誤。於海洋要地。或非所宜。難資得力。該督如於各省提督內。有真知灼見。決其必能殺賊立功。或無論何省總兵各員內。有堪勝海疆重任者。著即據實奏明請旨。候朕酌定。

盛京將軍耆英。兵部侍郎道慶。刑部侍郎成剛。奉天府府尹呈麟。奏本年八月初七日。接准靖逆將軍奕山等飛咨內。開七月初十日。據署廣東大鵬協副將賴恩壽稟報。探得

三十六

尖沙嘴夷船。於初五日先後開行二十餘隻。從外洋行駛。欲由福建浙江直上天津等語。飛咨一體嚴防等因。等語。伏思天津為

畿輔重地。防守尤應嚴密。該逆夷雖未必敢直上天津。然既有此風聞。不可不豫為之備。前奉

諭旨。飭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名。行至盛京境內。所有夫馬車輛。應豫為籌備。一經直隸調取。即令迅速前往等因。欽此。等語。遵即飭令旗民地方官。將應用夫馬車輛飯食草料。循照向例。妥為豫備。擬請將吉林兵一千名。駐紮奉天省城。黑龍江兵一千名。駐紮錦州。聽候直隸調用。恭摺具奏在案。

今准廣東來咨。該逆夷既有欲上天津之信。現調吉林黑龍江兵原奉

諭旨。本係豫備直隸調用。自應催令即赴直隸防堵。且本年關外秋雨過多。道路泥淖難行。若俟需用之時。臨期調取。更恐緩不濟急。等因。公同商酌。不敢拘泥前奏。致滋貽誤。除飛咨吉林黑龍江領兵大員。即按程前進。毋庸停歇外。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轉飭所屬。豫備車馬飯食草料。毋誤兵行。並將該官兵等進關以後。應從何路行走。分撥何處。擬定章程。即行飛咨吉林黑龍江領兵大員。遵照辦理。

三十七

者。英又奏。查該逆膽敢肆其鳴張。莫足滋擾。實為天地所不容。凡屬臣民。莫不髮指。今若不謀定後行。刻奏膚功。恐逆倭愈熾。尤難掄制。等語。愚昧之見。惟有整頓

天兵。籌撥軍餉。尤為切要。至奉天海疆。原係北洋一經北風司令。各口船隻。漸次南旋。且每屆冬令。除金州屬之和尚島二三處。尚有駛到商船。其餘各口。並無船隻停泊。是地勢天時。原與南洋不同。等因。上年督辦防堵以來。悉心體察情形。分兵置礮。似可無虞。疏失。再省城各旗甲兵五千二百餘名。自上年七月以來。因防堵要緊。隨備運動。旅千名。等語。率各該協領。時加校閱。騎射火器。務使兵知將意。將悉兵情。可期收指臂之效。其餘各甲兵。亦交各協

領分班教演。儻有應行陸路調防之處。不獨現在揀派勁旅一千名。可以一呼即至。即各協領教演甲兵。亦均在省城。易於調撥。且人人思奮。志切同仇。忠義相勸。爭先奮勉。是奉天海陸各防。洵堪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接到廣東咨會。夷船欲赴天津。請飭吉林黑龍江官兵。徑赴直隸防堵一摺。逆夷有起破北來之信。天津海口。早經飭令直隸總督等嚴密防堵。所有調取吉林兵一千名。著仍遵前旨。分撥五百名。赴山海關。五百名往錦州。聽候調用。至黑龍江兵一千名。仍著該將軍分派各要隘防堵。俟該

三十八

夷乘突而來。如果登陸。即痛加勦洗。儻逆船駛近海濱。或誘之上岸。盡力攻擊。聚而殲旃。或京為根本重地。該將軍等務當加意偵探。相機妥辦。不可稍有疏虞。至另片奏。於小天省城各旗甲兵內。挑選勁旅千名。以備陸路調撥等語。亦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本日玉明。由天津回京。朕召見垂詢一切。所有訥爾經額籌備防堵事宜。頗為周密。其礮位之前。設立標桿取準。此法甚好。然礮體甚重。遠近低昂。亦當確有把握方好。著該督悉心比較。演試。務期均能命中。方稱得力。至北塘地方。人煙稠密。儻該夷倉猝而來。總須豫為準備。或可誘之登陸。伏兵四發。聚而殲旃。不

至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丙申。

欽差都統哈喇阿。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竊。哈喇阿。於八月十一日寅刻。在撫甯縣屬深河行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富勒敦奏。度地派兵一摺。著哈喇阿。會同富勒敦。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哈喇阿。抵關後。遵即會同富勒敦。體察情形。查得山海關為

畿東扼要。北連大山。南濱巨海。城內關廂。居民稠密。而關城牆址。間有殘缺。石河海口。距城八里。相去亦屬不遠。關城

三十九

駐紮甲兵八百名。除調赴石河口。並分布長邊一帶。南北水關。四門。四堆。關門。九門。鎮城缺口。及各項差使。約需兵五百餘名外。存兵無幾。護城似覺單薄。若復分兵設守。勢甚空虛。秦王島海口。地臨偏僻。口岸淺窄。現有都司雅爾杭阿。帶領綠營兵一百三十名。在彼瞭望。警報一刻能通。兵丁器械。早為妥備。聞信往助。尚可濟急。惟秦王島。駐紮綠營兵一百三十名。兵力亦覺稍單。容等再行籌度外。合無仰懇

天恩。將秦王島。留駐滿營瞭望官二員。甲兵二十名。一併撤回城內。以資防護。關城。仍留礮位。飭交綠營官兵管帶。至秦王

烏石河口兩處。現駐綠營防兵。及海岸可以登陸之處。再由鄂哈喇阿詳加籌畫。另行具奏。總期有備無患。不致臨事周章。以仰副

聖主靖逆安民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哈喇阿等奏酌撤官兵防護關城一摺。秦王島留駐滿洲營官二員。甲兵二十名。著准其撤回城內。以資防護。據奏該島駐紮綠營兵一百三十名。兵力稍單。本日已據訥爾經額奏添調提標鎮協等兵一千名。赴關聽調。著哈喇阿等分撥防守。前有旨令著英撥吉林兵五百名。赴山海關聽調。計到關尚需時日。直隸所撥各兵。應令暫留防堵。俟吉林兵到。即行知

四十

照訥爾經額令其酌撤數百名。另行撥派。將此諭知哈喇阿。並富勒敦奉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

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奉

上諭。據裕謙奏浙江洋面青龍港大佛頭等處。報有夷船八隻。又火輪船一隻。著督飭各屬。勤加偵探。遇有夷船駛進口岸。一面奏聞。一面相機勦辦等因。欽此。又本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訥爾經額奏豫籌防堵情形。一摺。所議尚屬周妥。即著照議辦理。惟所調黑龍江兵一千名。一時未即能到。山海關

兵力尚單。恐其不敷調遣。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如有應調官兵。先行分布防守之處。一面奏聞。一面派撥。毋誤事機等因。欽

此。臣查浙江既有夷船遊奕。難保不分頭竄擾。正須刻刻嚴防。天津大沽海口。前調各兵。現已陸續到防。各處大小海口。可以登岸之處。皆已分派官兵。察看形勢險易。酌定安兵多寡。添設巡邏。馬撥晝夜輪流。往來傳報。備有夷匪登岸。一時聲息可通。即行協力防剿。至北塘地方。臣於初七日。會同

欽差都統玉明。前往查看一切設伏策應事宜。與大沽南北兩岸。同一豫備周妥。該處所設新舊大礮。亦俱逐一演試。均屬

四十一

整齊。惟山海關地方。現祇存兵一千二百名。黑龍江兵道路較遠。一時未能即到。誠如

聖諭。兵力尚單。茲復添調提標兵三百名。宣化鎮標兵三百名。並將前調之三屯協兵四百名。共一千名。派赴山海關。聽候欽差都統哈喇阿分撥防守。臣職司守土。惟有督飭鎮將。加意偵探。如有夷船進口。一面奏

聞。一面相機勦辦。斷不敢稍有疏懈。

訥爾經額又奏。臣接准

盛京將軍耆英咨會。現經奏明黑龍江兵到境。擬令駐紮錦州。既可以資陸路應援。又可控制西路海口。若直隸調取

距關較近。不致延誤等情。臣查黑龍江兵一千名。業經奏明調赴山海關協防在案。現計山海關前存續調添調兵丁。已有二千二百名。防海防陸。可敷派撥。所有黑龍江官兵。此時似可在於錦州駐紮。以為犄角之勢。於奉天直隸兩有裨益。山海關距錦州不遠。設有夷船駛至。臨時即由欽差都統哈琅阿察看情形。就近調取。接應各路。亦屬便捷。

諭軍機大臣等。納爾經額奏。添調防守弁兵一摺。前有旨。諭知者。將吉林兵一千名。分撥五百名。赴山海關。五百名。往錦州聽調。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令該將軍分派各要隘防堵。茲據納爾經額奏。添調提標兵三百名。宣化鎮標兵三百名。三屯協兵四百名。派赴山海關聽調。並另片請將黑龍江兵駐紮錦州等語。自係未知已有分撥吉林兵之旨。著該督俟吉林兵五百名到山海關後。即將此次添調之兵酌撤六七百名。改撥別處要隘防堵。所請將黑龍江兵駐紮錦州之處。著毋庸議。

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八月丁酉

諭內閣。怡良著馳驛前往福建。查辦事件。廣東巡撫著梁寶常署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照前據防守鎮海縣穿山等處之嘉興協副將福禧。太平營參將文斌等。在甌壘地方。擒獲夷匪。嗚哩等。業經奉旨。著將具奏在案。以此次夷船之來。係屬倭來。倭去四處散泊。莫能考其隻數。揆厥情形。若非等候大幫。即將肆擾各口。分我兵力。不可不嚴為之防。或舉在鎮海縣東南。離城一百餘里。而海背山。層巒疊嶂。地方甚為僻遠。逆夷斷不能深入。居民亦屬無多。而登山東望。定海山勢港道。瞭如指掌。上年六月初間。逆夷初至浙洋時。先行登岸。用千里鏡。周圍窺探。然後疾駛定海。該逆嗚哩既為探聽消息。路徑而來。其登岸之故。必因登高瞭望。所供圖繪淡水食物。顯係詭詐之跡。殊不可信。該處僅止防兵二百名。未免單薄。隨經會商。提臣余步雲。在鎮海城外。抽撥甯海營兵一百名。水勇一百名。又派委揀發副將都隆阿。候補知縣韋逢田。先後馳往策應。八月初二日。清晨約有逆夷二三百名。駛放杉板小船。在雙壘地方。同時登岸。開放槍礮。轟擊沿海零星草房。維時防守甌壘之

一

署提標左營守備黃夢齋。衢州鎮標右營把總嚴殿揚。望見雙嶼火起。即踰山撲剿。該逆乘勢闖入。威嶼。迨黃夢齋等退回。督率兵民奮力勦擊。威嶼草房已被延燒。太平營參將文斌得信往援。督飭黃夢齋等擊傷夷匪。不計數目。並奪獲夷槍。夷銃。夷刀等件。該逆夷即逃竄。回船。該陣亡二名。受傷一名。該逆大船仍在該處十餘里外遊奕。此鎮海縣威嶼地方。夷匪上岸滋擾。業經登時擊退之情形也。又象山縣石浦地方。濱臨大海。其外雖有山島遮護。而有銅瓦門口。闊水深。夷船亦可闖入。該處僅有防兵四百名。亦恐不敷。先已會商撫臣劉韻珂。提臣余步雲。就近在

二

於象山協標各營。抽派兵一百名。並酌添礮位。飭委揀發副將吉祥。候補知縣賴晉前往協防。八月初三日。突有火輪船夷船各一隻。闖入銅瓦門。當經防守官兵開礮轟擊。該夷船亦放礮拒敵。並探聞銅瓦門之外。尚有夷船四五隻。遊奕不定。現在署石浦同知李華。會同副將吉祥等。添募鄉勇。督率官兵。協力守禦。署象山縣知縣范先達。於得信後。亦已帶領鄉勇。馳赴援應。兵民固結。軍威尚盛。該逆雖不敢登岸滋擾。亦仍相持不去。此象山石浦地方。夷船闖入。現在堵禦之情形也。又准福建撫臣劉鴻翱咨會。廈門夷船。止贖五隻。其餘三十餘隻。俱於七月二十一日

起碇。往東北外洋駛去。查廈門之東北。係由福州福甯而至浙江。現在浙洋夷船。零星錯落。四處滋擾。其意不過誘我分頭堵禦。乘間以圖一逞。幸惟有堅持定見。會同余步雲。激勵將士。勸諭居民。慎之又慎。以守為戰。以防為勦。再籌一鼓殲除之計。其威嶼雙嶼地方。究被焚毀民房若干。間有無傷斃人口情事。幸已飛飭甯紹台道鹿澤長委員酌帶銀兩。星夜前去查明撫卹。並傳諭沿海居民官兵。止能扼要駐防。不能環海設守。堅壁清野。係兵家成法。如有零星村落。無可設守之處。情願歸併大寨者。悉聽其便。不為禁止。亦不得自相驚擾。致墮奸計。其江蘇洋面。亦已飛

三

咨撫臣梁章鉅。提臣陳化成。妥為預備。不敢稍有鬆懈。裕謙又奏。再浙江沿海六府。綿延一千數百里。海口林立。可容大船出入之處甚多。惟鎮海為適中之地。又為全浙門戶。定海則孤懸海外。乍浦為江浙咽喉。此三處最為扼要。而鎮海縣城濱臨大海。係洋船聚集所在。尤為逆夷垂涎口岸。自當以全力注之。浙省防兵。統計雖有一萬五千餘名。係連各該處額設官兵之請給鹽菜者。一併計算。實在鎮海定海二處。除本營額設官兵外。各止調派外營外省兵三千餘名。乍浦地方。除駐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調防兵八百餘名。其餘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

至數百名不等。本形單薄。現在逆夷四出紛擾。處處喫重。據各該地方官紛紛稟請添兵策應。固屬實在情形。但粵通盤籌畫。浙江及附近各省業已無兵可調。且該逆游魂海上。朝東暮西。飄忽不定。設我聞警調派。水陸奔馳。尚未行抵該處。而該逆又顧而之他。徒然疲於奔命。適墮其術。所幸各處海口。相距府縣城池。近或二三十里。遠或六七十里。雖有水路可通。絕少夷船能到之處。逆夷斷不敢深入。況該逆所恃者船礮。若敢舍舟登陸。則我兵民併力勦殺。制之亦易。是以督權其緩急。督飭地方官。多募鄉勇。以為援應之策。而全力仍注鎮海定海二處。其乍浦地方現

四

有副都統長喜。抗嘉湖道宋國經。駐紮防守。亦甚可靠。再李前訊白夷供詞。據稱現在廣東香港地方。止有兵船三隻。岸上有兵千名。礮臺尚未築好等情。現在又准福建撫臣劉鴻翱咨會。廈門止有夷船五隻。是香港廈門二處。皆已空虛。正可乘機克復。請

旨敕下靖逆將軍奕。閩浙督臣顏伯燾等。迅速慎密辦理之處。出自

聖裁。

裕謙又奏。再。粵正在拜摺間。接據署石門同知李華等稟報。竄入石浦之夷船。已於初三日酉時擊退。

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夷船在浙分口滋擾。業經登時擊退一摺。此次逆夷駛放杉板小船。在雙巖地方登岸放火。經太平營參將文斌。督飭守備黃夢。擊傷夷匪。奪獲器械。逆夷逃竄回船。其石浦夷船。亦據署同知李華等稟報擊退等語。覽奏均悉。惟感巖逆夷大船。仍在該處十餘里外遊奕。福建分竄之夷船三十餘隻。據報駛往東北。浙洋未見大幫。行蹤詭秘。情事叵測。此次雖經擊退。並未大加懲創。難保不伺隙而來。不可不嚴行防範。仍著裕謙。激勵將士。勸諭紳民。堅壁清野。據險設伏。遇有夷匪登岸。一鼓作氣。四面兜擒。總須痛加勦洗。方為不負委任。所有傷亡兵丁。及石浦擊退情形。著即迅速查奏。其另

五

片奏籌辦情形。尚屬周妥。逆夷四出紛擾。蹤跡無定。沿海各口防兵。均有定額。若處處添兵策應。適墮其多方以誤之計。僅能多募鄉勇。駕馭得宜。則以本處義民守禦本處地方。可期得力。即著該大臣分飭所屬。安速辦理。

又

諭前據顏伯燾奏。夷船三十餘隻。竄出外洋。現在廈門。僅止留船五隻。當降旨諭令顏伯燾。實振彪。普陀保。相機進剿。由六百里寄知。計此時當已接奉。因思該逆船僅止五隻。現在新兵壯勇。已有二三萬之多。如果謀勇兼施。兵民齊奮。則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何患不摧枯拉朽。聚而殲旃。著該督等嚴飭水陸將弁。團

集兵勇。或縱火燒其船隻。或設伏截其醜類。務使夷船片帆不返。廈門即日收復。尚可少贖罪戾。儻仍觀望畏葸。任聽逆船自行逃竄。或致貽患他省。顏伯燾等自問當得何罪。慄之。

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啖咕喇逆夷在浙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啖夷恃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於啖咕喇所為。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逆夷近日疊肆猖獗。必應設法大加懲創。越南是否素為該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啖夷之命。其願為效順之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項。梁寶。常確探密查。並於接奉後。密行知照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查探。據實具奏。事關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漏洩。是為至要。

六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照逆夷竄離廈門口岸。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去船三十餘隻。尚有五隻。在港遊奕。經臣飭令廈防同知顧教忠。安集逃避四鄉民人。並查明被害之家。量予撫卹。於二十四日。由驛馳奏在案。茲於二十六日。據興泉永道劉權椿稟稱。該同知顧教忠。奉委前至廈門口岸。查得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所有逃避各鄉男婦。陸續轉回。各尋舊業。商賈市肆。未經殘燬者。亦漸照常交易。臺米流通。人心稍定。並經該道移營安為彈壓。詳諭各鄉

紳耆。各率子弟。保衛相資。其被害之家。尚須逐細查勘。造冊詳請撫卹等情。臣查廈島中後兩路。一百三十餘鄉。雖皆秋毫無犯。而前面口岸。礮火所及。人民驚恐。痛定思痛。疚心奚裨。自夷船開去三十餘隻之後。臣分遣員役。各赴高山。用鏡瞭望。附近大擔東碇一帶大洋。帆影不絕。或駛或泊。或三四隻。至十餘隻不等。其在廈門港內。或五六隻。或八九隻。來往遊奕。不敢登岸。有時在鼓浪嶼。聲言起蓋。夷樓。必須官為給銀。方肯全行開駛。逐日探問。如有文員在廈。即欲呈遞夷書。是以飭令顧教忠。暫駐鄉間。與陳勝元。察看動靜。隨時稟報酌量辦理。

七

諭內閣。前據顏伯燾奏。逆夷於七月初九日。闖進廈門青嶼口門。當經在事文武。擊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逆蜂擁而進。分路上岸。以致廈門失守。當降旨責令顏伯燾。迅速收復。本日據報。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商民復業。臺米流通等語。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屢經諭知顏伯燾等。嚴密防範。該督駐紮廈門。半年之久。不能先事豫防。以致倉猝失事。本屬罪無可逭。姑念逆夷乘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擊沈夷船六隻。此時廈門業已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顏伯燾奏。收回廈門口岸。一摺。據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商民復業。臺米流通等語。覽奏已

恣現在大擔東碇一帶。帆影不絕。廈門港口。夷船來往避奕。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別懷奸計。欲進故退。該督務須督飭水陸將弁。加意嚴防。本日已降旨寬治該督應得之罪。交部嚴加議處。倘再有疏虞。罪在不赦。慎之。該逆聲言鼓浪。喫起蓋夷樓。俟官為給銀。全行開駛。顯因粵東代運商欠。得遂所欲。又欲踵其故智。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該逆如果呈遞夷書。斷斷不准接受。現在辦理機宜。可堵則堵。可勒則勒。此外並無酌量辦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聞義律在內。仍著嚴密偵探。遇有獲到夷人。細加詢問。可得其實。該逆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勒洗。即僅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戮力止。現在該省新兵義勇。已有二三萬之多。若駕馭得宜。據險設備。亦不慮其滋擾牽制。該逆屢經犯順。未受大創。正當乘其驕橫之際。力挫其鋒。若外託持重之說。內存畏蕙之見。尚安望其一鼓作氣。大伸國威耶。將此諭顏伯燾。並實振彪。普陀保知之。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本年八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顏伯燾等馳奏廈門失守情形。逆夷貪得無厭。肆其猖狂。現已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江浙兩省。此邊閩界。著裕謙等相度機宜。詳加籌畫。萬一夷船駛至。即

激勵將士。同心敵愾。以彰天討等因。欽此。查前准粵省咨會。該逆有修整礮車之事。臣思該逆既在粵修整礮車。難保無登岸滋擾之意。浙省沿海灘塗。可以登陟之處。不一而足。即經嚴飭守口各文武。無分水陸。一體嚴防。在案。茲查該逆自攻擾廈門以後。浙洋船數漸增。並有大輪船隻。忽離忽合。忽東忽西。無從測其實數。就各處所稟情形。約畧計算。總在十隻以外。現又臺據鎮海象山等縣營先後稟報。七月二十七日。有夷匪數十人。駕坐杉板小船。潛至鎮海縣之威巖地方登岸。圍搶淡水食物。經派防穿山等處之副將福禧等督率兵勇居民勒擊。擒白黑夷匪各一名。解

送

欽差大臣裕謙。說明正法。至八月初二初三兩日。該逆復在威巖及象山縣之石浦地方。分船滋擾。經各該處防守分督兵勇竭力抵禦。該逆始行退去。我兵亦有傷亡。除由裕謙就近查明實在情形。具摺奏報外。惟該逆在浙船數尚不甚多。應敢任意猖狂。分頭肆擾。實屬愆不畏死。現雖均經擊退。誠恐伺隙復來。而堵禦之方。惟有多雇鄉勇。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庶可得力。臣已嚴飭各該縣趕緊添雇。務期多多益善。一面將應否遵旨添調兵丁之處。移咨裕謙酌量辦理。至乍浦上通省會。下達江

蘇處處逼臨大洋。距定海止一潮之隔。實為浙西要隘。該逆既在鎮象等處騷擾。其船隻又在各洋面四處遊奕。窺探虛實。難保不竄擾乍浦。亟應豫為籌備。且該處係通洋商賈馬頭。閩省游民。浮於土著。均以挑擡貨物為生。性多曠悍。無事之時。尚難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勢更易於為匪。或乘機搶奪良民。或貪利勾結夷匪。均所難免。上年定海失守。乍浦封港。各游民無事可營。經該處紳民捐資收養。方臻安靜。今民間力難為繼。而官為收養。則需費不貲。惟有添兵彈壓。以馴其桀驁之氣。戢其浮動之心。查該處前曾添有嘉湖兩協兵丁。然為數尚少。臣現又飭調嘉興協兵二百名。前往協防。俾以制馭奸民。守衛口岸。復飭駐防該處之抗嘉湖道宋國經。將游民中之強壯馴良者。挑充鄉勇。以分其勢。如有夷船突乍洋。即令協同攻擊。似於安內攘外。兩有裨益。其海甯州之尖山一口。即為省垣門戶。口門寬廣。水中無可堵截。臣已在該州。及省城。團集鄉勇。豫備陸戰。浙省民氣柔弱。臣連日設法激勵。曉以利害。各紳士復齊心協力。轉相勸勉。察看民情。頗知自奮。備逆夷突來侵犯。臣當持以堅定。使義勇兵民。四散埋伏。暫避其礙。俟該逆登陸。即親督兵勇。奮力勦攻。務使無一生還。以彰

天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逆夷分擾各舉。業已擊退。現在撥兵防堵要口。及籌衛省城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逆夷在浙洋。威暴石浦地方。分船滋擾。雖經該處文武督兵擊退。尚未大加懲創。難保不伺隙復來。昨據裕謙奏到。已有旨飭令嚴加防範。茲復據該撫奏稱。逆船現在各洋遊奕。誠恐竄入乍浦。亟須豫為籌備。該處本係通商馬頭。閩省遊民。聚集甚多。其中強壯馴良者。固可挑募以資捍衛。而曠悍之徒。既難全行收養。恐不免別生事端。該撫請添兵彈壓。及令該道挑充鄉勇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至尖山口為省垣門戶。該處水路既無可堵截。現經該撫團練鄉勇。豫備陸戰。尤以多多為善。如該夷一經登岸。即行奮力痛斃。務殲醜類。而靖海氛。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等。於七月初七二十等日。先後將夷船北駛。及留有兵船在香港尖沙嘴一帶停泊。並札飭各鄉村團練。招募勇壯。緣由先後奏聞。並飛咨沿海各省在案。等因。粵東省河形勢散漫。處處皆為要隘。難期專力控守。是以籌辦善後。必應由內及外。先使省城根本之地。不能任其滋擾。則民心庶免張皇。可以協力捍衛。第內河南面東面海道處處可通。水面動寬數十

百文。深亦數丈。十數丈不等。應用木植碎石。均自他處購運。非急切所能竣工。前經密飭承辦委員及紳士人等。不
動聲色。安速經理。自開工以來。已及其半。即有漢奸偷遞
信息。前據水師提臣飛咨。七月二十六日。突有火輪船一
隻。三桅夷兵船三隻。自外洋駛泊橫檔海面。開駕三板。上
橫檔礮臺舊巷。內有夷服漢語者一人。持單一紙。聲言填
河修臺。仍有準備交兵之勢。因即縱火將看守兵丁所住
篷寮殘屋塔牆等拆燬。又據營弁探報。有火輪船兵船五
隻。駛入大石四沙等處。攔阻填河。將載石小船焚燒七八
隻。又至附近村中。搜搶食物。經該村民激動公忿。鳴鑼聚

十二

眾趕逐。即行退避。又探得在省各國貿易夷商。陸續搬遷
是該夷明知粵省礮臺戰船一時不能驟復舊規。而各鄉
村民。又經聯為指臂。是以任意阻撓。使門戶無可關鍵。則
易於生事。以遂其挾制之心。藉端聲言以挑釁也。等語再
四商籌。該夷等在粵所求。不過貿易一節。既已

恩准通商。自應照常恭順。而屢屢虛聲。嗚則以已許通商。他無
可言。故義律潛蹤。匪跡更易。兵頭潛出滋事。又恐一不遂
願之後。粵省業已完固。則跋前疐後。不能確視諸夷。是以
疊起釁端。務欲遂其所欲。而後止。等語體察四鄉民情。現
已均知憤激。省城為根本重地。所留各省精銳官兵。尚有

五千餘名。等語。惟有嚴飭文武員弁。鼓勵兵心。固結民氣。
倘前加意防範。不令市井驚惶。即可令各夷商安心貿易。
若逆夷再敢駛入滋事。即督飭兵勇。奮力攻剿。儻知我有
備退出。等語。仍部勒兵勇。一面實力辦理善後各事。總期
以守為戰。不敢稍存懈忽。俟夷船全行退出外洋。再行馳
奏。至等語。知職庸愚。才具短淺。且事多棘手。以致左支右
絀。頃奉到

諭旨。令等戮力同心。以期有濟。等因。等聞

命之下。同深悚佩。現在等四人。隨時隨事。皆係和衷商酌。總期
殫竭愚誠。有裨軍務。不但不敢稍存推諉之心。亦全無彼

十三

此之見。可紆

慈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馳奏。逆夷阻撓善後情形。一摺。據
奏。七月二十六日。有火輪船一隻。三桅兵船三隻。自外洋駛泊
橫檔海面。縱火燬折篷寮牆屋。又有火輪船兵船。駛入大石四
沙等處。攔阻填河。焚燒船隻。並在近村搜搶食物。現在加意防
範等語。覽奏深堪痛恨。前此准令通商。本非正辦。此時若再有
要求。斷斷不准。議及前據該將軍等奏。南海番禺兩縣村社。練
有義勇三萬六千餘名。省城所留精銳官兵。亦有五千餘名。如
果謀勇兼施。兵民齊奮。現在廣東夷匪。為數無多。乘此挑釁生

事之時。聲罪致討。激勵士民。同仇敵愾。將留粵夷匪。痛加勒洗。收復香港。搗其巢穴。不但粵中海氛。可期永靖。且先聲所至。閩浙各處防勤事宜。均易為力。勉之又勉。

又

諭前據奕山等奏。六月初四日。海面颶風陡發。所有尖沙嘴。禧帶路。帳房寮蓬。悉被吹捲無存。所造之屋。亦並拆毀掃蕩一空等語。是該處已無房寮可住。自不致仍有夷人在岸占據。乃昨據裕謙奏。擒獲夷匪。供稱香港地方。現在岸上有兵一千名。兵房數百間。與該將軍所奏情形。何以迥不相符。著即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再關天培陣亡時。不肯點燄。及火門透水之兵丁。必應嚴拏。從重懲治。並慶宇。達邦阿二員。究竟如何下落。均經降旨飭查。何以延未覆奏。著即一併查明。迅速具奏。

十四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竊查山海關為兩京咽喉。形勢最為險要。自關南至老龍頭。為邊牆所自起。直接關北諸山。關南大洋。距城或七八里。五六里不等。直至撫甯之洋河海口。陸路長一百一十里。沿海行走。足二百餘里。今邊牆率多殘闕。既不能保其不潛行偷越。關南沿海道路綿長。隨處皆可登岸。其近岸處所。雖有欄江沙三道。距岸僅止三五里不等。三道沙外。即係深洋。沙內水深。亦在四五尺至丈餘。潮長之時。二號夷船。儘可附岸。去

歲該夷火輪船一隻。來關停泊。距海岸不過二三里。是山海關之實在情形也。前聞逆夷腰硬腿直。不利登陸。是以有兵千餘名。防守海口。似尚足用。今逆夷既能陸路打仗。勢甚猖獗。則沿海凡可登岸之處。皆應隄防。即關北邊城一帶。亦應設兵伺察。以備不虞。通盤籌算。必須在於扼要之區。分設營盤數座。前後左右。凡可設伏之處。層層布置。逆夷儻敢分船登陸。伏兵即可四面兜剿。大營隨處策應。以期制勝。現在山海關。經直隸總督臣訥爾經額奏。調提標兵一千二百名。並添派黑龍江兵一千名。又送來五千斤八千斤銅礮二尊。六十斤鐵礮一尊。並舊存礮位十九尊。分布秦王島。石河老龍頭各口岸。人心似覺稍固。昨又蒙

十五

諭飭督臣添兵一千名。合計兵力。已不為單。幸得信之下。實深欽佩感激。惟沿海道路既長。登岸之處甚多。布置似尚未能周密。應請旨添調綠營官兵若干。派總兵以下大員一二員。俾得隨時差遣。得以從容展布。則益感鴻慈於無既矣。哈琅阿又奏。再吉林官兵。烏槍最長。黑龍江官兵。弓箭尤勁。相應請

旨將吉林黑龍江官兵各留五百名在關駐防交帶領黑龍江官
 兵之副都統管帶至該二處官兵素習馬隊惟奉調起程
 後向不攜馬匹現在雖非進征官兵未便各給例馬五匹
 第一有警報即須接仗自應豫備騎馬等已札商督臣訥
 爾經額酌調營馬如有不足即飭糧臺採買其有不帶錫
 帳者亦令糧臺購備現辦糧臺之通水道高樹數帶銀無
 多由省撥亦需時日查山海關監督所存關稅銀二萬五
 千兩應請暫緩撥解如有急需可否仰懇

天恩俯准撥用事竣歸入軍需案內報銷
 諭軍機大臣等哈琅阿奏陳明山海關現在兵力礙位各情形一

十六

摺前已有旨諭令哈琅阿等俟著英所撥吉林兵到關即將直
 隸添調之兵酌撥數百名另行撥派茲據該都統奏稱該處沿
 海地方登岸之處甚多請再添調綠營官兵若干派總兵以下
 大員一二員隨時差遣各等語哈琅阿所奏自係未經接奉前
 旨山海關防守固關緊要惟現在該處兵丁已不為少將來吉
 林兵到時尚須酌撤此時自可毋庸添調餘俱著照所議辦理
 又另片奏吉林官兵籌備馬匹並請將山海關盈餘稅銀暫緩
 撥解以應急需各等語所有馬匹一項前已有旨令著英於大
 凌河挑備濟用兵糧臺需用銀兩准其於關稅盈餘銀兩內撥
 銀五千兩應用著該都統籌節辦理事竣歸入軍需案內報銷

又

諭新任盛京副都統托隆武朕召見時知其曾經出兵尚諳軍務
 現在盛京正當防堵喫緊之時著著英酌量情形俟該副都統
 到任後如果海口有警所有調防官兵即可令托隆武統率防
 勤以期得力

辛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逆夷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江浙兩省
 毗連閩界前經降旨著裕謙等嚴密防範諒已各加准備如兵

十七

力不敷准其酌量調撥該大臣等務須妥為布置毋稍疏虞欽
 此查逆夷於占據廈門後即起碇北來在浙江洋面零
 星遊奕滋擾威畧石浦等處登時擊退業經於八月初
 六日恭摺具奏在案嗣於初六七八九等日逆船連檣而
 來在象山定海鎮海三縣洋面停泊約計共有四十餘隻
 初九日申時有火輪船一隻帶領兵船九隻駛至離鎮海
 縣城四五里之黃牛礁洋面停泊又有十隻已在離鎮海
 一百餘里之碇頭洋起碇北來復行中止揆厥情形似將
 徑撲鎮海查鎮海縣以招寶金雞兩山為門戶而金雞山
 尤為扼要等已派委翼長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江蘇候補

知府黃冕統領弁兵嚴行防禦其招寶山上本有遊擊張從龍等帶兵駐紮提臣余步雲親統精兵駐於招寶山下之東嶽宮又東嶽宮迤西有欄口埠礮臺徑對口門與金雞招寶兩山互相犄角現有衢州鎮總兵李廷揚帶兵駐紮並於兩岸密排火攻水勇船隻凡有可以爬越偷渡之處亦皆分駐兵勇排挖暗溝密布蒺藜防其水陸並進並據鎮縣城鄉士民按戶出丁協同守禦李督率甯紹台道鹿澤長鎮海縣知縣葉望堅守縣城鎮靜以待該逆儻敢前來侵犯即當激勵將士痛加勦洗以彰天討其定海縣地方亦有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門之外經總兵

十八

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署知縣舒恭受等設法守禦尚未闖入內港李現飭鎮海定海兩縣多雇漁船往來探報以聯聲援惟統計定海鎮海兩處調防及本營官兵不及一萬分段駐守尚嫌單薄且該逆分幫來擾即無策應之兵李已飛調江甯八旗官兵八百名壽春鎮標官兵一千名兼程前來鎮海以便調遣裕謙又奏再李欽奉上諭逆夷習於水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患等因欽此仰見皇上洞燭幾先周詳指示跪誦之下欽服難名李聞廈門失守由

於該逆併聚大幫連環開礮轟擊彈如雨下即用我礮以擊我兵民所致是以李於礮臺前後左右俱挖有暗溝徧布蒺藜以杜其衝突其護礮臺兵勇皆有遮蔽惟逆船四十餘隻其中雖間有貨船每船不過數十人而其兵船或多至六七百人少亦三四百人截長補短以每船三百人計算業已逾萬彼可併幫來犯我則必須扼要分守彼可數日不來我則必須時刻防備已成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之勢李何敢輕視況該逆乘潮順風而來前船卻退則後船猝不及防必致兩船皆損是以不得不冒死前進我兵本皆未歷戰陣又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略有

十九

閃避即墮其計又該逆則一船一心且眾船一心我兵則一人一心也李自祖宗以來效命疆場世受國恩茲又奉命專征既不敢孤負朝廷亦不敢玷辱祖父惟有殫竭血誠身先士卒激以忠義之氣解其畏蕙之心並躬率文武官弁誓於神前城存俱存以盡臣職斷不肯以退守為詞離卻鎮海縣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為詞接受逆夷片紙此非李敢效匹夫之勇甘為孤注之投蓋因鎮海地方稍有疏虞則逆膽愈張兵心愈怯沿海一帶必將全行震動非此不

能固結兵心。滅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來瞻顧徘徊之積習也。

硃批所論皆是。具見惻忱。卿當謀勇兼施。殲厥醜類。仁膺懋賞。宣威海徽。朕望捷音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大幫夷船闖入內洋。調兵堵剿一摺。又另片奏不肯以保全民命為辭。接受逆夷片紙等語。所論皆是。具見惻忱。此次逆夷船隻由閩赴浙。尋釁滋擾。總因未能大加懲創。以致毒焰愈張。現在該督水陸交嚴。分兵防守。又飛調江甯八旗官兵八百名。壽春鎮標官兵一千名。兵力不為單薄。即著相機攻剿。毋稍觀望。仍當謀勇兼施。殲厥醜類。以揚國威。而膺

二十

懋賞。至夷船運糧逼近鎮海。該督親身駐紮。其防堵事宜。諒能布置周密。但恐該夷詭譎多端。或聲東擊西。或分路肆擾。今我不能兼顧。務當處處有備無患。是為至要。儻有捷音。即著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以慰朕懷。

裕謙又奏再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孝雖未謀面。而聞其明練果敢。體用兼備。且又熟習洋面。諳悉夷情。現在該員告養在籍。李已札飭該管湖州府知府。勗以移孝作忠之義。飭令前來鎮海軍營商辦一切。

硃批甚好。即有旨。欽此。

諭內閣前任福建布政使鄭祖琛。著即赴鎮海軍營。隨同裕謙商

辦事件。欽此。

壬寅

諭內閣福建提督曾振彪。於夷匪滋擾廈門。未能先事豫防。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防堵不力各員弁。例有處分。著顏伯燾查明參奏。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各海口。安設礮位。以備轟擊。逆夷果來。其萬斤大礮。推堅致遠。自必得力。儻該夷用小船分撲礮臺。蜂擁登岸。大礮既無可施。而我之擡槍馬槍。勢能及彼。彼之火器。亦能及我。未足制勝。如將一二千斤以下小礮。分布要隘。逆

二十一

夷登岸。手持火器。自難及遠。乘其倉皇踐踏之際。伏兵齊出。更用擡槍馬槍。刀矛火箭。奮勇攻剿。必能制其死命。聚而殲旃。著納爾經額。廣諮博採。悉心體察。並密授將備機宜。以奏膚功。而收實效。

甲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浙省自上年六月間。倭夷突入滋事。迄今一載有餘。調兵練勇。製器設防。需費甚鉅。經前署撫臣宋其沅。奏准截留銀九十六萬餘兩。嗣因支用已盡。復經請撥銀六十萬兩。一面由局先行陸續提用。至六月中旬。已用銀四十萬兩。及接奉部覆。止准撥銀四十萬兩。臣因准撥之款。業已用盡。應給之鹽糧等項。費無

所出。奏請將數減之二十萬兩。仍准撥用。旋又會商

欽差大臣裕謙。擬將調防官兵。及所雇鄉勇。酌量裁撤。以節糜費。

詎逆夷復肆鴟張。閩省廈門失守。浙省地屬連疆。不持不

能撤防。且須倍加警備。一切支用之款。有增無減。雖前請

仍准撥用之二十萬兩。已奉戶部議准。而自七月至今。業

經裕謙及甯波軍需局。疊次在省局提解銀二十萬兩。為

甯局及鎮定兩糧臺支發之用。是部議准撥之銀。又已罄

盡。而洋面夷船。日漸增添。應備事宜。無一不須添辦。則應

用銀兩。無一可以稍稽。現又准裕謙咨請撥銀二十萬兩。

解甯備用。乍浦等處。亦應添撥兵丁。添雇鄉勇。需銀應用。

二十二

海甯尖山口內。及錢塘江。並省城內外。均須添備酒船。配

兵添勇。嚴為防禦。亦需銀兩。據駐防之杭嘉湖道宋國經

等紛紛請領。而省局軍需專款。支發已盡。無款可籌。不得

已。暫提運庫銀二十萬兩。已解甯波十萬兩。餘銀十萬兩。

分解各處應用。此外毫無存留。臣與司道。仰屋而歎。萬分

焦灼。伏查裕謙現在鎮海。正添調兵丁。攻守兼籌之際。必

須經費。裕如方可無虞。掣肘。即乍浦海甯省城等處。兵勇

鹽糧等銀。計口授食。亦屬萬不能少。且逆夷居心詭詐。反

覆無常。浙江防務。須嚴密。目前之待用。固屬孔殷。日後

之所需。尤須豫備。臣忝膺疆寄。渥被

鴻慈。深知逆夷不靖以來。上耗度支。為數已鉅。若非實在竭蹶。豈

敢復事瀆陳。致煩

宸慮。無如夷務久未完結。近又日漸猖狂。臣雖事事撙節。然祇能

將多用者減。而少用。不能使當用者省。而不用。今奉撥之

帑。均已罄盡。而需用之項。甚為緊急。相應仰懇

皇上逾格天恩。俯准再行撥給銀一百萬兩。以資接濟。如蒙

俞允。應請將奉部撥解雲南省壬寅年銅本之二十年地丁銀三

十萬兩。又奉撥雲南省壬寅年春季兵餉之二十一年地

丁銀二十萬兩。均行截留。再撥藩庫現存二十一年秋撥

造報銀一十五萬八千兩。捐監銀二萬二千兩。織造衙門

二十三

徵收二十一年正月。起至八月止。北新關稅課銀一十二

萬兩。運庫現存秋撥造報銀一十萬九千兩。運庫秋撥截

數。後應歸二十二年春撥造報銀九萬一千兩。共成銀一

百萬兩。收入軍需等款。以備分解支發之用。現在各處待

用甚迫。如俟奉到部覆。再行動支。實屬緩不濟急。所有各

款銀兩。臣不得不飭局先行陸續提用。俾無延誤。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請撥濟軍需銀兩一摺。據稱浙洋夷船

日增。前撥銀兩。業經支用已盡。現在鎮海等處。添兵雇勇。急籌

堵剿。請再行撥給銀一百萬兩。以資接濟等語。所有該省現經

戶部撥解雲南省銅本之二十年地丁銀三十萬兩。又撥解雲

南省壬寅年春季兵餉之二十一年地丁銀二十萬兩均著准其截留再該省藩庫現存二十一年秋撥造報銀十五萬八千兩捐監銀二萬二千兩織造衙門徵收二十一年正月起至八月止北新關稅課銀十二萬兩運庫現存秋撥造報銀十萬九千兩秋撥截數後應歸二十二年春撥造報銀九萬一千兩俱著准其收入軍需專款以備分解甯波乍浦海甯並為省局一應支發之用該省需用孔亟是以俯如所請該撫務當督飭局員力加撙節斷不可稍任虛糜致滋浮冒

又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令富呢揚阿會同胡超挑選陝西兵二千

二十四

名即著胡超管帶第一起前赴天津防守現在該省頭起官兵已報啟程即著胡超管帶徑赴山海關會同哈琅阿防堵其二三起官兵無論已未啟程俱著該撫飭令歸伍暫行聽候諭旨

又

諭山海關防守緊要已有旨令陝西提督胡超帶領陝西官兵迅赴山海關協同防堵著哈琅阿俟胡超到時將應行籌防堵勤事宜悉心會商妥為辦理至前調直隸官兵一千名本日據訥爾經額奏俟吉林兵到關時即遵撤六百名分撥附近要隘等語其餘四百名著俟陝西兵到後即全行裁撤交訥爾經額另行撥派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耆英前有旨令該將軍將所調吉林兵一千名以五百名赴山海關五百名赴錦州其黑龍江兵一千名分撥要隘現在黑龍江兵已有旨令棍楚克策楞暫緩調撥所有吉林兵到後該將軍仍遵前旨以五百名派赴山海關其餘五百名或即在省城各隘分撥抑或仍派赴錦州防堵之處著該將軍酌量情形熟籌緩急總期布置得宜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又

諭寄諭署吉林將軍惟勤前有旨令耆英調撥吉林兵一千名以五百名赴山海關五百名赴錦州現在所調黑龍江兵已有旨

二十五

令棍楚克策楞暫緩調撥如已行至吉林即著撤回所有吉林兵一千名仍遵前旨調往盛京交耆英酌量分撥

又

諭寄諭黑龍江將軍棍楚克策楞前有旨令該將軍將黑龍江兵一千名調赴盛京聽候撥用現在暫可無庸調撥所有前調之兵無論已未啟程即著撤回再候諭旨

乙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祿奏竊照逆船併幫來浙滋擾盛巖石浦分撲鎮海定海當經率將擊退堵勦緣由先後具奏在案該逆船於八月十一日陸續駛近自鎮海之蛟門至定海

之吉祥門。數十里間。橫截停泊。計共二十九隻。時放三板小船。或駕火輪船。遊奕窺伺。尚有十餘隻。則忽東忽西。隱見不定。八月十二日。據鎮海縣探報。本日巳時。逆船十四隻。望東南行駛。又十五隻。四散遊奕。察其情形。勢將直撲定海。旋聞定海礮聲絡繹。該夷船亦即於傍晚折回。擊正深盼望。十三日。接據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稟報。十二日未時。有火輪船二隻。引帶大夷船二隻。乘潮闖入竹山門。勢甚兇惡。該鎮等因夷船礙位。多係安置兩旁。即督率管礮弁兵。乘其未進內港。我礮可以迎頭攔擊。彼礮尚不能及我之時。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半塘土城。親自看準苗頭。取礮齊發。擊斷逆船頭桅一枝。該逆無暇拒敵。即冒死竄出吉祥門。復統入大渠門。又經定海鎮標左營遊擊張紹廷。在東港浦土城。督率弁兵。迎頭轟擊。該逆即時退出。不敢再進。業已併幫寄碇。我兵無一損傷等情。查是日掛帆起碇者。共有二十九船。若非葛雲飛着苗有準。將首先闖入之船。擊斷頭桅。挫其兇。又經張紹廷督率官兵。迎頭攔擊。勢必分口亂竄。長驅直入。以圖一逞。該鎮等督率有方。各官兵奮勇用命。均屬可嘉。當此甫經開仗之時。非重賞不足以鼓舞士氣。李當飭定海糧臺。於軍需項下。動支銀三千兩。會同葛雲飛

二十六

等查明實在出力兵丁。秉公分賞。可否容予擇其尤為出力者。據實保舉。以示鼓勵之處。出自天恩。至該逆於盛舉石浦擊退之後。又侵犯定海。雖經屢挫其鋒。究未大加懲創。且仍聯幫停泊。必將另生詭計。卒惟有激勵士卒。慎之又慎。嚴益加嚴。靜以待之。斷不敢大意輕敵。亦不敢稍有張皇。務期仰仗天威。殲此醜類。以副聖主肅清海寓之至意。諭內閣。裕謙奏。逆夷大幫侵犯定海。官兵登時擊退一摺。據奏八月十二日。逆船二十九隻。掛帆起碇。先有火輪船二隻。引帶大夷船二隻。乘潮闖入竹山門。經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半塘土城。看準苗頭。開礮擊斷逆船頭桅一枝。該逆無暇拒敵。冒死竄出吉祥門。旋復統入大渠門。又經鎮標左營遊擊張紹廷。在東港浦土城。督率弁兵。迎頭轟擊。該逆即時退出。我兵一無損傷等語。覽奏欣慰。此次大幫逆船直撲定海。總兵葛雲飛。乘彼礮不能及我之時。迎頭攔擊。將首先闖入之船。擊斷頭桅。挫其兇。破遊擊張紹廷。督兵轟擊。逆船即時退出。均屬可嘉。前據裕謙奏。逆夷併幫犯浙。盛舉石浦等處。經官兵兩次擊退。茲復於大幫攻撲之時。先機迎擊。俾逆夷不及措手。冒死竄回。該大臣督率有方。先行交部議敘。仍俟大功告成。再膺懋賞。葛雲飛著加

二十七

恩賞加提督銜先換頂帶張紹廷著以參將即行升用其餘在
事出力員弁著該大臣秉公保奏候朕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逆船大幫侵犯官兵登時擊退
一摺覽奏欣慰已明降諭旨將該大臣交部議敘葛雲飛張紹
廷分別升賞矣逆夷來浙犯順經該大臣於威慶石浦兩次擊
退此次大幫直撲乘其不能開砲之時先將逆船頭桅擊斷軍
威既震兵氣自揚即日殲醜擒渠宣威海徽朕拭目以待捷音
之至也所奏逆船聯幫停泊恐又另生詭計該大臣務須慎之
又慎嚴益加嚴總期謀勇兼施相機痛剿一有捷音即由六百
里加緊奏聞本日據劉韻珂奏防堵乍浦尖山等處已諭令該
督撫督率兵勇慎密防範矣

二十八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逆夷自攻擾廈門之後來浙船隻漸
增八月初二三兩日該逆在鎮海之威慶象山之石浦分
船滋擾經官兵當時擊退臣已於初九日由驛恭摺奏報
至初五六七等日各洋又有續至夷船約計共在三十隻
內外復經臣於請撥軍需摺內陳明在案茲據各縣營稟
報初八九等日該逆來浙之船日有增添約計四十餘隻
在鎮海定海象山等縣洋面往來遊奕或行或止等情臣
查該逆早有來浙滋擾之言今其船連日接檣而來其處
心積慮必欲在浙一逞實屬險毒已極深堪痛恨現在該

逆觀望不前顯係探我虛實希圖伺隙而動鎮定等處逆
船蟻聚固應從嚴戒備浙西之乍浦與定海止隔一潮尖
山又與乍浦緊相接壤該二處口岸寬闊兵力均弱尤恐
其探悉情形乘虛竄入現已分飭各屬勸諭紳耆團練義
民多募鄉勇並親督省中兵勇嚴密準備該逆儻敢侵犯
即行痛加勦洗以伸

天討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浙洋逆船日有增添鎮海定海等處
固應從嚴防堵其乍浦尖山二處口岸尤宜急為準備等語此
次逆船在浙洋各處分船滋擾當經官兵擊退現在大幫復敢

二十九

連檣而至本日據裕謙奏稱逆船直撲定海經我兵開砲擊斷
頭桅當即竄逸雖已畧示懲創惟現在該夷併幫寄碇鎮海洋
面難保不四處分竄乍浦尖山係屬浙西要口該撫仍遵前旨
多募壯勇密為防範一經駛入即行痛加勦洗務使處處皆受
挫衄該夷自不敢再行肆逆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

奉 盛京將軍耆英刑部侍郎成剛奉天府尹呈麟奏本年八月
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上諭本日據耆英等奏遵旨籌議並豫備吉林黑龍江官兵邊境
事宜一摺所有調取吉林兵一千名著分撥五百名赴山海關

交哈喇阿富勒敦奏遣用其五百名即令前往錦州駐紮聽候調用至黑龍江兵一千名即著該將軍分派省城各要隘酌量陸路地勢妥為安設仍遵前旨不可派在海口防堵是為至要等因欽此正在欽遵辦理聞復奉到

上諭者英等奏接到廣東咨會夷船欲赴天津請飭吉林黑龍江官兵徑赴直隸防堵一摺逆夷有起碇北來之信盛京為根本重地該將軍等務當加意偵探相機妥辦不可稍有疏虞等因欽此查吉林兵一千名分四起行走其頭起二起兵共五百名於八月十四十七等日已過瀋陽催令兼程進關遵旨交哈喇阿富勒敦奏遣用其三起四起兵共五百名不日即到

三十

即令駐紮錦州聽候調用並接准黑龍江將軍咨稱奉調兵一千名分作五起頭起於八月十二日起程約計二十二日可進法庫邊門其餘四起間一日行走約計八月底九月初間陸續可抵瀋陽等語即遵

旨分撥省城要隘駐紮策應藉資陸路聲援備遇直隸總督行文調取即欽遵原奉
諭旨遣令迅速前往不致臨時貽誤至

盛京為根本重地尤當嚴密防守自應懍遵
聖諭加意偵探相機妥辦茲於八月十七日接准浙江巡撫飛咨內稱准福建咨會夷船三十隻向東北外洋開去等因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三三

現據鎮海縣報有夷船四隻甯海縣報有夷船一隻其餘由廈門駛向東北外洋船隻是否竄入浙境抑或潛赴北洋亟應慎密防堵等因飛咨前來等語查奉天各海口原設官兵鄉勇足敷防堵惟在陸路設伏攻剿尚須酌添官兵擬調義州兵二百名在於錦州陸路地方設伏攻剿應請責成錦州熊岳兩副都統各就地方分轄地面妥為布置隨時稽察仍委差弁遠探備有夷船潛來確信等者英刻即親率勁旅星馳前往相度機宜妥為籌辦不敢輕率張皇亦不敢顛預大意以期毋負
委任

三十一

者英又奏再查前次鑄成礮位業經陸續運往各海口安設防堵並將八千斤重大礮四尊揀派協領穆承泰等運赴金州復州各海口擇要安設節次奏
聞在案此次將鑄就二千五百斤重礮二尊一千五百斤重礮二尊運交牛莊蓋州熊岳查收安設茲復飭派佐領哈當阿英綸押運五千斤重礮二尊四千斤重礮一尊三千斤重礮三尊分送錦州甯遠各海口安設以資捍衛而壯聲威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分撥官兵駐紮候調並陸路添兵設伏一摺又另片奏鑄就大礮運赴海口安設等語昨有旨諭知該將軍於吉林兵到時分撥五百名赴山海關其餘五百名或即

六四五

在省城各隘分撥。或仍派赴錦州防堵。令該將軍酌量布置。其黑龍江兵。亦有旨暫緩調撥。該將軍接奉後。自必遵照辦理。本日據奏黑龍江兵業已陸續啟程等情。黑龍江現調各起官兵。如已行至盛京地方。即著該將軍咨令撤回。再候諭旨。至奉天海口紛歧。現經該將軍擬於陸路添兵設伏攻剿。並將鑄成礮位分撥各口。安設布置。自屬周妥。惟現設大礮尚少。恐尚不敷抵禦。儻於該夷未經登岸之先。業將大礮開放。萬一該夷用小船蜂擁登岸。我之擡槍鳥槍。勢能及彼。而彼之火器。亦能及我。似尚未足制勝。該將軍既於陸路設伏。如將一二千斤以下小礮分布要隘。乘彼火器尚未及我之時。開放轟擊。復乘其倉皇

三十二

踐踏之時。更用擡槍鳥槍刀矛火箭。奮力攻剿。必能制其死命。著者英悉心體察。並密授將備機宜。毋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戊申。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夷人此次到閩。已有陸路提督偽官名目。恐有登陸交戰之計。現在籌備海防。不可以堵禦口岸。即為無患。尤當計及登陸後。如何設伏。夾攻兜剿。出其不意。方能制勝等因。欽此。臣行抵登州。查沿海防禦諸事。臣於今春練兵募勇。嚴密布置。府城逼近洋面。堵禦口岸。即所以捍衛郡城。現在已撤復調。及未經撤回各兵。均應令其照前分防口岸。以固郡城根本。其陸路戰守情形。臣前以東洋港汊紛歧。夷匪可以

登岸之處。所在多有。曾於十二月間。附片奏明。委員逐段勘度。凡有可以分設伏兵。暗藏槍礮之處。俱令繪圖存記。豫備臨時叢辦。今復與登州鎮臣王明。登萊青道王鎮等。悉心參酌。府城東北海岸。沙灘平敞。現已重兵扼守。其西南一帶。浦家窪。沙家莊。西莊等處。山嶺起伏。峯巒錯雜。就地形之高下。處處可以設伏。而近城之田橫寨。西山口。板石巖。黑峯臺等處。高峯亂石。峭壁懸巖。且居高臨下。尤與府城有脅齒之勢。臣連日親詣詳勘情形。有可以明設防兵扼要據守者。則令分兵屯聚。並令多樹旗幟。徧示疑兵。以張聲勢。有可以暗地設伏者。則令藏兵山麓。並令將山

三十三

曲歧路。徧掘濠溝。暗設陷坑。杜其奔突。賊若登岸。窺伺欲圖陸路交鋒。必由此路而入。我以明防之兵。為誘敵之師。引入崎嶇險道。伏兵陡出。不難一鼓成擒。現在調用弁兵。俱係陸營將弁。東省兵力強勁。短刃長矛。皆其素習。驅之陸戰。正屬用其所長。該逆匪果敢冒險登陸。臣竊度地勢。兵力似較洋面接仗。轉有把握。惟現在調集官兵。除分撥各處外。可以留防郡城者。止於二十餘名。前募鄉勇。亦止十餘名。一經水陸分撥。即覺兵力更單。計惟有不惜經費。責成該府縣。再行添募鄉勇二三千名。由臣遵委文武幹員。訓練管帶。使之協同守口設伏。以資防剿。此外沿海夷

匪可以登岸之處。前據委員繪圖勘報。臣披圖詳覈。其中山岡路難堪。以乞掘陷穿。埋伏夾攻之處尚多。今雖限於兵額。不能處處撥兵設伏。而採訪輿情。各地方紳民。無不各顧身家。咸思自衛。臣現分派委員。會同該地方官。再為剴切曉諭。務令因地制宜。各自團練。扼險防守。該逆夷儻敢北駛。臨時再行酌派將弁。馳往督勦。斷不敢稍涉大意。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托渾布奏親赴登州。籌辦陸路戰守情形。一掛據稱詳勘地勢。採訪輿情。地方紳民。各顧身家。人思自衛。業經派員會同地方官。剴切曉諭。令其團練壯勇。扼險防守等語。著即照議妥辦。於沿海港汊。夷匪可以登岸之處。實力籌防。多備壯勇。令各自團練。保衛身家。一有夷船北駛。即探明賊蹤。酌派將弁馳往。督同民勇。奮力攻勦。盡殲醜類。務使眾志成城。方為有備無患。

三十四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於八月十五日。將逆夷於八月十二日。侵犯定海。登時擊退。並有夷船二十九隻。橫截鎮定洋面。尚有十餘隻。隱見不定。緣由恭摺具奏。甫經拜發。風潮陡作。鎮海縣城外。平地水深四五尺。官兵帳房。皆在水中。夷船張帆起碇。勢將乘風徑進。幸各官兵先將火藥礮位。搶護稍高處。所堅壁不動。該逆無隙可乘。欲前又卻。適風轉西北。潮隨風落。逆船即轉帆東駛。直撲定海。旋據

鎮海縣等屢次探報。聽聞定海礮聲未絕。又有擊破三板船數隻。及無篷桅之大夷船。由定海漂出。隨風南去。惟連日風逆浪大。又為逆船梗阻。不獨策應之兵。一時無從東渡。即探報亦不能往返。直至十八日申時。據李道派前赴定海查探弁兵飛報。十三日午時。有夷船十三隻。在竹山門外停泊。旋有火輪船三隻。三桅船一隻。駛進竹山門。經總兵葛雲飛等督兵開礮。擊斷夷船大桅。當即竄去。十四日連檣駛進。攻打晚峯嶺。開放三四百礮。我兵伏於石巖之中。並未受傷。該逆駕駛三板船。由竹山嶼登岸。經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督率弁兵。開放檣礮。擊殺夷匪無數。傍

三十五

晚該逆繞至定海南面。孤懸海中之五奎山。登高瞭望。十五日。即在山上支搭帳房。我兵即在土城開礮。連擊打壞帳房五頂。逆夷十數名。十六日。該逆先從吉祥門駛進。攻打東港浦。經我兵連開大礮轟擊。該逆不敢駛近。旋即攻打晚峯嶺。竹山二處。至酉時。逆夷登岸。被我兵槍礮轟擊。死者不計其數。十七日。丑時。該逆又駛火輪船進攻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親自開礮。擊中其船上火藥。當即焚燒。片板無存。已時。該逆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面攻打。一由東面之東港浦。一由西面之晚峯嶺進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首當其鋒。督兵開放槍礮。夷匪冒死前進。我兵前隊

陣亡後隊繼進業將夷匪殺退數次無如愈殺愈多我兵所用撞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死戰至未時逆夷約有三四千人分路登岸我兵勢難抵敵等情正在調兵策應並具摺奏報聞旋據定海縣典史鄧鈞帶同水勇救護定海糧臺委員同知黃維誥等並銀九千兩一處海縣印信到營據稱定海縣城已於十七日未刻失守歷訴十二日以後接仗情形與探報大畧相同詰以文武各官下落則稱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被礮打斷一腿陣亡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在竹山門陣亡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東嶽宮陣亡署定海縣知縣石浦同知舒恭受與城固守被

三十六

傷殞命其餘將備弁兵苦戰六晝夜均已筋疲力盡陣亡者甚多一時無從查悉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服黑袴皆係閩廣亡命夷匪隨後指揮被我兵擊殺一起又有一起接踵而至約計總有萬餘人其所持器械撞槍火礮火箭等項無所不有又有皮梯可以爬越城池山嶺寡不敵眾以致失守定海糧臺本在城內署知縣舒恭受因事在危急恐資盜糧委令典史鄧鈞帶領鄉勇將糧臺搶護至山巖寺內並將印信交付家屬囑令鄧鈞儘或縣城疏失即行保護內渡城內難民亦已保護出城因連日接戰道路不通致未隨時稟報等情等聞信之下不禁皆裂髮指惟該

逆驕盈已極定海既已失守則我之槍礮器械又為彼有勢將回撲鎮海現在會同余步雲督率鎮將協力守禦城存與存斷不敢稍有退志以冀保守斯土一面專遣精細改裝易服前赴定海查探敵情並查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舒恭受等屍身下落及陣亡將備弁兵有若干員名招集散卒毋使驚疑致為賊用又派員在沿海一帶稽查奸細安插難民俟辦有頭緒另行具奏至前次請調江甯駐防八旗官兵八百名壽春鎮標官兵一千名現已飛檄催調尚有駐紮江蘇寶山縣之徐州鎮標官兵三百名本為江浙兩省策應之兵等先已咨商江蘇撫臣梁章鉅提

三十七

臣陳化成酌量情形分別調派已准咨覆遣令兼程前來約計今日明日可到又有巡洋北來為夷船阻滯不能回營之黃巖鎮標官兵一百數十名等亦已截留在鎮協力守禦再前奉

諭旨派調江西兵二千名前赴福建現在廈門業已收復無須多兵而浙江需兵甚急等因於接到定海危急探報後即已繕發傳牌並咨明閩省督撫將江西兵二千名截赴浙江俟各兵到齊再用漁船分遣東渡藏伏山巖就近招募鄉勇克復定海至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署定海縣知縣石浦同知舒恭受會督

將備弁兵苦戰六晝夜連得勝仗祇以寡不敵眾致命疆場忠憫可嘉相應請

旨加恩賜卹並請將交部從重治罪以為失地喪師者戒

諭內閣本日裕謙奏定海失守現先嚴守鎮海一面調兵進剿一摺據稱八月十三日夷船駛進竹山門經總兵葛雲飛等督兵開礮擊斷夷船大桅當即竄去十四日逆夷由竹山嶼登岸經總兵鄭國鴻督兵開放擡礮擊殺夷匪無數十五日在五奎山支搭帳房我兵猶擊斃逆夷十餘名十七日進攻定海葛雲飛親自開礮擊中夷船火藥當即焚燒該逆分作三路進攻我兵前隊陣亡後隊繼進所用擡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捨命轟擊該總兵等苦戰六晝夜連得勝仗無如連日風逆浪大逆船梗阻策應之兵無從東渡我兵勢難抵敵十七日定海失守裕謙自請從重治罪等語裕謙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陣亡之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署定海縣知縣石浦同知舒恭受均著交部照例賜卹所有陣亡弁兵著裕謙查明咨部辦理

三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定海失守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督交部嚴議並將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舒恭受等交部賜卹現在兵力單薄著准其將調赴閩省之江西兵二千名截赴浙江聽候調遣其徐州鎮標官兵三百名早已到鎮海軍營著一面嚴守各要隘處所一面厚集兵力廣募水勇團練鄉民相度機宜

乘時進攻收復定海切勿遲延觀望倘再有疏虞試問該督能當此重罪否耶懍之

又

諭本日據裕謙奏逆夷在浙洋滋擾定海地方業已失守該逆肆行無忌難保不乘風北駛錦州山海關等處海口緊要亟應添兵防守以備不虞所有前調吉林兵一千名著惟勤迅速催令馳往盛京交耆英一併派赴山海關交哈喇阿派撥防堵毋庸酌撥省城及錦州等處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仍著棍楚克策楞迅即調往盛京交耆英派赴錦州分撥防堵所有陝西頭起官兵已片降諭旨著胡超迅即管帶前赴山海關矣該都統將軍等務當先事豫籌將所調各兵妥為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三十九

又

諭前有旨令該提督管帶陝西頭起官兵前赴山海關防堵其後起官兵暫令歸伍本日已諭知富呢揚阿仍將後起官兵催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撥派兵現在山海關地方海口最關緊要著胡超即將所帶頭起官兵兼程馳赴山海關會同哈喇阿力籌防勦不可稍有遲延

又

諭前有旨諭令富呢揚阿挑選陝西兵二千名令胡超管帶頭起

徑赴山海關。並諭令其餘各起官兵暫行歸伍聽候諭旨。現在逆夷猖獗。浙江定海業已失守。天津海口。亟應加意嚴防。除胡超所帶頭起官兵徑赴山海關外。其餘各起官兵著富呢揚阿仍遵前旨。即飭曾經出師之將弁迅速管帶起程前赴天津。交訥爾經額調撥。不可稍有遲延滋擾。

又

諭本日據裕謙馳奏逆夷大肆猖獗。定海失守情形。憤恨之情難以言喻。該匪招集閩廣匪徒。助其兇鋒。廈門之後復陷定海。難保不乘風北駛。已降旨令胡超速帶頭起陝西兵即赴山海關。其後起官兵著富呢揚阿派員管帶迅速趕赴天津。交訥爾經

四十

額分撥防守。所有前調黑龍江兵一十名著調赴錦州。其吉林兵一十名均著調赴山海關。亦經諭知耆英。哈喇阿棍楚克策楞惟勤等迅速調撥矣。天津海口業經該督密加防範。布置周詳。萬一夷船駛至。當必有備無患。該督經朕屢次指示機宜。諒必能運籌制勝。以慰朕懷。裕謙摺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四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八月己酉。杭州將軍奇明保。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臣劉韻珂前因逆夷來浙。夷船日益增添。共有四十餘隻。其意總欲在浙一逞居心險毒。當經分飭定海鎮等營縣從嚴堵禦。其省城距鎮海較遠。

欽差大臣裕謙。以兼顧。臣等遵

旨親督兵勇。在省嚴防。乍浦則令在彼駐守之杭嘉湖道宋國經。與乍浦副都統臣長喜嚴密防範。業經由驛附片具奏在案。嗣於八月十九日。接據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稟報。該

一

逆火輪船兵船四隻。於十二日攻犯定海。當經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等督兵擊退等情。該署縣此稟。係於十三日自定發申。以後數日。該署縣及在定文武絕無文稟到省。而鎮海各洋面停泊夷船。據鎮海縣營稟報。十五六等日。多向定海駛去。臣等揣測夷情。顯在定海滋擾。因省城距彼甚遠。文報既不能通。無由查探實情。日夜焦慮。茲於二十一日子刻。疊接甯紹台道鹿澤長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等自鎮海來稟。據稱逆夷於十三日至十七日。疊次用船攻犯定海。我兵奮勇迎擊。連獲勝仗。殺死逆夷不計其數。並經葛雲飛擊燬其火輪船一隻。該逆不能得手。十四日該

逆分兵由陸路攻撲曉峯嶺。經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率該鎮兵八百名。在彼堵禦。壽春鎮兵最為精銳。與該逆相持四日。殺逆無算。各兵亦日有傷斃。至十七日。該逆仍分番疊進。寡不敵眾。壽春鎮兵所存無幾。王錫朋傷重。旬節晚峯嶺為逆夷所奪。該逆即由嶺轉攻竹山門。用大礮轟擊。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被轟陣亡。肢體糜爛。逆夷復自竹山門轉犯東嶽宮。葛雲飛勢孤不支。當即殉節。維時舒恭受嬰城固守。身受重傷。見勢不可為。將糧臺用罄。餘銀九千兩。交委員候補同知黃維誥。及該縣典史鄧鈞等。運送內渡。又將印信交其堂弟舒恭烈齎送至鎮。即行捐軀。殉節。城隨失陷。此外守備以上各官。亦多陣亡等情。臣等接閱之下。髮皆上指。伏查此次該逆連日用船礮。在海洋攻打定海。均未取勝。及其分兵由曉峰嶺而上。以身經百戰。忠勇素著之總兵王錫朋。統率壽春精兵。奮勇堵禦。該逆竟能於崇山峻嶺之中。與我兵相持至四日之久。以致我兵寡不敵眾。紛紛陣亡。奪占該嶺。復由嶺轉犯竹山門。東嶽宮。因將縣城攻陷。其陸路兇悍情形。與在洋面橫行無異。向來所謂該逆登陸即無能為者。殊非篤論。現在該逆既已陷我定海。驕盈已極。難保不四處奔突。鎮海乍浦。及省垣。在在喫重。除鎮海現有

二

欽差大臣裕謙暨提臣余步雲督帶鎮將。在彼駐守。一切戰守事宜。應由該大臣等就近相機籌辦。至乍浦距定海僅隔一湖。實為浙西最要之地。省垣則以海甯州之尖山口為關隘。尖山口雖在乍浦之內。然距省最近。水面遼闊。該逆可以舍乍浦而徑犯尖山。該處港寬湖濶。水中萬難堵截。祇能在省中預備陸戰。即乍浦亦無可扼之險。均當豫為陸戰之計。臣等前因該逆在粵修整礮車。即於前各處擇要設伏。以備截擊。第該逆現在勢甚兇狂。必須兵力厚集。且有精勇之師。陸戰方能取勝。乍浦雖歷經添有嘉湖兩協兵丁。然合之本營水師。及乍防滿兵。僅止二千餘名。為數無多。省城則無調防之兵。省標滿綠各營額設之兵。連分汛存城各項。合併計算。不過四千餘名。地既寬廣。分段設防。勢亦單弱。此外雖經臣劉韻珂在乍浦省城海甯一帶。先後雇募鄉勇。並令紳士團練義民數千名。協助兵力。惟鄉勇義民。究與兵丁不同。誠恐事急之時。未能奮不顧身。同仇敵愾。自應添調兵丁。方可倚賴。臣等與司道等再四熟籌。因乍浦與定海較近。先於臣奇明保恆興。挑備之旗兵一千名。內選派二百名。再於湖州協調兵二百名。共四百名。前往乍浦協防。又於太湖麗水楓嶺等營。調兵四百名。以一百名至逼近乍浦之海鹽縣防守。三百名在省防

三

守藉壯軍威而固民心。惟是該逆兇悍異常。乍浦省垣現
添之兵。為數仍屬有限。誠恐不能即資攻戰。而浙省各營
此外再無可調之兵。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浙省情形緊急。在距浙較近之江西九江鎮。調兵一千

名。湖北黃州協等處。調兵一千名。

敕下該督撫。迅速派委明幹鎮將。管帶來浙。以便分防乍浦省垣。

俾資攻勦。感沐

鴻慈。實無既極。再前奉

諭旨。調赴閩省之江西兵二千名。現經

欽差大臣裕謙。以廈門業已收復。截留赴浙。今臣等又調江西兵

四

一千名。統計三千名。該省地居腹裏。尚不致即廢操防。其

湖北兵丁。並未調動。更易分撥。似均無顧此失彼之虞。至

壽春處州定海三鎮。臣及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等。分段

戰守。力竭死節。勇烈昭著。應由裕謙就近查明。隨同陣亡

各員弁兵丁。一併奏請

賜卹。以慰忠魂。臣劉韻珂。職任封圻。有守土之責。今逆夷猖獗。致

縣城被陷。應請

旨交部議處。以懲疏防。

諭內閣。兩江總督裕謙。經朕特簡欽差大臣。駐紮浙江。專辦防海

事務。乃與提督余步雲。在鎮海軍營。籌辦半年之久。未能先機

布置。致定海縣城失守。昨已降旨將裕謙交部嚴議。余步雲亦
著交部嚴加議處。浙江巡撫劉韻珂。專在省城籌防。未能兼顧
與烏爾恭額尚屬有間。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裕謙奏定海失守情形。已明降諭旨將裕謙

交部嚴議。本日又據劉韻珂奏請議處。並懇調鄰省勁兵一摺。

已飭裕泰吳文鎔。每省各調精兵一千名。迅赴浙江。交該撫調

遣。並降旨將劉韻珂交部議處矣。浙江乍浦及尖山口。最為要

緊關隘。該逆乘此兇狡。難保不四出滋擾。該撫已分調本省兵

勇。就近防守。並著廣募水勇。團練鄉民。諭以爾等同心為國出

力。即可自保身家。眾志成城。何敵不克。一俟湖北江西兵丁到

五

齊。彼時相度機宜。如能一面防堵。一面協同裕謙。助其進剿。更

為得力。是在劉韻珂籌畫盡善。總之我兵首尾相應。不得顧此

失彼。是為至要。

又

諭現在逆夷猖獗。浙江定海業已失守。據劉韻珂奏。乍浦海口及

浙江省垣。亟須添兵防堵。著裕泰挑選湖北黃州協等處精兵

一千名。吳文鎔挑選江西九江鎮精兵一千名。飭令曾經出師

之明幹鎮將管帶。迅速前赴浙江。交劉韻珂調遣。毋許沿途滋

擾。

又

諭逆夷現在浙洋滋擾定海地方業已失守據裕謙等馳奏此次犯順情形該夷匪等竟敢登岸與我兵接仗以致眾寡不敵城池失陷江蘇寶山等處最關緊要沿海各口岸固宜密為防堵其陸地要隘處所尤當相機設伏防其登陸肆擾著梁章鉅陳化成妥密熟籌相度地勢豫為布置務使水陸交嚴該逆無隙可乘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庚戌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七月二十八日束裝起程前赴上海等處籌辦防堵事宜茲於八月初一日行抵上海查覈防堵各要口本營及外調官兵暨各該縣募置鄉勇基布星羅防守尚為周密嗣於初四日承准軍機大

臣飛寄欽奉

上諭倭夷占據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務須妥為布置毋稍疏虞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等因欽此遵查江蘇洋面本年來並無夷船遊奕惟夷情狡譎斷不可因其未來稍疏防範旋准兩江督臣裕謙以浙洋夷船日見增添兵力不敷調遣飛文咨商令將派防上海寶山之徐州鎮標兵三百名調赴鎮海軍營當經會同提臣陳化成給發傳牌即日起程赴浙一面就近抽撥補防仍察看兵力如稍單薄另行會籌調撥至上海礮局續鑄有四千餘斤大銅礮十尊已解至吳淞臣親歷各口妥為安設即會同提臣

照一藥二子之法逐加演放均能致遠有準吳淞海口東西岸兵勇槍礮夾路林立可期有備無患至續鑄各礮容俟鑄成再行擇要分撥其餘火藥礮彈亦俱製造齊全不致臨時掣肘臣於布置後仍回駐上海縣城飭令該縣講求保甲團練之法以固內圉現在兵民輯睦堪以仰慰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據梁章鉅奏查勘吳淞海口並演試新鑄大礮情形等語逆夷占據定海距江蘇吳淞海口甚近亟宜加意籌防該撫既親歷查勘會同提臣陳化成逐一詳加準備並將上海礮局續鑄四千餘斤銅礮十尊解至吳淞試演均能致遠萬一逆夷竄至自己已有備無患該撫務當激勵將士奮勇爭先處處布置周密勿令逆夷稍有得手如察看兵力尚單即行會商調撥以期聲勢聯絡戰守有資水陸交嚴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辛亥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竊孝仰承

恩命杖赴山海關董率防勦體察口岸邊城兵力礮位暨嚴密布置各情形曾經奏

聞在案前聞該逆利於水戰不利於登陸乃廈門之役陸路亦能用兵務須計出萬全方保事無貽誤伏查山海關石河口

岸東西相距三四十丈。不為不寬。潮長之時。水勢亦深七
 八尺。至丈餘不等。該逆二號夷船。乘潮可進。由此西去。直
 接撫甯洋河海口。水道一百餘里。陸路二百餘里。中間口
 岸極多。節節俱可登路。等再四籌酌。前設海岸營盤。覺
 以之防海尚可以。之防陸似欠妥協。等擬將前設海岸旗
 綠營盤。改移海神廟地北。去海三四里許。擇度地勢。飭令
 糧道高樹。勳雇夫役。由甯海邊牆起。斜向西北。直抵石
 河。約長數里。橫築土壘一道。外則濠溝。隨處暗掘。梅花陷
 坑。內栽竹籬。蓋簾掩土。均令我兵。聆悉標記。並按一二里
 許。擇其扼要。安營數座。直達石河以西。不惟控制秦王島。
 凡可登岸之處。均可上下應援。並逐段添設馬橋。派兵瞭
 望。一有消息。星飛馳報。至舊有新添大小礮二十二尊。除
 將石河口礮臺三座。每臺揀設極重礮一尊。派兵看守。
 臨事相機施放。擬將八千斤五千斤銅礮。並下餘礮位。均
 擬撤安土壘之上。以備逆夷登陸施放。攻擊夷船。一至見
 我兵寡礮單。勢必棄船登陸。擁奔關城。以圖占據。度其近
 切。伏兵四起。槍礮齊發。奮力兜勦。攻其不意。至山海關邊
 城。起自老龍頭。連連關北大山。計程二十餘里。率多殘關。
 可達入城。誠恐逆夷潛通內奸。等按段撥兵伺察。以防不
 虞。

諭軍機大臣等。哈喇阿奏籌畫布兵安礮一摺。所請將各兵營盤
 改移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此次逆夷滋擾陸路。亦甚兇悍。
 昨在定海與我兵對敵。殺去一層。又添一層。直是拚死上前。熬
 戰六晝夜之久。我兵槍礮紅透。接濟不來。逆致失事。據奏將礮
 位安置土壘之上。俟逆夷登陸。施放攻擊。所見甚是。山海關礮
 位不多。如果逆夷登岸。必預先吩咐兵弁。見有數百數十夷人。
 再行開放槍礮。不可因見一二夷人。遂將火藥空放。及至大隊
 前來。火藥反不敷用。且礮位暗藏之地。尤應機密。不可令夷人
 窺探明白。致有準備。胡超不日即抵山海關。務當和衷商量。布
 置妥協。以操全勝。嗣後凡有奏報之事。俱著兩人會銜。將此諭
 知哈喇阿。並諭令胡超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照順自上年七月。駛赴北洋
 遊奕。維時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以及豐潤至山海關
 一帶。州縣額兵無多。均自本省各營徵調防堵。惟連調多
 兵。經年累月。無事坐食。需費浩繁。若因其不來而暫撤。因
 其欲來而又調。則不特往返徒勞。且恐勢有不及。必當豫
 籌全局。以逸待勞。方為經久之計。臣日與天津鎮道悉心
 講求。與其臨時徵調。不若就近募增。查大沽北塘等營。汛
 共止額兵二百餘名。臣於上年奏准添募專守礮臺新兵
 五百名。合計僅止七百餘兵。茲酌擬大沽添安兵二千名。

北塘添安兵一千名。南自山東交界之大口河海口起。北至北塘海口止。水陸交防。天津郡城酌擬添兵一千名。以為後路策應。其豐潤並永平府屬臨榆灤州樂亭昌黎撫甯等共六州縣添安兵二千名。以一千名撥駐臨榆縣之山海關。以一千名分布豐潤等五州縣本營汛。惟國家兵額有定。未便頓議加增。如全在直隸各標營內抽裁。則所添兵數較多。未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臣再四籌維。擬於直隸本省各營抽裁二千名。其餘四千名。應請敕下兵部查明外省簡僻營分行文抽裁。庶幾積少成多。各省兵不覺單。而挹彼注茲。於

十

畿輔重地。實有裨益。至各處兵既增添。均應分別添駐大小營員管理。應俟欽奉諭旨後。在於本省標營內改撥移駐。並應於沿海添建墩臺營房。以期聲勢聯絡。臣通盤籌計。其抽裁添安兵一千名。及移駐大小營員。於俸薪錢糧均無增益。即添建墩臺營房。並官員衙署兵房一切工費。約計不過十萬兩上下。以現在防堵之費。裁減兩月。即已敷用。此後一勞永逸。既免徵調之煩。又可節無限經費。無論該夷何時驟至。以現在所備之墩。並現在擬添之兵。處處防守。無隙可乘。該夷當不致再萌北駛之念。臣為海疆經久備防起見。如蒙

俞允。趁此秋冬之間。早為招募訓練兵技。約以半年為期。當可一律整齊。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九月壬子。福州將軍保昌副都統額勒錦。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照暎逆夷船於本年七月初九日。竄入廈門滋擾。當經臣等督飭文武。嚴密防守省垣。並飛調延建邵各營兵丁二千名至省調遣。恭摺由驛馳奏。八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十一

上諭。閩安協所轄五虎門。為省垣咽喉。尤當嚴密分兵防守。不可大意。該夷伎倆。原祇恃船堅礮利。習慣風濤。今該逆登陸。占據墩臺。亦如此兇犯。是防之之術。必應水陸交嚴。方不致倉猝失事。顏伯燾退守同安。保昌等堅守省城。均屬責任重大。但恐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吳文鎔。迅調精兵二千名。赴閩應援。該督撫總當激勵眾心。及早克復廈門。毋得坐失機會。漸形滋蔓等因。欽此。伏查逆夷自竄廈以後。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去船三十餘隻。尚有五六隻。或七八隻。或十隻。盤踞廈港孤峙之鼓浪嶼。業經督臣顏伯燾將收回廈門口岸情形。具摺奏明。惟該夷在鼓浪嶼。晝則登岸練兵。夜則下船放礮。雖尚未出滋擾。而廈港一日不靖。海防不能一日不嚴。省垣為根本重地。誠如

聖諭必應水陸交嚴方不致倉猝失事。離省城十里為南臺。海船聚泊之所。鋪戶稠密。如夷船到此。民心已自惶駭。離南臺三十里。地名少岐。該處港道窄淺。量寬四十餘丈。深六七丈。現飭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蕃督同委員購船二十隻。載石沈水。大船已不能通。兩旁再用石幫鑲。潮退石與水平。三板船亦不能入。仍恐潮來。小船從石上竄進。離少岐里許。名林浦。用木排橫擱。蓋以土泥。該處水勢寬緩。底皆沙泥。下破可期。穩固守此。則南臺之咽喉已塞。復飭臬司裕康並留辦局務之升任浙江鹽運使常大瀉。署督標中軍副將徐捷。撫標中軍參將保芝琳。前任督標中軍副將富

十二

爾。避布福防。同知文燦等查勘。自林浦以下。至五虎門中間要隘。一為南北岸。一為金牌長門。皆兩山對峙。水深溜急。船石木排皆不能用。倣照漁戶攔港掛網之法。用四方大木架。加以鐵爪。繫以篾纜。用竹篾盛石。沈於水底。架浮水面。隨潮上下。三板船能鉤破其底。即大船亦能挂其柁。又烏龍江有內港。可繞入西關外之洪山橋。水不甚深。亦皆用石填塞。以堵小三板竄入之路。省城旗綠營兵。除向例各處值班外。實存兵一千零四十名。又挑開散餘丁二百名。旗員帶之。專令守城。督撫標及城守各營兵七千七百餘名。除督臣調往泉州。尚存兵六千有奇。又奏調延建

邵兵二千名。又閩安水師營兵一千五百餘名。又官雇鄉勇水勇三千名。又紳士自雇鄉勇二千名。臣等酌撥兵勇。與旗營弁兵守城。其餘由五虎門至省百六十里。擇其要隘。節節用伏。多設假礮臺。以耗其礮力。如我之水勇不能取勝。彼必登岸。則陸路伏兵齊起。定制其命。五虎港內兩岸村莊。均各團練義民。可以前後連環。與兵協擊。又省港多礁石。商船必得漁船引行。現飭各該縣將漁船全收入內港。給以口糧。曉以大義。不得引夷滋事。並令水師船日夜盤詰奸細。此臣等布置省城之大畧也。臣等查逆夷雖有偽陸路提督名號。實不能陸戰。廈門之失守。大礮皆設

十三

口岸。雖能擊破其船。彼以多船多礮。攻我礮臺。礮臺毀。即乘間上岸。用我之礮打我之兵。我兵無礮與對。遂至死傷潰散。非能陸戰也。雖得陸地。總不敢遠離其船。彼不於廈門立營。大隊一去。即移船於鼓浪嶼。此其徵也。性又多疑。時慮攔淺。海澄與廈門一港可通。彼以船探水。見已塞港。即退。七月二十一日。夷船退出廈門時。聲言二十五日攻五虎門。至期竟駛入東北外洋而去。傳說是聞。省港已截。此雖謠言。亦非無因。是截港為禦夷要務。現在督臣飭諭沿海文武。皆用截港之法。移礮設伏。省港乃臣等專辦。逆夷必不敢闖入。即闖入亦有以待之。可保無虞。足釋

聖慮所有蒙

恩調江西精兵二千名一俟到省立即飭赴泉州聽督臣調遣攻

勦

劉鴻翱又奏查閩省向不產鉛茲因逆夷滋擾廈門鉛子

一項為行軍要需省庫所存不多仰懇

天恩俯准在於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省每省借撥槍鉛子四萬

斤礮鉛子二萬斤彙同前次奏撥各省硝磺一併解閩以

資接濟

諭軍機大臣等保昌等奏防守省垣情形一摺據奏收回廈門之

後尚有逆船數隻盤踞廈港孤峙之鼓浪嶼省城各處要隘現

十四

已截港設伏逆船不敢闖入等情布置尚屬周妥仍著加意嚴

防無稍疏懈前調江西兵二千名現經裕謙截赴浙江矣另片

奏需用鉛子二十四萬斤已咨各省督撫趕緊籌撥但現在逆

夷占據定海浙省軍務緊要硝磺鉛丸亦在所急需如該省足

敷應用著即分給浙省交裕謙分貯以備應用該將軍等酌量

籌辦無存畛域之見

癸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於八月十九日將定海失守緣

由具奏後當即專遣妥人前赴定海探明逆夷據守城池

口岸並將夷船二十八隻散泊遊奕意似阻我往來道路

而揆其詭詐必將來撲鎮海尚有夷船十餘隻除焚燬擊

損外餘俱不知去向現在鎮海守禦極屬儻敢前來侵犯

必當激勵兵民制其死命至該逆習見我沿海兵民風氣

柔脆肆其猖獗若不痛加勦洗必致蔓延不已查各營

官兵皆有守土之責若紛紛微調不獨遠近不齊心力不

一且曠日持久適足增長逆燄惟有江南之徐州鳳陽穎

州三府民人膂力技藝素稱精熟又能尚信義重然諾可

以激而用之等不揣冒昧已飭熟悉情形之安徽太平府

知府舒夢齡前赴鳳穎二府雇募其餘州鄉勇聞河巨麟

慶本已招有成數等即飛咨麟慶代為招募統計以五千

十五

人為率分起管帶前來以備調遣其前路截調之江西兵

二千名以一千名駐紮鎮海縣城一千名駐防甯波府城

為後路策應至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

屍身業據定海義民搶護回鎮等率同文武各員親詣看

明屬實惟徧體重傷殊堪憫惻已飭從厚棺斂暫寄郡城

傳屬扶回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聞於受傷垂斃之時被逆

擄去有壽春兵十人捨命追奪該逆開礮轟擊兵丁死者

七人尚有三人現無下落亦未查實名姓並聞該逆因恨

壽春兵殺賊最多王錫朋督戰又加將王錫朋細加審割

屍身無著洵屬可慘可恨所有定海鎮總兵處州鎮總兵

關防二顆。先經葛雲飛鄭國鴻封交親隨升兵。懷藏逃。出。現已解送來營。李已會商余步雲。飭委提標右營水師遊擊周士法。暫行護理處州鎮總兵印務。署提標中軍參將張從龍。暫行護理處州鎮總兵印務。其壽春鎮總兵定海鎮總兵處州鎮總兵員缺。相應請

旨。迅賜簡放。並請

教令兼程來浙。以備調遣。至定海難民。業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彩妥為安插。李前此奏明飭調之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環。已於八月二十日到營。

裕謙又奏。李專遣精細土人。前赴定海。探知帶兵來浙。逆

十六

首。即係上年被定海鄉民包祖才。拏獲解送。後經釋回之。安突德及偽知縣郭士立二人。並無囉囉噓其人。又有定海縣差役李彪人甚明幹。上年經甯波府知府鄧廷彩。派令往來定海。探聽消息。後被該逆擄去。今仍帶回定海。李已專人前往招撫。俟其來時。或用或誘。察看情形。再行酌辦。現在該逆派兵把守城門。搭檢進出之人。城內居民之未及遷避者。按戶散給錢文。已經遷避者。即將房屋燒燬。鋪面不准關閉。日用重價買物。要結人心。並在岑港沈家門。三江等處。安設帳房。逆船則分繞各島。停泊遊奕。阻我大兵去路。又聞該逆因此次侵犯定海。我兵連日擊焚其

火輪船一隻。大兵船三隻。三板船多隻。又在陸路勦殺逆夷一千數百名。為年餘未有之惡戰。而壽春兵殺賊最多。處州兵次之。是以深恨壽春官兵。勒令各島居民。不許藏匿渡載。如有檢獲送去者。送給洋銀。並稱將令漢奸穿著號衣。詐為逃兵。襲取鎮海。其言雖皆無據。而此次轉戰六晝夜。開放大礮。擊焚逆船者。惟已故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所練親兵五百名。最為得力。其在陸路殺賊。皆係壽春兵當先。處州兵隨進。現在投回壽春官兵。甚屬寥寥。處州官兵亦不甚多。其餘如浙江提標等營將備弁兵。雖未據報有投回實數。而風聞觀望探聽者不少。可為明證。至該逆

十七

攻撲定海時。先向土城及竹山。晚峯嶺。開放大礮。不下千餘。不能傷我一兵一卒。而逆船轉為我屢次擊焚。其船礮技藝已窮。遂用三板船。剝載間廣漢奸。雜以黑夷。在竹山晚峯嶺登岸。即將三板船駛去。另載一起前來。如是數次。其船即去不返。以該逆不甚愛惜之。漢奸黑夷。置之死地。本屬破釜沈舟之計。設浙江提標等營官兵。盡能如壽春處州兩路官兵。奮不顧身。前隊陣亡。後隊繼進。畢竟主客勢殊。祇須再相持一二時。不難制其死命。乃提標等營官兵。性本柔懦。技藝又不如壽春等標之純熟。一臨大敵。倉皇失措。事敗垂成。逆破復熾。將李年餘以來心血。盡付

流水上無以對

君父下無以對兵民此孝之所以痛心負疚百身莫贖者也現在鎮海防兵惟徐州鎮標官兵一千名可以備戰收集之壽春處州等標官兵現尚不過三四百名且多受傷者其續調之壽春兵一千名計須九月底始到另請裁調來浙之江西兵二千名及江甯八旗官兵八百名祇可為防守之用不足言戰餘皆浙江兵丁深不足恃適有定海義民徐保兄弟四人竊負總兵葛雲飛鄭國鴻屍身來營孝詢知徐保兄弟有踰牆走壁之能又聞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於城破時服毒自盡為居民搶護出城灌救得生藏之山

十八

舉該員又已絕粒數日現在生死尚無確信孝已遣徐保飛赴定海密訪舒恭受如果未死該員素得民心能用民力本係浙江好官囑其善為調養糾集義民以待大兵儘能設法刺其頭目則逆兵瓦解更可轉敗為功但大兵之可用者止有徐壽兩標兵二千餘名難以集事若調湖南四川官兵非特緩不濟急且桀驁難馴適足誤事前在廣東可為殷鑒浙江之鄉勇水勇亦不過羈縻匪類不使內訌而已若招集閩廣亡命則與漢奸無所分辨且性情浮動重利輕義非能真為我用者也孝再四思維江南之徐州鳳陽潁州三府毗連豫省人性爽直而有信義不乏技

藝精熟勇敢有為之人孝已分投招募不惜重資亦不論其有無犯案祇須其膽壯技熟挑選四五千分起管帶前來為一鼓殲擒之計

裕謙又奏孝正在拜摺間該逆船四隻駛進蛟門一帶遊奕逼近鎮海孝現在豫備攻剿以彰

天討而洩眾忿

硃批定奏捷音速行馳報

諭內閣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江南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當定海失守之時同時陣亡已降旨令該部照例賜卹本日據裕謙奏此次轉戰六晝夜開放大礮擊

十九

焚逆船惟葛雲飛所練親兵最為得力陸路殺賊壽春處州官兵均極勇敢勦殺逆夷一千數百名因該逆驅使閩粵漢奸槍死登岸眾寡不敵以致失事現在葛雲飛鄭國鴻屍身業已從厚殯斂王錫朋屍身尚無著落覽奏為之墮淚該總兵等奮勇殺賊效命疆場深堪憫惻除照例賜卹外加恩各賞銀五百兩由各原籍藩庫給發並著該省督撫查明該故員等子孫幾人據實具奏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俟定海收復後建立專祠王錫朋仍於該原籍建立專祠該故員等靈柩回籍時並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此次隨同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陣亡將弁兵丁除分別奏咨照例卹賞外並著裕謙確切查明分咨各原

籍督撫將其家屬從優撫卹。用示朕憫節昭忠有加無已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查探定海夷情。籌備堵剿一摺。據奏夷船二十八隻。散泊遊奕。阻我道路。尚有船十餘隻。除焚燬擊損外。不知去向。該逆詭詐性成。去來無定。現有逆船四隻。駛進蛟門。該大臣已豫備攻剿。一有捷音。即行馳奏。所奏鳳陽。潁州二府鄉勇。已飭太平府知府舒夢齡前往雇覓。徐州鄉勇。已經麟慶招有成數。飛咨分起管帶備遣。江西兵二千名。分駐策應之處。均著照所議妥為辦理。新放定海鎮總兵陳述祖。本係浙江副將。即著該大臣迅速飭赴軍營。無庸來京請訓。其新放之處州鎮總兵梁勝灝。壽春鎮總兵尤渤。已諭知托渾布。牛

二十

明降諭旨。加恩優賞矣。

又

諭山東文登協副將梁勝灝。昨經簡授浙江處州鎮總兵。河南荊子關協副將尤渤。昨經簡授安徽壽春鎮總兵。現當浙江軍務喫緊之際。著托渾布。牛鑑。即飭知該總兵馳驛兼程。速赴浙江軍營。聽候裕謙差委。毋庸來京請訓。

甲寅

諭內閣兵部奏請將王錫朋。鄭國鴻。照總兵例賜卹。葛雲飛。可否照提督例賜卹。具奏請旨。葛雲飛前經賞給提督銜。先換頂帶。著即照提督例賜卹。王錫朋。屢著戰功。被害尤慘。著加恩亦照提督例賜卹。鄭國鴻。照總兵例賜卹。該故員本兼雲騎尉世職。此次應給騎都尉世職。如何歸併分襲。著該部議具奏。至同知舒恭受議卹之處。著該部聽候諭旨遵行。

乙卯。杭州將軍奇明保。浙江巡撫劉嶺珂。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臣等前因定海失守。乍浦省垣兵力單弱。於本月二十一日。會摺奏請飭調江西湖北兩省兵二千名。來浙分防在案。嗣於二十七日亥刻。疊接鎮海等縣營稟報。二

十四五等日。夷船三十餘隻。由定海陸續駛入鎮海蛟門。在笠山虎蹲山一帶遊奕等情。臣等以笠山等處距鎮海縣城不過十餘里。該逆連艘內駛。顯係窺伺鎮海。正在奏

二十一

報聞二十八日酉刻。接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六百里稟報。稱該府在郡辦理防工。二十六日午刻。警聞逆夷於是日攻犯鎮海。由招寶山口開礮闖入。

欽差大臣裕謙親督官兵堵禦。無如夷礮猛烈。不能抵當。隨即殉難。被百姓救護出城。送至郡城。昏迷不醒。鎮海業已失守。急應招集散兵。設法防勦等情。臣等接聞之下。憤懣難名。該逆於旬日之間。連陷二縣。鴟張已極。甯波府為浙省東南重鎮。全恃鎮定兩縣為之屏蔽。今兩縣先後失守。該府藩籬盡撤。而府城向為商賈馬頭。民殷物阜。該匪垂涎已久。既將鎮海攻陷。距府城水陸均止六十里。我兩處礮械

二十二

悉為彼有。難保不乘勢內犯。臣劉韻珂責任封圻。分應親督重兵。馳往應援。惟省城逼近尖山要口。夷船可以直達城下。較甯波尤為緊要。而省標滿漢各營。兵力甚單。守衛尚屬不敷。勢不能多為調撥。且省中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又自定海被陷以來。該縣難民。及鎮海甯波等處民人。紛紛來省。復有安徽江南江北被水災黎。接踵前來。更恐有奸宄涸跡其中。現在省垣內外居民。一聞鎮海警信。盡皆驚懼。各思遷避。尤恐匪徒乘機滋事。此時臣劉韻珂若酌帶兵丁二三百名。馳往甯波。於該處未必即能有濟。而省垣根本重地。設有他虞。為患更大。臣等與司道等通盤籌

畫。現在甯波情形究竟如何。難以懸揣。而自甯波內河以至紹興。再由紹興以至省城。除錢塘曹娥兩處大江外。其餘皆係支河汊港。該逆大船斷不能到。惟恐其杉板小船。分頭竄入滋擾。流毒地方。戕害黎庶。惟有在紹興上虞餘姚一帶。趕緊設兵防堵。阻其內竄之路。臣等不得已。現於撫標挑撥精兵二百名。並壯健鄉勇一百五十名。飭令臬司蔣文慶會同金華協副將朱青。並文武員弁。馳往該數縣。適中要隘之處。巡防堵禦。如遇逆夷及漢奸駕坐小船。闖入內地。即督飭兵勇。同本處鄉勇。痛加勦擊。俾令不敢深入。一面飭委另補知府王壽昌。帶同佐雜數員。齎帶銀

二十三

兩。前往餘姚縣之後海一帶地方。雇募鄉勇。該處風氣剛勁。人皆強壯。足以禦侮。確探甯波消息。如遇逆夷前往侵犯。即就近轉飭該府。將所雇各勇。陸續遣赴甯波。以為戰守之助。其自鎮海散潰兵丁。如有至紹興上虞餘姚等處者。亦由該臬司就近截回甯波。以資遣用。至提臣余步雲甯紹台道鹿澤長。下落並此外各鎮將。或存或亡。甯波府並未稟及。惟該府現稟內。有稟請提督等招集散兵之語。是余步雲等均尚無恙。現亦飭令該司確查。並查鎮海實地。在失守情形。另行奏報。惟是該逆強悍兇悍。疊次攻陷城池。罪大惡極。實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亟應大加捷

伐以彰

天討第浙省重兵本聚鎮定兩處今潰散之餘不能深資倚賴此外各兵分守本境尚形不足萬難再撥其裕謀前此奏調之徐州兵三百名壽春兵一千名江甯駐防旗兵八百名又奉調赴閩截令來浙之江西兵二千名臣等請調之江西兵一千名湖北兵一千名內除徐州兵江甯旗兵已先後到浙又臣等所謂之江西湖北官兵到浙後應分防省城乍浦外裕謀所謂之壽春江西兵共三千名現俱未經入境且為數無多逆夷兇狡甚熾恐不足以資攻戰裕謀現又昏迷臣等復未爛指略況省垣乍浦在在喫重勢難

二十四

遠難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迅賜

簡派帶兵大臣多發京營及各省勁兵兼程來浙勦辦以期克復

再臣劉額珂前因定海失守已請

旨交部議處今鎮海又復失守應請

教部併案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殊批憤恨之至即有旨諭

諭內閣著授為揚威將軍哈喇阿胡超著授為參贊大臣馳

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

又

諭陳階平著仍以提督用即馳驛迅赴浙江軍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奇明保等奏鎮海失守一摺已授奕經為

揚威將軍哈喇阿胡超為參贊大臣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

矣杭州省城緊要劉額珂著仍駐紮杭州會同奇明保恆興督

率滿漢兵勇協力防堵並於定海鎮海兩處招集散亡安撫居

民仍嚴防奸宄混跡以杜內應所奏保護紹興等處已飭臬司

蔣文慶帶兵前往並委另補知府王壽昌帶銀雇募鄉勇等語

均著照所議辦理據奏余步雲現尚無恙著仍移駐甯波府督

同鹿澤長鄧廷彩招集兩處兵勇協力固守俟剋日大兵抵浙

會同攻勦所有前調江西湖北安徽各兵已由六百里加緊諭

二十五

知裕泰吳文鎔程楙采飭令帶兵各員迅即赴浙並令胡超帶

領陝西官兵先行抵浙矣其鎮海失守情形著即查明迅速奏

聞

又

諭本日據奇明保等馳奏鎮海失守已有旨授哈喇阿為參贊大

臣赴浙辦理軍務矣哈喇阿著即馳驛來京陛見所有山海關

現調各官兵及防堵事宜即著交倭克精額富勒敦管理

又

諭本日據奇明保等馳奏鎮海失守已有旨授胡超為參贊大臣

矣胡超著即帶領陝西頭起官兵迅速啟程徑赴浙江軍營辦

理防勦事宜。毋庸來京請訓。所有該省後起官兵。已降旨令訥爾經額楊國楨富呢揚阿。飭催速行。該大臣途次遇見續到官兵。並著管帶前往。以資調遣。

又

諭本日據奇明保等馳奏。鎮海失守。所有前調陝西兵二千名。已飭令胡超將所帶頭起。改赴浙江軍營。其二三起。無論行抵何處。著富呢揚阿飭令管帶之員。帶同迅速赴浙江軍營。沿途著訥爾經額楊國楨。迅即催往浙江。毋稍遲延。

又

諭前因逆夷在浙滋事。有旨令裕泰挑選湖北黃州協等處精兵

二十六

一千名。吳文鎔挑選江西九江鎮精兵一千名。迅速赴浙。又經裕謙奏准將調赴閩省之江西兵二千名。截赴浙江。並飛咨程楙采調用安徽壽春鎮兵一千名。本日據奇明保等奏。逆夷猖獗異常。鎮海復又失守。所有前調湖北江西安徽各兵。著裕泰吳文鎔程楙采飛飭帶兵鎮將。迅速馳赴浙江。以資堵勦。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諭前任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陳階平仍以提督用。飭令馳驛迅赴浙江軍營。朕聞陳階平現在清江一帶。麟慶接奉此旨。即將本日諭旨給看。飭令迅赴浙江。毋稍遲

延。

丙辰。

諭內閣。前經降旨。將顏伯燾寬免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茲據該部議請革職。已屬從寬。姑念廈門業已收復。著加恩降為三品頂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又

諭怡良。著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顏伯燾劉鴻翱辦理軍務。

又

諭富僧德。著賞給副都統銜。馳驛前往山海關。會同倭克精額。富

二十七

勒敦泰辦理防堵事務。

又

諭容照。著賞給三等侍衛。馳驛前往浙江軍營。交奕經差遣委用。

又

諭奕紀。著加恩釋放。發往廣東軍營。效力贖罪。毋庸來京。

又

諭琦善。著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

諭軍機大臣等。著諭浙江巡撫劉韻珂。昨因鎮海失守。已由六百里加緊諭令該撫妥籌辦理。因思大兵指日到浙。必慮設立糧臺。廣為儲備。方足以聯眾志而壯軍心。著該撫妥為籌畫。應

設立何處。最為妥協。該撫總理局務。其派管之員。即著遴選藩臬監司。專司稽覈。償浙省大員不敷差遣。即著奏明請旨。此事關繫重大。務使源源接濟。毋誤軍需。償臨時遲誤。惟該撫是問。

又

諭逆夷猖獗。鎮海失守。現已命將出師征勦。著鄂順安迅速挑選河南精兵一千名。派委曾經出師之將弁管帶。前赴浙江軍營聽候調遣。沿途嚴加約束。毋許滋擾。

又

諭昨已降旨將所調陝西兵二千名。改赴浙江軍營。並諭訥爾經額於該省官兵過境時。催令迅速前進矣。現在山海關兵力較

二十八

單。所有前次所撥直隸兵一千名。著無庸裁撤。如已起程。即著飭令迅速折回。以資防堵。

又

諭顏伯燾以封疆大吏。責在守土。前因防堵不力。廈門失守。本應治罪。姑念旋將廈門收復。已明降諭旨。將該督加恩降為三品頂帶革職留任矣。閩省為海疆要區。廈門尤為全省關鍵。誠恐逆夷復來滋擾。現在該督等招募水勇。團練鄉民。已有成效。仍著加意訓練。激勵眾心。同禦外侮。本日已派廣東巡撫怡良。作為欽差大臣。會同顏伯燾。劉鴻翱。辦理軍務。顏伯燾身罹重譴。經朕格外施恩。棄瑕錄用。應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效。儘夷船

駛至。必當設法攻勦。轉敗為功。庶可稍贖前愆。如仍前畏蕙無能。貽誤大事。必將該督加等治罪。決不寬貸。懍之慎之。

丁巳

諭內閣。文蔚著馳驛前往浙江。隨同楊威將軍奕經。辦理軍務。

又

諭前任藩司鄭祖璠。下士雲。候補知府孫善寶。均著即赴浙江省城。隨同劉韻珂。辦理糧臺事務。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昨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稟報。鎮海縣城失守。

欽差大臣裕謙於殉難後。經百姓救護至郡。昏迷不醒等情。當經

二十九

飭委臬司蔣文慶。金華協副將朱貴。帶領省標官兵及鄉勇。馳赴紹興一帶防堵。並委另補知府王壽昌。至餘姚縣之後海等處。雇募鄉勇。赴甯波協同守禦。當將辦理緣由。於本日丑刻。會同將軍。臣奇明保等。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在案。卯刻復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稟稱。

欽差大臣裕謙。於到甯波後。旋即甦醒。經隨員家丁護送回省。所帶之壽春等營官兵。亦隨同起程。隨經提臣余步雲。招集鎮海散回各兵。在郡防守。並據署餘姚縣知縣彭崧年稟稱。二十七日未刻。有江甯副將豐伸泰等。伴送裕謙。並關防二顆。過境。詢知裕謙因招寶山失守。投入洋池。當時撈

救尚存微息。恐致不起。是以兼程送回各等情。並准提臣
余步雲鈔送具奏鎮海失守情形摺稿。聲明裕謙於退回
甯郡後。隨即起程前去等語。臣當查甯波為浙東重地。必
須該大臣在彼防守。當即飛咨該大臣囑令迅速折回一
面咨會余步雲。趕緊招集散兵。設法嚴守。並因裕謙所調
江甯旗兵八百名。陸續到浙。誠恐其一聞裕謙回省之信。
已經過省者相率退回。未經過省者不復前進。以致甯波
無接應之兵。當會同將軍。臣發牌傳知紹興府各屬。及甯
波之鄞慈兩縣。轉飭帶兵官。即率領過省各兵。馳赴甯波。
聽候余步雲調遣。其甯經到省之兵。即由將軍。臣派委協
領一員。押送赴甯。亦交余步雲遣用。不准或有退縮。茲又
接據江甯副將豐仲泰稟稱。伊隨同裕謙在鎮海城內督
戰。因招寶山被逆夷占據。勢難守禦。裕謙令伊與都司朱
隆阿護印出城。並將寓所文卷。用火焚燒。口稱世受
國恩。當以身殉。隨即跳入泮池身死。伊恐遺屍遭逆夷殘毀。
督兵搶護出城。由甯波至杭省。威敵等情。臣查甯波府兩
次稟報。據稱裕謙先自鎮海退至甯波。僅止昏迷。後即甦
轉。由甯起程回省。且二十七日。該副將等路過餘姚之際。
經該署縣詢知裕謙尚有微息。今該副將忽稱裕謙已跳
入泮池身死。經伊將屍搶護出城。由甯來省棺斂。與甯波

三十

府等所稟。種種不符。殊堪詫異。究竟該大臣是存是亡。容
臣確切查探。另行奏報。惟該大臣既無實在下落。則三軍
無主。難保不紛紛潰散。浙省此時無可另調之兵。亟應將
散兵分頭截回。俾余步雲得憑兵力。守護郡城。現飭臬司
蔣文慶副將朱青。各齎令箭。速至紹興一帶迎截。並通飭
各屬。凡遇兵丁過境。一體截住。遣赴甯波。俱交余步雲驅
策。以救目前之急。惟浙江疊次挫衄。兩縣城池。先後被陷。
裕謙又無下落。人心驚惶無比。不但甯波一府。十分危急。
各處亦復震動。即如省中。今日情形。倍甚於昨日。臣與藩
司道府等。示以鎮靜。妥為撫輯。終恐不能家喻戶曉。惟有
仰懇
鴻慈。俯如前摺所請。
簡派大臣。迅速統兵來浙。俾安內攘外。兩有裨益。臣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
硃批。初四日已有六百里加緊諭旨。初九日諒可接到。但裕謙究
竟作何下落。殊不可解。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馳奏。截留散兵。遣赴甯波。聽候余步雲
調遣。以資防守。並查裕謙下落等語。浙江鎮海失守。已由六百
里加緊諭知該撫等防堵事宜。本日又降旨。令前任藩司鄭祖
琛。卞士雲。候補知府孫善寶。即赴浙江省城。隨同劉韻珂辦理。

三十一

糧臺事務矣。逆夷既占鎮海，必窺甯波府城。該撫已派員至紹興一帶，將過境兵丁截赴甯波，以救目前之急。著仍遵前旨，會同督率兵勇，協力防守。俟大兵雲集，剋期進剿。至破位為軍中利器，鎮海礮位已為逆夷奪據，必得趕緊另鑄。著該撫即委幹員採辦銅鐵，鼓鑄一二千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以備要需。至裕謙投入洋池，副將豐仲泰等所稟，是否屬實，現在究竟作何下落，仍著查明具奏。

浙江提督余步雲奏竊於本月二十六日，因鎮海失守，退保甯波。迅將大概情形，由六百里奏聞在案。當即督率將備兵丁，分派甯郡六門，更加嚴守。無如城垣

三十二

廣大周匝二十里，從前在城額兵不足四千，除分防各汛，調派軍營外，僅止七百餘名。定鎮兩處敗散之兵，雖經收回，不過十之一二。且驚心未定，勢難再令守陣。自裕謙於二十六日，由鎮海退入甯波。是日戌時，即率江南將備豐仲泰等兵丁數百名，星夜退走餘姚紹興。所有衛處二鎮官兵，藉以護送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驚惶。逃避擁擠，自相踐踏，哭聲遍野。而無賴匪徒，又乘機劫奪。寧督同甯波府知府鄧廷彩，並在城文武，分投查拏。隨時嚴辦。郡城稍為安定。不料火輪夷船直駛至甯郡東北城外，量水深淺，城中礮位。去年六月分運定鎮兩處，現在無可施

放人心尤為洶洶。兼之寧督授浙江提督以來，俱在軍營。郡城紳民多未見面，全賴甯波府知府鄧廷彩深得民心，勸令登陣防守。亦有應命前往者。惟夷船礮火兇狂，恐不足恃。浙江全省處處喫緊，現在無兵可調。寧督惟有竭盡心力，督率文武多方設守。一面招集散兵鄉勇共為聲援。一面飛催前調各省官兵，速為救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余步雲由六百里奏甯波郡城空虛，設法捍禦一摺。昨因鎮海失守，該提督退保甯波郡城，僅能捍衛無虞。尚可為浙省障蔽。茲據該提督奏稱礮位無存，兵丁無可調撥，空虛景象，遙想可知。現在逆夷已在城外量水深淺，必乘虛攻

三十三

擊該地方鄉民等力保孤城，正在危急。著劉韻珂設法救援。惟省城尤為緊要，又恐該夷聲東擊西，使我不能相顧。是在該撫通盤籌畫，擇要防守。如甯波已被逆夷滋擾占據，即著該撫傳旨飭令余步雲同在省城協力防堵。其紹興郡縣與甯波毗連，僅有可救援之處，亦著極力設法分別扼守。總之勢能兼顧，務當勉力為之，以副朕望。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劉韻珂並著諭令余步雲知之。

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於八月二十二日准督臣裕謙由浙江鎮海咨稱八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裕謙馳奏浙洋夷船日增一摺。江蘇洋面有無夷船

蹤跡。著即飛咨梁章鉅查探明確。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查大江南北海口紛歧。惟吳淞最為扼要。浙洋現有夷船遊奕。則江蘇沿海各口防堵更不可稍疏。歷經各前任督撫諄飭沿海各營縣及調防將備等遵照。晝夜瞭探。隨時稟報。自臣到任後。節據寶山崇明海門昭文等廳縣先後稟報。該處海口並無夷船蹤跡。各港口岸現均嚴密籌防。惟夷情詭秘不測。而洋面瞬息可通。實不敢幸其未來。稍為鬆勁。昨據督臣裕謙暨浙江撫臣劉韻珂先後飛咨。浙省定海縣於十七日失陷。三總兵同時陣亡等語。夷情如此猖獗。各海口尤不可一刻疏防。查現在兵勇槍礮悉在吳淞夾岸。提臣陳化成督率將弁等亦均駐紮岸邊。而寶山縣城一路則不過照常防汛。未免空虛。風聞此次逆夷攻打定海。實由陸路晚峯嶺繞越前進。而該夷所垂涎者尤在上海馬頭。則寶山上海兩處縣城斷不可稍有疏虞。誠如前奉

諭旨。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臣現與提臣陳化成。徐州鎮臣王志元及蘇松太道王玥等連日熟商。必須增添兵力。方可有備無患。除會同提臣陳化成飛調提標漕標河標暨揚州奇兵等營兵各三百名。常州營兵二百名。浦口溧陽二營兵各一百名。泰州營兵六十名。泰興營兵四十名。合共二

三十四

千名。星夜趕來上海。以便於上海寶山兩縣陸路要隘處所分別安插。以壯聲勢而安民心。一俟洋面稍就肅清。即行陸續撤防歸伍。再金山縣地方與浙江乍浦海口相連。現在情形喫重。臣擬於現在添補各營兵內抽撥三百名。赴該處分駐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梁章鉅奏遣查夷船蹤跡。並添兵防堵陸路一摺。據奏江蘇洋面現在並無夷船。惟寶山上海兩處縣城不可稍有疏虞。已添兵防堵等語。江蘇上海馬頭為逆夷所垂涎。必須增添兵力。方可有備無患。現在該撫飛調各標營兵共二千名。於上海寶山兩縣陸路要隘處所分別安插。辦理均屬周妥。至金山縣地方與浙江乍浦海口相連。情形喫重。著准其於添調各營兵內抽撥三百名。赴該處分駐防堵。該撫仍當隨時偵探。嚴密豫防。勿因夷船現無蹤跡。稍存疏懈。

又

諭現在逆夷滋擾浙江。已降旨飭令劉韻珂嚴防痛勦。並多鑄砲位備用兵。因思江蘇為沿海之區。處處皆關緊要。江西界連閩浙。亦應加意豫籌。著梁章鉅吳文鎔。迅即派員雇覓工匠。將砲位多多鑄造。或銅或鐵。分量各重數百斤。至二三千斤不等。以備調撥。該撫等務當督飭認真趕辦。選料加工。演試總期有準適用。揚威將軍軍營如有調撥。斷不准片刻遲誤。懍之。

三十五

閩浙總督顏伯燾奏竊臣於八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顏伯燾奏夷船闖入廈門情形該夷如此猖獗實堪痛恨。越此未及安定之時設法克復本省兵勇諒已陸續調撥協力防勦其應如何雇募水勇團練鄉勇之處務即迅速辦理防之之術必應水陸交嚴恐兵力單弱已降旨令吳文鎔迅調精兵二千名赴閩應援總當激勵眾心毋失機會漸形滋蔓該督自請治罪並各員分別交議之處著俟再降諭旨等因欽此臣

跪讀之下悚惶愧恨感激涕零查自逆夷滋擾廈門經臣將辦理情形據實續陳並將開去夷船三十餘隻及收回

三十六

口岸地方緣由先後由驛馳奏在案。臣獲咎匪輕辦理一切惟恐不速何敢稍有遲誤所有檄調陸路提標兵八百名收回水陸原兵五千餘名均經陸續分派各處復經商令水陸提臣寶振彪普陀保俱各招募新兵已得一千餘名同安紳士所募新兵除飭興泉永道劉耀椿考驗技藝分別裁汰外尚存二千餘名又飭晉江縣雇募鄉勇除裁汰外尚存四千餘名同安縣雇募鄉勇除裁汰外尚存三千名廈防同知等團練水勇一萬餘名並飭該道劉耀椿督飭所屬於沿海各鄉村分別人數眾寡勸令團練自百餘名至千餘名不等或派分段現給口糧或造存名冊

聽候調遣或收養頭目隨時招集先事既杜浮銷臨事無虞缺乏俱已定有章程惟此時雇練鄉勇為多誠以水勇可集於一時陸戰須先為設備伏讀

訓示水陸交嚴一語始知管窺蠡測早在

聖慮範圍之中曷勝欽服。臣各處分遣探聽及登高瞭望現在廈港夷匪倏來倏去總在十隻以內而大小擔及東校外洋一帶或南或北帆影不絕又連接浙江石浦等廳縣稟報自七月十三日以後夷船逐漸增多有停泊至十九隻者而象山之銅瓦門又經該逆轟壞土堡登岸釘毀大礮燒毀巡船定海亦有破斃民人焚燒民房之事查廈門夷船

三十七

係七月二十一日開去三十餘隻而浙省於二十一日前後即有夷船停泊滋擾是在浙在閩計已不止五六十隻此時廈港留泊之船及此兵勇初集銳氣方新之始用全力殲之無難一鼓成擒但時已北風司令夷不耐寒大幫駛回即在目前或全數入港報復或分餘各處攻打掣動全局相尋無已。在在可慮通省海口較多祇可先儘福州泉漳等府各口擇要設防一俟兵勇齊備所調江西援兵到閩臣即相機而動將在港夷船為一場而空之舉即使該逆務求報復北風方屬其至閩亦在來春有此數月工夫廈門亟加繕治綢繆防禦庶可有濟總之逆夷必須集

數撲滅而閩省大勢尤宜圖維所緩不過兩三月之間而辦理較有把握臣與寶振彪善陀保及在事文武再四熟商意見相同不敢不據實陳明仰求

訓示

顏伯燾又奏臣正在繕摺間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顏伯燾現守同安即當一面整備火礮器械一面招募民兵戮力同心奮勇勦擊以期克復廈門等因欽此又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該逆前在廣東奕山等倉猝許給商欠銀兩竟至飽其所欲

三十八

以致滋擾無厭此次該逆又復占據廈門難保不復萌故智顏伯燾業知廣東辦理不善儻該逆再有要求或因急圖繳還廈門又墮詭計罪在不赦等因欽此臣跪請再三感愧無地查廈門開去夷船三十餘隻之後在港不去者五隻其餘來倭往朝夕靡定者大小不過三四隻盡力勦擊雖不敢謂操必勝之券而乘間設法容易得手前因布置甫有頭緒臣於七月十九日飭令興泉永道劉耀椿督同文武率帶兵勇潛赴廈門該道即於二十日黃夜渡海原擬二十一日連合鄉兵乘夜掩襲乃因該逆於二十一日黎明大幫開去未及痛創而夷情叵測若徒事擦撥轉致四出肆擾不

國之罪

與之講款議和臣萬萬不敢蹈此辱

三十九

得不顧及全局是以暫緩進兵現在浙江已紛紛告警可見該逆之異常詭譎福建幸未墮其術中以臣一身之計正可及夷船無多之時力圖攻勦稍益前愆然一擊之後必非了局萬一各處牽制有礙通省臣罪滋甚惟有督率文武戮力同心一有可乘之機即當奮勇收復固不敢輕率從事亦不敢畏難苟安至該逆夷因在廣東勒索洋錢六百萬圓之後復欲勒索一千二百萬兩之銀貪狡無厭早在臣等意計之中其逆目義律是否回巢亦未可知現在逆夷筆墨全做中國自琦善伊里布與之文檄往來彼此俱用照會已喪中國之體即此一事臣已不甘為之況

必將該督加等治罪。決不寬貸。慎之。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璜廣東巡撫

怡良奏竊等於八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顏伯燾等奏夷船駛入閩洋。廈門失守。已降旨令該督

等設法克復矣。前因逆夷占據香港。有旨令將軍等相機收復。

現在該逆滋擾福建。粵洋夷船。自必減少。若乘其勢分力弱之

時。督率兵勇。痛加勦洗。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但須謀定後動。計

出萬全。固不可坐失事機。尤不可再有挫失。著即體察情形。乘

機進剿。如能設法攻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

四十

若狃於前議。觀望遷延。又墮逆夷更換詭計。則覆轍具在。不能

輕恕也。懍之勉之。欽此。等跪讀之下。惶悚難名。查逆夷更換兵

頭。駛船北上。膽敢赴閩滋擾。攻陷廈門。旋又聞竄入浙境。怙

惡不悛。神人共憤。而又恐狼貪不遂。失其巢穴。留兵船十餘

隻。在廣東香港等處洋面。聚集漢奸數千人。飄忽出入。攔

阻善後。其意以省河可以固守。則挾制無具。而虎門內外

礮臺。早經刻為平地。彼此均無險要。可扼水師無船無礮

祇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是廣東根本之計。莫先於

省城內河。擇要堵塞。而堵塞又不敢絕流。過水。必須留水

三五尺。以為宣洩。逆夷大船可斷。而三四號兵船及兩桅

三板。雖不能悉數阻隔。亦不能再任猖獗。填塞之處。在在

須防。而內河礮臺。除舊者改造外。尚須添築土墩土壘。以

為應援。目下省河西南一路。業已將次畢工。而東路二沙

尾。甫經下樁。勒限趕辦。統計八九月內。可以全數報竣。礮

位除加工添廠鼓鑄外。統佛山省城計之。可數內河礮臺

隘口之用。而鄉村團練土墩土壘之外。凡有登岸要路。皆

須分礮安置。以資固守。是目前要務。尚多未備。不能不慎

之又慎。使之無從闖入省河。然後出全力以伸捷伐。此不

能一時兼顧之實在情形也。蓋虎門以內。守急而戰緩。虎

門以外。則戰守俱難得力。以現在香港而論。克復尚不甚

四十一

難。而夷船得信。麇集勢必愈肆狂悖。無論內戶不固。功敗

垂成。更恐擾及旁縣。愈增隱慮。旋得旋失。不惟不能分閩

省之勢。轉慮連粵省之憂。現在各鄉聯絡。已有條規。而紳

士等感戴

天恩。莫不踴躍共議。抽丁輸餉。民心頗為奮發。較之從前。銳氣倍

增。等另募水陸壯勇。協同官兵。演練攻守之具。觀釐而

動。近又招回漢奸數百名。使之伺間策應。前此香港寮蓬

之燒。即係漢奸放火。因夷人知而防之。是以其黨漸斂。夫

沙嘴夷船被盜。亦不敢停泊。藉其同類之相猜。庶幾詐貪

之並使。若此輩果能始終為用。則多方以擾之。使逆夷不

得安居香港。不特虎門內外礮臺船隻。可以修造。即使逆
夷兵船。全數返粵。而分其黨與。知其動靜。亦不致倉卒被
其承突。李等受

恩深重。仰荷格外

鴻施。不加譴責。少有人心。何敢迴護前非。自為地步。但當權其輕
重緩急。如非計出萬全。自不敢輕於一試。若有可乘之勢。
亦斷不敢坐失機宜。惟有恪遵

聖訓。刻刻相度機宜。以固海疆。以圖進剿。仰慰

宸廑。

硃批。如有可乘之機。即行進取。斷不准遲延觀望。

四十二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相機克復香港一摺。據稱現在粵省內
外不能兼顧。自係實在情形。惟水陸義勇。既有三萬餘人。加以
所留各處精兵數千名。兵力不為單薄。一有可乘之際。自當相
機攻勦。動出萬全。所云召回漢奸數百名。固可為耳目之用。此
最要之機。間不容髮。務宜獎勵激勸。妥速為之。以收實效。至礮
位為行軍要需。趁此暇時。督率工匠。趕緊興鑄。無論大小銅鐵。
總期質地精純。試放適用。有準。是為至要。

奕山等又奏。竊李奕山等前於途次欽奉

上諭。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已降旨交部照例賜卹。
並將陳連陞父子。加等議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陣亡。恐

不止此數。著奕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據實具奏。等因。

欽此。當經移咨臣祁墳。臣怡良。飭司確查。從前傷亡將弁

兵丁。究有若干員名。是否與前署督臣琦善原奏相符。隨

據廣東布政使梁寶常詳覆。查明分晰。造具陣亡傷亡受

傷各弁兵銜姓名清冊。前來。李等詳加覈對。各營傷亡

將弁員名。多與原奏單開相符。惟水陸各營兵丁。陣亡傷

亡及受傷名數。與原奏頗有參差。水師兵丁名數。較原

數少開六名。陸路兵丁名數。較原數少開四名。復飭司確

查覆。茲據查覆具詳。李等覆行詳覆。所有陣亡傷亡受

傷兵丁現冊。與原奏名數參差之處。係因先經受有輕重

四十三

各傷。續於琦善具奏後。因傷亡故。至水師營內。尚少開造
兵丁六名。先因查無下落。稱係陣亡。漂沒。嗣經陸續回營。
以其並未受傷。無憑造入冊內。覈對數目。適相符合。另造
姓名清冊。由臣祁墳。送部查覈辦理。

硃批。兵部照例辦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五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九月戊午

諭內閣文蔚著授為參贊大臣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

又

諭端華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所有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又

諭本日已改派文蔚為參贊大臣胡超著帶領陝西兵一千名馳

驛前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堵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逆夷滋擾浙江已降旨令裕泰調湖北黃州

協等處兵一千名赴浙矣茲特授奕經為揚威將軍哈琅阿又

蔚為參贊大臣馳往浙江勦辦著裕泰於湖北省再挑選精兵

一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迅速管帶前赴浙江交奕經等調

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毋許兵丁沿途滋擾

又

諭前投胡超為參贊大臣諭令馳赴浙江辦理軍務本日已降旨

將參贊大臣改派文蔚矣現在天津最關緊要亟應預籌防堵

胡超久歷戎行深明輜畧籌辦防剿必合機宜著即帶領陝西

兵一千名迅速前赴天津作為後路應援之兵並杜其北窺之

路著會商訥爾經額於何處屯駐得力毋稍遲緩其陝西後起

兵一千名著原派之將備管帶兼程前往浙江以資調遣

又

諭天津地方緊要本日已明降諭旨著胡超帶領陝西頭起官兵

一千名前赴天津會同訥爾經額籌辦防堵事宜其參贊大臣

已改派文蔚矣因思官兵槍礮排列前路固宜精銳後路尤應

層層設伏疊出不窮方足以聯聲勢而懾夷膽此項陝西官兵

到後毋庸分派海口另作後路應援之兵其應在何處屯營接

應之處著妥議具奏又察哈爾本年應交馬匹現已屆期已降

旨飭令鐵麟等認真挑選交納著該督派委妥員嚴實驗收總

期贖壯足額毋令經手官弁朦混滋弊並著派委弁兵分別餵

養收放俾臻肥碩不特畿輔足資乘騎衝突設或他處調取亦

可驅遣得力萬勿散置各營臨時致有掣肘是為至要

已未

諭內閣牛鑑著補授兩江總督仍迅速馳驛前往毋庸來京請誥

又

諭參贊大臣特依順著改赴浙江辦理軍務

又

諭現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前赴浙江軍營哈琅阿著毋庸作為參

贊大臣仍回山海關辦理防堵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牛鑑補授兩江總督並令迅

速馳驛前往毋庸來京請誥江蘇各海口防堵事宜亟須籌辦

該督接奉此旨後務即迅速啓程馳往該省親歷各處海口相度情形悉心籌畫將一切防務事宜趕緊妥為辦理務使處處有備不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昨因各處所報

欽差大臣裕謙下落參差不符奏請俟查明後另行奏報在案旋

據江南揀發都司珠隆阿護送

欽差大臣及兩江總督兩淮鹽政各關防印信到省並據該大臣

家丁余升稟稱八月二十六日奉伊主面諭以夷船連檣

而進僅有不測令伊等將關防印信交珠隆阿齎回當即

上城督戰自辰至午招買小金雞古及縣城失陷伊主知

事不可為行至泮池之旁望

關叩頭當即跳入池內殉節經兵丁撈起槍護出城撞至甯波府

署易衣濯髮僅止微息當即趕緊行走於八月二十七日

未時過餘姚縣城四五里地方氣絕來省成欽伊主尚無

子嗣遺命以胞弟世襲一等誠勇公裕恆之子兵部筆帖

式德峻兼祧等情臣接聞之下涕泗交橫不勝怨憤當即

購備棺木會督僚屬妥為成殮該大臣自逆夷滋事以來

銳意滅賊欲圖為

國宣威雖逆賊甚熾而壯志愈堅今所願未酬力竭殉節深

堪悲痛仰懇

天恩

俯賜優卹以勵臣節而慰忠魂並乞

恩准飭伊胞弟世襲誠勇公裕恆赴江扶柩回都以期周妥

殊批為國捐軀深堪憫惻嘆夷之可恨難以言喻

劉韻珂又奏臣自上年蒙

恩擢任來浙以嘆逆膽敢犯我疆場切齒深恨故加痛勦以洩憤

懣而振

國威其時粵省尚在議撫臣即以夷情可疑上陳

聖聽一面親赴鎮海察看情形以定進兵之策抵鎮海後細加體

察備知敵強我弱難與爭鋒惟有以守為攻或可自固嗣

督臣顏伯善

欽差大臣裕謙先峻過省彼此意見相同遂將守禦事宜悉心商

酌竭力措置及四月間裕謙赴兩江新任臣復至鎮海因

守備必須嚴益加嚴奏明添建各項防工又時以恩義固

結兵心冀收一戰之效七月間裕謙重莅軍營聞廈門失

守復在各要隘設整掘濠杜其登越並親率各兵再三激

勵於戰守之法實已曲盡無遺不期旬日之內前功盡棄

喪師失地致裕謙力竭捐軀此臣聞警之後所由歎息痛

恨至於慟哭而不能自己者也現在甯波雖尚未失陷而

該逆大輪船業已駛入窺探不日即來侵犯該府並無大

駁其留守官兵不足一千臣屢次咨行提臣等速招清兵俾資守衛故准該提督以江南及本省衛處等標兵丁概不入郡等情鈔摺咨會其來至省城者臣截留點驗率皆赤手空拳並無器械且或已受傷或已患病不能遣用即稍覺壯健者語以遣往甯波無不驚悸臣以此等兵丁心膽俱怯若仍令赴甯則夷船一到必先奔竄適為潰敗之傷必不宜再令前往因將精壯之兵酌量留省巡防暫備彈壓內地匪徒餘皆遣令回營以免徒費口糧此外裕謙續調各兵俱未入境僅止江甯旗兵八百名到浙臣已飭令星馳赴甯援應惟逆夷數逾巨萬前項旗兵及本營守

五

兵共止一千數百名多寡懸殊而本省又再無可調之兵勢難抵禦是甯波之萬難獲全難逃聖鑒且該府居民聞警星散十室九空土匪大肆搶掠毫無顧忌不但該府如是即距鎮稍遠之慈谿縣及紹興府所屬無不皆然甚至省中亦復訛言四起人心驚惶紛紛遷徙臣屢次明白示諭設法安撫並囑紳士等轉相開導人心終不免搖動是所慮者又不獨在逆夷此又臣輾轉思維不禁心膽之俱裂者也伏查自上年該逆犯順迄今載餘所攻之處無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與粵省虎門之失守尚由於失防若廈門則有鑒於定海虎門而防之甚密矣

乃一晝夜即已蕩然本年之定海鎮海更有鑒於廈門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間仍復蕩然夫廈門定海鎮海三處守禦事宜皆聚全省之精華殫年餘之心力方能成就實非易易而該逆乃直如破竹蓋其礮火器械無不猛烈精巧為中國所必不能及又該逆漂泊於數萬里之外其累皆以必死為期萬夫一心有進無退而財力充裕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兇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本年二月間前任欽差大臣伊里布收復定海後旋回本任路過省城與臣言及伊當該逆占據定海之初專意勦辦曾經具摺密奏有必須

六

使該逆剝鉅痛深方可冀其懾服之語奉命來浙細加體察始知前言不能自或茲又據自鎮回省之福建藩司鄭祖琛及各委員面稟伊等是日在各處分頭稽察奸匪目擊該逆與我接仗其礮彈之猛火箭火礮之奇出人意料且其爬越金雞招寶等山矯捷如猿我兵由上壓下本屬得勢殺逆亦多乃餘逆毫無畏懼仍各蜂擁而上以致失陷各等語臣聞此情形憂憤愈甚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稱撫又不可臣博昧庸材實屬束手無策該逆現又連占二縣恐未必如廈門之即行退出而彼之兇殘愈勝愈驕我之士氣愈挫愈餒

沿海之漢奸又恐愈集愈多今欲剋期恢復實難措手惟
有仰乞

皇上迅派精熟船畧之元戎

授以機宜俾得速安海嶠不勝急切待

命之至再該逆前在粵東曾有赴廈門定海天津之言今聞浙西

處均被攻擾恐其復行北駛並懇

赦下直隸督臣及該逆赴直必應經由之江蘇山東撫臣一體嚴

行防範以免疏虞

諭內閣兩江總督裕謙功臣後裔世篤忠貞經朕擢任封圻適當

逆夷滋事特派為欽差大臣辦理浙江軍務該督銳意圖功方

七

資倚畀茲以鎮海縣城失陷投水殉節為國捐軀深堪憫惻著

加恩贈太子太保御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

伊祖班第於乾隆年間在伊犁殉節人祀昭忠祠今該督臨危

致命不忝前人著附祀昭忠祠並俟軍務完竣後再於鎮海縣

建立專祠以彰蓋節其靈柩回京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

並著伊第裕偕前往江蘇迎接到京時准其入城治喪應得卹

典該部察例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欽差大臣裕謙殉節一摺已明

降諭旨加恩賜卹另片奏逆夷可惡情形覽奏憤恨仍著劉

韻珂竭力籌防設法堵禦相機妥辦毋失機宜一俟大兵雲集

即行奮力進剿殄滅醜類至所稱裕謙家人稟內牽及提督余
步雲心懷兩端等語已諭知揚威將軍奕經到省查辦以期水
落石出此時不可稍有漏洩所有江甯城守副將豐伸泰著該
撫迅即調赴浙江省城聽候差委不必派令他往

又

諭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天津為緊要之區屢經降旨飭令該
督加意籌防層層設伏諒已遵辦本日據劉韻珂奏逆夷情形
先伴異常等語該夷舍命格鬥兇狡愈張當浙江鎮海接仗時
我兵由上壓下本屬得勢該逆毫無畏懼仍各蜂擁而上似此
強悍兇惡可恨之至且該夷被殺一層復添一層其眾皆以必

八

死為期故有進無退槍礮連環周而復始我兵設伏抵禦亦應
分番更替疊出不窮方可制勝所有豫備後路兵丁及槍礮火
藥總須足敷五六月晝夜熬戰之用方為有備無患至該督布
置一切周密妥協萬無一失現又降旨飭令胡超將後起官兵
一千名亦帶赴天津防堵更足以壯軍威惟天津既有港汊該
夷小船亦可乘勢駛入內河其應如何杜其分踪潛渡之處著
該督悉心籌畫具奏劉韻珂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經降旨令胡超將所調陝西官兵帶領一千名迅赴天津其
後起官兵一千名著原派之將備管帶赴浙矣天津毗連畿甸

防備尤為緊要。所有陝西後起兵一千名仍著雷呢揚阿飭令
前赴天津以資調遣。並著胡超管領與所帶頭起兵一千名到
後並作為後路應援。該提督仍遵前旨會同訥爾經額商定屯
駐地方以期得力。備陝西後起官兵行抵山西即著揚國楨飭
屬沿途截回天津毋稍遲誤。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劉韻珂奏據裕謙家丁余升稟稱提督余
步雲心懷兩端並據江甯城守副將豐仲泰稟稱曾見余步雲
上城與裕謙附耳密語等語本日已降旨令劉韻珂將豐仲泰
調赴省城聽候差委並令裕恆至江甯迎護裕謙靈柩後即將

九

余升交出該將軍抵浙後查訪明確並傳集豐仲泰余升詳細
訊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有含混原片一件及稟詞兩件均著鈔
給閱看

又

諭昨因逆夷占據浙江定海鎮海已降旨授奕經為揚威將軍文
蔚為參贊大臣馳驛前往辦理矣。浙江夷務緊急著特依順無
諭行抵何處迅即折回由驛馳赴浙江同奕經等辦理軍務特
依順參贊大臣蘭防即由揚威將軍奕經帶往面交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吉林官兵素稱勇敢多經行陣現在吉林二
起帶隊之佐領委營總開隆阿曾經出師二次著有勞績

奉

旨賞加勇號。伏查該員年力精壯軍務熟悉以之差委洵屬得力
才即飭該員於吉林兵內擇其強壯純熟槍馬者選備五
十名著開隆阿管帶並由李先行飭知沿途地方官將應
需車輛預為備辦俟奉到

浙省以備差委

殊加甚不晚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著哈琅阿仍回山海關辦理防
堵事宜毋庸前往浙江矣。哈琅阿奏請帶吉林兵五十名前往

十

浙省甚不晚事著不准行至山海關逼近海口尤為緊要仍著
哈琅阿會同富僧德倭克精額富勒敦泰督飭弁兵嚴密防守
毋得稍有疏虞

庚申

諭內閣奕紀著改發天津效力贖罪交訥爾經額差遣委用不准
進京

辛酉

諭內閣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著馳驛前往浙江隨同揚威將
軍奕經辦理軍務

又

諭管通奉著賞給六品頂帶。隨同揚威將軍奕經前往浙江辦理糧臺事務。

又

諭琦善著發往軍臺充當苦差。毋庸前赴浙江軍營。

又

諭烏爾恭額著加恩釋放。發往軍臺充當苦差。

杭州將軍奇明保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照鎮海失守甯波郡城朝不保暮自慈難縣西至省城人無固志業經臣劉韻珂於前月二十八九本月初一等即疊次奏報在案。茲於初二日午刻據甯紹台道鹿澤長

十一

稟稱該道於前月二十六日在鎮海督戰因逆夷猖獗我兵不能抵禦金雞招寶等山及縣城先後失守該道知事不可為投入城河殉節當時昏迷被水勇撈起送至慈谿始行蘇姓腿已跌損探聞提督退守甯波。

欽差大臣裕謙殉節後經士民救起送至郡城復由郡至春在途身故該道見潰兵紛紛內竄即帶傷趕至上虞一帶招集潰散欲至甯郡守禦本月初一日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家丁邵榮赴舟次稟稱前月二十八日逆夷火輪船一隻至郡港探量水勢二十九日辰刻夷船八隻駛近郡城鄧廷彩與提督鄧縣知縣等督兵上城守禦因兵數無多該

逆連開大礮轟擊不能抵禦夷眾七八百人一擁入城鄧廷彩跳入西門河中。被船戶撈起載送出城氣息已絕。用

蓋湯灌救稍有微息。現在存亡未卜。其餘文武各官不知下落。該家丁路過慈谿見縣城已經空虛等情。且等查鎮海失守甯波本已勢如累卵。前已據實陳明。今於二十九日即行失陷。是浙東又失一座屏嶽。所屬之奉化象山二縣更在甯郡東南。均皆濱海。今郡城既失。則該二縣俱被隔絕。深為可慮。甯波之西雖河道較窄。該逆大船不能直入。而三板小船在在可通。初一日接慈谿縣知縣王式曾來稟有居民紛紛搬避。勢難瓦全等語。今該家丁又稱路

十二

過慈谿城邑已空。僅該逆或駕三板小船或由陸路乘虛內犯。恐慈谿以上各縣亦均難保守。即使該逆一時不敢深入而內地奸民乘隙搶掠。人數日積。多更恐所在嘯聚。將成內訌。言念及此。不禁膽碎心驚。臣等與司道等通盤籌畫。現在情形惟有扼要守禦。以期保衛紹興。並斷其自紹侵犯省城之路。查浙東內地形勢。曹娥江為緊要關隘。下可以顧餘姚慈谿各縣。上可以保紹郡省垣。自應設兵駐守。俾免該逆長驅直入。並可彈壓地方。查李匪類賴杜內變。惟浙省此時無一兵可調。祇有前次遣往甯波應援之江甯旗兵八百名。尚未抵甯。且等已飛飭帶兵各官

即在曹城一帶駐紮並將蘇省解來之糧餼撥發五十糧
 送往備用第該處駐兵防堵為目前第一要務必得謀為
 兼備之大區至彼調度方期有濟日來省中民情愈益驚
 惶勢甚岌岌臣劉韻珂晝夜設法鎮撫尚難安輯且該逆
 先破正熾尤恐其自海道而犯乍浦並由海甯州之尖山
 逕犯省城臣劉韻珂斷不便再行出省致根本重地復有
 動搖且省城僚屬紳民亦均不容出省查前任福建藩司
 鄭祖琛明幹有為前經
 欽差大臣裕謙奏明赴鎮已蒙

十三

俞允該司甫經到鎮城遂失陷不及有所展布今已自鎮回省臣
 劉韻珂勉以大義令赴曹城督防該司不避艱險毅然自
 任現已發給令箭飭令帶同文武員弁馳赴該處相機堵
 禦并嚴拏內地奸民從嚴懲辦俾民心稍定甯紹台道鹿
 澤長現既在上虞招集潰兵又聞衢州鎮總兵李廷揚在
 鎮海受傷後亦回至紹郡應令一並前赴曹城與鄭祖琛
 會同籌辦並令臬司蔣文慶即在紹興駐紮為鄭祖琛等
 聲援其糧臺亦在紹興專設俾可就近支發持是歷次奏
 調之壽春江西湖甘等處官兵均尚未到曹城現調之兵
 為數總屬無多且當歷次挫衄之後士氣消阻人心動搖
 事之濟否臣等實不能逆睹至省標滿綠各兵本屬單薄

臣劉韻珂疊次雇募鄉勇團練義民現在城內城外約計
 共有二萬餘人連日傳見義勇頭目激以忠義賞給銀兩
 伊等亦頗感動然定鎮兩處重兵先後潰敗省兵素本柔
 脆鄉勇義民尤係不經行陣之人事急之際是否能收其
 用殊難預定臣劉韻珂驚恐焦愁心力已竭疲憊不堪雖
 捐糜頂踵無以上報

生成惟有仰懇
 皇上示以機宜俾有遵守不勝感禱再臣劉韻珂身膺疆寄半月
 之內連城被陷並懇
 敕部從重治罪以為失地喪師者戒其甯紹台道鹿澤長衢州鎮

十四

總兵李廷揚或殉節被救或在陣受傷退回內地現值用
 人之際應請暫緩查議俟事竣再定功罪以收指臂之功
 至甯波府鄧廷彩或存或亡及提臣余步雲下瀝容俟查
 明另奏
 劉韻珂又奏臣前准
 欽差大臣裕謙鈔摺咨會奏明飭委安徽太平府知府舒夢齡並
 咨南河督臣麟慶在鳳陽潁州徐州三府雇募鄉勇五千
 名為恢復定海之用現尚未奉
 諭旨惟查招募省鄉勇必須本省有精兵勁旅控制鈐束庶可
 以收該鄉勇協助之加而不致為非今浙省兵本柔脆且

當節次挽敗之餘士氣尤為不振而鳳頰徐三府習俗狃悍棍徒捻匪數倍他處若在該三府招募鄉勇彼循良安分之人斷不肯以此微值遠離鄉井身當鋒鏑其餘來者無非不安本分之無賴游民現在本省已有土匪搶掠滋事民心搖動彈壓頗為不易儻再招集鄰省兇徒則引盜入室必將勾結貽患為益甚微為害甚大巨等擬轉思維實非良策且前已奏請派兵來浙勦辦自蒙

允准大兵雲集無須假力於鄰省之民人除移咨南河督且麟慶暨安徽撫臣程琳奉暫緩遣發外仰懇

皇上恩諭該督撫等停止雇募以節糜費而免他虞

十五

殊拙所見大有深意朕未見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奇明保等馳奏甯波府城失守防禦紹興府及省城一摺據奏八月二十九日失船八隻駛進郡城連開大礮轟擊城內兵數無多即行失陷等語覽奏憤恨之至所奏曹娥江為緊要關隘飭令在籍藩司鄭祖琛會同總兵李廷揚該道鹿澤長等協力堵禦並令臬司蔣文慶駐紮聲援安設糧臺等情均即照所議辦理所調江甯旗兵八百名尚恐無濟於事省城募練民勇勢不能分壽春江兩湖甘等處官兵尚未抵浙著劉韻珂先就現在情形妥為籌辦至省城地方關緊緊要業已命將調兵惟總須兩月內外方能抵浙仍著劉韻珂會同

奇明保恆舉相機設法竭力保守以待大兵之至其提督余步雲實在下落著查探明確據實具奏毋稍含糊另片奏招集鄰省鄉勇恐致勾結土匪所見大有深意既據移咨麟慶程琳奉緩為遣發亦著依議辦理已諭知麟慶程琳等即行停止浙省所謂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兵共七千名已由六百里加緊分諭各該督撫令其兼程赴浙矣

又

論本日據劉韻珂等奏甯波府城失守現在防禦紹興及保守省城一摺該省兵力甚為單弱朕心焦急之至前所謂湖北兵二千名江西兵三千名安徽河南兵各一千名著裕春吳文鎔程琳等鄂順妥速即派委曾經出兵將弁管帶起程即交劉韻珂等分撥防堵官兵早一日到浙即浙省早得一日之用著裕春等詳飭帶兵各員兼程赴浙沿途毋許逗留仍嚴行約束毋任滋擾

十六

又

論前據裕春奏明飭委舒夢齡雇募鳳陽穎州二府鄉勇並飛咨麟慶將徐州府鄉勇招募赴浙備遣本日據劉韻珂奏噴逆在浙滋擾大兵指日雲集無須假力於鄰省之民人等語著麟慶程琳等即行停止雇募

京口副都統海齡奏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准蘇撫梁章鉅

咨准

欽差大臣裕謙鈔摺咨會大幫夷船於八月初六七八九等日連
檣而來勢將分撲鎮海定海現在調兵堵剿並稱江蘇海
口業已布置周密等因奉伏思浙江洋面昆連江蘇洋面
自甯山迤北崇明孤懸狼福對峙為入江門戶查京口大
江乃七省咽喉東接狼福僅有六百餘里今大幫夷船復
至浙洋其勢猖獗較甚一帆船可到京口雖江心間有淤沙
但本年江潮漲旺今屆八月下旬未見消落大號夷船或
難駛過杉板夾船未敢度其不至僅夷船窺入江境勢須
船隻攔江堵截查京口水師存有高濬三營額設海哨船

十七

二十二隻於本年春季調操時據水師副將呈報屆修至
今未見具報開工現在祇有高濬營商船八隻奉改海哨
船八隻為數無多不敷應用如預備攔江堵截自應多雇
民船而署常鎮道張琴久住揚州收納稅課於地方一切
事宜並未籌畫毫無地方之責又無經費礙難辦理查圖
山要隘雖水師設有礮十二位官兵僅止八十餘員名查
東馬頭要隘等前經奏明派撥旗營官兵礮位防堵此項
官兵均係自備資斧輪流防堵半年以來尚屬奮勉再京
口旗營額設甲兵一千一百餘名經奉挑選精壯者八百
名訓練半載以來尚屬可用其水師營弁兵除經調赴福

山劉河一帶防堵及巡江守汛之外所勝之兵不過數百
名再查鎮江府城垣因年久失修前經紳民捐資修理於
道光十八年九月開工迄今三載非獨倒塌處所未經修
竣即已修之處又被雨水沖塌二段奉親往查看臨江北
面倒塌一段計十二丈餘東面倒塌一段計五丈餘茲值
逆夷在各省洋面游奕滋擾迥非平時可比城郭不完難
資防守奉曾經囑令地方官趕緊修葺至今並未修整等
身受

重寄懷惕尤深晝夜焦思實難措置仰懇

皇上敕下江省督撫預為籌備船隻攔江堵截並催令趕緊修整

十八

鎮郡城垣庶不致臨時緩不濟急

諭軍機大臣等海齡奏請豫籌防堵一摺江浙洋面毗連現在逆
夷在浙猖獗江蘇海口必應嚴密防堵京口為入江門戶本年
江潮漲旺尤應加意嚴防現經海齡派撥旗營官兵礮位分布
要隘惟水師營弁兵除調防及守汛外僅數百名兵力尚單著
佈勒亨與倫於江甯駐防內酌撥兵弁協同防堵

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竊維兵旅之事惟靜可以制動亦
有守而後能為我

國家文武備率皆動旋豈小醜跳梁敢擾

天劫乃自夷風不靖未能殲絕醜類非其猖獗而難勦滅也誠以

彼有以窺我之虛實。我轉無以測彼之出沒。其故何哉。沿海一帶。率多利涉之人。非登戶。即漁人。乘潮馭浪。日事風濤。此其人。小利自驅。招之即至。為我用。則成水勇。為夫用。則為漢奸。夫易辨而奸難識。此所以透漏消息。資助盜糧。接濟火藥。比比皆是。况又有鹽梟煙匪。羅致其中。而欲盡絕根株。誠非易易。竊謂與其朝聞夕粵。疲敝我師。使千萬帑。全盡歸虛糜。何若集虛糜之費。佐錢糧之需。使沿海一帶。招集漁戶。團練水勇。編隊設伍。以固海防。俾其各贍衣食。各護桑梓。誰肯背室家。以為夫用也。而又課其勤惰。敢勇者。與以獎勵。是海疆多一水勇。即喚夫少一漢奸。則夫不戰而自退。矣。不然。我出彼竄。我勞彼逸。未見其獲益耳。不第此也。即如四川兩湖。固皆率土之民。然巴夫教匪。未必盡靜。今使弁兵。離次僕僕。於閩浙東粵之間。儻有不虞。將何以禦侮耶。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各省。編查漁戶。以禁偷漏。嚴計庫賄。以增軍糧。庶確礮梁穀。無私出之途。而佃漁悉成勁旅矣。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據稱各省沿海一帶。率多登戶漁人。若能招集。使為我用。是海疆多一水勇。即逆夫少一漢奸。等語。此輩漁戶人等。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

十九

鷙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謀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癸亥

諭內閣。自上年喚夫犯順。以來。滋擾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居民。慘罹鋒鏑。或被搶掠一空。或致流離失所。朕統御寰區。痼痍在抱。每聞各處奏報。為之寢食不安。已命奕經為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為參贊大臣。調集各路精兵。剋期進剿。大兵到浙。自必迅速。厥功惟各該將軍等。嚴飭管兵各員。分飭所屬。謹守紀律。秋毫無犯。違者。即以軍法從事。如有容縱徇隱。別經舉發。惟該將軍等。是問。其沿海各處鄉村。均宜自行團練。鄉勇聯絡聲勢。上為國家殺賊。下即自衛身家。其有奇才異能。足備禦侮之用者。許赴軍營。自行投效。該將軍等。量才器使。遇有出力之處。隨時保奏。候朕施恩。從前三省。放匪滋事。儘有由義勇出身。擢至大員者。該將軍等。務當多方激勸。咸使有勇。知方。一技一長。毋稍屈抑。凡茲薄海。臣民皆係朝廷赤子。二百年來。食毛踐土。具有天良。當此逆夫不靖。自必志切同仇。斷不可為奸夷所惑。自外生成。其或被脅陷賊。自拔來歸。亦即宥其既往。予以自新。俾得同贊膚功。共享太平之福。著沿海各督撫。刊刻謄黃。徧行曉諭。用示朕外攘內安至意。

二十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逆夷在浙滋事。有旨令吳文鎔挑選九江鎮精兵一千名。迅速派員管帶赴浙。此項官兵。現在無論已未啟程。俱著即撤回歸伍。其前經調赴閩省後。又截赴浙江之江西兵二千名。仍著催令速往。

又

諭。吳逆在浙猖獗。甯波失守。已授吳經為揚威將軍。出師征勦。著寶興。迅速於四川建昌松潘兩鎮屬內。挑選精兵。其該省屯兵有可調用者。亦著一體挑選。共足二千名之數。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管帶。前赴浙江軍營。聽候調遣。沿途嚴加管束。毋許滋擾。

二十一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九月初五日。疊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琦明保等馳奏。浙江鎮海失守等因。欽此。初五日奉

上諭。昨已降旨。將所調陝西兵二千名。改赴浙江等因。欽此。當即

欽遵。分別咨行遵辦。又於初七日奉

上諭。天津地方緊要等因。欽此。臣查陝西頭起官兵。前據井陘縣

稟報。於初三四日陸續入直。現已行至正定一帶。遵即恭

錄知照。並分飭沿途趕備車馬。約計十四五日。可以行抵

天津。所有後路。應在何處屯營接應。容俟提臣到日。再行

會同勘定。妥議辦理。至續行調防山海關之提鎮等標營

兵一千名。前准

欽差都統哈喇阿咨。吉林頭起兵五百名到關。擬先撤兵六百名。撥赴北塘協防。奏明在案。據報甫經起程。當即分飭迅速折回。以資防堵。再察哈爾本年應交馬匹。臣已派委易州營游擊斐什質。帶同提鎮各標將備。赴京核實收領。一時領到。即當派撥各標。暨巨標安實弁兵。餵養收放。務使一律騰壯。馳驅得力。斷不准散置各營。致誤臨時調遣。訥爾經額又奏。正繕摺間。復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二十二

上諭。本日劉韻珂奏。逆夷情形。兇悍異常。著該督悉心籌畫具奏等因。欽此。並將劉韻珂片奏。鈔寄前來。臣查大沽北塘海口。應需槍礮火藥。已調存八萬餘斤。在大沽新城等處分貯。足可隨時撥用。其大小礮位。應需礮子。每礮已滿二百餘出。現在各營仍陸續趕造火藥。源源解運。至大沽海口。迤南港汊。其天津所屬唐巨河海口。久經乾涸。不通舟楫。又祁口趙家溝徐家溝三處。為滄州鹽山所轄。均係斷港。不通內河。相距天津府城。均有一百七十八十里至二百餘里不等。距該州縣城廂。亦有百餘里。近海均無大村落。不過零星土屋。內祁口河口門稍寬。而水深不過數尺。潮漲水漫。近口僅及二十餘里。即已斷流。前已在於河口水深

之處。暗釘木椿。防其小船駛入。並派兵二百名。鄉勇百餘名。分撥小礮二十餘尊。派委巨標前營游擊巴善興額帶領防範。趙家溝等處。亦已分撥兵礮鄉勇。擇要安設。惟山東所轄之大口河海口。其北岸距狼坨子僅止八里。該處河口較寬。小船可以乘潮駛入。情形較為緊要。前經臣奏明飭委順德府知府鄭喬林前往狼坨子一帶後路。督同該地方官。廣募鄉勇。以防夷匪由山東大口河登陸。窺入直境。現蒙

教令固原提臣胡超。將後起官兵一千名。一併帶赴天津防堵。俟提臣到日。於大沽海口至天津郡城道中之地。商同擇要

二十三

安營。則各處後路。均可藉以應援。更為周密。所有沿海一帶海口。惟大沽與天津內河一水相通。其餘港汊。均無直達天津之路。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籌撥兵馬一摺。又另片奏。豫備鉛丸火藥。及沿海擇要防範等語。所辦均屬周妥。惟北塘海口。前經該督將山海關撤兵六百名。撥赴該處協防。現已飭令折回山海關。是該處兵力尚嫌單薄。不足以資守禦。仍著該督相度形勢。再行添撥官兵。務期得力。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天津海口緊要。經該督

調撥官兵。駐紮防堵。尚屬周密。惟轉瞬節交冬令。氣候嚴寒。該夷是否北駛。未可豫定。如屆期酌撤兵弁。則恐夷情詭詐。萬一北來。一時調撥。緩不濟急。如概行留駐。又恐該兵丁等冒雪衝寒。巡邏防守。自必倍形勞苦。宜如何妥為安置。著該督察看情形。豫籌妥議具奏。

又

諭現在軍務緊急。此後江蘇省如有應奏籌堵情形。著梁章鉅一面奏聞。一面將奏稿咨照揚威將軍奕經等。不可稍有遺漏。遲誤。

浙江提督余步雲奏。竊於本月二十八日。因甯波城空

二十四

虛。勢甚危急。迅將捍禦大概情形。由六百里奏明在案。逆料夷船必於次日駛入。滋擾。當夜會督府縣。並在城將領周士法。李宗白等分門緊守。緣無大礮。又兼兵單。不能處處登陴抵禦。故先令敢死官兵。暗伏城廂內。遣一二精細。在城頭瞭望。如夷匪近城。少則開門突出。擒斬。多則搜兵。勿動。萬一攻入城門。務以死拒。李預帶奮勇弁兵三十員。名。以備臨時接應。稽查漢奸。其實自

欽差大臣裕謀走後。全軍散去。此時在城兵丁。並府縣自募鄉勇。通共不過數百人。連夜趕緊分派粗備。逆夷果於二十九日。駛入三桅暨兩桅夷船八隻。火輪船二隻。杉板船三四

十隻分泊東北靈橋三門城下。午正連開數十大礮。杉板船二隻。即從北門駛攏登岸。李聞信趕至。見夷船為數無多。即令開門。勦殺兵勇各執槍矛。一擁撲出。連斃數賊。餘賊退走。竟向靈橋門竄擾。李即招兵勇入城。不令遠追。恐其窺知虛實。又聞東門亦有夷匪登岸。李急往接應。已為府縣暨將領周士法李宗白等并力擊退。復將城門堵閉。城外夷船復開大礮。礮子飛入城中。打壞民房無數。兵勇亦多擊斃者。忽飛報靈橋門已為夷匪用大礮轟開。大夥夷匪撲入城中。撞破烏槍排牆而進。李聞之。叱裂髮指。奮不顧身。抵死前往巷戰。甫過提署。早有負槍夷匪十數人。

二十五

將入署內。李痛恨已極。大聲喊殺。隨從兵丁亦呼譟齊進。夷匪接連放槍。隨即奔入巷中。李騎馬適為飛彈所擊。倒地壓傷右足。忍痛更換從騎。回視左右不過八九人。事勢至此。萬無可為。李此時本不欲生。因思各處連喪提鎮大員。不惟有損。

國威。且愈長逆夷驕悍之心。與其死於敵而有損無益。莫如苟延旦夕。再圖後效。祇得攜帶提督關防。由南門退出。雖有夷匪跟追。疑城外有伏。一時不敢逼近。李得以出城。在途聞得甯波府知府鄧廷彩。帶領鄉勇。與夷匪接仗受傷。為從人救出。鄧縣知縣王鼎勳。聞已投水。不知生死。將領

周士法李宗白等。力不能支。陸續退出。又聞甯紹台道鹿澤長。赴餘姚。梁湖。惟辦糧餉。截留鎮海敗兵。查得上虞為甯郡咽喉。又梁湖曹娥。距上虞三四十里。亦係甯郡餘姚必由之地。衢州鎮總兵李廷揚。亦在餘姚。梁湖往來。彈壓。李即在上虞收集散兵。又接杭州來信。撫臣已於三十日。派委臬司蔣文慶。星赴紹興。沿途催調各路官兵。即到梁湖曹娥。籌商防堵事宜。並有江南旗兵。暨省標兵。陸續已到。人心稍定。一俟大兵到齊。拚此餘生。必期有以報。

皇上天恩。李初一日至上虞。因隨從書識摺料等件。直至初四日。方有趕到者。是以奏報稽遲。前此定鎮失守。李負罪已。

二十六

極。今又失陷甯波府城。應請

敕交刑部。從重治罪。不勝愧懼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余步雲奏甯波失守。退守上虞。收集散兵一摺。曹

娥江距上虞數十里之遙。為省城門戶。最關緊要。昨據劉韻珂

奏。現已飭令鄧祖琛。李廷揚。鹿澤長等。協同堵禦。並令蔣文慶。

駐紮聲援。著余步雲。趕緊收集散兵。認真防堵。無令逆夷竄入。

該提督不必赴省。

又

諭前因鎮海失守。曾經降旨。諭令劉韻珂。飭知余步雲。在浙江省城。協力防堵。茲據余步雲馳奏。甯波失守。該提督現已退至上

虞等語。曹娥江為緊要門戶。該撫前派鄭祖琛帶兵防堵。現已諭令余步雲速赴曹娥江。協同守禦。至此後浙江辦理防勦情形。該撫一面奏聞。一面即將奏稿咨會揚威將軍奕經等。不可遺漏。違誤。

丙寅。

諭軍機大臣等。吳夷滋擾浙省。指日大兵雲集。剋期進剿。糧臺為行軍要需。必應安置妥協。毋誤轉輸。方足以壯軍聲而堅眾志。昨已降旨令劉韻珂總司局務。並派令前任藩司鄭祖琛。卡士雲。暨孫善寶。管運庫管理糧臺事件。惟浙省現在逆夷逼處。自不便於省城設立總局。牛鑑到任尚需時日。著梁章鉅先行籌

二十七

畫通中之地。何處建設總局。何處分局。總期調度得宜。源源接濟。不致有意外之虞。方為妥善。鄭祖琛現經劉韻珂派赴曹娥江防堵。其卡士雲。孫善寶。管運庫先後路過江蘇。應如何分布辦理之處。著梁章鉅一面調遣。一面奏聞。並著飛咨揚威將軍奕經等知之。俟牛鑑到後。再行會同妥商籌辦。以昭慎重。而濟軍需。將此由五百里諭知牛鑑。梁章鉅。并諭令劉韻珂知之。

丁卯。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鎮海失守之後。即遣精細弁兵。改裝易服。前往查探。尚未據回省。臣現向鎮海甯波。逃至省城之人。逐加查問。據稱該逆於前月二十六日。攻破縣城。即至。

欽差大臣裕謙寓所。用烏槍數百桿。四面轟擊。立成灰燼。並向城內遺民。聲言伊等上年蒙前任

欽差大臣伊里布。以禮相待。本年復將被獲各俘。與伊等易換定海。伊等感其不殺之恩。本不敢再來浙省滋擾。乃裕謙到浙。廣貼告示。必欲將伊等勦滅。伊等畏眾偶被擊獲。動輒刺皮抽筋。是以前來報仇。今鎮海定海。俱為伊等所有。伊等尚欲前至天津。遞稟懇求。

大皇帝准其在浙通商。並在甯波建設夷館。令各遺民照常安居。毋庸驚懼。及其攻陷甯波。亦以此語向人哄誘。並將我鎮海等處。所設各銅礮。搬至甯波城上安設。鐵礮用藥炸燬。

二十八

又逐日在教場內操練夷兵。又遣火輪船。直至慈谿之文亭一帶。探量水勢。此外船隻四散分泊。自甯波直至鎮海。疏密相間。該逆又照內地船式。另造小船。其黑夷多至附近各鄉。姦淫婦女。搶擄牲畜。白夷並不擾民等語。此係日連日在省探聞逆夷在甯波等處之情形也。查該逆以報復為名。逞先犯順。畧地攻城。復欲在甯波挾制通商。實屬狂悖已極。其火輪船。直至內河探水。情尤叵測。惟以上各情。多係難民傳述之詞。有無不實不盡。容俟臣所遣各弁兵回省。查詢明確。另行奏報。再且聞鎮海失陷之日。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及黃巖鎮標遊擊林亮。均已陣亡。

屍身未獲。又鎮海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鎮海縣知縣葉堃。亦在城樓自縊。經鄉勇解救出城。該縣復投入河內。經鄉勇設法撈起。送至慈谿。灌救存亡尚難懸定。業據該鄉勇等來省呈報。又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於定城被陷時。受傷殞絕。經士民槍撈出城。灌救得甦。該署縣復服毒不死。又經擁至岱山調理。該署縣汪瑜。各士民團練壯勇。密圖恢復之策。因鎮海甯波相繼失守。無從措手。由間道內渡。回至曹江。將各情據實稟報。且以該署縣素著循聲。民心愛戴。飭令即在曹江招募鄉勇。隨同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妥協防堵。以收指臂之助。至提臣余步雲。已自甯

二十九

波退守上虞。業經該提督自行具奏。其餘文武各官。尚無下落。且已移咨提臣。及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分別飭查。一俟得有端倪。再行專摺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查探逆夷在甯波情形等語。該逆屢肆猖狂。不受撫馭。今在甯波尚敢以報仇為名。並聲言欲至天津。懇求在浙通商。哄誘愚民。可惡之至。現在揚威將軍業已起程。該撫仍遵前旨。嚴密防堵。安輯民人。以待大兵之至。總兵謝朝恩。遊擊林亮光。縣丞李向陽。知縣葉堃。或係陣亡。或係自盡。雖據該鄉勇等來省呈報。仍俟該撫飭查明確。再降諭旨。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既經內渡。即著派令在曹城江招募鄉勇。隨

同鄭祖琛等妥協防堵。其餘文武各員。查無下落者。亦著分別查明具奏。

又

諭寄諭都統哈喇阿等。逆夷情形詭譎。難保不四出滋擾。山海關為畿輔重地。儻有夷船駛至。必應痛勦示懲。現在黑龍江官兵駐紮錦州。作為後援。如屆時有須調撥之處。著一面奏聞。一面飛咨英等。迅速飭令前往。已另降諭旨。飭知著著烏凌額祁俊矣。

又

諭本日已降旨。飭知哈喇阿等。如山海關有夷船駛至。須進兵攻

三十

勦。即飛調黑龍江官兵應援。著著英等將軍。裝等件。備辦妥協。一接哈喇阿等調兵之信。即著烏凌額帶領兵丁。兼程前往。毋稍遲誤。

戊辰。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查前因大幫夷船。連檣北來。浙洋勢將分撲鎮海定海。第恐闖入江境。應需籌備船隻。擱江堵截。並請修整鎮郡城垣。以資保衛等因。於八月二十五日。恭摺具奏在案。續於是日亥刻。准蘇撫梁章鉅咨。會逆夷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水陸並進。攻奪定海。三鎮陣亡。以致失守等因。等接閱之下。驚異之至。伏思逆夷自去夏犯順以來。荼毒黎庶。戕害官兵。運定海而奪虎門。

退虎門而占廈島。茲復水陸並進。攻奪定海。戕害總兵大員。詭譎百端。詐狡莫測。誠如

聖諭。實神人之所共憤。覆載之所難容。伏思。前在滑縣軍營陸

路擊賊。或跟蹤追剿。或三面兜擊。水路交兵。固然有別。其

理一也。前者逆夷由粵犯閩。其廣東水師官兵。即應跟蹤

追剿。而該逆由廈門滋擾之後。起碇北來。閩省水師官兵

亦應跟蹤追剿。浙兵擊其前。閩兵擊其後。使其首尾不能

相顧。似可取勝。且該逆當犯閩洋之時。該水師提督。實振

彪在外巡洋。豈無哨探。及至回閩時。已知失守。又不跟蹤

追剿。坐失機宜。即如定海接仗。四晝夜之久。閩省若有跟

三十一

蹤追剿之兵。再加以鎮海分兵前往應援。何致夷船更番

迭進。傷害官兵。夫守定海。而各省督臣。平時均以防堵嚴

密。飾詞具奏。乃夷船一經駛進口岸。即致失守。不特兵機

毫無把握。已可概見。至

國家經費有常。該督臣等所深知。今逆夷滋擾。一載有餘。各

省耗費帑項。不知凡幾。若再遷延日久。逆夷滋擾之事。小

漢奸勾結之患更深。不知何時蕙事。老師糜餉。在在堪虞。

夫用兵之道。全在統領大員。調度有方。出其不意。攻其無

備。使士卒有所恃。無所懼。然後加以激勵。鼓其勇敢之氣。

庶可獲收實效。再浙江閩粵之兵。疊被逆夷挫銳。茲逆夷

又在定海奮其鴟張。更恐三省官兵。多以為逆夷船堅礮

利。越趨不前。而各督臣。未能暴加懲創。所以肆行無忌。日

漸猖狂。身身受

知遇之恩。夢寐皆思圖報。自聞定海失守。數日以來。晝夜焦灼。寢

食難安。惟思兵貴先聲。敵人聞風喪膽。方可制勝。今南省

之兵。既已被其挫銳。未免氣餒。恐被逆夷所輕。無所畏懼。

若非調集吉林等省官兵。不足以資勦辦。莫若仰求

皇上。敕調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等省官兵一千名。一以當百。足

三十二

簡派素嫻軍旅鎮靜公正之大臣帶領。並准提調各路水師官兵。

俾謀出一心。度其地勢海道情形。分路兜擊。痛加勦洗。真

可仰賴

皇上鴻福。一鼓殄滅。俾得上撫

宸廑。下奠民生。再思吉林等處官兵。固然勇健。而於海面乘船。素

所未諳。查前次逆夷占奪沙角大角礮臺。均係緣山而上。

攻奪廈門。係放下三板。分路上岸。攻犯定海。係由曉峯嶺

進攻。查此情形。誠如

聖諭。該逆登陸占奪礮臺。亦如此光景。是防之之術。必應水陸交

嚴。方不致倉卒失事。今擬請

簡派大員。帶領吉林等省官兵。前往陸路堵剿。並飭令水師官兵

分道兜擊。庶不致再有失誤。再查京口地方。現在緊要。等
仰蒙

聖恩。身膺

重寄。惟有竭盡愚忱。時加訓練。滿營官兵技藝。以資戰守。

諭軍機大臣等。海齡奏請簡員堵剿浙洋逆夷一摺。已有旨命奏
經為揚威將軍。持依順。文蔚為參贊大臣。調集各省精兵。剋期
進剿。吉林黑龍江官兵。現已派往盛京及山海關防堵。至浙洋
逆夷滋擾。京口為入江門戶。甚關緊要。著該副都統嚴加防範。
毋致疏虞。現已諭知牛鑑。梁章鉅令其體察情形。酌量調撥矣。
又

三十三

諭。本日據海齡奏京口地方緊要。已諭令嚴密防範。因念該處滿
洲綠營官兵。是否足數防堵。著牛鑑。梁章鉅體察情形。如有應
行添撥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先行調派。毋誤事機。現在浙洋逆
夷滋擾。江蘇地面毗連。沿海各州縣。多有逆夷垂涎之處。
著牛鑑。梁章鉅擇要防守。妥密布置。不得以現在夷船尚無蹤
跡。稍存大意。其安撫居民。嚴拿土賊各事宜。尤宜妥為料理。以
杜驚擾。總須先事豫備。毋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庚午。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內閣鈔出。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等處海口酌量添
駐官兵。並建蓋墩臺營房。以資經久防範一摺。道光二十

一年八月三十日奉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臣等公同商酌。天津附近

京畿。而山海關為

盛京門戶。且海面夷匪。出沒無常。自應加意防範。如有兵力

較單之處。理當隨時酌添。以資防守。該督所請酌添兵丁

六千名。分布各口岸。水陸交防。於

設輔重地。實有裨益。應如所請辦理。惟所稱在直隸省各營

抽撥二千名。其餘四千名。在外省簡僻營分抽裁。臣等思

各省額設兵丁。如有今昔情形不一。自可隨時變通。惟現

在海疆未靖。所有沿海省分。惟廣東一省兵數較多。尚可

三十四

一律抽裁。至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四省。均未便輕議裁減。
其餘各省。雖地方安謐。亦不免有征調策應之兵。即使量
為抽裁。未必能足四千名之額。查直隸省兵額。除天津鎮
標兵五千八百八十一名。其餘各標營共兵三萬二千三
百九十九名。若抽撥十分之一。計可得兵三千二百名。以
之移駐天津各口岸。不勞遠涉。而於該省兵額。仍屬無虧。
其抽撥之兵。仍令該督飭屬妥為移駐。務使人地相宜。以
資捍衛。此外二千八百名。即由臣兵部行文各省督撫。察
看地方情形。擇其可減者。如數抽裁。仍令於通省各標營
出有兵額酌量裁撤。統限一年。務足二千八百名之數。惟

現值防夷喫緊。若俟各省減裁。未免有稽時日。應准該督先行招募。練勇二千八百名。即與直隸省所撥之兵。分布各營。以備防堵。仍分馬步守造。冊報部查覈。此項練勇。即令該督在沿海居民中。及時招募。俾得水陸交防。既足資其禦寇之加。且以杜其為匪之心。似於海口地方。大有裨益。應雷軍器口糧。即著該督暫行籌畫。無致缺失。此後各省陸續抽裁。即將所裁之額。隨時挑補入伍。所有各省分裁兵額。謹開單恭呈

御覽

奉

三十五

旨依議。各省擬裁兵數目。

山西省共兵二萬二千九百六十五名。擬裁兵一百六十名。
河南省共兵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一名。擬裁兵一百一十名。
廣東省共兵六萬八千二百六十三名。擬裁兵四百八十八名。
廣西省共兵二萬二千六百三十二名。擬裁兵一百六十六名。
江西省共兵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二名。擬裁兵九十名。

湖南省共兵二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名。擬裁兵一百九十名。

安徽省共兵九千五百二十二名。擬裁兵六十名。

湖北省共兵二萬六百四十五名。擬裁兵一百四十名。

陝西省共兵二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名。擬裁兵一百七十名。

甘肅省共兵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名。擬裁兵四百八十名。

名。

雲南省共兵四萬四十二名。擬裁兵二百八十名。

貴州省共兵三萬六千七百三十七名。擬裁兵二百六十名。

名。

四川省共兵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擬裁兵二百二十名。

三十六

以上各省共兵四十萬二千二百九十五名。擬裁兵二千八百名。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九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余步雲奏。甯波郡城空虛。設法捍衛一摺。現在逆夷已在城外。量水深淺。必乘虛攻擊。著劉韻珂設法救援。惟省城尤為緊要。又恐該夷聲東擊西。使我不能相顧。是在該撫通盤籌畫。擇要防守。如甯波已被占據。即著該撫傳旨飭令余步雲同在省城協力防堵。其紹興郡縣。與甯波毗連。儻有可救援之處。著亦極力設法。分別扼守等因。欽此。查甯波府城。業於前月二十九

日失守。臣已會同將軍臣奇明保等恭摺奏報。並因甯紹
毘連甯波不守。則紹興可虞。該處一帶。惟曹娥江最為扼
要。上可保障紹興。下可應援餘姚慈谿二縣。臣因省城氏
心驚惶。不能遠離。即奏委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帶兵
駐紮其地。以資控扼。嗣知提臣余步雲於甯波失守後退
保上虞。臣復令該提督即赴曹江。與鄭祖琛等會籌堵禦。
藉以保衛紹興。並斷該逆自紹直犯省垣之路。至慈谿餘
姚二縣。均在曹江之外。與甯波唇齒相依。現聞慈谿紳士
於通郡小港內。排釘木椿。夾船或一時不能寬入。其餘姚
居民四散。城邑空虛。昨據探報。或稱該縣已經失陷。或稱

三十七

尚未失陷。或稱失陷之後。逆夷復又退去。紛紛不一。臣距
隔較遠。不能確知。已飭鄭祖琛確查稟報。另行具摺奏報。
並因江甯旗兵八百名。湖州兵二百名。已抵曹江前。
欽差大臣裕謙截留之。江西兵二千名。頭二三起兵一千五百
名。亦將次到彼。該處兵勢稍振。移咨提臣探明餘姚如果
並未失陷。或失陷之後。逆夷業已退回。即分兵前往守禦。
並就近救援慈谿縣。現在情形。曹江實為重鎮。如使該處
可守。則紹興迤西各縣。或可保無虞。並可策應餘慈二縣。
必須提臣在彼。與鄭祖琛等會籌妥辦。自不宜移至省垣。
致孤該處聲勢。臣現已咨會該提督。仍駐曹江。毋庸來省。

惟省城乃根本重地。僮夷船由定海西駛。可由乍浦尖山
直抵城外。臣因此時兇逆逼處甯波。不得不先其所急。令
提臣與鄭祖琛等扼守曹江。而省城之備禦。不可稍疏。現
與藩司常恆昌。暨將軍臣奇明保。副都統臣恆興等。督飭
滿綠營官兵。並鄉勇義民。竭力捍禦。但兵勢單弱。義勇又
係不經行陣之人。擬俟江西末起兵五百名到浙。即行留
衛省垣。又壽春兵一千名。亦將入境。並擬以一半留省。一
半前往曹江。俾不致顧此失彼。至省中大員。將軍副都統
祇能料理旗營軍務。臣與藩司二人。綜司一切。實屬應接
不暇。臬司蔣文慶。現駐紹興府城督理糧臺。今糧臺事務

三十八

已委衢州府知府湯俊。往與紹興府知府定保。會同辦理。應
令臬司即行回省。以期省中襄理有人。不致貽誤。其紹興
府地方。應否另駐大員。臣當移行提臣等。逐加籌商。如果
不可無人。即令現在曹江之甯紹台道鹿澤長。移駐此地。
以示聯絡。
劉韻珂又奏。九月初八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前
欽差大臣裕謙
諭旨一道。內開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新放定海鎮總兵陳述祖。係浙江副將。即著該大臣迅速飭
赴軍營。毋庸來京請訓等因。欽此。查陳述祖係湖州協副將。前

經飭令統率湖州官兵駐紮乍浦與副都統且長喜杭嘉
湖道宋國經等協力防堵茲奉

擢任定海鎮總兵查定海業已失守該標兵丁全數潰散該鎮此
時不特無任可到且亦無兵可帶而乍浦切近定洋最關
緊要該鎮帶兵在彼防守已及半年官與兵相習兵與民
相安正資倚賴不使遽行更易致有貽誤應請令該鎮暫
署湖州協印務駐守乍浦以資熟手將來大兵雲集如須
該鎮赴營委用再行酌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馳奏籌度浙省現在情形一摺據稱甯
波失守紹興可虞曹娥江最為扼要現委鄭祖琛帶兵駐紮並

三十九

令余步雲即赴該處會籌防堵所辦甚是現在江甯旗兵八百
名湖州兵二百名已抵曹娥江截留之江西頭二三起兵一千
五百名亦將次到彼者劉韻珂撥令嚴密防堵毋稍疏虞至省
垣重地備禦尤不可稍疏該撫擬俟江西未起兵五百名到浙
即行留衛有垣並擬將壽春兵一千名一半留省一半遣赴曹
娥並令臬司蔣文慶回省襄辦等語均著照所議妥辦又另片
奏定海鎮總兵陳述祖在乍浦防守亦關緊要仍令暫署湖州
協印務亦著照所議辦理

浙江提督余步雲奏竊於八月二十九日因力竭難支
退出甯郡稽至九月初六日甫結摺由六百里加緊奏報

在案稽遲之由前摺已經聲明竊恐夷匪乘勢西向直
犯曹娥紹興一帶於上虞梁湖曹娥等處招集散兵一面
派令安幹弁兵改裝易服前往餘姚確探夷情就便假寫
浙江餘姚紹興以西義民告示暗赴甯波鎮海四路張貼
以為百姓數百萬同心仇敵恐駭不使西擾以救目前之
急前調各處官兵僅止江南旗兵八百截留曹娥江本省
湖州兵二百名隨營暨衢州鎮總兵李廷揚暫駐上虞以
遏甯波總徑雖江西兵頭起已到五百名兵力尚形單弱
不足以資防剿又商之在防司道鄭祖琛等飛咨撫臣協
調衛處金華嚴州甯海等處官兵一千二百名尚須一月

四十

來齊以期應手經鄭祖琛等先令上虞縣知縣劉廣濬招
募鄉勇數百共為聲勢九月初六七日探得火輪夷船二
隻杉板五六隻在餘姚慈谿探量水勢等先數日購得定
郡細作多名聲言官兵協同甯紹上虞慈餘義民數萬在
餘姚以西各處埋伏奮力截剿等語偏處虛傳走逆似有
所聞初七日竟已退回甯郡即令兵勇數人改裝百姓混
入甯郡探聞夷匪言稱我們此來原為報仇聽得

欽差裕大人由甯波逃往餘姚我們特來尋他先聞縣在慈谿我
們所以先至慈谿近日方知他死了都不與你百姓相干
等語其有畏百姓之意連日尚不出擾等語盡心設法驅除



斷不令其滋擾他處有勞

聖懷。但浙江百姓。非粵閩之強悍可比。一聞逆夷。驚駭非常。所以

招募鄉勇。不願者多。即其應募賊至而散。即浙江之兵。自

定鎮失守。全省震動。驚心未定。一時亦難策勵復用。等語

見。非西北得力精兵二三千。不能濟事。查湖南四川貴州

等省官兵。甫自廣東撤回。惟陝西漢中陝安固原等處。地

連川楚。其風尚武。上年回疆軍務。極為得力。應請

皇上聖裁。可否於該省提鎮標。酌調二三千名。擇幹勇嚴明之鎮

將。管帶前來。路途雖遠。不過兩越月。即可抵浙。俟

欽差統兵大臣到時。先此。一得力之兵。勦辦自能應手。俾

四十一

得以盡其不死。愚。其。之餘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余步雲馳奏。夷蹤。滋蔓。請添兵防堵

一摺。據奏。假冒義民告示。偏處虛傳。逆匪退回甯波。驚疑不出

等語。覽奏已悉。所謂衢州等處官兵一千二百員名。並招募鄉

勇等情。均即照議辦理。前已有旨。令該提督駐守曹娥江。著即

遵旨。協同鄭祖琛等。加意防守。阻截逆船。如有疏虞。惟余步雲

是問。現據劉韻珂奏。江甯湖州兵一千名。已抵曹娥江。又撥分

撥壽春等處兵協防。足資抵禦。所奏請調陝省官兵。前因天津

亦須防堵。已令胡超帶領精兵二千名協防。至浙省軍營。已調

江西安徽。河北河南四川五省精兵。俟揚威將軍奕經到浙。諒

已足敷勦辦矣。

四十二